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五）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録六十卷》提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一屋

録

竊憤録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哉見帝在御街衙間內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語舊云。天城陷日為虜淚形至此。見上皇泰泰相對泣下。又言五月元夕叢山戲豪。於門下金盞賜酒。猶將大笑偶戲下主者昇老胡官來為還其前語曰。安可放他於是庭。乃以覆犯上皇背。少帝亦遣此角。老叟皇恐。亦遣官箏十餘。遂令右右復引二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御衙。或日監守者阿計替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遊。不妨散步。人民無敢與帝語者。亦無敢供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主人靜處。阿計替於懷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皇帝年號也。問之相救尚未十分定。恐南朝卻復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非乞死矣。阿職史論此事。或曰五國新城同知到。即今月大下也。名曰於歐。自燕京來。乃一少朝。判侍要歇人堂庭上。二帝拎庭下詣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侵頑。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兒。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侍其夫婦相顧。鞍狗梨。或日有呼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其翻皇后趙氏已發為庶人賜死。今從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今妻亦是庶人親妹。並合賜死。含於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呼使遣人以株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於歐夫婦數日不止。自此侵抑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如發后之自戕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前日間妬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為妃。生一男生一女。今已立為皇后。同在宮中。與郎主爽妻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殺殺趙妃。已殺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遂入外羅院即宮振閉所聞已。內侍牌嗎到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有怨言。又與帝夫人蜜語飲內。后說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向再拜。以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主與后投屬為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帆獸之妻也。自趙之死。上皇因拘繫日甚。又慮朝廷不測。乃狀衣成索。擬梁柱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抱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最

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或知之者以湯先狀白此此不飯食者數日既因憔悴欲斃之往少帝從行見室中只可容二人鄰迫則擾逆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飯食日又臥室中立几上阿計替時以不害水煎湯續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水作湯飲之自愈其不害水者初生無枝葉嘗地中生城北最盛天氣晴和則振地求之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長廷數十叢屈曲而生上皇服之少定又云此水可以上病之毒也初煎沸湯數次之間其子浮者病即愈況者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或日天氣凝沍又兩寬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萬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哀默困臥少帝憂之令監守求不害水帝手自煎湯有水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郎主以腸剣帝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上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又餓十六年春正月間令主生辰不勝酒肉云郎主以疾死矣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皇孫即位須閒不一死言亦不致詳後一日大雪有雷電繼噴雪止日蝕天地晦暗狂夕乃復或曰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北國例五祭先祖燒紙錢埋肉膾遊賞外各在水際或為主者所或不敢試二帝出外

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獲衛人之夫大半阿計替左肩臂亦燦亂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上皇因火勢甚手搭其籬籬折身體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於火中及至火至室前如有人執挽而出豈不犯折意之事是日飲食都無後數日城定城日有甲兵主自言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所殊林木暨邊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宇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夫焚損一牆不可持物少帝因大變亦疾二牆不可居仲或日天大風畫晦不見人物天雨粹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彼人亦有居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因知造物來陰自有或理不可以常理測也或日阿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傳死父母今天漸寒衣袂又無火之後為之未阿忽聞有新差同知到官乃一壯胡人坐於庭上引二帝立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今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莫是有主事如此嘿好公事呼左右撻背三十阿計替呼叫不已乃叱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或日新差主者命酒同坐于庭上若宴飲狀半醉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刀徑升庭殺新主者斷其首呼衆曰我有父曰遂碎因小過為他所殺有

母又為他所殺我又日受艱苦不能堪每自身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入又殺其母并奴斷其首而去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于人所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來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相曰死且不懼但見其為害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歸燕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相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眾人皆死矣是日阿計替之子并其姊並為人所殺不知是何人又奈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姊殺其孝故其姊又為人殺之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二帝神情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聚蹟妊令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間高聲大呼必震驚夫措以為人將害也阿計替時以不害水煎湯上供然亦時將親來視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擬立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其或在前又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不數日間有虜人數輩直白衣以布纏頭直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今左右及市民并二帝至以白水經首且云曰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亶

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時亦得少賜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天子以兵五萬殺二太子往湖南取地不去也先皇謚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改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改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宛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也良久使人引二帝立庭下面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欲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卻未與你理會不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閑防護或日有衆人擁令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謂少帝曰不見天宇八年矣今視此才忍去死不遠難以復去中原汝直狀乎可以拋路以祖宗基業為念思雪父母之辱汝與死奇二人死亦其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有惜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塌而已或日雪深數尺有人使乘馬過五國城自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皇帝為君南朝人已為大軍驅進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於吾父子之手為萬世笑理跡緣悉不君矣天眷二年五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意有罪之人須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人有經營人所主者須言已獲南朝康王中元奉已在燕京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罪事者計會令誅遂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於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

所居室前皆耕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此語與私自意非其也。美乃
居四上。已。我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屋中呼二帝至庭下。且
言室北國今日新皇帝即位。已放得康王在燕京。遣其父子更移往均州。
即令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次。門外皆曰。
從均州去人五百里。路極艱危。然有民人十餘。故力異升之福州城京國
破異母日本州人不肯順來。共聞之。力竊乃呼。故欲令易均行六十里。日
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嗁。林蕪間微風細雨。指不順人。世隨行有三十
餘人。皆有疾者之。語不甚明。晚耳。見大眾積秋無止宿處。皆坐於地。至天
曉。又行。有齋執糧者於路傍坎中取水留之。良久眾皆悽愴。不能飯言。美
其為水所傷。移時方達。後番乃問二帝。至是金妝行至曉。又如前宿于林
中。地皆晚。明。我有水澤草莽數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門外皆曰。此路非
五路。遠塵間從行。今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道。乃餅恐小道
耳。遠後側行。止里不能徒步。少帝我負之。及三里路許。方及正路。入一大
林。沙水而通。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眾其地皆浮沙。無衆足恐如行泥淖中。
次至環常不見人。而時眾人皆失粮餓。帝又上里亦大之。為死樂所積
流趾間。皆莫不能行。步光坐息於小坡石上。日已傾矣。方上早食。途至所經

行一二十里。路中所遇者三五人。時有老者奴在路。心疾而死。遂卧於沙
中。以手揮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屋重霧草。入其衰入口鼻中
嗽。人皆出血。我日行。次見野牌二十餘里。又義鳴。了地。如手谷粗視之。乃就食
一蛇。已為嗤嚼。而有七八人。其首三峽。體皆青。岩已無鱗。項判陷啄。無復
少留。其牌義鳴又相鬪撕。我至死者。移時死存。大牌牌出。眾餘死於地者
十七八。其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一刀與大牌高下飛躍之。斷其首。飲
其血。遂遂皆分裂肢。于所持刀不落。俄頃有人自地井空者。責而去。左
右驚悸。不知其為何故也。初虜人見蛇群間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
米取牌去。我日行至一。一廟無潘蘇之額。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
矯判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其建廟之因。其依
當前有井。皆石砌。其而好瑩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丈。無漢歲則井水柱
踴。胡歲則井水泛溢。以至晚。扶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以能治病。其人
曰。異哉。本戚見廟皆珠繪屋宇。甚壯麗。其毀折已十年矣。我在如將兒說
此像乃雇頭利可汗。自長安携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
人。各於膝下取尺。梁脩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可汗嘗曰。此
水甘潤。金國福無盡矣。二帝見神祝曰。金國之盛。井水可下。傳聞見哥之

遣軍將。吉國已滅。今見的親。廟神有靈。不幾一日以見力。吾國復
興。皇神起立。帝之意且為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試看此視驗來
之可。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才義遂扶如顯躍之狀。眾視之起立於室中。
故理扶持如故。眾大驚。帝遂扶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正里捐少帝曰。吾
父子之歸期可作一卜。少帝歔欷卜之。從者伏行不果而去。我日行至一
城。蕭索間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門外皆隨行人曰。此眾中有五國城中人
香。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合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於庭上。皆衣衣。
執手夫皆孥持天諱。見帝與眾人合痛社。眾甚忠痛不見。城有明官坐庭上。
引見二帝。言語而不可曉。少帝出足行街衢。以有珠翠飲食亦有可意
者。是日夕陰。復本宮和息。屋數日在城中。睦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其橋
吁惟有三人是五國城隨二帝及眾人至此地者。常以假庭入言語為之
釋。我日眾人及帝在中井間見百姓十數。合皆依主人孝敬將兵杖捕傷
軍二十上本堂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持其首。讀血滴。才其小兒首用
當時於牛頂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擊刀
鍋。爪相間舞。請神祝禱。亦有五者珠服畫冠。鈴聲鏘。子前單門。廣布
地。請為首者皆跪膝頭拜。言見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了。地伏咋其

腸。刊置盂中。又遶庭刺牛血盛置中。其二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
雷。有三兒三人自梁林中循柱而下。手失在手。跳躍笑語皆兒。木既見。遂
視之並有三口。取置中血米而嚼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遂從食其半。飯
舞大喜而不食。往趣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大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
以遶恭拜。上里不之見。少帝乃語之。禮畢人欲回。才走避。其小兒與才復
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語。帝亦默不可
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人數世于此地。初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有如
此之發。帝必天人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眾嘆之而去。帝令門外皆問何
神。云胡中之妖神。無威雨祭。罪用人首。無喜則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
執人以口嚙自取其血而止。令拜於帝前。可知大王無罪。前遂之我。日有
一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稱來也。視之堅硬如參飯。內有黃仁。齊
破食之。數日不識。腹痛泄瀉。又而方定。上里食之。手足俱骸。不可行。少飢
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七八人。人盛者中結穗。每穗
可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人呼汶和。人有茶餉。其
樹高三尺。葉如南林華而貳已。皆有白黑黃花。花間四出。如手大。實已。我
有八出者。其實大如拳。仅熟可食。其甘若蜜。彼人呼其果曰茶胸子。又有

野惡草生布滿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薪，晝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浸如及茶脯，野惡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間大寒，凡自潰浸廣野。經旬有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蹈伏居止。帝沃如諸草菓于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法惡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復有氣。彼中疾者止飲茶脯子吹，即愈。少帝使求皮合，上皇啗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惟聞已而成瘡疾布滿矣。人為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澤中居止。同此大國。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其彼以銅質，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臂，歌舞笑語為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漬沃加茶脯子等，以萬蓋為炷而燃之。是日，其地合男女合婚，皆以高低已擇相等者為偶合之。或會于城北大擇日從民，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使交媾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據寺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擂。至其人約十餘，皆氈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以易羅鍛于其均州人間，飲其血，以代酒也。已以者如吹竊床，使以物兩置退輸官而去。或日早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臥先矣，少帝鳴咽不勝其慟。門計皆抱帝曰：可就此中埋藏。間其后乃云無埋瘞之地，此地見者，必以火焚尸及平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曰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獲人已自官中，乃扎彼土人五七人，令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親往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舉尸於其傍，用茶脯及野菓焚之，然燼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更令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乎自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行甚速，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桓此間已死，其子天水侯可將與移往源昌州聽令。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從西南去。隨行人北來將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并衆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裙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擁于埋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聞花野草，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廣，遂於丁溪淺水中，衆人步涉。時帝及人從皆跣足。阿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間間於今言去燕京為五路，惟大王鬼怪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獨在，不見阿為。倘北國皇帝恩遣干賜誅戮，亦猶生耳。歷見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替曰：稍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之崩，非其地。投棄坑水，不幸之大。計替曰：自思可也。其路逐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覺天。帝曰：吾見此塵埃，精神已折喪。在雲中五國城兩三次驚怔而已。左右曰：此北國城同如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眾遍皆出坡下。大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秋之，以刀剝石取火，以草焚之，用抓腸胃失而食之。從此人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已甚壯，其間知者，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名亦恭弓。計替引帝至庭下見之。少帝視其人貳衲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之美，極為俊麗。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放你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令左右曰：以玉酒饌肉賜帝，與同食於廡下。食畢，未茶喝，召帝至庭下指問曰：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時帝鬚髮長數寸餘。未茶喝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契丹不足，唐併之於其他，故觀靈欲滅其國。宣欲南望宋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與我家自雄遼霸，奸邪間諜，以至於此。而國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姪孫，此間有如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莫憂。令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茶糧，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計替同宿。計替曰：稍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遂使有移南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壯年餘。

至天眷四
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皇帝紹興七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為河南道行行臺，傳送燕京囚于猶王寺，仍放其劉豫。劉豫於相郡，遷居天水郡侯趙桓於源昌州，西行二十日抵康州，行十日抵康水，去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者，路皆綠荊，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一同知，如州縣但有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遣帝衣服，饋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所行六十里，夜宿於野林。飲食亦備有乾糧等。是夕亦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替曰：今日月晝郎得有月。或大月下又有一月相似，更發紅光，經天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郎主殺陳鄰二王大臣之屬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于地數人，有野

馬數百飛手靈空。如雀鵠狀。視其地有光程而頭在空中。良久摩為金蛆
之內拄畫。及毛無餘。其摩為伏地化為鼠。及毛盤落。走入室中。至內皆不
見。其變木金者。向餘鼠首為鼻。光轉靈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上有此物。
過靈中若金蛆者皆化為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武日行次。常毛足間出
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童。以小刀於常足間刺去
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則又必潰此一足。緣此沙中有蟲入肉中作巢
故也。武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貴龍用木。往燕京。屢下人備事其冀
常驛一餘於地。獲部出之者以見呼之。直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以兩
手指出之。其狀其蠢。中間其名。則曰阿計務里也。又能夜入地窖中見物
如白日。由是救人無所。視其蠢。中與諸人至路傍林中。偕其過而復行。武
日行次展水。至深而且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潤無
骨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黑也。民或拔而食之。岸邊生草如
漬已黑如漆。其葉翻可採而食。岸人購以為菁。如南方之木蟒相似。其水
中亦有魚。如常魚黑色。有二足。鄂鳴如雞聲。捕之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
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鱠云。武日行次奇州。見門如刀右夫
定居人。大觀中為軍。於其肩罷。問犯者遷戮。北人異身破以斬上大金。見
常御崖覺。自古大觀中北夫主此哉二十年老矣。亦遺有酒肉少許。阿計
替與之言語甚惟和。是晚宿於寺之官舍左廡。及半間室中謂阿計替
曰。此間亦有寺祈者。御詞然腔調不成。求何由至此消明日。阿計替詢
問其非正。曰。此胼佯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是曰。金國皇帝所賜妍
妾。阿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姝美。作日唱歌。亦語我
曰。前面宿底官人。如似我家叔叔云侶。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
已。帝聞之以為注下。左右從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
佛像俱無。惟石刹二胡坤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闃然。是夕有微月。暗中見
天然積。百十為群。分而復合。哉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彝以野
花皆盛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頸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反如羊。
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必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過有貴人到此地
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
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本青杞從者十七人。是
阿父遣來路上祗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併帝史之。帝謂曰此神廟在何
地。民引手指示曰。山半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所
人精瞀。居三十餘人。奉衆人皆詳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刹刀一婦人

狀。手所執劍則鐵為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揖劍而已。既
出門。入間如三十人唱喏。聞其名曰有名者曰無名已。但揖將軍而已。每夢
所見。亦一婦人持劍。將甲而來。武傳曰乃匏有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問出
征往戍。從天皇王號粗沒於此矣。天皇將為立祠。浪傳至今帝及衆人皆
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為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
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切年嘗讀佛書。有天羅王神名字。今呼為天羅王
神。必知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阿誰多嘆。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
哭而行。武日晚至遠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有又哩聲。及聞鹽麼計替曰
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碣石為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
一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皆腸衍狀。無他供器。上有一石立青
猿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妻。自均州及源昌州來。吳往燕京去。計替
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經此地。欲求少
憩。僧呼童子曰。可煎茶一瓷與衆人共。帝與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
計替且急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幸存寺中及有茶極美。欲
其茶味甘體如出童甲之狀。其茶器畫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史帝茶者。
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挤謝而
去。行共趨屏後求之。則聞果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
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向者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
歸國必矣。故先為大王賀。自大王之北。使南面至有四祥。是前進不可言
其吉兆也。帝曰何謂四祥。計替曰。一者城神出拜。二者李牧與毒。三者女
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請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史
生之主也。故不辱報。遂出寺行。武日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戶。民皆丹
天皇之陵。青在道宗皇帝陵入于此。內是乃成城也。帝至彼望林中草木
茂甚。樹將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蕃茂之時也。前有
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其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年甚
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珠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大江水中。帝聞
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乎在燕地。平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注下
曰。吾之父陵坑沉水。與天皇王落水一同。吾無立路傳吾之吳人寒以竹
席。何異狗彘之死。吾之才人來寄如何。居九來必不肯此訣也。哉日行次
見一簇屋宇。如天皇王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遥望見室中有數木人。皆
發掘。良久出其擇背石已。擇中有物。人並取之。戴冰者。將逞達不知為何
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狀光射天地外。並不知何物也。既久。見是水丈二

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槨中骨灰於道邊埋而去之。帝見之，請必遣家
也。因如冰中之人，皇言不祗矣。少注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注行
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立。寨多在寺院
中。及民舍閑處。前後不復再言。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亦有木高丈
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亦有實。亦相對。只如木瓜樣。已以
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莫利判者。取而食之。才入口。齒盡落如屑。
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
替曰：聞其民云此名鋸齒子。能碎骨肉。以泥復中棗熟生時。以辨其蹄。
則千里可行。不畏刺。刺刺如錐。果而刺之。則如刀錐之割。除此及作骨角
外無用也。或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睢居青塚也。有塚基在
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字體。亦不可辨識。帝息於木下。風
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來。大雨
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
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無識有數丈大須于帝前。帝大驚。而入已死矣。
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識。云帝傳復三字。帝
曰：帝傳復國家。京城之陷。皆同此賊為之。今果然若是。又雨止。平地水深

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兩足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閑。閑民曰：此去燕京若
干。四向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新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
左右曰：干順州已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業務。市井皆易類燕京。阿計
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說乃舍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
也。其城中父母皆戲衣服。携小兒遊戲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寬室
中。亦有床椅凡設帳幙之屬。帝見精青曰：僕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
肆。令百姓遊賞飲宴作樂。有客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
俊目艶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簫。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
持酒食者。有得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婦見稍不及者。胡婦以拳擊之。
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閒婦女何為如此。計替曰：此位酒乞丐女也。少帝曰：
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為。養其主也。餓呵同如遣
是來又持酒至帝室中。謂衆曰：官給酒肉食。汝等就此飲。既訖。席飲酒胡
婦不知其為帝也。亦遣二精美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
魏王孫女也。先曾嫁欽慈皇帝姪孫。京城既陷。為賊所擄。至此賣與富
人家作婢。又遭主母詬撻。復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

又必遣胡婦甚是罵詈。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今想也是擄到此也。
帝但泣下。不及遣以酒肉遺去。或日赴行。欵雖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矣。
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半皆君中州。而業華不及順州。同知
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驛中。已。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駐
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銅錢。所飲食亦有參餃款果。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
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
像碑如拱手。或日行至一鎮已。云千水鎮。去燕京則二十餘里。阿計替謂
帝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至是房戶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
臥。聞鄰舍僧語有同異否。一僧曰：皇侍無之。況他前身是上畫天子。同
不聽。至宮說法。欲滴降令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
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云已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
起排闥問之。衆人所殺才體隔礙不及而止。又僧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
僧答曰：且欲他請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則作繼行。又問曰：少帝此行如何。阿
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華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見馬足之報。言
訖。又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來亦有
可書。究其非可錄之本意。胡制之也。將至雞唱。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

替不寐。聽之甚審。稍約來日共究此事。洎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
則屋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遂寺寸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居民。
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請了周易六十
四卦。及馬足之說。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
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年十月九日也。
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城。門吏語阿計替曰：先帥在燕京。汝
可與他先見先帥。惟時民皆聚觀。或泣。凡行數十街。始及先帥府。沿路聞
勞阿計替者甚衆。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才少答謹。止
之曰：無勞。慰問勤諄。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未
為不負先幹辦。不也。令日往返一四。及六七十里路矣。遂呼左右將此趙
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閱門吏。許朝不許朝。令晚先次參與海濱
俟罪起禍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也。是日從
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盡。引帝出者。皆非
舊人。並先所用人矣。已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獄吏入曰：今早已
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居。罪院聽宣。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
頭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起揖。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

自源昌州來，兒轉逕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濱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别，今方再見，路逢帝皆與死爲鄰。今日蒙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任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説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事甚潔，令二人坐左廊扶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並免朝見，並賜入鴻巽府監狀。金人之鴻巽，乃大觀之鴻臚也。二人並再升謝恩，有旨仍賜羅服，自後只在鴻巽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處。帝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注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撫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來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見與史完，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見阿計替使在伙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中，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與帝曰：關中國天子使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兩四五路。郎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説高麗與伐界。郎主令余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今在此講和，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將綠帛白帛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遂秋自冬，逾冬及夏，求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七年也。或日有車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正回蓋天大王并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於壁隙中遥見韋妃同一大官長偕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無呼韋妃爲門母。於是帝知韋夫人爲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大泣下。其二人座親寺中移時，聞寂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五四年，節朔與帝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之氏人，罕有至者。帝嘗問阿計替曰：我此國大王而崇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爲僧，宣和後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但蓋天大王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餘。僧亦亦嘗至韋夫人宅，夫人寢地亦問大王勤護。帝曰：前見所抱小兒何人？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二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

以黄河爲界。八哥亦思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來鄭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但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更寬心，時朝不遠。我決無竊首之理，緣共蓋天大王有子矣。自後而復，更不聞韋夫人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爲帝所鞫居去。更遣監者二人，共爲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去請種食，闘寂問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月矣。帝見欲把母子團圓，吾見亦無感，郎在此閑鋼，若比在均州天空地獄，有别矣。帝自去甚遠。及監人至，問僧所語何事於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禁之。監人開關在外室，得胡婢一人，問之一室因也。月給米一斗，薪一束，餘無有。其水火則旦夕開門取給於監人。飲食并不許存火，洗滌縫補，一一皆取給於外。旦夕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屋凡稍稍似安静人家，而晝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送到炭三斤，及歸米五什，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通夜悲哭不止。少帝與胡婢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春，帝於宅中籬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駐而復去。爲前有一年而如相識者，但不能記謂何人。自此入道其門，而與監人相款語，及宅内官人。其年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年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於門内之小廊聽之。年問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年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我之在此。年已四十餘。年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年亦去。少息，億之，此必吾子諸也。初在京日不曾相識，至此聊吾之少年。此子亦知吾之存，何抓此復其年，不復至吾門。有戴衣矣，悲室前，帝呵之。至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帝所悲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撒太尉之子也，每於城北澤中射獵敗日悲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於歲暮中亦有少賜粗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二十夕，燕京大火，凡旬日相繼不息，燕京爲之一空。郎主大怒，欲有罪甲大大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千餘人。燕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則帝所居，纔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初聞因見金主在寺中閑立，儀衛甚嚴，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郎主入城，凡誅滅遺火不捷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延燒屋宇半日而已。是歲秋九月，所共洗濯胡婢因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無。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胡婢來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只相謂共二十餘人。於是官司令徙帝於城東玉田觀。此之類，至今觀中請史

之。仍令監牢四人守衛。以其出入飲食。大略如安泰寺之監守已。謹有未
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亂不道。內淫其臣妻。人被害諸王。唯王亮者。門
首打之。從其金主為元。其妻在燕京亦為郎主所使。屢請其此。自是上下
主恐有殺之之意矣。天眷中即主人被淵王洙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
其嫡國將軍篤擁戚服。及內侍致主深根。并與其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同
郎主大政。帝所居其宮給侍至於不至。自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以繼。
是歲元月。吹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伏元自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
既其人令監人淶至十數宮圍監之。自元二年。亮從帝人城中左廂院。其
拘執如囚狀。飲食粗惡。其廂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自是如亮有
害帝之意。自元三年。以完顏亮令諸將僑治中京有南伐之意。亮之母。其
延禧之姑。為完顏肯惡之矣。每見亮常戒之。以其中南伐。恐害開之。其亦
晃也。不得擅用之。以行殺逆以得天下。而人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丁
保二宮之外。後無一吹王等。亮吃之曰。婦人不預政事。今左右殺我。其母曰
我家亦曾如此。以河來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者。母妻服其毒。
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元帥王等。以事入諫。亮服罪。醉于平王以酒殺之。
是歲帝以左廂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苦。飲食精不足如寺觀之時也。自元

四年。亮又移帝右廂院。鋼之甚嚴。時皆金主有二庶子。長曰伏次曰積領
兵於右闕闢。凡領兵內圍外伐。數年不克。因與人攫師奴詐作牌使其母
意乘闕盡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許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而訓練愈急
愈刷愈業。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南朝。丞相秦檜卒。及張俊韓
世忠諸名將皆覺。亮又酣飲。無復內外患。左右顧將。然其有前心忍其威
不敢發。少帝亦在左廂院拘囚加病。飲食如囚一般矣。正隆元年七月一
日。金國伐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有二十
四。少帝在左廂院拘囚。天生濕辟。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欲
夏人兵。至靈州盡使亮前後所使欲地。先二年夏人欲金卑。亮乃遣大將
鄜相公破之。即賞害奴也。主是夏主李景先大怒納款。仍來歲帶金玉以
和。金主不從。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李守先。夏主因請罪前納款乃從和。
是歲少帝猶在左廂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濱侯延禧。并天水郡侯趙
桓。皆使騎馬。令習擊鞠。將少帝手足以不能擊鞠。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
六年春。亮與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
天水侯各領一隊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贏其壯馬使人乘之。既令擊鞠
有胡騎數百自場隅以直犯帝馬。實欲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

下。帝顛死之。是歲僅馬亂衣者以箭中帝。帝以不狀尺以馬蹂之。上尤柄
衣裁衣皆亮先示以意。以帝是歲六十。終為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
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稱雄壯之。今四息已滅。無以憂害當南征
而登衛岳矣。是歲亮令刷兵馬過河。而欲犯鐵塘矣。萬付肯併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錄

泰錄篇

鶡冠子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為物稽。天有九鴻，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氣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臠而天下歸美焉。名尸神明者，大道是也。故致天地成於元，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陝體也。立範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

人居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明敬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幽則不洩，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師為君，而學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動作於胷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生物無害。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怨沃澄物。天下以為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絕眾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故過人之見，絕人未達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類類生成，用一不窮。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氣不常之故，數不謀諸都理焉，故神靈威明上變，先疾除城，急中動氣，故傷賊禍下在地，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在天不物，怨莫信之，在地成形，急故見之。聖人者從事於未明，急者從事於其已成也。

天呼者，期書以同於文，理於聖人者也，故文不滅，實者四通而畢利，用不傷泰者其成而憍主以此有聖人之內，故道德可貴，度數可法也。知道德之主、度數之稽者，則不從心意之所欲，不隨耳目之所注，故能全粹萬物，皆得其宜。如是者，不假物以為美，不待天地以為大，自名以底而萬物包焉者，聖人之主也。以名與之則粗，以參比之則外，主聖人之所患，深於微，內於神，故未逮可道而功不可及也。夫法義度則滅於中宮，華餘來出見於外營者也。萬人宮者精神合焉，萬地用者生長不藏底焉，萬陰陽者扶條源以法義，與時遷焉。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知先賢立百神者，上德鈙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至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才卑不然，前而精泰攝不泰之者，莫能定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則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歌邏錄國

唐會要 歌邏祿國之城在金山西，與車鼻部落相接。薛延陀破滅之後，車鼻人眾漸大，歌邏祿率其下以歸之。及高侃之經略車鼻也，歌邏祿相繼來降，仍發兵以助之。及車鼻破滅，歌邏祿撲刺換目路實見三部落並詣朝見。天寶初與迴鶻拔悉密等攻

殺突騎施烏蘇米施可汗。三年與拔悉密可汗同著表并獻馬至闕下。其年冬，又與迴鶻同擊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後朝于京師。十三年，授阿史那施左武衛將軍。乾元中，年拔悉密可汗南奔，後葛邏與九姓部落復立迴鶻葉護為可汗。朝廷尋遣使封為來義王，仍號懷仁可汗。自此後葛祿在烏德犍山左右者，別置一部督，隸屬九姓迴鶻；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內者，別立葉護，每歲朝貢。十一年葉護頓毗伽生擒突厥叛酋阿布思，送於闕庭，特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至德後，部眾漸盛，與迴鶻為敵國，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葉、怛邏斯城、新城盡為所據，然隔礙迴鶻，近歲朝貢不通。

睩

洪武正韻 盧谷切，視貌。宋玉九辯娥眉曼睩目騰光。俗作睩。許慎說文：睩，目睩謹也，从目录聲，讀若鹿。徐鍇通釋：盧木反。丁度集韻：謹視貌。司馬光類篇：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來母睩此從睩非有。熊忠韻會舉要：羊徵商音。韻會定正：來谷切，目睩也。字切來谷。宋宋速睩。

篆書 睩 徐鉉篆韻。 睩 六書統。

隸書 睩 六書統。

音文字通。騄彔獄切。飲月 篆 騄 徐鉉 隸 騄 六書
統也。亦用爲作騄駼等。 書 騄 篆韻。書 騄 統

彔

盧谷切。許慎說文：彔，刻木彔彔也。象形。凡彔之屬皆从彔。徐鍇通釋：彔彔，
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兒。棣、潦、碌字從此。盧木反，音衍。鍇釋彔，衍曰从
从二人，卯可於二象，播，隸，亦二八於下，象餘木。按曰字从二八在山中，象
木與山同意。指事。說文誤作象形。陸法言廣韻：本也。郭忠恕佩觿集：彔、录
上胡孔翻，水狠潦。下力木翻，本彔錄。丁度集韻：人姓。司馬光類篇：彔，光。按
篆文作彔，變隸作彔，有後古爲彔彔。上 五下 地鄭樵六書略：彔，音祿。戴
侗六書故：彔，彔亦手持彔回。象彔彔兄彔水下，乘。與彔彔子同。按說文：彔，彔
氏盧谷切。从彔象，稿文也。字彔字上頭，下頭尾。從本象獸物，釋行均龍
龕手鑑：音鹿。又時什反。狸子也。又半王反。備刂名。楊桓六書統：彔，象彔
縱也。又汲水而上之具也。象有由身可任而執持其於下而上之形。言
文。小篆同。彔，古文。同上，象雖異，象前而持上之形。說形亦無據。周伯琦
六書正譌：彔，音祿。字。木彔之木下亦象象也。象形。凡錄、錄等字从此。趙撝
謙六書文字通：彔，彔木款切。彔，秦象實下垂兒。隸，但用祿，今但用錄。詩王業桀
紂。注：桀，屋録然文章之兒也。作禄，此方言趙魏之間謂朧膔。俗字。上義

並彔其形，上垂从彑，下垂从 篆 彔 汗簡 彔 仲鈞文數並見杜从
木。俗作彔，非。凡从者皆然。 書 彔 古集篆古文韻海。
彔 徐鉉篆韻 彔 彔 五六書譜 隸 彔 六書統

逯

盧谷切。許慎說文：逯，行謹逯逯也。从辵，彔聲。徐鍇通釋：盧木反。顧野王玉
篇：力谷切，高二切，行也。宋重修廣韻：謹也。又姓。風俗通云：漢有大司空逯
並。後魏錄有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逯明。丁度集韻：力谷切。有逯明字，古夫名勒十八
騎中人。力玉切。丁度集韻：侍作逯逯，衆也。一曰行謹也。釋行均龍龕手鑑
音錄。楊桓六書統：录平，或作逯。彔聲。邾國志韻會：衆安平徵。角音。又前句奴傳
有雜逯子。後逯爲賀。又姓。前外戚傳象鄉侯逯普。又王莽時左隊大夫逯
並。風俗通曰：逯，秦邑。其大夫氏焉。字漆。傳義行謹兒。又龍上切。趙謙聲音
文字通：逯，来穀切。俗但借錄，隸，更平原。唐傳公等錄錄。同人。戰孚。注：錄，常
也。漢人傳：常在部，錄錄。亦借陸。六鹿爲渡傳。史共陸陸。注：猶碌碌也。蕭曹
贊注：猶鹿鹿也。人衆也。韻會：一又正。录同。切，人趣逯。爲抵實子石。字切 木谷。
木宋 篆 逯 徐鉉篆韻 逯 六書統 隸 逯 六書 真 逯 趙謙 逯 歐陽
逯逯 書 書 書 錄 詢。

下逯逯 衛元嵩元包五陰第七厲：人夷音曹，習音夕。趾行音余主
音扌上 栅栅，所可切。下逯逯，上本切。釋曰：下逯逯，足而動也。

逯氏

音祿。廣平姓氏急就篇：風俗通：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漢
逯普，頗即言曰：今秦郡有逯姓。人隸氏。新序類項學守錄圓書
今姓氏辯證：五代以同風俗通，逯並爲大司馬。又有左逯並。石趙有光祿大
夫廣平逯明。石勒十八騎有逯明。宣唐有涿大夫郎中河陽逯仁傑。高駢
將亦有逯並。

逯魯曾

元史：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明介，通經
術青錢。 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拜御史臺掾，擢監察御史。初，中丞史顯夫爾欲，魯曾聞，實封於
大夫，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同異。御史以人情相之，非公論。由是皆
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議之。魯曾抗言
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之母
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御史汝楨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
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
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
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是爲臣而廢先

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無即位，追廢其母后而
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
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
曾曰：先之妹，爲帝書巨地，魯主爲帝，未聞册以爲后而配饗。皇上爲大元
天子，不法先帝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伯顏疑之。遂以真哥皇后配
焉。後升監察御史，知其失海州，門言利，大射斬卜壯。右丞兄突衆，刑部尚
書者當會，監察御史咸劾免者，月魯不花院使呂思誠郎中皆熟之，以人
之，非雅思誠少通，未變祖宗遺法。除官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松淵院承
事上言，前伯顏專權，大臣其黨，刻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
罪上坐其者，不得併其妻女，即王爲伯顏擠陷，其女流離，當還其無辜。給
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忠翊王積罪伯顏所誣者，遂宗正府郎中。出
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余山北遼東廉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
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
遷魯曾爲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遂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
千。擬使領所部軍
討淮寨。卒於軍。

鱳 盧谷切。許慎說文：鱳，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樂聲。徐鍇通釋：勑乙切。司馬光類篇：鱳，鱳或从鹿。鱳又盧各切。又五狄切。鮭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木切。通作鱳。楊桓六書統：朱安。說文从魚从鹿，鱳字漆倚義音祿。趙謙聲音文字通：鱳，朱谷切。又莫見切。亦作鱳。石鼓文：弔魚鱳。

篆書[鱳]集韻見壯从古文韻海[鱳]徐鉉篆韻[鱳]六書統。隸書鱳六書統。

螰 盧谷切。爾雅：蛁蟟，螇螰。郭璞注：江東呼為螇螰。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陸法言廣韻：螇螰，蟪蛄也。宋重修廣韻：螇螰，蟲名。釋行均龍龕手鑑：螰，音鹿。螇螰蟲。韓道昭五音類聚：螇螰。楊桓六書統：朱安。

篆書[螰]六書統。隸書螰六書統。

螇螰 韓非子：智伯圖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宇曰：君能以賦疏晉當伐君子及孫世世保之。宇者對曰：青者中年之郤也，有螇螰隨于河流，擇之以賦，其翅抱橘，螇其內伸之，將而負之。又陸謂螇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螇螰將大笑曰：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哉。今晉國惟無人耳，安以天孟，重而持之，是聖禍也。重禍恃益，以為凡了人。天實厭之。晉陽期已，安必夕亡。亡乎不寒，猶及亡之。其何有於子及孫。夫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鏕 盧谷切。劉熙釋名：鏕，苞也，所以在旁苞其口也。顧野王玉篇：力木切。俗作鏕。陸法言廣韻：鏕，鏕名。按漢書又作鹿。丁度集韻：谷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鏕，音鹿。鏕，州名。又於刀反，與蠢同。楊桓六書統：朱安。从金鹿聲。

篆書[鏕]六書統。

蔍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郎谷切。草名。蔍葱也。陸法言廣韻：蔍葱草。丁度集韻：草名。蔍，草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蔍，音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朱安。按物之名義，正當用鹿字，此俗制。

篆書[蔍]六書統。

轆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車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朱安。从車鹿聲。轆隸。

篆書[轆]六書統。隸書轆六書統。

⿱雨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大雨也。丁度集韻：秦人謂之⿱雨鹿。釋行均龍龕手鑑：⿱雨鹿，音鹿。大雨兒。楊桓六書統：朱安。秦雨也。从雨鹿聲。

篆書[⿱雨鹿]六書統。

⿰舟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舟名。丁度集韻：駒⿰舟鹿，舟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舟鹿，音鹿。楊桓六書統：朱安。从舟鹿聲。⿰舟鹿隸。

篆書[⿰舟鹿]六書統。隸書⿰舟鹿六書統。

⿰彔頁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項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頸項也。楊桓六書統：朱安。从頁彔聲。類隸。

篆書[⿰彔頁]六書統。隸書⿰彔頁六書統。

廘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倉也。陸法言廣韻：實達曰廘，庾也。楊桓六書統：朱安。从广鹿聲。

篆書[廘]六書統。

椂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木名。楊桓六書統：朱安。从木彔聲。椂林名，字漆倚義音祿。

篆書[椂]六書統。隸書椂六書統。

⿸鹿瓦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鹿瓦，瓶覺也。丁度集韻：博雅：瓿甊，瓶也。亦倒。六書攷：⿸鹿瓦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瓶覺也。⿸鹿瓦，郎谷切。楊桓六書統：朱安。从瓦鹿聲。⿸鹿瓦隸。

篆書[⿸鹿瓦]六書統。隸書⿸鹿瓦六書統。

蹗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又力玉二切。行也。蹗同上。陸法言廣韻：蹗，本跡也。丁度集韻：一曰本也。司馬光類篇：行兒。或作踛。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蹗，蹗音鹿。又音錄。楊桓六書統：朱安。蹗或从彔聲。蹗隸。

篆書[蹗]集韻見壯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蹗][蹗]並六書統。隸書蹗六書統。

⿰彔殳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又力玉二切。擂也。陸法言廣韻：殺聲。又利殺，又聲。丁度集韻：擊也。擊聲。司馬光類篇：龍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刻聲。楊桓六書統：朱安。从殳彔聲。殺隸。

篆書[⿰彔殳]六書統。隸書⿰彔殳六書統。

⿰土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地名。梁有⿰土鹿口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土鹿聲。字滙傳義通作鄜。

篆書[篆]六書統。

⿰衤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襹褷，衣聲。禄禄行兒。馬裡也。陸德明說。楊桓六書統未毋。又衣兒。从衣录聲。禄非字滙傳義力玉切。

篆書[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忄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從也。司馬光類篇龍玉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心录聲。悰非。

篆書[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鹿攴 盧谷切。丁度集韻𪊯𪊯，獸皮有文兒。或从文。鄭樵六書略𪊯，食志。韓道昭五音類聚作𪊯。楊桓六書統未毋。獸皮文兒。𪊯从。

篆書[篆]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六書統。

膔 盧谷切。丁度集韻䐎鳴。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鹿。正作䐎。膔脹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腸鳴也。楊桓六書統未毋。从肉鹿聲。膔非字滙傳義音六。

篆書[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䐎同上。

⿰忄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閑。一曰心轉。司馬光類篇為心閑。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心鹿聲。

篆書[篆]六書統。

⿰火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燒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火鹿聲。

篆書[篆]六書統。

⿰女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女鹿聲。

篆書[篆]六書統。

蔍 盧谷切。丁度集韻蔍蔄，草名。𦬁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艸鹿聲。字滙傳義蔍蒠，草名。菉同上。

篆書[篆]六書統。

⿰鹿殳 盧谷切。丁度集韻皮，肉度惡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穆。楊桓六書統未毋。

篆書[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糸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紽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糸鹿聲。

篆書[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摝 盧谷切。丁度集韻摝心抑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按物形字義，止當用鹿字。俗加从木从手。

篆書[篆]六書統。

⿰米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穛穛。大㯟木曰穛。或从火。韓道昭五音集韻木名。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毋。从木录聲。穛非。

篆書[篆]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六書統。隸書[隸]六書統。

⿰耒彔 盧谷切。司馬光類篇犂穛。朗穛。菁穛。或作穛。韓道昭五音類聚穛，音祿。又穛，力谷切。耕穛室也。出音譜。楊桓六書統未毋。大室从革鹿聲。篆

或从篆書[篆][篆]並六書統。

[illegible]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廘，或作廦、廦二。正室、帝二音。廘，有力也。又苦定反。

渌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渌，或作渌。音錄。水名。今作渌。

⿱髟录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鬘，音祿。

⿰衤录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䘵，俗音祿。

⿰口鹿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嚕，俗音鹿。

鯥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鯥，音錄。魚名也。

丰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丰。丰。上音撲，下音祿。

騄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騄馬名。

趢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趢趗，走貌。揚桓六書統：朱安，从走鹿聲。趢，字滲博義音祿。趢趗，獸走貌。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漉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丁卜切。漉，酒也。漉，音漉也。

麤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又作麤，同上。

𧵒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

䉂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䈁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麗義同。

蹗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行皃也。又音錄。恭貌也。

𡽱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𣘨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今作山足。數梁云：林屬於山曰麓也。

庲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同。

𧆼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山足也。亦作麓字同。

淥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義同。又仍也。

禮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同。

漉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勞漉物也。

嫩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鹿。膈二音。

𡙡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

𣟎 盧谷切。揚桓六書統：朱安：守山澤之人也。从林从川。山林川澤，皆所守也。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舟 盧谷切。字滲博義獸名。

𦬸 盧谷切。字滲博義音娩，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一屋

局　諸局沿革四

利民局

濡須志寶祐二年陸叡剏置安歲以五月至六月令撥官錢下兩廂聽經紀細民結甲互保量其藝業爭家關借本年始收其本歲以爲常

裕民局

宋史列傳徽宗朝徐處仁爲侍讀上言昔周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横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時爲蔡京所言乃罷宋編年備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置裕民局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料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爲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爲詳定官宋會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言奉御筆就校正所置裕民局差下項官太師蔡京充提舉官徐處仁充詳定官參詳官三員充次差朝散郎韓昭撿討官五員充次差承議郎通判永興軍崔陟撿閱文字官二員管勾諸司馬承受就校正所已差官先是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徐處仁對便殿上訪以天下事處仁對天下大弊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及茲尚可爲過是將有不勝圖者上驚思久之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校正内經詳定官進讀罷上特留與前語處仁奏天下猶一家方其子孫衆多則當務節儉爲長久今皇子皇女勝衣占祥歲月相繼昔文王百斯男唐有百孫院雖未及之不可不慮上曰然已教頗是矣可若何乃言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節浮費罷横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振兵裕民無大於此上稱善既退降手詔略曰國有定法吏猶廢弛況無法者卿可以聞處仁具奏其事有詔置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號裕民局設五庫以總一歲財用出納而用事者不悅矣十四日延康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奏臣准御筆立法下項臣看詳敕令意義該括詳備然議法之初本局合有條具畫一約束事件不必兼恐諸路官吏未遍通曉欲乞行下自重和二年秋料爲頭施行仍令監司守貳先次看詳敕令二法并裕民割子事理如有疑惑並許申明及有所見利害亦許實封奏聞送裕民局具進呈庶幾下情通達法成令具惠施無窮詔依奏請折變支移和買者前一月計本路豐歉物價貴賤所出多寡各隨貴賤多寡之實貴則量減納錢或物賤則納本物若

充賤從貴充貴從賤聽改諸折變支移和買不計豐歉貴賤多寡者杖一百官吏知傳承不敘若以貴爲賤以賤爲貴及多寡豐歉不實者加一等官吏編管千里並不以去官罷役赦降原減　十九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奏臣今續具到裕民局參詳撿討官職位姓名下項參詳官一員乞差中奉大夫直祕閣新知梓州孫漸見在京撿討官二員一員乞差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史最一員乞差奉議郎新授襲慶府儀曹榮瀕見在應天府從之　宣和元年正月六日御筆徐處仁差知揚州先是上命處仁見太師蔡京京欲復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答曰夾錫錢弟可行於湖陝耳又謂朝臣有欲動搖吾所立法者可以制之答曰崇寧立法至今無二十年流弊多矣如學校禮樂之類固當更張裁損續詩自此非人無間言京不悅於是言者攻之乃罷局　二十八日罷裕民局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寶祐元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黄震傳震知撫州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焉山樵雜録

宋京城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許來局中取去爲後故遇歲儉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於民而惠澤之周也建康志咸淳元年正月馬公光祖鈞判參政真公創慈幼局當使將漕時嘗增月給而本府前此乃欠舉行街市間有遺棄小兒令立規模收養仍委官提督令具條式如後一本府城内外諸廂貧民遺棄小兒或願收養取具四鄰保明狀申提督官廳差人審實出給曆頭照實私五年大使已行例元支抱養錢十八界口貫米五斗月支十八界二貫米三斗至七歲住支　一遺棄之時恐未便有人收養遂先雇乳娣四名每名消支十八界六貫米五斗　一嬰孩寄養在乳娣家萬一無人收抱亦合區處令自一歲後照抱養人例月支十八界兩貫米三斗就令娣家擇行撫育如有願就乳娣之家接續抱養者照月給照支　一每月一中民間抱養數併寄養乳娣家數申提督官廳支請錢米仍押各娣抱當官點名以防偽冒其有病患者何不移時經提督廳給藥或有事故即時具申銷籍所有本局錢米作四季成料撥付所委官廳收管月中總數銷鎔錢一料以十八界五

百貫米以百石酒三百瓶為準一行下諸府及兩縣紂司嚴督地分巡
邏諸廂如有拋棄小兒仰即時申解從哲廳每收一人與支犒酒一瓶如
廂界失收覺察到官廂官關併地分等人等第究斷仍關請捕房每一覺
察一收到小兒恐有衣著本府逐時支撥絹布并支無用衣服發下收
遣貴今妳子付小兒裝著邵陽志慈幼局在本司寶祐三年陸醫闕軍民
累重貧乏之家有生子不舉者或舉而棄之道路者惻然念之遂撙節浮
計界之本司使民解庫月取贏資置局曰慈幼又諭無為軍日助五十緡
費以幹官凡軍民生子人支錢五十貫米三斗酒三升醋三升炭十斤黑
神散二貼設綠櫃于市曹委其技隸虩即拆開判送本司支給是年三月
以其事上之朝廷旋得省劄符照應屬眉山楊公棟記之刻石本司臨安
志在樓店務對河淳祐七年十二月有旨令臨安府創屋為慈幼局應遺
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盡三歲止其無人收養者
官為雇倩貧婦就局乳視惟謹續有願子之者從官請仍給錢米如式蘇
州府志在府治東同樂園門裏寶祐中趙與𥲅翔光是淳祐七年十二月
上令臨安府置慈幼局又與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賴倩貧婦乳養有民間
願抱養為子女者官與月給錢米至三歲住支蓋推廣上意云寶慶府
志慈幼局記　宋受天明命以仁秣國子惠億兆際天所覆含齒戴髮之
屬保抱攜持一視同胞紫雲宴語天地是神實靈之列聖傳序繼照此意
好生之德罩及娠育科金條吾燦如日星開收養之門杜棄殺之塗有司
奉行惟謹長養乾坤涵濡雨露日益蕃庶本固邦寧萬億斯年配天之休
於是乎在邵居重湖之右古無雜生聚送乎四境游手倍於力耕民貧棄
子習以成俗豈其性之不仁哉饑寒迫身懼以累耳長沙趙侯彙甫表著
出守訪求民隱厭顧久之為民父母其忍坐視赤子之死而不救訓在令
甲其可忽諸焦心勞思議以全活建局曰慈幼凡撙節郡計之贏料簡在
官之產簿錄姦利之胥悉畀之局提點刑獄高公斯得義其事以官錢千
緡佐費規畫布置且謀增益將由湖及郴暨屬邑平頒之甫闔端而侯以
憂去富川桂侯謂以監州攝事廉介佳惕益勤於民綜核經理不遺餘力
得錢為緡七千八百有奇田為畝二百有奇錢以舉直而息廉其取田以
募耕而租薄其征民既兼利合息與租以法須諸貧而乳育不能自給者
期以決歲令出邦人喜而歌之曰漢黃穎川唐陽道州惠久利博孰如兩
侯我民自今載生載育兼有天關左警右鄰桂侯聞之以語康時曰此為
子御國記也盍記之固辭弗獲竊因是而有感焉昔孟軻以惻隱羞惡發

仁義之端若不相為用者及觀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則知轉吾惻隱之心者羞惡之心也士君子位天地育萬
物為己任民之仁壽鄙夫孰非己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可
利民寧役自愛蓋不若是則天下之窮民顛連無告亦恥不得為仁人之
歸矧救塞其源固其澤乎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見是舉也有推行無沮
撓有封殖無廢易罔俾邦人異時追悔曰仁心仁政致其而斬則羞惡不
淑而惻隱常存其惠利顧不愈久愈博哉願以是記來者俾勿壞庶幾昔
人孟水抱兒之意云淳祐十一年七月朔進士盧康時記儒林郎寶慶府
軍事判官于大義家顙宣教郎知寶慶府邵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
弓手寨兵軍正黃懋書丹承議郎通判寶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
權府事桂謂立石江陰志慈幼局記　江陰本實浛而遠鄉墳土有不耕
者民不足也人類常生息而窮擱窶戶有不育者力不足也不足而坐視
之彼為牧之心者然歟余咸淳乙丑秋至郡驗祈而雩率屬謝群祀請龍
祠出澄江門歸聞戶曹趙君汝訥言出門外有編茅綴葦而廬者閒無炊
煙嬰孩啼戶飢寒之色不勝聞之則來蹲所餘裁此耳活之不及為廢食
轉撫累日念昔先公尹輦下剏慈幼收孤棄凡十有二年男女繈褓藉存
養者不知其幾守吳門亦如之後皆相仍至今滕雖小宜遵用故事適度
地視官舍可改者得醋庫庫舊有撲額歲取稽酒務斤數千征民錢最以
醵官費而寡利民擾而苦禁遂乞罷醋以庫為慈幼局公未有以給粃倅
先之置乳媼日予養食月予紬濟貴男女歲二以七十以下皆養養及十
二而能出就衣食者聽寒暑予衣坐臥什器帳被具戶曹庀之郡博士提
其要咸定為例起於丑之冬成於寅之春遺棄短抱哺以時昔之夭閼
傷驚者大略減矣雖然捐俸私無以繼也剗廢公無以充之則來者有憚
而已爾利城鎮故置官罷省大餘職田畝百三十有奇地畝五十有奇民
犇吏縮賦猶而後之剗可步歲入與支之數于石且為籍隸之局業定而
利專費給而惠遠蓋於是乎在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獨首慈
幼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昔人措意於幼者若此其密也渠非
保之而使之蕃息者無寂於是歟當時井田均無甚富甚貧之眙其望於
上者猶狹也今貧富之相絕者不翅十指然矣奈何坐視其不足於耕不
足於育而弗之救乎凡余之所圖者亦庶幾易牧之思而已若夫人情之
不足者無窮余顧以不足之才智應之而欲滿其望則寧無愧哉因鑱石
泮宮非特以局事隸他日尚惟繼扶議然否也咸淳二年七月記寶祐濡

須慈幼局記　昔者聖人茂對時育萬物一草之茁芙芙然一木之萌夭夭然毋覆巢毋殺孩蟲魚尾不盈尺不中殺不鬻於市夫於庶物也如此則其於吾民也可知其仁矣於其子與人之子也可知其親矣伊川先生少時取食猶之魚大者如指細者如箸養盆池中作文記之曰吾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曾南豐之記孫齋紱充充曰人固擇於禽獸夷狄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育知不相禍相禍則其類絶也久矣如齋何議焉余思聖人之政又觀二書未嘗不三復而嘆山陰陸景思駐爲大農薄以才選分符徒濡須于節淮南以書走餘杭抵余於野寺中曰吾守邊三裏紅矣它不足爲公道顧嘗有所怵慨創慈幼局節約漕用得緡錢一十五萬用抵當法令其息給主子者爲傭日使煙火郡日有助率五十踰旬成未襲活嬰兒已數十百蓋推行先朝貽養令亦以聞諸朝矣欲後人之增培之也盍爲我記自仁義之說微而世之論治者以兵與財爲急況乎戎馬之郊雲霜之外馳驅四牡角聲滿天撑左支右日懼不給旅單而室罄戈朽而鼓寒縣以爲告焉宜也若夫野清人散大腿尾天壯夫健婦化爲塵壤下古究新亦可也厝養雖當與視兵與財之方息不數迂乎曰不然方千里者九而取七十萬或取百萬其兵財多寡亦可得而計矣然而卒無敵於天下豈有他術哉湯爲一童子丈王矜幼無父者發政必先焉如此而已耳志伊呂之志者捨是焉學從伯者之善於富強而葵丘載書必曰慈幼孟子猶有取焉蓋古之人甚愛赤子每與老老並稱故曰若保赤子曰乍見孺子蒙釋必待養受之以需飲食之道也飲食有訟則事制曲防以永其終聖人所以續乾坤之生德者在是使其得之矣養魚記曰吾知江海之大而未得其路此澤天下之志也景思以文學論議取重當世而其勤於民者又如此維時艱虞方賴其用使深山窮谷之間雞豚酒醪鰹粥在鼎而縣寡廢疾皆有養也余嬴老也其亦庶有望乎寶祐三年九月甲寅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棟記。

慈濟局

蘇州府志局在府治東南夫子巷嘉定中制作棺以給貧民。

義濟局

武陵續志局在皇華坊之北至元癸巳因本府建年水旱相仍百姓艱食至于鬻妻賣子不嘗一飽。賊盜公行餓莩遍野。重以辰陽溪蠻竄兇掠鄉民。殺縣長吏。其驚散流離。至于是郡丐食於道路者何可數計。郡推官河南薛公友諒聞之憫然曰。生民如此駐其無告可乎。遂建言于肅政廉訪分司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一日不食則飢。飢則蒙冦攘姦宄由此起矣。常武厄於旱潦

歉四三年。境內之民數米而炊併日而食猶不能國鬻妻貨子習以成風甚至掠人之妻鬻人之子而貨者。禁戢之法雖嚴而終不能止。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苟能使溪蠻之民轉而有溫飽之計。則孰願其父母妻子離散爲惡不悛哉。今檢照得至元新格內一款該諸遇災傷闕食或能不恡己物。勸率富有之家。協同濟困。不致失所者。從本處官司保申上司中部呈省欽此。參詳官司雖曾賑糶。止及有資之家。貧苦細民暮不沾惠。至於發倉賑濟必俟朝廷明降。不惟緩不及事。借使從請。止救一時之急終非長久之策。又且湖右郡縣。地瘠民囂。貧窘之人率多就傭富室。甘任廝役之責者。饑寒使之而然也。宜令所屬司縣富實主戶遍各家佃戶闕食。隨即借貸。無令饑餓。如是需妻賣子及別作非爲者。事發到官。主戶一例坐罪。如此則主戶惟恐罪及其身。必能賑救佃戶。不致鬻賣妻子矣。鄉村豪富之家。果能協同濟困窮。使貧民不致失所者。亦仰本處官司依上保申上司定奪。亦勸善之一端。是一舉而兩得之。憲司嘉公所言。移牒本路行移合屬。依上勸率。果有似此濟民富實之家。所借米糧若及百石之上者。保勸是實。開具姓名。就申上司。別加優禮旌行。本路移准憲司公牒。就檄薛公勸分賑濟。以杜其源。人賴以活。武陵桃源二邑。爲村百二十有二。勸主戶七百五十有七。賑貸至百石以上者。五十七戶。百石以下者爲戶七百。通爲穀二萬四千二十四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爲口凡三萬三千八十矣。薛公不憚勞弊。於深山窮谷間。冒雨雪涉險阻。始終六閱月。力就乃事。聞之省臺。嘉公所爲。公又乞行之鄰郡。而澧之賑貸亦得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爲口三萬六千九十。辰陽亦得穀九百七十有奇。而所活爲口四千六百五十有六。廉訪廷軒趙公世延請賑濟一事。圖活飢民。若後行之者。要非其人。反爲民擾。當爲經久計。盍擬龍陽義倉例。貫無窮之惠。薛公聞之。欣然遂勸率好事者。隨所出穀。著之明直簿籍。以廉平者主之。仍請廉訪分司更行日照視。以革侵漁及多寡予奪之弊。始置是倉。石渾丁公易東。丁城趙公時喻首倡各出穀五百斛。繼而總管馬公應翔。轉運司同知安公衡各出穀二百斛。運副劉公良出一百斛。郡士陳天錫出三百斛。薛公又言于憲司曰。看詳義倉之設。本以爲民。近年以來。廢而不立。百姓稍有飢荒。莫知所措。今幸蒙廉訪分司官力主其事。卑職遵奉分司興復龍陽縣義局美意。因委賑濟閒依上勸率立到局發。似有條理。若將難到穀價於秋成日又行收糴入倉。不無主典人等恐所立局發閒有委人不當。似前侵用未便。照得本路見依奉上司將斷決

魯齋文等項官田。丈量到水田八千六百四十二畝六分。與其付之權豪爲若於內選擇膏腴田土三千畝。買爲義倉之田。將每歲所收課利。於貧民闕食之時。一例賑濟。不取價錢。不惟爲救荒良法。可以久行。又且飢寒之民。永受實惠。憲司看詳所言。誠爲救荒長策。綠本路如奉上司明文。至日。除留膏腴田土三千畝。令本路義濟等局照依官價於本局糴到穀本內出備鈔兩收買。取具本路管不違甘依准牒司。遂軒書顧鐵峰張公山翁爲之記。經歷韓公持厚提調。元貞二年。憲司牒府治中于公亨提調

余既發明大田之詩。記澧陽義濟倉矣。古鼎經歷韓君持厚。不憚入山。投簡於余曰。吾郡非澧陽比。西南阻山。東北濱湖。山田喜雨。湖田喜暘。雨暘若時。民僅自給。土瘠而生聚繁也。過年入夏。恒雨而湖田爲魚梁。入秋恒暘而山田作龜兆。下民何罪。上天降眾潦。歲逢深以壯於男牧自悲癸已之歲。憲臺趙公下車。訪民疾苦。廉得其實。委推官薛友諒詣諸郡勸分通計二萬餘石。民暮蘇矣。公曰。此備患方。非遠猷也。吏持符入鄉。不恃人勞於奔餐。飧且有抑勒之害。甚者受賂匿私。擅多少予奪之柄。其何以堪因行部至龍陽。見前尹毛沆義濟倉規約。遂補其弊而更新之。曰此可行之天下。獨不可行之一郡乎。爰諭所屬。乘豐年量力義助。作倉儲之斂。則計口貸貧民。一言之出。官民響應。桃源武陵二縣。已率到三千七百石有奇。而願從者未艾也。倉在府學司之後。尊委持厚提其綱。閑良官趙持喻。前書吏盛必達董其事。輪儒生二人。發其出納。府司不得與聞。防轉移他用也。綱正條不紊。有來其二先生之意。實爲生靈無窮之壽脈。予記澧陽矣。於吾郡斬一言乎。我將勒之金石。以詔方來。余受而謂經歷曰。此周家甫田遺意也。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夫凶穰在天。有國者不能見。吉安能長有年哉。上有斂散之法也。斂散之法。於商爲助。周之徹亦助也。降爲常平義倉矣。今義倉亦不可使見。政望之衰。多益寡之家。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家。千家之邑。必有千鍾之家。利有所并也。萬鍾千鍾。分斗升以入吾倉。不過滄海之涓滴耳。凶歲散之。等丘山之惠。貧人不日糴。則市價自平。市價平。則民食足。故歲雖凶而民不飢。是凶穰在天。而長有年者在我也。若上無斂散之法。則富賈遊於市。利不倍不糴。故雖樂歲。貧者已猶餒。況凶歲乎。是凶歲乃以相富賈也。有人心者忍使富賈操貴賤之權。細民罹死徙之厄哉。余故謂斂散之法。有年之道也。而趙公力行之。楊公贊成之。可謂能作天牧矣。余尤有望焉。毛令舉行於一司。二公克拓於千里。今之長民者任之勇。後之行部者續其仁。則永永

有年。而食我之天。與食我之天。不能以分粒重粟食而無叛則謹義長風俗壞。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經歷歸而語爾烏侯及爾同僚。詔其父老而誨其子弟。毋背親而即疎也。毋逐末而棄本也。毋囂訟而鬬事也。有一於此。長禮義壞風俗矣。得不負二公義濟之德。　右鐵峯先生張山翁作

嬰兒局

江州圖志秘書郎袁甫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桐汭志收養遺棄小兒法也。紹定三年。通判趙善瑧以歉歲貧民有子弗育。棄之道旁。呱呱而泣。終日不食至飢而死者有之。乃捐己俸五百緡。及措置到五百緡。共一千緡。創局置田。募民收養。倉使袁甫亦給常平錢五百緡。添置田產。仍月支常平米五石以助。令具規約于後。許見規約所令立于教授廳。郡侯古括潘大臨以隔度改元。來牧是邦。政以教先。捐貲闢軍學講堂西廡祠。治平間清修之士宜清容。紹興初孝行之士李元老。親題二賢扁額。仍擇二賢後以主祠祝事。幾三月餘。即召還。竟未果。奉安郡侯天台陳監瑾至。善契于中。下車即躬率僚屬。撤奉事布莫禮。安靈祠人。益知所趨向。淳祐江州圖志趙善瑧置以濟民貧不能舉子者。

茶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置。掌印造。兼行省監茶引。大使一員。攢典庫子各一人。鎮江志丹陽批驗茶引局提領一員。元董嗣杲廬山集寄湖口茶局椒尚軒　舵頰梓得洞元真老氣。厚霄岸角巾。棠上押批呼局吏。津頭嚥酒謝江神。天寒茶課收征倍。雪霽梅吟寄驛頻。何日比來聯揭論。廬山几案却無塵。

收支局

事文類聚收支局。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開除局

元史百官志開除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稅課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稅課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攢典各一名。龍潭稅課局大使副使各一員。各處大使一員。南寧府志元有商稅務在於陸許墟開立。以總各墟。每季徵收稅錢起解。

聖朝洪武八年五月置立稅課局。發銅印一顆。以領各墟。每月主管納稅錢起解本縣。轉解本府庫分收貯。

魚湖局

武陵續志魚湖局。亦判司所轄。舊額在四已者有二。曰常平。則民輸錢買樸者也。曰省司。則民戶租產輸稅者也。皆佐郡周淳祐初。創司網局收其利。郡計自是浸厚。通判別模攝府事。見始自龍陽至城下措置網罟。名曰上九澤。非舊額也。

長江罾網局

武昌志局在平湖門外。

編估打套局

歷代

沿革。記纂淵海：宋紹興三年，從戶部所請，三路發到市舶香藥雜物，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員兼其打套職事。委太府寺丞引庫監官兼。八年，專置打套局監官一員。以右迪功郎范仲回充。從戶侍郎孫逆請也。九年，置編估官一員，酬賞依打套官例。十一年，移編估打套局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宋會要：編估局，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戶部言：欲將三路發到市舶香藥雜物依舊令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員兼點打套職事，乞委本府寺交引庫監官兼。從之。九年六月四日，詔打套局監官，如任內職事别無曠闕，不了事件，依藥局監官賞格，任滿，京朝官使臣並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循一資，仍許計日推賞。如三年爲任之人若及二年以上，並全給賞。所有編估局官係左藏庫中門官兼，本門已有賞格，更不推賞。二十一日，詔編估局官一員，專一編打三路市舶司香藥物貨并諸州軍起到無用贓罰衣服等，自來納訖，牒到本局官吏將帶行牙人前去就庫編揀等第色額，差南綱牙人等同本司看估時值價錢訖，供申尚書金部，符下太府寺，請寺丞一員覆估訖，徑申金部提振郎中廳審驗了當，中金部，内市舶香藥物貨等，連估帳符下打套局，將合打套名件一一交跋打套，如不是打套之物，符下雜賣場，徑行赴左藏庫交跋。赴場出賣。其不堪支遣無用衣物等，脩審覆訖，省部供申朝廷指揮下日，依此行下打套局一面交跋打套，及雜賣場依行交跋出賣施行。同日，詔置編估官一員，請給人從酬獎，並依打套官例。初以左藏庫中門官兼，至是以戶部言事務繁劇，故有是命。十一年三月八日，詔將編估打套局移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以上中興會要。宋朝續會要無此門。乾道會要併編估打套局。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言：見議併省人吏，內編估局額管手分二人，雖以省減，打套局見管人吏二人，庫經司一人，編估打套局門見管人吏一人，各不及分數。詔依見在人且令依舊，將來遇闕，更不遞補撥填。十月三日，右承直郎監編估打套局門何傑、左從政郎監雜買務雜賣場門趙粹中奏：元降指揮，雜買務雜賣場門請給人從，依左藏庫監門官。編估打套局門請給人從，依雜買務雜賣場監門官獨有賞典，而不曾陳乞，亦乞依左藏庫門體例施行。從之。以上乾道會要。淳熙三年二月十二日，詔編估打套局專知官令以副尉赴都官注擬，從大理正吳淡請也。詳見藏 四年正月一日，詔編估打套局官依舊堂除。

撩造會子局

宣城志：局以城北澄江寺廢址及關民居為之。先是朝廷以西蜀援據關外，會子紙料，亦既即都城置局撩造，數目不敷。嘉熙三年，省劄下嚴、衢、徽、建四郡分造，已而又增本府自造三萬片，郡侯杜範、倅尹焕以本府素非産楮去處，申乞寝免，毋慮數十疏，至請朝廷若以方命爲罪，即拜有幹力者來任此責。閱明年，顏侯頤仲繼之，復申請，不許，祇扣回寺官令本府自造，仍減作二萬片，通歲計之，用楮二十八萬八千片，州家不得已，以十一月開局，極其材力，不能如數，再乞免其半，又不許，僅更日減三千片而已。其時蜀道底平，貴輸如故，江南諸郡庶幾免夫。

備邊局

武陵續志：即加納局也。建寔調荆鄂軍討沅寇，監司親往督捕，抽州苗赴軍前輸納，罪民憚於地遠，乞就郡輸苗，每石加納五斗，以稱官司運費，及寇平，運罷而加納米遂不復除。淳祐三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因白劄子廢本府三分租米，判云：與其資州郡之妄用，孰若助大司之供億。始令提刑司檢法官李一爲置局收受，名曰備邊局。自此加納米盡歸制司。胥徒蚕食日繁，而民始疲於共命，異時邊烽寧息，復承平舊制，民之望也。

義椿局

寶祐澧須志：慶元二年，漕使石宗昭剏置，以本司錢置貨屋，歲聚其入，屬軍學掌之。本以賙士夫之家有喪不能舉

有女不能嫁者，而舉人慶餞亦在焉。有規式刻于石，但所入微，其不能應二者之需。嘉定間，既别立貢士莊，此局自當專爲婚喪設，乃復混淆。寶祐三年，陸壡爲各項分劃，蓋以運司官產一百五十四畝四分五釐三毫，水田一百三十八畝一分四釐，陸地一十六畝三分一釐三毫，規式前一二位云。

諸司局

元史百官志：諸司局，用從七品印，提領一員，相副官二員。中統三年始置。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副達魯花赤一員，同知一員，副總管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四人，領兩都金銀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局改隸工部，及金玉府。止領五局一庫，掌毡毯等事。其屬有六。

茶迭兒局

元史百官志：總管府秩正三品，管領諸色人匠造作等事。憲宗朝置。至元十六年始設總管一員。二十七年置同知一員，復定置府官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司吏四人。其屬二。

上都人匠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達魯花赤二員，副使二員，至元二十七年置。

雲內人匠東局：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雲內人匠西局：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沙糖局

元史

百官志。秩從五品。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貢菓木。至元十三年始置。秩從六品。十七年置提點一員。十九年陞從五品。置達魯花赤一員從五品。提點一員從五品。大使一員正六品。副使一員正七品。

紫炭局

析津志。元貞二年欽奉聖旨設立詹事院本院呈准省部文字依本位下紫炭局例鑄到本局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局官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俱受勑牒。至治二年例革。天曆二年復立徽政院除之院劄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本局設官。俱受院劄。提大付攢管領廣平彰德路等處課程提領所。至大三年。欽奉皇太后懿旨。廣平磁州田土元與可伏兒禾那田地。如令夫列監姑根底與者磨遣欽此。劄付內宰司。行下彰德等處課程提舉所欽依施行。至元二年拘收還官。本所行從七品銅印一顆。設本所官提領二員。俱受院劄。地五百十一頃三十一畝五分六釐。歲辦錢中統鈔二十四錠二十九兩五錢。　粮菓麥一千九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　營房提領所。　徽政院都事呈。禮部符文。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徽政院至元二年奏准。管房提領所也依隆祥總管府管房提領所例鑄到正九品銅印一顆。設官隸本院。積磨所管。至正五年撥付諸色府管領。於縣管人戶內選保提領大使各一員。受院劄。　房舍一千一百二十五間半。　地土三十二頃三畝四分二釐。元史百官志。大都上都紫炭局各一。至元十二年置。秩從六品。十六年改提舉司。陞五品。大德八年仍爲局。降正七品。置達魯花赤各一員正七品。大都大使一員。上都大使二員。各正七品。副使各二員。正八品。直長各一人。掌葦場典吏各一員　紫炭局秩從七品。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戶燒炭二月。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歲用。立局以主其出納。設官三員。俱各受詹事院劄。大德十一年。隸徽政院。藏珍文成供須三庫秩俱從五品。各設提點二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分掌金銀珠玉寶貨段疋絲綿皮毛氈罽等物。國初詹事出納之事。未有官署印信。至元二十七年分爲三庫。各設官六員。皮庫子有差。　至元二十年。八刺哈赤不花納等管領收支紫炭。元貞二年。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四員。俱受徽政院劄付。大德一年。徽政院啓准。御位下紫炭局一體換受勑牒官四員。達魯花赤提領各一員。從七品。局使一員。并受中書省劄付直長一員。受院劄官三員。首領官典史一員。至治二年衛門例革。至順三年復立。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三員。俱受院劄。　提領　大使　副使　攢典　管領打捕人匠所。元係本管打捕皮貨等戶。乙未壬子年奪厭歹大使旦重陽所管。至元十四年奏属皇太子位下。至元十五年啓奉令旨奪羅歹孫子抄兒歹管的打捕戶三百三戶。與皇太子出氣力者。至元十六年。奉省部府文撥屬位下當差。至元二十八年。抄兒歹身故。歸脫兒赤承襲。管領本所官達魯花赤從五。　提領一。　相付官一　都目　司史　實有人戶二百四十三戶。歲辦鈔八錠四十兩。皮貨四百十五張。　稅果六百二十一石四斗三升五合。

供徽局

元史　局根脚隷昭功萬戶府。至順二年十一月。昭功萬戶府官奉聖旨立一箇正七品供徽局衙門。設典史一員。庫子四名。本把二名。秤子二名。欽此。又至順三年六月。建都班副使等奏。新立來的供徽局裏達魯花赤提點執事是從四品。正五品。行使的是正七品印信。有本庫勾當庫子秤子本把人等至今不曾與准該有可怜見呵。依着中興武庫例與准設俸錢六十箇月滿。管遷轉與除授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中書禮部鑄給到太局從五品銅印一顆。行使。至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昭功萬戶府例革撥屬本院。至正九年九月初八日。中書省奏准。添設都達魯花赤一員。　本局官庫達魯花赤從五。　提點四　大使從六　副使從七　首領官　庫子四。本把二。縣管人戶答剌赤酒匠二百二十八戶　房舍九十八間。　院地十畝一分五釐。

典製局

元史典製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　又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

琉璃局

元史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　又中統四年始置。設提領三員。至元十四年。改置大使等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玉局

元史瑪瑙玉局。秩從八品。直長一員。掌琢磨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元十四年。立置局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院劄。大德四年。給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勑牒。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今定置大使受勑。副使直長受院劄。玉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中統二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始設直長。至元三年立玉匠局。用正七品印。十五年改提舉司。并事容話王氏傳玉局。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城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闢五門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其局化尋像。並遷龍興觀。肆杜天師詣崔尊師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嘆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國甲戌歲求偽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為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從。非

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為王氏復句之驗也。宋大中祥符，知州事凌策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上木備極棟欵壯麗。工未畢，王句洞中，五色雲見。崔所言王氏復句之事，證應何其速哉。杜光庭廣成集奏於龍興觀醮王句判子。 右臣先奉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宣賜瞽王句洞門官舍一所，并石像老君一座，移在當觀。其舍今於殿後講堂基上起立功畢，使用安置石像老君，焚修供養。伏以名山大川二十四化，春秋常祀，著在舊儀。其玉句化所修常醮，伏請起天漢元年三月八日委本府縣祗就龍興觀王句石像老君前修設。冀兇殞闕以叶恭歆。又北印在嵩州，積年已來，醮祝常在土之內，宜中歲秩之文。前件二化，今亦欲就龍興觀一處，與王句同用，延祝景貺，永福聖朝。謹奉如前。伏聽勅旨。宋呂浄德先生集送戴正仲大夫歸王句。 請得琳宮別本夫酉行行色重，增光官曹冷淡如通客。風物鮮明類故鄉，歸去林泉棋已定，閒中詩酒味偏長。市橋長畔鄭居日，應許過從亦道裝。汪元量湖山類藁汪元量王句詩 驄騎來登卯酉山，老君玉句護關千。步虛殿上青雲繞，空翠蕭森北斗寒。陸游渭南集玉句歌 玉句祠官珠不惡，衙如冰清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蓬織青蒻。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蔣公新冢石馬高，謝公飛旐凌秋濤。微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王句。

珠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三十年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受院劄。直長一員，受府劄。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

明金局

元史宦者傳。董貫性巧，媚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

金銀局

元史金局秩從七品。二十四年改為提舉司，秩正六品。大德間陞從五品。 銀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直長一員，掌金銀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經世大典銀局掌成造御用金銀器、金繫腰諸物。提領一員。

銷金局

經世大典銷金局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裝鑾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二員。

研金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年立，置大使一員，受本府劄。 大使一。

燒紅局

經世大典至元元年始置，掌諸宮殿所用心紅顏料。提領二員。

金絲子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二年，立金絲子局，以掌金絲子匠造作之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省部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七年給八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勑，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仍俱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

犀象牙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四月始置，秩從六品。設大使一員，司吏一人。至元五年增副使一員。十六年增直長一人。管匠戶百五十。兩都宮殿營繕犀象龍牀卓器繫腰。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司吏一人。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司吏一人。又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象牙龍牀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一員。

溫犀玳瑁局

元史百官志。溫犀玳瑁局秩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貂鼠局

元史百官志貂鼠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花木局

金史都監同監舊設採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罷。復以諸司人內置都監同監二員。貞祐三年罷都同監，以同樂園管勾兼照泰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置。貞祐三年省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額辦課程，隸南運司。宣宗南遷罷。採改為隨朝職正八品。

大木小木局

元史百官志大木局中統二年始置，掌殿閣營繕之事。提領七員，管勾三員。 小木局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三員，管勾二員，提控四員。 大小木局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省部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元貞元年，併領皇后位下木局。大德十一年，依八品印。受勑。至治三年，定置受院劄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司屬雕木局

經世大典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香閣營繕之事。提領一員。元史百官志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抽分竹木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副使四員，俱未入流。 大勝港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未入流。

漆紗冠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同路採砂所。至元十六年置，管領大同路撥到民一百六戶，歲採磨玉夏水砂二百石，起運大都，以給玉工磨礲之用。大使一員。

浮梁磁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員。

旋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器物之工。提領二員。

器物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五品，掌造鐵器內府營造釘線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中統四年始置。御用器物局置總管、副使各一員，受省劄。用從五品印，隸少府監。至元七年改為器物局，省

總管。置大使副使直長等員。掌內府宮殿京城門戶諸寺觀公廨等營繕及御用各位下鞍轡忽哥轎子帳房車輛金寶器金碰鞘寶兒赤行程什物。凡精巧之藝。及頭造減鐵繫腰十有五條。犀繫腰十花木繫腰二百栢木雜帶二百。象牙繫腰五十。小佩刀五百。鞍轡百四十。柳器六百雜作匠戶四百咸隸焉。總定置官吏七人。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

頳料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採石局

元史至元四年始置。大都燕山諸石局總管。以楊瓊為之。尋受印信銀符。九年改授金符。總管夫匠。營造內府殿宇寺觀橋閘石材之役。十一年。於大都近地撥採石之夫二千餘戶。常任工役。改置大都等處採石提舉司秩正五品設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二十六年罷提舉司。為採石局。秩從七品。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泥瓦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敕。且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符牌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七年始置。秩正八品。掌造虎符等。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把作提控六人。司吏一人。二十七年。省直長及把作提控。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氈局

元史至元十三年。奉裕宗皇帝旨。收集人戶為氈匠。二十六年始立氈局。置達魯花赤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元貞元年給從七品印。大德十一年。達魯花赤局使副使受敕。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止置提領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葛布局

元史百官志。葛布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一百一十有八戶。

異樣毛子局

析津志。至元二十年立。置使副各一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改受敕。用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　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上都怯憐口毛子局根腳係唐妃娘娘位下。至元六年。欽撥裕宗皇帝位下。至元二十四年。設局官四員。內受敕達魯花赤一員。受徽政院劄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二員。行使從七品印信。目今止設官三員。俱受院劄。官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司吏二名。實在匠子匠二百三十一戶。　嶒山毛子旋匠局秩正七品。行使銅印一顆。大使一員。典史一員。司吏一人。

巾帽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針工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織染局

元史百官志。太宗九年。張天翼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析居放浪還俗僧道。戶計置織染提舉司秩四品。令張天翼為宣差提舉。管領習學織造段匹。是年至河西。奉唐妃懿旨。於真定。保定二路漏籍戶內撥到八十二戶。種藝丁未年撥供人匠糧食。至元二十三年。罷提舉司。改為織染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大都織染局從九品。大使一員。管人匠六千有三戶。　大寧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保慶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四明續志。織染局在西北隅。儒學西。元係宋貢院基。至元二十七年起蓋局院。泰定二年。鄞縣尹既中之提調。改造土庫三間。庫前軒屋三間。門樓三間。廳屋三間。并前軒廳後屋一間。染坊屋四間。吏舍三間。絡絲堂一十四間。機坊二十五間。又有打線場屋四十一間。土祠一間。在帥府後北首。大德毗陵志。織染局在郡治子城內。州橋之南五十步。即舊州倉故基。彬江志。織染局。院長二員。受行省劄付。攢司一員。於人匠戶內點差。堂長提控人等。於匠戶內差。應天府志。織染局在正北隅。初以常照菴基作信實局。後以為織染局。今移印引局在淳化街。延平府志。織染局在畫錦坊。洪武七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織絹二千匹。溫州府志。溫州府織染局在東北隅。官二員。置立機張。每歲造絹匠起解。　官二員。大使正九品。月俸米五石。　副使從九品。月俸米四石一斗六升六合六勺。司吏一名。　又織染段匹。雜造軍器。舊本當有局也。歸附後。制置各有司存。使咸精其能焉。織染局在東南隅德政坊中。歸附後。制置。國朝永嘉縣治為之設局官二員。局使係省差副使匠戶內差繼而局使副使並受敕牒。專管本局人匠。擇日織造段匹。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詳見額造段匹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嘉禾志。織染局。宋無。元朝在府治西。今府公廨基是也。設官與雜造局同。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置於府治東闕武坊內。設大使副使各一員。吳興續志。織染局。舊志所無。元置局二。生帛局在子城內。府治東。織染局在子城內。府治之北。元末皆廢

皇朝以其址為府官公廨。洪武二年。建織染局。以廣化寺東帝師殿改為之。歲造常為段匹。新安志。元織染局在西北隅。舊酒務基。打線場在西南關。練溪東岸光。於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到寧國路織染局生帛機五十張。簽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戶。自本年正月為始立局。歲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伯一段。二

十四年。改造熟帛絲紬如生帛之數。凡六色。四季起納。至元二十八年。添造寧國路絲紬一百五十段。國朝自乙亥年始。每月織造紵絲四十二匹。至洪武六年。改造細絹每月額織造絹二百九十二匹。紬二十五匹。共三百一十七匹。國朝諸司職掌織染局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司吏典吏各一員。各布政司并各府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中山局 元史百官志。中山局。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領教習織造。中統元年。行中書省給從七品印。至元十二年。納綿府達魯花赤塔塔兒奉旨。以賜皇太子。設官悉如舊。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秩從七品。

真定局 元史百官志。憲宗二年。世祖在潛藩。命孛剌海招收戶計。丙辰年。改立民局。織染造作段疋。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降給從七品真定管民匠錦印。置大使一員。至元十六年。孛剌海之子塔塔兒不花奉旨以賜皇太子。織造段匹。設官置局。悉如舊制。大使一員。

忽丹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員。給從七品印。至元三年置。

別失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別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為別失八里田地人匠。經值兵革。散漫居止。遷移京師。置局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別失八里諸色人匠局。秩從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蕁麻林局 元史百官志。弘州蕁麻林納失失局。至元十五年二月。隆興路總管府別都魯丁奉皇太子令旨。招收析居放浪等戶。教習人匠織造納失失。於弘州蕁麻林二處置局。其匠戶則以楊提領管領蕁麻林。以忽三烏丁大師管領弘州。十六年十二月奉旨。為蕁麻林人匠數少。以小就大。併弘州局。秩從七品。降銅印一顆。命忽三烏丁通領之。置相副四員。十九年。撥西忽辛斷沒童男八人為匠。三十一年。以弘州去蕁麻林二百餘里。輪番管辦織造。未便。兩局各設大使副使一員。仍令忽三烏丁總為提調。大德元年三月。給從七品印。受蕁麻林局。十一年。徽政院奏改受勅。設官仍舊制。各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生帛局 句容新志。生帛局元置。在縣治前街東。今急遞鋪申明亭皆其地也。

麋絲局 雷陽志。舊無額。今置局於徐聞縣廨之東。歲收木綿布貳千肆伯匹。上下半年起運。詣之進呈。布匠戶一百單五戶。官吏工本口糧。免雜役。

綾錦局 元史。至元三年六月。小劉行省獻本家人口六十四戶於皇太子位下。是年十月奉令旨。於納錦府

手。宣差撥到妹熟織匠二十戶。創立局院。令小劉行省親領之。六年。工部侍郎苦思丁獻回回童男四十有一戶。八年。立綾錦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九年。以招收到析居放浪還俗僧道為匠。總二百八十有一戶。教習織造之事。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紋綺局 元史。乙巳年十月。不顏達失楊權府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漏籍人戶各管教習。立紋綺局。令楊權府管領。遂納絲銀物料織造段匹。立不達失局。令馬合某為達魯花赤。戊午。楊權府男得山管領。中統二年八月。楊得山始受宣命。佩銀符。至元八年五月。令楊得山為紋綺局長官。以馬合某元管人匠。併入紋綺局。通領之。十二年十月奉旨。以諸人匠賜皇太子。十三年。罷楊得山馬合某。以本局為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十六年。給從七品銅印。十九年。增置副使一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綉局 元史。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用從七品印。掌綉造諸王百官段匹。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簾網局 元史。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並受省劄。至元元年始置。所設官止授省劄。十二年。給正七品印。改授勅牒。三十年。官仍授省劄。用元給之印。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宮殿及官建寺廟網簾之工。提領二員。管勾一員。

鐵局 元史。鐵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廬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勅。並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應天府志。鐵局。在上元縣羅帛市。洪武九年置。

減鐵局 經世大典。減鐵局。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繫腰。管勾一員。提控二人。

鑌鐵局 元史百官志。鑌鐵局。秩從八品。大使一員。掌鏤鐵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司屬鐵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輕細鐵工。提領三員。管勾三員。提控一人。

鐵猫局 應天府志。鐵猫局。在江寧縣戒壇寺舊基。

刀子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寶貝佩刀之工。提控二員。

銅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同提領一員。管勾一員。中統四年置。以上六局。秩從八品。鑄瀉等銅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鑄瀉之工。至元十年始置官三員。二十八年。省管勾一員。後定置二員。

鑄印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八品。掌凡刻印銷印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五年始置。應天府志。鑄印局

在江寧縣舊中書省東。國朝諸司職掌鑄印局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軍器局

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樞密院言。軍器最為朝廷目今急務。擬欲泛拋諸路州軍製造。恐擾擾於民。理宜措置。一置軍器局一所。仍以製造御前軍器局為名。隸屬樞密院并工部。於建康府置局。一令禮部鑄銅印一面。以製造御前軍器局之印九字為文。一提轄監造受給監門共差置手分三人。貼司三人。請給出職條法等。並依軍器所人吏施行。許本局於諸官司踏逐指名抽聚從之。　十月十四日。工部言。諸路州軍自來依條合發上供歲額軍器。止緣製造滅裂。近差撥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工匠。盡赴軍器局造作。其逐州合發軍器並免造契勘路州軍所造軍器。各有朝廷給降樣制。及逐州工匠。已曾差赴軍器所造作三年。請知制度。自可責辦精緻製造。今來總五路州軍工匠。並就軍器局所兩處造作。所用物料。大段數多。難於收買。其逐州所總發物料。往往趕發不足。或卻致人匠端閑。及差到工匠。除本身請受外。每月添支食錢一百七十文。米二升半。且以軍器局一處言之。見役人月支錢一萬貫。米一千斛。委是枉費錢米。不唯虛耗財計。至於拋買物料數多。不免搔擾。兼造作亦不敷。逐路合發元立定軍器之額。誠為未便。欲乞將諸州工匠依舊發回。責令當職官措置。須管依樣如法造發。候致比較精粗。信賞必罰。從之。　十一月。照軍器局展罷。併歸軍器所。其人匠物料等。令提舉官楊忠憫等管押裝發。赴臨安府軍器所交割收管。元史百官志。大同路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並從五品。同提舉一員正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其屬豐州甲局院長一員。應州甲局院長一員。平地縣甲局院長一員。白登縣甲局頭目一人。豐州弓局使一員。賽甫丁弓局頭目一人。　太原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達魯花赤一員。局使一員。副使一員。吏目一員。　保定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六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河間甲局院長一員。祁州安平縣甲局院長一員。陵州箭局頭目一人。　懷孟河南等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懷孟路弓局院長一員。　彰德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咸平府軍器人匠局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名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奉聖州軍器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許州軍器局秩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陳州軍器局院長一員。　汝寧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歸德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汴梁路軍器局秩正七

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常課弓局院長一員。常課甲局院長一員。　上都雜造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平陽路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絳州甲局大使一員。揚州志。揚州府雜造軍器局在揚州衛指揮使司南城一所。　高郵衛指揮使司中市橋東一所。鳳陽志。鳳陽府臨淮縣軍器局在東門內。三山志。舊軍資庫在都督府門之東。至元十九年太二十五年重創廨宇。初為人匠提舉司。尋置綾錦局。大德八年宣慰司兼領鹽賦。又取使為鹽署局。尋革。令為軍器局。饒州府志。軍器局元於永福寺權行造作。洪武八年。知府王哲於府治東偏空地鼎新創造。共計屋宇六十三間。建昌志。建昌府軍器局在城北隅舊盱江書院地基之上。創立。中有官廳。外有門屋。東西兩傍有　南寧府志。南寧府本衛軍器局新立在鐘樓之後。應天府志。上元縣造甲局在石頭街舊洞神宮。初為尚醞局。洪武九年二月改今局。宋史。大都弓匠提舉司秩正五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雙搭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成吉里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金陵志。上元縣造弓局在國子街。初作倉。後改今局。宋史。大都弦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元史百官志。大都箭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益都濟南箭局秩正七品。局使一員。　大州武器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一員。國朝諸司職掌軍器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火藥局

金陵志。舊在常府清橋街北。舊馬公洞基。火藥局。在石頭街僕馬公洞基置。

潛火局

金陵志。潛火局。淳祐十二年。大使貫大資翔造水甬。及各廂砌缸貯水。

鞍轡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鞍轡等。轄提領三員。　鞍子局。至元七年立。置大使二員。受本府劄。大使一員。　羊山鞍局。至元十八年始置。掌成造常課鞍轡諸物。提領一員。提控一員。元史志。上都隆興等路雜造鞍子局。至元二十三年立。置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局使副使受敕。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置受院劄提領大使各一員。直長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直長二員。　鞍轡皮作軍器顏料等局在太平街西。應天府志。鞍轡局在狀元坊玄真觀基。初為理問所。繼為應天衛衙。洪武三年改今局。國朝諸司職掌鞍轡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皮作局

國朝諸司職掌皮作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熟皮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典

史一人。司吏一人。至元六年置。掌每歲熟造野獸皮貨等物。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軟皮局 元史百官志。上都大都貂鼠軟皮局提領所。掌內府細色銀鼠野獸諸色皮貨。提領二員。至元九年置。受府劄。二十七年。給從七品印。改受省劄。大德十一年。給從六品印。改受敕牒。至治三年。仍改受省劄。

牛皮局 元史百官志。牛皮局。至元十三年。立。置大使一員。受府劄。

斜皮局 元史百官志。上都斜皮局。至元二十五年。立。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使副受敕牒。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

旬皮局 經世大典。旬皮局。至元七年初設旬皮局大使。舊有令置受院劄大使副使各一員。印係。十四年始定為正七品。管匠三十餘戶。隸工部。二十一年。隸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歲辦熟造旬皮紅羊皮二千有奇。今定置大使一員。

雙線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元八品印。受敕。直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提領副使各一員。俱受院劄。提領一員。副使一員。

盒鉢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縈膝提領二員。元史百官志。盒鉢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七年。立。受府劄。管納色提領一員。受府劄。管銅局筋局鑽見局釘局雕木局。至元三十年。置金銀器盒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改受敕牒。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使副止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繩局 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提領二員。祇應司國初建開平府宮闕燕京瓊花島上下殿宇。始置祇應司以供備之。設大使一員。秩從五品。隸宮殿司。累置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令掌內府諸王邸第異巧工作修禳應辦寺觀營繕。管匠七百戶。隸大都留守司。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二員。司吏二人。

油漆局 經世大典。司屬油漆局。中統元年始置。掌兩都宮殿髹漆之工。提領五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畫油局 元史畫油局。至元二十年。立。畫油局。置使副直長各一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印。使副各受敕。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出蠟局 元史百官志。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員。掌出蠟鑄造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局。延祐三年。陞提舉司。設今官。

車局 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提舉二員。管勾一員。

轎子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鞍子諸物。提領一員。

竹作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提控一員。

抄紙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印鈔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雜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正八品印。受敕。增置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瑞陽志。雜造局。在本路儒學之後。至元二十四年。創立。專掌成造進呈雜用之物。每歲解納於內府。以備國家不時之用。云本路額造生活鐵馬鐙貳伯柒拾伍副。鐵大樣鞦轡壹伯壹拾肆副。心紅油鞍壹伯副。心紅皮籠貳拾副。洪武毗陵志。雜造局。元至元庚辰。以舊通判廳置雜造局。庚寅。改剏於晉陵縣。基今不存。本朝洪武丁巳。創置於武進縣東街。為四縣造作之所。蘇州府志。蘇州府雜造局。本朝在卧佛寺南。洪武六年設置。徽州府志。徽州元雜造局在東北隅靈順廟之左。歲用毛鐵二千七佰五十四斤。造軍器手刀三百六十五把。鎗頭一百七十五箇。上下半年起解。元末毀于兵。國朝創於永豐倉舊基。專造軍器漆弓一百七十五張。腰刀三百把。其餘頭盔鐵甲箭隻等項。隨時所需。未有定額。嚴州府志。嚴州府雜造局。在城東北隅秀山下。庚子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造黑漆角弓二百六十一張。弦四百三十二條。金華府志。金華府雜造局在府治西。人甲六十九副。黑漆羅圈鐵甲三十副。四色水牛皮甲三十九副。手刀一百面。鎗頭八十箇。弓箭雜帶二十五副。信安志。信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北子城內二十步。舊係鋼鐵局。溫州府志。溫州府雜造局。在府治西。即舊知錄廳。設局官二員。專管本局人匠。排日當造軍器。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拜元頡造軍器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寧波府雜造局在西北隅河利橋東。元係宋平糴倉基。至元十三年。改置雜造局。設官置吏監造軍器省解。嘉禾郡志。嘉禾府雜造局。宋無。元朝局在行用庫後。設官。大使副使各一員。元末。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就府東蘭桂坊內置立設大使副使各一員係正從九品 吳興志湖州雜造局舊志所無元爲軍器雜造局在府治西三里丁家兜皇朝於歸安縣學南擇民居創建歲造常課軍器 真定志真州雜造局元初係忽都虎下孛哥所掌之局至元十九年札忽台以獻皇太子專掌造作置大使一員受詹事院劄二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用從七品印今定置受院劄大使一員受府劄副使一員 南昌府志南昌府雜造局在新建縣治之東 南康志南康府星子縣雜造局在縣治東 吉安志吉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元朝大錦局舊基局設大使一員 武昌志武昌府雜造局隸承宣布政使司 衢州志衢州雜造局在府治東 三山志福州府雜造局即宋試院舊宇今總管府勾政堂之後歲造常課特設祠揀擇繫民皆在焉其工匠有定數設局官以充其事 澤州志澤州雜造局在行用寶鈔庫西 潞州志潞州雜造局在平政坊東街南

寶源局 應天府志應天府大樂局本國朝諸司職掌寶源局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寶泉局 武昌府志在武昌府縣布政使司

泥厦局 元史百官志泥厦局提領八員管勾二員中統四年置

上都葫蘆局 元史百官志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七年置

淨息局 重慶府志淨息局安制司爲官差專催收本府城內外慢店戶月額官錢

宣德八會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河中府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襄陵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冀城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潞州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納失失毛段二局 元史百官志院長一員

恩州東昌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

東市平準局 長安志局在城朱雀街東市隸大府寺

西市平準局 長安志局在長安城朱雀街西市內隸大府寺

造袋局 會稽前志局在府治東北

脩故局 隋書百官志衛尉寺武庫署又有脩故局丞掌領匠脩故甲等事

脩政局 宋史提舉修政局紹興二年詔置修政局令百官條具修車馬備器械命右相秦檜提舉參知政事同領之其下有參詳官一人侍從爲之參議官二人檢討官四人卿郎爲之如講議司故事三月而罷局乾道二年詔理財之要裕財爲重首令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 劉一止傳一止遷監察御史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朝事自王荊公秉政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行新法其後蔡儋州當國踵其故置講議司儋州罷張文忠代之乃置政典局不隸三省靖康初徐擇之吳元中共政又置詳議司俄以人言罷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督軍于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以戶部侍郎黃叔敖爲參詳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曾諫議統時爲尚書郎謂會之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會之不聽數月會之罷是日彗星出議者以爲修局所講多刻薄之事天人必致天變後五日遂罷修政局焉

政典局 趙善璙自警編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特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僱傔公乃用奏狀遣遂以貴備封繳徽中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假中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惟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邪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先王而使乙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邪雖而憲如公言張既罷蔡公亦有合州之命貴謫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悼何鄧華敢欺罔上下也 曲洧舊聞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稍罷以使令乃置政典局以范鍾等爲參詳官討論其事閒陳瑩中著尊堯集尊爲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使召患卿患卿既至而卒鄭居中素忌天覺得志不爲己利也如劉嗣明與薛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嗣憲鍾子壻也憲歸見鍾諭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以自安者鍾入其言憲率劉子其大畧言成湯得伊尹摭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令嗣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嗣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鍾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傔從嗣疾速繕寫赴局投納候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狀

元局 錢塘遺事宋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使入局。局以別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 **異樣局** 元史世祖本紀十三年五月癸亥陞異樣局為總管府秩三品。 **軟腳局** 類說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腳局。人率三百千。 **烹粥局** 吳中舊事烹粥局。曾用粳黃粺秈。春。糜子秈。大麥米粺子米。白粺米。六穀解湯粥。用第三等細米每十分用米一斗淘。盛。取淨米五升。於滚鍋內旋旋下。至七分熟。用冷水投冷。例為度。在涼處。若用牛嬭。每分半升。鹽少許。調勻粥一處。和供。宋劉漫塘集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內旱蝗出膚使尚書郎留公董西到常平事建臺之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米如前。閭巷讙呼。以為切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冀其感。則荒政大者。蓋不謂而獲也。是歲也。盜起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飢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己士張君汝永。侯君琦語其友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救溢責時方盛夏。民不勝飢。冬春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郵興張君之祖八行故事。為粥以食饑者。而瀕饑之餘。中產以上。皆擊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求寡於和。既力弗裕。則惟欲收養孩穉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為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倅士勇於義者。求推養士之餘贈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穉數不盈十。後以漸增。閱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者疾者婦人之繈負者踰千人。比月未倍之。閱歲。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其極也。日不過四千縣。以大觀所紀。戚數僅增五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養中。於獄祠。終于慈雲寺。為其隘也。就食者先孩穉次婦人。後男子。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為其擁也。孩穉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再給。為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復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席以藉地障風雨。及瘞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借環給食中間隨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竒。草薦紙衾與化費瑣瑣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昇。徐君稀。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太守郡倅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又甲申粥局記 金壇田平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潮而夕漸。稍得歲。不為善邑。利故俗相矜。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兩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輒入大歲。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鄉。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為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嘗所濟。衆。豈收救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歲。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微祠空廡。蔭而庖之。以與飢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稍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琪王甫聞之。瞿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荀夕合之食者。所願吏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棄之。身中徒而廢之。毀也。而可乎。某曰。力竭矣。奈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廪。且為書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皆至。乃四月朔。更端。俾殇者增寘。奔走者增負。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繁。閽執扑以徇而去來無擾。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泣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亂出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之俱。華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嘻。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王甫之為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侍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謂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旋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碑首云。 **恢復局** 宋史列傳趙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即除中書舍人。旨選入館。至此才滿歲也。 **應奉局** 宋史佞幸傳朱勔蘇州人

家以賞樂致富。蔡京自杭歸，挾勔與俱至朝。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物至五七品。至正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美風姿，才疏雋而寡學術，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累官至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共貢，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宋史宦者傳：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賊方臘作亂，命童貫帥師討之。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

置行幸局

宋史書：輔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

朝服趨局

石林燕語：進士劉几，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乘騎牛，挾女奴，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間，或倡優所集處，率以為常。

邵局

容齋筆記：秦檜脩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官者邵諤主之，人呼為邵局。今渾儀樂器中猶鐫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權局

朝野類要：凡帥撫監司州郡選有官或待闕人攝職，謂之權局。

京局

朝野類要：上自三省，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正局

宋李直講文集：正局。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屬焉。彼天子后妃，猶大夫士治之，矧蓋服飾頌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此利害甚明白，而弗思者，亦其殘民乎。

編局

宋高恥堂存藁編局：舜為天子，卑為士。瞽瞍殺人，執而已。從來三尺天下平。析律二端，真可鄙。近聞編局蕩渠穴，盡取鼠輩，凡諸市布衣韋帶三十餘，皆配縲流動千里。獨遺太學四五士，但以姦京法從事，泰相不重衷衣人，曾為忠恕而已矣。不知能捍三寸舌，極惡窮山猶可恃。大理得卑鉤，汝曹應穎泚。

看花局

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其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士大夫皆種之，多者二三千株，少者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穀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月。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磨鏡局

列仙傳仙品：負局先生古仙人也，常負磨鏡局遊吳中，因捉人以藥，疾者即愈。後登蓬萊山仙去。

握槊局

溫革鎖碎錄：桄榔木如莎，皮如棕木皮，出麵可食，木理有文，堪為握槊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一屋

局

石碁局 延平志：將樂縣東九十里有龍門洞，其深莫測，中有石碁局。赤城志：寧海縣從橋寺，行一峯削成數仞，頂上有一碁局，方廣丈餘，夜分或有雲氣，歟聞碁聲。宋劉忠肅公集石碁局：堅平宜衎明堂柱，方與當函王牒書。且拂塵埃伴君坐，一枰相與寄清虛。

石座碁局 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華蓋山南腰載玄洞，乃浮丘王郭三仙隱遁之所。昔有道人偕隸三年，墜絕而下至洞門，窺見中有石座碁局。

彈碁局 宋呂忠穆公集燕魏錄上：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檻廉下，有魏宮彈碁局。魏文帝時妙手一彈，玖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殿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爲誰開。賦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娑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沉積中爲朔漕遣入禁中，不復見矣。彈碁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敞彭城集稽之美彈碁局歌　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碁戲。宋方諸公盛得名，魏文爲未稱妙。技復宮粧奩，仍可爲客着葛巾，尤更奇。郵令來晁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四隤淵谷深，別將堂基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屏雍老儒悲絕學。

文楸碁局 宋史列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淮海國王錢俶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碁局、水精碁子，仍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

許置碁局 鐵圍山叢談：天下曹務閑不張設，除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之地，獨不以吏事責此，許置碁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士宿直寫食，反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候宿衛士則慮其終日端閑，怦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意。

怒投碁局 世說：宋謝弘微性本寬，情無喜愠。未年嘗與友人碁，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決歲果卒。

畫紙爲碁局 能改齋漫錄：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碁。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碁局。

地方如碁局 王勃新對晉志曰：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

楸玉局 南郡新書：楸玉局，大中祥符元年，日本國王子來唐，入國碁。上勑待詔顧師言敵着，出楸玉局，冷碁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珠玉飾局 太平廣記：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酬十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延坐以問之，叟仍一衒兵家之要，因遽辭。公堅留，延于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惟有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

地湧玉局 龍虎山志：祖天師張道陵居城都，地湧玉局，丈餘，老子復降說諸經要。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

客前覆局 南史陸雲公子瓊傳：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廣川畫跋覆局圖：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猶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碁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碁圖也。江左瑯琊王抗

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等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至齋官至給事中，令局圖謂碁史誤也。

比勢復局 南史梁到溉傳：溉弈碁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座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

用象戲局 北盟錄：靖康二年，二帝宣太后舉族北遷，米知康王即位，時皇太后嘗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得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甚喜，臣下拜，即賀，且奏太上大喜，復令謂皇太后瑞卜，昭應殊異，使可放心。

手亂其局 世說：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惜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

猧子亂局 江湖續集：閱元天寶雜詠：明皇與親王碁，上欲輸，妃子以康國猧子

故句上亂其輸贏，上甚悅。一枰之上，總危機設道真妃此着奇，誰信臨危無活着？可憐全句付偏兒。

鸜鵒壞句

馬明叟實賓錄：唐韓偓與姚洎皆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敕使會棋，兩使稍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鸜鵒。如此者不一。若洎不在坐，兩使將輸，必大叫白鸜鵒，洎應聲而至，即為壞句。偓曰：求知之道，一何早耶？壞棊得用，亦將用何？因撥局而起。金鑾密記曰：鸜鵒壞局事，見明皇雜錄。

句上有聲

北史：令朱榮從弟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欲變句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韓侂胄言永嘉人欲變句面。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二三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政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句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胄默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極夏震者，本李壽所薦，侂胄令擒殿嚴，後以擊侂胄之勞，死於節度使。

各司其句

禮記曲禮：左右有句，各司其句。疏：軍之左右各有部分，圍不相濫也。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

予髮曲句

詩小雅采綠篇：予髮曲句。註：句，卷也。

不敢不句

詩正月篇：謂天蓋高，不敢不句。註：句，曲也。

少有幹句

晉書張輔傳：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句。初補藍田令，轉山陽令，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

風神器句

南史陳袁憲傳：憲父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意，至於風神器句，去賢子遠矣。

風儀器句

北史：傳陵崔液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句，為時論所許。

李遠器句

北史：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句，嘗與群兒為戰鬬戲，指揮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欲走，遠持杖斥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守曰：此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裴垍器句

續蒙求：裴垍傳：垍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拜同平章事。器句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

曇首志句

南史列傳：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為瑯邪王大司馬，曇首有志句，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

退就閑句

資治通鑑：唐武會昌三年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句。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不樂檢句

唐鑑：柳渾字夷曠，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儀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句，乃求外職。

延路陽句

淮南鴻烈解：人間訓：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句。延路陽句，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

石首句

隋書樂志曰：漢第九曲將進酒，改為石首句，言義師平京城，乃廢昏定大事也。石首句，北壖埋薪棘，嚴冰壘峻，夾衣裹送相鎮。天未厭，鼓未振，饒衡壁壘，與擲酒池，撓蒙鄙寰。同伐謀，兼善陳，鬬應稍掃，爆爐燼，翦庶忌，靡餘亂。

詩文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乞殿中省別處置句奏狀：右臣伏為殿中省見在門下後省，權暫置句內。殿中丞許似係見任執政官之子，臣為言官，與之同省，慮涉嫌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殿中省別行踏逐，權暫置句去處。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劉龍雲先生集：有詔遣移句實錄院，因成古詩，奉別同舍學士諸公，聊佐一笑。春秋謹嚴書，百史益考信。晚周駕而東，稍費猶足訓。低昂心權衡，與奪眚膚寸。包羅三八祀，詎始羞其慎。一言開慘舒，九地迴斧袞。密雖莬鯢㹞，寬亦漏鯨蜃。姦寃負苦羞，忠骨蓋棺舊。南角死西郊，風味一朝盡。千秋聖人經，寂寞風雨燼。三子豪未除，巧語終不近。早時遭固儒，雄誇掠秋隼。斧鑿謝前規，沙場出孫駿。森嚴雖時乏，猶足傲拘窘。點兒何厚誣，乞米誑髻亂。至今汗青手，縮袖齋痛憤。此道竟寂寥，斯文有遺恨。於皇宋七世，輝赫到禹舜。起趨當作趍。趍，王篇：疾步。下祥祉，郁穆起聲聞。載祀盈十六，鍾滌無垢釁。新民被醇和，淪浹酣九醞。冠劍趨夔皐，戈鋋老廉藺。君臣不朽計，邈與事功運。龍催禹湖去，墨燥螭凹潤。際會風雲收，刀尺光景迅。朊膊歸太史，承之乃頑鈍。詔遣陪青綃，隨宜課程趂。攀援赤霄塢，颯灑塵土鬢。嗟我怡僋人，機杼終不韻。早負江湖心，晚蹤道山進。公廥亦胡為，陪躡濫異儁。捫參星辰逼，飛辯球琳振。計工蠹魚上，三載真一瞬。今者聯結束，如發千里軔。鷦鷯巢新林，未似故枝穩。鱝鯉定自勞，何取名赤鱓。酒徒謝知章，詩敵拋何遜。從勞門戶成，慙愧上車問。猶幸覲切違，勿負時通訊。奉祠部某于初春被病中夏，少間，勉入省局，偶成二十一韻。東風吹春柔，移疾聊少休。寒熱戰予軀，漸如錯春秋。侵尋日以劇，謁告牒屢投。性命吾自安，所

負空食蓋。交親每問訊。愛者或見憂。伏枕數晦朔。悠悠月四周。有叟肆嘯囂。咄哉我何尤。騰口狀予疾。張大實傾淳。背憎託休咎。唯恐予疾瘳。掌揭其術勝。仍欲悅予飢。叟乎汝何愚。天命非爾謀。生死籍素定。理莫移恩讎。身世如寄客。日月速置郵。引照盡自徹。霜雪滿汝頭。胡然不知止。脅肩諂貴游。干進苟朝暮。利吻銛戈矛。予今偶不死。官意溢悠悠。却來坐省局。心跡適林丘。北扉對新篁。陰薄綠已脩。薰風送瀟洒。不博千戶侯。富貴功名間。有待終無求。鸞鳳志寥廓。燕雀從啾啾。　元憲公集淳之九兄以僕承之制曹幸聯局事。向當成績。張脣截篙。謹抒拙詩。以謝來貺。　漢家挈令類諸公。未至緣何玷選中。馬尾不如書畫誤。馬聲偏樂友心同。忘憂日接三杯善。執思時分一瓶功。敢向明廷邀異賞。從來儒術比司空。　陸游劍南續藁入局　殘年困病情。靜坐憶源樵。鄙意慙輕出。殊恩免早朝。微霜凋綠樹。寒日滿朱橋。悵望滄波友。弓旌豈易招。鏡湖西南有隱士。人不可得而見。

開局　八十年光敢自期。鏡中久已髮成絲。誰令歸蹋京塵路。又見新開史局時。予三作史官。皆初開局。舊史僅存多不識。殘編重對只成悲。先朝愈覺君恩厚。閑看中庭木影移。　劉敞公是先生集大雨中入局寄彥猷時以疾卧家。　赦恭雙緊陰。快雨如破谷。明趨閶闔路。深水入馬腹。此地常結轍。江海忽在目。實行良坎井。躡迹戒顛覆。愁悶高眠翁。不知泥塗辱。方秋崖集入局　鴈鶩行餘紙尾稀。岸湖老屋壓題簽。即文生綠空藏積。草色晴青欲刺簷。茶話略無塵土雜。荷香剩有水風兼。官曹那得閑如此。亦來一囊慙屬厭。　又次韻劉㮣閑和于壬寅入局詩。　入閣圖籍底須窺。誰校蓬山三萬籤。有竹雨窗聊下榻。為梅一笑數遲簷。虎頭食肉亦安用。熊掌與魚那得兼。好事人來勤載酒。蹤無奇字不渠厭。　戴丙林稿文剩句。　廣文體寒不可忍。月邊頻作乘鸞興。府公給告使者嗔。甘坐畫眉取歸促。曉攜手版中書堂。春風滿身芝木香。物無疵癘清晝長。僕有囊中醫國方。喻良能香山集入局言懷。　學省清秋好。無塵意趣長。講餘簾影靜。坐久袂衣涼。未有裨王族。真成耗太倉。頗慚麋鹿質。亦許玷朝行。孔武仲詩集入局馬上。　悠雲慘慘增寒威。冰鎧迸骨裹不支。駕驅南北困道路。擾擾人趨入省時。京師大旱塵土惡。晝有小雨沾鬚眉。跨鞍使起江湖興。波明別浦柳半垂。卧聽蓬聲聽正穩。放船不問歸來遲。　又十二月朔入局。　坐聽禪林叩曉鐘。官曹遙指禁城東。千門灑掃冰凝路。萬木號呼禁更風。金殿放朝閶虎士。蜡泓揮翰冷瑤宮。春暉閑日無多日。預草新文擬送窮。　詹敦仁詩入句吟。　明命初頒得美除。慚惶下拜敢寧居。儒生不

作于時計。且讀人間未見書。　用前韻　可恨名存實已除。蘭臺芸閣傒誰居。豕魚未識應多愧。元恐在人成蠹書。王直講集自鹿邑來月還局口號戲王永甫。　萬物無聲月色鮮。客醒薰腦思悄悄。自嗟不及吳蠶樂。暖抱柔桑葉下眠。劉將孫養吾集坐局　暑雨時明晦。小車閑去來。極知負白日。尚未泥黃埃。倚筆看山覲。遠懷娓咏臺。自然增觀體不足為低佪。張文潛宛丘集局中晚坐　高林脫葉漸疎明。雨過長安萬屋青。為問西風來幾日。夕陽宮殿亦秋聲。蘇東坡集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壺不能飲。待得卯君來。頴子由己卯生故公呼為卯君　津雲浣川藁五月一日出局偶書。　坐局無營飯又茶。楚臘詞臬記年華。小窗不厭經局雨。紅到葵榴第一花。王珪華陽集依韻和吳相公史院閑局。　晚下金門路。君庭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劄兩朝書。身老誰違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遺事。應走史臣車。司馬遷少嘗乘傳求四方諸侯遺事　蘇頴濱集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漢回山石間。君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住。渺渺遠山出。隱見雲日暮。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畫圖入紈素。屢投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隱居長人知。好事竟相訴。我來再三歎

空有飛鴻暮。逝將從之遊。不惜烟蓑弃。蘇籀雙溪集解罷京局一句　運水撐柴乃分遣。挾持泥古小儒勞。浙潮屹起帆栽上。越嶠遮攔江海滔。一葉鷗鴻尋婺女。半生飄泛信魚舠。羨時众步從容侶。好稱恭羨侍共擾　守局一首。　悠悠蹤迹皮冠守。朝著於何寘漫郎。不計少多甍藻況。豈慊吞啄鶴軒昂。試與投刺初嫌閙。視蔭事歸久蹈常。飲酒讀書私務爾。渙然意喻俾言忘。劉後村集送雷司法子發拜提結局一首。　史奉新書多剗削。君於此事極忠勤。晉絳解有麗三尺。投劾不如寬一分。重帶悄權周舊法。大拕安用漢深文。先民家善言陰德。莫要人知耳自聞。王安石臨川集　經局感言。劉原甫撰七經小傳。謂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如伊尹相湯伐桀升而佑之說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良不誣也。此據楊時龜山說。今附此。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駃騠與駑駘。不才之木。終其天年。妙處全在己字。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熙寧七年四月。公罷相。知江寧。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再相。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十月。以與呂惠卿交惡。力乞罷政。判江寧。又力辭請宮觀。乃以使相領集禧。此詩言放歸自食。蓋宮觀時作也。時

尚帶經句故云絡首猶存莊子絡馬首是謂乎元宋本至治集京華湯餅
句三首予以延祐己未六月二十又三日達鄉里明年六月五日舉兒子
家弟為制名京華志歸也七月四日滿臘月賦此　紅剪輕衫綠剪襦翠
髮蹙額蓋難如春青小牓書名了常記模雲入洛初　世家航禧舉華腴
父老華顛計亦殊三輔風流兒異學善和坊裏有藏書　宇宙茫
茫四十年獨行獨立欲誰憐啼聲未要期英物自勝前回玩紡塼　小

法句式

天廣八分法之八卦地廣三寸法之三宮人既尊乎有差句制亦大小有異好道之士詳而用之　請曰凡造式各有大小依次用不可越用天式地句此日可刻之別有大法書可依天墓不用俗字金銀條用不可交錯星辰之位不得亂位式句合時擇日而合天地之式　刻作雷式法章第四　刻式之法以十一月壬子日神在內時起手於壬子從此刻天之一位并星畢星癸亥日功十二位全甲子日懸之　凡刻式先當潔淨三日取式刻畢於淨堂室中用新席一領上安案一面燒香并酒一盞咒曰　今日壬子宿上合天倉　伏望教遣此神式惟願　天地神祇保護某乙使神將伏侍開導於某乙再拜而刻之　請曰凡刻式可壬子日良之可正心而勿亂有式背符一道遣式時未書於

式背及有吞符者令諸鬼不敢違慼令刻式人神明所祐乃可自刻勿令小兒婦人雞犬犯之犬忌　釁祭雷法式章第五　凡從壬子日起手刻至癸亥畢至甲子朝祭也而後盛之以絳囊當以左腋佩之常釁以七月七日幷月內甲子日祭之未祭不可佩帶先祭用案一面盃七盞脯棗茶著案上以式置之而祭祀　謹請北斗七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君輔星六甲父母登明河魁從魁傳送小吉勝先太一天罡太沖功曹大吉神后十二太師二十八宿仙人扶衛玉女具降臣某之清日之恩大提法謀以射四方營救萬姓動勞諸神降臨下席領臣供具肥脯清酒棗菓鮮新伏惟尚饗再拜請曰此祭只可祭式　祭雷公式大醮章第六　先用清酒鹿脯乾棗果珍十二杅盤脯鹽豉各一盞以甲子日夜半燒香啓請北斗平旦即向南脯時即向西祝祭醮長跪再拜臣某乙謹請式父母天一大一神式雷神式三十六式諸神天地天父地母北斗七星仙姑織女三合明符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前之三時後之五式一百二十部星宿諸神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式上三部之神　神后大吉功曹太沖天罡太乙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天厭地厭日月時煞天侯地侯六甲陰陽天地將神四仲四孟四季式下以功曹諸神悉來就座臣

今日謹依師法王相之方天地開清星宿分明謹上酒脯鹽豉鮮果甘棗祭醮式上請神某乙願保護弟子之身造式元帥王子喬赤松子太乙神式十二神將一百二十部諸神遊弟子之身宮用之日所厭者伏所誅者滅所召者到所求者得所擊者死所祈禱者降所卻者去所攻者破所期者赴所言中自蒙安樂長命富貴延益福壽所公稱心備受神式先陳發善謹請具素再拜王受過度之日如此及所封厭大事封印並作此祝請曰素之法受式之日作此咒請召雷公大法在後可記之　佩式懷儀加忌章第七　凡懷式之法當心及在腋下此日可畫以天向內午在上夜以天向外子在上又法晝夜卯在上四正加之天在內夜行以酉在天魁加之天向外此日法令當心前又法晝以午在下夜以午在上又法晝行天罡加辛夜行天罡臨卯此以秘法至盜惡令莫不敢稱伏　又法天甲臨地上子天魁臨人門天罡加鬼門為衆不敢起又法天罡加地上丁晝以卯在酉上轉加辛夜以酉加卯上轉加乙懷佩但依法必有吉昌矣　懷式出行祝咒　敕曰式父式母七星北斗先陳後師弟子某乙今日出行避除五兵千里之外往返利貞天神之福地神之祥扶將迎送不違咒詔遣式而前法安自心前出門三步還返禹步咒曰　冠午履子左卯右

酉避涉四季轉祥求太沖入天門出地戶使有害我者死值我者亡謀我者返受殃遺我者口不張急急　禹步舉左足跨右足以左大指叉著右足內踩走加式法當端服正容先以左手執鬼門右手旋中左轉天以月將加之正時若違式不整其容是褻而散慢於玄象　天地神祇不祐災禍橫至　凡用式之時平旦向南日暮向北如天乙所治坐皆背破大歲月建上凶　凡甲乙日忌日入時丙丁日忌人定時戊己日忌平旦時庚辛日忌中時壬癸日忌昳時立午日天罡加日辰出月將加時太乙神后加日辰必妨魁罡加人行年損人加太歲月建一年月式不靈若欲掩惡人口加行年加之勝加別位如無別所求常以天罡加壬子及子即隨口言之中矣　遠行忌星日　春傳送夏小吉秋大吉冬登明此四時天獄不可臨年月日辰大凶春夏忌魁秋冬忌罡　請曰式加忌日不可不慎悟加式不靈矣慎之　雷公式擒天一所治五行旺相休囚章第八　甲戊庚之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己之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之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六辛之日旦治勝先暮治功曹壬癸之日旦治太一暮治太沖立春之日木旺火相金死水囚土休立夏之日火旺土相水死木囚金休立秋之日金旺水相火死土囚木休立冬之日水旺木相土死

金因火休。　男以本命加太歲功曹下行年女以傳送下故推之寅號君
母卯都師辰衆人巳地户戌辰四宫巳九勝午河都未九空人門巳未二宫
申虎鞭酉福德天門戌戌六宫亥白虎子道君丑湖鬼門巳丑八宫位乹
號七星艮號食神巽號楓子坤號石碁甲陽木乙臨位丙常師丁大常庚
戌陽辛明威巳上羅卦號下坐宫臨水癸泊盛。　雷公式訣醮制儀章第
玖。　黄帝曰凡造式畢後擇日祭雷公攝掌可以通靈可以變化可以長
生抹之不磨萬法無成。　夫雷公者乃軒轅之臣也常居六庚出於六癸
隱於六戊行於六丁飛於六甲遊避六壬受之於丙也請曰何為六丙罡
㝵罡星者雷公之舍也常召攝取六丙立合地祭之光用印印之合地合
地者辛位然後取白楊木東南枝三十六莖刻之象罡星之形埋於丙地
作祝咒文曰　北斗之精化為罡星天帝命我刻汝之形祇召佐我呼汝之
名雷公將軍雷公將軍如此三呼急急如天帝律令即返面勿廻顧於辰
地後齋戒三日平旦向東方看天無日有雲氣從東方來乃是雷公之證
若無雲有日出當休前法再看日邊漸漸有黑雲者即須至誠將朱砂已
左掌作罡星之字右手書黑雲之字墨書之兩手掌合向東方叩齒三十
六通閉氣微祝咒曰罡星之精六庚之靈作為黑雲隨風所生雷師來往

我如其名天帝召我使廷汝形如我所召出入太清咒七遍再念剔咒天
帝來風七命豐隆促汝名字令在掌中把攬天地此日護我建我手勅化
汝為蟲急急如天帝律令即還式盤以五色線結置於辰地以墨書白
絹上以淺至深作黑雲十二重以覆其式盤再作上請咒曰　太上老君
乘麒麟有勅召我薄風雲式名曰天一木號衆心刻作四神常護世人有
令命我以為賓主令變化易客為主身天門開閉作為四隣所召即得莫
隔天津急急如律令勅後七日取勅置獸衆中盛之後攝雷公應并式物
總祭之　請曰曾征突厥捉得其通靈者問之云大術不過古之雷公式
書有十二將軍名其冢山隱士有八將軍名多少不同通靈一也突厥祭
法　取青龍骨刻作罡星埋於北斗深五寸經七日看天有黑雲氣赦日
卯之向天即隨意無猷若無黑雲即有青白赤雲其法未感可至誠而應
請賢設祭雷公章第十　古經曰攝神有日醮式有時可擇良日用之
天老曰正月上寅二月上卯又正月甲二月乙他放此依日用之太乙仙
人曰於壬子至甲子攝他醮并雷公符一道未書自副式同祭先可四孟
日書之次黑冢式授封符一道祭之大驗君平曰咸池歲考課十二將軍
玄女曰甲子名君五式曰歲在於咸池也凡醮用玄女雷公之祭靈矣何

用天草天水天酒天脯祭雷公式不然則被鬼神所害式有六丁法同用
然六丁法注解多因師口訣授隱士靈秘訣之祭式多不靈蓋不明天酒
天脯之驗。　旦酒脯有異祭訖解式盤至辰地默呼雷公將軍三十六遍
君平曰呼之勿令人聞言玄女曰祭法常從軒轅之形六神一曰天神地
神獸神禽神山神水神請曰其神常居孟月春正月居甲乙夏居四月丙
丁秋七月庚辛冬十月居壬癸煮式莫居此神之位大忌當祭狂星吉春
祭角亢氐房心尾箕四季准此黄石公祭式春秋使甲寅。　夏丙午。　秋
辛酉。　冬壬子法用天葱天薤地肉地酒張良曰天葱者車前子天薤者
肉蓯蓉豆冠者地肉是也又曰昌蒲地酒者水花是也。　雷公祭式作罡
宿壇法依天老布五帝坐可煮凡式刻造畢并諸印於總法大醮用之驗
先刻式以庚辛日午時向暗室中閑東北角作門户左手持式右手握圓
十九遍叩齒安式上於辰地以百花酒五合鷄頭一枚祭之再拜　誦雷
公四神七遍。　一名天罡。　一名天公。　一名天母。　一名天春。　一名
天女。　一名天孫。　又名天一。　又名天喜。　呼六再拜微祝咒曰雷公
之女雷公之孫出入天帝往來莫奇授我神式長存祛取百鬼急急如律
令雷公喬雷公喬如此七遍止咒訖使瀝酒左手收式右手埋鷄頭向式

下而可祭雷公通靈矣。　此往秘之深之五寸乃可有天帝之咒。　汝能
後付奉天之命汝能用式承天之令留汝為主使我成聖急急如律令勅
便貿式而歸隨意而得之。　請曰祭雷公古聖皆秘之請醮物異名隱之
後人莫能曉之。　天草女舊花。　天水竹蘼菌水也。　天木者槐目。　天
酒者百花酒是也。　凡醮依四季總法並用天酒等用也。　祭訖使將槐
目作鬼兵而用術作之。　玉女云。　祭法良日可擇六旬之内庚為雷公六
庚領諸神應庚位又曰三月三日七月七日又曰七月内庚申尤良又甲
子乙丑癸未壬子丙寅乙卯壬寅癸卯戊午己未庚戌甲午壬午壬辰丙
申戊子己上良日可此煮之。　雷式祭天兵天符大法章第十一　三十
六萬諸雷將軍前日自虎日月五星行步吾以戊巳日奉天皇天帝令我
煞鬼以庚寅日追三十六兵白虎為西方甲辛吾以巳酉集十二將軍入
人門四十五日汝等隨順印之印汝勿得妄動不隨吾語告勅吾祛使當
罡星之軍以青龍為太尉戊巳日出門以庚辛日在人間甲乙隱地户
天老答黄帝曰世人修之至道者欲先禁一切惡煞禽獸飛龍物類隨意
者當以戊巳日採槐木目子一名瑰實二名天眼六丁法取槐子名鬼兵
也以三十六枚可象絳盛之懸於深林泉上七日勿見於人作術然後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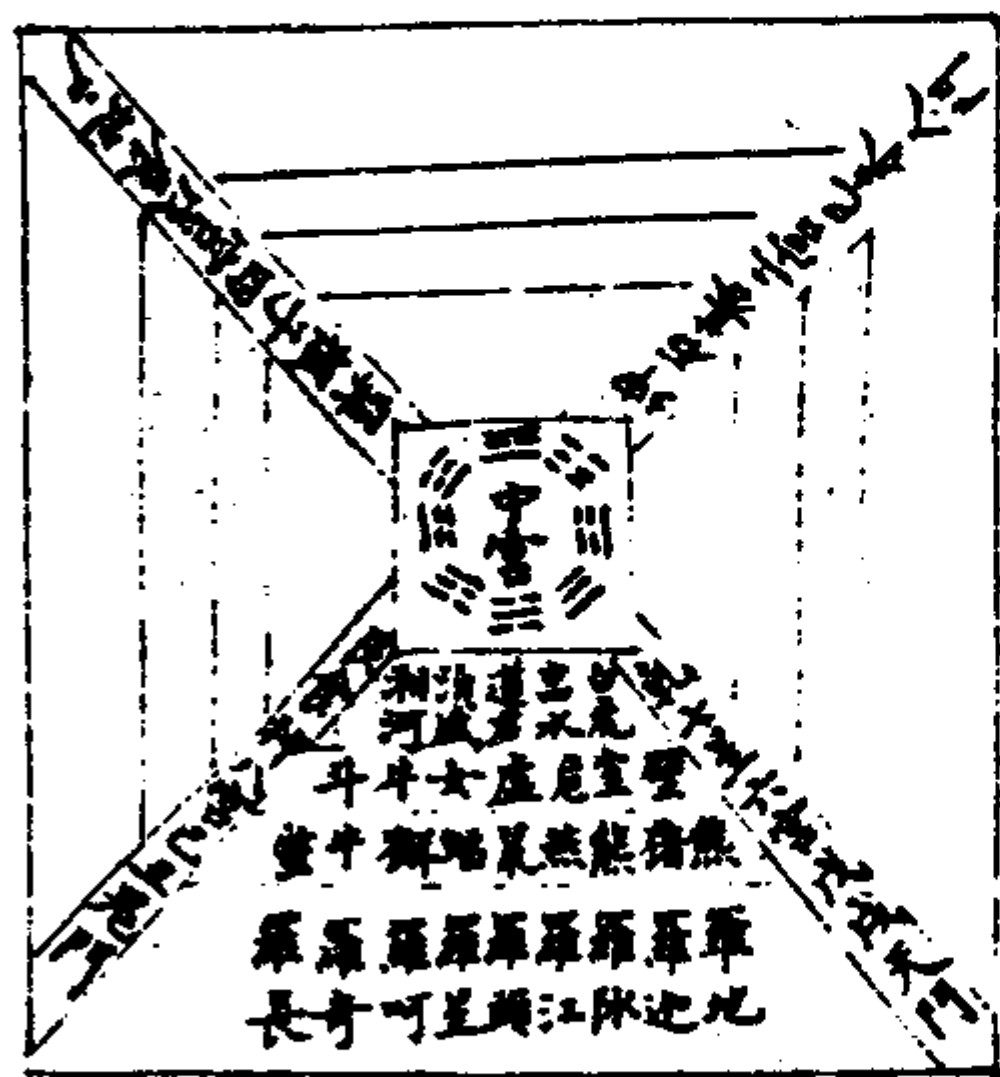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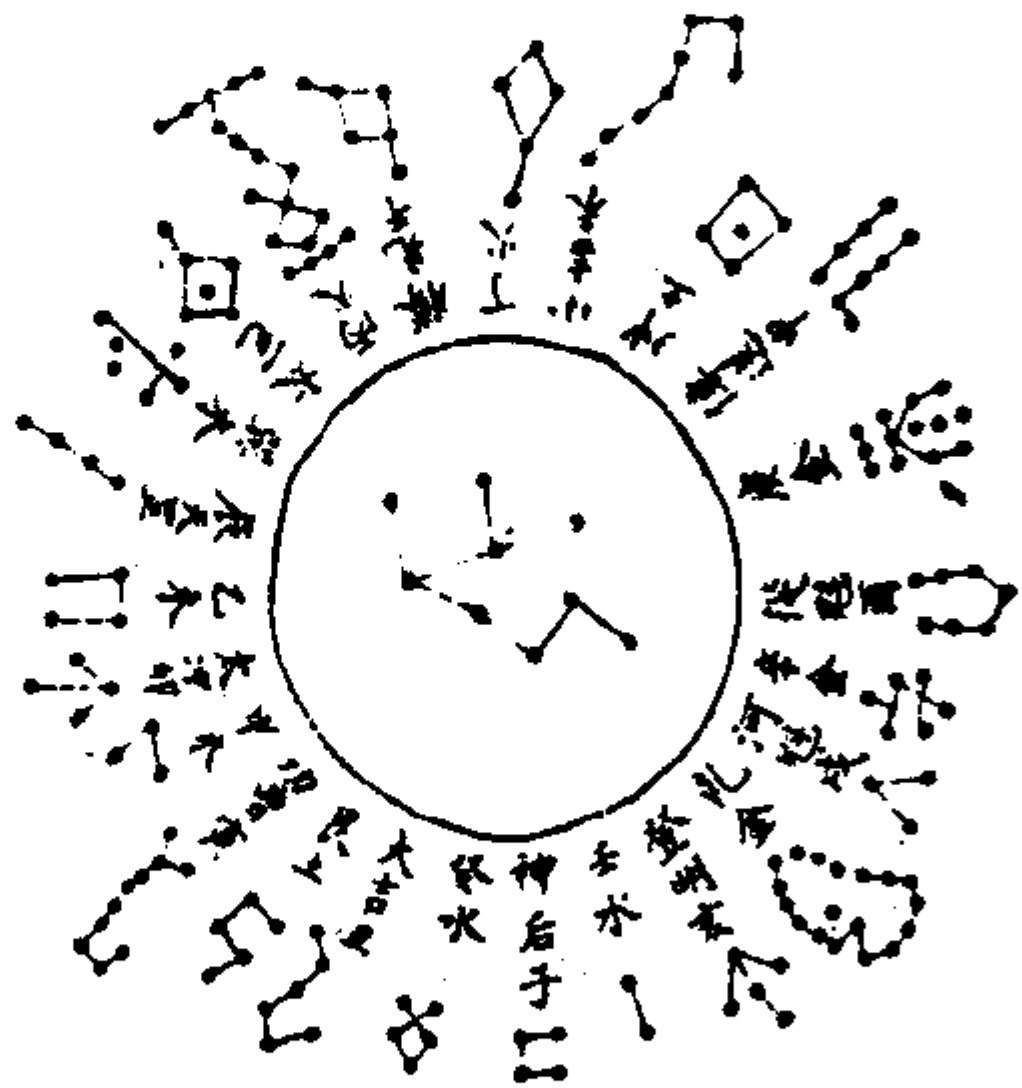
書題作兵字以祭式盤一日一夜於深岩上令式盤面向月光以鬼目四邊遶之三匝叩齒三十六通呪曰　罡星之靈鬼目之精奉帝之命變化無形勅式作式以行天兵式有四時冬黑春青二十八宿晝隱夜生隨吾所用合應其名凡有即至會合帝庭　黃石公曰帝庭者式盤是也所在之處便為帝庭靖舊不見黃石公式不識帝庭也故每每不中後得黃石公式明至百法中乃於此明之帝庭者式盤是也先叩齒三十六通閉目存想左青龍右白虎身在北斗中即曰天眼鬼目化成鬼兵隨意袪使勿以自駄然此鬼目專能捕捉飛禽禁諸惡鬼能敵萬衆可廻天地之風雷變四時之節令隨意所欲無有不應使訖便即遂收之舍也　舍者以絳錦囊為舍也　黃石公曰常以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夜半於北斗下祭之如北斗不出於槐木下無人處亦得張良曰天門天心祭之乾方名天門上有天心星又名孤虛　好酒一盞或曰百花酒一盞又曰一斗雄雞脯一斤每一天眼即瀝酒叩齒三十六通靖曰近來學雷公式醜鬼兵叩齒通再拜叩齒舊式曰且呼其名不拜呪曰天帝有命禁捕衆禽汝等違勅罰汝黃金急急蒙山隱士以甲子甲辰日醮之不用黃石公法以甲戌甲申突厥祭雷公用東流水野狐尾不用酒脯也王女式鷄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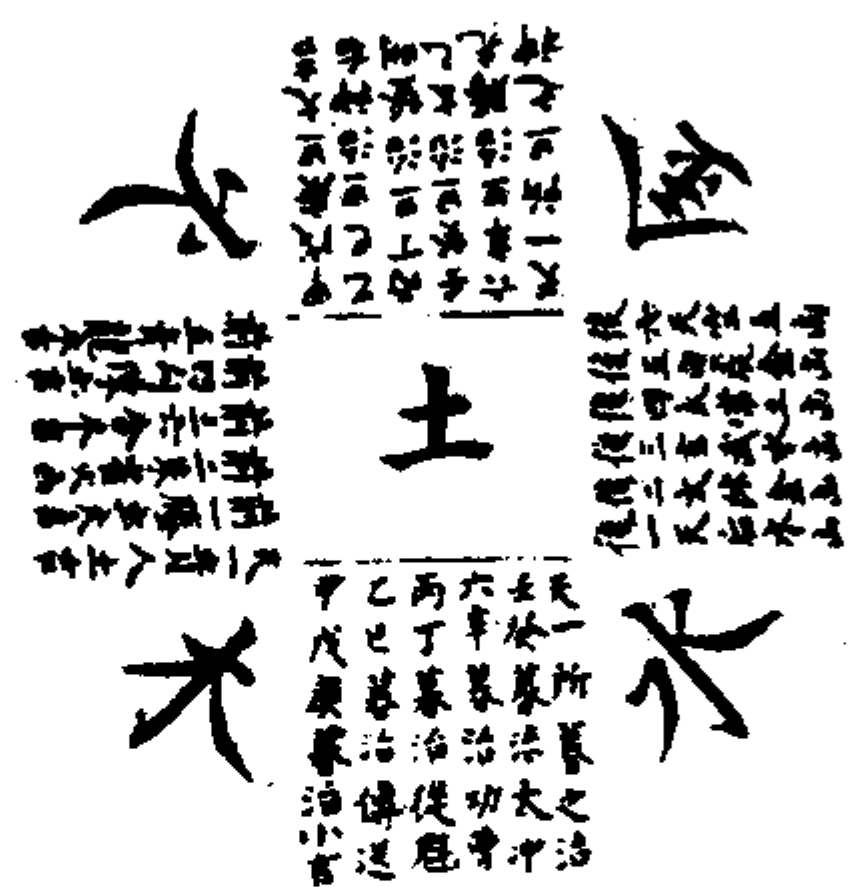
一枚并花水清酒一升祭之訖用黃袋中懸在東南辰地出行即向東在腋下不得用盤要使隨意任用之大驗也　雷公訣三十六神兵用法章第十二　雷公謌三十六神王十二大將軍曰吾以罡星為舍辰地為周法有戊辰無甲辰法雖不同用之大驗凡用式之人每此日向辰再拜叩齒七遍微說呪曰天帝命我受我天庭使我收掌握汝衆靈敢以奉命再拜之時先將式置於辰地以置鬼目繞式四邊祝之心意用作忽雜動式目驗雷公再令三十六禽神曰天有六甲是吾門戶六六三十六神常守時門百神不敢出入此日受吾命不然閉以金闕萬鬼皆死天老語黃帝曰三十六神王是雷公之大使常以六庚日出六癸日入隱於華蓋伏於絳宮遊於王闕玄女口訣曰六癸為華蓋六辛為絳宮六戊為王闕凡有用式之人祭用常秘記天老曰每以八節日用古刀鞘一枚令栤長之六尺以銅八寸安辰地君平式古鞘合作槊刀長三尺六尺銅刀者用八寸亦得稱四神七遍以天酒一升澹辰地中祭物用法人可食之吉也黃石公曰左手把槊以指鬼門右廻身右手指把刀鞘再指天門古式云指天門下有天兵指鬼門下有鬼兵靖曰凡祭物與別人食自己食尤驗也黃帝曰雷公之式六甲為門六丁為華蓋茲陰之術莫大於此故天元六甲三

光不出明地元六甲五嶽不靈人不知六甲即無長生故天地之間此道家禁藏之玉匱首之於心不得奇人勿泄此音可以變化可以長生三十六兵旦暮明貞

三十六禽分十二門各明旦暮神明訣　寅旦用貍兵　神呼長沙　寅中用虎兵　神呼長水　寅暮用豹兵　神呼長懐　卯旦用狐兵　神呼長陜　卯中用兔兵　神呼長脛　卯暮用狢兵　神呼長頭　辰旦用魚兵　神呼長面　辰中用龍兵　神呼長江　辰暮用蛟兵　神呼長鄉　巳旦用蚓兵　神呼長眉　巳中用蟮兵　神呼長心　巳暮用蛇兵　神呼長目　午旦用麞兵　神呼長印　午中用馬兵　神呼皮叱　午暮用獐　神呼波鄉　未旦用鷹　神呼波羅　未中用羊　神呼波遮　未暮用鳶　神呼波提　申旦用猿　神呼婆娑　申中用猴神呼波留　申暮用犺　神呼波松　酉旦用烏　神呼波伽　酉中用鷄　神呼婆畢　酉暮用雉　神呼波多　戌旦用犴　神呼波羅戌中用狗　神呼羅門　戌暮用狼　神呼羅波　亥旦用貐　神呼羅陀　亥中用猪　神呼羅地　亥暮用熊　神呼羅迦　子旦用燕　神呼羅江　子中用鼠　神呼羅陜　子暮用蝠　神呼羅頭　丑旦用獬神呼羅星　丑中用牛　神呼羅奇　丑暮用蟹　神呼羅呵　三十六神王名訣若捕捉諸惡鳥獸人力不及者可召三十六神捕之如要破彼敵軍可假衆一人可攻之千萬乃神靈之驗也靖曰若不明旦暮使用式人君稱不中諸式中不諸皆秘惜只式侯式中要顯故公明之假令有禽獸作業擇以刜伏者神捕之若有興軍動衆勿有破軍不知其事虛實令一人持烏兵波伽印入彼軍探其虛實則彼軍只見烏飛過若逢水路不知深淺擇一宮姓之人持魚兵長面印入水中不溺知之深淺法不類依此假令而用之此法宜秘之　雷公序式章第一　唐左僕射李靖編

周禮曰哲（音摘他歷切）蔟氏掌覆天鳥之巢覆猶毀也天鳥鵶鵲之屬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方書謂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訾至除歲謂從攝提至赤奮也星之角亢氐房心尾箕至軫宿也天烏者式天也上古聖賢秘隱此道謂通靈也夫式者句盤地用千年雷棗木方二寸八分自之外安八卦以黃金為之次外十二辰位四時正色為之并納音以二十八宿名字可書三十六禽并神名盡銀為之天門地戶人門鬼一亦好銀為之式文香楓木作天心斗星好金點之次十二將銀為之天厚八分地厚二匝天地形式畢

矣。晴曰。凡造式。可依古式造。不得差分界。當依樣分數厚薄。造畢名天地句。好金銀書點。勿令婦人小兒鷄犬穢汚處。大忌。如閩君重之。

古雷公式。樣心在斗。柄指天罡。皆可好金爲之。次書十二將名。好銀爲之。八干四維。好金爲之。二十八宿眞形安在式側轉土。好金爲之。

側樣厚薄高下式

夫雷公式全樣圖。乃可依文篆造之。勿有差。惜此式諸賢秘法。力不可稱量。加嘉運式。有十萬神鬼從之。式有超凡入聖之功。有拔死入生之力。援保式靈。則召兵水火莫能所害也。衛公贊式曰。大哉雷公式。掌握天地之樞。護身并佐國。可以扶傾危。造式可天句地式。別有法而可也。造天地印篆法樣章第二。雷公式曰。援吾式。乃得天帝隊仗六印。故黃石公曰。天地之寳。在吾之印。隊仗之合。在吾神式。諸式比日隱。蓋爲此印尤好。古式曰。如壬樂式不靈。有式者無印不聖。故通茲二事。可以爲聖。能攝天下之掌法者。可求變化萬端。飛昇傾刻。雷公無此天地之印。則鬼神欺人。天印可祢天之一切靈神。蓋雷公三十六神。乃天之靈神。故印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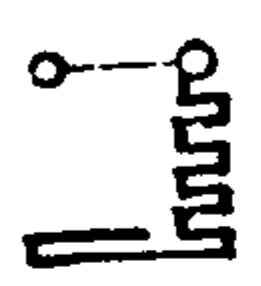
陽精天印

陰精地印

天帝之二印用式人能召稱雷公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十之鬼兵。用雷棗木。方二寸。依篆樣刻之。若有一切惡鬼相侵。神王不應。當以書鬼神之名於印下。埋於五路。有一切光怪妖魅。即解。神王自應。此印山山崩。印地地大震。印宅宅鳴。印城城壞。印船船在水中不動。印車不行。印重物。即輕。印石。背飛。畫印爲電。夜印於星。印鬼鬼死。印病病瘥。印樑柱鳴之。印起。印洞蓋在室內叫嘆自來。已自爲驗印之靈也。地印者。用白檀香木。方二寸刻之。凡人

有疾病。先於心上印之。若忽聞有千里之外人病。持印印其上即瘥。若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疾病。流遍世間。可依大法。疏應給三印。式上鬼門即可上殺天災。下救兆民。若涉步江海。朱書青龍在脚心。以印印之。涉江海。如陸地無畏。若驗以手物以市貨之。先印其物不經旬日即至。再以印召之。若所慕一切物。隨意以印召之。此印於二十八部龍王祈雨。自然之至。若天旱。祭之大驗。當有百萬神鬼從之。可用碧絹袋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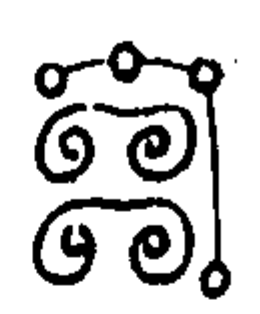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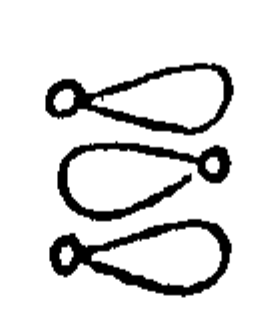
造十印有千大法篆章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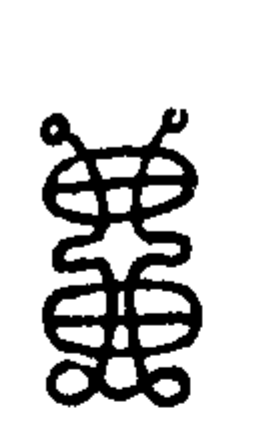
雷公式甲印。取正月巳日。採槐東枝心造。依篆刻之。可寅時造。背刻角亢二字。以青囊盛之

乙印。取二月庚日。擇採榆東枝心。以卯時依篆刻之。可。印背刻箕星一字。以緑囊盛之。

丙印。取三月六辛日辰時。採東南白楊枝心辰時依篆刻之。背刻翌星一字。以赤囊盛之

丁印。取四月壬日。採白檀木南枝心。以依篆刻之巳時造可。印背刻柳星二字。以絳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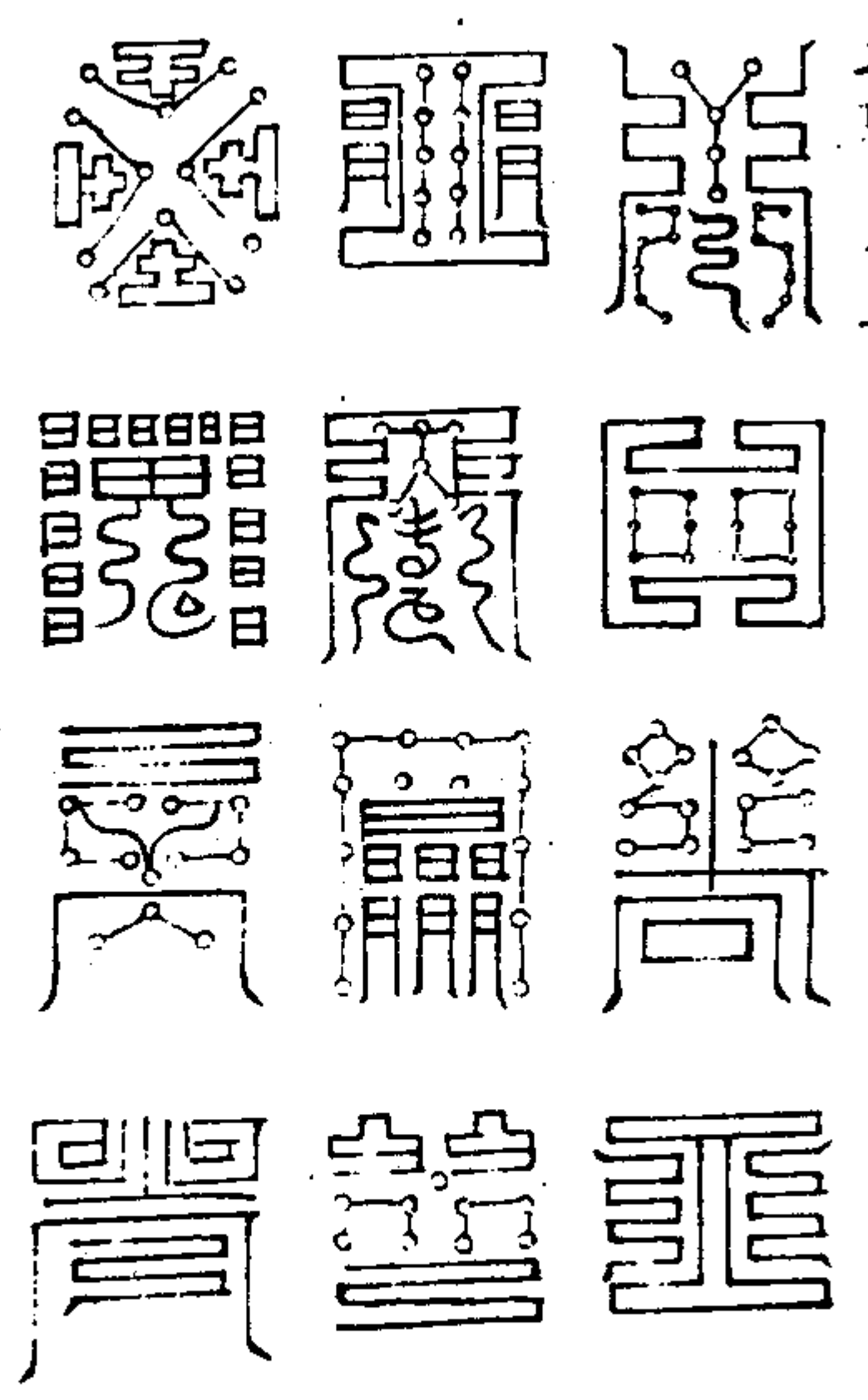
戊印。取五月癸日。擇黄楊木心。依篆午時刻之。木用南枝。印背刻井鬼二字。以黄囊盛之

己印。取六月甲日。採栢枝心。依篆以未時刻之。印背可刻咸池二字。以絳囊盛之

庚印。取七月乙日。採桑木西南枝心。赤者。以申時依篆刻之。造印背後刻觜星一字。白絹囊盛之。

辛印。取八月丙日。採女楨木西枝心。依篆造之。印背刻參星一字。酉時刻之。白囊盛之。

壬印。取九月丁日。採柠木北枝心。依篆戌時造之。印背刻虛危二字。用黒囊盛之。

癸印。取十月戊日。採松木北枝心。依篆辰時造印。背刻斗女牛三星之字。黒囊盛之。

已上十干大印。方一寸八分。朱後黒篆之。依式用之大驗。凡造印。先可齋戒沐浴。一年之內。依日時刻之。造勿有參差。

雷公式上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四。

表雷公天印本出玄女自然之書。龍氣雲霄之結。天帝明文遺玄女。賜之於黄帝。其印大妙矣。

雷公式上部天印式章第五

凡有三十六印各有次序不得差錯故多亂動常行仁德勿作曲逆佞乃通靈是此法也若用印召事於式前先正心漱口春夏秋收光鳴天鼓心想七通然後用印召之隨意所用此日呼所掌神王名字 第一印訣曰是長沙神王印此印常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此印能伏一切惡毒若有人入山逢獅子虎狼欲來害人者當以此長沙神王印印天門下即天下雷風熱其此獸不爾以印擬之印兵將打煞諸獸迴鬼現形而捉獸來若山逢大蛇以印擬之則蛇不動若逢盜賊以印自心前則隱形不見己身不爾以印印大呼開其地自成大江河溺煞群賊也若有人家患瘟疫一切難病以印印病人足心少時即瘥若欲要其美女書彼姓名於式上天門下以印之前神王立抱美女將來用雷公印式亦有自來 第二印訣是長水神王印可騰空若有受持此印於平旦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滿百日即得飛空隨意上下長生不死若有八十歲老人服此印滿百日即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如年幼童子身上光澤素白如玉求能飛空此日獲仙果若欲入地以印印式上地戶即隨意入地取其珎寶能斷酒肉五辛持此印令人不飢渴者能袪虛空食長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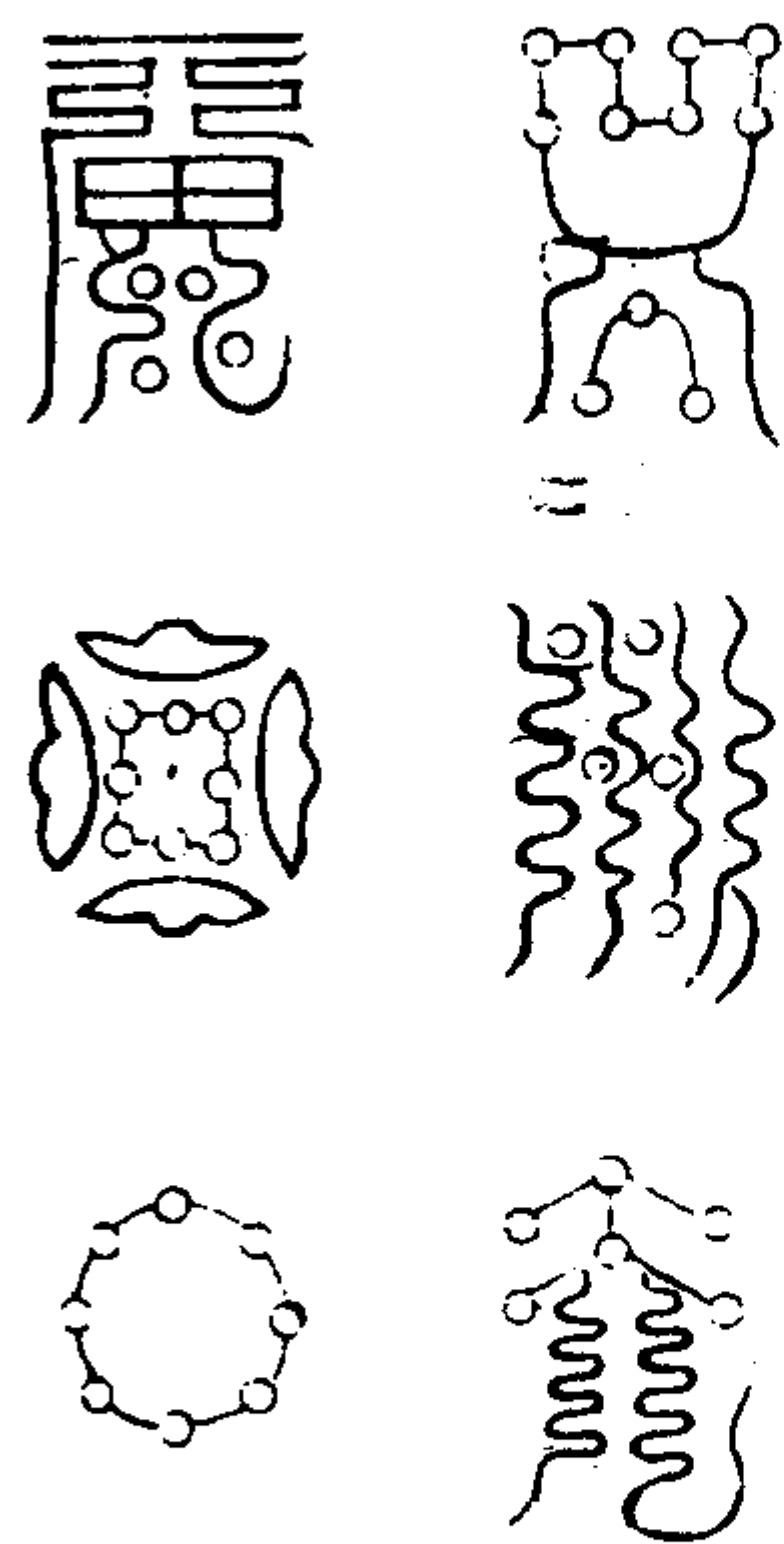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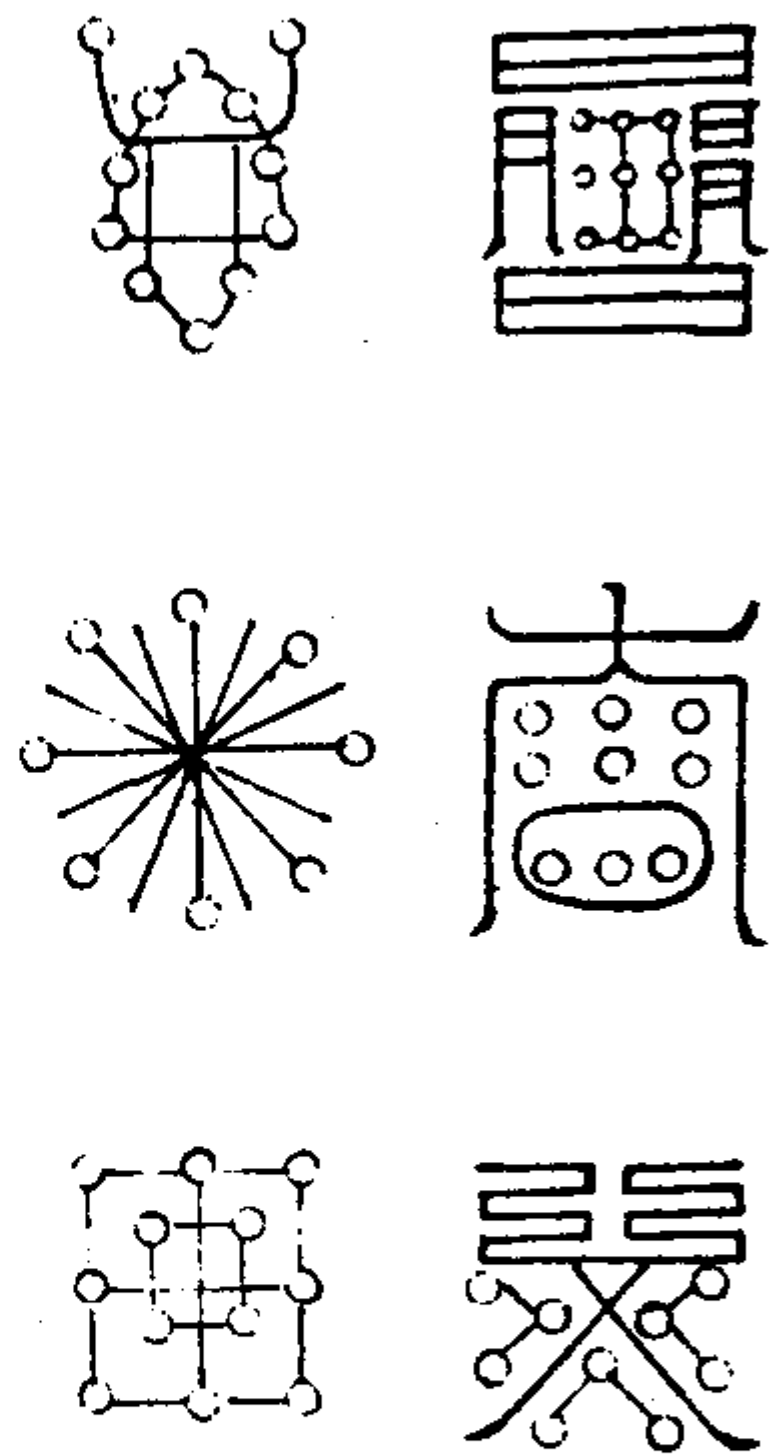
印年壽八萬四千歲長服無忌若欲地裂手持印作禹步印地即裂地深百丈欲令還合倒蹋禹步以印印之即合依元若欲要地動以印印式上玄武上千山則天地日月動令止即以印印青龍上即止 第三印訣欲行兵所用征伐交兵欲令彼軍敗走者以印印式上天后却彼軍立敗若春夏交戰即以印印天門即天下雷風大雨打破軍衆總死不爾以印擬之彼軍衆即有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擊破軍盡死若欲隱形者百萬兵形者以印印其兵心即彼軍不見此衆客擊之煞彼兵盡不覺若兵一人當萬者一印三人遍體則刀兵不傷箭射不入若欲兵征戰以印擬之彼兵則一時俱倒也欲令彼兵不敢來以印印旗旛上則三十六神王印料即彼衆自驚散奔走無數不敢來當若欲令遠近用弓百發中者以印印兩手心則引弓必中欲令力未下其人自死者以印印刀下以印擬之其人自死若欲令一箭射傷千人以印印紙上果箭埊望陣上射此箭去百里不住自然可傷千人若欲遣兵落千丈坑者以持印作禹步印式上天后則地裂為坑陷於彼軍欲令彼軍瘟病二三日者此日之以印印彼地形則彼軍盡遭瘟皆死若兩兵交戰征欲令猛風擊以印印坤上則猛風掃石吹砂以擊彼軍也欲令彼軍不見其人不聞其聲以印作禹步印天后上則彼軍忽盲聾而可擊之即獲大勝也若欲不戰自來降者以印印式上地戶一日一夜則彼軍將健自來降伏若令一切軍兵彼馬踏煞印式上鬼兵名字彼落馬此日踏死也若令彼軍暮火自燒者以印作七星步印紙上百科放之其印即飛向彼軍暮上自燒灰兵器自救犬攻之獲其大勝也若欲令彼軍大小漂溺平持印作七星步以印印地成泉大水漂沒彼軍自死盡 第四印者能厭煞萬物若欲煞人以朱書其人姓名於式地戶上以七星步以印印之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當夜厭煞彼人若欲活向彼人家作禹步即死人心上印七七遍活欲令人釀酒終不熟以印甕上則酒終不熟若欲令熟作禹步印甕上立熟欲令禾不長者以印印四角即不長却令長於舊印上覆印便長立熟欲令樹木死以印印其樹木即死若令江水不流以印印水不流復印便流若令火冷以印印火即冷却令熱作禹步印舊印立熟若留一切果子等以印印之終年不壞長食令人不死皆得飛仙之果第五能落一切萬物欲令星落者當夜半淨以念五嶽神名燒香手持印作禹步七星印星即飛落令止若夏熱令寒齋七日作禹步印天即日没白雪落天變寒風人不能立若還以印作七星步印日即出雪消依元若

冬寒令熱齋七日燒香持印印式上天后風雨動終日不止欲還以印式上地戶風止若衆烏冷落以印擬而叱之自落令鹿兔不動以印擬而叱之則不動欲令天地晴以持印口含井葉水噀印印式上天后少時則天地開令明復印之 第六印能變化一切萬物若人欲變形清齋七日絕五辛酒肉居室以印印紙上二七科以井花水平旦持服之則隨意所變入羊群則成羊入豬群則成豬入牛群與牛全體入犬與犬成行六畜之形皆無二入林成木入山成石入竹成竹入水大為虫鳥入老人衆入女人衆入市衆面背相似故乃隨意變化若欲珎寶清淨三日手持印作禹步取沙一升叱之印二七遍則變成珎寶珠玉欲作金手持印齋三七日作禹步取泥一升叱之即印七遍化為黃金矣若欲要珎珠取小石一升齋七日夜手持印百二十遍禹步七星先化成珎寶也若欲要寶珠取高上白好石一枚於深靜室中齋七日夜半持印作禹步七星印之白石七七遍又云一百二十遍則化成寶珠矣夜中光彩可照光七星如同月色欲要銀取桃樹於子地種種至春以齋百日手持印作禹步印此枝百遍始滿七日則一樹銀花叢取於爐中谷則成好銀若欲要金遺糞成金可以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後乃叱之成金也 第七印能活屍有卒

死者或溺死縊死者將此印作禹步叱死人印額上七遍望心上一百二十遍無不活者欲令人安健於紙上印七七料服之終日不飢不渴長服令人面生光彩久服生神長生不死可致於仙人若不斷房室即去除百病至地仙人壽八千萬歲若路中行逢一切死鳥獸者作禹步印其頭上即活也　第八印能萬物形若欲隱形者當清齋於一室內七七日印紙上七七料以井花水吞之日滿即隱形出入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取人之錢縱蹤不見若有急難人來追之米暇清齋以印禹步印式上朱雀即覔不見若欲隱形於樹木清齋七日持以印作禹步叱之印式上鬼門戶又曰印樹不見欲服之見鬼神以印印紙上一百二十遍則終身見一切諸鬼神也若隱十二人仝一時不見晝齋七七日手持印作禹步印式上鬼精十二人一時俱不見也若欲白日見星夜中見塵者當枕此印視不見若欲徹視千里山壁望見千里之事以井花水服此印百日亦能隱形可見千里之事若視地下百丈之事以朝朝印紙上七七料燒作灰以井水服之并浴面洗目七七遍如滿百日則地中為清水見一切砂石珠寶奇異之物神秘之　第九印能療一切諸病若有疾病不瘥羸瘦不能飲食冷氣沖心一切萬物特印禹步當疼痛處印七七遍其痛即瘥若服內疾

病當印紙上先作灰沸七七遍則瘥若鬼魅五種病十二種瘧八十種風並當療之皆清齋三日手持此印作七星步叱病人以印印心前後一百二十遍即瘥不爾以印印紙上燒灰以井花水服最妙　第十印能變萬物之形於一淨室內清齋七日以手持印呼雷公呪百遍咄咄雷公中舍日月擲地成馬我分所乘日行萬里又呪曰咄咄雷公中舍日月擲地成人我分所界急急如雷公律令如此法印誦百遍以手中擲印以地上成可見能言語分明而預知人生死問未來之事並知也　第十一印此印能隱日月動召風雨當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若隱日月以焚香禮拜放之其印即不見少時有一片黑雲從香爐上起直上天掩日天地黑雲盡蓋卻還明再焚香作禹步叱黑雲隨成印也若隱月還前法若動風雨清齋三日夜燒香請風雨神王以手持印印式上地戶少時風雨即大至其有神驗　第十二印能開萬物若陰陽交錯欲雨當焚香清淨作禹步叩叱印之以望天印之則雲開雨散若人遭枷鎖以印鎖自開解脫十二印中此印大驗常有十二大將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更加十萬力士若人病人家先持此印禹步叱病人門印大門門皆有印跡鬼即立走方可入病人家還作禹步印病人心即

背上印出立瘥若有用心益智以印印紙上以井花水吞之七七料滿日一賢所言事不忘此印印山山崩印地地裂皆作禹步秘之秘之　右件雷公印文經能寫一本則合無病常將隨身萬惡遠離吉昌永壽無極遇得此本萬金經勿傳慎秘之上中下科印面面不同耳

雷公中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六

雷公訣三部秘十二印法章第七

夫中科十二印者依此次敘用之占事物令交錯第一訣印者若寅時有人來占事取淨器內盛第一印於湯內一斟內印其湯中若沉有婦人口舌患重取此印印病人心文從背出立瘥若湯浮勇有口舌患并婚事以治患如前側官事口舌六合日取印印紙上七七科井花水吞之心中官事自解若病人生死內香湯中浮即生沉則死若家中群鼠出聚不能動

寅時以寅卯其穴作禹步卯呼之急出鼠聚人前不敢去令散口喝急走散著欲蛇出出作禹步卯卯其穴卯出不敢動遣卯去教住卯住

登明　河魁　從魁　傳送　小吉　勝光

太一　天罡　太衝　功曹　大吉　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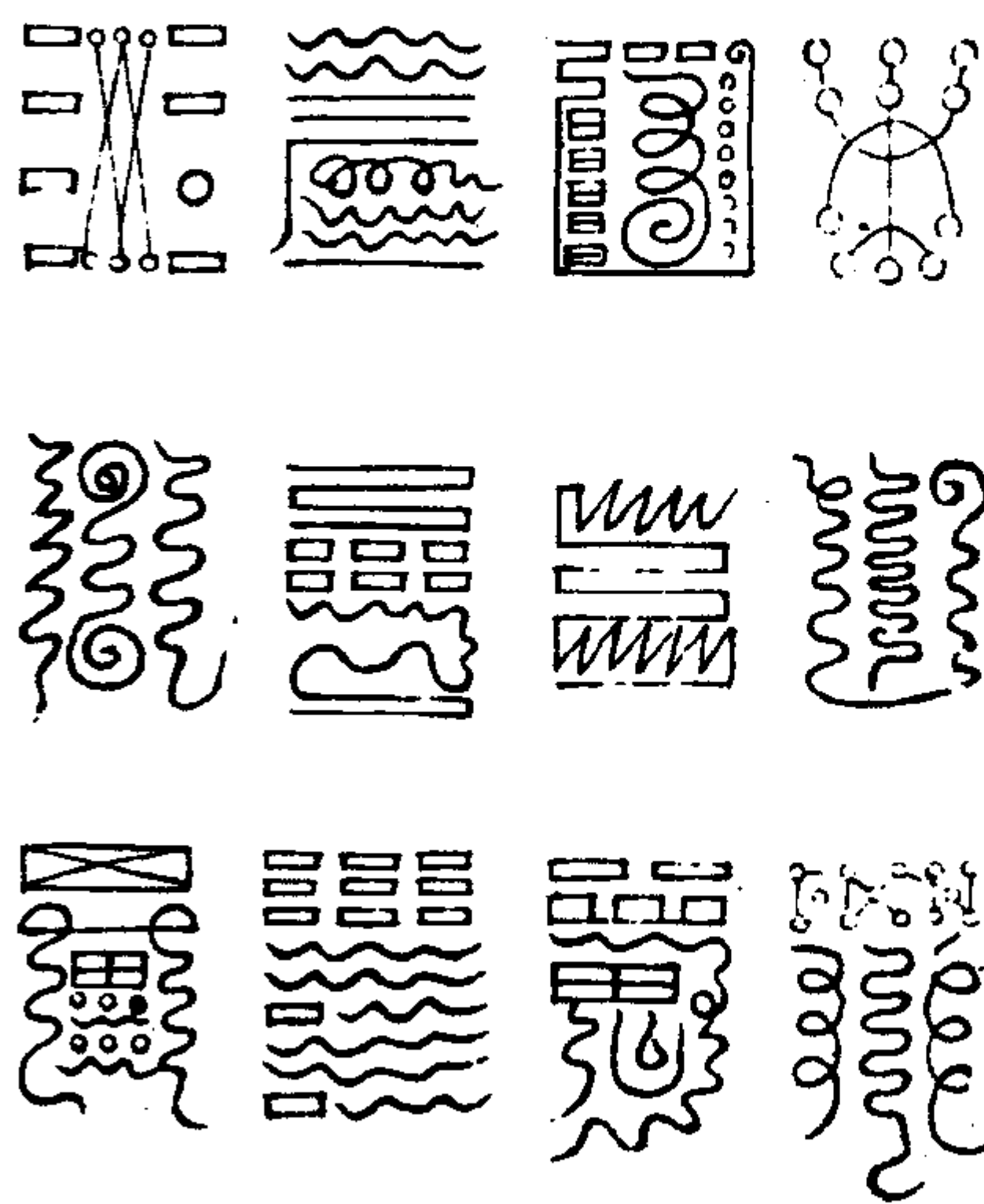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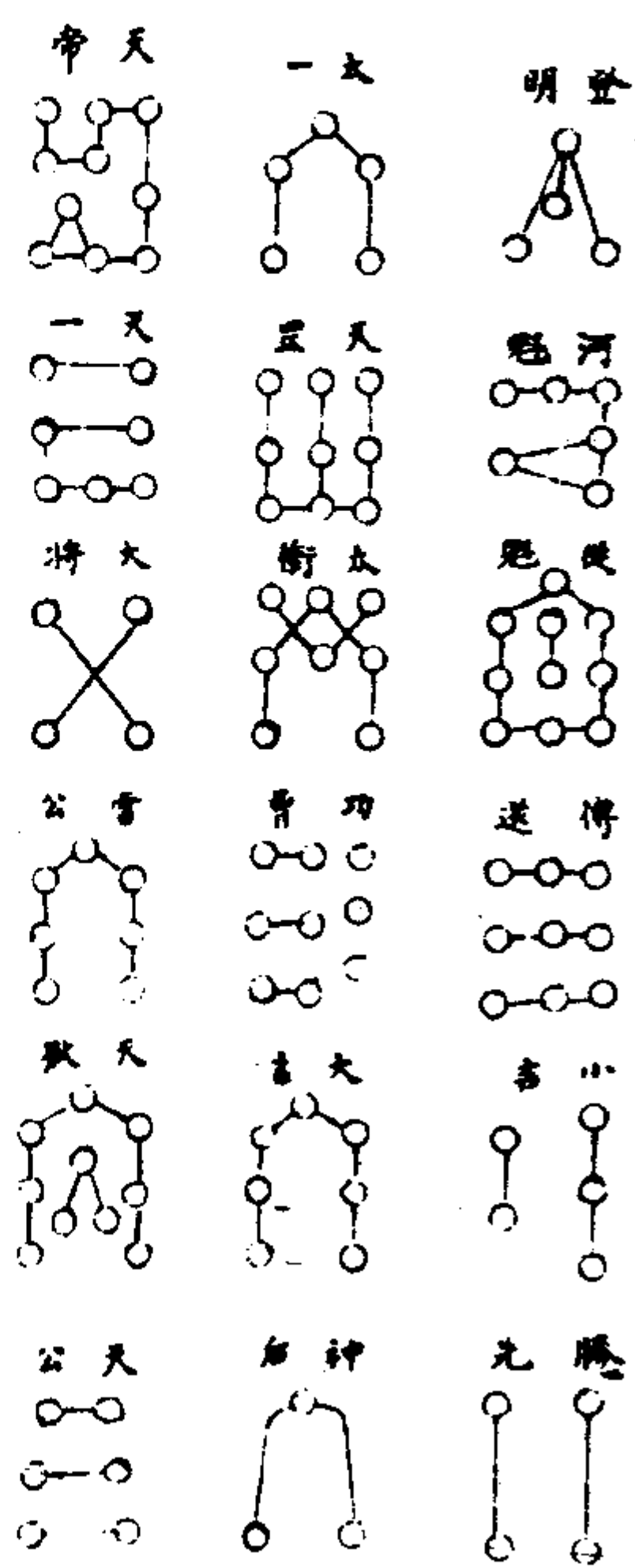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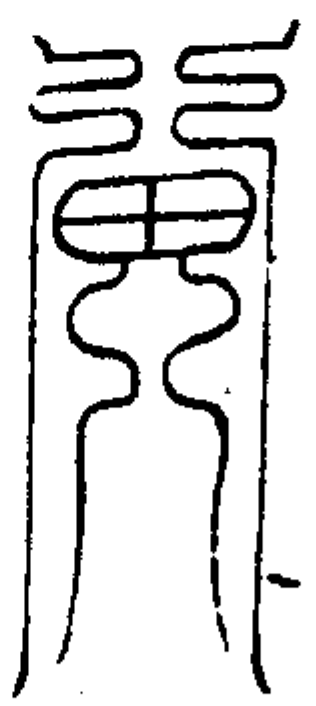
天帝　天一　大將　雷公　天獸　天公

雷公造諸符篆科章第十二

戊戊戊

寅申巳亥

雷公將軍勑

巳寅亥申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敘

學於無言者必從有言而入既入於有言則必至於有言而後能盡其縕若然則萬言不為多而不言不為甚矣此古今之通理也三十代祖虛靖真君是爲吾道玄門綱維後學豈有無出入之妙盡之矣弟子王晉恭孝

戊戊戊

六壬太乙

雷公　天公　式

光輔等攈拾遺文重錄諸梓因爲編次其倫序敬書其志義之大槩云

洪武十五年歲次壬戌三月望日嗣漢四十三代孫冲和齋沐拜書

跼

洪武正韻渠王切跧跼不伸又曲也通作局顧野王玉篇渠足切陸法言廣韻促也促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拜行均龍龕手鑑跼正跼俗楊桓六書統韋母跼說見本韻韋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濁音通作局詩不敢不局注跼云曲身也又曲局鬈髮貌詩予髮曲局集韻别作鬈字滌博義曲身貌又從也韻會定正　篆　南嶽碑見杜从古字切韋朔群聲彥跼　書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張飾　鮮于樞並見

書　溪　草書集韻

兎跳而跼　潛虛兎跳而跼馬蜚而奮孤張肘繘

匔

渠王切許慎說文匔曲脊也从勹䎘省聲巨六切司馬光類篇丘六切拜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去六二反楊桓六書統韋母匔原聲匔非字滌博義匔同与趙謙聲音文字通韋匔切曲脊也故从勹借凡不得伸者皆曰匔通用局作跼非韓信傳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俗字

篆書 徐鉉篆韻 隸書 六書統

騊 渠玉切。許慎說文騊馬曲脊也。从馬鞠聲。巨六切。六法言廣韻又居六切馬跳躍也。騊同上。孫愐唐韻渠竹切。徐鍇通釋堅祝反。司馬光類篇騊或省作䮠。釋行均龍龕手鑑騊或作駒。今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䮠同上。楊桓六書統𦐇毋騊从馬从鞠。鞠曲也。騊隸騊从馬匊聲。駒隸趫謔聲音文字通𦐇 篆 集韻見杜从古 徐鉉 隸 並六書 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書 書統 匊切

鞫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竹切裹也。

毱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六切。陸法言廣韻皮毛丸也。一日蹋鞠以革爲之今通謂之毬子。又蹋鞠二竟。丁度集韻鞠或从毛作毱。釋行均龍龕手鑑毨毱毬毬毱丑 俗毱古毱正

𥝠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録切。耕麥地也。丁度集韻博雅𥝠耕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𥝠从耒局聲。𥝠隸字潔傳義𥝠同上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軭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玉切。紡車也。

傑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

䠞 渠肉切。傑僦爲也。

𧾷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六切。陸法言廣韻谷名在上艾。司馬光類篇渠竹切。又居六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𧾷从谷匊聲。統見見毋𧾷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𩍐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渠六切。牛也。韓道昭五音集韻𩍐牛歲也。字潔傳義渠竹切

侷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侷促短小。司馬光類篇衢六切。侷促短小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侷促迫至近也。侷集欲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侷从人从局不伸也。原注㑋隸 篆書 六書統 字潔傳義侷同上

隸書 六書統

駶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馬立不定。丁度集韻馬立不常謂之駶。司馬光類篇衢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巨玉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駶从馬局聲。駶隸字潔傳義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駶音局

拱 渠玉切。丁度集韻廣雅法也。楊桓六書統𦐇毋拱與拳同。余見見毋字潔傳義渠竹切

篆書 六書統

寣 渠玉切。丁度集韻不敢伸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寣从宀局聲。寣隸字潔傳義寣音局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𩭲 渠玉切。丁度集韻𩭲𩭲鬈髮貌。衢六切。楊桓六書統𦐇毋𩭲从髟从局。若局之然。原注𩭲隸字潔傳義通作局。詩予髮曲局。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菊 渠玉切。丁度集韻艸名。爾雅。椒榝醜菉。菉萸子聚生成房貌。郭璞說。楊桓六書統𦐇毋菉。說見尤韻𦐇毋字潔傳義渠竹切。木實也。林同上。又渠永切。 篆書 六書統

裘 渠玉切。丁度集韻衢六切。皮衣也。楊桓六書統𦐇毋裘。說見尤韻𦐇毋 篆書 六書統

趜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趜趚傴僂也。

跼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蹐也。

𪄻 鶌 雛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鳥名鶌鳩也。或省作鶌。或从隹作雛

鮙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字林魚有兩乳。

蜩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蟲名。詹諸也。司馬光類篇丘六切。廣雅。蛩蟺也。一曰蜩蜮蟛也。又居六切。說文。蟲名。蜩竈詹諸以脰鳴者。

琄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局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䇹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反。

㮁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竹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槼。同上

䅥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耕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𥝭。義同上

𡊄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𠇭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朐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䐔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哥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哥音局。

𩨣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竹切。

綯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梂 渠玉切。字滌博義渠竹切。木實也。梂同上又尤韻。渠求切。

屐 渠玉切。字滌博義屐音局。行促也。

㞜 渠玉切。字滌博義其目切。㞜屐倒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一屋

伏

洪武正韻房六切。隆也，偃也，匿也，隱也，藏也，潛也，強也。又姓。又三伏日。釋名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又濟伏，與司同。又宥陌二韻。从人从犬，與伏字不同。伏音大，地名，在海中。許慎說文伏，司也。徐鉉等曰司今人作伺。徐鍇通釋伺也。從人犬伺人也，會意也。伏六反。劉熙釋名伏，覆也，偃安也。顧野王玉篇扶腹切。陸法言廣韻匿藏也。又歷也。宋重脩廣韻又姓，出平昌，本自伏犧之後。漢有伏勝，文帝濟輸，徵不至。司馬光類篇又扶富切，抱卵也。又鼻墨切，伏地。鄭樵六書略協音借義篇伏之為伏，去聲，禮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吳棫韻補叶音筆力切。白虎通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考工記不伏其轅，鄭注云故書伏作偪。賈誼服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戴侗六書故扶睦切。犬見人弭伏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伏羲，漢伏勝。書序伏犧，注古作虙。此韻內無。元武赤伏符，此是韓道昭五音類聚匿也。易曰次為隱伏也。楊桓六書統奉母服人畏犬伏藏也。故从人从犬。伏韓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三伏日，史記注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注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五十先生韻寶伏作伏，非。伏徒蓋切，正作虙。魏柔克正字韻綱馬抱子也。字滌掉義，都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伏，犬伺人隱藏也。从犬伺人，旁為意，因借伏日，金氣伏藏之日也。又伏地貌，本作𠂤，亦借服見正音。𠂤字注。又伏靈藥名，俗用茯，非古義。又梁也，作狀非。又伏流也，作洑。澓洑非。史天官書川塞谿洑。俗字。又姓，漢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俗字轉注。見宥韻。韻會定正奉谷切。秋以金承夏之火，土徵金畏老火，故秦於其間三庚日立三伏日。字切奉谷。奉伏千字姓乞伏虔姓又複姓

篆書　雲臺碑　古老子　王存又切韻　或如此　華嶽碑

義雲章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伏 武梁祠畫像見洪適漢隸分韻　伏 孔廟奏銘　伏 老子銘　伏 周憬銘並漢隸字源　伏 六書統

真書伏 鍾繇　伏 王獻之　伏 狄仁傑　伏 智永　伏 虞世南　伏 顏真卿　伏 黃庭堅

行書伏 王廙　伏 蘇軾　伏 黃庭堅

草書伏 章草　伏 王羲之　伏 智永　伏　伏 並宋僧

伏 柳公權　伏 鮮于樞　伏 趙子昂

三伏

事林廣記初伏中伏末伏。三伏無定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注云六月上伏，秦始置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為伏。荊楚記云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四民月令曰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東京夢華錄云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苞鮓新荷，遠適尘歌，通夕而罷。

青箱雜記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于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元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曆忌云是月也，三時必有雨，田家以為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歆湯曰六月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庶李夏之三伏。潘岳詩云初伏啟新節。歲時廣記初祠社。史記秦紀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注云六月伏日初伏也。周時無此，秦乃有之。

自擇日　漢書高帝分四都之眾，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金帛重複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

枯草木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狄夷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行萬鬼　後漢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云伏日萬鬼所行，故盡閉不干他事。

賜酒肉　漢書東方朔為郎，伏日詔賜諸侍郎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卿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遺細君。杜甫詩云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冨鄭公詩云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着令許休暇。

賜醍汁　唐輦下歲時記伏日賜宰相學士醍汁、京尹公主駙馬蚤炒及漿水。

頒麩麪　歲時

雜記京師三伏唯史官賜氷麨百司休務而已自初伏日為始每日賜近
臣氷人四匣凡六次又賜米麨麨三品並黃絹為囊簽一蹙纈演乍皇帝
閤端午帖子云九門已散秦醫藥首辟初頒淩室氷　供氷匣　皇朝歲
時雜記政府及要局脩史脩書之類人日供氷二匣自初伏至末伏又陸
翽鄴中記石季龍於氷井臺藏氷三伏之月賜大臣　送氷獸　天寶遺
事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氷命工雕為鳳獸之狀或
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琢氷
山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氷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
座右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避時暑　魏文帝
典略大駕都許使劉松北鎮與袁紹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
飲至於無知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間有避暑飲杜甫詩云蕭灑老却陶
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何遜苦熱詩云實無河朔歡空有臨淄汗　結涼
棚　天寶遺事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
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暑伏中各於林亭內
植畫柱以錦綺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妹間坐遞相延請為避暑會
時人無不羨羨　飲碧筩　揩紳脞說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三

僚避暑于歷城北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曲莖輪囷
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筩酒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泌荷心苦
方伯休詩云棧酌碧筩陪笑謔　喜義井　宋王玄謨壽陽記明義井三
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来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来至而憂
既至而樂旣為歡樂井　飧熱粥　世說郗超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
暑毒赫渡當風交扇猶沾汗流謝公著故絹衫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
謂謝曰非君幾不堪此也　尚羊餘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日特丈入醫
家大貫聚會宴飲其宴飲者尚食羊頭餘士大夫家不以為節　烹羊羔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取狗
精　食療云牡狗陰莖補髓內溫主五臟補七傷五勞填骨髓大補益氣
力空腸食之黃色牡者上白黑色者次娠婦勿食本草云牡狗陰莖味鹹
平無毒主傷中陰萎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一名狗精
六月上伏取陰乾百日日華子云犬陰治絕陽及婦人陰瘻又云伏日取
狗精主補虛　採狗膽　魏志河內太守劉勲女病左膝瘡痒華佗視以
繩繫犬後足不得行斷犬腹取膽向瘡口須臾有蟲若蛇從瘡中出長三
尺病愈食療云上伏日採狗膽以酒調服之明日去眼中膿水又主惡瘡

痂痒以膽汁傅之止孟詵云白犬膽和通草桂為丸服令人隱形青犬尤
妙　燒犬齒　本草狗齒主顛癇寒熱卒風痱伏日取之日華子云狗齒
理小兒客忤燒灰入用　飲附湯　百忌曆三伏之日人不得寢宜食附
子湯禳之　忌迎婦　陰陽書伏日切不可迎婦死不還家　製器皿
倚聞錄三伏內斫竹制器皿不蛀記纂淵海三伏焦暑亢陽重投輕箑不
扇纖雲不復王必之賦南陸迎脩景未明送未要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
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風自遠集輕衫
隨風吹露圃雜華采遊衢列高椅灈岳頫以三伏晨催促九秋換何遜三
伏炎蒸定有無杜詩三伏適已過上溫韋瓖碎錄三伏內造麴不折不
蛀合醬不酸不折初伏造麴十倍中伏末伏減二分九　三伏中大熱冬
必多雨雪太平御覽史記張子房始見下邳圯上老父與一編書曰讀是
為王者師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從高帝過濟北果
見穀城山下黃石良取寶而祠之留侯死并黃石葬之每上塚伏臘祠黃
石後山談叢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
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冰碾蕪藥水為黃金液客家王魏公集謝
三伏早出表　徂暑御時伏庚乘序使來中禁恩逮通臣中謝恭惟皇帝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四

陛下纂紹丕圖憂勤庶政雖惟膺以作聖猶摧恕而求仁謂官府之宣勞
宜人君之知恤稱物平施詎聞從事之獨賢俾躬度休亦使自公而退食
誓殫智力期報寵私臣無任　溫風扇候伏火御時使自上方恩覃近列荷
眷憐之甚厚揣綿薄以非宜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聖德無名神功不代每
自勤於政治猶知下之勤勞憫徂暑之蘊隆俾未旰而風退雖天地主成
之恵不過於茲顧草茅微賤之資未知為報臣無任蘇東坡大全集謝三
伏早出院表　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
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謇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
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遂蒙假借之私俾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
太后陛下嚴於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久
前趍靜治之風伏富早歸下逐殊恩之性　謝三伏早休表　大火既中
三庚云伏炎熏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
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嘆臣等遭時多暇
竊祿居多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更屬飲冰之節少答生成　三伏早
休謝太皇太后表　星光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墮恩獲少休
上既知勞下皆忘倦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已忘恕及人雖天地無

一物之私。而父母有主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勤覆使安求明無顯側之於。有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無任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高班某傳宣三司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伏以炎燁貢叔適當祠伏之初。詔驛傳言。俾遲退公之佚。被寵主渥。拊躬若驚。臣某中謝。伏念臣。器業弱微。履違休盛。侍帝殿之邃。乏嘉猷之屢陳。綜計廷之繁。殆經費之難繪。然而金穀萬計。夙宵一心。方依隨之淺深。敢圖安而自佚。豈謂尊號皇帝陛下。愛均臣體。慈發天衷。載矜歊鬱之辰。肯降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優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致在公之恥。永有勤舞。上答主戒。臣無任　伏以上伏之辰。載離於煩暑。中發之診。有測於庶司。日遂公休。舉御聖寵。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情學。獲齒清時。居乏充容之陪。猶誤上知之厚。頃輸忠瘁。備歷顯榮。制京兆之煩圍政述之亡異。綜大農之計。然心盡之曹殫。然而職隆則謗所叢。材鮮則事不給。寒暑回薄。敢思退食之安。夙夜勤勞。大懼曠官之譴。豈謂尊號皇帝陛下。德深天施。愛決臣鄰。於炎蒸之御時。降使軺而中令。竊昔事之冗俾從少閒之私。念公家之為。然盡一心之報。　伏以夏畜之交。肯會三庚之戚。詔擘之發。肯矜庶府之煩。退乘公休。仰銜天寵。臣某中謝。伏念臣。緣求學之進。乏充容之陪。早歷貲珞之游。遽竊禁林之侍。奉藩宣于外。蔑治跡之布聞。筦財利于中。然心計之殫盡。然謗叢材湊。昔起任優。殆歲月之未功。曾夙宵之敢肆。伏蒙皇帝陛下。至仁裕物。元化參天。念時之暍。則及人之恩。閔職之勞。則均人以逸。舉漢儀之舊。準遲晏歸之期。因庚制之頒吏宦多暇之政。臣某敢不靜而經事。居則圖序。一心在公之為。步騎自天之賜。周美成清真集代謝伏日賜早出表　序暑濩隆。進履沐金之佚。皇慈深軫。特充退食之期。上体眷私。伏增感幸。中謝臣某等。竊聞大政。蔑著微勞。念為實之未充。愛隙駒之易失。頼雖盡瘁。豈足稱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政卑民。遠邁歌風之作。至誠愛物。下罕翊暍之仁。蔭廣夏之靖深。閔群居之燠溽。務令休憩。用遠疾痾。緩帶偷安。心不忘於夕惕。程功自勵。時效素於分陰。沈存中長興集熙寧九年入伏謝早出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愛重頒冰。方儆政事。百官出沐。遽被優恩。祇荷寵休。退惟震悚。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施同天地。仁舉蕃庶。永當暦之初庚。軫群心之癉暑。特寬從事。均賜出休。伏日早歸。上体聖神之卹物。大夫夙退。敢忘臣子之愛君。遂明凝之私誠濯雲漢之大潤。至恩欲報。沒齒難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竊以初庚應候。肯當禽火之前。蒸光甲中息遠倚乾坤之覆育。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施及飛潛。方即高明之居。不忘祥延之卹。寬坐曹之常業。俾夙退以使私。出於上聖之至恩非若昔人之自愛。從事獻掌。未申補報之勤。退食委蛇。更沐優容之賜。鬢孤忠而自効。誓隕滅以為期。徒貢至誠。莫酬洪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王初寮先生集謝入伏早下表　臣等今月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到院傳宣奉聖旨入伏早下者。暑令金藏。曲軫至慈之念。恩言天降。俾從夙退之私。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凡材。對司內務鑾坡地祕。已塵啟閉之涼。鈴索聲稀。每幸文書之簡。深惟榮遇。實愧空餐敢圖加惠之優。更遂自公之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治格平成養萬物而播清微之風。運六氣以順赫曦之紀。建下隆寬之令。特紓執熱之勤。伏當早歸。尤謹偷安之戒。日惟不足。益懷盡瘁之忠。臣無任。沈文通西溪集中書謝傳宣入伏早出狀　右臣等言。公府樞機之原。所當盡瘁。人臣夙夜之誼。豈敢告勞。伏蒙皇帝陛下。仁隱及微。恩覃逮下。肯益庚伏之候。遽傳中出之言。許其廣休。得以夙退。太王人聽政。固有四時之宜。

而臣職在公。何取一身之逸。自非愛育之厚。曷致優游之私。臣等叅陪近列。首被隆渥。永惟圖報之効。誓在捐軀之初。蘇頌濱集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燠。金微斯伏。恩被早歸之詔。仰懋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飧而終日。方愧憚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昃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憫政務之劬勞。並命遄歸。俾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幾。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各。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宋孔武仲詩伏中作

酷暑已旬日。薰炙勢自如。昨夜得佳雨。新涼生太虛。清風入蕙牖。蚊蚋遯余暉。本末有動氣。漸漸如秋初。稍見清冷池。幽香隨芙蕖。三伏已過雨。槩熱沛有餘。更得滂沲澤。大患自此除。中國有佳果。甕面有浮蛆。相邀玩華月。花鄰寧我疎。　去歲復今日。清機繫扁舟。手攜筇竹杖。朝上龜山頭。百

川合為一。浩渺增天漲。從衡弄佳意。罷欹懷舊丘。京都偶為客。歲月復臨秋。蓮轉近千里。星回將一周。酷暑雖皆罷。餘威難遽收。金火兩相搏。火壯金欲流。恐有鬱蒸陰。當代作戈矛。且當事觴斝。未可窺狐裘。唐包佶詩同李吏部伏日口號呈元庶子路中丞　火炎逢六月。金伏過三庚。幾度衣裳汗。誰家枕簟清。頒冰無一位。裁扇有高名。吏部還開甕。勤勤二客情。一作

宋王黃州小畜集 伏日偶作　移床拖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煙。多病形容唯有骨。貪生計旋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晏眠。瞥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孔平仲詩 初伏夜坐　露坐已侵夜。炎威猶未收。何言百慮聚。無故一星流。苦渴須漿解。微涼以扇希。頒冰是今日。堆玉想神州。池上作　寂歷人初定。逍遙物已齊。夜涼天似水。月在小橋西。午眠　雨壓炎天氣。風生喬木陰。清涼一枕睡。勝得萬黃金。

歐陽公集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滹沲北渡馬蹄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看。緣李橫枝疏行馬。滿菊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嵗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蹊繁華自有竹梧資著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朋來解帶相就飲。為予揮月開風榭。劉攽彭城集 末伏　大流漸近桑榆上。秋氣新從閶闔來。每歲長安猶暑熱。內官相屬賜冰回。韓魏公安陽集 辛亥七夕末伏　三七令宵同末伏。初秋時候暑微薰。星橋舊說通靈匹。割肉何人遺細君。瑩席冰寒心共爽。噪風蟬急耳欣聞。郢中新曲高難和。唯付珠喉任遏雲。時吾判淮大丞有七夕新曲

梅聖俞宛陵集 道中伏日次韻　伏日每苦熱。古來亦事侵。嘗聞東方朔。割肉趁庭陰。百職當早罷。將畏赫日臨。我無歸遺人。懷念空露襟。劉公是先生集 伏日寄鄰幾不見　朝日出東北。青雲散未暉。堅金為之鑠。信此庚氣微。吾子善閉關。今何冒炎威。流汗正被面。飛塵常滿衣。憶君若冰雪。無以慰渴饑。伏日萬冕行。至如早旋歸。歐陽公集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赴作此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潤互輝映。當暑自可銷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鎖古木陰層層。嗟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奉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臉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臥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

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朋。嗜嚶澗谷窮上下。逍遙欣就中起一作屢騰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年將衰與日耄。顏非舊白髮增強。惟使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搔眼眵一作使旋前吻坐見僕閑先憊。登頓輕目明腳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見心意已如此。終覺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不可憎。呂淨德先生集 伏日池上二首　彼時南宅此池亭。庚伏長來駐旆旌。每翼畫船衝岸息。風陰翠蓋遇風傾。一先有得泰頻勝衆。樂無嫌酒屢行。紅日漸低鐘鼓近。路人歌笑望專城。　南風時起有餘溫。盡景炎炎勢欲焚。提上濟人皆樂俗。坐中豪客少將軍。深思澗沼生冰色。尤畏晴霞散錦紋。倚得清涼到襟袖。斷烟重疊送西曛。張文潛宛丘集 入伏後三日　老火燄而熾。鑠鐵流務金清秋有微警。西風生薄陰。日中無停暑。使仰忍已沉。鬱散不足現。流星遊駁駁。盛衰寧獨待。中景客相尋。蓬茅有佳處。亦足慰人心。王東牟先生集和曾舜父庚伏書懷　垣衣侵砌竹穿牖。日日蕭條氣運凛。急雨滿池鳴兩部。幽奇不獨水雲鄉。　吳興水郭芰荷陂。別後扁舟去岸遲。莫訝道人新活計。亦看粉面照清漪。　綠漪平漲小橋頭。紅蓼花鮮杜若洲。便喚畫師來貌取。不須雲夢澤南州。　仙翁服食又遺言。且作畫見戲眼前。并上

錄鎚休軋軋。審閑風露自濺灒。　皇家休務徵象應。河上五老飛入閣。郢令三老不住世。頗有兩峰高玉山。　中郎句法祖師意。取玉縈山間混茫。疎簾清簟半雲雨。臥聽天籟生虛涼。王十朋梅溪集 伏日讀書易同僚去歲書易四望亭。題分十二志同登。眼中忽見天邊月。不謂天邊是團陵。去歲待月宇宸小飲未成瞻天邊見新月　葛勝仲丹陽集 伏日不預諸僚飲會　賜肉歸來命支生。共驚星日已三庚。巧逃長景趣陰重。輕送微涼竹影清。坐局且陪河朔飲。交歸空想汝南評。紫雲的是尊前物。御史無緣問姓名。張鎡湖南集 伏日　未晚雨先驟。邇朝風更鮮。誰知初伏日。全是早秋天。浣盡書新滴。臨池摘嫩蓮。平生立堅意。不受暑寒遷。趙蕃淳熙藁伏日　熱苦應伏至。風清非雨祥。那知涼未遇。遽與早相望。下四水稱未直遇而上四已當病矣荷積無棄林菊枯怨換苦濃大遲壞我汝事異吾杜。劉後村集 伏日　屋山竹樹帶殊蟬。淨掃風軒散髮眠。老子平生無長物。陶詩一卷枕屏邊。嵗時雜詠程曉 伏日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正跰跚。所說無一急。嗒嗒一何多。疲倦向之久。探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沲。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試諸高明

熱行宜見呵。　王言史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　南越逢初
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絶微颸。竹簟移先濕，清溝坐復移。地偏
茅瘴近，山毒火威馳。裹汗絺如濯，親床枕並施。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
且因流金爍，難成獨酌謠。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纖條。旅恨生烏滸，鄉心繫
洛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　李復清水集初入伏日　太極剖元氣，五
行均四時。代謝密循環，母子相孳耤。土於無定位，金德乘火馳。天形發殺
機，閉藏不敢施。胚胎努力藏，嶮嚇畏炎曦。聖人御陰陽，忍使兩極虧。過庚
防畏禍，用勝將待時。曠然遂生理，應思滯淫思。爲進紀秦寓，德公初置祠。
後世著令典，賜告休百司。曲學鮮拘忌，消長自可推。歲星東方出，隱迹游
天墀。訴諸動漢電，割肉豪酒危。曾鄰詩伏日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
熱少清風多，閑門故山入。張思廉文藥集伏日取青樓寄桐屋君　盛夏
何洶洶，陽烏恣流火。犬田拆龜兆，旱雲蒸成朶。出門畏靴撊，閉戶習袒裸。
小樓鬱坐暇，賦食無一可。南薰雖無來，屋室厭搖瑤。時時樹陰卧，屢徙計
亦左。因思湖上舟，翠荷風撕姬。玉纖捧冰甕，莫笑割水粟。細彼桐屋人，朱
墨坐鷺瑣。既無官守係，胡乃自拘鎖。何當身飛去，畢觀弄幺麼。君齋肉食
人，一一皆勇果。　元董嗣杲廬山集中伏　五世單丁家，在家亦如客。悲歡
慨家抱，每恨江海窄。今日初伏過，谷出曷歸路。樹頭來會鵲，隔水不可摘。
明年西湖去，凉雪響鞭白。此時正饑餘，寧耐朱炎熾。準畫少辭酵，拾兩
瓜擘。強笑領其真，高吟自成癖。何澤小山稿著褐雲中伏　吏官驅出
我入山數日日，松聲似海潮。四月黃梅無不雨，卻來三伏洗炎歊。

伏

張文潛宛丘集出伏詩　伏盡熱隨盡，古語嘗有徵。　南畝苦禾秋
暑鬱方蒸，老火熾而熾。積金融未凝，火雲大江澍，彭日奪山鎖，幸生
白羽扇，揮拂何功能。遂頭卧永晝，起冠汗沾纓。何山屢空，乞貸病復相仍。衡茅未可龍，作詩聊寫興。

伏閉

東漢書和帝紀　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赤伏

李復清水集　張昇書　基舉閑赤伏事所出。普年見琴攜。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
示孔子。孔子見，傷而泣。抱麟而泣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
視其人，龍顔日角。孔子奉麟之口，大而吐三卷圖。一曰赤伏，劉季興爲主。
二曰周滅，夫子將終。三曰漢制造孝經。夫子拜于夏田，新主將出，如獲
麟者。王漢將興，高祖斬白蛇，素靈夜哭曰：白帝滅，赤帝興。自古推曆數者
言五行之運，以相生者爲之。周以木德王天下，以秦爲閏不當爲，周木生

火，漢當承周。木生火，漢爲火德。故曰赤伏，爲此出於緯書也。六經謂之經，
經，常道也。經必有緯。緯言其變也。多言災祥世數，聖人不欲以此爲法，恐
失先王之大道也。讖者驗也，言有其兆必有其驗。桓譚不讀讖，非不知讖，
欲其君知道也。緯書不曾見於書史中，略見之梵書中，亦有知之曰西天
有備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其略上

罪人黜伏

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注：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之而屈服。

齊師隤伏

左傳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痁作而伏

左傳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鄭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注：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

陳言而伏

禮記儒行陳言而伏。注：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猷于內耳，乃順之於外也。

羽者嫗伏

禮記樂記羽者嫗伏。疏：言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

寢毋伏

禮記曲禮寢毋伏。注：伏，覆也。疏曰：寢卧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

禍福倚伏

史記賈誼傳服鳥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䄎。集傳者五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言伏互也。老子：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宋劉後村集倚伏　且可歡杯中物，誰能管身外愁。機奈然元載，趨余可歎熱焉。唐詩元載以獄獄塞其口而熱

被酒睡伏

東漢書劉寬傳　靈帝時，寬爲太尉。帝頗好學藝，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安能雌伏

東漢書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稜止拜伏

兩漢蒙求：韓稜字伯師，和帝即位，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蓄使震伏

新唐書列

傳 嚴義李孝廣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淮閒。士馬革息。軍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四鶴梅錄將軍在會。閒金鼓震伏。

英雄相伏

宋蘇東坡大全集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適對奇奴也。

群兒畏伏

宋史馬仁瑀傳 仁瑀十歲時。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與之戲為行陣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皆畏伏。又市果均給之。益相親附。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

衆所推伏

宋歐陽公集論范仲淹劉子㬎 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伏。

忠賢神伏

宋曾彥約昌谷集侍郎曾公南武城集序 攝代言之章。進持橐之班。演綸而忠賢神伏。抵掌而姦諛膽喪。

降伏

北堂書鈔左傳云。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也。 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春秋公羊傳云。楚子圍鄭。鄭伯

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神道也。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通精誠也。鸞刀。宗廟割切之刀也。環有和。鋒有鸞。執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首也。 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將丞相以下降。奉高皇帝璽綬。詣厲城門校尉。賊皆輸鎧甲兵弩矢。增積城西門。適與熊耳山等也。 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降之。 劉盆子兄式侯恭請上曰。盆子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君以不死耳。 杜預集云。序預為鎮南將軍。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者也。 范曄後漢書云。世祖詔曰。馮異。異軍義渠。青山胡率萬餘人降之。

讋伏

漢高項籍傳 府中皆讋伏。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

夜行晝伏

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餬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

鳥起有伏

孫子行軍篇 註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設伏

三國魏志滿寵傳 寵度孫權有來計。乃上疏請移合肥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以來。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設伏於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新書書沙陀傳 李克用悉兵攻赫連鐸於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為刺史。 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諸曰陣下因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後周紀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 馬令南唐書周本傳 本為楊行密將。授信州刺史。時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晩

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 鎮江志 建炎四年。兀朮入寇。回至鎮江。韓世忠據江中流。與之相持。虜以輕舸絕江而遁。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虜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而跳馳得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 江寧縣志 蘇峻將至臺城。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設伏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向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擧軍慴伏

新唐書劉昌列傳 昌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之三百人。乃行。擧軍慴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唐翰溫璋歷京兆。君素強幹。鉏宿弊。衆軍慴伏。

出奇匿伏

宋史曹友聞傳 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成塞不敵宜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

發擿姦伏 東漢書法雄舉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北堂書抄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渙有神算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擿姦伏

善於擿伏 南史王籍傳 籍仕郡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敢欺也南海志宋李地治廣嚴於御軍戢吏治盜發姦擿伏時而用之猾不眾子重足側立不敢違北史薛胄傳 胄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太守將之官兗州刺史薛胄遣諸逞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所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悞俱羅曰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何疑之胄不聽收之道力懼遂自引其偽其發奸擿伏類如此時人謂為神明 陳孝意傳 孝意為鴈門郡丞時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獨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 魏宋世景傳 世景為滎陽太守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擿姦發伏不遺持難又似夫漢王尊之在東郡廣翊之治朝歌也

發人陰伏 兩漢蒙求楊惲字子幼為諸吏光祿勳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善發隱伏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

均茵伏 史記酷吏傳 漢武帝時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駰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按均等也茵車中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憑軾也謂下之也

坑生煞伏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坑生煞伏動數十萬計仙

羣陰伏 尚意譬喻論秉仁不屑屑章章一日既升羣陰皆伏

飛伏 張行成述衍伏義之卦論飛伏者一陰一陽迭用以卦主父母而言易之體也

合伏 三境圖論金德者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退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夫木德者東方歲星也君子之像行度有晨夕伏退留遲也與日同行名曰合伏 水德者北方晨星廷尉之像行度有逆留順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夫火德者熒惑執法之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土德者中央鎮星也女主之像行度有退留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金星夕伏 三境圖論金水木離太陽前後風吹運遲在日後見謂之夕伏

鳥竄鼠伏 西漢書蕭望之傳 望之為太傅議待單于言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

餌毛帖伏 鄧書作彌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傳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之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眾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剟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

擒生踏伏 五代史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將

鳥獸從伏 泰和志盧度字彥貴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橫流木栰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麋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麋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

百獸所伏 唐李衛公集折羣疑相論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 鼓吹賦其狀也如風飈驚息萬類脊肅天地霧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

雉伏 太平廣記客問浮休子曰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猥獗小子狡猾庸人雉伏權門狐媚貴倖

蛾伏 漢馬長楊賦 扶服蛾伏師古曰蛾與蟻同蟻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之

影伏 酉陽雜俎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物類相伏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如葛人食之即死山羊食其苗即肥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豚蓋物類有相伏也

伏而不謁 東漢書周黨傳 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及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道俗俱伏 唐高僧傳誥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於也

醉象馴伏 西域記云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十降伏 法集名數經何菩薩十降伏所謂命降伏心降伏受用降伏法降伏生降伏神通降伏解脫降伏願降伏業降伏智降伏

釋善伏 高僧傳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姓知達離布衣蔬食誦經目覩親行為鬼神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後史尒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纏腰顯處五年至衢垂終是夜衢州諸寺鍾及堂磬鳴聲徹曉僕以奏聞詳智禪傳

扶伏 太平御覽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四 一屋

伏

伏氏 宮音濟南古今姓纂商音太原啓劄青瑣徵音太原姓纂風姓伏羲裔秦博士伏生名勝濟南人年過九十口以傳授本經尚書漢文帝蒲輪徵不至元和姓纂伏羲之後子孫氏焉與任宿須句顓史同祖濟南漢有伏生名勝治尚書平昌安丘勝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湛湛從漢大司徒屬五代孫儀生大鴻臚裹衷曾孫滔晉游擊將軍曾孫容齊準吏令河南太守伏虔注漢書古今姓氏辯證漢濟南伏生名勝字子賤四世孫孺客授琅邪東武因家焉伏孺生理字君游為高密大傅以詩授成帝故齊詩有伏氏學理生大司徒陽都侯湛子惠公湛生隆字伯文光祿大夫子瑗為郎中翕生光光生晨位特進生屯騎校尉無忌釆集古今為伏侯注八卷無忌生大司農質質生完皆嗣陽都侯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鬬湛同產兄子恭字叔齊為司空洛陽伏氏子成為晉平北將軍姚襄左部帥

伏生 史記儒林列傳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

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原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魯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言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一作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通祀錄略伏勝贊 尚書工部侍郎臣艾穎奉勅撰 歷代之訓 煨於茶秦 漢代業茂 伏生道伸 背藏其義 口授於人 推詁不泯 清芬日新 事類全書伏勝秦博士今封乘氏伯伏生明經爲秦博士 祖習微言 流離屢竄 壁藏其文 口傳厥旨 建號注儒 錫封仁里 洙泗源流 一覽孔子刪書爲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書于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大常使掌故錯往受之顏師古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以安國壁藏之本爲古文

伏理

西漢書儒林傳 匡衡授詩伏理斿君理高密大傅

伏湛

西漢書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大傅別自名學爲高密王寬傅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不復也西漢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爲令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爲後隊史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奚何獨飽乃共食麤糲說文糲粟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斛米傳六斗米爲糲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戎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推占用史蘇文會詩大雅曰是始是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爲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

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逼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税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illegible]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遭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僵仆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
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謂湛爲隊屬正
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
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
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堂堂盛貌也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髫髮也髫髮謂童子垂髮實
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則有先後先
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
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從
順善屏輔遵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
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
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

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
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頡爲
軌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
以聞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
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
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
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
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
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
集古今删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
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
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
故東州號爲伏不鬭又觀國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虙不齊字子賤爲單
父宰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虙不齊也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虙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虙

爲宓者誤也秦字書宓䋤單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虙音相通蓋虙宓
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字亦爲無義矣贊曰湛霸亹屬維空
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爾雅曰湛
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大尹淮人攜慕徐施要降徐施謂徐漸也顧要
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稽徐安也嘉政多迹歷明理損
平公簡帝身終上家通鑑綱目漢光武元年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
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漢光武建武三年三月以伏
湛爲大司徒漢光武建武五年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
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集覽　勞苦　謂秋官大行人
三問三勞注勞去聲謂苦倦之也　投劾　投上也劾罪曰劾狀中有
上文俱同
已下缺讀

伏隆

東漢書列傳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
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

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
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更
公傳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
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
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遂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
營千萬已拔睢陽永奔逆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爲古張步遣
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
魚䖳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
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
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
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
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尤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節旄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太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為郎中。

伏恭

東漢書列傳　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過如三公儀。建初三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伏滔

晉書文苑傳　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姓氏辯證云晉武帝會西堂滔在坐還語子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此未易得仕至游擊將軍著作郎。）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淩首謀長彗宵映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強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眾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況游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屢擅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豪桀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咸憑宿名成怙前功。擁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咸乎人事者也然則侯荊昏逆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為二王道逆寵之過也公路僭偽乘纂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軍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積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眾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去者十而七八為夫王淩為綺傳之於斫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成不動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眾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橋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豹之出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利險之居養以眾強之

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刑以齊之則厥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患結於人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於側滑詐鋼咎之犀各騁於前見利而歸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國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喪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代時儆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受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替者無所懼其三道有興廢籍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移然祇道廢自一人患深爲國安有問鼎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閭喜縣侯除永世令溫先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大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楊正衡音義斵善。上居希反下音悟斫音介婪禮汾樽

二公號七紀反析音託透憶居反晉史揮麈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足國士而與滔比肩仍辱之甚

伏曼容

南史列傳 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偏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羅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雖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元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伏暅

梁書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大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祚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屬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暅乃出拜治書御史虞皭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節

觀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肆俗矯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嘗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苟斯苟得故以士流群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臣謹奏豫章內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無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

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暅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蜀以尚諸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暱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暅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暅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伏挺

梁書列傳 挺字士標父暅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

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主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迥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覯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款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麗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硎石仍成商通娛勝悅耳稍從擯落宴處禁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梧僅存故以道從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賓茲觀眴追留侯之卻粒念韓卿之辭榮緬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卻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抵訣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領驅之仁壽然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祿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雖矣誠非所

希升卅高絜料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延思以陳侍者請至晨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莊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清駿勿用蔑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訂傳逢子侯比復削牘題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廉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昔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股肱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謳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擢辭益普業實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恩智旣知足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令遊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高獸難覆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鴛鷺無弄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之佐時才慙濟世寡承朝則不敢兼冥力弱途遥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儻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

服衡門實爲多幸但風有感勉道益虛眩矇頓士安歲周長驚薄領沈痾臺閣未理妖耳猬勝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覺復循環奏焉如夫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縛紙昔仲宣才敏籍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方爲稱首無令獨擅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輊宵魚網別當以屬城闕之歎爲日無憚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南史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鄢郢齊紫且以移俗況稱在其中可無

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伏德華

宋字溪陽先生集祭友人伏德華主簿光祖文　嗚呼德華天何予之厚而嗇之速耶志度恢廓不拘小器有用世之量天之厚吾德華者深矣積才窮理務在適諳有用世之學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運量注措功中事機有用世之才天之厚吾德華者得矣容貌魁梧離倫絕類有用世之觀天之厚吾德華者著矣濟者速程時方壯歲有用世之地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閼太晉正人心扶善治人方以遠者大者期之千里驅車半塗折軸何天奪吾德華之速耶賊窮恤貧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養孤輔遺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扶弱擊強人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排佛斥老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施設雖不獲大展布閒其緒餘亦足以使人興起也從容乎武信之遊歎曲乎西州之行留連委曲乎合江仁懷之遊地歲月推遷情意一日未有如予之知德華最深而德華敬予最至也師友味濃死生分隔可勝痛哉梗塞嗚咽長號致酹靈其有知歟歸來享

乞伏

複姓兩音　隴西元和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書畫有涼州之地子思復健生烏孤僭號西平王稱南京都廣武弟利鹿孤傉檀三主十八年為乞伏熾盤所滅傉檀生賀歸後魏太武賜姓源氏姓氏急就篇乞伏氏二曰乞伏國仁稱秦後周有乞伏慧後魏乞伏保又乞袁氏高車十二姓古今姓氏辯證西秦乞伏國仁號大單于本鮮卑乞伏部酋帥因氏焉國仁之先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如弗斯字紇干五百世孫祐鄰鄰子結權結權子曰利那曰祁渥利那子述延述延子傳大寒皆相為酋帥傳大寒弟子生當勇士撫軍大寒子曰司繁步頹司繁始號南單于四子曰國仁曰乾歸曰智達曰木弈干國仁始僭號西秦王在位四年私謚烈宣廟號烈祖弟乾歸嗣在位二十四年謚武元王子熾盤嗣智達鴻龍驤將軍木奕干為陽武將軍國仁生公府乾歸四子曰熾盤曰勃勃曰審虔曰延祚熾盤嗣位七年死子慕末嗣勃勃質於西涼審虔中軍延祚禁中錄事熾盤子元基慕末元基右丞相慕末嗣位三年赫連氏滅之祁堅弟曰軻堅迷延尊為師傅又族人曰乞伏益州涼州牧乞伏軻彈驍騎將軍乞伏務和

乞伏國仁

北史列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本如自漢北南出五世祖佑鄰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為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頹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頹大悅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為姚興所破又奔抱罕遂降姚興拜為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遁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計之由于五溪有衆集其子尋為其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為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為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嗣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

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駮號乞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珠羅烝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珠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為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為定滅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如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

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人之稱也其後
有祐鄰者即國仁五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康結
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康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
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
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
埿死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不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
苑川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渠為左輔將軍鎮蔡國川出
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王使川吐盧那胡為車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
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
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
距敵德不撫衆紛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
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卷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
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
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
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
將軍領步騎會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
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
名號窮兵將武跨僭八州殭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驅
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悖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
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
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
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
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君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
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
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
勇士為右輔弟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
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以居之鮮卑匹蘭率
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
我而急死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
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署國仁使
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

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
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
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義將軍蘭泉
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吐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
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吐羅俟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
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率及部落五
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
在位四年偽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北史列傳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

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主
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
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為
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
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
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寇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遠服
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犍叱豆渾及南丘康結并林官
號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
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
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置立義將軍苻登將役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
討請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
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逼
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
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
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
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
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
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壯聚衆窮兵遂欲兵循大
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之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
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乞歸引衆
而退翟瑥奮劍誅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其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
振秦梁聲光已漢將軍以誰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
秦川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使遂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

斬虔于以寧楚胡建戰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熅誠才非古人敢忘
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
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及首虜
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之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
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
射翟熅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
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
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揚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封至是
遣乞伏益州討之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
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
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
廬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將
勝自矜不為部陳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
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權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桑
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
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

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
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三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
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
姿開業洮罕尅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
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
乃稱藩於光遣子勑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
不平奔于呂光光及伐之咸勸其東奔民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
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
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
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適還乘勝進奔可以得志衆咸曰
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乾歸泣謂曰今事
勢窮蹙進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
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
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
親使乞伏益州攻魁支陽鶴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
武衛慕容允翟熅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

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鮮卑疊掘河內率
戶五千自廷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
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躡發乾歸
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美舉無遺策今姚
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從騁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
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
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
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
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
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公所推以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
名器平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
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而進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麾下咸
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
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
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復有期德之不遠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
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紀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

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
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吾不能負荷天
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
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
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盤兄弟
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
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攬為偏裨元興元年
熾盤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
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益川攻
楊盛將符帛于皮氏堡並尅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
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尅之既而苑川地震烈生毛狐雉入于
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
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
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嵻崀山以據之熾磐攻尅枹罕遣使告之乾歸
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

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今道應符應。雖廢必興。圖籙所素。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克解。寡已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為敵。國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異。姚數將終。否極斯泰。秦機隳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經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為念。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溥地延師次頃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守。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抱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抱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抱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收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于於譚郊。葬乾歸于抱罕。偽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乞伏熾磐

北史列傳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

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迎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逆。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滿興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迎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豈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戰。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捷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抱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湟川。師次沓屯。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王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拔清水。艾踞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此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抱罕。令其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入木奕于西討。虜遠遁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于是乙弗鮮卑烏池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為建義將軍。他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輀簡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遁。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徙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上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遣使諸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

公邑一千户使征西孔子討吐谷渾覓地于赭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户皆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弟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授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梭生雲雷屯靡出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雜以義服同我占危長其陵暴向使偶致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魄沙漠請命藁街豈暇功據近郊經綸五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力詐自矜陷呂延之陣奸謀潜斷俘視羅之衆咸東遊纍使欲晳沂隴之餘孽寇靖西之興匿秣疲馬而宵征翦勃獻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衰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殆巨業於蕭墻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首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亦有道乎通鑑紀事本末晉成帝咸和四年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

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強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潜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秘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秘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户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

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王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弈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沒弈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大初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秘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王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

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户二萬叛西秦降於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夏六月西秦王乾

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塭爲興晉大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逾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

曰彼窮來歸我而迎疑其詐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及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浸彊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

城于嵻峎山而據之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西秦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勃爲秦興太守以鎮之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

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威太守鎮嵻峎城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楊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殺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乞伏慕末

太平御覽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太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年立爲太子。三年熾磐卒，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子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氏多叛，赤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爲赫連定所拒，遂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躓跋踰城奔代。末乃銜璧出降，送于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

乞伏慧

新纂通志隋列傳：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大將軍，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口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籠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籠。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乞伏保

北史列傳：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中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爲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中年踰八十，伏保手製爲饌，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中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虙

洪武正韻：房六切。虙犧氏，以佃馴虙犧牲，亦作伏。又姓。虙不齊，亦作宓。又虎貌。許慎說文：𧇾，从虍必聲。徐鍇通釋：𧇾，鍇曰：古者或用爲伏羲之伏字。又洛水之神曰虙妃。一云虙羲氏之女也。今人音爲虙妃，誤矣。伐六反。顧野王玉篇：浮福切。張參五經文字：獻虙音伏，古作伏犧字。論語釋文：宓犧或作虙。又云宓子賤姓虙，文字譌舛，轉而爲宓，故濟南伏生，稱子賤之後是也。戴侗六書故：伏羲、宓子賤皆作虙，與伏通。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伏，獸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虙戲，大皞也。楊桓六書統：奉母。从虎省，必聲。虙，犧氏也。韻會舉要：宮濁音。陰時夫韻府羣玉：虙妃，伏羲之女，溺洛水爲神。曹植有洛神賦。事與伏姓通用。趙謙聲音文字通：虙，太皞號。馴虙犧牲，故號虙羲。後世因爲姓。俗譌用宓，非。又但用伏。韻會定正字：切奉谷。

篆書 [篆] 王存乂切韻　[篆]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徐鉉篆韻　[篆] 高勉齋學書韻總　[篆] 虙 倪鏜六書

隸釋 [隸] 並六書統　虙 六書統

總敘

顏氏家訓：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犧。按諸經史緯候，遂無伏羲之號。蓋末世傳寫之誤，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虙子賤即虙犧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即伏，古通字。誤以爲宓，可知矣。

宓

洪武正韻：房六切，同上。又人名。三國有秦宓。又賁讓孫氏字說，律歷志：宓又氏之所順天地。宓與伏同。相如傳：宓琴虙讀作伏。千字姓音伏。又姓。

隸書 [隸] 樊敏碑見漢隸字源

宓不齊

氏族言行類藁：宓子賤，生於戊戌，仕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蘇子由古史：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

子賤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史記：宓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雲麓漫抄：虙子賤或寫作宓。子賤按顏氏家訓：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為必，俱為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宓。洙泗源流：一覽宓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意者以此為諫寡人。公寤，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宓子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紹興御贊：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放魚禀令。傳郭勿獲，遂躬制命。百代理邑。用覲觀聽。唐賈至撰虙子賤碑頌并序：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輝徽音，而微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藏蘊者也。先生宣邁在將，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敦其如靁，峻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然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衰息，夷狄猾於仁，猶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無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甫，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廊而天下理；周公握髮而吐膳，在御不辭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皆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嗚琴蕩蕩，虙子之堂，清淨無為，邑人以康，淳風化浮，霸俗致王，誰謂陽鱎，笨而為魴，鰭鰭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務務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顒顒令德，聲隨化牧，患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縣，寂寞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揭，首冢將頹，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覿，再表貞石，頌聲惟新，通把精略，單伯虛略。孔門弟子，魯國陪臣，遐思遠行，想見其人。五賢堂贊：一邑德仁，掣肘之譏，久而逾新。宋徐鉉騎省集：重建宓子賤碑陰記：單父縣宓子賤舊碑，賈至文，梁耿書。天寶十年四月四日，御史戴建始致於故縣北隅琴堂之上。光化二年，以縣為郡，署縣令李知傑移理於今所，碑亦隨徙，植置不謹，風雨所摧，自折為數段，扶置垣牆之間，及今八十年矣。皇宋撫運，書軌大同，人文化成，清靜為理。縣令元君名庶幾，越自江左，來撫斯民，見賢思齊，好古博雅，以為宓子之化，人猶不忘；賈君之文，世共稱賞；若棄之而不脩，非所以訓民事神也。於是再建隆碣，重書舊詞，以鉉嘗學篆籀，見求運筆。梁氏之迹，本自非工，仍為倒薤之勢，非八書之正也；而又字體訛俗，文詞舛誤，今以賈氏集校而正之。遂擬秦李斯改為玉箸，立宓君之祠庭，事之宜也。以改作之意，附于碑陰云。太平興國五年正月二十日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　一屋

服

洪武正韻房六切。衣服身所佩服也。又事也、行也、習也、用也、整也、屬也、從也。降服也。緣。又姓。又冠曰元服。又盛弓弩器。亦作箙鞴。又鵩屬亦作鵩。賈誼傳。注。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弓弩服之服。又作箙。詩象弭魚服。漢志。檿弧箕服。師古曰。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又車中央夾轅者曰兩服。又五服。蓋言服天子之事也。周分為九服。又扶服與匍同。許慎說文。服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䑣古文服从人。徐鍇通釋。車左右騑。左曰騑。右曰服。伏六反。爾雅。服整也。邢昺疏。釋曰。謂整治也。郭云。服御之令齊整。月而為率。去服之無斁。說懌愉釋賓協服也。疏釋曰。皆謂喜而服從也。說懌愉者。釋去怨而服也。賓者。懷德而服。讓要云。四夷來賓。協者。和合而服也。左傳曰。謀其不協。俫俫服也。疏釋曰。同類之心服也。俫俫者。來也。戢。謂戢其不服。顧野王玉篇。音伏。舟人也。服也。張參五經文字。服从𠬝从又。宋重修廣韻。亦姓。漢有江夏太守服徵。司馬光類篇。或作䑣𦨈。又扶富切。

服車箱也。吳棫韻補叶音弼筆切。衣也。伏地也。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泰泰山刻三句八韻。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毛晃禮部韻略。服从舟从𠬝。今作服。从月誤。郭守正紫雲韻字从月𠬝。又周禮司服。張說曰。閶朝隱文如麗服靚粧。檀弓詩云。扶服救之。注並如字。史范雎傳。膝行蒲服。漢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揚雄傳。扶服蛾伏。服並蒲北反。此非韓道昭五音集韻。入蒲角切。孫氏字說。下武。昭哉嗣服。事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用也。又以服事。僚服事也。詩。無思不服。畏也。賈誼傳。服飛入誼舍。服作鵩。書。獨成五服。又彰施于五采。作服。衣也。楊桓六書統。奉毋服。駕夾轅兩馬之具也。从舟从𠬝。𠬝舟車轅也。𠬝御之也。又虞呼也。注。服。或从𠬝省文。服同。从月夏聲。𦞂。熊忠韻會舉要。宫濁音。詩。騏駵是中。注。中服也。疏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又車軏亦曰服。周禮凡服𨊵斬李材。疏云。服謂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軨于貫之。謂之北服。又衣服。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皆曰衣。亦曰服。又五服。衰服也。三年衰。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以布精麤為親疏也。又行也。書。說乃言惟服。又習也。漢晁錯傳。服其水土。又六服。王畿侯甸綏要荒。注。屬也。從也。商五服。侯甸男采衛。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又𣯛角切。呼呼也。前漢文帝傳。請服謝罪。注。晉灼音瓝。關西俗謂小兒呼呼曰瓝。倪鏜六書類釋。又𣯛力切。鵩。古文卜聲。扶服。小舟附大舟者也。引之為馬之服轅。又作𦨈。又引之為衣服。為弓矢之服。凡言服者。皆謂附服從之。如衣服之在躬。故為柔服。服從服事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𦨈。用也。一說如舟。故从舟。會意。房六切。借音為衣服。用服从𠬝。𠬝字。濟傳義。又房九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服亦从月。為諧音。俗作服。非。凡从皆然。借鳥名。朱子注。似鴞。不祥鳥。訓狐也。其名自呼。故因而命之。作鵩。非。周禮注。天鳥若鴞鷲。俗字。又車右騑。詩兩服上襄。方音。見。質韻。轉注。又並角切。韻會定正。奉谷切。服。牛馬於車轅也。又五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以布麤細為序也。孚切。奉谷。〇〇服。千家姓。又復姓。叔服。字服。

篆書　服　服　服　服　並古論語　服　服　並古孝經　服　秋胡雕虫篆　服

曾喜多　服　沈仲呂賢字篆並見　服　服　寅　服　龔　服　露篆　姚敦臨二十體篆　敦　服　並　服

服　服　服　服　並古老子　服　古文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服　服　徐鉉篆韻

服　高氏蒙學書韻總　服　服　服　並六書統　隸書　服　根碑　服　令碑　服　蔡陽碑

武梁祠碑　服　楓柏廟碑　服　夔向碑　服　楊統碑　服　西狹頌　服　曹峻碑並洪遵漢隸分韻　服　重臺

碑　服　楠華殽碑　服　唐扶頌　服　度尚碑　服　司隸校尉碑　服　楊君碑　服　左經論語　服　二鏡

銘並漢隸字源　服　服　服　並六書統　真書　服　智永　服　歐陽詢　服　虞世南　服　顏真卿

行書　服　王羲之　服　宋米芾書　服　章草　服　衛恒　服　王羲之　服　智永　服

張旭　服　服　並懷素　服　服　並張錦溪　服　鮮于樞　服　趙子昂

天子服

玉海。三禮義宗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地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九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冕。四毳冕。五希冕。六玄冕。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此又三服。所謂

吉服有九六冕之服玄上纁下皆同章數則異故合為六服皮弁法白上
質故衣裳皆白玄衣纁裳晝象夏政之制玄衣朱裳燕器之服非廟祭之
服故不入九服之數韋弁戎服亦不入吉服之例明天子朝燕之服曰天
子皮弁素衣素裳為蜡祭之服黃衣黃冠臘祭先祖息田夫之服玄衣朱
裳燕居之服韋弁即戎之服此四服非時朝燕無常故不入九服明周禮
六服皆章義曰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難可比擬去雕飾
服以其質衮冕之服以龍為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為終 聘禮疏周禮春
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王無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則韋
弁尊於皮弁 周太宰節膳服之式凡皮采緣飾皆掌于天官司服肆于
冢伯冢禮官辨其等天官制其用漢天子所服中謁者四人各舉一時而
天子衣服御府又主之宗廟郊祀大繡之服東織令又奉之皆統于
少府悉出禁錢不以度大司農冠服冠帽可均節之手 文獻通考宣帝時魏
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
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於施行詔第八曰大謁
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叔孫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
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亦無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
服虔曰上一時衣服禮物制御百官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
帝時自有 貢禹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按西漢服章
之制於史無所考見班固敘傳言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
旗衣服之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
八則服制未嘗無書特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
秋戰國數百年典籍湮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為政尤無所究詰秦出
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而其立意大槩欲尊己而卑人故滅
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為副車只為能參
考損益以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推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
而已 後周宣帝既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
旒車服旗鼓皆加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帶綬及
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隋
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遷於

茲六代三正廻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
色雖殊尚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
烏木運姬有大白之祥黃星尚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
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
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
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
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
于秦代乃有青玉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
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
繕脩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
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情革命憲章前代其魏
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
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
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迎于魏晉迎氣五郊行
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
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衆與衮冕垂白珠十有

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
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
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
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
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
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
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禘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
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
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
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
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
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
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
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
之晉書輿服志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皁衣纁裳款
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合寅丑之建玄戈玉羽作會彫暉若乃參旗分景

帝車，金根，所以營衛南宮，啓甲以仰，用考其二月，印綵官染綠顯用出
次者有品，車夫為旗，有日月之象，惟有威儀之選。衣服鞠城，衛戟鳴鑾
是以關雎有序，不可入也。若乃立衣服物，補緝四維，跡象山之水，靜順天
之宜。以其彰者，飾繡煥然愈盛。有非衡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
路也；乘路，周路也。而義大山龍，以肖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乎
小其象，始制衣冠，而玄黃殊采，狀蓬孫轉，仿鵲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
具則，遞相成襲，顧興端周，以於顧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無陰雨，五方
之職，有八十物者焉。宋馬焉往來不，擯祝公曹，叔此為低首。周禮中車
公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非利於武，源遺說，賈人其遐，帥行殊則。是以
有殷有其，用光其武，鉤膺條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典，五時之路，王之常制，
各有其等。逮禮崇彫訛，人情驅矣，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侯，長
纓混於鄭說。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除不經，庶人干典，
彰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升國，攬其餘軌，豐貂東
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
坂，車輿之殊，各樹其文，所謂亂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當也。漢興，始有
網，經書咸墜。前載三代，至周而備。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高祖入
關，因秦制。世祖撫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鷺羽，皮軒輅轂，橫汾河
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聿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騎萬匹，以章
雄猛，振鸞置鍚，車聞豹尾，十二揚雄所謂理天根之威，孫，張睢日之蚩。
斯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但上氏拾劉，武卓宮朝，赤眉之亂，文物殆盡。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儀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
備，尚書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說明帝以開敝之美，有擬於當見。
陳章，儀器而損者半焉。曹公條奏曰：改正朔，殊徽號，黃帝所以神明其政，
繁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
祖武皇帝接天人之期，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皆氏金行，
而服色尚赤，並有司奏其傳。隋書禮儀志：衮冕平冕，黑介幘，白珠十
二旒，飾以五采，上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白玉瑱，黃赤綏五采，黃
赤縹綠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五寸，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
綬同采，而首半之。衮服，皁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之十二章，絳
緣中單，織成緄帶，朱紱，佩白玉，垂珠黃瑴，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則空頂
介幘。又有通天金博山冠，則絳紗袍，皂緣中單，其五時服，則五色介幘，進

賢五梁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通于下。四時祭廟，圜丘，方澤，
明堂，五郊，封禪，大雩，出宮行事，正旦受朝，及臨軒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
還宮，及齋，則服通天冠。籍田，則冠冕璪十二旒，佩蒼玉，黃綬，青帶，青袜，青
舄。拜陵，則黑介幘，白紗單衣。擇日，則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紗袍。春分朝日，
則青紗朝服，青舄。秋分月夕，則白紗朝服，緅舄。俱冠五梁進賢冠。合朔，服
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冠武弁，黃金附蟬，左貂。禡類
宜社，武弁，朱衣，綦屨。升殿，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入溫凉室，冠武弁，右
貂附蟬，絳紗服。征還飲至，服通天冠。廟中遣上將，則衮冕。還宮，則通天金
博山冠。貰祖罰社，則武弁，左貂附蟬。元日、冬至，大小會，皆通天金博山冠。
四時吹出宮，服通天冠，並赤舄。明堂則五時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東西
堂舉哀，服白帢。唐會要：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二
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
白帢，是也。山堂考索：唐初平，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衣服之令。天子
之服，自大裘冕而下，凡十有四：曰大裘冕，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
曰元冕，曰通天冠，曰緇布冠，曰武弁，曰弁服，曰黑介幘，曰白紗帽，曰平巾
幘，曰白帢。祀天地服大裘。顯慶中，長孫無忌乃請服衮冕，罷大裘。又新禮
祭社稷，則服元冕，四旒三章；祭日月，則服元冕，三旒元章。無忌以為四品
五品之服也。天子十二為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且三公亞獻，皆
服衮衣，孤卿服毳及鷩，君少臣多，非禮之中。請諸祭用衮，自是鷩冕以下，
天子不復用矣。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九日，太常禮院言準敕追尊
四廟，皇帝御崇元殿，命使行册禮，衮龍服。五月一日，御殿受朝，通天冠，絳
紗袍。伏請下內中尚司，與少府監計會修製。詔可。十九日，太常禮院言
准少府監牒，請具衮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今式：衮冕垂白珠十有二
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如上，為升龍，皆織
就為之。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
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下綠紐約
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
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
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加金飾。詔可。宋史：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黃、
淺黃袍衫，折上巾，九環帶，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
皂文靴，大宴則服之。又有赭黃、淡黃褛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又有窄袍，

使坐視事則服之。皆早紗折其巾。通犀金玉環帶穿袍。或御烏紗帽。中興仍之。秘府書錄本朝天子之服。袞冕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亦謂之冠。袞服青色七章。裙紅色五章。並織成。祭天地宗廟。謁太清宮。享玉清昭應宮。受冊號。元日則服之。有通天冠二梁四梁。絳紗袍。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遼史皇帝柘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元史天子質孫。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納石失。金錦也。怯綿里。剪茸也。則冠金錦暖帽。服大紅桃紅紫藍綠寶里。寶里服之有襴者也。則冠七寶重頂冠。服紅黃粉皮。則冠紅金荅子暖帽。服白粉皮。則冠白金荅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其上並加銀鼠比肩。俗稱曰襻子荅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荅納都納石失。綴大珠於金錦。則冠寶頂金鳳鈸笠。服速不都納石失。綴小珠於金錦。則冠珠子捲雲冠。服納石失。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寶里紅毛子荅納。則冠珠緣邊鈸笠。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服駝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銀褐棗褐金繡龍五色羅。則冠金鳳頂笠。各隨其服之色。服金龍青羅。則冠金鳳頂漆紗冠。服珠子褐七寶珠龍荅子。則冠黃牙忽寶貝珠子帶後簷帽。服青速夫金絲闌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則冠七寶漆紗帶後簷帽。並見元史下。

皇太子服

東漢會要。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冠。廟侍御史仕方奏請。非東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一名洗馬。並本志。晉書分紀。大始三年。詔太宰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於義為允。宋書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賀。合著袞冕九章衣。下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案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群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為允。撰載儀注。詔可。文獻通考陳文帝天嘉初。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

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及朝。絳緣中單絳袴褶。玄舄。侍祀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官則服之。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平冕黑介幘。垂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金璽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長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半之。袞服同乘輿。而九章。絳紘佩瑜玉。玉具劍火珠鏢首。絳袜赤舄。非謁廟則不服。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中舍人執遠遊冠以從。其遠遊三梁冠。黑介幘。翠緌。纓。絳紗袍。皁緣中單。黑舄。大朝所服。亦服進賢三梁冠。黑介幘。皁朝服。絳緣中單。玄舄。為官臣乘輿。白帢單衣烏皮履。未加元服。則素服。志書分紀隋志。皇太子服六等。袞冕。據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以繡。玉具劍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同仁壽元年。煬帝為太子。以白珠貫冕。太遠遊衣請從青珠旒。九旒。短不及時。降天子二寸。又高祖嘗問許善心。太子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梁簡文之為太子。嫌於上逼。還服遠遊。隋書禮儀志。皇太子朝服遠遊冠。金博山佩瑜玉。革綬。無組。朱衣絳紗袍。皁緣白紗中衣。白曲領。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講則著介幘。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若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省則烏帽永福省則白帽云。諸王朝服。遠遊冠。介幘。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囊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鄭樵通志。皇太子袞冕。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犀簪導。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劍珮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

之。新唐書車服志。袞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犀簪導。青纊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縹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黼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襪。赤舄。朱履。加金塗銀釦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玉海志。皇太子之服六。袞冕。遠遊冠。公服。烏紗帽。平巾幘。進德冠。內五所字今 通典。開元禮。皇太子正至受群臣賀。著從省服以出。若服褲褶群官及宮臣皆褲褶。朝集使公服。受宮臣朝。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禮志。太子納妃服袞冕。出升金輅。唐會要。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綏。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白裾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珮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綵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

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欸。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謹奏。上手勅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宋會要。皇太子之服。袞冕。青羅表。緋羅紅裏。塗金銀釵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革帶塗金銀鉤䚢。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釵花飾。青羅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釵花玉鏢首。白羅襪。紅朱履。金塗銀釦。從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釵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舄。革帶。劍。佩綬。餘同袞服。襪帶。勒帛。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皁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 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命皇太子。太常禮院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及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以受冊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十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將來南郊準禮例。皇太子侍從皇

帝。充亞獻行禮。合着祭祀服色。準制度。袞冕垂白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服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織為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朱紕以朱綠。紐約用組。黼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為飾。玉鏢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舄加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詔令文思院製造。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太子冠服之制。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三玉環。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加元服。從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具服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袞冕。受冊。謁太廟。朝會服之。詔頒行。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又上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褕翟。青織成

為之文。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冊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詔頒行。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即位後未改元。十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祗候庫中已降指揮。新除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每遇行事。若服朝服。合服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金鍍銀立筆。真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合服金鍍銀八旒冕。真玉佩綬。緋羅履襪。已下文思院。各如法製造。有旨依隆興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子鄧王愭。慶王愷。恭王光宗廟諱。將來大禮。合用朝祭服。玉佩綬。令祗候庫供見管真玉佩綬等一樁。管日後遇有禮。依此供納。 乾道元年八月十七日。詔工部下文思院。依禮部太常寺定到制度製造皇太子冠服。禮部太常寺狀。勘會依禮例。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及合服袞冕等。今討論申請桓圭。撿會太常因革禮。至道二年冊命皇太子。禮官上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遊冠。朱

明衣。執桓圭，以受册朝會謁廟亦服之。按禮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雙植謂之桓。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一依政和五禮新儀制度名件。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舃，餘同袞冕。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色，為大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金塗銀釦，從之。仍令工部行下文思院照應工件冠服，疾速修製。二十九日有旨，皇太子桓圭，用元降下見成玉圭，特作一尺製造。先是提點修製册寶禮服等，都大主管所狀，準工部侍郎王劉子，文思院修製皇太子桓圭為無玉材，遂降下金成玉圭一，長一尺三寸。本部同太常寺看詳侍，雖與典故不同，緣已成之圭，今隨宜碾造，雙植剡上，左右各半，續據監官鄭禹，按典禮鎮圭尺有二寸，係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係公守之。切於禮經未安。今來本部照得御前別降玉材頗大，見今解製，依典禮修製，可及九寸。本所遂具奏聞，欲有是命。　七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續討論到禮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皇太子

受册。令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及謁太廟別廟行禮，令服袞冕，從之。三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皇太子受册畢，朝謁太廟別廟，依典故係服冠外，所有朝謁景靈宮，所服依典故，即無該載。今欲乞依禮例服常服，有旨依。文獻通考，皇太子之服，中興後如政和制，其後詔太子，擊通犀玉帶不佩魚。先是禮官參稽禮典，謂無佩魚之文，乞制魚上賜上帶。如佩上魚。皇太子受册，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謁太廟別廟行禮，服袞冕，朝謁景靈宮服常服。七年三月，禮官言朝謁景靈宮，所服典故不載，請依禮當服常服。先是元年十二月，詔皇太子過大安賜花，比親王增其四襲枝二。加犀製之。淳熙十四年，令皇太子參決，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于議事堂。嘉定二年七月，皇太子參製遠遊冠冕，令用珠玉，皇后宮出書御付進司所納之具。是日冠冕，請皇付使節。遼史皇太子遠遊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鞶囊，白襪烏皮履。金史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袞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為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

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舃，餘同袞冕。冊寶則服之。經世大典，按太常集禮，至元十二年，博士擬袞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為大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金塗銀釦。大德十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唐制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織成之，每行一章，黼黻重以為等，每行九。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飾，玉鏢首，瑜玉雙佩，朱組帶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舃，舃加金飾，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服之。宋制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衣大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舃，舃加塗金銀飾，加元服，從祀，受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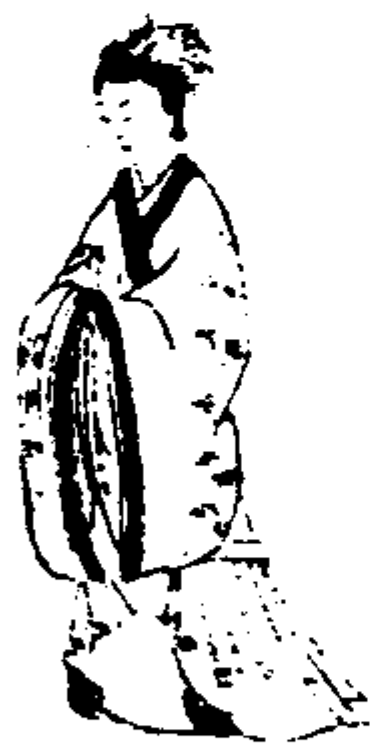
謁廟朝會服之。已擬其制，未果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　一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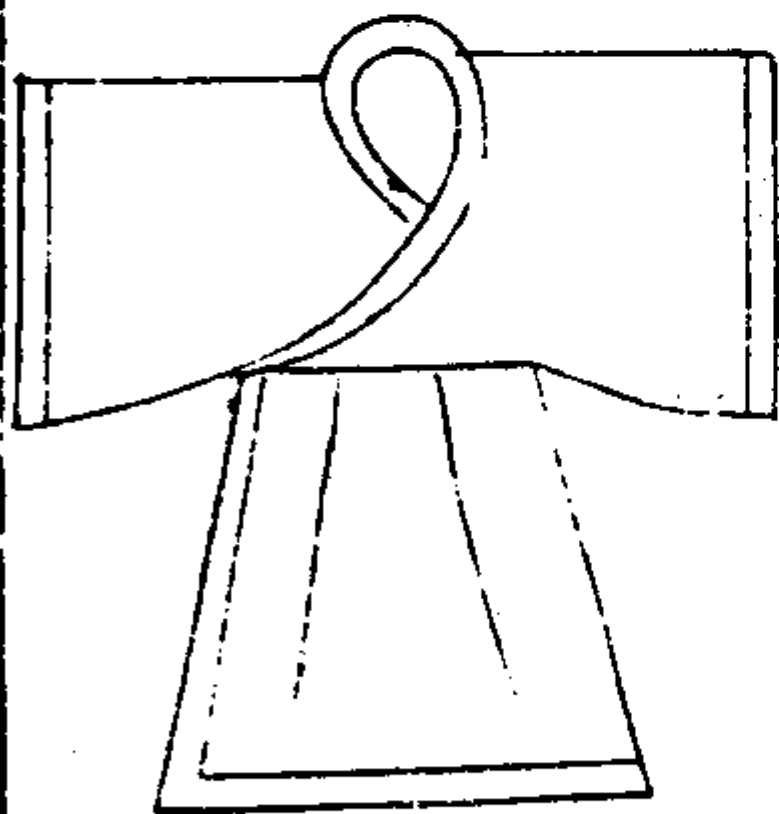
服

后妃服

周禮圖褘衣

釋云。褘當為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無異。祭先王。則后服褘衣以從之。

禮象褘衣一名翬翟

陳祥道禮書后褘衣。褘衣。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禮記言夫人副褘是也。非上公亦尊其服者。豈周公之後而近書。

三禮圖褘衣

三禮圖說褘衣。翬雉衣也。其色玄。後鄭以為素質五采刻繒為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以為文章。后從王祭先公王則服。上公二王後魯夫人助君祭宗廟皆服之。首飾亦副。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詩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後鄭云。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珈之言加也。今步搖上飾也。古之制所有未聞。孔疏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五色紘懸玉瑱。若編次則無衡。其笄言珈者以玉飾笄。后夫人首服尤尊者。此別及衡笄以珈。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別尊卑也。又云珈之言加者。以珈字從玉。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漢之步搖。如周副之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古制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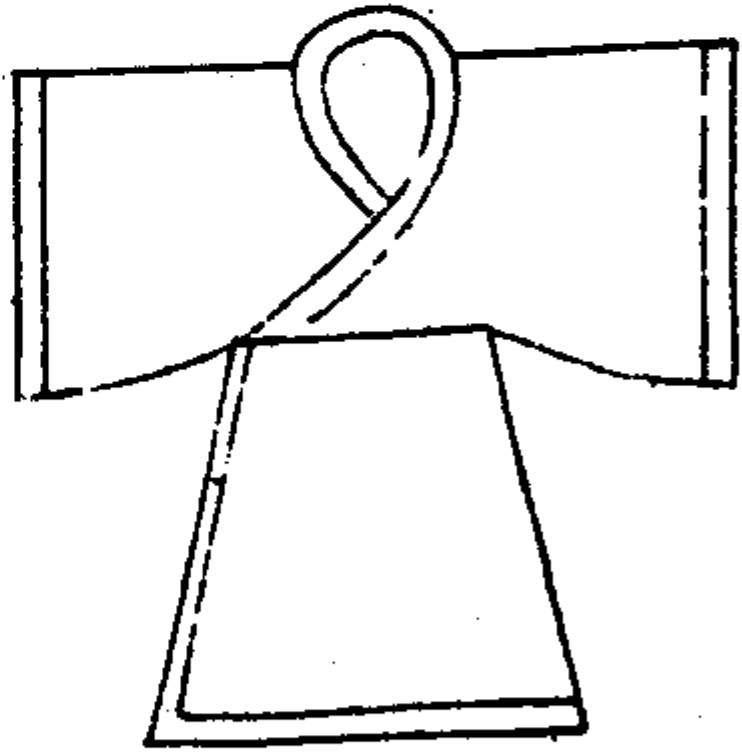
未有聞者。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言。據此言六。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雖多少無文。以侯伯夫人推之。宜十二。今但圖六。則餘法可知。又屨人註云。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凡舄與裳同色。此與衣同色者。以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連衣裳不異其色。故云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既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狄。又云鞠衣以下皆屨者。六服之三翟既以三舄配之。則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又云舄屨有絇有繶有純。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黃絛於其中。絇謂屨頭以黃絛為鼻。絇拘也。取拘持為行戒。使人低目不妄視也。純謂以黃絛為口緣。凡舄之飾。如繢次。玄舄黃絇繶純者。玄黃天地色相對。為繢次之飾也。赤絇繶純者。王黑舄之飾也。赤黑南北相對。亦繢次之飾也。黑絇繶純者。王赤舄之飾也。青絇繶純者。王白舄之飾也。青白東西對方。亦繢次之飾也。后之赤舄。亦黑飾。后之青舄。亦白飾也。若然。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纁南北相對。用繢次為屨飾者。尊祭服也。凡屨之飾。如繡次。此約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為飾。白與黑西北次方。為繡次之飾。又后黃屨白絇繶純。白屨黑絇繶純。黑屨青絇繶純。此三者鞠衣以下之屨也。然則屨舄。王有三等。后有六等也。上公以下夫人。得服褘衣者。亦玄舄也。

周禮圖褕狄

釋云褕當為搖。狄當為翟。則搖雉其青色也。上二翟並刺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

禮象褕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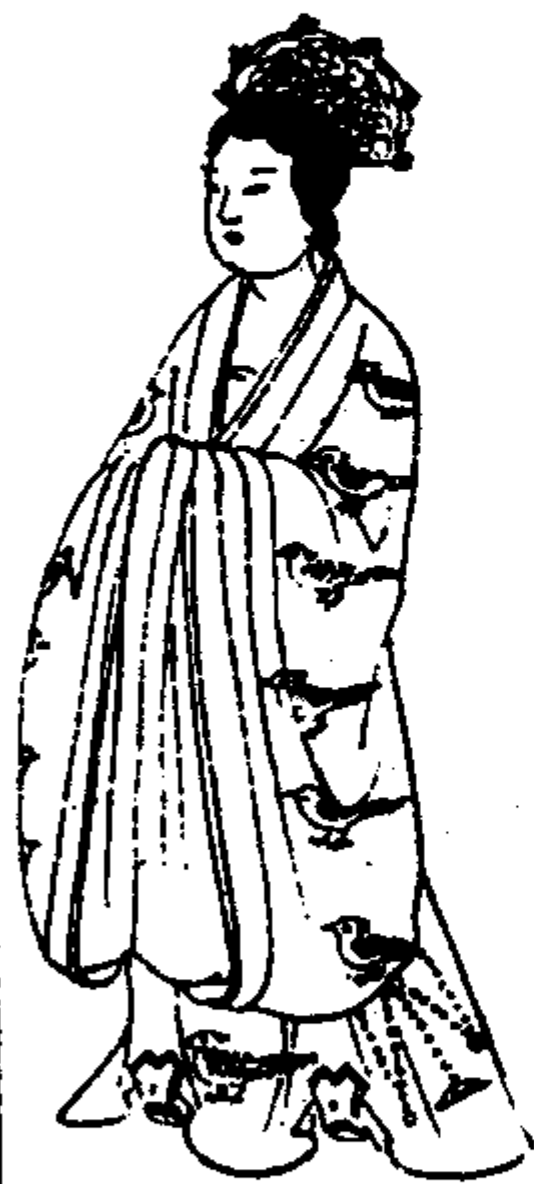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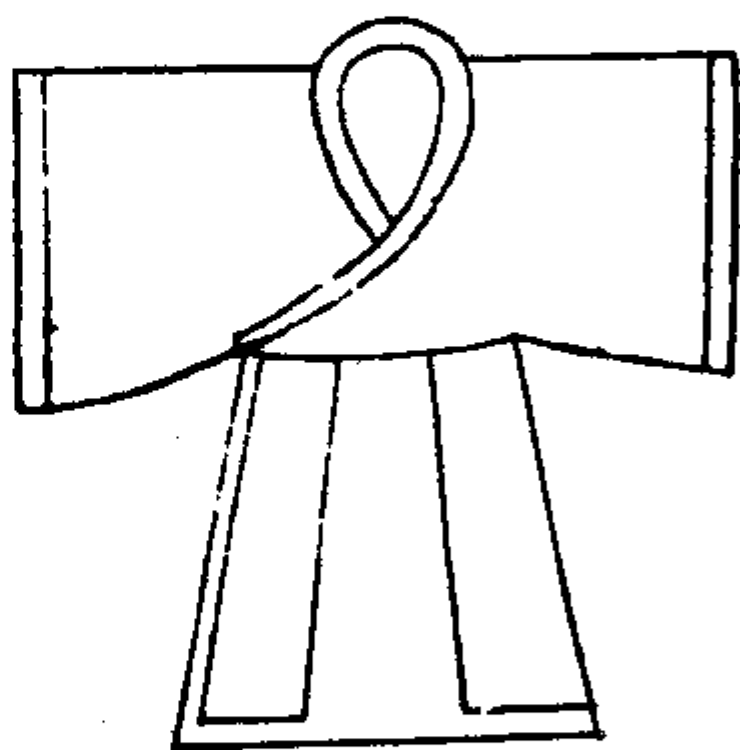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褕狄 褕狄。后祭先公之服也。玉藻曰。夫人揄狄。雜記曰。復夫人税衣揄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及侯伯之夫人皆褕狄也。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亦褕狄特雉執。與三公之妾侯伯之夫人異耳。

三禮匠服圖褕翟

三禮圖後鄭讀褕狄為搖翟雉名青質五采。皆刺繒為褕翟之形。而五采畫之。綴於衣上。以為文章。然則褕翟之衣其色青。后從王祭先公則服之。

首飾佩綬與褘衣同青舃白絢繶純。侯伯夫人。助君祭宗廟亦服之。首飾亦副。詩何彼襛矣。序王姬之車服。下王后一等。箋。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周禮圖闕狄

釋云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刺繒為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或以無正文直意並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

禮象闕翟一名屈翟

陳祥道禮書闕狄。后祭群小祀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喪大記曰。夫人以屈狄。皆子男之夫人也。

三禮圖闕翟

三禮圖說按褘褕二翟。皆刻繒爲雉形。又以五色畫之。綴於衣。此亦刻繒爲雉形。不以五色畫之。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俱刻赤色之繒爲雉形。間以文。綴於衣上。後鄭云。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遺俗者。鄭君見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於衣上。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爲雉形。綴於衣上。漢俗尚有。故云三翟之遺俗也。首飾珮綬。一如二翟。赤舄黑絇繶純。其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亦皆服之。

禮象鞠衣

內司服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蓋內命婦。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闕狄。三夫人也。三夫人。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今三公之妻。服褕狄。而三夫人。反服屈狄。何也。蓋先王建官。內命婦皆下外朝之臣一等。故其爵三夫人視卿。九嬪視大夫。世婦視上士。女御視中士下士。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此言士妻褖衣。若加一命。則服禮衣。故曰一命禮衣。士褖衣。初命爲君其妻屈狄。若加一命。其夫爲侯伯也。則服褕狄。又加一命。其夫上公也。則服褘衣。故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鄭氏謂褘當爲鞠誤矣。

陳祥道禮書鞠衣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爲之於祀者持服之以祭。鄭氏曰。先帝太皞之屬是也。孔穎達曰。爲鞠衣者。爲於神本以求福祥也。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玉藻曰。再命鞠衣。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

鞠衣者。后告桑之服也。按後鄭云。鞠衣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事。又彼注云。先帝。太昊之屬。知非天帝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季春將作祭太昊之屬。薦鞠衣於神主。爲蠶求福也。以蠶功既大。總祭五方帝於明堂。故云之屬以該之。又孔賈疏云。以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花。是鞠衣黃也。又云鞠塵不爲麴者。古字通用也。又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則養蠶。故服色象之。其首服用編。後鄭云。謂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其佩如三翟。黃屨白絇繶純。屨之與舄。形制大同。唯禪底爲異耳。故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複重也。下謂底也。然則禪底者名屨。重屨者名舄。孤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亦皆服之。但玭用三采。瑱用美石爲異。三采素青黃也。知然者。齊風著之篇。毛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後鄭云。著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出至於著。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懸瑱之紞爲素色。下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旗人臣三色者亦然也。又云尚之以瓊華。尚飾也。瓊美石華石色。故知人臣用美石也。彼毛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以君素是象瑱。下文何得更云瓊美之事乎。故鄭以素青黃皆爲紞名也。或曰。鞠衣以下后紞亦三采。玉禮新儀鞠衣。黃羅爲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爲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周禮圖展衣

釋云展衣色白。朝王及見賓客用之。記作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云。

禮象禮衣一名展衣

陳祥道禮書 展衣。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則內外命婦之鞠衣展衣褖衣，則其助祭之服歟。

三禮圖 展衣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佩綬如上。上首服亦偏白綅黑絇繶純。按鄭云，展當為襢。襢者，按表大記云，世婦襢衣。襢之言亶也。亶，誠也。按詩鄘風，君子偕老，及此文皆作展。是正經。鄭必讀為襢者，以禮從衣，而有衣義。爾雅，襢展雖同訓為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亶為聲，有行誠之意，故從禮也。此亦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所服之。按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是也。　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之配君子，可知矣。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德之懿也。

周禮圖 緣衣

釋云，緣當為褖。其色黑。御于王之服。尚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君王于房中。釋朝服入御。蹤云，御服褖衣也。

禮象 褖衣 一名税衣 一名緣衣

禮象。后之六服，一曰翬衣，二曰褕狄，三曰闕狄。翬素質義也。褕青質仁之。五色皆備成章禮也。翬或作褘，褕或作揄。揄翟而已，褘高章焉。至夫闕狄，一名屈狄。言其屈於二狄。四曰鞠衣，五曰展衣。鞠衣言屈，展衣言伸。鞠衣禮也。展衣信也。鞠衣貴言禮，而以信為質。展衣亦言信，而以禮為文。老子曰，禮者道之華，而忠信之薄。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古之人制服如此。鞠一名而含二義，則本以華制名。展又作襢，襢之言信也。六曰褖衣。褖衣自。蓋狄衣謂之象服。言猶卦之有象。其義隱故也。緣衣謂之褖衣。言猶卦之有象。其義顯故也。亦或謂之税衣。闕狄言其取象缺，税衣言其取斂衰。蓋税十而取一，一衰或二十而取一。故税又為衰。故曰税之税，以薄取義故也。又為小功不税之税，以輕取義故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襚之言遂也。以其物薄，故雖父兄存，身之可也。雖然若未仕者猶不遂。故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則以父兄之命。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己則不税。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税。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税。凡此皆以輕故也。若夫三年之喪，則自無税矣。公家見則妻副褘。記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侯伯鷩冕則妻褕狄。記曰，王后褘衣，夫人褕狄是也。王之三公同乎男，毳冕則妻屈狄。記曰，君命屈狄是也。王之卿同，其夫希冕也，則妻自鞠衣而下。天子之大夫是也。公之孤同。其夫玄冕也，則妻自展衣而下。天子之上士是也。公之卿大夫同。其夫爵弁也，則妻自褖衣而下。小國之大夫是也。其夫朝服也，則妻自宵衣而下。小國之士是也。毳衣如菼，刺大夫之詩也。大夫希冕，今曰毳衣，則上大夫卿也。卿服毳冕，則三公宜服鷩冕。先儒謂服毳冕誤矣。王制曰，三公一命卷，明服鷩冕也。毛詩傳曰，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見舅姑。按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蓋后始褖之服也。王以袞冕享，若后與焉，則服翬衣。王以鷩冕享，若后與焉，則服褕狄。王以希冕祭，若后與焉，則服鞠衣。若王玄冕而后與焉，則以展衣從。若王皮弁而后與焉，則以褖衣從褖衣，皮弁之

匹也。宵衣朝服。玄端之匹也。諸侯以朝服視朝。故夫人以纚笄而朝。則天子皮弁視朝。后宜以褖衣朝王矣。后以褖衣朝王。則其御于王也以宵衣矣。朝服以朝制名。宵衣以宵制名。其義可考而知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夫人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然後入御是也。宵或作綃。又言以綃爲之。猶褖衣。一名錫衣也。鄭氏謂祭群小祀則闕狄。展衣以禮見王。褖衣御于王之服。皆非是。后以褖衣朝王。則其見舅姑見賓客亦以此。按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纚笄總衣紳。則王后以朝其夫之服見其舅姑可知。禮有問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特有四方之賓來。褖衣何爲陳於斯。則王后以朝舅姑之服見其賓客可知。　王之三公八命。則其妻自褕狄而下。如后之服。其卿六命。則其妻自闕狄而下。如夫人之服。蓋褘衣視袞冕。褕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大夫四命希冕。其妻鞠衣。上士三命玄冕。中士再命爵弁。其妻展衣。下士一命皮弁。其妻褖衣。喪大記曰。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言爵弁以著中士。言稅衣以著下士之妻。互相備也。蓋鞠衣視希冕。展衣視玄冕。爵弁褖衣視皮弁。公之孤四命希冕。其妻鞠衣。雜記曰。內子以鞠衣是也。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皆玄冕。其妻皆展衣。喪大記曰。大夫以玄頳。世婦

以禮衣是也。其士一命無爵弁。自皮弁而下。其妻褖衣。若子男之大夫一命無玄冕。自爵弁而下。其妻禮衣。其士不命無皮弁。自朝服而下。其妻宵衣。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然則大夫冠而祭於己。惟一命之大夫。士冠而祭於公。惟不命之士爾。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移袂。特牲禮。主人冠端玄。主婦纚笄宵衣是也。纚笄宵衣。以譬則男子玄端也。被錫衣移袂。以譬則男子皮弁也。詩曰。被之祁祁。被首飾也。錫衣蓋即所謂褖衣。一曰稅衣。一曰緣衣。士昏禮曰。女次純衣纁袡。主人爵弁纁裳。而女次褖衣纁袡不類。然則純衣。絲衣也。禮衣是已。錫布也。與絲衣異。列子曰。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蓋於婦人之服爲宜。毛詩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之。然則展衣以縠。而鄭氏謂褖衣絲衣。此讀女次純衣爲褖衣之誤也。士喪禮曰。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據此。褖衣白矣。男子皮弁白。則是亦白也。然則翬衣玄。褕狄闕狄皆青。鞠衣黃。展衣赤。褖衣白。且謂之闕狄。則以視褕狄有所闕而已。其大畧同也。玄北方也。青次之。赤次之。白又次之。鞠衣以黃

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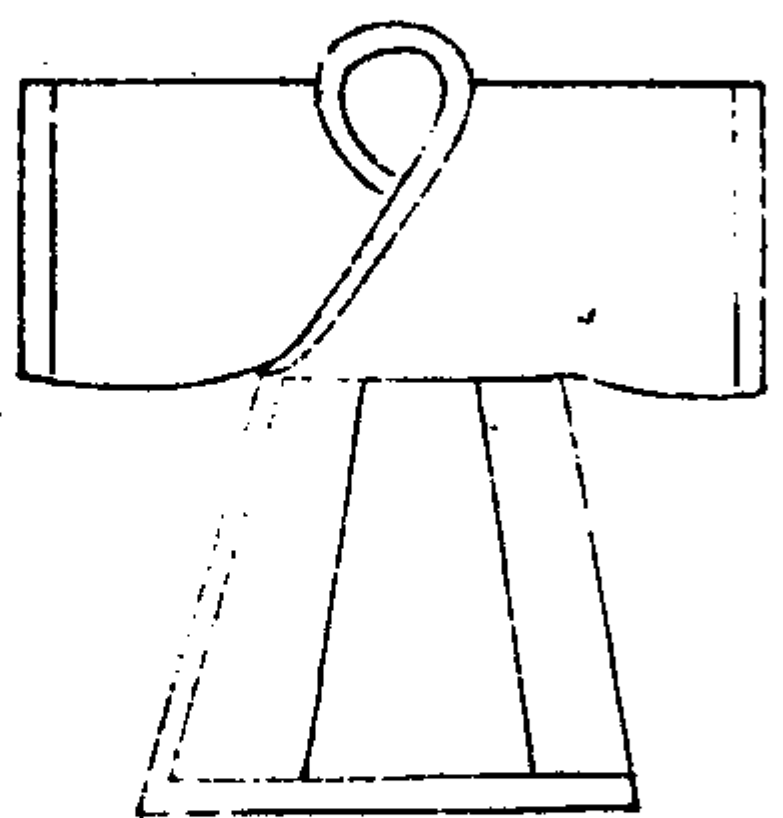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　褖衣

禮書周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　注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　鄭司農曰。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褕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褕翟畫搖。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

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褕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褕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詩曰。副笄六珈。又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之。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曰。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裸獻則贊。而天地無祼。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及外神。是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

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為裏。鞠衣服言女子蠶事而不言裳。昏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禕衣為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貴之。祛。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褕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禕衣玄。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群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內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盛也。黑者陰之正色。緣者陰之上達。緣則備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矣。以上達為備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弁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賤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以禕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衮冕。則交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三禮義宗。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尚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尚質。故無殊章之品。

士褖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褖衣。玉藻言褖衣。士喪禮襚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褖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玄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大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褖衣。鄭氏以士之褖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不道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褖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袡。則明凡褖衣皆有袡也。孰謂袡特為昏禮施哉。

三禮圖褖衣

褖衣色黑。后接御見王之時則服褖衣。及次接進。師註云次者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也。賈疏云。所謂少牢主婦髮鬄。即此次也。鬄髮同音也。彼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而為之。按晉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杜云。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以此言之。是取他髮為髢也。則有不用他髮為髢。自成紒者。故鄘風君子偕老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長美。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髲者不用髲為善也。是不用他髮為髲。同合己髮。紒為紒者也。漢志。說大手紒。蓋謂此也。其佩綫如上。而黑絛白總鉤紕。士妻從夫助祭亦服之。婦人褖衣之黑。始因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知者按士冠禮。陳服于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此褖衣當玄端處。所以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又見子羔襲用褖衣纁袡。鄭註士昏禮云。袡赤緣也。褖衣纁緣。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常衣也。今子羔襲之。故譏用婦服。但纁袡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婦人褖衣黑可知矣。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此上六服。皆以素紗為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

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紗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皮弁玄端。三等裳服。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耳。何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皆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按內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唯宗廟有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以其婦人無外事故也。若然哀公問孔子云。以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按後鄭云。六服備於此者。以諸經傳言婦人之服多矣。文皆不備。其六服唯此文為備。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色故也。是以下云。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者。以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以鞠衣象鞠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褖衣象之黑矣。水生於金。褖衣上有襢衣。則襢衣象之金色白。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黃矣。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狄。則闕狄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六色唯有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自下推次其色然也。三翟唯褘言衣者。以褘衣是六服之首。故以衣目之也。 按周禮追師掌后首服為副編次。名制有三等。雖代有沿革。稽諸典禮。參於舊圖。以意求之。則古今之法

笄髾而見矣。其委貌形制。古樣寫各於六服之下。圖而解之。文獻通考王禮考。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云。追冠名。副者。婦人之首飾。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祀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是之。笄卷髮者。內外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後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與王后同。 疏曰。按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 陳氏禮書曰。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

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為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為髲髢云者。蓋有所傳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以為呂姜髢。說文曰。髲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髮鬄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髮髢也。鄭氏皆以為髮髢。非是。 又曰。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為妾者不笄。士婦纚笄。亦攝盛之。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疏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命疑而不定。云王夫人其闕狄以下子為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褘。王者之後。自行王禮。與夫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

中士也。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婦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 疏曰。君。女君。子男之妻也。彼后所命。故女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本翟也。直刻雉形。闕其彩畫。故云闕翟也。再命褘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褘當爲鞠。謂子男之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則服展衣也。所謂士褖衣者。謂子男士不命。其妻服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它則皆從男子。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人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疏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王夫人之嬪其位視子男。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用獻繭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中出世婦舉貴者。褖人。掌王及后之服。褖與赤褖。黑褖。赤褖黃褖。青句素褖爲褖。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褖。玄褖爲上。褘衣之褖也。下有青褖赤褖鞠衣以下皆褖耳。黃褖者。王后玄褖之飾。王及后之赤褖。皆黑飾。後之青褖。白飾。 疏曰。天玄與地黃相對爲繢次。故知王后之玄褖黃飾。士王及后之赤褖皆黑飾。后之青褖白飾者。以褖皆對方以繢次爲飾。故甚者也。山堂考索。二王后與二伯夫人服。二王後夫人當褘衣。三公有功加命服袞冕。夫人亦得服褘衣。以下三翟皆畫九翬。依夫人之命數也。晉以周公之故。得用褘衣。但畫九翬。所以與王后異。東漢書。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隱領袖緣以絛。翦氂簪珥。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晉書。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

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永制。宋書。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鈿步搖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從祭則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南齊書。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揄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衮。大裘王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齋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隋書。大衣。謂之褘衣。皇后謁廟所服。公主會見大首髻。其燕服則施嚴雜寶爲佩瑞。袿襡用繡爲衣。裳加五色。鏍金銀釵飾。鄭樵通志。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襡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華。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 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爵九華。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揄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 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首飾花釵十有二樹。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揄衣。祭群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卓。食命婦歸寧。則服翔衣。玄色。音秋。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爲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祭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 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褘

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元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兵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華。綬佩同乘輿。　隋制。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首飾花十二樹。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革帶青韈舄。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褘衣。親蠶服之。青衣去大帶及珮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唐書。皇后之服三。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韈舄加金飾。鞠衣者親蠶之服也。黃羅為之。不畫。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鈿釵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十二鈿。服用雜色而不畫。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衮冕之旒。

又有兩博鬢。　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褘衣首飾花釵十二樹。并兩博鬢。其衣以深青織成為之。文為翬翟之形。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章綵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雉也。親蠶則服之。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雉及珮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　開元中。又定品令。宋會要。皇后之服。唐制有三等。一曰褘衣。朝會服之。二曰鞠衣。親蠶服之。三曰禮衣。宴見服之。國朝存其名。常服龍鳳珠翠冠霞帔。仁宗天聖二年正月十一日。中書門下言。皇太后禮服。按典禮具有明文。望令所司預先修製。詔太常禮院檢詳典禮以聞。禮院言。按開寶禮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褘衣素紗中單。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受冊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按開元禮義羅曰。隋朝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參詳每遇朝謁聖容。往還於輦中服此朱衣。加蔽膝革大帶珮綬韈。金飾履。並隨衣色。如常程視事則亦服朱衣。有大帶綬金飾履。式去綬六月大帶亦可即去蔽膝革帶珮韈。式用黃羅為衣。如鞠衣之色。亦無

無綬。仍用大帶。以金飾履。其首飾依十二株花。奏可。仍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管勾修製。五月製成上之。　十年九月十五日。太常禮院上言。準詔。出兩宮衣冠畫樣。參詳製造。今請皇太后革帶韈舄並隨衣青色仍加金飾。不用鈿。餘如畫樣修製。奏可。　明道元年十二月三日。詔將來皇太后恭謝宗廟。有司製后妃禮衣服。又重翟等六車。太常禮院言。禮衣。請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用劍。九龍十六株花。前後垂珠翠各二十旒。以袞衣為名。詔冠名儀天。　九日。太常禮院言。皇太后赴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先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車服謁太廟。歐陽公集。戶部侍郎蕭簡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文獻通考。神宗元豐八年。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朵舊用五。至是各增為十二。宋會要。神宗元豐八年八月八日。禮部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翰林學士給舍禮部太常寺同詳定以聞。　後翰林學

士鄧溫伯等言。參詳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詳裁定。損皇后五分之一。詔依所定。內冠朵用才魚。　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宰臣何執中奏。皇后受冊冠服。當辦具者。上曰。比有司畫一來上。內頭冠合用珠子。中言一兒。聊自陳曰。方今朝廷未嘗不當以服飾費耗邦財。頭冠用珠數多。請以為妃時所服冠。令工改造。增覺捧三枝足矣。朕嘗其餘務儉節用。亦既許之。執中奏曰。此陛下克勤克儉。風化所及。尚書右丞鄭洵仁請紀次其事。宣付史館從之。文獻通考。政和三年。議禮局上所定皇后服飾制度。如天聖中。其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高宗中興後。皇后之服。首飾褘衣佩綬韈舄。依政和新儀。與皇太后同。　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其紅大袖紅羅生色為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為墜。背子用紅羅。衫子用黃紅紗。襦袴以白紗。詔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為之。建炎雜錄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

邸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 咸恭后御衣之目，乃如與家人等耳。其目：真紅大袖。真紅羅生色領子 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真玉墮子 真紅羅背子。真紅生色領子 黃紗衫子。明黃生色領子 粉紅紗衫子。粉紅生色領子 熟白紗襠袴。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胷。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衫子。昔記貴主言偶侵披后服，不知至今猶然。上海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執政言蒙宣示中宮褘衣。上曰：言近風俗奢靡，革弊當自宮禁始。遼史儀衛志。遼國以祭山為大禮，服飾尤盛。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靴。金史皇后冠服。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裹，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朶，前後有花珠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隊仙人浮動插𢅘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鑻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一。 褘衣。深青羅織成翬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並紅羅織成雲龍，十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並織紅紋，造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緅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黃赤白黑縹綠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攢金綠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以綠錦鈕約，用青組攢金綠織成帶頭。玉佩二朶，每朶上中下璜各一，半月璧子各二，並玉碾縷金打鈒獸面荿鈎佩子各一，水葉子真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鞔服鉈尾龍口拳木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腳。襪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一丈五寸。舄以青羅制，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真珠裝綴，繫帶。襪青羅，表裏繖繫帶，摩冠織撚花樣，縷金裝造，上有玉瓚一，下有玳瑁盤一。宋薛季宣浪語集上王丞議后服劄子 上像皇后，奄秉六宮，在率土之情，共辦喪處。某輒有嘗見上論節文之末，不知本狀密言賓次，惟所財擇。某切觀赴擇官狀，選定初十日中時發，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從閱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於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禮失之濟，寧過於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退國長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見服，明道曰：服當三日而除，晨朝未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判辦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故以姑息為愛。如公禮宜。故，故言之伏，與害處而行。如鄙言有可納，則乞且言以告意處分。甚幸甚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

服

元服二

太子加元服杜佑通典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嗣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家語冠頌曰天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漢書宣帝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疋大夫人八十疋夫人六十疋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太平御覽孝哀皇帝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爲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減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宮杜佑通典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毓以爲一加再加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惠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惠帝以正月景平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以一加冊府元龜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業爲皇太子即前廢帝也宋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七年加元服杜佑通典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無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官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翌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玄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身其書父兄則明祖在不爲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

祿立贊冠無酒二爵不備番國[illegible]可也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illegible]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承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循前代之儀其年御覽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冊府元龜陳文帝天嘉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illegible]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加元服杜佑通典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司馬彪建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見家冠禮[illegible]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思同馬彪志欲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以爲有賓諸侯皆以爲無賓[illegible]然成童[illegible]斯之謂矣[illegible]和十七年七月立皇子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帝臨[illegible]

者進揖諸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既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既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座祭之啐之尊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群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冊府元龜後周高祖武帝建德元年四月立魯國公贇爲皇太子即宣帝也帝親告廟冠於阼階隋書皇太子服六等袞冕九旒末組纓青纊充耳犀簪導紺衣纁裳去日月星辰爲九章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黻二章玉具劍佩綬舄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據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繡王具劍故事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貴白珠及仁壽元年煬帝爲太子以白珠太通表請從青珠於是太子袞冕與三公五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將降天子二寸杜佑通典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太子與賓贊及令僕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詣運於阼帝袞冕即御座揖太子進升堂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

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進前北面立祝之（文如）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而還　大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復魏方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史扇其道群臣飲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唐會要貞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加元服（後追謚孝敬皇帝）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狀以皇太子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復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史扇其道群臣飲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番魏乃昊房之風故不足敘後卑鄉有前卑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册府元龜開元七年十一月皇太子將加元服下制曰元良所以主匕鬯奉社稷貢于萬國祝以三加皇太子居長德之地務親仁之道爰就師保允修志業寢門問安而資敬太學齒胄而徵書大猷且酌元服宜中史稱周頌之年傳記貴冠之禮尊若敬始謂之成人建諸建王式展嘉事可以來年正月加元服所司擇日奏聞禮官博士詳考故實允符令典唐會要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杜佑通典皇太子加元服告太廟臨軒命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爲賓卿一人爲贊冠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飾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群官朝集使諸蕃客

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按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賓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北面奉禮郎設門外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南武官三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並以北爲上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群官各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協律郎太樂令師工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迎典儀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群官入立定又引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黃門侍郎引主節持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按立於樂懸東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樂止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事無辭公再拜還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制旨卿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黃門侍郎引主節至賓所主節授黃門侍郎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面賓再拜授節付主節訖又再拜主節立於賓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按立於賓所取制書在賓東北西面立賓再拜受制書執立又再拜持按者立於賓後中書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賓贊出賓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出初賓贊出門賓以制書置於按升車從輅而行威儀鼓吹詣東宮降輅入次賓贊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蕃客各還館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如冠儀　冠前一日衛尉設賓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

贊冠次又於其西南向並鋪牀席又於重明門內道西設一次擬會賓贊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及諸親并宮臣次如常儀奉禮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之下及宮臣門外位如常儀典儀設殿庭位文武群官共宮臣合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皆以北為上又設皇太子位於閣外道東西向設三司位於閣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所由設軒懸之樂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帥其屬鋪解劒席於懸之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乘措車侍從諸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工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羞實巾加勺羃典設郎鋪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西向設賓席於西階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設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帳幄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饌置服物等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冕服玄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黼領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朱韍二章玉具劍大珠鏢首

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白韈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方心曲領假帶絳紗蔽膝白裙襦白襪黑舄其革帶劒珮綬笏與冕服同緇布冠玄衣素韠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履韈革帶大帶笏緇纚用皂羅中方六寸囊帶於前西隅皆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冕建四紛純纁席四績純又在南良醞令實側罇醴加勺羃於序外帷內設罍在洗北篚在洗南東肆實巾一角觶角柶各一加羃太官令實籩豆九邊九於罇西俎在

等並絳公服立於罇罍邊豆之所冕白珠九旒犀導組纓青纊充耳遠遊三梁冠金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犀導肆髮纓緌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一箱盛奉禮郎二人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各贊冠者庶子為之升諸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面立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常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閣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玉導寶飾綵衣紫褶綠褲織成襪領綠韍紗烏皮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閣門外左庶子跪奏請左庶子臣

某言請殿下降輿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又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三師三少答再拜洗馬引就階東南位三師訓導在前三少訓從於後中仗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通事舍人引宗正卿入見皇太子訖通事舍人引出迎賓洗馬引皇太子初行樂作至階東西面立偃麾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宗正卿引賓迎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荅拜賓入門樂作主人從入立於樂懸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入舍人引賓贊詣殿階間南立樂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按在贊冠西南東面賓就按取制執洗馬引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就宮展禮訖皇太子又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制書付庶子授退洗馬引皇太子師保等如式升東階主人從升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入東序帷內近北西向立師保等就席位訖賓升西階宗正卿升東階各主席後初賓升舍人引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東階詣序帷內於主人贊冠之南俱西面贊引皇太子出立於席

東西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皇太子南端興席北少東西向立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坐脫空頂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賓降盥主人從降樂作賓升樂止主人從升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慎其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東面立賓之贊冠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緇布冠置於黑介幘之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年永受祺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向跪脫遠遊冠置於纚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賓復位賓之贊冠者跪受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著袞冕

之服以出立於序東西面贊冠者徹櫛二箱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
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南向下莞上藻席之贊冠者於東序帷內盥手
洗觶與善郎醴加柶覆之面柄者之贊冠受面葉立於序內南面立賓揖
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皇太子
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壽
考不忘皇太子筵西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與進饌陳於皇太
子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執觶右執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
醢菹偏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太
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胏郤左右執本坐繚右手執末以祭上左手
嚌之興以授贊冠者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捝手興取觶以柶祭醴三始
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
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升筵坐奠觶於薦東興降筵贊冠者
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初答拜訖降立於西階之西
近南東面引賓之贊冠者隨降立於賓西南東面皇太子立定賓少進字
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奉和字
某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洗馬引皇太子降初行樂

作至降作階下位樂止三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定皇太子西南
再拜三師等答再拜以出於三師拜訖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
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如常儀初皇
太子降通事舍人引賓贊及宗正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立於會
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
卿立於座東西面賓贊立於座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俛伏坐遂行酒酒至
賓主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賓主俱興設食訖賓主俱坐食會訖贊立
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東廂西面執事奉束帛之篚以授宗正卿
又執事者奉束帛篚立於宗正之後後牽乘馬入陳於庭北首西上賓贊
俱廻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南向授賓執事者以幣進授贊
冠者宗正卿與執事者退復位賓贊降從者立受幣賓當庭實揖左右馬
以出三馬從出從者立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面賓出門西東面北上宗
正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輅詣順天門外復命 朝謁 朝前衛尉
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於後設三師三少及詹事等次
皇太子冠訖諸衛率依常行國簿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傅
以下及宮臣皆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乘輿以出儀衛侍從如

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輅又左庶子稱
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輅車訓導在前三少
亦乘輅車訓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鳴鐃而行至長樂門鐃吹止
至順天門次廻輅西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
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洗馬前導入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
詹事就次皇太子侍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殿前設皇
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
次左庶子等扶侍舍人引洗馬導引當門揖引入外官不入諸儀衛鹵簿
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入自東上閤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
殿前位北向立徒官陪後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勅戒曰事親
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敏敢
不祗奉又再拜訖引下詣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內給事奏聞出則皇太子
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令
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
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祗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閤舍人承引以出
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宮

臣從入廟者宿於家正寢所司拂除廟之內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寢西
南用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宮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
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奉禮郎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東北向典儀設宮臣
位於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為
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宮臣應從依時刻集朝堂
次皆服朝服非朝服者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
嚴僕策輅於西閤外南向率右執刀立於輅前北向舍人引宮官各就位
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其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
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
馬引皇太子升僕立授綏命車右升訖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
明門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輅權停請侍臣上馬
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臣皆上馬宮官上馬畢
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皇太子
車輅動鐃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
至次所廻輅南向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次侍臣侍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

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卿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伏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家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令奏事畢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升輅還宮如來儀至重明門外皇太子乘輅入將士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輅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本位（其日宮中就大如常）會群臣。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群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德成禮備普天同慶臣等不勝忻慶謹上千萬歲壽。群臣上禮。先上禮三日本司宣令諸應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量設次於東朝堂漏上水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奉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南文東武西北面重行相對為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其南差退俱西向千酒在文武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賀錄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錄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郎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

酒十二斛犢十二頭赤繩為龍頭奏訖並付所司。皇太子會宮臣。皇太子會宮臣如常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宮臣上禮。先上禮一日詹事宣告上禮之官詹事以下七品以上晝漏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東宮南門之左典儀先設群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為上斗酒互其位西五步少近晝漏上水八刻通事舍人引群官皆就位定詹事承奉群官簡錄按於詹事前東面跪授導客舍人導客舍人西面立受迴南向立典儀唱作可拜詹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導客舍人以簡錄按入通事舍人引群官以下左庶子者進酒九斛盛以網鍾一斛犢九頭赤繩為龍頭皆付所司。政和五禮新儀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七日詔議禮局修到冠禮儀注添入皇太子冠禮別具群定以聞。十一月十七日詔議禮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為法令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其餘五禮可並依此編次。政和四年二月二日禮制局群定皇長子冠禮。（不立太子冠儀。）奏告。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廟　別廟　太社　太稷　景靈東宮　景靈西宮　中太一宮　祐神觀　醴泉觀　上清儲祥宮　太清儲慶宮　九成宮　永安陵　永昌陵　永熙陵　永定陵　永昭陵　永厚陵　永裕陵　永泰陵並如常告之儀。陳設。前

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文德殿當中東面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東西階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設香案於殿下[illegible]制又為房於東西設大晟宮架之樂於殿庭橫街之南協律郎設舉麾位於宮架西北東向大司樂押樂位於宮架之前北向儀鸞司設文武朝參官及掌冠贊冠（[illegible]）應行禮官東宮官次於朝堂之內外其日尚輦陳大輦於殿西階下東向列御馬於殿門外東廂西向尚書兵部郎其屬列黃麾細仗於殿庭典儀設皇太子就冠位於橫街南北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受制位於皇太子位之稍北東上又設左輔承制位於御座之東又設左輔宣制位於皇太子位之東北並西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及應行禮官位於東階下東宮官又位于後並西向北上太常設皇太子冠席於東階上稍北西向設樽位陳設于庭南東領北上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二玉環白韈朱舄桓圭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綠組為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餘同袞冕）

白韈黑舄折上巾公服遠遊冠皆導袞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於阼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祿設醴席於西階上南面光祿實側尊在席南饌設于席加冪執事者並公服立於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遊冠折上巾各一匴奉禮郎三人執以待於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設典儀位於宮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皇帝御文德殿行禮。其日質明開文德殿門文武朝參官及掌冠贊冠應行禮官東宮官入就次服朝服大樂正帥樂工先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大司樂入就押樂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又引掌冠贊冠者入立於文德殿門外道東西向東宮官以下自東宮導從皇太子至殿門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詣文德殿東房訖皇帝將出宮東上閤門人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立班如常儀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輦常起居次舍人先皆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祗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奏書奏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應奉官祗應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管軍臣僚穿衣執杖子宣名常起居贊祗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贊降來

階番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訖主門文德殿後管軍臣僚
易公服執杖子殿階下分東西侍立皇帝降輦入西閣前導官易朝服詣
御座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
閤門官在東同知樞密院在西閤門舍人以下各詣兩朶殿上不當祇應
舍人並殿下西向諸軍將校先入分立殿門內左右內外符寶郎具諸閤
奉迎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
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入詣文德殿立班東西相向如月朔視朝之儀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中嚴內外符寶郎奉寶先出少頃又引左
輔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簾卷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
皆應殿上鳴鞭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俛
伏跪舉麾興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工鼓
柷奏乾安之樂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自西房內侍承旨
索扇扇合皇帝降輦即御座簾卷內侍又贊扇開殿下鳴鞭戛敔樂止爐
煙升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立於御座前稍東西向符寶郎奉八寶陳
於御座之左右分立如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
就位掌冠者初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
在位官皆再拜左輔詣御座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稍東西向稱有
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左輔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
等行禮宣制訖掌冠贊冠者再拜左輔復位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
使以上升殿分東西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及
應行禮官詣東階下位立定東宮官入詣皇太子東房次禮直官通事舍
人太常博士詣皇太子東房引皇太子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自後
准此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
博士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執
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
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宜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祐乃跪
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贊冠者進
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
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降詣
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
巾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遠遊冠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
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

崇三善皆備副于一人受天百祿乃跪冠懿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
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侍內
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
掌冠贊冠者降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
前北向跪脫遠遊冠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袞冕者升掌冠
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
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茲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
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
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
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醮席南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
士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
取爵內侍以酒注于爵掌冠者受爵跪進皇太子席前北面立祝曰旨酒
嘉薦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令德壽豈回進無疆皇太子搢圭跪
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太官令奉饌設於皇太子席前皇太子
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興太官令徹饌及爵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降自西階詣朶殿東房易朝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次樂止禮直
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立於橫街南北向俟東宮官後東階
下西向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立定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
引掌冠贊冠者詣皇太子位前稍東西向掌冠者少進字之曰始生而名
爲貴之實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慶奉勅字某太常博士
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搢笏舞蹈再拜奉聖躬萬福又再拜訖掌冠贊冠
者復東階下位左輔詣御座前承旨降自東階詣皇太子前稍東西向宣
曰有勅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左輔宣勅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
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宣訖左輔退復位太常博士
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進前俛伏
跪奏稱臣雖不敏敢不祇奉奏訖俛伏興復位立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
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前引皇太子出殿門皇太子初行
樂作出門樂止文武侍從官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及侍立官並降復位
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
使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復位內侍承旨
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太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
帝降座入自東房內侍又贊扇開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

輿所司承旨放仗屬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朝見皇后皇太子朝見皇
帝訖入內朝見皇后如宮中之儀　謁太廟前期太常寺下太史局擇日
謁廟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清神廟之內外有司於廟東神門外道北面
向設皇太子幄次又於殿庭東階下近東西向及塗室戶內各設皇太子
褥位又於幄次之南道東西并南櫺星門內外設東宮官及應從官等次
各量地之宜皇太子宿齋於本宮東宮官及應從官各宿於本司內執事
官宿於本廟其日質明東宮應從官各服其服所司陳鹵簿於東宮門外
禮直官引左庶子請內嚴右庶子負寶如式僕請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閤
外南向左內率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員在侍官之前贊者二人又
在中允之前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僕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
遠遊冠朱明衣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庶子進請前俛伏跪稱左
庶子姓某言請皇太子降輿升輅言訖俛伏興凡左庶子有請並準此皇
太子降輿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贊善進當輅前俛伏跪稱贊
善姓某言請進輅訖俛伏興凡贊善有請並准此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
以出至侍官上馬所贊善請輅權駐令侍官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曰
令諾贊善退稱侍官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官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　十三

於輅前侍官上馬畢贊善請進輅輅動東宮官以下皆乘馬以從至太廟
西櫺星門外迴輅南向禮直官引左庶子進當輅前請降輅皇太子降輅
入幄次一刻頃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服袞冕出次中允進圭
皇太子執圭東宮官導從如儀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位立定東宮官
分立於左右禮直官引率更令詣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引率更令
前導皇太子升自西階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率更令請再拜皇太子
再拜訖次詣　翼祖　宣祖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
宗　哲宗行禮如上儀訖降西階復西向位立禮直官引率更令詣皇太
子前跪稱率更令姓某言禮畢言訖俛伏興前導皇太子出東神門外中
允少前受圭前引皇太子歸幄次更服常服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僕
進金輅於西櫺星門外南向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出次至西
櫺星門外升輅侍官上馬如來儀輅動至東宮門外俱下馬入至閤前迴
輅南向左庶子請降輅皇太子降輅升輿入侍官從至閤左庶子請將士
各還本所謁別廟並如太廟之儀　皇帝受群臣賀　其日質明文武百
僚並常服早入就次皇帝將出宮請奏日官以下詣垂拱殿官在殿庭之
南宣贊引班對立舍人在其南主書官在舍人之西少退糾察失儀提點

使臣在其南並北向舍人以西為上主書官以下以東為上宣贊舍人立
班前西向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宮守路道行門禁衛諸班
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訖又自贊賀再拜訖皇帝服鞾袍坐鳴鞭請奏日
官以下起居訖請奏日官升降自東階班首出班致詞稱賀歸位再拜訖如
宣答又再拜次知內侍省事以下次管軍臣僚各逐班先面西立俟班到
橫行北向贊起居稱賀並如上儀次行門起居稱賀再拜訖俟舍人南階
下直身奏班絕皇帝降座鳴鞭詣紫宸殿後幄排立諸班親從迎駕自贊
常起居初垂拱殿起居稱賀班將畢樞密以下大班入就位並如賀祥瑞
立班之儀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御紫宸殿坐鳴鞭舍人揖樞
密以下躬赴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復位贊樞密以下再拜搢
笏舞蹈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班首出班致詞稱賀復位再
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知東上閤門當殿北向承旨訖西向稱有制樞密以
下再拜宣答訖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鳴鞭樞密直學士自西階升殿
侍立知東上閤門官以下殿庭東西向侍立餘官分班出宣贊舍人退近
南當庭中立對立舍人西出文武百僚及諸軍將校殿門外序班立定知
東上閤門官以下退立東階下次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兩省次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　十四

上將軍以下分班入舍人分引文武班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待仗排不
盡者止殿門外立班舍人揖班首以下躬宣贊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僚軍
臣三公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兩省上
將軍以下依舊立並如賀祥瑞立班之儀宣贊舍人揖左班近前舍人自
班後詣東階下立知東上閤門官至通唱位舍人揖班首以下躬知東上
閤門官贊拜班首出班致詞稱賀復位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檻東
西向宣答班首以下再拜並如上儀訖知東上閤門官揖宰相執政官升
殿並升自東階內中書侍郎升自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出贊拜如東閤
門官還立位引右班舍人由右班前出餘官分出知引進司東上閤門官
還侍立位宣贊舍人復位次引進奉入如別儀群臣上禮　其日引進
司先以所進馬陳列於殿門外北向東上俟群臣稱賀禮畢宣贊對立舍
人稍南相向立天武自西牽馬陳於殿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東上外定
贊天武常起居訖牽馬者不升門下侍郎於折檻東西向立對立舍人當
殿躬奏某官姓名以下進奉訖復對立位門下侍郎曰進奉出還侍立位
天武應諾員僚引進奉從東側門出宣贊對立舍人復位合班躬奏閤門
無事卷班西出皇帝降座鳴鞭還幄次如引進司官以下並卷班出三省

樞密院官並退舍人引應進奉官殿門外謝如常儀　皇帝會群臣前
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黼扆於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殿上當中南向尚
醞設御酒尊酒器於御座之東尚食設御茶牀於御座之西俱稍北有司
設群官酒尊酒器於殿下又設群官座並如宴百官座次之儀其日群臣
上禮畢俟諸司排當備御史臺先引進殿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東上閤
門御史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以次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東上閤門附
內侍進班齋牌皇帝出陞次鳴鞭先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奏聖躬萬
福訖皇帝即御座鳴鞭殿中監以下同知入內內侍省事知省事以下
如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六尚局應奉官祗應武功大夫以下祗應
諸司文臣閤班各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奏聖躬萬福各復侍立祗應
位次舍人引班首以下橫行北向並如宴百官立班之儀班首奏聖躬萬
福訖舍人贊各就座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廊前相向立朶殿兩廊官立於
廊後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盞人謝升殿再拜訖內侍進御茶牀殿
侍臣酌酒訖知東上閤門官詣御座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
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知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
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盞醆授班首殿中少監接醆班首西向立殿中
少監以酒注於醆班首奉酒詣御座前躬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盞授殿中
監出笏知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少前殿
上臣僚廊前相向立知東上閤門官接引班首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
監授盞搢笏詣御座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
向知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訖少退虛跪興授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
引復位贊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贊就座群官俱立廊後復贊
就座群官俱坐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臣次百官皆作樂向食典奉
御前御食太官設群官食後準此皇帝再拜舉酒自此並殿中監少監進
酒群官俱立廊後樂作飲訖舍人贊就座復行群官酒皇帝三舉酒次行
群官酒並如第之二儀若宣示醆即隨所向東上閤門官以下稱稱宣示
醆躬贊就座若宣勸立廊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牀舍人引班首
以下俱降階橫行北向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分班出次教坊使以下謝
祗應再拜訖如賜祗應臣僚茶酒並舍逐班贊再拜知東上閤門官側奏
無事皇帝降座鳴鞭王應麟玉海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承天節群臣上
壽是日皇子慶國公加冠禮輔臣面賀崇宣賀於內東門司天言日燁明
直抱氣戊子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辛卯進封壽春郡王

制曰辯忠之性言必有章趨進之容動皆合禮維城之制載協周邦乎是
之封尚遵謨牘　理宗寶祐二年九月癸亥詔皇子以日南至行冠禮十
月癸酉進封忠王丁亥詔臣清叟為賓師瑀主禮十一月壬寅行冠禮玉
壺清話真宗中年多感不豫欲權彌聽斷參和於西林園即太清樓也議
委政於皇太子加冠監國用王沂公曾以輔之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議
方下遽以疏上且聞欲行皇子冠左傳異議曰以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
周於天道備故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於廟漢已還閒或有即
位而冠者皆出於不得已也改其名為加元服皆謂漢儒因事旋講實非古
也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歲俾冠而臨國冠道未成
不冠而監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
三品以上官廷議群臣莫敢對者臣切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
陛下念萬國綱順義制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履云云時
以政出宮闈無敢決議者遂寢鐵圍山叢談冠禮聲於古國初草昧未能
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備宮也初以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建命字儀典盛是日
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
上頭而已雖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宋史牟子才傳
皇子冠面諭子才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三醮有樂用
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時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
樂章乃學士院故事況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
大明集禮國朝之制參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
天子自為主設
御座於殿庭設冠席於殿之東壁擇三公太常為賓贊三加冠一祝醴祝辭
醮辭字辭悉放周制前期太史監承　制筮日工部製袞冕遠遊冠折上
巾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禮部備儀注中書省承　制命某官為賓某官
為贊既筮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禮部告示文武百官於
皇城守宿至　侍儀具朝服行禮前一日內使監令陳
御座　香案于　奉天殿中侍儀設　皇太子次于　奉天殿之東房設賓
贊次于　午門外設
皇太子拜位于丹墀陛上正中又設賓受制位於
皇太子位之稍西北東向設承　制官位於
御座之東西向又設承　制官宣　制位於

皇太子位之東北西向設賓贊拜位於內道之東北面西上設文官拜位於
丹墀內道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武官拜位於丹墀內道之西
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設使客位於文官拜位之東北面西上設殿前
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武官起居位之北東向設侍從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文
官起居位之北西向設宿衛鎮撫二人位於東西陛下東西相向護衛百
戶二十四人位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典牧所官二人位於乘
馬之前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文武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典禮二
人位於知班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在西贊禮在東引太師太尉二人位於
太師之北西立東向引文武班四人位於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後東西相
向引殿前班二人位於引武班之南引使者二人位於引文班之南設殿
前班指揮司官五員侍立位於丹陛上之西東向光祿寺官三員位於丹
陛上之東西向護衛司官位於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文官侍從起居注
給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
位於殿上之西東向護衛千戶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
儀二人位於丹陛下之南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列於丹陛上北向將軍
二人於殿上簾前之左右將軍六人位於殿門之左右將軍四人位於丹
陛上之四隅將軍六人於　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侵晨金吾衛
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擊鼓於門外之中道列旗仗於　奉天門外
之東西陳五輅於丹墀之南北向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
向陳虎豹於　奉天門外東西相向協律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拜位之
南執事官設盥洗於丹陛西階之下東向盥在洗東篚在洗西內使監設
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南西向設醴席於西階上南向張帷幄於東序內設
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御用監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服九章遠
游冠絳紗袍折上巾絳紗袍緇纚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
南司尊實醴於側尊加勺冪設於醴席之南設坫於尊東置二爵於坫設
洗於坫南進饌者實饌設於尊北諸執事者皆立於其所冕九旒遠遊冠
十八梁折上巾冠冕各一箱盛執事官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擊鼓
初嚴催班舍人各催文武官具朝服擊鼓次嚴引班引文武官依品從齊
班於　午門外以北為上東西相向通班贊禮知班典儀內贊宿衛鎮撫
護衛鳴鞭殿內外將軍俱入就位引禮引賓贊入位於　奉天門外道東
西相向東宮官以下導從
皇太子至殿門外贊禮同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詣　奉天殿東房訖引班引殿前指揮光祿卿諸侍衛官各服其器
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　謹身殿奉迎擊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以序
入就起居位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奏請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侍衛導從警蹕如常儀
皇帝將出仗動陛
御座將軍捲簾鳴鞭司辰雞唱訖引禮引賓贊入就位立定贊禮唱鞠躬樂
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承傳唱在位官皆四拜平身樂止侍儀請
御座前承　制降自東階詣賓前稍東西向稱有制贊禮曰跪承傳贊曰在
位官皆跪侍儀宣　制曰
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宣制訖贊禮唱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文武侍從
班起居注給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寶卿陞殿立於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
從班懸刀指揮陞殿立於殿上之西東向引禮引賓贊及應行禮官詣東
階下位立定東宮官入詣
皇太子東房次太常博士亦詣東房引
皇太子入就冠席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
皇太子初行樂作即席西南向樂止引禮引賓贊以次詣盥洗樂作搢笏盥
手帨手訖執笏樂作升自西階執上中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
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面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
跪正冠興立於賓之後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賓揖
皇太子復坐引禮引賓贊降詣盥洗如上儀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
巾置于箱興授內侍跪置于席執遠遊冠者升賓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
執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
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
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賓揖
皇太子復坐引禮引賓贊降詣盥洗如上儀贊冠進席前北向跪脫遠遊冠
置于箱興授內侍內侍受置于席執袞冕者升賓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
執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
面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
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

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引禮引賓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
笏升西階，樂止。贊冠者取爵盥爵帨爵，詣司尊所酌醴，授賓。賓受爵，跪進于
皇太子席前，北向祝畢。 皇太子搢圭跪受爵，樂作。飲訖，奠爵，執圭。進饌者
奉饌設訖
皇太子席前。 皇太子搢圭食訖，執圭興。執事官徹爵與饌。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降自西階，詣殿門東房易朝服訖，詣丹墀拜位，北向。東宮官屬各復
拜位。
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引禮引賓贊詣
皇太子位，稍東西向。賓少進，字之。辭畢，奉勑字某。太常博士啓
皇太子再拜。典儀唱鞠躬，拜興，拜興。跪聽宣勑畢，就再拜，平身。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進
御座前，俛伏跪。奏稱臣不敏，敢不祗奉。奏畢，復位。侍立官並降殿，復拜位。典
儀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承傳唱，在位官以下皆拜，鞠躬，四拜，平身。
侍儀奏禮畢。贊禮承唱禮畢。
皇帝興，樂作。警蹕，侍從導引如來儀。至 謹身殿，樂止。內給事導
皇太子入內朝見

皇后如朝正之儀。引禮引賓贊引班，引東宮賓及文武百官以次出。明日謁廟
其日，陪祀官先赴廟庭東西位，北向立。
皇太子服袞冕，執圭。太常博士導 皇太子由南門入，就廟庭前拜位，北向
立。太常博士啓
皇太子再拜。典儀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傳唱陪位官皆拜，鞠躬，再拜，平
身。太常博士奏請 皇太子升殿，東階詣神位香案前拜位，北向立。太常啓
皇太子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復位。又啓
皇太子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承傳陪位官皆拜，鞠躬，再拜，平身。典儀啓
禮畢。承傳唱禮畢。儀仗導 皇太子還宮如來儀。詳冠禮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　一屋

服

朝服

晦庵語類：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然當時亦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幞頭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禮記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注：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儀禮士冠禮：主人冠朝服。注：玄冠，委貌也。朝

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三禮圖：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此即玄端也。張鎰圖云：緇玄二服，素韠素帶，朱綠終，裨佩山玄玉，白舃青絇繶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公卿大夫服以朝君。王應麟玉海：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注：端當作冕。諸侯玄端以祭，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玄冠素裳也。周書王會：成王之會，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繁露，冕之所垂也。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六十物，搢笏，堂下之左。唐公、虞公立焉。堂下之右，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相者太史魚、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長葦帶，絻有繁露。立此服名周於後非目制也。儒學警悟：或問漢臣朝服。僕云：張敞議云：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又谷永書云：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諍臣之末。則知漢朝之服皆皂衣也。周禮袞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則皂衣者乃周之卿大夫玄冕也。漢之皂衣蓋本於此。晉書輿服志：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靜曰：漢

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單服五時朝服據令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其於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劒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縰䌩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襪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一中元玄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儲遇遜準同百僚禮畢遇下有還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大陰數終黃鍾座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旅息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盖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稱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又朝服單是古禮降摧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遞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爲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襈改履崇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作戰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纂容爲曰其劒舄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九旒超級過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南史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襪各一量簪導餉白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構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袷袴練一丈四尺緜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構袷帶緣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給至今山鹿衲柱衲白衲施毛狐白領黃豹斑白鞮子渠搓裹步搖八鎮蔽結多服蟬明中裡白又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爲禁物南齊書復魏孝明熙平元年九月侍中侯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

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旣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據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復魏漢禮儀志並慕京都百官皆著青衣冊府元龜後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十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章服初孝文太和中楮才茍共以制冠服百寮亦有差次制未周給至是又詔光等及在朝名學更議會赴備焉文獻通考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　其加官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袞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餘文官朝服武貴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太子衛率率吏令丞早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　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閣將鼓吹士帥副太子函簿戟吏所服　幘書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袖皁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筆舄襪兩綬劒佩簪導鉤鰈爲具服七品已上服也　禮儀志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簪導白筆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鰈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襪舄綬劒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劒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開國公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侯伯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子男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劒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比也關外侯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劒　諸王嗣子朝服進賢二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公侯嗣子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陳令如有相國丞相服制同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朝服武冠佩山玄玉獸

頭鞶腰釼直將軍則不帶釼　尚書令僕射尚書朝服納言幘進賢
冠佩水蒼玉腰釼紫荷執笏　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
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貂常侍右貂皆腰釼佩水蒼玉其佩員外常侍不
給舊王尊朝會登殿侍中常侍夾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騶乘則不帶釼
中書監令祕書監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腰釼獸頭鞶陳制鞶章
龜紐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釼餘同梁陳令光祿大夫有將進賢二梁
冠朝服佩水蒼玉章鈕梁令下武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祿弘訓太
僕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
秋太子詹事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則冠平冕五旒黑
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衣畫華蟲七
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屨陳宮卿改云慈訓給皆同梁又有大舟卿服
章同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朝服武冠佩水
蒼玉陳令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衛中撫軍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
平將軍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自中軍已下諸將軍及冠軍四方中
郎將並官不給佩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
鞶其屯騎夫御日假給佩餘校不給　弘訓衛尉衛尉陳宮卿云慈訓服

同諸卿但武冠司隷校尉陳無官服左右衛驍騎游擊前左右後軍將軍
龍驤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武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等將
軍積弩積射強弩將軍監軍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驍游已下並不
給佩驍游夾侍日假給陳令左右衛依章飾組不給綬左右驍騎游擊雲
騎游騎前左右後軍將軍左右中郎將依制建組綬服飾同梁亦官不給
佩其驍游雲騎夾御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強弩綱中環紐墨綬帶釼餘服
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旦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宣毅智威仁威
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章豹紐紫綬八十首官不給
鞓中雄朔武旅貞毅紐紫綬並獸頭鞶朝服佩水蒼玉　國子祭酒皁朝
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
鞶腰釼佩水蒼玉陳中丞二梁冠餘同梁其都水陳梁改為太舟卿服在
諸卿下見謁者僕射朝服高山冠獸頭鞶佩水蒼玉腰釼　諸軍司朝
服武冠獸頭鞶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太
子中庶子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朝服武冠腰釼陳令庶子已上並鞶
其武衛不釼並直夾御白布褲褶中書侍郎朝服進賢一梁冠腰釼冗
從僕射太子衛率獸頭鞶朝服武冠　武賁中郎將羽林監朝服武冠獸

頭鞶腰釼其在陛牙及備鹵簿者豽尾絳紗穀單衣。　護匈奴中郎將護
羌戎夷蠻越烏丸西域校尉朝服武冠獸頭鞶陳令無山官其庶子鎮蠻
寧蠻平戎西戎校尉平越中郎將服章同。　安夷撫夷護軍州郡國都尉
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獸頭鞶朝服武冠陳安遠鎮蠻護軍州郡國都
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服章同無餘文　州刺史獸頭鞶腰釼絳朝
服進賢二梁冠陳同梁　郡國太守相內史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
石依卿尹冠服釼佩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祕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腰釼。　諸王
友文學朱服進賢一梁冠陳令諸王師服同治書侍御史朝服。腰釼法冠。
陳有殿中蘭臺侍御史朝服侍御史朝服法冠。腰釼。平諸博士給皁朝
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六人不給　廷
尉律博士無佩並晉鞶　國子助教皁朝服進賢一梁冠晉鞶　公府長
史獸頭鞶。諸卿尹丞獸爪鞶晉鞶。　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朝服進
兩梁冠長史朱服諸卿尹丞建康令玄服　公府掾屬主簿祭酒朱服進
賢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　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軍長史單衣介
幘獸頭鞶　諸卿部丞獄丞並皁朝服一梁冠黃綬獸爪鞶晉鞶。　太子

保傅詹事丞皁朝服一梁冠晉鞶獸爪鞶黃綬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單
衣介幘長史獸頭鞶其丞黃綬獸爪鞶　諸縣署令長相單衣介幘獸頭
鞶朝服進賢一梁冠諸署令朱衣武冠州郡大中正郡中正單衣介幘
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令長朱服率更家
令僕朝服兩梁冠獸頭鞶腰釼　黃門諸署令僕長丞朱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朝服武冠獸頭鞶　公府司馬領護軍司
馬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獸
頭鞶朝服武冠諸軍司馬單衣平巾幘長史介幘陳令公府司馬領護軍
司馬諸軍司馬鎮安寧安遠護軍寧戎越校尉中郎將長史司馬其服章
與梁官同公府從事中郎朱服進賢一梁冠諸將軍開府功曹主簿單衣
介幘革帶廷尉建康正監平皁零辟朝服法冠獸爪鞶　左右衛司馬單
衣帶平巾幘獸頭鞶　諸府參軍單衣平巾幘　諸州別駕治中從事主
簿西曹從事玄朝服進賢一梁冠晉鞶常公事單衣介幘朱衣　直閤將
軍朱服武冠青綬獸頭鞶　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武冠正直絳衫從
則兩襠衫　諸制國郎中令大農公傅中尉朝服進賢兩梁冠中尉武冠
皆獸頭鞶　諸開國三將軍朝服武冠陳服並同梁左右常侍侍郎典衛

中尉司馬朝服武冠典書典祠學官令朝服進賢一梁冠常侍侍郎典書
典祠學官令督事勝納太子衛率率更家令丞朝服進賢一梁冠獸爪
鞶 太子常從武賁督朝服武冠獸爪鞶 殿中將軍員外將軍朱服武
冠 州郡國都尉司馬朱服武冠獸頭鞶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中書
通事舍人門下令史主書典書令史門下朝廷局書令史太子門下通事
守舍人主書典守舍人二宮齋內職左右廳局齋幹已上朱服武冠殿中
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朱服武冠 內外監典事書史求服
進賢一梁冠內監朝廷人領局典事外監統單隊諮詳發遣局典事武冠
外監及典事書史悉著朱衣唯正直及齋監并受使不在例其東宮內外
監典事書史依臺格五校三將將軍主事內監主事外監主事三校主事
朱服武冠 尚書都令史都水參軍門下書令史集書中書尚書秘書著
作掌書主書主圖主譜典客令史監令僕射省事蘭臺殿中蘭臺謁都水
令史公府令史書令史太子導客次客守舍人及諸省典事朱衣進賢一
梁冠尚書都督令史左戶校史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
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朱服進賢一梁冠太官太醫丞武冠
諸縣尉單衣介幘黃綬獸爪鞶節騎郎朱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

者氈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簪筆典儀唱贊奏事
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朱服武冠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青綬
朱服武冠獸頭鞶 城門候銅印環紐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部曲督
司馬史部曲將銅印環紐朱服武冠司馬史假墨綬獸爪鞶 太中中散
諫議大夫議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門郎僕射佐史東
宮門吏其郎朱服僕射卑冷碎朝服進賢冠吏卻非冠佐吏著進賢冠
總章協律獸爪鞶朱服武冠 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
扶侍鈸吹朱服武冠鈸吹進賢冠齋帥墨綬獸頭鞶 殿中司馬朱服武
冠獸頭鞶 總章監鼓吹監朱服武冠 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崇毅
材官折難輕騎揚烈威遠寧遠宣威光威驤威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
綏邊綏戎獸威威武烈武發武奮武討寇討虜殄難討難討夷厲武橫野
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難掃逆掃寇厲鋒武奮
武才廣野領兵滿五十人朱服武冠以此官為刺史太守皆青綬此條已
下皆陳制與梁不同典儀但帥典儀正帥朱衣武冠其本資有殿但正帥
得帶艾綬獸頭鞶殿但帥正帥艾綬獸頭鞶悉服武冠殿帥羽儀帥直外
帥朱衣武冠 戚雄猛烈振信勝略風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

健烈威銳勇等十武將軍並獸頭鞶武冠朝服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
勝驍等十猛將軍獸頭鞶武冠朝服 壯武勇烈猛銳威毅志意力等十
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逸等十烈將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
壯健等十雄將軍並獸頭鞶武冠朝服 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
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達勝銳命
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起略勝出等十飈將軍獸頭鞶武
冠朝服 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推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鋒
輕銳拔山雲勇振旅等三十號將軍獸頭鞶朝服武冠 超武鐵騎樓船
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
破敵剋敵威虜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三
十號將軍獸頭鞶朝服武冠并左十二件將軍則止朱服武冠而已 其無
選除亦給章印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
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司馬朱服武冠獸頭鞶 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
朱服武冠其以此官為千人司馬道賁督已上及司馬皆假獸頭鞶已上
陳制梁無所及不同者陛長甲僕射主事史將騎廷上五牛旗假文武賁

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武冠氈尾陛長督假獸頭鞶 假旄頭羽林
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單衣上著韋畫腰襦假旄頭與鞶建禽前驅由基
強弩司馬給降科單衣武冠其本位佩武猛都尉已上則部司馬已下並
獸頭鞶 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鈒戟冗從武賁假青綬絳科單衣
武冠陳令絳科單衣其本位假佩武猛都尉等印假鞶敗休前條持椎斧
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太官嘗食武賁獨飯宰人諸宮嘗食
武賁給降構武冠其佩武猛都尉等位印皆依上條假鞶鈸之例其在陛
列及備鹵簿五騎武賁服錦文衣氈尾宰人服絳文衣領軍捉刃人馬鞶
幘袴褶皮帶 絓是羽葆氈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杲氈鼓吹著武冠
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使守藏守閤殿中威儀騶武賁常直殿門
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武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尚
書門下武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僕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
者廊下守給騶謁者威儀騶諸宮謁者騶鋒攢武冠衣服如舊大誰天門
士早科單衣樊噲冠衛士涅布橫卻敵冠 諸將軍使持節都督執節史
朱衣進賢一梁冠 自此條已下皆陳制梁所無 持節節史單衣介幘其綦
戎戒嚴時同使持節執節節史單衣介幘凡節疏以石為之持節中判

為掌蟵形綬節及給豐奏節皆刻為狗頭跌諸王典籤帥單衣平巾幘典
藏書史修褶袴中幘諸王書佐單衣介幘　公府書佐朱衣進賢冠　諸
王國舍人司理謁者閤下令史中衛都尉朱衣進賢一梁冠司理假銅印
謁者高山冠令史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早朝服進賢一
梁冠　太子二傅門下主記錄事功曹書佐門下書佐記室帳下督都督
省事法曹書佐太傅外都督早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家令絳朝服進
賢一梁冠　太子三校二將積弩殿中將軍衣服皆與上宮官同　太子
正員司馬督題閣監銅印墨綬三校內王事主章扶侍守舍人衣帶仗局
服飾衣冠珍寶朝廷主衣統奏事幹內局內幹朱衣武冠　諸公府御屬
及省事錄尚書省事太子門下及內外監丞典事尊客等書吏次功典書
函典書典經五經典書諸守宮舍人市買清慎食官督內直兵吏宣華案
賢二門舍人諸門吏朱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傅令朱衣武冠執刀為
信幡　太子二傅騶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褲褶執儀齋帥殿帥典儀
帥傳令執刀戟主蓋扇麾幟殿上持兵卑郎扶車注踈蕭床齋閤食司馬
唱導飯主食殿前帥殿前威儀武賁威儀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武冠
絳構案靴小輿持車轄車給使平巾幘黄布褲褶赤罽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

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
大口褲褶金玳瑁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天將軍執赤檉杖左右衛左右
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
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
平巾幘紫衫大口褲金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
白檉杖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
巾幘絳衫大口褲褶銀裝兩襠甲隋文始服黄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
黄袍帝朝服亦如之但以十三環為異之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服章之
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
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
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璫舄衛紞紘綖以
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儀尊重禮樂與二然後人主之
勢隆非廣己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豚
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其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無
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隋書
何稠傳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

闕基補多鄉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
稠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
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餘萬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
選部郎薛邁等句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
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
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後周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
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
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
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內但起頂獨平坐天子獨居其
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新唐書車服志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享拜
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幘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領袖黑褾襈
裾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襪烏皮舄劍紛鞶囊
雙綬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
中單以履代舄　開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日大禮
朝參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褲褶天寶中御史中丞吉溫
建議京官朔望朝參衣朱褲褶文獻通考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褲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
褲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按褲褶
魏晉以來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
既曰戎嚴服之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褲褶軍
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褲褶者又似是戎衣
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戎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褲褶為朝見之服開
元以來屢勅百官朝參應服褲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並以為六
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為褲又為袷也然褲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
知所謂褲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群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褲則
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
復攷畢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褲褶注云紫緋綠各從本服白綾中單
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褲本品官導駕則騎而徙之詳其說所謂紫緋綠即
復來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祭服青衣朝服緋衣不分紫緋綠三等但
所謂白綾者今之公服所無而中單白羅方心曲領復之衣公服者亦未
嘗服之蓋古人盛服必有中單冕弁朝祭之服皆有之多以白為之而緣
以朱繡之屬意公服之初制亦必有此後來減傳既久遂從簡便而朝服

之裏所衣皆非中單乃流俗不經之服如所謂紫袍早褙之類是也舊唐書昭宗紀龍紀元年十一月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欲見宗祧克陳大禮皆案高祖太宗之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又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衛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伏以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珝又進狀曰臣今日已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更事郊禋式遵彝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為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敕臣忝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內四臣遂以法服侍祠宋史輿服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宋初之制進賢五梁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皁縹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劍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韈皁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劍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導銅劍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官導駕則騎而服之袴褶之制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儀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案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鞾騎馬服之金飾即附蟬也詳此即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附蟬之數蓋一品九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五又侍中中書令散騎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又開元禮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令朝服也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今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帶形制檢尋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禋始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進賢冠帶韈履參用焉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別事神與事君之禮令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服袞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且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為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從之宋會要仁宗景祐三年十月十九日御史臺言準詔皇親諸司使以下除西班官百三十餘員並隸本臺班簿凡侍祠大朝會大將軍至副率各依本品朝服宜下有司施行詔禮院檢詳典故報三司製造　康定二年十月少府監言每大禮朝服法物庫定百官品位支給朝服令朝班內有官卑品高及官高品卑者難為臨時參定或恐差舛有違典禮望下禮院詳定百官朝服等第令本庫依官品支給詔禮院參酌舊制禮院言準衣服令五梁冠犀簪導珥筆朱衣朱裳白羅中單並皁褾襈方心曲領大帶革帶蔽膝隨裳色玉裝劍玉佩錦綬間施二玉環白襪烏皮履一品二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加籠巾貂蟬準官品令一品尚書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傅太保二品中書令侍中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諸州府牧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又準閤門儀制以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臣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京尹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宣徽南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並在東宮三師之上以上品位職事請準上條給朝服宰臣使相則加籠巾貂蟬其散官勳爵不繫品位止從正官後條餘品準此又準衣服令三梁冠犀簪導白紗中單銀劍佩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近制並有中單御史中丞則冠獬豸準官品令諸司三品諸衛上將軍六軍統軍諸衛大將軍神武龍武大將軍太常宗正卿秘書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殿中少府將作司天監諸衛將軍神武龍武將軍下都督三京府尹五大都督府長史親王傅御史臺三品四品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兩省三品四品五品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尚書省三品四品六尚書左右丞諸行侍郎東宮三品四品太子賓客太子詹事太子左右庶子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右諭德又準閤門儀制節度使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學士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

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龍圖閣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直學士並次中書侍郎節度觀察留後並次諸行侍郎知制誥龍閣天章閣待制觀察使並次中書舍人內客省使次太府卿客省使次將作監引進使防禦團練三司副使並次左右庶子以上品位職事請準上條給朝服又準衣服令兩梁冠銅劍珮環除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六品則去劍珮綬御史則冠獬豸衣有中單準官品令諸司四品太常宗正少卿祕書少監光祿等七寺少卿國子司業殿中少府將作司天少監三京府少尹太子率更令家令僕諸衛率府率副率諸軍衛中郎將諸王府長史司馬大都督府左右司馬內侍尚書省五品左右司諸行郎中諸司五品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太子中允左右贊善大夫都水使者開封祥符河南洛陽宋城縣令太子中舍洗馬內常侍太常宗正祕書殿中丞著作郎殿中省五尚奉御大理正諸王友諸軍衛郎將諸王府諮議參軍司天五官正太史令內給事諸陞朝官六品以下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書省諸行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監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又準閤門儀制四方館使次七寺少卿諸州刺史次太子僕謂正任不帶使職者東西上閤門使次司天少監客省引進閤門副使並次諸行員外郎以上品位職事據令文但言四品五品亦不分班叙上下令請自尚書省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以上準上條給朝服其諸司五品以上實有官高品卑及品高官卑者合自諸司五品國子博士至內給事並依六品以下例去劍珮綬御史則冠獬豸衣有中單其諸司使副使以下至閤門祗候如有攝事合請朝服者並同六品詔從之

神宗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劍而有履故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劍惟朝服則有容刀詩曰鞞琫容刀是也冬官桃氏為劍止以共武士服若帶劍以祠郊廟以朝天子非古也自秦及西漢雖危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劍東漢大祭祀王佩絢履以行事惟朝尚佩劍晉制服劍以木代之謂之班劍東齋謂之象劍今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劍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存劍可也然文武異容佩劍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脫屨為恭以脫屨為相親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曰祭不跣者主恭也燕則有跣為歡也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無脫屨而燕與鄉飲酒之禮則有脫屨升堂與少儀合自秦以下冠服雖異于周猶坐于席夫坐于席則劍不可以不解屨不可以不脫解劍脫屨于至尊之

前則愈不恭矣故將升堂必解劍脫屨也其後相承既久遂以解劍脫屨為恭與古益異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劍而惟燕坐然後脫屨而升若止襲秦漢之故則因舊儀為可又恐佩劍而趨朝脫屨而示恭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欲乞約用周禮不服劍不脫屨焉從之八月二十九日詳定朝會儀注所言周禮天子眡朝則皮弁服十五升衣積素以為裳記所謂皮弁素積是也諸侯眡朝則委貌冠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詩所謂緇衣之宜兮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名為五時朝服隋唐謂之具服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皆絳紗襌衣其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隋志曰梁別貴賤自漢始也綬則以組為之本以貫佩玉相承受戰國尚武而去佩但留其繫璲而秦乃以采組連於璲轉相結受因以為飾所謂綬也章彤五禮精義曰綬以別尊卑彰有德故漢制相國至百石吏綬有三采二采一采之等然則冠以梁之多少別貴賤綬以采之麤縟異尊卑其來尚矣古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義外諸侯遠於尊者而伸則以九以七以五從陽奇之數王朝公卿大夫近於尊者而屈則以八以六以四從陰偶之數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為乘輿服蓋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若人臣之冠則自五梁而下與漢唐少異矣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為之一品二品冠五梁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亦三梁而綬有暈錦黃獅子方勝練鵲四等之殊六品則去劍佩綬隋唐冠服皆以品為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因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為舛謬舉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內常侍纔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有被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蒞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用品及差遣定冠綬之制則未為允當伏請以官為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准仍乞分官為七等冠綬亦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下樂章暈錦綬為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為胡蝶狀今請改為黃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花暈錦綬為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勝宜男錦綬為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為第四等左右散騎常侍至殿中

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獲四雕錦綬為第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黃師子錦綬為第六等皇城以下諸司使至諸衛率府率服之內臣自內常侍以上及入內省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前班東西頭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郎至諸寺監主簿既預朝會亦宜朝服從事今參酌自內常侍以上冠服各從本等寄資者如本官入內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為第七等皆二梁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依古者辟難為廉並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謂宜既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後漢志法官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南齊志亦曰法冠廷尉等諸執法者冠之今御史臺自中丞而下至監察御史大理卿少卿丞審刑院刑部主判官既正定厥官真行執法之事則宜冠法冠改服青荷蓮錦綬其梁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按周禮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鄭氏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貴公彥曰覲禮天子袞冕負黼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若然春夏受摯在朝則皮弁服故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摯入應門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

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五禮精義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皁表朱緣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袞服梁及隋唐既以因襲而本服之制亦用袞冕臣等看詳周禮朝覲若春夏受摯於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受摯於廟則君臣皆袞服今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袞服群臣服朝服未合禮意欲乞元日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詔冬正朝會諸軍所服衣冠廂都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團練使刺史服第五等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揮使副指揮使服第七等並班於庭副都頭以上常服班殿門外二十三日吏部尚書李清臣奉詔檢閱朝會應奉事欲令執事高品以下並服介幘絳服大帶革帶襪履方心曲領從之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禮部言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言伏見朝服法物庫有太常協律郎太學丞新給袴褶冠今檢諸書志唯袴褶之制未詳所起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九品以下通用細綾七品以下通用小綾及檢會鹵簿記止有鼓吹令丞冠注漆皮為之兩耳鏤花形如三禮圖委貌冠今俗謂

之修理冠政與[illegible]辨知無所據之下禮官[illegible]上下[illegible]書寺太常寺言修增少黃[illegible]戎之服以正名冠九無一據參協律郎如禮樂太常御書詞[illegible]朝六品以下品朝參冠博從事畫太樂令丞今止服本品官請其修褶並合不同並之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特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服之[illegible]縧政和元年十二月[illegible]以詔自今從事郎官並新服結[illegible]履[illegible]祠[illegible]服外[illegible]並朝服不得旨從之宋史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更上詳定朝服之制七梁冠金塗銀棱貂蟬籠巾犀簪導銀立筆朱衣裳白羅中單並皁褾襈蔽膝隨裳色方心曲領緋白羅大帶金塗銀革帶金塗銀裝玉佩天下樂暈錦綬青絲網[illegible]施三玉環白綾襪黑履三公左輔右弼三少太宰少宰親王開府儀同三司服之七梁冠無貂蟬籠巾[illegible]王佩雜花暈錦綬餘同三公以下[illegible]教官東宮三司服之六梁冠白紗中單銀革帶佩方勝宜男錦綬銀環餘同七梁冠服大學士學士直學士東宮三少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特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餘同六梁冠服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侍制九寺卿大司樂祕書監

殿中少監國子祭酒宣奉正奉通奉通議太中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通侍大夫樞密都承旨服之四梁冠獲四盤鵰錦綬餘同五梁冠服九寺少卿大晟典樂祕書少監國子辟廱司業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使者起居舍人侍御史太子左右庶子詹事諭德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六曹諸司郎中朝議奉直朝請朝散朝奉大夫防禦團練使刺史大將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駙馬都尉帶遙郡武功大夫以下樞密副都承旨服之三梁冠金塗銅革帶佩黃獅子錦綬鍮石環餘同四梁冠服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司諫正言尚書六曹員外郎外符寶郎少府將作軍器少監太子侍讀侍講中舍舍人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九寺祕書殿監辟廱丞大晟樂令兩赤縣令大理正司直評事著作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常宗學國子辟廱博士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朝請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郎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郎諸衛將軍率府率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略武經武義武翼大夫郎暫職翰林醫正以上內符寶郎閤門通事舍人敦武郎修武郎服之二梁冠角簪方勝練鵲錦綬餘同三梁冠服在京職事官閤門祗候看班祗候率府副率升輦路立侍內臣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刑部尚書侍郎大理卿少卿御

又刑部郎中大理寺正丞司直評事並冠獬豸冠服青荷蓮綬詔懸綬行七年詔冕學百官朝參服用紗中興乃舊制行事執事官則服祭服其引舍人則服朝服與五年太常寺請也紀其冕曰朱標遠天路紗袍再大築則百官從駕服朝服政定最後無平時則百官從服常服自後興二其法進賢冠也進賢以漆布為之上緩於額花金塗銀銅飾後有納言以梁數為差凡七等以羅為纓結之第一等七梁加貂蟬籠巾貂鼠立筆第二等無貂蟬籠巾第三等六梁第四等五梁第五等四梁第六等三梁第七等二梁並如舊制貂蟬冠一名籠巾織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幘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為三小蟬銜玉鼻左插貂尾三公親王侍祠大朝會則加于進賢冠而服之獬豸冠即進賢冠其梁上刻木為獬豸角碧粉塗之梁數從本品立筆古人臣簪筆之遺象其制削竹為幹裹以緋羅以黃絲為毫拓之絲縷兼插於冠後舊令文官七品以上服朝服者簪白筆武官則否今文武皆悉為聖賢言行故事宋王丞相淳父於累遷宿州防禦使去音既老退居洛陽淳為相客候作候則未又起居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作曰學生當贊者起避邪又稱子曰學主稱客曰贊者遂又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裹甲以備非常其後行

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靴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臣僚戴氈冠金花為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窄袍繫鞢䩞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群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黃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靴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宮及餘公事服之絳紗單衣白裙襦帶鉤鞢䩞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六品以下冠幘纓簪導去紛鞶囊餘並同　禮志賓儀燕京嘉寧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頭袍笏公服紫衫帽靴乾亨五年聖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冊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脫履重熙五年尊號冊禮皇帝服龍袞北面臣僚並朝服蓋遼制會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遵會同之制金史臣下朝服凡導駕及行大禮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佩劍緋羅大

袖緋羅裙緋羅蔽膝各一緋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勒帛各一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烏皮履白綾襪正二品七梁冠銀立筆犀簪導不佩劍緋羅大袖雜花暈錦玉環綬餘並同正四品五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則獬豸冠青荷蓮綬餘並同正五品四梁冠族四金鵰錦銅環綬銀珠佩餘並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黃獅錦銅環綬珠佩銅束帶餘並同大定二十二年袷享攝官導駕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綬八品九品冠二梁餘製並同元史泰定紀泰定元年十二月丙寅敕內外百官凡行朝賀等禮雨雪免朝服張文忠公集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宦甚眾然卒不過一傳再傳遂衰替如編氓者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辦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蓋不知善為而慶者理之常惡為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為幸回之不年為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積替

則有所不屑屑焉人而知此則其為善之心定矣余鄰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仲曰傑曰偘仲子惟滿傑子惟洪偘子惟演滿子景良洪子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祿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騭有素克重光累微騁榮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勗我后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聞令先祖樸厚坦夷博涉多通喜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客較譜惟恐傷人人百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愧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來未始有位不滿德奚必酬焉且衣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為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為安氏家傳朝服記　宋劉後村詩家仲唱第歸紵朝服相見　向來襆被出閩時恩大身猶草芥微僅有兩主拐酒

送不如二諫得詩歸賀揚臨賀滔滔是客銜將
單落落稀老挨親朋惟野服寄聲更肯莫朝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　一屋

服

祭服

晦庵語類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從所持之今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叢氏曰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也　喪大祭小斂之衣祭服不倒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曲禮祭服敝則焚之此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則已不用　沈朋達寓簡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補衣與帛以給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牣不貲凡數庫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知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辭曰某胥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爲履禮祀之服而可

以爲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慙汗而止　儀禮士虞禮尸服卒者之儀禮注上服者如持牲吉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士喪禮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注斂者趨方或顛倒衣服祭服尊不倒之也　玉海禮記王制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有二章六者畫於衣法天之陽氣之六律六者繡於裳法地之陰氣之六呂　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朱爲裏以繒爲之叢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春秋正義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古禮殘缺未知孰是　王藻疏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　深衣疏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明堂位有

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凡四代之服，魯兼用之。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仁可仰，火取其明，龍取變化。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正義：易困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為祭服也。徐廣曰：漢明帝復制紱，天子赤皮蔽膝。魏晉用絳紗為之。詩箋：芾，太古蔽膝之象，以韋為之。正義曰：太古伏羲時也。後王為芾，象之。易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損常服以盛祭服也。　鄭注：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六冕皆是。集注：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禹貢：荆州厥篚玄纁璣組，兗州厥篚織文，徐州厥篚玄纖縞，豫州厥篚纖纊。服周之冕。注：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集注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陳祥道禮書：諸侯祭服，玄冕三旒，藻就，與王如其命之數。玄端衣。　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及二王之後袞冕，餘皆玄冕。考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以其致隆於公，不敢與已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希冕祭於王，端冕祭於已，宜矣。然玉藻玄端以祭，言其服也。玄端與章，則三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為冕，過矣。後漢書：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宋書禮志：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西漢會要：文帝郊見五帝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瑞，故例衣上赤。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文獻通考：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

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以承大祭。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綦色。彌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為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祠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百官執事者冠長冠，即劉氏冠也，以高祖所冠，故以為祭服，皆祇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襪，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玄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玄曰：端者取其正也。鄭眾曰：衣襦裳為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皂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之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違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九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屨，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皂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袴韎，五郊各從其色焉。　東觀記：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肅雝，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韍如今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徐廣曰：今名璲為璲。以章表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玉海：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

行事漢制叢錄漢初郊廟祭祀之服其制莫略至東漢顯宗而後備本紀載永平二年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而儒林傳序亦云光武既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此可見漢家郊廟祭祀之服至顯宗而後備也注漢官儀曰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三禮圖冕以四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三寸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　董巴輿服志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徐廣輿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者君子必佩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屨人掌王赤舄青絇鄭玄注云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絇屨鼻頭以青絲飾之絇音劬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舄其色各隨裳色東京賦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徐廣車服儀制曰戰國以戰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聖人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凡十二章天子備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用九章以下　東平王蒼傳中興三十餘年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遂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八佾舞數　東都賦修袞龍之法服　晉志漢承秦弊西京未有所制及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改珊瑚珠晉初仍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通志畧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珠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服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如制服剌繡公卿織成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皂上絳下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有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赤皮為韍絳袴韈赤舄未加玄服則皂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章其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緣領袖王海宋志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畫施用　隋志陸澄議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袞冕位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而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絶群后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宋泰始四年文獻通考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

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便可載之曲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玄衣絳裳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享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籍享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隋書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何佟之議禮祭服弊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玉以付中書　七年周舍議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凰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均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背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蜼禺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彝冕服與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師加葩蘤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又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莞席之安而蒲越槀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槀秸為下藉蒲越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金輅服之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著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

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服袞衣袞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饗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群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群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群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驚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袞山驚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冕通有十二旒。巡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裳衣也。田獵行鄉畋。則服皮弁。謂以麑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下。畫山龍已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綠尚書無章綬品秩。悉以餘官總司其任。服則餘官之服。猶執笏黻佩。其在都坐。則東面最上。　禮儀志補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粉米一章為三等裳黼黻二章各二重六旒者減黼一五旒又減黻一重。正三品已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　自王公已下服章。皆繡為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褾冕已下。內單青領。褾襈裾。革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九旒皆隨裳色。袞驚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佩。綬。襪。赤舄。爵弁。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通志畧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御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唐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驚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絺冕者。祭社稷享先農之服也。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唐車服志名臣衛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記禮引管寧召不起。每由時祭祀。輙着絮巾衣。在遼東有帛單衣。親薦饌。跪拜。成禮者也。舊志唐書顯慶元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與修禮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

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袞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冕而事。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制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制云。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志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祀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則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驚。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三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玄冕之時。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鼓硩蔟之官。去鼃黽蟈氏之職。唯施周代。事不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唐書開元十一年冬。玄宗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又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南郊用之。顯慶年修禮。改用袞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以來用之。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袞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依禮令用袞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袞冕。自餘諸服。雖在於令文。不復施用。玉海無忌又言。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是貴賤無分也。請諸祭皆用袞冕。自是驚冕以下。天子不復用。儀鳳二年。蘇知機上言。請製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如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玄龜雲水等象。驚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議。楊炯奏議。遂寢。知機之請。六典。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

寸闊立德傳武德初還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李德裕正服箴聖人作服法象可觀汲黯莊色黯正不冠揚阜慨然亦譏綵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唐會要貞元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祿服既葬公除及闕衮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替之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别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員冠服而騎宋會要王公冠服唐制有袞冕九旒鷩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玄冕五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國朝有八旒冕六旒冕弁服九旒冕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綬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襪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九旒冕無額花玄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師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畫虎雉粉米三章裳畫黼黻二章銀裝佩綬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無章銅佩綬革帶餘同七旒冕青羅為衣裳四品五品為獻官則

服之六品以下無綬佩綬紫檀衣朱裳羅為之皂大綾綬銅綬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無旒青衣纁裳無綬佩綬餘同五旒冕大祝奉禮服之五梁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皂褾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綬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皂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籠巾編藤漆之塗金銀飾玳瑁蟬一金蟬六銜玉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綬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導銅綬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無綬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冠導駕則騎而服之大駕鹵簿內中服之制金吾上將軍將軍六軍統軍千牛中郎將服花腳幞頭抹額紫繡袍佩牙刀珂馬諸衛大將軍將軍中郎將折衝果毅散手翊衛服平巾幘紫繡袍大口袴錦縢蛇銀帶佩橫刀執弓箭千牛將軍服平巾幘紫繡袍大口袴銀帶鞾靴橫刀執弓箭珂馬千牛服花腳幞頭緋繡抹額大口袴銀帶鞾靴前馬隊內折衝及執矟者服錦帽緋繡袍銀帶監門校尉

六軍押仗服幞頭紫繡裲襠隊正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諸衛主帥都尉引駕騎持鈒隊內校尉旅帥執衛司殳仗掾矟金五十六騎班劍儀刀隊親勳翊衛執大角人平巾幘緋繡裲襠大口袴佩橫刀執弓箭金吾押牙服金鶖帽紫繡袍銀帶儀刀金吾執纛者服烏紗帽皂衣袴鞾韈金吾押纛服幞頭皂繡衫大口袴銀帶烏皮鞾執金吾矟服錦袍帽臂韝銀帶烏皮鞾清游隊佽飛執副仗矟服甲騎具裝錦韝橫刀執弓箭白袴朱雀隊執旗及執牙門旗執降引旛黃麾幡者服緋繡衫抹額大口袴銀帶執殳仗前後步隊真武隊執旗前後部黃麾執日月合璧等旗青龍白虎隊金吾細仗內執旗者服五色繡袍抹額行縢銀帶執白幹捧人加銀褐捍腰執龍旗及前馬隊內執旗人服五色繡袍銀帶行縢大口袴執弓箭執龍旗副竿人服錦帽五色繡袍大口袴銀帶執弩弓箭人服錦帽青繡袍銀帶前後步隊人服五色鍪甲錦臂韝鞾韈袴錦帶朱雀隊內執弓箭弩矟虞候佽飛執長壽幢寶輿法物人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銀帶撥寶執絳麾真武幢叉人服武弁紫繡衫持鉞隊殿中黃麾繖扇腰轝香蹬擎蓋指南進賢等車駕士相風鍾漏等輿輿士服武弁緋繡衫駕羊車童子服垂耳髻青頭巾青繡大袖衫袴勒帛青耳屨執引駕龍墀旗六軍旗者

服錦帽五色繡衫錦臂韝銀帶引夾旗及執柯舒鐙仗者服帖金帽餘同上執花鳳飛黃吉利旗者服銀褐繡衫抹額銀帶夾轂隊服五色質鍪鎧錦臂韝白行縢紫口鞵韈驍衛翊三隊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錦縢蛇五輅副輅耕根車駕士服平巾幘青繡衫青屨韈教馬官服幞頭紅繡抹額紫繡衫白袴銀帶掌輦主輦服武弁黃繡衫紫繡誕帶攏御馬者服帖金帽紫繡大袖衫銀帶執真武幢者服武弁皂繡衫紫繡誕帶五牛旗輿士服武弁五色繡衫大口袴銀帶掩後隊服黑鍪甲錦臂韝行縢鼓吹令丞服綠袴褶冠銀褐裙金銅革帶緋白大帶履韈太常寺府史典事司天令史服幞頭綠衫黃半臂太常主帥棡鼓金鉦節鼓人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抹帶錦縢蛇歌拱辰管簫笳篳篥觱篥無縢蛇太常太鼓長鳴小鼓中鳴服黃雷花袍袴抹額抹帶太常鐃大橫吹服緋苣文袍袴抹額抹帶太常羽葆鼓小橫吹服青苣文袍袴抹額抹帶排列官令史府史服黑介幘緋衫白袴白勒帛司辰典事漏刻生服青袴褶冠革帶殿中少監奉御供奉排列官引駕仗內排列承直官大將金吾引駕押仗押旗服幞頭紫公服烏皮鞾尚輦奉御直長乘黃令丞千牛長史進馬四色官服幞頭綠公服白袴金銅帶烏皮鞾殿中職掌執繖扇人服幞頭碧襴金銅帶烏皮

驊。舊衣黃。太平興國六年。并內侍者。並改服以碧。九繡文金吾衛以辟邪。
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屯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
門衛以師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樂工以鸞耕根車駕士以鳳銜
嘉禾進賢車以瑞麟明遠車以對鳳羊車以瑞羊指南車以孔雀記里鼓
黃鉞車以對鵝白鷺車以翔鷺鸞旗車以瑞鸞崇德車以辟邪皮軒車以
虎屬車以雲鶴豹尾車以玄豹桐風為輿士以鳥五牛旗以五色牛餘皆
以寶相花六引內巾服之制清道冠服武弁緋繡衫革帶持儀弩車輻棒
者服平巾赤幘緋繡衫赤袴銀帶青衣服平巾青績青袴褶持戟繖扇刀
盾者服黃繡衫抹額行滕銀帶持幡蓋者服繡衫抹額大口袴銀帶內告
止幡曲蓋以緋傳教幡信幡絳引幡以黃氂誕馬纓儀刀麾幢節夾矟大
角者服平巾幘緋繡衫大口袴銀帶大駕鹵簿內執纓並錦絡衫帽持弓
箭矟者服武弁緋繡衫白袴駕士服錦帽繡戎服大袍銀帶弓箭以青矟
以獸持綱鼓者服平巾幘緋繡對鳳袍大口袴白袜帶錦縢蛇鏡吹部內
服平巾幘緋繡袍白袜帶白袴餘悉同大駕前後部其繡衣文清道以雲
鶴儀弩以辟邪車輻以白澤駕士司徒以瑞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
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縣令以雉樂工以鸞餘悉以寶相花 太祖
建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宰臣范質與禮官議導駕官服袴褶衣按制度所
起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五品以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服小綾褶
衣之色隨本品綾色注褶衣即複衣也又按諸王朱綾四采赤黃縹紺亦
即朱也以純朱為地更次第經入黃白青付內染之共為四采亦謂之朱
褶一品綠綟綾四采綠紫黃赤綟即綠也是草之綠色以純綠為地亦謂
之綠綟褶二品三品紫綾三采紫黃赤謂之紫褶其衣身領袖袂請依令
制又按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靴騎馬服
之金飾即金附蟬也詳此即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附蟬之數蓋一
品九蟬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五又令文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
散騎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又開元雜禮導駕官並朱衣冠履
依本品此朱衣今朝服也然自一品至二品用四入之朱為衣乃協上下
之文異絳纈之色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
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竊詳籠冠子巾與武弁大冠
其名雖殊本是一物製同而飾別蓋以官品為差其幘亦載在籠冠下今
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帶形制檢尋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
歲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禋始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進賢冠大帶革

鞾履參用焉九月二日宰臣范質言三公祭服舊皆畫升龍襦襠有緋紫
之制請令禮官檢尋故事按三禮三公毳冕無龍章上公袞冕無龍二品
鷩冕又周禮言上公袞冕九旒以五采繩貫五采珠旒長九寸每寸以珠
玉瑱其衣玄色五章山龍華蟲火宗彝畫於衣其裳朱色四章藻粉米黼
黻繡於裳又按令文旒並貫青色珠青纊其珠及黈纊今請衣令文青色
之制又按開元禮武官陪立大仗加滕蛇裲襠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胳音
各盍掖下縫也從肩領覆臂膊共一尺二寸又按釋文玉篇相傳云其一
當胷其一當背謂之兩當今詳裲襠之制其領連所覆膊胳其一當左膊
其一當右膊故謂之起膊今請叢存兩說擇而用之詔改製祭服以青色
造裲襠用當胷當背之制 真宗咸平五年二月大理寺丞李垣言臣聞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焉是故禮者治國之柄
服者飾身之儀前代成規後王不易臣昨差郊壇助祭竊見助祭之官所
服六冕衣裳畫繡之等多不依古制又慮後來增減不同竊按尚書皋陶
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此十二章也六章畫於衣象天也六章繡於裳象地也夏商無文至周三
辰畫於旌旂惟九章在於衣裳之上周有六冕按司服云王祭昊天上帝
則大裘而冕祭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所
以知羔裘者祭天尚質故用之象天色也袞冕之旒天子則十二旒升龍
於山升火於宗彝若上公則九旒首山龍而下九章侯伯鷩冕七旒自華
蟲而下七章子男即毳冕五旒自宗彝而下五章孤卿即絺冕三旒三章
無畫皆繡九奇數在衣偶數在裳今具六冕祭服異同乞行改正詔送大
常寺禮院詳定禮院言檢討如後伏緣冕旒之制度繡畫之等差歷代以
來屢有沿革若備古制須識酌中改作之閒安敢輕議周六冕皆玄上纁
下玄上法天纁下法地蓋前後邃延令觀冕板上下之色皆用玄青亦與
邃延一失也宋史仁宗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
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袞十有二旒其服
十有二章以享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
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
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祠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
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
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酌周禮

因所祭鬼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據周禮王者冕服有
六自禮昊天至祭群小祀皆王者親祀所服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祠郊廟
及朝會大禮服袞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
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
于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案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皁
綾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晝
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
依令文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詔施行
焉宋會要皇祐四年三月太常禮院言按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禮也注云此言諸侯之禮繡讀為綃繒名也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
疏云黼刺繒為黼文也丹朱赤色也染繒為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
裏衣猶今中單衣也又晉詩云素衣朱襮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
炎曰繡刺黼文以褔領是襮為領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
深衣故禮記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深衣又魯詩云素
衣朱綃綃為綺屬然則綃是刺繡別名於此綃上刺為黼文謂之綃黼也
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云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

名也開元禮天子服袞冕玄衣纁裳白紗中單群官服袞冕青衣纁裳白
紗中單今詳參古者服之中衣以素為之以朱為領緣而領刺以黼文故
禮記云繡黼丹朱中衣詩云素衣朱襮是也今之祭服既有中單又刺為
裏非也然則中單之制宜用繒素而朱丹領緣領刺以黑文黼文可也禮
云大夫之僭禮則諸侯之服也今五等祭服宜依此制詔可六月同知太
常禮院邵必言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纁詳求
古禮並無此服按周禮云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上下之相應也
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
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又色以獸纁益無經據故
昨禮院所議止欲從五等以下子男之服再詳監祭本於周禮祭僕之職
掌眡祭祀糾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恭者至漢始以御史監祠唐乃有監祭
使之名且祭僕中士也御史執法官也又監禮則奉常博士之職其官與
品則又差降皆所以監視察舉其不如禮者考其本末既非祠官必也正
名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且非所宜況有旒無章服色非古此為失
禮甚矣竊覩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若亞獻終獻及
壇陛獻官乃服以祭服明太常卿非祠官而服朝服禮也又按唐開元禮

朝服凡侍祠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欲乞今後監祭使冠獬豸監禮冠進
賢各服以侍祠祭為得其當庶幾盛時典禮不至差謬詔不允　神宗元
豐元年十一月二日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
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氏注謂五采絲為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
二所謂邃延也賈公彥曰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玉貫於藻繩每玉間相去
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以一至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此據袞冕前後二
十四旒孔穎達曰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至後漢明帝用曹褒之說
采輿服冕係白玉珠為十二旒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遂失古制國朝衣服
令乘輿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蓋白珠為旒
用東漢之制而其冕廣長之度乃自唐以來率意為之無所稽考景祐中
已經裁定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為法凡冕板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
相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進樣如以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則非弁師所
謂玄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板四周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
之類皆不應禮伏請改用朱組為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貫
於五色藻為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為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
四旒垂而齊肩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釋者曰純絲易成故

從儉今不必績麻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所謂純儉從眾之義古者祭服
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為陽故三幅以象奇
後為陰故四幅以象偶惟深衣中單之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
六幅交解為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自後漢晉
宋後齊天子祭服皆云前三幅後四幅今少府監乘輿袞服樣其裳乃以
八幅為之不殊前後有違古義伏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為之殊其前
後前三後四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
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
各寸半表裏合為三寸群臣祭服之裳倣此從之又詳定郊廟禮文所言
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是臣子助祭不當朝服也又曰
年穀不登祭事不縣則於祭時既行吉禮不當徹樂也本朝祠祭遇雨則
望祀不為違禮然而服公服不設樂則非所以奉神伏請遇雨望冕服祭
服乃詔樂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所以比德也右徵角左宮羽先儒謂徵
角在右事也民也宜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左右之異也又曰天
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璠玫而縞組綬采稱謂尊者玉色純而公侯
已降則玉色漸雜此尊卑之異也佩玉之制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

繽珠其下之兩端則綴璜中央則綴衝牙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而琚
瑀又在組之中央下與衝牙相直故曰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者是也今佩
上下則設三衝以銀銅獸面為之而璜又夾中衝不在下端其所謂衝牙
亦異於古又上有銀鉤以屬大帶皆非古制爾雅曰佩衿謂之褑郭璞以
謂衣小帶謂之衿而佩衿則佩王之帶上屬者也今宜為小帶以屬於革
帶而不用銀鉤伏請並如古制惟天子金玉餘皆珉石恪依其色以辨諸
臣之等銀鉤獸面而其制不經伏乞除去古者祭服有佩韍與大綬小
綬并玉銀銅環臣等書詳自戰國以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韍佩
而留其繫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而謂之綬漢承用之又加
以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始復制佩而組織之綬亦不廢焉故章彩五種
精義曰漢采與黃赤綬四采自後皆不合禮而又有大綬小綬之別臣等
以謂綬者所以貫綬佩三因為之飾以别尊卑故諸侯朱組綬大夫緇組
綬所謂綬者如斯而已取少府監皇帝袞冕進樣有六彩織綬小帶三上
有三小環及一品祭服則錦綬雙玉環從一品則錦綬雙銀環三品四品
則皂綾綬雙銅環皆非古制伏請改正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
之色裳之飾有藻有粉米有黼有黻今祭服上衣則以青而其繡於裳者

藻及粉米皆以五采圓花繡之而黻用深藍黼用碧與黃且虎雉共一章
粉米亦一章今皆異章而畫殊非古制伏請改製古者皆以冕為祭服未
有服朝服而助祭者也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卿大夫之
服自玄冕而下如孫之服此助祭之服也今服章視唐尤為不倫於今文
祀儀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無冕名而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
四旒冕其非禮尤甚又服之者不以官秩上下故分獻四品官皆服四旒
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黻禮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佩至此因循
不講之失也且古者朝祭服異服所以别事神與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
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
皇帝服袞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且猶
異冠而况人神之異禮朝祭之異事乎則百官雖不執事不當以朝服侍
祠至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為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
駕贊引扶侍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如所考制度修製五
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群小祀則玄冕注群小祀林澤墳衍
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沉以下

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
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袞冕其蜡禮祭先蠶五龍亦如之
祭司命戶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
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
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
絺冕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禮祭百神先蠶五
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蓋皆群小祀之比當服玄冕從之文獻通考神宗元
豐元年詳定官言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諸祠宮及大次並服袞冕
出次則改服大裘冕臨燔柴則脫袞服裘今赴行宮則服通天冠絳紗袍
至大次則服靴袍臨祭則以袞冕有戾於古請從唐制詔下參議禮官咸
謂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寖文今參考舊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
尺有六寸前圓低寸二分而後方玄衣朱裏以繒為之而以黑羔皮為裘
以黑繒為領袖當暑則請從梁陸璋議以黑繒為裘及唐與服志以黑羔
皮為緣帝以去古遠不經見使之審定而詳定官陸佃以為冕服周禮弁師
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

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
麑裘謂服裘而以袞襲之此冬祀之服也夏祀亦將衣裘乎周官曰九四
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今欲冬至禮祀昊天上帝服被袞
其餘祀天神地祇並服袞去裘其後禮部亦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隋唐
猶可考隋制以黑羔皮黑繒為領袖及裏緣被可運府緣可蔽膝請令有
司改制詳定所又言國朝以白珠為旒蓋沿漢舊而其冕廣長之度自唐
以來率意為之景祐中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為法又言古者皆以冕為
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執事者皆服常袍衬玄以從此禮之失
也宋齋王公平冕九旒卿七旒梁隋則五等諸侯平冕九旒卿大夫五旒
唐開元略具五冕而百官各以品服之宋會要神宗元豐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記曰三公一命袞則三公當服鷩冕詩
曰毳衣如菼則上大夫卿當服毳冕周禮典命四公之孤四命又曰王之
大夫四命其衣服各視其命之數公之孤其服自絺冕而下則王之大夫
當服絺冕諸侯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王之士當服玄冕所謂周人
冕而祭也司服曰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
自皮弁而下此諸侯之臣助祭服也然而不著王朝公卿大夫之服者蓋

舉下以見上可比義而知也本朝官名雖與古不同以唐六典考之吏部尚書注曰周之天官卿也侍郎注曰周之小宰中大夫員外郎注曰周太宰屬官上士也今約之六典參以本朝班序伏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服爵弁從之惟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皆服玄冕無旒字文紹奕燕語考異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衮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因請更制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然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所謂大裘不裼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裘也蓋中裘而表衮乃請服大裘被以衮遂為定制文裘黑羔皮為之而緣以黑繒乃唐制也宋史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舊制大禮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餘服朝服元豐七年呂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祀官並服祭服之議今欲令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其贊引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止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導駕押褥及主事務并他處行事官仍服朝服從之宋會要徽宗大觀元年七月十六日議禮局劄子竊以國家祈報社稷祭奉先聖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上丁社日行事然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豈非因習日久而未知所以建明歟乞詔有司降祭服于州郡俾凡祭祀獻官祝禮各服其服如允所奏乞降付本局討論與禮具合頒名件詔以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製并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文獻通考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於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　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紅鞓犀帶不佩魚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粉米黼黻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繡以裳者藻及粉米皆五色圓花藉之而黼用藍黻用碧與黃且虎蜼共一章粉米共一章今皆異章而畫不應古制請下有司製五冕之服章衮冕之章九衣繪龍山華蟲火虎蜼裳繡藻粉米黼黻鷩冕之章七衣繪華蟲火虎蜼裳繡藻粉米黼黻毳冕之章五衣畫虎蜼藻粉米裳繡黼黻

絺冕之章三衣繪粉米裳繡黼黻元冕衣無章裳刺黻其爵弁則緇衣纁裳從之詳定議注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綬而有屨胡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綬自祭及西漢魏邑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綬東漢大祭祀王佩綬約屨以行事惟朝尚佩綬晉制服綬以木代之謂之班綬東齊謂之象綬今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綬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存綬可也然文武異容佩綬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脫屨為恭以脫屨為相親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綬若襲秦漢之故又恐佩綬而趨朝脫屨而示恭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乞約用周禮不服綬不脫屨從之而禮文所亦言儀禮尸坐不脫屨鄭氏以為侍神不敢惰又古者朝服不佩綬始加之後漢祭服亦不佩綬綬者武備服以事神於義無取今祭祀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綬尤為失禮於是又去景靈宮太廟南郊儀註及熙寧祀儀內解綬脫屨之節又言古者諸侯及群臣助祭本執玉帛羔鴈之摯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王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說者以為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群臣冕服助祭執笏當事則搢笏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政和五禮新儀大觀二年五月十日尚書省劄子宣德郎試起居舍人充議禮局檢討官俞㮚劄子臣聞時異事異古今不同然制度不可不循古者祭服是也且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鐶二鏁飾之以至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為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藉其餘不合古者甚多蓋後世諸儒論議失真故沿襲至今未之改作恭惟陛下天縱聰明灼見妙理建官設屬俾討論禮制而臣愚以謂禮莫重於祭祭服所以事神者也又安可以不正哉臣欲乞降下禮局俾博考古制畫太常寺及古者祭服樣二本進呈至於損益裁成伏乞斷自聖學取進止大觀二年五月初九日奉御筆先王有祭服朝服燕服之異禮廢久矣制度沿襲悉不如古因時制宜可以義起衣服制度方在所議可依所奏令議禮局詳議以聞　本局劄子臣等竊以國家祈報社稷祭奉先聖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上丁社日行事然太社太學獻官祀禮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豈非因習日久而未知所以建明歟仰惟陛下若稽前王紹述先志百度修明禮樂偕舉太平之功

千載一時。今大晟新樂。推行京輔節鎮。而祭服未能如古。臣等竊惑之。欲望聖明。揆自獨斷。命有司降祭服于州郡。俾凡祭祀獻官祝禮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以補禮文之缺。以竦動士民之觀聽。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稱臣等伏覩雅樂頒降四輔并節鎮。今來祭服欲乞先頒授雅樂去處。其餘州郡候頒樂日逐施行。如允所奏。即乞降付本局。討論典禮具合頒名件。取稟聖裁。大觀元年七月十六日。奉御筆。可依所奏。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製。弊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宋史大觀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四。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深青非是。欲乞視冕之等。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已。芾存此象。以韋為之。本今蔽膝自一品以下。並以緋羅為表緣。緋絹為裏。無復上下廣狹。及會紕紃之制。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韍者。乃韍冕之韍。非赤芾之芾也。且芾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繢於上衣。不應又繢於芾。請改芾制。去山龍火章。以破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帶。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緋羅。又以銅為飾。其綬或錦或皂。鐶或銀或銅。凡無經據。宜依古制。除去至佩玉中單赤舄之制。則全取元豐中詳定官

所議行之。粹中又上所編祭服制度四。古者冕以木板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部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塗銀稜為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合朱綠為繅。以貫玉為之繅。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群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雖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竊以為非。冩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驚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玄冕無旒。臣竊謂依此條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驚冕。並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驚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玄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

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為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別。皆乞依古制施行。又案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為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驚服而下。分為三等。三都四輔為一等。初獻驚冕八旒。經畧安撫鈐轄為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玄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鎮防團單事為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並玄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四。今之紘組。仍綴兩繒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纊為瑱。而不以玉笄象笄。並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從之。政和議禮局言。大觀中所上群臣祭服制度。已依所奏修定。乞付有司。依圖畫製造。既又上群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塗銀稜。有額花。犀簪。青衣畫降龍。朱裳蔽膝。白羅中單。大帶。革帶。玉佩。錦綬青絲網。玉環。朱襪。履。革帶以金塗銀裝。綬以天下樂暈。親祠大禮使。亞獻。終獻。太宰。少宰。左丞。每歲大祠宰臣。親王。執政官。郡王。充初獻服之。奏告官並依本品服。已下准此。從一品九旒冕。無額花。白綾中單。紅錦綬。銀環。金塗銀佩。餘如正一品服。親祠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尚書。太廟進受幣爵。奉宗室。每歲大祠捧俎官。大祠

中祠初獻官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衣無降龍。餘如從一品服。親祠吏部侍中。殿中監。大司樂。光祿卿。讀冊官。太廟薦俎。贊進飲福。宗室七祀配享功臣。分獻官。每歲大祀。謂用宮架者。大司樂。大祠中祠。亞終獻。大祠禮官。小祠獻官。朔祭大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皂綾綬。銅環。金塗銅革帶佩。餘如二品服。親祠舉冊官。大樂令。光祿丞。奉俎饌。遷豆籩簠簋官。分獻官。分獻壇壝從祀太廟。奉瓚盤。薦香燈。安奉神主。奉毛血。祭蕭蒿。籩。肝膋豆。宗室每歲祭祀。大樂令。大中祠分獻官服之。無旒冕。素青衣。朱裳蔽膝。無佩綬。餘如三品服。奉禮協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親祠掌鼎官。進搏黍官。太廟供亞獻金箒。供七祀獻官。木爵官服之。五旒冕。戴禮絁衣。餘如三品服。監察御史服之。州郡祭服。三都初獻八旒冕。經畧安撫鈐轄初獻六旒冕。亞獻並二旒冕。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初獻四旒冕。亞終獻並無旒冕。中興之後。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為四等。一曰驚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玄冕無旒。其義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節以八。以六。以四。從陰數也。宋會要政和二年八月十五日。顯謨閣待制。前知襄州軍州俞㮚言。伏見祭祀之服。以圖冊下諸郡。未有明降嗣音製造。其社稷。宣聖風師尚服。望早賜施行。從之。同日尚書省

議禮局言契勘大觀四年四月八日被受御筆所上禮書并祭服制度頒見詳畫除改正外餘依所奏修定看詳侍祠攝祭之服除五等諸侯服飾已得御筆依本司所奏乞更不製造外今具群臣冕服乞依已得御筆修定付有司依圖畫及看詳製造從之　政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天下州縣歲祭社稷雷雨風師及釋奠文宣王冠服悉循其舊形制詭異在處不同可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令本司制造下諸州州下縣庶永服不二以齊其民十二月二十九日提舉利州路學事林晨言竊見近按雅樂製為士服廷按之後維大朝會用之而士服不常用今春秋兩學釋奠雖用士作樂衣服尚仍舊制臣愚欲乞春秋釋奠用士執樂陪位並服士服從之　八年十一月五日知永興軍席旦奏竊聞太學辟廱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幞欲望下有司考議籍為圖式頒賜外郡禮制局狀今欲頒上件士服之式付之諸路學校凡作樂釋奠諸生皆服其服畫到已封論士服圖樣欲乞指揮下製造所每州造樣一副頒降依樣製造從之既而製造所每州造到頭冠角簪衣裳珠佩大帶銀帶履頒下　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令禮制局先自冠服封論以聞其見服鞾先改用履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請做古制皆隨服之色從之

十二月三日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履上飾也繶飾底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做古隨裳色之意從之仍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用在外自三月一日二十三日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別詔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並稱履從義郎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並稱履　紹興四年五月國子監丞王普奏言臣嘗攷諸經傳具得冕服之制蓋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玄冕三旒中士再命玄冕二旒下士一命玄冕無旒衣皆無章裳黻視其命數自三而下其緣至笄衡紘紞瑱纊帶佩綬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真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昻而前俛玄表而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俛仰殆於無辨且以青為表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玄其裳皆纁裳前三而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以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隨火以圜也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為虎蜼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為二章而

以五色圓花為籍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別為錦綬而間以雙環以玉帶無紐約帶無扃顯舄無絇繶中衣無退裳臣伏讀國朝會要郊廟奉祀禮文祖宗以來屢嘗講究第以舊服無有存者欲乞因茲改作是正訛謬一從周制以合先聖之言尋禮部契勘奏言衣服之制或因時王而為之損益事雖變古要皆一時制作不無因革或考之先王而有繆戾者雖行之已久不應承誤襲非惟於改正按周官自上公服袞王之三公服鷩以至士服玄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袞冕九旒至五品服玄冕亦五等國家承唐之舊初有五旒之名其後去三公袞冕及絺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無旒玄冕凡三等而已袞服非三公所服去之可也乃併絺冕去之自尚書服毳冕以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無等此皆一時制作不無因革今合增鷩冕為八旒增毳冕為六旒復置絺冕為四旒并及無旒玄冕共四等庶幾稍合周制若冕之方圓低昻於無辨則制道之差也以青為表非不用玄也為玄而不至者也以緋為裳非不用纁也為纁而太過者也山止而靜者也今象其體是得山之勢而不知其性圜而神者也今象其銳是得火之形而不得其神也至於宗彝粉米佩綬帶舄之屬皆宜改正施行是時諸臣

奏請封論雖詳然終以承襲之久未能盡革也鷩冕八旒每旒八玉三采朱白蒼角笄青纊以三色紞垂之紘以紫羅屬於武衣以青黑羅三章華蟲火虎蜼彝裳以纁表羅裏繒七幅繡四章藻粉米黼黻大帶中單佩以珉貫以藥珠綬以峰錦銀環數上紕下純繪二章山火革帶緋羅表金塗銅裝韈舄並如舊制掌相亞終獻大禮使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亞終獻明堂滌濯進玉爵酒亦如之毳冕六玉三采衣三章繪虎蜼彝藻粉米裳二章繡黼黻佩藥珠衡璜等以金塗銅帶黻繪以山革帶以金塗銅餘如鷩冕六部侍郎以上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進爵酒幣官奉幣官受爵酒官薦俎官明堂受玉爵受玉幣奉徹遷豆進飲福酒徹俎祝腥贊引亞終獻禮儀使亞終獻爵并盥洗官四員並如之前二日奏告初獻社壇九宮壇分祭初獻亞獻亦如之希冕四玉二采朱綠衣一章繪粉米二章繡黼黻綬以黽纊銅環餘如毳冕光祿卿監察御史讀冊官舉冊官分獻官以上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奏奉神主官明堂太府卿光祿卿沃水舉冊官讀冊官押樂太常卿東朵殿三員西朵殿二員東廊二十八員西廊二十五員南廊二十七員戟門祭獻官前二日奏告亞獻終獻官監察御史並如之社壇九宮壇分祭終獻官監察御史兵工部光祿卿丞亦如之玄

冕無旒無佩綬衣純黑無章裳刺黼而已皷無剌繡餘如郊冕光祿丞奉
禮郎協律郎進摶黍官太社令良醞令太官令奉俎饌等官供祠執事官
内侍以下服之明堂光祿丞奉禮郎良醞令太祝摶黍官宮架協律郎登
歌協律郎奉御官内侍供祠執事官武臣奉俎官設門祭奉禮郎太祝令
太官令社壇九宮壇分祭太社太稷太官令奉禮郎並如之獻禮冕四旒
服紫禮衣博士御史服之外州軍祭服鷩冕八旒三都初獻服之毳冕六
旒經畧安撫鈐轄初獻服之希冕四旒經畧安撫鈐轄亞獻服之節鎮防
團軍事初獻亦如之玄冕無旒節鎮防團軍事亞終獻服之宋會要高宗
紹興十六年四月四日上謂輔臣曰比降下祭服更令禮官考古便可依
式制造庶將來奉祀不闕令檢詳郊祀錄皇帝祀天地神祇則服大裘冕
按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是羊羔裘也黑者象天色玄大者撰
履裘貴下故服大裘以祀天也冕者勉也所以勉人為高行九六冕之服
皆玄上纁下冕既大同無以為別故不謂冕為服但取畫章之異以為立
名故用服名冕一六冕之旒數若大裘冕即無旒若袞冕天子十有二旒
前後邃延上公即九旒每旒五采就為之每一寸安一玉玉皆五色先朱
白蒼黃玄諸侯即三采夏商朱綠皆周而復始十二旒旒各一尺二寸用
玉二百八十八若上公九旒用玉百六十二令親旒玉純用一色其數不
與昔同是二失也令檢詳九享廟謁廟及違上將征還飲至則服袞冕按
白袞冕而下服名冕者皆是畫衣章之首袞冕所以祭先王者為服以龍
為首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象王者有神異之德也其冕垂白珠十有二旒
以組為色如其綬王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鄭玄
云冕之旒以藻糾貫玉為飾因以名也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一玉就間相
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垂齊肩也五采者依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
次以白次以蒼次以黃次以玄以五采正既貫徧周而復始此並周制也
至漢明帝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旋珠與古異也魏文帝好婦人飾改珊瑚
珠至晉江左又改漢制令用白珠之制自漢始為大戴禮曰冕而加旒以
蔽明也隋牛弘云請以采縷貫珠為旒後只言采不言五采周禮袞冕九
章升龍於山升火於宗彝以五章畫於衣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
火五曰宗彝令衣上不見宗彝又剩一藻文也下四章繡於裳上六曰藻
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令又無藻文餘有三章亦不綉繡是三失也令
檢詳義纂云周禮袞冕九章尚龍置於山上謂之龍袞鄭玄謂袞者卷也
龍能變化舒卷因以名焉以五采綜糾貫玉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

十八也秦除古制皆服袀玄漢明帝始采舊法繫白玉珠為旒以組為纓
黈纊塞耳玄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畫之於
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之於裳織成為之褾領皆升龍為唐制白紗為中
衣以黼為領褾加金飾入廟踐祚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冊拜公
王則服之是承漢禮也又周禮天子袞冕十有二旒十有二就貫一玉
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各用十二玉也又按郊禮錄云其服玄衣
纁裳十二章安易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韓康伯注
云上衣下裳取乾坤之象有上下也釋名上服曰衣衣者依也下服曰裳
裳者障也所以障蔽也衣用玄者象天色也裳用纁者法地色也不法
蒼黃之色者凡衣服悉明其身有章彩文物以蒼黃太質故用玄纁耳纁
者是朱之小雅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為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是與
纁同類也十二章者法天之大數虞帝之服也聖朝之制法舜服也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大宗彝此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此四章在裳衣褾領
為升龍皆織成為之按三禮義宗曰日月星辰三章直畫作其形欲明王
者有光照之功垂於下土山亦畫山形取其能興雲雨潤萬物象王者
之澤沾于下也龍亦畫龍形取其變化無方或潛或見通顯王者之德卷
舒有時應機布道華蟲者畫作鷩雉之體有文飾故謂之華象其雉身被
五色有炳蔚之姿似王者體合五常兼文明之性宗彝者畫虎蜼於宗廟
之器為飾因而名之象虎蜼以剛猛制物王者亦以威武定亂也藻畫其
形藻能逐水上下似王者之德日新也火粉米亦直畫其形粉絜白故以
名之米者人恃之以生王者亦物之所賴以理也黼畫斧形象王者能斷
割臨事能決之也黻者兩己相背明民見善改惡也此皆聖人法象之意
周則畫九章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故也按古禮皆衣畫裳
繡法陰陽之義衣數則奇裳數則偶令聖朝制令上八下四皆以偶而言
又王服自袞冕以下皆織成而為之是王者相變也龍山以下每章一行
重以為等每行十二按禮圖凡章文參錯滿衣裳而已不拘其數崔靈恩
云各畫十二亦取則大之大數一鷩冕七章畫三章於衣繡四章於裳毳
冕五章畫三章於衣繡二章於裳絺冕上下皆繡黻而已令等級不同是
四失也又檢詳郊祀云鷩冕八旒其服七章華蟲火宗彝此三章在衣藻
粉米黼黻此四年在裳按三禮義宗云雉言鷩者以為禽鳥體巽義不足
取以文采章著者以為稱也祭先公者鷩冕以雉為首雉有耿介之志象
先公有賢才能守節度也故左傳云聖達節次守節餘同袞冕毳七旒其

服五章。宗彝。藻。粉米。三章在衣。黼黻。二章在裳。按三禮義宗云。九章服之中唯有龍雉虎蜼。並是禽獸。龍能變化。其體可尊。故不隱其名。鷩及虎蜼嫌其體卑。故沒其正體。所以龍雉各自為章者。龍為神化。雉為文明。神化文明。理皆是陽。虎蜼山林之獸。義皆是陰。故龍雉各一而成章。虎蜼合兩而為體。故於陰陽之義也。以毳冕祭四望者。四望是五岳四瀆之神。虎蜼是山林所生。故服以明象也。然周禮之祭服。止於六冕。所祭之神。其類甚多。但使理通。便皆同用。虎蜼非水物。山川氣通。故俱用毳冕。明有同氣之理。餘同鷩冕。絺冕六旒。其服三章。粉米一章。在衣。黼黻二章在裳。按三禮義宗云。粉米一章。刺於衣。黼黻二章。繡於裳也。祭社稷五祀者。絺冕以粉米為首。社稷者。土穀之神。此米由之而成。故服之以象其功也。五祀者。古之五官之神。能平五官之政。皆有水土之功。故亦同服也。所以獨衣刺者。凡畫繢之法。以眾色而成。一色則不足以成畫。故置直刺而已。又此服是臣服之首。不畫衣以下。於君是無陽之義也。今皆織成。為是名存而制異也。餘同毳冕。五旒。其衣無章。唯裳刺黼一章。按三禮義宗云。祭群小祀。本百物之神。其形難可偏擬。故但取兩已相背以明其異。餘同絺冕。一冕數未依制度。按玉藻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又明堂云。有虞氏之韍。夏后氏以山。商人以火。周人以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以山。士韎韋而已。今則畫粉米黼黻。是五失也。今撿禮義纂韠與黻何殊。禮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其廣同矣。皆執事者蔽其裳前示恭謹也。於朝服謂之韠。於冕服謂之蔽膝。朝祭異名。其實一也。又按五禮精義問蔽膝對曰。皆從裳色。三品已上山火二章。四品一章。五品無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玄云。此玄端服之韠也。韠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若祭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一命緼韍。再命已上赤韍也。又大帶制度。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卑下辟。今觀等級不當。是六失也。今撿禮義纂云。大帶何施。禮云。天子素帶朱裏終禪。細約用組。鄭玄云。禪緣飾也。以素為帶。以朱為裏。紕其外者。上以朱。下以綠。則帶身在腰及垂皆飾之。是以謂之終禪。其制博四寸。紐帶之交結處也。約結其帶也。執事者以黼黻裳前示恭謹之道。天子之黼以韋直方。四角無圜殺。上闊一尺。象天。下闊二尺。象地數二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唐禮以繒為之。朱質畫龍山火三章為飾。以備三代之法也。請按古今沿革。特行改正。詔付有司依坦

弄禮院撿討名件制度改正。務合先王禮意。遠史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為祭服。通天絳袍為朝服。平巾幘袍襴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晉。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為常。是年北歸。唐晉文物。遼則用之。左右采訂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袞冕。祭祀宗廟。遼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為升龍織成文。各為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紛。綬。

遼國以祭山為大禮。服飾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靴。

金史輿服志

臣下祭服。其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

祭服。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當服袞冕九章。畫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並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裳。周升三辰於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山龍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又開元禮一品服九章。又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言。諸臣之章雖殊。然飾龍名袞。尊卑相亂。請三公服鷩冕八章為宜。臣等竊謂歷代衣服之制不同。若從後魏。則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則為七章。若遵唐九章。則有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之譏。尚書省乃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冊禮時所服朝服以祭。大定三年八月。詔遵皇統制。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為亞獻。服袞冕。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則服常服。謂今之公服也。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辨。是以袞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群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物冕

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竪筆其服用青衣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元史三獻官及司徒大禮使祭服籠巾貂蟬冠五青羅服五領袖襴俱用皁綾紅羅裙五皁綾為襴紅羅蔽膝五其羅花樣俱係牡丹白紗中單五黃綾帶紅組金綬紳五紅組金譯語曰納石失各佩玉環二象笏五銀束帶五玉佩五白羅方心曲領五赤革履五對白綾襪五對　助奠以下諸執事官冠服貂蟬冠獬豸冠七梁冠六梁冠五梁冠四梁冠三梁冠二梁冠二百青羅服二百領袖襴俱用皁綾紅綾裙二百皁綾為襴紅羅蔽膝二百紫羅公服二百用梅花羅白紗中單二百黃綾帶織金綬紳二百紅一百九十八青二各佩銅環二銅束帶二百白羅方心曲領二百銅佩二百展角幞頭二百塗金荔枝帶三十烏角帶一百七十皁鞾二百對赤革履二百對白綾襪二百對象笏三十銀杏木笏一百七十凡獻官諸執事行禮俱衣法服惟監察御史二冠獬豸服青綬凡迎香讀祝及祀日遇陰雨俱衣紫羅公服六品以下皆得借紫　都監庫祠祀局儀鸞局神廚局頭目長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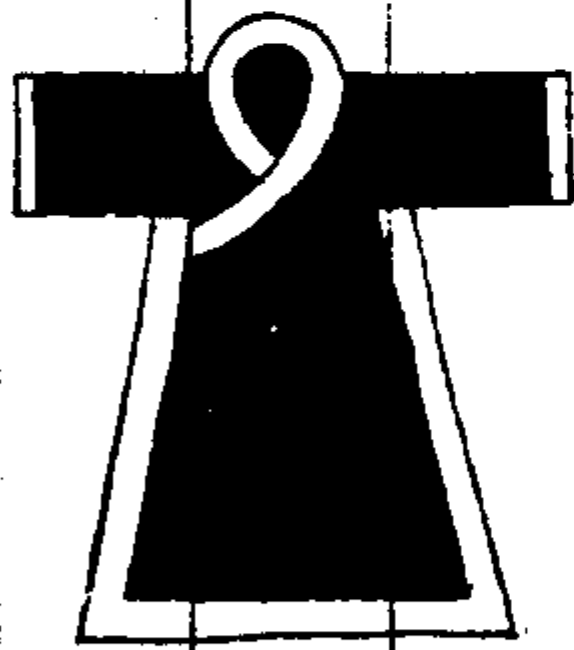
等文角幞頭五十窄袖紫羅服五十塗金束帶五十皁鞾五十對　初憲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于麗正門外丙地命獻官以下諸執事各具公服行禮是時大都未有郊壇大禮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廟見用者製其後節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從祀獻攝職事續置冠服於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至大間太常博士李之紹王天祐疏陳親祀冕無旒服大裘而加袞裘以黑羔皮為之臣下從祀冠服歷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議得依宗廟見用冠服制度　社稷祭服青羅袍一百二十三白紗中單一百二十三紅梅花羅裙一百二十三藍織錦銅環綬紳二紅織錦銅環綬紳一百一十七紅織錦玉環綬紳四紅梅花羅蔽膝一百二十三革履一百三十三白綾襪一百二十三白羅方心曲領一百二十三黃綾帶一百二十三佩一百二十三銅珩璜者一百一十九玉珩璜者四藍素紵絲帶一百二十三銀帶四銅帶一百一十九冠一百二十三水角簪金梁冠一百七紗冠一十六獬豸冠二籠巾紗冠四木笏一百二十三紫羅公服一百二十三黑漆幞頭一百二十三展角全二色羅插領一百二十三鍍金銅荔枝帶一十角帶一百一十三

象笏一十三枝木笏一百一十枝黃絹單袍複一百二十三紫紵絲抹口青氈襪一百一十三皁鞾一百二十三窄紫羅衫三十黑漆幞頭三十銅束帶三十黃絹單包複三十皁鞾三十紫紵絲抹口青氈襪三十　宣聖廟祭服獻官法服七梁冠三簪全鵝青袍三織錦綬紳三各帶青絨網并銅環二方心曲領三藍結帶三銅佩三紅羅裙三白絹中單三紅羅蔽膝三革履三白絹襪全執事儒服軟角唐巾白襴插領黃鞓角帶皁鞾各九十有八曲阜祭服連蟬冠四十有三七梁冠三五梁冠三十有六三梁冠四皁紵絲鞋三十有六輛舒角幞頭二軟角唐巾四十角簪四十有三冠纓四十有三副九十有六條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玉佩七九十有四繫銅佩三十有六九七十有二繫帶八十有五藍鞓帶七紅鞓帶三十有六烏角帶二黃鞓帶烏角偏帶四十大紅金綬結帶七上用玉環十有四青羅大袖夾衣七紫羅公服二褐羅大袖衣三十有六白羅衫四十白絹中單三十有六白紗中單七大紅羅夾蔽膝七大紅夾裳緋紅羅夾蔽膝三十有六緋紅夾裳四黃羅夾裳三十有六黃羅大帶七白羅方心曲領七紅羅綬帶七黃絹大帶三十有六皁鞾白羊毳襪各四十有二對大紅羅鞋七緉白絹夾襪四十有三緉析津志延祐七年十二月七日八思吉

斯奉旨命省部創製三獻禮儀使大禮使近侍官法服下博士麗熙擬三獻官及大禮使通五員籠巾貂蟬冠五青羅服五領緣袖襴俱用白綾紅羅裙五帛綾為襴紅羅蔽膝五其羅牡丹花紋白紗中單五黃綾帶五紅錦綬紳五佩玉環各二象笏五銀束帶五玉玎璫五副白羅方心曲領五赤革履白綾襪各五緉禮儀使四員貂蟬冠青羅服紅羅展紅羅蔽膝白紗中單黃綾帶紅錦綬紳象笏銀束帶玉玎璫白羅方心曲領赤革履白綾襪皆四近侍官八員服制並同惟玎璫用青玉餘截三署法物庫職掌至元十二年十一月議擬皇太子為亞獻其終獻法服冠冕如一品服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佩劍緋羅大袖一緋羅裙一緋羅蔽膝一緋白大一帶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一白紗中單一銀合勒帛一玉珠佩二金鍍革帶一烏皮履一緉白綾襪一緉廣陵續志嘉定祭服記　廣陵兩淮都會屢經兵燼文物廢闕春秋釋菜士子止以章布行事嘉定戊辰方允員學官念儀禮之未稱非所以嚴通祀乃謀及士友相與講求制度考之政和新禮淳熙祀式訪之鄰郡互相訂證以養士之廩製士服二十有八製冠用介幘帶用間色正錄之服以緋綃寬袗其餘執事衣若裳以白絹青領緣若佩若履皆彷古制已已二月上丁踐用

初服鏘鏘濟濟。以承祭祀。亦庶可以肅威儀備闕典。雖然。記不云乎。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則備服以臨祭。豈徒美觀瞻。而固將整齊此心。收聚誠意。以交乎神明。學者苟能充之。居處而恭。執事而敬。惕然戒懼。常若有洋洋在其左右者。則進德脩業之基立矣。此制度禮文之外。所當察者。故併及之。清明日。星江彭方記。曲臺奏議。舉攝獻官行事給祭服。應祭祀郊廟行禮差攝行事官品。從下攝上者。其衣服合從高給。令伏見所司相承。只以見居官品。給其朝服。誠失崇敬之道。伏乞睿慈。宣下所司。依儀施行。

齊服

玄端 素端 陳祥道禮書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卿曰。玄端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玄端。所謂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所謂玄冠丹組纓是也。鄭氏謂玄端素端。士之齊服。蓋以司服所言。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之文。在士服之下。故誤為之說也。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玄冕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首。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天子於群小祀。齊祭同冕。不同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玄端而已。鄭氏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然三命而下。齊祭雖同冠。而不同纓。其玄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為雜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為組纓。以其未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綬為世子之佩。則綦皆卑者之飾也。儀禮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於義或然。然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韠爵。其佩綪結。其車羔幦。康帶。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玄端齊

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貌者。即此玄端委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之外是也。則玄端之所用。為尤多矣。朱子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以服為皮弁冕服。其說恐是。蓋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裳。則於禮亦是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服朝服。玄衣素裳。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後玄黃。

庶人

深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

服

公服

事物紀原王沂公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稍襃博矣。舊制冬亦單。賞賜單製。太祖詔有司以前代之典。上特命改製。今有夾服。自此始也。通典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蓋原矣。紫陽宗音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正服。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亦庶幾古者。北史魏本紀。文帝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隋書禮儀志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紱紫荷。錄令左僕射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袖。皂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筆舄袜。兩綬。劍佩簪導鉤䚢。為具服。七品已上服也。公服冠幘紗單衣。深衣革帶假帶履襪鉤䚢。謂之從省服。八品已下。流外四品已上服也。絳褠衣公服　褠衣即單衣之不垂胡也。袖狹形直如褠内。餘同從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新唐書車服志。從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雙佩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雙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爵弁。庶人婚。假絳公服。公服者。皇太子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遠遊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瑜玉雙佩。方心紛金鏤鞶囊。紛長六尺四寸。廣三寸四分。色如大綬。又曰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　百官公服。舊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以上綠。九品青。元豐之制。去青不用。隋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以木為笏。上挫下方。武臣內侍。皆服紫而不佩魚。假版官及伎術。若公人之入品

者。並聽服綠。官應品而服色未易。與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治平四年。京朝官衣緋綠十五年。熙寧元年。見任陞朝官衣綠。正郎以上衣緋三十年。並改服色。此特恩也。又令臣僚嘗奉使北朝。及扶押伴使人。遇到闕起居赴宴。曾借服者。聽服入朝。王文正公筆錄。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詔其方冬而賜單衣。詔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令公卿大夫之有裌公服。自此始也。宋會要公服。唐制謂之常服。色同袴褶。曲領垂胡。加襴折上巾。今常服之。太宗雍熙初。郊祀慶成。始許升朝官服緋綠二十年者。敘賜緋紫。真宗登極。京朝官亦聽敘。後東封西祀赦書。京朝官並以十五年為限。仁宗英宗神宗登極亦如例。其特恩賜紫衣犀帶。緋衣塗金寶瓶帶。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八日。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知防禦團練刺史州。衣綠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為通判知軍監。止借緋。從江淮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史州。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定車服制度。禮部式。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流外官及庶人並衣黃。參詳除服青服黃。久已寢廢。自今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許通服皂衣白袍從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廿三日。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皂衣。違者論其罪。內職亦許服窄袍。仁宗明道二年十月九日。詔審刑院詳議官。省府推判官。牧判官。舊例合賜緋者。造謝日閤門取旨。景祐元年六月十二日。詔軍使曾任通判者借緋。曾任知州者借紫。慶曆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直學士任布言。欲望自今贈官至正郎者。其畫像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之。七年五月十一日。侍御史吳鼎臣言。武班及諸職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纂素紗幞頭者。殊失肅下尊上之體。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纂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除。並須光紗加首。不得更纂素紗。詔送太常禮院。而禮官言。準令文。出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參處。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者依其服制。其被起者及朞喪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預。令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淺色素紗。人吏不令祗應。嘉祐三年三月十三日。詔自後知雜御史。衣綠者。若謝日閤門取旨。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九日。右奉議郎昌與時言。切見去歲九月明堂恩。宣教郎以下。父母年九十以上。與官封。與特

父世長年九十五，尤已叙封宣教郎致仕，乞將前項恩上與父改換五品服色。特從之。紹興三十二年（孝宗以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三日赦：應承務郎以上服緑服緋及十五年，並與改轉服色。二十九日，詔今後無出身人自年二十依令出官服緑日起理，服緋人亦自年二十服緋日起理。有出身人自賜出身日起理。内除豁丁憂年月日不理外，歷任無贓濫私罪，差徒過犯，至赦前及十五年，依赦改轉施行。殿中侍御史張震奏：今日之弊，在於人有僥倖之心，能革其俗，而後天下可治。且改轉服色，常赦自陞朝官已上服緑，大夫以上服緋，准事及二十年方得改賜。今赦自承務郎以上服緑服緋及十五年，便與改轉，比之常赦，不唯年限已减，而又官品相絶，蓋已爲異恩矣。今竊聞省部欲自補官日使理歲月，即是嬰孩授命年纔十五者，今遂服緋，而貴近之子或初年賜緋，年纔及冠者，今遂賜紫，朱紫紛然，不亦濫乎。竊聞靖康建炎恩赦，亦不曾以補官日爲始，若始於出官之日，頗爲折衷。蓋比之並事，所减已多，而比之初補，粗爲有節。乞下吏禮部參酌施行。禮部看詳，奏聞，故有是命。隆興二年六月十八日，詔少傅、保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大寧郡王吳益依韋淵例，賜花羅公服，許服着赴起朝參。乾道四年正月十一日，詔太學上舍生黃倫釋褐，特與補左承

務郎，依唱名例給賜袍笏，於國子監敦化堂祇受，自後釋褐並如之。九年十二月十日，詔太學上舍鄭鑑釋褐，補左承務郎，候太學錄有闕日取旨，差下祇候庫依唱名例給賜袍笏，令於國子監敦化堂祇受。（以上乾道會要）乾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詔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鄭藻賜花羅公服，許令着赴朝參。嘉祐三年，詔三品轉運使朝辭上殿日，與賜章服，諸路轉運使，候及十年，即與賜章服。徽宗重和元年，詔禮制局自經服討論以聞。其先服釋先改用履，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詔以明年正旦改用。禮制局又言：履隨其服色，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别。詔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並釋履。從義郎、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並釋履，當時議者以釋不常用之中國，實廢釋氏之漸云。中興仍元豐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服緋紫者必佩魚，謂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若官卑而職高，則特許者有三：自庶官遷六部侍郎，自庶官爲侍制，或出爲奉使者是也。又有以年勞而賜者，有品未及而借者。升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莅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歷任無過者，許磨勘改授章服，此賜者也；或爲通判者許借緋，爲知州監司者許借紫，任滿還朝仍服本品，此借者也。又有出於恩賜者焉。紹興十二年九月，以皇太后回鑾，詔承務郎以上服緋綠，莅事至今日以前十七年者，並改轉服色。淳熙七年三月四日，詔新知明州范成大朝見，許服紫，昨賜笏頭金帶，以成大曾任參知政事，令赴闕奏事，上禁黑帶佩金魚，有司私言，故有是命。九年九月十七日，詔趙伯圭除少保、封郡王，仍賜玉帶。十年十月十六日，詔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名，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詔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許權繫紅鞓角帶。候回日依舊。十三年二月四日，詔新授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賜玉帶，令繫赴朝參。淳熙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詔閤門宣贊舍人帶玉器械霍漢臣，昨在殿陛應奉日久，所有左藏庫元關借到金帶一條，特令就賜。（紹熙元年正月，閤門宣贊舍人張進之，十月，閤門宣贊舍人潘師從，二年六月，閤門宣贊舍人帶玉器械郭杵，並以應奉日久，亦有是賜。）十六日，詔成忠郎吳硯特除閤門祗候，令祗候庫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仍與家便差遣。紹熙二年正月一日，宰執進呈四川制置使京鏜回任，上曰：且與加寶文閣待制，令再任，特賜帶。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樞密院劄

子，勘會已降指揮，鎮江軍統制馮樹、盧彥各特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繫，所合具申，取自指揮。詔令左藏封樁庫證應取撥給付。四年三月十五日，樞密院奏：檢會已降指揮，鎮江都統司統制官盧彥，特賜金束帶一條，詔令封樁庫於見管金束帶內支撥給賜。七年二月十一日，樞密院奏：勘會鎮江都統司統制蔣世顯赴都堂稟覆職事訖，詔蔣世顯特改差楚州駐劄御前武鋒軍統制，填見闕，特賜金束帶一條，許令服繫，仍於封樁庫日下支給盤纏錢二千貫，付蔣世顯起發歸司，疾速前去本州管幹軍馬，各具知稟申樞密院。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樞密院關：檢會已降指揮，節文：李全特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繫，詔令封樁庫日下取撥給賜，具知稟申樞密院。十二月二十六日，詔鄭莊孫昨任閤門看班祗候，曾於戶部關借金腰帶一條，可特與就賜，許令服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直大夫、直寶謨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趙不愯，詔以不愯行尊年高，中外屢更事任，自爲司農卿，今已十二年，理宜優異，可特換授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悦生隨抄：判都省乃左右丞耳，昧者以爲令僕之職，非也。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請易之，詰云有何條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

御此耳。乃易之。遼史儀衛志、國服、公服謂之展裹、著紫。興宗重熙二十二
年、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夷離畢、副使、并承應
有職事人、不帶巾。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
紫衣。　公服勘箭儀、閤使公服繫履、遼國常用公服矣。金史儀衛志、金初
國制、凡朔望常朝日、置錦衣拏手百人、分立兩階。其儀、都副點檢、公服偏
帶。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
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
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
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應武官皆
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
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
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使、可服五品服。
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即自服。為國主視朝服
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
平居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太子服純紗幞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
帶、佩雙玉魚。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幞頭、象簡、玉帶

佩玉魚。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
玉帶、佩金魚。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院使、服
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
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大夫、武臣
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
金魚。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
服紫羅袍、象笏、紅鞓烏犀帶。文臣則帶金。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
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
紅鞓烏犀帶。文臣佩銀魚。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
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並象笏、黑鞓角帶。司天太
醫內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魚。應殿庭承應五品以下官、非入內
不許金帶。又展紫入殿庭者、並許服紅鞓、不佩魚。又二品以上官、許兼服
通犀帶。三品官若治事及見賓客、許兼服花犀帶。大定二年、制百官赴朝
赴省、並須裹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皂。雨雪沾衣則從便
凡朝參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
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輪直則近侍給使並常服、則展紫。閤門六尚

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宮中當直則服窄紫金帶、學士院官修起居
注、補闕拾遺祕書丞祕書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色帶、當直則窄紫金
帶。東宮左右衛率、僕正副僕正、典儀贊儀、內直郎丞、當直亦許服之。太子
太師出入宮中則展紫、至東宮則展皂、三少則展紫。經世大典。按衣服令
曰公服。亦名從省服。唐輿服志曰、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
之制、爰至北齊、有長帽短靴、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
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大業元年、始令
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後貴賤異等、用雜綾。武德初、天子常服以黃袍衫
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四年八月、勅三品已上
其色紫、五品已上其色朱、六品以上其色黃。正觀四年、詔三品已上服紫
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龍朔三年改青為碧。上元
元年、令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
青、九品服淺青。文明元年、八品改為碧。大和元年、服青碧者許通服綠。又
有賜緋賜紫及賞借之文、宋如其制。元典章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樞密
院、咨准中書省劄付、來呈軍官服色、未見定到體例、具呈照詳。事為此、送
禮部與太常寺、翰林國史院官一同議得、欽太保相公老的每商量來奏

准。文資官定例三等服色、軍官再行定奪。今校附諸國數年、所據軍官擬
合依隨朝官員、一體製造、具呈照詳。事都省准呈、除外可照會依例施行。
一公服俱右衽、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一品紫羅服、大獨科花、直徑五
寸。二品紫羅服、小獨科花、直徑三寸。三品紫羅服、散荅花、謂無枝葉、直徑
二寸。四品五品紫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服、小雜花
直徑一寸。八品九品綠羅服、無紋羅。　提控都吏目公服至元九年中書
禮部近據濮州申、本州如遇捧接詔赦、其提領案牘、合無製造公服、已照
詳省部議得、諸路總管府幷散府上中下州所設提領按牘都吏目、俱係
未入流品人員、難擬製造公服、如遇行禮、權擬衣襌合羅窄衫、黑角束帶
舒腳幞頭、呈奉中書省劄付、准呈、仍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禮生公服至
元十年、中書吏禮部、河間路申、為定奪禮生公服事。本部議得、各路禮生
不須勅設、擬合於見設司吏內、不妨委差一名、句當外、據合穿公服、比及
通行定奪以來、權擬穿茶合羅窄衫、舒腳幞頭、黑角束帶。呈奉都堂鈞旨
准呈、遍送本部、行下照會施行。　典史公服大德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江西
行省准中書省咨該、承奉江州路瑞昌縣典史范昇照得、先准都省咨來
入流品人員、權擬襌合羅窄衫、烏角帶、舒腳幞頭、即目各處典史擬於應

得都吏目人員内選差未審合無製造咨請照驗准此送禮部呈議得在前司縣典史路府自行遣調自今腹裏省部擬注其江南省行省定奪所援公服雖無通例都緣臣下致敬之儀禮合嚴謹如准製造相應得此都省准擬咨請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巡檢公服大德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大名路係開州濮陽縣中下州鎮巡檢笑古歹牒切見各處典史都吏目製造禮合羅窄衫烏角帶舒脚幞頭在前司縣典史路府自行遣調自今腹裏省部擬注所據公服雖無通例都緣臣下致敬之儀理合嚴謹都省准擬照得都吏目即係祗受吏部劄付人員早職見受都省劄付充巡檢合無一體製造公服相應府司看詳巡檢之名品係流外之職所掌從九品印信專以警捕盜賊不爲不重合依前例准令製造相應然係通例已明降得此本部議得腹裏江南巡檢與院務倉庫官皆受省劄行省劄付吏部劄付俱無公服參詳比依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例製造相應如蒙准呈遍行以爲通例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除巡檢公服依准製造外據院務倉庫等官近復定奪咨請依上施行大德十年六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四川省咨重慶路係全州儒學申學正奎慶安呈近蒙州官詣學行香仰早學諸儒並依唐巾襴帶早職寺思

令後春秋釋奠天壽聖節行禮諸儒各服唐巾襴帶學正師儒之官却以常服列班陪拜似無准則有失觀瞻照得吏目巡檢俱蒙上司定例製造服色學正亦係省府設立人員合無依上製造府司看詳路府州學正亦受省劄人員合無與巡檢案牘吏目典史一體製造服色咨請定奪得此送據禮部呈參詳學正學錄教諭係師儒之職俱受省部劄付若與諸生同服似失尊卑之序合准所申一體製造相應都省准呈施行　至元十年二月中書吏禮部承奉中書省判送大司農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　至聖文宣王用王者之禮樂御王者之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絶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過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祖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行諸祀享之禮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況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者乎釋老二家與儒一例彼皆貴冠緇衣以別其徒獨彼孔門衣服混然無以異於常人者自今以往擬合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着公服外據陪位諸儒亦合衣襴帶冠唐巾以行釋奠之禮似爲相應批奉都堂鈞旨送吏部議得衣冠所以彰貴賤表誠敬况國家大祀先聖先師不必援釋老二家之例凡預執事官員及

陪位諸儒自當謹儀禮以行其事參詳如准侍儀司所呈似爲相應乞賜遍行合屬春秋二丁除執事官已有各依品序製造公服外據陪位諸儒自係襴帶唐巾以行釋奠之禮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就牒翰林院議擬回准牒該照得吏部所擬是爲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施行十年三月吏部奉省判大司農御史中丞呈　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絶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春秋二丁除執事官已有各依品序制造公服外據陪位諸儒自係襴帶唐巾以行釋奠之禮牒翰林院議擬相應呈奉都堂鈞旨准呈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外今見建康路學祭祀陪位諸儒未嘗呈係襴帶唐巾乞賜遍行各道一體施行本臺看詳自平江南以來凡過春秋朔望釋奠諸儒各衣深衣執事陪位行之已久考之於古允協禮文南北士服宜從其便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議得釋奠　先聖禮尙誠敬除腹裏已有儒行體制外有江南路分合令獻官與祭官員依品序各具公服執事齋郎人員衣襴帶冠唐巾行禮陪位諸儒如准行臺所擬南北士服各從其便於禮爲宜具呈照詳都省准　請依上施行雲麓漫抄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直領而寬袖裳則裙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

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爲袍上領下襴穿袖幞頭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幞頭則長其脚袍則寬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古逢掖之衣老學庵續筆記今燕俗於公服下着二襜故軀幹夭嬌便於乘馬或笑以爲似一大撲然故事重吾輔臣賜公服衫袴外以紅繡直繫及三襜但不知其製何如耳聖賢言行故事東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科條謂教法條目纖細也悉詳盡之備完之具足之視諸生如其父兄先生以父兄之道自居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諸學生以子弟之職事先生爲蘇湖二州教授蘇州今平江湖州今嘉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未嘗褻慢嚴師弟子之禮學徒千數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循循有序漸進之貌雅正之飭飭整之人之有賢愚高下之不齊胡先生以漸引誘之使人人皆成立修飭山堂考索　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然且得華夷稍有辨別尤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語續録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是緣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依帶帶劫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

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朱子語類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上服綠。只從此起。遂爲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爲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攙格式袖合與下襟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些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爲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爲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也。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等差。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裏。論外任官展裹公服事狀。　切念古人制作冠服。蓋所以別上下而尊嚴也。今者隨朝百官與隨路管民官。上自宰相總府官。下至簿尉。其品從散官。俸祿公田。子孫廕叙等事。畢皆備具。獨公服展裹之禮未見施行。合無照依舊例。使各官自備冠服。公廳展裹理事如此。不惟見國家禮文有漸。其於官府威儀。寔爲尊崇。

章服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詔從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上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事物紀原唐車服志曰。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後改銅魚。貴賤應召命。隨身盛以袋。唐職林志永徽二年。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天授中改佩魚爲龜。神龍中依舊佩魚。景雲敕文魚袋。着紫者金裝。着緋者銀裝。是時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開元中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謂之章服。凡服飾並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凡內外文武官有賞緋紫者若在軍

旅則服之。若因謁見臨時賜者。滿一歲而解。其非緣使命。別勅借緋紫及魚袋者。終身以服爲。若授都督刺史。階未入五品。並聽着緋魚。離任則停之。唐會要章服品第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二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劍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無紛鞶囊雙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着珂傘。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是於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十一日。勅七品已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準舊令。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聽服黃。從之。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綠。九品深青。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舊令九品已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爲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錯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一切不得着黃。文明元年九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爲碧。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已下着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爲定。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勅文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食等袋之。鞢䪍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帶算袋等。每朔望參日着。外官衙日着。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

內外官章服附。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並聽着緋珮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經敍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開元三年四月。勅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

至侍御史已上者，即許兼奏章服，使爲久例。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爵客僭濫，有乖儀式。如聞內外官，純無官者，許著緋，不以爲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別敕借緋紫者，使迴合停。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久視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魚。借紫自此始也。）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二十五年五月三日，敕：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十九年六月，敕：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窠細綾。婦人服飾，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服，襟褾襈緣，聽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紬綾羅縠、五色線靴履。其裙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得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禮陳設事，緣供奉官攝官者，並依攝官服之。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悮。比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劒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官，並不得服劒珮綬。太和元年五月，敕：衣服器用，車乘第宅，僭侈之制，近日頗差，宜準儀制令，品秩勳勞，仍約今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聞奏。三年九月，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太和六年六月，制度敕條，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食祿者，其用勳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仍各聽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其諸親朝會宴會服飾，各依所準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犀，班犀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依禮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等，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並不得服犀玉。又車馬不得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長曳地不得長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貞元元和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兼省官至於章服，皆

與將軍。近日奏殿中及戎卒，使請朱紫，數事俱行，其中自綠綬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御史侍年月足後，更奏始與省官，至於朱紫，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許奏請。唯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著綠使許賜緋，餘不在此限。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判吏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得虛爲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許奏論。唯副使行軍，先著綠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此者諸使奏請，或資品尚淺，即請章服，或賜緋未幾，又請賜紫。準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著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許衣紫。除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約官品爲例。判官至檢校五品者，雖久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但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其有職事尤異，顯錢狀者，須指事上言。監察已下，量與減年限遞改；殿中以上，然可許賜章服。公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圜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于位，時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臣朝服。竊詳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從之。又英華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儀鳳二年）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唐志文粹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明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唐志作揆）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唐志諱作武）雉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文粹作特）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唐志文粹五無尊神明也四字。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要文粹作變潛見，表聖王深沉文粹作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作武蜼者，山林之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黼唐志文粹五無此字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唐志詳作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作此之自出矣。天下之文粹有服字能事，又於是乎畢文粹作具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案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山火又未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唐書作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餘文粹作喻會要作所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諸本作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鬱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詳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井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五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文粹作令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鰲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和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未唐書作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執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唐書鄭餘慶傳：餘

慶，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皆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浹然歸重。羅珦傳：羅珦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修學官，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玉海：鄭澣，文宗時侍講學士，賜金紫服。半歲為睦州，宣宗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與，或年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百官志：中尚令製魚袋給百官，著客省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賜寶鈿帶魚袋，則授鴻臚。通典：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實錄：神龍二年九月戊辰，停京官六品以下著緋袴褶，各依本品。開元二年二月癸卯，詔軍人多借緋魚，無功者勒收取，伏立功借。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緋紫之服，除有戰功，不得輒賞。文獻通考：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服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又毅子魚袋古之算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致仕，追取魚袋。永徽中，勑生平在官用為褒飾，亡沒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沒，隨身魚袋不追。儒學警悟：唐緋章服以花綾為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綠動綾袍雁趁行。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韻語陽秋：白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為疑，而不

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永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正月一日，赦節文：今後升朝官兩任以上，着緋十五周年者與賜緋，凡州縣官歷任內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合授優散官者，並賜緋，非時特恩不拘此例。宋史：魚袋，其制自唐始，蓋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後，內出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庭賜紫則給金塗魚袋，賜緋亦有特給者。京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佩。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伎術官未升朝賜緋紫者，不得佩魚。仁宗天聖二年，翰林待詔、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勒碑賜紫章服，以舊佩銀魚，請佩金魚。仁宗曰：先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清。宜卻其請。景祐三年，詔殿中省尚藥奉御賜紫徐安仁特許佩魚。至和元年，詔中書堤點五房公事自今雖無出身，亦聽佩魚。舊制自選人入為堂後官，轉至五房堤點，始得佩魚。堤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入授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魚，特許之。神宗元豐二年，蒲宗孟除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三年，詔自今中書堂後官並帶賜緋魚袋，餘依舊制。徽宗政和元年，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中興並仍舊制。清波雜志：政和間，議者謂朝廷製為章服，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別服之與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倅並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並隨服色佩魚，仍許入銜。議者乃工部尚書王詔也。今借服者並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銜，當是循襲未許佩魚之制。煇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紙，見有以借緋魚袋入御者，乃政和間案沓也。宋史蘇紳傳：真宗求直言，紳陳八事，其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　趙范傳：范知鎮

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　錢象先傳：象先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侍制。悅生隨抄：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詔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皆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蓋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為異乎。容齋三筆：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閤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曹覲，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謂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容齋五筆：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入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逮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衣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致五品之章服，計頗類元和也。容齋隨筆：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

而輪使留米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
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䝉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
似火，似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髯。笑我青袍故鎮
君菡綬新，老過數番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曉遇何足
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於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
飛。國史後補舊制，借服者但稱借紫借緋而已，初不佩魚，醫官其職雖高
亦不佩魚，且以別賢否也。政和初，國尚書王詔上言，於是始佩魚。臣借紫
金魚袋，而醫官隨服色佩魚矣。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　宋初選人有服
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政以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
書詳定閣教等議，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令從仕郎　三考加將仕郎，試
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令文林郎　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
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令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
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令承直郎　二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
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中奏加檢校官，或加憲御觀察
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
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

為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
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為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
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孫終工部尚書　靖康要錄　臣僚上言：國朝
因唐舊制，判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錫恩四海，有司以吉，然必限
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改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
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生汙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
唯中外吏踐望實兼著，則燕朝對敭，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
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童兒稚齒，妻金拕紫，袂相屬，肩相
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託以辨職，亦獲此賜，寅緣干請，薦紳指笑，而
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黼妃戚
之家子孫弟姪，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為常，恬
不知愧。方陛下修明紀綱，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
服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
紫為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日前非緣陛
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
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今。其賞賜金

帶。亦乞准此施行。奉聖旨依奏。宋名臣言行錄　孫奭為國子監直講，太宗
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
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因以切礪輔臣，賜公緋章服。老學菴筆記　宋慶
曆中，賜大傅陸齊卿紫章服。宋會要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詔今後三
路轉運使朝辭上殿日，與賜章服；諸路轉運使候及十年，即與賜章服。
神宗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
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
帶行。　高宗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詔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
招撫使張所上殿，賜章服遣行。四年六月三十日，詔自庶官除侍郎，如通
服緋綠，依待制告謝日改賜章服。紹興五年三月十七日，左通直郎周
癸言：乞將減三年磨勘恩例，回授文裕章服，特從之。自後內外官僚，或以
所得減磨勘無恩賞，或實歷磨勘，或轉一官及郊恩，合改服色，乞回授父
改章服者，皆特從其請。六年八月五日，詔三司諫陳公輔論奏深得諫臣
之體，可賜紫章服。七年二月十六日，詔范直方差充川陝宣諭，特與賜
紫章服。二十九日，詔比引對知無錫縣李德鄰，訪以民間疾苦，頗見留心，
可賜緋章服。九年二月十三日，詔方庭實差充三京淮北宣諭，依轉運使

例借紫章服。四日，依舊。八月十三日，詔權四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賈琿
賜紫章服，以琿在任被檄赴行在稟議，引對特賜之。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以太母回鑾赦：應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並事至今日已前及十七年，無
贓濫若私罪徒以上情理稍輕者，並與改轉服色。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吏
部言：承務郎以上遇赦改叙章服，近有元係武臣，後因試換文資，并特恩
換授文資者，內自使臣莅事以後至換授文資以前歷過月日，即未曾申
明，詳如何收使。緣自來使臣換官者，過陳乞奏薦，係以兩日比當一日，至
換授文資上再理年限通理。止為奏薦，令承務郎以上陳乞服色，欲依奏
薦已得指揮施行。從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吳擒特與轉承議
郎，除軍器監丞，仍賜紫章服。錄擒父之功，故有是命。隆興元年十一月七
日，詔右承務郎直秘閣江淮都督府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張栻特賜紫章
服。二年三月二日，詔右通直郎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充奉使通問
國信審議官胡昉賜緋章服。二十三日，詔右承事郎利州西路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吳挺賜紫章服。九月二十一日，詔右宣義郎權通判階州吳
總特與轉右朝奉郎，賜紫章服，除太府寺丞。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詔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胡百能特賜章服，以供職一考，年老乞致仕也。三年

四月十八日，詔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發遣臨安府王炎特賜紫章服。閏七月二十七日，詔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姜詵賜紫章服。十月二十三日，詔右朝請郎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津已奉太上皇聖旨賜金帶，特賜紫章服。十一月二日大禮赦：應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准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歷任無贓濫若私罪徒以上情理稍輕者，並許於所屬投狀磨勘，改賜章服。十四日，詔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臨安府周淙賜紫章服。十二月七日，詔右通直郎直敷文閣權發遣和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胡昉特賜紫章服。四年二月十四日，詔右承議郎直秘閣章璞特賜紫章服。十二月六日，詔恭奉太上皇帝聖旨，秀王夫人長孫師姜特賜紫章服。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右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權發遣臨安府姚憲賜紫章服。

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應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及十年，該今赦日年及七十以上，並改賜章服。十年太上皇后慶壽同。十三年慶壽赦內，年八十并致仕官大夫以上，雖未及十年，亦與改賜。四年二月五日，詔國子祭酒林光朝賜紫章服。以車駕幸太學，光朝講經記中庸篇，故有是賜。五年九月十三日，詔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並賜紫

章服。以車駕幸太學，特賜。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詔敷文閣直學士韓彥直特令佩魚。十年十月十六日，詔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名，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十一月二日，詔朝奉郎任紳賜紫章服。以湖州保奏紳自任永州通判，不磨勘三十餘年，先因母經兵火隱廬中，奉母歸，侍養十七年，母死廬墓，孝行顯著，故有是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承議郎張宗尹可特與賜章服。以宗尹係恩平郡王長女夫，特有是賜。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詔直秘閣特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吳琯改賜紫章服。以琯係皇太后親姪孫，特有是賜。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並與改轉。紹熙二年八月八日，詔知漳州趙善俊特賜紫章服。以善俊招軍數足，特轉一官，吏職二年磨勘，為礙止法，故有是賜。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及二十年，並改賜章服。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詔通直郎直秘閣特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吳琯特與賜紫章服。以琯係壽聖皇太后親姪孫，故有是賜。五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文臣致仕官朝奉大夫八十以上，與賜紫章服，京朝官年八十以上服綠服緋，各及十年，與改賜章服。嘉定十三年十月五日，詔淮東制置副使賈涉可特賜紫章服，仍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紫。

周煇清波雜志：嘉祐敕，服綠注事十五年改緋，光祿卿王瑞建議：公卿子弟緣蔭得官，未嘗一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注事日為始。遂著為令，時以為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澠水燕談：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制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三年，賜駕部員外郎管勾崇福宮孫京紫章服。穎昌府父老等狀有差，京等六百二十二人以陞穎昌府詣闕謝，上召見，勞問曰：卿冒暑遠來，跋涉良勤。故賜之。熙寧四年十一月乙酉，賜太子中允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周直孺緋章服。三司言直孺嘗議吏在京酒戶買撲法也。五年癸卯，右司諫直龍圖閣權發遣延州趙卨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熙寧八年，賜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緋章服。承禧數言事，人多危之，上獨稱其忠，故有是賜。面諭承禧曰：卿以雄讜言耳。翰林醫官秦迪賜紫章服，治王安石疾有勞也。曾慥高齋漫錄：王相珪當國，有故人至政事堂，公問勞甚厚，其人宦游不遂，有憔悴可憐之色。時用郊恩改章服，公問吾友遷塞歲久，且喜近錫章服。故人笑曰：恭舊綠耳，又是

清貧自著緋後轉更赤窮。諸公哄堂為之絕倒。愧郯錄：今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為遣率職司節鎮吏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者，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入至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迺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尚書錫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此，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文昌雜錄：宗室子猗試說書于秘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緋士泥等數人應

進士舉取解別試所衣白襴，一時新事也。文獻通考：元豐五年，詔三師、三
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曾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
文方團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
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僊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
貴以就學士、侍讀、翰林學士上賜仍佩魚。羣臣章服之制，魚袋紫以金，緋
以銀。沿事及二十年者賜緋，服緋及二十年者賜紫，惟草沛則凡服綠服
緋十五年者皆改賜，有司或自補官理歲月。紹興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
張震言：貴近之子，初年受命，則十五歲已服緋；初年賜緋，則年未冠已賜
紫矣。於太監遂以出官之日為始，比之舊事所減已多，比之初補組為有
節。若勞績可稱，或奏對稱旨，而特恩改賜者，不拘此制。紹興五年慶典敘
仕官朝奉郎八十以上賜紫章服，京朝官八十以上賜緋綠，又十年者亦改
賜。若庶官除侍郎，服緋綠者，謝日改賜章服，則始於建炎四年之詔。內外
臣寮以藏磨勘轉官及郊禋恩回授父改章服，則始於紹興五年從葛與
時周葵之請。其特賜章服者，亦張所以招撫河北，陳公輔以諫臣論奏得
罷，李德鄰、李朝正以縣令召對，司業高閌、祭酒林光朝、秘書監少游操、陳
駿、鄭丙以卑寫年學省，餘不勝紀。莊季裕雞肋編：常袞謝賜緋表云：內給

事潘某奉勑，賫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竊臣學愧聚螢，才非倚
馬，典墳未博，綵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厠侍臣之列。惟知侍罪，敢望殊
私。銀章雲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踡蹐之
詠，恐剗國風，蠖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
於玉帶也。唐呂和師集謝章服衣　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盈珍至鳳翔
府，奉宣進旨，賜臣緋衣、魚袋、笏并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瞻
奉自天，戰跼無地。中謝　臣孫陋無取，遇蒙獎錄，聖慈周洽，天造曲成，恩重
出壇，俾諧盡飾，九重清秘，不忘絕域之單車；萬衆惡勤，特記微臣之命。服
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遽冒濡剥之判，在蔔增感，撫躬若驚，
循越親慚，罔知攸措。劉賓客集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
質，虛驂陟明之典，恐興彼己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　臣起自書生，
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孫直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
皇帝後知其寃，特降敕書追赴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
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
大振滯淹，收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徽勞未宣，薄命多故，

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
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獻謀，下求人瘼，才術雖拙，憂勞則課。
幸免訛離，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
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娛，性拙無博奕之藝，自領大郡，又
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評數，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望
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揚江湖之下國，綸綍褒異，若節既彰，印
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裴回，空嗟白首。無
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
某素之文才，謬居劇郡，以無屬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
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菅見，得及疲黎。自承雨
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遠摠之腐儒，被華章之貴
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譏。限以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
馳。大和七年十二月日　宋歐陽公集諫院謝賜章服表　臣某等今月日
准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
有能効，不敢即受。乙賜傳宣，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共彷
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趣使俯伏受命。

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
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球勿聿
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
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
臣等雷同徼幸之流，而為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
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
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
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圖畫事無大小，一一規
正，致陛下纖遇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
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許翰襄陵集謝除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表　臣
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合官授政，迄愧茂明；禁
掖代言，還叨妙簡。省循若失，遜避弗容。中謝　臣竊以雷風動而鼓舞之化
行，虎豹變而炳蔚之文著。故號令有以相天工之造，而辭章可以觀世道
之隆。永懷虞夏商周之傳，贊光無盡，亦維典謨訓誥之刪，發揮有功。矧聖
神之有為，撫豐業而在御，非宏通之學，孰知帝制之宜；非鴻麗之文，不稱
王言之大。能章治象，必有時材。而臣素業久壞於簿書之間，盛氣復摧於

衰病之後豈能發爲華采有以副此勠陛蹐蹐涼涼亦綴近班之列卑臯
頊頊難逃竊位之譏橫被寵靈莫知報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
盛德日新都俞之言誦于天下易簡之畫通于神明知羣臣冀望於清光
俾一介兼容於洪覆故兹辭命猥屬凡庸臣敢不稍緝廢忘勉承眷與引
分知止顧已慙於初心刻意忍忠誓不懸於晚節 西臺先生集代范忠
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胃閒蓋恃聖君之含貸待恩如請更賴天語
之温純由被丁寧唯深惕越 中謝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
盈自取顚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死以爲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服
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覆殘拔之於幾死之中還之於絶望之後
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固遣侍醫隨療沉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恩
力盡出於公家心靡遑於私室輙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垂矜朽憊
與明湯熨之勤効且非藩飾之常恩俾受訓詞亦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
更効蒭芜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
將何裨於君父捐軀報上當更教於子孫 吳泳鶴林集除權吏部侍郎賜
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與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温綸出乎天上命
服拜於君門際過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于蜀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

素有汲古鉤深之志壯仕州縣初無干時忘得之心偶壓鶴板之招遂列
鴛庭之序無補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乏虞褚之風猷屢玷登瀛之選
況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柏於雪中斷嶧陽之桐於爨下擧兹
孤遠之跡寘彼清華之除戴星而朝望但煕蝸頭之水窮日之力更令書
鳳尾之綸遠觀元和六學士之風近閱煕寧三舍人之構位非人稱榮與
愧并蓋嘗以弟兄連茹之嫌爲言亦復以天地恩盈之戒爲請聖恩加重
睿聽益高疏六上而輙還官一年而屢徙謂臣粗持憲法故令權典於三
班謂臣薄有詞華故使仍兼於二制選事日散而才有限詔書雲委而思
難工縱殫犬馬之忠莫報丘山之施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藝祖之聖孝宗
之明秉德迪知天威周夫嚴恭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常容褻御之私既恢
大知以并容猶念小臣而明恤俾聲華從陪屬專歷臣敢不職思其憂敬
佔乃辟擁衛公道毋汩亂於官常粉澤皇猷尚遵宣於德意 司馬温公傳
家集辭男康章服劄子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
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
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其近準尚書省劄子差引伴高麗奉表官借奉議郎吏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續又奉聖旨以麗人奉表官服紫繫金帶許其借金紫契勘高麗自
來朝貢使副係彼國近上臣僚朝廷寵以異數亦許接伴官借官品加章
服以禮之未爲失禮今來奉命止是近下階臣名位卑下況其來不時殆
同泛使朝廷縱欲悚僈未忍拒絶止宜量行應接不宜稍過以取輕侮謹
按周官掌訝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
夫有士訝是賓客之來其訝者皆合次降一等以明王人不可下與諸侯
之人齒也又春秋成公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
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
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於是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爲得禮今
麗人之於朝廷得爲次國乎哉若以降殺之節言之姑降二等猶爲中理
某謂今來奉表官在麗人爲那官某以校書郎服九品服違之正爲合節
若彼有疑耶當質以經義彼將自無辭說若或紛拏某當以理折之而不
使上干朝廷也或曰使副與引伴同服行之已久自宜比附不可遽改某
曰不然前此麗人朝貢咯無失禮縱稍屈以待之尚容可說今彼遣使在

平日使副之外恐爲一別生事端正宜少殺其禮示之以意及其與相對
接則當接以辭氣使不失其懽心某竊謂此亦御遠之一道也所有借官
借服願賜寢罷乃協事宜伏乞詳酌施行 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待制陳
峋宣對劄子論章服等差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祿以馭富貴
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
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
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
按車服志緋爲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爲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
爲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
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
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
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
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爲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
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爲榮然則守此以爲公器操此以爲
大柄固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
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

絡唯寄祿官及貼職進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秩徒循實利忘廢虛名
住往勤瞥之士不勸而僥倖之心尤盛非所以馭官賞也文臣中大夫與
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進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
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武臣正使帶遂郡而
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
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
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而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
便毋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
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略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
者勸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補取進止宋和靖尹集
辭免賜緋章服狀　左宣教郎新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
書尹焞准勅特賜緋魚袋伏念焞自被召除叨荣有愧比緣所病方請退
閒叟蒙寵錫身章益隆異數在焞山野之質尤所未安伏乞特賜敷奏收
還上件恩命伏候指揮胡銓澹庵集繳張栻賜金紫第一狀癸未　左奉
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胡某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
一道為張栻特賜紫章服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聞君子愛人以德

不聞姑息陛下待遇張浚父子自古任賢勿貳未有如陛下者也有識之
士莫不鼓舞以為恢復之期可指以竢近召浚之子栻即日引對內殿人
皆謂陛下必令栻勸勉其父遴擇將帥力圖大舉以復不戴天之讎皆欣
欣然有喜色今者忽睹麻旨張栻特賜紫章服人皆相顧失色以謂非愛
人以德也浚決不肯令其子栻祗受亦猶介有守雖微父命亦決不肯妄
受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隆興元年十一月日左奉
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胡某狀奏第二狀　臣胡某准
給事中錢周材傳聖旨令臣且書過張栻賜紫章服須至奏聞者右臣昨
面奉聖訓凡有繳奏惟務當理大哉王言臣朝夕謹守不敢踰越臣近奏
張栻章服事非敢越理妄議實以國朝故事初無此例張浚決不肯令栻
妄受以啓僥倖之門使天下後世謂此例自某人始也陛下銳意恢復事
事更始以新庶政亦決不肯令天下後世謂僥倖之門自陛下始也臣雖
無狀叨備使令亦豈忍令天下後世謂僥倖之門自臣啓也陛下任用張
浚可謂得任賢勿二之道天下欣幸而遽為此舉臣恐譏惡之口緣此得
以議浚非所以保全浚也所有錄黃臣實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隆興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

胡某狀奏李延忠撝山集　賀葉漕賜章服啓　伏審特倚日邊拜恩天上
肆加三品之服寵為六譽之光恭惟備慶竊以某官見謂通才奮由名閥
功名自以身致術業本於家傳以醞藉之姿儀郎曹以清婉之畫登宰掾
屬京輦之擇使暇禁班而建臺剸厚之鋒立斷於事業叱馭之轡居多於
神算謀功為諸路之最黄贊逢九陛之間齊眷攜隆華袞押至金章曳紫
屬增煥於朝衣篆字盤紆尚復傳於相印其欣聆除目倍激懽悰引賀履
以美遷致頌言而惟謹周博士集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祗奉貴儀
恪攸臣職誤蒙中旨荐錫異恩帶飾黃金媿靡功於將閫服加紫綬荣曳
紱於親庭雪無毫髮之勞曷稱使蕃之賜顧惟昧賤必有寅緣此蓋某人
戴世勳門鍾天閒義文章班馬優庭策於克科道德老莊靜臣心於止水
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荣宣恩旨寵賛俞音
故令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審有孚之言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
攸期於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於萬分唐王建集和蔣學士新授章服
五色箱中絳服春笏花成就白魚新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稱
身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翰林同賀文章出驚動茫茫下界
人白居易長慶集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

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予行簡俱年五十
始著緋皆是主客郎官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緋多以鴈銜
瑞草為之也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劉長卿集同諸公袁郎
中宴筵喜加章服　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
白社同遊在滄洲此會稀寒笳發後殿秋草送西歸世難常摧敵時閒已
息機會連功可讓千載一相揮葛勝仲丹陽集伯氏少卿侍建安文安二
王講席于資善堂夜被旨錫紫章服輒成長句紀慶　岐嶷天人講肆莚
恩華夜到華門前十行詔墨芝香重三品朝衣蒼色鮮能取身章同捨芥
應酬古本似奔泉花金朱綠更旬日九月方以大夫服緋豈侍常塗二
十年唐仲友説齋集賀孫知從改章服　蚤歲嗟吁晚節全舉觴猶自吸
長川紫泥優渥逢熙事朱紱榮華慰暮年換致瓊杯誠慶語欲將鐵杖壽
其僊明堂尚有蒲輪召未許終閒野水船元程雪樓集題濟南安氏章服
笏滿床頭酒滿鍾家能孝友國能忠一門又見安貧外八葉寧論漢侍
中騰種葵花傾曉日深培荊樹貯春風江州陳氏三千口七百餘年費養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一屋

籙　正一盟威秘籙四

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品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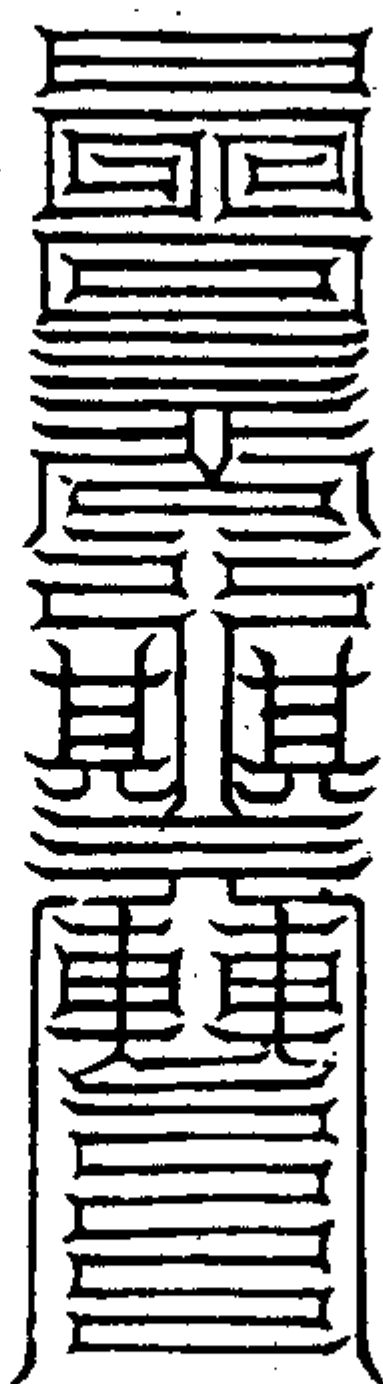
鎮詠　治右都監炁係酒肩土在漢州
德陽縣應井宿主雄卦夏至五月中

謹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虚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别詣道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河圖八海三河要訣保命籙明文將軍營衛身形延生度厄涉
龍神保迎風波靜息急急如律令

玄老玄留大將軍
玄老通天大將軍
元周天大將軍
建天大將軍
元中玄大將軍
玄老中誠大將軍
玄老中魄大將軍
玄老蓋天大將軍
玄老五泰大將軍
玄老車中大將軍
玄老越天大將軍

太上胄蓋大將軍
太上黃蓋大將軍
太上校虎大將軍
太上五詠大將軍
太上吟天大將軍
太上北部大將軍
太上中越大將軍
太上太營大將軍
太上九炁大將軍
太上中建大將軍
太上左右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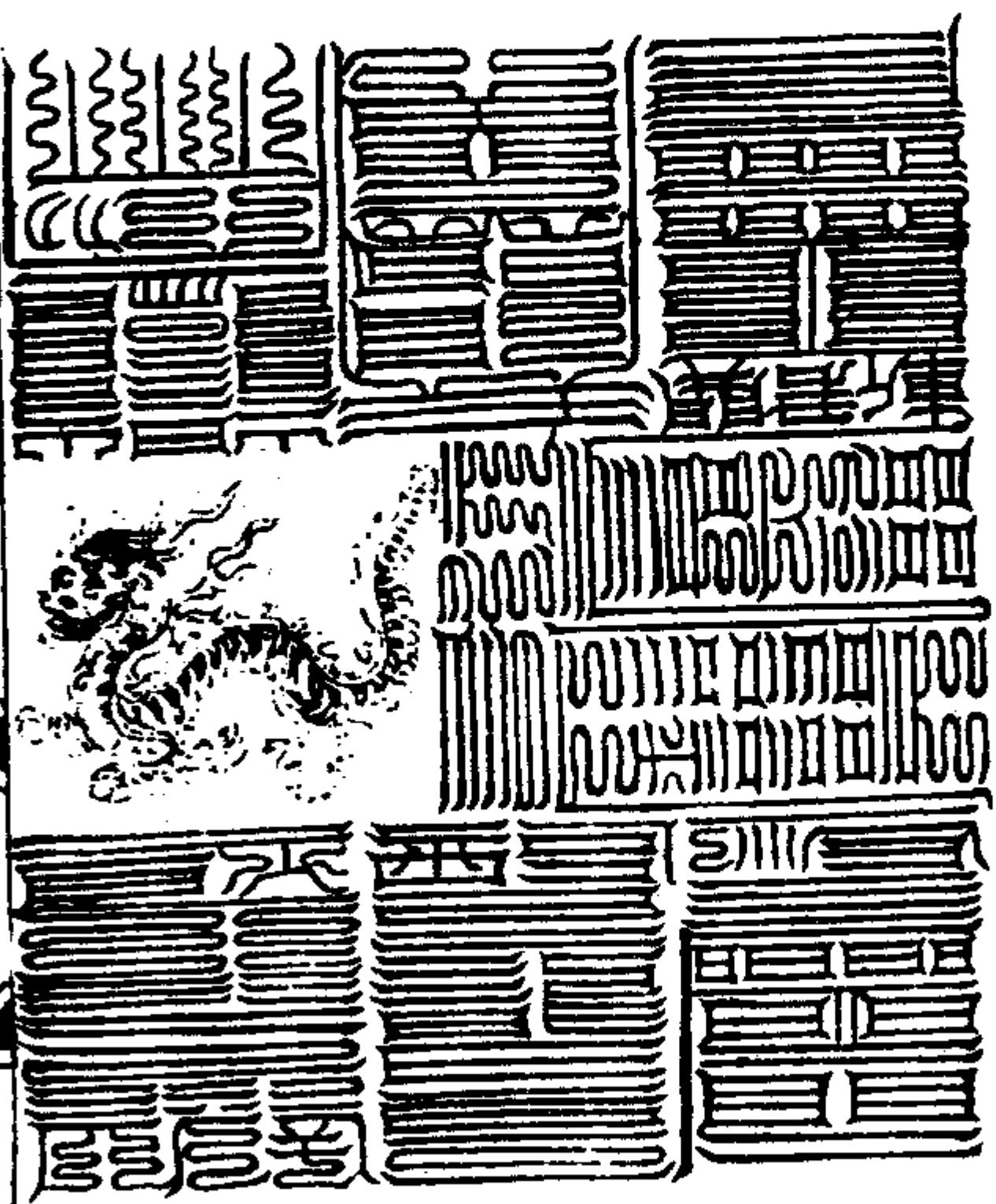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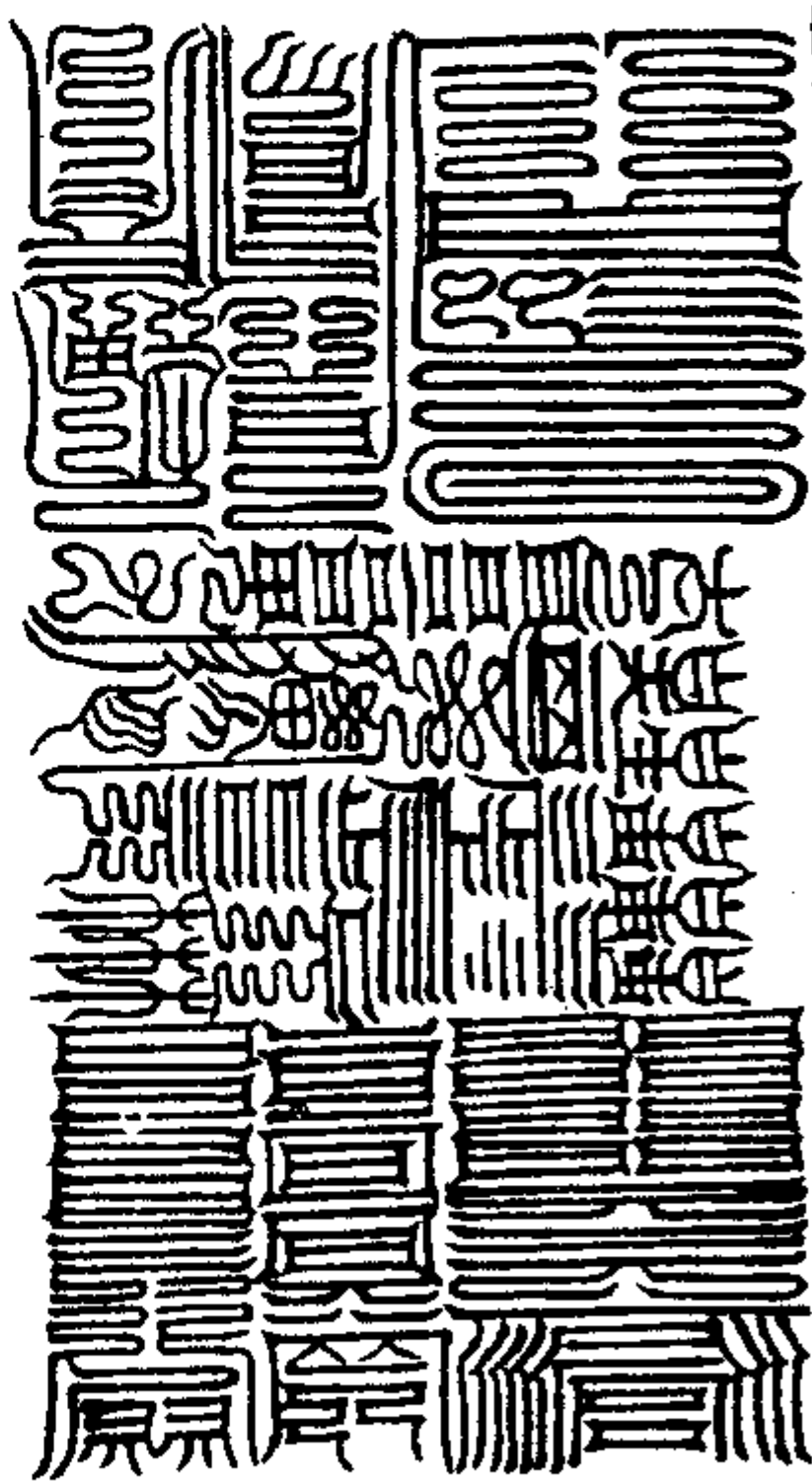
玄老五蓋大將軍
玄老靈天大將軍
玄老九開大將軍
玄老中郎大將軍
玄老前勑大將軍

太上東方青鎮大將軍
太上南方赤鎮大將軍
太上西方白鎮大將軍
太上北方黑鎮大將軍
太上中央黃鎮大將軍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籙品第十一

鎮湧泉治左監神炁係酒肩水在漢州
德陽縣應鬼宿主雄卦小暑六月節

弟子某命隷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虚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别詣道
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籙竟符明科解釋三刑消除六害延年益壽學道成真急急如律令

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品第十二

符篆並丹書

鎮摑使治　右監神炁　癸酉屬水　在蜀州

新津縣應柳宿主離卦大暑六月中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請道

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依科遵奉解滌厭穢消諸不祥急急如律令

並肩曳

右北解穢神君主消厭穢之厄延生益算辟邪除凶保定魂魄

心急如律令

破殺君。破殺官將。收殺君。收殺官吏。

卸殺君。卸殺官將。運殺君。運殺官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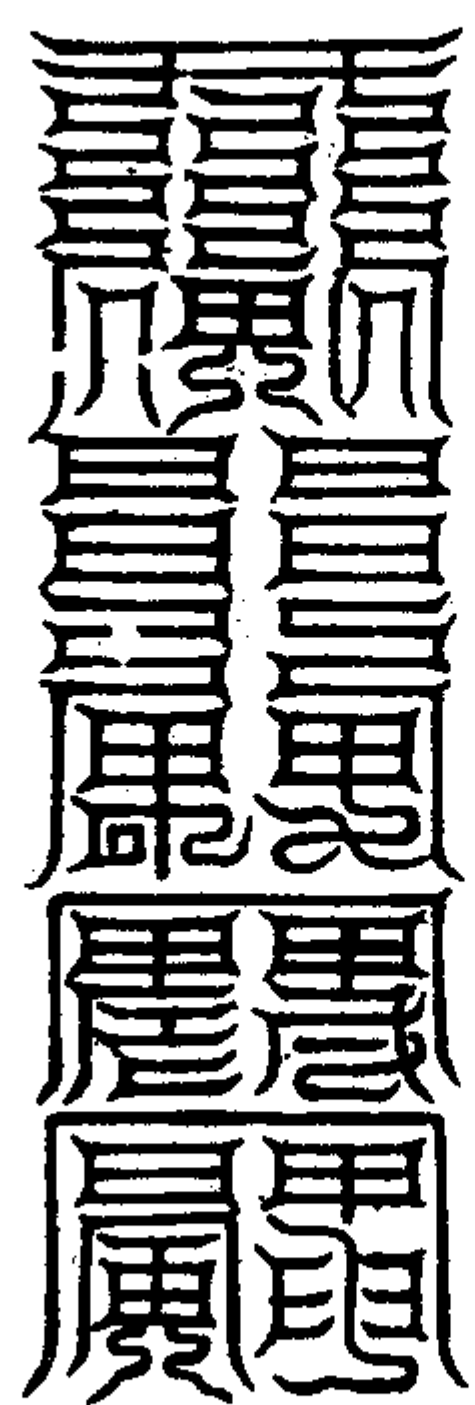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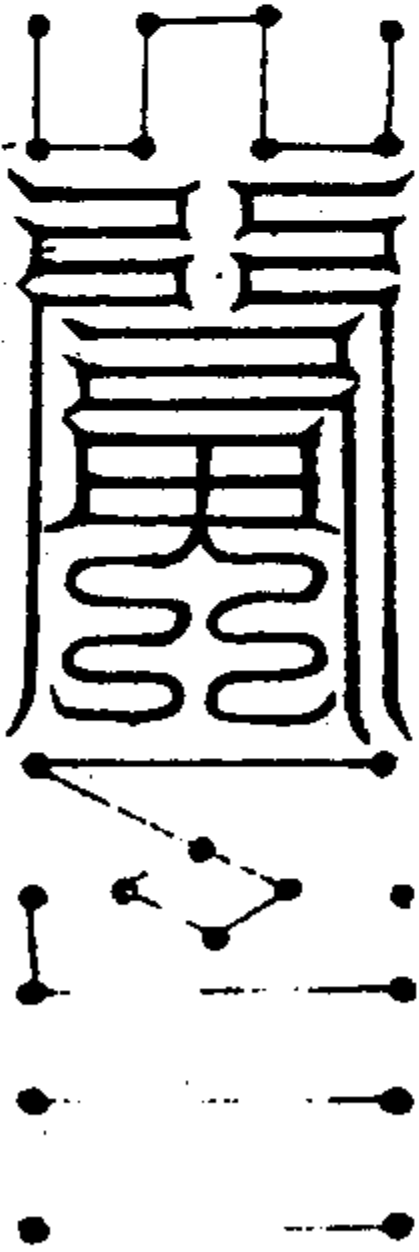
滅殺君。滅殺官將。解殺君。解殺官將。

蕩殺君。蕩殺官將。洗殺君。洗殺官將。

[illegible]君。除殺官將。斬殺君。斬殺官將。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品第十三

鎮北平治左監察炁，祭酒蜀金，在眉州彭山縣，應星宿，主坤卦，立秋七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依律聽受印章真文要訣，內以修身。外以建功宣揚道化，拯濟蒼生，急急如律令

華蓋玉女　著印玉女

孛鏡玉女　升印玉女

清靈玉女　行印玉女

治病玉女　呈藥玉女

按孳玉女　持藥玉女

周城玉女　放藥玉女

揮印玉女　益藥玉女

印中玉女　將藥玉女

守印玉女　提藥玉女

上仙都直使功曹華蓋君　上仙都從炁功曹北斗君

上仙都正一功曹南斗君　上仙都天直使者天一君

上仙都治病功曹太一君　上仙都中部使者三炁君

甲子神將符木板從官　甲午神將扶天嶽從官

甲戌神將視丘明從官　甲辰神將孟非卿從官

甲申神將鄧西獄從官　甲寅神將淳于始從官

甲子玉女華異　甲午玉女素精

甲戌玉女飛廉
甲申玉女素石
丁卯玉女司馬卿
丁丑玉女趙子玉
丁亥玉女張文通
癸酉玉女孫仲房
癸未玉女呂威明
癸巳玉女史公萊

甲辰玉女開朝藉
甲寅玉女惠精
丁酉玉女臧文公
丁未玉女石叔通
丁巳玉女崔巨卿
癸卯玉女蘇佗蒙
癸丑玉女汪漢卿
癸亥玉女左石松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斬邪華蓋籙品第十四

鎮本竹治右監祭炁祭酒屬水，在蜀州新津縣。應張有主坤卦，屘署七月中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賫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又上巳 斬邪華蓋籙佩受如科，用以和心正體，定魄安魂，修行有功，斷急急如律令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治病功曹
促炁功曹
斬邪功曹
收邪功曹
錄邪功曹
捉邪功曹

縛邪吏
鞭邪吏
誅邪吏
破邪吏
考邪吏
左將軍臧三吏
右將軍臧三吏
東方青雲收邪吏

科車赤符吏
明風騎置吏
驛馬上章吏
烏衣捕邪吏

南方赤雲收邪吏
西方白雲收邪吏
北方黑雲收邪吏
中央黃雲收邪吏

東方甲乙青始車騎衣青衣來也弟子始生門
南方丙丁赤玄車騎衣赤衣來也弟子防生門
西方庚辛白玄車騎衣白衣來也弟子九生門
北方壬癸黑玄車騎衣黑衣來也弟子養生門
中央戊己黃始車騎衣黃衣來也弟子司命門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九天符籙品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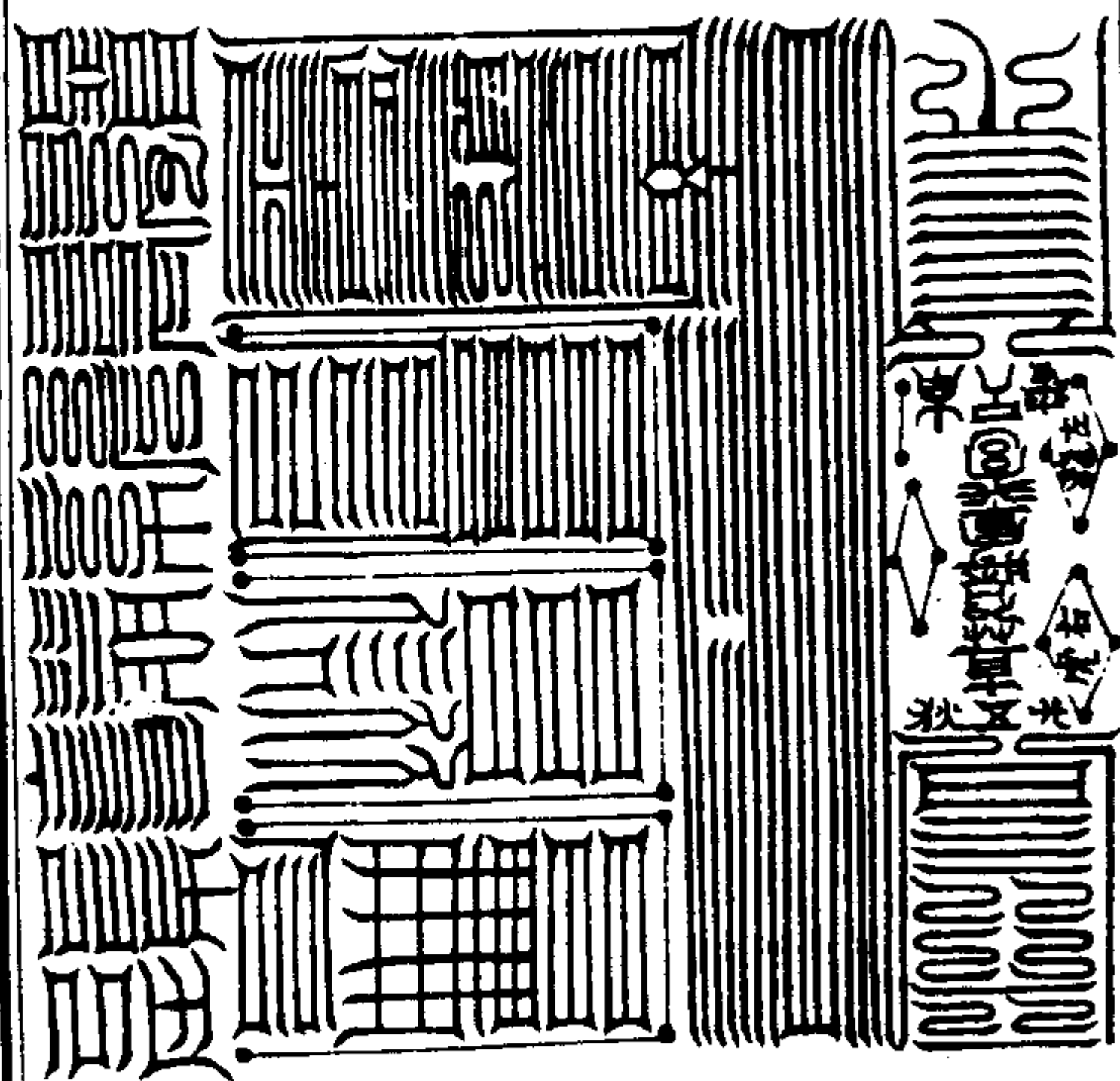
真炁奉治右領功炁祭酒屬金在嵐州
登眞孫應巽宿主坤卦白露八月節

弟子某命隸
北斗某星素以
太上虛皇眞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
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九天符籙一依
科約修行有功翦邪歸正竟升仙職急急如律令

九天秘籙依準
玄科傳付弟子某志心佩奉普濟萬民行合天心專勤不易功及九年注
名陽官兆昔於本壇受符之日誓傳忠良今對
太上御前依科盟授
九天真符太上官君五方官屬輔助道化翦邪除凶請
左尾丞相號九天九地萬鬼中王昔出之時天地掠栗鬼神震動佩帶印
綬前後鼓吹常侍衛
天帝君伺斬五方不正之鬼血食之精衆妖故炁見即俱滅急急如
律令

東方青領將軍青衣士來也左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南方赤領將軍赤衣士來也前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西方白領將軍白衣士來也右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北方黑領將軍黑衣士來也後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東方青始甲乙君車騎衣青各持太清青炁來也弟子始生門
南方赤玄丙丁君車騎衣赤各持太初赤炁來也弟子防生門
西方白玄庚辛君車騎衣白各持太素白炁來也弟子九生門
北方黑玄壬癸君車騎衣黑各持太玄黑炁來也弟子養生門
中央黃始戊己君車騎衣黃各持太始黃炁來也弟子司命門

東方夷老君逆部伏衛神
南方越老君扁鵲伏衛神
西方氐老君捍厄鐵輪神
北方羌老君反甲通麟神
中央秦老君部領黃雲神
中央將軍頭戴金幘冠佩印綬天帝元君九天真符老君傳領民祭
酒召九天五方鬼神一切降伏
太上施虎賁神主收天下熒惑逆鬼邪炁
太上九天神主收九天亂道逆鬼邪炁
太上驅地神主收破地上妄稱王主不正逆鬼
太上九天丈八神主收散作無端百惡横行鬼
太上營門神主收地上破壞治化五方不正鬼
太上柱天神主收食民時祿血食為災鬼
太上青益赤益神
太上白益黑益神
太上黃益神

太上暫天將主收天皇鬼
太上發地將主收妄主鬼
太上前受將主收社蠱鬼
太上三秦君主收客死鬼
太上越天大將軍
太上正天大將軍
太上九道大將軍
太上九誅大將軍
太上九剛大將軍
太上營門大將軍
太上宮門大將軍
太上王益大將軍
太上青益大將軍
太上赤益大將軍
太上白益大將軍
太上黑益大將軍

左無上中大將主收精邪鬼
右無上九元中野將主收不正鬼
左無上領天將主收北元逆鬼
右無上七部官將主收天地五方不正鬼
玄老玄留大將軍
玄老周天大將軍
玄老中玄大將軍
玄老五元大將軍
玄老益天大將軍
玄老九天大將軍
玄老中律大將軍
玄老建玄大將軍
玄老還天大將軍
玄老中域大將軍
玄老中徹大將軍
玄老中庭大將軍

太上黃益大將軍　　玄老中建大將軍

太上二十一部官將主收小官自稱威神制部治官反領軍卒妄說風波傷殺百姓人鬼不別者依律收捕考治此左右無上玄老太上三五官將度內官所用水官度治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九宮捍厄籙品第十六

雄平蓋治右領功炁祭酒屬上在蜀州

新津縣應幹宿主炁卦秋分八月中

弟子某命隸
北斗某星素以
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請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請
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九宮捍厄籙依奉
科格過度九厄却除萬災三元保護克得長生急急如律令

弟子某。佩奉太上正一九宮拜尼籙。九星覆護。萬炁長存。災害不干。長生
度世。急急如律令。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卷下

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品第十七
炁應九月節。其日在角亢。鎮寶
臺治。夏至後一百五日寒露。

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品第十八
炁應九月中。其日在氐。鎮渥
口治。夏至後百二十日霜降。

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品第十九
炁應十月節。其日在房。鎮後城
治。夏至後一百三十五日立冬。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品第二十
炁應十月中。其日在心尾。鎮公
慕治。夏至後一百五十日小雪。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炁應十一月節。其日在箕。鎮平
岡治。夏至後一百六十五日大雪。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
炁應十一月中。其日在斗。鎮主
簿治。夏至後一百八十日冬至。

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品第二十三
炁應十二月節。其日在牛。鎮玉
局治。冬至後一十五日小寒。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
炁應十二月中。其日在女。鎮北
邙治。冬至後三十日大寒。

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品第一十七
鎮雲臺治。在監貢縣。癸酒鄉。大在閬州
蒼溪縣。應角亢二宿。主兌卦。寒露九月節

弟子某。命肄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
自寶。言被太上某炁君召。即日恭詣龍虎山正一玄壇嗣漢四十三代天
師真人門下拜受
太上太乙君皇天上帝無極太上元君太乙元君玄元始炁八卦護身籙。克符明
拜。萬神佑護。延壽無窮。急急如律令。

天帝所生，皇天養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輔我，天炁利我，地炁安我，陰陽扶我，山川通我，司命舉我，司録護我，神藥治我，天厨飼我，萬靈佑我，百神侍我，紫雲蓋我，風伯送我，周遊四方，往來無極，登昇天樻，駕乘䰟罡，我受太上天帝教令，誰敢有當，朱雀導前，玄武從後，左陽青龍，右陰白虎，頭戴七星，足躡天斗，入海出天門，入河出地户，何向不通，何求不得，所厭者伏，所指者亡，踰河渡海，風波静息，虎狼見我，摧牙折齒，丹書九通，蕩滌妖山，白素為符，災害滅除，為為治道，蚩尤辟兵，天符地節，前開後閉，延年無窮，與天相畢，急急如律令

符篆五丹書

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品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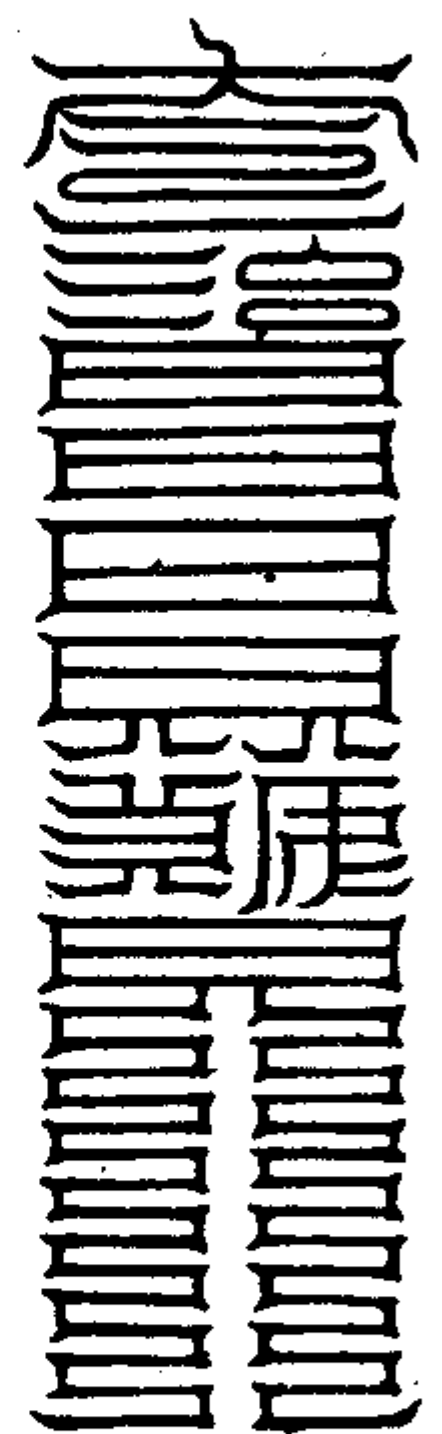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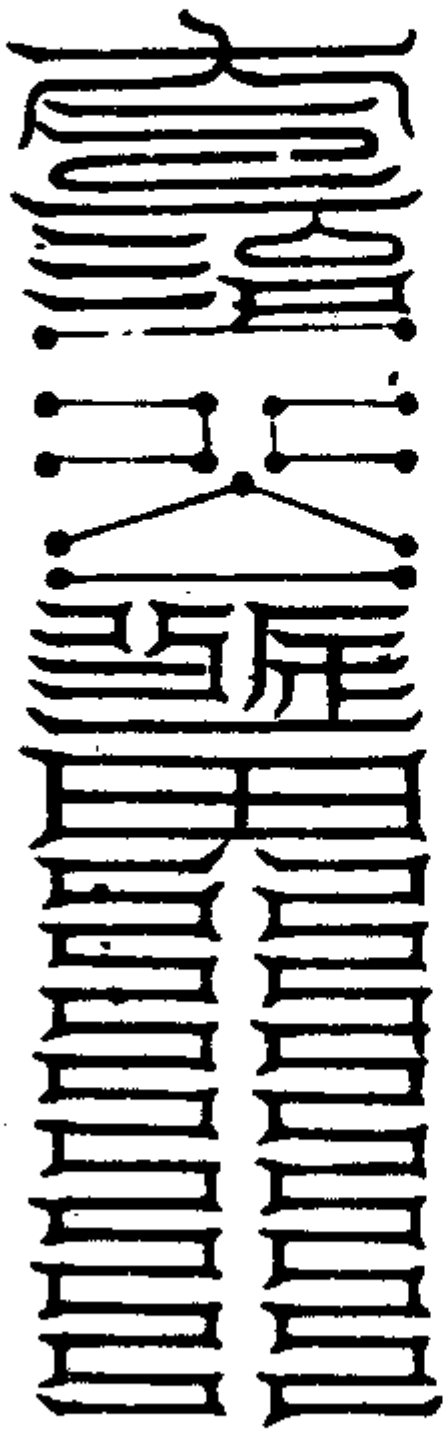
鎮瀘口治，右監責炁，祭酒屬金，在興元府

西縣，應氐宿，主兑卦，霜降九月中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虚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清中宫三五考召籙，依奉科格，召致神靈，除害去妖，濟生度死，急急如律令

召青帝大將軍
召赤帝大將軍
召白帝大將軍
召黑帝大將軍
召黄帝大將軍
召左僕射大將軍
召右僕射大將軍
召煞鬼大將軍
召斬鬼大將軍
召附水大將軍
召附城大將軍
召附鞭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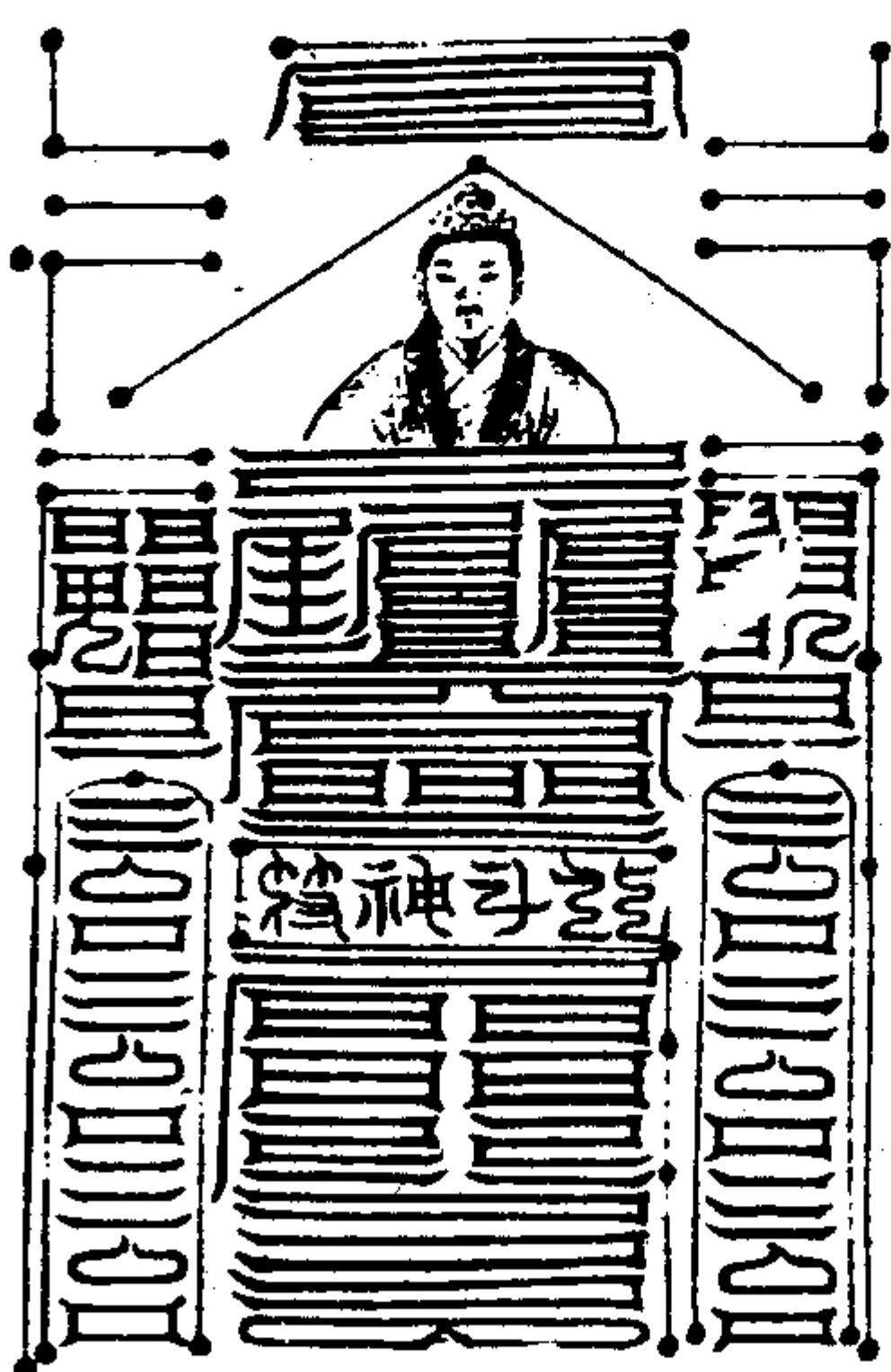
東方召鬼大將軍
南方召鬼大將軍
西方召鬼大將軍
北方召鬼大將軍
上方召鬼大將軍
下方召鬼大將軍
召神大將軍
召社大將軍
召宅大將軍
召竈大將軍
召七祖大將軍
召活人大將軍

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品第十九

鎮後城治，左都炁，祭酒屬水，在漢州

什方縣，應房宿，主乾卦，立冬十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虚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天靈赤官斬邪大籙一如明文，功曹將吏營護身形，斷絶邪源

滅除故炁急急如律令

天靈赤官斬邪直使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正一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治病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左官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右官使者

天靈赤官監邪吏
天靈赤官監邪直使
天靈赤官斬邪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正一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御史

天靈赤官斬邪都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陽神決吏
天靈赤官斬邪陰神決吏
天靈赤官斬邪陽官太醫
天靈赤官斬邪陰官太醫
天靈赤官攝邪將軍。斬邪陽神將軍。
天靈赤官伐邪將軍。斬邪天醫扁鵲。
天靈赤官治邪將軍。天靈護身將軍。

天靈赤官斬邪剝封
天靈赤官攝邪護身大神
天靈赤官斬邪擒奇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仙人進士玉女
天靈赤官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君
天靈赤官誅邪將軍。斬邪陰神將軍。
天靈赤官斬邪將軍。斬邪衛身將軍。
天靈赤官戮邪將軍。擒將將軍。

天府有命。令入斗中。鬼神敬仰。保命延年。青龍扶左。白虎侍右。朱雀導前。玄武從後。三十六仙。營衛身形。百二十神。以備役使。天府給用。地府給粮。出入四方。與仙同行。攝神使者。驅斬邪精南斗護命。真符保神。乘駕四龍。運詣天門。太上護身。免得長生。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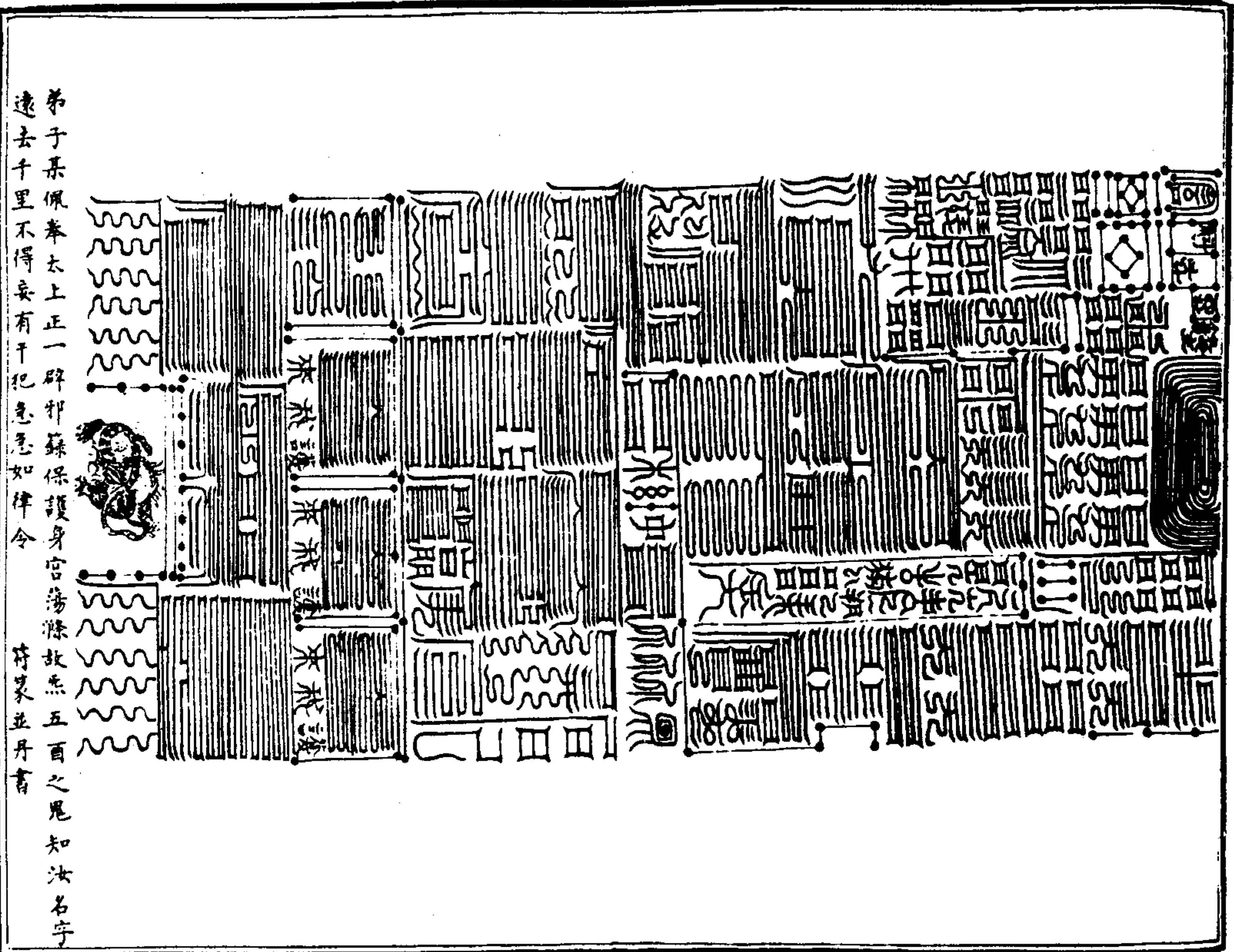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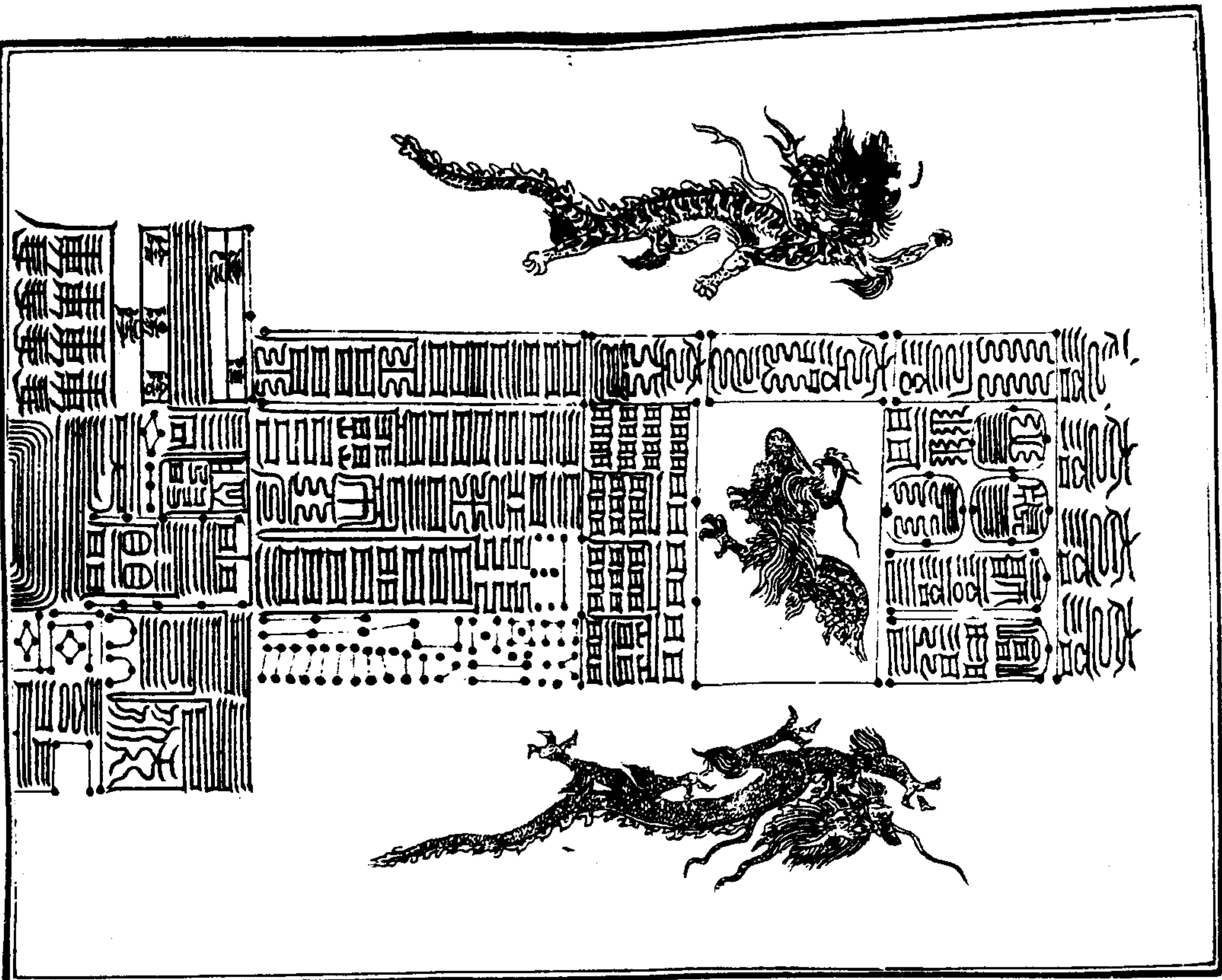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品第二十

符篆並丹書

鎮公孫治。右都炁。祭酒屬水。在漢州什方縣。應心尾二宿。主乾卦。小雪十月中

弟子某。命肆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一依科約。宣行正化。辟斥邪氣。急急如律令

弟子某佩奉太上正一辟邪蘇保護身宮蕩滌故炁五百之鬼知汝名字遠去千里不得妄有干犯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鎮平岡治，在貴炁。祭酒屬水，在蜀州新津縣。

應其宿主乾斗大，雪十一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

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太玄胡玄西玄壺公雜呪法四部禁炁籙，佩受如科，請降真炁

卻邪保生，急急如律令

壺玄君朱永仙，黑幘黑冠五色之衣，華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太玄君趙文昌，白冠紫衣，華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胡玄君高子嵩，赤冠五色之衣，華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東方青炁君　東方青炁吏

南方赤炁君　南方赤炁吏

西方白炁君　西方白炁吏

北方黑炁君　北方黑炁吏

中央黃炁君　中央黃炁吏

五方真炁君吏等，度入弟子身中，凡所遊歷名山四海，令五方君吏驅逐

邪炁，天下地上一切毒物，咸令擒伏，急急如律令

弟子某，好道樂仙，誠精意恪，謹賫信幣，請受禁炁神仙之法。受者執刀再

拜　一依法取炁，步十二時，從子起，再步左足前，右足後，祝之。勅湯火文、勅

勅路宿文、勅自防身文、勅騾文、勅蛇文、勅惡鬼文、勅社公毒文、勅印文、勅

雲中鬼子文、勅癰文、勅都雜符文、勅腫文、勅淌文、勅俗家房廟主房文、勅

水瀆文、勅蟲文、勅師前病家文、勅惡瘡文、勅俗師文、勅虎狼文、勅食文、勅

按摩文、勅他家作塚文、勅犬文、勅針文、勅度雜炁文、勅禁樹文、勅刀文、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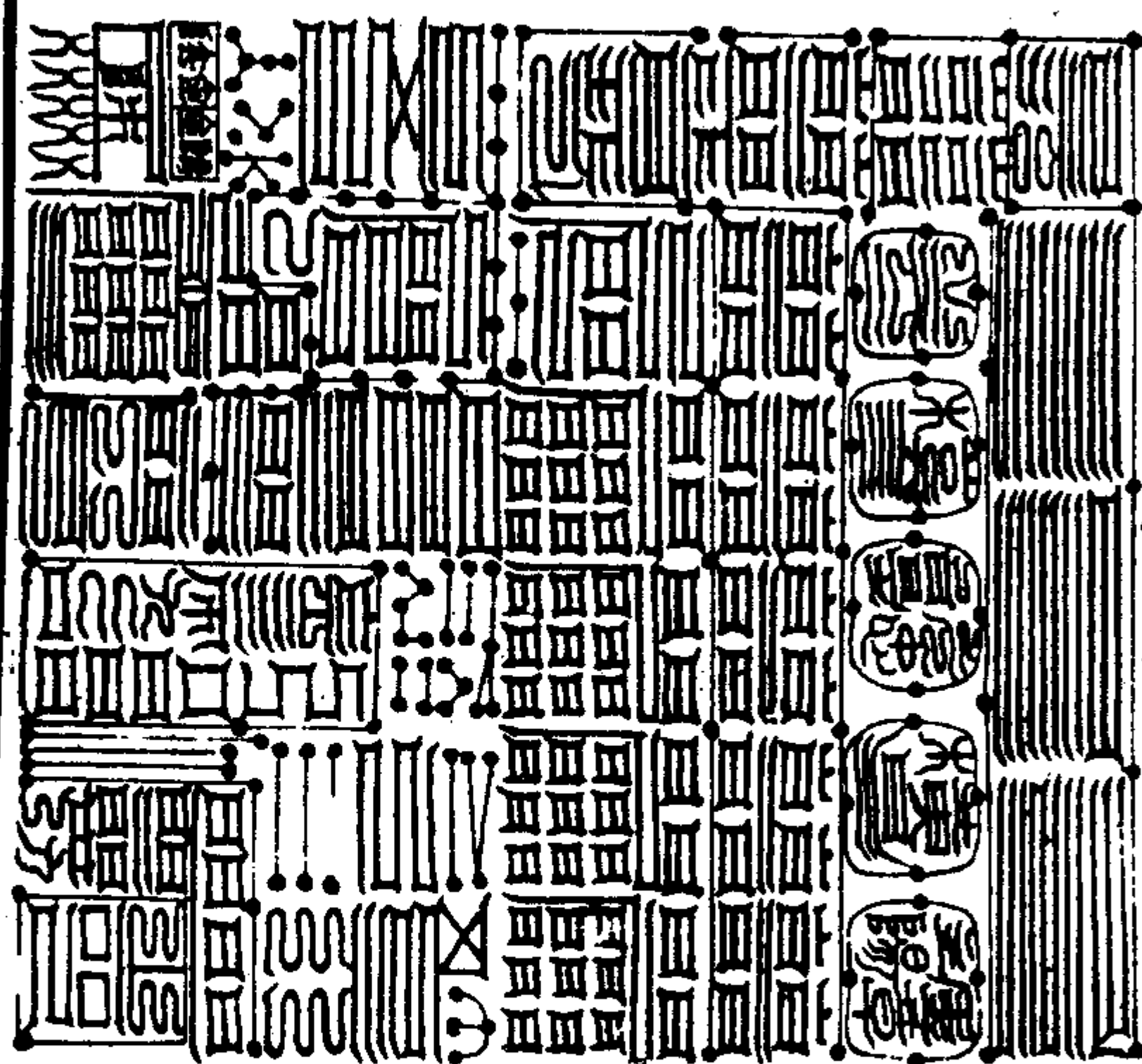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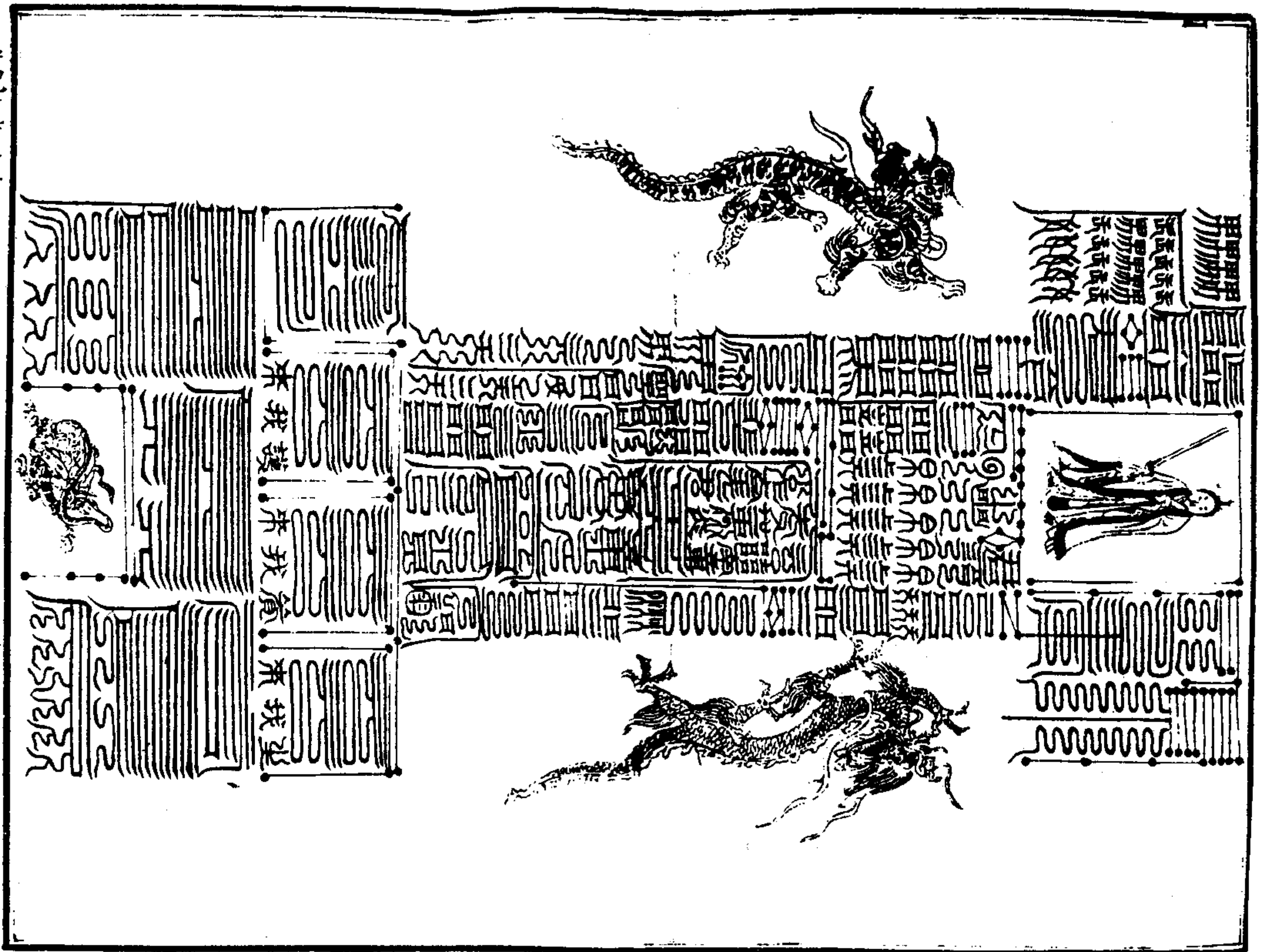
蛇虎瘡文、勅蚊寅文，右合三十條，度太玄胡玄壺公等禁炁雜訣，度某素

以貽生陳人，千載有章，制屬太上諸君文人道炁，三師保持，獲米法籙，妾

以未明師訣，求請上言，願典者驅消風障，得明道法，降賜真炁，宣行有効，

濟人利物，誠祟除凶，所度吏兵協力同心，建功遷職，又請道炁君官將又

請五方炁禁斷毒蛇虎狼等神將吏一合隨文度入兆身九施禁攝免符
効信急急如律令
子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丑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寅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卯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辰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巳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午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未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申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酉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戌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亥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右十二時吞炁畢次思五方炁
青炁　南方赤炁　西方白炁　北方黑炁　中央黃炁
太歲上二十四炁　今日上取炁吞之　今時上取炁吞之
右思五方等炁畢次思五臟炁
青炁歸肝中主青龍　赤炁歸心中主朱雀　白炁歸肺中主白虎
黑炁歸腎中主玄武　黃炁歸脾中主黃老君
右思炁法一如次序
禁祿蟲用木炁木數九　禁毛蟲用火炁火數三　禁鱗蟲用金炁金數七

禁羽蟲用水炁水數五　禁甲蟲用土炁土數五
右禁炁法各依所主施用
請受禁炁之法。當備絳繒七尺五寸。白素四十尺。命米一石二斗。大刀一
口。書刀一口。銀鐶一雙。紙一百張。墨一丸。米一兩。以為誓信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
鎮主蒲治。右貢炁。參酒鬲金。在邛州蒲江
縣。應斗宿。主坎卦。冬至十一月中。
弟子某命錄
北斗某星某以
太上虛皇真神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請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
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依
律修奉攘卻水災斬滅邪源急急如
律令

弟子某佩受太上正一斬河邪籙保護身命辟除凶惡青龍白虎羅列左右朱雀玄武導從前後左右將軍侍衛身形游行江海涉歷河源鼓龍通道水佰送迎敢有干試蕩截汝形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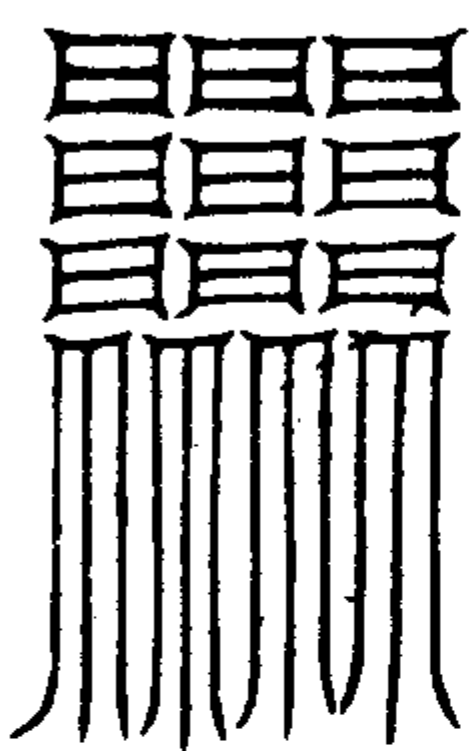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品第二十三

鎮玉局治。主蔡京蔡酒蜀水在益州成

都縣應斗宿主坎卦小寒十二月節。

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請道自賓宫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依律聽授扶助道法濟度天民急急如律令

太清甲官三五功曹

太清甲官直使功曹

太清甲官正一功曹

太清甲官治病功曹

太清甲官合神功曹

上仙都三五功曹
上仙都正一功曹
上仙都上元功曹
上仙都中元功曹
上仙都下元功曹

上靈官三五功曹
上靈官直使功曹
上靈官正一功曹
上靈官治病功曹
上靈官捧香使者

三五功曹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五帝功符
錄曹符契

三五功曹吏
直使功曹吏
正一功曹吏
五帝功曹吏
香官𡧳者吏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

鎮北印治右察炁祭酒廣上在洛京洛
陽縣龐女旬主坎卦大寒十二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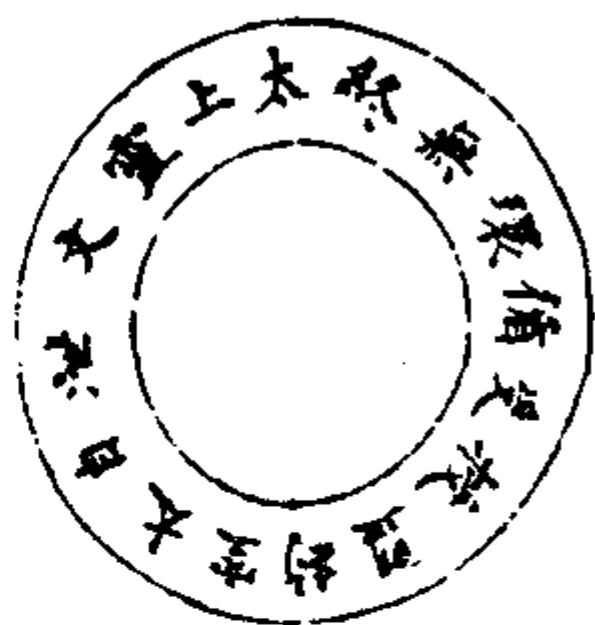
弟子某本命上隸北斗某星素以
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祀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長生保命籙依科遵奉鍊已修身保命長生克登仙道急急如律令

天雲官好生使者
天雲官扁鵲使者
天靈官除黑濤使者

符篆丑丹書

正一真人曰昔在蜀都鶴鳴山中精修上道感徹太虛傳遇
金闕後聖玄元道君降臨曰世之二十四治郎二十八宿之别理陰景黑

濤之司分掌人間生死善惡之録近為六天鬼神侵奪以居黍珍生靈枉
罹夭害人鬼無别晝夜不分深可哀憫子可為吾攝邪歸正復興靈化以
福萬民吾以子名在丹録位列真人故以相委耳乃命三五功曹開紫陽
南宮玉宸正一内殿出盟威秘籙二十四階以授於我復為崑崙閬風之
遊傳諸妙經我以夙慶親承道訓抗志勤行夙夜匪懈遂能攝衆萬神降
伏魔魅大殲厥類蕩滌鬼區晝夜既分人鬼乃别復取化治以為福庭降
二十八宿正炁以通治中流傳秘籙以教後學世間男女夙名有善得參
者依按修行皆可以感徹其功滿之日三官保舉刻書玉名尸解變遷
位登真人七祖父母超升福堂輕慢
靈文風刀考身志學之士宜勉之焉

正一盟威合同録券

三一

北斗 星官即日恭請

無上三天大法師 奉行契符告令

度師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真人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盟威修真延生飛化籙謹請
三五斬邪玉衡三將軍三五羅衣覆
斗天罡君來刪陰陽内外吏
訣吏相 青養 令詣玄壇承受秘
訣約誓不得違於契券一如
太上律令受道之後不得懈怠備
志背真説偽唱露妄文怨道咎師改根
毀本一如 太上正一玄科律令

青龍 白虎 朱雀 玄武

正一盟威秘籙職銜

太上正一盟威秘籙弟子係天師 杰 籍酒赤天三五步罡元命真人言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日　諸家選日七

修造動土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動土吉日　甲子、癸酉、戊寅、己卯、庚辰、辛巳、甲申、丙戌、甲午、丙申、戊戌、己亥、庚子、甲辰、癸丑、戊午　癸酉土公生日。甲乙戊己庚辛土公敎日選擇成書曆纂千金玉三曆日。選擇元龜、萬曆撮要、萬曆會同。並杜甲乙戊己及庚申土公敎日曆宗杜云。動土不避伏龍。甲子庚午辛未庚子丙午丁未丙辰丁巳辛公敎日。此日動土取土。不避伏龍土公。已上動土吉。與選擇成書賽曆法集成、統宗、三曆會同。消吉全書、萬曆撮要選擇新書大全並同天德月德月空天恩黃道除定執危成開日吉。曆纂千金玉有乙巳

餘日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甲子戊子庚子乙丑己丑辛丑甲寅戊寅庚寅乙卯己卯辛卯甲辰戊辰庚辰乙巳　己巳辛巳甲午丙午戊午庚午乙未己未辛未甲申戊申庚申乙酉己酉　丙戌戊戌庚戌乙亥己亥辛亥。土公敎日尅擇全書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宜滿成平定收開等日吉

三曆會同。曆法統宗並同。統宗杜云上吉。可用魁罡、併大小上宮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癸酉、戊寅、庚辰、甲申　戊。甲午、丙申、戊戌、甲辰、癸丑已上十日合九星。動土吉日。又合六甲吉。外有　四日出諸曆。甲子土公敗吉。已卯。廣濟起土吉。己亥穿土吉。辛巳三曆纂、廣濟云。起土吉。謝天紋編新編備要甲子。敕日吉。乙丑。敕日吉。戊辰進財。庚午大吉。辛未大吉。癸酉日吉。進財旺人。甲戌。六月不用。甲申旺人丁。丙戌富貴。何士泰編曆

逐月吉日　正月。甲子、戊子、庚子、乙丑、己丑、己卯、丙午。外丁卯、丙子、壬二月。乙丑、戊寅、庚寅、甲寅、辛未、丁未、乙未、甲申、戊申　三月。乙巳、己巳八子。庚子、癸酉。外丙子、壬子、丁酉。　四月。甲子、戊子、庚子、甲戌、乙丑、庚午、丙辰。外丙午　五月。乙亥、己亥、辛亥、庚寅、甲寅、乙丑、辛未、丁未、乙未、戊寅、丙辰。外丙寅。　六月。乙亥、戊寅、甲寅、己卯、辛卯、乙卯、甲申、庚申、己亥、辛亥。外丙寅、丁卯。　七月。戊子、庚子、庚午、丙午、辛未、丁未、己未、己卯。外癸卯、壬子、丁卯、壬辰、丙子。　八月。戊寅、庚寅、甲寅、乙丑、丙辰、甲戌、庚戌。外壬辰。　九月。己卯、辛卯、庚午、丙午、乙亥、己亥、辛亥。外癸卯。　十月。甲子、戊子、癸酉、辛酉、庚午、甲戌。外壬午。　十一月。丁未、己未、甲申、戊申、庚申、壬辰丙辰、乙亥、己亥、辛亥。　十二月。甲子、戊寅、庚寅、甲寅、甲申、戊申、庚午、庚子

外丙寅。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勾絞、玄武、黑道、天賊、受死、天瘟、土瘟、土忌、土府、地囊、地破、轉殺、九土鬼、正四廢、大殺入中宮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正月。丁卯、丙戌吉。　二月。丙寅、戊寅、甲辰。　三月。壬子、戊寅己亥。　四月。庚辰、甲辰、丙戌。　五月。戊寅、甲辰。　六月。甲申、甲子、庚申七月。癸丑、辛未。　八月。庚辰、辛未、庚申。　九月。庚申、乙卯、丙午　十月。壬子、乙卯。　十一月。丙寅、甲寅。　十二月。辛亥、乙亥、戊寅。右曆云不犯土鬼土符、土李、土瘟、土忌、地囊等殺大吉。土公土殺敗日。與尅擇通書同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玉　正月。丁卯、丙戌、己卯、癸酉、甲午、戊戌。　二月。丙寅、戊寅辰、甲申、甲午、丙申。　三月。壬子、戊寅、己亥、壬申。　四月。庚辰、甲辰、甲子丙午、丁卯。　五月。戊寅、甲辰、壬寅、癸丑、癸酉、戊戌、丙戌　六月。甲子庚申、丙申、乙巳、己巳、乙亥。　七月。癸丑、辛未、壬子、丁丑、丙辰、癸丑、甲八月。庚辰、丙寅、丙戌、甲寅、甲戌、庚子、壬辰。　九月。庚申、丙午、甲申、壬申、甲午、丙申、乙卯。　十月。乙卯、丙戌、乙酉、辛酉、癸酉、甲午、丙子　十一月庚辰、甲辰、乙亥、辛巳、己巳、己亥。　十　辛巳、己亥、戊寅、甲寅、壬寅、辛亥乙亥。丘延翰撰萬曆會同杜云動土。纂　燥增穿池、枚地、通用。正月丁卯、己未、丁未、乙酉。　二月。丙寅、戊寅、庚寅、壬申、甲戌、丙戌、庚戌　三月。壬

申、戊寅、乙巳、壬寅、丁巳。　四月。丙子、丁卯、癸卯　五月。戊寅、壬寅、甲申、丙申、癸丑。　六月。丙申、丙申、乙亥、乙巳、己巳。　七月。丁未。畫一消吉全書作丁丑。丙戌、壬辰、丙辰。　八月。丙寅、甲辰、己亥、庚戌。　九月。甲申、甲午壬申、癸卯。　十月。丙子、乙酉、辛未、辛酉　十一月。丙寅、丙申、壬寅、甲申、甲十二月。乙亥、丁亥、辛亥、壬寅、甲寅。已上十二月吉日、畫一消吉全書全書並同。先天振要畫一曆又新選　正月。丁酉、丁未、辛未、丙辰乙丑、甲申、甲辰、甲寅。　三月。辛巳、庚子、丁巳、壬子、癸丑。　四月。甲子甲辰、丙辰、癸丑、庚申、辛未、庚子。　五月。乙丑、庚辰、辛巳、甲辰、癸丑、辛丙辰。　六月。甲子、辛巳、甲申、甲寅、庚申、丁巳。　七月。乙丑、庚辰、甲辰、丁未。癸丑、辛未　八月。庚辰、庚申　九月。庚午、甲申、丙午、庚申、辛巳　十月辛酉。庚午、乙丑　十一月。丁未、辛巳　十二月。甲申、甲寅、庚申、庚午、庚寅消吉全書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動土吉凶日。九星動土吉凶日。廉貞入中宮順飛、甲子入廉貞中宮逆飛為例。廉貞中。甲子、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七日凶。文曲巽。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六日土。祿存震。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七日吉。巨門中。丙寅、乙亥甲申、癸巳、壬寅、辛亥、庚申七日吉。貪狼坎。丁卯、丙子、乙酉、甲午、癸卯、壬子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玄武黑道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 子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土忌日　初六 二十三 十二 初八 十六 二十四 初九 二十七 初四 十四 二十 初六
曆法統宗動土忌　壬 癸 甲 乙 戊 己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纂十主土土府日　丑 巳 酉 寅 午 戌 卯 未 亥 辰 申 子

豪地破、土府、土瘟、土忌與杜撰通書曰土公占與曆法統宗同。春忌

夏忌庚辛。秋忌丙丁。冬忌甲乙

土出時與…同　巳時 辰時 卯時 寅時 丑時 子時 亥時 戌時 酉時 申時 未時 午時

寶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土府京本不冝動土土瘟土符土忌百忌云忌動土出、天瘟、地破。總聖云。動土出。不宜動土開塡又四部日出春中夏卯秋子冬酉又忌歲破方出人與前通書逐月占卧下同土

地與曆法集成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成書與選擇賽成書趨擇全

書萬曆大全並同

十干日食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六甲日食　父母 刀鐵 行客 家人 奴 心 男女 男女 羊不 男女 六畜 小兒
六乙日食　鐵 錢 六畜 鼠 水 稍木 稍錢 女人 奴 牛 六畜
六丙日食　奴婢 男女 鼠 六畜 鼠 男女 僕 小兒 石下土 父母 石 石下土
日食　土木 破器 枯木 木器 鼠 大器 破物 破物 孕女 孕婦 君 參
日食　鳥雀 殺禾 鳥在 家人 鳥雀 大豆 白犬 草木 金石 男女 枯木 穀米
日食　草木 男女 行客 牛馬 魚 水器 白羊 外人 白羊 赤石 穀米 小兒
日食　鵝叅 魚 奴婢 牛馬 北家 魚 鷄魚 魚 外人 器 北家 外人
年日食　父母小兒 男女 家人 魚 小兒 小兒 君 枯木 男女 孫狸 草木
六壬日食　器 君 木器 大器 器 破物 鐵 家 魚 害 木石 西方人
六癸日食　江石 石 小女水 器 寶 枯木 木器 鋼 小口 竹木 竹木

杜撰全書註云。右前日辰凡百起造葬埋送殯並須避忌。假如正三五月用戊日。其日攻射飛禽。若成造樓亭樹。永無鳥雀栖泊其上。如造倉墻求食鼠日。其他做此。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動土起土吉神　月空、天赦上吉。次吉併良天德、月德、月合、生氣、時陽、水星夏秋冬五日、木星春夏冬五日。動土起土出神、月建、殺宅、長轉殺、殺人、土鬼、土忌、土符、土府、土瘟、天瘟、地

豪地破、地杌、地傷、官符、死氣、平忌、月殺、蚕倉、四部、四離分至前一日、四絕四立前一日、二至書長者、巽八月二十七、軫八月二十八、十月二十三、與

杜撰通書曆法集成同。宋曹珍編除陽寶鑑趨擇通書動土出方

平出方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土黃　秋分後五日　巽 巽 坤 坤 乾 乾 子 卯 午 午 艮 艮
　遇不忌動土　乾 乾 艮 艮 巽 巽 午 酉 子 子 坤 坤

選擇賽成書註。土星遊方凡所在占三位神如衝子部從吾東忌動作犯破敗出哭葬。以禳謝。與曆法集成同。

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人所忌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曆法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丑 巳 酉 寅 午 戌 卯 未 亥 辰 申 子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土符方　寅 巳 申 亥 酉 子 辰 未 戌 丑

午月土貴殺方與杜撰通書同。土公占。東方及竈。夏南方及門。秋西方及井。冬北方及中庭。曆法統宗選擇元龜選擇成書曆纂十主

並同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土哥神。占甲子日子時北遊，庚午日午時南遊，庚子日還位，戊日還位，戊寅日丑時東遊，甲申日還位，申日酉時西遊，甲寅還位位。此殺犯之射人。而不知遊者遊宅外之所在北方。忌動土出。如還位回宅。用亦遭作。與土公方同位取土吉

小孟編曆法統宗閉日、滿日、定日、成日、收日、除日、平日上吉。伴可用大出。趨擇全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一云閉日小吉取土吉神。

土書。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逐月取土吉出日　地倉土

正月地倉午取午地土吉戊日起土出　土符子取北方土殺家

二月地倉申取申地土吉亥日起土出土符巳取東南方土損人出

三月地倉亥取亥地土吉子日起土出土符酉取西方土害子孫　四月

地倉辰取辰地土吉丑日起土出土符寅取寅方土害母出　五月地倉

丑取丑地土吉寅日起土出土符午取午方土亡父母出　六月地倉寅

取寅地土吉卯日起土出土符戌取戌方土害子孫出　七月地倉巳取

巳地土吉辰日起土出土符卯取東方土妨女人　八月地倉辰取辰地

土吉巳日起土出土符未取未方土殺女人　九月地倉午取午地土吉

午日起土出土符亥取亥方土殺人出　十月地倉酉取酉地土吉未日

起土凶。土符辰。取辰方土犬凶。十一月地倉巳。取巳地土吉。申日起土
凶。土符申。取申方土殺人凶。十二月地倉辰。取辰地土吉。酉日起土凶。
土符丑。取丑方土殺人凶。選擇賽成書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
取土凶日。建日取土殺三人。除日取土害責。執日取土令人貧。破日凶。
危日取土損聯父。曆法統宗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取土吉方 選擇元龜
註補曆云如洗壁取月財方土獲福

一土忌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壓　辰 午 申 戌 午 未 酉 午 申 戌 子 巳　選擇元龜註百忌云…選擇賽成書正月以卯方為土…
作冢　戌 子 寅 辰 子 丑 卯 子 寅 辰 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選擇元龜註云五行忌宜取土
午 申 亥 辰 丑 寅 巳 辰 午 酉 巳 辰　選擇元龜註云取土吉
八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月合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選擇元龜註云月空宜取土吉
取土凶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子巳酉寅午戌卯未亥辰申丑 又暴星取元土殺人作冢取土殺人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起造動土。食巳午地。害東南小口。二
月起造動土。食中戶地一百步。一云白ノ　三月起造動土。食子丑地。害
人家長女。四月起造動土。食中酉地。害男女六畜。五月起造動土。食
地一百步上。六月起造動土。食卯辰地一百步。一云自食土。七月起
土。食亥子丑地。殺長婦。八月起造動土。食卯辰地一百八十步。害男
九月起造動土。食巳午地。害牛馬。十月起造動土。食卯地三里。害女子
月起造動土。食午未地。害人家小兒。十二月起造動土。食酉地。主害
新增石十二月土公所向食方。不宜此方取土造作。主前件損害。伏方
須尋陰府之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取生死土方　正月卯生
土。戌死土。餘月與曆法統宗同。又云造宅填基取生土吉。死土凶。若作冢
基取死土吉。土。宋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基地吉日　甲子乙
丑丁卯戊辰庚午辛未乙卯辛巳甲申乙未丁酉己亥丙午丁未壬子癸
丑甲寅乙卯庚申辛酉。與曆法集成同。曆法統宗消吉全書一曆消吉
大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上曆撮要並同　庚辰甲辰餘日與尅擇通書同。上
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庚辰丁卯辛未甲申乙未甲辰丁未壬子癸

丑甲寅庚申辛酉己丑十二日。合凡星基地日　丙午日土公敗。吉。甲子乙
丑辛巳丁酉乙卯。此五日土廣濟三曆並載云吉。選擇成書選擇賽成書
選擇新書壹一曆土曆撮要尅擇大全萬曆大全選擇易見書日並與尅
擇通書曆法統宗同。又曰仍用除滿平定成收開日吉　僧善靖編年月集
要尅擇一攬有丙寅。餘日與尅擇通書同。又曰以上並係合曆吉日　余永
祥編曆纂千圭玉甲戌乙亥壬午己酉庚寅庚子乙巳癸卯丁巳。餘日與
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　萬曆撮要有乙丑。餘日與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
丘延翰撰萬曆會同詳見逐月動土吉日內同。謝天叙編新編備要　戊寅
己卯大旺。庚辰入財。辛巳大吉。甲午二千石。吉。乙未五音吉。丙申入
酉五音利。戊戌。己亥二千石祿。庚子吉。甲辰吉。乙巳大旺入丁。丙午
丁丁未二千石祿。辛亥旺人。壬子大利。癸丑旺人丁。甲寅吉。乙卯大
己未大吉。辛酉二千石祿。壬戌大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基地凶日
先天書一曆並忌癸酉壬午己丑庚戌　壬戌。玉曆撮要又有癸未。餘
日同　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賽成書　日土公死。尅擇全書作乙未
日　癸未日土公葬。餘日與曆法統宗同　魁罡、破、危、閉等日。又云大月初
一初五二十日。小月初一初十十八日。又大月初三初五二十七。小月初

十二十八。選擇成書同。謝天叙編新編備要　丙子招瘟。丁丑殺人。辛丑不
利人丁。壬寅瘟大。癸卯凶。戊申不利　酉不利人丁。庚戌瘟。丙辰不
利人丁。丁巳不利人丁。戊午殺三人　青敖日吉。癸亥不利人丁。僧
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攬但當避己　壬寅己酉癸巳丁巳辛丑甲午
午庚戌。九土鬼日。井土忌土。溫土。符天地轉殺。建收日。土瘟日。臨用
宜於各月內求之。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逐月凶日　正月
二月癸日。三月甲日。四月乙日。五月戊日。六月己日。七月丙日。八月
九月戊日。十月乙日。十一月庚日。十二月辛日。與曆法統宗選擇賽
書同。陳元覩編玉曆撮要忌日。與選擇成書同。又云建爲土府。定爲官
符。及土瘟日。主忌動土。土公食日。其法當用寅卯日祭土神。而厭土乃吉
尤忌危除破閉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基土關地吉節　小寒立春穀雨
小滿小暑立秋霜降小雪。以上爲地元。凡土功之事。宜於地元內擇日用
之。基地吉神宜土公生日土公敗日土公散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
元龜基地掘土法。　春頭東。足西。臥北背南。夏頭南。足北。臥東背西。秋頭
西。足東。臥南背北。冬頭北。足南。臥西背東。右曆云凡穿地。一丈臥二丈背
三丈足。四丈頭。則利人進祿。大獲吉祥。倘若反此。則禍不旋踵。逐月土氣

衝方。正月。衝西方。二月。衝東南方。三月衝北方。四月衝西方五月衝西北方。六月衝東方。七月衝北方。八月衝東北方九月衝南方。十月衝北東方十一月衝東北方十二月衝西方。右曆云如土氣衝之地不可居立此身主病Ⅱ書符壓之大吉。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總論　論動土方

陳希夷玉鑰匙云土皇方犯之令人害風勞水蠱土符所在之方取土動方犯之主浮腫水氣又據衝者云土瘟日併方犯之令人兩脚浮腫天賊日起手動土犯之主招盜　論取土動土坐宮修造不出火避宅須忌年月家緊殺方其神殺見後架為內與曆法集成同劉宗玉編曆法統宗

一起土論　大凡起造先以作主本命納音與起造年太歲納音對勘相旺命尅歲吉相衝相刑歲尅命凶既不犯三災五殺三丘五墓空歲入宅命破宅命身黃身黑諸凶恰逢例田通之年即將運身九星得作主行年值三白大吉九紫小吉又將運宅身宅𥙿宅推究自生至旺為有氣平月吉自衰至養為無氣　月凶又將六壬大小二運推究見行年得作姓墓不逢三殺宅神宅　●臨之方為大利但破壇造作莫重於山頭莫切於坐向莫難於作　四大利道通天覆昇玄庫樓毛頭紫白山運祿馬諸書參考若山頭　向方所通利尤須擇吉日良時

凑之夫人宅墓之有日有時如人身命　日生時也此尤不可不擇所有逐年逐月吉凶方位。別卷各以分　與出動土戊木起造吉凶日于前。尅擇全書。凡起造動土。更及三　通利。與家長次長本命剋無妨害。不犯體命定命等殺。方可用。切　與玉曆撮要同

伐木。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伐木吉日己巳庚午辛未壬申乙亥戊寅。己卯壬午甲申乙酉戊子。甲午。乙未丙申壬寅丙午己酉乙卯己未。庚申。辛酉又宜明星。黃道天德月德諸吉與萬曆大全同

恭編曆法集成有丁未戊申除日與尅擇通書曆法𥙿宗同又云定開日吉。余元祥編曆纂午圭玉甲子庚午乙酉甲午。壬子乙丑己亥己上所屋木吉消吉全書同壬申乙亥丁未辛卯庚申戊申乙巳乙丑已上日所木吉。置一曆消吉全書　壬申乙亥戊木吉丁未入山吉戊申開山吉此日晚少可於逐吉月擇日關內選用之與尅擇全書選擇元龜選擇戊書審成書消吉成書書一消吉會書並同僧善靖編平月集要尅擇一覽癸未己丑庚寅丁酉壬寅癸卯癸丑丙辰除日與尅擇通書曆法集成曆纂十圭玉同又云已上並是合曆吉日但當避正四廢長短星天休廢楊公忌日山痕日辰臨用之際宜各月內求之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

吉日　正月戊寅甲寅壬午丙午己卯外丁丑丙寅　二月辛未戊寅甲寅甲申戊申乙未丁未己未　三月己巳甲申戊申外癸酉丁酉丁丑　四月庚午壬午甲戌辛酉外丙戌丙辰丁酉　五月乙巳甲戌丙戌甲申戊申。庚申外戊辰丙辰　六月乙亥甲申戊申庚申外甲子庚子乙亥辛亥癸酉丁酉　七月戊子外庚子丙子壬子戊辰壬辰丙辰　八月甲戌乙亥甲申戊申庚申外乙丑癸丑己亥辛亥　九月乙亥己卯戊子外丙子。己亥辛亥庚子丙戌　十月辛未乙未丁未己未癸未乙亥外甲子丙戌。十一月甲寅外乙丑丁丑癸丑壬辰　十二月戊寅甲寅己卯乙卯壬午外丙寅庚寅右吉日不犯魁罡龍虎受死天賊刀砧斧頭土𥙿

㞐山隔轉殺破危日劉宗玉編曆法統宗　正月子日二月丑日三月四月卯日五月辰日六月巳日七月午日八月未日九月申日十月日。十一月戌日十二月亥日。冬後春前午日申日伐木大吉選擇元龜選擇審成書消吉全書曆纂十圭玉。萬曆撮要選擇易見選擇新書並同。涂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　二月甲子十三月壬寅四月辛未。五月丙寅。六月乙亥七月乙丑八　九月丙申十月乙未十一月乙丑。十二月庚申除日與曆法統宗同　天紀編新編備要正月丁丑己

丑。辛丑癸丑乙丑　二月己　庚寅　辛己未癸未甲寅癸亥三月戊寅壬寅癸卯己未辛未　四月　申丙申庚申　五月丁卯辛卯乙卯己卯　六月癸酉甲戌乙　酉　七月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辛酉　八月己巳丙戌戊戌　戊　九月辛巳癸巳乙巳戊丁亥。十月乙亥己亥戊申　十一月庚午庚子辛亥甲午　十二月戊子壬子。壬午丁巳甲子。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伐木凶日

戚。正四廢。龍虎赤口　山痕忌大月初二初八十六十七二十　張貴初五二十五。小月初五十四十六二十一二十三選擇元龜作二十二竹頭殺。春辰夏未秋戌冬丑曆法集成同刀砧殺春亥子夏寅卯秋巳午冬申酉右入出伐木忌山痕斧頭殺刀砧殺等日忌用與曆法集成尅擇一覽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九頭鬼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己酉壬寅庚戌丁巳戊午　正四廢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劉宗玉編曆法統宗春甲乙五行忌選擇元龜同上吉次吉可用丁日。不伐木。危日忌入山萬曆撮要選擇新書選擇元龜同上官雲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天墊日　春申酉夏丑寅秋戌亥冬辰巳總聖云忌入山登高。伏尸日。春戌亥夏卯辰秋未申冬寅卯總聖云忌入山凶選擇成書

正曆撮要同。四激日春戌日夏丑日秋辰日冬未日。總聖云入山忌選擇

新書山痕日　大月初一十二初五二十五小月。與尅擇通書同。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避月忌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龍虎	巳	亥	午	子	未	丑	申	寅	酉	卯	戌	辰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未	巳	卯	丑	亥	酉	未	巳	卯	丑	亥	酉

八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白虎	午	申	戌	子	寅	辰	午	申	戌	子	寅	辰

凡日。集五六。忌登高。龍虎日。三曆云。其二日與曆法集成同。劉宗

孟編曆法統宗入山伐木忌神。忌獵林隔天埜伏尸。四激。龍虎。

白虎。選擇書見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元龜鶴神遊方。癸巳甲午

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

死日。在天忌登高。劉宗孟編曆法統不出方。

	子年	丑年	寅年	卯年	辰年			未年	申年	酉年	戌年	亥年
雷霆殺方	寅	卯	辰	巳	午			酉	戌	亥	子	丑
反方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一龜。人社云。忌作土木命太歲官符三殺流財方大吉。資武書選擇

以曆撮要五同。

縣馬宋書玲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縣馬吉日。己巳辛未甲戌乙亥

寅乙卯壬午甲申乙酉戊子乙丑庚寅乙未己亥壬寅癸卯丙午戊申

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申辛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吉日。與尅擇通書同。

又云成開日吉。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壬申丁丑甲午甲寅。餘日

與尅擇通書同。又云自己巳至辛酉五併合曆吉日。先天畫一曆消吉成

書全書五有辛卯乙巳乙丑癸丑。餘日與尅擇通書同。謝天叔編新編備

要乙巳。建財半木。大壯甲戌。大吉乙亥。大吉入財乙卯。入財吉甲申。大壯

乙酉。壯四戊子。吉乙未。吉己酉。吉宜四。壬子。壯四。癸乙卯。宜子孫乙未

百子千孫庚申。入財。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避月吉日　正月辛未乙未壬

午丙午外癸酉丁酉丁丑癸丑　二月戊寅庚寅己巳外丙寅甲寅丁丑

癸丑　三月己巳甲申戊申　四月甲戌外乙丑丁丑丙戌丙辰庚午丙

子庚子　五月乙亥己亥甲申戊申庚申外辛亥　六月乙亥己亥甲申

戊申庚申外癸酉丁酉辛亥　七月戊子壬子乙卯癸卯外丙子庚子戊

辰壬辰丙辰　八月乙亥己亥庚寅戊寅甲申戊申庚申外戊辰壬辰丙

辰辛亥丙寅　九月乙亥己亥外辛卯癸卯辛亥　十月壬午辛未乙未

乙未外庚午癸未　十一月甲戌庚寅甲寅外乙丑丁丑癸丑壬戌　十

月戊寅庚寅甲寅己卯乙卯乙巳外丙寅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勾絞

獨火天賊受死木馬斧頭刀砧殺魯般殺月建轉殺土瘟正四廢陰

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正月丙子丙辰丁卯　二月甲申

己巳　三月壬寅丁酉丁卯　四月辛未庚子庚午　五月丙寅丙

寅　六月甲子甲申己巳　七月壬戌庚午癸卯　八月丙寅庚寅

庚未　九月丙子丙午庚子　十月辰酉甲戌　十一月甲寅甲申

甲戌　十一月庚午庚寅乙亥。右曆長短星。天一絕氣。天休廢日

土作事不成之。北余元祥編曆纂千月丙辰日　二月甲午庚午

三月乙亥己亥。　四月子未庚午辰戊寅　六月甲申辛卯

七月庚辰壬辰。　八月庚子癸未酉庚申　十月乙丑甲戌

十一月乙酉己丑。　十二月庚寅乙分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縣

馬出日。　忌天賊。正四廢。斧頭殺。刀木馬殺。正四七十月午

日。二五八十十一月。亥日。三六九十日曆法統宗同何士泰編曆

砍成九土鬼日。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乙酉庚戌丁巳戊午　正

日。春分前中。午日　夏丙子。癸亥　秋甲寅。乙卯　冬丙午丁巳　四離日春分

夏至冬至前一日是。四絕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是劉宗孟

法統宗斧頭殺春丑日夏辰日秋未日冬戌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

擇元龜　天敗日春寅午戌日夏巳酉丑日秋申子辰日。冬亥卯未日今

之六不成日。四廢日與曆法集成同。右曆云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

丙丁。名四廢春申酉夏亥子秋寅卯冬巳午。名大四廢。此二四廢亦名正

四廢。最凶。主作事皆不成。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但當避五木殺

魯般殺。反正四廢長短星十惡大敗飛廉受死天瘟天賊火災天火等日

臨用之際宜於本月內求之。又云。春月逢龍夏季羊秋蛇冬月鼠中藏起

土所木須當忌。龜令匠者見血光。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王。凡起工忌龍虎

山隔林隔魯般殺木馬等殺截日方。門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三年內

殺人乙丑殺宅長丙寅出丁卯不利人戊辰損牛庚午殺六畜壬申失財出癸酉不利人丁丙子出丁丑不利戊寅失火庚辰失財口吉辛巳出壬午不利人丁癸未殺人口丙戌不利人丁丁亥退財己丑出庚寅不利人丁辛卯三年內家破壬辰不利癸巳不利甲午不利牛羊丙申周年殺人丁酉退牛戊戌殺宅長己亥殺人庚子損口吉辛丑不利匠人壬寅失財癸卯退財甲辰不宜宅長乙巳不利匠人丙午損牛羊丁未殺宅長戊申不利人丁庚戌退財辛亥不利癸丑殺二人甲寅殺牛羊丙辰退財丁巳宅長戊午殺小口辛酉殺二人壬戌殺長口癸亥殺小口

秦編曆法集成逐月凶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殺	亥子	亥子	亥子	寅卯	寅卯	寅卯	巳午	巳午	巳午	申酉	申酉	申酉
殺	巳	未	酉	申	戌	子	亥	丑	寅	申	卯	酉
斧頭殺	辰	辰	辰	未	未			酉	酉	子	子	子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卯	申	丑	午	亥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未	寅	申	卯	酉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卯	辰	巳	午	未
破敗次破敗	申	戌	子	寅	辰			戌	子	寅	辰	午
獨火月火當火	巳	辰	卯	寅	丑			戌	酉	申	未	午
魯般殺	子	子	子	卯	卯			午	午	酉	酉	酉
建日	寅	卯	辰	巳	午			酉	戌	亥	子	丑

宗孟編曆法統宗

正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壬申	庚子	戊申作辰	庚戌作戊	丁亥	乙亥作未	乙未	辛酉	壬戌	丁巳	癸未	乙丑
辰申	寅子	申戌	申未	午酉	申辰	酉巳	丑酉	寅亥	卯亥	午酉	未辰

吉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壬申五木殺忌起工架馬入山一木一人傷。四木四人傷五木五人着化着見血光　正月辰巳日四木二月卯日四木三月酉戌日四木四月午未日四木五月卯日四木六月辰子日四木七月己亥日四木八月丑未日一木九月寅卯日一木十月申日四木十一月午日五木十二月未日五木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工吉神歲干德甲年甲日之類歲干合歲天德丑年庚日之類選擇易見作乙年庚日之類歲位德歲位合歲支德支德合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恩天赦月合月空方日並須先從選擇易見用起工凶神四離分至前一日是四絶四立前一日二至官末兒節氣朔望按時滅沒日宋曹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起工架馬吉方　宜天德月德月空三奇帝星併諸吉方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匠木吉方　木宅宜丙庚方　水宅宜午方　火宅宜庚方　土宅宜午方　金宅宜戌方與選擇之龜同宋曹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起工架馬凶方　忌年家三殺獨火官符月飛宮州縣官符月灤財小兒殺身皇定命推生宮修方不出火避宅忌之又忌堆黃殺本年太歲大殺白虎日方月射祥方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匠木凶方　中宮丁辰年乾方巳酉丑年申方寅午戌年丑方亥卯未年辰方上官震編臺曆纂選擇元龜木氣衝方陰陽秘文正月十月十一月衝南方四月九月二月衝西方二月三月七月衝北方八月五月六月衝東北方右木氣衝方下不宜起手匠木出宜向黃道方下大吉宋曹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總論　論新立宅舍架馬法凡新立宅舍作主人眷既已出火避宅如起工只就坐山架馬至吉日亦可通用　論淨盡拆除舊宅倒堂竪造架馬法凡盡拆屋竪造作主人眷既已出火避宅如起工架馬與新立宅舍架馬　論坐宮修方架馬法凡作主不出火避宅但就所修之方擇吉方架馬吉或別擇吉方架馬亦利　論移宮修方架馬法凡殺宮修人眷不出火避宅則就所修之方擇取吉方上起工架馬如出大工架馬却不問方道　論架馬活法凡修作在住近空屋內或之外起寮架馬並不問吉凶方道起符吉日其日起造隨事臨後一任用工修造　論修造符法凡修造家主行年得運白宜用名姓招吉符使若家主行年不得而以次人行年得運白宜用以次人作修造主用名姓招吉符使大人行符起殺但用作主一人名姓招吉山頭龍神則定磉扇架竪柱子易爲廻避本命日及對衝日俟修造完備移香火隨符入宅然後却符安鎮宅舍　論入宅歸火後修作法凡入宅歸火後而舍宇工夫未完但所起符使及祖先福神香火安頓中間祀奉並不得安謝一任節次用工修作成週月論節亦可用工俟舍宇工夫完畢中宮向家得利却宜安謝祖先福神却符使安謝土神自安謝後若遇月節武爲凶神所占又不可修作矣　論東家修作西家起符然方法一凡鄰家修方造作就本家中宮置羅經格定鄰家視所修之方如值年官符三殺獨火月家飛宮州縣官符小兒殺打頭火大月建家主身皇定命就本家屋內前後左右起立符使依移宮法坐符使從復請起祖先福神香大智師空界將符使然

起郁家所修之方今轉而爲吉方候月節過視本家住居當初永定方道無繫投占然後安奉祖先福神香火所有符使待歲除方可卸已鎮出殺所占之地惟身星定今伊人行符當應亦可管竹遣起靜空不就馬天定碌肩祭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定碌肩祭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戊寅己卯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丁亥戊子己丑庚寅癸巳乙未丁酉戊戌己亥庚子壬寅癸卯丙午戊申己酉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己未庚申辛酉又宜天德月德黃道併諸吉值日亦可用與曆法集成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有丁卯丁酉丙戌庚戌辛亥餘日與尅擇通書曆法集成同又云以上係合曆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吉己巳大吉辛未進十年癸酉進田吉甲吉。乙亥百子千孫丁丑入財己卯益壽大利甲申入財吉己丑二千庚寅三千倉祿壬辰進財癸巳二年衣食甲午宜家乙未入財丁酉丁子千孫戊戌進田己亥大吉孫辛丑大旺壬寅旺人丁癸卯大吉甲辰半年祿乙巳大旺戊己酉位吉壬子吉癸丑大吉乙卯大旺丙辰大吉己未三十年旺入丁癸亥主大利乙酉生貴子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遂月定吉日　正月丁卯己巳戊辰

乙卯。二月。丙寅戊寅己亥己未。酉甲子己巳丙寅、四月戊辰己丑乙卯甲戌。五月癸丑乙丑未。六月壬寅乙卯己亥癸巳。七月庚戌丁未戊戌己未。乙未庚寅乙未　九月辛巳己巳申中乙亥。十月戊辰甲辰　十一月己卯癸卯乙丑丁

十二月乙卯己亥庚寅戊寅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定碌肩日。忌正四廢天賊建破與曆法集成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覽但當避休廢伏段土瘟土忌建破等日臨用之際宜於各月內求天叙編新編備要乙丑旺宅長丙寅主丁卯三年出戊辰旺宅長庚不利入丁壬申不利出丙子大火戊寅不宜長庚辰三年旺長房辛巳進財壬午十二年絕癸未不利入丁丙戌三年旺入丁亥進血財戊子出辛卯百二十日內旺入丙申旺入丙午三年出丁未旺宅長庚戌出旺辛亥大出甲寅太出丁巳旺旺戊午長房辛酉出壬戌進財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總論　定碌肩祭豎造吉日亦可通用論定碌使爲立向修方如用三月豎造則清明前猶二月節若其月有凶神占決不可擇日定碌蓋未得三月豎造山向方道吉神而犯二月凶神矣如前月不利則須與豎造同月但豎造既得吉日則在前定碌難得全吉之日吉多凶少

亦可用然肩祭又輕於定碌故也論肩祭後擬宜向本日三殺方或八節三奇天德月德方

豎造安舍宋曾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豎造吉日　百忌曆纂只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酉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申十日六甲圖又有戊子乙未乙亥三日通前共十三日撮要外有乙卯甲申乙丑庚寅癸卯戊申壬戌七日云半吉具注云若此七日遇黃道天月二德亦可用又有戊寅丙寅壬寅雖非正起造日以月家吉神多故可用也乙酉正六十月猶吉可以上要論若月內無此全吉日須剋擇吉多凶少者用之不可拘遇吉利山向已與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成書纂成書萬曆大全消息三曆會同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豎造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咸聞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造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云白虎曆二。初三。初十、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日係虎頭虎偏害除日並凶。與千金五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　龜己巳天吉利辛未宜田蠶甲戌宜子孫乙亥大富貴己卯宜子一安長甲申宜子孫乙酉大富貴戊子宜田蠶己丑大富貴一云寅宜田蠶乙未大富貴己亥益田宅癸卯大吉。一云主田兵戊申。乙酉宜子孫壬子主大貴乙

卯宜子孫己未大富貴庚申大利宅富貴一云小吉與萬曆錦囊同。陳元靚編玉曆撮要全吉日並與書同右云按三元大曆選出起造吉辰只有十三日並合黃道之日外有甲申乙巳庚寅癸卯戊申戊戌六日在百忌總聖所失按具注三元四神等曆所起造之日以合黃道爲順黑道爲逆今此六日若遇黃道天德吉神更四方乃可用如值黑道雖有吉神亦不可用與尅擇全書同謝天叙編備用己巳富貴辛未二十年旺人丁乙亥大富貴己卯百子千孫甲六月吉乙酉千倉萬斛戊子百子千孫乙未千倉丁酉進田己酉旺人壬子千倉萬斛癸丑富貴乙卯百子千孫己未富貴庚申百子千孫壬戌大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豎造吉日　正月無　二月甲申乙亥乙未己未　三月壬子　四月辛未　五月甲申庚申庚寅戊申　六月己巳甲申庚申、七月辛未壬子　八月乙亥庚寅　九月甲申庚申十月辛未乙未　十一月甲申戊申　十二月乙亥甲申庚申石吉日不犯朱雀黑道建破魁罡天窮地瘟千忌受死轉殺九土鬼冰消瓦解天火獨火次地火火星正四廢陰陽錯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辛未　二月己巳甲申甲戌、三月壬子己巳、四月辛未　五月庚申

甲申　六月己巳庚申甲申七月辛未乙未癸卯　八月辛未乙未己
未　九月己巳乙亥甲申庚申　十月乙未辛未乙酉　十一月庚申甲
申甲戌　十二月庚申乙酉乙亥甲申右五條既據諸曆撰入月下吉日須合
天道不化暴日為佳　僧善晴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正月辛未乙未壬子
乙酉己酉　二月甲戌甲申乙巳乙未　三月壬子己巳　四月辛未乙
未　五月庚申甲申乙酉乙卯　六月己巳庚申甲申乙卯　七月辛未
乙未辛卯己巳　八月辛未乙未己未壬子　九月己巳乙亥甲申庚申
月乙未辛未乙酉乙未　十一月庚申甲申甲戌乙酉　十二月庚申
乙亥甲申　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月辛未　二月辛未己未甲申
三月壬子己巳己亥　四月甲戌辛未乙未乙未　五月甲申庚
六月己巳乙亥庚申甲申　七月辛未乙未壬子　八月辛未乙未
九月甲申庚申乙亥乙酉　十月乙未辛未乙酉　十一月庚申
己巳甲申甲戌　十二月庚申乙　寅先天畫一消吉全書正月
辛未乙未　二月辛未乙未　三集聖曆又有丙寅壬寅亦
吉可用四月辛未　五月庚申萬年　甲申可用六月己巳庚申
七月壬子辛未又有乙未乙未只可　月辛未乙未乙未　九月己
巳乙亥庚申　十月辛未甲戌乙未　十一月庚申萬年曆又有
庚寅壬寅丙辰　十二月乙亥己亥　辛亥與萬曆會同消吉成
書並同先天畫一曆消吉全書正　乙丑壬戌　二月己巳
三月己巳乙亥壬子乙酉庚寅　甲戌乙未乙丑壬戌　五月
甲申戊申　六月己巳庚申己酉甲申戊申　七月辛未甲戌乙未
壬戌　八月辛未乙未乙亥庚寅　九月己巳乙亥庚申甲申　十
戊乙未己未辛未己丑　十一月庚寅庚申己丑　十二月乙亥乙
卯己卯庚申甲申戊申庚寅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正月傳
戊曲星未顯星未祿庫戌玉堂甲金堂辰明堂寅修造並吉　二月傳
星子曲星酉顯星酉祿庫子玉堂酉金堂戌明堂卯修造並吉　三月傳
星寅曲星亥顯星亥祿庫寅玉堂子金堂巳明堂午修造並吉　四月傳
星辰曲星丑顯星丑祿庫辰玉堂丑金堂亥明堂未修造並吉　五月傳
星午曲星卯顯星卯祿庫午玉堂卯金堂午明堂酉修造並吉　六月傳
星申曲星巳顯星巳祿庫申玉堂午金堂子明堂子修造並吉　七月傳
星戌曲星未顯星未祿庫戌玉堂中金堂未明堂寅修造並吉　八月傳
星子曲星酉顯星酉祿庫子玉堂酉金堂丑明堂卯修造並吉　九月傳

星寅曲星亥顯星亥祿庫寅玉堂子金堂申明堂午修造並吉　十月傳
星辰曲星丑顯星丑祿庫辰玉堂丑金堂寅明堂未修造並吉。　十一月
傳星午曲星卯顯星卯祿庫午玉堂卯金堂酉明堂酉修造並吉　十二
月傳星申曲星巳顯星巳祿庫申玉堂午金堂卯明堂子修造並吉　渭吉
秘要正月無　二月辛未吉滿德天星天德貴道天明鳴吠宜符元氣庚
寅吉青龍自慶月空天瑞天福土日七聖英玉富普護萬年土公殺出眾
星青龍伏伴齋星天赦天富天赦　三月無　四月辛未吉天德上吉大明
日明堂貴道嗚吉人獸微天富土公殺凶孤辰入合元日土瘟　五月無
庚申吉月空土日太陽聖救司命貴道無微天皇天官祿庫暴華次
福天明曲星相日益後大利吉期明星凶條鬼如救大陽元日八專
乙巳吉玉堂天月德合上吉土日四相七聖土公殺降星英天戌
堂神在設齋天牢旺相母倉時陽正陽開日少微天庫福土凶重喪
午上朔乙午上朔　七月辛未吉貴天明傳星嗚土公殺卯
在設齋天牢吉基凶八風五虛官劫星　八月無　九月庚申
吉金匱生氣旺相鸞與驛馬福厚時為大賊五行狀　十月乙
未吉天德明堂月恩上吉四相天相大明曲星土公殺神在設
齋天官紫微吉人凶鶴殺天殺天賊　十二月乙亥吉天星土
氣上吉四相七聖曲星客旺傳訟吉人驛馬明堂乙卯貴天
德日月合土日四相七聖神在金月德合凶重星死氣八專
頭百忌曆云起造全吉十三日　戊乙亥乙酉己酉壬子乙
未庚申戊子乙未乙亥人次吉七日己卯甲申己丑庚寅癸卯戊申
總二十日今於內再行逐一推考乙酉乙酉壬子乙卯戊子己卯癸
白見子午卯酉月合四大黃道犯建破魁罡大凶不用只乙卯日在
月有天德黃道可用然亦不可建大殿閣廳堂無傳四顯三星故也
一化中等之屋皆可用夫此七日值他月犯黑道日以黃道為吉黑道為
凶除去七日更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未庚申乙未乙亥甲申己丑庚
寅戊申壬戌總十三日於內有乙亥庚寅戊申三日於辰戌丑未月合黃
道不合犯大星又甲戌乙未二日於寅申巳亥月合黃道亦犯大星他月
黑道凶並不可用再除此五日尚有己巳辛未乙亥庚申乙未甲申壬戌
乙丑八日內壬戌己丑二日於寅申巳亥月合黃道係正月壬戌犯爭雄
受死乙丑犯地柱煞苦四月壬戌犯劫鋒乙丑犯爭雄七月壬戌有月德
日干平吉己丑受死十月壬戌犯大交己丑犯飛廉內己丑十月亦無大

庚寅

吉天恩

卯

甲申

壬戌

吉 七月　吉 八月　吉 九月　吉 十月　吉 十一月　吉 十二月

己丑

凶十惡

庚寅

凶九醜

癸卯

申

壬戌

凶大殺入中宮 天宮六　天中 天宮六 天福 雷火 月火 獨火 水交 外星　大宮六 天福 罪至 災禽 天牢 解星　凶大殺入中宮 天宮六 火交 五行忌　大殺入中宮 桂六 天宮六 龍虎 五行忌 伏星　大殺入中宮 天官 天宮六 解星 五行忌

起造定金立木上梁造月吉凶日寺觀庫店同用　正月戊辰大吉舊有
辛未己未犯大星大交不用　二月辛未乙未不犯黑道魁罡天刑雷火
等大害　三月己巳日不犯諸殺雖值火交却有吉星多可用舊有丙寅
壬寅日雖非正日吉神多合黃道可用　四月辛未日吉一云忌起造用
者更宜審之　五月庚午日不犯破敗狼藉天火雷火吉外有甲申日並
以凶神亦可用　六月己巳庚申日乃十全大吉外有乙亥乙酉己
亥子己卯乙卯日犯黑道死氣雷火月火天火大狼藉最忌　七月
辛未日諸曆並通外有乙未日但可修換又有乙未甲戌乙酉乙酉
乙卯己卯日並犯罡魁黑道大星等凶神皆不可用　八月舊有辛
乙未乙未日係受死並不用　九月庚申日大吉舊有己巳日係
空亡乙亥日係火交並不可用　十月不犯魁罡滅門雷火大禍
等吉舊有乙未日係大殺入中宮　係大星又乙酉乙酉壬子
日並係黑道不用　十一月庚申日有吉神不合黃道只宜
修蓋不利建造一云庚申日忌起造　十二月乙亥乙卯乙卯

日大吉舊有己亥日係大星又與辛
皆不用已上造月吉日並與上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二　二寘

日　諸家選日八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九星擇日百忌曆圖紀日辰係起造辰日

寅申巳亥月　子午卯酉月　辰戌丑未月

府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子己酉戊午　戊申丁巳　丁未丙辰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
丑庚戌己未　庚子己酉戊午　戊申丁巳
寅乙亥甲申癸巳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寅辛亥庚申　辛丑庚戌　庚子己酉戊午

顯
丁卯丙子乙酉甲午　丙寅乙巳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癸卯壬子辛酉　壬寅辛　辛丑庚戌己未

曲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　丁卯丙　丙寅乙亥甲申癸巳
甲辰癸丑壬戌　癸卯壬　壬寅辛亥庚申

扶
己巳戊寅丁亥丙申　戊辰丁丑　丁卯丙子乙酉甲午
乙巳甲寅癸亥　甲辰癸　癸卯壬子辛酉

解
庚午己卯戊子丁酉　己巳戊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
丙午乙卯　乙巳甲　甲辰癸丑壬戌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午己卯酉　己巳戊寅丁亥丙申
丁未丙辰　丙午乙卯　乙巳甲寅癸亥
甲申辛巳庚寅己亥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午己卯戊子丁酉
申丁巳　丁未丙辰　丙午乙卯

曆云起造戌亥作龜金唐大皓切忌此六星不可犯值騰由傳星天吉

黃黑道擇日黃道所臨爲福神仕從起造沒殃侵太歲之神猶不畏況其
諸殺及將軍推之常以天罡訣正七加虛二八寅兩月順行陽位轉還如
三凡使臨辰天罡青龍黃道太乙明堂黃道勝光天刑黑道小吉朱雀黑
道傳送金匱黃道從魁天德黃道河魁白虎黑道登明玉堂黃道神后天
牢黑道大吉玄武黑道功曹司命黃道太衝勾陳黑道右曆云上月子上
起天罡二月寅上起天罡順行得黃道日最宜起造能制大殺俾歷忌神
避之無不吉利捷法道遠幾將通達路遙何日迴歸遇有王進修字使是

爭雄受死 午 子 未 丑 申 寅 酉 卯 戌 辰 亥 巳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造吉節 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露立
冬以上為人元凡起造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 起造吉神黃道
明星大明天德月德天赦月恩天德合月德合上次次吉龍德天德次天
德要安金堂玉堂次玉堂金匱明堂天府天對逆天府天符母倉普護聖
心益後續世執儲微輪天岳顯星幽星傳星已上並大吉天恩不犯甚至
上吉次吉併良天王福德陽德生氣時陽天庫少微司命聾啞貴人紫
閣日月合收日開日定日太陽春夏旦日金星秋冬旦日水星春秋
木星春秋冬旦日幽微星吉慶星活曜星滿德星 起造立柱忌
柱妨家長受死天火次地火尼日陽錯枝定女陰錯枝定母純錯枝定長
之使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陰陽 陰陽俱錯陽破陰衝陽併陰衝
折天聾俠佯已上並忌通 玉堂玉氣亦不可用 天罡河
楓四星滅族亡家若貴者可用月建月破天轉地
魁
轉玉轉妨女人小口天棒妨 二星主大禍大大凶天
溫五行忌二星大忌蠶倉損蠶尼日 併可用魁罡併大凶土

魁九醜大四廢正四廢大殺天刑殺 天罪天雷天隔天牢次
天牢天梁天綱天大雷大月大次土 地囊地殃天地凶敗土
初切 魔猿猪大敗傷刀死刑 中宮黑道官符死氣受死
正 忘羸陸亡土忌同日虛敗 蛇烏長短星四忌四窮四方
星交九坎擊星大星刹星朴星 千星又火星春夏五日消吉
造吉時 庚申日庚辰時屬卯貴道一白夏至後陰遁辰時一白卯
亦吉然九紫屬火兼時遇朱雀不可用夏至前陽遁卯時屬九紫
匱黃道無妨己巳日戊辰時貴道一白多中吉乙未日己卯時祿貴
一白水五符吉多中吉乙未日天干魁己土為財天德在乙屬木未在
亥月在卯日德神當權有氣不避諸凶純善大吉辛未日辛卯時貴道
六白多中吉乙亥日己卯時一白水祿貪紀孤寡多中敗二乙卯日己卯
時祿貴道紀建多中白魁罡多中上有寅巳二時吉魁擇全書論造宅日
撮要云今按三元大曆選出起造吉日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酉乙未
戊子己亥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申此十三日並合黃道月為大利之日
外有甲申己丑庚寅癸卯戊申戊戌凡此六日在百忌總聖所纂亞有得
失謹按具注吉曆三元四神等曆所載起造之日以合黃道為順以合黑

道為逆今此六日若遇黃道天德吉神更得方道造作乃可用之如值黑
道雖有吉神亦不可用 萬曆大全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 架屋吉日 甲
子乙丑乙巳壬申一云凶 癸酉己亥辛巳戊子庚寅乙未丁酉庚子壬寅
癸卯甲辰乙巳壬子癸丑乙卯庚申與魁擇全書萬曆大全三曆全同並
用六甲圍有丁丑己卯甲申乙酉丙戌己丑辛卯癸巳戊戌辛丑丁未戊
申己酉庚戌辛亥丁巳己未辛酉壬戌癸亥玉曆撮要又有戊寅餘日同
先天撮要畫一曆消吉成書全書並有壬辰餘日與曆法統宗同又云土
王季架屋上梁吉忌辛卯壬辰係忌日當審用上官宸編壹司妙纂選
龜遂月架屋吉日 正月丁卯戊辰 二月丙寅戊寅辛未 三月
丙寅 四月戊辰 五月乙未癸未 六月壬寅乙卯己卯 七月
辛卯戊戌 八月丙寅庚寅戊辰 九月辛卯己巳乙卯 十月辛
戊辰甲申 十一月乙未乙卯 二月乙卯庚寅乙亥右係永
起造日相連並置架屋 撰萬曆會同正月丁卯己
曆
乙乙 二月甲戌辛未己己 丁巳己丙寅丁酉癸巳
四月乙丑辛卯 五月庚辰辛巳 癸酉子酉戊申丁巳
七月乙丑戊戌庚戌丁未乙未 八 癸丑壬辰癸巳己亥

九月甲子庚寅癸酉壬寅辛巳庚午 乙丑癸酉壬辰辛酉
十一月甲戌辛未己丑戊戌戊辰 一月癸酉戊寅丁亥丁
酉 寅孫畫一曆消吉全書 畫一曆消吉全書又選正
月 乙未酉甲戌癸丑 二 三月己巳癸酉乙亥辛
寅子酉壬寅乙巳壬子 四月 辛巳乙未庚子癸卯甲辰癸丑
五月甲辰庚申乙亥辛巳壬寅 六月甲子己巳壬申辛巳乙巳
七月乙丑乙未癸卯甲辰癸丑 八月乙亥庚寅乙未庚申 九
己壬申乙亥辛巳乙巳庚申 十月乙丑乙未甲辰癸丑 十一月
丑壬申壬寅癸丑庚申 十二月乙亥庚寅壬寅癸卯乙卯庚申劉宗
孟編曆法統宗遂月架屋吉日 正月丁卯己未乙卯 二月甲戌辛
未己未乙亥吉 三月甲子乙巳丙寅丁酉癸巳吉 四月乙丑辛卯吉
五月庚辰辛巳己未吉 六月丙寅癸酉丁酉戊申丁巳吉 七月乙丑
戊戌庚戌丁未己未吉一本有戊申玉曆撮要有丁卯 八月乙丑壬辰
癸巳己亥吉舊有癸未係受死癸丑係大殺入中宮不用 九月甲子癸
酉辛巳庚申大吉舊有庚寅壬寅係受死不用 十月乙丑辛酉癸酉壬
辰辛未吉 十一月甲戌辛未乙丑戊戌甲寅吉舊有戊辰丙辰係死氣

不用　十二月甲寅丁亥戊寅戊申吉。舊有癸酉丁酉係受死不用。乙上
是月吉日並與玉曆樣要同。忌日辛未辛卯壬辰丙申。畫一。涓吉全
書。赴修全書選擇成書寳成書萬曆大全五月。又云六甲圖內有庚午丙
子。丁亥甲午丙午。玉曆樣要五行忌春甲乙夏丙丁秋戊己冬壬癸。赴居
架屋營造並忌魁天杭。編涓吉成書備宗正曆忌日春申夏寅秋巳冬亥。
謂鬼神空屋宅日不宜造作。涓吉全書同。宋曹珍編陰陽寳鑑赴擇通書
總論　論修造先看作主行年得利用運白壬運例四吉年月次看山家
運。正陰府太歲不赴山頭淨天空亡州縣官符占舍位並忌開山立向
羅睺。正忌立向次論月家飛宮州縣官符忌開山立向。又論山家墓
府太歲月日時忌赴山。如山家官符巡山大耗穿山羅睺山家朱
忌開山吉星到能利。但用通天竅走馬天罡六壬天府經星馬
為主。赴擇利宜年月。蔡氏三奇　求馬貴人諸家鸞駕帝星若有
同到並照山向以佐其吉　選吉日具於本畫日執耕見
論倒堂竪造赴擇年月。以　一同若在前元有舊宅淨
無存者謂之倒堂竪宅。以　出火避宅俟工夫完備
月入宅歸火。如倒堂修並　之　論先造內堂後造

家修造內堂完備已歸　選廳廨只用修方向擇
正陰府太歲　上亡巡山羅睺及月家
猶須忌之。　論緊　神殺凡修造已避宅出火
神殺只忌開山立向出　之月其月有州縣官符飛入
月竪造不妨止忌當日過六　凡官事如有已上山神又須
戶月白入宅歸火　論工力未辦先竪柱應日子凡小可人家竪造
力未辦而竪造日子補造修木料未完宜擇吉日先竪造一間以
以後造接工夫逐日竪柱亦無妨也　論折屋蓋屋泥飾舍宇附
稅後　論入山伐木起工架馬定磉扇架與後竪造宅舍吉日通
用　論新立宅舍雜造日凡作廚竈廨廁豬欄雞栖牛欄馬坊周四雜屋
推擇吉日若舍宇遭火盡七日內擇日起工竪造若山向不利先造横室
位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移宮法　凡坐宅作宅如於身命年月使其
方吉利則作之為善如或不利與人事不便而必欲作則如何此當遷居
而去取其方使利使可也其遷居而宜用出宅法求月日之吉更用遁甲
取三奇並三門以出之取其方使利者使遷居之處視其所作之方為吉
利是也假如於身命年月利作宅不利震則當遷居而東既居於東則自

其居視所作之方昔為震者今於兌矣此作之無不可如遷來之居不利
或無以居又如何此又當別擇可遷之居修取其方使利使可也假如乎
家利使於東南則遷其居於所作之西北自所居視之則昔之為震者又
轉而為巽矣作之無不可作既成欲入居之日宜用入宅法出入宅法廣
濟曆中事術具有入宅法更當求日月之利亦須用遁甲以入之大要自
衰入旺自囚入吉自衰入旺者如宅運與日時屬金即自子寅之地入巳
酉生旺之方之類是也自囚入吉者如自死於門入開生門之類是也蓋
未得其利而必欲入則又當再遷居必取其方使利而後入其新為
宅入宅並如此法若宅旁為他人所作犯亦宜用此法消息避入
作方始終法凡所作止在一宮選擇周易如遷移數宮有吉有凶
向此當首吉宮而作之自凶遷及不利之宮休無害也此猶與遷者
而工作未辦且暴進以竈　自此常遷以作之周無不可
工斷手須所禧德之方　一若基地起工拆卸之類具
自可選用此等煞一　凡是稍通利可矣若欲基
可用時白黃道遁
陰陽寶鑑赴　竪造宅舍　先論

利待新日歲內　吉日立符使請起祖
出避吉方起工　大寒五日後擇日起
前擇日竪造如開　年月赴山家及歲月諸
之日。請起祖先福神　入宅已後節次用工俟工夫
山向得利或歲除方可擇日　來香火　論歲官交承備作
每年交大寒中氣五日後擇日用工備作方道並立春後二日主
歲月交承之次並不問方道吉凶神殺如立春交節已過二日則
神方位已定不可脩作如方位無凶神修作不妨　論歲官交承
營如破損修營舍宇依前修作例更用倫修日辰尤吉選擇成書
寳成書並同。
避宅出火宋曹珍編陰陽寳鑑赴擇通書出火吉日　己巳辛未丁丑戊
寅己卯甲申乙酉戊子甲午乙未己亥己酉壬子癸丑乙卯乙未曆法集
成作己丑庚申以上赴擇一覧曆纂千金玉並同甲子丁卯甲戌乙亥丙
子壬午天德月德黃道上吉遁前與律法集成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
要己巳遁財辛未遁財丁丑並吉戊寅大旺吉己卯大吉壬午三月吉
甲申大旺入丁乙酉入財戊子入財甲午入財吉乙未大吉己亥並吉利

己酉人財壬子旺大吉癸丑五音吉乙卯五音大利乙未五音入財庚申
大旺入丁出火凶日甲子凶乙丑殺三人丙寅主失財丁卯六日進財戊
辰哭聲庚午殺長子壬子口舌凶癸酉殺二人甲戌六十日進財乙亥主
失火丙子大凶庚辰殺子辛巳殺三人癸未百日殺人丙戌殺人丁亥進
財己丑三年絕庚寅六十日凶辛卯六旬失財壬辰招病癸巳失財口舌
丙申失財丁酉殺人戊戌主口舌庚子不利人丁辛丑敗亡壬寅口舌癸
卯口舌甲辰不利乙巳不利丙午不利財丁未六十日哭主戊申損牛羊
不利宅大凶辛亥殺三人甲寅招口舌丙辰口舌丁巳進財戊午不利
月凶壬戌殺人癸亥進財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避宅出
六壬避年出火法寅申子午年丑未年亥卯酉年辰戌年
巳亥各隨年上起天罡順尋勝光傳送神后功曹四吉星照何方
出避吉。如不合六壬出火 擇不可拘定新編備要云過
吉即吉。可出火君遇其 以占值則又當別擇宋曹珍
剋擇通書月吉方 月德月空三奇方出避僊
要剋擇一覽壬申 寅申子午月龍鄉丑
己亥月未牛上取 未卯酉卯尋羊上是出

例丑五七十一。 六十二月寅起天罡四
月中起天罡 罡過勝光傳送神后功
出火大吉。天罡 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神
大衡宋曹珍編陰陽 通書總論。論避宅出火吉
移徙吉凡。可以通用。論 法避宅是回避命星出火是
光福神香火。經云。出火皆 入命星或因日月逢修營或因就枉
故移家口暫居停。令人習此作常儀小小修營亦用之土木犯輕
此理時師那得知。小可修營不動中宮須少幾以待得利年月不
出火吉人云。出火易歸火難也。論倒堂出火避宅法或倒堂盡
拆去舊宅於吉方造小屋子謂之權移蓋因盡淨拆去別無存着故不
得已移家口就吉方而避之仍起符使擺下祖宗福神香火同歸一處祀
養俟修造完備擇日移符使同歸光福神香火入宅最忌命龍入土其法
詳見修作命殺論出火避宅不問方道法若修造作主人眷或在一百步
之外空閑屋內出避則不問方道。論不出火避宅法如在前元有舊宅
安歇人眷就舊宅住近新造堂廳廊屋並所造之屋雖隔池塘園地與舊
宅相近謂之土宮修方。不必出火避宅於舊宅中宮置羅經格定方位視

所修之方年月並無緊殺却可起符修造若所造堂廳廊屋向後要安庋
人眷須開山立向年月日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凡人修造若起
中宮併倒堂修山向者則有出火若止修方向不動中宮者不必出火失
入宅歸火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入宅歸火吉日　甲子乙丑丙
寅丁卯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丁丑癸未甲申庚寅壬辰乙未庚子壬
寅癸卯丙午丁未庚戌癸丑甲寅乙卯己未庚申定直天德月德天恩明
黃道母倉天德合月德合上吉次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有癸酉己卯
酉己亥丁巳辛酉辛亥滿成開日餘日與剋擇通書同劉宗玉曜
宗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庚午丁丑戊寅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
甲辰丙午辛亥癸丑丙辰丁巳壬戌以上入宅移居吉己巳辛
酉甲戌乙亥己卯庚辰甲午 酉乙亥庚子丁未甲寅辛酉以上入
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 吉乙酉乙卯戊午乙未庚申
撮要云。入宅移居書 纂十七五同六龍曆初一
五日吉。餘日 嶠玉曆撮要畫一清吉全
曆法就宗同。 楮月忌五堂天開滿
法就宗五運入 收開日吉。金宅宜丁

癸酉乙酉辛酉 火癸亥辛亥乙亥甲子
寅申寅乙卯癸 吉　水宅宜丙申庚申
壬子戊子己丑日 作丁酉戊子火宅宜丙寅
卯辛卯乙卯乙巳癸 乙丁巳庚午壬午丙午甲午
土宅宜壬申甲申丙 木酉乙酉丁酉己酉乙亥辛亥
吉
子戊子丙子庚子日吉與 法集成同又云以上入宅日與六甲
不同上官寰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成書賽成書並有丙辰餘日
就宗同萬曆撮要有丙申辛酉餘日與曆法就宗同謝天叙編新
備要乙丑進財吉己巳富貴庚午十二年吉辛未旺子孫壬申旺
丁丑大吉戊寅旺子孫庚辰旺人丁乙酉進田財戊子旺人丁庚寅旺
人丁癸巳旺吉甲午入財吉乙未五音利丁酉旺田蠶己亥進財壬寅富
子孫丙午大吉戊申旺人丁壬子富貴乙卯大旺人丁丙辰吉利己未宜
財庚申富貴辛酉大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入宅吉日　正月癸酉
丁酉上吉　二月乙丑辛未甲申癸未丁未己未次吉　三月癸酉丁酉
上吉　四月甲子庚子庚午上吉　五月甲申上吉外辛未乙未次吉
六月甲申庚申上吉外丙寅甲寅乙亥次吉　七月甲子丙子上吉

月乙亥上吉外乙丑壬辰丙辰次吉　九月癸卯辛卯上吉外庚午丙午
次吉　十月甲子庚午上吉　十一月甲申庚申次吉、　十二月丙寅甲
寅上吉外甲申庚申次吉右上吉日不犯牢日獄日伏樑九刑伏罪不舉
刑獄建破魁罡勾絞歸忌月厭九醜離窠天瘟天賊往亡受死披麻轉殺
天火獨火冰消瓦解火星四忌五窮正四廢九土鬼陰陽錯大殺入中宮
收平日外次吉日上官震編壹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甲子丁未丁丑
乙丑丁丑癸丑　三月甲寅乙巳丙寅　四月乙丑丁丑辛卯　五
戊寅乙丑。　六月庚寅甲寅乙酉　七月癸卯庚午辛未　八月
寅。　九月丙午辛酉庚午　十月乙酉辛未甲戌　十一月
庚申。　十二月庚寅甲寅辛卯　右曆取天德月德月忌貴建方
伏段赤口四廢土瘟僧墓　曷平月集要魁擇一覽正月甲子乙
未辛未　二月甲戌　一丑甲寅丁丑　三月壬子丁
甲寅　四月辛丑　丁卯辛卯　五月乙丑丙
六月甲寅　一卯　七月己巳癸卯丁
八月丁未立　庚寅　九月丙午丙
中。　十月　庚戌。　十一月壬寅

申。　十　丙辛卯庚申余元祥編
壬丙　庚辰　二月乙未乙丑
一月丙　寅壬寅丁巳　四月乙未
五月乙　丑甲申庚辰　六月甲寅
巳亥辛亥甲申　乙辛未戊戌庚戌甲戌壬辰癸
乙亥辛未癸未辛亥戊　壬庚子　九月壬申甲申辛亥乙
丙午。　十月乙未丁未乙未辛未甲子庚辰甲戌　十一月
丁未乙丑丁丑癸丑。　十二月庚寅甲寅丙寅庚申戊申
丘延翰撰萬曆會同正月辛未丁未壬辰丙辰　二月乙丑丁
癸丑　三月丙寅庚寅壬寅乙巳　四月庚午甲午丙午癸卯　五月
甲申庚申庚辰甲辰　六月庚寅甲寅丁酉癸酉　七月甲戌戊戌庚戌
八月乙亥辛亥癸未辛未丁未。　九月壬申甲申庚申甲午丙午　十月
甲子庚辰癸酉戊子壬午甲午　十一月乙丑乙巳甲戌癸巳戊戌辛亥
十二月丁卯乙亥乙亥庚寅辛亥甲寅與先天畫一曆消吉全書三曆全
同並同先天撮要畫一曆正月丙辰丁酉丁未　二月乙亥乙亥　三月
丁巳丁酉癸酉庚寅壬寅乙亥　四月庚子丙辰甲戌庚戌子卯乙卯癸

卯丁卯庚午　五月乙丑癸丑丙辰辛未庚申　六月甲申庚申癸酉丁
酉丁巳癸巳　七月庚戌丁未乙未癸未己未丙辰　八月庚申乙亥己
亥庚戌庚辰　九月丙午庚午庚申甲申乙亥己亥　十月甲戌庚戌甲
午丙辰癸酉丁酉　十一月子未癸未消吉全書作癸巳　十二月庚寅
甲寅丙寅庚午庚申以上逐月吉日與消吉全書同劉宗玉編曆法統宗
逐月入宅移居吉凶日到官命移曾同正月壬辰丙辰丁未辛未不犯歸
忌大敗天太天雷等殺吉　二月乙丑不犯天火天雷火歸忌吉舊有丁丑
殺入中宮不用　三月丙寅庚寅壬寅丁巳乙巳不犯歸忌很
四月癸卯申午丙午庚午不犯歸心狠藉等殺吉一本有戊
申甲申不犯諸凶殺吉舊有甲辰犯大殺入中宮又十惡不
甲寅庚寅丁酉癸酉不　雷火月太月厭狠藉等殺吉
庚戌不犯歸忌　月乙亥辛亥癸丑不犯虛
丁未辛未癸　又死不用又癸丑會要曆入
甲申庚　耗雷火等殺吉　十月甲
酉不犯　十一月乙丑丁丑
戊出百　星不日保萬通正吉

十惡　戊戌亦犯十惡辛亥犯
亥辛亥不犯歸忌天窮
選擇備用萬曆便要　吉凶
魁擇通書　入宅歸火凶日
充陷日子午頭日披麻殺物
賊正四　兩定破收平日拜見日吉凶神水
忌又忌大殺白虎雷霆白虎其日占中宮選擇通書
曆法集成　忌乙巳日滅沒日餘忌與魁擇通書同伏
壬寅室。卯女辰箕巳房午角未張申翼戌胃亥壁正四廢
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　四忌五窮　春甲
子乙亥夏丙子丁亥秋庚子辛亥冬壬子癸亥　九土鬼　乙酉癸巳甲
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　九醜　己卯壬午乙酉戊子辛卯己
酉壬子戊午辛酉　大殺入中宮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
離窠　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
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　火星凶日　寅申巳亥月　己丑甲戌癸未壬
辰辛丑庚戌己未　子午卯酉月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

辰戌丑未月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

入宅凶甲申 移居凶　陳元靚編正曆撮要忌張籍天敗天火空宅滅沒黑

道月厭歸忌往亡破日凶害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天殺入

中宮最忌入宅 又忌　李月開日僧善晴編午月集要趖擇一覽人民

離日　戊寅己卯 餘與曆法集成同 謝天叔編新編年月備要甲子凶丙

寅不利 丁卯大凶 戊辰不利人 癸酉殺女人 甲戌殺人 乙亥不利 丙子大

乙卯殺五人 辛巳殺七人 壬午大凶 癸未殺人 甲申五子大凶 丙戌五

五子大凶 己丑殺宅長 辛卯大凶 壬辰大財 丙申殺人 戊戌

丑殺五人 癸卯殺三人 甲辰不利人 乙巳人受殃 丁未

戊辰殺人 辛亥大凶 癸丑不利 甲寅不利 丁巳大凶 戊午

壽夫凶

入宅凶

八	巳		
九	未	子	午
十	酉	寅	丑
十一	亥	辰	寅
十二	丑	午	子

										披麻	死氣官符	空宅吉彡	建日	破日	收日
								巳	寅	子	午	申	寅	申	亥
						卯		子	巳	酉	未	申	卯	酉	子
					丑	午	卯	丑	申	午	申	申	辰	戌	丑
				寅	申	酉	寅	申	亥	卯	酉	寅	巳	亥	寅
						子	丑	卯	卯	子	戌	寅	午	子	卯
						卯	子	戌	午	酉	亥	寅	未	丑	辰
					巳	午	亥	亥	酉	午	子	巳	申	寅	巳
		申	未	午	子	酉	戌	午	子	卯	丑	巳	酉	卯	午
寅	申	巳	寅	丑	未	子	酉	未	辰	子	寅	巳	戌	辰	未
丑	丑	亥	申	申	寅	卯	申	寅	未	酉	卯	亥	亥	巳	申
子	午	丑	卯	卯	酉	午	未	酉	戌	午	辰	亥	子	午	酉
亥	亥	卯	酉	戌	辰	酉	午	辰	丑	卯	巳	亥	丑	未	戌

干日	陰錯	陽錯
巳	庚戌	甲寅
午	辛酉	乙卯
未	庚申	甲辰
申	丁未	丁巳
酉	丙午	丙午
戌	丁巳	丁未
亥	甲辰	庚申
子	乙卯	辛酉
丑	甲寅	庚戌
寅	癸丑	癸亥
卯	壬子	壬子
辰	癸亥	癸丑

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宅移居吉節　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露

以上為人元。凡移徙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　入宅移居

長安天德月德月德合陰陽合天赦上次吉併良天恩不化

良。月恩次天德龍德文德金堂玉堂次玉堂普護聖

心堂。金匱司命生氣驛陽天官聖堂天福獄鑰福德天

顯星凶

星伏冬仙日。寶幡沒斯　入宅

陰陽交破陰陽衝破陰陽衝

江氣亦不可用。天罡河魁

轉殺殺人陰私 妨女人

大死氣死別九醜 大山

陽天雷天羅天狗次

大敗罪至獄青月厭

閉日四方耗五墓交

凶。　己

擇宅謝宅吉日

吉用。入宅儀式。凡入新

聖堂前供養。當入之時宅長

將絲帛金種以次男女各執珍

入至中庭設席，備香燭，宅長隨意

禱祝。香祭門竈及諸神以求福祇，庇佑則人宅永安而

亦各執物不可

依要用　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叢書初入新宅日令兄

人將水。一人將火。一人將釜及錢財五穀。次一人將金種一人牽牛

人將米粟上着錢物珍寶。次家長右手執香爐，左手執五穀。次一人將

雜物錢。次一人將瓶內貯五穀並飯。次宅母心前帶鏡，次第相連，行入中

庭，鋪席以前所將物色並安席上。然後宅長并門兒四富貴鄉鄰向井并

甘果香，向天禮是酒粮，向堂并歌舞無缺，四季萬倍倉庫餘糧錢財巨萬

牢牲並壽。人口長益，子孫滿堂，壽命無疆。急急如律令。宋實珍編陰陽寶

鑑趖擇通書總論　論入宅歸火移徙吉日亦可通用論入宅歸火歸火

有移祖先福神香火入宅其法先看修造作主年命其年得例四年月利
用運白虎得通天竅運武六壬諸運若合例四吉年月並不拘諸家運又
須山向合得通天竅走馬六壬年月內吉神方有應救又看浮天空亡會
位州縣官符此占山向惟忌山羅睺但忌立正向之處次看月家飛宮州
縣官符不占山頭立向中宮却宜入宅歸火又取其月天月德天月合方
併諸吉方入　論入宅法　山向中宮並無凶殺惟正向大門徹有凶神
月將閒正門從左右作小門出入或閒橫門出入或倒土符使安祖先
暫注吉方伏凶神過後正向得利別擇吉月吉日或歲除正初
入祖先祖神香火隨符使祀奉還閒正門無妨　論歸火
帶吉時家主先移五先福神香火隨符入宅俗謂隨茅先
擇吉日同　曰方入宅如竪造日日不先移香
人若竪造其日雖吉却犯歸忌
之月飛宮州縣官符在中宮
五月滿日李閒閒日十一
司不宜入宅歸火如用
入橫門未往俟其日半

春中夏寅秋巳冬亥不
在中忌入宅歸香火
用法令在丹具出諸曆書
黎月忌明堂安舍閉滿成收
火狼籍空宅離寨特殺大殺
本命求之若得祿為官貴互換
續
在智巧善推之耳借善靖編年月
頌先看宅
年運氣曲居運宅神逢土旺墓大
口得利不犯凶殺如合三奇命星四利中太陽太陰龍德福德
月有小神殺可以壓次取方向不犯官符三殺等項如得天月二
德方四書星方即為大吉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宅主正例凡入宅移
居以月將加宅長宅母小運行年上看本音大墓為宅長并田宅小墓為
宅母宅神為子孫宅命為新櫃大生為六畜己上若遇寅申子午為大利
遇辰戌丑未為損宅長巳亥殺六畜卯酉損小口丑未生公事又云寅年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三十九

二質

日 諸家選日二十五

胎產辟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修置產室日　宜月空黃道建平滿成收
閉日　魁擇通書　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安置產室吉方　陽月宜天
德方陰月宜月空方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藏胎衣法　宜於一
百二十步之外埋藏　書並不問吉山方道曆法集成同
上官蒙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藏胎衣吉方

	天德方	月德方	月空方	生氣方
正	丁	丙	壬	子
二	坤	甲	庚	丑
三	壬	壬	丙	寅
四	辛	庚	甲	卯
五	乾	丙	壬	辰
六	甲	甲	庚	巳
七	癸	壬	丙	午
八	艮	庚	甲	未
九	丙	丙	壬	申
十	乙	甲	庚	酉
十一	巽	壬	丙	戌
十二	庚	庚	甲	亥
	宜藏胎衣吉	宜藏胎衣吉	宜安產室吉	廣濟宜胎衣

曆法統宗選擇成書寶鑑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選擇易見並同玉曆撮
要云陽月月空干陰月月德方餘方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

小兒剃胎髮吉日　宜天德月德福生益後續世
借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壬申乙亥甲申庚寅壬寅甲寅乙卯辛卯
庚申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小兒斷乳日　宜用卯日收滿成伏斷等日大
吉　剋擇通書曆法統宗選擇元龜選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
玉曆撮要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胎女子借地步法　東借十步南借
十步西借十步北借十步上借十步下借十步右此中產婦某氏安居無
所妨礙無所畏忌諸神擁護百惡遠去急急如律令以上借地法入月一
日卯寫一本貼於產婦床後壁上主　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易見三曆
會同並同選擇元龜同又云壁方之中四十餘步安產借地恐有穢污或
有四海神王月遊將軍白虎夫人遠去十丈軒轅招搖高十丈天符地
軸入地十丈今此空閑產婦某氏安居無所妨礙無所畏忌諸神擁護百
邪速退急急如律令敕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生子所向方　子午卯酉日
向西南　辰戌丑未日向東南　寅申巳亥日向西北並吉　選擇元龜選
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玉曆撮要選擇易見並同藏諸穢污方　住宅
吉方上或月空上先作一坑子待事畢蓋覆應傾浴兒水不得向太歲十
二年無子右安求藏衣蓋穢並於室內分布方法取其吉地　選擇成書

三曆會同上曆撮要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歲書安產母床帳選

集正曆云於月空方大吉又云陽月月德方陰月月空方選擇寶歲書選

擇書二曆會同上曆撮要並同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山方	床	戶	門	竈	身	床	碓	廁	門	房	爐	床
六甲胎神	房	窗	堂		床	倉	磨	戶	房	床	竈	床

日 四季傷胎殺 春子午 夏丑未 秋辰戌 冬巳亥

山 六甲胎神 子午碓 丑未廁 寅申爐 卯酉戶門 辰戌雞栖

方 巳亥床 甲巳門 乙庚磨碓 丙辛廚竈 丁壬雞栖 戊癸房床

已上神殺月日所值或占床戶門竈房碓等切忌修整凡注喜有孕即合捨曆書視月日避忌犯之主損身孕年月備要所載李從之云昔有人戊日於房中釘換門斗當夜果損身孕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易覽並同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胎神遊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床	戶	門	竈	白身	竈	子方	廁	門	戶	竈	床

選擇歲書寶歲書選擇統書三曆會同並同上曆撮要十月在爐餘月同

又一云若胎神所在切忌外遠主損胎

余元祥編曆纂千金寶

月山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甲胎神	床	戶	門	竈	身	竈	碓	廁	門	戶床	爐	床
	床	房	帳	爐	帳	門	壁	廁	碓	爐	房	床
六甲遊竈	竈	戶	門	廁	廨	竈	倉	倉	門	戶	竈	四季

六甲與剋擇通書四季傷胎殺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胎神 正月床一云房及酉方二月戶一云窗及未方三月門一云堂及巳方四月竈一云卯方五月身一云丑方六月竈一云君座及亥方七月子方一云碓座及巳方八月廁一云窗戶及未方九月門一云房及酉方十月戶一云卯方十一月竈二云爐及丑方十二月床一云房及亥方選擇元龜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易覽並同萬曆撮要六甲孕神月兩

郭瑞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日遊神所在之方揀時曆云不宜安產室婦人合設床帳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在房內北戊戌己亥日在房內中庚子辛丑壬寅日在房內南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在房內東 癸卯日在房內西 戊申日在房內中 己酉日出外遊四十日選擇元龜選擇

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並同凡產人云遊神在房內產婦切忌安床換帳釘重物於房內注陰胎凶修置產室忌日 忌天賊土瘟曆法集成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安產室忌日 正月辰逆行十二位名衆鬼日正月卯逆行十二位名立鬼日正月子二月酉三月未四月申五月巳六月辰七月卯八月寅九月丑十月午十一月戌十二月子為卧尸日又死氣天罡河魁傳送日不宜安產室凶又日遊神常以癸巳至戊申十六日占中宮至己酉方出外凡遇其在宮十六日宜於房內安房生產玉曆撮要同產母忌食 凡妊娠經五箇月食兔肉缺唇食雀肉兒雀盲食鴨子兒倒生食鱉肉兒項短食驢肉兒過月食乾薑蒜墮胎不安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易覽三曆會同並同胎婦九宮忌方 十四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歲忌艮方十五二十四三十三四十二歲忌離方十六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三歲忌坎方十七二十六三十五四十四歲忌坤方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歲忌震方十九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歲忌巽方二十二十九三十八四十七歲忌中宮二十一三十二十九四十八歲忌乾方二十二二十一四十四九歲忌兌方 右如胎婦十四歲忌在艮方修作移徙 十三位山神忌方 軒轅大時兵時豐隆雷公招搖咸池白

虎狂虎天候天狗夫人運鬼力士 右十三位山神不可於其方修作移徙令兒受疾雖各有禳法不若不犯為愈也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枝崔氏產論婦人以產為大厄須知方術可逐月作產圖致於卧閣正北壁上臨產起向隨節氣更換及着衣坐卧月遊神直產室吉凶大忌宜向生氣背閉肚等神方吉更有安床易帳最要避忌胎神遊方切不可違作興動極為利害今具列于後 產婦着衣卧起日首吉所須所指也

甲乙日產宜着黑衣忌白衣卧忌西首起日忌庚辛 丙丁日產宜着青衣忌黑衣卧忌北首起日忌壬癸 戊己日產宜着赤衣忌青衣卧忌東首起日忌甲乙 庚辛日產宜着黃衣忌赤衣卧忌南首起日忌丙丁壬癸日產宜着白衣忌黃衣卧無避忌起日忌戊己選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並同產母行年方位禁忌斷例 生氣行年產婦宜向之坐卧及產帳向之開門大吉 禍害行年值此不得在其方產又不得向之大小便背之吉 絕命行年值此不得在其方產又不得向之大小便背之吉 閉肚臨月至滿月不得向之大小便及棄不淨水慎之大吉 八壯行年臨此方產母安床帳不得向之開門慎之吉 反支行年又遇此月即犯厭上用牛馬及草旬令血污地吉 懸尸行年又遇此日產不得攀繩宜懸馬轡攀

之大吉令逐一排行年吉凶方于後按右件七神詳斷吉凶

產婦行年宜忌方法

訣斷見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歲 戊午	宜着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三月九月	寅申日
十六歲 丁巳	宜着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四月十月	丑未日
十七歲 丙辰	宜着黃衣	艮	震	坎	乙	庚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十八歲 乙卯	宜着黑衣	乾	坎	震	丙	丁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十九歲 甲寅	宜淺色衣	兌	巽	離	丁	丙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二十歲 癸丑	宜着黃衣	巽	兌	坤	庚	乙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二十一歲 壬子	宜服黃色	坤	離	巽	辛	甲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二十二歲 辛亥	宜服赤色	離	坤	兌	壬	癸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二十三歲 庚戌	宜服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二十四歲 己酉	宜着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二十五歲 戊申	宜服黃衣	艮	震	坎	乙	庚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二十六歲 丁未	宜着淺色	乾	坎	震	丙	丁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二十七歲 丙午	宜服淺色	兌	巽	離	丁	丙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二十八歲 乙巳	宜服黃衣	巽	兌	坤	庚	甲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二十九歲 甲辰	宜黃衣卧	坤	離	巽	辛	乙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三十歲 癸卯	宜赤色衣	離	坤	兌	壬	癸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三十一歲 壬寅	宜黑色衣	坎	乾	艮	癸	壬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三十二歲 辛丑	宜服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三十三歲 庚子	宜黃衣卧	艮	震	坎	乙	庚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三十四歲 己亥	宜服黃色	乾	坎	震	丙	丁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三十五歲 戊戌	宜淺色衣	兌	巽	離	丁	丙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三十六歲 丁酉	宜黃衣卧	巽	兌	坤	庚	乙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三十七歲 丙申	宜着黃衣	坤	離	巽	辛	甲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三十八歲 乙未	宜赤色衣	離	坤	兌	壬	癸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三十九歲 甲午	宜着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三月九月	寅申日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

崔氏生產禁忌法　女人以產為大厄須知方術免見辛苦將產之時切須忍耐小心不可急性或不能低心忍耐而忙亂則自害性命只在片時如偷生之女未有死者只能忍之及無外人知凡產時切不用報人知恐令產母加添外禍心中憂怕生死不知因此喪命不難選擇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產母坐草禁忌鋪草及氈褥勿令血汙地吉如遇行年反支在月遇之鋪灰牛馬驢皮及鋪草在地即須曰　鐵鐵湯湯非公所當是王壹言得之銅壹言得之鐵母子相生俱蒙鐵急急如律令勅貼未從兀好選擇元龜同

四季六甲忌方名遊胎殺修造主孕女之凶　春忌子午方　夏忌丑未方　秋忌甲庚方　冬忌巳亥方選擇元龜同

逐月產母忌向方忌月下山方生產

	雷公	招搖	咸池	軒轅	大時	吳時	豐隆	白虎	狂虎	天狼	天狗	夫人	運鬼力士
正	寅	寅	辰	卯	卯	辰	辰	戌	午	申	辰	酉	艮
二	亥	卯	丑	子	子	未	未	亥	酉	巳	巳	戌	乾
三	申	辰	戌	酉	酉	戌	戌	子	子	寅	午	亥	坤
四	巳	巳	未	午	午	丑	丑	丑	酉	亥	未	子	巽
五	寅	午	辰	卯	卯	辰	辰	寅	子	申	申	丑	艮
六	亥	未	丑	子	子	未	未	卯	卯	巳	酉	寅	乾
七	申	申	戌	酉	酉	戌	戌	辰	子	寅	戌	卯	坤
八	巳	酉	未	午	午	丑	丑	巳	卯	亥	亥	辰	巽
九	寅	戌	辰	卯	卯	辰	辰	午	午	申	子	巳	艮
十	亥	亥	丑	子	子	未	未	未	卯	巳	丑	午	乾
十一	申	子	戌	酉	酉	戌	戌	申	午	寅	寅	未	坤
十二	巳	丑	未	午	午	丑	丑	酉	酉	亥	卯	申	巽
	犯之令兒頭悶肚脹用三曆家向作祥於產處鎮之吉	犯之令兒驚空取下吉用滴及鮮於產處謝之	犯之令兒口噤不吉用滴及草肉於產處謝之吉	犯之令兒驚吐宜取桑枝六寸埋於產處乃吉	犯之令兒肚脹不利用鯛於產處謝之又以大豆一升投井中吉	犯之令兒驚吐疼用馬鯛五寸於產處謝之又以鯉魚白豆五枚埋吉	犯之令兒[illegible]寒下熱以白豆二枚於產處謝之又以黑豆二斛投井中吉	犯之令兒驚啼不止用[illegible]一[illegible]三牲產處謝之吉	犯之令兒驚啼用帶鎮於產處謝之吉	犯之令兒脈脹驚服用白兔二頭於產處謝之吉	犯之令兒[illegible]業面變用三家肉又[illegible]數產處謝之吉	犯之令兒吐吐腹脹用草脯二枚[illegible]不一升產處謝之吉	諸曆書無說已上併與選擇元龜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催生符四道

魘　幽　[illegible]　[illegible]

催生符四道並用朱砂書燒為灰和乳香水與產母服之選擇賽成書選擇新書三曆會同並用

諸藥方

治難產用黃葵子四十九粒細研以酒投服　又方將產時先脫產婦所着衣籠竈上即易產又胎衣易下

又方治難產或五七日不分娩或子死腹中並用川當歸剉三分蒸炒為末敗龜甲三分醋酥炙研為末多取產婦人髮半燒存性細研入川當歸末用水一大盞半煎取八分下龜甲末同煎至七沸分作三服如人行四五里再服　治倒產用塩和輕粉塗兒足底即下　又方以塩磨母腹　又竈墨細研酒調二錢服妙　治橫產見手足急燒蛇皮細研酒調二錢服

灸法凡橫產諸符藥不效者灸產母右足小指小尖三壯如小麥大立

兒效　子在腹中以牛糞炒熱塗產母腹上下　胎衣不下取竈下土一
大寸細研用好米醋調塗產母臍中　又甘草煎湯三四大盞服　又方
取洗兒湯半盞服或云用此湯調蛇皮末服之　又方用小麥子一盞濃
煎汁服　又細研蛛炒末一錢輕粉一錢同再研勻煎滑石及當歸酒調
下　妊娠損動血下不止甘草一兩炙微赤阿膠三兩用蚌粉炒黃膺錄
子一枚先剉甘草水二大盞煎二分去滓次下雞子阿膠同煎候膠消熟
攪分三服不拘時候　又乾地黃末三大錢酒調服　又方鯉魚一斤陳
白糯米一升同煑粥食之初量多食多少旋煑之　又京芎二兩剉蔥白
細剉二升水七盞取一箇盞半分三服服之　產後餘血不止乾地黃石
器內杵為末酒調一錢連進三服又研阿膠酒調服之立效　產後血痢
及小便不通臍腹痛生馬齒莧研取汁三合煎三沸入蜜二合煎勻服之
產後血塊病京芎用當歸乾地黃芍藥各半兩蒲黃一分銚內隔紙炒同
為末酒調下　產後血痢生姜不拘多少切片以麪搜成餅子慢火炒令
黃色為細末飯飲調下三錢已上諸方選擇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萬曆
集成選擇易見剃胎頭忌日凡剃胎髮以孩兒月滿日即剃無忌丙丁日
破日剃頭令兒短命魁擇通書選擇成書賽成書魁擇一覽並同選擇元
龜三曆會同俱云忌七月餘月日並同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小兒斷乳忌
月三月五月七月斷乳大凶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三曆會同選擇
新書玉曆撮要並同選擇易見忌十二月命日等日並凶餘月同
入學求師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入學吉日丙寅己巳戊寅甲戌乙亥丙子
己丑辛巳癸未甲申丁亥庚寅辛卯壬辰乙未丙申己亥壬寅癸卯甲辰
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庚戌辛亥甲寅乙卯丙辰庚申辛酉癸亥宜天月德
合六合要安建定成開日魁擇通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俱有癸巳寅申己
亥收日選擇元龜曆纂千主玉玉曆撮要俱有癸巳曆法統宗選擇易見
俱有乙丑壬申癸巳收日魁擇一覽有壬申丁巳癸巳選擇新書萬曆撮
要俱有壬申餘日並同選月入學吉日　正月丙子丁未癸未丙午壬辰
丙辰　外甲子丙子壬子癸酉丁酉　二月甲戌癸未乙未丁未甲寅
外乙丑丁丑己未　三月甲申丙子庚寅丙辰　外乙丑甲子壬子癸酉丁酉
四月甲戌丙子辛卯乙卯丙辰辛酉乙未　外乙丑甲子己卯　五月甲
戌甲申庚寅甲寅乙亥丙辰　外己未　六月乙亥甲申庚寅甲寅辛卯
癸卯乙卯庚申　外甲子己卯己未　七月丙子辛卯壬辰癸卯丙辰丙
午癸未丁未　外庚子壬子　八月乙亥庚寅壬辰丙辰庚申　外丁丑

九月丙子乙亥甲戌甲申丙午庚申辛酉辛卯癸卯　外庚午　十月甲
戌癸卯辛卯壬辰癸未乙未乙亥　外庚午癸酉甲子己未　十一月甲
戌癸未甲申壬辰庚寅甲寅庚申　外乙丑丁丑癸丑壬戌　十二月乙
亥甲申辛卯癸卯乙卯丙子庚寅甲寅庚申　外庚午　右吉日不犯建
破魁罡約絞離窠受死九土鬼正四廢陰陽錯孔子倉頡死葬日消吉成
書正月丁亥丁未丙申丙午丙子丙辰甲辰甲戌乙亥丁巳　二月甲寅
乙亥己亥己巳戊寅甲申癸巳辛亥甲寅庚申　三月戊寅己巳甲寅癸
巳壬寅　四月乙丑丙子己未辛卯丙子丁未乙卯　五月丙寅辛亥甲
申　六月甲申乙亥甲寅己巳　七月己丑辛卯壬辰癸卯丁未　八月
辛丑丙寅戊寅癸丑　九月庚申辛亥　十月乙丑癸未壬辰己卯　十
一月乙丑戊寅癸未壬寅甲寅　十二月乙亥辛亥消吉全書玉月有乙
丑癸未癸卯乙卯九月十二月有壬申餘月吉日並同上官震編臺司妙
纂選擇元龜四季入學吉日　春亥寅日　夏寅巳日　秋巳申日　冬
申亥日右曆云但取長生為學堂臨官為學館春季屬木長生在亥臨官
在寅餘準此見得建成收開四辰主學生高貴　曆纂千主玉同玉曆撮
要宜五仲月擇日又子午卯酉為學館及建成定日令兒高貴萬曆集成
選擇易見魁文星宜入學魁星甲辰庚辰甲戌庚戌　文星乙亥丁巳學
堂星　甲乙生人寅亥日吉　丙丁生人寅巳日吉　庚辛生人巳申日吉戊
己生人申亥日吉　今人但用寅申巳亥為學堂而不拘元其各有所屬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五音入學吉日　甲乙生人學堂亥學館寅宜用
亥日　丙丁生人學堂寅學館巳宜用寅巳日　庚辛生人學堂巳學館申
宜用巳申日　戊巳壬癸生人學堂申學館亥宜用申亥日世人泛用寅申
巳亥日者非消吉成書消吉全書並用入學求師吉神　天德月德月恩
太陽春夏直日水星春秋冬直日木星春夏冬直日郁頭嘀沒斯莫結
友吉日乙丑辛巳丙戌己丑癸巳丙申庚戌庚寅玉曆撮要同陳元靚編
若數撰良玉曆撮要見貴人良日乙丑戊辰丙戌丁未庚戌庚申右日見
貴注有財喜求薦舉注謀望投獻吉明日並吉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學求
師逐月吉凶日　正月乙丑丙子癸未己丑辛卯癸卯丙午丁未乙卯吉
舊有丙寅甲寅乙亥辛巳丁亥乙巳係建破平收不用　二月甲寅庚寅
乙亥己亥辛巳乙巳吉　三月戊寅己巳壬申甲寅癸巳壬寅吉舊有丁
亥係萬通受死不用一本有辛巳乙巳　四月己丑丙子乙丑癸未辛卯
壬辰癸卯丙午丁未乙未吉舊有甲巳等日巳係受死甲係平日不用

五月丙寅辛亥甲申吉舊有庚申己亥本日下無吉星不錄　六月甲申丙申乙亥甲寅己巳吉　七月己丑辛卯壬辰癸卯丁未乙丑吉舊有戊子庚子不係入學又有巳申日建收不用　八月乙丑辛丑丁巳丙寅戊寅癸丑吉　九月庚申壬申辛亥辛巳丙申吉舊有丙寅壬寅係受死不用　十月乙丑丙子癸未己丑壬辰丁未乙卯吉舊有乙亥丙寅壬申戊申係建破平收又申係受死不用　十一月乙丑戊寅辛巳癸未己丑壬寅丁未甲寅吉舊有丙申丙戌戊戌戊申庚戌各有雜犯又戊戌係孔子死日不用　十二月壬申乙亥辛巳辛亥癸亥吉三曆會同萬曆會同俱云入學吉日求師納弟子用曆四月有乙巳丁巳丙申戊申庚申七月有己巳壬申庚申九月有辛丑玉曆撮要七月有己卯丁卯餘月日並同陳元靚編差錄撰良玉曆撮要宜習陰陽吉日宜用壬辰日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造試卷宜用六合月合生氣天德月德及滿成收日　古賢死葬日丙寅日倉頡死辛未日葬孔子乙丑日死謹按魯史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十八日己丑孔丘卒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今曆書並云己丑日孔子死攷之史註今以乙丑日為是又丁巳日葬巳上入學求師凶　選擇易見名頡死葬日同又云辛亥日葬選擇九鑑曆纂千主玉俱云丁巳日孔子死戊戌日孔子葬春秋云乙丑日已上四日求師入學凶曆法統宗入學忌日倉頡死葬日同戊戌孔子死丁巳孔子葬大凶倉頡死葬同日亦忌習字玉曆撮要有四廢餘日與統宗同入學忌日忌赤口日消吉成書子午卯酉男忌一四七歲不可入學寅申巳亥男忌二五八歲辰戌丑未男忌三六九歲嵩靖吉全書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四廢正日丙寅辛未忌寫字選擇案成書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忌建破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凶日 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河魁勾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天罡勾絞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陰錯	庚	辛	庚	丁	丙	丁	甲	乙	甲	癸	壬	癸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陽錯	甲	乙	甲	丁	丙	丁	庚	辛	庚	癸	壬	癸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凶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伏斷	虛	斗	室	女	箕	房	角	張	鬼	觜	胃	壁

九土鬼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　正四廢　春庚申辛酉　夏壬子癸亥　秋甲寅乙卯　冬丙午丁巳　天休廢　正七四十月初四初九日　二八五十一月十三十八日　三九六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七日　雜案　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造試卷忌日忌六壬空亡月空正四廢劉宗玉編曆法統宗入學求師凶神天休廢四廢赤口暗金伏斷　結交凶日乙酉癸未壬辰玉曆撮要用萬曆集成選擇易見雜忌日　忌四廢休廢赤口聾啞死氣天瘟官符閉破日凶

安床設帳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安床帳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己巳辛未甲戌丙子丁丑庚辰辛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癸巳乙未丁酉戊戌己亥庚子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辛酉壬戌危日閉日曆法統宗同曆法集成有庚午選擇九鑑剋擇一覽俱有戊寅壬午壬辰選擇易見有戊寅又云宜黃道平滿收開要安玉堂金匱護聖心天德月德合白星選擇新書玉曆撮要萬曆撮要俱有庚午壬午辛亥天德月德餘日並同玉曆撮要又云得令於季月擇除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安床吉日　正月丙寅丙午　外丁丑癸丑　二月丙寅甲寅辛未乙未己未　三月甲子丙子庚子丁酉　外癸酉　四月甲戌丙戌乙卯癸卯庚午丙辰　五月丙寅甲寅辛未乙未己未丙辰　六月丁酉癸卯乙卯　外乙亥癸酉　七月甲子丙子庚子辛未乙未丙辰　外壬子丁未　八月乙丑　外癸丑乙亥　九月庚午丙午癸卯丙子　外辛卯　十月甲子辛未乙未丁酉丙辰癸卯丙戌　十一月甲寅　十二月乙丑丙寅甲寅　右吉日朱雀黑道建破魁罡天瘟天賊九空受死獨火火星卧屍絞紋離窠轉殺正四廢九土鬼陰陽錯中危日余元祥編曆纂千主玉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子	丙寅	甲子	庚子	丁丑	丙寅	辛未	甲子	丙寅	甲子	乙丑	己巳
乙丑	甲午	丙寅	丙辰	乙丑	庚寅	己未	辛未	戊寅	甲戌	丁丑	丙寅
丁卯	壬寅	戊寅	庚辰	乙酉	乙亥	乙丑	丙子	己亥	戊戌	丁卯	戊寅
丁丑	丁未	壬寅	丙戌	丁酉	己巳	甲戌	壬寅	丁亥	壬戌	癸卯	丁亥

癸卯	戊寅	丁巳	丁丑	己巳	戊寅	戊戌	乙未	乙酉	庚辰	丁酉	己亥
癸丑	癸未	己巳	甲戌	辛巳	癸巳	己巳	庚子	丁酉	壬辰	辛酉	壬寅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正月乙丑丁卯丁丑癸卯癸丑　二月庚辰壬辰甲寅丙寅壬寅戊寅　三月丁卯癸卯乙卯丁亥己亥辛亥　四月戊子丙子庚辰丙辰庚子丁酉丙午　五月丁巳乙巳乙未己巳　六月戊寅壬午丙午丙寅戊午　七月辛未庚辰戊子庚子己未　八月乙丑庚辰壬辰丙辰己亥　九月己巳癸巳丁巳乙巳己卯辛酉　十月甲子丙子甲戌戊戌壬戌　十一月辛未乙未己未乙亥辛亥　十二月辛巳丁巳戊子庚子己巳癸卯 萬曆會同兩消吉成書滿吉全書俱云七月有庚戌餘月吉日並同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安床帳吉神明堂金匱司命次玉堂次天德天醫太陰 春秋冬直日 安床帳吉方玉堂黄道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祀床神吉日宜通用祭祀神在日 見祈福祭祀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九鑑丙寅戊辰庚午辛未丙子丁丑庚辰壬午甲申丙戌壬辰甲午庚子辛丑丙午戊申己酉庚戌壬子丙辰戊午壬戌 曆法統宗有乙亥又云冲戌有甲申中戊午餘日並同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祀床婆吉日庚辰壬寅甲寅　祀床龍吉日丁卯戊辰乙亥丙子戊寅辛巳壬辰庚子

安床帳逆月吉凶日　正月乙丑丁卯癸卯丁丑癸丑吉　二月丙寅戊寅壬寅甲寅吉舊有庚辰壬辰係萬通受死不用　三月丁卯癸卯乙卯吉舊有丁亥辛亥己亥係萬通受死不用　四月庚辰丙子戊子丙辰丁酉庚子丙午吉　五月辛巳己巳丁巳乙未吉舊有乙巳係十惡不用　六月戊寅丙寅吉舊有壬午丙午戊午係萬通受死不用　七月辛未己未戊子庚辰庚戌一本有庚子無庚辰　八月乙丑庚辰壬辰己亥丙辰吉　九月癸巳己巳己卯丁巳乙巳辛酉吉　十月甲子戊戌甲戌壬戌丙子吉　十一月辛未乙亥乙未辛亥己未吉　十二月己巳戊子辛巳庚子癸卯吉舊有丁巳犯火星正四廢不用 玉曆撰要安床帳吉日同 安床凶日 壬申戊申癸亥申日不安床危日選擇元龜魁擇一覽並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撰要忌正四廢火星十惡受死凶危日又申不安床 魁擇通書選擇新書萬曆撰要並同 曆法集成有戒淡日餘日並同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九土鬼日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　正四廢日　春庚申辛酉　夏壬子癸亥　秋甲寅乙卯　冬丙午丁巳　離窠日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　大星凶日寅申巳亥月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子午卯酉月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辰戌丑未月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

凶日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	子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卧尸	子	酉	未	申	巳	辰	卯	寅	丑	午	戌	亥
月破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九空空亡	辰	丑	戌	未	卯	子	酉	午	寅	亥	申	巳
天罡勾絞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河魁勾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危日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九鑑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死氣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天罡河魁卧尸與曆法集成同又云欲避此四神不宜安床具注集亦註

總聖 即無具載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遊神所在之方日　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日在房內北戊戌己亥日在房內中庚子辛丑壬寅日在房內南癸卯日在房內西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日在房內東戊申日在房內中己酉日出外遊四十四日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安床帳凶方鬼道　祀床神忌日乙丑癸酉淨戒有丙申 選擇元龜同

公庭詞訴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詞訟日宜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定成日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辛巳丙子癸未寅日卯日 一本有辛未壬申癸酉辛丑甲寅丙辰戊午九 訴訟日要得本命祿馬貴人互換無衍故刑殺爲　選擇大全同玉曆撰要有月空福德選擇成書有丙寅乙亥丙申壬寅壬子餘日並同 詞訟吉神雲漢 呈丈狀吉日戊寅丁丑辛巳庚申丁亥 選擇大全同 又云每月遇此日見官呈丈狀大吉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六壬理訴日 幹魁枝日上訟下用枝魁幹日下訟上用幹枝相生日和解者用 曆法統宗選擇大全並同 幹魁枝日　乙丑甲戌壬午戊子庚寅辛卯癸巳乙未丙申丁酉己亥甲辰　枝魁幹日庚午丙子戊寅己卯辛巳癸未甲申乙酉丁亥壬辰癸丑壬戌　枝幹相生同類日戊辰己丑戊戌丙午壬子甲寅乙卯丁巳己未庚申辛酉癸亥又名

和日。余元祥編曆纂千里玉逐月詞訟吉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乙丑	丙寅	丙寅	丁卯	戊申	甲申	己酉	甲戌	乙亥	甲子	丁丑	丙寅
己酉	丁亥	丁卯	甲午	乙丑	甲午	戊午	甲申	丙申	丙子	丙寅	甲寅
丙戌	甲寅	戊寅	丙午	丙申	甲子	丁未	庚辰	壬子	甲戌	壬寅	戊寅
甲戌	庚寅	丁巳	庚辰	辛巳	乙巳	庚辰	乙亥	辛亥	庚寅	辛亥	乙亥
丁酉	壬寅	辛巳	戊戌		丁巳		庚戌				辛亥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詞訟逐月吉凶日毛賓陳情同正月癸酉丁酉己酉不犯天牢刑獄大吉舊有丑日犯刑獄不用一本有丙戌。二月丙寅丁亥庚寅壬寅不犯刑獄天牢大吉一本有甲寅。三月丙寅丁卯戊寅辛巳己巳酉不犯刑獄天牢大吉。四月丁卯甲午丙午戊戌庚辰不犯刑獄天牢大吉。五月乙丑辛巳戊申丙申不犯刑獄伏罪大吉。六月甲子甲申乙巳丁巳不犯刑獄天牢大吉舊有甲午雖是天月德係萬通受死不用。七月己酉癸酉戊午不犯刑獄大吉一本有丁未癸未。八月甲戌甲申己亥庚戌庚辰不犯魁罡刑獄官符大吉一本有庚申。九月乙亥辛卯丙申壬子不犯刑獄罪罰大吉舊有丙寅壬寅係萬通受死不用。十月甲子丁卯丙子甲戌乙卯不犯天刑天獄伏罪大吉。十一月丁丑丙寅壬寅辛亥不犯天刑罪罰大吉。十二月丙寅甲寅壬寅乙亥庚寅並吉舊有壬午雖是天恩犯天牢辛亥亦是天恩犯地獄不取內乙亥雖犯地獄有天德合月德合可用玉曆係要同三曆會同萬曆會同係云正月有乙丑癸丑三月有丙戌清吉或書清吉全書供云正月有乙丑戊辰丁未癸酉餘月日並同胡舜申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臨民詞訟避忌日正月午日二月亥日三月申日四月丑日五月戌日六月卯日七月子日八月巳日九月寅日十月未日十一月辰日十二月酉日謂之臨民詞訟論訴避忌日寅午戌月未日亥卯未月巳日申子辰月卯日巳酉丑月寅日謂之月合凡事用之吉只忌爭訟又云春卯午夏酉子秋子午冬卯酉謂之天獄日凡遇此日論訟不利宋豊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詞訟凶日忌破日約絞癸不詞訟選擇成書同陳元龍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忌天牢地獄官符天吏天刑罪罰臨執成日凶一云癸不言訟又春卯午日夏酉子日秋子午日冬酉卯日爲天獄最忌詞訟曆法統宗有是日餘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詞訟凶神天罰大凶天牢大忌天罡河魁滅門大禍四星主滅族之家若值黃道吉神併多者方可用天獄天刑罪刑獄伏罪屈法徒隸州隔死罰勾陳朱雀不舉管神月合月支德返支辰激火星春夏主日太陽春夏主日郁頒客沒斯莫聽訟凶神天吏次致死臨日　用刑凶神九醜太陽春夏主日凶執徒執從凶神伏罪太陽春夏主日

造酒醋麴醬附醃藏鮓脯薑瓜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造酒醋吉日丁卯癸未庚午甲午己未　春亥寅夏辰巳秋亥午冬巳申日星滿成開日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同曆法統宗四季吉星同剋擇通書有除日餘日併四季吉星並同逐月造酒醋吉日　正月甲子壬子丁卯丙子　二月己巳乙亥己亥癸丑乙丑丁丑　三月甲子己巳庚午壬午丙午丁丑丁未　四月丁卯辛卯乙卯乙丑庚午壬午丙午丁丑戊辰　五月丙寅甲寅戊寅庚寅甲申庚申辛未己未　六月丁卯癸酉辛卯癸卯戊寅己卯己酉甲寅甲申　七月庚午壬午丙午丁卯己卯癸卯　八月己巳乙亥己亥戊辰壬辰　九月庚午壬午丙午辛丑辛酉辛亥　十月庚午辛未癸酉癸未甲子乙酉甲戌庚子乙未丁未己酉己未　十一月丙寅甲戌甲申戊申庚寅戊寅甲寅庚申壬戌　十二月甲子乙丑戊寅甲申丙子庚子戊申庚寅甲寅庚申　右吉日不犯天牢黑道魁罡絢絞天賊受死小耗大耗月厭死氣天瘟耗絶九土鬼日。余元祥編曆纂千里玉逐月造酒吉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丙辰	己巳	己巳	丁丑	庚辰	壬申	壬辰	乙丑	丙寅	甲戌	戊寅	壬申
丁卯	甲子	丁丑	乙丑	庚申	戊寅	戊戌	己巳	辛巳	己未	丙戌	壬寅
甲辰	丁巳	乙巳	辛卯	甲申	甲申	庚戌	乙亥	丙申	乙未	甲申	庚申
己未	甲午	戊寅	丁卯	乙丑	己巳	戊辰	壬寅	戊申	乙丑	戊申	甲申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逐月造酒麴合醬醋等吉日　正月丁卯乙酉甲辰丙辰丁未己未丁酉。二月乙丑己巳乙亥己丑癸丑丁巳。三月己巳丙子庚子乙巳丁巳。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　五月丙寅庚辰甲申丙辰庚申。六月壬申戊寅乙酉丁酉己卯丙午。七月庚午庚辰戊子壬辰戊戌庚戌　八月丁亥癸巳癸未己未己亥己巳辛巳戊子丙申壬寅戊申辛亥庚申　九月丙寅壬巳未　十月丁卯己卯甲戌癸未甲午庚　十一月戊寅丙戌乙未戊戌壬寅戊申甲寅甲申乙酉壬申　十二月丁卯壬申壬寅乙卯甲申戊寅戊申庚申己卯萬曆會同同清吉或書清吉全書並云六月有己酉十一月乙丑十二月有庚子餘月吉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造麴醬酒醋吉凶日。正月丁卯甲辰丙

辰丁未己未乙酉丁酉吉　二月己巳丁巳吉　三月丙子己巳庚子乙
巳丁巳不犯月厭大吉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不犯虛耗月厭
大吉　五月丙寅甲申庚申吉　六月壬申戊寅己酉丁酉己卯不犯虛
耗月厭大吉舊有丙午係萬通受死不用　七月庚午庚戌戊子戊戌吉
舊有庚辰壬辰犯月厭不用　八月丁亥癸巳己亥己巳吉舊有癸未己
未係萬通受死不用　九月辛巳戊子丙申戊申辛亥庚申不犯月厭凶
殺　十月己卯丁卯甲戌癸未甲午庚子己未吉　十一月乙丑戊寅乙未
壬寅戊申甲寅甲申吉舊有丙戌戊戌犯天耗乙巳與戊戌並犯十惡不
用　十二月庚子丁卯壬申壬寅乙卯甲申戊申戊寅庚申己卯吉玉曆
撮要用峯酒醋吉日宜開日玉曆撮要用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
安酒缸吉方甲子旬辰巳地甲戌旬寅卯地甲申旬子丑地甲午旬戌亥
地甲辰旬申酉地甲寅旬午未地選擇賽成書剋擇全書玉曆撮要並同
陳元靚編差穀選良玉曆撮要造酒麯藥良日丁卯辛未壬申乙丑丙戌
乙未戊戌庚子壬寅丁未乙卯丙辰己未剋擇通書曆法統宗選擇成書
賽成書剋擇全書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用曆法集成有庚午餘日並同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造麯吉日丁卯及諸吉神通用又宜天月德天月德

合黃道六合生氣滿成開日剋擇通書曆法統宗吉日同選書人云造酒
醋麯餅藥醃藏鮓鱭姜瓜造醬並宜用滿平定成收開日宋魯珍編陰陽
寶鑑剋擇通書醃藏鮓鱭薑瓜吉日初一初三初七初九十一十三十五
日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成書賽成書清吉成書並同清吉全書玉曆
撮要供云每月寺日吉餘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造酒醋忌日戊子
甲辰丁酉杜康死又忌月厭虛耗十惡受死並凶剋擇通書同何士泰編
曆法集成忌滅沒日逆月造酒醋凶日

	天賊	受死	小耗	大耗	天瘟	月厭	死氣
正	辰	戌	未	申	未	戌	午
二	酉	辰	申	酉	戌	酉	未
三	寅	亥	酉	戌	辰	申	申
四	未	巳	戌	亥	寅	未	酉
五	子	子	亥	子	午	午	戌
六	巳	午	子	丑	子	巳	亥
七	戌	丑	丑	寅	酉	辰	子
八	卯	未	寅	卯	申	卯	丑
九	申	寅	卯	辰	巳	寅	寅
十	丑	申	辰	巳	亥	丑	卯
十一	午	卯	巳	午	丑	子	辰
十二	亥	酉	午	未	卯	亥	巳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釀酒忌日　甲辰戊子壬子己卯戊午逆

作賽成書剋擇全書並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造酒麯藥忌日
忌月厭虛耗十惡受死戊子甲辰壬子己卯戊午造酒凶杜康丁酉日死
尤忌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供有丙辰戊戌餘日並同選擇成書曆法集成
並忌六甲旬姓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造醬忌日辛日不合醬
又忌月厭大耗小耗滅沒日滅沒日截官曆曆法統宗同何士泰編曆法
集成忌月忌上下弦滅沒破晦日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醃藏鮓
鱭薑瓜忌日忌月厭上下弦滅沒日凶又九良星詩云初五十四君記取
二十三日急如弩鮓醬醃藏逢此朝作犯須教棄泥土曆法統宗清吉成
書清吉全書並同剋擇通書有晦日餘日並同增廣剋擇全書正酸酒法
酒每瓶以赤小豆一升燻炒用絹袋盛沉於瓶內酸味即止　又法棗熱
雞子去皮圓顆着三兩箇浸向瓶內酸味自無　造麯醬法麯六十斤炒
令黃粉作數度炒豆黃一碩白鹽十五斤椒蕪荑各四兩熱油半斤右豆
黃蒸如常法但下飢了就熱入麯和令勻即取於幕上可厚三寸許着楮
葉蓋不令露經兩宿後撥開見撲勻即取於日上曝乾煎鹽水澄清溫
溫拌後入諸物及入黑附子四兩炮過同入甕內每日移於日中曝夜即
蓋值晴即曝至熟如造少亦准此法　長生醋法大麥五斗磨路作麯剁

子發過後擣細羅爲末次用良薑三十文胡椒三十文水一擔都入甕內
就日曝封固直到三日內方熟亦須擇日就日色造每取時三升醋却還
三升水入甕內僅約兩箇日方急更入薑椒尤甚香美須是五六月造之
炒米醋法倉米一斗炒微燋亦不妨水浸一宿熟蒸攤冷擣麯麯末六斤
冷熟水和以入滲搓於甕中令汁透飯內候發定以泥封頭半月已未取
号
爐冶鑄鍛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爐冶鑄鍛吉日庚寅辛卯金石
合又宜平定成開日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易見玉曆撮要供有滿
日餘日並同剋擇一覽安爐日同燒窑吉日宜天德月德要安曆法集成
同打窑竈日宜要安建平定成收開日曆法集成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
選擇成書鼓鑄日庚寅辛卯選擇賽成書選擇易見並同僧善靖編年月
纂要剋擇一覽諸項起窑吉日甲子乙丑己巳庚午乙亥甲申己酉乙未
辛亥甲寅乙卯己未甲午癸酉癸未己丑壬辰凡燒窑宜用黑道天德月
德玉堂生氣及平定成滿日用之大吉選擇易見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
備要逐歲起工燒窑吉日用黑道天月德等直日起手動土用工吉忌空
亡黃道危日或打窑竈要吉日逐月吉方如天月德方於起窑之所取其

吉方打竈若有舊竈則不論忌破滿黄道上瘟亭日何士泰編暦法集成
爐冶鑄鈒忌日忌庚申辛酉金石離火隔焦坎破日魁擇通書忌金痕餘
日並同

凶日 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火隔	午	辰	寅	子	戌	申	午	辰	寅	子	戌	申
焦坎	辰	丑	戌	未	卯	午	酉	子	寅	亥	申	巳
破日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金痕日大月初五初六初七二十七日　小月初二二十八二十九日忌
作金銀銅鐵錫魁擇通書明暦法統宗小月有初五十九日選擇新書萬
暦撮要並云小月俱有初五初七十九二十六日選擇易見小月有初九
十九日餘日並同燒窯忌日忌焦坎火隔破日魁擇通書用打窯竈忌日
忌赤口四廢滿破日魁擇通書忌土瘟餘日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王暦
撮要鼓鑄陶冶忌日丙申丁酉爲日月離庚辰辛酉爲金石離庚戌乃白
帝死日並忌爐冶鎔鑄五金器用大全暦云夏丙丁不作炭秋庚辛不鎔
鑄應丙丁日並忌用火之事又火隔日忌燒炭動爐凶又逐月金痕日忌
作銀銅錫器皿又焦坎日切忌鎔鑄凶一云陶冶最忌甲午旬及壬戌癸

亥日建日破日尤凶萬萬不成停午切不可野燒選擇易見用暦法統宗
爐鑄凶神爐冶凶神同又云忌九焦十干切食日正月乙日二月甲日七
月辛日忌鑄鐵九月癸日忌鑄銅僧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窯冶及
起窯忌日　忌六不成及天火火星火隔破日萬暦集成選擇易見起窯
燒瓦忌日忌黄道空亡丙丁日土痕土瘟火隔破危滿日凶又忌土痕日
大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五十八日小月初一初六二十二二十六日
會親友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會親友吉日宜除滿定執危成開
日劉宗孟編暦法統宗會客吉日乙丑丙寅庚午壬申甲戌戊子己丑己
亥辛丑丙午戊午庚申丙戌丁亥甲辰乙卯玉暦撮要用統宗又云一本
無丙戌丁亥甲辰乙卯有己酉己未壬戌選擇成書寨成書有乙酉餘日
與統宗並同會客吉神聖心金星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寨成書逐月
會客吉日正亥二巳三子四午五丑六未七寅八申九卯十酉十一辰
十二戌以上值聖心大利劉宗孟編暦法統宗惠人物吉日　壬子庚寅
己酉又春午夏酉秋子冬卯爲守成吉日玉暦撮要用注云必有厚報選
擇成書寨成書魁擇全書有辛卯餘日與統宗並用受寄物吉日　戊辰
己巳壬申癸卯玉暦撮要用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　壬子癸丑戊

寅寨成書用魁擇全書丙申戊戌乙酉餘與選擇成書用宋魯珍編陰陽
寶鑑魁擇通書會親友凶日　忌逐年上朔日赤口破日酉不會客如上
朔日作樂忌之雷霆白虎入中宮日見前春修造雜忌大殺白虎入中宮
日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己上白虎二殺入中宮日忌歷堂
犯宴動致樂化之殺入如月壓復則不忌若其日大殺白虎會定白虎併
共月厭吉州縣官府在中書制法得見長奏總論並擬用酉日大會一酉
字則禁以讓之惟大宴忌之小臥忌客等皆不須忌劉宗孟編暦法統宗
會客忌日　丁酉己酉辛酉壬寅丙申酉日破日選擇成書寨成書忌赤
口酉不會客主人受災餘與統宗用玉暦撮要並用選擇新書上朔日六
甲年癸亥六乙年己巳六丙年乙亥六丁年辛巳六戊年丁亥六己年癸
巳六庚年己亥六辛年乙巳六壬年辛亥六癸年丁巳劉宗孟編暦法統
宗會客凶神　上朔大殺入中宮赤口章光五離日月離　停客凶日丙
子丁酉戊戌己酉辛卯又正月丑二月未三月寅四月申五月卯六月酉
七月辰八月戌九月巳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午不宜停客主破末
與玉暦撮要用停客凶神　月殺月破血忌人聚衆忌咸池　受客凶方
甲子辰年東來申子月北來凶亥卯未年北來亥卯未月東來凶巳酉丑

年月西來凶寅午戌年月南來凶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賓客往
來方道月日吉凶　申子辰年寅方來凶巳酉丑年申酉戌方來凶亥卯
未年亥子丑方來凶寅午戌年巳午未方來凶正五九月南方來害主北
方來益主二六十月東害主西益主三七十一月北害主南益主四八十
二月西害主東益主正丑二未三寅四申五卯六酉七辰八戌九巳十亥
十一字十二午不可受客住來又丙子丁酉戊戌己酉辛卯日受客主凶
來與魁擇全書寨成書並用劉宗孟編暦法統宗惠人物忌日　乙酉辛
卯玉暦撮要用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受寄物忌日　丙申戊戌
乙酉辛卯暦法統宗有戊寅丙戌壬子癸丑又四窮日凶餘與選擇寨成
書玉暦撮要並用注云不可受寄害主人
習學技藝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學技吉日　宜滿成開日選擇
成書用暦法統宗玉暦撮要並宜用開日劉宗孟編暦法統宗求術吉神
鵲綫　工巧作吉神太陰春秋冬宜日水星秋冬宜日綦時贈寨吉方九
星直縱特坐貪狼打破軍武坐武曲打破軍玄女天關特坐五符唐符國
印三方吉　制器吉神金石合金星秋冬宜日太陰春秋冬宜日又平日
上吉併可用與暦綦十主王日同教樂作樂吉神太陰春秋冬宜日宋魯

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學技凶日　忌正四廢赤口破日與選擇成書同制樂器凶日乙卯師曠死日與曆法統宗制樂器凶神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制器凶神長短星金石離又成日不宜破舊物　教樂作樂凶神師曠死雲漢大殺入中宮孟仲月不忌又國忌日等作樂棊時睹賽凶方逐月亭亭方正卯二辰三巳四午五未六申七酉八戌九亥十子十一丑十二寅逐月白奸方正五九月亥方二六十月寅方三七十一月巳方四八十二月申方右二方背之則吉向之則凶尤忌次大敗日六甲孤虛方凡相撲圍棊睹賽向孤向實吏宜從孤向虛圖見出軍逐橋下

立契券交易附收斂貨財納財收債取債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立契券交易吉日　庚辰辛巳壬午壬辰癸巳庚子戊申辛酉癸卯丁未甲寅天德合月德合六合執成日又甲子辛未甲戌曆法統宗選擇成書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辛未丙子丁丑壬午癸未甲申辛卯乙未壬辰庚子戊申壬子癸卯丁未乙未甲寅乙卯辛酉執成日　逐月立契吉日正月丙子庚子壬子丁丑甲寅辛卯癸卯乙卯壬午辛酉　二月癸未己未丁未甲寅辛卯癸卯乙卯　三月丙子庚子壬子壬午辛卯癸卯乙卯甲申壬辰　四月丙子庚子壬子丁丑辛卯癸卯乙卯壬午壬辰辛酉　五月丁丑辛未壬午壬辰癸未乙未丁未甲申庚申己未　六月丁卯甲申甲寅辛卯癸卯乙卯癸未乙未己未辛酉　七月丙子庚子壬子壬辰丁未辛卯癸卯乙卯壬午辛未癸未丁未甲申己未　八月乙亥己亥癸丑丁丑壬辰甲申辛酉　九月丙子庚子壬子壬午丙午辛酉　十月辛未乙未癸未丙子壬子庚子壬午辛酉己未　十一月甲子丁丑癸丑丁未甲寅壬辰辛未癸未丁未己未　十二月甲子丙子庚子壬子丁卯辛卯乙卯丁丑壬辰甲申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立契吉神水星春秋冬直日木星春夏冬直日交易吉神天德月德合六合金星秋冬直日活曜吉慶幽微滿德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交易吉日丁卯丙子壬午庚寅丙午壬子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月癸未癸卯丙戌丁未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己未　三月甲子壬子壬申壬寅　四月庚戌丁丑乙丑戊戌　五月庚寅丙寅辛未戊戌　六月戊寅甲申己巳己亥　七月戊戌壬辰丁丑辛未　八月辛未癸未戊寅庚戌　九月庚寅丙午丙申乙巳　十月丁丑癸未戊辰辛未　十一月庚申癸丑乙丑丁丑　十二月戊寅辛亥庚寅甲寅丘延翰編三曆會同逐月市買交易吉日附趕來買賣收債日同正月己未丁未癸未癸卯丙戌壬戌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甲申乙亥己亥　三月甲子壬申己酉壬子　四月戊戌庚戌丁丑己丑五月戊戌庚寅丙寅甲辰　六月甲子己巳戊寅甲申己酉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丁丑　八月辛未戊寅己丑庚戌癸丑乙巳　九月丁卯丙子壬午庚寅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丁丑癸未辛未乙丑戊辰十一月己巳戊寅癸巳甲申庚申戊申　十二月丁卯戊寅壬午辛亥甲午乙卯癸卯與萬曆會同消吉成書五月有辛未六月甲寅十一月乙丑辛丑癸丑甲寅壬寅餘與萬曆會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市買交易立契取債日　正月壬午癸未癸卯戊寅丙戌壬戌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甲申乙亥戊寅　三月甲子壬子己酉己卯壬申戊寅　四月戊戌庚戌丁丑己丑戊寅己卯　五月戊寅丙寅己卯甲辰　六月甲子甲申己巳己酉戊寅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丁丑己卯　八月己丑癸丑辛未戊寅庚戌乙巳　九月丙子壬子丙午壬午丁卯庚寅　十月丁丑乙丑辛未癸未庚辰己卯　十一月乙巳己巳癸巳甲申戊申庚申十二月壬午甲午癸卯乙卯戊寅辛亥　交易神日春夏好買羊逢犬便商量秋冬買牛角逢豬便買着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買田吉日　甲子辛未甲戌庚辰辛巳壬午乙酉壬辰丙申癸卯甲寅辛酉成日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買田立契吉日　戊申戊辰為天田日曆纂千圭玉同此日買田收利十倍立契用庚辰辛巳壬午壬辰癸卯丁未甲寅辛酉與賽成書剋擇全書萬曆大全玉曆探要立契券日並同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收斂貨財吉日宜收閉日　納財吉日宜天恩天德月德上吉次吉收閉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乙丑丙寅壬午庚寅庚子乙巳丙午甲寅與萬曆探要選擇新書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己卯庚辰壬午癸未丙戌己丑庚寅甲午丙申庚子辛丑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丙辰丁巳庚申成日收日與剋擇全書良日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探要甲子甲戌己亥丙子丁丑癸未辛卯甲午丙申庚辰乙未己未　右為天願日納財吉宜併收閉滿成日壬午丁未辛酉壬辰為財聚日尤宜納財戊辰己丑癸卯宜入不宜出宜買不宜賣忌注見凶神下上官裹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納財吉日　乙丑丙寅庚寅丙午甲寅乙巳庚子壬午壬子辛未己丑庚辰丙戌甲子甲午與選擇成書賽成書良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納財吉神月德月恩天恩不化煞至與上次吉併良天願逆倉五冨獄鑰金錄相[illegible]莫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聚財吉日　壬午丁未辛

酉壬辰收閉滿成日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　剋擇全書錢財開日有壬寅選擇元龜云更得生氣福生天良大宜替用吉餘與集成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求財吉日　丙子丁丑己卯丁亥日又滿日　求財吉神生氣時陽天庫少微陽德福德次福德福生天富聖心次斯　合財吉日甲申辛卯乙未戊戌己亥壬寅乙巳壬子己未　交財吉日乙卯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出財吉日丁丑乙酉丙戌庚辰癸巳辛亥辛酉與選擇新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六甲出財吉日壬申丁丑庚辰乙酉丙戌癸巳庚戌辛亥乙卯丙辰丁巳辛巳辛酉甲申玉曆撮要同右忌注關見凶日下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乙酉庚辰辛酉丙戌辛亥壬申丁丑癸巳選擇成書賽成書萬曆撮要選擇新書剋擇全書日並同曆纂千里玉有庚戌乙卯丙辰丁巳辛巳甲申餘與元龜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吉神天富五富送天倉徵鑰那頡審商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放債吉日宜滿成開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庚午己亥乙巳乙卯成收滿日與剋擇全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乙巳庚午己亥成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放債吉日乙卯乙巳庚午乙亥及收成日選擇成書賽成書並曆撮要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取索債吉日宜天

喜遂喜收成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丁亥丁丑又春戌夏丑秋辰冬未名天喜日及收日選擇元龜云神在日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玉曆撮要並同索債吉神月忌次天庫取債　還債吉日癸亥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玉曆撮要並用注云還債終是不少八物吉置產吉神天田益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立契券交易凶日忌赤口破日選擇成書同又巳不破券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忌空亡長短破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立契凶日巳日己不契券破日　立契凶神滅門二星或被亡家黃道吉神併多者可用朱雀天火死氣飛廉天罪罪至次天牢龍虎齊星火星利星朴星辟星章星　交易凶神陰道侵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陰陽衝擊陽破陰衝陽併陰衝六星遇天月德玉堂生氣亦不可用絢絞大忌土忌四忌四窮四方耗五離八民離不舉龍虎蛇鳥　買田凶日戊日戊日不受田又忌破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收歛貨財凶日忌赤口月虛日　納財凶日忌月虛天賊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壬寅癸巳戊寅癸亥與玉曆撮要同又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萬曆撮要有戊申餘日並用選擇新書正月初七長星二十一短星二月初四長星十九短星三月初一長星十六短星四月初九長星二十五短星五月

十五長星二十五短星六月初十長星二十短星七月初八長星二十二短星八月初二初五長星十八十九短星九月初三初四長星十六十七短星十月初一長星十四短星十一月十二長星三十二短星十二月初九長星二十五短星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納財凶神月虛九空大耗破同日小耗飢同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入財天空亡凶日丁丑戊寅丁未戊申壬辰癸巳壬戌癸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凶日乙丑戊辰甲戌乙亥庚辰三月凶壬午庚寅乙未乙巳壬子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壬子甲戌乙亥庚戌乙丑乙未壬午甲辰曆纂千里玉萬曆撮要選擇新書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壬午出一失千甲辰買一失千壬子甲戌乙亥庚戌乙丑乙未與剋擇全書日同天禍日正七巳二八辰三九卯四五申六月未十月丑十一月子十二月亥選擇備用萬曆撮要耗絕日丙戌丁亥丙辰丁巳庚戌辛亥庚辰辛巳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壬子丁未壬辰壬戌戊申戊寅癸亥癸巳為天上大空亡又壬午甲辰壬子甲戌乙亥庚寅乙丑乙未並不宜出財又九空為財離破為大耗飢為小耗出財放債雖收難足又神祕八絕四耗日並凶又丁亥甲午辛丑交財凶一云壬子己未合財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凶神八絕大凶天賊五盜五虛月虛財離天空亡九空空亡四窮四忌四耗小耗飢同日大耗破同日神祕龍虎蛇鳥金銀相求雲漢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出財八絕凶日丙戌丁亥丙辰丁巳庚戌辛亥庚辰辛巳胡舜申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出納財物四窮日春乙亥夏丁亥秋辛亥冬癸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求財凶神天罡河魁滅門大禍此四星若與黃道吉神併多者可用天刑劫殺死氣受死亡羸大四廢正四廢次天寡天空亡往亡與土忌日同火星春夏吉日選擇備用萬曆撮要除日凶選擇新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合財凶日庚寅丁酉甲辰壬戌　交財凶日丁亥甲午辛丑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財離凶日正辰二丑三戌四未五寅六子七酉八午九亥十卯十一申十二巳名藏空日與剋擇全書注云此日名藏空切忌出財大凶餘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放債出財凶日忌絢絞赤口空亡財離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壬申戊寅戊戌丙辰餘與剋擇通書忌同

凶月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小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約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財離與選擇戌書交財凶日明長短星與選擇新書納財凶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救債凶日癸未除日神秘日與玉曆擇要同置產凶神八絕大山空亡天賊五盜大耗破同日小耗執同日四耗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取索債凶日忌六壬赤口

移徙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臺司移居日　移居之法理有因正二丙丁三添庚四五戊己庚辛附七八壬癸九又庚十一用甲乙十二月還居甲乙辛建破收平都不用九醜歸忌皆為凶孟月用開季月滿十一滿日也難通移居都計一百六家海師兄有幾精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移居吉日甲子乙丑丙寅庚午丁丑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壬寅癸卯丙午庚戌癸丑乙卯丙辰丁巳己未庚申戌開日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白虎曆移居吉日初二初三初十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日吉餘日並凶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移居吉日丁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卯乙巳戊申己酉乙卯戊午己未庚申。　移居入宅吉日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庚午丁丑戊寅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壬寅癸丑甲辰丙辰丙午辛亥癸丑丙辰丁巳壬戌　右曆云凡移居入宅有由居之加入新宅妥合宅神有氣爲竟貴有智時由居轉徙新第吳方下宜避之大小二耗方反太歲方名曰絶煙　雖云移徙住巷其下必致鹹門出表正總聖曆　余元祥編曆纂千里玉巳　巳辛未癸酉甲戌乙亥己卯庚辰甲午丁酉己亥庚子丁未甲寅丁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卯乙巳戊申己酉乙卯戊午癸卯己未庚申餘與選擇元龜同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逐月移居入宅吉日。　正月甲子壬子丁未丁丑。　二月乙丑丁丑癸丑　三月甲寅己巳丙寅。　四月乙丑丁丑辛卯　五月庚寅丙寅乙丑　六月庚寅甲寅乙酉。　七月癸卯庚午辛未　八月庚申辛亥庚寅　九月丙午辛酉庚午。　十月己酉辛未甲戌　十一月乙丑甲戌庚申　十二月庚寅甲寅辛卯。　右曆取天德月德月恩貴道吉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遷移逐月吉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遷神	午	午	午	酉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福德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六合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月合	未	巳	卯	亥	未	亥	卯	亥	未	巳	卯	亥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九醜凶日己卯壬午乙酉戊子辛卯己酉壬子戊午辛酉　歸忌凶日正十二寅三子四丑五寅六子七丑八寅九子十丑十一寅十二子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移居凶日忌歸忌受死天賊建破收平離窠土鬼日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移居入宅凶日忌空亡伏跌赤口四廢凶神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遷移逐月凶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空宅	申	申	申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亥	亥	亥
死氣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開市鋪店坊館通用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臺司開市吉日　三五七八九十丑以上皆用滿成開正四六戍開市好亂編開市發心懷又宜天德合月德合六合　開庫吉日甲子乙丑丙寅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丙子己卯壬午癸未甲申庚寅辛卯乙未己亥庚子癸卯丙午壬子甲寅乙卯丙辰己未庚申辛酉宜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六合母倉黃道滿成開日　曆法集成開店庫肆吉日同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開店肆吉節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露立冬已上爲人元凡開店肆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吉　開庫店逐月吉凶日坊場通用　正月丙辰戊辰甲辰不犯天窮虛耗吉　二月己巳丁巳不犯天窮虛耗吉舊有乙巳己巳丑癸丑犯五虛財離乙亥犯四耗不用　三月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吉舊有丁巳亦吉甲子壬子戊子犯破敗次破敗四耗不用　四月乙丑丁丑辛卯乙卯不犯虛耗破敗吉　五月丙寅甲申庚申不犯虛耗吉舊有庚辰丙辰雖是開日犯破敗次破敗貧苦不用　六月丙寅乙巳辛巳乙酉辛酉不犯虛耗破敗吉一本有甲寅辛亥日　七月壬辰戊辰庚戌壬戌不犯虛耗破敗救吉　八月癸巳乙亥己亥不犯大小耗吉舊有丁未己未癸未日係萬通曆受死日不用　九月丙子壬子庚午丙午壬午丙申庚申壬申不犯建破虛耗九空天窮救吉　十月甲子乙未辛未乙酉癸酉不犯天窮虛耗九空建破吉　十一月甲寅庚寅丙寅不犯虛耗凶破吉舊有甲申壬申犯財離九空又戊戌戊與丙申犯十惡不

用。十二月壬寅乙卯丁卯辛卯乙亥吉舊有辛亥犯天賊四耗不用然
乙亥亦犯爲有天德合月德合又玉曆撮要注云與辛亥不用也故取之
以上與玉曆撮要逐月日注同。開庫吉神天寶天冨遊天倉鷩興五
冨獄鑰。開店肆吉神天德月德貴道天府遊天庭遊天倉天庫天符天
冨五冨獄鑰少微益後六合曲星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開庫吉
日。庚午丙午庚申壬申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開庫交易吉日
甲子丙子壬子甲戌甲寅乙亥己巳壬午壬子乙丑辛卯乙卯丙辰甲申庚申
己卯辛酉丙午癸卯癸未己亥己未庚子乙未辛未　逐月開庫吉日
正月丙子甲子壬子甲戌　二月甲寅乙亥己巳　三月甲子壬午壬子　四
月乙丑辛卯乙卯　五月丙寅丙辰甲申庚申　六月丙寅辛巳乙酉
七月壬午丙午癸卯　八月己亥癸巳癸未己未　九月庚午丙午庚申
壬申　十月甲子乙未辛未　十一月丙寅壬申庚寅戊戌甲申甲戌
十二月丁卯乙亥辛卯壬寅辛亥乙卯選擇元龜逐月開庫肆吉日六
月己卯辛酉甲申　九月有丙子　十一月有甲寅　餘月日並同萬曆集
成選擇易見開庫店交坊場逐月吉日　滿收成開天冨五冨月德合生
氣要日吉　正月己巳丁巳丙子丙辰戊寅戊辰　二月乙丑癸丑己巳
丁巳戊寅己卯　三月甲寅丙寅戊寅庚寅丁巳壬寅　四月乙丑丁丑
丁卯乙卯戊寅　五月丙寅戊寅己卯庚申　六月丙寅戊寅乙酉辛酉
己卯　七月丙寅己卯壬辰庚戌壬戌　八月乙亥己卯癸未丁未癸巳　九
月壬午丙午丙子壬子戊寅庚申　十月甲子癸酉癸卯辛未己未　十
一月庚寅甲寅丙寅戊寅己卯　十二月戊寅壬寅乙卯乙亥己卯　丘
延翰撰三曆會同正月戊辰甲辰丙辰　二月乙丑己巳乙亥己丑癸丑
丁巳　三月甲子戊子壬子丁巳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　五
月丙寅庚辰甲申丙辰庚申　六月丙寅辛巳乙酉乙巳辛酉　七月壬
辰戊戌庚戌壬戌　八月乙亥丁未己亥己未癸巳癸未　九月庚午壬
午丙子壬午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甲子癸酉乙酉辛未乙未　十一月
丙寅壬申甲申庚寅戊戌甲寅　十二月丁卯乙亥辛卯壬寅乙卯玉曆
撮要消吉成書　三月有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　九月有庚申　十
二月有乙卯餘與萬曆會同日同選擇備用萬曆撮要開張店庫吉日
甲子甲申乙亥丙辰丙午丙子丁卯戊子己未庚午庚申辛未辛卯壬子
癸卯癸酉又成日宜放財求財選擇新書同陳元龍編差穀撰良玉曆撮
要開鋪店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庚午辛未癸酉甲戌丙子己卯癸

未甲申庚寅丁酉己亥庚子癸卯丙午甲寅己未庚申辛酉　右日開庫
店並吉併五冨陽德六合三合尤吉又宜成日滿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開張逐月吉日　正月戊寅庚寅壬午丙午　二月己巳辛未癸未乙未
己未己亥　三月甲申外丁卯　四月乙丑己卯辛卯乙卯庚午外丁卯
丁丑　五月辛未甲申己未庚申　六月乙亥己卯辛卯癸卯己亥甲申
庚申　七月己卯辛卯癸卯　八月乙丑乙亥己亥　九月庚午丙午辛
酉　十月甲子　十一月乙丑甲戌外丁丑癸丑　十二月甲子乙丑辛
卯乙卯甲申庚申　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約絞天賊受死九空財離五
虛五窮破敗虛敗小耗大耗四耗日流財亡羸四忌五窮九土鬼正四廢
陰陽錯日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月丙子甲子戊子甲戌　二月甲寅
乙亥丁巳己巳　三月甲寅壬午甲子丁巳　四月丁丑辛卯乙卯乙
丑　五月丙寅甲申丙辰庚申　六月丙寅己卯甲申辛酉　七月壬辰
戊戌壬戌庚戌　八月癸卯己未丁未癸巳　九月丙午丙申庚申壬申
十月乙未乙酉癸酉辛未　十一月丙寅庚寅甲寅乙丑　十二月丁卯
乙亥辛亥庚寅宋陳元龍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　市貫吉日　正月己未丁
未癸未癸卯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乙未甲申己亥　三月壬申己酉壬子
四月戊戌庚戌壬子己丑　五月庚寅丙寅辛未　六月甲子己巳戊寅
甲申己酉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己卯　八月戊寅己丑庚戌
癸丑乙巳　九月丁卯丙子壬午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丁丑癸未辛未
乙丑戊辰　十一月戊寅乙丑丁丑辛丑癸丑甲寅壬寅丁未　十二月
戊寅丁卯壬午辛亥甲午乙卯癸卯注云交易立契同月呂茂明編陰陽
備用選擇成書　卯未申亥酉子日宜成吉同宋會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
書臺司開市凶日　忌天賊正四廢九空大耗小耗四耗赤口空亡大
小空亡　開庫忌日天賊六壬赤口空亡九空月虛一虛四耗執破日何
士泰編曆法集成開庫店肆凶日　忌空亡藏沒日

	九空空亡	財離藏空	破敗次破敗	五虛	小耗	大耗
正	辰	辰	申	丑	未	申
二	丑	丑	戌	丑	申	酉
三	戌	戌	子	丑	酉	戌
四	未	未	寅	子	戌	亥
五	卯	寅	辰	子	亥	子
六	子	子	午	子	子	丑
七	酉	酉	申	未	丑	寅
八	午	午	戌	未	寅	卯
九	寅	亥	子	未	卯	辰
十	亥	卯	寅	寅	辰	巳
十一	申	申	辰	寅	巳	午
十二	巳	巳	午	寅	午	未

天賊	天窮	受死	日流財	亡嬴		四方耗		伏斷	
辰	子	戌	亥	甲	寅	初	二	子	虛
酉	寅	辰	申	甲	午	初	三	丑	斗
寅	午	亥	巳	甲	戌	初	四	寅	室
未	酉	巳	寅	丁	卯	初	五	卯	女
子	子	子	卯	丁	巳	初	二	辰	箕
巳	寅	午	午	庚	辰	初	三	巳	房
戌	午	丑	子	庚	寅	初	四	午	角
卯	酉	未	酉	庚	子	初	五	未	張
申	子	寅	丑	戊	辰	初	二	申	鬼
丑	寅	申	未	癸	亥	初	三	酉	觜
午	午	卯	辰	癸	巳	初	四	戌	胃
亥	酉	酉	戌	癸	亥	初	五	亥	壁

	四耗	虛敗	四忌五窮	正四廢
春	壬子	己酉	甲子乙亥	庚申辛酉
夏	乙卯	甲子	丙子丁亥	壬子癸亥
秋	戊午	辛卯	庚子辛亥	甲寅乙卯
冬	辛酉與選擇大全開庫出財忌日同	庚午	壬子癸亥	丙午丁巳

九土鬼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胡今中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開倉庫出財庫忌五虛日。春巳酉丑 夏申子辰 秋

亥卯未 冬寅午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開庫山神。九空、九焦、九坎、四忌、四窮、大耗、破日月、小耗、破日月、天地離、龍虎、蛇鳥。 開店肆山神 月虛、虛敗、空亡、歲空、九空、財離、亡嬴、天賊、四廢、天休廢、四忌、四窮、五窮、大耗、小耗、四方耗、天地離、龍虎、蛇鳥。玉曆撮要注云有大煞、四耗、鉄煞、同上。官震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逐月開庫肆凶日

	大耗日	小耗日	天賊日	九空空亡	財離日	月虛日	亡嬴日	四方耗
正	申	未	丑	辰	辰	丑	甲寅	初二
二	酉	申	子	丑	丑	戌	甲午	初六
三	戌	酉	亥	戌	戌	未	甲戌	初四
四	亥	戌	戌	未	未	辰	丁卯	初五
五	子	亥	酉	卯	卯	丑	丁巳	初三
六	丑	子	申	子	子	戌	庚辰	初三
七	寅	丑	未	酉	酉	未	庚[illegible]	初四
八	卯	寅	午	午	午	辰	庚子	初五
九	辰	卯	巳	寅	寅	丑	庚辰	初七
十	巳	辰	辰	亥	亥	戌	癸亥	初三
十一	午	巳	卯	申	申	未	癸巳	初九
十二	未	午	寅	巳	巳	辰	癸亥	初七
	開倉庫出納財山	開倉庫出入財山	百忌開張出財山	百忌開倉庫山	百忌開張大山	開庫肆主虛耗	纂正曆求財山	凡開張主虛耗史

忌空亡、赤口、四廢、十惡、五鬼、子日。僧善增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有四季天賊

孟月滿日。 仲月破日。 季月開日。又忌四廢、歲空、虛敗、四窮、五窮、尋救

餘與選擇元龜山日同。 選擇備用萬曆撮要天地離日甲申乙酉。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玉關張店肆山日。 四忌五窮春八龍甲子乙亥 夏七鳥丙子丁亥 秋九虎庚子辛亥 冬六蛇壬子癸亥 與萬曆撮要所書並同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開庫肆總論 凡開庫肆宜天月二德黃道天符五富開日天良天倉益後六合豐旺四季中忌四廢歲空虛敗四窮五窮等殺月下所忌凶神及所喜吉神並例于前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總論注云凡開店肆訢訟市賈各要不與本命衝破刑殺更得祿馬貴人尤佳亦須避忌赤口空亡

人事雜用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擇倉厫收藏寶貝吉日。 擇倉宜除滿日擇厫宜壬癸及水日。 收藏寶貝宜收閉日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藏伏物良日 伉金寶只有癸巳日大吉人不知又宜開日曆法類家剋擇全書選擇成書寶鑑成書並同。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作網罟吉日宜月殺收執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結網宜戊辰己巳丁酉甲辰乙酉曆纂千金玉靈一曆清吉全書並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作網宜丁酉選擇成書寶鑑成書同。又云每月執危日吉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捕魚吉日 宜戊辰庚辰己亥魚會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宜

丙寅辛巳乙酉戊子辛卯壬辰丙申。又宜用兩水後執收日。千金玉書一曆清吉全書與取魚日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壬寅癸卯丁卯庚午甲戌戊寅甲申乙酉壬辰戊戌乙巳。本與寨成書彈丑月同。選擇易見、忌水隔。宜執危收日。魁擇一覽取魚日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收獵捕魚日並同。又注云右日併執危收日收獵收捕乃大得為。又壬寅癸卯為江河合日。宜捕魚喜入上網日。收獵害百忌曆云戊辰、己巳、庚辰、乙酉、戊戌、乙亥、辛丑。甲辰壬子丙辰丁巳乃魚鳥會日。丙戌為春魚會日。並宜作網張捕。又丁酉日宜作網。又逐月殺末宜漁獵最忌乙亥丙寅丙申丁未戊戌甲寅庚申等日。漁獵並凶。又山隔日。吹獵山萬年具注曆云。吹獵宜月寒露後立春前擇收日執日而獵之。捕魚宜月雨水後擇收日執日而捕之吉。一云最康日。吹獵吉。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捕魚鳥吉日。 宜己巳、甲辰、壬子、丙辰、丁巳、戊午。魚鳥會日。又月殺、飛廉、執日、危日、收日。 吹獵吉日。宜月殺、飛廉、執日、危日、收日。十干上朔日。萬曆集成選擇易見魚內會日 甲辰、丙辰、丁巳、丁卯、壬子、庚午、甲戌。 魚鳥會日。戊辰、庚辰、己亥、己巳、己酉、丙戌、戊戌、辛丑。 捕獵吉日。庚子、己亥、丙寅、丙辰、壬申、壬午、壬辰、癸酉、己卯、甲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漁

獵吉日。甲申丙戌丁未甲寅己未上朔執日危日收日又四獵宜用寒
露後立春前執收日（吉書一層消書合書選擇成書寶成書並同）萬曆集
成選擇易見甲年癸亥乙年巳巳丙年乙亥丁年辛巳戊年丁亥己年癸
巳庚年己亥辛年乙巳壬年辛亥癸年丁巳。係上朔日。劉宗孟編曆法統
宗漁獵吉神。次天庫江河合（總月）殺劫殺飛廉郁頭（總鳥會一總肉會）
消吉成書 漁獵張捕吉日。

月				
正月	丁未 戊辰	丙戌 己亥	丙辰	
二月	魚鳥 會日	書見 五月頭	又五 亥日	
三月	己巳 乙亥	壬子 丁巳		
四月	丁卯 庚午	甲戌 乙酉	戊子 辛卯	壬辰
五月	丙寅 甲戌	甲申 壬辰	丁未	
六月	乙巳 壬子	丁巳 戊午		
七月	癸卯 丁卯	乙酉 辛卯	庚午 甲戌	戊子 壬辰
八月	戊辰 己巳	丙戌 乙亥	丙辰 丁巳	一本 丙寅
九月	己巳 乙亥	壬子 丁巳	戊午	
十月	戊辰	甲辰		
十一月	乙巳	辛巳		
十二月	戊午	壬午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張捕吉日。戊辰。己巳。庚午。甲戌。庚辰。戊寅。己亥。甲
辰。乙巳。壬子。丙辰。丁巳。戊午。丁（總一去獵山允天獄要書一層消書合書）
日。六甲孫虛方。凡欲取魚射獵但從虛向實。忒從實向虛。孫方皆吉。圖
見出軍捕逐下。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登高履險。忌危日。劉宗孟
編曆法統宗登高涉險凶神。天暨章光。又危日。張捕凶日。戊寅。捕
魚山日。癸巳辛酉。又二月六月七月八月庚五月巳辛癸九月壬十
功食（日忌捕魚取魚養魚並忌）漁獵山神水隔（注山隔林隔獵漁獵山日）
乙丑丙寅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漁獵忌日。乙丑丙寅丙申丁
卯甲寅戊申庚申（與寶成書選擇易見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
覽忌大小空亡林隔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山凶神 山痕林隔天堅伏
屍四激龍虎白虎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山鳥日 甲辰丁未丙戌戊戌（忌
張網）山黑日 甲辰乙巳不張網乙卯庚申癸亥無丙戌戊子石山黑乙
未壬戌休入林 水黑日乙卯乙未丁酉壬申己卯辛巳庚申庚午癸亥
山痕日 大月初一初八十二二十三小月十四十六十二水痕日 大
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二十八三十小月初三初十十二十六初十二十
二。二十八

	正七月	二八月	三九月	四十月	五十一月	六十二月
水隔	戌	申	午	辰	寅	子
山隔	未	巳	卯	丑	亥	酉
林隔	卯	丑	亥	酉	未	巳

日家大殺。日家大殺執知詳甲乙屬豬丙丁羊戊己犬來庚辛虎壬

癸逢蛇大殺鄉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月大殺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申	酉
受死日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萬事利宜。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萬事吉日。 宜天德月德天德
合月德合天恩月恩母倉黃道明星要安金堂玉堂普護福生益後生氣
顯星曲星傳星六合。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萬事百事吉神 天德月德黃
道明星天貴道祇神黃道天德合月德合上吉次吉大明（見任十天赦
則日尤妙）四時天德龍德支德天赦天恩月恩母倉要安金堂玉堂普護
益后續世金匱執儲天王天對天歡天府逆天府聖心微論次天寶次天
德次王堂司命歲前歲後月合驛馬生氣時陽福德次福德月支德歲對
貴人紫微天寶驚與天庫少微天財邑從順天倉順天府逆天倉陽德天
貴天喜天福天后次陽德吉期大利四相五富福生次天成聯官豐王字
成六儀聖母五帝生聖賢生日滿日精日民日顯星傳星曲星逆月宿會
日 萬事百事凶神陽錯陰錯陰陽俱錯陰道陰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
陽破陰衝陰陽衝擊陰併陽衝（上陰二位）純陰單陰（日三陰注之功女人逆）
陣行痕了戾歲博伏佯（以上星過天月德玉堂生氣亦不可用）青龍（妨長）
白虎（妨長損富夫火）玄武（損爭妨）陰私（妨女人）朱雀（損女人小口）滅絕（損
子孫）陰殺（損陰人）天轉地轉月建正轉（妨宅長）月破（損六畜）四時大墓天
罡河魁滅門大禍（四星滅族之家復逢吉神併多者可用）致死（吉神併可
用山神併大凶）正受死天刑天牢天刑殺天獄天喪天摩天哭次天刑天
棒天梁天耗天激天狹天敗天候天禍天門天休廢天乙絕氣劫殺蚩尤
勾陳黑道破敗負衝大四廢小四廢十惡折衝奄衝月刑地狹飛廉大時
狼藉雷霆死別死氣合對歲空亡羸虛敗地經次俠佯龍虎罪至九焦九
坎正四廢貧苦龍日牢日獄日次五虛五淮四方耗血忌四窮六極四離
（少王前一日）四絕（離王前一日）八絕伏罪刑獄徒隸不舉（逆）激月忌小禍
葬耗小耗（逆月初六）大耗（逆月初六）吟耕（四六十二月損人口）奔星火星
利星杵星群星章星耗星（秋冬直日）水星（夏直日）木星（秋直日）金星（春夏
直日）土星（春夏直日）五不遇三長日（歲且月日甲子不宜忌逆事）三
娼星（歲除轉日辰亥不宜入逆事）龍虎蛇鳥天殺星天禍星玄
嘉星犬山星死氣星神后星天刼星口舌星節氣朔望弦晦
滅沒日（忌吉山神專主其事者各附十二門內準此萬事百事類）

乃適用之星故特附
諸門之末以備用之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九十七

二頁

日

諸家選日八十三

年月釋論　宋曹珍編陰陽貫鑑赴擇通書論九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者謂神龜負文以列於背爲因而陳九疇九宮正龜背之象即後天洛書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是也又以伏羲先天河圖之數合之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先儒有除十用九之說漢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自東漢張衡始變九章爲九宮從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分三元六甲以數作方則一白居正北之坎二黑居西南之坤三碧居正東之震四綠居東南之巽六白居西北之乾七赤居正西之兌八白居東北之艮九紫居正南之離五黃之土居于中央是謂九宮此地數成體以分方隅然其機在天數之用爲用者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也横渠曰天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故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揚子云曰地數五復守於五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如天乎

故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地五之耦耳然以天數爲用地卦爲體於九見體爲陰之靜用爲陽之動陰陽相推天運不息逆順參錯無往而非自然欲知年月之與當先明九宮體用之法古之明曆者飛錯之用何其妙歟按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下行九宮鄭司農謂太乙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九宮每四六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總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行九宮陽自坎始而行於坤自坤而震自震而巽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既而復從乾始而行於兌自兌而艮自艮而離行則周矣謂之順行陰自離始而行於艮而兌自兌而乾所行半矣亦息於中央既而復從巽始而行於震自震而坤自坤而坎行亦周矣謂之逆行於此知往者逆知來者順之理也夫此神爲五福太乙之神范越鳳謂上將息於太乙之宮而反於紫極下起於坎則終於離起於離終於坎今之術者但能記憶飛宮起例爲知五福太乙移宮接氣之機豈可妄言禍福哉而年月家推飛宮禍福最緊以其乘上天之氣運也凡用飛宮者屬天盤每宮忌三位無飛宮者屬地盤所占上忌一位幸詳攷焉

排山掌九宮掌

兌七 艮八 離九
乾六
中五
巽四
震三 坤二 坎一

九宮之體

體為地盤
坤二黑 兌七赤 乾六白
離九紫 中五黃 坎一白
巽四綠 震三碧 艮八白
靜則隨方而定

九宮之用

用為天盤
乾六白 兌七赤 艮八白 離九紫
中
巽四綠 震三碧 坤二黑 坎一白
動則依數而行

順飛九宮圖 順行九宮法
坤二兌七乾六 坎一坤二震三
離九中五坎一 巽四五中乾六
巽四震三艮八 兌七艮八離九

逆飛九宮圖 逆行九宮法
坤八兌三乾四 離九艮八兌七
離一中五坎九 乾六五中巽四
巽六震七艮二 震三坤二坎一

論山家墓龍變運墓龍變運年月祖於九天玄女六壬及郭璞靈轄經唐末黃巢破京城楊均松恰得出江南傳與曾文仙一行禪師等方如散出流傳玄微經曰山家運氣有真經歲歲常居墓處逢太歲來山并納甲自然秘訣盡皆通山家年年別有姓不與時師說真定納甲金木年年別真語為眾看山魁山頭須要魁年幹月日併時事一般若已相生為吉慶合之魁日見封官比和孝順足資財若遇相生貴子來年魁山家家長元月魁山家家安已日魁山家殺新婦時魁山家小口已其法取本年太歲納

音與各墓納音相生比和吉墓納音魁本年太歲尤吉經云墓魁歲旺財祿生太歲納音魁本墓納音大凶經云歲魁墓禍患頻又曰山家以得運氣為妙如月分與山家運氣生旺比和故宜用之如月分犯衰病死絕之月亦可用之但忌年魁月魁日魁時魁山運而已惟此墓龍變運止忌山頭若犯半字則亦見禍患 甲寅辰巽戌坎辛申八山正運屬水 丑癸坤庚未五山正運屬水以今年五虎元遁水墓在辰 甲己年戊辰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乙庚年庚辰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丙辛年壬辰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丁壬年甲辰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戊癸年丙辰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離壬丙乙四山正運屬火以今年五虎元遁火墓在戌 甲己年甲戌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乙庚年丙戌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丙辛年戊戌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丁壬年庚戌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戊癸年壬戌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震艮巳三山正運屬木以今年五虎元遁木墓在未 甲己年戊辰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乙庚年庚辰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丙辛年壬辰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丁壬年甲辰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戊癸年丙辰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兌丁乾亥四山正運屬金墓在丑遁法以今年立春節至冬至前用先年五子元遁墓運

交冬至節後至立春節前用本年五虎元遁墓運 甲己年乙丑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乙庚年丁丑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丙辛年己丑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丁壬年辛丑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戊癸年癸丑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已上用先年五子元遁法 甲己年丁丑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乙庚年己丑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丙辛年辛丑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丁壬年癸丑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戊癸年乙丑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已上用本年五虎元遁法 按胡舜申歲本論謂天道之運當自子始故年分三元必自子年始以枝幹衍成六十日亦自子日始昨日子時即為今日今日子時即為明日亦以子時為始年月日時皆始自子若自去年子丑月即為今年今年子丑月即為明年如前之用時始為正當蓋今夜子時遂為明日今年子月遂為明年事理明實無可疑者曆數家用冬至起歲正用此意然曆數者自冬至起歲則舉正於氣之中其實皆始於子蓋金山必甲五子元遁者驗前一年子月為歲首也金墓在丑納音隨歲數起不可不正其歲本也 論陰府太歲陳希夷通龍變化十干變運說陰府太歲即十幹化氣於十二生肖中其餘者不能變化惟獨有龍能變化通龍者用五子元遁如甲己運生甲起甲子遁到辰字住即得

戊辰戊干屬土甲己化土依此遁去他傚此 甲己年遁得戊辰戊干屬土甲己化土乙庚年遁得庚辰庚干屬金乙庚化金丙辛年遁得壬辰壬干屬水丙辛化水丁壬年遁得甲辰甲干屬木丁壬化木戊癸年遁得丙辰丙干屬火戊癸化火乾宮納甲外三爻壬壬與丁合化木忌乙庚金年月日時魁乾甲二山坎宮納甲外三爻戊戊與癸合化火忌丙辛水年月日時魁坎癸甲辰山艮宮納甲外三爻丙丙與辛合化水忌甲己土年月日時魁艮丙二山巽宮納甲外三爻辛辛與丙合化水忌甲己土年月日時魁巽辛二山離宮納甲外三爻己己與甲合化土忌丁壬木年月日時魁離壬寅戌山坤宮納甲外三爻癸癸與戊合化火忌丙辛水年月日時魁坤乙二山震宮納甲外三爻庚庚與乙合化金忌戊癸火年月日時魁震庚亥未山兌宮納甲外三爻丁丁與壬合化木忌乙庚金年月日時魁兌丁巳丑山假如卯山酉向用戊癸年月庚化金忌戊癸火魁震庚亥卯未山經云戊癸年月脩震宮犯之立殺五人凶切不可脩俗師執見以東西不剌之說誤人歌曰甲己化土乙庚金丁壬化木已成林丙辛化水滔滔去戊癸南方火焰侵又曰八山變運訣艮巽水歸中火歸坤坎位木入兌乾宮西震屬金位南離變土風五行真口訣那有世

人通。末西不利，乙庚寅戌癸兌又本一卦占三山，如甲乙年丑艮寅。二統
官非。若此殺惟忌山頭，若生家或先脩得堂屋，後脩廳廊，作向係是修方
向則亦不忌。如是安塋皆不可犯，見禍尤速。又曰若正陰府太歲，止犯半
字，決主殺人官災橫事。若修陰府太歲，有吉星到可壓。如修造不動土，係
正陰府並不忌。 論浮天空亡 乾宮納甲內三爻生甲，甲年以乾卦翻
兌，從兌上起生氣貪狼數到離壬，壬山向，壬屬絕命破軍。 巽宮納甲內
三爻生辛，辛年以巽卦翻坎，從坎上起生氣貪狼數到艮丙，丙山向，丙屬
絕命破軍。 離宮納甲內三爻生己，甲與己合，則甲己年年作丙壬。 坤
宮納甲內三爻生乙，乙年以坤卦翻艮，從艮上起主氣貪狼數到坎癸，癸
山向，癸屬絕命破軍。 震宮納甲內三爻生庚，庚年以震卦翻離，從離上
起生氣貪狼數到兌丁，丁山向，丁屬絕命破軍。 坎宮納甲內三爻生戊，
戊與癸合，則乙庚戊勿違丁癸。 艮宮納甲內三爻生丙，丙年以艮卦翻
坤，從坤上起生氣貪狼數到巽辛，辛山向，辛屬絕命破軍。 坎宮納甲內
三爻生癸，癸年以坎卦翻巽，從巽上起生氣貪狼數到坤乙，乙山向，乙屬
絕命破軍，則丙癸之年辛與乙 兌宮納甲內三爻生丁，丁年以兌卦翻
從乾上起生氣貪狼數到震庚，庚山向，庚屬絕命破軍。 離宮納甲內三

爻生壬，壬年以離卦翻震，從震上起生氣貪狼數到乾甲，甲山向，甲屬絕
命破軍，則丁壬庚甲是天心。 右浮天空亡，其列出於變卦納甲，取絕命
破軍相對。如甲己年，年作丙壬是也。有以甲己之年作丙壬，乙庚之歲，辛
與乙者非也。歌曰：甲己年年作丙壬，十二年中禍患侵。乙庚戊歲違丁癸，
疾病官災十四春。丙癸乙辛十八載，丁壬庚甲犯災旬。其殺不拘陰地陽
宅，開山立向決不可犯，拆屋改墳亦然。後此若元有堂屋，而欲向後新作
廳廊，或安門立向，雖有吉日，亦不可犯。蓋前例變卦納甲，與蓋山黃道天
卦起例並同。

巡山羅睺
申子辰羅睺乙巽辛 申年辛 子年乙 辰年巽 並起羅睺順行
寅午戌丁癸艮宮出 寅年艮 午年丁 戌年癸 並起羅睺順行
巳酉丑丙壬乾作首 巳年丙 酉年乾 丑年壬 並起羅睺逆行
亥卯未甲庚坤大忌 亥年庚 卯年甲 未年坤 並起羅睺逆行
羅睺凶，暗曜凶，土宿凶，盧星凶，水星吉，財寶吉，金星凶，血光凶，太陽吉，
昌吉，大星凶，炎曜凶，紫炁吉，榮官吉，計都凶，刀兵凶，木星吉，旺田吉，鬼殺
凶，傷巳凶，太陰吉，吉慶吉，攝提凶，旺蠶吉，若殺其他只云亥卯未甲庚坤
大忌，不知內有二十四星，遍布二十四方。今依曾仙人寶鑑排定己上二
十四星，各分陽順陰逆，布于二十四方。一名無頭火星，首忌云宅墓並忌。
下此向凶。一年占一字，犯者三年五年六年內，時見官災橫禍，雖有吉星，
不能壓制。 論陰陽貴人 十干貴人，郭景純元經以為吉人之首，即天乙
貴人，主宰天盤，以照地盤，隨年逐月，所值山頭方向，可以鎮壓地下神煞。
雲間備先生添曰：至靜而能制群動，至尊而能鎮衆浮，以其有坤，貴鍾通
理，乃為貴人之德。是以陽貴人出於先天之坤，故順；陰貴人出於後天之
坤，故逆。天干之德未足為貴，而干德之合炁乃貴爾。 先天坤卦在正北，
即今坎位，陽貴起先天坤，故從子起甲，甲得在子，炁合於己，己逆以子為
陽貴，陽貴順行。乙德在丑，炁合於庚丑，丙德在寅，炁合於辛寅，丁德在卯，
炁合於壬卯，辰為天羅之獄，貴人不居，故戊跨在巳，炁合於癸巳，午與先
天坤位相對，名曰天空，貴人有獨無對，故陽貴人不入於午。己德在未，炁
合於甲未，庚德在申，炁合於乙申，辛德在酉，炁合於丙酉，戌為地網之獄，
貴人所不居，故壬跨在亥，炁合於丁亥，子乃先天坤位，貴人不再居，故癸
跨子而在丑，炁合於戊丑，是以為陽貴起例。詩曰：庚戊見牛甲在羊，乙猴
己鼠丙雞方，丁豬癸蛇壬是兔，六辛逢虎貴之陽。
先天 甲合乙 甲年合丙 酉地網 戌壬合丁亥 此十干先天相合之炁

坤從甲順行為陽貴 己合甲未 天空無對干 戊合癸巳 天羅不居 甲合乙 不再居 乙癸合庚戊丑 辰丁合壬卯 丙合辛寅
先天坤在子順行 子屬陽，故從子位順行，分居地盤九支，謂之陽貴，人旦夜與冬至後用之。
後天坤卦在西南，即今申位，陰貴起後天坤，故從申起甲，甲德在申，炁合
於己，己逆以申位為陰貴，陰貴逆行。乙德在未，炁合於庚未，丙德在午，炁
合於辛午，丁德在巳，炁合於壬巳，辰為天羅不居，故戊跨在卯，炁合於
癸卯，寅對申為天空，故己跨寅在丑，炁合於甲丑，庚德在子，炁合於乙子，
辛德在亥，炁合於丙亥，戌獄不居，故壬跨在酉，炁合於丁酉，甲乃後天坤
位，貴不再居，故癸復跨申在未，炁合於戊未，以為陰貴起例。詩曰：甲貴陰
牛庚戊羊，乙陰在鼠己猴鄉，丙豬丁雞辛遇馬，壬蛇癸兔屬陰方。
後天坤從甲逆行為陰貴 甲合己六貴 不再居 乙合庚未 丙合辛午 丁合壬巳 中壬合丁酉 地網戌 辛合丙亥 庚合乙子 己合甲丑
後天坤在申逆行 天羅不居 辰戊合癸卯 天空無對寅 此十干後天相合之炁，屬陰，故從中位逆行，分居地盤九支，謂之陰貴，人暮夜與夏至後用之。
論貴人登天門 郭景純謂貴人在天盤，則隨太陽轉運，九天玄女以貴
人主宰，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故貴人

若到乾上則登天門爲神潛伏豈止六神藏四殺沒而已惟存起例曰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兎蛇藏六辛逢虎馬此是貴人鄉更不分陰陽逆順旦晝暮夜妄改甲戊共牛羊庚辛逢虎馬者殊不知在先天後天之說也　論三奇出於貴人所合干得天上三奇乙丙丁者出於貴人之干得遁行十二支辰以陽貴順行則乙德在丑丙德在寅丁德在卯三干之德相聯而無間斷以陰貴逆行則乙德在未丙德在午丁德在巳三干之德相聯亦無間斷以其隨貴人在天故謂之天上三奇除如戊己庚辛壬癸隨貴人所涉或間羅網或間天空皆不相聯蓋三奇能壓凶煞者以其出於貴人之干德爲吉也　論六壬年月六壬天罡年月乃九天玄女所建故其例取天罡爲首順行十二支辰以天罡配辰太乙配巳勝光配午小吉配未傳送配申從魁配酉河魁配戌登明配亥神后配子大吉配丑功曹配寅太衝配卯止取神后子勝光午功曹寅傳送申天罡辰河魁戌六位爲吉其中惟有天罡河魁爲福緊猛更宜修僧院道觀一紀祭畢造葬加位佐玄真人云凡十二年頭五音立置塚宅併修方下向者只有天罡勝光傳送河魁神后功曹六星大吉餘星辰大凶蓋諸曆書所載吉凶神煞莫不出自六壬且如祿馬官符打頭火星暗刀殺

是也蓋六壬書吉凶繫完雖於盡用有專主六壬年月而不避其他年月緊殺亦不可也又六壬士元逐見年命修造論通天竅年月夫通天竅年月日佐宮仙人所造唐時勅禁此書只因黄巢反亂楊公收拾此書傳與弟子曾仙筆經云但揀通天成敗經殺首問星名大小大血大重喪迎財進寶強庫珠貯州牢獄貯縣牢獄小重喪位鎮相逢大吉進青龍須得本師真口訣曉了分明說不得本師口訣難斷事只成空凡修造塟埋坐向修方若遇吉神所值不問將軍太歲身皇定命血刃暗刀官符三殺諸位凶殺若此吉星並能壓之修之大吉其秘傳口法只用乾坤艮巽甲丙庚壬乙辛丁癸開山立向修方以求年月日時吉星所到之處取應劾其他未盡口訣詳見造塟一覽曾文仙記云又度通天都要竅年月此經妙十二年中坐向時依卦水無虧　論天河轉運昇玄雷霆年月夫天河轉運流星寶照年月自九天玄女授與太華仙人至大唐國師楊救貧推究年月致其一用萬無一失其法尊帝二星爲主曾仙記云天河轉運爲第一官職從此出尊帝二星實可觀用著百般新又昇玄雷霆年月論太陽血刃紫炁水滌丙乙燥火奇羅土孛天罡台將金水月孛取吉凶星合炁魁出魁入之法曾仙記云第一莫逢雷霆射瘟火遣雷打修心養取好見

祿富貴不離門蓋此二家年月難於專用若舉其大槩故不編入　論獨火此殺一名飛禍又名六害即蓋山黄道羅年月内朱雀五鬼獨火星在合位一年止占一字曆書云禁無步數大凶惟忌修營蓋屋動土犯之主見火災破財如塟埋則不忌　元經曰且如甲子年用離卦五鬼在艮是獨火又如丑寅二年用坤卦五鬼在震是獨火此用衡年一卦犯主火凶若獨火方月家一白到着作之不爲害亦須一白有氣若無氣則不利或弔得壬癸水加獨火之上作之即吉也右殺將月建入中宮弔得丙丁二字到獨火方上蓋丙丁屬火則其火即發假如丁未年獨火在離二月遁起癸卯入中宮順飛到離上見丁未近見一家動土修造誤犯離方則其火隨手燒屋蓋飛得丁字到離故也　論歲天道陳希夷歲天道詩曰丑未之年甲庚遇寅申之年乙辛坐卯酉却向乾巽方辰戌加臨丙壬將巳亥之年丁癸方子午之年坤艮土恭詳舊本惟有辰戌丑未四年所占方向並同如子午寅申卯酉巳亥八年與舊本方向不同今用玉鑰匙殺定　論天皇大殺一名山家炙退一名馬前炙退又名致死方曲直殺神樞殺六害踏脚殺如申子辰年屬水局居寅即三合年死位長生中死於卯則甲卯二位是其餘倣此一本云馬前六害殺惟甲庚丙壬切忌作向天皇

炙退殺惟子午卯酉忌作山并修方　論土皇殺子丑在巽遊乾寅卯在坤遊艮午年在子遊午辰巳在乾遊巽未年在卯遊酉申酉在午遊子戌亥在艮遊坤　右陳希夷云土皇神如獅子郭璞稍張犯之令人血光仍分陰陽輕重斷之秋分後五日得觀卦羅用事無侍　論劍鋒殺并重喪日宅寶經云修造作墳犯之六十日殺內千斤二百日內損二人及犯公事盧療此殺在方名劍鋒在日名重喪百忌云正七連庚申二八乙辛寅丁癸五十一四十丙壬方辰戌丑未月戊己是重喪此劍鋒殺但日名重喪一名重時凡人死日安塟應于凶事犯之主有喪也又集正云復日復者復也但墓爲魁罡所擊若與吉神併宜爲吉事切忌成服舉哀斬草埋塟作諸凶事主大殃反覆連綿不已經云用凶重凶用吉重吉陰陽備用云重復日者復也乃反復之義如寅申有甲又復見甲卯中有乙又復見乙是謂反而再者其日亦與重喪日同爲一切吉事則復吉爲一切凶事則復凶故凶事於復日人爲之重時如正月甲二月乙四月丙五月丁七月庚八月辛十月壬十一月癸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皆爲復日不宜成服斬草行喪殯埋等事即百忌云重時集正備用云復日也三曆並仲月同而四季月異也同者皆云正甲二乙四丙五丁七

庚八辛十壬十一癸異者集正云三六月戊日九與十二月己日百忌則
辰戌丑未月皆忌戊己二日陰陽備用辰戌丑未月戊後見己只忌己日
如重喪日只依此例爲是但季月方位並無明說據術者云月建前一位
即是如辰後見巽未後見坤戌後見乾丑後見艮今依用其說則季月方
位辨正明矣大抵在方止忌修方若三奇到方亦能壓制在日止忌喪埜
作諸凶事爲吉事則復吉也　論黄黒二道元經曰日辰黄道入皆會誰
顯臨方理秘幽又云黄黒二道理雖精推用鈞宮分堂經年月日時皆可
用黒凶黄吉最分明然年月日時皆無起例可憑所謂乘鈞者無義理若
取乘宮爲是則甲子年正月起丙寅入中宮順乘累累數去則本年司己
己在艮反不得爲黄道並起例不明不是信用前賢定奪黄黒二道惟月
家以正七月起子二八起寅每兩月順行六陽位可以推信餘月倣此陰
陽備見論黄黒日時寅申月日加子卯酉月日加寅辰戌月日加辰巳亥
月日加午子午月日加申丑未月日加戌並以青龍加之與時加臨名立
一局以月定日以日定時所用日時值黄道則其神吉可用值黒道則其
神凶不可用其所用時亦如前法乃先以四大吉時選之而此所選時或
在前一枝辰上如甲卯之類或在後一枝辰上如寅申之類亦視其道之

黄黒吉凶爲用　論乘天官符玄女六壬天罡年月云寅午戌年配離卦
離屬火又臨官在巳巳是官符巳酉丑年配兌卦兌屬金金臨官在申申
是官符申子辰年配坎卦坎屬水水臨官在亥亥是官符亥卯未年配震
卦震屬木木臨官在寅寅是官符從玄真今注云十二年頭配四卦看取
官符在何位上方後移月建入中宮順數取官符落何山頭方向犯者立見
官事若有祿馬同到見禍尤速　論打頭火乘天獨火打頭火寅午戌屬
火旺到午亥卯未屬木旺到卯申子辰屬水旺到子巳酉丑屬金旺到酉
蓋子午卯酉各在本宮旺鄉又見乘宮故犯之其火即發如乘天獨火申
子辰屬水死於卯巳酉丑屬金死於子寅午戌屬火死於酉亥卯未屬木
死於午蓋子午卯酉火星皆在本宮死地雖是乘宮其火無應若與打
頭火乘宮同位及年獨火乘得丙丁字同到方道則此火即發　論昇玄
順逆血刃順逆血刃詩云甲己順蛇逆甲求今附者便作六甲年血刃避
忌但逢甲年避巳與甲而不知尋太歲所在如甲子年又犯卯癸逆血刃之
禍速於順血刃或謂年月日時同用此例並不曾有騎虎起月建之說皆後人
推自推演未可以爲禍福準憑　論天月將謹按授時曆延祐庚申十二月十
六日庚申酉初二刻後日躔玄枵之次天盤太陽在子神后爲天月將至

治元年辛酉正月十六日庚寅申初一刻後日躔娵訾之次太陽方過亥宮
天月將方屬登明用四大吉時者宜詳審　論地月將謹按授時曆延祐
庚申十二月三十日甲戌巳初四日刻交立春節後作至治辛酉年正月
所用事蓋地月將之說且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卻會西北之亥氣使
相應者以寅與亥合也自立春節後便屬正月則地月將登明過亥而年
月諸煞方位已定凶神所占決不可犯至如其他月於論地月將者亦依
前例蓋今世時師以爲立春節後取得亥日過方交登明亥將者其說非
也注云孟春日月會亥娵訾謂之合朔也　論用盤針子午針法自交趾
南越裳國來朝忽迷歸路周公爲作子午針置之於車名指南車自漢初
張子房只用十二支不取支干雜用之說又自唐以來始用無向無向之義
添乾坤艮巽又取十干用八除去戊己歸中今世時師不原所自蓋縫針
之法壬子中更論正針子亦中以子相對壬子字亦與縫針方位同今人
若用縫針法狐首經中理貫通又明鋒中陰陽備用云聞諸長老言盤針
之用當以丙午壬子之中者爲正子當順其意曰以天地四方中分之陽
主於子自子至丙爲左陰生於午自午至壬爲右特取丙午壬子之間乃
天地之中南北之正也予立此說載於新法中雖自謂得其理而未能自

信其後見狐首經有言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
壬西北司陰丙午壬子天地之中南北之正其意特閒與之合於是斷然
以丙午壬子縫針爲是因永用之而吉凶有準又曰子主於壬以丙隸午
則縫存一干一支之中則子至丙爲陽之極午至壬爲陰之極子月上半
月大雪節是壬之候陰方極也下半月冬至爲陽是子之候也則五月上
半月是芒種乃丙之候陽之極也下半月夏至陰方生午陽極生陰從午
至壬由西至北爲陰從子至丙由東至南爲陽玫之晦翁易說其義同又
如壬亥山丙巳向作六分亥山四分壬以亥多爲主得平月餘倣此
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南針辯切謂陰陽爲禍福之樞盤針乃天地之則
蓋天地異位聖人生焉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因洛書而敘九疇河
圖洛書相爲表裏辯方正位由此而推故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震離坎
兌居四方之中而子午卯酉者即震離坎兌之位也且以二十四位而言
自乾至艮包北方亥壬子癸丑五位而子居其中自艮至巽包東方寅甲
卯乙辰五位而卯居其中自巽至坤包南方巳丙午丁未五位而午居其
中自坤至乾包西方申庚酉辛戌五位而酉居其中夫如是則子午卯酉
居四方之中而爲四正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而爲四維四正一定中正

不可易也若以其所屬而論之子乃北方水之正位壬癸夾之午乃南方火之正位丙丁夾之卯乃東方木之正位甲乙夾之酉乃西方金之正位庚辛夾之皆轄其自旺之氣而歸於四正此中正之道明矣且如針落卯指子午者蓋從陰陽之中分也是乃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子午者陰陽肇端一中分造化之所是以春秋分在卯酉正冬夏至從子午中又如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之謂也且前賢作演白星之法陽遁自坎起冬至而不起大雪陰遁自離起夏至而不起芒種何哉蓋冬至則子月之中而上半月隸大雪節一陽雖生而猶有陰在冬至後方爲陽也夏至則午月之中而上半月隸芒種節一陰雖生而猶有陽在夏至後方爲陰也晝夜長短至極而後循環是以白星之例取其二至節子午月之中爲始盤針定位固當取子午之中爲正或者執以壬子丙午縫針爲是自當方位辨之且聖人作易有曰出乎震齊乎巽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坤卦曰西南得朋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以此推之震離坎兌居四方之中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明矣且北方亥壬子癸丑五位以縫針取之後只有亥壬二位前占子癸丑三位矣南方巳丙午丁未五位後只有巳丙二位前占午丁未三位矣如

東西二方理亦然也若以縫針前後各分三位則乾居北而艮居東巽在南而坤在西大失中正之道而昧聖人作易之旨矣合前論之則正針是縫針非蓋天下之理中正而已矣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陰陽定陰陽定而禍福驗縫針云乎哉　方辰辨切謂陰陽之學以定方辰爲切要蓋方辰乃吉凶出焉苟不明其所以定方辰則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謂之吉者反凶凶者反吉誤人多矣大凡方辰神煞人皆知之欲不差其方位要之正在安盤針之得其所也今之陰陽家定方辰有置盤針於廳屋者有以明井爲中者有量屋闊狹長短而而中者皆非中正之道也愚嘗詳究陰陽諸書考其道理則知人宅以中堂爲正墳墓以棺槨爲正官舍以公廳爲正寺觀以大殿爲正即中正之地以置盤針即盤針之所以定方位如此則意明理順天下莫能破焉愚恐時人故以管見僭爲之說　論五音義理并辯范越鳳曰五音之說呂才論之詳矣傳者以爲起於一行非也至於近代師巫加以宮商角徵羽五音配屬山家爲用如王楊等爲商音以武庚呂等爲羽音欲以同韻相求及其柳姓爲宮音以趙姓爲角音又非四聲所管其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覆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

野俗口傳惟堪輿經黃帝對天姥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泊及後代賜族者多至於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因邑爲氏分布宗枝又餘各狀或承所出之祖或係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之所管攝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然五音終不可用所謂五音者本山之五音也非姓之五音也見在洞林秘訣　論天德日母倉日詩云正丁二坤宮三壬四辛同五乾六甲上七癸八艮同九丙十居乙子巽丑庚中然有甲庚壬丙乙丁辛癸日而無乾坤艮巽之日按陳希夷玉鑰匙云正丁二申宮三壬四辛同五亥六甲位七癸八寅同九丙十居乙十一巳有功庚歸丑月內過著最興隆如坤中有申乾中有亥艮中寅巽中有巳是也集正云四時五行之母　論天德合日月恩日按陳希夷天德日蓋二月申日申與巳合五月亥日亥與寅合八月寅日寅與亥合十一月巳日巳與申合假如正月丁爲天德丁與壬合以壬爲天德合日又如二月申爲天德日申與巳合用巳爲天德合日餘日倣此　五行論母德於子故曰月恩　論月德日趙載云正五九月寅午戌火火旺在丙二六十月亥卯未木木旺在甲三七十一月申子辰水水旺在壬四八十二

月巳酉丑金金旺在庚皆取四旺處以爲月德之宮也　論天赦日一本云天之生育萬物而宥其罪甲戊爲陽干之德子午爲陰陽之感寅申爲陰陽之去以干德配之爲赦宜疏獄滌冤拖恩恕罪祀神祭願史與上次吉併可修造起工入宅移居動作百事吉世人皆知此日修葺最吉然五月甲午十一月甲子爲天赦卻與天地轉殺日同加以月德壓動凡修造起工動土極凶　論天喜日春戌夏丑秋辰冬未而今人不原其理余於卦書中得其要須大抵天喜日取日辰與月建合處謂之天喜假如正月建寅用戌日乃寅與戌合又如二月建卯用亥日亦建亥與卯合餘倣此　論天地轉殺日一本云蓋物極則反謂之轉如春兔忌二月卯日夏馬忌五月午日秋雞忌八月酉日冬鼠忌十一月子日如起造修營動土基地併開池穿井開墾田土修作陂堰砌路築墻用其日起手修作動土右段如春木旺見乙卯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辛卯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夏火旺見丙午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戊午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秋金旺見辛酉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癸酉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冬水旺見壬子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丙子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與月建同日某日最凶又一本云今人但知春兔夏馬秋雞冬鼠當忌不知自有正轉殺日春癸

卯金夏丙午水秋丁酉火冬庚子土與月建同日則此四日最爲蓋天地之間惟旺氣主殺如無刑擊魁戰未見其凶所以爲禍最慘反魁其夬之旺氣君犯此凶日決主身災　論四廢日春以庚金爲廢夏以壬水爲廢秋以甲木爲廢冬以丙火爲廢春庚者而申亦屬金夏壬者而子亦屬水秋甲者而寅亦屬木冬丙者而午亦屬火謂之支干連見又逢瀛經云四廢者是五行無氣福德不臨之辰百事忌用陰陽滿用云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爲四廢之日乃五行無氣福德不避之辰於諸營皆忌修造如修造用之或多不利又云四廢日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此凶當避之其日只宜襲榻五生墳如破土安塋則亦不忌　論破日雲龍天原發微說是從斗柄與北辰相脉絡北辰爲十二辰之統斗柄則指十二辰者也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却會西北之亥氣使相應者以寅與亥合也日月節是如北斗每月所指辰曰建斗第一星爲魁四爲衡七爲杓月昏建者杓夜半建曰衡於平旦建者魁屬陽曆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日對而復始觀所值以定言凶每交三月節必疊兩值日如正月寅日值建二卯三辰之類與斗杓所指相應注曰如正月又春節斗柄指寅辰在東北日建斗杓申所指相應在西南以申爲斗柄指破

故中日極凶也　論楊公凶忌日楊公留下十三日乃爲大凶之日但每月日辰傳寫不同蓋不知所本其法用正月朔日起角木蛟以二十八宿起數到室火猪值日凡人用事值之無得利者出行修造入宅忌之如正月一日起角宿至十三日室宿直日每月下以月大月小並滅兩宿則二月十一日三月初九日亦易記耳今人修造大忌此日　起例曰常將角宿起正初天上星辰逆位鋪數到十三誰直日恰遇凶神室火猪不論月小併月大每月之間兩宿除二月十一三月九四月初七定無虛五月正當端午日六月初三七朔書七月又逢二十九此月兩日不堪聞八月念七九念五十月念三還值渠子月念一臘十九一載周流不計餘神仙忌此十三日不犯凶神禍自無　假如二月初一日起氐宿數至十一日室火猪至二月二十八日得亢宿不論月分大小就本月內除退氐房兩宿三月初一日起心宿數至初九日又得室火猪其餘做此　愚按舊書三月有初三日七月有二十九日八月有二十八日九月有初三日十月有二十一日十一月有十九日十二月有十七日餘月同又訣曰神仙留下十三日舉動須防遭禍失一切修造見興工終不利須知不吉行船內根建此日本判唐主都無益埋葬若還月此日兇禄必定遭主乙逆婚嫁娶用此日夫妻剋頭終不吉人生出

世逢此日波波碌碌難度日求官赴任遭此日在任須致有被刺夬師得日安知由神仙傳定十三日　論爭雄受死日古詩云爭雄受死日江河皆斷絕不特滿山川平原成塞充出軍用此日不久遭已滅嫁娶用此日主離并死別出行用此日遇虎併蛇蟲行船用此日波浪遭沉溺經求用此日本利盡消折每月有三日凶敗難宣說世人若避之代代逢明月天地爭雄每月有兩日受死每月有三日惟天地爭雄若有壽主救解用之無咎受死覺裸之法詳見口訣并數奇書　又云正月戌二月辰三月亥四月巳五月子六月午七月丑八月未九月寅十月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日　論月忌日俗忌初五十四二十三年年月月在人間世傳指爲五鬼下哭以爲極凶其法以五黃土直日相配廉貞火生起中宮之土每月初一日起一白水入中宮與貪狼木相配水木相生初二日二黑土與巨門土相配比和初三日三碧木能剋祿存土初四日四綠木與文曲水相生初五日屬五黃土配以廉貞之火火加中宮之土大生土土旺大晦土濁而已初十十九又數一白貪狼而去至十四二十三又各值五黃廉貞殊不知一月之內此三日皆有晦昧無大凶也於此三日只忌中宮修蓋宅舍安良極枝頓重物餘無妨也　差撰奇書卷貞編大亦名月忌每月初五十

四二十三世傳五鬼下哭日又名月忌未知此三日凶咎之由近傳此法每月初一日北斗貪狼星順數初一日貪狼初二日巨門初三日祿存初四日文曲初五日廉貞初六日武曲初七日破軍初八日左輔初九日右弼初十日貪狼十一日巨門十二日祿存十三日文曲十四日廉貞十五日武曲十六日破軍十七日左輔十八日右弼十九日貪狼二十日巨門二十一日祿存二十二日文曲二十三日廉貞華星不可耿犯耿曰初五十四二十三年年月月在人間從古至今有又字曰相傳不孚聞至民避晨已社稷李顏入宅見三男初五犯着家安已十四日犯着白身精行船落水遭官事皆因犯着二十三　論往亡日唐太宗曰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見之由此言之可發明矣況凡庸太宗李靖公問對　論六壬赤口日以月建位上起初一順數一日一辰遇辰戌位上是赤口蓋辰爲天罡戌爲河魁謂之天羅地網乃貴人不臨之地　假如正月建寅便從寅上起初一留連初二卯上速喜初三辰上即赤口又如三月建辰便從辰上起初一即赤口矣陰陽備用云世言赤口日犯之主口舌爭競令人用事乃不顧赤口及作事雖獲吉而口舌爭競苟不得已而用防閑口舌爲佳別有禳法詳見口訣　論披麻殺日取五

行胎庚是殺如寅午戌犬月子日亥卯未木月酉日申子辰水月午日巳
酉丑金月卯日此日忌嫁娶入宅俗有禄注詳見口訣。論人小空亡日
諸曆逐月所載間有異同今校定大小空亡日且以正月爲例如初六日
是大空亡自初六日起數至十四日得九數又自十四日起數至二十二
日重得九數又自二十二日起數至三十日又重得九數除月微此蓋其
日數過九又名大小九空日只忌經商買賣開庫店。論本命對衝年月
日時家主本命日不宜用事諸曆皆無明說元經惟以本命忌對衝十干
無禄爲十惡大敗如庚戌生人不用甲辰日者止有庚戌生人其年人忌之
惟遁藏經却忌本命日不宜修營作用自後甲子生人則必忌庚午年月
日時庚子生人則必忌甲午年月日時又佐玄真人云凡五音修方下向
命不可與年相衝年不可與月相衝月不可與日相衝日不可與時相衝
立見大凶只如子生人不得使午年午月修造亦不使午日子時殺人大
凶如使子年申月辰日寅時則無忌。論本命枝幹對衝合忌年月日
出遁藏經
甲子對戊庚午　甲戌對戊庚辰　甲申對戊庚寅　甲午對戊庚子　甲辰對戊庚戌
甲寅對戊庚申　乙丑對己辛未　乙亥對己辛巳　乙酉對己辛卯　乙未對己辛丑

乙巳對己辛亥　乙卯對己辛酉　戊丙子對壬午　戊丙戌對壬辰　戊丙申對戊壬寅
戊丙午對壬子　戊丙辰對壬戌　戊丙寅對壬申　己丁丑對癸未　己丁亥對癸巳
己酉對癸卯　己丁未對癸丑　己丁巳對癸亥　己丁卯對癸酉　庚子對戊甲午
庚戌對戊甲辰　庚申對戊甲寅　庚午對戊甲子　庚辰對戊甲戌　庚寅對戊甲申
辛丑對己乙未　辛亥對己乙巳　辛酉對己乙卯　辛未對己乙丑　辛巳對己乙亥
辛卯對己乙酉　壬子對戊丙午　壬戌對戊丙辰　壬申對戊丙寅　壬午對戊丙子
壬辰對戊丙戌　壬寅對戊丙申　癸丑對己丁未　癸亥對己丁巳　癸酉對己丁卯
癸未對己丁丑　癸巳對己丁亥　癸卯對己丁酉
論十惡大敗無禄殺日出元經甲辰乙巳壬申丁亥庚辰丙申戊戌癸亥
辛巳己丑此十辰日禄皆落空亡故云無禄如甲禄在寅乙禄在卯甲辰
旬中無寅卯甲乙之禄空亡故甲辰乙巳爲無禄庚禄在申辛禄在酉甲
戌旬中無申酉庚辛之禄空亡故庚辰辛巳爲無禄丙戊禄在巳甲午旬
中無巳故丙申戊戌其禄空亡丁己禄在午甲申旬中無午故丁亥己丑
其禄空亡壬禄在亥甲子旬中無亥故壬申爲無禄癸禄居子甲寅旬中
無子故癸亥爲無禄凡此空亡天所不蓋又爲之天中殺既皆無禄名曰
十惡大敗百事用之不利如從事於公私利禄之事尤宜避忌又云十惡

大敗惟一旬中天干無禄耳惟庚戌太歲及庚戌生人忌甲辰日之類隨
各年及本命以避元經曰謂十惡都來十箇神逐年有殺用屈分蓋以年
支干衝日支干爲忌餘悉無妨今載法許不能明說乃增以龍蛇出穴自
妨身倉庫金銀化作塵之語令人當例避之是不知此義也選擇大全並
殺奇書並用奇書又云釋教女貴經十惡大敗甲己年三月戊戌七月乙
亥十月丙申十一月丁亥乙庚年四月壬申九月乙未丙辛年三月辛巳
九月庚辰十月甲辰戊癸年六月己丑除丁壬年無日外前八年遇此十
日爲十惡大敗日用之百事不吉亦宜避之又有一法乙庚年四月遇壬
申名戊舉逢事之類推舉無出庚不須編入。新編備要逐月大敗詳釋
師潘公曆十惡大敗有論四季截之中逐月求丙申壬申七月忌乙未辛未
忌逢午與辰甲辰忌逢犬兩猪相見結冤讐丁亥癸亥戊戌寄在春三月丁酉丑
月卯當頭己丑吟逢大小者化看之時爲事休
論十位太歲及本命生人合忌十惡大敗日
庚戌生年忌甲辰日　辛亥生年忌乙巳日　壬寅生年忌丙申日
癸巳生年忌丁亥日　甲辰生年忌戊戌日　乙未生年忌己丑日
甲戌生年忌庚辰日　乙亥生年忌辛巳日　丙寅生年忌壬申日

丁巳生年忌癸亥日。本命則年辰忌之太歲則止此一年忌此一位
論四殺沒六神受制時總錄云四殺者寅午戌犬之位殺在丑丑爲大吉
金墓也亥卯未木之位殺在戌戌爲河魁大墓也申子辰水之位殺在未
未爲小吉木墓也巳酉丑金之位殺在辰辰爲天罡水墓也常以月將加
時此殺入乾坤艮巽之上皆不見人故四殺沒于四維凡取四殺沒者孟
月即正四七十月是也此用甲丙庚壬時五月十一月二月八月爲仲月
此用艮巽坤乾時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爲季月此用癸乙丁辛時以此加
之自然四殺沒于四維矣其論六神受制者使六神於所不勝故曰伏藏
此時百事皆吉若能用者令螣蛇墜水朱雀投江白虎燒身勾陳入獄玄
武折足天空被戰如此取時所營無不遂是曰時之良也說見楊惟德塋
原總錄論截路空亡時截路空亡者曆書云出行最忌此時離門犯之凡
事不宜蓋是天干帶水故名截路假如甲己日將五子元遁起甲子時至
申酉得壬癸屬水不宜陸路只宜行舟三車一覽云如人在路途間遇水
則不可濟會書云如截路空亡是天干帶壬癸字看直日會宿值氐房心
虛室奎婁昴觜參鬼柳此十二宿遇水則截其路但忌行軍出行阻滯若
修造瘞埋則亦不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論太歲諸神太歲諸神逐

年曆日甚肯具出大抵如太歲將軍官尊神獨火金神官符死氣歲殺歲破官畢殺不可作犯其餘飛廉劫殺大小耗蠶官蠶室喪門弔客黃幡豹尾之類如所用年月日時吉神多益之作之無妨然有一說如諸神旺時作當於其衰時作之無害如飛廉等殺位在東方則不可於春作之春乃其旺時也作之往往爲禍至夏秋氣衰作之必不見凶如今位見丙寅丁卯納音屬火之類則不可於夏作之亦以俟止旺致也須於秋冬作之彼氣衰無凶以此言之諸尊神紫殺正當旺旺尤不可作犯之可以此理消息之。天殺已排定吉凶在前當選用之陰陽備用並載奇書天地爭雄日若有吉星救解用之無咎　正月巳午二月亥子三月午未四月子丑五月未申六月丑寅七月申酉八月寅卯九月酉戌十月卯辰十一月戌亥十二月辰巳。　再述建破魁罡按萬年曆多以月建一日大罡對帝集會位臨官化氣按洪範云陽建所在之位爲歲位衆與用之大吉公侯用之次吉也下皆不可用集聖云月建之辰人上月建衝破亦凶集聖曆論滅門大禍者即歲月魁剛是也一切不可犯建者滅歿之家魁剛起例揀延正月魁剛門如上月寅申巳亥即逆數魁剛逆年官曆並作凶日諸公口訣不常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年山家墓運墓運止息山頭凡新立宅舍修造動土停喪遷月安葬並論山家墓運。　如淨盡拆除舊宅例當重造依現存居止不動土基地山家墓運不必論。　如年魁山無家長不忌月魁山無家者不忌日魁山無新婦不忌時魁山無子孫不忌陰府太歲。王陰府太歲年月魁山安葬犯之六十日一百二十日內主殺人牢獄官方如塋建犯之在三五年內其禍方至若正陰府太歲日魁山家造葬犯之六十日一百二十日內主殺人疾病官方如時魁山只損六畜惟有陰府所忌詳見年月擇論浮天空亡此殺不揀陰地陽宅並忌開山立向移塋故責凶然後止如安門立向尤須忌之巡山羅睺此殺一年止占一字百忌云宅墓並忌下此向山。　有吉星蓋照不能壓制天業朱雀山家困龍穿山大羅睺蓋天業朱雀又名山家官符若造葬犯之連年禍小可官非山家困龍又名災山人耗如造葬犯之只損六畜若是陽宅陰地雖言未使發祿穿山羅睺又名生山官符造葬犯之常招疾病是非已上諸山修造安葬忌作山頭惟及業朱雀無州官符同位主公爭若得通天竅走馬六壬陽龍陰光帝星作之不妨天官符一年止占一字凡修造安葬開山立向犯之使見公訟言不能壓地官符二年止占一字凡修造安葬開山立向合得走馬六壬天罡年月內用吉星剋山剋向決定主

進紀尊帝二日虛損時蓋用三奇陽龍陰光水星併一白水星以制三殺立忌修方進犯之損人口其中劫殺一位犯之招盜損傷人口停通天竅三奇到方先從吉方起手如子年先從巽上起手用工漸進已至丙離子成從丙上起手進己至其位工畢日巽丙丁坤俱得其方有吉星蓋照進及已午未亦可修止忌單修己午未方獨火止忌修方曆書云罪無步數其法將月建入中宮順飛到丙丁二火到本年獨火方工修作動土犯之其火即發吉不能壓其除年獨火得月家一白水星重到本年獨火方上有氣作之吉或得日家一白水星到方有氣作之亦吉如月家陽龍陰光鸞駕水帝到方亦能壓服修作無妨詳見月修方丙丁獨火殺太歲其神止忌方道百忌云太歲方架一百二十步內犯之破家亡曆書云如是欲修太歲方犯之殺宅長國家行兵安營佈陣不可向之若歲殺所在之地有踰不可犯之若大修作求三奇通天竅陽龍陰光帝星月家三白等吉但得一位吉星到方從吉方起手用工而後進及太歲之方歸吉方住手且如大歲在子從亥壬方或癸丑方起手用工進及子方復歸吉方住手其餘修方做此歲破一名大耗方其殺止忌修方集總云忌立倉庫置庄座犯之損六畜若大修作得三奇通天竅燕來年月日星同到方道從吉方起手進及大耗不利之方却又從吉方上住手且如子年歲破在午從丙丁二方起手用工進及午方又從丙丁方住手小耗與死符同位又名淨欄殺其殺止忌修方集總云其方不可立倉庫百忌云犯之損六畜從吉方起手而後進及小耗不利之方却又從吉方上起手作之吉如子年卯酉午與三殺方位同切忌單修此方犯之損小口殺六畜若于其方修作六畜欄網并新立六畜欄網犯之六畜損耗衰敗不旺旹見入喻修日于小耗方上修整欄網三年後其災亦應金神其殺在方大忌動土求三奇陽龍陰光帝星到方或月家九紫日家九紫到方有氣作之無害十十血月惟建血刃義山忌修山頭方向主血財損耗及于其方修作六畜欄網求如前禍其修作法與後逆血月同猿鐘仙逆血月其殺忌修山頭及方向如得八節三奇月家日家九紫九後吉方起手相次作之或有兼用新桂以參俱丘公五子打劫血月其殺止忌修葺山頭方向求三奇陽龍陰光帝星併運行所帝星其中但得一吉加臨可修作天官符忌修方一年止占一字凡修作方道且用三奇通天竅年月吉星到方先從吉方上起手用工進及不利之方得三奇通天竅月白日白有氣但得一吉到方先從吉方起手而後進及之且如子年官符亥從戌乾方或從壬子方進及亥方歸吉

方位于地官符忌修方一年止占一字得三奇通天赦星陽龍陰先帝星月白日白值吉星從吉方起手用工修作亦吉如用走馬六壬諸白星並修將官符方先運兇戶四壁轉財後進文書無吉星填血財官符奇大得陽龍陰先水帝剋方併一白水星以制喪門蠶官蠶室命官符病符帚車帚輅會同壬艮門惟忌行喪蠶官蠶室蠶命忌嫁娶作官符帚車帚輅若值吉神度蓋作之無妨天皇大赦其殺惟忌修作本年所出山併方主冷退若合走馬六壬月日不忌地軸帚舍帚車帚輅此二神凡修造開山立向修方得三奇剋作之無妨土皇殺其殺止忌其方修作動土宜從吉方起手詳見釋論九天朱雀開山立向修方犯之用年四吉九良星其星本年所占之方止忌修換舍壞朝除築此星姑存其方而世俗尚不敢犯其凶吉神與凶神同位歲支德吉與小耗死符同位二金匱吉與大殺蠶家同位凶此四位二神古曆書以為吉而與二神同位凶神吉不能壓山家墓運淨人空亡之地山羅睺天官符已上二神吉星剋不能壓服月小月建即小兒殺其殺止忌修方犯之損小口凡十五歲以下不成丁皆謂之小口大月建其殺止占方道犯者只損人口又名逐小兒殺漲財其殺止占方道如小可修葺犯之使損血財若大修作若得三奇轉運

帝星月家陽龍陰先中星剋方宜大修作吉星可壓之月厭大其殺若與打頭火同位歲年厭大耗併丙丁二字同剋方道剋其大方發無凶神併不妨翻鞍殺月大血天瘟五指凶神占方犯剋修損血財小口大血損六畜天瘟損羸忌小可修作吉神臨方大修作無妨丘公暗刀殺其殺止忌修犯如甲子年三月在諸宅止忌修繁諸宅又如甲子年三月占廳堂亦忌修整廳堂吉離祈過作則不必忌又論其殺止論月分不問那家修飾殺宅長修堂殺宅母修門廚殺次長修廚殺新婦飢渴血日其殺止忌修中宮若修作動土須血財併八節三奇或月家九紫白家九紫併一吉剋中宮修作無妨隱伏血刃其殺最在中宮修作大忌動土犯損血財化重損人如剋中宮言凶二事並不宜用鼓樂犯者損血財投使必欲用之須門外起灸打起鼓樂移入廳堂無妨若修作值陽龍陰先得三奇或月家九紫白家九紫飛剋方不妨如其月有用將官符在中宮言凶二事欲用鼓樂亦休前例如修作宜篆像斷牲　大陰法年月血日喬金若無以大子占歲大殺當即修造無妨建破魁罡方其殺止占方道若得三奇併為陽龍陰先走馬六壬年吉星剋方宅全修作凡宜用之山家朱雀其殺止忌開山其諸吉剋山犯者使損血財併損口舌如合得吉剋子月也凡此

哭殺亦延壽打頭火其殺止占山頭方向尤忌修方壁換犯之遇于火災吉不能壓服月遊火飛天獨火其殺若與月家打頭火同位則其火便驚飛宮地軸帚舍帚車帚輅其殺逐年各月所占之方如欲修作求三奇陽龍陰先帝星走馬六壬年時運行衝其中位得一位吉神剋修作不妨大耗一名月破詳見年大耗小耗一名淨欄詳見年小耗六甲孕神六甲忌方殺養六畜忌方其殺所占止論月分切忌修整大小耗星其殺止論月分所占之處且如正月在門戶只忌正月內修整門戶犯之損紙狸材狗損耗六畜其餘做此土公其殺止論月分所占之處如正月在竈正月之內只忌修整竈犯之主宅長家母兩足浮腫餘月做此如月土公殺日則不忌遊龍伏龍衆本無同惟宅龍月分所占衆本並同今用諸本校定年月備要云犯遊龍伏龍主損日一本云犯宅龍防忌犬並此殺各月所值之處止忌修換只論月分並不問所氣如用土公敗日動土則不必忌天官符其殺忌開山立向修方詳見月吉立神巡山火又名滿人紅說見前忌地官符其殺忌開山立向修方詳見月吉立神月官符占方又名畜官小修損血財值月諸凶上公六甲孕神牛黃牛胎馬黃馬胎羊胎豬胎貓胎耗星丘公暗刀所值只論月分不問所氣刀砧殺千斤殺刀砧殺忌日

併方千斤殺止忌方犯之損耗六畜如春季忌正二三月

擇日總論　上官嫁娶修造宅舍破土安葬修造寺觀臺塔社廟橋梁出行進田行船栽種及諸雜用所有擇日要法並載各類日神宜忌嫁娶納采宜六合嫁娶用不將出行忌四離四絕移徙忌歸忌九醜又易嚴爭忌赤口開張庫房經商營謀忌空亡大小空亡九空寒路斷橋宜伏斷閉日經絡忌小耗約絞祈福宜敬心普護福生黃道忌龍虎受死祭祀宜天德月德月開生氣敬心普護福生忌天狗下食陽犯土神宜土公食又入中宮善舉此數事以為格式**吉神總論**　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恩月恩月空母倉要安玉堂金堂普護福生明星黃道上吉次吉各隨其事以論所宜**凶神總論**　天地轉殺天賊長短星大小空亡正四廢月破月殺大小耗伏斷天地空亡楊公大凶四方耗天乙絕氣十惡龍虎受死血忌刀砧五虛四耗十干上朔滅星出入希厲九空空亡焦坎五離八孤日凶之衣各有所忌**天赦**　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雖是天赦且如二月卯日卻與天地轉殺日併與月建同日則凶若其日不與月建同日修作無妨又云天赦日辰只救生歷滴水外不救中宮**青龍黃道**　雖值諸凶曆書云並吉若得天德月德及諸吉神併亦可以為吉用**天地轉殺**　春忌二月

卯日。夏忌五月午日，秋忌八月酉日，冬忌十一月子日。並爲月建，壓動日辰，故凶。修造起工、動土、開塘、築墻、覺幽、皆格、開渠、穿井，如一應修造動土，並忌此日。天賊：五月滿日、仲月破日、季月開日。且如近福乙卯六月初五日辛巳，月開主氣，新淦有一小寺，覺琳佛殿前階基，有人云其日却犯天賊，術者云有天狗明星守護作之，不妨。過一月，果招賊盜，三年後其禍方息。當見人用此日修造動土豎柱，決主招盜，若值天狗下食時，能守護。八座：斬草破土犯之，經師主跌損，薦主見口舌破財。大殺白虎、當震白虎入中宮。有人用乙未日修整廳堂，當夜便損家主及血財。且其日大殺白虎到中宮也。又見有一家乙未日於廳左小廳有策門，復無禍患，以此驗之。凡大殺白虎入中宮上，忌廳堂中間修整，其餘無妨，如當震白虎在中間者，忌修整廳堂，其餘無妨。又云大殺白虎、當震白虎，如其日在中宮，吉凶二事，廳堂中間忌用鼓樂、會客、諠譁，犯之損人。別有禳法，詳見修造雜忌。破土安葬伏斷，如伏魁干日，上官、出行、修造、嫁娶凶。伏斷時，修造、入宅、上官、出行、嫁娶，百事凶。合得四殺沒時，則不忌。七元伏斷，又殊載本館曜月，從時曆看逐月下直日。星宿正四廢、傍四廢，傍四廢吉神併可用。正四廢日則凶，惟忌修造雜用，如傍四廢、正四廢，只宜製榰木、五土、填占萬通火

星上。忌起造、豎紮、作大塔、結茅篆，犯之，主大災禍。有言暴，不能壓剋，定見火殃。天大官符：上忌言蓋，諸曆書並云，忌蓋屋、蓋倉、蓋船，犯之，招大災兇。大忌襲爵受封、上官赴任、納表進章，宜滅妖除邪、捕魚收獵。若豎造日合吉神，却化受兇，依前大殺白虎禳法治之，主如理葬，則亦不忌。六不成，見日吉凶。神三不遂，與月厭日同。赤口：忌會客議事，又作事雖獲吉，只防口舌，無大凶也。如修造、安葬、上官、婚姻、出行，合得吉日，不必拘此小忌。別有禳法：豎此不令人見，用硃書沒口字九箇，將紬紙上，以字面向下，于議事處，以土或石壓之，不令人見，則其日議事定無口舌。如其日出行經商，出外幹事，依上硃書口字九箇，捲紬口字面向門前路上，用土或石壓之，不令人見，臨出門時，却以腳于其上踏三下，則口舌入地矣。人坐造日犯之，只用銅錢一箇，硃塗字，却將錢背紬字向下，埋于左邊中樑至柱下，不令人知，則豎柱之時，決無口舌。諸家云：值寅、巳、申、戌四位所屬，口能傷物故也。天陽：出行、求官、納表進章，合得貴道，不避天陽。林陽、山陽：出行狠猛，合月殺、飛廉、執、危、收日，不避。山林陽：入山伐木，合吉星，亦不避之。地陽：安葬，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天罡年月、陽龍陰鬼帝星年月，剋山剋向，并求三奇祿馬貴人、鸞駕諸帝星同到，不避。地陽：種植，合成收日，亦不避之。

神陽：祈福祭祀，合天德、月德、黃道、欽二普護福生，如祭祀合神在日，亦不避神陽。火陽：爐冶窑竈，合寅午戌，納音屬火日，及萬通火星日，不避火陽。水陽：忌開塘救旱，合得申子辰日，納音屬水，及建日，不避水陽。人陽：娶婦進人口，合嫁娶日，則不避人陽。鬼陽：癸設鬼類，合黑道壬癸日，及癸亥日，不避鬼陽。州陽：合六壬理訴日、定日，不避州陽。諸凶日用法：六壬赤口日、大小空亡、長短星、陽公凶忌、四方耗、天休廢、天地空亡日、水消瓦解、千斤頭日，巳上凶日，上論逐月起初一，却不問節氣。又楊公凶忌，如豎造修作方向、出行入宅，凶忌用。上元下元，鄉俗有人忌此日入學交易，不應鄉俗所忌。其州詳見襲爵上官。披麻殺：如十一月卯日，犯披麻殺，若是每年則卯日是針衝，却宜避之。其餘平常假此。又俗有禳法，其日入門時，令新人手執麻布，中入門後即除之，或用麻布包鞋頭，向廳前斬以禳之。如移徙入宅，尤忌。建破魁罡：鼎豎逐年月下，載建破魁罡日，極凶，今官曆亦忌此四日，不宜舉事。全書云：且陰陽分至之月，自難得佳日，必不得已欲用之，除破日外，餘月建、魁罡日，若得天德、月德上吉神會，亦庶乎可用。柔道茂云：滅門大禍，即截月魁罡之氣，百事忌之，與黃道併可用。時起時總論：上官、嫁娶、出行、入宅、修造、安葬、修方，一切動用，宜用四大吉時，并用黃道吉星時，得吉神到時，可勝諸凶。所有河魁、天罡、截路、旬中空亡、孤神、寡宿、建破、大敗、祿陷空亡等時，並不忌，亦不用破木貴人、祿馬時。遁望修方用時，宜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天罡取用吉時，吉神到山到向。如修方用時，亦依前例。唐符國印時、斗臨時，言凶宜忌，截在魁時吉凶方。截路空亡，此時止忌納表進章、出行遠迴，修造安葬並不忌之。旬中空亡，上官、嫁娶、出行遠迴、修造入宅、建寺觀神廟，及新主神像開光上座，並凶。年月諸星發用：宋曹吟編陰陽寶鑑、赶擇通書、通天竅、走馬六壬。此兩家年月，乃楊救貧秘傳真訣，其法取用三合年月日時，如造葬用山頭吉星取魁應，如修方以方道吉星取魁應，主有十二年田蠶血財大旺。未盡訣法，詳見諸家年月起例。三合如申子辰、寅午戌、巳酉丑、亥卯未之類，兼用年月日時所繫吉神到山頭方向爲妙，如修山方，從吉方起手修作，宜用通天竅。年月日時白法：一行禪師及柔道茂定宅經，凡人起造，必先得三白九紫在其方，當有氣年月用之。後陳希夷三元遁甲擇日之訣，乃日白之法，既得日向，又將日白入中宮，飛出八方，求紫白到方，或入中宮，能壓地下凶煞。曆書云：月千工萬工，當用年白月白；千工百工，當用月白日白，兼用時白，遇三白九紫有氣年月生旺之方。參詳三元四孫總聖

来道茂論起造指爲第一，必先選此，但紫白雖用，約謂乘伏多有不和，皆能爲禍，須是上下内外無尅，吉神得氣，凶星無氣，有動其吉，又不帶剋，凶來斯爲用白之善矣。凡開山立向新立舍宇式修作方道，宜求年白月白日白得方有氣，惟月白日白福力重，只有時白爲福較輕。

八節三奇　三奇者，乃天上乙丙丁，貴人幹福之悉萃于一宫，能壓剋地下凶神惡煞，既現吉祥，中宫向生得之，整造移居上官娶婦入宅並吉。又論修造三奇到山爲美，到方向爲照，如奇星到處能壓小可凶煞，惟年月家紫切凶神不可壓剋，最忌犯之，犯者見災，此奇所到，乙奇上得十五日，丙奇得三十日，丁奇得四十五日，惟用丁奇，得日稍久。

飛天祿馬　六壬天罡年月所載，佐玄真人云：夫人五音立宅遷墳，但擇取祿馬相對山頭方向者照對山向，一任用工大作，十二年無災，年年進益。又云：五音修方下向，作動山頭，年年發福，一紀昌榮。又云：馬到山頭人富貴，祿到山頭貴子生，忽然祿馬皆同到，定知富貴出公卿。

郭天錫運備要云：帝星所到之宫，式官符派財血忌，一任修作大吉，遇凶即凶，遇吉即吉，此老成者試之有驗。

紫微鸞駕陽龍陰光帝星　若年月日時諸吉星到開山立向修方之處，能壓剋年月家墳碑諸神殺較之諸家帝星，此一家帝星最衍用之。

紫微鸞駕日。帝星入中宫，修葺中宫，人多用之。如其月有紫殺在中宫，則不能壓剋。如無緊殺，修作無妨。如修葺廳堂，值日大殺白虎當霆白虎，若到中宫赤不能壓剋。

紫微鸞駕帝星年月　此一家年月取天合天魁天帝天福到方向修作方向大利。

紫微鸞駕年帝星入中宫，月帝星入中宫。訣云：帝星入中宫，宜倒室破宅，修造並合得陽年陽月，陰年陰月，又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已上諸吉月日用之，修作安塟，決主進益。若其月中宫無大緊殺，帝星入中宫，宜修營中宫。

紫微鸞駕年龍月光日虎時牛帝星周堂僊羅星　年龍月光帝星，與紫微鸞駕帝星同位，又名夫羅帝星。

玉皇鸞駕帝星年月　如修造埋塟吉星所到之處，任意施爲。

壓殺金星年月　人家作用如何排谷，隨五行報休咎。金星但用火星擒，木用金星真爾好，火星用水壓災殃，土用木星爲吉兆，若還遇得此玄微，變凶作吉爲祥曜。帝星提殺，此星屬水方向遇之，能壓火星，司徒壓殺，此星屬木方向遇之，能壓太歲，帝星崇班，此星屬水，方向遇之，能壓火星凶殺。

已上諸家帝星，開山立向修方，如不值年月紫殺，但得一家帝星吉神蓋照，修造安塟作方造作無妨，但是平穩而已。

蓋山黃道　黃羅年月内若得吉神到山頭，立向修方之處，造塟修作方道大吉。

陰陽月貴人　冬至後用陽貴人，夏至後用陰貴人。如時家貴人子時生巳時用陽貴人，午時生亥時用陰貴人，如貴人到山頭方向能剋地下凶殺。

三元蠶白　修方開門放水大宜蠶，蠶如人家久不熟蠶，宜修逐年月家三白九紫方道，即見應驗，仍廻避本年蠶官蠶室蠶命方道。如值春三月切忌修作。

一行禪師四利三元年月　惟用太陽龍德太陰福德四星，如中宫山頭方向若到修營造塟百事大吉。

李淳風四利三元年月　此名壓殺三元，惟四吉加臨之處並宜修作，論諸吉星到山及方向吉星到山爲蓋，到方向爲照，若吉星到山到向併照中宫造塟大利，如修方對宫方上得吉星，名曰吉星照方，修作大利。

四門經

大唐李靖僕四門經歷序

天地之中，陰陽之内，是以三才惟人最貴，五行造化，注其凶吉。自伏羲神農黃帝品嘗五穀，寒暑往來，後人方得而知。前人於窟穴而住，坐後筆建庄宅而安居，其時俱有興工動土，皆合廻避四方神殺。昔年有唐時王仲敎修造衆外宅院，不稟陰陽，致令破壞不安。今後世人但凡動土，遵依古法修文，上視天地，上聖遂知差使宅神靈祇降歷下方，善惡吉凶之期，凡世得此聖典，此書亦遣根燼。至大唐貞觀元年，帝命李靖承相再修文曆，至定方位神殺吉凶之期，太歲已下並諸位神殺，畫行抄收，各各姓名，搜尋鄉貟郡邑，因甚得果成聖，定其吉

凶。若人誤犯神明位下，損已人口，諸事不安，大凶立見。若要安寧，照依此書安鎭，改禍爲福，宜用財馬祭物，於行年所犯凶神本方位下鎭祭大吉。

太歲位下各開諸神名數日錄于後。

金神　大將軍　奏書　博士
太陰　喪門　弔客　黃幡　豹尾　畜官　歲殺　蠶命　蠶室
蠶官　五鬼　大殺　災殺　歲破　歲刑　大耗　小耗　力士
飛廉　伏兵　大禍　病符　死符　白虎　破敗　劫殺

太歲　六盤山人氏，姓殷，名賀，字萬卿，年二十歲爲官，聰明正直，作道德人慈祥。天帝遣知白日上昇，晦遣金甲神人降來下方，與紂王爲太子，年長一十七歲，文章冠世，武略過人，夜夢青衣童子從天而降，言請太子赴王母蟠桃宴，會隨青衣童子，至於王母宫中，衆仙會飲，忽見二仙童所生王母曰：此太子是泰王帝，今落人間與紂王爲太子，王母遂審其言，遣太子離宫，徹然夢覺，廻至太子每思其會，隨修表章上祀王母，聖意泰王母收來令呈玉帝，上知，命太子辭世，命終，上帝降勅，封作人間當在世王宫萬民舍宇宅神太歲，内外第一位尊神之主。若人犯之，令家長不安，立有禍殃。

贊曰：封王宫殿立其身，善治家邦善治民，因赴天宫王母會，世間宅内管諸神。

鎭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尺，紅筋六雙，五綵各一尺二寸

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金神解州人氏姓蔚名立字
龍真弟兄七人道通天地德鎮乾坤能文解武恤孤念寡安貧扶弱與衛
勢人為禍害向平善人家作福德七人當日身亡同到上原天宮封作此
七人太歲前金神若人犯之損害人口六畜産婦不安　讚曰道德大賢
張世中幾度曾封上原宮弟兄七人天堂反號作金神太歲同鎮祭用金
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羊肉湯七碗好酒七盞菓子七七四十九箇五綵
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將軍冀河人
氏姓孔名下字百花年長五歲天性日記千言至一十七歲功名冠世立
國安邦為官正直斷事均平突打無道皇親偏嬿倚勢國戚妄奏朝廷屈
今斬首冤魂不散化作精魅食咬奸臣官吏呑食不孝逆子東獄天齊仁
聖神道知此人忠烈正直追攝前來封為太歲前作大將軍遊巡之神若
人犯之先損家長後害子孫　讚曰稚童纔自五年春日記千言古聖文
生歲安邦能定國終年封作大將軍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
菓香花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用青石一十斤雄黃書東獄字於中宮安之
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奏書金州人氏姓祁名善
字道源幼小累歲修行全真道德功成果就超昇上界行遍月宮忽生凡

世心念之上帝發於太歲前為奏書神若人犯之內外災殃祭之降福
讚曰幼小修真百事除功成行滿赴天衢月宮忽覩姮娥憶羿與人間
奏書神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菓花香供養五綵各一尺二
寸河水三升於中宮前後洒掃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博士金州人氏姓許名倚字吉祥善騎乘馬能射便弓與平天羊眞二
人仙不降雨澤言道念無慈憫之心何有恤念之意往行仙家之名望建
靈祠致爭二仙勒戰鬬勝二仙忽生相持相射晝夜不分勝敗上界見於
勇猛正直隨令身亡後於太歲前作博士吉神若人犯之不為禍害祭之
降福　讚曰就中猛勇最為良曾與二仙鬬爭推損民無雨仙家戰人皆
犯着不為殃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菓香花供養五綵各一
尺二寸高酒五盞燈五盞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降福犯之
無殃大吉　大陰幽州人氏其父姓黃名賢字萬卿所生女童長年二十
五歲天降美貌玉容之女常懷三貞九烈之心再有三從四德之志深通
針指貴綵綉羅國王士庶不喜婚嫁忽然夜夢一神人傳奉玉皇宣令侍
女童進瓔珞與太歲前為夫人作太陰神若人犯之瘡疾瘡痍夙夜夢慈
鬼驚恐不安　讚曰女子二十五度春常懷貞烈志誠心忽然玉皇傳宣

令太歲宮中作太陰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
綵五疋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喪門神鄭州人
氏姓伊郁名寬字安山於太行山落草搶取不義之財救施貧民尊敬
無徒官吏倚勢財主冤業攬事不平之人屈鎮太行山八百里有一日黃
河泛漲身遭困陷封王亂刑捉獲斬首剖主於頃頭不落地起千尺高化
為大蟒上飲冤讐身食無道官吏不孝兒孫倚勢不平之人雖滿冤盡令
北極真武降住發於太歲前為喪門神若人犯之喪禍不絕死亡人口
讚曰太行山內作強人劫殺無徒倚勢人多為不平為偶害至今封作是
喪門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
安息香半兩桑木三寸安在本方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
大吉　弔客淮陽人氏姓杜名可字直清一生敬天地孝父母義兄弟財
不入己物不動他常好遊行至寶山遇長壽仙人禮拜為師父迴家望攢
覽父母即時身亡靈魂不散玉帝遂知封為太歲前弔客神若人犯之不
利史禍　讚曰靈遊天下至寶山修真孝道日月賢父母並已供望舉忽
然一命在幽間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
一尺二寸茯苓細辛黃蘗子各半兩用精袋盛之弔掛門頭上右依此法

於行年本位書神位祭之大吉　黃幡商陵人氏姓實名祁字天除幼小
習學書算文章見紂王無道棄文就武與紂王相持作戰不勝命終身死
真魂不散令太歲收用為黃幡神若人犯之人口災傷嫁娶不安　讚曰
棄文就武自強還攻戰無道戮紂王意與萬民除離恨死伏太歲作黃幡
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
神位祭之大吉　豹尾泰州人氏姓喬名德字為化太平山攬腳下山中
有猛獸傷人斷路官出文榜如有捉打的獲除獸路通償錢五百貫喬德
揭榜然眾人保隨至太行山約有四十餘里見正北下大岩一座見一獸
體似蛟龍毛如錦綉牙如利劍爪勝鋼鉤正是千年猛獸萬載會麁大衆
人失色喬德獨步奔走進向山岩前伏劍與豹猜相鬬數十餘合將豹戰
到就使殺死用劍割得豹尾前來呈官中報聽時喬德力盡身亡真鬼不
散太歲收為作豹尾神若人犯之人口發狂不安　讚曰急獸成精截路
傷衆官與償榜文張只為勇猛岩前鬬一郡人民免禍殃鎮祭用財馬香
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黃蘗子一兩三錢防風半兩好酒一
升為木同和望門頭上泥塗狹即止右依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
吉　畜官官符泰州人氏姓董名岩字有勇一生愛養六畜使用知粒重

限養時知飢渴冬藏於暖處夏趕涼陰養馬生獅亨千生麒麟避乘有此神端上進國家奏賀天地上皇遙知本人命終封差與太歲前作官符書官若人犯之六畜死損走失不安若無六畜必傷人口　讚曰惡養六畜數年長騾馬牛羊隊隊群知飽知飢知困苦號為畜官符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硃砂書乘廉字門頭上貼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劫殺東昌人氏姓樊名原字康安能通古今之事會曉天地之機文武俱備操有大略晉帝聞知為忠臣帝見大喜恠忌命終身亡真鬼不散命太歲封作劫殺神若人犯之惡事臨門破家散宅　讚曰深通古今最為良只為多謀晉帝宣忠良文武龍德喜封為劫殺古今傳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用豬羊肉各一斤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歲殺汴州人氏姓姚名異字仲祥年少為官清廉正直行斷無冤多行陰德遇風雨雷電令命身亡精鬼不散玉帝發封為太歲前作歲殺神若人犯之令婦女有災小口不安　讚曰多行陰德合人根廣道人意順所為少年之時多靈患生馬羊輔死為神鎮祭用財馬茶菓香酒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自然銅一兩本方酒神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蠶官蠶

命蠶室三位滄州人氏姊妹三人是蠶王之女姓蠶蠶官名石蠶命名廣蠶室名為三人去遊天下世人見之無不美愛天下有五代佛曰馬明王於空中見三人現世有德之人馬明王化作凡夫年約七十餘上三人行間遇此老人言曰與你三人濟世仙經一卷文世上衆生穿綾羅紬絹綵錦以備冬寒三人跪下受後仙經老公化金光不見去了上帝封為此三人與太歲前為蠶官蠶命蠶室神專管萬民絲蠶勝旺衰敗祭之大收犯之死損人口　讚曰蠶王三女好去遊天下人民喜無休馬明神王見深德書得仙經此人收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羅錢三文燒灰石榴樹下土塗蠶官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五鬼容山人氏姓韓名虎生長四子五人每日打魚為生得魚充獻天地然後貧賣與人共夜三更忽起黃風便生黑暗陰雲雷電驟雨急速江水泛漲不分水勢難辨河岸風泊水濟以致俱各大小身亡屍流去訖在此強鬼不散化作精魅擾害生人命太歲收作五鬼神若人犯之釜鳴井溢戶裏作聲暗燈發火忽暗不祥之兆禍患臨門大凶　讚曰父子五人向魚船所得頭魚祭獻天夜宿不防遭水濟太歲收作鬼中仙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一尺二寸五色錢五貼各五分右依此法於行

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殺鄭州人氏姓魏名信能文解武善治國邦安淨六國忠勇俱全居官三日而命終靈鬼不散命太歲收作猜次神同知人間大殺神若人犯之大自上至家叫犬光　讚曰能通三界世間無善治六韜會兵書致身勇烈天年盡太歲神前一供居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生鐵半斤先頭一箇埋於本方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災殺廣州人氏姓王名狡原是屠戶會飛刀取肉一生軟者不欺硬者不怕為人慷慨作事均平有日遇一仙師道友傳得仙術得悟於鶴山卓庵修道守自然之性至冬天降大雪絕糧而命終身亡真魂不散投於太歲封為災殺神若人犯之不思飲食吐逆而死亡之災　讚曰原為屠戶猛修行得遇明師耳目清遊至鶴山成道果昇為災殺作靈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歲破姓犯　歲刑姓進名庄商賈盈販珍寶珠玉廣有資財家豪大富救奴僕為良救刑禁人出牢獄有日至東獄殿下傳宣追魂命勅封與太歲前歲刑歲破二神若人犯之六畜死損夫財去實人離　讚曰為商作賈廣資財憫老怜貧救禍災有日二人數限盡東嶽大帝命神差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羅

錢八文埋土中宮前右依此法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耗小耗本是南海火龍前二小大龍於水晶宮內作亂大者名驍小者名離為亂聖宮上界見罪罰下太歲前大小二耗神若人犯之財離失散六畜損傷讚曰南海大海二赤龍忍作狂風亂聖宮所犯天宮罰罪責發下二耗在凡中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力士吾州人氏姓曹名渠字化之本是上方白龍為見下方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餓死人無數私求甘雨一尺上方見罪而死天宮不收真靈不散罰於太歲前為力士神若人犯之令人家宅門不開自閉不開自開諸物自動火災不寧　讚曰私求甘雨救生民天宮降罪致遭刑天上不收隨太歲名為力士作凶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鵬砂一錢虎骨半兩白絹裝盛之本位上掛鎮白綵繫懸門上頭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飛廉宣州人氏姓公孫名洪字原建為黑叉又延湯間到夜屬陰司爭强鬪勝五由旬至今身死真靈不散投於太歲前封為飛廉神若人犯之官司口舌盜賊生發惡人所算內外不安　讚曰從天銳銳太歲前業叉神威武勇猛五鎚司由曾鬪勝公孫復姓號飛廉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

一尺二寸硃砂一錢書乘康字門額上貼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伏兵康肆人氏姓常名彝字慎之山中落草專殺不平之人揭取不義之財皆入報讐除冤去恨朝廷招取賜官不就言道國法不正賊臣害民上朝怪問征戰不能而勝自刎身亡靈鬼不散太歲收為伏兵神若人犯之人口損傷六畜不安　讚曰山中落草許多年數度招來不受宣自刎只嫌官不正伏兵神德古今傳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禍深州人氏姓冀名青字度之平生慷慨好殺豬羊祭賽神祇好朋友弟兄怜貧敬老惜孤愛寡少年身亡靈鬼不散投於太歲前封為大禍神若人犯之家長大禍百瑞不祥之兆　讚曰平生慷慨至英賢宰殺豬羊祭神天一靈真鬼投太歲封為大禍用神前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安息香半兩桑木長三寸埋在本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病符渤海人氏姓高名尹之性好修真慕於崆峒卓庵扮道採藥修合丸散每日下山散施救度人民有一日山中採藥忽見二虎相鬭先生向前呵喊以手分之解二虎在於身左右兩傍二虎壯生忿怒立便再鬭先生又勸虎爪誤傷先生致命而身亡靈魂不散投於太歲封為病符神若人犯之全家心痛發狂百瑞不安　讚曰卓庵學道在崆峒採藥修丸萬事通救施人間除病患山中解虎命虛空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又用雄黃茯苓各一兩青衆掛門頭上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死符真定人氏姓蔡名青根鄉原是上界天人為偷王母仙桃食用神通廣大命天蓬大聖降往下方為人命終之後精靈不散投於太歲封作死符神若人犯之家長不安宅神不喜常見神鬼出　讚曰宿世生前甚英豪王母盤中盜仙桃廣有神通天蓬閑降為死符再名標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五色錢帖書名姓一處焚燒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白虎真定人氏姓張名全終南山修道有日夜至三更有一神人至賜與明珠一顆張全受的心中思慮此物莫是靈丹吞入腹中其身變為白虎毛如瑞雪牙似環到上帝差天丁力士送與太歲前封為白虎神若人犯之傷筋損骨走痛生臥不安　讚曰終南得道一真人夜夢明珠付本身吞在腹中為白虎相隨太歲作明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豬肉半斤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破敗金州人氏姓范名寬善知音律深通樂器少年曾為教坊大使唱四十大曲舞六宮十八巧腔其唱清聲韻美駕前承應帶宣詔范寬大喜此人至夜還宮內殺宮娥數十餘人學管色唱舞為度因帶酒誤傷宮娥見罪殺死其鬼不散太歲攝於位下破敗神若人犯之令人歌舞狂亂不分尊卑不省人事亂行大禍橫災　讚曰宮商角徵羽通深上帝親聞管地音誤犯宮人遭刑憲歲君攝作破敗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銖各一尺二寸又用樂器管弦一件埋本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畢

畢士安

宋書列傳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義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師友乃與如京又如鄭侍楊璞韓丕劉賜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祁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兖州觀察官太平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偽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左贊善大夫從統州改殿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長生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

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諸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義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恃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胥從為庭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飼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何卿以輔相

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偉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保州攻定武數為諸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寇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遣使親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奉書請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輔臣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寇雖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懼以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

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聞關二三大臣有避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獵朵來衆掠德清至澶淵北鄙為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以馬知節鎮州以孫全照保州以楊延昭他所擇用各得其任命塞上得境外牛馬輒者悉還之道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米栽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晏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春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

錄其子世長為太子中舍慶長為大理寺丞孫從古為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醖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早有目疾讀書不輟手自雖投老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聲但力自規撿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惟王祐呂端見引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畜留之教以學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吏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為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太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侍罪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大常寺太祝從問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倚仲游仲愈劉忠肅公集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既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縣亭鄉崖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立後八十餘年公諸曾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刻而使仲游抵書敘其故以銘見屬某視公之時代已遠然考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誌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譜集又雜見於他書傳記與夫章章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誣於是獨撮大要而論次之維畢氏出於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於畢後以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為宋兗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計州刺史憬二子構為戶部尚書謚景公捐為鄆王府司馬捐曾孫誠歸宗構五世孫積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積生宗昱是為公之曾王父為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別駕皇考又琳澧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為太子太傅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鄧國祖妣史氏韓國妣樂氏代國祝氏鄭國並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既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楊亞劉錫楊璞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為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為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鄆寧慕府開寶三年為濟州推官太祖皇帝召對廷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既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瀕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

輯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恩澤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從銳所改經中丞師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中諸王出閣召為左拾遺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蕃錫過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閱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啻但履行遠在下遂為學士於時宋興四十年中外聞其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湊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為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祚即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官府常從救度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將延見有佑勞為不法往畀民家定婚子者公請對回其秩奉遣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遂為翰林學士遂請外遷兵部知潞州滿歲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時契丹將入寇公首疏五事慮詔除選將鍊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遷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方多事未與卿同進者非其可公復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而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謀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虜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為官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至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虜中至是為虜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為可信力贊帝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帝謂虜傳如此恐不可信公曰臣嘗得虜降人言虜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與同寇公請對力陳

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虜大震。然猶狂悖。尔猶掠德清至
澶淵北郊。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遂遁去。而曹利用使還。亦與其使虜
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旨遂定。嗚呼。朝廷唯無大事也。事一
動。利害繫其中。失而人敵。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毅遠識。
以定其是。真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首為全軀保妻子計。則成敗之機亦
日殆哉。觀萊德之事。所以感靈抗于上。和好成于下者。公本精於宋畫排
紛決疑。力引寇公致也。初帝議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
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屢請卧疾從行。而
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在君勉之。某將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所願
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於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
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他所擇用。各得
其任。令塞上侍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欸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循
第施行。如催酤母侍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録為勞。訟不干己者坐以重。至
令不易。優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為帝言崇儉息
民。近忠直。遠讒佞。是為政要。致未幾天下無事。號為至治。公素羸。少疾。歲

中求去位。章至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廢。侍疾語
問絡繹。帝不俟輦。步至公所。授太醫及近侍隨護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
八。帝即日臨奠。民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衆
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資端重。
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道是非。責奉養
無異于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
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終始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
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為法。集為三十卷。平
生慎交遊。無黨援。惟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
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既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
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份。寇公
皇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調。斬之。寇公乃安。禹偁
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重留之。教以學。誨育獎進。舉
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
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遇其行。稱公知人為有終始者。後王文
正公為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某清慎如古人。今在位聞之。感發。仕至轄

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從來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於臣家者。其清
滋可見。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
上恩。非臣敢為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
人。二子。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終於衛尉卿。曰慶長。時為大理寺丞。
終於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
員外郎。從簡。惠州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
常寺太祝。並亡。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
郎大夫。入文館省寺。或出為郡守使者。世以為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
聖。出入禁省。莊靖慎密。及在大位。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幾惟深。輔政維
艱。適年而光有勳烈。中外又安。郡國豐登。刑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
天下至今稱為名相。銘曰。　真宗允文。考慎相臣。孰以德進。畢公其人。帝
曰畢公。文考之錫。尹正于京。予曰羽翼。東閣左右。忠孝子迪。崇德之始。植
頭騰芒。胡馬空國。壓我北方。公來相予。賞罰紀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
大忠義。以茹斯任。協于一德。引寇應商。圖上兵罰。彼誰弗藏。兩公諤諤。駕
言觀兵。六蜚絕河。于橋之陽。如天斯臨。表彼犬羊。威亦有加。乃錫之平。帝
還曰咨。釐我庶治。材諸守方。審政將弛。忠綏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位時

無幾何。有事有貲。有底可歌。祈也胡亟。帝慟而嗟。三師正令。褒贈有加。緜
有之石。既矣既久。立碑基賁。龜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詔不朽。孰究孰營。公
有孫曾。清白之社。百世之承。　畢氏出
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以國為氏。後漢兖州別駕世居東平。
遂為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兖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
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翔。構為戶部尚書。謚景公。翔為鄭王
府司馬。翔之曾孫諴。懿宗朝為宰相。而諴之五代孫積。為振武天德營田判
官。積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
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林嘗
以策干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唐彥琦。司空蘇禹
珪。數以府君太原幕中事言於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於澶州觀城縣
令。贈太子太師。娶樂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
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
之雲中。太師卒於觀城。公纔年二十。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
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撰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
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

人未知所適。或言鄆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徙與公之鄆，果得處士楊
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於是傳緯群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
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視夫人乃書曰：吾固知孺子之可
教也。乾德三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
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絕少，數以
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頗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
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館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
禹偁於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復園中，酒行，州守爲令
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於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
於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採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
對知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寖有聲。後遂登第，還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
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
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
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
土地人民上之於有司，而賦入之數，倍於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於朝廷。然海
瀕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狀養安輯，務從便宥，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令州
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恩澤可以下究，
海瀕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
因公言而用舊籍者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石閣
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其事見公文集趙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
史，知乾州。視夫人益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辭邑印往
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墻坊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
隱之，歲遠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視夫人所便，辭乞下遷。
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
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
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畢，且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者？有以公對。上
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
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
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湊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
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久次不在畢
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耳。執政
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

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
轉徙逃去者甚衆，由圻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乞不問有狀無狀，復潁經
檢未經檢，一切勿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公被召，乃以狀上中
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且千萬數。奏疏與
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
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超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
入輔道，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
密，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權知
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俾公。故宮
府常從爲庭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敕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
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
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
夜訴公、禹偁於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
出，遂以尚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
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擾入寇，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
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警，而興造建
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
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經常金錢儲峙，徧於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
餘，軍旅既興，則廣不足。蓋饋餉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警，即須千數。故亡
抄掠，尚未敢論。臣君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嚴
有司，唯英雄材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
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
利，伎巧廩露，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僥倖靡受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
軍須。非唯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
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
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序德，足蓋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缺宰相，上欲用公
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
頓首辭謝。上曰：朕倚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
公復頓首辭謝，因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
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
曰：準固朕意所屬，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
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穀

刀安樂無事而西北覆檢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
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謂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
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為相而公監修國史
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益犯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為相始議
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
所待與萊公不同又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於上前曰衆得邊奏契丹
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
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略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銳然澶州
郛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中冬萊公
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詔二府具所
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壓境從騎掠威虜
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為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
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虜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
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荅之上令石普以書
荅繼忠繼上所公筆錄而公獨以為可信乃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
上曰自古獯鬻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擾悍之情詎

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虜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
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於
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遂侵燕境今既未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
罷去且恥於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於是始以
手詔賜繼忠許議通和而契丹之衆遂犯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
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棄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
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為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
公請對乃陳於上前上乃駕北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候
不信復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犬懼悔其深入
然業已南遂掠德清便至澶州城北及軍駕次衛南戎帥順國王撻覽出
行冒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
虜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
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為宰
相之力也先是上已嚴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
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真宗手
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

病非所憂待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願其顧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
於行在及從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
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
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及廣畜積已邊實
因當時之務而為法制如請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因已論死而當活者
為勞疑許不干已事持以重論之類相次行於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
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
朝廷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起論於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
遂斬之萊公復安於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於
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
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
南惟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為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
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
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
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
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語

太醫治療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公歸私第而薨年六十有八
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
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
護葬謚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弼飭躬
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
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為大理寺丞後
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撿
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
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長
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於當世按王禹偁行公知制誥詞
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於儒學又次用行且其事繼母以孝聞與
郡符而治最理學周密博達振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書載公事
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為輔
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口詩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為更詞發
言十數中理而辭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
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

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為名言遂鄆郢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脫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殁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詔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群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宦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殁之後家不足用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六家至假貸為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為私惠之時也真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子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給其孫俸使終喪仍加賜縑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反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人也公既力薦寇準為相準深德公而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為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遠之任乎乃

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為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為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嘗歷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嫌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始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為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為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待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傳覽無所不記著為文章詩篇皆辯麗閎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奏議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稍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

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畢從古

畢西臺先生集尚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事跡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為司衛少卿憬生構與相構為吏部尚書卒謚曰景公栩為豐王府司馬構生琬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琬生炯與增炯為王屋尉增為河北從事炯生鎬鍒錄鍊四子皆不仕而野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為汾州長史凌生旬為協律郎旬生諴懿宗時為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任為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鎮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鎮生宗昱為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為將球不肯為黃巢用過敵不戰而取冠子弟且護送脫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為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色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周高祖起珂言於高祖薦義林為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為世宗時為觀城令卒於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復母祝夫人教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待楊璞蘇利用王禹偁韓丕王延之劉錫畢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甲上第任至翰林學士真宗時為丞相真宗用人多矣而類以士安為有德行屢稱之為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為衛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宦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衛尉老居濉陽為祁公杜衍賓客王渙兵部朱貫駕部馮平亦老居濉陽相與游讌甚聞於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

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令為濉陽令公大父真宗時為宰相公以丞相恩為將作監主簿積遷至衛尉寺丞為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為少年遊戲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為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於是後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勿所賜官吏懼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居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於軍門外一京為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關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老居濉陽公請為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渙亦老居濉陽其子稷臣又請為宋城令待請濉陽人吏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待請宜辭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辯哉嘿然不辯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為參知政

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及君矣公亦忻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曆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宮公請為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果行遂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僕類於兗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兗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具否公曰辭并請兗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并與思同而往就其兵盜發新斛朝廷以見為思者滿歲則遷通判如其守以思與君君亦行遷是妾親欲遷也某不敢思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某兗州是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既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於親此孝士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兗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兗侍讀學士劉涣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為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閱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婣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酬疑因謂太守始未決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叔其叔戚舜元且慙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蔡判之明也大守戮誤殺淶涣嘗聞令

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為通判大喜兗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涣與公論涣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涣歎曰嘆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既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復得其贓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請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兗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為公辭之田況知公弗便僕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鉉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聞鉉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悮今國中口語柰何獨可與公首耳公曰某任希道非為能大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耳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客既去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鉉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為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賞日以益嚴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盂妾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食祠居淮陽數年復起為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

發富人之倉而據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群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頻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據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皆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家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顗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於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請閣上書且言頻上守令無狀皆論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為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頻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頻上故善地猶數盜如是壽陽頻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於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為然公故與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為州帥以罪通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侍御史邢堯臣上言乞以中貴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於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為具舟與車數

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耶公曰沔顧將也貴為兩府朝廷罪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而安可以不送也異為厚焉沔聞之始慙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以壽陽公自為子弟時甚修可愛悔詢既見公謂衛尉曰此為宰相者多矣舉相向有陰德在人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十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如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涣五人耳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於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為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為光祿少卿嘗請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便衛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淮陽公即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即請兗州通判光祿自濠徙無為衛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為通判十五年成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老絕不為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意無田宅居人或謂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祗速其敗耳何益故終身以貧聞於人而不自以為戚其見如此公

在州縣未嘗取公實亦無絲毫趣請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為詩
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遇有補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
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
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上詞汾陰賜緋衣銀魚
遷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種斜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
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
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堂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
衛尉卿通州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
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
縣君男六人長仲連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懼
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易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
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石侍禁李翊次尚
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真見公
所為甚實嘗與公以交請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畢師聖

宋畢西臺先生集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
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

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為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於鄭
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為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潼
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真宗皇帝薨於
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
太師而下至太府即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求
長而孫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於州縣而公仕官歷
五朝無毫釐過失為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為
司徒贈其母趙氏為榮國太夫人兄嫂姪若姪之子生養卒葬與嫁之者
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
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勲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雍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
府河南縣簽書　州判官太府寺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
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
終焉平生為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公游者望而接之則知
其有德性居家禮然雖甚忤不愠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
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為必有遺事然所至

皆治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既為岐守會朝廷用兵涇鄜岐當
孔道事劇於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為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為酒吏吾幸得出
入朝廷為從官奉使乎外若圖論公為賢於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
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為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
親意既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舉親至此親意既
已便矣而又更求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
嘗忘也及韓公鎮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
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為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
故公仕官四十餘年知友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為然人之知公
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為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
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呂荅韓公精河南趙微而仲淵
兄弟後有十一男子八女子每歲時起居為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九孫成
列再拜於前公笑而領之晚節之慈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
終養於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
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預屬公之

秩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秩子而銘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
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
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為也銘曰在昔冊畢先成厥終逝哉邈乎主
于咸通咸通之相肩齊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
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遺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
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畢子莊

宋畢西臺先生集　畢子莊墓誌銘　元祐五年七月乙酉
畢子莊之兄弟將葬子莊於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盧村原
祖塋之東北而走書謂駰曰子莊之與子親且舊矣知其詳者莫如子宜
為我兄弟銘之駰辭不獲已序而為之銘君諱仲容子莊字也其先東平
人自文簡公顯始去代徙鄭今又居濰陽曾祖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傅尚書令中書令謚文簡公諱士安
祖衛尉卿工部侍郎諱世長父尚書駕部郎中贈正議大夫諱從古母永
嘉郡太君梅氏繼母壽昌縣太君陳氏君少以侍郎任太廟齋郎資性明
爽勇於為善平居與其弟兄切劇講解相進於學期以文章取貴仕不幸
早疾而諸弟相繼取科級踐祠館翕然為一時名流雖正議壽昌清白之

掾有以作之。然亦君子切也。初試吏為臨邛縣主簿。邑有富人楊小三者唯一子。嘗且瞽。與其姪男女二人處於是。已嫁妹謀欲取其貲。先收其女養為子之婦。又瞰其亡。賊殺其男而棄之。出於語人曰。我晨出見兄待一物趨水濱。如欲渝洗。意吾兄殺之也。捕至獄。昔者莫能辯。第時泣下。直二指向人。若有云者。獄具。君獨疑焉。乃為㕘伍鉤索。逮繫其女姪拘之。旬決始微言。嘗見姑衣有血污狀。君蹤是益加推治。而盡得其情。衆乃論向泣下直二指者。蓋言姊欲并其貲。謀殺我叔姪耳。咸以為能。當是時也。清獻趙公悅道。懿敏王公仲儀。常山宋公次道。成都李公才元。皆能鑒識人物頗以文雅吏事許君。惜乎天閼不及見其施也。以嘉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官。享年二十九。娶蔡氏。駙之娣也。君一人曰大況。孫一人未名。大況生二年而孤。吾娣守視鞠養。至於有立。可謂難能矣。嗚呼。觀君之所以為人。與其祖父之流澤。吾娣之守義。意其後子孫必有大者。姑侯之銘曰

強以問學。敏以從政。位雖弗崇。名則有令。察獄唯明。於君為盛。
森莫能欺。罪人斯正。果如何哉。乃嗇其命。必有遺焉。子孫之慶。

畢知州

宋黃庭堅豫章集朝請郎知吉州畢某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歿於理所屬縣皆來

弔哭。越厥月已亥歲集。乃指處初終。圖建不朽。謂豫章黃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述其孤。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光。光祿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會有條詢事考德勒之金石。公諱某。字某。銘詩曰。嗟惟畢公。獨周昨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暨阜至誠。文獻方穀。中原之孝。託直南邦。高王父璐。始籍浮光。有息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人諱京。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薦書一來。承佐祕書。主簿國子。枚民咸平。以奉常丞主調兵食。五七十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牧皇遠。職職羊牛。悉源與磁。雖二千石。熙寧甲寅。河食我壁。聯捋委粟。護護老幼。降丘築室。不請郡糧。流者歸野。正有駿奔。公廚告病。貸之私藏。殆其去歸。折券不征。持節關隴。百城球球。澣拔康秀。劾遣贓兇。都尉輕重。尚書中郎。肅肅雍雍。豪服在魚。朝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素號難州。公父母之。若諸教訶。曹是健訟。化為舞歌。公生戊戌。戊歲後元。首我民無祿。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拖紳拜賜。屏藥治歸。哭者隕涕。孰能使之。其配道女。徽不盈升。來繼婦職。汝陰之滕。其宜家人。歿年下壽。有婉淑女。永自蔚非。壹儀柔嘉。維妻李氏。能力大故。衣仙應禮。公子三男。惠建有荼。平仲和仲。季永勝衣。孟七女子。伯嫁而死。四歸以時。三據未字。長倩孫𪒠。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書南任氏元常。鵲鵠諸壻。官學舉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暾暾。表襟不施。力學好問。胷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江。稗官所收齊諧所記。哭較涇青。坐客壹壹。晦巳純約。與人務得。錦衣被韜。不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推避分貲。以殖季父。孩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衣索情。高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託不中壽非此其考。藏昌厥後。浮光之麓。楸栢既林。鐫詩丘宅。宣示來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五

二質

畢

畢仲衍

宋史列傳。畢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邑子馬宏，以口舌擅閭里，誘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損百金予我，我能止。使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教縣且止。又捐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子盍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奸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謗去鄉一患，長十善，君子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逮破的，眾驚異之，且偉其姿容，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錄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

罪遣，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侍爾。未幾，暴得疾，一二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言其家，賻錢五十萬。畢西臺先生集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於畢，以國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為東平人。而諶之五代孫曰眾慶，為宋大中正。眾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搆，搆為戶部尚書，謚景公。搆為豐王府司馬。搆之曾孫諴，懿宗朝為宰相。而搆之五代孫球，球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球之伍代孫諱士安，仕本朝，相真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即君之曾孫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為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渙、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為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使衛尉即侍，弗使衛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縣主簿。而

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因為陽翟興學，既請於朝，乃教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從之。而故太子中舍馬集之子宏嘗待吏短長，居邑中，擅其閭，誘諸豪曰：丞相之為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投我，我為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傳遊許州，宣言丞相之為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府，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於民。丞相果疑之，即使教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捽於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學者。及歸，令不知所為，謂君曰：吾欲上府辯於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辯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即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於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為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切指曰：縣官於我猶是也。及為君捕繫，猶曰無害，侍其能數以詞辯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事，建成之事也。舉進士，就錫慶院為第一，遂中進士第，補穎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中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穎州，皆知君，交

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為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而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為中書刑房檢正官，議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權民糯米為羸，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權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添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發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惟市易司得私其羸以為功。戶房欲絕其弊，而提舉市易司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為君憂之，君取抵年人許，疏問市易未推糯米之前，京師酒戶為坊者幾何，歲償幾何，已推之後，京師酒戶為坊者幾何，歲償幾何，且奉推之前，酒戶為坊者多而償者少，既推之後，酒戶為坊者少而償者多，利害明甚。市易使為戶房以言語送樓相語，及傳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推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虜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為偶然，再發又中，虜人以為神，而君天資白皙，秀眉如畫，辭令溫雅，虜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為度，製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為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勰使虜，而虜人猶問曰：畢少卿何官，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為

人拜慎精審，舉無遺，不可柔。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為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即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删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為主，凡從中間其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為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為考官故不知。上即詔君罷考事還局。上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為寵。及官制行，君以秘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即留除命不使受，而爭於上前曰：畢某以秘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為起居郎，起居郎即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即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為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為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耳，是當得耳。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於後周，備於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不齊，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

羣有司以疑問於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以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責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即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翌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為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蒂，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為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纔年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為葬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真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公像於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為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為誰，及知，因歎曰：祖宗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條法，為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被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嘆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為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尚幼。女二

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梅，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於鄭州管城縣虔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敘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畢仲游

宋史列傳。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高遵裕西征，運糧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其賦而給之食，必積日乃可會，條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偏鑰，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効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墻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斛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驚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薄，而敢掠之於帥寢，非人情也。卻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惟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員外郎，改秘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糶若干萬碩，賣廬張

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七十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鄆、鄭二州，京西、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墜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

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侍書聲然覺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堂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即位仲游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權秘書少監卒　西水陳恬撰西臺畢仲游墓誌銘并序公諱仲游字公叔其先代郡人後徙鄭之管城維畢氏世序綿遠代有顯人至公之曾大父文簡公以清德雅望相真宗皇帝致天下於太平熙辰王室書于史官議于太常與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同朝俱號賢宰相天下至今思焉大父諱世長故任衛尉卿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從古尚書駕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皆以德業世其家公始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少孤力學以求自致與兄仲衍俱試南廟中高等遂俱登進士第聲名籍甚調壽州霍丘主簿南京柘城主簿權京都提刑司檢法官移信陽軍羅山令改宣德郎知河南府長水縣辟環慶路轉運司屬官以軍功轉奉議郎又遷承議郎丐監在京搜米第八界哲宗登極恩遷朝奉郎除軍器監丞改衛尉寺丞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權太常博士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除除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以太夫人疾請罷府官判登聞鼓院丁內艱服除提點河東路刑獄召還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奏對稱上旨遷司勳員外郎權禮部郎中出爲秦鳳路提點刑獄又移永興軍路改秘閣校理知虢州未行改耀州坐黨與落秘閣校理謫知閬州今上踐阼恩遷朝散郎提點利州路

刑獄改知鄆州還京東計度轉運副使權知鄆州除尚書吏部郎中召對崇政殿久之爲淮南路轉運副使坐元祐籍知海州改管江寧府崇禧觀降監西京嵩山中嶽廟已而出籍管勾崇福宮用八寶恩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得請再任遷朝散大夫賜服三品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西京享年七十五始司馬溫公呂申公最爲知公皆不及用公而堯范丞相平生期公可大用已登庸公持太夫人喪歸鄭服除范公已出牧故公於元祐間不極其用又不當言路於國之大政無所預公於文章升堂覩奧風格同漢魏爲古文奇而法序事簡而悉詩篇通暢賦表麗密雖片言隻字皆有根蒂而切於事理不爲浮誇詭誕與夫戲弄不莊之文行於鄉黨必可施之廊廟用之當世必可垂法將來雖古作者不能過也議論引據古今出入經傳百家折衷歷代之治亂不爲嘗試之說一槩之論凡所建述必可傳利天下稽考後世雖前輩鴻儒碩洽之士無不仰公之奇論也公嘗謁見歐陽文忠公潁州公奇其才使子弟來謁少師張文定公亦以爲才發薦公甚美哲宗皇帝即位召天下文學之士九人策試乃就文館翰林學士蘇公子瞻覽公文驚異擢公爲一自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之徒皆居下列由是天下想聞公之風采蘇公則表公自代請公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主上由是知公矣范丞相之作大皇太后冊文公實代爲撰太尉蘇公子由號稱之歸以告其兄內相曰不意公叔文章一至於此內相曰豈惟品藻抑又實錄矣丞相蘇公子容號爲博學通知古今每以公爲直諒多聞之益友公之在太常也會太皇太后持受寶冊宰相中公召公及禮部侍郎郎中員外郎大常卿丞博士至政事堂諭旨且訂其論公心知宰相欲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受冊文德殿也堂吏持其目示座人次至公未然公曰顧與同列更議宰相曰此先帝遺制且故事也奈何是特群禮官無一人敢置議者公懼其事遽上卽抗聲白曰不朝者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於此受冊遂將垂簾聽政一夫其倡無以示萬世且先帝遺制豈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討論耶宰執黙諭其意群禮官猶守舊不變公退獨表請正之宰相以聞太皇太后乃下詔曰以吾不德豈可以元入舊貫之居其受冊宮中而已於是搢紳大夫皆懽然偉公之建明有詔詳定皇太妃儀制當是時朝臣希世競進者則欲早其禮以邀東朝之尊求寵於歸政之後者則欲極尊崇以盡天子之孝而公獨不然援引經傳及先代典禮務稽古不爲偏私以遷就其說於是搢紳大夫

又服公之純正。會朝廷方重外。而有文學者必試以吏事。故遣公使河北。
改任開封。已而復判諸路。又屢典藩。故公居外之日多。其宣力四方最勤。
公為政。剛明有斷。而恩平遇變。從容詳悉。雖文案山積。獄訟糾紛。而下車
裁割。劃然一空。其在軍旅。星馹交馳。輻湊羽書。重跡狎至。而排難解紛。倏
無留蹟。其從太師高遵裕討西夏。號令期日。皆從中出。嚴甚。無敢違者。前
軍行三日。衆縣之夫運至以餽軍者乃三十萬。一旦悉集。有司度受其賦
而給之糧。必驗日持久乃可。自計畫諸公。及僚屬相對憧惑。不知所為。計
未有以處。公獨曰。此甚易耳。轉運使范公純粹及李察曰。願以此諉公。惟
公圖之。公乃召八十縣官吏。與其州倅至前。悉受所賦金銀錢帛。令無啓
緘縢而鐍。召群吏簿其要。一以付衆。令使為質。一以備計籍。而以其副質
有司。群吏筆不停綴。俄頃賦畢集。拉衆縣官吏之半。行詣所次驗遣之。衆
皆曰善。公則已飭有司。具畚鍤繩錞及斗斛以數千矣。衆駭曰。將焉用之。
公輒下令。盡撤去倉廩之墻壁。乃徇其衆。令從詣群庾人自斛粟六斗。持
其半自給。挾其半供軍。易秣傳馬。於是數十萬之衆。飈至雲合。蟻萃烏聚。
已而使視群庾。空無遺粒。庾吏初尚爭之。公曰。必無少取以就贏。多持以
自困也。翌日。大軍遂行。范公及李察諸察吏皆歎伏。且謝曰。非公幾敗乃

事。軍既行。而陝州夏縣夫爭遁去。諸公曰。他縣相視盡逃。柰何。公請身往
救之。至則尚有存者。而縣令已將自劾。公遽止之。諭以無恐。又慰勉其留
者。而走白諸公。請荷令使追逃者。他縣乃止。權州大旱。野無青草。公謂郡
縣拯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也。多揭榜示之曰。郡將
賑施。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歡然皆按堵。已而
粟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視隣境之民流散殆盡。而權民之
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饋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給人
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敕搜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權之流民也。送還郡。
公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貴待自厚。非流民也。監司乃得有故吏以譴
逐。輒詣闕下。唱言公救災傾困倒廩。軍無見糧。朝廷聞之。遣使按視。公上
言自劾。且願赦屬縣。朝廷察其誣也。而公治行益顯。公為監司。所至一路
老姦宿贓。皆佈駭曰。畢公至矣。及事叢至。公一寓目。必曰某事有弊。某人
有欺。若鑒見而繩度者。其在京東。行郡至曹南。公一視其牘曰。吏狃故態
耶。是欲嘗試我也。召吏會之。果得歲粟十萬石。公曰。非州縣吏與吾計吏
交通不及此。其漸益長。調度縱橫。將不勝其弊。吏又當考秋。上半歲和糴
數。公不應。檄州縣悉具出入多寡道里遠邇盈虧登降之數。聚為圖式。歲

省和糴百萬石。淮南歲計常書。公至。乃吏優裕。有老吏白公。前負發運司
儲直三十六萬緡。有詔期三年畢償。今三年矣。且得罪。公曰。焉有是哉。吏
以此遁。公甚患。公則發某籍視之。乃往三十年以前。計司兼主漕。嘗故有
儲直。傳移之久。而其目尚存不去也。老吏非不知。第以此劇上。公最得其實
皆叩頭伏罪。以公為神明。雖同列號為強明精練者皆驚焉。公為政未
嘗撓於大吏。錢內相勰故嘗薦公。後辟公京東憲司屬官。及尹開封。公適
為其佐。事有悖戾。必力爭不置。有殺人者。吏受賕獄。用犯持不知給君額
公辨正。錢公尹京。吏不得欺。且赫赫顯名者。多公所救正也。相知益深。韓
丞相玉汝。以故元宰牧太原。公按視等列郡。韓公家奴鬪壹。自陳有辛刻
刼其衣服貴重之側。韓公怒。下卒吏。將黥配之。公曰。小童衣服幼薄為刻
刼於大帥故相宇下。非人情。易吏治之。有卒毋自言八十餘矣。所恃唯一
子。而丞相遣戍河外。公命召還。其小者如此。大節可知。河東吏益畏服。而
韓丞相獨善益厚。公比鎮穎昌。以書抵公洛中曰。我思公不忘。願公一來
臨。我欲與公從容。公之威名動四方。然所至未嘗發擿官吏。馭胥吏。善楚
幾廢不用。他人學者。終莫能及。郡之故俗。書群聚譏詆大吏。一經品目。輒
傳笑四方。先帝患之。諭守臣使禁止。而牧守理至搜抉治之。終不戢。乃益

肆。公至。獨晏然處之。勸善獎義。久之人人自重。恥為不長厚也。其曹長乃
來獻頌德詩五百言。且修贄見禮。自公以來。郡風大格矣。公還朝。因面對。
論孔子廟自顏淵以降。皆爵命於朝。而法服冠冕以居侍。而經承訓詩樸
僅以聖道傳玉軻。非不肖也。今皆野服幅巾以祭。號二代三代者。未有對
命。上嘉納之。封經泗水侯。伋沂水侯。太原銅器精巧名天下。吏多掇截以
歸。公獨不市一物。僚人之謂矯也。市二茶匕而去。韓丞相曰。如公叔可謂
真清者。公篤於孝悌。居天性然。非勉強者。太夫人丞相文忠公之孫。莊重理
嚴。先帝嘗聞其風。公事親孝謹。其逆其意。公侍食於太夫人。視太夫人食
之多寡。而食不敢過。退不敢更食於私室。公之兄起居。有孫完未信太夫
人念之。公為謝四方辟請。獨丐為倉官。居京五年。置歷以論且言於公卿
萬方。必官兄之孫。以慰母心乃已。公有女將嫁。會兄之女至。奪女資以嫁
焉。為府官。俸尚薄。兄弟群從百口。至鬻衣質裝以給。復官登聞。俸益薄。群
從益衆。先待食歸鄉。資用乏絕。然猶舉遠近喪數十從葬。故塋無遺者。皆
捐貲置田以致之。自小官以半俸給親族。終其身。公平生不自言有司求
增秩者三十年。晚仍上一官。請封老姊。朝廷嘉之。封其姊蓬萊縣君。先正
文簡公歿且百年。神道碑未立。逮公遂為。此守人之所難能者。而度量恢

癖不思小隙。高遵裕之征西，與計司應夫期會。師老財匱，公密疏論其事。有詔詰問。遵裕銜之，次貫軍行，人爲公危之，卒不能害公。公歸朝，與遵裕子士允同考進士。士允忝病，公手和藥以救。人曰：疾有鄰不便。公曰：吾知起其死，何暇念舊。士允病愈，歸與父相持泣德公。公更薦士允京局，使使養。有董嗣之者治濰州，救哭獄甚力，非朝廷詔止之，公幾不免。後嗣之與其妻及子併卒，衆以其狡賤害善，類皆幸之，無收瘞者，公爲致其喪千里葬之。又賙卹其家焉。公平居遇親友故舊甚厚，憂人之憂，急人之急，至匿庇其家事。拯救其危難，甚於其家私者。所居氣至一方，往往以大夫致仕妻死貧無以葬，公數具厚葬之。比得卒，子弟皆遠宦，公親治其喪事，不知者，謂爲公之親戚骨肉也。鄰居有書生與母俱病，公日夜調護，爲邀致醫者，給使卒病死。友人之老卒病，調護如書生。故無貴賤，德公者衆。公年過七十，益康寧精悍，與士大夫持論，坐終日不倦。爲其致仕大夫從容言宴無輟，閱蘇內相嘗曰：吾聽公叔辯論偉寫，諳音如鐘，坐覺衆士無精神矣。公平生薦士，多至公卿者，後進如兆楠之。李招非、李椒死，皆公薦慰士也。出入門下，久之，與公供爲同舍郎。館中三人者皆文，事公甚謹，不敢抗行。由是世以公爲知人。嗚呼，士有文章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未必能政事。能政事者未必致德義，致德義者未必有文學。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公少時，有士爲公推命者，多驗。故公晚節益務閑退，以安其命。嗚呼，若公者，然後可以言命矣。公有文集七十卷，總集古今，釐方書衆聚。張氏封太和縣君，改宜人，光祿卿鑄之女，前公二十年卒。子男四人：曰大純，宣教郎，永安軍使，陵臺令；曰大亮，登仕郎，均州司理參軍；曰大龍，迪功郎，監南嶽廟；曰大猷，將仕郎。而大亮、大龍皆好學早世。大純、大猷俱有才名，承公之世而大之者，將在茲乎。女三人：長適承議郎蘇庚庠；次適通直郎郭禮仁；次適進士范淑而卒。孫男六人：曰少章，將仕郎，卒；曰少稷，將仕郎；曰少膺，業進士；曰少儀，將仕郎；曰少城；曰少虎，尚幼。孫女四人：長適迪功郎薛居實，次適承奉郎安自強，以卒，餘未嫁。初文簡公葬管城，光卿先大夫祔焉。至公始蓋，乃改卜，以宣和三年九月乙酉葬公於新鄭縣西顏村林會原。公之先太夫人，恬先祖父親妹也。及是大純、大猷以公治命來請銘，且曰：吾父知之深，愛之厚，莫如吾子。以親又甚戚，其不可以辭。然則非恬誰宜爲公銘者。銘曰：　皇矣真祖，茂蹄群倫，有稱文簡，維皇實臣。執濟厥美，寔作曾孫。緊公生厚，祖德是循，剛健篤實，養之觸醇。震發泰權，蔚爲英文，賦去浮華，上規皇墳。濟以雄辯，磅礴大鈞，浩無津涯，像山吞雲。欲邀從之，發我元奮較

藝玉堂，忠讜上聞。東冠群彥，兄董公孫，誦詩三百，於事情焉。雖多奚爲，孔聖有云。公當大事，其氣益振，大母踐朝，公預討論，卒避正位，萬世不刊。大妃奧章，議者紛綸，公無側頗，典訓是從。帝虔天戒，雷動星奔，欲至侍嘴，命縣於晨，吏懼失己，莫知所存。公爲籌策，指揮若神，呼吸之間，億萬具陳。有績京兆，有勞天官，帝嘉其能，式康與藩。民俾民懷，去久弗諼，光鐵嘴銅，忠如豐年，隣境盡逃，我無一亡。利彼諸道，攸詢攸宣，左繩右規，小物必勤。曰致丞相，我則不閑，退居汝洛，益與道遊。詩稱老成，易尊丈人，自以無愧，歸于九原。公德不泯，公文有傳，尚拯無磨，達于壤泉。胡寅斐然集。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蔡氏爲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登欲引公助己。公謝絕之，遂坐黨入籍，復猶數寄聲通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累天，忽與草木供腐，而公德若義爵，蔚然不緇，得畏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成遊，獲見欽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畢再遇

宋史列傳。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以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遂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屋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牒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我手牒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令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潰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皆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退。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令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

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李慶令班師再遇曰前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旗呼曰畢將軍來也遂潰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提敵苦戰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腦金將墜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故不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塵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崈代鄧友龍為宣撫使撤倪還惟揚專事泗州命再遇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舸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五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有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費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揭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主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分隷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又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挽務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馬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侍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令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寝兵無所自見一旦遭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鶴林玉露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折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衆人驚視至放水櫃既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遂大敗又嘗引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衆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對壘度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後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皆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堤埂蠻見之以為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四朝聞見録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久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緒鎧建旗曰畢將軍虜騎望其旗已相顧悍視再遇來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虜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像汝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於旗虜兵以為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為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廷客高會取賊肝胃煮而薦酒又擒其魁用大尺絡其背為綦局琴絲之類再遇不喜書其弟再某頗能書嘗為其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汙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為其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殺同氣有旨從之寰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為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于窖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揚長孺憐之為代納六萬云已上并見聞字常

淳著設張李璧雁湖集擬賜畢再遇田琳御劄　卿精忠許國績用既著淮東一面倚卿為重不欲更遣他人節制以分事權庶使卿無所牽掣得

身意展布。匏圃咏劝。似闕備樂舞錄。南須周恩博訪。必計萬全。乃肩蒐守孤犢。遂謂能事已畢。非厭所望於卿者。如山陽儀真六合等處。兵之多寡將之勇怯。糧食之豐匱。在卿皆當究心。兼須息慮从容。宜預有處。冀使諸處一致互殊。責皆在卿。其如立到功勳。忽孤茂實。故茲別示。想宜知悉。

畢道人

括異志畢水部田潭州人。有李父。幼嗜酒。不治生。嘗游江湖間。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蛇龍禽獸之象。以扇扇之。俗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貴者過洞庭。方渡庠。為暴風所漂。船至沉溺。忽見一人倚岸以扇招之。舟漸過岸。遂獲免。貴者德之。默記其形狀。及艤舟吞之。不復見矣。司日。貴者到長州。偶於闤闠見之。邀歸酬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曰。汝舟免溺。予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在。傳之者林泉伊枝。

畢田

元一統志田。長沙人。侍學有文。尤工於詩。宋真宗朝。以吏部兼王府侍講。一日居經筵。值天寒。奏錮臨湘七都科調。里人德之。因祀焉。

畢隱之

茅亭客話畢先生。名藏用。字隱之。年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嘗飲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餘年。備歷蜀中名山勝境。景德中。甥至闕下。值封泰山。因從觀大禮。得召見稱旨。遂與披掛賜紫服。號通真大師。

畢達

能改齋漫錄畢達暴卒　肇官都虞候畢達事仁宗餘四十年。治平四年八月。隨衛英宗龍輴。因至永昭陵。慟哭曰。畢達願事陛下。陛下何不取之。是夕暴疾卒。

畢君卿

興地紀勝柳州志。君卿。三山人。郡先無城。公為版築。柳有外城自畢始。元祐四年。

畢贊

宋史李義傳。畢贊。仕郡。為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畢漸

元一統志畢漸。潛江人。宋紹聖元年。進士第一。累官知兗州。入為善部員外郎。出知荊南軍府事。兼提點刑獄。以文學致者。又到介自立。由尚書郎。典鄉郡。時人榮之。卒葬江陵縣。

畢祈鳳

新安志祈鳳。字景韶。休寧人。年十七。即丑卿薦。參閱禮庭。宋開禧元年乙丑。省試第五。以詩陛見廷對。賜進士出身。授建康府都統司幹官。入沿江制幕。再任六考。授知澧州石門縣事。荊湖四川宣撫大使。祺孫稔知其名。奏辟兼宣撫幕。知辰州事。卒年七十有七。

畢允升

臨川志允升。字元高。臨川人。有文名。精於周禮。太學內舍。登嘉定十六年第。授贛州教授。歷南外宗教。除太社令。沿江制司撫幕。為籍田令。遷武學博士。國子博士。又遷常博。兼沂王府教授兼史職。當變上封事。言正君心。除私意。輪對。又言納諫責實。添差通判贛州。知彬州。又知韶州。以廉稱。公為人莊重。門庭清峻。卒年七十四。

畢良史

吳中舊事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風度凝遠。少游京師。四舉禮部不中。出入貴人之門。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諸將璘喜其鑒辨博洽。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本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郵盡。用扶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為東京留守。盾官排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即從軍留居十三年。著春秋正辯論語探古。有宋城皆夫李仲微顧良執經師之宋。執一卷書背立。良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生一揖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生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真。好事者寫為繪經圖。陷北境時。嘗揭衣走間道。即以竭書上之。泗上郵好勃蕭祖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老。子希文希呂。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畢宏

宣和畫譜畢宏。不知何許人。善工山水。乃作松石圖於左省壁間。一時文士皆有詩稱之。其落筆縱橫。皆變易前法。不為拘滯也。故得生意為多。蓋畫家之流。嘗有評謂畫松當如夜叉臂鸛鵲啄。而深坳淺凸。又所以為石焉。而宏一切變通。意在筆前。非繩墨所能制。宏大曆間。官至京兆少尹。

畢叔賢

金元遺山集濮州判官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

請曰。侯之葬久矣。碁當有銘。以一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遠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擇為游騎所驅。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訝待侯華閭。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邀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遂投章丘。時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焦類矣。太師曰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區區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指軍前。太師受其降。患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君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倚之如家人父子。他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邳。于歸德。侯無不在。皆以功遷。先相貴劇。威望素重。人有佳怨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

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寬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人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數萬人。已會諸鎮守兵之長。須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待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誤。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遷授鄆平齊河兩縣令。兼冀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疾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曾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遷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管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孫子宇。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故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贊贊佳城。東潤之阿。畢氏有子。復姓致家。維侯之裕。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先府青社食貤。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焦類柰何。鄆公壹雲高山大阿。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于職有加。敏給赴功。而衆心柔嘉。從容一言。陰修化而陽和。令殺扶傷。痍拊瘡摩。賞是殷勞。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誇。若天興哀。無知之場。援于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並青社而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為差。汶邪濟邪。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畢林

經世大典 畢林。濟南章丘人。為百夫長。奉于泉裂從大軍伐宋。累功授敦武校尉管軍百戶。至元十三年。從大軍收附淮襄。陞忠顯校尉。左衛親軍總把。十五年。賜銀符。進階忠武。十六年。從北征。加昭信校尉。十八年。進武略將軍管軍千戶。十九年。賜金符。命同中書省斷事官牀印台等。錄囚京兆中興甘州等處。遷武義將軍左衛親軍副千戶。今加武德將軍。大德二年卒。子澍襲職。

畢璉

鄆平縣志 畢璉。字器之。鄆平人。由儒科監察御史吏部侍郎。仕至東平路總管。素能幹濟操守謹慎。

畢氏

宋畢西臺先生集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並嘗許歸於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於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於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美厚而質。美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五

一

動靜常一

古尊宿語龍門遠曰本自不常遣何勞今日悟守住寂寞城如君還錯悞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岐秖人難憂苦秖這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人忽蹋著選甚淨穢土一向不回頭嘆之亦不顧千聖不柰何可不肴言語了卻貪嗔癡即是諸佛母

萬法歸一

碧巖錄圜悟禪師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拶著這老漢撐山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拽卻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卻不柰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卻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柰卻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卻易會雖易會卻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塗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青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誵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墳出編辟曾挾老古錐何必拶著這老漢拶向什麼處去七斤衫重幾人知曾未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卻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抛擲西湖裏還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千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一寸龜得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挾老古錐萬法歸一致這僧要挾拶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抛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抛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峯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眾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峯雲居來也是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頌古聯珠白雲端頌曰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又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保安勇曰獨坐獨行真踢手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柰你何　脉覺總曰問來親切布衫酬拈出青州是舊游勝月當空澄巨浸鯨鯢無柰不吞鉤　文殊道曰趙州布衫重七斤閒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卻誰是當機裁剪人　普融平曰七斤衫重絕塵埃妙手何人解剪裁播哭東村王大伯滿身風雨入門來　徑山杲曰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　龍牙言曰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璃硨磲瑪瑙　鼓山珪曰夜半墨添黑提得一箇賊點大點來看元是王大伯　運菴巖曰等閑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或菴體曰錢湯無冷地黃河徹底流金剛難押背腦後掛燈毬　石菴玿曰拶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著住渾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　此澗聞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閉眼放癡頑撒退人上壁　斷橋倫曰老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道經當淵貴異人曰所謂天當地當龍當水當社令當其當之名有八萬餘名法法名號皆是魔世宗眮誘引後學進道之說如人表字稱呼也不學樸淺執泥不通以訛傳訛傍邪溢盛正道漸泯決烈之士大破疑團親見法王方知萬法歸一矣如此則撒手行持

無施不可。真曰道法。又貴實淵逕南道人之言。作萬法歸一論。以發明元始一氣道之用。法之體。又能窮虛曰道生爲一。復何疑哉。以無爲可有爲。萬法本來歸一處。何分正一與清微。並斜法萬法同歸萬法歸一圖說一者萬法之母也。故兩一成二。兩二成四。重四成八。重八十六。合爲三十二。重三十二爲六十四。六六十四成三百八十四。除乾坤坎离二十有四。正得三百六十。以應一暮也。故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合乾坤之策。其有萬千五百二十。故一數成乎一物。一物具乎一法。一法之中。復生諸法。總而言之。曰萬。其始也。依一立名。依名立義。依義立事。依事立能。依能立職。依職立用。依用立功。依功立異。依異立奇。依奇立是。依是立非。是非既立。於是別智。於否別通。於多別少。於少別衆。於同別異。於等別差。於中別偏。於正別邪。於大別細。於精別粗。積而聚之。聞而重之。自此以往。雖巧歷不能得也。三十八萬隨事訓名。皆事物之交錯人心之變。道之無極之始。雖有是哉。智者必總萬法而一之。運其原而反其本也。一之既復。萬法殷元。故聖人一以貫之。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苟非一以一之。直于萬又萬矣。

一齊萬法 夫萬法之於天下也。以滄海爲口。費河爲毫。不能盡辨其是非。既畚爲筆。青天爲紙。不能盡寫其情狀。世愈下而法愈變。人愈說而道愈乖。故一源繞動。萬法交馳。猶兩拄樹叢風號衆竅。紛紛爲援援焉。莫之能禦也。雖使羲軒重立法。罔兩再談玄。不能抑其既動之勢也。其萬法之多。萬法之廣。有以智慮而窮之。是以不齊而齊其不齊也。齊之者何。一而已矣。一之者何。會其極以歸其極也。然萬法虛假一亦妄生。一之不動則萬法無生。吾特一以貫乎萬法。同乎彼我。侔乎天地。惡得不齊者哉。謂一不可久。法不可齊者。未悟可齊之理也。

三教同元圖

一元

釋 三乘四果 凡釋學者

儒 百家諸子 凡儒學者

道 三島群仙 凡道學者

衆難非一 頌古黜珠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害火災。衆難非一。 冶父川頌曰。蝴蜂休戀舊將窠。五百郎君不奈何。爲火逼來無走路。癡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爲喻。室內明珠總是訛。蓬蜂臭煙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捨一取一 涅槃經衆生心性。猶如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

會三歸一 玄義但說無上道。此不廢昔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乘不合。欲令三合一。處處須廢會三歸一。同乘一乘。是故一行不廢。

體合爲一 佛祖統紀淨光尊者書寫四明育王。與夢登同清上方。有寶幢座願內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不可。俄見觀音從臺而出。故行爲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爲一。

天地爲一 道經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出洞古經

元氣爲一 道經金鎖珠存伏法圖云。一起初法。一者元炁也。在身之先生。故名元氣爲一。群圖子

與道爲一 道經施肩吾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必也忘其情而全其性也。性全則形自全。氣亦全。道必全也。道全而神則旺。氣則靈。形可超。性可徹也。反覆流通與道爲一。 又慧光生則與道爲一。出玉樞經

萬物爲一 道經莊子齊物論篇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玄功歸一 道經玄功歸一。萬物生焉。出參同契

與道冥一 道經靈寶七籤坐忘論曰。山有玉。草木因之不凋。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鍊神入微。與道冥一。群忘子頌

身神並一 道經雲笈七籤大戒序曰。萬物芸芸。譬於幻耳。皆當歸空。人亦然。身死神逝。喻之如屋。壞則人不立。身敗則神不居。當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近爲真身矣。群戒子頌

蕭何第一 數類漢史高祖即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未有以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鄂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關中衆。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以何爲相國。功第一。唐史太宗即位。第功班賞。房玄齡杜如晦等功第一。餘皆次序封拜。淮安王神通曰。義

師起兵，臣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雖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今玄齡等以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比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賢良第一 錦繡萬花谷：漢晁錯對策爲賢良第一。晉書郤詵傳：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

射策第一 數類漢史：公孫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餘，對策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封平津侯。遂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宋歐陽公集送方希則序：昔公孫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

治平第一 西漢書賈誼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朱邑以治邑第一，入爲大司農。錦繡萬花谷：前漢黃霸爲太守，外部宣布詔令，吏民咸稱神明，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及爲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後宮第一 太平廣記：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宮人皆賂畫工，唯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人，上按圖召昭君行。及去召見，貌後宮第一。帝悔之。

奏課第一 東漢書李忠傳：忠遷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晉書解系傳：解系字少連，父脩，琅邪太守，考績爲天下第一。

高平第一 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融爲涼州牧。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注：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

中興第一 晉書王導傳：導子恬，少性傲誕，曉節史，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數類晉史：王承字安期，王湛之子，東海王越雅相推重，勑其子毗曰：王安期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東渡江至建鄴，爲元帝從事中郎。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道，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又衛玠至豫章，大將軍王敦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衛中

興名臣。唯王承及衛玠爲中興第一。

阿平第一 數類晉王衍字夷甫，弟澄，字平子。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敳字子嵩，敦字處仲。

江左第一 數類晉史：桓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時爲將軍，封侯，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我爲一奏。伊雖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南史謝靈運：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靈運玄孫，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謝混字叔原，安孫也。少有美譽，風華江左第一。

政爲第一 南史丘仲孚傳：仲孚累遷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

當世第一 數類南史宋劉瑱傳：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數類唐李揆字端卿，美風儀，善奏對，代宗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後德宗時，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於揆者不能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曲洧舊聞：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並黜。有自當州來者，進至少游所寓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次可記之，勿忘吾言。

闍黎第一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

孝綽第一 數類南史劉孝綽：幼聰敏，能屬文，王融深賞異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後生第一 王融新對北史曰：魏崔贍字彥通，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雅有風鑒，見贍數謂邢邵曰：昨見崔㥄兒，使爲後生第一。

馬稍第一

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譚第二彈琴第三。本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孫何第一

分門古今類事。太宗時親試進士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名時庶幾文思敏速而何苦思遲。自謂必居其下。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精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此不謂之命乎。出歸田錄。

頭頭第一

唐語林。楊門第第一。文學第第一。官職第一。撰致傳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頭頭第一。洛見之書及頭頭第一之說。擇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令形骸溷弃者看即不世二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門戶第一

太平廣記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

人物第一

世說新語世稱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郡

縣。五卿著姓。

歷官第一

新唐書崔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第一。丈夫當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卒至於敗。

處存第一

數類唐黃巢陷京師。王處存投京城都統。無痛國難未見諸鎮派兵。軍中多處存義。僉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十輩。晚學迎勸。率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

詩選第一

太平廣記沈佺期以二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楚西第一

峽州志在州對江昔濟院山顛望夷陵甚偉今不存。

卿為第一

舒書足用多之賴事宋璟處位拜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為品異。所為第一何也。

誰居第一

唐杜牧樊川集撰韋公遺愛碑。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吉臣守土江西日。觀察使韋丹有六功德被于八州也。

公居第一

唐顏魯公集撰崔孝公陋室記。公年二十四進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

理行第一

唐杜牧樊川集撰沈公行狀。公善庭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推康理行第一。

忠義第一

百川學海兆氏容語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識。後為忠義第一云。

汾陽第一

宋沈與求龜溪集開俠劉帥啟。平時外靜。素知李廣之無雙。即日中興。必倚汾陽之第一。是為社稷之衛。實擇神靈之休。

關中第一

宋張橫渠文集蕭君墓誌。故譜系之推丘墳之族。蟬聯簪纓。為關中第一。

淮南第一

宋史忠義傳李庭芝鎮淮南。辟陸秀夫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云。

河南第一

金史程寀傳寀字成卿。東勝人。與兄鼎俱擢第。寀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寀得保留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

天下第一

溫革瑣碎錄。監書內酒端硯洛花建茶蜀錦定甆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建荔枝溫州甘子臨江軍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寺鹹豉簡寂觀苦笋東華門把鮓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也。庶雖劫之鋒不及。宋楊誠齋集賀黃侍御除某官以海內寡二之辭章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娼廣而越度闕高賢擇胥不顧之風。其類有此。

治行第一

有官麗鑒狄延賞除河南君政簡約。輕儀賦招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宋史陳居仁傳居仁知徽州。秩滿入對。留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拚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禮部。會權屬闕貢方遴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權密院檢拜文字。宋楊誠齋集撰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過家貴備論報與跷若非庶公親任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哉。語為著也。

講官第一

宋史范鎮傳范祖禹在邇英守經。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眾謂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九經第一

江少虞類苑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邢昺為之。昺初應五經廷試日。升殿講師比二卦。取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第一。

廷試第一

葉石林老人避暑錄。劉原甫廷試本為第

一之王文安公其壻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有司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貫直諒爲**奏名第一**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與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方仁聲泊宅編潮州豪右吳伯陽有子倜篤太學方預薦伯陽夢若遊宴使者立廳事東階欲延之坐不可問秀才在否對曰不在遂去伯陽送出門見道中旌幢儀物稠疊不絕語伯陽曰秀才歸但道天教貫先倜是歲禮部奏名第一 詩宋鄭道卿先生集聞省仁仲爲名第一 吾鄉甦選久蕭條深喜高才遇聖朝天子六龍飛紫極狀元一點占丹霄拜親此日榮誰及報國他時事更超回海揚榮重改觀常州真是出吳儂 **三試第一**

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幼時孫本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 **群試第一**

宋史孫永傳永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引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辞業西學解試常第一才氣之曰洛陽吳爲所華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中卒喪除復判爲孫拱斷轉運士累 **文章第一**

宋蘇頴濱集祭亡兄端明文 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 **品硯第一**

宋歐陽脩硯譜今人乃以澄泥知古瓦狀作瓦理土中久而斷以爲硯皆發墨而絳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何爲第一**

頌古聯珠集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公不肯遂問此間有何釋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牙曰不知公使拜曰破布裹真珠。 黃龍新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見具擇法眼真簡不知 月戢明曰以何爲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 **說法第一**

法華經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天眼第一**

法苑珠林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 **佛身第一**

花手經佛身色第一猶如星中月神通力無比能隨衆說法。 **法施第一**

法苑珠林六度篇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 **法燈第一**

菩薩處胎經云如來出世法燈第一 **法供養第一**

法苑珠林說聽篇報恩部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得財施惟以法施供養於佛爲具佛道以法供養爲最第一 **陳如第一**

釋迦譜如來於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大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得法眼淨而弟子以始悟故爲第一 **目連神通第一**

盂蘭盆經疏云大目犍連用心之孝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故出家修行神通第一 **息心爲第一**

瓔珞經學道無窮極息心爲第一如海無增減吞流無有厭虛空正法性廣大亦復然 **顯應第一**

稽古畧寶公大士入滅葬之日車駕親臨祭奠道俗來祀奇瑞顯應爲天下第一 **都一**

古尊宿語錄明圓智一頌云偏中歸正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說厭此依稀總有緣莫至去來與妙用到最何更這言詮出沒豈能談世界蕩蕩無依鳥道玄 **二一之用**

道書王侍宸五雷論曰三乃東方祖炁一乃北方生數蓋北卿子爲雷府東卿卯爲雷門并法字 **至一之妙**

道書岳南潤苟平序曰一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哉一乎天地之母造化之本萬物之祖又謂之金丹金丹者返本還元歸根復命之妙也在道爲丹在法爲符體用相隨皆不外乎至一之妙也并法字

詩文

宋史道學先生家集代兄伯振上秦檜書 某嘗謂古之君子所以經綸當世其妙至於不可知者此非才與智之所能至也通於一而已矣今夫以高世之才而幹旋天下以周物之智而周知天下天下之事固有不足辦者然天下之變無窮而才有窮天下之理無盡而智有盡則是才與智有時而不足恃矣夫人所恃以立事於天下者惟才與智而皆不免於窮且盡則是不通夫一之過也且古之君子所以施之而無窮用之而無盡者豈有他哉惟深於道精於天能致其所以爲一而已矣何謂一曰是不可名者也不離乎才而非才所能運不外乎智而非智所能窺窮天下之目不能視彈天下之耳不能聽燭照數計龜卜所不能知也故其動常無方而其行常無迹不令而人從不怒而人畏鄰出入

萬變愈久而愈新愈運而愈不竭至大不能使之廣而至小不能使之隘至截不能使之展而至貴不能使之濫其究至於天地萬物覆却於前而不能入其舍矣是以主於天下雖其見其卷舒注措之迹而天下靡失鼓舞服役以赴於治而不知所以然是豈區區之才與智所能進哉昔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夫豈惟兵道為然哉如欲舉天下而經綸之與為不世之治非夫道於一者不能盡其妙也夫隕然于上確然于下陰陽寒暑推盪終古而不息者天地之所以為一也周行于上著見于下運而不已勝而益明者日月星辰之所以為一也升為雲漢降為雨露自有天地至于今而其澤不變者岳瀆河海之所以為一也使其不一亦將窮且盡而已矣而能以育物乎堯舜禹湯文武聚夫皋夔益稷與伊尹傅說周公太公之於天下其二百年之變軍興以來西自秦蜀南達江淮干戈騷然歲無虛日非獨吾民不得其枕而北之人亦受其困鳥獸昆蟲皆不得寧其生太師慨然知天意之欲憫民之不可久困兼變南北與之息肩使十餘年肝腦塗地之禍一旦易而為無疆之休而又風之以膠庠文之以禮樂凡古者典章文物所以黼藻王度潘飾萬物者莫不粲然畢陳汲汲乎將逆為百世之盛夫以反東朝之馭攬諸將之柄休天下之兵建膠庠興禮樂回危為安改亂為治使古人為之未有用力不勞而能得者而太師曾不動聲色不搖思慮倚才智於几杖之外而運心乎神明之中始其未集異議蜂起而不為之搖及其既成功銘業崇而不為之泰施設之妙方且沛然其如川之方至天下雖相與共由之終莫涯其運動之方蓋嘗觀之天下之理聞以顯而為顯者矣未聞以隱為顯者也聞以動而為動者矣未聞以靜為動者也聞以有為而為者矣未聞以無為為者也此豈騁才鶩智之所能也哉是必深於道精於天而通於一是以其施若此其無窮而其用若此其無盡也三代以來大臣之功績見於世雖不乏然求其通於一者蓋幾焉蕭曹之賢不過遵秦之法而綿蕝之儀乃假之叔孫房杜能致正觀之底而卒不能興禮樂謝安能安晉於一時然其失也樂高遠而少實用李德裕能振唐之威然其失也才雖長而不知養其氣求其一於道而功之全如今之盛蓋未之見也夫以光明俊偉若此士其可以不求列於下風以為不朽之托哉凡士之生莫不志於世然必於其時之隆與夫道之盛者而託然後其身光為世之君子誠能以其道之盛致時之隆雖不求士士所趨嚮而不敢後者也吾宋

二百年間稱治者前慶曆而後元祐慶曆之治文正范公之力也元祐之治文正司馬公之力也二公澤斯民之心如水必寒如火必熱嘗古之所謂一者也而其所致之治又若此其盛然則天下之士捨是不歸而安歸哉當是時蘇子美尹師魯王子野余安道石曼卿孫明復之徒所以盡列范公之門而程正叔范淳夫與蘇氏二仲亦在司馬公之門蓋不招而自來不呼而自應其勢若不可得已何者時之不可以失而道之不可以忽也今太師德業聲望之盛蓋軼于前人所以致今日之隆已追配于慶曆元祐某困凡介然窮窘有志託大君子之門以圖不朽者自頃竊策顧礙擁門之役者五年于此矣自度業問未至不足來奔走加以窮空而親且老不能為萬里之游踪賤亦不敢輒以名漬侍御者之聽而通者急豢太師不鄙與而置之洪邁之奏為帥儒之官使之得近次竊寸禄德至渥也然事有出非得已不得不控告者成州地切吐蕃本唐四鎮州李德裕所欲置而牛僧孺所欲棄者也道里阻絕而瘴霧　作某一身以往固所弗辭但三釜之計誠有所不寧者藏布腹心伏惟太師終怜之易之近地以遂其使親之念前之未懇而與之而不為趺今又憫其厄窮而改之而不罪其瀆亦足以見妖妖之進曲遂萬物而不遺矣某非木石豈不知冒昧之罪為不可然竊恃太師闢大公至正之門使至疏遠皆得以識自通於前而無纖毫之隔矧某前日之命不請而得而況於今日之求哉儻辱鈞錄則將自今寅緣異時遂獲拜於門下觀德業聲望之盛與下士之末則今日之除豈使人寸之計哉蓋某終身之幸而不朽之託也冒瀆威重震灼之至不宣

蔡定齋集上汪制置

某不佞結髮學問每閱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士莫不斂衽正色遐想而景慕之及觀蘇東坡論司馬溫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某慶卷太息恨不與公同時端拜而師之晚從儒林丈人遊聞論議一之學皆曰得溫公之傳者丞相趙公而已趙公以是傳之閣下某方在齠齔而趙公亡矣不可復見矣吾道所寄者閣下也某願見閣下垂二十年閣下道德日彰名聞日溢又為天子侍從之臣一介之士仰之如神人某也自度愚魯無用夫軀不足以進於大君子之門退而學焉幸其有成以求一言之質不謂閣下出典方面自閩而蜀某為貧所驅隨牒遷徙願見閣下又不可得矣以二十年欽慕願見之切一旦償所志焉事有不可遇而卒遇殆天有以啓之也恭惟閣下挾天人之資躋聖賢之閫少時偶舉洋溢老師先生無與對衡者射策庭一筆萬言縱談治道天子擢為第

一，天下之士，比閣下以實蹤方持權者用事，屈伸附是以禁錮人，稍稍附
會立登青雲，閣下未嘗目遊而心動，閣門卻掃，澹然無營，視鐘鼎富貴，屑
焉而唾去，唯恐不速。心如山嶽，精金至斗，莫能移之。天下之士，比閣下以
黃憲。遠閣下受知兩宮，游壁水，登瀛洲，歷天官、貳卿、文昌八座，爲君尊石，
爲國蓍龜，爲學者宗師，天下之士，比閣下以韓愈，殊不知閣下之道，得於
二公之傳，惟誠惟一，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渝。天下之士，因其所見而言之，
閣三十年而三變其說，是未知閣下者也。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寤寐亙
席以待閣下，行將柄用矣。二公相於元祐紹興之初，經綸之業，用而未既，
傳之閣下。閣下涵養滋久，隱而未施，當朝廷艱難，豈容釋然於斯時哉。不
有施於今日，萬世惜之。伏念某蕭陽人，齒少且賤，無他技能，惟知讀古聖
賢之書，以筆舌鳴其窮，雖尚氣節，不肯與世浮沉。歲丁丙戌，隨諸生試有
司，偶在選中。天子親策于庭，問以當今之弊。某緘口所言，抵冒忌諱，罪在
不赦。天子哀其狂愚，置之異等。某感慨奮發，誓有以報萬一，中夜屢起，撫
食興歎，黽黽然憂在宗社，每念材智駑下，議論淺短，無以自効，益幸閣下
召節東來，某負笈道傍，何睹儀刑，嚮聆磬欬，慶快夙昔欽慕之志，私竊自
省某所願學者二公也，閣下之道二公之道也。今某親令大君子而師之，
其可自暴自棄，嘿嘿而無所言哉。某來牘爲算以勸館人者，非敢私也。如
蒙閣下呼置坐隅，設問以觀所存，儻或可教，謂其區區之誠，告以一二，某
當與學者共之。因某所願也，非敢所望也。冒犯威嚴，悚惜俟命。衛宗武秋
聲集

王農道院原一堂記　道一而已，沖漠無朕兆，於泰初形生氣化，散
於庠有聖人因之以建人極，爲世範，贊兩儀之化，而成其能，遂萬物之宜，
以致其利，根於命謂之性，衆性出焉，乃立教以順導之，而歸於正。動於欲，
繫乎情，衆慝萌焉，乃立政以嚴防之，而杜其非。古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
道，莫能易也。是道也，帝王之道也，儒道也。帝王之世，儒之功用光明卓絕，
而隱於無名，木鐸振於夫子，而儒名始彰。老聃生於周，爲柱下史，夫子自
魯謁而問道焉，又從而問禮焉，謂非儒不可也。其著五千言，說者嘗其尚
道德，賤政教，與儒不相謀，噫，是未遡其源耳。蓋自惟精惟一之傳既遠，上
之道化微，下之情僞熾，違行而取仁，先利而後義，禮至於愚，樂至於淫，風
靡瀾倒，愈變愈下，聃也思欲得古聖人功化密融於無聲無臭之中，使夫
人至變於不識不知之際，反其太朴之天，以還邃古之風，遂焉是憤世嫉
俗之論，而不覺其激也。孔子不云乎：禮樂則吾從先進，其亦救弊之辭歟。
今觀其言養生、脩身、去奢、已賤貨利、戒窮黷貴、慈儉謙，與儒不殊，而所謂得

一以貫，即貞夫一也。無爲而無不爲，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我無欲而
民自朴，即意誠心正而天下平也。安有異旨哉。故魯論、柯書，序隱怪，距楊
墨，而無片辭非詆老氏。至于雲昉有擯棄絶滅之譏，及昌黎河洛諸儒，目
爲異端，與釋並言，其故何哉。良由學仙者盡誣其說於老氏，末流之弊，非
以方伎詭譎幻誕，而宗主吾道者，乃不得不隱同斥異，明有所尊，理勢然
也。然其論道窮玄造微，未易探索，而近不遺家國，細不棄民物，洪之君相
法之，成一代之治。是豈可以仙術聚之哉。是以朱文公嘉與之，謂文帝曾
參得其皮膚，伊川指谷神一篇最佳，涑水註道德論，而後山亦據古說，謂
聞老之書，本於六經，微言至論，要不可泯，信乎其辭之憤世嫉俗，雖少戾
於儒，而道則無二也。余未髮誦經史，嘅亂寵其書，又有志焉，蹉跎陵歸，以
先廬爲考妣祠，而於中祠老子，猶歉然以地臨闠闠，不足徠寄玄妆白之
士，歷紀且半，乃卜余山西隅何高臨清，鼎建清宇爲樞遊百歲，以奉　天
之主宰焉。閣以奉　三清，得氣之先者焉。祠以奉祖考，上主曾高，存報本
反始之敬焉。爲堂一，納老氏之流派而處焉。室四，延儒士之侶列而居。堂
之左右爲複宇，以位主副閣之東南爲庫屋，以排職事。首之崇閣，翼之遂
廊，貫之中爲廡，以明軒，則旋有地，燕息有所，廩備庖湢，滌溷有舍，壇墠垣
墻靡不具。經始以己卯之秋，落成於癸未之夏。閣之下宏深軒敞，建齋
藏事，率于此集，扁以原一，取道原於一之義，使知道者擴而通之，躡步思
寡欲見素抱樸，以至歸根復命，儒獨是也。自懲忿窒慾，閑邪存誠，以至盡
性至命，老亦猶是也。夫如是則此心混然太極，與道爲一，而齊人我，忘得
喪，等生死，於晝夜，貌事畢矣。要必上增減進路，圖如先儒所云下視人間，
獨覺益而後高哉。苟狹狹，是非辨同異，紛紛與物相刃相靡，僭拘儒之
說，惟世欲之徇，而以肖天地之形，同草木而腐，則事不負此生，邪予負有
生者也。因記歲月，更筆其說，勸藹然爲學道，勉所謝原田，終院之衆爲祖
四百七十餘畝而贏，經費繕修咸在焉，鄉保叔步，詳載副碑焉。吾後者績
廣可也。鄰至因之，强毋龍斗斛尺寸之取，又贅之以爲予子孫孫咸瀛洲
集

則堂先生一卷說　斯道之傳，由羲黃以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一而已矣。及周中世，老子與焉，史稱其多識前言往行，尚德而好禮，夫
子嘗就而問之，以禮遺言，在禮記曾子問等篇，猶可考也。老子實吾聖人
之徒，孰云其外正傳而自爲教乎。而世所傳道德經者，乃云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至謂禮爲忠信之薄，可以無講。先
儒因是以絶滅禮學爲老教之疵，與釋墨氏同其屏遠，吾不知聞今校書

之老子即柱史乎非耶何其言禮後先衲鑿如此漢去古未遠當時有爲黃老之言者以老子之道同乎黃帝則同黃帝則同乎堯舜同乎孔孟道統由是而出矣豈西竺之昔空列莊之虛誕可得同日而語而論者未之察焉耳易川道士丁全真求余作一序既余語之曰吾聖人言一爾之師亦言一一之義甚大貫其切於治心脩身者而言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無適主乎敬者也違次於是顛沛於是敬之所在即禮之所存此吾與爾師老子之所同也蓋禮者理也自然而然與生俱生者禮之體也義貴設之以爲教堯舜著之於治夫子垂之於經亦因其自然之理而品節之以爲之禮體之達於用者也是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敬而已矣一而已矣主乎敬者主乎一者也二之而不貳純之而不雜夫然後禮與心爲一心與道爲一吾意夫子之問老子之答知斯而已若乃外禮而言仁外仁而言道非吾之所敢知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遂書此爲之說元李希蓮雲陽集題周道士止一卷　天下之理必會于一故天下之士必歸于一一者造化之本源道德之樞要也昔之言道者曰抱一曰守一說金丹者又有所謂三五一萬事畢者至青霞高士周君乃復以止一爲號蓋學道而能止于一則非常道矣人心萬變紛紜交錯而莫知其所止者總總也苟

非知道之源慕道之篤探其本原而執其樞要者其孰能知所止哉又孰能止于一哉吾於是知所敬矣故爲書其大槩云釆真集香溪先生云大哉一乎粤自太極未判純一純一命之曰太乙及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散而爲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絕之際泯然純全亦人之太乙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爲愚知是一者爲智守是一者爲賢性是一者爲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爲一身一體之也合物萬殊爲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爲一致一貫之也實萬世爲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於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拔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四時陰陽吾之一與之爲一矣其於天下有我翕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聲律大成賦句韻以無二　純而不雜所純不雜于一貫。　其師

事有外殊塗　渾融此性純以不雜　渾惟其同二之所實　天子高九乃吾性之本體　本吾為精求道心之切者　精以惟微脈絡三聖人之書　扂而同歸　換潮六戶子之傳　其舉道于忠如仁者之說　其為式于散外聖人之説　即見微之由而有一中之執　自忠恕之外其知一貫之由　體統於之純信五結極　推中庸之獨我安我刊　道無所歸發作修己　極於其純罪爲動貫　精以入仲妙理仰此要之蘊　一而建道有其罪萬變之坑　合見之精爲主極之標準　守爲之一化傳承之有升

一氏

古今姓氏辯證邢氏曰姓書無一氏今江南彭澤有之當是姓乙訛為一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八

一

玉清境太一經

道經大道明言一切諸法無違智惠令諸天人大聖無量真人及諸法界有色無色有相無相各令心信成就知是衆生求於正教是人從流此人非流是人正住此人非住知此法將已到法岸住於至境得法深味得法宗本得正解脫修諸正行以淨天眼見諸衆生造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罪惡塗炭風刀住還晝夜不息見諸衆生修善業者勇猛精進行持道法發欲濟人當知此人得生天上快樂無極若在人中聰明殊勝我於無量劫中見諸衆生從闇入闇壅塞迷隔不能解悟有諸衆生從闇入明知識知見有諸衆生從明入闇捨真入偽不識道法有諸衆生從明入明真如滿月若或一切或因惡業成就或因貪慾瞋恚愚癡是業深重必應地獄受諸惡報如是之人若能發心修心修或行種種法知省知悔不墮地獄懺悔發露所有諸惡今日懺悔懺悔之後於今以去更不敢作懺悔

成就脫離三惡道供養三寶以是因緣不墮地獄獲大善利種種果報莊嚴其身得天妙相清淨自在如青蓮花具足果報若或生不信起一切惡業諸罪皆至所求不得所願不遂所作不成所望不至種種憂惱專是一端受如是等無量之苦現世受報無量大惡大智大慧真人乃見是人不知因緣不能懺悔不自省思不自悔覺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罪增長地獄受報歷劫何其長夜冥冥苦春備經如是衆生亦有道性為識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光明智慧無量功德猶如闇夜所見不真所謂世間男女若識者不識者去者來者彼者此舍宅城村衣裳飲食山海林木衆生身命皆是道本無有他相無有他色太妙純一至寂無為永生永樂無有障塞大通圓滿而說偈曰我於是時明大智慧說諸微妙示諸衆生得聞是語令其堅固敬行無厭真心清淨歡喜無倦無所怖畏不內不外不旗不怒如此之時無有顛倒是諸性相無礙自在

太清境真一經

道經真一之氣因道而生受氣而為受氣而成而謂之命自真一稟形能全其性性命之動皆主于心心若有所思則謂之意意之運動有所思慮而謂之志思慮以生成事而無不周者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神升氣謂之精神和而悅氣清而快謂之和神集氣而後有所營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不動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得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氣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群生自得其生自得其養所以全道于己亦得其生成皆當自然不可逆理汝等當依吾言以廣教化不得邪生別見以亂正真勸人修道即是修心教人修心自可見道道不可得見因心以見道不可聞因心以聞夫聞見於道皆因以心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非以道守之隨心則是入邪宗永不解脫永不聞法是以諸天仙衆諸天大聖至真天真無鞅數衆當聞我法方得知道若更能虛心以遣其實無心以遣其有定心以令其不動靜心以令其不亂正心以令其不邪清心以令其不濁淨心以令其不穢汝等非不明此而欲常勤其行其令遠悔樂令障礙當知一切法皆應如是若於其中復生他見自違正道無復是解別生思想縱為智慧迷亂身心反不知道反得正義如此衆等是其先世得是因緣而淺試於正教自生障礙我今演說汝皆當明是心轉轉教人令其心真不復反覆心平無復貪下心明終不昧心通

無有厭滯所於清靜身心解悟諸法了是一切如是功德具足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悉皆圓滿而不說偈曰汝等一切未見未聞從今以去悉聞悉見當歸依道行此事時歎其功德入功德海無為會道念心發心無量因緣無量果報無為之法成道名字無厭解脫是名真道

萬法歸一章

虛皇經天尊曰萬派枝流同歸于海萬法紛紜同歸于道衆生執着自生分別當有圓通無關上貫諸義

守一

雲笈七籤太上智慧消魔真經云一無形象無欲無為求之難得守之易失失由識闇不能進明貪欲渾心致招衰老得喜失嗔致招疾病逆者不改致招死殁衰悉及老三一所延治救保全惟先守一非一不救非一不成守一恬淡真心寂寞損欲折嗔遂迷入正廓然無為與一為一此乃上上之人先身積德所致也中中已上先善未積積而未種皆由淵界當存三元睥識神氣狀貌出入有無主鎮三宮三尸必落尸蟲既去錄精成明智慧神道長生不死真聖神仙隨因受果太平經云何以為初急守一也三一者數之始也三一者道之生也元氣所起也天之綱紀也又五符經云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也上清三天君列紀經云柏成欸生請問雷房之道三真之

訣云玉皇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內始真也若使精狗審正三皇內輔太乙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護生二居絳宮獻氣灌形一居洞房三氣合明於時變化離合與真洞靈明堂雲宮紫府玉門黃闕金室丹成未臨皆帝一之內宅三真之實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人上遊崑崙邪臨清淵靈蓋崇巍竹林蔥蒨七靈迴轉五色雜錦層樓萬重三氣成煙玉闕虛靜七門幽深金扉玉櫃符籍五籍公子內伏外牽白元渾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

守一雲笈七籤云夫守一之道眉中却入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中丹田者心也下丹田者臍下二寸四分也一有服色姓名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昔黃帝到峨眉山見王真人於玉堂中帝請問真一之道真人曰夫長生飛仙則為金丹守形卻老則獨真一故仙重焉凡諸存想乃有千數以自衛率多煩雜勞心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不用凡服金丹大藥雖未得去世百邪不敢近也若只服草木并餌八石只可除病延年不足以禳外禍或為百鬼所枉或為太山橫召或為山神所輕或為精魅所迴唯以守一可以一切不畏也

一法真人皇人守一經中

三一訣

昇玄經偃人實子明問云向聞法師洛精真一太一未聞三一之訣當復云何既為一而復言三為一有三耶為三有一耶昔雖奉行未能曉了願為究盡使後未來學得知真要法師曰三一者正一而已三處校名故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者一此而三彼也雖三常一故名三一三一者向道初門未入真境得見一分未能捨三全一是未都三雖未都三少能見一故名三一分言三不離一故名三一子明曰此一者何所有也答曰無所有而有問曰無所有而有何名為有答曰以無為有又問無何而有答曰得無為有又問得而無為者何所義答曰形體虛偽故又問何為虛偽答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遷變異故又問雖遷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寧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耶答曰向日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故但言一切皆有為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少壯必老向有今無眾善推變恍惚無常也

玄門大論三一訣

雲笈七籤敘 夫三一者蓋乃智照無方神功不測恍兮為象金容玉質之資窈兮有精混一會三之致因為觀境則開眾妙之門果用成德乃極重玄之道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洞神經三環訣云精神氣也釋名云三一者精神氣混三為一也精者虛妙智照之功神者無方絕累之用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希微夷希寂也微細也夷平也夷即是精希即是神微即是氣精言夷者以知萬境均為一照也神言希者以神於無方雖備得之甚寂也氣言微者以氣於妙本義有非粗也精對眼者眼故見明義同也耳對神者耳空故聞無義同也鼻對氣觸於體義相扶也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今謂明義各自有宜少多非為定準如六通四達豈止三耶若教之所興無乎此哉然三義雖異不可定分亦一體雖同不容定混混亦不混故義別成三分不定分故體混為一混三為一三則不三分一為三亦則不一不三而三不一而一斯則三是不三之三一是不一之一不三之三非直非一亦非非三不一之一非止非一亦非非一此合重玄之致也出體之義略有四家一者大孟法師解云三一之法以妙有為體有而未形故謂為妙在理以動故言為一引經言道生一又云布氣主長義成靡素三為用即一為本今不同此果法若起故非未形之妙經云生豈是常在之本二者宋法師解云有總有別總體三一即精神氣也別體者精有三智謂道實權神有三宮謂上中下氣有三別謂玄元始今謂此判三一之殊非定三一之

體三者徐素法師云是妙極之理大智慧源圓神不測布氣生長義成靡素兼三為義即一為體此解雖勝語猶混通未的示體如極理之與大智此即是境智之名慧源之與義成即是本迹之目故未盡為定也四者玄靖法師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乎言相非質非空且應且寂今觀此釋則以圓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解更詳斯意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非一之一三一既圓亦非本之本非迹之迹迹圓者明迹不離本故雖迹而本迹不離迹故雖本而迹雖本而迹故非迹不迹雖迹而本故非本不本本迹皆圓故同以三一為體也三一圓者非直精圓神氣亦圓何者精之絕累即是神精之妙體即是氣神之智即是精氣之絕累即是神也斯則體圓圓義共圓三圓三之三三不乖一圓一之一一不離三故雖一而三三不乖一故雖三而一雖三而一故非一不一亦雖一而三故非三不三三一既圓故同以精智為體三義並圓而取精者名殊勝也義有九條用有五迹義九條者三一名三合成九義精有三正實權也神有三空洞無也氣有三始元玄也精三者具如境智科解神三者無是除狀之名洞是通同之目空是虛容之理也氣三者正一經云太無變化三氣明為黃氣為

玄白炁爲元青氣爲始也論其物生者正智生實智實智生權智無生於洞洞生於空空生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玄也然自一之三從三至九千應爲變同歸本一不殊而殊殊而不殊也用五迹者洞神經云大道無極極乎自然變化無極其中要妙三五八九三者精神氣也五者精有二君精氣也神有二君神氣也精有二君亦氣名曰太陽化爲元陽子丹變爲道君是二君也神有二君亦氣變黄名曰中和變爲老子又爲黄神是二君也氣有一君黄氣變白名曰大陽變爲太和是一君也以五當法體義不分二分三一之變有此五君以三兢五爲八三内有一成九也斯亦一途應用示知五身然化迹多端塵沙莫辯孟法師法用則分三本則常一今解論其正意體一義三本迹而言四句變九四句者一者本一迹三二者本三迹一三者本迹俱三四者本迹俱一本一迹三者妙本圓一分應問三迹一本三者應氣爲一本體俱三第三第四兩句者望前兩句不知本迹不殊故同三洞一其義具顯前章也九變者三一之化號精神氣精神氣中又各相生三三相續遂爲九變故從一至九從九返一上元真書云一曰源一二曰元一三曰太一四曰玄一五曰真一六曰雌一七曰雄一八曰三一九曰正一源者至道之根衆妙之本元者衆善之長萬法之元也太者極大之名包含爲德玄者不滯爲用妙絕高虚也真者去假除咸即色皆空也雌者安静柔和觀空照實也雄者剛動能化方便善權也三者精神氣也正者治邪滅惡去闇就明也此名至道無迹有此九條攝會歸本同爲一致故三天正法云從九返一乃入道真辨教曰第一出衆經不同孟法師云涉學所宗三一爲本故七部九經皆有圖術今列如左

第一洞真三一上泥丸宮天帝帝卿中元絳宫丹皇君輔皇卿下元丹田宫黄庭元王保鎮弼卿出三元真一經第二洞玄三一治三丹田元先子丹元睹子也出太上真一經第三洞神三一南極老人中極道元北極玄妙出洞神太上三一經第四皇人三一始青元白玄黄出皇人秘旨第五太清三一赤子真人嬰兒出太清上中經上卷第六太平三一意神至神念神出第一卷自占盛衰法第七太玄三一黄希微出太存圖及道德經第八上一三一閉關閉所治三元第九自然三一虚赤光元黄光空白光合有九經所明三一並治三宫其條守體儀具如彼經所辨然洞神所出三一之變亦云精神氣虚無空等具如彼經第十三卷所明也今三一者神氣精希微夷虚無空所以如此爲三一者以其明義圓極故也昔正一三一等是以其明義淺迹故也昇玄經太上告道陵云汝昔所云名爲真

一道者是則陰陽之妙道服御之至術爾非吾所問真一此昔教也下大云汝其堪受吾至真平等要訣無上妙經乃至第四辨不一之一此之教也其外六經所辨三一雖不彰言辨空而但爲氣觀之境可屬於昔故消子修上清近得地仙而已若言三氣三色並是界外之事三洞三一本意皆爲入空此則攝屬於今也能倫聖教本不有無何曾今昔故可九經所辨皆不有無並非今昔但迹物情不了滯教爲昔物情若悟曉教成今也更二儀往分今昔一就大小乘分三就因果義分大小乘分凡有三義一約定有分二約偏並分三約待絕分定有者昔小乘以三一爲定境義極於有今大乘以三一爲智慧義在於空何者昔小乘入定則舍於有故在空之時無復三一也今大乘爲觀即色是空故雖於空不失三一也故洞神經釋守三一云知守虚無空者爲大乘也守神鍊形爲中乘守氣含和爲小乘也二偏並者昔小衆學偏今大衆能並小乘捨色入空故不能並大乘即色辨空故能並也三待絕者昔因三一以入於無得無之時謂爲真一此之無一猶對於有之無是爲扶二因爲待也今之三一即體非有亦復非無非有非無故無所扶既無所扶故無絕也二就因果義分亦有三義一約近遠別二約方便究竟別三約常無常別一約近遠者昔以三爲氣觀果則近極三有今以一爲神觀果則遠極道場故極果圓智成今三一義如前也二約方便究竟者昔開方便果極三界今開究竟故果極常一故昇玄經云是爲究竟究竟者功業成罪行畢則常一也三約常無常者昔三有之果爲災所成故是無常今一常之果凝然不動故爲常也

金闕帝君五斗三元真一經口訣　道書　涓子

受之東海青童君至春分日夜半時起坐東向寅日存身中三宫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乘紫氣之煙共登北斗陽明星陽明星者北斗之東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陽明星東元太上宫宫中有青玄小童授子真光也先當存北斗星紫氣大如弦從上直流我前然後乃存三一也周君口訣云存七真人並北斗七星而共登陽明屬行我居中央也中七星者以烈覆頭杓柄前指也我存吞紫氣三十過而嚥之也又思三一三卿並同吞之也吞畢更存七真人緣向從紫氣空中來下還兆三宫中良久心祝曰三尊上真太玄高神陽明主春萬童開門開元主夏求紫合煙陰精主秋天藏六陳北極主冬萬邪塞姦五土衆王戊己天關所指皆滅所向莫干鍊我七魄和我三魂生我

五臟使我得真登飛上清浮景七元長生履徃嘯吟千神畢亦可眠存之
四節共此一呪爾夏至之日夜半時起坐向南寘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
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來紫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丹元星
者北斗之南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
元星南極太上宮宮中有朱陽靈妃授子絳書寶衣也秋分日夜半時起
坐西向寘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來紫
氣之煙共登北斗陰精星陰精星者北斗之西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
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陰精星西元太上宮宮中有白素少女授
子玉章虎書也冬至之日夜半時起坐北向寘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
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來紫氣之煙共登北斗北極星北極星者
北斗之北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北極
元星北元太上宮宮中有玄精真人授子金書秘字三五順行六月一日
或十五日令與秋分夏至日相避也夜半時坐西南向寘目存身中三宮
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居中央也俱來絳紫青黃四氣之煙共登北斗
天關星天關星者北斗之中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並臨目各吞四色
氣各十過先吞絳氣以次行之久久自見天關星中元太上宮宮中有太

上威真人授子滅魔符鎮邪鉞黃衣兵籙八節日各守八日爾以節
日夜半為始餘唯存在三宮中安坐而已極精想使有至髣髴耳

守五斗真一經口訣

雲笈七籤　道士志學山林隱靜
久遁幽室遠迹人間為之者益
精而神速至也故多不知推筭度分數作曆日也如不知曆日之道則二十
四氣八節之日不可得知又復不能年年出入世間尋問求寫亦是學人之
艱也今謹按北帝自然之經云法月正月三日當立春二月十五日
當春分四月一日當立夏五月十六日當夏至七月七日當立秋八月二
十二日當秋分十月五日當立冬十一月十一日當冬至節山林道士當
用此法若曉外曆日之八節自宜按之曆八節並擬欺之正度萬真靈仙
神明朝宴之日也此北帝自然發月數之中日二景氣相隨之日亦大吉時
也宜以修道建思併而論之吾從唯一外圖以月一日為建二日為除以
次數之今窮山無曆日此乃可用匈奴圖以正月一日為甲寅朔共甲周
而復始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六月大七月小八月大九
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六考窮景深林外遠名絕者亦當按此可
也每至建日或月一日平旦存三一從己三宮出坐己前乃心起壽昇若

如見之髣髴在目心祝曰天尊三帝守吾命門出遊虛中六氣王分養我
五臟正我三魂五藏自生長生飛仙畢又存從虛中還三宮良久嚥液三
十過為良夜當見三一及三卿也或夢見白鳥白鵠白虎金玉之物皆三
一之化景示象也如此守之勿怠則相見之象也對面之漸也每至除日
夜半時密起北向仰視北斗七星之內象見三一從輔星中下來入己三
宮中畢還寢精思存之髣髴似見乃微呪曰太上天輔三帝所遊三卿扶
將與真合俱下入我身安寂坐無吐精津形寬魂和濡使我飛仙雲平行
遊畢嚥液二十七過月取一除日爲要至開日夜半時起坐東向去巾亦
可散髮叉手握結之結令通良久畢祝曰上元三真真中嬰兒散髮開燒
上通天台泥丸堅凝與天同時使我飛仙交行洞臺畢嚥液十九過畢乃
巾而寢精思存三一三卿各安其宮帝與卿相對而坐存三一呼氣宮中
三十過已存時亦自呼氣三十過也呼者開口吐氣之謂也其時亦當覺
一體熱則和神凝魂之驗也存三一皆當臨兩目內視神宮也存一之道
使太上三素氣見三宮中三素者紫青絳三暑色氣也紫在上也則存守
三一在其中目想見北極紫房玉宮使天官序列思我將在帝前對坐所
乞所求乃心升焉太上是上清之君極貴者也北極紫房帝之房爾亦存

己三一與帝論飛真生主之道凡臨盛饌皆正心存一目想一先飲食然
後兆乃食之也常如此則邪氣遠退真氣來前飲食畢心祝曰百穀入胃
與神合氣填補血液長生天地飛登金闕役使六丁靈童奉衛
守一之法以甲子甲戌甲寅日夜半掃除靜寢之處方圓一丈布席燒香
北向再拜亦可心拜而已因仰視北斗七星使紫氣從斗中出入兆身中
三宮之內北向接手兩膝上心存三一三卿與兆俱來紫氣上登太極太
極北極星也存令忘身失體恍然而昇天之狀如此則仙道近矣仙人謂
之大靜也陰雨可於寢牀上爲之亦可預作壇於盛處使方圓一丈築四
面使高數尺至日常當修之此大靜之道也守一之道當伺月初出時向
月再拜畢心祝曰太陰玄精明月夫人初生流光照我三宮神仙上飛高
遊八方所向所願皆與福會守一之道常存之星覆頭上禍消前如此百
邪之不干兆氣之滅之要訣也守一人忌食五辛豬犬肉履產婦家甲子
日忌存又忌大醉及諸穢臭皆避而慎之違之勿厭矣又勿抱嬰兒犬不
可爾不與人共衣履同床席而存一也思真靜神念道招靈皆欲別處非
從此事而已後聖金闕帝君皆受三元真一經太極帝君真符五斗真一
經太乙帝君寶章凡此四訣以傳仙人涓子涓子釣河川獲鯉魚剖得青

玉函。發視獲二符二經法。是也。此太上內隱法也。真之上道。亦得朝晏上清。遊盼太極。飛遊崆峒。寢息蓬萊矣。

三一九宮法

雲笈七籤

夫三一者。乃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充。以變物腦宮。圓虛而適真。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同太玄。故名曰泥丸。泥丸者。形驅之上神所居也。非唯知吞氣漱津。嚥齒納液。不知此所因者。乃泥丸之本源。腦家之邊枝爾。今將告子三一之訣。上真之妙法也。開口奉修。慎勿宣傳。貿達盟誓。身殁鬼官。考延七祖。長閉河源。兩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宮。却入二寸為洞房。却入三寸為丹田。丹田直上。辟方一寸為玄丹腦精泥丸魂宮也。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君。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神君。明童真君諱玄陽。字少青。明女真官諱微陰。字少元。明鏡神君諱照精。字四明。此三君共治明堂宮。並著緋錦衣。腰綠帶四玉鈴。口銜玉鏡鈴。並如赤玉也。頭如嬰兒。形亦如之。對坐俱向外面。或相向也。此明堂之道也。若道士恐畏。存三神。使鳴玉鈴。聲聞太極。使口吐玉鏡。赤光令萬丈。存之俱畢。因三呼三君名字。叩齒九通。則千妖伏息。萬鬼滅形也。若道士飢渴。亦存三君。並口吐赤氣。使灌己口中。因吸而嚥之。須臾而飽

也。若道士夜行。闇不見路。又存三君。使口出火光。照前。須臾路自朗明也。若行山度危難之中。有刀兵之地。急存三君。使鳴玉鈴。精而聽之。敵人自然心駭。靈禱不復生害心也。若道士欲求延年不死。又疾病臨困。求救而生者。當正心安寢。存明堂三君。並向外長跪。口吐赤氣。使光貫我身。令布我口。停嚥赤氣無數。當閉目微嚥之也。須臾赤氣繞身。漸變成火。火因燒身。與火俱作一體。內外洞光。良久乃止。名曰日月鍊形。死而更生者也。又暮卧常常為之。則必長生不死也。又數存嚥赤氣。使人顏色返少。色如童女。此不死之道。明堂之要訣畢也。旦起。皆嚥唾三十遍。以手拭面摩目。以為常存。唾色作赤津液。洞房中有三真。左為無英公子。右為白元君。中為皇老君。三人共治洞房中。此為非真之道。自別有經。事在金華經中。丹田宮有上元真一帝君。帝君之卿。合三人共治丹田宮。守三元真一之道是也。此地真之要路。控乘龍車之經也。天真多官位。雖欲為地真人。地真人隱遁於官位。不勞損於朝。實故從容任適。隨時而遊。坐七與以逹步四氣也。至於天真華蓋階小異。俱一真矣。地真人亦各安其所之。不顧為雲中官也。流珠宮有泥丸太乙真人。在丹田後。却入一寸為流珠宮。流珠真人自別有經。司命之所行也。其道妙大。盟誓用珠帛結盟。乃能付之。此經三

百年一傳。滿五授止。不得復出。此大極公卿司命之道也。玄丹宮在丹田之上。正方一寸。紫房緑室。朱煙滿內。其中有泥丸太乙真君。治玄丹之宮。太乙真君貌如嬰兒始生之狀。坐在金床玉帳之中。著紫繡錦衣。腰帶流火之鈴。流火之鈴者。無質而赤光。動之聲聞十萬里。蓋上清中太乙真人之寶鈴也。左手把北斗七星之柄。右手把北辰之綱。北辰者。北極不動之星。謂之為辰綱也。正坐玄丹宮。向外。左右無侍者。所以名之謂太乙真君也。旦夕中謁三一訖。獨復乃來存之。來存之者。先遣其輕。復行其重也。太頭有九宮。請先說之。兩眉間上。其裏有黃闕紫戶絳臺青房。共構立守寸之中。左右兩守寸。左面有絳臺。右面有黃闕。其九宮真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為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者。以伺非常之氣。候迎真人往來也。紫戶大神名平靜。字法王。青房大神名正心。字初方。形並如嬰兒。各服衣如其方。房戶之神。手執流金火鈴。守寸者。却入三分。名為守寸也。暮卧及旦存思之時。先存二大神。存畢。乃呼其神名字。畢微祝曰。紫戶青房。有二大神。手把流鈴。身生風雲。使衛真道。不聽外前。使我思感。達利靈關。出入利貞。上登九門。即見九真。太上之基。祝畢。乃可存思三一洞房九真諸要道也。守十二大神畢。離九宮中真官在九宮內者。出入耳目里中

信命及玉童靈真往來揣脅軒。二大神聽以進。其餘非真。此二大神皆不聽違也。此中黃太乙法度也。於是赤子帝君乃令兩耳神嬌女雲儀使外進之。欲人覺耳鳴者。外使入也。雲儀將和鳴鐘。以聞九宮。使知外人來入。令警備也。鳴鐘者。是令耳鳴之聲音也。其聞之者。錯手掩耳而祝曰。赤子在宮。九真在房。請聽神命。永塞不祥。太乙流鈴。以滅萬殃。祝畢。以手拍耳門二七過畢。當覺面熱。即往候也。若覺頭頂頸間索索寒者。惡氣入也。當急卧。臨目內存玄丹宮太乙真君。以流火之鈴擲而擲之。惡氣即出身外。火光亦隨之。在後炯炯然以照己一身。良久乃復也。其明堂洞房丹田流珠四宮之經。皆神仙為真人之道。傳於世。其玄丹宮經。亦真仙司命之要言。四宮之領宗矣。此一經須太極帝君告可與乃與之也。亦術出於兩。凡合五官之道。行乎世上。有真名者遭值之矣。自非骨相挺命。不聞此言也。又有玉帝宮。玉清神母居之。又有天庭宮。上清真君居之。又有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又有太皇宮。太上君后居之。此四宮皆雌真一也。道高於雄真一也。並有寶經以傳已成真人者。未得成真。非所聞也。雌真一之要。亦自不授之矣。太上所以出極八景。入騎瓊軒。玉女三十。侍真扶轅。靈妃侠唱。神后執巾者。實守雌一之道。用以高會玄晨也。此太上之宗根。虛皇之

所傳也此四宮人皆有之但不修此道者宮中空耳未不盡修於九宮九宮者宮中亦空爾非但雌家而已至於丹田宮中常有帝居守寸常有大神不復開之須修乃見在宮中修爾之者神仙不修者以壽死矣雌雄一神者男女並可兼修之無不在也唯決精苦之至乃獲益矣守玄丹太乙真君之道暮夕靜寢去諸思念臥坐任意先存北極辰星紫氣來入己玄丹宮中須臾滿宮溢出耳外使布身通洞內外與紫氣合體畢又存日來入玄丹宮中日滿宮內在紫氣中央望視如闇中視火珠之狀畢乃存上清中黃太乙真君從北極紫氣中來下入玄丹宮日中坐君諱規英字化玄衣絳色服如上又存己一身忽然昇上入玄丹宮日中在太乙真君前對坐服色任意因心起再拜稽首膝前問道求神仙長生隨意言之因存乃吞紫氣三十過次嚥液三十過畢又存北斗七星內有一赤氣大如弦徑下直入玄丹宮中於是太乙真君及己俱乘日入行赤氣道中直上詣北斗魁中寢息良久自因此寢也亦即有真應十四年行之則與太乙同遊俱到七元綱也十八年詣上清宮受書佩符使侍玉童玉女各十八人一夕一存之唯數而已勿令脫夕亦謂專修此道不必須守三一也兼之益精致感速爾月一日三日七日十一日十五日夜半之時存玄丹宮中

太乙真君正坐向外口吐青氣來入我口中我隨嚥之凡五十過畢乃嚥液五十過畢微祝曰太乙真皇中黃紫君厥諱規英次曰化玄金床玉帳繡幌錦帷蟬帶火鈴斬邪滅姦手把星精項生日真正坐吐氣使我嚥吞與我共語問要玄丹錄灌七魄和柔三魂神靈來衛使我飛仙五臟自生還白童顏受書上清司命帝君所願所欲百福雜新又存己上三宮中在太乙前寢息因以取眠亦當夢感妙應矣日爲此而數精專即相見之階漸也

四宮雌一內神寶名玉訣

雲笈七籤凡學上真之道而不知雌真一之內名亦爲不得仙也學者受師口訣然後奉行每以立正月朔太歲本生之日入室東向思存玉清神母姓廉名衛字萊虔長九寸九分著玄黃素靈之綬頭戴七稱珠玉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太極珠宮七寶府五靈鄉玄元里下治北身玉帝宮中上清真君姓厥名迴字衛翱長六寸六分著青寶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綬頭戴玉寶飛靈之髻冠玄黃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旻蒼大幽中宮明堂府九光鄉大化里下治北身天庭宮中太極帝妃姓玄名虛生字伯無長七寸七分著玄羅飛光五色鳳文之綬頭戴七寶玄靈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元景之上太清極玄宮中玉房府三丹鄉丹元里下治北身極真宮中太上君后姓遷名含孩字合延生長三寸三分著七寶飛精玄光雲錦霜羅九色之綬頭戴九玄玉精翠靈之髻冠玄黃無極三寶玉冠居太清九玄之洞無極真宮丹精府雲光鄉玄玄里下治北身太皇宮中行玄丹之道守三一之訣當常存四宮雌真一之神衣服形影名諱鄉居所在此寶經之上篇以傳見成真人者始學不得參聞其要素靈所秘不行於世凡受上真之法三寶神經雖通靈究幽不如雌真一之法亦爲無成矣故太上標其靈業格於經淺不載於紙墨有者宜密實內心然後受焉每以正月朔及太歲本生日沐浴清齋燒香入室東向存思四宮雌真一之神鄉居姓名服色長短如上法畢當叩齒十六通祝曰太陰真神號曰女靈含景九玄乘真隱寂日吉天朗告齋上清心念目瞻洞鑒神形還守宮宅玉華芳盈五色變化流黃紫青運致飛霞上造帝庭畢嚥液三十六過止如此則九年而生玉華金真映光神見變形與兆共言子既見神心知而已慎勿妄傳也此四宮雌真一之神是天元始生之陰官受號帝妃也始其九氣未立五臟未

開光景未道氣極虛無無上無下無外無內無左無右無前無後太上之元精玄始之妙真虛極之光結氣而黕混化萬物天地得存皆由於四真也能有至心存思者千齡不知老九天之中萬神同壽也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訣

道書消子受之東海青童君太上曰真人所以貴一爲真者上一而已二之所契大無成化二之變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爲一身之天帝中一爲絳宮之丹皇下一爲黃庭之元王並監統身中二十四氣氣以受生生立一身上應太微二十四真真氣徊和品彙成形玄神混分紫房杳冥或氣者結虛煙而成神也神者托三一以自生也變化者三一之所造得化者皆由神之自隱混黃相成得玄之極故三一元君各有真氣真氣結成自爲千乘萬騎雲車羽蓋常以內入紫宮以登玉清判錄元圖化胞保胎三一養身得爲真人飛行九霄受事高上所以一之所濟者乃生乎天地非但行飛蠕動小事而已子若能守之彌通則情應感暢精應感陽則三元可見三元可見則白氣變白氣變則混分自生混分自生則千乘萬騎忽然至矣於是羽蓋可御雲車可乘白

日昇天。上造太微。實三一之玄功。精感之所會也。太微中有二十四氣。混黄靜結氣變化。有時忽爾而分。覺然而生也。化氣中有二十四真人。結庶生感。不由胞胎。皆三一帝皇之神氣所以致。分道變化。托玄立景矣。既能守身中三一。則天上太微中三一帝皇之真眞而降見於外。與子面言矣。身中復有二十四真人。齊身精光氣所分化而變萬化。若靈車來迎合氣晨景。以登太微。二十四真人。俱與身中神明谷宴於混黄之中。共景於紫房之內。託形氣於十塗。迴老反以返嬰孩。死籍於北酆。壽長存乎帝鄉。出入玉清。寢止太微。又兼行帝一太一。五神及三五七九之事。篆行之者。一神之感易致也。紫房須守一為根本。守一須守紫房為華蓋。故三一三素相須也。而紫房六合相待也。雖其居不同。而致一之用俱濟也。子善思而存之。則三一之事畢矣。若單得受一道者。則三元不備。但注心於一。亦可長生不死。得入太清而已。不得遊宴太極。北登上清之宮也。上一真帝之極也。中一真皇之至也。下一真主之妙也。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至。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眾妙之君。三皇體真以守一。故一無藏形。像人專真以求一。故三一俱明。一無藏形。真真極也。三二俱明。得一而明。已其真既極。三一既明。得一而生也。夫其守一者。當令心寂神凝。

體專求感。所以百念不專。精意不散。但三月內視。注心一神。則靈光化生纏綿不藏。若其注念不散。專氣致和。由朴之生也。得一之速也。若華僞僭起。競心亂生。故一不卒見。神不即應。非不卒見即應。由存之者不專思之者不審。是故積年之功。闕有勞弊也。若能心濟達感。繫心無勞。亦必三月之精思與一混合者也。太上告曰。三元者。元天之玉真。太上之正道也。胎根之所生。六合之所存。故正一大道以出真帝。正道玄真以生大神。離合五化。萬化忽成。三元解變。則一之所生也。故變氣布結。神得以靈。眾真歸一。而玄功成焉。此正道之宗祖。元氣之根始也。散之於無。則白氣杳合。養之於形。則長生永久。夫三一之法。總通備於三元。其道奇妙。總括靈篇。天人仙皇。樞寶神經。第一之訣。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第二之訣。畢一合變大有妙經第三之訣。洞真玄經三五七九。號太上素靈是。故上一帝君寶洞真經。中一丹皇寶雌一大有妙經。下一元王寶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理。此之三文。真道之至精。一神之玉章。並是天真之禁訣也。高上之秘篇。兆守三一。得吾三經。即能乘雲上昇太清。洞觀無窮。遊宴紫庭。儀載深矣。難可文宣。守一所生。三一見矣。既見三一。可求此經。當必授守三一之法。皇天上清金闕帝君真書之首。為眾真之妙訣。子而守一。一亦守子。子得而見

一。一亦見子。一須身而生。身須一而生。子身進退。千端萬事。常當念一。飲食念一。喜樂念一。哀戚念一。疾病念一。危難念一。履水火念一。乘車馬念一。有急念一。人之念一。舉止觸目念亦多矣。思念必專。不專無冀矣。患人有志不固。固不能久。知一名字而不能守。守不能堅。志不能專。思念無極。多有修心。不能常守。故三一去。則正氣離失。失正氣者。故氣前死。日近也。俗人學道。多身浮華。不信其一。為貴初有其志。後必變敗。由志不一。邪氣來入故也。守一之誠。誠於不寄。專復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不常。則三一去矣。為空宅。屬空宅無主。其身安久矣。太上告曰。氣結為精。精藏為神。神化為嬰兒。嬰兒上為真人。真人昇為赤子。此一真之也。天有三奇。謂日月星也。亦為三精。是用長生。人有三寶。三丹田也。亦為三真。是用水存靈寶經曰。天精地真。六寶常存。此之謂也。兩眉間上。卻入一寸為明堂。卻入二寸為洞房。卻入三寸為丹田。泥丸宮。卻入者。卦就項後之背向也。丹田泥丸宮。正四方面各一寸。紫氣衝天。外映照九萬里。覆北斗七星。以魁為蓋。以杓柄前指外向也。變化大小。飛形恍惚。任意存之。上元赤子居中。以斗蓋之下。赤子諱凝天。字元先。位為泥丸天帝君。其右有帝卿一人。坐相對。是齒舌腦之精神化而生也。上入為帝卿。君諱華精。

字玄生。此二人共治泥丸中。並著赤錦華衣。貌如嬰孩始生之形。天帝君執上清神虎符。帝卿執太洞真經。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以鎮守泥丸。面目齒舌兩耳鼻髮之境。外以拒威六天萬鬼山魅魔也。三魂七魄五日一來朝而受事焉。心為中丹田。號以絳宮。鎮心之中央。正四方面各一寸。朱煙參天。外映照三萬里。變化恍惚。任意存之。中元真人居其中。諱神珠。字子丹。位為絳宮丹皇君。其右輔皇卿一人。是五藏精神之結化也。入絳宮為輔卿。諱光堅。字四靈。此二人共治絳宮中。並著朱錦衣。貌如嬰兒始生之形。丹皇君左手把太清經。輔卿君執大有妙經。八景輿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則鎮守筋骨五藏血肉之境。外以震折萬邪之不祥。養氣安神。長生久視。飛仙太霄。三魂七魄。三日一來朝而受事焉。臍下三寸。號命門丹田宮。下元嬰兒居其宮。四方各一寸。白氣衝天。外映照七萬里。變化大小。飛形恍惚。在意存之。下元嬰兒諱胎精。字元陽。位為黃庭元王。其右有寶鎮獮卿一人。是津氣津液之神。結煙昇化也。入在丹田宮獮卿。諱歸明。字谷玄。此二人共治丹田下元宮。並著黃繡羅衣。貌如嬰孩始生之狀。黃庭元王。左手把太白星。右手執玉晨金真經。獮卿執太上素靈經。九庭生景符。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以鎮守四胎津血腸胃膀胱之府。外以消哭散

禍解却萬邪。三魂七魄。一日三來朝而受事於王矣。守一之法。立春之日。夜半之時。正坐東向。服氣九過。嚥液三十五過畢。乃存北斗七星。冉冉來下我頂上。却向天。以杓柄正向前指東也。存陰精真人二星。覩消頭頂上。陽明玄宾二星却在上也。陽明陰精二星在後。而玄宾真人在前。而於是髣髴存念位定。又思三一之尊君。忽見變生。共出在斗魁之中。須臾三卿君復坐如三尊。須臾見六人俱登玄宾綱。行東去達天關而止。俱向我口。又存見上元手扶上卿。中元手扶中卿。下元手扶下卿也。我乃嚥氣一通。良久。上元二人從氣中來入我口。上昇還泥丸宮。次嚥氣一通。良久。中元二人從氣中來入我口中。歸絳宮。次嚥氣一通。良久。下元二人從氣中入我口中。嚥入下丹田中。存天關星令去口七尺。星在口前。三元入我三宮中都畢。乃精念真一。各安所在。坐卧思之在心。心有所願。事事心啓之。所求者亦心啓。求之存思。唯令静寂。若寢室內。晝日亦可存思。立春存三一東向。如立冬。精思立夏存三一南向。如立春。精思立秋存三一西向。如立夏。精思立冬存三一北向。如立秋。精思存三一各安其宮畢。乃微祝曰。五方命千神。致七星。三尊齊化。上拍紫靈。六神徘徊。三宮丹成。玄通大帝。下通黃寧。天真保衛。名引六丁。神仙同浮。乘煙三清。四體堅鍊。五藏自生。

道教義樞三一

道書義曰。三一者。蓋是希夷之奥賾。神氣之樞機。智用則事並有形。會歸則趣同無物。此其致也。洞神經三寰訣云。一者精神氣也。釋曰。精神氣三。混而為一。精者虛妙。智照為功。神者無方。絶累為用。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夷希微。夷平希遠。微細也。夷即是精。以精智圓照。平等無偏。希即是神。以神用不窮。遠通無極。微即是氣。以氣於妙本義有非麤。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又三一體義者。徐法師云。三一是妙極之理。大智之源。圓神不測。希氣忘其質。成廉棄累二為義。一為體。今謂極理之與大智。此即境智之名。慧源之與質成。即是本跡之目。故未為定也。玄靖法師解云。夫妙一之本。絶乎言相。非質非空。且應且寂。今覺此釋則以圓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跡。能本能跡。不質不空。而質而空也。且三一圓者。非直精圓。神氣亦圓。何者。精之絶累。即是神精之妙。體即是氣。亦神之智照。即是精神之妙。體即是氣。亦氣之智照。即是精氣之絶累。即是神也。三一既圓。設同以精智為體。三義並圓而取精者。名未勝也。又三一所修。宗在静定。洞真消魔經云。智者守一。靜定心源。老君戒經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體靜。身定心。心定則識靜。識靜則

會道也。今之所明。略顯三義。一者方便。二者正觀。三者轉緣。一者鳴鼓以召衆也。夫為止觀之道。欲使邪氣不侵。必須集會群神。以自匡輔。洞真經云。左為鍾。右為磬。中為鼓。或三十六通。應三十六天。或三十二通。應三十二天。或二十七通。應九天三九之數。或二十四通。應三八二十四神。或十二通。應十二神。或九通。應九宮。或七通。應七元。或三通。應三元。隨數所應以相召也。二者咽津。津者津液。即是泉源。泉源流通。則為安身之本。泉源壅塞。則為亂患之由。故須咽津液以溉灌百神。然後惜心以守三一。其數所應。具如鳴鼓。三者拘魂制魄。魂為陽神。其義主生。好人以善。魄為陰神。其義主死。好人以惡。若不為善伏惡。焉能入正除邪。故須制魄拘魂。方可存三守一也。正觀者。正存三一。具如本經。今并釋轉緣者。從氣觀轉入神觀。轉變神力亦不思議。具如二觀義辨。

洞元子抱元守一篇

道書自古聖賢得道者。皆自此而出。得其道未盡者。咸想脫之謂也。即今之釋子安禪入定坐化者。皆其道。得其至要者。謂之陰脫。即今之道士尸解之類也。修此秘道。咸有關鍵。其訣本云。[illegible]曰。抱元不遷要道全。抱元得還定可仙。守一不失萬事畢。我命在我不在天。丹田有物其如火。淡然滋味甘如蜜。但能實守不參差。一日精研勝一月。時還使位承絳宮。性本卑為自相通。有時親附谷神來。出入天地玄門中。初時一步至兩步。十步百步旋如風。一里二里不行到。百里千里去無蹤。出時門戶關鍵了。重重封記無卑草。盜賊興心欲劫時。千里之中須使制。世間道士無輕忽。莫將己物為他物。宮宅如能修補全。自在其中入或出。

太一雷法

道書此法乃月孛法也。蓋太一為諸雷之首。萬神之尊。幹天地之樞機。運陰陽之變化。一派淨明真君自葛安撫者主于碧玉大帝。太一月孛姓梁諱楠。以太一朱泰二將軍以役四聖三師五雷十二功曹者。又有釣臺余真人傳派者。則主于月孛雷君而翼以天罡四聖陰陽十部雷神者。皆足以轟雷致雨。馘祟除妖。詳法字雷法書。

太一天尊

道書鄭所南祭錄職略曰。太一兩字。尤為微妙。太者至也。二者不二也。蓋惜至不二之理。能守其至不二之天。則精神魂魄。悉聚而不散。雜種種遣。非空非色。寂然不動。渾然至真。還我本然天真之一。此一者非一之一也。乃我本然之天也。詳錄先。

太一神

道書胞胎之精變化之主名務猶狀字歸會昌一名解明一名寄頻出經法相承

一禪者

雪竇語錄送一禪者云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歸巨浸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古不曾居丈室千花影裏從是誰八面風清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纍胃齡難兮且相許頁石杖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又送一禪者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舉右一 九九八八十一大熟不堅當若謂無消訛金剛曾合掌右二 古尊宿語真淨文送一禪者衆州丐云佛子之心絲毫不掛無底籃子驪珠滿瀉表刈城裏任人著價異日歸來倒騎鐵馬

一書記

圓悟語錄示一書記英靈衲子蘊卓識奇姿慷慨懷冠視身世聲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風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越生出死絕聖超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跋步蹴踏作背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狐麋胃豈肯爲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聲辨判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片志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

普津濟四生先須拔苦與安破障道惡騃折無明顛狂毒箭抉出法眼目剃使本地風光澄齋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屢寢忘飡刻意向行潔清三業向三條椽下死卻心猿殺卻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驀地穿透豈假他得哉發大伏藏照暗室明煙瞭然體於要津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道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據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舉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同受麻甕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那能傍覷救卻知見卻卻玄妙颺卻作用唯飢飡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總著從前學解錦句奇言理性分劑名相桎梏佛見法見動地撒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算沙有何所濟耶等是大丈夫應務馘勝驚群滿自己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爲無事真道人也

法一書記

圓悟語錄法一書記請贊云化城踏破實所非留當陽截斷撥關透出百草頭頭揮臨濟之吹毛爲慧明之巨舟頭角相似氣類相投全機一句分賓主須信渠儂得自由

主一居士

中峯廣錄示主一居士云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情量取舍之習滯於胸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明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嘗也豈真誠求訣生死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爲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政相公主一居士背擬累世爲時名公於性命之學窮究尤力乃欲退跋前疐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收不著如欲要與正悟相契脫未能脫羃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凡席之上默默參究正當參時於靜於鬧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重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大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主矣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迴之復論哉茲奉鈞命寫以簡易

入道之階故直筆以答云爾

丁一頭陀

中峯廣錄示日本丁一頭陀云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十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蟲生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急急單單你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捨身林谷莫是爲求衣食麼莫是爲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爲箇甚麼事況是遠愈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爲自家腳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驃刻而及今生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化空閑寂寞中挨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有息與眼皮破髑髏穿便解道丁一本二絲看使是平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輪回說甚麼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急閣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一漏盡真消息

靈一 釋書姓吳，唐廣陵人，神氣清和，方寸地虛，具足學習，無儀律儀，是脩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以寶應元年寂滅于杭隆興寺。詳明律僧

曇一 釋書姓張，唐隋人，宿植淨因，生有慧性，景龍中出家，受具於玄祀律師，學通事鈔於曇勝律師，大曆中遷化。詳明律僧

智一 釋書不知何許人，居靈隱之半峯，精守戒範，唐武宗廢教，寺毀，除爲鬪爲茂草之墟，一不詳所終。詳雜科僧

道一 釋書姓馬，唐漢州人，生而姿重，虎視牛行，古過鼻，準足文大字，聞衡岳懷讓禪師出峨住依焉，一見讓公，洞然無際，建中中歸寂。詳習禪僧

開一禪師 釋書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卻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嗣隆慶閑禪師。

法一禪師 釋書姓李，襄陽郡王李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年十七，試上庠，棄之，事長蘆慈覺賾禪師，後禮靈巖通照願禪師，祝髮登具，後謁草堂於跡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鋼髑髏前大海波濤沸，示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嗣泐潭清禪師。詳禪僧

宗一禪師 釋書閩之謝氏子，年甫三十，忽慕出塵，投芙蓉引禪師落髮，住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終日宴坐，衆皆異之，嗣雪峯存禪師。詳禪僧

壹 洪武正韻益悉切，專壹，又合也，誠也，輩也，醇也，又一一也，左傳注：禦夷狄者不壹而足，謂不一一皆足其欲，又閉塞也，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志氣閉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又與一同，周禮公之士壹命，書壹戎衣，漢書壹適謂之有德，靈光傳，揚雄賦太一皆作泰壹，壹與一義異者分押。許慎說文：壹从壺吉聲，凡壹之屬皆从壹，於悉切。徐鍇通釋：從壺，取其不泄也，伊吉反。顧野王玉篇：伊日切，聚也。宋重修廣韻又虜三字姓，後魏書云：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張有復古編：壹壹，專壹也，借爲專壹之壹，一爲不貳之謂壹。郭守正紫雲韻：詩壹發五豝，注：壹發而翼五豝，都人士，民德歸壹，何人斯，壹者之來，大學壹以脩身爲本，漢曹參傳民以寧壹，武帝紀壹聖貞，皆此壹字，似與一字意義同，乃經史中多以壹爲一字，押者宜審之。楊桓六書統：影母，壹壺，氣不得舒也，上又伊貞切，下於雲切，許氏曰：壹壺也，謂天地之氣所藏者理也，二字一从吉在壺中，一从凶在壺中，言如天地所包之理，非吉即凶也，雖同一天地，貧窮壽夭各不同，是彼亦一天地，我亦一天地也，譬之壺之爲壺一也，然二壺所盛，美惡各不同，是彼亦一壺，此亦一壺也，然吉凶在天地，其數未兆，莫之能知，分既在我，順其所受可也，如美惡在壺，未及於寫，亦莫之能知，分既在我，安其所得可也，淵乎哉，文字之旨歟，壹字本一文一字之字，戶其二字連歸可通，說不欲析之然。趙古則壹鴉壹壺，並鍾鼎文。熊忠韻會舉要、劉次清、周伯琦說文字原：壹壺，氣不得泄也，从壺會意，吉聲，伊貞切，壺於云切，易曰天地壹壺，俗作絪縕、氤氳，並非，字漆傳義，單也，又皆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影，吉切，變書見真韻。

篆書 壹 史籀大篆 壹 秋胡壺，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壹 秦詛楚文 壹 壹 並秦權 壹 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壹 徐鉉篆韻 壹 壹 壹 並六書統

隸書 壹 壹 並祝睢碑 壹 費鳳碑 壹 郭香碑 壹 周憬銘 壹 華山廟碑 壹 史晨奏，並洪邁隸韻

真書 壹 智永 壹 歐陽詢 壹 虞世南

草書 壹 溫 壹 卞壺 壹 智永 壹 張旭 漢 壹 鮮于樞 壹 趙子昂

與人之壹 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注：與人純一，無有二心。

樸壹 商子農戰篇：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不可巧而取也。非戰

寧壹 兩漢蒙求：曹參爲齊丞相，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參爲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泰壹 宋景文公筆記：揚雄拈摭泰壹，注神名。

乙

洪武正韻益悉切。干榦名甲乙。東方木。汴月令。春三月其日甲乙。爾雅歲在乙曰旃蒙。月在乙曰橘。漢志奮軋於乙。京房易傳乙屈也。又乙鳥燕也。亦作鳦。又姓。又轄韻。許慎說文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同意。乙承甲象人頸。凡乙之屬皆從乙。鳦乙或从鳥。徐鍇通釋曰。與燕燕乙之字。音義皆別。亦宜有分。此甲乙字下迂曲。乙音軋。同爲出也。乙乙未展也。律曆志曰。奮軋於乙。朕筆反。爾雅魚腸謂之乙。郭璞註曰。此魚腸之名也。其腸如篆書乙字。注曰。魚去乙。此禮記內則文也。鄭注云。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者。與此經違。非郭義也。劉熙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顧野王玉篇猗室切。又於秩切。玄鳥。郭忠恕佩觿集乚上於乙翻。甲乙也。下於八翻。氣出也。宋重修廣韻辰名。亦姓。前燕有護軍乙逸。又虜複姓三氏。後魏獻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氏。前燕錄有高麗王乙弗利。後魏有都督乙干貴。又虜三字姓。有乙速孤氏。丁度集韻於乙切。東方之日也。張有復古編乙乙於筆切。甲乙字。乙烏轄切。玄鳥也。戴侗六書故說文有兩乙。其一曰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聲。象形。或作鳦。孫氏烏轄切。其二曰。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同意。乙承甲象人頸。孫氏於筆切。鄭敏仲曰。乙象魚腸骨。記曰魚去乙。按函从乙。則乙似爲鳥之象。然孔孔乾亂皆從乙。又不可曉。燕鳴亦若曰意。而無烏轄之聲。孫氏強分二音非也。李肩吾字通乙兒尢先尺尼扁並从此。楷隸不復推本矣。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乚。楊桓六書統彤母乙。億占切。亦乙。熊忠古今韻會舉要清書准措切道志云。乙本魚腸。此十月之借。吉六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魚之飲必自腸始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字。周伯琦六書正譌書乙爲十二之二。象十二甲乙之象。陸謙篆書文字通載曰。類篇會定上影。吉切。誤本千也。字切影書影因烟乙。

篆書 乙 父乙彝　乙 祖乙爵　乙 父乙爵　乙 祖乙彝　乙 晉姜鼎　乙 女乙觚　乙 乙鼎

乙 蟬尊　乙 敦　乙 師毀敦　乙 父乙彝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乙 徐鉉篆韻

隸書 乚 孔龢碑 見洪邁隸韻　乚 孝文碑　乚 建武碑　乚 韓勑題名　乚 鐵盆銘 並漢隸字源　真書 乙 顏真卿　草書 乙 鮮于樞

總敘

禮記月令孟春爲甲。季春爲乙。孝經緯斗柄指乙爲清明。西漢書律曆志奮軋於乙。東漢書祭祀志縣邑常以乙未日祀先農於乙地。史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

甲乙 左傳桓公十七年。經注甲乙者曆之紀。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禮記孟春之月。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月令疏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主養之功。謂爲甲乙。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史律書其於十母爲甲乙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西漢書律曆志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東漢書律曆志疏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以明名曰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

令甲乙 韻府群玉令有先後。令甲令乙。

元其白乙 韻府群玉近聞屈指數元其與白乙。白和元微之。

越鳧楚乙 韻府群玉張融云。道之異佛。逕極無二。黃鴻飛天。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本南齊傳乙當作鳦。依南史有此。

壬癸甲乙 周易參同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收科甲乙 宋楊誠齋集答吉水顧縣尉啓。恭惟仙尉學士。擢度庚寅收科甲乙。騁虎頭之金粟。凛然江左之祖風。詠鄴口之月。星妒鮑濼陽之句法。乃如壯縣東南一尉之職。未補太學朝暮十年之期。卽占鵲鵲之祥。遂集孔鸞之綴。

是甲毀乙 魏泰東軒筆錄。宋王荊公當國。乘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及呂惠卿參政。用弟溫卿言。免役錢依舊。樓閣田募役。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毀乙。故壞新法。由是不行。

體泰乙 羅泌路史後紀太昊伏羲氏。胃方州抱負天體泰乙統乾元。

明太乙 續後漢書劉惇傳。惇明天官。達占數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猛虎挾乙 事類纂求虎威如乙字。佩之可以辟邪。坡詩。得如虎挾乙。夭者雖歲六。

校書卜乙 愛日齋叢鈔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卽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謗語謂之卜。然莫曉其義。近於

范樸室華處見司馬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註云乍然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項氏家說亦以溫公為證謂勘書之法有為乙字而於兩間者。先自右句上一字而使之下。復自左句下一字而使之上。明其字當兩易也。有當除者則旁註非字而去其半。從省文也。今人之為乙字者乃別着於旁。獨以乙首指下一字而使其尾外挑。遂有讀乙為挑者。不知挑置何處也。又於卜字去其二點。遂有讀非為卜者。尤無理之甚也。今獨司馬文正公手藁凡除去者皆作卜字猶可攷云余聞見古人書或於誤字旁註三點此又省卜字之半。南渡前舊抄文字亦有用乙卜者。史會談藂云知晉州栗欽謂國子監印九經不真曰只如周易各字為甚。聲總卜殺之語未詳所始。訛語相承。非必悉自近時今考趙景安所引諺語則亦有由來矣。韓退之讀鶡冠子云。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二十有二字。館中校書格諸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或併字以雌黃圈。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標寫側者。於兩字間書乙字。是乙字亦別注於旁。舉子書卷末。直云。注乙不為誰也。

報乙

史記殷本紀報丁卒子報乙立。

小乙

史記殷本紀帝小辛崩弟小乙立。

武乙

史記殷本紀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

祖乙

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

天乙

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帝乙

史記殷本紀帝太丁崩子帝乙立。

魚乙

韻府群玉魚去乙。內則注鯰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又爾雅云魚腸謂之魚乙。鯁必自腸形屈如乙字。

鳶名乙

溫革瑣碎錄鳶一名乙。得書于宋景文公筆錄乙燕名。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韻府群玉齊魯謂燕曰乙。取其名自呼。廣韻本作鳦。

有娀感乙

羅泌路史高辛後紀有娀氏曰簡狄。仁而有禮。飲食必鼓。感乙致胎。乙。燕也。特男子之祥。感適生子。非必吞卵。歷代遂於禖壇立卵石。故宋皆議禖壇有石。以為吞卵之象。經無文也。乞除之。然撰記，謂所感在臨界郫鄉山之黑水云。簡狄所浴。重丘之水也。去浴都遂吞鷁而生萬契也。史記女脩顓帝之苗裔女脩感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又商紀乃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索隱云。簡狄吞乙是為商祖。又謂女脩顓帝裔女吞乙子而生業。

乙氏

千家姓羽貴　千原。羅泌路史高辛氏紀乙氏高辛氏之後。元和姓纂子姓殷湯字天乙支孫以王父字為氏。前燕有護軍乙逸襄陽令襄陽有乙氏。又燕鴻臚卿乙歸揚威將軍乙愛。晉北廣鄉賴乙也河南官氏志乙弗氏改為乙氏。或云望出平原。姓氏急就篇乙氏魯展喜亦曰乙喜。集古錄後漢晉相乙瑛。前燕有乙逸。後魏乙瓌。乙渾。北齊乙普明。又複姓乙支氏。高麗乙支文德。古今姓氏辯正風俗通。漢有南郡太守乙世。前燕慕容皝有護軍乙逸。又鴻臚乙歸。揚威將軍乙愛。望出襄陽姓纂同。成湯字天乙。支孫以為氏。河南乙氏。魏乙弗氏改焉。北史蘇瓊為清河太守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謂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兄弟叩頭遂同居安祿山偏將乙舒蒙。皇朝沂州儒生乙德。邦居鄆城。一旦有猿尾出。舍前叢鬱轉死。德無以自明。信都郡王傳弁言其光采以為神明。姓氏遙華厥係遣乙佛利高麗王。　乙旃氏改叔氏。後魏獻帝叔父　乙干貴。後魏都督　乙速孤　並見姓。

乙瓌

魏書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為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為征西道都將又為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為逆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樊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瑗弟瑨。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瑨弟璟。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謚見畢錄僖侯。

乙弗朗 北史列傳。乙弗朗字道賜，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爲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請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撫牀而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司周帝誅宇文護見殺。賁見朱瑞傳後。

乙弗繪 北史外戚傳。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父爲吏部尚書。瑞見北史賀訥傳後。

乙弗敵 太平寰宇記。乙弗敵，後魏聞入，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蓟柏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乙速孤佛保 北史節義傳。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騎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湯子縣公，并賜乙夫人。大統初，隸將蘭欽，與梁戰，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焉吾常所來，此乃天思賜我，豈可令賊得吾乎。遂斬馬及手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惋，詔著作錄之。論見北史[illegible]門傳後。

乙渾 通鑑續編宋主業景和元年，魏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司徒陸麗。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爲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爲太尉錄尚書事。秋七月，魏乙渾自爲丞相。魏乙渾自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焉。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丕告其謀反，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鳦

洪武正韻益悉切。燕也。說文本作乙。燕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也。又䳟韻。爾雅燕燕鳦。郭箋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郭璞曰：燕燕，人名鳦。又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孫炎、舍人以爲燕燕、鳦爲一物二名，郭所不取也。陸法言廣韻彖形，本烏轄切。徐鍇說文通釋：鳦，小雅作此字。宋重修廣韻：於筆切。晏殊廣干祿字：鳦，又音軋，並燕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於秩切。揚桓六書統：影母。鳦从鳥乙聲。鳦，熊忠韻會：亦妟聲，清音億姞切。韻會定正：影吉切，注見燕字。字切影吉，影母，姻鳦。

篆書 說文 郭昭卿字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並六書統

隸書 鳦 六書統

草書 乱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吞鳦 祝咨謀皇太后生辰致語：電繞星樞，上應夢龍之瑞；虹飛霄漢，先符吞鳦之祥。

來鳦 宋韓魏公安陽集來鳦：趁社期翩若天外至，徘徊大廈間，汲汲營巢意，中心有所託，自謂得其地。銜泥兩吻瘁，旦暮不少憩。主人愛高堂，病爾如疣贅。爾巢屢寸長，拽撤摧墜，胡爲不識嫌，又續前功棄。何處無蓬茅，自足爲生計。不爾卵而覆，其禍愈非細。予既傷爾愚，竊復探爾志。孜孜不忍去，欲動主人義。萬一憐其勤，庶獲息我類。巨林既不撓，出處安且貴。其能無報乎，唯守信勿貳。年年應候來，刷羽如兒稚。雙雙軒戶前，爲君作嘉致。不學君家客，去就惟勢利。微羽不知踐，至死不他徇。

嬄 益悉切。顧野王玉篇：於吉切，嬄，廣也。丁度集韻：嬄，廣婦人。揚桓六書統：影母。嬄从女壹聲。嬄隸字。滕侍義：於悉切。

篆書 並六書統 隸書 嬄 六書統

⿰壹乙 益悉切。顧野王玉篇：倚秩、於既二切，貪也。宋重修廣韻：於筆切。丁度集韻：億姞切。揚桓六書統：影母。⿰壹乙 此字俱廣俗刪字。滕侍義：⿰壹乙音乙。

軋

篆書 軋 六書統 益悉切。丁度集韻億姞切。輾也。揚桓六書統影母。軋乙聲。軋隸 篆書 軋 六書統 隸書 軋 六書統

𩚵

益悉切。丁度集韻夬也。揚桓六書統影母。𩚵億姞切。从食乙聲。𩚵隸 篆書 𩚵 六書統 隸書 𩚵 六書統

噎

益悉切。丁度集韻噎食塞咽也。或作饐𩚧。揚桓六書統影母。噎从口壹聲。噎隸。饐或从食。𩚧見集韻影母。𩚧或从弌聲。𩚧隸 篆書 饐 𩚧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噎 饐 𩚧 並六書統 隸書 噎 六書統

叭

益悉切。丁度集韻叭叭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叭音乙。又烏黠切烏聲。揚桓六書統影母。叭億吉切。从口乙聲。叭隸 字滌筆義於筆切 篆書 叭 六書統 隸書 叭 六書統

阣

益悉切。司馬光類篇於乞切。屹峰山貌。

䟑

益悉切。字滌情 長以吉切。去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 二質

疾

洪武正韻昨悉切。病也。急也。惡也。速也。妬也。許慎說文𤵸从疒矢聲。秦悉切。𤵸古文疾。𤶋籀文疾。徐鍇通釋慙悉反。又曰病來急。故從矢。矢急疾也。爾雅齊齊速速並遬數迷疾也。郭爲敏捷曰。皆謂急疾也。小爾雅肆赴捷疾也。揚雄方言諄憎所疾也。諄之閏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也。又揃撫疾也。青齊又速逞搖扇疾也。東齊海岱曰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間曰搖扇。楚曰逞。劉熙釋名疾病者。客氣中人急疾也。又疾截也。有所越截也。顧野王玉篇才栗切。張參五經文字作廿古疾字。宋重修廣韻作疾籀文。司馬光類篇籀作𤶋𤸷。吴棫韻補 叶音秦二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滴滴㴬㴬。湁潗𩓨沸。馳波跳沫。汩㵳漂疾。又叶音秦𠦄切。孫楚茱萸賦。攀紫房於纖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戴侗六書故 矢行從疾也。借爲疾病之疾。按矢於聲不諧說具疒部。李陽冰曰以大疒聲。又借爲疾惡之疾。疾嫉別作嫉。說文曰妒也。一曰毒也。又作嫉。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唐田游巖煙霞痼疾。何休作谷梁廢疾。又如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病也。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又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急也。唐書李林甫妬賢疾能者嫉也。用時宜詳審。不可樊押。韓道昭五音集韻持也。五音類聚士栗切。揚桓六書統從母𤸷病甚也。从疒疒病人所居也。从矢陳也。病甚有所陳也。或从知省病甚但能知人也。或無所知也。注疾。𤸷古文。或从喉省言病亟不能言也。𤻲敏也。从知从廿。廿二十并也。其敏可兼人如此也。籀文廿口上廿本曰飢切。與𤵸同。息廿集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疒从林省一聲。人有疾病必倚於床。會意。隸作疒。舊音女戹切。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作疒。从吉切。人有疾病則倚𠂤于牀。故从牀省一聲。方音稍譌不出又作疾。亦从矢聲。或曰此正疾避之疾。从矢意疒聲亦通。但今疾病字皆用疾。借疾蒺艸名作蒺非。又桂上搏也。作挾非。爾雅關謂之𢇍。俗字亦作𢇍。古文重之𦩍。籀文从矢。取其速也。从口出亏。言之速也。廿聲。此正疾速之𨁈。韻會定正字切從吉。從秦前疾

篆書 疾 𤼂 𤵸 並古論語 𤸷 李斯嶧山碑 𤵸 寅簋 𠩏 𠩏 並㕧敦 𤵸 並尾 𤸷 並秦泰山石刻 𤵸 𤵸 權 𤸷 籀文 廿 𤶋 𤸷 並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

韻海 疾 疾 疾 並徐鉉篆韻 隸書 疾 鄐閣頌 疾 樊安碑 疾 楊統碑 疾

金恭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疾 景君墓表 疾 孔宙碑 疾 馮緄碑 疾 張表碑 疾 夏承碑

疾 李翊碑 疾 劉寬碑 疾 威伯著碑 疾 韋氏神道 疾 田君斷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疾 鍾繇 疾

虞世南 疾 歐陽詢 疾 顏真卿 疾 蔡襄 草書 疾 章草 疾 鍾繇 疾 衛瓘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並王羲之 疾 王獻之 疾 陳伯智 疾

謝万 疾 疾 並宋儋 疾 張旭 疾 疾 並陳素 疾 米芾 疾 張鉌漢

疾 鮮于樞

心疾 隋書五行志，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猜忌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飲鴆酒，已性急狂暴，數年而崩。唐語林，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夢而吞之。同府崔佶時頎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觸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感。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校書郎李愉亦以心疾廢，惰常疑過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亦心疾，病疑。王果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還止州驛，經宿不發，思適離案，又取印曆錄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危人以適意，脅許百緡，為贖。翌日未明，御史以牒驛門盡還，携贖乘馬而去。冊府元龜，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荃翁責耳浮，熙間省元徐僑，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嘗夜絕室，政辭錄宣和乙巳五月間禁中有事務，內人忽發心疾，自永巷直趨木圍，力士輩莫能挽，於是怖之曰，官家來，曰不畏，又奉后妃，皆不省，或曰太子來，始伏地連聲曰，畏畏，人莫如所以。是冬徽宗遜位，方驗。程氏外書，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腹疾 左傳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注，叔展又問無禦濕藥，將有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曼叔腹疾走筆為戲 方聞病下利，曾不藥物止，臣應洞晨門，其往寧得已。每為青蠅噬，似與紫姑喜，傾腸倒腹後，乃是胃中美。劉後村集鶴鵠天脫疾目，敢知未中矣，何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癰疾是清狂，辛然無事磅青史，省得教人奏赤章。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群謝與諸王，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媿伯陽。

目疾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三年八月，楊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與田頵通謀。九月，朱延壽謀頗泄，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馬令南唐書，歸明傳，李元清開寶中為永新制置使，及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為目疾，因賂之擇日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太平廣記，壽州守張士平，中年夫婦俱瞽，元和七年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請謁，曰吾攻醫，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士平欣然見接，書生謂使君之疾不假藥餌，書生即為擇勝地，鑿一井，用水洗目，目明如初。宋陳簡齋集 目疾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注，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成，不點目精，人問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呂參軍員丘之詩，霧花著幽眼。不怪參軍談瞎馬，但妨中散送飛鴻。悅之問在仲堪坐，共作危語，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但妨中散送飛鴻，晉嵇康傳，嵇中散叔夜，贈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著籬令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晉書范甯患目，就張湛求方，湛曰，古方，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可延年。九惱從來是佛種，維摩經，九惱是為種，十不善為種，六十二見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會如那律證圓通。楞嚴經，阿那律失雙目，世尊示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不因眼觀見十方，遂證圓通。劉後村集，目疾一首 疾起自肝家，眵昏認物差。昔如虹貫月，今隔霧看花。旗鶴飛鷹，漢婚瞥露睦，扇空見章奏，應笑字欹斜。王貴州小畜集 眼疾 古人功業皆無分，往聖詩書合有緣，何事病來花滿眼，秪將簡策枕頭眠。元胡祇遹紫山集 目

疾有感　未能閑道頤成寔才鮮觀書眼已花留取草堂閑日月好香名酒送生涯　卓行奇爲愧已無高情逸韻亦平汙狗偷鼠竊臺埃裏暮四朝三了。壯周。

鼻疾

冊府元龜謝安字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而斅之位至太保。

瞶疾

冊府元龜漢張沆爲翰林學士沆雖瞶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帝末陽史遇害召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知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恂懼之次聞者笑之。

膝疾

續後漢書鍾繇傳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足疾

史記刺客傳四月丙子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索隱曰詳音陽爲也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云詳即偽也或讀爲言偽非也直詳偽重言邪佯字　續後漢書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爲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冊府元龜習鑿齒爲桓溫荊州別駕以脚疾遂廢

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唐白居易長慶集足疾　足疾無加亦不瘳綿春歷夏復經秋開顏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無身後子孫憂應須學取陶彭澤但委心形任去留　蘇洵冷然齋集足疾　數日簡顯夢病脚冬逾甚羸悕老自驚生前終有役隱去更須名稱短愁劬婦文疎愧屬兒何時了婚嫁一意學躬耕　陸游渭南集足疾　足疾惟妨拜叠臨改自如深知造物意遣遂此心功東塢開看竹西溪獨釣魚暮歸猶未倦把卷遠前除　元藍齋之藍山集雲松逃住翁源足疾不果行　臨水登山興已赊客未扶杖強相依前川不得隨花槳遠壑空思老蕨薇覽鏡傍徨餘髪短閑書涵詠壯心微仙人不授輕身術安得凌空跨鶴飛　又簡汝貫袖言席上諸公　兩度芳筵共一朝病軀不動悵相招已知博士推名飲又說監河善醉謠冠弁巍峩容自肅觥籌交錯興相饒巷南巷北休辭遠峰壋銅盤獻夜燒。

時疾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火以抑時疾。路史發揮論燧人改火論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

法豈徒然哉　石林燕語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靳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

風疾

續後漢書孫權大元元年冬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得風疾驃騎大將軍諸葛恪拜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冊府元龜盧照鄰爲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　王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書林事類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陽敗面口偏。叔父見祖中惡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自后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也。太平廣記盧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請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唯野菜恐客食

之甚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訌訌之聲。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之餘耳。類要高季輔爲侍中以風疾廢於家太宗屢降中使其進食問其增損承平溫華瑣碎錄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風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即無風疾。唐白居易長慶集答閑上人問風疾　一床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

水疾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晏子春秋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鬬不勝召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幽明雜警宣城村民有久嬰水疾。治不效者。里人以小忿挾怨一日懷刃謀刺之中五十餘創但不及要害衆救之獲免被創卧而氣息僅存流血藉地諸創中血盡則黃水出。涓涓久不絕。主簿嚴孟堅嘗檢視之既而懷刃者具伏謀情坐棄市。明年孟堅以事幹後至是村見道傍人有致恭熟視之即向之被刺水疾人也。問之因被刺出病水盡疾遂愈人皆異之大凡水疾治不效必死病也人

宜哀恤之乃從而加之刃是不仁甚矣嗚呼悲者以一忿輕取允所而必死者乃復生禍福之倚伏固非常情所可度抑又天之惡不仁而至如是乎

消疾 野客叢書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唐韻之類亦皆以痟爲渴病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痟頭痛是爲得之依孟押韻注酸痟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又誌二字爲一體矣

吐疾 冊府元龜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噎疾 太平廣記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消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蟲恇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淀水療噎疾

疫疾 陸游南唐書李德誠列傳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擁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鍠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國暴得疫疾妻頓不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鄉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元黃叔英詩至正四年秋疫疾大作書所見時廣昌旅寓僕也吉州之人疫大作八月九月死如麻野田多稼晝不穫山縣無官晨廢衙林光黯黯青烟斷日氣昏昏黃霧遮老翁苦貧病更苦病後健來貧莫嗟

癇疾 邵氏聞見錄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樞密在其庠下厚卿苦癇疾凡庠立廉下升堂聽講說人衆輒疾作先生使人扶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云與王公康公少苦淋疾及爲樞密使疾自平相同蓋人之疾病隨氣血之通塞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瘵疾 夷堅志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解舍過舊同官趙士遁趙訝其顏色青黑而默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蓋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侵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適于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託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鐺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床坐吞符設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蝶或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鐺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鐺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如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踰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拔我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合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遁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秀良通判池州爲作記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大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煉氣術令與妻異處異榻已三年方同處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墨莊漫錄蔡仍子因之妾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向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癆疾 莊季裕雞肋編南方多梟而比西北絕小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癆疾五月五日以梟羹賜群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惡疾 列女傳蔡夫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之終不聽其

毋而作米首之詩。冊府元龜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才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以鄴爲大冠杜子夏。欽優游不仕，以壽終。後魏書李庶生而天閹，崔諶嘲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崔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

羸疾 史後唐劉延朗傳初廢帝與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胤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宋景文公集羸疾蓋閒呈舜長孺學士 病緒蹇蟠驟彌旬曠生曹緣憂初得損非巧亦成勞計月銷雙臂驚年變二毛隙塵閑日滿銘藥幹時熱顧此逢熙盛紛吾異俊髦瀝趙華雖省法舐草媿毫斅未仍能勉棔榆不顧高聊尋私方枕更繕養生凡夕想含風月秋禽企露皐比來差勝昏有意伴持螯陸游渭南集羸疾 羸疾止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藥那更竭三醫強飲幸如昨清遊元有期新霜宜野店行矣不須疑

瘧疾 宋眉山唐子西集瘧疾寄示聖俞 體中初微溫未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項背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頭如□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契約伏枕兩脇痛拐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腹病起如飢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封令僅能步出泛如尺蠖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户瘧而我自僑寓了不蒙闘咯況于又持養何至亦例着此身自空塵客疾安所託請作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痁疾 宋曾文清公集痁疾七月四日忿作 謔言示病元非病一日之間行四時不用文殊來問疾箇中實怕有人知 又 老身危似草頭露疾勢來如江上潮寒熱自無安著處不然何以脫今朝 薛季宣浪語集痁疾中元式示詩走筆次韻 鄙人病在牀跂苦風寒侵之子步池上舉條哦柳陰御我殊王蘇羸鬼毛髮森豁爾脫塵痾翛然洗煩襟何當漾輕舸相與從茂林清興諒不淺此情殊未禁強歌下俚曲賡和白雪音請間覺軒詩何如梁父吟

老疾 陸游渭南集老疾戲自贈 年過七十日夜來羸然骨立不支持一身百病作無時飯且不足那論醫鏡中之人定是誰面骨突兀鬢成絲買棺作塚計已遲一旦宰免累諸兒門前湖山可遨嬉心雖欲往力不隨左車牙脫呀可悲問汝何不食肉糜

瘡疾 冊府元龜長孫子夀末年疾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恨其死矣嘗聞故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體死。

篤疾 晉書宣帝紀帝有疾曹爽等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謀危社稷。翻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手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謂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通鑑長編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州縣官有耆耄篤疾不任從政者令判官録事糾舉與長吏同列狀以聞

艱疾 事文類聚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廢疾 冊府元龜南齊巴陵王寶義爲揚州封晉安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聞啟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石頭。江州志唐呂岩字洞賓涇川人禮部侍郎渭之後也舉進士不第鵝窮河朔遇鍾離權授火符刀圭之旨即浩然南遊數至九江望江亭有其覩題微示人以不可測之迹瑞昌集仙堂有李道者本丐徒雙足攣躄以手憑物蛙行者二十年嘉定三年五月十三日憩安陸橋逢道流謂曰吾能起子廢以手按其膝與藥一丸吞之立起如健步四視道人失所在矣人曰子遇洞賓無自棄由是入道

衰疾 陸游渭南集衰疾 衰病憐新鬼狂豪尚故吾恭常先客養行不許兒扶硯潤聞蟾滴香殘冷鴨爐自憐風味在尚欲泛江湖 又 衰疾支離負聖時猶能來蘭侍東藩捉衿見肘貧無敵貸聘成山瘦可知百歲光陰半歸酒一生事業略存詩不妨舉世無同志會有方來可與期 又 衰疾猶能飲一觴尊絲菰首亦加飧舊叨鑄印代銷印老媿彈冠亞掛冠自怪嵇康如許懶人憐范叔不勝寒得錢剩買青芒屩來藥名山與未闌 又秋晚衰疾稍平聊識喜懷 世事紛紛悖句中豈知造物貸衰翁短節倚壁知身健小甑炊粳喜歲豐霜近平郊多隕落雨頻斷港有船通更餘一事添詩興爲曰新生數葉紅 鄭獬鄖溪集衰疾 大夢爲生固有涯憂攻衰疾可驚嗟時於耳竅鳴秋蚓併向目睛飛黑花門外掛羅同翟尉座隅占鵩

類長沙（子有鞅有眼疾）文雖猶食三鍾粟買取湞溪好住家。張鎡湖南集衰疾數年月梅事已空杏花亦惆悵矣忽往一觀成古詩三十韻。年蕳約園梅梅開主人病初英僅一窺旋遭風雨橫殘奇耻浪設狀卷歸畫淨追攀夢中事詎後形歔詠連朝得瞌睛疾勢頓除拆池西杏盈枝芬非想繁枝巾車試移歎遠歸已揮耿披莊尺許足鎖意豈煩更亭亭喜余顧笑緊若相迎瑞錦圍生幃暢晶滿空鏡嗟知自心法本匪生化柄實虛抱一體曾何有衰盛斯言忌輕拈或能惹譏諍狂爭阻剗實得句瓊枯硬。非無戀勝交倉卒費如請浮生只堪樂跦慵翔天性能消餒幾輛盡早謀究竟當年草野叟偶爾應三聘後人循自售例投俗眼輕嗟予亦蒙愧行矣關郡政寒丁門戶責姑塞先世命隨群畫紙末觸目但瘢腥事功暮何評。超進徒伺偵摸愚賴堅守歔歔於細行南湖水清兮魚鳥爭戲泳相親兩逾載情分猶李孟遇來似燋流引退如避弃花邊主林神料亦捐受歌偷閒兩句惺酬應就忙併速拚醉眠休人扶邪用情

邪疾

小說集異杜工部嘗作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以示鄭虔廣文廣文曰足下詩能以療邪疾他日廣文門下其妻有疾求投二部曰小人妻如有物憑歌泣不時顧賜負外二歌以理工部曰子但念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差。即云觀者徒驚岾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妻自當差。若未少間。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差。雖有和扁不能去其病。自得如此。

鬼疾

宋艾性夫剩語贈族子治鬼疾。瞠獰雷目頭蒙供兩手捏斷青挑枝。丹荷落火六丁走。白晝破柱神雷飛。何物尸蟲作妖孽。敢上天庭瞎天耳。生俘心腹三彭仇。生藏青肓双豎子。君不見大巫擒鬼先擒王。賀驕猥瑣不足嘗。請君爲我被不祥疾。驅威遣行鬼方餘力無河爼鬼章。

寒疾

孟子公孫丑篇有寒疾。不可以風。毛東堂詩集亡得寒疾用道士養生法治其內。郡幕徐天隱遣以柴胡桔梗散作湯服之。疾間作小詩以寄　江南卑濕地。往往如長沙。薄寒能中人。毛立禁爲牙。初猶遭蒸炊。又似縛且撾。淫祠亂昏俗。禍福尊群鴉。參軍支病骨。抱寨隨吏衙。鬼蓋未其窮。屢以寒熱加。定知鬼非人。吾誰彼疵瑕。烏飢集屋梁。聊試彈以蔽。手摩田中丹。三關氣成霞。房園引芸萬。相與排陰邪。此鬼不足施。霍然促脂車。元趙孟頫松雪齋集。得葉道士書。知趙三郎偶有寒疾。　山中道士傳消息。月裏仙郎恰畏寒。水遠山長誰料理。憑君書信報平安。

狂疾

北史袁聚字懸孫。嘗謂人曰。昔一國有水號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君之不狂者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勝其苦。於是到泉所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續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館閣校勘劉攽爲開封府考試官。王介以小畜字二音。一與御名同。犯者當黜。攽以爲畜字與御名兩音。元敕無此字。不當避。語言往復。介遂詬之。又呼巡鋪內臣爲證。御史彈奏。乞黜責。詔監試官陳襄具事狀以聞。介攽各罰銅八斤。中丞呂公著言。攽素行傑薄。介稟性躁妄。所至目爲狂疾。昨試院喧閧益甚。非顛行黜降。無以懲戒風俗。故有是命。

重疾

三輔決錄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

寢疾

類說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嫠不恤緯。上曰。真藥石也。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嘗日罷歸。趨書閣闔扉以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爲疾亟。謂家人曰。髡髮緇衣以斂。予平昔之志。未幾而絕。戚將從命。其婿蘇耆力俳而止。曲洧舊聞。王觀侍才敏誕陸于優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于優往候之。觀忍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優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微疾

元史汪世顯傳。子德臣微疾常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滿萄酒。解王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陸游渭南集微疾　微疾經旬近藥囊。往來巷陌未全妨。時時小雨知春近。處處閒身覺日長。林外鼓歌聞賽廟。慷中茶餅議祖桑。兩京梅發今何似。送老流年只自傷。

久疾

陸游渭南集久疾三首　久疾無時已。殘年莫更論。流離魂未返。窮困舌空存。耕壟關心事。祠官荷主恩。但愁辛老眼。不見定中原。　殘年仍臥疾。總戶夜悄悄。一月且復過。久生非所欲。惜塵侵藥筥。微月伴衣砧。萬里懷良友。前盟可得尋。　幽屏元無事。況餘自鮮歡。瘦長猶可截。冠掛豈容彈。持藥香爐細。尋書案炬殘。曉來差覺健。風月小庭寬。

錮疾

西漢書賈誼傳。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袁絜齋集當衆散亂之時。發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錮疾。楊內翰談苑。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于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臥穎濱。嵩少之麓。井水深數丈而絕甘。此疹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

濕。蓋自武宇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錮疾。

極疾

西漢書五行志：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

笑疾

群書類對事苑：晉陸雲與兄機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大笑不能自已。常衰絰上船，水中見影，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竊疾

類說：墨子見楚王曰：有人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有竊疾矣。

潔疾

事文類聚：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戶，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齊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梁何終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淫。　齊遂安令劉澄為性狷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剪蟲蟻，人不堪命，坐免官。萍洲可談：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己，亦恐污人。長女之出者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王舒王妻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勞疾

册府元龜：宋何尚之為臨津令，高祖令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奇疾

華佗中藏經論：病有災怪，病者有災怪，如何也？病者應寒而反熱，應熱而反寒，應吐而不吐，應瀉而不瀉，應汗而不汗，應語而不語，應寒而不寒，應水而不水，皆為災怪也。此乃五臟之氣不相隨從而致之，以四逆者不治。四逆謂主客運氣俱不得時也。巢元方病源：腹內有人聲候：夫有人腹內忽有人聲，或學人語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災變，非關經絡府藏冷熱虛實所為也。　治驗　張杲醫說：簷溜盥手，能伏藏指爪中，石藏用，近世良醫也。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盥手，覺為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既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為龍伏藏也。乃見石藏用，扣其治療之方，藏用曰：此方書所不載也，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蜣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冀他日免震厄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遶身，士人懼，急以針穴指，果見一物自針穴所躍出，不能為災。　婦人異疾：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十餘醫，皆莫能名其疾。　嘔物如舌：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裂為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　消食龍：齊諧記云：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大兒得天行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米，其家給可五年，貧罄，後乞至一家門前，已得飯，又復乞於其後門。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食了，那得復從後門來？其人答曰：實不知君家有兩門，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而一畦大蒜，因啗至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龍，因出地漸漸小。主人持飯出，不復食，遂擺飯著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病尋差。東坡物類相感志　孕婦腹內鐘鳴：有一貧士於市賣處買得一藥方冊子，其間有一方能治婦人腹內鐘鳴，用鼠窟前番土研羅為末，每服二錢，麝香湯調，其疾立愈。　體瘡兒出：異苑曰：晉時長山趙宣母任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太平御覽　人面瘡：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食多則覺膊內肉脹起，或不食之，則一臂有痺。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又以草木之類悉試之，無苦，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可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然不知何疾也。本事方　噎物不知飽：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噎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則利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則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終以此殁。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筆談　腸癢疾：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往對眾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遯齋閑覽　王氏異疾：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蟇，常欲手按之，不則聲聲相接，群醫弗能辨。聞晉陽山人趙巒善診，巒曰：此因驚氣入于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邊水行次，有大蝦蟇躍高數尺，驀作一聲，王氏忽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尚似蝦蟇也。巒乃與六神丹服之，來日取下青涎類蝦蟇之衣，遂差。巒言診王氏脈，右關伏結，積病也，故止作積病治，用六神丹泄之而愈。名醫錄　療饑蟲：從政郎陳璞，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饑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嘗一猫極愛之，常置于傍，猫叫則取魚肉和飯以飼。一日猫適叫，命取鹿脯

自嚌而吠猶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頭尖扁頰塌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倖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閩廣香而出高氏疾即愈 類編

小兒魃病 千金論凡小兒有魃病者是娠婦被惡神導其腹中令兒病也魃小鬼也其病證微微下利寒熱往來毫毛鬢髮鬇鬡不悅者是也宜服龍膽湯凡婦人先有小兒未能行而母更有娠使兒飲此乳亦作魃也令兒黃瘦骨立髮落壯熱也 保生方

足面奇瘡 趙先生字子固母劉氏春秋八十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延外踝以至膁骨每歲輒數發必兼旬累月昏暮瘙癢甚纔搔移時出血如泉中冷痛楚殆不可忍夜分即漸已明日復然每一更藥則瘡轉大而劇百試不驗如是二十餘年淳熙甲辰仲冬之末先生爲太府丞一夕母病大作相對悲泣無計困極就睡夢四神僧默坐一室旁有長榻先生亦坐因而發嘆一僧問其故先生答之以實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又一僧云朱砂亦好既覺頗驚異試取藥半粒強服之良久腹大痛衆家且悔俄而下碣硯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微癢不痛而無血數日成痂自此遂愈朱砂之說竟不復試先生因圖僧像如所夢者而記其事金虎丹方出和劑本治中風痰涎壅塞所用牛黃龍腦膩粉金箔之類皆非老人所宜服今乃取奇效意此疾積熱臟腑而發於皮膚歲久根深未易湯滌故假涼劑以攻之不可以常瘡論之神僧之夢蓋誠孝所感 百一選方

產後腸痒 針線袋主婦人產後腸中痒不可忍以袋安所臥褥下無令知之 本草

甑氣薰面腫 張德俊云頃年有倅餘杭人將赴官因蒸降真木犀香自開甑面作甑面上爲熱氣所薰面即浮腫口眼皆爲之閉更數醫不能治最後一醫云古無此證請以意療之於是取僧寺久用炊布燒灰存性隨傅隨消不半月而愈蓋以炊布受湯上氣多反用以出湯毒亦猶以鹽水取鹹味爾醫者之智亦可喜 百一方

蛟龍病 古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癲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者診其脉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有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近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遊於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餳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獲愈 名醫錄

疑病 何穎元陳留人也一日會飲於趙修武宅酒至數盃忽見盞底有似一小蛇嚥入口亦不覺有物但每每思而疑之日久覺心疼自思小蛇長大食其五臟明年又因舊會趙宅恰才執盃又見小蛇乃放下盞細看時趙宅屋梁上掛一張弓却是弓梢影在盞中因此解疑其心疾遂無乃是致疑而成病也

產婦腹中癢 前幹及鍬主婦人產後腹中癢安所臥席下勿令婦人知 本草

食鱠吐蝦蟇 永徽中崔奭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饑作鱠未成奭忍饑不禁遂吐一物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宣室志

瘡破雀飛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忽痒而生一小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聞奇錄

蛇在皮中 華佗別傳曰瑯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痒而不痛愈而復作佗曰當得稻糠色犬繫馬頸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瘡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東漢注 又獨異志所載與此相類

惟石鏡 在日南國之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某臟採藥餌之無不差者

冷疾 直閣將軍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複衣張嗣伯爲診之曰卿熱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在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家人哭請止不可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伯玉曰熱不可

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斗病遂差 史記

人漸縮小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

視直如曲 有一人家妾視直物如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真親見之 二說筆談

寒熱注病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之寒熱注病冬月中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顫欲死佗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然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溫牀厚覆衣良久汗洽出著粉燥便愈

剖腹視脾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鬚髮墮落華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之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之即差 魏太祖聞而異之召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作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愈 三說史記

蒸之得汗 晉書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廩丘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法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苗云曾有人疲極汗出臥單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凡八過發汗汗不出苗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傅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丘如其言果差

視胎已死 魏志曰甘陵相夫人有娠腹痛不安方得六月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

手摸知所在在右則女在左則男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則愈。死枕愈病齋書曰徐嗣伯常有人偃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尸注也當得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此石蚘爾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癖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間也太平御覽。病悲思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門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疾乃已邵氏聞見錄　殺獨氣馭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郝曰殺獨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爲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

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果愈同上　兒生腎縮思村王氏之子生七日兩腎縮一醫云硫黄茱萸研大蒜塗其腹仍以菵草蛇牀子薰之遂愈蓋初生受寒氣而然也瑣碎錄　飲水得疾有黄門奉使交廣回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黄門曰御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困且渴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消石及雄黄煑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訝之明皇雜錄一云誤吞金鎖張成忠漢上人有女七八歲因將母金鎖子一隻剔齒含在口中不覺嚥下胷膈疼不可忍憂惶無措忽銀匠來見某有藥可療歸取藥至米飲抄三錢令服來早大便取下後問之乃羊脛炭一物爲末爾名醫錄羊脛炭亦治誤吞錢妙　李生風瘤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風瘤也吾能治之取藥服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風牛許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瘢如著瑞不合時時風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氏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黄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鍼瘤巨風臨川

有人瘤生頰間痒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風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圍頂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風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風皆如豆殻中空空無血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止白爾丁志　犬齧瘤得針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頰角患瘤醫爲剖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爲猘犬所齧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稽神錄　袁州分宜縣有一男子自十歲喜飲酒至十九歲日間飲一二斗不醉片時無酒叫呼不絶全不進食日就羸弊其父驚惶叩神忽遇一道人令其父用手巾縛住其手足不令動搖但扶住少立却取生辣酒一罎就於其子口邊打開其酒氣衝入口中病者必欲取飲而道人堅不與之須臾口中忽吐出物一塊直下墰中道人即用紙封裹墰口用猛火燒滚約酒乾一半却開視之其一塊如猪肝樣約三兩重周廻有小孔如針眼不可數計棄之於江自後此子飲食復舊雖滴酒亦不能飲矣　治婦人臨產服催生藥驚動大早未當離經而用力大過以致盲膜有傷產後水道中垂出肉線一條約三四尺長牽引心腹痛不可忍以手微動之則痛苦欲絶龍興鐵柱觀前有一產婦患此諸醫皆用失笑散雖略止痛而不能

得肉線離脫後有一道人來門擕酒曰諸醫用失笑散儘不差且不能絶根乃買老姜三斤淨洗不去皮於石鉢內研爛用清油二斤拌勻入鍋內炒熱以油乾焦爲度先用熟絹一段約五尺長折作結方令穩重婦人輕輕盛起肉線使之屈曲作一團納在水道口却用絹袋兜裹油姜稍溫傳在肉線上薰覺姜漸冷又用熨斗火熨熱使之常有姜氣如姜氣已過除去又用新者如此薰熨一日一夜其線已縮大半再用前法越兩日其肉線盡入腹中其病全安不復痛矣却服失笑散芎歸湯補理道人云此乃魏夫人祕傳怪病方切不可使肉線斷作兩截一斷則不可醫　江西瑞州新昌縣有一婦人年二十五歲患痨瘵兩年諸藥不效一日無肉味其腹痛不可忍積久轉甚其家貧窮無計得藥又恐傳染移在空房俟其自終經停三日病者腹痛氣欲將絶思憶肉味之急忽有人惠鷄子三枚其病人悦仰取火低頭取瓦銚煎熟吹火燄熾燄滅鼻中如有所礙將熱聞或噴嚏一聲有紅線一條自鼻中出牽抽約二尺長趕下瓦銚中其病人知是怪物急用挩覆煎銚中盡力燒火不住其銚欲裂方住火開銚視之乃是小虫一條頭目皆具已燬死如鐵線樣即以示其家人後棄之於江婦人之病當即痊安　治居民逃避石窖中賊以煙火薰之一李師者被煙薰欲

凡迷悶中摸索得一米蘆菔俗名蘿蔔嚼汁下咽而甦蘆菔細物活人之
功如此又炭煙熏人往往致死臨卧含蘿菔一片著口中煙氣不能毒人
或預曝乾爲末備急用亦可或新水擂爛乾蘿蔔飲之亦可　曾有一人
自行間𩒺穿斷舌心血出不止諸藥不能救遇名醫以米醋用雞翎掃
所斷舌處其血即止仍用真蒲黃杏仁湯炮去皮尖鵬砂少許研爲細末
用煉熟蜜調藥棉搦含化而安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奇疾方　項上生
瘡如櫻桃大有五色瘡破即項皮斷上連髮卷去下去足脫之乃爲肉人
疾初見此瘡治但逐日飲牛乳自消　又方大腸頭出寸餘痛苦直候乾
自退落又出名爲截腸病若腸盡乃不治矣但初覺截餘寸治用油一盞
以臂坐之飲大麻子汁數升愈　又方凡腹脹經久忽泄瀉數升晝夜不
止服藥不驗是爲氣脫治用益智子煎湯濃服之立愈　又方四肢節脫
但有皮連不能舉動名曰筋解治以酒浸黃蘆三兩取出焙乾爲末每服
二錢酒調下服盡則安　又方腹脹如鐵石臍中水出旋變作步鈌虫之
狀繞身匝啄痒痛難忍撲掃不盡治用濃煎蒼术湯浴之別用麝香以水
調服痊　又方大腸虫出百十尺不斷斷之復生行坐不得治以鶴虱末
水調五錢服之自愈　又方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語言治用板藍汁一盞

分五服一日又見小說名曰應聲虫當服雷丸虫自愈　又方有飲油五
升以來方始快意長得喫則安不爾則病此是髮入胃被氣血裹了化爲
虫也治用雄黃半兩爲末水調服虫自出如虫出活者置於油中逡巡間
自耗經驗方云逆油證於長江　又方卧於床四肢不能動只進得飲食
好大言說喫物謂之失他物望病如說食猪肉時便云你喫猪肉一頓病
者聞之即喜遂置肉令病人見臨要卻不與喫此乃失他物望也當自睡
口中涎出便愈　又方手十指節斷壞唯有筋連無節肉虫出如燈心而
長數尺遍身綠毛卷多名曰血餘治以茯苓胡黃連煎湯飲兩盞愈　又
方有虫如蟹走於皮下作聲如小兒啼爲筋肉之化治用雷丸雄黃各一
兩爲末摻在猪肉一片上炙熟喫盡自安　又方手足甲忽然長倒生刺
肉如錐痛不可忍治只使喫葵菜自愈　又方胷破腸出臭穢多怠以油
摸腸却送入煎人參枸杞湯淋之皮自合矣喫羊腎粥十日愈　又方口
鼻中氣出盤旋不散凝如黑蓋色過十日則漸漸至肩胷與肉相連堅勝
金石鐵無由飲食此多因瘧後得也治煎澤瀉湯日飲三盞連服五日愈
又方眉毛搖動目不能視交睫喚之不應但能飲食有經日不較者治
用蒜三兩取汁酒調下立愈　又方毛竅非一次齊出血不出皮脹膨膨

如鼓須臾眼鼻口被氣脹合此名脉溢治飲生姜水二盞自安　又方頭
面發熱有光色他人手近之如火燒人治用蒜汁半兩酒調下吐出蛇狀
遂安　又方牙齒逐日長漸漸脹悶口難爲飲食蓋髓溢所致只服白术
愈　又方遍身忽皮底混混如波浪聲痒不可忍抓之肉血出亦不能解
謂之氣奔治以人參苦杖青鹽白术細辛各一兩爲末作一服水二椀煎
十數沸去滓飲盡便愈　又方眼白人渾黑見物依舊毛髮直如鐵條雖
能飲食不語如大醉名曰血潰治之用五靈脂二錢爲末酒調下　又方
每至臨卧渾身虱出約之五升隨手血肉俱壞每宿漸多痒痛不可名狀
唯喫水卧在床上晝夜號哭舌尖出血不止身齒俱黑唇動鼻開治之但
飲鹽醋湯十數盞即愈　又方遍身忽然肉出如錐既痒且痛不能飲食
此名血住若不速治必潰而膿出治以赤皮葱燒灰淋洗喫豉湯三盞自
安矣既森經驗良方治奇疾方　治人發寒熱不止經久日後四肢堅如
石以物擊之似鐘磬聲日漸瘦惡用茱萸木香等分煎湯飲即日可愈　又
方治口鼻中腥臭水以椀盛之有鐵色蝦魚如粳米大走躍不住以手捉
之即化爲水此肉像矣用任意饌食鷄月餘愈　又方治兩足心凸如腫
上面生黑色生瘡硬似釘子釘了脛地不得脛骨生碎眼髓流出身發寒

頭唯思飲酒此是肝腎氣冷熱相吞用炮川烏頭末傅之煎韭子湯服可
愈　又方治玉抦硬不痿卽外腎精流無歇時時如針狀捏之則脆碎乃
爲腎滿漏疾用韭子破故紙各一兩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每
日三次飲之愈卽住服　又方治咽喉間生肉層層相疊漸漸腫起不痛
多日乃有竅子臭氣自出遂退飲食用臭橘葉煎湯連服愈　又方治眼
前常見諸般禽虫飛走以手捉之則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玄
明粉青葙子花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和滓飲一日
三服　又方治眼睛垂出至鼻如黑角色痛不可忍或時時大便出血其
名曰肝脹用羌活煎汁服數盞自愈　又方治因著艾灸訖火痂便退落
瘡内鮮肉片子飛如蝶狀騰空去了痛不可忍是血肉俱熱用大黃朴硝
各半兩爲細末水調下微利即愈　又方治眼赤鼻張大喘渾身生斑毛
髮起如銅鐵乃目中熱毒氣結於下焦治用白礬滑石各一兩爲末都作
一服水三椀煎至半令不住飲候盡乃安　又方治鼻中毛出晝夜可長
一二尺漸漸粗圓如繩痛不可忍雖忍痛摘去一莖即後更生此由食猪
羊血過多遂生用乳石硇砂各一兩爲末以飯丸如梧桐子大空心臨卧
各一服水下十粒自然退落　又方治面上及遍身生瘡似猫兒眼有光

彩無膜血但痛痒不常飲食減少久則退脞名曰寒光疾治以多喫魚雞葱韭自愈　又方治忽然氣上喘不能語言口中汁流吐逆齒皆搖動氣出轉大則悶絶復蘇如是名曰傷寒併熱霍亂用大黄人參朮各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熱服可安　又方治口内生肉毬臭惡自己惡見有根線長五寸餘如釵股吐毬出以飲食了却吞其線以手輕捏痛徹於心困不可言用水調麝香一錢服三日驗　又方治渾身生燎炮如甘棠梨每箇破出水内有石一片如指甲箇大泡復生抽盡肌膚肉則不可治急用京三稜蓬莪术各五兩分三服酒調下連服愈　又方治人自覺自形作兩人並卧不别真僞不語問亦無對乃是離魂用辰砂人參茯苓濃煎湯服之真者氣爽僞者化矣　又方治有病呵欠口不合及卒然牙關緊滴水不能入以至死者但用鹽梅二箇肉擦之牙關即口開既口開後又口不合者亦用鹽梅肉擦兩巨牙即合此是風證　又方治凡喫着桃生魚肉及一切所食之物皆可批如茶湯瓜果之類令但聚魚肉爲例即時便覺胃膈略痛日漸攪刺生十日生在腹中能動勝上則胃滿沉下則腹脹漸加瘦悴是其候也如生在上膈用膽礬末半錢用熱茶一盞將礬在茶内候礬化盡通口服少頃用鷄翎入喉中徹攪即吐下毒物如生在下

膈用鬱金二錢飯飲調服即瀉下却補以人參半兩白朮半兩爲末用無灰酒二升用藥末入瓶内慢火煨半日覺酒熱取出放温每服一盞五日止任便飲食　又方治有人夜間飲水誤吞水蛭入腹經停月餘日必生下小蛭能食人肝血腹痛不可忍面目黄瘦全不進食若不早治能令人死用田中乾泥一小塊小死魚三四箇將猪脂溶油攪勻用巴豆十粒去殼膜拌入泥内研爛爲圓如菉豆大用田中冷水吞下十圓小兒只用三圓至五圓須臾大小水蛭一時皆瀉出却以四物湯加黄芪煎服生血補理　又方治人身上及頭面肉上浮腫如蛇狀者右以雨滴磚堦上苔痕一錢水化開塗蛇頭立消　又方芎歸湯治婦人產後忽兩乳伸長細小如腸垂墜直過小肚下痛不可忍危亡須臾名曰乳懸　川芎　當歸各二斤　右將芎歸各半斤吹咀於瓦器内用水濃煎不拘時候多少温服餘芎歸各一斤半剉作大塊用香爐慢火逐旋燒煙安在病人面前卓子下要煙氣直上不絶令病人低頭伏卓子上將口鼻及病乳常吸煙氣直候用此一料藥盡看病證如何或全未安或略縮減再用一料如前法煎服及燒煙熏吸必安如用此二料已盡雖兩乳略縮上而不能復舊者用冷水磨萆麻子一粒於頭頂心上塗片時即洗去則全安矣此通真

子祕方夢溪筆談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喫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絶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客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莊季裕雞肋編云知䖍事孟庚夫人徐氏奇疾每發於聞見即擧身戰栗至於幾絶其見母與弟皆然毋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言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聞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視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

疾

詐疾

李元剛厚德錄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宋鑑長編太宗時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群小所嫉尤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天疾

穀梁傳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

癘疾

周禮四時皆有癘疾又大札則令邦國移人注大札疫疾也移人避灾也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骨蒸疾

新唐書方技傳許胤宗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

骨髓疾

劉子貴言篇桓侯不棌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注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桓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爲己驗扁鵲出明日又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桓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則來見桓公謂曰我前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桓公於是卒也

腸癢疾

倦游錄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之所未有

蛤精疾

太原故事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窺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莢

心腹之疾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注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戰國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詳越史記伍子胥傳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繆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於艾陵詳本傳　商君傳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

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姚崇既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後晉齊王紀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關尹子九藥篇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宋蘇轍集上皇帝書陛下厲精而求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膏肓之疾

左傳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病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晉史擇壓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

錢數萬父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唐柳宗元集愈膏肓疾賦晏相於此賦親書云膚淺不似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景公夢疾膏肓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身于堂下伏身一作俯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孚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張云埏厂也切地有八埏又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腠音湊胃一本作胱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巫也出左傳成公十年公曰國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予無隸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執是樊有忠臣聞之憤悲忘寢廢食撫操感歎撫音周操好小切主死浩浩天地浸浸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齒鮐音台魚名也老人背有鮐文善輔弼者蔎辛夏禁為周漢蔎辛村也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利弊利五官切判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素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子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宋景公事詳見貞符注一揮而羲和匪昃羲和日御也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出淮南子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而自息雊古候切事並見貞符注識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京切跼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伏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一本作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溢為聖主保天壽而長年皆正蓋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重膇之疾

書林事類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遘於是有沉溺重膇之疾

清癯之疾

類說袁質篤之少子風力俊美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有清癯之疾昔見其筆勢通動與父畫不殊

霜露之疾

事林廣記吾人問疾曰霜露之疾漢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惟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瘳音抽視事

霧露之疾

東漢書皇后紀序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注云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禿鬢之疾

抱朴子內篇劉俗卷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恃內治骨以為金漿之藥煮皮焚髮以治禿鬢之疾耶

郗克之疾

鄭氏諱綺郗克之疾謂跛也

无妄之疾

易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程傳曰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好安

尸媚之疾

太平廣記葉法善有神術蜀川攝尉之妻死而化生僕為夫婦法善識之曰尸媚之疾也

不速除之張尉死矣投符而化為黑氣焉

迷罔之疾

列子有迷罔之疾饗者以為祥

偝生之疾

莊子有偝生之疾與體俱長

精思致疾

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亡

盃蛇致疾

風俗通應劭之祖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盃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郴使宣於故處設酒盃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怡懌冊府元龜樂廣字彥輔為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為杜宣晉史以為樂廣之客

食蚘致疾

宋史党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使一

日歸自外有大蛇卧榻上服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

因拜致疾 隋書列傳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頗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崇所憑未幾而薨。

夢虎致疾 天寶遺事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驅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富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呪爲步誦咒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床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自床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燎丹致疾 新唐書武宗賢妃王氏傳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寖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寖劇

七情致疾 淮南子原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許慎曰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升於上精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

酒色致疾 和靖言行錄先生赴宴食坐中有說呂滎民尚書以酒色過度致疾者先生曰近時措大讀書而不知孝滎民不是不讀書豈不知孟子謂事親以守身爲大不能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便是不孝孝經言孝之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以口體之欲以致廢疾則其毀傷也孰大焉

愧恨成疾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李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

驚懼成疾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三月戊申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哀毀成疾 溫州府志周忠精永嘉人性至孝母葉氏嘗病癰竭力醫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及母亡哀毀成疾

居廬成疾 元史孝義傳邵敬祖父喪廬墓歿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風雨不去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

奉使得疾 文昌雜錄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有隨行小吏輩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使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浴歘不可救劉右司執中賀同天節接

伴使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父數百肩輿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嗜酒得疾 後山談叢祕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巾韈袍袴紗綿相半

喪女感疾 新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族叔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

憂父之疾 淮南鴻烈解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

棄官侍父疾 宋史顏衎傳衎嘗仕後晉爲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捫天求壽少倦

刲股愈母疾 宋史蕭服傳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蹟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也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 金史溫迪罕斡魯補傳斡魯補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心痛知母疾 南郡新書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爲里正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

侍太子疾 西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廼歸詳本傳

問婦人疾 禮記坊記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注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家居侍疾 續後漢書范粲傳粲子喬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里巳後一舉孝廉八爲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看友人疾 世說新語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視士卒疾 事文類聚蓋寬饒爲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

者身自操循臨問。致醫藥過之甚恩。

曾子有疾 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伯牛有疾 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牛有惡疾也不欲見人。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昭王有疾 存心録魯哀公六年秋七月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聲子有疾 册府元龜褚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歐也

晉侯有疾 白氏六帖晉侯有疾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二者不及君身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李廣遇疾 册府元龜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寶初欲以為中書郎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于無移為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韋陟卧疾 類說韋陟有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卧内悉藉茵毯檥而登堦侍婢皆笑。

季孫不疾 家語子貢問郲學大成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内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侯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寢於内是故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晝居於内雖問其疾可也

庾衮無疾 書林事類庾衮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衮獨不去父母強之衮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號不輟十餘旬疾勞消渴家人乃反毗疾差衮亦無疾。

稱疾不行 史記鄭世家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闘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

稱疾不朝 西漢書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稱疾不朝。并本傳

稱疾不起 兩漢蒙求黄瓊字世英延熹二年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從者十餘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積後漢書潘濬傳濬字承明漢昭烈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東觀漢記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稱疾不出 事文類聚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雖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主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稱疾去職 晉書鄧攸為吳郡太守稱疾去職吳人歌曰鄧侯挽不来謝令推不去。

稱疾遲留 李翰蒙求唐彬與王渾王濬代吳彬撿衛要為衆軍前驅自巴陵沔口以來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既而先至者争物後至者争功議者高彬此舉

稱疾請留 五代歐史李愚傳魏王繼岌代蜀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

引疾卧家 言行龜鑑張公燾事高宗時秦檜當國言事不從即引疾卧家

王后稱疾 兩漢蒙求孝平王皇后太司馬莽女也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黄皇室主令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閉門

稱疾
續後漢書劉巴傳巴至益州劉璋見之甚喜爲訪政事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君使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昭烈不責

上封事稱疾
續後漢書董扶傳永康元年日食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疾不免詣遣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

軍敗稱疾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中書令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貶衡州刺史

累表稱疾
資治通鑑後周紀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因見帝進用舊時將佐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調帝意帝遣左右慰勉令視事

恃才托疾
東漢書符融傳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恃其才智托卧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輙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大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二人由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慙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融由此益知名

親老托疾
東漢書謝該字文儀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

惡弟托疾
晉書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輙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之官辭疾
東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倫拜太中大夫因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上疏辭疾
事文類聚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痹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力辭曰臣抱釁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

累表辭疾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五年嶺南節度使韋宙且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辭疾不起
新唐書崔胤傳胤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

辭疾不入
石林燕語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俊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

伏羲制疾
羅泌路史後紀伏羲察六氣著陰陽以貴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

趙王避疾
兩漢蒙求曹丕字叔茂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管輅占疾
續後漢書管輅傳注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廟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大醫

醫生呪疾
羅泌路史發揮伊尹無廢立事篇世有醫生善咒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爾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無肯效其身其難信也

石虔愈疾
書林事類桓豁字石虔爲人勇壯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

醫和視疾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名出曰不可爲也爲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保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也不生將死君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正匡輔平公之闇惑主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栢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榮也其政八年之

謂多矣。已為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上其淡戒。是為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慝害于嘉穀。穀為之乘。是類生蠱疾。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興則蠱伏藏。蠱不折。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也。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安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安已蠱害之疾。言蠱害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愈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事於己。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最淫之禍及也。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太后視疾

遼史。聖宗紀。統和元年春正月丙寅。剌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

公主不視疾

類說。幽閒鼓吹。宣宗萬壽公主。駙馬鄭尚書之弟顗有危疾。上使日之四。問公主視疾否。曰。在慈恩寺看場戲。上曰。我怪士大夫不與我為親。良有以也。君主責曰。豈有小郎病。乃就看他處。妄立遣歸宅。

遣醫視疾

宋史。范純仁傳。純仁患目疾。徽宗遣中使賜茶藥。後又許歸養疾。帝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

乘驛視疾

東漢書。宗室傳。永平元年。東海恭王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大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等。俱詣魯視疾。

穿壁視疾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加減。權為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甚。

馬上視疾

遼史。方技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

隔紗視疾

遼史。迭里特傳。迭里特。字海隣。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

求入視疾

涑水燕談錄。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辭帝視疾

晉書。杜夷傳。元帝以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

樂正子春視疾

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外舍視疾

東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外家。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

帝親視疾

西漢書。蕭何疾。惠帝自問。云君若不幸。誰可代君。何舉曹參。書林事類。張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上親拜牀下。禹頓首謝恩。於牀前拜少子官。禹曰。臣有一女。愛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從。即徙咸為弘農太守。包咸為大鴻臚。以論語授帝。后病。親輦駕視之。漢制叢錄。翟方進傳。注引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四門入。蕭何病。傳云。上親自臨視何疾。張禹病。傳云車駕自臨問之。以此東漢書。桓榮為帝師。后病。帝親問。入門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宗室傳。時更始降於赤眉。祉乃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喜。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謚曰恭王。續後漢書。曹真傳。真病還雒陽。帝自幸其第省疾。北史。魏安定王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新唐書。封倫傳。太宗立。倫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魏徵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后復與太子至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悲慟拊之。流涕。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時主亦從。帝曰。公強視新婦。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建成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襄邑王神符傳。神符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

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絹帛，每給羊酒。岑文本傳：文本加銀青光祿大夫，爲中書令。時太宗將代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宋朝類苑：邢昺嘗被疾，請告，真宗親臨問，賜藥一奩、銀器千兩、絹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問疾臨喪，帝不親行，惟昺與郭贄以恩特用此禮，儒者榮之。邢止問疾，郭止從臨喪。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丁酉，再幸資聖禪院，視中國大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疾。天聖三年，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寢疾，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仁宗慶曆六年，東平郡王德文被足疾，不能朝，然天性畏謹，疾甚，仁宗親臨視，以太醫所調藥進之。

登閣望疾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

賜詔問疾

類要：李衛公李靖疾，唐太宗賜親詔曰：有晝夜視公疾，太老嫗今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唐書：酇王諠傳：諠初名謨，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詔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備稍以從。子儀手叩頭謝恩。謨還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鑿墻問疾

新唐書：房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墻以便候問。

酒肉問疾

小說蒙求：宋孫述矜偶庸劣，每食先拜而後就坐，食畢復拜，將寢則拜床，睡覺復拜，乘馬不施銜勒，要釣不設餌，凡所爲種種類此。從子侯得疾危篤，父彥鄉母蕭氏對之泣下，述侯之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人莫識其意。或問之，答曰：禮不云乎：有疾飲酒食肉。

枉駕問疾

趙希循會心錄：張侍中耆以王府之舊，聲勢赫奕。夏英公竦時居相位，耆移疾在告，竦白于上，枉駕問疾。

手詔問疾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

遣太子問疾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三月，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類要：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

遣使問疾

北史程駿傳：駿病，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賜以湯藥。隋書高熲傳：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宇文述傳：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馮拯罷爲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拯自還京，疾益甚，仁宗遣使諭以免陛不克問疾，賜白金五十兩，拯即頓顙稱謝。

奏請問疾

宋史程頤傳：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

臨候問疾

晉書載記：高瞻，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乃依崔毖。毖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毖，不從。及毖奔敗，瞻與眾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

庾亮問疾

晉書吳猛傳：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將佐問疾

資治通鑑：昭宣帝天祐二年九月，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性憃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

諸子長以撥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他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寮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尚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

親朋問疾 呂東萊雜志録 世間大有病人親朋故舊交遊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譚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蟲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紛紜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迁延未就時不待人刻然致禍各自散走是故大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賾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爾大誤人事孫思邈千金方

懷金問疾 韓非子說林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

坐門問疾 東漢書符融傳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詳本傳

募醫問疾 吳中舊事朱冲微時家貧傅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貲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

勅醫問疾 王性之默記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真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婿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携紙錢蓋已晝盲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携冥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

內臣問疾 元史鐵歌傳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鐵歌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維新之政社稷之福也

皇帝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 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望闕設受勞問者位使者位於受勞問者之左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吏二人以案奉詔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

位立吏搢詔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于笏上吏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皇帝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望闕設受勞問者位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服公服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望闕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詔書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于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詔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宣訖又再拜女侍進請使者前受詔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詔書如上儀以所受詔書詣寢閤授之

中宮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位南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給使捧令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中宮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女侍進請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

内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内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捕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殿閤授之。

東宮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前期所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位東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史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立史捧令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令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使者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興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于弟代受如上儀。

東宮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内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西階下設使者位東向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内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立内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内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内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内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内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受之若皇太子於諸王帝姬疾從家人親屬之禮遣近侍勞問則受勞問者侍之亦從家人之禮不升迎拜送亦授受之儀

問宗戚大臣疾

宋會要國朝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每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假或來輿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榮加禮及非此例者皆備載之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八日幸宰臣魏仁浦第視疾七月十四日幸宰臣范質第視疾賜黄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絹二千匹八月八日再臨視賜錢百萬。乾德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幸駙馬都尉高懷德第問燕國長公主疾六年四月一日建雄軍節度使趙彦徽來朝有疾帝幸其第臨問賜錢五百萬。開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幸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彰國軍節

度使張廷翰第視疾。十一月三日鎮寧軍節度使張令鐸來朝被疾帝幸其第臨問賜帛五千匹銀五千兩又賜其家甚厚。十二月十日幸中書視宰臣趙普疾。三年三月十九日幸趙普第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又賜其妻和氏銀器二千兩衣著二千匹先是正月幸普第視疾至是再幸焉。四年四月六日幸永興軍節度使吳廷祚第視疾。七月三十日以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來朝疽發背帝幸其第賜賚甚厚。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幸皇弟開封尹光美第以足疾臨視十三日再臨視。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殿前指揮使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遣幸其第厚加賜賚。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幸武功郡王德昭第視疾。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幸淮海國王錢俶第視疾賜俶白金萬兩錢百萬絹萬匹黄金千兩子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六年八月一日彰德軍節度使滄州總管李漢瓊被病召還京師帝親視之賜白金萬兩。十一月八日樞密使楚昭輔以足疾請告帝幸其第臨問之觀所居湫隘賜白金萬兩令以市宅昭輔被病屏家居亦不求解職會郊祀罷為左驍衛上將軍。八年四月三十日幸樞密使石熙載第視疾。端拱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幸宰相趙普第視疾淳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西京留守趙普被疾不任朝謁帝臨省之。十一月十五日幸涇國公元偁宮視疾十八日幸許王元僖宮視疾。三年六月六日天雄軍節度使劉廷翰被病表求解官有與還京師帝臨幸其第撫問之賜白金萬兩。至道二年三月一日幸晉國公主第視疾。咸平元年六月九日幸駙馬都尉王承衍第視疾。十二月五日幸許國長公主第視疾。二年閏三月四日再臨視。二年閏三月四日幸左武衛將軍德恩第視疾。五月二十四日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賜白金萬兩于和藥以賜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車駕駐天雄軍幸宣徽北院使周瑩已所視疾。三年正月六日幸樞密副使宋湜所居視疾。湜危從駐天雄軍得疾特憂恤之仍令先還京師賜御衣縛一副又遣内侍護送供帳侯多至澶州而卒。三十日幸太子太保呂端第視疾端以久疾罷相居京師帝思之故臨問焉。十月十七日幸雍王元份宮視疾。十二月十二日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六年三月十八日景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年五月七日三月十八日五月十二日六月七日七月二日七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八月一日再臨視。四年正月八日幸殿前都指揮使河西軍節度使范廷召第視疾。六年二月十九日幸北宅右羽林將軍德閔院視疾。三月二十五日幸安定

郡公惟吉宫視疾。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二十日。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四日。三年。五月一日。再臨視。四月十九日。宰臣呂蒙正。丞中風眩。帝即時臨問。賜白金五千兩。真宗景德元年。六月六日。幸曹國長公主第視疾。賜錢百萬。繒綵二千匹。又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鈞疾。賜白金三百兩。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視疾。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幸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第視疾。三年。二月一日。幸北宅視衛平郡公德恭疾。並凡十六日。再臨視。九月二十三日。幸寧王元偓宫視疾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一日。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五日。天禧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四月二十四日。閏四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日。五月一日。再臨視。十二月二十四日。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鈞疾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幸舒王元偁宫視疾。九月二十四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十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年。六月十八日。八月六日。四年。四月九日。五年。正月十四日。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七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再臨視。舊制每歲三月。金明池習水嬉以備遊豫。帝以元偁疾特罷臨賞。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十八日。幸南宫視右羽林將軍惟能疾。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幸晉國公主第視疾。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八日。再臨視。三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幸韓國長公主第視疾三月四日。九月六日。再臨視。三月十六日。幸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視疾前一日保吉疾亟。帝將臨視之。會翌日大忌。輔臣言於禮非便。遂遣內侍以諭保吉。至是始臨省焉。六月二十五日。幸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刑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帛千匹。名藥一奩。又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仲思。視疾。並許馳驛赴闕。昺以舊恩。故特用此禮。儒者榮之。九月二十日。幸資聖院視吳國公主疾。四年。五月十八日。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存疾。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八月五日。幸南宫視左千牛衛將軍惟叙疾。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叟以足疾屢請告。帝臨視之。五月十日。幸南宫視資州團練使惟憲疾。天禧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幸駙馬都尉魏咸信第視疾。九月十一日。幸太尉旦第視疾。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所賜。作奏畢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謀散施。以息咎殃。並令昇主。內題有詔不許及門。旦已薨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馬知節以病足久在假。帝臨視。賜白金五千兩。三年。七月十三日。幸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曹璨第視疾。仁宗天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幸

參知政事魯宗道第視疾。留賜白金三千兩。八年。九月十五日。幸樞密副使姜遵第視疾。賜錢帛有差。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幸馮翊郡公德文第視疾。賜錢百萬。絹五十匹。明道二年。七月十三日。幸駙馬都尉柴宗慶第視楚國大長公主疾。景祐五年。八月三日。幸駙馬都尉李遵勗第視疾。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荊王元儼疾。帝幸其第。親臨卧內。手自調藥。屏人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再三款諭。乃固辭。曰臣羸憊不能支。且死。重費國家。不爲少。帝嗟泣從之。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東平郡王德文有疾。帝臨視。親以太醫所調藥進之。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鎬忠亮有勞。欲及其未亂。一往見之。既至。惻然曰。方頼卿謀國事。而遽有此疾。鎬氣已衰。猶能頓首稱謝。十月六日。幸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用和第視疾。皇祐二年。七月十一日。再臨視。皇祐三年。正月十二日。幸魏國大長公主第視疾。初主病。日遣內侍。挾太醫診視。爲禱禬之法無不至。自皇后貴妃以下。偕至第。候門進拜。用家人禮奉藥進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挾主迎立。帝命主先坐。設御座于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覩紙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利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太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不避也。因命寢門垂簿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拔以官秩。賜御書金字大悲千手千眼菩薩。又賜玉石金字太宗謚。皆以祝疾祈福也。嘉祐元年。五月七日。幸樞密使王貽永第視疾。時貽永以疾求退。手詔存問。遣太醫診視。車駕臨問。頒禁中珍藥。及面取糜粥以食之。貽永自言寵祿過盛。願罷樞密使兼侍中。還第。帝異其愈。乃聽罷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而樞密使如故。神宗熙寧二年。四月九日。幸參知政事唐介第視疾。閏十一月四日。幸楚國大長公主第視疾。哲宗紹聖元年。二月十四日。幸徐王第視疾。徽宗崇寧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幸東華宅視陳王疾。真宗景德三年。七月十一日。忠武軍節度使高瓊病亟。將幸其第省視。輔臣曰。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臨戎破敵。非威名將也。且車駕臨問。國家異禮。所以待功臣也。施之於瓊。恐無以視勸。乃止。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十六日。汝南郡王。母潤王夫人李氏病甚。車駕欲臨省之。詔問禮官。以夏至大祠致齋。不宜問疾。乃止。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使相中允樞密使同平章事。二千五百兩疋。樞密使使相二千疋兩。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尺。僉書樞密院事。同僉書樞密院事。宣徽使
七百五十兩。尺。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尺。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
二千五百兩。尺。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尺。並入內侍省取
賜。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車駕幸大師尚書左僕射
益國公秦
檜第問疾。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三

二質

席

詩文二

元張伯雨詩天柱山著飲即席次玄圃真人韻。 酒地晚移席。閒林涼進
風。玄蟬有迎響。青山皆妙容。將將何朔並。與與竹林同。況酣非我事。政須
時一中。 雲外席間懷鐵笛簡草堂。 花朝無花也可憐。桃李矜持不作
妍。爛聽雨聲眠白晝。夢乘鯨子上青天。閒居庶尚浮雲志。老病難趨卜夜
筵。紆張先生唯寂寞。從堂自理琵琶弦。 草堂詩集大興和張伯雨雲林
席間韻。 曲句先生世所憐。新詩字字總青妍。楚江祇漫聽春雨。蜀土邪
知有漏天。樹隔青山迎好客。華開白日照芳筵。高居更憶雲林子。自送冥
鴻揮五弦。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西園席上調元子不至。 白玉堂前白日
長。滿前鶯燕語如簧。那知洗飲非荒宴。待與揚觥問萬疆。 又席上。 習
飲醉鄉拋海超。條真靈液反天和。方知世上閒滋味。无比神仙不較多。
彩雲行雨陽臺暮。羅襪生塵洛浦秋。飛起一雙花上蝶。晚風吹上玉搔頭。
西園席上招雪庭裕上人。 山光搖蕩入簾櫳。酒漾歌雲馥玉融。煙柳
翠涵深院雨。露花香濕滿樓風。自從愁陣持降節。擬與詩兵紀戰功。借問
瓢零斷腸客。爲誰幽獨臥蓮宮。任松鄉集周震卿席上得生字。 白日多
俠狀。長風散陰晴。山球木初落。海澗秋未清。水深見碧漢。故路溪沙平。神
宮看雷斧。下索異物精。轉步兜率下。愁僧有巾瓶。天人儼相對。我獨塵中
行。歸途日在樹。酒杯邀同傾。叢子忽到坐。慰此頃刻情。醉懷有許闊。繁事
更一攖。樽中莫遣盡。我欲罰淵生。 叢伯致席上得是字。 達人愛秋好。
秋氣入中裏。仰看水天橫。俯視天在水。遠山見蒼蒼。近樹立孤倚。滄江一
帆落。空實个鴻起。覽之尊俎間。清勁乃如此。所以達人胸。常有秋萬里。酒
酣一吐之。秋光在筆紙。置塵樵天時。得夫固物理。萬事指爲新。百年風射
耳。達哉誠音佚。一醉姑舍是。 趙常父席上得權字。丈夫心事比江海。轍
風不足生波瀾。胡爲日日飲我酒。欲以壯語相攻鑽。我初學人事。即已毒
宴安。十行九坐今漆側。七出八落空淵瀾。武功無吝政未易。臨印有客吾
何言。秋風忽掃鳳巢去。雨還如許有此肝。求弩終當避暑燒。試把應未忘
范寒。武夷青山觸不折。我始赤腳披魚竿。非君酒酸有擇誤。政自磊塊不
可刊。魯酒薄。閱酒丹東陽新釀霜未乾。墻頭風雨主更起。百錢爲我撈此
歡。 追賦趙子實席上分韻得常字并序。 酒無聲韻律也。然達人君子

一瀉肝胃間往往吐出紙上或清新瑩潔或豪宕放逸抑惟其人乎惟其
酒乎吾亦不自知也吾徒寫貴來春意氣推白時時相從縱酬歌自暢既
醉則取古人句裂紙尾作字為九授上人手探為得韻賦乎落次一笑肆
然詩成第作軸派傳江海間不欲隱醉事亦一快也八月十九日余與子
實潤民過錦山許酌三行子實以酒遲地酌約旦月亰羊為饌邀明治县
日中不欲書食伯幾常父潤民及余皆集祥卿不約亦至錦山乃不果春
子實因往迎先生畫忘之耶視獨無往意予實歸開尊班坐清溪之亭今
童子行觴水中到手輒飲不覺大醉明日子實獨酌錦山亦醉又明日俱
會大客壇下追譚前事以酒積尋常行處有分韻意嗜前日之集今日非
矣今日之遊明日陳參杂何猶追惜之子實啞啞然笑許詩成復一醉云
　秋風與客清溪傍碧天照眼溪沙黃水流曲曲度橋去綠髮童子來行
觴澆透心胃六經醉欲去未去車生光蓍刀出室坐行割主人為政令日
羊青山夜長醒王歌苜蓿饒餪餺子囊附中潮影坐雲壤庋下拳漆畫畫
長公若不遣杯酒至孔子亦死陳蔡飛浩歌徑欲把北斗人生一笑不可
常　胡柢過紫山集課家僮織席　草黃雖微物安身用最親秉霜得佳叢
變法起親緻斜側初無捐端方卒有倫貴生千載遇前開夜將分　象床
試穩審托體猶湘筠人字憎龐俗波紋促細鄰溫凉宜熟寐瑩滑淨無塵
所恨清霜重來時旋錦茵　樓組湘江竹含風八尺漪紗幃輕穩穿玉枕
淨相宜園適炎蒸用毋為畫寢建清凉無俗夢夜氣有箴規　再拜丹書
訓深嚴著席銘安舒恒業業反側亦兢兢放逸非遊猶恭莊得永寧距終
猶易簀百世可師資　問衡之北山集夏日訪黃府尹席上次黃德厚韻
長途浸浸正煩熱故人一見忙解攜竹根凍綠汲寒泉一室空明意清豁
夜凉華月流素光忻然抑客飛瓊觴千篇已美奴島可五詠未許餘山王
綺筵秋秋羅珍具叢叢笠冷芙蓉露清歌夜久興徘徊殘蟾西沒斜河曙
　次韻徐景瑞席上　洞庭霜橘包黃銀海遷丹荔輸閩珍高臺開筵薦
華俎風味偽美懷芳新蒸花壓玉釘餖炙臠蟹犀筋行鮮鱗紛紛歌管奉
名妓秋秋簪履羅佳賓芳尊細酌綠琥珀寶罰共擁紅麒麟燒殘絳燭轉
留客疑有四角生車輪書生商歌風雨室此意鬱鬱何由伸短衣穿肘不
掩脛五窮相與為雷陳青陽開動生意達短翅亦擬凌空雲豫章遠志各
有適黃鐘瓦釜俱陶鈞　安寵鶼鰈淵濟來厭紫鼓笑吳莼　蒲道源順齋
叢藁九月十五日李子文席上佳節若為酬分韻得節字書生時時愁富
家日日節秉此閑暇時不飲何怡悅據前三四支年少文愈傑新詩落筆

成句句皆清絕酒來不須辭要使頻吾頰　菊節過六日丈人邀小酌我
時適無事來意已不啻賓主情況熟笑談應自若欣然具肴核不豐亦不
約沿溪共徘徊秋景正蕭索留連與未闌野鶴啼日落　郭茱席間賦
喔喔晨雞喚夢醒策銜好月望銜燈宦情消塊淡無味世路登天寸可憎
十載飄零都是客一犀寂寞靜於僧調羹事業無勞說深謝諸公愧不能
馬塵中霞外詩集送本初朱提點之玉隆主席五首　風雨雲龍會有期
文章道德際清時名山正要名師住喜捧天書下玉墀　衛道全陽佐上
玄袖香常近御爐邊仙人出處龍沙合合主林泉五百年　自憐學道晚
無成華髮蕭蕭不受春多謝東風湖上柳每開青眼盼陳人　蕉池月令
懶論詩別去無端信息稀衮衮相逢又相別一江春水看帆飛　笙鶴遙
知出郭迎歡聲雷動豫章城碧桃開盡春山晚騎還催上玉京　送陳
渭叟之涇縣崇玄觀主席　葛翁川上一道士形腥貌古神仙俗手持九
節瘦竹筇來覓菁峯計然子計然仙去白雲深又來琴書尋舊棲武林城
中訪親故鶯啼燕語爭春暮少將詩酒送平生煙雨西湖掉頭去有才還
接謝宣城群仙已草新宮銘紫府真官儼環珮鑑金爰玉相逢迎昔年東
海約鼇峯白眼看人九州窄浮游山水天下奇到今勝處多行迹金鼇峯
白鷺洲諸君放意隨天遊且邀水邊見明月為余閑信敬亭秋晗劉元素
詩雨遊寫興劉經歷席上三首　華筵臨碧水春色映朝簪皓齒傳聲遠金
盃引興深花燈圓似月風竹響於琴况值元宵近滿城簫鼓音　春來多
好興旭日照華簪白馬傳書去丹心戀闕深看山時把酒對竹自橫琴幸
遇賢賓撰賡酬足賞音　出關時迎客烏紗盡日簪柳池春水滿梅塢落
花深不解相如賦誰挑卓氏琴忽聞枝上鵲處覓報佳音　王沂詩序子謙
廣文席上次韻　城中九日過家釀報新開倘就陶公菊因同鄭老杯雞
肥綠香熟蟹美及橙來莫賦停雲句應須踏月回　李希遠雲陽集和王子
讓席上韻　衰年愁對酒壯志憶題橋過事難開口逢人愧折腰樂傳天
上譜心逐暮歸樵宴罷驪歌發蹉跎又一朝　宋本至治集禮部席上調子
山　尚書席上醉厭厭來李來會總不捨千縷青絲絡珠網帕羅斜帶水
晶鹽　劉文貞公集席上　妙舞翩翩驚羽翼清歌繚亮遏雲霓豸休解作
違場戲聲色門頭自任述丁仲容捨亭葉馬德昭席上賦　江上重逢郭
大娘桃花紅嫩染纖裳蔓菁溪上曾相見猶記胡麻飯顆香　張憲武王弘
範集即席贈別　離筵不必奏笙簧說劍論詩醉一場別後有期期不定
水萍風絮兩茫茫　劉静修集夜坐即席分賦燈花詩聲二首　眉間正有喜

千丈眠底綫消燈一華我自無憂安得喜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潮頭
落晚江一拚收拾入秋蔥宮商不在人間世鼻息雷鳴未肯降 李庭寓齋
詩集 里社席上偶成 漁樵誰主復誰賓莫道南朝余從臣鼓口青門依
絳帳十年白帽着黃巾立同狐貉寧無恥唾落珠璣不救貧且向莛間持
酒待蹋歌歌罷是陽春 劉仁本卞寶集 上虞席上賦 城南花塢韶光好
載酒吟詩不厭頻草色宜留金谷醉梅花別是玉堂春蛾眉窈窕羞爲舞
柳柳風流最可人行樂莫忘康濟念問君何日靜邊塵 丈姓夫詩 滿席歌
君不見象床金縷黃龍鬚翠帷茸毯紅氍毹凝香燕寢環瑗姝美物作
惡常須叟皺令王孫泣路隅富貴不到山中臞霜空雁落寒陵虛西溪女
郎斂春黛作席眠眠涵青眸髮僧方丈供積鋪蒼煙翠霧不可摹摩挲溫
厚便鶴琚高眠鞠鞠忘朝晡達夢颯颯生江湖褚衾竹榻蒲爲徒觀美不
足安有餘更生九節壽老夫百年與爾同卷舒清風徹几超凡逵吳澄支
言集 洪賓客席上次韻張希孟 蓬海煙霞縹緲間千年老鶴未飛還聲
名籍甚東園皓氣象蕭然陋巷顏貂卷風雲隱城市依乘日月照區寰不
應便擬歸田賦政要六鼇擎五山 張思廉詩 席上彼美猗林媛綠雲何
鬟清歌珠落斗妙舞玉成團風急酒暈薄月斜花露寒剪燈續殘醉把扶

接餘懽雖非長夜飲猶勝萬錢餐 席上得權字 翠館行廚雪乍消墻頭
新柳又番條珊瑚枕冷人初醉鸚鵡籠寒舌未調座上綠鶯珠神斝掌中
飛燕玉團腰海棠一夜東風軟落盡雲邊金步搖 取青樓席上和牙字
韻 延陵公子故侯家坐上仙人萼綠華風旋舞塵鳴玉佩雲盤歌韻揭
紅牙燭熒灩溢香螺甲畫鼓聲喧鐵馬撾老子風流狂不減水沉龍擲鼓
琵琶 席上贈按胡琴玉賓瓶弹琵琶俞山月四首 花園七十紫鴛鴦
月繞三千金鳳皇每到曲終催賜酒舊恩猶憶鎮南王 龍頭蛇腹半金妝
鳳綫鸞膠兩玉繩一尺捉頭封錦囊內家新夫鄭中丞 低絃背調不勝
哀水墨雙飛信手挨老盡玉皇風憲吏月明獨上鳳凰臺 破訥沙頭漢
草青番兒打手馬蹄輕開明播上黃昏月不作昭君出塞聲 國朝清江
貝廷臣集 正月二十九日揚鳴鶴席上分韻得民字 兩山昨夜風雨止
水漲新痕沒沙尾黃知彭澤柳初芽紅見武陵桃欲蕊老去逢春更惜春
平生酒伴誰知己白髮楊郎古奇士千金已散歸田里閉門留客爲張筵
共喜一時成二美小兒行觴不計籌大兒割肉能操匕冬筍下筋白於肪
秋藕洗泥寒剝齒且須快意在今朝況我中年會能幾亂離相見亦偶然
海內交游半爲鬼顛狂豈顧傍人嗤但恨白日無漆黏賦詩已覺無曹劉

罵客安知有程李坐中一鶴能商歌歌作連珠盡傾耳風捲新聲入夜雲
豪作衰絲靜如水若爲倒卷玫瑙江百尺高樓眠不起 藍性之藍澗集七
月二十八夜同巢翁石父燕集玄都道院是日雷雨晝晦既名星月爛然
席上作 偶與高人謙武夷天空山水漾清輝金盤曉露蒲萄酒玉女秋
風薜荔衣雷起石堂龍未蟄月生蒼海鶴初歸瑤臺自有長生籙莫歎尊
尊往事非 國朝宋玄僖庸庵集 雨中席上贈承漢德 濠梁有客意相
親風雨孤舟泊水濱携具入門添我恨烹茶爲主奈家貧從游誰作觀魚
伴就語今逢裊飯人秋晚能酬江上約豈無雞黍待嘉賓 張孟循詩集 王
駙馬席上作 城上春雲浮綠樹亭中綺席帶來聞惠風已送薔薇暖細雨
猶兼芍藥寒得帥百同文字飲山川渾作畫圖看高談政自忘絲竹安得
移書與謝安 抄錄雜詩王太愚尊師席上賦 白雲幽洞風雨作紅欄石
沚屏帳開竹杖娛客促綺席摘花照人行玉杯豈無麟脯堂分饗亦有龍
管行相催明朝洞口與君別尚想紫笙吹月來 元朝風雅陳晉齋別桐城
諸老席上作 此人五百有餘歲高會尊前笑語譁邂逅興濃將過似酒交
情審處恰如家來頻鶴髮明秋水瑤句魚腴動綠霞明日馬蹄衰草路桐
鄉回首又天涯 會稽掇英集林榮離席 何處驪駒雜楚歌楚人歸思託

雲蘿河陽望竟妄心違金谷到來郎很多從事一春空物態關情千里舊
風波歸時莫聽隴頭水腸斷不禁年少何 大雅集釋什方詩顧玉山草堂
席上寫興 春暉樓頭春最早主人宴客情更好萬斛蒲萄瀉綠波一色
縷綸剪芳草捲簾山色何冥冥吳天半掃蛾眉青亂雲忽西起倒壓白日
停野狐啼煙道路黑海風吹雨蛟龍腥短歌長吁傷我情門前溪水聲泠
泠 郡梁志和鄭廣文劭農席間韻 千里熙熙萬井煙知時膏雨兩公田
民無憂色安耕業市有歡聲到酒筵萬物遂宜方是政一夫不獲便非天
太平官府多閒暇閭里謳歌樂有年 公餘方把故書看惠我新詩妙可
刊治道每思從簡靖遷種時喜報平安人言好善求諸己我道平心只一
般食淡自然神氣爽居官莫放酒腸寬 和葉峭壁席間韻 英石起歌
久於公今日相逢笑語同慿外厭聞梅子雨池間時過藕花風民無憂色
安田業市有歡聲喜歲豐官府太平多暇日相過詩酒樂衰翁 維陽志夥
香小集即席和蔡子明韻 楊州曾說舊時春翠幕珠簾看洛神想見東
風香十里人人宜笑更宜嗔 筆下文章似有神多慚詩說籍中人教成
歌舞占知否也是元戎號令新 得京都華燈於維揚招同官擬香預賞燈
火盛長安生平所未睹霞飛雲母鏡月射寶珠圈預賞通春信交光璧夜

寒。今宵共一醉。留取上元看。公家乘得暇。係友聚凝香。歌扇融春響。呈
態燗夜光。月華凝粉黛。蕉影隔絲簧。和氣知多少。人人入醉鄉。詞家蘇
東坡集醉落魄 席上呈楊元素 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
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 樽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
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臨江仙 夜到揚州席上作 樽前何
人懷李白。草堂一作春雲遙指江東。珠簾十里捲香風。花開花謝。離恨幾
千重。 輕舸渡江連夜到。一時驚笑衰容。語音猶自帶吳儂。夜闌對酒。依
舊夢魂中。陸游渭南集浣溪沙 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
肌涼。娉婷初試藕絲裳。 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熏透麝臍香。水亭幽處
捧霞觴。 一 玉蝴蝶 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
此夕何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
羞鶯妒。蝶繞蜂忙。 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
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
何妨。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浣溪沙 即席次韻王正之覓俵鞋 一把鈎兒能
幾何。弓弓珠蹙杏紅羅。那時分惠謝奴哥。 香壓幽蘭蘭尚淺。樣窺初月
月仍多。紙堪掌上呷瑛波。 二 又代孫兒卸席 球履三千巧鬬妍。就中弓

窄只遷延。惱伊劃襪轉堪憐。 舞罷有香留繡褥。步餘無迹在金蓮。好隨
雲雨楚峯前。 三 濕翠湖山收晚煙。月華如練水連天。興來催上釣魚
船。 青蒻一樽汀草畔。霜筠數曲渚花邊。更於何處覓神仙。 四 梁武
愁癡達磨默。箇中消息豈容猜。九年面壁口緘開。 隻履卻尋歸路去。一
花元不是君栽。這回枉了一遭來。 五 索得玄珠也是獃。人人有分莫
胡猜。項門一眼鎮長開。 路斷玉關無轍跡。雪埋蔥嶺沒根栽。始知達磨
不曾來。 六 勝槩未極俯碧湖。蕭蕭風月一塵無。口堪綠蟻滿樽浮。
況是小春天正爽。秋黎相與採梅初。半皴枝上未成珠。 七 遠岫數堆
蒼玉髻。平湖千頃碧琉璃。笙歌催我上船時。 載月有如浮玉鑑。採蓮還
復擁燕脂。更於何處覓瑤池。 御仲西窓集 鷓鴣天 席上賦 翠幙圍香夜
正遲。紅鱗生缺燭交輝。纖腰趁拍輕於柳。嬌面添妝韻似梅。 凝遠恨。惜
芳期。十年幽夢綵雲飛。多情不管霜髯滿。猶欲盃翻似舊時。 瀟江紹約
齋 問席用馬莊父韻 揮手華堂重整頓。選花場屋掾鼻觀。飛浮雜沓。異香
芬馥。金縷尚餘閑態度。水姿早作新裝束。恨尊前缺與費思量。無松竹。
蜂蝶恨。何時足。桃李怨。成麤俗。爲情深拚了一生愁獨。菊信提勞頻採問
蘭心未許相隨逐。想從今無暇斫薔薇。鉏璧菉。 又 梅庵席上作 爭歆交

酬。消受取真山真水。供不盡杯螺浮碧。髻鬟擁翠。莫使等閑嗟去國。固
特地煙仙里。奉周旋。惟有老先生。門堪倚。 追往駕。煙霄裏。終舊學。今無
計。嘆白頭猶記壯年標致。一集堂深文益著。風雩亭在詞難繼。問有誰熟
識梅庵心。南軒意。韓元吉南澗集浣溪沙 次韻曾吉甫席上 莫惜清樽領
客周。已無花伴舞衣紅。強歌歸去莫匆匆。 細雨弄煙煙弄日。斷雲粘水
水粘空。酴醾飛下晚來風。 浪淘沙 趙當文席上 倦客怕離歌。春已無多。
鬧愁須倩酒消磨。風雨纔晴今夜月。不醉如何。 玉笋瀝金荷。情在雙蛾。
二年兩得幾經過。花滿碧溪歸棹遠。回首煙波。 一剪梅 丙多錫席上 竹
裏疎枝總是梅。月白霜清。猶未全開。相逢聊與著詩催。要趁金樽。滿泛金
盃。 多病慚非作賦才。醉到花前。採得春回。明年公已在鸞臺。看取春風
丹詔重來。 醉落魄 孫觀席上家賦 樓頭號鼓。佳人莫唱黃金縷。良宵燈
大還三五。腸斷扁舟。明日江南去。 離觴欲醉誰能許。風前蝶鬧蜂兒舞。
明年此夜知何處。且插梅花。同聽蕭蕭雨。 南柯子 次韻楊提點行可席
上見貽 急雨朝來過。濃雲晚半收。荷香偏傍酒樽浮。極目淡煙。對照滿芳
洲。 消盡人間暑。翻成一段秋。使星南楚轉東甌。只恐禁林歸詔。未容留。
好事近 趙切安席上 華屋翠雲深。雲外曉山千疊。眼底無窮春事。對楊

枝挑菜。老來沉醉爲花狂。霜鬢未須鑷。幾許夜闌清夢。任翻成蝴蝶。
水調歌頭 席上次韻王德和 世事不須問。我老但宜仙。南溪一曲。獨對蒼
翠與屛顏。月白風清長夏。醉裏相逢林下。欲辯已忘言。無客問生死。有竹
報平安。 少年期。功名事。覓燕然。如今憔悴。蕭蕭華髮抱塵編。萬里蓬萊
歸路。一醉瑤臺風露。因酒得天全。笑指雲階夢。今夕是何年。 葉石林詞 臨
江仙 席上次韻韓文若 聞道安車來過我。百花未放飄零。疾催絃管送杯
行。五朝遺舊老。揮塵聽風生。 鳳詔遠從天上落。高臺燕喜初醒。莫言白
髮減風情。此時誰得似。歆罷卻精神。 又 應以道見和答韓文若之句復
答之二首 三月鶯花都過了。晚來雪汗猶零。高陽居士記行行。西湖初水
滿。遠想欲紋生。 欲爲海棠傳信息。如今底事長醒。不應高卧頓忘情。留
春春不住。老眼若爲明。 又 唱徹陽關分別袖。佳人粉淚空零。請公重
作醉歌行。一歡須痛飲。回首念平生。 卻怪老來風味減。半酣易逐愁醒。困
花那更賦閑情。鬢毛今爾耳。空笑老淵明。 浣溪沙 許公堂席上次韻王
幼安 烽燭燒殘夜未分。寶箏聲緩拍初勻。斗樞光照坐生春。 便恐賜環
歸衮繡。莫辭揮翰落煙雲。鳳城西去斷離魂。 又 用前韻示答如安 綠野
歡歎許見分。驟驚和氣曉來勻。妙歌誰敢和陽春。 梅柔舊年迎臘雪。月

華今夜破寒雲。猶醒爭笑捲人魂。又火韻王初安習存之國手庫上。物外光陰不屬春。斷留風景伴佳辰。醉歸誰管斷腸人。柳絮尚飄庭下雪。梨花空作夢中雲。竹間籬落水邊門。張子野詞木蘭花。吳故史直堂庫上。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愁。一曲行人留晚發。畫堂花日新聲別。紅蕊調高彈未徹。暗將深意語膠絃。長願絃絲無斷絕。更漏子。淑真堂庫上作。相君家賞宴集。秋葉曉霜紅濕。簾額動。水紋浮。綠花相逐流。薄霞裳酣酒面。重抱琵琶輕按。迴畫撥。抹么絃。一聲飛露蟬。少年遊。渝州庫上和韻。聽歌持酒且休行。雲外樹。幾程程。眼看著柔手擡花蕊。未必兩無情。拓夫灘上聞新雁。離袖掩盈盈。此恨無窮。遠如江水。東去幾時平。醉落魄。吳興草老庫上。山圍畫障。風溪弄月清溶漾。玉樓茗館人相望。下若醲醅。覺欲金釵當。使君勸醉青娥唱。分明仙曲雲中響。南園百卉千家賞。和氣兼春。不獨花枝上。燕春臺。東都春日李閣使庫上。麗日千門。紫煙雙闕。瓊林又報春迴。殿閣風微。當時去鷰還來。五侯池館屏開。探芳菲走馬天街。重簾人語。轔轔繡車。遠近輕雷。雕觴霞灩。翠幕雲飛。楚腰舞柳。宮面粧梅。金猊夜煖。羅衣暗裛香煤。洞府人歸。放笙歌燈火。樓臺下蓬萊。猶有花上月。清影徘徊。又碧澗堂庫上有感。飛雲過盡明河淺。天無畔。草色栖螢。露華清暑。輕飈弄袂。澄瀾拍岸。宴玉塵談賓。倚瓊枝秀挹雕觴滿。午夜中秋。十分圓月。香槽撥鳳。朱絃軋雁。正是欲醒還醉。臨空悵遠。臺更疊撿。對東西數里回塘。恨零落芙蓉春不管。籠燈待散誰知道。座有離人。目斷。雙歌伴。煙江艇子歸來晚。仲并浮山集畫堂春。郢庠溪邊風物已春分。畫堂煙雨黃昏。水沉一縷裊爐熏。畫醉芳樽。舞袖飄搖回雪。歌喉宛轉留雲。人間能得幾回聞。丞相休嗔。浣溪沙。郢庠清遠湖山佳麗人。柳邊花下傍清晨。向前猶有幾多春。 秋千時節近。管弦歌舞一回新。未嗔狂客污車茵。眼兒媚。周孫尚書赴孟信安平江郡燕席上。鈴閣尋盟未肯寒。鷁首駐江干。雲煙翰墨。風流尊俎。不放更殘。 金聲擲地西清老。天未許終閑。知音素賞。當筵一曲。流水高山。武陵春。元若虛總管席上。門巷烏衣應好在。風韻尚依然。知是蓬瀛第幾仙。秀色槩當筵。 素句濡毫雲閣裏。清坐裊爐煙。誰賦回文第二篇。除是見娟娟。洪适盤洲集浣溪沙。席上别王戶部。先是兩壇見廷。王奪兩秩。從以章薦。丹桂飄香已四番。扶黎攜手自今難。黯然離恨滿江干。 璧上兩冠元是讖。花前雙韻幾時彈。中秋後夜與誰看。又庫中呑餞漕。憶得熙春晚立班。使星曾入紫微垣。歸來小隱友芝蘭。 按轄風流今復見。開尊檻。歎自來寬。更看寶唾寫烏欄。又庫上再作。不見丹丘三十年。青山岩水想依然。自驚綠鬢已蒼顏。月在柳梢曾徑醉。雨蕭陂菊有誰攜。繡衣歸與故人言。卜筭子。太守庫上作。五鳳望中仙。五馬人間貴。舞態歌聲盡出群。烏鵲迎簷喜。昨夜值狂風。痛飲元無味。說與樵門慢打更。却怕催歸騎。又庫上贈儕明。倚竹拂珠欄。淡月侵涼榭。四畔青山進好風。金鴨香煤灺。寶唾綮珠璣。長袖飄蘭麝。莫問更樓夜若何。且結高陽社。好事近。東湖庫上次曾守韻。時莫曾同集。風細晚軒涼。妙句初揮新墨。綠水池中賓佐。對嫩荷擎綠。坐看微月上雲頭。清臂映寒玉。只恐朝來酒醒。有文書羈束。滿江紅。鄭志庫上再賦。累月愁霖。知今夕是何天色。秋老矣。芙蓉遮道。黃花留客。長有霜娥來左右。誰言摳馬斂煎迫。鶚高穹重疊起頑雲。星難摘。羅綺盛。軒櫳窄。心已醉。肩須拍。更十分行酒。再三相敵。鳳詔十行歸路近。桂華千里明年隔。趁閑時樓上共凝眸。蘆花白。鶺鴒山詞木蘭花。郢庫和韻。問梅花月裏。誰解唱小秦王。向三疊聲中。蘭橈荃棹。桂醑椒漿。明朝濮渝江上。對暮雲平野北風涼。準擬八千里路。破除九十春光。硯涵槐影漾。祈嘗拔拂御爐香。念人世難逢。玉堦方寸。陛楯頹行。休言舉人文害。繫一生窮達與行藏。凡卉都隨歲換。幽蘭不爲人芳。劉龍

洲集滿江紅。高帥馮大尉庫上作。敵面風輕。一兩點海棠微雨。芳總在英雄元帥。曉來遊處。樓閣萬家簾幕捲。江郊十里旌旗駐。有黃鸝百舌轉新聲。垂楊舞。寒食近。笙簫鼓。車馬鬧。鞦韆路。拚樽前一醉。與花為主。風韻可將圖障畫。笑談盡是文章語。問何如鄒湛赴江頭。陪羊祜。黃庭堅豫章集好事近。庫上一弄醒心絃。意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今愁處。有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年憎酒。負十分蕉葉。黃裳演山集花心動。冬日庫上。天接重雲。月臨殘臘。時有幽意化作瑤池。紛紛戲蝶。一色非人世。無情征雁。乘風南向。恨望有情難寄。暖鶯梅先傳芳信。夜來萬賓春至。中齋勝境。東籓和氣。自有名園佳麗。一夢休嗟。三千好客。何處尋珠履。小堂人靜。樽前清畫。好惜歲華如逝。管絃中。金盃更勸。未頹皓齒。趙無咎應齋雜著水調歌頭。庫上作。碧雲初逗暝。漆水正鳴灘。蘭舟客與。歌舞偏稱笑中看。燭影烘寒成暖。花色照人如畫。一坐有餘歡。酒灩浮金琖。香縷靄彤盤。 碧簪橫。銀漏永。玉樽乾。喧春鼓吹。翠袖起舞佩珊珊。記得山明水秀。何處朝雲暮雨。常在夢魂間。多少難言事。都付兩眉彎。念奴嬌。呂潰卿庫上作。曉來膏雨。報一犂豐信。幾枝嬌色。岸草汀沙明似鏡。不到塵埃花陌。急管繁絃。香車寶勤。正阻尋春客。東風特起。半空微靄

猜碧何况主意深勤氷清才潔玉潤真珪璧翠麓華堂攙桃水波底斜
陽紅濕道社風流桃溪標致便覺凡心息玉樽傾盡笑中歸步鈎月又
江南到處被波光雲影留人行色昔我來時春正好舞絮飛南陌今日
登臨讀書齋上重作憑欄客清溪畔細夜來微漲新碧兩岸蘸水濃陰
斷虹橫煙一帶連環壁林外青山千萬疊雨歇半空猶濕已倩雙鱗更須
寶鷁先報歸消息歸來征袖盡携千里風月張孝忠詞菩薩蠻印本次王
華容韻嬌紅隱映花梢霧金蓮容與歌聲度傳句寫香箋江山此意傳
醉當春好處不道因風絮去並錦闌干青綾被底仙西江月印本次王
華容韻堂上簪纓交錯花間簾幕高張與君一詠一飛觴莫笑詩狂飲暢
滿路光風轉蕙吟鞭宮柳斜行新詞妙絕動宮墻紫誥黃麻天上霜
天曉角漢陽王守席上賦楚山浮碧江漢無終極鄂渚幾行雲樹天何意
限南北使君觴醉客健到曾何惜三國英雄誰在斜陽外盡陳迹林浮
定齋集減字木蘭花郡尚書席上借前韻嫣然笑鬢醉靨融滋春意爛仙
宴終宵慢動簾帷酒易消尊前狂客驚見藥仙新摘籍珠閣深闈丹訣
同歸海上山又燭花星燦瑞氣滿庭春欲爛月色中宵疑是堦前雪
未消騷人詞客寬斷蠟梅香已穫誰更情閑一點新愁入遠山浣溪

沙郡尚書席上再作月雪休尋訪戴船紅爐獸焚寶香然閑兒偎暖兩三
椽更有玉杯傳素手梅花相對兩爭妍傳杯聽唱月娟娟王漢濱先生
集鷓鴣天台州倅江手印席和李舉之待曹功顯賀子忱同生綠亂江雲
雪欲飛小軒幽會酒行時佳人喜得鴛鴦侶豪客爭題鸚鵡詞歌舞地
喜追隨欽州端恨外遷遲謫仙狂監從來識七步初看子建詩虞美人
石光錫會上即席和李舉之韻鴛鴦碧瓦寒留雪玉樹先春發小樓歌舞
夜深連月落參橫一夢曉梅邊尊前酒量誰能惜都是高陽客十分莫
厭羽觴傳半醉得傳雲鬢撣金鈿黃山谷琴趣外篇採桑子席上作馬湖
來舞釵初賜茄鼓聲驚賢將開關威棣西山八詔蠻南溪地遜名賢重
深鎖群山燕喜公閑一斛明珠兩小鬟減字木蘭花黔守席上客有舉本
嘉州中秋詩曰云云戲作舉頭無語家在明月生處住擬上摩圍最上峯
頭試望之偏憐絡秀苦淡同甘誰更有相見牽衣月到愁邊總未知
又月中笑語萬里同依光景佳天水相圍相見無因夢見之諸兒娟
秀儒學傳家渠自有自作秋衣漸老先寒人未知又常年夜雨頭白
相依無處住兒女成圍勸笑樽前月照之何違高秀千萬里來忠孝有
豈謂無衣歲晚先寒要弟知句子謹酒邊集好事近懷安郡王席上初上

舞裀時爭看襪羅弓窄恰似晚霞零亂襯一鈎新月折旋多態小腰身
分明是回雪生怕因風飛去放真珠簾隔減字木蘭花韓叔夏席上戲
作誰知瑩澈惟有天天雲外月一見風流洗盡胸中萬斛愁勝燒高炬
只恐夜深花睡去想得横陳全是巫山一段雲鷓鴣天歙章郡王席上
兩箇鴛鴦波上來一鍋楊柳掌中迴已愁共雪因風去便著紫絲急管催
合淺笑勸深盃挑花氣暖眼邊開司空常見風流慣輸與山翁醉玉頹
西江月番禺趙立之郡王席上風響蕉林似雨燭生粉艷如花客星乘
興泛仙槎誤到支機石下歡喜地中取醉溫柔鄉裏爲家暖紅香霧鬧
春華不道風波可怕趙彥端介庵詞臨江仙席上次元明韻漆水似澱酒
淺秋雲如妬嬋明幽人閑處若聞鶯更長端有意菊晚近無情詩學笑
中偷俱燭花醉裏頻傾雁衣迎立可憐生五湖雖好在客意欲登瀛滿
江紅江州監席上賜被熏爐留同見官槐重綠時歸香綺蹴疊嶂楚腰翻
曲君過逢山經歲月我懷廬阜分符竹道別離待得再歸來人應俗春
欲動醅初熟追一笑森三玉且相對青眼共裁紅燭小語人家閑意態淺
寒都下新裝衰念平生和雨醉東風從今足點絳唇臨德夫席上作山
水鄉中豈知還有中原笑醉歌傾倒記得昇平調舊日年光試把華燈

照心情好有些懷抱擬向梅花道蝶戀花席上雪裏珠衣寒未動雪後
清寒驚損幽幃夢風撼海牛簾幙重盡著水筋如流泳一穗香雲佳客共
溜溜金槽政覇新詞送酒戲詩閑忘百中燭間有箇人非衆浣溪沙牛
斗會貴還屬席上作人意歌聲欲度春春容溫暖勝於人勸君一醉酒如
澠梅子枝頭應有恨柳花風底不堪嚬蓋公堂下淨無塵好事近虛
參判席上草草復忽忽相見也還相憶記取夢魂詩思似水光山色清
音堂下一扁舟誰主又誰客休厭一杯相勸看梅花將白宋李流謙澹齋
集小重山卯守白宋瑞席間作輕暑單衣四月天重來閒屈指惜流年人
間何處有神仙安排我花底與樽前爭道使君賢筆端驅萬馬駐平川
長安只在日西邊空回首喬木淡疎煙青玉案和雅守寒少劉席上韻
相知元早來何暮杜鶯送秋鴻去春草春波愁目注酒香花韻綺譚妍唱
怎不思量住虛無指點騎鯨路箇是騷人不凡處盡捲雲飛簾捲雨風
流千古一時人物好記樽前語王質雪山集江城子席上賦細風微揭碧
鱗鱗縐幃深不閑聲時見推簾龍袖玉輕輕不似綺樓高捲幔相指點總
分明斜灣叢柳稍陰陰且銷停莫催行只恨夕陽雖好近黃昏得到釵
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又細風吹起翠田田雨和煙入梅天鮮潤

紫陰悄悄轉清圓。十頃滿菊添貯君。鷗共鷺各翩翩。影搖香度小坪垻。竹林覽。總神仙。滿露飛霜雪墜注冰泉。伴了芙蓉城裏客。無一事。北窗眠。 虞美人。李斂文庫上。翠陰融盡乾乾雪。慘濃花明嫩嫩沙拂拂漲痕添。想見故溪綠到草堂前。 夕陽紅透櫻桃樣。掩映深沉碧。成都事事似江南。只是香奩雨處受春寒。 李壁馮湖鷓鴣天。燕史君庫閒和韻。岸柳陰陰躍錦鱗。並湖蓮子恰嘗新。誰教故歲應官去。會老堂中少箇人。 歸來冬。意獨親。吹香不斷酒傾銀。行藏判已天公付。且聞而今見在身。 西江月。和提刑尹庫新歸。又送鵬程軒蓋。我看駒隙推移。多端時事只天知。不飲沉憂如醉。 白首已甘蓬艾。蒼生正倚丞疑。楚臺風轉一帆吹。朝列問君來未。 吳子和壽事近。祝日庫上。金菊鬧芙蓉。秋意未爲蕭索。臨水見山庭院。伴玉人杯酌。 攜爐終日裊沉煙。氤氳篆文可惜被風吹散。把袖兒籠着。 柳梢青。庫上叔約紅牙歌翻白雪。杯泛流霞。蘇小情多。潘郎年少。懂計生涯。 軒窗臨水人家。更門掩青春杏花。百萬呼盧。十千沽酒。不負韶華。 毛滂醉花陰。和守庫上次會宗韻。檀板一聲。驚起遠山。影穿疎木。人在翠陰中。欲覓殘春。春在屏風曲。 勸君對客杯須覆。燈照瀛州綠。西去玉堂深。畫冷魂清。獨引金蓮燭。 又 金葉猶溫香未歇。塵走歌和徹。

暖透薄羅衣。一霎清風人映團團月。 持盃試聽留春闋。此箇情腸別。分付與娉娉。勸取東君。俾侍芳菲節。 南歌子。庫上和衛守李帥文。綠暗藏城市。清香撲酒樽。淡煙疎雨冷黃昏。零落酴醾花片損春痕。 潤入笙簫膩。春餘笑語溫。更深不鎖醉鄉門。先遣歌聲留住欲歸雲。 周美成清真集蝶戀花。庫上賦。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粘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 剪水雙眸雲鬢吐。醉倒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 漁家傲。庫上作。幾日輕陰寒惻惻。一作測測。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歸來得。黃鶴一作鳥久住渾相識。 賴有蛾眉一作娥媌。能暖客。長歌屢勸金盃一作樽側。歌罷月痕來照席。貪歡適簾前重露成涓滴。 葛郯柳梢青。和文人庫上賦謝家池閣。翠街香濃。瑣窗紗薄。夜雨燈前。秋風筆下。與誰同樂。 主人許我清狂。柔酒量來來最弱。頗倒冠巾。淋漓衣袂。醒時方覺。 又 空中雨閣。一段輕陰。翠鋪林薄。橘內仙翁。碁邊公子。共成清樂。 主人有井留車。看庫上雲輕柳弱。斗轉蒼頭。鶴鳴窗外。無人知覺。 葛立方歸愚夜行船。章塌婦庫席閒作。百尺雕堂懸蜀繡。珠簾外玉櫚瑛斐。調鼎名家。吹簫贅胄。新卜鳳凰佳偶。 銀葉添香香滿袖。滿金杯壽君芳酒。喜動嬌宮。祥生熊帳。應在細

君歸後。范石湖詞鵲橋仙。庫上作。樓觀青紅倚快晴。驚看陸地湧蓬瀛。南園花影笙歌地。東嶺松風鼓角聲。 山繞水。水縈城。柳邊沙外古今情。坐中更有揮毫客。一段風流畫不成。 江湖集。陳唐卿詞江神子。庫上丈君令謝主索詞作。歌蓮當日小蓬瀛。晚妝明。識芳卿。挽袖新詞。曾博遏雲聲。又侍傳翁燈夕飲。紅霧底。沸簫笙。 催人刻燭侍詩成。捧雕觥。媚盈盈。不道醉環入夜已昏騰。墨沈香羅回別處。和笑道太狂生。 曾協雲莊集。酹江月。揚州菊坡庫上作。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歛。山川如洗。晚菊留花供燕賞。金縷寶衣鋪地。舊觀初還。層樓相望。重見升平際。小春時節。綺羅叢裏人醉。 比日武帳賢侯。六年仁政。決長淮千里。欲入鴛行仍綫帶。聊撫竹西歌吹。紫塞煙清。玉關人老。宜趣朝天騎。香塵歸路。舊遊回首應記。 葛勝仲丹陽集浣溪沙。少保內翰同年寵速日出侯堂。并製歌詞侑觴。即席和韻二首。今夜風光戀清蘋。欲教四角出車輪。金釵離立座生春。 神女伐驚巫峽夢。飛瓊元是閬風人。詔封後院寵儒臣。 又 溪岸沉深屢泛蘋。傾城客見此推輪。可憐虛度二年春。 暮暮來時驗客賦。朝朝新處後庭人。天留花月伴鶴臣。 履齋詩餘。滿江紅。劉長翁右司庫上。疑霧頹陰。風掃盡。安排今夕。使放出一輪金鏡。皎然虛碧。照徹肺肝明似水。是中空洞無他物。倚

亭皐搔首問天公。天應識。 人共景。都非昔。君共我。俱成客。且相逢一笑鼓笙簫笛。老去可憐杯酒減。醉來謾把闌干拍。便明朝煙水挂征帆。還相憶。 方秋崖集木蘭花慢。吳尚書宴客漣滄觀。即席用韻。 慨精江渺渺。乘風下。倚滄波。問許大乾坤。金焦兩點。曾幾興亡。平章古人安在。但青山煙水共微茫。不道鷺朋鷗笑。歸來鬢已蒼蒼。 垂楊舞盡斜陽。雙燕語。儘渠忙。恁柔情不管。花深傳漏。羽急飛觴。思量人間如夢。欲半分佯醉半佯狂。明日海棠依舊。春風未老徐娘。 王以寧詞滿庭芳。鄂州庫上。千古南陽。劉郎鄉國。依約楚俗春風。英姿豪氣。耆舊笑談中。璿佩來從帝所。許洲花潭菊從容。霜秋曉。涼生月觀。極目送飛鴻。 主公天下士。揮毫萬字。一飲千鍾。醉高歌起舞。喚醒人龍。我自人間漫浪。平生事。南北西東。辭公去。寒醉激雲曾識小妾堂。李之儀詞臨江仙。吳倚庫上再賦。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平分。雖然公子情招魂。其餘桂眼處。都是舊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路。坐來誰爲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絃上意。重爲拂桐孫。 虞儔尊白堂集臨江仙。孫倅庫上賦。萬壑千巖秋色裏。歌眉醉眼爭妍。一枝嬌柳趁么絃。疑非香案吏。語到小蓬天。 樂事便成陳迹也。依人小月娟娟。尊前空唱短因緣。引船風又起。吹過浙江邊。 董霜傑先生集卜算子。平庫上賦。春

淺借和風吹綠亭皋樹依約屏間出紫雲入格風流處便做鐵心腸也
爲梅花語欲去東君更挽留巧挽煙霞路滿庭芳元禮席上用少游韻
紅闌風挽綠肥煙草楊柳春睛重門五陵佳婿醞付芳樽窈窕笙簫叢
裏金猊篆霧遶雲紛句情也歌眉低翠依約鷓鴣村人生須快意十分
春事纔破三分況點檢年時勝客都存更把餘歡卜夜從微曉嬋淚流痕
花陰晝米簾未捲猶自醉昏昏秦觀淮海詞木蘭花席上書懷事紋容老
畫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杯深風壓繡簾香不捲玉纖請
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王之道
相山詞西江月和張文伯顯日席上北陸藏水欲竟東風解凍非遙一時
芳意巧相撩只眼綠嬌紅小柳色輕搖弱縷梅英紛綴枯梢靴籌醉裏賴
君饒歸去斜陽尚早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陳仲席上窄袖淺籠溫玉脩
眉淡掃遙岑行時雲霧繞衣襟步步蓮生宮錦　菊與秋煙共晚酒隨人
意俱深尊前有客動琴心醉後清狂不禁陳簡齋詞虞美人大光祖席醉
中張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却怱
怱歌聲頻爲行人咽記着樽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滿載一船離恨向衡
州朱希真詞鷓鴣天許總管席上至節先庚欲雪天玳筵圓錦帳青氈媒

姚副帥招佳客太賢高明別乘賢歌究轉舞蹁躚金釵十二排嬋娟老
人南極星邊住也趁梅花聽管絃鍾將之詞浣溪沙南湖席上次韻二首
贊輝雲梳月帶痕軟紅香裏步蓮輕妖嬈六幅過腰裙　不怕滿堂佳客
醉只恐減燭翠眉顰更期踈影月黃昏　又蘋老秋深水落痕桂花微弄
雨花輕羅仙也解醉紅裙　太白麴君愁濫飲小鴻眉黛愛低顰尊前一
洗眼花昏王民瞻詞滿庭芳戊辰上元費子倫席上時未有月宿雨初收
晚風微度萬家簾捲青煙精塵隨馬人物似神仙試問天公借月天須放
明月教圓應移下廣寒宮殿燈火接星躔　盧川元古郡當時太守賓從
俱賢到如今萬井歌吹喧闐花下紅妝賣酒時相過曲水橋邊誰知道山
城父老重見中興年杜壽域詞鳳棲梧席上賦閑把浮生細思算百歲光陰
夢裏銷除半白首爲郎休浩歎偷安自喜身強健　多少英賢裨聖旦一
箇非才深謝容踈懶席上清歌珠一串莫交歡會輕分散孫居敬畸庵詞
西江月次韻席上作翠幄輕寒護夜寒妝靚燭宜春酒籌詩令逐時新仙
佩朋簪清興　鳳炬星妍眾裏水仙照座盈盈約君策馬賀昇平回首樽
前風韻李元忠橘山詞卜算子前廿八日席上賦草際雪痕消梅上春心動
碧幕紅裙簇畫筵擫玉簪三弄　雅興雜魚龍妙舞回鸞鳳莫道司空眼

慣還入清宵夢高觀國竹屋癡語鳳棲梧湖頭即席西席湖邊眉翠嫵瑰
冷孤山誰是風煙主相與吟詩天欲雨嫩涼不隔鷗飛處　移下天孫雲
錦渚翠蓋牽風綽約陵波女清約已成君記取月明半夜魚龍舞毛平仲
樵隱詞念奴嬌次韻趙德初席上斐然春曉望東南千里湖山佳色畫戟
門前清似水時節初過燈夕封井年登京華日近每報平安驛滿城花柳
正須千騎尋覓憶我年少追遊兜園叨客右多慙英識今日懷人無限
意老淚尊前重滴賦詠空傳雄豪誰存黃賴吳霜白猶呼一醉章公時慰
愁寂姚述堯詞浣溪沙青田趙宰席間作與客相從謁謝公芝田絳節擁
山翁數枝桃杏鬪香紅　醉眼斜拖春水綠黛眉低拂遠山濃此情都在
酒杯中楊無咎逃禪詞傳言王女王顯之席上料峭寒生知是那番花信
算來都爲惜花人做恨看猶未足早覺枝頭吹盡曲欄幽榭亂紅成陣
醒酒花前試停盃與細問提香銷粉問東君怎忍韶華過也謾贏得幾場
春困厭厭空自爲花愁損　枌中好　墻頭艷杏花初試遮叢細挼紅
蘂欲知占盡春明媚銷無意看桃李　持盃準擬花前醉早一葉兩葉飛
墜晚來旋旋深無地更聽得東風起　又　濺濺不住溪流素憶曾記碧
桃紅露別來寂寞朝朝暮暮恨遮亂當時路　偎家豈解空相誤嗟塵世自

難知處而今重與春爲主儘浪蘂浮花妬　又　梅花摘索穿踈竹蓬紋
禽喜懽相還坐中已自清堪掬更瀟洒人如玉　新聲愛度周邦曲捧瑤
盃再三相囑無情有恨重分北也據得雙眉蹙　畢良史詞臨江僊席上
賦霜月穿簾乍白蘋風入坐偏涼虛燈促席趁時光桃花歌扇小楊柳舞
衫長　別乘平分風月詞人剩引觥觴莫將幽恨攪剛腸儘添金掌露頻
注玉猊香　又好事近席上賦高會罷飛觴方錦再移珍席雷擫乍烹甘
液試問侯蒼壁　翠虬實釗捧秋勤明滅紫金碧賓主放懷談笑滿華堂
春色　周頡詞朝中措飲錢光祿諸公席上賦作郴城清勝壓湖湘人物
鎮相望秀氣誰符楚澤建安諸子文章　東風得意青雲路穩好去騰驤
要識登科次第待看北斗光芒王彭年詞同前彭年不學空踈才無足取
家賴教養更叨薦送而無錢之日曲盡禮意至於薦章重欲寵勤至闕
諸鄉老謂在承平時亦無此作退自撫膺不知何以得之銘佩厚德無以
自見敢借所賜詞韻少信悃愊僭越犯分悚恐無地尚祈恕采　人材七
澤盛三湘前輩敢追望慙愧史君勸駕杯前重賜篇章　雷風斷送魚龍變
化雲路坐驤德意知何報稱短歌莫寫毫芒李伯虎詞同前伯虎伏以判
府中大先生二年遷臧作成士類既著文以勵學者又復增請薦名爲邦

人無窮之利，共稱荒涼之餘，遂能復承平之舊。歎非思遠特達，何以得此。鄉閭士夫、庠序諸生等，方日誦盛德，而謳歌之私，恨未有稱塞。既而燕鈇檀頌，僕以往詞光賁行李，學校既主，聚於拜賜。伯虎銘鍥之餘，敢以俚語仰攖嚴韻，少見謝意之萬一。伏惟台慈，恕其狂僭瀆尊之罪，而采目之。伯虎下情無任悚懼之至。史君清德比清湘，妙政古相望。閒暇思波萬丈，笑談風月千章。啟勤勤，駕我个懷德，刻意騰驤。試問匣中長劍，七寶增煥鋒芒。

孏窟詞　蘇武慢　湖州趙守席上作。晴雨妝梅，晴波搖柳，萬頃水晶宮冷。橋森畫棟，岸列紅樓，兩岸翠簾交映。天上行舟，鑑中開戶，人在蕊珠仙境。況吟煙嘯月，彈絲吹竹，太平歌詠。人盡說銅虎分質，銀潢儲秀，華圓行都藩屏。棠陰散暑，篆鼎凝香，永日一庭虛靜。紅袖持觴，綵牋揮翰，適意酒豪詩俊。看飛雲舟詔，行沙金勒，侍公歸覲。

江城子　萍鄉王聖俞席上作。萍蓬蹤跡幾時休，倦飄浮。爲君留，共話當年年少氣橫秋。笑歎兩翁俱白髮，今古事，盡悠悠。　西風吹夢入江樓，故山幽，謾回頭。又是手遮西日望皇州。欲向西湖重載酒，君不去，與誰遊。

赤城詞　南歌子　元翰林席上。午夜添紅蠟，分曹立翠娥。醼酣香寂斷經過，誰料繡囊香裏是銀河。　老去空驚歲，愁來奈臉波。一盃如此斷腸何，枉教兩人心事只聞歌。

又　歌紅榮令日，慰熊瑞此邦。年年壽酒樂城隍，共道使君椿樹似甘棠。　歌舞重城曉，從容燕席涼。不須蘇合與都梁，風外荷花無數是爐香。

又　北固煙中寺，西津雨後山。看公英氣兩眉間，如在林霏江月襲人寒。　展驥聲名久，占熊福艾全。風流不是地行仙，好去歡看鸞鳳紫微天。

又　雲裏千山暖，溪頭八月涼。華簪霧露待萱堂，羨子懷中雙橘半青黃。　老去眉棠闊，來迴腹疼。相如何日從長楊，慚愧年年高會索檳榔。

又　勝日萱庭小，西風橘柚長。天憐肩挽彩衣郎，乞與淡雲纖月十分涼。　瀲艷三危露，氤氳百濯香。年來椿樹更蒼蒼，不用藍橋辛苦擣玄霜。

又　畫幛經梅潤，羅衣尚麥寒。古苔蒼石綠勾欄，簾外映花新竹兩三竿。　蠶吳蠶眠，娟娟楚女閒。紅陰角子共嘗酸，腸斷箇儂愁態小眉彎。

又　看月凭肩根，嬌春枕臂眠。不禁花絮夜來寒，帳底濃香殘夢更纏綿。　起曉龍鸞帳，妝遲綺伴牽。盈盈催喚樂欄邊，整髻收裙無力上鞦韆。

劉須溪詞　木蘭花慢　別雲屋席間賦。午橋清夜飲，花露重，燭光寒。約處處行歌，朝朝買酒，典卻朝衫。尊前自堪一醉，但落紅枝上不堪妄。歸去柳陰行月，酒醒畫角聲殘。　王官難得似君閑，閑我見君難。記李陌看花，光陰冉冉，風雨番番。相逢故人又送，春歸許日萬重山。江上愁思滿目，離離芳草平蘭。

又和中甫李承玆席上韻。自空同參熟，耕犢滿，結牾閒笑吾黨清談，長衣福具，更進賢冠。蒼皇庭公宇下，便秋風江上不驚寒。雪夜入三城易，提陰護一家難。　東山雲雨幾時還，領客竹林間。看滿座空尊，輕裘緩帶，綠鬢朱顏。風流一笑余事定，評全無恙庚家完。又賦南烹初食，明朝飡玉何山。

水調　欣平章即席賦。夜看二星度，萬會列群英。蒼顏白髮烏帽，風入古挑清容。有羽衣來者，仍是尋常百姓，坐覺孟公驚。且勿多酌我，未厭我狂醒。　金甌拱，銀信青，衮衣新。何來淮浙草木，隱隱有餘聲。閒說井欄砂語，感念石壕村事，傾耳發驚霆。樂酒奉公壽，天意厚蒼生。

又和尹存吾遣物反手覆，付首固者英。吟風賞月，石上一笑再河清。一百八盤道路，二十四橋歌舞，身世夢堪驚。獨酌未能醉，已醉暮然醒。　別與老鶯相見，幾回新。來時燕摟未穩，滿耳又蟬聲。閒憶錢塘江上，兩點青山欲白，血石起鞭霆。此事復安在，相對說平生。

千秋歲　和尚學林青莊即席。新筍熱也，借問誰家早。梅影裏，蜂兒繞。三更殘月上，一夜霜天曉。溪橋小，春風有意年年到。　當年青鳥去，落葉無人掃。樹柱仄，瑤池老。殘鍾長樂樹，墮馬咸陽道。空回首，御街人賣南京棗。

祝英臺近　席間王繡使韻。看歸歸，成蝶蝶，變盡不成疊。欲試搔頭，花重怎堪插。是誰拋過東墻，令無赤鳳，夢得似那人身捷。　年時臘，曾笑梅稍和月，帶霜插。誰料如今，蓋豆也如莢。便向龍門無僕，劍金接。侍歡閒到瓊林閒，儂重見文誰念。昆明前刦。

耶律鑄詞　滿庭芳　西園席間月人韻。酒陣詩壇，徹兵命將，傳無傾動華筵。挺動春事，還自要相先。天地元如逆旅，應自愧不駐流年。憑誰問，姮娥心事，何惜月長圓。　西園張樂地，歡歌呈舞，燕擾鶯喧。僅來坊穎王，錦瑟傍邊。脫落塵凡使筆，然不負與添芳煙。歡緣在，判家視草，仍是玉堂仙。

六國朝令　宋國席間作。鳴珂綢軟，錦帶吳鉤，曾雅稱，量金結勝遊。信人間無點事，可掛心頭，須知不侍把閒情釀做閒愁。只恐落高人第二籌。　歌雲容裔，夢雨遲留，殫慣振芳塵，不夜樓。光飾仙春盛跡，點化溫柔。索教顏漲惜花，令標膀風流，快入醉鄉來，劉醉俠。

盧摯詞　蝶戀花　登封馬史飛卿壽席即事賦詞爲馬卿祝且併山僧歌以備壽。種竹山分淺稻水，莫穎田園，散少屏風裏。玉樹芝蘭誰可比，堂前索甚我挑李。　薄劣驚兒來報喜，似說朝來，參秀蠶眠起。快喚巢由同一醉，君家好箇人間世。

又　子持南遷席間贈今曲張氏夫婦。前度歸田秋下佳，野店荒村，撫掌琵琶女。忽聽梨園新樂府，雛鸞別鶴清如許。　歌管聲殘敲解語，王筍春纖，心手相忘處。明日扁舟人欲去，曉風吹作瀟湘雨。

最高樓　智郎中席上即事并序。予謝病北歸，郢省郎智仲誠爲

共見召。席間户部擢龍川李公。郭收安侯思斌。宋詩為賦最高樓。求贈仲琳郎中。長沙客。寧食武昌魚。未覺故人疏。歸舟喚醒鄉關夢。實莚客攬使君鬚。聽民謡今五袴普無襦。侍留與南州從盛事。更恰好南樓遣老子。明月夜古來無。江頭春草迷鸚鵡。幕中秋水映芙蕖。綠鬟傾。紅袖舞。醉時扶。

張仲舉詞江城子。吳門席上賦，羅生求賦。閶闔城外綠楊枝。一絲絲。比吟髭。比似吟髭。不是少年時。剩欲同攜尊酒。去青翰舫鏤金卮。故人相見減風姿。淡燕脂。比紅兒。比似紅兒。扶醉索新詩。明日片帆煙水遠。人去也。又相思。　定風波。崑山雲濟席上。舞袖歌鬟簇畫堂。就中偏是展家娘。待道無情還有思。恰似崑山。日暖鳳求凰。　海上潮生人盡醉。催起蘭舟分散不成雙。回首玄都春夢裏。從此桃花應自惹劉郎。許有壬至正集沁園春。壯濟舟中即席次韓伯高見贈韻　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開時便開。只黃花多事。偏憐隱逸。白頭何補。頗避賢才。老友相逢。消渠絶倒。休狀劉郎去後栽。尊中物。勝他年千里。漫寄寒梅。　神仙合住蓬萊。奈老母思兒急不回。任耿莊提老。休為癡夢。梅家酒熟。且洗愁懷。渭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更此來。公知不便。逢朝觴詠。飲後徘徊。姚牧庵集黑漆弩。黃子當席上賦丁亥中秋還觀堂對月。客有歌黑漆弩者。余嫌其與月不相涉。故改賦呈雪庭使君。青冥風露乘鸞女。似怪我白髮如許。問姮娥不嫁空留。好在朱顏千古。　笑傳雲老子人豪。過信少陵詩語。更何消斫桂婆娑。早已有吳綱揮斧。　邱宗卿詞鵲橋仙。和嚴仲二春同集席上賦。懷抱瑰奇嬾叩閽。朝陽獨賦遠人村。即看飛下芝封詔。會見趨歸金馬門。　今夕飲。拚濡囊。一時鑄俎畫詩人。唯餘阿買真才為。醉後猶能寫八分。　又　陸海蓬壺自有山。光風霽月未應慳。但將歌舞酬佳節。却信陰晴是等閒。　花照夜。燭洪盤。明年公更酒腸寬。來陪黃傘傳相宴。莫忘紅粧擁翠鬟。　又　薛公肅家席上作。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苑紅牙板。引上西川綠錦茵。　纔淺笑。却輕顰。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太常引。仲長席上戲作。傳人虎豹守天關。並嗟蜀道十分難。說與沐猴冠。這富貴於人怎攀。　忘形尊俎。能言桃李。日日在東山。不醉有餘歡。唱好箇風流謝安。　清平樂。李開使席上。清歌遏酒。醉臉鮮霞透。櫻小杏青寒食後。衣換縷金輕繡。　畫堂新月朱扉。嚴城夜鼓歸遲。細看玉人粧面。春工不在花枝。

席氏

商音。安定元和姓纂本姓籍。晉大夫籍談之後也。談十三代孫環避項羽名。改為席氏。漢初從關東豪族席氏。後從安定臨涇。安定臨涇環十代孫鷹。後漢光祿勳。玄孫允。魏酒泉郡守。允玄孫儁。苻秦尚書左丞。生衡。晉建威將軍。寓居襄陽仕南。代衡玄孫固。歸後魏。湖州刺史。靖安公玄孫君懿。皇侍御史。懿曾孫建、溴、異。晉建禮部尚書襄陽文公。孫谷、夔。夔中書舍人。生鴻。又席法友。與袁叔業自南歸後魏。拜并州刺史。

氏急就篇。後漢竇融司馬席封。議郎席廣。晉席坦。席遂。南齊席恭穆。席豪。後魏席法友。後周席固。唐席豫。席夔。席辯。席儔。元慶宗席益。席平。席汝言。

古今姓氏辯證。漢有安定太守席永家馬。洛劉青錢微音。羅泌路史。高辛氏紀。荀侯諸侯之伯晉滅之。為公族。後逝敖為席氏。

席闡文

梁書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城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户。出為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户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論見郎叹傳便。

席固

周書列傳。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遂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內屬。恭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馭。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弱林霸業。招携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户。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豪禁投。忠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三百户。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涖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豐唐郢復五

州刺史。謚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塋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國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貨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國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贊見泉仝傳後。

席法友

魏書。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預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魁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後除并州刺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為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汝遂停數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子鵾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席豫

新唐書列傳。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摽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汙跡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譽青令。前令以親喪辭。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士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為之變。豫清直亡私。當官不為勢權所撓。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及疾篤。遺令三日歛。歛已即葬。勿久留以賻。公私貲不足。可責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席相

姓氏遙華。相。唐泉州太守。泉州北極觀陽層記曰。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

席旦

宋史列傳。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沈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赴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數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左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以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還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媢嫉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拔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士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放和平。使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皆努守非其土俗。願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

劵而有司其廢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劵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浛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卻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欲困諸蕃之赦。宰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秋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陽足俊納土。樞密院用以咻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耶。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曰立朝無所附徇。第為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諸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席汝言

姓氏遙華。汝言字君從。宋司封郎中。年七十八致仕。元豐文彥博冨弼十三人洛陽耆英會。汝言第三人。詩云。保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閒高宴。九老雍容未勝遊。共挾雅歡思意洽。不矜崇貴禮容優。貴心無事人間盛。豈特今希古莫儔。　壯

歲壓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勲業書青史偶幸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叙齒豫公莛更慙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席誠信

姚牧菴集有元故奉訓大夫同知威楚開南等路總管席君神道碑銘并序

至大己酉秋八月哉生明之三日奉訓大夫席君誠信甫卒官同知威楚開南等路總管越五年皇慶癸丑其子孟州學正雲漢持自爲事狀自懷走郢拜而言曰雲漢不天先人無祿即世遠方時雲漢守舍吾鄉其於襲斂之物柤殯之奠皆不獲親迨訃之至始得發喪萬里之外惡逆之罪逃罔無所今幸反匶從葬先祖之兆其澨官一二遺善在人口耳者非託史臣言信一世者文之墓碣則益下同凡民泯無聞矣敢泣血請婕由與君有雅一日又雲漢觀光神都嘗主吾家爲縣括曰席始相合徙同之朝邑者不知何世金季遷三輔民關東曾祖恭家今孟之濟源生元及金徐州節度判官完與君祖愿彦遠大兵歲至郡豪將適民爲避患謀阻山爲壁廩內應敵視其來歸必詢衆求其平昔何如有爲人共疾者皆投諸淵中惟其家與有善譽者存或夜盜至急滅燭求匿盜憤言曰若避邪索得必刃之則應曰吾與死賭室何若出死於天之下盜識其聲問彦遠乎曰然盜相語曰義我良吉遂去皇中書粘

葛公辟行軍參謀不起惟一志於學雖干戈搶攘不廢苦於無書從人假本手錄日以萬字爲程故經史子集天官地志道釋丹經藥鏡積多至萬有餘卷時國尚武人武道之用是何爲則曰吾子孫他日尚有藉此士而興者生君考汝礪性友愛後三弟汝霖汝楫貲求分異巧盡推所業居與之而躬拾廢地充殖作室生君漸涵家訓以善書計爲縣吏已有及民利物之志縣有寡母訟子幼而物力不貲賦役煩重者皆輕平之後以升吏懷孟總府計于朝事最他路雲南入覲省臣聞而才之求與偕行初世祖平雲南遷留宣撫司大理治點蒼山至元十二年肇建行省臨制其上者盈一紀矣會中書考理其省錢穀銓選厖雜無次責令檢覈曾未踰時編摩就緒遂補掾屬滿考勅官承務調烏蒙路總管府判官省臣安曰他所無闕是不可以久淹其勿薄之而勉於行尋有善地遷之君曰省之與路均職王事何有中外苟是路事脩於前分省少憂亦所願也遂行乃陳隆福宮臣獻計烏蒙其地善水草宜牧請以西南夷所括馬牛羊蹄角如千千即是爲監歲可得駒犢羔倍是司監恃之縱食民苗叔路其主必漁所欲移群他鄉周游無窮民受其毒積有歲年盜所蓄息私有之家貲無小益於上而大播怨於下也如紓其急無使是者後宣副李京中以爲言遂

罷之召入拆省理問官後以行省移近地鴨池則古昆明碧鷄山距大理且千里事多壅弛中書省議是一宣司非得經歷翹俊者綱維之不可遂以君代衆者爲之至則善推明時柔遠之恩招叛撫徠民懷其惠大德乙巳改授威楚開南等路總管判官依制官奉訓同知是路舊賦金之州歲遣使即彼以歛非行苞苴權貴與故且親者不得既至惟首求賄謀歸爲獻頗以其適充官使微乎書史復遣使責其不足民厭煩苛積怨且怒叛州郡長吏以叛者在在有之君言宜勿遣使惟責民自輸之省可絕上下相蒙速亂之原省惟利其歛沮言竟未行願遣君督所部賦金明年胃瘴以卒年五十八以睽隔遠喪訃不時至當至大庚戌雲漢適客吾所而夫人李以是年八月之望年五十九亦卒而二喪併聞迫其反也夫人李子雲表已奔赴雲南矣又明年皇慶之元裹骨以歸同穴於崇孝鄉士賓里之先塋雲漢又曰以吾先人教其桑梓雖出使八番順元見鄉之戍兵疾者館而藥之待其良已在官嘗付黃金三百六十銖牛氏子令寄其家其人貲以遠賈不歸君使過家或勸取償其母君曰是鄉疾矣如迫徵之或盡傷心重其在疾必須子歸分俸金以賙親戚故舊之家空橐不受焉夫人之治家教子有法且嚴睦婣中外生多先人一年其子也同在八月而不

足三日夫夫婦婦積德平時事無過舉宜耋耄壽而皆不及耆耄彼司命者意何如也嗚呼其說真可哀哉君五子二女歸同縣劉氏吳氏其三皆妾西南夷女所生未名男孫二沉孟女孫一銘曰 人臣爲比猶射者矢視侯之張縱所適過嗟若大理世皇所戡謂爲遠邪交洒豆南謂爲邇邪其去象魏道阻且長萬里奚翹帝惻愍結文書既同匪官華臣不變蠻風及建行省君實共掾置錐于囊其末已見迨其補郡求民瘼原爲某上干懇悃畫言甫及制授知總威楚佰強降虎殯越于荻太行之陽惟君之鄉縣考及曾三世有藏滿胥既歸寃無安彼兒及嗟世見凌夷鬼

袁良妻席氏

宋沈存中長興集席氏墓誌銘

夫人毗陵袁氏處士良之妻同郡席氏佐之女大父翊曾大父循子男四人默懸昀烈三女子皆早世夫人歸袁氏五十有五年年七十有六以卒治平元年子爲掾淮南有弔於北州過揚者皆重客疑必有貴者喪已而使來告喪求文銘其葬則予友人毗陵袁君思正之親席夫人也予既善思正宜其知其母夫人之賢爲可信於後遂考次其行而叙之曰夫人謙謹和柔天性甚順於爲舊常樂聽人之講學文猷以教其不率者由是席氏在州爲大家凡百餘人皆猷使之愛己由己而有善既歸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三

氏之家與庸相若。而夷之知其家。是時燕士之大母。有疾喜恚眾人嚴之
弗敢親。夫人獨嘗盡其懽。終身如一日。姑又老。而夫人之得其心如祖姑
而加威焉。為之政醫藥飲食祭祀。所以為養者無所不至。素君有所施與
人嘗推其後。惟恐其不得焉也。孤女賴以嫁者七人。以此屢至於困。而行
之自若。至思正中進士甲科。覽有名於時。而夫人初若未聞之者。共欲取
捨於事如此。思正為高郵軍司理。以獄用。而夫人雖不喜皆辱人。思正尤
以此治獄。常主於情。而不務勝以法也。曰與其第三人者。承觴進履。晏晏
愉愉。環嬉於前。夫人康寧壽考。克有終養。卒之日。思正貧至不能舉喪。高
郵之大夫皆爭出力助之葬。已而皆謝弗取。船載喪以歸。葬於無錫之某
原。思正夫人子然也。 銘曰。 紆餘偃仰行蔚而尚者。夫人之藏兮匿輝含
徽。不愆有丞。後則有昌。兮華肆肆
者其本丸丸。惟德不瑕。以有後昆。

蓆

洪武正韻祥亦切。大也。詩緇衣之蓆兮。許慎說文廣多也。从艸席聲。徐
鍇通釋按爾雅。蓆大也。毛萇曰。不周海隅蒼生草木也。辭尺反。顧野王玉篇似
亦切。草蓆也。吳棫韻補叶音祥龠切。楊桓六書統邪晉。蓆。叙聲蓆。韻。熊忠
韻會舉要商次濁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邪孔切。艸物之最多者。故从定意。

韻會定正字切 篆書 並古 論語 徐鉉篆韻 隸書 六書統
邪亞邪錫涎蓆。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四 二質

夕

洪武正韻祥亦切。暮也。字从半月。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朝音
直遙切。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許慎說文。莫也。从月半見。凡夕之屬
皆从夕。徐鍇通釋。月字之半也。月初生則暮見西方。故半月為夕。辭易反。
顧野王玉篇。詞積切。亦作穸。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書巴郡蠻渠帥七姓有
羅朴督鄂度夕龔也。朴普卜切。蜀有尚書令夕斌。鄭樵六書略指事。吳棫
韻補叶音祥龠切。諸葛亮表開之文。仁智所蔽。獻無規。廢日居月諸。時
其夕。戴侗六書故。始入昔也。取月半見之義。李肩吾字通。凡外等字从
此。韓道昭五音類聚。邪母。卫。故意。名韻。熊忠韻會舉要
商次濁音。李肇存古正字。夕作夕非。趙謙聲音文 篆書 寅
字通。邪風切。又平津回津。夕曰夕。作汐非。又水名。 書 簋

龍敦 牧敦 伯岡父敦 和鍾 季盨 汗簡 畢岡父簋 癸 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華嶽碑 漢隸字源 婁先生碑並 真書 智永 歐陽詢

夕 類真 御 柳公權 蘇軾 行書 王羲之 智永 鮮于樞 趙子昂

元夕

歲時廣記。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洪
邁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
家祀大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唯揚志開
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
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之。高力士樂官數
十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裳
羽衣一曲。帝回闕後。廣陵奏云。上元夜有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孝感寺
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而去。上大悅。類說元祐中元夕樓觀燈。有御製詩
侍王禹玉蔡持正。禹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
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山獨賞禹
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
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
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容齋四筆。大觀初年
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領聯云。午夜笙

歎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湛也庫上細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宏
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為
特筆所稱子雍汝陰人嘗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
卿承乎四水漕夫轄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
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
往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掛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
旨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見些品每以蘇燈為最圈徑大者徑三四尺皆
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其後福
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奪目如清水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
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為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
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為涌壁作諸色
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遂為諸燈之冠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
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
花紗窗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
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
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

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
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為大露臺百藝群工競呈奇伎內人及小黃門百
餘皆巾裹翠蛾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
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整及善歌叫者謹伺于外至是歌呼
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
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煙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
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
耳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
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
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
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
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
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
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
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
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

隊如四國朝傀儡村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十百隊天府每夕差官
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暘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
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
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
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千謂之買市至
點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
禁也　李筼房詩云　斜陽盡處蕩輕煙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
步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鬭玉鈿人影漸稀花
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貴燭秖籠照耀
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為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
羅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姦民又分委府
條建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分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
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
閒設雅戲煙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
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妝笑語望如神
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

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裹垂燈照樽俎
坐中嬉笑覺春溫戲於小樓以人為大影戲兒童讙呼終夕不絕此類
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
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
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
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貉袖項帕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
輩則以白紙為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為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
楊梅節食所尚則乳糖圓子鎚鉑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及南北珍果
并皂兒糕宜利少澄沙團子滴酥鮑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餳輕餳生熟灌
藕諸色龍纏蜜煎蜜果糖瓜蔞煎七寶薑豉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鍮裝花
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歌叫喧鬧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
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
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盒簇飣貨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銷幕絳燭
紗籠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
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
亦東都遺風也唐李郢詩上元夕寄湖杭二從事　憶別山燈憶水燈山

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興，知入笙歌阿那明。宋張舜民畫墁集。元夕端居感事四絶句。　鳳樓南畔綠為山，百戲年年奉常達。不獨侍臣偏賜酒，當時一國夢鈞天。　十二門開如沸羮，燈光月色逐人行。春城無處無歌舞，一曲未終天又明。　珠簾當面見玲瓏，白鶴仙人上下通。夜半藥珠重今宵，鳴輦落九霄中。　何事今宵動所思，此歡常與少年期。莫疑杜甫吟無哭，馬憶開元最盛時。韓維南陽集。答賀中道燈夕見詒。　春風揭屋沙激霓，兀然孤坐如植杙。酒醉兩脚澀不規，案上書策徒撥撥。猶特高舊忘我跡，頻覺精銳逐軀腔。前時官家不禁夜，九衢艷艷燒明缸。綠山押天衆樂振，游人肩摩車轂撞。君於此特守經籍，直欲行業純不龐。想初嘉句落紙鴻，筆下衮衮來長江。我今散懶世味薄，惟於靜者心為降。江翁蕭閑梅老淡，文字酬酢交手鏦。恨無奇麗與闘角，日策疲馬參其雙。能來相從不憚數，與子賦詩傾酒缸。　答和鄒毅元夕聖俞及予過之。　天衢十二火樹春，樓前結綵移嵩岷。游人衮衮去不已，街頭雪泥踏作塵。駘它館中好古士，紛華過眼輕浮雲。早休僕御謝賓客，翛然乞酒邀比鄰。盃盤如星下燭素，果以粗柚進紫蘋。微吟踈笑見真野，皆之精節今冠巾。門前少年持妓姱，電落馬足風兩輪。長尋健兒走先後，意氣欲無夜與晨。鬱然奔過不留迹，青信亦有端生人。若無吾曹同嗜好，拮据刻死誰嗟頌。　和景仁元夕。　月上未樓角，風搖翠篠層。傳聲廻步輦，滿目爛行燈。蕭鼓千門沸，弓刀萬馬騰。詩翁懷盛事，留璽憶霜稜。葉戶千通鼓，天街萬點燈。懷君瑩如玉，驅馬不嫌冰。樂事看流俗，狂游記舊朋。回思真夢幻，不待訪林僧。梅聖俞詩和宋中道秘丞元夕　鼓聲闐闐衆戲屯，百仞太華臨端門。端門兩箱多結綵，公卿婦女爭來奔。接衽連簾坐珠翠，簾踈不隔天妍存。車駕適從祀道入，燈如繁星天向昏。鋪衣已御鳳樓上，露臺宣看簇細耗。山前纖綃垂霧薄，火龍婚婚紅波翻。金吾不防六街禁，少年追逐乘大駭。吁危索繲鬪豐美，東市憧憧西市喧。持錢不數買歌笑，玉杓注飲琉璃盆。落然遺俗監主薄，夜對經史多討論。比諸豪俠乃自苦，明日首宿盈盤飧。　又和宋中道元夕。　春風來鮮吹殘雪，燈燭迎陽萬戶繁。竟看繁星在平地，不妨明月滿中天。轆轤已向端門御，仙曲初聞法部傳。羊馬不聞通婿色，康莊時見拾珠鈿。　上元夕有懷韓子華閑老。　一歲老一歲，新年思舊年。東樓嘗共望，九陌聽爭先。白髮更中笑，舞妹應轉妍。追隨都已倦，強對月明前。　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賦詩得閑字。　金輿在閶闔，簫吹滿人寰。九陌行如畫，千門夜不關。星通河漢上，珠亂里閭間。誰與聯

輕騎，宵長月正閑。　和宋中道元夕。　結山當衢面九門，華燈滿國月半昏。春泥踏盡游人繁，鳴蹕下天歌吹喧。深坊靜曲走車轅，爭前鬬盛亡早尊。靚妝麗服何柔溫，交觀互視各吐吞。譍肩一過難久存，恨尾獲笑述精魂。紹袁比比王侯孫，夜闌鞍馬相馳奔。錢塘韋驤集。和朱伯元夕。　然燈結綵學春山，佳節遊遨邑事閑。條佐相從真我侶，花觀共數在其間。月中風味當無比，醉裏塵勞似不關。秪以清樽期滿盞，明朝應悔主才慳。蘇東坡詩。元夕夜遊絶句。　午夜朧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蓬燈半在亡。劉龍雲集。次韻和彭道原元夕。　搜雲煙華張流蘇，華轎夾一作匝道音鐙鐙，黃昏天公下種榆。百萬星點成須臾，赤帝鞭車墮雲衢，燭龍騁頭滿還珠。鼓髓丹豹青鳳雛，麒麟鬚拂蛾閑歌珠。絃嘈管吹聲鬱紆，撕比百戲羅侏儒。輕紈綉履踏艷姝，灼灼巧笑聯美渠。有客年來倦著書，囊錢困粟索無餘。短釵一作紅列按擁弊襦。末省行樂詩雅矜。大奴聽響仆屋隅，小女行卜迎紫姑。子雲門巷正蕭疎，誰者載酒論區區。舟國詩集。俠韻和張推官元夕。　山郡上元營鬧，大開金地作遨場。煙雲向晚誰教霽，燈燭乘春自有香。紫陌熒煌隨步遠，綵樓佳麗斷腸長。遊人莫惜酬高直，買取銀燈一寸光。吳芾湖山詩集。元夕有感。　當塗連歲看燒燈。又見洪都爛滿城，紫陌人疑春欲曉，清宵天放月爭明。老逢好景知能幾，暗數流年祇自驚。亦擬尊前成一笑，吾衰無復舊心情。　元夕郎廨呈邦次張　過了元宵到曉鐘，一年樂事又成空。杯行不用深辭醉，明日君西我亦東。　一元夕用胡經仲所寄韻呈辛倅及諸僚友。　星斗潜移下九天，滿城如晝酒如泉。當時行樂陪千騎，今日重來恰十年。燈燭光中春更好，綺羅叢裏月爭妍。諸君莫惜長鯨量，要向尊前中聖賢。司馬溫公傳家集。和子淵元夕　神獸嶕嶢闕角齊，銀蟾無影玉繩低。風傳絲管交加發，燈混星河上下迷。清醴横飛金鑿落，香塵不染錦鄣泥。誰知此夕齋祠客，近在宮城視柳西。竹隱畸士詩集。擬和元夕御製。　萬戶千門綉作圍，未央宮闕聳嵬峨。燈花無數摻金粟，月魄當空倚扇紈。香繞御爐煙幕幕，玉瑶仙珮響珊珊。遊人共說歸來晚，一枕鈞天好夢殘。　擬和元夕御詩。閏五月。元夜新添一月春，麴塵花嫩未成塵。笙歌滿地醉還醒，樓閣中天奐且輪。新樂妙如儀鳳舞，遠人勸似塞鴻賓。不知湛露恩多少，但見三韓拜舞頻。趙蕃詩。醉和顏美中元夕絶句。　年年八月喜團圓，好在詩邊又酒邊。莫道元真只漁釣，也隨世俗夜無眠。彭汝礪鄱陽集。治平謀闈元夕。　上元無数送長宵，泗酒城陽泣帝堯。雲障月華寒淡薄，風吹雨點細

飄搖搖隨無事生侯儈天與人心長寂寞不用燈花鬪光景火爐詩筆慰無聊 仙樂誰家奏管簫異香到處合椒聊風生雨後聲悲慘月在雲間影動搖幽徑小蹊春寂寂淡燈寒燭夜寥寥香焚欲劾封人意磨笄年年祝帝堯 鄭道卿詩元夕過唐潛宅 乾坤爲室月爲燈今夕先生眼倍青笑盡荃蹄聊把手不知何處是中庭 歲拙堂深不浪開夜光容我卷書來梅花傲雪初無語半柄催春忽自回 參禪不學龐居士得句猶如孟浩然要識從來用心處閒無車馬到門前 胡銓詩乙未元夕坐上用東坡上元韻二首 勝遊寶籙記吾曾 政和寶籙宮燈萬枝 五十年來一衲僧畫短莫吟千歲燭年豐聊看九華燈一毬未放寒星墜萬炬渾驚烈日升詩酒雖堪驅使在照愁佳句恍被鈔 漫云學佛竟何曾且伴西鄰正覺僧 莫笑酒狂剛止酒且來燈下看傳燈人言星近如堪摘誰謂天高不可升 見說燧人初改火回知將聖信多能 元夕與監務宋卑欽踏月觀燈用坡老儋州上元韻 賞心樂事巧相違清坐持杖學數靡屬足不來空燕雀鴟原何在數蟏蛸閑懷對酒祛愁破緩步看燈踏月歸萬里投荒真細事頻年不得戲萊衣篤立方歸懸集閒行在令歲元夕放燈頗盛寂寞元宵十六霜月中披蓑帶干將光登第見烽火舉敗楮不辨華燈搖

新來冰天被聲教鐵騎無復馳沙場繙山再見舊燈影金枝密焰看流若鳴珂簫燭競遊衍金吾不禁春宵長傳聞悲寧更悼烽萬歲聲動東朝賜琉璃雲母萬枝寶桂膏蘭炬飄餘香我今暫留三家埜豈有鶴采聞遼虜聊向豬欄迎紫女更設膏粥祈蠶桑葉師無恙可齊漢會把如意遊西涼 范石湖詩元夕大風雨二絕 東風無賴妬華年一夜嬰寒到酒邊放盡球簾遮畫炬莫教簷雨濕青煙 河傾海立夜飜盆不獨坊燈更損春凍澀笙簧猶可耐滴彼梅頰勢須嗔 元夕後連陰 聞訊東風幾日來冷煙寒霧鎖池臺掃空積雪凝成雨收盡殘燈未見梅夜飲厭厭非老伴春陰漠漠是愁媒誰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梁州百面雷 元夕四首 粉痕紅點萬花攢玉氣珠光實月團薰箔通明香似霧東君無處著春寒 燈具中有羅琉璃二燈 不夜城中陸地蓮小梅初破月初圓新年第一佳時節誰肯如翁閉戶眠 藥爐湯鼎煑孤燈禪板蒲團老病僧兒女強修元夕供玉蛾先避雪蠶鬐 落梅猶李趁時新枯木崖邊一任春尚受鄉音惱病耳隔墻時有賣餳人 謂唱賣鳥賊餅者 項安世詩次韻濤都幹元夕 春草萋萋六代陵元宵風景屬殘僧街頭年少渾無賴共點油錢放塔燈 元夕絕句二首 臘雪初消御路乾暖風吹面不成寒月華滿地春如

酒不是燒燈也合看 墮劍遺弓淚未乾斷送漂梗不知寒月明正在行宮上猶作瑤墀舊夢看 陳造詩元夕遣懷二首 陸海蓮開夜色鮮娃紫燈下捲陳編風號竟日鳴條罷月姊困誰得意圓 平世計功須壯歲異時敵已盡亨塗鬢鬚久已沾青女窮達何勞問紫姑 方秋崖集元夕 茅屋相看冷似冰蒲團孤坐習於僧數行老墨閒居賦一炷寒燈耐久朋時異不供三太息吾衰何啻百無能後山亦有梅花不無復年時興可乘 元夕病中 家貧近市常喧啾燈夕無燈冷於水維參法喜深炷香示疾維摩低隱几梅花相親不余負酒盎成跡竟誰伏一生甘作蔗凍蠅百方莫趁追犇蝶顛聞捷奏箭飛書想見昇平花作市醉吹笙蓮無蛾眉春入鼓聲騰馬耳落釵欵盡少年事彈鋏悲歌游俠子穿種松風眠隱居自斷芝田食角里揮頭塵土誰狂尺還眼紛華不盈尺吾生如月浪中翻人情得塞刀頭紙內覩各具普光明須悟中生大騅喜統如三鼓兩聲寒睡思正濃姑舍是 元夕 團蒲幽几雪鬚鬢寒入青燈澹似僧只有梅花一林月酒杯詩筆已無能 去年人老已蒼華野荻山醪辦咄嗟到得今年人又老也無筋力看梅花 莫道山家不掛燈倚身寶月一團冰清寒無見諸人膽却問諸人見未曾 老去歡悰久已無病來瘦骨不勝扶山居

幸自依青士身事何曾問紫姑 藤定齋集元夕出遊 九衢燈火萬家春嶺外風光自可人剩喜豐登好時節會須打撲困精神嬉遊要屬風流帥衰懶何堪老病身勉意追陪非得已由來憂樂本吾民 何太虛詩壬子元夕 山市人歸啼倦鴉常年歌吹稍喧譁夜風十里成燈影春雪一林寒杏花凍滓漸深絨甃老新灘微壯奪鷗沙西林樵容同爐炭鬪試香方品新茶何瀹小山雜著詩和宋蕙乙丑元夕韻 三神山上陽九塵蕭鼓喧闐午夜聲十里綺羅開翠幕一天星斗不層城也知故國風光麗尤喜新元歡價平良打尚容陪二妙不妨欹側到天明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次韻黃文若寄燈夕不出之作 少小從舞鴛鼓瑟曾屢希結髮事墳典頗言探玄微鍾鳴漏盡殘星獨耀耀征鞍老途路白露霑裳衣齒髮忽已暮富貴終難祈佳辰念京洛流車看騑騑結客少年場兒女如瓠肥紅燈白畫晚醉豈黃金揮回頭二十載狗盜相因依時光了如夢萩粟不救飢歎零少行樂老大空歔欷今年四海靜虜帳外雍笑渠焰明缸金波麗春幃幾李搏前歌遊子月下嘻錚錚銀漏中撲撲春蛾飛此老最可憐已杜樂延攜但知草中和浩蕩歌皇威晶熒一燈紫搔首悟昨非風流如黃香不作傳柑歸更攜袖中珠來尋北山薇詩盟倘可同頗復無余遺 元夕

前三日書事。舊歲冬餘雪，今年雨復晴。春常新奏樂，萬使近朝正。燈火鼇山路，風光鳳輦城。須煩天一笑，四海盡無兵。　落日滄江上，湖回水自平。雲連子胥廟，山接闔閭城。海岳朝呉會，衣冠奉帝京。端門舊燈火，遥向此時明。　元夕不復飲，夜寒誰與娛。人隨千騎出，自對一燈孤。有夢須黄妳，無情問紫姑。鼇山在天上，回望隔中區。慕容彦逢詩次韻伯父元夕有感。　仕宦元宵寓帝京，天光黯淡雪飛騰。揚總公子羅千騎，隨計書生對一燈。舊事悠悠頻入夢，新愁𦫿𦫿更填膺。低頭懶看南軒月，擁盡爐灰對好朋。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元夕題燈籠四絶。　緑綺新調正始音，紅蕖小放上元燈。游人莫請從頭數，只願年豐歲事登。　圍隸侵天催挽戰，士青得雨要深耕。儒風鼎盛田多稼，早願三邊洗甲兵。　期會從教迫星火，絃歌我自樂春風。欲知政理和平處，都在邦人笑語中。　水晶簾映寶燈明，海上移來不夜城。何似圖書群玉府，青藜静對月三更。廣偉詩和王拭之元夕即席之作。　蔵瑄飛灰趁早朝，便看梅柳占春嬌。金花綵勝方連畫，壁月華燈又徹宵。羅綺叢中森畫戟，旌旗影裏間星軺。滿城遊妓歸時遠，猶認雲間紫玉簫。宋韓元吉詩元夕再用韻。　瑶山直上玉梯横，不用銀花散火城。着柳共看飛絮動，打毬渾作亂蚊聲。跡尋鸞鶴天疑近，

石壁踪跡覩易意，便擬乘風路滄海，更須新月趁潮生。李莊簡公集今歲遇元夕於五松，連日大雪，巷陌蕭然，乎光兄有詩，乾燈火之盛，因成四韻。

里巷蕭條户半扃，更無冷月掛山城。熒熒小市唯漁火，耿耿幽懸但雪聲。海國此時嬉歲綮，端門何日覲升平。會須一掃陰霾盡，盡放冰輪徹夜明。　元夕陰雨，孤城愁坐，適覩十二介然書來，言瓊臺將然萬炬，因以寄之。　海濱遇元夕，况值愁陰天。重雲障佳月，微雨雜瘴煙。孤城欲黄昏，里巷已蕭然。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蹁躚。禪杖拄村祇，挾齋傳神言。異域俗尚鬼，珠形耳垂肩。邦人素歆畏，香燈競駢闐。使君招我飲，老病不得前。有如伏櫪馬，碑兀難加鞭。遥知瓊臺上，萬炬照綺筵。幽人正愁絶，跏趺坐深禪。霧窻埋群山，不礙孤月圓。茅菴一燈留，照我獨不眠。夜闌香篆消，息息火自傳。何當訪羽客，同上羅浮巔。瓊浮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東坡有詩云：羅浮見日雞一鳴。又小說中秋大雷雨，坐有道人引客上羅浮，攬月色皎然，雲雷皆在山脚下。毛東堂先生集代館職慶招和元夕。　太平樂事及黎元，桂月蘭燈照有年。景焰煌煌浮魏闕，清光穆穆抱堯天。皇明燭遠輝星斗，賡唱宣和勝管絃。十二明珠供照乘，夜光飛出九重淵。　翠輦遥廷日角，豊陽光浮喜歡雲。同十四日款雲，海山不動雙龍矯，天信頻傾一鵠通。

胡越照臨清景内，唐虞消息笑聲中。六街鼓舞誰能繪，三尺兒童識帝功。家誠夫詩明州元夕。　雨霽晴泥淺，燈繁火對縣。樓臺開廣陌，歌舞話豐年。穿市妖姬去，攔街稚子顛。留連三夜醉，不似五溪邊。余謙一文家集次韻胡竹庄元夕己卯。　佳人月下翠成行，攔鋪高張撓舞忙。想見風情杜書記，暗中揮淚憶錢塘。一老東家喚不應，謂揮齋胡之新。當年聽仕正家平。何人誦得升燈判，莫向青牕上取明。臨津元夕例升燈升於寺，擇齋孫寺判云：升笋如對佛面，及升燈如照佛骨，腈重升疊升，何時了，卑勤諸官發大慈。及在三山時，府亦展燈。葉維揚志。宋趙師弄元夕。　古來燈火盛維揚，今歲元宵樂未央。祗欠明皇攜仙伏，綠雲高處舞霓裳。蒙穩詩次韻陳季陵元名。　山城燈火欲黄昏，濕雨跡梅猶小園。回首武林行樂地，太平風物似開元。　歸休無賴曲肱眠，神畫繁華只一燈。冷淡生涯吾舊物，前身疑是小乘僧。　願我每為鷺座客，如君真是謫仙人。相逢不作尋常語，一笑同酬慘淡春。張橫浦先生集元夕。　前年元夕宴譙門，萬朶紅燈鬧早春。誰謂今宵頻寥落，長天獨擁一水輪。陳藻詩蘆北山元夕。　社屋相忘鼓笛鳴，空村步月興堪乘。何須更要鼇山立，野燒天邊勝着燈。江湖集。陳起宗元夕雨中偶成四絶，奉寄東齋。　片雲纔起月無輝，一縷沉

煙對雨時。病後情懷慵把酒，看他兒輩探官嬉。　歌吹蕭條燈火稀，况逢連夕雨垂垂。黄堂景色非街市，應對山棚賦好詩。　車駕行將享孟春，月收梅影可愁人。兩師不管閑歌舞，預向天街灑積塵。　浪兒歸去抱愁眠，孤負霜蛾與玉蟬。淵澤縣為田父喜，紅燈帶雨卜豊年。芳庭秉芝集元夕。

滿眼春光萬物華，小橋楊柳近人家。誰將上下樓臺月，化作金蓮一夜花。王嘆唫草。東魯逢吉詩元夕泊湖州市。　北關門外燒燈夜，銀界光中宿水涯。獨倚斜窻閑寫目，小舟衝雪載梅花。萬天民詩元夕。　天街夜鼓徹雲霄，一望星河影動摇。佳節無如元夕盛，老懷不似少年豪。紅塵巷陌青絲鞚，明月樓臺紫玉簫。誰料南坡招野叟，詩肩相對兩峯高。　元宵有月便無愁，已是新年第一籌。說與素娥從此去，只須依様做中秋。江湖集。周端臣詩元夕。　小院春寒月到遲，閑門閑課上元詩。南來父老消磨盡，耳畔無人說舊時。葉景文順適堂吟稾元夕。　一簇蓮燈亦可觀，隔墻簫鼓二更殘。平生未識繁華事，使借宣和國史看。王子信潛泉蛙吹。　老來元夕懶遊觀，閑琢春詞剪燭看。到得句成還自咲，瘦肩空聳孟郊寒。　風雨當元夕，蕭條夜不勝。煎茶吹宿火，閑卷傍孤燈。貧似無家客，清如有髮僧。吟成誰與和，瘦影一枯藤。石贊詩。　斗轉三更禁漏移，沙河燈火已全稀。玉

樓猶理春簫鼓尺有詩人帶月歸金王寂拙軒集元夕有感　一生能見
幾元夕況是東西南北人殘夢關河驚禁月舊遊燈火馬行春歲華催老
送多感節物對愁爭一新自笑區區成底事天涯流落泪沾巾宋熊見山
瞿詩集再和元夕一首　落梅香影妝華燈扶我來尋米若盟花醉羽觴
金谷酒蓮開蠟炬錦宮城家家珠翠成群戲處處笙簫簇隊行惟有天津
橋上月無人能復記新聲周美成清真集元夕　翠華臨闕巷無人更行
魚龍觸眼新狩蝶低昂萬人醉木山綠錯九城春鬧坊厭聽搖鞚鼓曉漏
猶飛輕轆塵誰解招邀狂處士拎攜鷺倒坐中賓李希聲詩元夕　銀花
火樹已春容貝闕珠宮十二重廊有嘉賓罇有酒車如流水馬如龍旌旗
影暖烘宵燭笳鼓聲喧侵曉鍾行樂豈關吾輩事夢回推枕起猶慵曾由
基蘭墅續藁元夕同友街遊　月韻梅梢漏未央綬尋夢境小相羊萬家
燈火天無夜十里綺羅風自香勝友何如羅粉黛清談端可厭笙簧吳儂
休作蘋城舞胡越年來共一罇　元夕酒佬　解醒貢浪語欲因且長謠
古篆生春霧新湯響夜潮書尋捜句伴怕有香燈棍背却笙歌鬧鳴琴慰
寂寞　又中書程先生委校勘春秋分紀大參李鳳湖文集因元夕戲成
一絶　雪柳梢頭鬧玉梅萬家燈火月樓臺校讎章不關天上省得扶藜

太乙老米璧詩嶠南元夕積挽李畫花今歲遊人甚盛示王寀　太平文
物自多奇刺史風流照海涯五福神遊先樂國百燈王現應明時笙簫合
處春回燦桃李陰中月落遲醉倒花前天厚我何須更問紫姑為李曾伯
可齋集辛亥元夕坐間和劉景文韻　客星似向漢槎來便盍觀光近斗
台王儉池邊新節物劉郎觀裏舊根栽饒人老月添春好特地疎雲際曉
開明歲傳柑天上宴馬頭猶記渚宮回　又和　多謝嫦娥得得來肯陪
綠鬢映黃台剪成絳蠟燈開艷移向青油幕底栽萬目競拚通夕看兩眉
贏得片時開紙憐人亦牽絲戲任向當場弄幾回　和鄧選坡見寄元夕
韻　一笑芳宵萬慮平詩翁猶自做詩鳴名邦想見燈成市病骨相忘月
晴城人事誰能記今昨天公都莫管陰晴寬前細讀梅花句但覺身輕眼
倍明洪平齋集酬黎伸元夕　淡黃月色護簾櫳隨分芙蓉數點紅茶鼎
擅場文武火酒杯爭道聖賢中小遊退舍三遷靜甲子占晴二麥豐鬱事
賞心無過此不關花信與番風李璧詩錢史君見贈元夕新什次韻答之
元夕風光付漾新更堪門外雨如塵千枝寶炬知何處一寸清愁苦傍
人落紙驚蛇空妙墨中庭獨鶴漫閑身青藜不照蓬萊閣雲斷蒼梧愴百
神　真州元夕和韻　璧月舒金波流光入牕達江水碧沓沓淮山直叢

叢牢落亦清廿紫華兒輩事一楊椿春寒催撥青綿幔絳紗枝航綺簫鼓
汴陽船龍燈獨耿耿靜對花叟懸更添共語笑為客何時了歸兮遶溜惡
文字有滑煕　通宵風撼天清曉雪壓蓬蒼茫烟海涯寂寞荻葦叢龍驤
水犀手看亦安所事洪波絳蓬翻陰穴翠蛸穰執能乘此陰惟應漢弋船
炯炯銀電閃搖搖心旆懸排烟把酸笑鐵甕高了了陰雲欣解剝麗日麻
清照范太史集和呂子進元夕　何處元宵好天街第一坊九重金闕外
萬壽綠山傍處蹕凝祥島十四日迎鑾資善堂十五日帝城燈火濟歸坐
若禪房王初寮先生集進和聖製元夕詩臣伏蒙宣示御製觀燈詩仍許
和進臣竊聞都城父老皆曰元夕之盛未有如金歲者蓋道化昭格四海
晏豐比自立春嘉澤需洽和風應律河流通駛況復關庭神變瑞穰鼎新
五門張燈實始于此臣敢采民謠仰賡聖韻塵瀆睿覽臣無任震越之至
斗城雲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縉嶽千峯延壁月珠簾十里晃燈
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曆宣和第二年聖世親逢叨四近頒觴連日綴群
賢萬俟子紹郢莊吟藁元夕　小小茅居傍野橋青燈一點度元宵新詩
多在景中得宿酒都從膝裏消繞舍菜溢春後雨過門船趁晚來潮休嫌
不住繁華境最喜親朋近可邀許綸涉齋集元夕之明日久陰乍晴月色

皎然　連陰乍霽自新元絲雨梅花是可憐天意肯教人悵望燈宵終放
月團圓兒童鼓舞幾通名我輩歡呼竟不眠老少相懸均此樂去秋無此
大豐年張子野詩吳興元夕　朱屋雕屏展紅蓮繡箔遮傍雲燈作斗近
樹綠成花風月勝千夜笙歌如一家　子野嘗作吳興上元詩猶記此句因
思謝靈運夢作圍柳變鳴禽而成池塘夢春草之篇當時靈運自謂神助
予今所得亦不由求於誠出於自然惜其不錄因補成六韻　人叢妨過
馬天色誤啼鴉銅漏春聲攪銀潢曉影斜樓前山未卸火氣烘朝霞鄭剛
中北山集元夕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
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已擬尋詩句吟成醉却休　正月燒燈夜封
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習俗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
畔春來未曾休　人家大半多東無燈　薛季宣詩元夕　元夕不作會道燈
相照明影光搖鐵馬謹課合金戲發萊悶如醉中庭空自行月娥雲鏡晴
樽酒為誰傾　時方卧是報方忌　元夕億世母　三八母生日　蒼天毒我生頓
後自孩嬰元夜維蛇夢三山壽斧傾星毬明烜赫鼇島峻崢嶸褰事都如
夢傷心毋道情文天祥詩元夕　飄零竟如此元夕幾堪憐南國張燈火
燕山沸管絃相思雲萬里剩看月三年笑與東風道浮生信偶然　燈火

喧三市。衣冠宴九衢。金吾不禁夜。公子早行春。夢斷青山遠。愁侵白髮新。
熱山今夕月。清影伴孤臣。隨隱漫錄。元夕。　看燈螃蟹月前供。迓鼓金鎗
畫鎖中。藤棙重樓燈乍試。柳梢風煖雪初融。　蒼頭喝道燭光微。梅壓烏
雲柳壓眉。行遍戚園嬌又顫。鬧蛾簇簇翠冠兒。　風飄蹀躞步搖輕。相喚
相呼去看燈。笑整玉梅歲索手。香肩三角卸吳綾。　春圍鏈柏澄沙團。鑽
飿糖霜孔插盤。蕉葉柿花宜利光。叫聲渾雜市聲歡。　買市今宵看帥臣。
九衢車馬隘香塵。歡呼百姓同霑惠。無限挨行賣卜人。　女童清樂玉琮
琤。一道群絲綴合笙。更看蘇家坊傀儡。軟風嬌送杵歌聲。　天街簫鼓厭
繁華。靜訪湖山釋子家。珍玩圖書尤絢聰。選僧堂裏萬蓮華。　寒星萬點
御香飄。和氣瀟回積雪消。盈耳萬呼聲不絕。熙熙春意入簫韶。韓流澗泉
集。次韻元夕。　煙月收微霧。春歸柳色濃。落梅還滿眼。啼鳥獨驚心。醉熱
醒何益。愁多夢亦侵。銀花元夜句。猶記昔人吟。　華路元宵盛。樓臺煙大
添。異鄉今日意。樂事去年心。溪閣斜陽下。林空細雨侵。扶輿且蕭散。尋勝
一閑吟。　元夕夜座觀黃庭經。　虛簷湧月垂小窗。屋外有山流澗江。夜
氣少定百念降。膝席引手挑油缸。靜取黃庭誦琅琮。爐烟噴結栢子香。上
元仙官朝紫皇。九關洞開鳳鸞翔。清輝影導胎禽雙。前昴後低幡節幢。塵
閒如帶正紛厖。眇然騈羅萬家邦。形軀已經幾星霜。回思淡薄天人糠卻
城百邪致欣鼂。收聲歛神味差長。王之道相山集。和余時中元夕二首。
今夕知何夕。熙熙萬室春。歌樓醒醉客。燈市往來人。勸酒行杯促。聯詩得
句新。銅壺休見迫。歡笑正相親。　羅綺行歌夜。杯盤坐笑春。舞衫催急管。
步障擁佳人。燈火珠星聚。樓臺壁月新。傳柑良可樂。獅座玉音親。李彭日
涉園集。元夕高臥。　伊昔宅闤闠。門閭華冠蓋。停棔邀明月。意氣殊藹藹。
春風墮江城。蒐獵頹鬢改。糞除二畝地。半袤力薪揉。矯首望舒圓。何由賞
心在。煙村雜簫鼓。叢祠響竽籟。誰能伴兒嬉。頗復償膴儈。初驚金鳴雷。遠
作濤擣海。非關胥相也。長閑荷真宰。吾生計已決。無勞問著蔡。　華鎮雲溪
居士集。元夕　節物隨時好。元宵興味多。常年苦風雨。今夕偶晴和。天宇
消氛翳。星華使月波。六街紛合遝。兩觀迤崔峩。平昔財多裕。歡心慮靡佗。
深沈開闔死。窈窕引巫娥。百斛澄瑤碧。千枝列芰荷。珠咽激清脆。霓袖鼓
婆娑。頷頏將雛態。綠雲命友歌。消消催急箭。校校尚鳴鼉。縹渺飛華幰。丁
東振寶珂。東西歷登覽。南北遍經過。不惜雲鬟墜。紙看牛影俄。恨無夸父
足。擬挪魯陽戈。出入心忘計。晨昏用有恥。佳時徒共樂。歡事不同科。牽率
調絃管。安排具綺羅。有慶歷膜饌。那作醉顏酡。不見三千履。難逢十二棧

數家塵陌上。誰問夜如何。姜特立詩。閩中元夕。　晴色動春輝。春宵三五
時。無風開菡萏。有月瑩瑠璃。老境逢佳節。他鄉賦小詩。因妻渾勿樂。竈婦
亦開眉。　一年佳節。惟立春元夕。併在一日。亦盛事也。燈火笙簫處處有
之。斗城且爾。況京都乎。追想舊遊成一詩。聊攄韡韡。　揭地東風作晚晴。
峭寒別是一般清。五更綵燕歸鈴閣。一夜金蓮撤斗城。歲稔歌謠欣越俗。
酒闌魂夢逸神京。幾多攜手天街月。行聽簾幃笑語聲。　公堂宴處萬燈
明。竈鼓禁鼕曉管清。莫厭青裙分作隊。那無艷粉笑傾城。甘心揭鼓從荒
裔。敢望傳柑近上京。咫尺實朋若胡越。語音嘈雜隱雷聲。　試聽樓頭報
數更。稍塵漸歛夜方清。但知貪賞千家月。不問滯留三里城。足得簪纓還
洞府。移將星斗下瑤京。道心與俗元無礙。感耳何嫌下俚聲。　客中元夕
病起春工漸有涯。燒燈時節未還家。老無筋力追年少。閙有詩篇紀物
華。風緩欲吹殘雪盡。月明不看片雲遮。山中兒女應思我。孤負江梅幾樹
花。曹勛志宿。傍慘浦過元夕有感。　扶動傍慘浦頭月。亦辭嬋娟作上元。
曰笑耳餘論剃頭。終歸息鄭有違言。洪平齋集。元夕　輕陰不隔團團月。
遺俗猶傳緩緩歌。路雪看燈知不惡。宜春釀酒恨無多。何應龍詩。元夕戲
題。　從教香月將亭西。貪看燈迷忘卻歸。扶得王梅零落盡。蛾兒猶傍鬢
邊飛。　元夕書懷　去歲有燈仍有月。今年無月亦無燈。誰知此夕吟懷
裏。看盡寒梅一澗冰。中州集 朱弁詩。元夕有感。　朔雪餘千里。東風徧九
州。關河中土異。燈火上元愁。綠蟻嘗新釀。青貂戀故裘。紫姑無用卜。世事
正悠悠。　元夕聽訟戲。　杏容先暫府。月色滿江城。燈賞無仙夢。齋居絕
市聲。兩年憂旱虐。八郡望秋成。憑藉剛風力。青章達九清。　元夕　立馬
行歌隘市門。貴薪攜子出前村。聲翻寶界金鼇動。光奪瑤樓玉兔昏。守舍
呻吟宜老病。通宵奔走付兒孫。潘郎豈是無情思。點撿霜髭愧綠尊。元遺
山集。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沒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
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京都元夕。　袨服華粧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
童。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遊人笑語中。　元夕　花影燈光一萬重。青衫
駿馬路東風。濡陽舊事無人記。二十三年似夢中。陸子方集 丁丑元夕
入夜不聞簫鼓聲。千門月色照誰明。無端邏騎堦前過。錯認戎家趕馬鳴。
余居與起滑姓相鄰 王惲秋澗集 元夕　斗轉春城送臘寒。暖回阡陌紫
生烟。春風兩市華燈鬧。夜色千門璧月圓。書卷光陰清議裏。梅花消息暮
吟邊。厭厭醉裏南樓角。無復情悰似少年。　戊寅歲燕都元夕。　萬家簫
鼓憶升平。九陌銀華璧月澄。此夕薊門南北望。風簷隨分兩三燈。李庭寓

慶集。山中元夕。 萬壑無風夜氣澄。柴門簫鼓忽喧騰。旋動爲聞天邊月。
何處人家更有燈。 國朝家玄傳庸菴後藁乙酉冬還自龍河補王漢章
宅。元夕宴集鐵字韻詩。 新年會飲元夕節。秩秩賓筵日中設。滿座烏巾
異昔時。在眼華燈待明月。江梅尚覺花惱人。野老誰言心似鐵。當時酬詠
不成章。歲晚孤吟客歸越。張西岩集元夕 過卻風期尚未行。旁人休笑
我無能。不勞鞭策租糧了。放與人家五夜燈。 戊子元夕 雪後無塵到
六街。萬家燈火近蓬萊。照將大地山河出。移下滿天星斗來。良夜春風動
簾幙。太平和氣溢樓臺。舉杯邀住金溝月。白甚孤懷不自開。 和張老山
同知杭州元夕 和氣潛消雪後寒。錢塘燈火甲人間。紅蓮影裏玻璃水
縞月光中錦繡山。萬景更於何處好。千金難買此時閒。春風十二年前羨
猶記重門夜不關。仇遠金淵集元夕放夜 繡衣玉節駐江城。放得元宵
兩夜情。陸地金蓮方灔灔。一天明月故盈盈。遲兵醉卧忘鐘韻。遊子歡呼
趁鼓聲。兒女看燈歸較晚。老夫自剔讀書檠。 元夜嘆 虎林城中正月
半。十萬人家燈燦爛。溧陽風景方放燈。通宵不禁人遊觀。大雪深寒萬木
僵。家家冷坐無薪炭。典錢買竹又買燈。椽油結凍點燈稍。豪民張燈嗔歌
舞。鼓笛喧轟夜忘旦。忽聞買絲造海船。府檄專令豪户辦。倉皇且救火然

眉。纔有華燈何暇看。老夫捲閣擁爐坐。一盞青燈置書案。良辰樂事悵難
并。噴刺歡聲作愁嘆。蘇公買燈狀。陳子題燈詩。癡兒騃女知不知。燈明月
暗反覆手。且顧參熟休王師。 元夕思霈即事 駟騎中宵至。圜扉徹曉
空。天恩何潰瀁。春意亦冲融。燈火千家市。絃歌一畝宮。明知和氣聚。瑞雪
舞東風。丁復檜亭藁元夕無燈 老與時違猶旅人。年來夜夢喜金銀。何
須蓮炬燈毬夕。況有棠城麴米春。無數杯觴相爾汝。幾多賢聖盡埃塵。閉
門不屬金吾禁。就榻從教玉倒頻。清江貝是臣集。元夕。 夜醉城南酒百
缸。春來端使客愁降。幃開雲母東西一。燈射琉璃日月雙。鐵笛仙人傳覺
藻。金釵小妾度新腔。歸來誤作三山夢。月色如水白滿江。 元夕次韻戡
崖楊先生。 元戎出號初鳴鐸。狂客忘歸更賦詩。貔虎千屯防要地。魚龍
百戲夢清時。月臨粉堞南樓靜。天接滄江北斗垂。可待夜遊重秉燭。佳人
雙唱玉交枝。揚弘道小亨集汴京元夕。 一朝別鶴動離聲。伉儷三年繞
夢驚。當日想君應被害。此時憐我不忘情。杜鵑啼血花空老。精衛償冤海
未平。追憶月明合璧夕。何堪燈火照春城。 次韻裕之元夕山村見寄。
山人不得住山村。敗屐常穿畫戟門。歌舞滿堂非我事。狂教紅燭照移奩。
范德機詩元夕 危樓向暮倚層空。鼓歲今年不得同。記取合沙元夕節。

滿街簫鼓兩蕭風。潛夫杏庭藁甲子元夕二首。 燈市群嬉綵服鮮。回頭
追憶少年年。何曾得似渠儂樂。未有生時已不天。 四十年來懶看燈。元
宵長是守書檠。如今并與書檠廢。只有丹心對月明。舒岳祥閬風集。元夕
龜巖夜坐。 冷火寒齋酒一樽。黃柑分遺及諸孫。荼園羅帛燈千眼。說著
承平猶斷魂。平江燈最盛。而荼園羅帛尤壯觀。曾伯啓漢泉集元夕會飲
命教堂各賦一絕時招討張公在座。 煌煌燈火萬家新。和氣薰涵太古
春。有酒不妨連夜飲。金吾向是座中賓。王景初蘭軒集元夕有感 九陌
塵香士女喧。舊遊燈火憶東原。西來忘卻菴山羨。一盞吟燈過上元。 龔
和尚山中元夕懷京都詩。 一燈明處萬燈明。天上人間不夜城。前日惠
林洪覺範。雪窗孤坐聽鐘聲。乾坤清氣集。張永吉詩元夕 千門開鎖萬
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 京城元夕
已下係丙申作 鼓吹喧喧月色新。天街燈火夜通晨。玉皇不賜傳柑宴。歡
與千門萬户春。 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峭石元夕 長風似劍斫雲開
玉宇澄輝絕點埃。漏轉龍臺添海水。山移鰲背出蓬萊。鄉心遙遁家千里。
客況凄涼酒一杯。想見故園今夕賞。倚門白髮望歸來。劉基覆瓿集石末
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東方月出魚龍震。北極雲開虎豹關。渤澥

青丘金作水。崑崙赤岸玉爲山。風光豈減常時好。燈火嗟違此夜間。聽盡
殘鐘成不寐。那無飛羽入玄關。宋元憲公詩都下燈夕作 火樹攢岩叢
山車切絳霄。層樓移且闕。複道倚星橋。花散非因雨。夜多不爲朝。聲來知
佩近。香去惜車遙。過扇還開幽。遣臺即聽簫。更籌且莫盡。綵月正飄飈。
燈夕齋中香火獨坐招希元不至 掩室維摩病。從昏太一祠。誰言鼓吹
名。獨禮天人師。燭燼委寒蘂。若華浮縹瓷。可抱不我顧。宴坐復何思。劉敞
彭城集燈夕 燒燈陶永夜。擊鼓勸沽酒。清月不作霜。微風乍搖柳。忽忽
車轉轂。戰戰人舉首。歡樂聊及時。與誰論薄厚。 次韻和王舍人燈夕見
寄。 南陌東城衆賞同。翠華雕輦度香風。春催火樹無窮外。天壓歌聲不
盡中。侍宴君歸青瑣闥。從遊身作白髯翁。憑將酒客鴟夷頌。並謝張松與
孟公。 燈夕陳大夫來會張承議。以病不出有詩贈陳次韻和之。 千燈
光影徹春宵。紅日明霞見綺寮。上客催娛得驚坐。佳人歌笑敵藍橋。雪花
帶雨塵都埽。寒色兼風酒易消。一去章街畫眉嫵。臂圍猶怯月邊朝。 燈
夕寄呈張學士。 東風一兩鮮蒟芽。暖景重城有萬家。霽後燈光猶妬月。
春遲火樹卻催花。數聲水調矜遺俗。十里珠簾勝館娃。璧府謫仙歸未得。
會將騎鶴向人夸。錢塘韋驤集又和燈夕見寄 昔來海國未言旋。歎見

新春拱舊年佳節阻陪千騎樂元宵空想萬燈燃民簪喧隘豈時歲酒價
飛騰要市鄽多謝高情不遐棄清詩相寄寶珠圓趙清獻公集次韻何若
谷都官燈夕 千門燈燭事遨遊車馬通宵不暫休幸免煙氛遮皓月任
隨笳鼓雜鳴騶金壺漏下丁丁永玉斧霞生灩灩流帝澤遠臨人鼓腹賴
川宜有太平謳強栩部集再和龍興燈夕 結綵仙山對淨坊吏珠賓履
林台光燈搖夜月天形動歌枯春風物態狂刻燭詩成傳穗國吐茵酒暖
過程鄉父年始徹清宵恭倍覺都人樂意長河州上元久不放夜次韻都
曹燈夕之作 夜色澄明宇宙寬新正讒半覺春慳行歌邀月疑塵外醉
眼隨車意夢闌燭影更和人歡亂漏聲不放馬行閑啼鳥看報嚴城曉滿
引金船倒玉山陸放翁詩燈夕有感 芙蕖紅綠亦參差繡起燒香強獻
詩萬里錦城無夢到豈惟塵負放燈時毛東堂先生集燈夕當三日而罷
今至四日五日閩人尚紛然出遊勢不可禁天既雨仍作小詩老稚皆有
閱戲不追之色千兵所至驩呼隨之此前未有也閻史君復為人強出聊
作小詩記一時之事 廉纖飛雨為誰休爛漫懸燈總未收自是一年無
歎息不妨五夕得嬉遊後車篤然春簪軟前騎熊羆夜氣遒兩行紅紗三
百輝抻花劈酒越遨頭范石湖大全集燈夕懷廣蜀舊事 瀟水播西列

炬香小城樓下雙燈忙兒嬉萬里客程遠老懶一龕春夢長劉後村集燈
夕 萬朶金𤏲映玉藥臺城昨夢又年餘斷無絃索鳴華館惟見炊煙起
草廬兒報蕉空因止酒婢言油盡暫停書蓮燈亦有精勤士何必燃藜向
石渠 和鄉守趙計院燈夕韻 厨傳終年省餞迎萬金難買上元晴首
歆幽俗祈年稚進和惠民聲攘蕉庚少留篇如訟息邊無刁斗喜時平睥
堂清苦得優拙姑肩仁風慰物情 燈夕二首呈劉帥 士女如雲服珥
鮮暫陪鑞軟亦欣然清於放老游抗市儉似乘崖在劍川使指何功頻卜
夜遨頭此念可通天粵人擁道千層看不見猊鞍三十年 陌上遊人趁
笑絃豈知君相尚壽邊細聽野老交談處猶記兵端未動前草市收燈如
許早講門懽踝定何年書生既抱憂時志歸畫殘灰理舊編 和鄉侯燈
夕六首 老去逢春尚怯寒半衣那得傍禁山莫陪畫隼行穿市姑對囊
螢坐閉關首聽仙韶游帝所今披宦錦擁塵寰溪村可是無風景幾點漁
燈照碧灣 侯擁雙旌舞兩驂應憐一叟卧周南禪門僅有一枝燃燃水
今無萬挖村蔾去似知糟子耗梅開且向鼻端參鈴齋詩句兵厨酒淡酌
微吟意已酣 稍拙通紅未辟寒病身無與着因山從遊與衆聊同樂歡
事於儂了不關一葉蓮華開陸地十分桂影洗瀛寰朝家若訪玄真子知

在清溪第幾灣 願聞珠履從騑驂士女憧憧忘北南墨客共尼袁娥挂
鮮翁不遣細君拊坐窻書舫惟狐炷滎戟詩高且細秀翰與鄰村垂白叟
貴薪歸去已醺酣 街鼓鼕鼕霜月寒冶遊夫道擁如山衙門謝客狐吟
過鈴閣憂民一念關 變赤地餘成佛國法紅雲慶隔王寰華燈收了霏微
兩寂好耘田更釣灣 傳呼鈴下戒興騶清曉牙旗過水南一辦預祈今
歲稔雨收不受郡人擁 瑞門侍輦公脩覲禪凡傳燈我飽參童子歸談城
內事遨頭詩好衆賓酣 蔡定齋集燈夕不必偶成 晚歲光陰只自驚眼
中樂事數何曾雕鞍繡幰多游子紙帳蒲龕一病僧塵翳掃除方寸地光
明散作百千燈維摩丈室跏趺坐千息調勻與不曾陳杰詩燈夕解嘲和
同官 年光冉冉東流水客恨忽忽旦過僧門掩一枝荊楚柳夢回十里
廣陵燈 同上南樓看月去吳埭官舍冷如僧一株西北平安火萬里東
南無畫燈 張鎡詩燈夕 插花呼酒少年場爛賞花燈十里香壁月當天
星緯少珠簾排户樂聲長非緣風景今殊昔自是情懷老不狂歲得安禪
心似水碧琉璃照佛龕愁韓淲澗泉集燈夕頻盛郡中相招不赴往也
瀟城歌舞事元宵溪外蒼山雪乍銷紅日漸遲花信動銀蟾初上燭光搖
幽人自笑居空谷游子從教往麗譙一盞青燈對編簡舊歡如夢寂心凋

趙蕃乾道稾聞邑中燈夕頗盛作詩呈子肅 晨起猶如欲雪天晚來缺
覺散晴煙傳聞隘郭沸燈火想見當筵雜管絃鐵馬春冰期異日賣薪買
酒看今年誰憐病叟寒窻底獨擁殘灰整舊編朱松韋齋集燈夕時在泗
上五首 燈花作意照歸人短棹扁舟寂寞濱帝力如春蘇萬物遙知太
一不威神 雲愁月擁仰乘輿俯看香車出繡襦九陌人人歌帝力不須
微服過康衢 鶯驚栩栩馭曉風積蘇宮闕夜蒙蒙明朝遣覓鐵如意應
在京州酒肆中 我欲安心未有方至人遺迹已茫茫自非牢堵波中老
誰直先生一瓣香 我觀世界只兒嬉一戲相從更莫辭綺語未忘餘習
在明朝與和紫姑詩 李公明詩集燈夕 江風淡淡放初晴燈火明時月
色明誰信短娥要行樂隨他女伴遠街行 史衛卿桂山小藁西湖山居燈
夕 繁華陽湖水全似遠寂京燈火少年驚山林此夜情鶴閑梅下無人
静月中行長願歲時好吟身見太平 依稀奉和司使侍中龍興燈夕
寶炬燃紅映百坊佛燈相照有餘光轉前畫被公孫禮席上惟無庾士廷
午夜笙歌誰是伯我家藤幕醉成鄉都人猶怕春宵短共樂何妨舞袖長
韓維南陽集燈夕次韻答微之 白首還家再遇春每將絃管樂昇平況
逢舊相分藩與仍喜閑官脱世紛燈散異光全作畫歌翻新調欲留雲歸

時絶景醒餘醉。極望銀蟾照玉壓。黃次峯三餘集。丁求南徐燈夕。 王正三五逢佳節。酒酒寒燈且眼前。無復鼓歌祠太一。真成烽火照甘泉。 球梅馱雪遥相憶。淡月朧雲也自圓。北極朝廷知不改。起占天步亦茫然。 味夢庚竹溪集燈夕。 人生能看幾番燈。獨倚燈花聽竹聲。玉管吹殘梅外雪星稀撰出雨遥情。人行香霧不知夜。兒撒飢雷看到明。夢破春風感留滯老書移就短長檠。西崑酬唱集。惟演燈夕寄獻內翰虢畧公。 曉闕肇飛河漢傍。鈞陳遥認赭袍光。九枝大樹連金狄。萬里雙輪上壁璫。匝地行車球網絅。照天晨燎紫沉香。秋閑鼇嶺神仙客。再拜雲遥捧壽觴。 現樓十二玉掛斜。乾鵲南飛轉斗車。有客郢中歌白雪。幾人天上醉流霞。金吾緩騎章臺陌。素女繁弦大帝家。春病未痊齋閣掩。夢回宮樹已啼鴉。 東城南陌盡遊人。陌上香車起暗塵。歷歷星榆光奪晝。煌煌火樹豔爭春。章溝五鼓催行樂。衛尉千廬罷傲巡。應念鼇山方併宿。紫泥封後獨頻伸。 千輪佛火照層城。九陌香車擊迅霆。聞子最知天帝樂。孟家惟信紫姑靈。金徙抱箭催壺水。玉宇來風滿砌笑。薰卷交蹤蓮燭客。通中挑上獨開鈴。徐鉉詩燈夕多為城中之約。因賦此篇。 春來懶倦半相仍。全似諸方伯事僧。薄有篇章堪對酒。慕無情緒要觀燈。湖山帝里夢頻往。泉石吳鄉歸未

飲。四海平生幾兄弟。滿歡溢味更誰看。曾由基簡墅續集。燈夕。 老懷無復少年豪。茶鼎微吟伴獨吹。清興莫令兒輩覺。挑燈搔首讀離騷。元劉仁本亦玄集。壬寅燈名辛日冬待遙扳乙定中原丁乃壬寅歲上元第四明父老諸放燈為什年慶。六街三市萬燈齊。喜遇時清息鼓鼙。閶闔星辰開泥沱。蓬萊樓觀出鯨鯢。金蓮影動瑤階濕。玉漏聲沉碧月低。小閣吟詩還到燭。光分太乙照青藜。 又次前韻。 元夕張燈萬戶齊。嚴城旌禁罷鉦鼙。銀花火樹開金谷。青瑣香煙賁玉覲。簫鼓聲中春富貴。玻璨影裏月高低。升平喜見中興業。頓得清光照藿藜。張西岩詩。鰲山燈夕。 瀟瀟鐵騎響空街。月下誰門得放開。却憶中原此時節。萬家燈火照樓臺。異舟舉詩甲辰燈夕。余僑上來先期府公留階上官燕集。是日值雨。弗果如約。因賦五言東府中長歲。 開歲苦連陰。層雲晝恒昏。枝老遶迷寒。寒迹依山原。茲辰元夕臨。孤坐掩衡門。府公重時慮。華燈列前軒。上官及同寮。邀余共開尊。自貌膚綠安。安可並璵璠。亲此雨如霰。不得追笑言。因文意頗憚。語話勞溫存。深期早穿謐。啡鑿頫兒孫。忽動遠游感。何時戒歸轅。與言謝知己。相逢難具論。 國朝顧祿詩。京城燈夕。 萬戶千門慶太平。一天星斗下蓬瀛。金吾不禁人來往。徹夜觀燈直到明。 揚州燈夕。 紫石街衢雪正

駛。燈光月影鬧婁晝。笙簫一派入青雲裏。應有神仙駕綵虹。 梁門燈夕。滿城燈火鬧繁華。千斛金蓮萬樹花。爛醉不知何處客。兩行珠翠擁還家。元劉將孫詞。摸魚兒。己卯元夕。 又匆匆一番元夕。無燈更怯風雨。人間天上無歸夢。惟有春來春去。愁不語。浸淚濕香綃。茅草人何許。百年勝處還更有環瓊。春棚月榭。萬眼蝶羅香。 風流事。事員後來兒女。可憐薄命三五。千金無買吳歡處。更說龍飛鳳舞。今又古。便剩有才情。無分登樓賦春酥獨撫。乙難覓阿儂。青客任客。醉裏試鼙鼓。 六州歌頭。元夕和宜可。天涯倦客。如夢說今宵。承平事。車塵漲。馬嗚蕭。大城朝。任歌闌嬉笑。平康客。五陵俠。閑相傳。沙河路。灞陵橋。萬眼琉璃。目放去。閑買一剪梅。燒。歎金娥綠蠟簇帶。那人嬈。說着銷。凝鼓消。 又 波鏃海。塵換世。銅仙淚。鐵心嬌。渺何地。跋珠履。解金貂。步宮腰。瑤池驚燕羅。飛落光。翦離綃。燈樓倒。吳兒老。綵都遙。點點梅梢殘雪。似東風吹恨難銷。悄山村漁火。風簷立春宵。夢繞寒潮。吳淞鶴林梟。洞庭春色。元夕金柝聲中。鐵衣影裏。仍舊上元。況銀花輝贊。看承春色。蠟珠照坐。暖熱豐年。賞月分明無缺玷。須洗盡黃雲別有天。無限意。且平開蓬瀛。小作桃源。 燈花夜來有喜。捷書便馳至軍前。問鰲棚高處。何妨頌聖體蓮。側傍仍與中賢。不會山人行樂意。道剛把

風花作事權。言不盡倩梅吹漢曲。鶯巷廣紋。古樂府漢橫吹曲。有梅花落章。已添聖壽。蘇維詩云。鶯歌巷舞紋。三神泉元夕。 蘭切青蛾。柳溝燈落。光景乍新。正石壇人靜。風清綺陌。未楚燈闌。雨壓香塵。不似潘郎花作縣。且管勾江山當主人。看承處有藻犀透月。蠟鳳燒雲。 裊回五花泉上問。誰解吹打愁城。算人生行樂不須富貴。官居游適。必試高明。山寺歸來簪花笑笑。老去猶欣。強作春無限事。頓長開醉眼。飽看升平。 又菩薩蠻詞。 鶯花舊恨憑誰雪。也須管勾燈時節。黃已上眉尖。小槽初滴紅。 好天佳月夕。結珮飛霞客。醒恐不如醒。何妨獨屢更。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賓鼎現。昔姑蘇士人繫圓圖元夕以詞求免。守一見。破械延之上客。至今樂府多傳之。惜其止叙藩方宴遊之盛。而不及皇都。真隱居士。用韻以補其遺。 霞霄丹闕。瑞靄佳氣。青蔥如綺。望半月東君雨露。無限韶華生寶砌。漸向晚收燭龍掀舞。周匝紅渠紺蕊。況對峙鼇峰屭贔。不隔蓬萊弱水。聖主有鑾界平意。引芝華雙輦疑單。紛萬俗歌謠。管絃聲混。鶯吟喧風吹。正漏永更永。輪挂映。光接康衢萬里。似移下一天星斗。粧點都城表裏。 清警蹕。急登樓。簇綵仗錦襦綵屨。看拊傳百類。悉浃王公近侍。歡異卉覆千官。醉饒排瑤觴起。願歲歲今宵宴賞。春滿山河百二。劉行簡召溪集。醉蓬

萊秀城元夕　正官搖柳澗俠館梅開暮雲凄冽澤國春歸更燒燈時節吹放紅蕖挽低星斗共水光瀲灩霜元樓臺参差似與蓬臺相接　千騎邀遊萬家嬉笑簾捲東風弄旌成列慢舞轉前肩輕盈回雪來歲今宵弁貂簪裏對六鼇雙闕鳳撿飛來玉騎去路青門華月正之道相山集朝中措和張文伯元夕　江城春霽雪初融樓觀瑞煙中向晚金蓮無數一時開遍東風　多情太守行攜紅袖坐引金鐘時出陽春絕唱才名不減詩翁武林舊事吳夢窗玉樓春元夕詞　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浩然齋雅談古詞有元夕望遠行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熳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三十年語量減才悟自覺是歡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伙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翁賓暘謂是孫季蕃詞然集中無之何潛小山雜著滿江紅和陳郎中元夕　燈夕蓮開人物共笑詞三絕環坐藏袖中珠玉耶中春靄紅燭星繁銷夜漏紫霞香濃催歌拍筆新年何處不風光三山別雲來殿千層綺花搖錦添明月更浮層七塔萬枝爭發多謝一天驅宿靄放教三日成佳節更何須海上覓蓬萊真仙闕　再和諸人元夕新賦　樂業初開平地聳海山清絕千里內歡聲和氣可融霜雪盛事總將椽筆記新歌翻入梨園拍道古來南國做元宵今宵別燈萬枝花千結星斗上天浮月向玉繩低處望簫高發人物畫誇長樂郡兒童爭慶燒燈節疑此身清夢到華胥翻金闕　鷓鴣天燈夕雨雪　好景良辰造物慳一年燈火遠摧殘兩淋夾道星千點雪阻遊人路九盤停社舞撤賓筵謾燒銀燭照金蓮不如我入香山社一琖青燈說夜禪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明月逐人來燈夕趙端禮席上　花迷珠翠香飄羅綺簾旌外月華如水暖紅影裏誰會王孫意最樂昇平景致長記宮中五夜春風鼓吹遊仙夢輕寒乍醉鳳幃來暖歸去熏濃被更問陰晴天氣寶祐濡須志楊元亨詞沁園春長馬燈夕上陸史君　一拜横江問訊盟鷗太守謂誰道皇華使者光風灑落元宵三五樂與民偕寶植金鶴玉梅紋燕闌鳴闕干花影嬉人迎笑似玉京春淺長是燈時風流不減人知羿岳牧詞人誰似之把南樓風月清宮丘壑竹西歌舞行樂濡須萬斛金蓮滿城開遍朶朶留迎學士歸明年宴看柑傳天上月在雲西貫酸齋詞蝶戀花鐵塘燈夕　燈意留人雲自列六市輕簾閑露錢塘月十二條簾流翠結東風搖漾仙肌雪淺淺銀臺催曉色藏影香屯總是江南客去國一場春夢滅閑情不記分吳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四　二質

稷

郡縣社稷　東漢書光武建武二年，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白漢諸儒攝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前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或，且以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違熙惟有，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也有經論之義，將有所異之辭。昔子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若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違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所以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而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加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或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施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按祀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復謂之不祭天乎？備楮傳者，則具主，獨攝記者，則從句龍，本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齊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裸，令計所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纖經依傳，虔無敢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祀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妄。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鄙司衆之正，此之謂也。）

唐文獻通考　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社稷附）。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令改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二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然以次差不足，則官州及比縣官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於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凡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主此）。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

上。縣設，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罇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一爵。配座皆座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黍稷。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座罇二。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諸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放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贊次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者引。下放此。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縣則贊禮者引縣令。下同。諸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

盥水。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脩常祀。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卒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腳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烝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

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士庶通禮 諸州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南如常設上佐以下次於社稷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具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社稷壇西北。掌事已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埋埳北如常。設上佐已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壇九十步所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儀。每座各籩一豆一簠實中二。簋二。配座皆用一。置於坫。質明上佐已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祝版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降。又詣稷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埳北位。已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社壇北陛南向跪。奠于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社神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社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哀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社神。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祝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興位姓名。敢昭告于

后土氏。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哀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祝興。還罇所。上佐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陛。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稷壇北陛。升獻如社壇之儀。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獻訖。贊禮者引上座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撤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於神座前取幣及黍稷飯。皆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祝與執罇罍洗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又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齋庶品。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

宋

宋會要。真宗景德四年四月八日。判太常禮院李維言。按開寶通禮。諸州祭社稷。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令諸州長吏多不親行。恐非為民祈福之道也。請令禮官。申明舊典。頒之天下。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禮院言按五禮精義州縣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令丞亞獻。州博士縣薄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祭社稷。請詔天下州縣。並用此禮。若長吏職官少處。即許通攝。或別差官從之。十月十一日。詔春秋祭社。諸縣合用禮料。三司支係省錢收買供應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八日。詔太常禮院定諸州縣祭社稷禮器數以聞。禮院請正配座。罇各二。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三。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從之。仍畫其狀模印分給。七月十四日。通判淄州石中孚上言。州縣祭社稷所用祭器祭服。請頒立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言按典禮諸州縣祭社。雖載祭官服祭服三獻。又緣用八籩八豆八禮料。與在京詣小祠同。小祠獻官止以公服行事。請依小祠例。從之。十月十日。知白州魯世南。請定諸州祭社稷儀。詔太常禮院約開寶通禮定儀注。雕印頒下諸路三年二月十九日。詔開封府諸縣祭社稷禮料。並從官給。四年十月十三日。詔曰。訪聞天下州縣祭社稷壇多不如禮。而蹂踐無禁。祭之日始加完

飾。宜令太常禮院檢定高下丈尺制度頒之天下。依禮修築。務令嚴謹。仁宗天聖七年九月八日。屯田員外郎杜曾上言。諸州祭社稷儀注所載祝文。稷云以后稷棄配。伏以棄者后稷之名。今於神座之前名呼以饗。正辭致祝。理所未安。今請除去棄字。詔太常禮院參酌以聞。禮院上言。句龍后土之名。棄后稷之名。對社稷尊神。故稱名以配饗。皆是正禮。舊禮又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且柱與棄皆嘗為后稷。不稱棄何以別於柱。望且如舊。從之。　英宗元豐七年。詔諸州社稷。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　八年二月十六日。詔州縣社壇用石為主。先是州縣社稷不用石主。禮部以謂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則用石為主。取其堅久。今太社以用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按禮制。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州縣社壇石主尺寸。廣長謂宜半。太社之制。於是下太常寺修入祀儀。哲宗元祐七年。四月十二日。禮部言。請諸州長吏到任。親詣社稷壇壝檢視。及春秋祈報。非有故不得委官從之。七月五日。禮部言。朝廷奉祀郊廟社稷。最為重事。按諸司齋宮壇壝冕服祭器牲牢。禮部皆以措置外。今具為令。諸祠壇壝及齋宮。每歲春秋二季。丞博士分行檢視。應修葺者。報將作監關到限三日。令人作司檢計工料。仍差官覆視。限五日支差物料人匠。功畢遣官按視。及申太常寺從之。徽宗從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詔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遍于天下者。惟社稷為然。今守令不潔。推其故。以是為不急之祀。壇壝不修。民得畜牧樵蘇于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袚弛懈。祼獻失度。甚不副稱秩祀典之意。其令監司戒勅郡縣。遵奉詔條。祗肅祀事。巡歷所至。察不如儀者以聞。大觀元年七月十七日。議禮局言。國家祈報社稷。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社日行事。然太社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因習既久。未之建明。望詔有司。降祭服于州郡。凡行事官。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制。弊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權發提舉江東路常平等事沈延嗣奏。恭惟皇帝陛下。昨降詔旨。崇修祭祀社稷之制。令州縣監司。同行檢察。仰見上契天心。下恤黎庶。誠為萬世之休。元元之幸也。伏望聖慈。特詔有司。按式作圖。鏤板頒行。仍於壇壝之外。別為大墻。墻圍之外。建一門。常加封鏁。以絕穢跡。被受之日。限一月了當。仍於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之三日。躬詣社稷壇按

圖修治。監司隨分定州縣檢視。歲終具所歷去處申奏。從之。六月。知襄州俞彙言。準勅州縣壇壝。多不如法。社稷風師雨師壇。皆畫圖付有司增損。今所畫圖。其飾以青。不隨五方之色。所謂苴以白茅。燾以黃。圖中皆不載。與古義未合。乞賜裁定。議禮局。禮部。太常寺言。諸州社稷壇飾。各隨方色。實合典禮。從之。政和五禮新儀時日　州縣以春日祭社稷。前一日檢舉關所屬排辦。秋社日準此。

齋戒　前祭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一日。其日質明。赴祠所齋舍。惟祭事得行。其餘悉禁。祭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祭二日。有司設行事官次於壇壝門外。量地之宜。前一丶有司牽牲詣祠所。次掃除壇之上下。設登歌之樂於社稷壇上。稍北南向。[illegible]版樂州府則設。祭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神位席。神位版於壇上社神位前南方北向。稷壇設稷神位准此。席以藁秸。后土勾龍氏位於西東向。稷壇設后稷位准此。席以莞。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幣以黑。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設祭器。皆藉以席。掌饌者實之。正配位各左八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乾橑在前。乾藤棗次之。第三行。芡在前。鹿脯榛實次之。右八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醓醢次之。第三行。魚醢在前。鹿臡醓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十一體。其載如羊。簠一。簋一。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稷。簋實以黍。設犧尊三。象尊三。在壇上西北隅。南向東上。配位即設於正位酒尊之西。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壇下。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俱南向東上。皆加冪。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每壇北階之西。南向。罍洗在西。爵洗在東。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其後。設揖位於壇壝門外。初獻在南北向。亞終獻及祝在北南向。俱西上。祝位稍卻。又設三獻官席位於北階之北南向西上。祝席位於其後。又設祝位於社壇上。在西東向。設初獻飲福席位

於社壇神位之東北南向。開瘞坎各於壝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其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前祭一日晡後。祭官帥其屬。常服閲饌物。視牲充腯。詣厨視滌溉訖。各還齋所。晡後有司掃除壇之上下。 行事 祭日丑前五刻。行事春月丑時七刻。秋月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率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凡行事執事官皆贊禮者引。升自北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北階。點視陳設訖。次樂工升東階。各入就位。初獻退就次。各服祭服。次引三獻官已下。詣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就壇下席位立。次引三獻官入就北階。北席位立。並南向西上。贊禮者詣初獻之右。贊請行事。寧安之樂作八成止。次有司瘞血。贊禮者贊再拜。次引祝升壇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社壇盥洗位。正安之樂作。凡初獻升降行皆作正安之樂。至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搢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祝先詣稷神位前東向立。初獻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詣稷壇盥洗。又升壇奠帛。並如社稷之儀。祝復位。初獻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少頃。引初獻再詣社壇盥洗位。樂作。至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社神酌尊所東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執尊者酌犧尊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引祝詣神位前西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神位。酌獻並如上儀。祝先詣稷神位前東向立。初獻再拜。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詣稷壇洗位。及升壇行禮並如社壇之儀。祝復位。初獻再拜。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社神酌尊所東向文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受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爵者舉冪。執事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社神位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次詣稷壇行禮並如社壇之儀。降復位。次引終獻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次引初獻詣飲福位南向。

執事者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胙俎進。減社稷神位前胙肉。各置一俎上。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進。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執事者再以爵授初獻。初獻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退復位。贊禮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送神寧安之樂作一成止。次引初獻以下詣望瘞位立。執事者詣神位前。取幣祝版置於坎。贊禮者曰。可瘞寘土半坎。次詣稷壇望瘞。儀如上儀。初獻以下詣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禮畢。揖訖退。有司監撤禮饌。乃退。宣和五年三月八日。御筆。訪聞兩浙路州縣。每遇祈報社壇。往往寄寓他所。殊失嚴潔。仰本路轉運司指揮。逐州縣當職官。選擇吉地。安置社壇。務要修飾。以謹祀事。仍具已施行事理聞奏。中興禮書。高宗紹興二十年四月四日。禮部狀。准都省批下。知果州羅萬奏。臣聞社稷之祀。載於禮經。社以祭土。稷以祭穀。人之所資以生養者。實在於是。不可忽也。按禮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頌詩之作。三十有一。而載芟之祈。良耜之報。不以為後。然則社稷之祀。誠有民社者所當加意。臣竊見郡縣之間。嘗有祈報之禮。而所謂社稷壇者。大率因陋就簡。不以經意。基墻頽圮。荊榛蕪沒。有司俟時日舉祀典。守令苟然從之。禮物之用。交錯雜陳。壇壝失儀。肆設異處。甚非朝廷所以敬本重農崇奉社稷之意。欲望睿慈嚴飭郡邑。凡室廬墻垣。壇壝陛級。稽之禮典。毋或乖違。有不如儀者。部刺史得以糾察。如崇寧詔旨。後批送禮部看詳。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依本官所言。乞令諸路州軍遵依崇寧詔旨施行。仍令監司常切覺察。批送禮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二十五年二月八日。臣僚言。臣聞務農重穀。國家之先務也。屬者陛下親耕藉田。禮文咸備。又令郡邑每歲勸農。凡親民之官。盛繫勸農之階。人事可謂盡矣。其陰相者。社稷之神乎。春秋祈報。載諸祀典。守令實司之。間有託以疾故而不親往。輒委他官者。慢神瀆祭之罪。莫甚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州縣祀社稷之神。並須長吏親往。非實有疾故。不許輒委他官。庶幾仰副陛下欽奉祈報。務農重穀之意。可以昭格靈貺。而致豐年。非小補也。取進止。詔令禮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約束。中嚴行下。孝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行太社令葉大廉言。臣仰惟國家奉祀社稷。春祈秋報。事體至重。比歲以來。稼穡豐稔。若遠若近。如坻如京。寔皆陛下聖德感格。上天降康。尤宜昭答神貺。臣竊見州縣之間。專務苟且。以祀事為不急。惟日前敷辦。所

謂社稷壇壝全不葺治樵牧之所蹂殘風雨之所漂毁漫不加省所至皆然祭日既至往往陳牲幣設簠簋於荒榛草莽之間有同兒戲過者笑之崇奉之禮既缺誠敬之心安在臣愚欲望聖慈嚴賜行下凡州縣社壇並仰依格修葺常加守護州責之守縣責之令逐月檢察仰稱陛下欽崇之意取進止詔依宋會要是日詔應州縣社壇並仰依條格修葺常加守護州責之守縣責之令逐月按察從太社令葉大辰請也六年四月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常德府李燾奏臣竊見本府春秋祭祀社稷凡所陳設多不依式今姑舉一端如祭社稷用黑幣二著外乾道重修祀令令乃相承用幣凡以四為是則社稷與配位各自有幣而祀令明著用二之制若但以二幣為是則配位不當用幣然釋奠於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實用幣三既釋奠通配位皆用幣即社稷之配似不應獨無兩者必有一誤臣雖欲考按薄正則本府初不存朝廷舊所頒降儀式取會旁近州縣亦皆承傳謬誤伏望睿明申勑有司將政和五禮新儀節錄頒降庶幾郡邑有所遵守并乞下太常寺圖畫尊爵簠簋制度令所屬各依樣製造以奉祀事後批送禮部太常寺看詳申尚書省今將政和五禮新儀序例照得祭太社太稷用黑幣四及州縣祭社稷儀係引初獻升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搢笏跪祝奉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勾龍氏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次詣稷壇奠幣並如社壇之儀及檢照祀令行事官闕祭服者以公服執事者以常服今來看詳本官所乞欲候今降指揮下日從太常寺將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祭社稷行禮儀注并圖畫尊爵簠簋制度圖本牒報常德府照會遵守施行詔依

文獻通考七年權禮部侍郎齊慶胄奏郡縣春秋祈報社稷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請以祥符所頒祭器圖制元豐郊廟祀禮政和五禮新儀與其沿革及今所用冕服壇壝之制祭祀之儀參類為書鏤板以賜禮官請祥符祭器圖製以竹木今臨安上戊用之請以祥符圖製及郡縣壇壝冕服祀儀類為一書令臨安守臣刻之摹上禮部下之四方名曰淳熙編類祀祭儀式從之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今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壝二十五步。其說亦然。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二級也。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階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

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上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東至西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為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待見壝上不用乞是以甎兩面砌。使其走水免為墜圮。四門當中間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以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是上一級之數。下兩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甎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甎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甎。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赤土餅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甎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卽令人取去土令深淨。祭畢。卽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又因右出政和五禮新儀。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主南向北。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通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方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面行事。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壇壝皆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宋會要光宗紹熙三年八月十九日監察御史曹三復言竊見社稷壇壝草萊蕪沒執事者不可陞降雖專設官又失司存不復振舉甚非所以示尊奉之誠也乞下禮院討論制度委守臣幫葺壇壝填壘級道護以甎石壇下地面悉以甃砌以使行禮仍專責太社令每月躬親巡視從之同日又言州縣間社稷之位士大夫不知先務而昵于非祀反以為迂緩不切僅存故事而已乞行下應州縣社稷壇壝並加修葺務在精嚴春秋祠祭須長官躬親行事必即壇壝之所不許於他處就便行禮仍於壇側搭蓋屋宇以備雨潦望祭守令到官之初謁指廟祀首詣社稷之所凡有水旱必先致禱使知崇本無愧有邦從之十年七月八日詔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從臣僚請也

元太常集禮元世祖中統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省大司農司呈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司奏自古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太稷於西南郊立春

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近年隨處官司廢此祀事合無依舊例舉行奉聖旨便教行者元貞二年十一月安西路華州知州呂奉議言請參考訂正州郡通祀社稷壇壝制度神主規模祭祀日期牲牢品秩行禮節次祝文體式樂器祭器祭服等事下太常寺定擬博士廳呈謹按集禮社壇在城之西南社在東稷在西每壇徑二丈五尺四出陛高三尺四門同一壝徑二十五步社主以白石為之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立於壇之南方北向稷壇無主以板位表之二配位俱在壇之西東向以板位表之社稷二壇之下稍南各植土宜之木一株瘞坎社稷各一於壇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禮器每位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尊二尊各有坫洗一罍一篚二爵一爵各有坫牲牢社稷各羊一豕一皆黝色樂章祭服中祀則有登歌小祀無樂祭之日三獻官各服祭服緣目今法制未定凡與祭官權以公服代之　祭期登降之儀謹按集禮祭之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本州長官則充初獻佐貳官則充亞終獻長官有故則以佐貳攝佐貳有故則以幕官攝前三日州長吏并亞終獻及與祭之官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

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日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諸從祀之官各致齋於公館一日前二日本司預修除壇之上下及內外為瘞坎二於壇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壝九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獻官板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以東為上設掌事者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板位於終獻東北東向南上設望瘞位於坎北南向東上祭器之數每座尊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羊豕及腊各用其一掌事者以尊坫外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配座之尊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之爵各置於坫設洗於社壇北階之西去壇三步南向罍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尊罍洗篚者各位於其後前一日未正三刻省牲器閱禮饌畢宰人以鸞刀割牲祝以豆二取牲血訖遂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臡芹菹兔醢筍菹魚醢無者各以類充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外設社稷神座各於壇南方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

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莞質明諸祭官各服其服本司帥長事者入實尊罍每座二尊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板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設於饌所幣黑色各長一丈八尺獻官將至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尊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者各升自西階立於尊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獻官至贊唱者曰請初獻點視陳設贊者引初獻點視陳設畢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少進曰請行事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初獻贊者引初獻從北階升社稷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初獻奠於配位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贊者引初獻升稷壇奠幣如社壇儀訖贊者引初獻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位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簠簋去其蓋冪籩右豆左簠簋居中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俎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尊所贊者引初獻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初獻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授初獻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授初獻初獻受爵執罍者酌水初獻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興授初獻初獻

受以拭爵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亦跪奠盤興贊者引初獻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者引初獻詣社神座前南向跪三祭酒奠爵於神前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祝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訖奠祝於神座前興少退立於尊所初獻再拜訖贊者引初獻詣配位酒尊所取爵於坫執尊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者引初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三祭酒奠爵興少退立西向祝持祝版進於神座之左南向跪讀祝文讀訖奠祝版神座前興初獻再拜訖贊者引初獻當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捧於初獻之右東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減社神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東向授初獻初獻受以授左右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受虛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者引初獻降自北階詣稷壇盥洗升獻讀祝飲福受胙並如社壇之儀訖贊者引初獻降自北階復位訖贊者引亞獻盥洗升獻如初獻之儀惟不讀祝不受胙終獻亦如之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再拜訖贊者又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少進白初獻請就望瘞位南向立祝於篚取幣及血實於坎贊者曰可

瘞坎東西廂各二人賓土半坎贊者曰禮畢遂引三獻官出以下次出諸
祝及執事盥薦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出
其祝版燔於齋所。世祖本紀十六年三月中戊申有下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擬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上之。仁宗延祐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太常禮儀院官奏今年二月二日是祭享社稷日辰初一日日食享祭不
宜俺與省家文書商量那般中改聖旨准奏　官屬職掌　社稷署令一
人丞一人掌社稷之祀事其屬有五曰都監曰祀祭局曰儀鑾局曰法物
庫曰神厨局皆有職掌前祀之日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及祭與司天監
升設二壇之神座太社太稷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蒲褥於席之色。設神座板於座首。凡五屬之事皆統之都監二人掌壇壝門宇扃鑰等
事壇之制高五尺方廣十之四面各五丈東社西稷俱護以甓兩壇相去
如方面之數社壇四面則以方色泥飾之中間覆以黃土各為陛道其廣
一丈社主用石長五尺封其上如鍾於壇近南北向埋其半稷如社壇之
制惟土純用黃無主社壇之北以甓為北墉飾用中央色為瘞坎二於壬

地。其深足容物遺垣高五尺方面各三十丈用甓皆有門門三闔垣飾及
門亦各用方色外垣築以土南北為二門門三闔飾亦如方色內外門總
六。凡十有八闔內門列戟九十六枝俱垂交龍掌五色戟帶每門二十有
四以木為四架總十有六架堂宇遺垣之北門東屋曰望祀堂七間南向
望祀之後自西而東南折為廊二眷十有八間其南西向曰齋班廳為間
者五前有廈人三間又其南西向曰獻官齋所為間者八又其南西向曰
院官齋所為間者三又其南西向曰祀祭局儀鑾局法物庫都監庫雅樂
庫為間者十遺垣之南門東北向曰百官厨三間門西北向曰演樂堂三
間遺垣之西門南北向曰省饌殿一間又南東向曰樂工房三間門北南
向曰饌幕殿三間西北曰神厨局酒庫犧牲房并門凡門井一總為房十
六為間者七十有三齊班前廈七十六間大小管鑰三十有三所前祀
之日掃除壇壝之上下內外并為司應付雜使軍三十名摘委指揮一員清齋室藏器用床榻及凡席為等皆歸治之獻官室皆舍以紅羅完潔窓
牖有司供窓紙一千五百張倩匠一名每祭祀戒有司以兵守遺門前期以箚付關子上押安茂應付鎮衛軍二十名五方軍一十二名本縣州於諸門又守祗候軍三十名構綵棚二於壇以設樂縣大都路供辦祀官至

齋所張幄幕三幄防禁撥所祠用祭夕嚴更鼓大都路差手六名司天生定時刻飾火備今見掌火宪二十三名大具皆備祠祭局長一人掌神位
板玉幣禮器御香酒醴等事太社神位一石制不見尺寸及用何木今見掌神位主高一尺二寸五分博四寸厚四分趺高三寸二分厚三寸積闊六寸一分后土神位一高減太社二分餘同太稷神位一制同太社后稷
神位一制同后土凡四位俱用栗粉油飾黑字但以黃絹罩韜之丈置香
殿祭則出之玉用兩圭有邸二正位各一其色黝皆有匣瘞玉二制同禮玉以石為之年例將作院供幣四各長一丈八尺色用玄祝版四各長二
尺四寸闊一尺二寸厚一分用楸梓書祝則供紙二十張筆二管墨一錠紅油青元四其儀並如郊廟受祝則共黃紙有司應付五件禮器簠八簋
八籩四十豆四十毛血豆又四盤四鉶登各十有二舊儀注無登木柶
銅勺各十有二舊亦無柶太尊四著尊犧尊象壺尊皆八山罍十有六青
斧巾四十白斧巾六十有四青者裹籩白中幕尊罍俎二十香案祝案皆有衣沙池銀香鼎香奩各四紅髹器曰戊為漆莞席四長闊各七尺四寸
緣以紫綾以藉祭器盥爵洗二每位罍二洗二爵一坫一白羅巾四素拄篚各數與籩少異今據見掌數目附錄惟尊罍與籩用御香用串及沉香

二十餅沉香八兩至則安置香殿今望祀堂之藏以櫃上施黃羅幕酒醴
尚醞四十瓶百官酒四百瓶籩實榛黃桃穄乾梅菱米芡仁乾棗栗黃各
四升半前祭一月從太社令陳玉幣從古案單排徹去至祭日設設籩豆
尊罍每位左十籩右十豆鉶三簠簋四俎五香案祝案沙池坫各一人設正二位各大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於二壇上陛之西北隅南向東上二配位各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於正位酒尊之西俱南向東上又設正二位各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二於壇下子陛之東南向東上配二位各壺尊二山罍二於卯陛之南西向南上皆有坫加勺羃為設而不酌之事又設盥爵二洗位於各壇子陛之西北南向盥洗在西爵洗在東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仍實以爵加坫凡滌祭器署官必親臨之滌訖拭以布又拭以巾尊罍從濯以流並覆以席上設冪篚二尺又二年例潤等酒五斛儀鑾局長一人掌帷幕褥席燭燎之事神位莞席四緣以黑綾黑綾神褥四黃者長之黃羅幕三紙幕有翅殿香殿各一額帷四
香殿二紙幕有翅殿各一黃絹帷百九十五幅紙幕省饌凡不可用獻設
版位三十五皆黑質黃字紫綾拜褥一百蒲葦席各二百前祀一日從奉
禮郎布板位設三獻官位於西神門內道南東向亞終獻位稍卻俱異次

之。以西為上。設司徒、太常卿、光祿卿、司天監、光祿丞、太社令、太官令、良醞
令、廩犧令、太社丞、舊讀祝官、奉爵官、司尊彝罍洗、中蓋官、太祝於道北
東向。諸執事及祝史齋郎，位於其後，俱以南為上。監察御史二位、監禮博
士二位，於太社子陛之東，橫街之北，西向南上。設奉禮郎位於稷壇之西
北隅，贊者位於其北差退，俱東向。協律郎二於各壇上樂虡東北，西向。大
樂令丞於兩壇樂虡之間南向。司尊彝於酌尊所，俱南向。設望瘞位於坎之
南北向。設牲榜於西神門外東向，諸太祝於牲西，祝史次之，俱北向南上。
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光祿丞、太官丞，位於牲南北向東上。光祿卿以下
位少卻。監祭、監禮位於太常卿之東稍卻，俱北向西上。廩犧令位於牲東
北南向。又設省饌位於省饌殿之北，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於西，東向，
監祭禮位於東，西向，俱南上。燈燭依圖陳設。及祭設燭燎。見管不燈籠
四十。鐵燈籠六十。樹燈鐵段六十、竹燈木一百一十。紅燈燭十、蓆燒刀
二。鐵竿盆三十。皆有簽一，夕用黃燭二百、雜用燭二百、麻秸三百斤、松明
一十秤。油一百斤。凡獻官齋所，視有司陳設法物，庫使一人，副一人，掌祀
社稷之冠服，籠巾貂蟬冠四，象笏，白紗中單，黃綾帶，紅羅裙，青羅袍，紅羅
蔽膝，紅錦綬，紳，白羅方心曲領，藍銀束帶，玉佩，璫，白綾襪，赤革履，皆同。三

獻司徒服之，獬豸冠二，象笏，青錦綬，紳，藍銅束帶，銅佩，璫，服履皆同。二御
史服之。惟冠以冠七梁，餘存。六梁、五梁、四梁、三梁、二梁冠百一十有七，木
笏，紅織金綬，紳，藍銅束帶，銅佩，璫，服履皆同，助奠以下諸執事官服之。公
服二百二十有三，皆紫展腳幞頭，塗金銅荔枝帶十，烏角帶一百有三，象
笏七，木笏一百一十有六，烏皮靴，與祭者服之。窄紫衫三十，交腳幞頭，銅
束帶，烏皮靴，都監局長以下服之。以上服數依見存之數附寫。前祀之日，
召縫人理法腳。謂縫人造計工五名。神廚局長一人，掌割烹犧牲及粢盛之
事。牲：牛角握犢色正，副各一，羊四，豕四，鹿四。牛在滌必三月。謂田供芻豢。
病則易之，死則埋之，副牲則入於籍田。省牲設牲榜。十千皆被文繡立於
前，塗金柳飾之，代司部頓。饌則陳脯醢於饌殿，視訖則置於故所。以祭於
皆以盤，閱於高祖裳以首，離上，其幣蒙。殺牲取左耳毛及血盛於豆中。
羊皆取。又以血盛於盤，以授祝史造辦，則芹菹、筍菹、葵菹、韭菹，各五斤。菁
菹。以上不。魚醢鮮魚十六斤。兔醢、豚拍、鹿臡、醓醢、形鹽、魚鱐，淡魚一
十斤。糜脯、黍稷稻粱米各一斗三升。和羹。其製與郊祀同。之造作物料油
鹽醯醬、菜牲之費，有司供之，皆有常數。設不必錄也。人匠至元十三年四
月。太常寺准禮部關，講究府州社稷，祭物等事，下博士廳，於隆科內檢照

到祭社稷凡造辦之事云。稻米及稷米，木炊飯。形鹽以瑞米特份為稠和
鹽，以木雕作虎形印成之。魚鱐以乾鯉魚去頭尾鱗甲，蒸切作大片，以物
料鹽、蔥、酒、薑、椒、料泡，以麻縷束之。鹿脯以生鹿肉切作片，長約六七寸，
闊寸餘，厚三分，加物料蔥鹽椒醬醃漬，以火烘染，以紅麴麻縷束之。鹿臡
以生鹿肉，帶骨碎切，加物料、酒、醬、蔥、鹽、醬，用和成圓，四其頂，注酒一合，作
自然汁。醯醢以生鯽肉無骨，製同鹿臡。兔醢以生兔肉，製同魚醢，以新粳
魚去尾頭鱗肚骨，細切製如醯醢。菁菹以蔓菁黃嫩，擇去根，切為中長五
六寸，茹炒蔥油醬，闊三寸，麻縷束之。韭菹、芹菹、筍菹，製同。餘詳見郊祀。又按所載
菹醢，製度與古製大異，擬近依於侍古無加份，不能造脯醢，滿州丙五升
名曰造酢酒，祠祭奇支。太祝二人，掌讀祝，省牲，取玉幣，及迎引毛血神饌
等事。奉禮郎二人，掌布版位，陳設祭器，凡贊唱之事。禮直官掌贊引之事。
告祭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四月辛巳朔，越九日戊午，嗣天子
敬遣開府儀同三司、淇陽王臣也先鐵木兒，敢昭告于太稷之神：伏以嗣
撫皇圖，首嚴禋祀，播殖百穀，利濟群生，惟神之功，萬世所賴，尚緣靈貺，永
底豐登。尚饗。尚饗之上，前後如式，下同。二配位文同。謹按開元禮，一元大
武之下，正配式同，惟嘉薦醴齊之下，太社則云備茲禋瘞，用伸報本，以后
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則云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
主。二配則云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又惟神之上，有爰茲仲春，有事于太社
二句。太稷同。　祀告年月。獻官名銜附。至元三十年，初建社稷，每歲例用
春秋二仲月祭享。物備牲牢，樂用登歌，禮行三獻。三十一年二月二日上
戊祭享。五月成宗皇帝即位，十九日告祭，禮同。初獻御史大夫月魯台，
亞獻太常卿郎，終獻平章伯顏，攝司徒留守馬速忽，助奠平章不忽木，太
常卿劉光澤。八月十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參相光澤，亞獻參判忽台，終
獻平章伏真，司徒助奠闕。以後常例祭享，惟元年二仲皆書之，餘準本子
有告祭。成宗祭，至書以見。元貞元年二月上戊祭享。初獻大司徒兀都台，
亞獻御史中丞崔彧，終獻參知政事阿律，攝司徒大常卿阿今馬，助奠太
常卿知郎，特作院使唐仁祖。八月六日上戊祭享。初獻參知院閒判伯
顏，亞獻平章伯顏，終獻平章伏真，攝司徒中書右丞張九思，助奠將作院使
唐仁祖，兵部尚書董士珍。大德元年二月五日上戊祭享。獻官闕。八月八
日上戊祭享。獻官闕。七年秋八月三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右丞相哈剌哈孫，
亞獻御史中丞董士赤，終獻太常卿劉光澤，攝司徒太常卿田忠良，助奠
集賢學士馬速忽，翰林學士王德淵。九月二十五日，欽奉聖旨告祭。其

事本拝。初獻右丞相答剌罕。亞獻平章段貞。終獻平章阿老丁。攝司徒御史中丞倉兀赤。十一年正月。成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五月武宗皇帝即位。秋七月二十日告祭。獻官闕。八月六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平章床兀兒。亞獻副樞安李蘭奚。終獻光者太卿。攝司徒世間太卿。助奠戶部尚書李戢。通政院副使帖木各失。至大元年二月八日上戊祭享。初獻阿失帖木兒司徒。亞獻教化平章。終獻司徒田忠良。攝司徒右丞剌完澤。助奠世間。昭文館大學士。太常禮儀院使。塔才吝思。八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塔失鐵木平章。亞獻田司徒。終獻劉完澤。大司徒世間。二年恭上皇帝尊號。正月三日告祭。獻官闕。二月四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乙台普齊丞相。亞獻阿大帖木兒司徒。終獻司徒田忠良。攝司徒劉右丞。助奠闕。四年月武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太常禮儀院准禮部關。祭享社稷先農至聖文宣王。為八音樂舞。未宜動作。呈准都省。擬於今秋祭享。三月仁宗皇帝即位。四月二十四日告祭。初獻帖木兒卜華知院。亞獻塔思卜華大夫。終獻光者平章。攝司徒宣徽院使完澤。助奠院使李蘭奚。中丞張珪。八月十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也先鐵木兒知院。亞獻沙沙大夫。終獻中書右丞李士英。攝司徒田忠良。助奠參知政事秦罕會侍院。皇慶元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徽政院使朵台。亞獻大侍曲出。終獻平章李孟。八月五日上戊祭享。初獻平章李孟。亞獻翰林承旨昔都赤。終獻特作院使野訥。攝司徒大司徒田忠良。助奠御史中丞張珪。二年正月十六日。欽奉聖旨。冬旱祈禱祭享。獻官闕。二月八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乙台普濟安吉王。亞獻野訥副樞。終獻平章。攝司徒朵兒赤中丞。助奠禿魯合鐵木兒參政住。延祐元年。二月四日上戊祭享。初獻樞密知院也先鐵木兒。亞獻御史大夫禿歡。終獻平章剌剌。攝司徒田忠良。助奠平章李蘭奚。太常太卿答石八台。八月七日上戊祭享。初獻怯薛官拜住。亞獻平章兀伯都剌。終獻御史治書某八哥。攝司徒田忠良。助奠中書參議薛思都才里。大常卿也先忽齊。六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以日食改用中戊。七年　月仁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英宗皇帝即位。四月初九日告祭。初獻怯薛官也先鐵木兒。亞獻翰林承旨阿失伯。終獻集賢大學士忙歡。攝司徒翰林承旨劉賡。助奠吹住。八月二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集賢大學士脫歡。亞獻中書平章趙仁榮。終獻御史中丞趙簡。攝司徒太常同知鐵木。助奠余太常禮儀院雍古台。禮部尚書郭思貞。至治元年二月四日上戊祭享。初獻知樞密院也先鐵木兒。亞獻太常院使八思吉思。終獻太常院使撥里台。攝司

徒宣徽使探忒。助奠明公定住。中書參議張伏秀浩。八月七日上戊祭享。初獻康拜只兒玑。亞獻大司農買住。終獻侍御史呂系。攝司徒中書左丞張思明。助奠大司農三閭家。政薛康致。三年英宗皇帝登假。八月廢祭。九月皇帝即位。十月十日告祭。獻官識為兒等。泰定元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中書平章乃麻帶。亞獻樞密同知大列門。終獻侍御史朵朵。攝司徒禮部尚書也先鐵木兒。助奠戶部尚書李志。工部尚書常聰奠。八月五日上戊祭享。

國朝大明集禮郡縣社。周制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凡州之大祭祀。莅其事。漢光武建武初。令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晉元帝令郡縣各祠社稷于壇。唐初用隋制。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社。玄宗時勅諸州社稷壇制。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郡則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縣則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尉為終獻。每位祭器尊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用羊豕腊。惟正位有幣。用黑。長丈八尺。其祭祀祝文曰。惟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稷。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茲因仲春。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此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縣祀文以下並用后土祝文曰。爰茲仲春。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儀。遹于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祭稷祝文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后稷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恭脩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脩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餘大同后土。宋制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于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政和中制新儀。以春秋社日致祭。設登歌之樂於壇上。正配位俱用黑幣。籩八。豆八。簠簋各一。俎二。犧尊三。象尊三。在壇上為酌尊。太尊三。山尊二。在神位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壇下。設而不酌。祭官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以公服行事。迎神作寧安之樂。八成。初獻升降行止。作正安之樂。奠幣酌獻作嘉安之樂。亞獻終獻作文安之樂。送神作寧安之樂。一成。元制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州郡通祀社稷之制。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牲用黝色。羊豕

各一祭器每籩豆各八簠二簋二鉶三俎三壺尊二不用樂

國朝郡縣祭社稷有司俱於本城土西北設壇致祭高三尺四出陛三級方二尺五寸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右社左稷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在壇之南方壇外築牆周圍一百步四面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祝以文牲用太牢

郡縣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儀

齋戒　前三日三獻官散齋二日於別寢致齋一日於祭所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書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執事人員齋各一日於所

陳設　前祭三日有司掃除壇之內外設二獻官執事官次於壇壝門外為瘞坎二於門外之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一日執事設省牲位於北門之外奉祝社主設后土氏配於社稷之東西向設太稷神位於社壇之南正中設后稷配位於稷壇之西東向正配每位設籩四於神位之左豆四於神位之右簠簋各二登鉶各一於籩豆之間毛血豆於登鉶之前俎二於簠簋之前香燭案於俎前爵坫沙池於香案之前祝版於神位之右正位各犧尊一山罍一壇下社東稷西配位各犧尊一山罍一次之正配幣篚位各附於酒尊所盥洗位於稷壇下之東爵洗位相連於盥洗位之北初獻官於兩壇下正中之北亞獻官位於初獻官之左終獻官位於初獻位之右稍後從祭官位於獻官之後引贊位於獻官之左右贊禮位於兩壇下之東西讀祝位於神座之右掌祭官二人位於神座之左右司尊司爵司洗捧幣位各於其所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北

省牲　執事者引三獻官至省牲位南向立執事者自門東牽牲西行過獻官前省訖執事以豆二取毛血

正祭奠幣　祭日丑前五刻行事執事者入實尊罍籩豆簠簋登鉶陳毛血豆祝版幣篚執事者各服委角唐巾盤領衫各就位引贊引獻官各服法服入就位執事者取毛血瘞於坎所贊禮者唱有司已具請行事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唱奠幣引贊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唱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盥訖唱帨手司帨者以巾進帨訖唱出笏初獻出笏引升詣神壇神位前南向立唱跪搢笏初獻跪進笏執事者以幣跪進于初獻之右初獻受幣奠于神位前訖稍後引贊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次引至稷壇正位奠幣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初獻　贊禮唱行初獻禮引贊引初獻官詣爵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執爵者以爵進初獻受爵司爵洗者酌水初獻滌爵拭爵以爵授執

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引詣社壇酒尊所東向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事司尊者舉冪酌犧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引詣社神位南向立引贊唱搢笏跪初獻搢笏跪掌祭官奉香跪進于初獻之左引贊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初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執事者以爵跪進於初獻之右初獻執爵引贊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初獻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讀祝官取祝跪于神座之右讀訖引贊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詣后土氏神位前酌獻並如正位之儀次詣爵洗位及升稷壇正配位前行禮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亞獻　贊禮唱行亞獻官引贊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唱搢笏亞獻搢笏唱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盥訖唱帨手司帨者以巾進帨訖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詣爵洗位引贊唱搢笏亞獻搢笏執爵者以爵進亞獻受爵司爵洗者酌水亞獻滌爵拭爵以爵受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詣社壇酒爵所東向立引贊唱搢笏亞獻搢笏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司尊者舉冪酌山罍之事酒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贊引詣社神位前南向立引贊唱搢笏跪亞獻搢笏跪掌祭官奉香跪進于亞獻之左引贊唱上香上香三上香亞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執爵者以爵跪進于亞獻之右亞獻執爵引贊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亞獻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亞獻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訖引詣后土句龍氏位酌獻並如社主之儀次詣爵洗位及稷壇正配位前行禮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終獻　贊禮唱行終獻禮引贊引終獻官升壇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引復位

飲福　贊禮唱飲福引贊引初獻官詣飲福位南向立掌祭者各以爵酌兩壇福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引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官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唱跪搢笏初獻跪搢笏掌祭舉福酒爵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爵祭酒少許飲福酒奠爵掌祭者減社稷神座前胙肉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胙以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復位贊禮唱曰賜胙初獻官飲福受胙免拜在位者皆再拜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望瘞　贊禮唱詣望瘞位引贊引初獻官以下詣望瘞位南向立讀祝取祝捧幣取幣掌饌取饌置于坎及諸從祭官以次而出士庶通禮

諸縣祭社稷　前三日縣令散齋二日於別寢致齋一日於廳事亞獻以下預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

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並以次差攝。縣官不足。以州官及他縣官充。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書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宿。從祭官縣令未出之前。預赴祭所

前二日。本司預修除壇之內外。其壇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出陛三等。為瘞埳二於壇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縣令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祭官已下次於縣令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西門。去壇七十步所。禁止行人。本司設縣令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縣令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從祭之官位於掌事之北。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外之道南。其從祭之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祭器之數。每座樽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俎。掌事者以樽坫升自西陛。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樽。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胥一。配座皆胥四。各置于坫。設洗於社壇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於篚加冪。執樽罍洗篚者。各位於樽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中脅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以並餘皆不設。籩實稷黍。簋實粢。簋實稻梁。豆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陛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樽罍。每座二樽。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于坫。祝以幣各置于篚。與血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一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樽罍篚者。自西門當社稷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樽者各陞自西陛。立於樽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行掃除如社壇之儀。降行掃除於下。訖。出還齋所。贊唱者次還齋所。縣令將至。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

就門外位。縣令至。贊禮者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贊禮者引縣令入自西門就位南向立。贊禮者立於縣令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已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西南。白請行事。退復位。贊唱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初贊禮者白請行事。本司帥執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縣令。贊者引縣令自北陛升社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縣令升稷壇南面。奠稷神如社壇之儀。訖。贊者引縣令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簋簠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俎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樽所。贊禮者引縣令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縣令盥手。訖。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縣令。縣令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縣令。縣令受爵。執罍者酌水。縣令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縣令縣令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縣令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座酒樽所。縣令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厥日維戊。恭修恒事。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寔惟通典。謹以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進當社神座前向南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縣令之右東向立。縣令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跪。減社神前胙肉。各取前腳第二節。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縣令受以授左右。縣令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虛爵。復於坫。縣令興。再拜。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陛。升詣稷神樽所。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

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位酒罇所縣令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禮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脩恒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還本位初縣令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贊禮者引亞獻自社壇西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醴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后土氏酒罇所亞獻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醴齊贊禮者引亞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面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進當神座前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東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進受虛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自西陛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稷壇升獻飲福如社壇之儀訖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撤豆興還罇所撤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縣令就望瘞位南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埳贊禮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白禮畢遂引縣令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已下以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其祝版燔于齋所

諸縣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北如常儀設縣令已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醴設縣令位於稷壇西北掌事已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縣令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設縣令已下門外位於西門外之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壇七

十步所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祭之儀每座爵二各籩一豆一篚實巾二配座皆爵一置於坫質明縣令已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祝以祝版各置於坫又以幣各置于篚設于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縣令已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降又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瘞埳北位贊禮者引縣令已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詣縣令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祝升詣酒罇所瘞訖寘土者以次出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北向授縣令縣令奉幣自北陛登社壇南向跪奠於社神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縣令縣令受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之社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縣令詣罍先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酒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社神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家此蒼生數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家此蒼生數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詣罍洗盥手洗爵洗訖詣稷壇北陛升獻如社壇之儀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獻訖贊禮者引縣令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撤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縣令之左白請就望瘞位南向立祝取幣及血寘於埳東西向各二人實土半埳贊禮者進縣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祈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

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監祐。降茲嘉液。品物
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勾龍氏配
神作主。尚饗。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往以久
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
齋。粢盛庶品。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稷神文并配與上同。　諸里社稷
大明集禮。唐制。諸里社正祭社稷儀。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
一日於家正寢。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每位酒尊二。并
勺。牲用牲豕。以俎二分載牲體。籩二。實以棗栗。豆二。實以葅醢。簋二。實以
黍稷。簠二。實以稻粱。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北。社
正奠爵於神位前。祝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
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維仲　日維吉戊。謹率常
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社神。尚享。稷座祝文曰。惟神主茲百穀。
粒此群黎。今仲春吉戊。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稷神。
尚享。祭畢。祝版燔於祭所。士庶通禮。諸里祭社稷。前一日。社正及諸社
人預祭者。各清齋一宿於家之正寢。正寢者。謂家之前堂。待賓之所。應設
饌之家。預修理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掌事者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四　二十七

設社正位。於稷座西北十步所。東面。諸社人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
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酒樽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
二。豆二。爵二。簋二。簠二。無禮器者。量於餘器充。祭日未明。烹牲于厨。牲以特豕。
祝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前脚三節一
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中
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各二骨。以並各載之於二俎。餘皆不設。其樽一。實
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葅醢。簠實黍稷。掌事者以席入
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已下各
常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一。巾二。爵一。於其下。
盛以箱。又以酒樽入。設於神北少西。社神之樽在東。稷神之樽在西。俱東
上南向。五爵二。及祝版於樽所。執樽者立於樽後。掌事入實酒樽訖。祝及
執樽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訖。
執酒樽者。各就樽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已下。俱就
位立定。贊禮者贊曰。再拜。社正已下皆再拜。祝詣樽所。贊禮者贊曰。再拜。
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莅饌居前左右廂。祭稷
在其間。莅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

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樽所。酌酒訖。贊禮
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
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坊即云某坊村已下准
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
屬仲春。秋云仲秋。日惟吉戊。謹率恒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
社神。尚饗。祝興。社正已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酒樽所。
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饌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
向立。祝持版進於稷神饌西。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
坊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群黎。今
屬仲春。秋云仲秋。謹率恒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稷神。尚饗。
祝興。社正已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
以爵酌社神及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
酒。遂飲卒酒。祝受爵還樽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
禮者贊曰。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埳。東西各一人。實土
半坎。贊禮者少前。白禮畢。引社正等出。祝與執樽者復社人位。再拜訖出。
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餕。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於祭所。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四　二十八

大明集禮祭儀。　諸里凡祭社稷。共用一豕。禮器籩豆簠簋。皆以陶瓦器代
之。每位碟二。實以棗栗。碟二。實以葅醢。碟二。實以黍稷。又碟一。以盛毛血。
瓦尊一。實以常用酒。杯一。祝文無版。則以紙書之。讀以社人有學識者充。
前祭一日。社正又社中諸預祭之人。各於本家堂前待客之所。齋一日。社
正先遣執事人掃除神樹下四面。為瘞坎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主
祭之家。洗滌厨房鍾器。以正堂為饌所。至晚宰牲。執事者以一碟取毛血。
與祭器俱實於饌所。祭日未明。執事者於厨中烹牲。設社主于樹下。稷主
于社主之西。各藉以莞席。設社正拜位於社稷位前南向。設預祭人位於
其後。設引禮諸執事人位又於其後。執事者於饌所。實祭物於碟內。解牲
體。置于二俎。置酒于尊。書祝文于紙。祭物既備。執事者各掃設于社稷神
位前。燃香明燭。自社正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執事執壺于
尊中取酒。立於神位之左。讀祝者立於神位之右。引禮唱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社正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者取毛血埋瘞于埳中。引禮
唱跪。社正前詣社主前跪。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社正上香。上香。三上
香訖。舉杯。執壺者斟酒。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社正祭酒。祭酒。三祭酒
訖。讀祝者持祝文跪讀於神位前之右。讀祝訖。引禮唱俯伏。興。稍後。拜。興。

拜興。平身。社正俯伏。興。稍後。平身。又引社正詣稷神位前。唱跪。社正前詣稷主前跪。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社正上香。上香。三上香。訖。舉杯執事者斟酒。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社正祭酒。祭酒。三祭酒。訖。讀祝者詣祝文跪讀祝。於神位前之右。讀訖。引禮唱。俯伏。稍後。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俯伏。興。稍後。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社正復位。引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徹祭物。讀祝者取祝文。焚瘞于坎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五 二質

稷

社稷詩大朱晦菴集 鄂州社稷壇記曰。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却。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培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門。緣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緣時日屬寮吏脩祀。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本記又曰。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祭法 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大社大稷。神龍初改先農壇為帝社。於大壇西而立帝稷。其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為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大祀。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及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偏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衆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昔共工氏龍有平水之功。高陽氏之子。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非配社者。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時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列山氏之子柱。有布谷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焉。示不忘本之意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谷神。則當祀以牲。不

當復用秋黍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今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葉水心集溫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遣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由出王嚴至敬不敢怠也惟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鮮蝎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溫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頹缺旁無四墉數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為茶且至徐薙芟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秋淵之王函膏杓檄丘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咒誦數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褻於地衆靈群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尊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牆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揚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群望託之以為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為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當出地沓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令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安夫者二千有餘壇陛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效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悔若疚負在己按舊圖就南補北逐得故處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吉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為勇復於己失可以為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為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儀旱忍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為爲自晉唐

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蓄庶尚草萊雜沓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擷巨棟罔託蔭焉永嘉之社名然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致詳地勢偏隅人且自恕令姑罪之免矣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然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為貧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顏先生百納錦社稷入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故社稷之祀亦不可廢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枵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祀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髙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為何如而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嚴事也行之於新邑禱之於枌榆立之於洛陽示尊敬也其崇重之意又為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廢不建周社而祀社之禮壞一變於漢之中世再壞於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意乎吁與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又奚為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常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於此又知社稷為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為之也

王東卑先生集祭大稷文　天監下土庶錫豐年明神格思實相民事茲率由禮時祀敢忘一本天命匪解虔錫豐年明神格思典我良祈

洪适盤州集土正句龍氏后稷氏祝文　伏以惟神之靈配食社稷土爰稼穡實尸其功練日報天於郊用牲美芳嘉薦用廸舊休

鄭起潛立庵外社稷祝文　七月之旱薦求青澤之流一雨所濡庶有豐年之望隨感輒應因謝致祈有社稷為實為土穀之主時雨暘若迄臻禾稼之登

雨師雷神風師太社太稷祝文　春夏耕耘正切有秋之望陰陽竢豎實深不雨之憂斯民何辜惟德弗類令通臣而懇禱念我衆之焦熱轉為年豐在茲旬浹閱此七月之旱引領望霓沛然三日之霖覆手為雨備伏以僕盼嚮其通

春祭祝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二月朔日戊酬天子敢遣具位臣某敢昭告于太稷之神惟神職司八政首務三農民用以生萬世攸賴選茲吉日恒典恭陳神其格思永錫繁祉云云尚享

秋祭祝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八月朔越日戊酬天子敢遣具位臣某敢昭告于大稷之神惟神寔司稼穡普濟黎氓百穀用成群生咸遂元宋本王

治集祭大稷文。惟神典司百穀。貸我民天。秩邦維時。有嚴癸祀。尚其昭格。式相豐年。程端學積齋集祭大稷文　惟神八政是司。三農是務。用成百穀。成遂群生。時因仲春。敬修常祀。明善清河集大稷文。民惟邦本。食乃民天。雨雪愆期。奚聞嗣歲。四方久旱。麥不能苗。匪徒無年。將興疫癘。深為茲懼。虔走嚴祈。冀沛甘霖。惠澤萬國。

國朝大社大稷祝文。維洪武某年某月日。

皇帝敢昭告于太社之神。太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烝民。萬世永賴。時當仲春秋。禮嚴告祀報謝。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備茲瘞祭。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宋張文潛宛丘集府州縣祭稷文。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邦之君。實興周室。萬世通祀。光配無極。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蒞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土。王東年先生集后稷氏文。肇降播種。服勤于農。王化開基。百世是祀。歲舉彝典。以昭獻誠。一本誕降嘉種。服勤于農。王化開基。百世是祀。劉給事集祭社稷祝文。維神以休烈。垂祐下民。生殖之功。萬世永賴。某被命守土。蒞事之始。牢茲常事。敢不祗謁。韓駒陵陽集謁社稷文。惟神載在祀典。所從來遠矣。縣令始至。臨閱壇壝。此令甲也。其敢不恭。陵陽牟獻集社稷文。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祇事三日。未有以自見於民。祗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閒。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祭社稷祝文　某奉天子命。寄此民社。以三月乙卯即治。凡神之能庇貺斯民者。莫不致恭以奉祀事于廟。惟時五祀之本。設壝以祭。於是卜日省壇陛之制。考樽彝之數。封植嘉木。以俟祈報。揭虔以告。神其鑒之。張南軒集稷神文　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功用莫樂緜同謝守大彭

止堂集宜春縣尉謁社稷文　唯民天生之。社稷食之。君命吏臨之。唯神鑒之。尉雖職官。亦吏也。於民事敢不盡心。今以蒞事之初。具清酒庶肴。奠于壇壝。非以自獻而已。亦曰。社稷食民之神。當為民敬。又江陵府謁社稷文　某得鎮古荊。祗見社稷。敢共農事。維守之職。不違農時。穀不勝食。儀庚斯訓。神罰勿逸。又袁州權郡謁社稷文　社稷有功於民。民百世祀之。吏無德於民。民不能一日安之。郡祀社稷。非以報也。亦以勸也。某敢不敬。謬行之省齋集代劉守到任謁社稷文　某蒙恩假守。初見吏民。惟社稷郡之本也。具禮祇謁。將正始崇本。凝神之休。以惠遠俗。非曰舉故事而已。神其相之。吳泳鶴林集稷神祝文。惟詩之載芟曰。春祈社稷。所以

重農事之始也。方春東作。田疇旋旋。而神實敏地之生。國有令典。吏敢不虔。謹潔牲具幣。以致祭于神。惟神克相。惠綏此民。俾物無疵癘。則吏與民拜神之德。陳耆卿篔窗集社稷神祝文　縣令八品官爾。有社稷焉。讀詩至載芟。則知祈年古矣。祈之春。固將報之秋也。青陽氤氳。千耦如雲。神其玉之。食我農人。黃應龍壁林集社稷祝文　某兩年承之水潦。是憂民無流莩。賴神之庥。誤恩召還。實為忝冒。行矣問塗。以謝以告。謁社稷文　恭惟國家祀典。自古迄今。無如社與稷為至重。蓋五土之神。民所載也。五穀之主。民之命也。台之為郡。濱于海。旱乾水溢之憂。號為大難。若時晴雨順。海波不驚。則民可安居而粒食。守臣與此邦之百姓。同戴社稷天地生全之德。斯無歉見事。祗謁敬以情懇。葛立方歸愚集后稷氏祝文　惟神帝武歆靈。罕訏菽賀。教民粒食。民以弗饑。用臨嘉平。土反其宅。司嗇之祀。敢效吉蠲。孫逢吉集祭后稷文　厥初生民。利在稼穡。孰宣其勤。俾之粒食。思文后稷。于懋于耕。萬世不匱。質以有生。牲既博碩。酒且嘉栗。以妥以侑。祇薦明德。播芳大全集汪彥章謁社稷祝文　國家當艱難用武之秋。擇循良宣化之吏。不以某之不肖。使守此邦。撫其人民而事其社稷。大懼迂愚無以報稱。惟神降鑒下土。秋祀萬世。當使雨暘以時。疾癘不作。而守亦預有榮焉。尚享。宋詠到逆曦首奏告社稷文　伏以兕渠就殲。函首闕庭。冊祝告虔。虔儀宗社。太稷又作宗稷賴神靈之助順。豈沖眇之能堪。覩人心鄉背之甚明。如天命延洪之可卜。敢忘抑畏。庸答顧歆。伏以聰言西土。全付我家。三百年德澤涵濡之深。億萬眾人民愛戴之舊。逆曦位崇上府。云云川宋府授首如期。實憑宗稷之神靈。迄底方隅之綏靖。更祈孚祐。益壯丕圖。祗率彝章。敢伸虔告。祈禳四六祭稷神祝文　百嘉之物。所資惟穀。神職攸司。種無不熟。報功以祀。禮行仲春。匪福其私。惟以為民。上賚社為五土。稷播百穀。土穀之利。萬民以濟。某人始至。敢不款謁。神其相之。

又　惟神播種之功。烝民乃粒。從于先穡。宜以侑食。春祀以嚴。歆恭無斁。尚格神休。惠此一邑。尚享。元明善清河集祭社稷文　歲崇潔祀。靡愛犧牲。徼福皇祇。固我邦本。自秋七月。涉于春初。胡虐恒陽。不雨不雪。匪饑則沴。而為民憂。用展明禋。時沛青澤。女功茲在。無奧虔祈。旱既大甚。閔我孽黎。不雨無苗。恒暘有癘。揩脩徧禱。冀歆嘉祥。百穀用成。家用康樂。常祀豐潔。千億萬年。宋本王治集祭后稷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配食司穡。時維故常。神其格思。永歆昭薦。程端學積齋集祭后稷文　惟神躬勞播種。粒我烝民。有德有功。敢忘報稱。仲春禮薦。繁祉是祈。蒲道源順齋集

棐祭后稷文　教人稼穡。創始於神。萬世粒食。有功在民。報本之禮。率土攸均。仲春上戊。血牲薦誠。願神孚佑。百穀用成。　爲農之師。百穀首殖。萬民至今。賴以足食。功配於社。祀以爲稷。春中上戊。牲酒報德。願賜豐年。俾民富實。王康文山集　祭社稷文　爾有神爲民而立。自昔有之。曰郡。曰縣。無不爲置壇壝而通祀之。歲之豐凶。民之安否繫焉。禮有俟享。責在有司。時乃明禮。惟爾有神降休。尚饗

國朝府州縣社稷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某月　朔日。某官某等。敢昭告于某社之神曰。品物資生。烝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維玆仲春秋禮宜中秋祀。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錦繡萬花谷　祭社稷歌　厚地閒靈。方壇崇祀。建以風霆。樹之松梓。勾萌既甲。芟作伊始。恭祈粢盛。孝膺休祉。中秋　祭社稷頌　社實陰祇。稷惟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時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陶唐秋災。決河數紅。棄亦播殖。作義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勲庸。勲庸伊何。厚載蒼生。倉康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別乃大德。功被陶鈞。乃家乃國。是奉是遵。宋何　隋書音樂志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稷奏誠夏辭　粒食興教　播厥有先　尊神致絜　報本惟虔　瞻榆束耒　望杏閑田　方憑戩福　佇詠豐年　秋報稷奏誠夏辭　人天務急　農亦勤止　或蓘或穮　惟穈惟芑　涼風戒時　歲云秋矣　物成則報　功施必祀　唐樂章　左僕射房玄齡撰　迎神奏順和之舞　太簇宮　列山有子　后土用神　播植百穀　濟育兆人　春官緝禮　宗伯司禮　戊爲吉日　迎饗茲神　登歌奏肅和　后土凝德　神功叶契　九域底平　兩儀交際　戊期膺序　陰墉展幣　靈車少留　俯歆樽桂　送神　告祈式就　酬功載畢　覩地尊天　禮文經述　旣徹今序　景福流初日　神馭爰歸　詞官其出　宋史禮樂志　祭大社大稷樂章。德三首。降神靜安。　百穀蕃滋。麗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育物惟茂。粒民斯普。報本攸宜。國章咸覩。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穆大祀。功利相宣。靈壇美報。歷代昭然。介以蕃祉。祚以豐年。土爰稼穡。允協民天。　送神靜安。　制幣儀齊。正辭無愧。樂以送之。畢其精意。景祐三首　迎神寧安　五祀之本。百貨何極。道著開闢。恵周動植。國崇美報。民資力穡。奠獻惟寅。神靈來格。　初獻升降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幣並嘉安。奉俎豐安。同前　亞終獻文安。送神寧安。　神之來兮降茲下土。神之去兮。杳無處所。壇壝肅然。瘞幣徹俎。乃粒之功。冠于萬古。　奉俎豐安。神州地祇皇地

祇。與社稷通用。禮崇明禋。維馨斯酒。潔粢豐盛。殺時犉牡。齊莊嚴祇。升燎于燃。其報伊何。如山如阜。　大觀九首。迎神寧安　黃鍾二奏　惟土之尊。民食資焉。陰祀昭格。牲牢腯牷。有功于民。吉其吉蠲。神之來享。雲車翩翩。　大簇角二奏　惟穀之神。溢青無窮。百嘉蕃殖。民依厥功。嚴飾壇壝。威儀肅雍。神之來享。祈于登豐。　姑洗徵二奏　倚歟邠歟。生養斯民。家給人足。時底熙純。祗嚴明禋。於薦苾芬。粢盛豐潔。神乃有聞。　南呂羽二奏　籩豆斯陳。三牲告幽。報本之禮。荅神之休。來歆芬香。豐登於秋。倉箱千萬。治符成周。　初獻升降正安　崇崇廣壇。嚴恭祀事。威儀孔時。周道進止。鏘若環佩。誠通于幽。相于農植。邦其咸休。　奠幣嘉安　於昔陰祀。封土惟崇。于時之吉。歆予鼓鍾。柔靜化光。人賴其功。陳茲量幣。百貨是隆。

酌獻嘉安　坤元主物。功利相宣。蠲茲祀事。美報致虔。清酤苾芬。如靈壇肅然。酌尊奠觴。神其格焉。　亞終獻文安　薦嘉靈時。洋洋來格。載登茲壇。齋明維敬。神用居歆。順成農穡。其崇若墉。其比若櫛。　送神寧安　尊罍芬香。威儀肅雍。靈心嘉止。洋洋交通。神歸降禧。年斯屢豐。倉箱千萬。愍于三農。　紹興十七首。迎神用寧安　函鍾爲宮　春社同　五祀之本。社稷有嚴。芟作伊始。來敢不虔。吉日惟戊。式薦豆籩。神其來格。用介有年。　函鍾爲宮　秋社臘同。功烈在民。誕受露雨。良耜既敗。乃揚收舞。是奉是尊。厚禮斯來。相其豐年。多稌多黍。　太簇爲角　是奉是尊。茲率舊章。樂會純繹。薦溢圜方。情文備矣。神其廸嘗。永觀錫羨。多稌穰穰。　姑洗爲徵　穀資土養。民賴穀生。功利之博。莫之與京。式嚴祠壇。因物薦誠。禮具樂奏。惟神顧歆。　南呂爲羽　國主社稷。時祀有常。肅若舊典。報本不忘。粢盛豐潔。歌吟青黃。尊神俠來。百物膺將。　盥洗正安　祭重齋肅。神格專精。沃洗于阼。消潔著誠。清明包矣。熙事備成。以似以續。如坻如京。　升壇正安　神地之道。粒食有先。歲謹祈報。禮嚴豆籩。降登裸薦。罔敢不虔。以似以續。宜屢豐年。　大社位奠玉幣嘉安　春秋太社土正后稷通用　土發而穀。農祥是祈。籩豆加籩。典禮有彜。惟茲珪幣。用告肅祇。神靈降鑒。錫我繁釐。　太社位奠玉幣嘉安　秋報太社土正后稷通用　赫赫坤神。稼穡是司。方是藉斂。報本攸宜。嘉壇建祀。玉帛陳儀。明靈昭格。以介蕃釐。　還位正安　國主大祀。地道事神。稷司百穀。利賴惟均。祿日新吉。粢盛苾芬。神燕娭矣。福此下民。　捧俎豐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熙相農功。繄神之德。俎實犧牲。舊章是式。酌有豐年。我度維億。　大社位酌獻嘉安　春社大稷土正后稷通用　叶氣嘉生。年穀順成。萬億及秭。如坻如京。奉時犉牡。告於

神明。歌此良耜。於昭德馨。　亞終獻文安　風雨時若。自天降康。穰穰播殖自神發祥。穀我父子。豐年穰穰。報本嚴祀。齋明允臧。　徹豆娛安　報本之禮。載予甲令。靈壇昭告。神既來聽。徹彼豆籩。精誠斯罄。實惟豐年。農夫之慶。　送神寧安　乃粒烝民。功昭萬古。國有常祀。薦獻式叙。肅肅雍雍。舊章咸舉。神保聿歸。介我稷黍。　望瘞正安　地載萬物。民資乃功。報本稱祀。太稷攸同。禮樂既備。訖埋愈恭。神其降嘏。時和歲豐。元樂章降神二成　林鍾宮　鎮寧之曲　八變以社以方。國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綿遠。農功萬世。於焉報本。顯相黙祐。降監壇墠。　降神二成　太蔟角　鎮寧之曲　錫民地利。厥功甚溥。昭代典禮。清聲律呂。穀旦于差。洋洋來下。相此有年。根本日固。　降神二成　姑洗徵　鎮寧之曲　平厥水土。百穀用成。長扶景運。宜歆德馨。五祀為大。千古乘行。感通肸蠁。登歆鎮寧。　降神二成　南呂羽　鎮寧之曲　幣　齋虔脩粢盛。告備倉庚坻京。緊誰之賜。崇壇致恭。幽光孔邇。享于精誠。休祥畢至。　初獻盥洗　太蔟宮　肅寧之曲　禮備樂陳。辰良日吉。挹彼堣罍。馨哉黍稷。濯溉揭虔。雉巾及冪。萬年厥祀。瑲瑲受職。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春祈秋報。古今彝章。民天是資。神靈用彰。功崇禋嚴。入阜時康。雍雍為儀。增芬苾香。　正配位奠玉幣　太蔟宮　德寧之曲　地祇饗德。稽古美報。幣帛斯陳。圭璋式縟。載烈載燔。有益致告。雨暘時若。丕固永保。　司徒捧俎　太蔟宮　豐寧之曲　我稼既同。群黎徧德。我祀如何。牲牷孔碩。有奠有嚴。隨方布色。報功求福。其儀不忒。　正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異世同德。於皇聖造。降茲嘉祥。衛我大賚。生乃烝民。伴德覆燾。厥作保將。有相之道。　配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以御田祖。皇家秩祀。有民人焉。盍究本始。惟叙惟修。誰實介止。酒旨且多。盛德宜配。　亞終獻　太蔟宮　咸寧之曲　以引以翼。來處來燕。豆籩牲牢。有楚有踐。膚答神休。神亦錫羨。土穀是依。成此酳獻。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文治脩明。相成田功。功為特殊。儀為特隆。終如其初。誠則能通。明神毋忘。時和歲豐。送神　林鍾宮　鎮寧之曲　不屋受陽。國所崇敬。以興來歲。篚芬堅穎。雲軿莫駐。神其諦聽。景命有僕。興國同永。　望瘞位　太蔟宮　肅寧之曲　雅奏肅寧。繁釐降格。篚厥玄黃。丹誠烜赫。肇祀以歸。蠲吉咫尺。萬年攸介。丕承帝德。

國朝樂章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斯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生祥風。歆當稽首兮吉卜年豐。　初獻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玉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罩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烟繚繞兮雲旌幢。予令稽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祖陳徵禮兮神載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遐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肴羞兮詣瘞方。鳴騶率舞兮薦斝罇。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令稽首兮謝恩光。宋虞儔尊白堂集　掌史君一新社稷壇宇次汪倅韻　歸然壇宇俯清流。須信規摹踦別州。端為直芧崇屏翰。要知東楚責綢繆。治聾有酒頒分饋。宰肉何人歎滯留。天欲吾公安社稷。未宜小試羨三休。王十朋梅溪集　夔州祀社稷于州之西五里。地不盈畝。壇宇庳陋。垣墻頹圮。非所以崇明祀也。買地易路。築屋增壇。命同僚董其事。不踰月告成。二月戊子。祀事既畢。書以記之。　天下通祀惟社稷。次則曰雨曰雷風。句龍與棄配土穀。是皆於民有大功。古夔子國今會府。其於明祀可不崇。西郊壇宇何太陋。我忝守土責在躬。廣而新之緊誰力。蓬蒿花縣謀僉同。築垣旁近丹荔圃。闢路下壓黃冠宮。地幽松柏兼可植。時和黍稌行將豐。熒門社稷宋社稷。願與天地同無窮。

鎮撫社稷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注 鎮。安。撫。綏。魯國之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同恤社稷

左傳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注 齊再伐魯。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惠顧社稷

國語里克殺奚齊及卓子。呂甥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公子夷吾出見使者。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以君之靈。罪人克伏。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適而建立之。則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穆公許諾。及使者。

君死社稷

禮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注

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悉請見國人。

毋面目見社稷 史記晉世家。秦伐晉。獲晉君以歸。秦繆公許歸。晉侯使呂省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

斬社稷 古史微子世家。宋偃自立稱王。射天笞地。斬社稷。國人大駭。

同死社稷 續後漢書北地王諶傳。末帝太子璿之弟也。魏大衆入寇。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下。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仕宋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

變置社稷 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又盡心章。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者。

安劉氏社稷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遣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

可屬社稷 西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任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敬。未嘗有過。甚見親愛。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遊五柞宮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曉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事。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擬儀社稷 東漢書孔融傳。融上疏言。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恣極。罪不容誅。

小宰社稷 東漢書劉梁傳。梁字曼山。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嗣守社稷 晉書載記慕容超傳。超有母妻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之。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也。

可付社稷 北史魏江陽王孫善。少隨父王江南。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嘗言於上曰。可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儀形社稷 北史魏湯平幽王第五子匡。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不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

大孝安社稷 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倓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渡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倓諭曰。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倓進說曰。大孝安社稷。

許唐社稷 資治通鑑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左軍中尉劉季述等。遷上適少陽院。立爲太上皇。矯詔令皇太子嗣位。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南還。十二月至大梁。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注。劉季述矯爲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寮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大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

泯人社稷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淵地拓疆。泯人社稷。

不死社稷 五代歐史後蜀世家。蜀王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昶之卒也。其母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

死衛社稷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高保融遺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心繫社稷 趙善璙自警篇。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死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再安社稷 宋史韓琦傳。琦於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

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保社稷 北盟錄：二帝之遷，唯有從權，凡與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者乎。

死守社稷 北盟錄：宋靖康中，先是唐恪言金人必來，勸上為避狄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安。上以恪之言問何㮚，㮚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請罷相。

改置社稷 後山談叢：蔡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睨社稷 宋史備要：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自姝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歸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

郡王死社稷 金趙周臣滏水集：貞祐二年，廣平郡王完顏承暉以都元帥行省事於中

都，左丞參多副之，委以軍事。承暉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絕，慨然約參多以同死社稷，而參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承暉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如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除差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死。

黍稷 本草：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書盤庚：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酒誥：康叔妹土，其藝黍稷。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幽風：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出車：黍稷方華。楚茨：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甫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信彼南山：畇畇原隰，曾孫田之。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彧於六反。生民：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良耜：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閟宮：曰有稷有黍。春秋桓二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注：黍稷曰粢，不精鑿。周禮大宰：三農生九穀。注：黍稷之屬。禮記曲禮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內則曰：豕宜稷。月令：中央土，天子食稷與牛。國語：稷為糧，不能蕃殖。爾雅：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為粢也。三元延壽參贊書：稷米稌也，發三十六種病，八穀之中最為下，不可同川附子服。廣志：皖城稷，通麥，稷與二者，以四月熟。厘餘：冀州論真定好稷，地產不為無跡也。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二經，薰吳之下，其木多稷。稷似松有刺，細理，音即。夢溪筆談：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即積，路州志也，留宜黍稷。小學紺珠：穀五穀之長。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穀梁傳。白氏六帖：仁者之粟。禮文帝詔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粢注：孝子理實，尚不取惡人之粟，祀其先人。白虎通：清風至則黍稷滋。獨江綱體字：庶庶和豐，青青蕃殖。賦偶：或耕或耘，所於不易。實堅實好，其宜黍稷。稷積既飲於夷邦，漢經寔聞於楚茨。或或醉如雲之氏，穰穰登乃穀也豐。貽子孫子，威喜有秋，穀我士女。詩非觸哉。農之慶也，既詠於甫田，歲之豐也，宜歌於華黍。不稂不莠，既杏杏無戕，如茨如梁，已慶於農夫。名稷更多於翼翼，而青益大於芃芃。賦隔：取彼十千，處播之詠，被大薑積，述於六月之詩。不耔黃雲之

稗，已卜豐年，何煩賦律之吹，乃生多黍。

敎黍稷 儀禮士喪禮：敎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孫曰：熬，煎穀也。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見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則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

沐稷 禮記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疏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可知也。

寒谷不生黍稷 劉向別錄：燕有寒谷，不生黍稷。鄒衍吹律於其間，煖氣乃生，草木由是榮茂。

玄稷 稽瑞錄：漢書曰：宣帝神雀元年詔曰，乃元康四年，玄稷降于郡國。玄稷，黑黍也。王子年拾遺記：漢宣帝之世，有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之瑰偉也。

膏稷 齊民要術：爰有膏稷。郭璞注云：好味清如憲。

步武黍稷 抱朴子喻蔽篇曰：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

儉歲粱稷 南史列傳：劉訏與其族兄歊，俱風神穎秀，祖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丹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也。

鑿凍樹稷

温公潛虛。鑿凍樹稷。勞而無得。否解曰。鑿凍樹稷。徒自勤也。

稷丘

地名。史記伍子胥傳。敗吳兵於稷。索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

稷下

馬明叟實賓錄。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劉向以稷為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司馬温公傳家集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風。嘉三王之茂。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横閎。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為之蓊蔚。訾毀珵美。化為瑕玼。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澤。鴻鵠鵷鶵。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隣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斌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恩。莨莠茂者其穀蕪。綢者棄綱而失序。行者多岐而

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擯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脩列。讒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鋤秉耒。而為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鵷羨。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為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西河美稷

東漢書匈奴中地名。見後漢書南匈奴傳

稷氏

千家姓商音東海。元和姓纂稷。后氏之後子孫焉。見姓苑。漢稷嗣君。叔孫通支孫。亦為稷氏。魯郡。今兗州有稷氏。又漢御史大夫稷不疑。封寒封侯。姓氏急就篇稷氏。后稷之後。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東巡。擁琴朝謁。

后稷

農桑通訣。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之渠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羅泌路史高辛紀。上妃有邰氏曰姜嫄。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棄惟元子。披頗豕穴。棄之每異。嫄乃收之。爰名曰棄。而字之曰慶辰。性敦而仁。戲惟稷黍。列女傳云。性敦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為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織為本。教發畜糞土。别五土之宜。教民時藝嘉穀。致飴有相之道。脩封疆為甽田。順土造區。廸民降岌。而後萌人各得其所。志云。稷始為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故孔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年一足哉。虞帝乃國之斄。號后稷。勵百穀。而山死取始人。是生斄豐。世濟其德。斄豐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穀。是為田祖。自商以來祀之。詳帝古今列女傳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率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兼金合璧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

后稷。播時百穀。注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疏王肅云。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饑也。云云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疏先王謂后土也。云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王公劉克篤前烈。疏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云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詩豳譜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宥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疏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故以后稷冠之早慶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中以百福干祿焉。疏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云云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疏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經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注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云云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經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疏及成人有徳為舜所舉用掌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傳云云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云云經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注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疏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食之注云謂六七歲時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也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來為稷官而天下蒙賴云云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經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正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疏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者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經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疏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大與之教是可大也經誕我祀如何云云以興嗣歲疏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

豐年也經云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疏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余福以至于今而賴之令文王得由之起令既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思大后稷配天也疏周公既已制禮惟后稷以配所感之帝於南郊又疏因述后稷之徳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昔陳后稷有徳可以配天之事經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疏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徳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徳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頼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教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子孫之國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歌樂周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云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注箋云姜嫄用是而生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頼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經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注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疏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云云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侯使民知稼穡之道民頼后稷之功多云云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祖纘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傳疏云云王肅云堯以命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云云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受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不濟世也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本紀又云唐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頼其功也云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云云禹稷同時其事相繼云思文王之美后稷云立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者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

禹所治之地又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又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云享祀不忒注謂僖公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又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舜登用之使居稷官民頼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禮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云云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云云契為司徒而民成賓勤其官而水死云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云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疏法施於民則祀云者若神農及后土云云與契之屬也云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云棄后稷名也又表記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注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足獨用之者多無數也疏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注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疏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為烈

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手足而用之者
多天下皆是也又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疏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
其義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
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
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周禮夏官司勳云云民功
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疏周之先祖棄為堯之稷官農人植嘉穀天下
為烈豈一手一足我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有功故以后稷擬之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云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
后稷是也疏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
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春秋左昭公元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
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
之長經后稷封殖天下注后稷脩封疆殖五穀疏周語云昔我先世後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案本紀不窋
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為大國故受此五國為土之長也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蔡墨對獻子曰云云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注掌播殖也正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注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
正自商以來祀之疏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又舊禮儀志張齊賢建
議曰云云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云
云在商周稷禹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禹云云唯社林正議獨以為周室
之興祚由后稷　左傳襄公七年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
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正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孝經聖治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后稷周之始祖疏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
夏本紀禹曰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濬畎澮致之川與稷
予衆庶艱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為治殷本紀
湯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
有立又宋書符瑞上棄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周本紀周后稷名棄棄為兒
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
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
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王欲壅穀

洛太子晉諫曰不可云云自后稷以來寧亂注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
饑稷播百穀民用又安正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注基始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又穆王將
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云云昔我先世后稷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
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云云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訓典云云奕世
載德不忝前人又云昔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而殞家語好生篇孔子曰
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讓
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云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
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疏舜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種樹藝殖五穀五
穀既豐熟而天下民人於是得養育其生太平御覽孔叢子曰魏王問子
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史記秦楚之
際月表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又前異姓諸侯表同荀
子解蔽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淮南子繆稱訓后稷廣利天下
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注觖不滿也正滿如陷注陷
少正實如虛盡之者也漢高祖下詔曰云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
注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之正至今血食天下注
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選司馬長卿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議曰云
云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張敞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
於斄注與邰同揚雄解嘲家自以稷契選班彪王命論昔在帝堯之禪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
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注良曰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
以造次之間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
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　杜林字伯山光武時大議郊祀制
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云云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
起功不緣堯班孟堅典引篇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
越成湯武注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
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也湯
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
王也魏志杜襲字伯侯文帝時帝以襲試船沒帝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
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注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正故尚

書僕射杜甞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僕卿又劉膵字子揚明帝詔曰云云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云云膵議曰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堯有功名在祀典故也選外晉紀總論名實晉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注良曰周之祖先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云云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云云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注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云云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大始平之云云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又晉愍紀史臣曰並同　束晳字廣微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云云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注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大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新高祖贊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舊禮志

黎幹進議狀為十詰十難云云其四難曰云云爰稽遂古泊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人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門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遵而祖之乎又新王譜傳系於全同新魏徵字玄成謂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云云良臣稷契皋陶也舊禮儀志許敬宗等奏議云云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祀后稷以祈農事又新禮樂志同舊禮志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遵而祖之乎禮樂志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

功比德抑其次也苟成相唐得后稷五穀植韓文原性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宋書臧燾字德仁高祖時上議曰周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敬齋古今黈后稷摯堯禹四人同為帝嚳高辛氏之子禹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嗣校之文王之於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啟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為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擷江鯛體字令德

大谷　精衍景信　吱嶷忠勤兼金合璧散對一德　水舜丕基肇周　雅詠尊祖頌歌配天　功本積累物資懋遷　令德彙著大功夙閒　厥初烝民粒播傳業持雖后稷系麻教民　藝穀而育也秋德兆人之命植本而興也閱八百載之基　邰封先啓唐虞之治蟬聯周德積興文武之功　其元勲封之有邰思其大德陳于時夏　唐虞之世功獨為盛文武之君業由肇基　雖好稼而獨傳亦積功之所起　民由己饑予於虞尤飢食以艱奏乎存心盆勤　周公陳此率由致業之狀孔子贊之無瞰道門而入　恤功于民有相之首　庶民之養也惟我是貴蒸民之饑也實子之恥　方幽表於萬邦故俾旁於一己　予以肇三十六王之基

業予以開八百餘年之宗社　孟當平世之初忠濟數天之下　種植麻菽衣食人民　天下為然民功曰唐　好稼而有天下盡土以附苗裔黎民無見於堅壁庶士見聞於不稽　續續伯禹時惟后稷　出自高辛自稱使人　而受恤功之命於今濟世之仁　帝嚳為姑姜嫄本女齊始封邰貴能讚禹　既誕播以有相道史邦而啓土教農有秦有稀咏於頌惟秬惟秠秋於稷　思播之事作農之師　教民之稼克躬其勤思民之飢由己其饑　司稷播事作之農師　耕必地宜之相然則天下之為立我烝民莫有下國　有秬有稻有黍有稷　播之種之來作角稼穫之則之而成罔稽　於懷令望萊田成除　凡功力所加之有則桴明見助之如　不稱不概得生成之茂既弘既多　閒狀入之儲　人之望主空主乎聖之生必有制也　在兄弟之戚己種植之孝稼建我人之始又農料之不拿　誕降嘉種而素己我自謂使人而名帝取　播時百穀全章育之念立我烝民奉陛艱之菅　食為民天也此克其食之艱教歎累今也此數以救之播雜對驗之用語則得稱而君考之名制則特令之后俾烝人之乃粒脫黎民之阻饑　錫命邰封功植二王之本胎雙津渡音派乃夏之金　推以配天祀圜丘而有秩肆于時夏濟樂府以彰聞　主

則封邰。春光無愧於位。民浹而配社。祈農事於豐年。當時自謂於使人。恐
浮於行。後世推尊於始祖。配於天。禋祀祭法之中。揆華共扶詩頌忠
文之作。推配乎天。群書足用積功累仁。建邦啟土。教民稼穡。勤農耕桑
體題 始基陵蔵。恤功配天。播種之功。艱難之業。成天地之功。佐唐
虞之盛。賦偶 積累功懋。艱難業成。始基靖民。見入百穀之蓺。積功累仁。
參三十世之書。教以稼穡。述其有無。立烝民於粒。庭用極。思天下於
誠由己饑。稼穡教而人識耕耘之始。艱鮮食而民安飲食之中。賦隅嘉
肅恤功。既著周書之訓。大其為烈。又聞農氏之書。頌特史克之詩。安在
下國瑞啟武王
之聖。始我來牟。

禹稷

四書大義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樂顏子之樂。程子曰。君子而時中。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也。容齋隨筆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兼

全合壁書益稷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注 與稷教民播種之法。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注 伯夷下典禮教民。禹治洪水。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后憂功於民。疏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注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疏 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公於民。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詩閟宮俾民稼穡。疏 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群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注 禹稷 正 其次有立言。疏 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為上次也。太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人者。謂大賢之人也。云云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云云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云云 其勤民定國禦菑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管子法法篇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皐陶為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上精一德。注 各精一事。正 以事其君。國語鄭語史伯對桓公曰。云云 未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注 是成天地之大功者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 孔子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正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疏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舜帝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皐陶也伯益也。云云 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憲問南宮适問於孔子曰。云云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其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正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注 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疏 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云云 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特謙。不敢以己比於禹稷。子叢子問書篇子貢問書義。子曰。吾於大禹皐陶謨。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孟子離婁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

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 當平世身為公卿。憂民急也。云云 禹稷急民之難。疏 云云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史夏本紀禹曰。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淮南人間訓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注 謂夏殷周。正 有陰德也。淮南子泰族訓 堯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前漢董仲舒 策武帝時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

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時上封事云云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臣聞今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云云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後孔融字文舉曹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注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於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郎顗字雅光順帝時顗上書薦黃瓊李固云云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群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之屬並在朝正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魏志荀彧字文若云云彧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注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晉杜預字元凱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制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傅玄字休奕武帝即位上疏曰云云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

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列女傳符堅妾張氏進曰妾聞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云云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柳子厚漢廟銘序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禼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唐劉迺字永夷天寶中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云云昔在禹稷皋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事類禹善除患稷能濟時 禹號絕德稷稱使人當溪水之未平致蒸民之艱食 九年既患於昏墊五穀孰為之播殖春共神禹一號司稽墊夫后稷亦為司空 是有比周之意相高汲引之風 逆於內也恐貞光懷心於外也又常恤功使國利民急人之難拯民之艱 相汲引以振朝思溺饑而由己 禹四載以出民之昏墊播百穀以導民之種藝 洪水方割粉殊鑿之勞咎民阻飢盍播殖之力 禹而不稷則無以踐禾稼之田稷而不禹則無以入將魚之手 搁江綱體字忠勤濟世功烈是民 萬世永賴烝民乃粒 和朝堂佐忠濟思饑躬稼播德魏事

觀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五

稷

益稷　書傳會選蔡氏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晦菴書說義剛問益稷篇禹與皐陶只嘗自叙其功。是如何。先生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皐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其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孔安國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孔穎達正義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旣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别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黄度書說益稷佐禹有功。因禹稱其事。故以名篇。孔氏之言是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至孔安國按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爲二。觀舜典愼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爲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爲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爲二。雖釐而爲二。苟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爲一也。旣已釐之。則必爲之篇名以别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爲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旣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爲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爲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勢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則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爲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旣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陳經詳解古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槩與皐陶相聯續。如皐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分爲益稷篇。因禹有暨益暨稷之事。故以名篇。胡士行詳解此與前篇文勢相接。以使竹簡分爲二。陳大猷集傳　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罕。惟取篇首二字以記篇名。後多類此。[illegible]　仁山金履祥表註　語意與皐陶謨相接。竹簡繁多。折爲二編。今文合之。王充耘書疑問斷　堯典作於虞史。故以若稽古先之。舜典。大禹。皐陶皆虞書也。何以亦言若稽古歟。大禹皐稷皆虞廷之臣也。而益稷不言稽古何歟。堯舜言典。禹皐陶言謨。益稷不言謨何也。　答書者古之史也。其紀錄則出於當時。其纂脩則成於後世。春秋傳所引虞書皆云夏書。則知舜典大禹皐陶謨。必紀錄於虞朝。而纂脩於夏時矣。況自今以上皆可謂之古文。何必異代而後謂之稽古乎。禹皐益稷。固皆虞廷之臣。而益稷不言稽古者。蓋益稷一篇今文本合於皐陶謨。故帝曰來禹汝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不過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耳。是則稽古之辭。已見於皐陶之首矣。安有一篇之首而兩言稽古者哉。且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況一篇之中。自禹稱暨益暨稷播奏艱鮮之外。終始無益稷之言。是又可謂益稷之謨乎。合皐陶謨而觀之。可無疑矣。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書傳會選蔡氏傳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旣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

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功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鄒季友音釋：孜，音茲。墊，都念反。乘，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字本作栞。鮮，音仙，下同。畎，古泫反。澮，古外反。傳呼去聲。漫，謨官反。瞀，音茂，又音務，目不明也。輴，敕倫反。樏，倫追反。橇，充芮反，又丘妖反。毳，如淳音蕝。師古音如字。梮，涉革反。梮，俱玉反。漢書音九足反。蹉，倉何反。跌，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堙，音因。涌，音踊。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曰廣，度深曰深。然此特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洫，忽域反。考工記：廣深二尺曰遂，廣深四尺曰溝，廣深八尺曰洫。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大小以包其餘也。　民尚艱食，接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奏；下句言艱食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爲難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法不偏，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爲民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孔疏云：益奏鮮食，刊木所獲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鱉也。積，子智反。起，治去聲。不保其治同。

濬畎澮距川圖

壹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每一目當一井

百井謂之一成

川　每一目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右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入九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陳師凱旁通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据古注也。陸氏云：輴，丑倫反。樏，力追反。輴，史記作橇，丘以上山不蹉跌也。陸氏云輴，漢書作毳，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子絕反。樏，史記作橋，徐音近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韋昭云：梮，見正義。又史記夏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正義云：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檋，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左傳云井堙木刊。見襄二十五年。周禮一畝之間。至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周禮冬官考工記云，見正義。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孔安國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　禹拜曰：都，王予思日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皋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至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

至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陸德明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書篤反。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思如字。又息吏反。孜孜音茲。浩浩戶老反。墊丁念反。昏音婚。一音泯。本或作泯。溺乃歷反。予乘下音繩。刊苦寒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毳。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毳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隨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也。又仕下反。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生也。距其呂反。濬思俊反。畎公犬反。澮古外反。廣尺上。深尺上。尸鴆反。下深二仞同。艱工閒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食處昌慮反。鱉必滅反。懋音茂。遷本又作𨔛。烝之承反。衆也。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當丁浪反。　重言　帝曰來禹　二見舜典　如何　三見典臯謨　隨山刊木　禹貢　重意　汝亦昌言又師汝昌言。　禹拜昌言。　予思日孜孜。君陳惟日孜孜。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見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師汝昌言篇首孔穎達正義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臯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浸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沉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臯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彼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息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息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昏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蕝。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輂。丘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九足反。毳行如其輴。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所乘。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治水偏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衆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鱉。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雖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教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鱉。使人鮮食之。

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
殖，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
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
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材木之。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
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
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
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
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
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
禹盛言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
自伐也。要義　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所以孜孜之事。　四載與史記諸書
同，而字體各異。　刊木訓除　謂槎。謂開道治水。　決川距海，由濬畎澮距
川，故先言川。　暨稷播奏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　烝民粒故萬邦
乂，禹言此以勉人。王乚王氏史浩講義　帝曰來禹主萬邦作乂　伏主以
益稷合於皋陶謨，所以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未竟也。皋陶方退託於未有
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書皋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

也。亦者，連上文言之。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皋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
哉。皋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禹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
曰：洪水滔天，微茫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丘陵且不見，況得平土乎。下民
昏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
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為隄防也。當是
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
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有川，導之至于海。四海者，東西南北之水。
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者曰：凡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為畎，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為澮。濬畎澮距川，川者，大川
也，明其水亦至于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
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鱉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
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
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飢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
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
能之德也。黃度書說　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
臣，皋陶慎厥身修，庶明勵翼，益稷于思日孜孜，是為三謨綱領，皋陶之論

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
孜孜者，言莫加乎此也。皋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輴樏。
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兩山之間必有
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益寔言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
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川，皆因其自然趨
下之勢而通於海。大水既入，無泛溢之患，則於其中為畎達溝，為溝達洫，
為洫達澮，為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稼穡，鮮食魚鱉，川瀆溝澮，本為播種，因
奏魚鱉鮮食。懋遷勉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撫盡在此。益山澤之政，稷播
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在此。可謂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其見效如此。
則豈不深切著明矣哉。皋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皋陶師之，服善無我，聖
人之心一也。故曰師師。絜齋袁燮書鈔　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皋陶相與講
論治道於前。皋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
下，即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為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
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皋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汲而不彰，所以表而
出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孟叙篇相似。

以益稷名篇，此等史臣之深意也。　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
有何可拜，有何可美，而禹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不可
以不思。禹之拜拜舜之意也。夫皋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
猶不以為足，更命禹亦昌言，是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
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
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
即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
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
也。皋陶見舜有昌言之命，而禹所以復于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
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禹於是
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
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
其草木，開為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
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
皆入於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於海，濬畎澮
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

制已具於是時吠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食五穀也傳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鮮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使此雙通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然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播奏庶艱食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蒙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皋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數陳治道以為治天下當若之何為都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豈如人主為天下果能勉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以為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皋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皋陶使曰師汝昌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安在然皋陶使欲師之何哉使世說者謂古人不事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代其功而不為過亦不必如此說蓋此使是禹不矜不伐處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使是滿假禹成莫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只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不矜不伐處惟皋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水之艱難皋陶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即皋陶之工夫也皋陶之工夫即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能默會於言意之表歟 拙齋林之奇全解帝曰來禹至暨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皋陶陳謨同為一時之書其文當與上贊贊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皋陶既已陳謨于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皋陶之謨既已盡善矣然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皋陶曰吁歎辭也皋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揚子雲曰禹以功皋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皋陶之事各以

其能自致其上皋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皋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違其何以有加於皋陶故皋陶問其如何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効者以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皋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蕝慎子不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作檋溝洫志作梮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蕝毳二物也樏與檋梮二物也輴以版為其狀如箕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於為攻履山川跋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喜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止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又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鱉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之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至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谷受衆流者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

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爲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爲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已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種理其地則爲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爲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爲溝洫注謂之澮說見上文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北其功後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爲衣廉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爲者蘇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饑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作食采梠取給滿饑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興農事而使民饗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柯山夏僎詳解帝曰來禹主予思日孜孜　皐陶前既已陳謨帝於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於是拜而嘆美謂皐陶之謨既以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云云也私意今移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文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皐陶問其所以孜孜辰忘之意故一二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皐陶曰吁主師汝昌言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皐陶於是吁而疑惟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皐陶之問於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於精神昏惑維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於是乘此舟車輴樏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阻蔽

然後致功是時益實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於民使食之以充飢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兖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乘以四載是爲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書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是禹自謂駕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爲十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兖州之功安可通九爲十三乎又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矣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況兖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尸子慎子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切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致行險阻之具也說見上四載今刪禹既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阻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言其孜孜治水之事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卽禹貢導弱水以下蓋弱水一也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沇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必不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内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爲弱水入于流沙爲西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爲南海以道河積石後言北播于九河入于海爲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爲東海切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人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於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云云說見上今刪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於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上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作食采梠取給滿饑以充飢者卽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爲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之所進爲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

俊奏艱食鮮食於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飢於是又使之魅於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貨易如魚鹽從山林材木從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生而饗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讓不敢當能賢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皐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皐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黃舜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嘆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　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皐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皐陶之外別自陳謨至於禹之心即皐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皐陶而若在己也皐陶之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救戒齊賡歌其功遠其言梓故錄而為謨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然稷為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貿遷有無而已其功雖者也德為而謨功為而言不亦昭

昭然乎　皐陶曰吁主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皆塞並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斷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猶物如此自然均是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伐不自滿假之人當萬世成功之後宜乎如所謂君子所過者化曰求新功子路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令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薛季宣古文訓帝曰俫禽女亦昌言命捺曰䏰帝予何言予息曰孳孳矜蘇曰洪水滔天灝灝襄山

襄陵丁民旦墊于竟三獸隨山栞木衆森敷盈蠱食于決九川距三衆袞〻巜距川泉摠圂敷歷黯食蟲食楙裹十乜僞屋烝民乃論方嵓迮兮谷錄曰俞帝女昌言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勛逆以名篇虞夏之間禹皐陶益稷勳德相次皐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功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皐陶也禹不伐而歸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皐陶稱嘆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輴樏行於水陸泥山者滔水滔天大獸難驅疑若無可為者益為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稷為后稷故禹得濬田間之水通于大川又決九川東至于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複為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業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皐陶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為事夫鮮妄也故今踏蹶狀類小舟有凡憑身盛後以行塗者楊腳泥子也今人塗津則乾之橋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陳經詳解帝曰來禹主皐陶曰吁如何　帝呼禹而來謂汝亦

當陳盛德之言皐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於先矣舜於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為無事於言蓋禹之意在於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奚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怠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為無益而已故禹以日孜孜為事因以感悟帝舜皐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皐陶亦欲禹之陳謨不以已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皐陶豈能無所疑於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亦以予自稱若敵已然於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主師汝昌言　禹因皐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瞀墊溺困於水也如此予於此時乘四載即先儒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是也隨九州之山刊除其障蔽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進庶鮮食於民蓋是時為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於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

也九川横流畎澮無所受川既決而之海則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墍稷播種而進庶艱食於民謂民方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食又以鮮食魚鼈之新殺者兼之苟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此章可見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於胸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初不見九州之為大洪水之為難也使禹於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退縮而不敢為紛亂於中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為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於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於山林材木則徙之於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則必勉之謂教勸之而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烝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於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號為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皐陶之問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為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為予何言矣而皐陶復曰師汝昌言蓋化人以言為言而禹以躬行為言故其言為可法皐陶以矢謨名於世宜若無羨於禹之言也而猶

問之於先師之於後皐陶曷嘗矜己忘人如後世之士各欲己歸過至於抑人以揚己哉胡士行詳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永有為皐已為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不忘）此禹深見天下之理無窮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皐用工造到禹地位故嘆而問孜孜之旨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溺）予乘四載（水陸泥山）隨山刊木（除道）暨益（烈山澤）奏（進）庶（衆）鮮（新）食（鳥獸魚鼈）予決（滌海）九川（九州之川）距（至）四（四方之）海濬（深）畎（廣尺深尺）澮（廣二尋深二仞八尺）距川暨稷播（播種）奏庶艱食（艱難洪水時難得）鮮食（以鮮食魚之）懋（懋勉）遷有無（遷有至於無之地）化居（化貨易居所積）烝（衆）民乃粒（粒食）萬邦作乂（治）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平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粒食以其成之之難而思保之之不易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謂日孜孜者非自誇其功也遷化貨也洪範一曰食二曰貨　皐陶曰俞師（法）汝昌言　禹雖退處於何言不以謨自鳴然所言如此昌孰加焉

陳大猷集傳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

呂氏曰皐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　思曰

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勉舜也（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止無會於孔子所謂但會無衣象憧審聖賢分量自異禹達理深見時進理無窮念如勉而忘不自止　蔡氏曰已會亦無垢張氏曰止有長）唐孔氏曰（止長）皐陶曰吁如何　呂氏曰吁亦惜然之辭皐陶用工到禹地位故復問其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止）師汝昌言　思曰昏謂茫然莫知所之　唐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蔽障也　孔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蔡氏曰鳥為魚鼈事類也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佃也呂氏見其前畜禽獸也）王氏曰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　唐孔氏曰畎澮舉小大而略其餘也（思曰畎畎澮澮則如井田之法載於周禮又夫詩曰夏夫亦山畎而目之）決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濬其畎澮以至於川（呂氏曰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所歸此禹治水之次第　朱氏曰九川至海了卻畎澮小水入川此是大形勢　蔡氏曰此見禹治水規模大而工夫縝密聖人作事皆然　蔡氏曰見得字實者文訓）葉氏曰艱食稼穡也言稼穡艱難也（孫氏曰見拙為食則）唐孔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衆穀（孫氏曰從鳥魚言故也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稼穡也）進衆鮮食此鮮食謂決水

所得魚鼈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漁也　呂氏曰上言鳥獸此言魚鼈蓋伏羲作網罟以佃以漁人已鮮食至此益廣商）張氏曰食給矣於是懋遷有無以通其貨焉　思曰遷使有無貴於懋勉不懋則所遷者不繼　新安王氏曰居儲也有者因遷而可化以通其所有餘無者因遷而可居以補其所不足（王氏曰物不可積則使之化可積以待則使之居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貿販也）新安王氏曰米食曰粒　思曰作乂興於治也　張氏曰食給貨通然後可以致力於農故衆民乃皆粒食既富而後教化行萬邦所以作乂（王氏曰此段須看乃字洪水滔天禹用力如此艱難然後烝民乃粒而萬邦賴以作乂　思曰神農作耒耜粒食已久洪水既平復始教人播種之事而烝民皆粒）思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者萬物所由廢皐陶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勞與作乂之效以荅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吾平生受用惟在孜孜而已意在言外也　呂氏曰禹雖非陳謨是乃陳謨之大者故皐陶俞之而曰師汝昌言（呂氏曰治定功成而儆戒保之王如管仲告桓公無忘在莒之意謂今日無事須當存昔日艱難之心）艱食伏氏作根食（吳氏曰祠根生如百穀之類）孔氏曰（見孔傳）夏氏曰（見柯山詳解）考工記（見上葛）林光朝艾軒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帝曰來禹汝亦有昌言禹謂予何言予思日者
孜孜之意子産曰槃佚其不克乎日其過此也日謂往日也臯陶曰吁如
何蓋問往日所為孜孜之意禹因述往者懷襄昏墊之患吾嘗乘四載隨
山刊木益則奏庶鮮食矣吾嘗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稷則播奏庶
艱食鮮食矣禹不忘胼胝辛苦之狀又不忘所以一食之頃光武謂馮異
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益奏庶鮮食謂魚鼈凡可
食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旁取草木之實雜魚鼈以進之懋遷有無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向者孜孜之事終不敢忘臯陶詔是言也有所
可法故曰師汝昌言仁山金履祥表註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章　孜孜之
實其初救民之權宜其中民食之兼舉其末民食之皆足又曰濬畎澮井
田之制昉乎此王天與纂傳帝曰來禹士師汝昌言　蘇氏曰予何言者
循臯陶之來有知也思日孜孜者循臯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
以知曰之曰當為日也伏主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夫　許氏曰乘

駕也　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
入　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
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曁益奏庶鮮食也决九川使
至海濬畎澮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兼魚鼈而食
之所謂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　鄒氏曰禹言曁益於隨山刊木之下
言曁稷於濬畎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曁益以濬畎澮之故而
曁稷夫木乃山林之產畎澮乃田間之道益為虞實主山澤以刊木之故
曁益則木之所以刊皆益實為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畎澮之故曁
稷則畎澮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木以除水之礙濬畎澮以致水之通
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為先益稷實亞之
矣說者不以刊木論曁益惟以奏鮮論曁益不從濬畎澮論曁稷惟以播
奏艱鮮論曁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曁
益濬畎澮距川曁稷作句則禹所言志是歸功於此二人也　應氏曰勤
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
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又曰艱鮮並奏食貨交貿
而必總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

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　蔡氏曰九會通漢孔氏曰九孔傳唐孔氏曰
九五長陳氏經曰九詳解夏氏曰九銅山詳解陳氏曰九陳大猷傳林氏
曰九拙齋全解黃鎮成通考禹曰予乘四載　蔡氏曰水乘舟主以上山
不驅跌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
上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悉指畎澮之制蔡氏任據周禮言之蓋
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旬六十四井五百
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大川之
上必有涂焉注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
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旬旬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
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
澮畎澮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
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主謂之澮[illegible]司馬法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
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
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
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
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
都之制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
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
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
商助貢公彦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
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
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
言曾孫來止而歆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
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
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
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

井田可如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井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彊者有所加于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已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皆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謂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㜸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屋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晝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鄰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

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會責者也。昧之老人爭在泥塗，非所謂會老者也，豈可與謀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從，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百畝為夫

夫間有遂。匠人註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九夫為井

井間有溝。匠人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都為同

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同間有澮。註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莆陽黄

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為井云云，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云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都縣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云云，又與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鄭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夫成周實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抵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橫互見之義，故為之說耳。吾觀載師職，皆指園廛而言，冠國與園廛三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今以十二為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橫言之；匠人言九夫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橫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周之徹法最為盡善，度其隰原，徹田為糧，蓋自公劉已然，後特遵而守之耳。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畮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拘然如一枰，而溝洫縱橫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吳澂纂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孜孜勤勉不已之意。禹皋陶相與問答於帝前，皋陶既陳謨，帝呼禹使之亦陳其言。禹拜而嘆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皋陶問其所以孜孜者，禹乃言前此勤勞治水之事。昏墊，謂四顧茫然，莫知所之也；墊下，謂卑下之地為水所及也。四載見上。今遇隨倚刊。除也。蓋水涌不洩，平地皆水，不沒者山耳，故循山伐木以通治水之道路也。奏，進也。肉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播種，暨益教民以田道刊木所得禽獸之肉以食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周官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夫之間廣深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皆田間水道。此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至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至于川也。播，謂播種百穀也。艱，漢今文作根，謂百穀根生其實可食者也；或曰難也，人力所成，得之不易也。暨稷教民播穀以供食，然可

耕之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鳥，遂決水所得魚鼈之肉以食也。懋，夫傳作貿，貿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遷有於無，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息乎，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萬邦興於治也。禹之意謂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者如此，而皋陶以其言爲可師也。 許謙叢說 四載 蔡傳見會通。 陸德明曰見釋文。 疏曰見正義。 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毳，一物，板置泥上也。樏與橋、輂、檋、梮爲一物，木杖人舉以行也。書釋題 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石林葉氏曰：古之聖賢推賢上能，更相先後，不以己長而掩人之善，故禹欲因皋陶之言而發其謨，皋陶欲因禹之言而明其功，舜能從容在上而兼受之，此所以無爲而治也。 林氏曰見此書全解 思遠有無化居至師汝昌言 蘇氏曰：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皋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効，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皋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哉。林氏曰見此書全解 董鼎輯錄纂註 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 纂註 王氏曰：夫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濬

畎澮，未能除水患也。 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 蔡氏元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 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乎，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王篤樵丘齊夫本作輪元子純夫楊居錄夫 愚謂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後，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宜，奏進也。益專言之，稷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新安陳氏曰見陳櫟纂疏 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 陳氏大猷 呂氏曰見本傳 陳氏曰見柯山詳解 陳櫟纂疏 愚謂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皋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皋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

日孜孜，力行不倦，雖爲善於己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舜禹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以寓警戒，蓋欲君臣間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已效，推者而日益孜孜，以保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爲言，禹述躬行以爲言，宜皋以其昌言爲可師，亦如其警戒之深意矣。 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 唐孔氏曰見王氏 呂氏 蔡元度 董氏曰見董鼎輯錄 融堂錢時書解 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爲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則可得而有言哉。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陳克艱之謨，不一言而足；克艱即孜孜，焉爲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焉爲而又有言。嗚，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至師汝昌言 皋陶聞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皋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哉。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乎老，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

事以爲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歎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由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由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皋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語，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皋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爲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李省忠音註 皋陶陳謨既畢，帝故呼禹使亦陳昌言，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皋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自勉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下民昏昏墊溺，予爲使民之具，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以相水勢，除木以達險阻，及益進衆新殺之食於民鳥獸魚鼈之類。予疏瀹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然後濬深畎澮之水，以至於川，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歸，蓋其次第也。水漸除，土可耕，則及稷播種五穀，進艱得之米，與新殺之禽魚於民，懋勉遷徙所有之物於所無之地，可化則化之，可居則居之。化，變易也。居，儲積也。衆民乃得粒食，萬國皆興作於乂治。 王充耘讀書管見 皋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曰孜孜而已。猶所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皋陶有

如何之間。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補。雖切何補。是故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居。然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遂爾作乂。此豈空言所能辨耶。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皐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禹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功。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為鮮食。此為艱食。王充耘主意帝曰來禹至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避諸人。大臣貢問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為問。大臣公天下以為對。而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皐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皐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己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言避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歎。都以貴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為求言之至。大禹為如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皐陶之心無間然矣。　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

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文禁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饑溺。猶己饑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陳雅言書經卓躍帝曰來禹至惟思日孜孜。　此題在汝亦昌言哉。此篇伏生以合於皐陶謨。故作此題者必須通上篇考之。方有說話。賴得賓蓋因皐陶陳謨之後。遂禹而謂之曰。知人之謨。皐陶固陳之矣。然知人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安民之謨。皐陶固陳之矣。然安民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此聖君好善之心為無窮。故惟恐善之在人者未盡聞於己也。禹於是拜以致其歎。都以貴其美。稱帝而告之曰。天下之事。莫大於知人。皐陶既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天下之事莫大於安民。皐陶亦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勉勉以務事功而已。此大臣好善之心亦無窮。故以為善之在人者。必當遜諸己也。君臣之間

同一好善之心。此孟子所謂舜樂取諸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者也。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　此禹因皐陶問其思日孜孜之義。如何故歷述其治水本末之詳。而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於無窮者也。此題合作三截。予乘四載至奏庶鮮食是一截。治水之始也。予決九川至艱食鮮食是一截。治水之中也。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是一截。治水之終也。然又須橫截分作兩大段。始而隨山刊木者。所以殺其壅遏之勢。中而決川濬畎澮者。所以導其氾濫之歸。終而懋遷有無者。所以化其居積之貨。安民之道。至是而始備。謂之予者二。禹自言其己之力也。始而暨益奏庶鮮食。於時艱食無有也。故惟進夫鮮食而已。中而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於時艱食猶未足用也。故兼進夫鮮食焉。終而民乃粒。萬邦之治為之興起。則舉無事乎鮮食之奏。養民之道。至是而始盡。謂之暨者二。禹言其非盡己之力也。若是則去昏墊之害。致平成之利。其難如此。安得不思日孜孜保治於無窮乎。此大禹進言之深意也。不然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警戒之意存乎其間。皐陶又何以謂之師汝昌言也哉。與林土此題本也舊以隨山刊濬畎澮為除患奏鮮食懋遷化居為興利。此有以見聖人施功之序也。曰乃粒作乂此有以見聖人成功之難。此黃舜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益稷未書有一言而乃以

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如功不必己。名不必擅。偏音慊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不自屬於唐虞之時。至列名於禹皐陶之後。則忘嫉之心。緩慢之意。庶幾其少衰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皐陶之後焉。　王充耘書疑問斷禹治洪水暨益暨稷奏庶艱食鮮食。厥功懋矣。及舜授禹位。獨讓之皐陶。而不及益稷。何歟。益稷之後。各有天下。而皐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則皐陶之功。亦不足恃歟。　答。虞廷諸臣。禹以平治水土而立功。皐以明刑弼教而成功。其事為兩途。而皆有功於民者也。若益稷則佐禹以成功。其於禹益同功一體。而非皐陶之功足與禹為敵者比也。舜以平治水土之功而讓禹。禹自愧其功德之不足以當大任。若復推遜益稷。則亦平治水土者耳。益稷之功可稱。則己為得為無功者耶。故汎益稷於不言。而推讓皐陶。蓋其心以為若己之平水土。而不足以得民心。若皐之明刑弼教。為能種德以得民心耳。若斯人者。使之有天下宜也。此禹之意也。然禹之除大患。與大利。其功德終非皐陶可比。此舜所以訖授以天下。而益稷同功之人。其後世

亦有天下謂皐陶足以有天下者禹也以人事推之也皐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此其又變也而非可以常理論也宋純愚藍樓叢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　澤被乎天下者既底於大同故言契乎人心者非出於苟同夫人臣之事業凡其昭著乎天下之公者國人之所心服其或議論不厭於人心之私者必其淺功末効以僅可稱紀者也有如大臣養民之澤既彌滿乎天下是雖不言而人已深信之孰謂其形諸言而有異論者哉昔禹皐以公道相與於虞庭之上有見乎此方禹之自述也謂當民生阻飢之時而致烝民粒食之養由是教化行於當足之後萬邦濟於作乂之域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然禹之功在天下既已均其生養在廷臣豈復異其議論是宜作乂之一言方發之禹而俞之一辭已見之皐陶蓋理當於心心會乎理夫豈苟同而為是者利同而効亦同故天下有餘治理同而論亦同故同列無餘辭非大道為公之日曷能致是哉云云之意有立功有立言能懷大慮能拯大患施之利澤安養者是之謂立功豐而不餘約而不失見之議論是非者是之謂立言然功成於己者未能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則言出於人者豈能弭異論之徒出而塞群疑之紛紜哉蓋任天下之重者不可以小用而致澤民

之功者不容於有遺故有一民之未被則於己之功為有虧有一節之未舉則於人之言為有愧故凡夸稱而樂道者未必出於人心之誠當小惠之未徧而曰我能是我善是此固不能逃議者之口也惟夫澤潤生民無缺然不滿之處功被天下有翕然大同之風則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已心悅而誠服安有浹洽於茅廬而不見知於比肩之人昭著於海宇而不見信於在廷之論也哉此禹之功所以博而皐陶之言所以約者厥有旨也今夫吾何以知禹之功為博也貢利之既通無彼疆此界之殊土地之既乂有耕桑隴畝之計播種之功既加而九谷之執以時穫之秷秷而積之來來彼有遺秉而此有滯穗安居而暇豫優游以自足向之茹毛飲血者今得以飽膏粱矣向之阻飢而不給者今得以悅芻豢矣口體之養既充而禮義之風自著雖海隅出日之邦有上怙下燕之樂而保合大和之盛無干紀反常之民胡越一家車書萬里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禹之自述者蓋如是而吾又何以知皐陶之言之為約也人之常情聞人之功者嫉妬之所由生而見人之自誦其功者未必不胃疾以惡之聽人之言者讒議之所自起而見人之自述於言者未必不群嘲而詆之今也禹即是功而為是言嫉妬一生將必有以妨其功讒議一起將必有以沮其言而皐陶

不然發之於心形之於口隨聲而答曾不留難者自一俞之辭而無異議也隨響而和靡有疑間者自一俞之外而無餘說也皐陶豈苟同而姑徇之者禹之功至萬邦作乂而極皐陶之言至於理而止固如是哉嗟夫古人惟公道之昭明也故其出而任人之國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其視斯民之無告者不啻赤子及其功在天下德在生民朝廷信之天下信之要之大臣惟知為民耳初不參其能之出於己同列惟知其為民耳初不羨其事之成於人茲其所以為古人之盛歟後世惟私意之蔽蝕也故其出而立乎人之本朝建置安於苟且功業淪於卑陋坐視孺子之入井者固駭乎無以議為也間有思濟斯民亦既勞止而同列之相輕或不免於事修而謗興計安天下乃可底績而同名之相忌或不免於德高而毀來茲其所以為後世之薄歟蓋至是而後知有禹之功益知有皐陶之俞也夫四海會同而六府修則烝民粒矣東漸西被而聲教豐則萬邦乂矣是功也成於其手出於其口而在禹述之蓋僅以為塞責若夫均此德意同此念慮而在皐陶俞之蓋亦以為當然初非汲汲計事功之成否而為議論之異同也夫以禹之地平天成萬世且為之永賴謂當時而非之可乎禹之克勤克儉天下莫與之爭能謂同列而忌之可乎反覆禹皐之際

而考論其精微得不因皐陶之一俞而發君子之三嘆也哉王充耘書義矜式懋遷有無化居云云萬邦作乂　聖人有以均天下之利然後民食足而治功成也夫利或偏聚而不均則民有不得其養者矣治功何由而可興乎昔在大禹深慮乎此故於水患既平之後山澤之利已興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蓋欲使之有無相通而利均於天下然後烝民乃得以粒食而萬邦得以興起其治功焉意使聖人懋遷之政不篤則利不足以周天下而治效亦無由而著於天下矣云云嘗謂民之所資者財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天下之民所以享其利而遂其生者皆由於此而治化興行之機四海乂安之效莫不胥此焉出何也民者邦之本而食者民之天也夫民衣食不足則救死而恐不贍何暇治禮義及其家給人足之後求得欲遂之餘率之以善而知所勸威之以刑而知所懼然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治功之興其孰能禦之哉民生於禹而可遂矣然而居山林者多材木居川澤者多魚鹽苟上之人不有以通之則農有餘粟而病於寒女有餘布而阻於飢民生之不遂者自若也故為之君者必有以懋勉其民使之徙其所有易其所無教者孜孜而不敢怠以其有餘其不足者勉勉而不敢自已夫然後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天下之

利無不均之患矣於是民生之衆穀不可勝食而無復阻飢之憂含哺鼓腹而非復前日艱食之比矣民而謂之烝民可以見其無一夫之不獲而林林總總之衆衆皆得其養矣夫聖人在上惟憂民夫其養耳民得其養果何患乎治功之不成乎禮樂刑政由是而修明紀綱法度於是而振舉四方有風動之休而比屋有可封之俗矣邦而謂之萬邦可以見其無一所之不盡而東漸西被迄于四海皆興其治矣豈非民食足而治功成乎豈夫聖人憂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天賜禹以洪範九疇其三曰農用八政必以食貨爲先蓋食貨者所以養生也是時黎民方免阻飢之厄宜乎懋勉之意如此也雖然舜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進其言而禹乃歷述其治水之功以迄於萬邦作乂禹豈好爲是夸而哉不述其治水之本末則無以知萬邦作乂之由不知成功之艱則未有能保其功於無窮者禹言無間然矣

稷 益稷篇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書傳會選蔡氏傳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吾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庭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弼憖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鄒季友音釋幾音機憖去聲傳習去聲省息井反靈田有反疇卷書說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固安穩康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呂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生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黃度書說夫既萬邦作乂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業未而帝修前功長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爲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爲難不安則易呼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審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顧歆之不厭釋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絜齋袁燮書鈔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

人君之位又不與其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為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使世人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為言所以警舜者切矣黃彝卿尚書精義禹曰都帝天其中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止則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謹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理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為是自以為止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身則天子曰然弼臣白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於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重無輕於待人故也　又曰夫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忠為人父者止於慈為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為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外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已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徯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徯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徯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中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

重命之以休福也　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而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側直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為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於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則其慮患也甚審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汩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不能汩則凡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胡士行詳解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典謨之例吁者憂懼之辭都者嘆美之辭謹位當曰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中有樂地也　禹曰安汝止心所止大學所謂於止知其所止為人君止於仁是也。惟幾微者善之幾惟康安者心之代其弼直忠言不欺惟動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發丕大應荅徯志天下徯望治之意以昭昭然無愧受上帝人心天其中重命用休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安止幾康則內得其養弼臣忠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養則有不動動而荅民情當天心皆自人主一心中來矣呂云康靜時言安止之工夫微時靜時最切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能應徯志則能昭受矣　陳大猷或問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　真西山大學衍義禹曰都帝天其中命用休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仁山金履祥表註　賁戒之言舉師之前自述孜孜之實此對帝言之咨　吳澂纂言禹曰都帝天其中命用休　禹既自述其孜孜之意了進戒於帝俾慎於居位居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慎之之道安

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於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當事之幾。於始省事之康。於終其輔弼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傒待凡所作為。夫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答上帝眷祐之心。則天示中重其已然之命而嘉美之也。許謙叢說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傒志。　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恆乎人心之同然。書釋題為曰安汝止。王天其中命用休。　石林葉氏曰。禮論大學之道。知止而後定而靜也安也。慮也。至於有得。皆本於定。故舉綿蠻之詩記孔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慮世之遠無非動者。而天下之動正夫一者。將以酬萬變而不能致一以待之。則方且與物為役之不暇。其能使之丕應傒志乎。安汝止致一之謂也。一何由致。惟幾惟康而已。幾故有來于我。我必知之。康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又曰。天與帝一也。作而覆物以居上者名之天。行而應物以逮下者名之帝。命之位而我受厚者帝也。飭命於上而中之用休者天也。

蘇氏曰。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　陳氏曰見東齋所得集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董鼎輯錄纂註禹曰都帝慎乃在位。王天其申命用休。　輯錄見晦庵書說　纂註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　真氏曰見會通　夏氏曰見柯山詳解　陳櫟纂疏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欽。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　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丕應傒志。夏說為當。　葉氏曰見蒙齋集　真氏曰見會通　夏氏曰見柯山詳解　融堂錢時書解舜命禹總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慎也。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言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庚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竟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於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

動乎意。幾者微萌動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乎湯湯自然。安和。故曰惟康哉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李省志音註禹美而言帝當謹汝所居之位。安定汝心之所止。惟幾以審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其輔臣必用直人。舉動必大應天下傒望之志。以此能昭然受上天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王充耘讀書管見。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蓋乎其心以應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為。要足以大應天下傒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尤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中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　王充耘主意。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儆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持循帝以告之。舜所以即俞而然之也。慎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

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料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致慎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于天。天必中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汩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于民。自絕于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傒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中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佑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永天眷。要

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鄒悅道斷法安汝止主天其申命用休此白
外文外天人人文惠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
之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動此心湛然
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慮事之施也必擇其安穩處然猶不敢自足
復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致其忠而成其美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是以無
動動則人歸之天命之矣禹之此言蓋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治
之原而深明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禹告舜推言慎乃在位之意合作一
頭兩腳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君德之修於內者也其弼直此君德之修於
外者也蓋人君修身動靜微著工夫必嚴而匡直輔翼助成為多此是一
頭能是則內外交修無有不致是惟無動動則民丕應之又且傒之於未
動之先此君心之理有以契民心之理也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則天豈徒
命之又且申之於已命之後此得民之心有以得天之心也此是兩腳蓋
安汝止而下皆慎乃在位之事惟動丕應傒志而下皆慎乃在位之效也
王充耘書疑問斷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說者謂安汝
止為聖君之事武王告康叔以宅心知訓說者謂宅心即安汝止之謂豈
康叔亦可以聖君之事望之歟。答曰安曰欽曰宅固有不同而曰止曰

心亦各有異其立言之旨非惟有聖賢之分而且有君臣之等。豈可因蔡
傳之言而遂以為疑哉何則安者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聖君之事也欽
者肅恭收斂以立其本賢君之事也而宅者不過欲大臣法商耇成人之
德以之而寘心耳此安與宅之兩辭其深淺又異書齋據間哉蓋書即蔡
氏釋經之旨而求之其曰安汝止聖君之事生而知之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知之也是安之與欽且有聖賢之等則夫安之與宅豈不有淺
深之間乎其曰宅心安汝止之云者不過以其近似而釋之初非指以為
即安汝止之義也雖然康叔苟能知訓至於弘于天德裕身而又從事於
欽厥止立其本則其至於安汝止之域不難矣孰謂學之至而不至於聖
乎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王充耘疑問禹告舜曰安汝止蔡
氏以為聖君之事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蔡氏以為賢君之事然堯之欽
明文思及舜禹之更相告戒皆曰欽哉欽之義無以異也傅說告高宗曰
慎厥攸居政事惟醇蔡氏以為安於義理之所止安之義又無以異也然
則孰為聖君乎孰為賢君乎 張觀書義元會天下心服 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丕應傒志並堤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世日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武忠救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至周

不足乎古主主意夫聖人得天下之心者也聖人有以待天下天下有所
賴賢人惟見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雖四方之廣斯民之衆莫不心服而
無一二於聖人者聖人初無心以服之也吁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張平書義揚雲其弼直胃人君有以用其人故必有以擇其人蓋人之
不擇雖用無益也是以古之人君於其輔弼之職非敢徇一己之私則必
擇忠直之人以任之也夫如是位豈有不稱事豈有不立哉禹戒舜曰其
弼直如此原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輔弼之
設不係於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親於人君者為甚
邇受其任者為甚大苟非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輔弼之
任非真人其可乎 任官惟賢才 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
以輕也夫使官位之設不係乎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
夫上而致主為甚重下而澤民為甚大苟非其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
旋踵矣然則庶官之任非賢才其可乎講令夫陰陽之調燮邦國之經緯
上而致其君下而澤其民所謂輔弼之職蓋如此其重也必其行己之正
出言之忠讜辭正論是以格其心之非誠意實効是以救其俗之弊必斯
人為然後可也證抑書論之非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人才之不

擇政事之徒任其職官敗事之譏有不免矣故才必周召然後可以交師
保之責非禹皋之德而左右之位不可處也知此可與言弼直之事矣結
書觀帝舜之實耳去四罪難任人用九德升俊乂則舉直錯枉之道蓋已
詳矣禹於帝舜其言猶及于此者非特為時之設也抑亦為後世人君之
設歟張庭堅集惟幾惟康其弼直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
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
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
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怠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
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武是以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
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
察微正始不怠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
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
從而傾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
基緒方定識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
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
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偷然提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

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敎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義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間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動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覩而詠評者疎義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又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吿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廣乎其能如戒矣宋純愚藍縷藁惟動丕應徯志惟有以協君臣圖治之誠斯可以慰天下望治之心蓋君臣之間萬化推與而民生林林之所仰望焉者也夫惟義康之念慮在君者無一時之敢怠而弼直之忠誠在臣者無一念之敢欺則圖回既熟而舉動悉當豈不足以贊天下之觀聽而慰吾民之顒望哉云云其意如此當謂不患天下之不能響應乎一人而患一人之不能丕應乎天下主勢萬鈞風飛雷厲言出而風靡。令行而影從固有未占而已乎者況於己日乃乎而翼有嬌

拂之者哉惟夫天地泰而聖人出則翹首以望太平者何如也而設施注措者當無至當之規雷雨解而品物榮則傾心以觀至化者何如也而建明圖回者當無可喜之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吾恐匹夫匹婦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則其望望而不滿者多矣果何以丕從厥志哉令夫一人宅心於上者慮治之誠也大臣格心於下者輔治之責也治本於君臣而治達於天下都俞吁咈係民生之安危講究切劘為海宇之休戚惟交修於君臣之間者有圖事揆策之機而建置於嚴廊之際者有靖國安民之畫將有為也未敢輕也從而圖之其可以逆斯民之情乎可則為之否則不敢以輕為也將有行也未敢遽也從而圖之其可以恒斯民之望乎可則行之否則不敢以遽行也真而後發而發無不中善而後動而動惟厥時宜其有大因革而足以激昂品彙鼓舞黎庶有大政事而足以奔走天下驩呼海隅有事于四方而罔不是乎也乃曰儀我后而罔有不悅也自非協君臣之心又何以慰天下之心哉雖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天下之常情違道干譽咈民從欲者人主之失德是故舉天下之大事當與天下共之一人以為可而千萬人[illegible]為不可上雖諄諄而下愈藐藐何以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哉帝王盛時大道為

公上之運動明白而洞達不敢夫深碁而沉幾下之志慮心悅而誠服非出於勢迫而強從萬人之心合為一心四海之意合於一意此所以為隆古之盛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夫禹之言發為義康弼直之後其誠如本者歟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謳歌獄訟進之不先則天下之所以仰戴乎舜而舜所以深契乎天下者已相孚於不言之表而相得於寂然不動之先矣禹猶以為言者何哉蓋天下之望一人也為無窮而一人之應天下也為有限使其君臣之間相與圖回之念一或不當則輕舉妄動貽害生民茲其所以為帝慮哉陳復陽謀義禹曰安汝止云云天其申命用休。　人君一心在上至善惟其內外交脩之至是以動則天人皆協而應之矣蓋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所謂止也惟順適乎道心不陷於人欲乃能安於所止然其所以安之者則有道焉當夫事幾之發者乎事理之安而又有輔弼之臣盡忠規正則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惟是有作則天下丕應而徯志以昭帝則上天申命而用休大禹陳謨其拳拳於此三言者是乃所以明夫慎乃在位之一言也且人之一心虛靈不昧其衆理而應萬事故凡萬事萬物之理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莫不備於人之一心而人心之明亦莫不知夫順其則為善不順其則為不

善夫善者乃吾心所當止之地而不可遷者也為是私欲之害動搖其中始有昧於其理而不得其所止者由是睠睠援援始則移於物終則役於物始則誘於欲終則逮於欲暗然不知何者為可止之地尚何有乎安於所止者哉夫安之云者必有以去人欲之私存義理之正方寸之間安然順適事事物物無有不得其至善之止者然後可謂之安汝止焉然其所以守其安之之道非有內外交脩不可也蓋義者事之起於細微者也凡事之萌動必精審之如是為天理之幾而善如是為人欲之幾而惡在我則從其善而去其惡康者事之底乎治安者也凡事之所行必省察之如是則合乎天理而安如是則違乎天理而危在我則思其安而慮其危也夫如是則在內者無不脩矣又必選正直之臣居輔弼之任君有過則諫不諛佞以文其過有惡則箴不逢君以長其惡則在外者益以脩矣內外交脩而盡其道則心得其養動靜云為皆得其常無有止而不安於所止者由是此心靜定純乎天理領惟無作作則以心感心天下無不丕應先意而後我者有之矣以是昭受上帝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豈不能重命而用休美者乎此大禹因告帝舜以慎乃在位之言於是詳告之以謹在位之意末則極言其天人感應之效其大如此夫舜君也聖人也禹臣也

亦聖人也。以聖人而告聖人，其養心圖治之要，莫切於此。為人君者，惡可不以舜禹為法哉。王充耘書義矜式：人君宅心以圖治，尤必資其助於臣。天下同心以順治，斯能必其應於天。蓋君臣之交修者，此所以能得天人之交應也。昔者禹之告舜，謂夫聖人一心，萬化之原，止於至善而不可遷。察於物欲而不能蔽，此所謂順適夫道心之正者然也。夫既能以之審其事之發，而省其事之安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愆糾繆之職，則其內外之交脩而無有不至，而圖治之要何夫如是，則是為無作，作則天下之人罔不丕應，固有先志而後我者矣。以是而昭受上帝，而上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之乎？吁！人君以一心之微而參感通乎天人之理，可不盡其交修之功也。

帝曰吁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書傳會選蔡氏傳：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鄰，李友音釋：傳復音服，扶又反。復，過也。陸音芳服反，本作覆。見，形甸反。孔安國傳：禹曰都，王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

惟動丕應徯志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王禹曰俞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陸德明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徯，胡禮反。施，如字，又始豉反。重，直用反。重言帝曰俞十二，本篇一，餘附見典。帝曰吁四，見典三。禹曰俞三，皋謨二，此篇下文禹曰俞哉。重意慎乃在位，大禹慎乃有位。惟幾惟康，篇末惟時惟幾。孔穎達正義：禹曰都，帝曰俞。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帝以禹言己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興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徯待至帝志。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言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要義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見王炎。史浩講義：皋陶曰俞。王鄰哉臣哉。皋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親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傳位，而禹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主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主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弗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靜，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直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丕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予之矣。天予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既以正心之要身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為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効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為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即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後于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之治，于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絜齋袁燮書鈔：禹曰安汝止。王禹曰俞。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内
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陰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
止於理義則安止於利欲則不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這止字
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即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
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即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
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苟非心邪
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不致察汝止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
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
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
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康者康即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
惟康矣然内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
可不思不下其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直者不但是諾

人言之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能敢
言之是之謂直為天下者朝廷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
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而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
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主之怒此等人為國家最不可無故孟
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既是惟幾惟康裏面
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丕應徯
志徯望也志心也天下望上之心也大天下皆徯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
應其徯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顒顒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
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丕應徯志乎人主為
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未動
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徯望之
心無不應焉謂之丕應丕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天凡
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水投石則不相受
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
之人主為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
集申復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申命此

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
所能自了待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
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比為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
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
者存之雖足以清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
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且一句雖是羨之亦可嘆之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
興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為以尊
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拙齋林
之奇全解臯陶曰俞王鄰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
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臯陶猶
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臯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
當為帝陳謨焉既不獲遜矣於是又陳謨以戒于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
雖勉徇臯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者然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

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
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獨以一言
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綿綿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
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苟以位為
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危亡而不
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
位之安如泰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
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諭其儆戒之意孔氏語顏回以克己復
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
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虛心而聽之君
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
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王止
於信[illegible]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
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
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
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必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

也。惟敬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怠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
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
太平無事之世。上怙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
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宴安鴆毒而不
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
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狥。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
能惟敬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
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傒志。荀子
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
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傒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傒志謂
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傒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為君者無以
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悖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敬惟康。其弼直。則民固
待所欲矣。彼之傒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傒待也。
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
丕應傒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
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

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
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
至於億萬年而無𣞀。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書考經
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
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惟
天不畀。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
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
矣。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
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
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複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
文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
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狡。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
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弊指充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
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
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

慎之。房元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
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
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謨
以為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
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
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
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責群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
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鄰。則其所
指為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
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我之
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字古人多重言之。如蛇哉蛇哉
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覆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柯山夏
僎詳解禹曰都。禹曰俞。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己與益稷盡力營治。終
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復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
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illegible]襄陵。下民昏墊。己與益稷

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
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
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警之曰帝謹乃在位也。董仲
舒謂堯舜為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豈非有見於此乎。禹之言既在於
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於是又言其慎乃在
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
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也僕垂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為外物
所移。惟敬惟康而不怠於至微。不玩於已安。其弼直。而不移聽於諂諛。惟
動丕應傒志。而不違於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
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止於信
蓋人各有所止。止於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
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責於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
於顯然。著在耳目。人雖不知所以圖之。惟幾於眇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
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於後。此慎在位。又在於惟
康也。好人順已。惡人逆已。人之常情也。況已治之後。人情溺於宴安。必厭

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圖欲治可得乎此又在於其弼直也惟動丕應徯志書說皆謂人君惟無動動則允徯志者皆定應於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丕應徯志未嘗言惟動徯志丕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為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徯志之民所以徯望於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於惟動之際必期欲丕應天下徯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丕應徯志正與盤庚所謂丕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固天眷命尊覆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載命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為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為帝推廣慎乃在位之道帝於是吁而嘆美其言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為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 林少穎云見拙齋全解此說為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於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為不情之舉於此可見矣黄彝卿尚書精義帝曰吁臣哉至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又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動息此乃舜深見此理書臣鄰交脩不可少息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於近臣之意也 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倚注李訓一則殺賢者之夫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為君有禹為臣乃至知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志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言鄰我者乃所以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蓋此道也陳經詳解禹曰都至禹曰俞 禹戒舜以謹乃在位光美之而後言憂動

之中必有主宰者存謹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謹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謹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於是又有安汝止幾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謹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於幾康弼直惟幾以慮天下之微則秒綿之際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於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義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養之於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寧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丕應徯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心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動丕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徯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於民有覬於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於己則無有不應之於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舜於此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為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賴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夫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豈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再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於臣乎此舜責望夫臣相須一體之意故禹於是然其言爲之言專責望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胡士行詳解帝曰吁臣哉鄰哉臣之道書如鄰之情鄰哉臣哉鄰之情乃盡臣之道夏至靜禹之條目也禹曰俞 帝領禹之言如左右須臾不可無人陳大猷集傳禹曰都至禹曰俞 愚曰在猶居也 呂氏曰蓋以天位之艱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呂氏曰吁是安懼之辭都是嘆美之辭禹言舜謹在位命言吁乃言都禹深體戒懼之中有主靜之地故舜領其言而然其然也幾說見皋陶 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止人君之所止也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 愚曰得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況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也以人曰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出命者也百神則受命而申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錢見精義 戴曰帝尊以上帝言天德止帝與天之百神言帝數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 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

臣哉。吳氏曰。此一章與上皋陶篇一時之言。當合為一篇。唐孔氏曰見正義 夏氏曰見柯山集解 孔氏曰見孔傳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仁山金履祥表註 鄰哉即四鄰。王天與纂傳林氏曰。此節舜為推明慎位之道。呂氏曰。安汝止。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毫釐眇忽。無閑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提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按幾康如呂氏說。圖安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陳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為容悅。必有其道於心者矣。唐孔氏曰見正義 蔡氏曰見董鼎纂註 漢孔氏曰見孔傳 真氏曰見衍義 蔡氏曰見會選 夏氏曰見柯山集解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吳澂纂言。帝曰吁。主禹曰俞。帝之意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者是也。君與為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天職。為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不可輕。故帝因禹言。弼直而并言之。互言主再以見反覆丁寧之意。書釋題石林葉氏曰。臣以分相承。鄰以德相比。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陳氏曰見陳大猷集傳 董鼎輯錄纂註纂註 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孔氏曰見孔傳 陳氏經曰見詳解 張氏綱曰見精義 新安陳氏大猷見本傳 陳櫟纂疏 孫氏曰。鄰指輔弼疑丞。陳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親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皆指禹言。孔氏曰見孔傳 張綱曰見精義 鄒補曰見董鼎纂註 李省忠音註。帝嘆言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助。故為臣當親我而助我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哉。王充耘讀書管見。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王充耘主意。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為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陳雅言書經卓躍。此舜因上禹陳弼直之說。故以此責之於禹。哉禹曰俞一句。上截是聖君深感夫臣職之重。故重言而不足。下截是大臣深契夫聖君之心。故一言而有餘。陳復陽課義。是章帝舜反覆嘆詠臣鄰之旨。所以深感大禹弼直之謨。故禹復俞而然之也。蓋君之於臣。莫重於左右輔弼之職。而臣能盡夫左右輔弼之職。是乃所以為臣也。夫先言臣而後言鄰。所以嘆為臣者當有以任其職。繼言鄰而後言臣。所以勉為臣者必有以盡其職。而其言反覆紬繹。優游嘆詠。可見其發其上章弼直之義。蓋有以默契乎禹之心者。又安得不俞而深信之哉。今夫食君之祿。任君之事。策名委質者。皆臣也。然而左右輔弼之職。其位則近於君。其任則重於臣。故任職者既難其人。而盡職者尤難其人也。何則。保人君之身體。傅人君以德義。左有輔而右有弼。前有疑而後有丞。是即後世相臣之任者也。夫謂之相。則在王所者。君所親也。朝夕納誨。情所厚也。是以帝舜嗟嘆而言之。臣以人言。鄰以職言。既任左右之寄。當勤輔弼之職。位既親乎君。情當厚乎君。此臣哉鄰哉之義也。然或詭悅以取容。諂媚以保位。導君佚豫。娛君聲色。而規戒不聞。雖居輔弼之職。而失其輔弼之道。何取於輔弼者哉。故能盡其職者。乃所以為臣之道。此鄰哉臣哉之義也。舜之意豈不以禹為宅百揆之位。當輔弼之任。既居其職。又盡其道。陳謨之際。發明弼直之義。其旨深矣。於是舜感其言。形於嘆詠。不覺其辭氣之反覆。意味之深長也。然禹之謨。能合乎舜之心。而舜嘆詠之。舜之言。又契乎禹之心。而禹復俞然之。一丁一俞。更唱迭和。君勉乎臣。臣美其君。一堂之上。和氣可掬。嗚呼。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為君之道。臣盡其為臣之職。君臣相與。明良賡會。於斯一時。是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亘千古而不可及也歟。吁盛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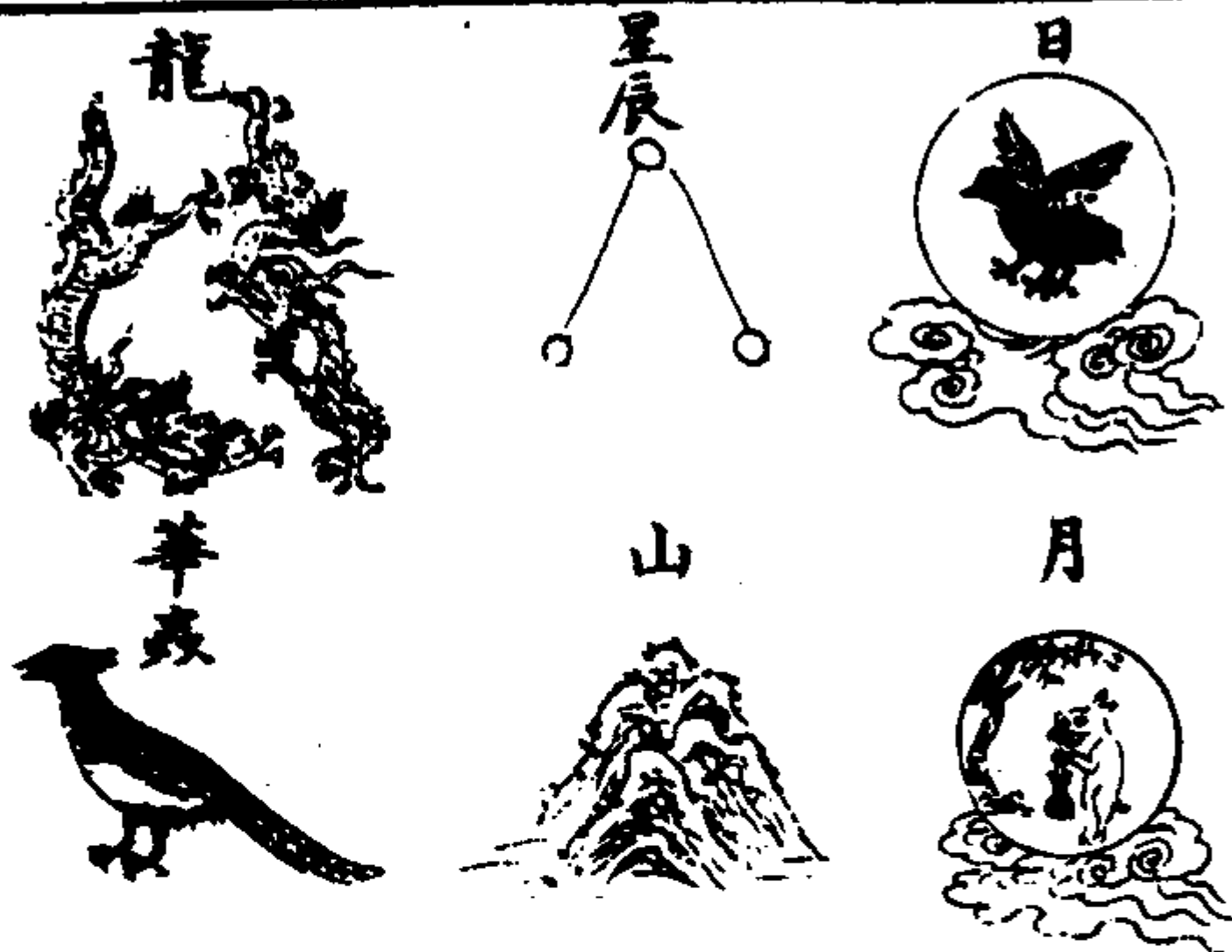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二質

稷　益稷篇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書傳會選蔡氏傳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之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黹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鄒季友音釋經左右上子賀反下夏赦反說文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音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絺與黹通展[illegible]出如字[illegible]傳會繪古字通馬鄭本作繪宗彝虎蜼彝上[illegible]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畫虎蜼於彝以米彝為虎蜼也蜼音水又以醉余救二反[illegible]注蜼似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獼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取其孝謂宗廟祭器也周禮司尊彝疏云[illegible]用虎彝蜼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illegible]借四物來見之[illegible]新安羅端良曰[illegible]

虞書十二

日　星辰　龍

月　山　華蟲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集諸家說日月星辰象其明龍象其變化華蟲象其文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象其孝藻水草也象其潔粉米為米而粉之也象其養人山貴靜也取其性而不取其勢火以

章服之圖

圖也取其神而不取其銳白與黑謂之黼爲斧形而取其善斷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而取其能辨以是十二章繪繡於衣裳之上崔靈恩云畫體虛浮義取於陽繡體沉重理法於陰是也備十二者以則天數至于周世乃登三辰於旗而服止九章與彝異也

五聲八音圖

六律六呂圖

陳師凱旁通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翼爲在股肱明聽在耳目宗彝虎蜼取其孝也爾雅云蜼卬鼻而長尾郭璞云說見音釋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蜼音誄廣韻音余救以季二反周禮注讀如蛇虺之虺又讀如公用射隼之隼釋文又音以水反周禮注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氏有虎彝蜼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器與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雨則以尾塞鼻是其智也愚按禮疏謂虎蜼取其嚴猛與智而蔡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彝蜼彝爲四時享祼之器不與諸尊彝同奉思之所在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書疏云考工記先工著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書疏云刺繡先王氏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釋文絺勑私反此據周禮注釋文云黹陟里反疏云鄭君讀本爲黹黹紩也謂刺繡爲繡也紩音姪韻會云縫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言繪繡於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章宗彝在下黼黻在上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

地謂之黄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黄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黄其
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玄黄相次以上六色繢以為衣五采
備以上繡以為裳火以圜者形如半環山以章獐也在衣水以龍在衣鳥
獸蛇華蟲也鼎之毛鮮有文采者在衣疏云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衣
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下陰主沈重故刺之也又案周制已春官司服
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鄭玄云既見正義　周禮疏云若孔君安國義虞
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
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周
禮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
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虎也若不登火
於宗彝上則虎是六章之首不得以虎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
袞冕九章以龍為首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粉米黼黻四者於
裳○玉藻先王則袞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
首鷩必列反即華蟲即雉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衣刺藻粉米黼黻四

者於裳○享先公饗射則鷩冕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毳冕五
章以虎蜼為首毳虎蜼之毛也畫虎蜼二獸於宗彝之腹也其衣三章畫
宗彝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黼黻凡五也疏云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
衣亦刺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按此下要有希冕三章玄冕一章今傳寫者不備脫也今具如左希冕三
章希音絺上希刺也刺七亦反刺粉米於衣刺黼黻於裳凡三也○王祭社稷
五祀則希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
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也○王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按楊信齋儀
禮經傳通解云林之奇曰黄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
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盛德焉繪以三
辰所以則天之明凡為君德之光自黄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
特備以旂常之數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
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旂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先奇至于三
代文物日以盛名物日以辰徽章日以著天子於四禮樂特曰服周之

冕致其文之備華平之有辨也何傳至於周乃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
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至
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
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飾所則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耶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採有日月星辰
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
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楊大云周制天子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
十二章鄭說周止九章非是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黄
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六呂
又名六間按周禮大師職注黄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
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
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
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
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應當建

者謂斗柄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
之象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黄鐘統大呂也寅與亥合太蔟統應鐘也戌與
卯合無射統夾鐘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夷則統仲呂也
午與未合蕤賓統林鐘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于下周禮注
云黄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下生南呂
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上生蕤賓之
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鐘之六
五夾鐘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
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同位謂若黄鐘之初九下生
林鐘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
鐘上生太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
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
而呂生子也黄鐘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為人統
律長八寸林鐘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
而後八音得以依據　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惡謂有律而後有

聲者如黃鐘既生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爲宮徵商角羽五聲五降既其然後八音有所依據而成樂如黃鐘九九八十一以爲宮絃八十一絲爲宮七十二絲爲商之類是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蘇氏古文書作題 詠以曰納天詩而納之於上如今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邦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虎雉下音詠又以手切商鈇上張里切下音陵臨卷書說義則離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熙得是前人雖作作會宗彝不是。 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 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云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其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順通 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爲宮商角徵羽之言古注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先生曰未詳當闕 自漢以明之以下皆張叅治子善播龜山語錄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哉非其稱不明孰甚焉數文鄭氏書說作服汝服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進反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脩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觸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歎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扱散筍虡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況要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歎之爲哉服是服者

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繆爲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黙察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戒哉之辭更唱互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凛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闕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絜齋袁燮書鈔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爲之古人何爲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臣下爲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爲臣下爲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爲是謂侵臣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惟有司之牧夫庶獄庶謹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事又如晁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爲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股肱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股之肱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玩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

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衆有爲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爲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刼持天下未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邈乎其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即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却是經理民間事但如左右有民而不如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爲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嘗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者興之害有未除者與之除勤勞不斷罔敢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爲一方守臣雖是宣力爲民間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間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爲生事爲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真箇是王臧至急竭力從事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不專做作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爲一句古之制度雖爲難攷然以

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為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為句謂自日月而下為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為六章繡之於裳總為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如三辰畫於旌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鷄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却只專施之於服絺繡者在夏則會于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間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復大裘之制竟以不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者絺繡之義也既曰五采復曰五色五采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肱如何說作朕之肱庶又如何說為耳為目庶能如此看便如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為朕之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事視之雖甚鏤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如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絜而明如此見粉米

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己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目睫之間其心為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使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却無意義宜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髣髴皆具推而不追且勢髣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却時見於所織紋維之間如果地即是粉米鎖子兩已相背即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為我明之致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謂我明我見成觀為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為五聲自五聲而為八音在者察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惟樂不可以為偽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有道之世和氣充塞故其樂以和世衰道微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如一者語言必關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于天地間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為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胡樂豈先王之正音胡樂入中國使可見中國之微矣狄之強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須是將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即亂也亂何從而生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即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數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既可以察治忽亦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以律而出納之自中而出於外謂之出自外而入于中謂之納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為一矣蓋惟律為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却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為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為聞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鏤而不切者舜乃以為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拙齋林之奇全解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為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責大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

群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應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群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勉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中言作股肱之事也雖中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

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畫以爲繪紩以爲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爲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此成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爲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爲繡而繡之以爲祭服豈暑月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爲二物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爲衣繡以爲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大小尊卑之差等也按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于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王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乎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乎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爲善知善之爲善

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乃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爲也故絺繡在下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予出納五言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當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爲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者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諧樂厥和矣又使群臣出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中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柯山夏僎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王汝爲 禹既然舜臣隣之責故帝於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隣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爲待臣以有爲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爲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協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時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於臣哉舊說皆謂汝翼爲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爲之此說不通蓋下大言汝爲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爲也君不能自爲汝臣當爲之觀古人之象君所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余謂此云左右有民蓋

謂君欲弼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為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王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於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為也汝當代我為之也舊謂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於人是左右有民為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為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穎謂汝翼汝為中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下文以汝聽為耳汝明為目亦甚確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古人為之已有成法舜今觀之以所象作為盛服故為不可不為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明著宗彝宗廟彝尊也取其孝享六彝有虎彝蜼彝則此宗彝蓋為虎蜼之狀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炳為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圜則此火乃繡其形圜如半環詹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為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黼黍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奭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為兩己相背謂刺繡為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綫刺繡為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為證其說讀會為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為黹黹辰己反黹紩也紩持栗反謂紩也又紬也十二章之服說見五義并拙齋全解上既言作會為衣絺繡為裳下又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繒采有繒采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於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於繒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刺繡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為諸侯則降於天子大夫則又降於諸侯士又降於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等差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

通於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於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於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於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於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於上乃播之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聞之者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於下亦播之於樂亦使其言亦合於五音君聞之足以為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而還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黃彝卿尚書精義載氏曰甚哉舜為君臣相為成敗而成無為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為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天下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作會宗彝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為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形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速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為斷也黻則所以為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袞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蜼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蜼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衰之制於周為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繪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皐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　臨川曰問曰宗彝所以象孝也象者異

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林氏曰見杜齋合冊陳經詳解此章深見帝舜得為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為元首可知元首無為而股肱耳目則有為者也後世之君至於有衞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哉此皆不知為君之體下文翼為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於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於四方為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為觀者視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會之於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絺繡之於裳絺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以象人君德之見於己者故會之於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然照粉米即白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己相背取其能辨所以象君德之見於用者故繡之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於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為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於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其於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於天下以五采彰明施之於五色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衮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合於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於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於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達諫納郜鼎有及於三辰大龍黼黻以昭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識知聖人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即黃鍾而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為樂所以察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所以作樂者在於五言五言即詩之合於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諷詠納之於上出五言者以君之賡歌而達之於下以此五言而見之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爲臣之責也凡此翼為明聽即股肱耳目之司所欲者在君而以所翼為明聽者則在其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坤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為明聽者雖在其臣使是四者而不出於君之所欲則臣雖欲翼為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於功成治定之餘故也

胡士行詳解帝曰臣作朕股又肱于耳目鄭之喻為命之矣帝心未已也又中以股肱耳目之喻蓋心所飭為股肱耳目不待令令而應又切於鄭也　予欲左右扶助有民汝翼輔此作肱之事也手能左右扶翼　予欲宣布治功力四方汝為代君為之此作股之事也奔走四方待力乃至　予欲觀古人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衣裳繪繡以物象德日月星辰王者象其照臨山象其靜而能興雲致雨龍象其變化無方華蟲雉象其文作會繪上衣六章以采色繪畫宗彝宗廟尊彝為虎蜼之狀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象其有文火象其炎上成物粉米象其潔白米象其養人黼白黑相半象其能斷黻亞兩己相背象其辨善惡以青白線刺絺刺繡下衣六章以絺繡之以明五采五等采色章明施用于於繪上五色作五色繪繡作服汝明視　虞五服天子十二章上衣六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下裳六藻火粉米黼黻　孔氏說諸侯八章龍至黻　卿六章藻至黻　大夫四章藻火粉米　士二章藻火　鄭氏說公山龍而下　侯伯華蟲而下　子男藻火而下　卿大夫粉而下　周五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而已　公九章衮冕以龍名龍首卷然上衣五龍山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　侯伯七章鷩冕以華蟲名鷩鷩雉也上衣三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　子男五章毳冕以宗彝名彝虎蜼狀毛淺亂上衣三宗彝為虎蜼狀藻粉米下裳二黼黻　孤三章希冕上衣一粉米下裳二黼黻　卿大夫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此作目之事也鄭云以宗彝為下裳第一章而粉米為一章　絺孔云細葛也鄭云讀為黹紩而黹又也紩以為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政治忽亂以出納五言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聽　此作耳之事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舜欲審樂以知政也納採民詩也出颺之樂還以教民也觀其言合於五德則治不合則忽　呂云文君之言播之樂為出採民之言播之樂為納五言使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也　欲者予之心也翼為明聽所以從予欲者汝也此猶股肱

耳目之從心所欲也陳大猷集傳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益稷篇曰股肱猶為人肱臂也 永陽馬氏曰帝聞禹之命謂臣鄰之責猶未為盡君猶心也無為而居中臣實為之股肱耳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為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為而用天下臣有為而為天下用 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愚曰翼為翼也輔而助之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不能自致汝當翼之翼卽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立事功於天下然不能自為汝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像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為服 王氏曰二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本以星辰為紀故以日月星辰為首 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變化 孔氏曰華蟲雉也 新安王氏曰雉有五色華采故謂之華蟲凡飛鳥謂之羽蟲 唐孔氏曰此六者畫之於上衣 新安王氏曰衣玄象天也 愚曰畫而為之故曰作會 王氏曰宗彝宗廟尊彝也事宗廟之常器所以表孝 或曰宗彝所以狀其敬 藻水草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火以其明足以燭物而烹治 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於下裳 新安王氏曰裳纁象地也纁赤色也

天子服凡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數也 愚曰粲華采之物也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土之類也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孫炎曰周禮有服五見五服 王氏曰鄭氏曰並見會遲 永嘉鄭氏曰凡數文言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孫氏曰忽者忽而不治也 愚曰治忽自上之所施者言之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 孔氏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 吳氏曰聲音出於民之詠歌詠歌出於民之哀樂故可以察治忽 季札之觀樂蓋以此 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 愚曰五德之言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 東陽馬氏曰五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樂為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為五言 愚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納謂以樂而觀詩歌於上如今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 或曰聞六律聲音而可以察治忽者蓋以詩歌之出入皆諧於樂故也 樂記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樂記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愚曰此音總樂音言之 八音指八物之音言之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愚曰此以樂之所形見者言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自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 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言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隋大業中樂工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其後卒驗樂可以察治忽如此 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

愚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以作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也 葉氏曰見書稗題 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 陳大猷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為一體不截何也曰相須為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瑩不若馬氏謂君無為而臣有為者之為明淨也 或問錦鄰讀為齊當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 葉氏曰按於鄰於者不入公門自明之文而言則鄰非所貴然孔子以此見鄰於齊則鄰固有精於樂識者矣 或問樂之所以為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

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戾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歎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哮吼之聲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揜而不可得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之固亦不能揜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嘗偏廢是則通本末之論也 范純仁集為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鄰哉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臣桀曰夫止者所以制動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事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林光朝艾軒集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古文尚書及許氏說文璪火粉米以璪為藻以粉米為粉米皆後欲其義易通耳黼則以為斧黻則不知為何物弟曰兩己相背而已每章皆為一物可以指狀獨於黻則存其義而傳習者曾不以為疑何也粉米黼黻當各為一物更秦人滅學而天子用衲衣故其制不可知也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身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考工記為先秦古書畫繢之事有所本鄭司農謂為圜形似火此為近之宗彝謂虎彝蜼彝以虎蜼為一章故指宗彝以見虎蜼實不當取宗彝之象左氏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周人以三辰畫之旂常而以九章作服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袞冕謂龍而下九章袞者卷也蓋取龍之象鷩冕謂華蟲而下七章也毳則毛物謂虎蜼而下五章也孔安國以宗彝不在十二章之數則周人不應有毳冕也希冕謂粉米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冕陛

德明希與黹同蓋有所由來也希冕三章自粉米而下黼黻不從黹則周人三章之冕何以謂之希冕以一章為元冕章至此為甚微弟指其衣之色云爾仁山金履祥表註資助上兼資臣鄰此獨資為股肱左右導之也導德齊禮所以扶人心之中股畫力行之也布德行政所以周天下之勢目制禮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以彰用德耳作樂作樂　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方時發索至于欲觀古人之象至黼黻絺繡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衣服之制尚矣又曰古之作服者尚乎象由日月而至於華蟲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陽故在衣而作繪由宗彝而至於黼黻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陰故在裳而絺繡傳曰制禮尚物十二以為天下之大數則十二者所以象天之數而章有十二焉衣之與裳各六者分陰分陽之義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體以星辰為紀惟天子為能備天道故備十二章由御而下降殺以兩則各有差焉　日月星辰前已言之詳矣　且龍者物之所生物之所藏以靜為體無為而物生焉者山人君之顯仁似之故以象仁之體利澤物善養人升降自如不見制畜以動為用有為而物莫測者龍人君之藏用似之故以象仁之用蟲之類不一大者寡而勝物小者衆而物勝焉曰華蟲則雉而已雉之

為物文有時別有倫以方言之則南而南者文明之地以時言之則夏而夏者文明之時禮以節為體以文為用故華蟲以象禮　彝有六焉雞彝鳥彝用之於春祠夏禴斝彝黃彝用之於秋嘗冬烝虎彝蜼彝用之於追享朝享別而言之如此合而言之皆所以事宗廟之常器而此所謂宗彝者即宗廟虎蜼之彝也虎取其義惟義為能制節蜼取其智惟智為能防患既有以節制又有以防患然後宗廟可保常器可用矩也以是而酌鬼神以是而求然則宗彝者豈非所以象孝歟藻水草也自潔如藻故其柔順清潔可以薦羞火之為物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故昭明齊達可以烹治焉薦羞烹治則又所以致其孝也利穀為米以養人粉之然後利散而均故粉米以養人為義也白黑為黼白與黑西北之色而天事武之黼有斧之用故主斷焉人君制天下之義則斷者所以決百事而制猶豫故黼以象其能斷也青黑為黻青與黑東北之色冬與春相辨於此乎在朔易也黻兩己相背故為辨焉善善而與之惡惡而去之善惡有別而不相雜故黻以象其能辨也　形而上者莫非道故在衣以象天而色玄至於繪則又因自然之采而用工略形而下者莫非事故在裳以象地而色纁至於繡則染絲為之而用工繁絺鄭氏讀為黹黹紩縫所紩也孔氏以為

葛之精者為絺考之典禮六冕未有用絺綌者先儒因謂夏月染絺為繡而繡之著用絺以祭非所以致欽且衣不用絺而裳用之豈理也哉　書昔之言袞冕者袞衣而冕則其言麻冕者麻衣而冕也至後世純衣而冕故曰純冕衣用麻則知裳為葛矣絺者葛之精者也故言絺繡則絺為裳而繡也　日月以運之星辰以紀之則與於天道矣其施之於人也則以仁為尚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衣之序如此宗彝藻所以致孝於宗廟矣其思以及人也則以均為利然養人而已無以制之非所謂知柔知剛矣而用斷不可無辨裳之序如此辨物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則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而聖人之能成矣舜之服十二章至周之時登三辰於旂而登龍於山作服九章而已言於是時其為王也既於天道則志之而已　袞冕則九章公所服也而王亦服焉鷩冕則七章之服蓋自華蟲而下故謂之鷩焉毳冕則五章之服蓋自虎蜼而下故謂之毳焉希冕則三章之服蓋其章粉米而已故謂之希玄冕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凡六冕之服其衣皆玄其裳皆纁德成而上事成而下之意以玄為德則非所以接事也　日月聖人之道猶日中　若日

月之脁䏲 其日月合其明 如日之恒如月之升 星辰 譬如北辰
山 終南何有 南山有臺 在南山之陽仁者樂山 龍 易飛龍
詩為龍 華蟲 羽畎夏翟 雉為雉 士執雉 華蟲 宗彝 班宗
彝達孝於諸侯 藻 詩采其藻 于以采藻 火 火在天上大有
山下有火賁 黼黻 玄黼於裳 王中皆黼 敦重黃席黼純 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 德存乎中必有服以彰之服被于外必設飾以文之昭德
非假於服則無自而見服非假于飾則無自而備 自日月至華蟲皆在
衣而作繪而繪必待五采而後成在禮有畫繪之事襍五采者是矣自宗
彝至黼黻皆在裳絺繡而繡必待五采而後備在禮有五采備謂之繡者
是矣 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砂以為朱采𥻘以為黃采蚌以為白采栩
以為黑藍砂之類是謂五采青采之類是謂五色 天地判而大美彰四
時行而明法著物各具成理理各藏妙用成理所具 天實授之妙用所藏
人實發之五采者成理之具於天者也而其用存乎人五色者妙用之作
乎人者也而其理本乎天 五采者言其體而已而五色則其用也五采
者言其質而已而五色則其文也由體而出為用由質而散為文則設飾
之功於此備而道德之意於此闡矣聖人之制服也有象以著其義有色

以顯其象義以象而著則象不可不致其辨象以色而顯則色不可不致
其明然則觀象作服而所謂五色尤當謹焉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彰
者著而明也明施之使人即色以知其象即象以知其義而尊卑之分貴
賤之等昭然不可掩矣何則日月星辰以象天道山以象仁之體龍以象
仁之用華蟲以象禮凡此象見於衣者也作繪者明布五色焉則仰而視
之咸知如是而為天道如是而為仁之體如是而為仁之用如是而為禮
凡在衣者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宗彝藻火以象孝粉米以象養人黼以象
斷制黻以象辨物此象見於裳者也絺繡者明布五色焉則俯而察之咸
知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養人如是而為斷制如是而為辨物凡在裳者
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左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自日至黻非物也歟惟
五色比象則物於是乎昭矣 聖人所以有貴乎彰施如此觀舜之時畫衣
冠而民不犯僭彰施之效也 以周官攷之畫繪者青與白相次赤與黑
相次玄與黃相次而皆正色也豈非象道故歟絺繡者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而皆間色也豈非象事故歟
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而詩人譏大夫之僭夫天下之亂常生於衣服之
無別衣服之無別又起於采色之不明此舜所以眷眷於命禹也觀見其

上下而已明則致其密焉故觀其象者舜之欲也而明其義者禹之任也
冬官王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
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 自黃鍾終於無射而為陽聲自大呂終於夾鍾而為陰聲則六律
者樂之所由本也在傳有之黃鍾以生之此之謂矣高下序諸之屬所制
則有齊遠四仍令之屬所容則有量則六律者樂之所由和也在經有之
律和聲此之謂矣損宮而生徵益徵而生商損商而生羽益羽而生角而
皆單出焉所謂五聲也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貫之以革節
之以鼓而皆成方焉所謂八音也既以六律為之本又以六律為之和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於是乎成矣周官所謂以六律五聲八音大
合樂者此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聲以知音審
音以知政而治忽可察矣 六律合于天地陰陽五聲關乎君臣事物而
音之起又因人心生焉治忽豈能逃乎此哉於以察之較然見矣 律呂
不易無奸事也南風不競必無功也聞六律而可以察治忽者如此其哀
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聞五聲而可以察治忽者
如此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聞八音而可以

察治忽者如此 聞周庭之和鳴則其時之太平可知矣聞秦假之和平
則其人之爽懌可知矣若乃鼓鍾淮水之上桑間濮上之音於斯時也又
何如哉季札請觀周樂聞歌周南則知其勤而不怨聞歌邶鄘則知其憂
而不困為之歌鄭則知其民弗堪為之歌陳則知其不能久大歌之於當
年而聞之於後世尚足以知其治忽則大象其政以作樂由其樂以攷政
靡不知之矣六律之聲不可勝窮也五聲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舜之所
以在治忽豈特恃其臣臣之耳力哉仰聽於禹而已 聞堂上之樂則知
宗廟朝廷之治也聞堂下之樂則知鳥獸萬物之治也聞簫韶九成則知
治之大成也舉音調而天下治 國語曰政象樂 樂記從凡為通周官
曰急息慕政忽者亂之端聖人防微杜漸制治于未亂故察忽而恐無處
六律所以攷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
凶 韶之作也孔子聞於齊而三月忘肉味季子聞於魯而知盛德幾以
加則其治可知矣 以出納五言 意作而音必為之纖氣動而聲必為
之隨是言於感觸之後所不能忘也人之喜喜以通我之默默以關是言
於交際之間所不可去也蓋君之好惡得以下達者必由是言以出民之
利病得以上達者必由是言以納然言之變無窮其數不過于五而已五

行位本于天地之間一奇一耦其成之皆五焉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起於一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或紀為五星或列為五方或彰為五色以主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無不具焉况人資五行之秀氣以有生稟五行之成性以致用關而為五事動而為五情辨而為五聲者而為五味則五行固已寓于其間矣及其發而為言豈能逃乎五數哉情有上下之間不可以不通於是推人之言而寓之於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故本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出五言以教于下者是樂也納五言以復于上者亦是樂也然後情於此通得以除其壅蔽焉嘗試推之仁之言播於角義之言播於商禮之言播於徵智之言播於羽信之言播於宫及其言之善利而濟物所以得水之一也言之明辨而察物所以得火之二也言之柔從而順物所以得木之三也言之斷制而成物所以得金之四也言之調變而和物所以得土之五也五言謂之當物者與是矣　言所以喻物也亦所以令物也則言固欲如事物而已苟或為而為譌工而為訌既不足以當物又失五行自然之理矣即聲詩之作而播之於樂焉小用之鄉人大用之邦國宣志慮之美達順聲之和無或勝絶而不通以樂出五言者不外乎此即歌詠之聲而陳之於詩為主文而不質譎諫而不正政有臧否上得以周知俗有厚薄上得以徧察無或壅蔽而不通以樂納五言者不外於此　通上下之情貴乎言也久矣夫豈一端而已哉情之所形雖該於聲音而不逃乎數數之所變雖極於錯綜而不過乎五由此五言如彼事物其出也其納也上下之情有不自是而通乎君臣異勢不啻霄壤堂陛之相遠也上之德意志慮所恃以達乎下下之美刺利病所恃以通乎上者以出納有言而已道立於兩成於三具於五五者天下之中數也言心聲也有心斯有數言情動也有動斯有變衆於有數者變雖無窮詎能逃於中數哉　天一在臟而為智天五在胃而為信即肝而木仁端見焉即肺而金義端形焉即心而火而禮之端兆焉彼其本於中敷而存者曾不離乎五行以是交物其有不當于物者哉其清揚也吾知其得之水其辨察也吾知其得之火動而散則木所屬也斂而入則金所屬也其重遲而緩又屬於土惟其當物者如此故發聲而出有高下清濁斯當于五聲情動而形有喜怒哀樂斯當于五情直己而陳有仁義禮智信斯當于五德抑揚開闔雖散殊之變不可勝窮其應事物也莫不適當凡事初不外乎五行故也　蓋樂也而終始不外乎五行五行出於道亘古不以今變而今之為

黄鎮成通考　予欲觀古人之象　蔡氏曰見舍道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日月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雉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虎蜼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養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周禮司服注云　見正義

袞冕九章　以龍為首袞龍首卷然以袞為名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華蟲即鷩雉也

毳冕五章　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名之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希又作絺

玄冕一章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衣　宗彝　藻　粉米

裳　黼　黻

衣　粉米

裳　黼　黻

衣　無文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凡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圓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復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

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袞冕禮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袞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袞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米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葛之精者為絺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綌而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　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旗　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因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

故禮記言旂旗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黻尊圭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黻旂旗儀禮有龍無異虞盾觿勺燿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為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于縿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縿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褘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待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東翟大記云揄絞是也孔安國顏氏以華蟲為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為章者以虎蜼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蜼因號虎蜼為宗彝其實虎蜼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為罽孔安國謂山龍華蟲為飾皆臆論之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旗而已冕旒與玉璪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兼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大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為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顏氏曰粉取絜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為之一物而為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割斷之義故衣裳席巾康類禪之領肩之裼覆柳之墓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芾鞸見大記其文兩己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韍芾而黻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周南仲山房叢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典謨載先舜禹皐陶之言世數去上古未遠其事其義蓋有古未有而今始創未經前聖之發明而至此始論定

者非一條又約皆關主君臣父子之倫義式定治教綱常之典法後世義
理既備謂書有不見古事往往及不知聖人開創建立之功此亦學者之
所當知也昔君臣之名肇於天地定位之初然以大傳考之所謂君臣者
止於尊卑貴賤之辨而已自堯舜氏作而君臣始有職然至於深見臣道
所係之甚重合君臣為一體而創立古今未有之義則不惟前此未之有
雖典謨之書亦未有深切著明如此一條者也大昔謂之天尊地卑而今
以為臣哉鄰哉則舜固已合尊卑亢絕之分而有相親相比之意矣然而
猶有間也當臣之際有間可容則心不同德不一試舜又推而上之亦為
必作朕耳目股肱而後可未極天下之所不易損抑以與人共者人身自
有之智力聰明也今欲左右有民而曰汝翼是扶世導民之事大乎在人
矣欲宣力四方而曰汝為是綱條法度之所由行一切在人矣繪於衣飾
於器者猶曰必待人而明則是凡見於服飾以昭德取義以明民者皆有
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藏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
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
著之藏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
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來聽而後審也夫由前二者而

屬託於人辭於失臨制之權由後二者而推委於下裁於聰察之明然
使實見君道如堯舜者觀之則以為無汝翼汝為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
智力設為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之事恐必有稗補不及壅閼不行之處無
汝明汝聽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聰明欲使積於身者見之無不達其義
入於耳者視之無不協於事不惟高而無本亦恐虛而難行雖聖人亦不
敢以此自許矣惟舜盡力於兢業者既知君道之所以難而為以八年周
行閱歷之久深知天下者決非一智獨力之所能辨故能相與演發其義
而成就此謨蓋前乎堯舜者此論未立君臣有其分而不能備其義後乎
堯舜者此論既立得其義者不害其為分然後治道立化功成王道不至
有亢絕之患而臣道得以成代終之功此古人所以謂之與謨而其事其
義所以亘今不能易也吳澂纂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主汝聽　此帝
言所資於臣之事股足肱手應左右有民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
正民德也翼如鳥翼謂在身兩旁扶持覆護宣力四方謂外諸侯輔志意
布德化禁其惡也為獸名很鷹有力便捷動使令趨事功者似之黃帝始
制衣裳古人並謂黃帝堯謂育其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　十二辰者
皆是此謂心宿三星名為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

畫也宗彝宗廟盛鬱鬯之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蜼彝為上藻水中聚
藻粉米白粉黼黻黼為斧形刃白身黑黻兩弓相背青黑線繡絺讀為黹
刺繡也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為繪畫於上衣象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六者皆為繡紋於下裳采五色之物真砂粉墨雌黃之屬繪則以五
采渾之於筆繡則以五采絲之於線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
白黑也明謂察其物象采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在治忽史記引
書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引書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
蓋六陽律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管之中用
其五為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
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
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
羽聲非正宮雖間二律而非變宮正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其律位
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非正徵雖間二律而非變徵止間一律矣正
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為均相和而旬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
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徵族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
曰五聲也五聲定則被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有

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為言五言唇齒舌牙喉之音為言各不同也或曰五
方之言也樂工審於聲音故亦能辨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
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翼之作股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為
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
蓋后稷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
樂所職翼為明聽皆曰汝者為與群臣咸在而為作揆兼總眾職也許謙
叢說　股肱耳目應翼為明聽輔翼以肱言為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
耳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
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禹皋謨
五服與五刑對言主於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蓋役十二章則兼上下言
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
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
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祀見遠方蓋
王之三公卿大夫回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為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
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

鄭氏所言周升三辰於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應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袞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繅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訓其文葛之精者鄭讀爲黹紩也黹辰九反紩直質反縫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紩爲裳而以絲紩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也餘見王氏書輯纂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爲　陳氏曰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股肱耳目所以運動視聽而心則治股肱耳目而已　石林葉氏曰因民性之所以輔其自然使不失其所安者左右有民也故言汝翼推吾所建立作而行之以達於天下者宣力四方也故言汝爲林氏見拙齋合解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石林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

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文之於音則爲出采之於下則爲納所以察治忽者皆本於此故言汝聽　蘇氏曰五言詩也以諷諫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陳氏曰謂詩有宮商角徵羽之聲　張氏曰出五言者上之意有以宣於下納五言者下之情有以達于上　先王以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出五言必以樂奏之納五言必以樂合之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有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林氏曰見拙齋合解　董鼎輯錄纂註　輯錄義則問陸尚書以下並見晦庵書說　纂註新安陳氏曰臣當爲我之耳目才作爲鄭以與君視近也　吳氏曰五言不可廢之詩歌者出之其可者則納之　王氏曰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平治圻究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變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王氏曰見纂傳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鄭氏曰見釋文書說　陳氏大猷曰見集傳　蘇氏葉氏曰見書輯纂　呂氏曰並見纂疏　唐韻見書　陳櫟纂疏　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作聚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義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固有次第也輯錄見晦庵書說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　鄭氏曰見釋文書說　陳氏大猷曰見集傳　戴曰見纂註　王氏曰見集傳　葉氏曰見書輯纂　融堂錢時書解　帝曰吁臣哉鄰哉至汝聽　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曰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者有賴於臣者爲重故也臣哉鄰哉鄰臣哉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四而繼之以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　王充耘讀書管見　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以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爲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做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爲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　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使以爲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于此以觀其果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譜而成樂矣

猶今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　王充耘主意　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　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爲者皆臣職之所當爲者也故舜資焉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爲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爲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爲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衆職任之大臣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乘履皆爲心之所使肥使身得安焉否則瘠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夫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致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責臣代爲之聽審也鄭悅道斷

法樂有六律而後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故
審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協於五聲而遂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
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
聲。則治亂可察。律呂可得聞矣。予欲聞而汝明聽。蓋舜之所望於大臣者
如此。○舜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理正如
此。但未言納五言陳雅言書經卑暉此舜命禹以作耳之事。載汝聽一句。
夫六律五聲八音樂也。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如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聞六律五聲八音
可以知政之治忽也。然作樂之本必本在於五言。五言者即詩言志歌永
言者也。受君之言於上。謂之出五言。採民之言於下。謂之納五言。以出納
之言而播之於樂。言有得失則樂有和否。樂有和否則政之治忽可於是
而知。此予之所欲聞而汝之所當聽也。予汝之稱。忘其尊卑之分。聽聞之
語切于心耳之間。此即夔之所掌而命伯禹總之也。劉竹仲作此一篇以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一句作決訛下以出納五言汝聽二句有
著實說為說如此本明白得經意 王充耘書經疑問舜命夔教冑子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他日命禹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一則敘言與聲在律音之先一則
敘言與聲在律音之後何歟祀山龍及聞土意冕祭服之冠也上衣下裳
之制果何所本歟或為十二章或為九章其物象儀等可得聞其詳歟先
儒援周制衮冕鷩冕毳冕之服以釋有虞之制果何所似歟不知五冕為
王者之服歟抑公卿以下之服皆在其中歟敢問 ○蓋稷蔡云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
堯舜也。 又曰周制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 考索云古者合三
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
數。 又云司服掌王之衣服祀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
先王則衮冕大裘黑羔裘亦皆也其衮衣同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雉
也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
雉之羽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讀之希以其章少故也卿氏以希為蜼祭摩
小祀則玄冕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公之服則衮冕而下侯伯之服鷩
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孫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士之服 ○龍納言夔典樂則固各有其職矣觀其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以典樂而兼納言之任得不

為其位者乎。 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
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詠則為五言劉鑄書義
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聖人於章服之制必上有以稽古人之法而
下有以資大臣之能也夫以大臣輔君為治之道惟視夫君心之所嚮者
而加之意焉有虞聖人當其治定功成之時而舉舉於禮制度之宜未
嘗有一毫自用之心而必資大臣以討論之焉故上衣下裳之制總而言
之則十有二章之殊分而言之則有繪畫絺繡之別何者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六者繪於上衣者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於下裳者也然其
彰施之具必有賴於五色而後成噫非大臣能盡稽古之力則何以審其
制度之所寓而上副君心之所托哉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見於益稷之
書嘗謂鴻荒之世風氣未開而君民之俗不過衣羽毛而已耳居巢穴而
已耳有聖人者作然後上衣下裳之制蓋有取於乾坤之象焉然而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之體固已截然而有一定之分矣然則君臣之等
威豈可一日而不辨乎故上則儀象於天下則儀物於地與夫鳥獸草木
之質成秩於聖人之一身蓋所以示其尊為天子當有四海之內而天下
莫敢加也此其所作之意豈因細故而已哉且夫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

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上衣之所飾也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
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此下裳之所飾也十有二章
之名物不同而其繪畫絺繡亦由是而別焉六者繪於衣六者繡於裳大
抵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聲色臭味之殊青黃赤白黑五者五行之正色
也。繡之以五采。施之以五色。使之秩然而有序粲然而有文而乾坤上下
之制於是乎定矣。夫唯唐虞之時命官為治廟堂之上都俞吁咈聖人不
以一己之是用而必於古人之是稽不以一心獨斷而必於大臣之是任
凡所以為治之道莫不由是而基之此無他前聖之所為固後聖之所取
法。而大臣之一心所以輔成君德而贊襄聖治者也。由是觀之前聖後聖
曠百代相參者皆不外乎此心之用而君明臣良極千載而相遇者亦不
外乎此心之同也唐虞太和之治昔於此而見之自時厥後三代之制作
雖有不同。而其等威上下之分則亘萬世而不可易也是故日月星辰畫
於旂常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而公侯伯子男皆自七章五
章而為之降殺焉是蓋帝王損益文質之用而孔子所謂商因於夏周因
於商雖百世可知者此之謂也因併述之 劉寀書義聖人欲備夫製服之
儀必資臣以昭夫製服之等蓋上衣下裳之制所以別尊卑而明等級也

故舜之命禹也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會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此聖人所以備夫製服之儀也然是服也尊卑必有等隆殺必有數予雖欲觀之而非爾臣明之孰能傳其制而有辨哉此製服之等差之所當明也舜則欲觀象以備其文禹則能定制以昭其別此有虞之朝所以制度明而民制定歟書曰云云如此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蓋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古聖人豈直以是為觀美哉蓋所以尊嚴等威辨別貴賤備衆禮而昭儀物彼有取爾也蓋天地之數成於十二故觀象之服亦以十二焉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畫六者於上衣而衣之取義者如此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為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繡六者於下裳而裳之取義者如此上衣下裳其象既定則舜之欲觀考於古人之制作者在是矣雖然欲觀之者舜也能明之者禹也所謂明者非徒以文采昭著於儀表之間而已也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與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者各有其數一殊其等一毫不可僭差一制不容紊亂然後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所謂明也有虞之制雖不可得而盡考而其義固可得而知矣舜之有資於禹也如此禹其可以不任其責哉嗟夫風義日開汙尊不可以易瑚璉之器禮文日著椎輪不可以更大輅之車使上下之間畀然無復禮儀之修飾吾恐慢易廢弛民心無復隄防之設而天下不可得而治矣此舜於作服之制不得不命禹以明之也雖然周禮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視有虞之制又不同何也蓋聖人制禮因時損益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無非所以昭儀文之著耳要必有舜禹君臣作於千載之下以明之陳復陽探義予欲聞六律五聲主汝聽

聲樂之道與政通審音樂以協人聲則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夫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人言之協於五聲者又制樂之本也是故審音樂之和以協人聲之和循之樂章自上而出之下采之民風自下而納之上夫人聲既和則音樂必和政治之得於斯可見苟惟不然治失其道聲樂獨安得而和哉爾臣不可不聽於聽而精審之也昔者帝舜命其臣以審音察治之道謂夫樂有六律所以和聲而五聲乃所以節八音者也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而樂成矣夫樂之道乃政治之所由關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果安矣樂矣其政豈有不和者乎果怨矣怒矣其政豈有不乖者乎是則審治忽之道必以是為驗也雖然音樂之本本于人聲故詩所以言志歌所以永言聲則依永律則和聲所謂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詩出乎志樂本乎詩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大抵詩之失判國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夫治功成則頌聲滋非過美也人情也治功隳則怨刺興非過毀也亦人情也是以古者審音樂以察治忽尤必在於出納五言也若夫出之云者出詩而播之樂章是猶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夫時而職之者是也納之云者采詩而納之於上是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者是也自上達下人君之政教無不得自下達上民俗之治亂無不聞如是則人聲和而樂聲和治功可見其著矣否則人聲不和而樂聲亦從而不和則治功可見其壞矣是知帝舜舉舉於命爾臣審音知政必欲其聽以聽之所以盡其精察之意也然則舜之樂則盡善盡美舜之治則無拱無為九功敘而九叙歌尚奚有治忽之可察哉然而聖人未嘗自謂吾治已足而其究極聲樂之要所以為後世察治之法也嗚呼於此可見聖人圖治無窮之盛心也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八　　二質

職 洪武正韻之石切執掌也主也常也業也許慎說文䏌記微也从耳戠聲之弋切徐鍇通釋按周禮國有六職皆主記事之微也韋直反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邢昺疏釋曰書賢者使曹無貴賤咸皆公正供其職事無肯供職之小雅小旻云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鄭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顏野王玉篇支力切孫愐唐韻之翼切博雅云業也又姓周禮有職方氏其後因官為姓漢有山陽令職洪張參五經文字從身者訛丁度集韻職質力切或从身作䠦戴侗六書故專聽也說文曰記微也引之為專掌詩云職思其憂傳曰職主之守官者必有職掌故謂官職韓道昭五音集韻職俗楊桓六書統䎇母䏌古文職隸職俗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職職多也莊子萬物職職周伯琦六書正譌記而主之也記必先於聽之聰故从耳俗作䜘非字漢傳義職亞變也東齊海岱謂之亞詐欺也出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欺斐謂之亞吳越間謂之㑊職趙謙聲音文字通職執事主常者从耳所以詳察審聽之借凡所當為者皆曰職臣職子職之類周禮各共爾職又也又腈脡也或轉植作膱脏非儀禮膱長尺二寸合正又艸名亦轉識夏小正采識作蘵非爾疋蘵黃蒢注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俗字韻會定正聪亞切執掌事業也宇切照亞照真禮職

篆書 職 並古孝經 職 王庶子碑 職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職 芝英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職 徐鉉篆韻 職 隸書 柳敬碑 職 樊安碑 職 西狹頌並洪遠漢隸分韻 職 華山廟碑 職 樊毅碑 職 張納碑 職 袁良碑 職 曹峻碑並漢隸字源 職 真書智永 職 歐陽詢 職 虞世南 職 顏真卿 職 行書蕭誠

草書 職 智永 職 職 職 並張錦溪 職 鮮于樞 職 趙子昂

六職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本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天地四時之職疏曰謂國家之事有六種職掌又曰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又曰六職卽經所云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是也

八職 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九職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劉向說苑君道篇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歐禽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

內職 周禮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詩彤管疏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內外各有官也西漢會要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已上凡十四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 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 長御 見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奇注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 見吳濞傳大夫建章曾夫材人各千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 見匈奴傳單于傳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許皇后傳 學士史 許皇后傳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外戚傳 太子中人 本故女為太子中人 皇孫妻

稱夫人。丈王諸王夫人。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傳 雜錄 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孝昭儀傳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康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康衡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證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謹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董賢傳 五官已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 東漢會要 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孝文。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倢伃一。娙娥二。容華三。充依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八子八。七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十四。凡六官品秩同為一等也。妖倖毀政之符。外固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皇后紀 鄧太后久臨朝政。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鄧后傳 女尚書。東漢書注。女官內官也。 皇子封王。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百官志注 南史。齊高帝建元元年。置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 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梁武定令。制良娣保林為東職。 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 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 北史。後魏高祖置女侍中。比三品。 置女尚書。比三品。 魏孝文置女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魏志 魏明帝

避宴在內，還女子知書可付信者爲女尚書。詹會要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服御藥膳之事。宮正糾愆失，彤史記功書過。龍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儀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嬪。承閨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衛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侍節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咸亨二年，復舊。高祖、太宗，懲隋之亂政，未下卑而大啟宮女，正位記尊，惟其舊德。宮闈之職，備員而已。所謂刑于內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後，政出宮中，公卿大夫，罔不憚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畢而冢嗣再廢，遂搖蕩皇室，政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及中宗，遭王韋氏崇寵，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尊誘之，於是慶雲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於天下。防閑之道大壞，逆亂之謀搆矣。卒以禍敗，爲後王誡。玄宗即位，大加懲革，內外有別，家道正矣。按杜氏通典，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與正史所載，事皆不同，其間名號，亦有見於國史，但不詳所出，今錄之於後，以示廣記。高祖貴妃萬氏（生楚王智雲，性恭順，高祖甚重之，諸王莫不推敬，後爲楚國大妃，陪葬獻陵）。德妃尹氏（生酆王元亨）。昭儀宇文氏（隋大將軍述之女，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皆爲賢王。早承寵遇，欲以之爲后，固辭不受）。婕妤郭氏（生徐王元禮）。婕妤劉氏（生道王元慶）。太宗妃楊氏（隋煬帝女，生吳王恪、蜀王愔）。妃陰氏（生庶人祐）。妃燕氏（生越王貞、江王囂）。妃韋氏（生紀王慎）。妃楊氏（生曹王明）。充容徐氏（名惠，會稽人，堅之女，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能屬文，初爲才人，俄拜爲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惠上疏極諫，太宗善之。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高宗淑妃蕭氏（生許王素節）。中宗昭容上官氏。睿宗德妃王氏（生惠文太子）。玄宗貴妃楊氏。華妃劉氏（生…皇帝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璲）。麗妃趙氏（生廢太子瑛）。妃錢氏（生…王琰）。德儀皇甫氏（生鄂王瑤）。婕妤柳氏（…之孫，有學尚書…之…，生…王…）。順儀郭氏（劍南節度虛己之妹，生永王璘）。賢儀武氏（…大將…平王重妃…女，言中…小武妃子，生涼王璿）。婕妤高氏（生…王璬）。肅宗妃韋氏（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儲位，遂爲妃…）。妃崔氏（生邠王…）。婕妤陳氏（生彭王僅）。婕妤段氏（生杞王倕）。德儀裴氏（生…王…）。代宗貴妃獨孤氏（生昭靖太子邈）。妃崔氏（生韓王迥）。妃崔氏（…之女，韓國夫人楊氏女，貴妃…也）。德宗德妃氏、賢妃韋氏、昭儀王氏、脩儀趙氏、昭儀王氏、昭容王氏、昭媛王氏、脩容氏、充容崔氏、充儀楊氏。順宗德妃董氏、賢妃王氏、昭儀王氏、趙氏、王氏、董氏、張氏、昭訓關氏、崔氏。憲宗妃紀氏、昭儀何氏（有節行…）。穆宗貴妃武氏（本才人，…皇公主…之大…中…）。敬宗貴妃郭氏。文宗淑妃王氏、德妃王氏、賢妃楊氏、賢妃劉氏。武宗德妃劉氏、賢妃王氏、昭儀吳氏、沈氏、脩儀董氏、婕妤張氏、趙氏。宣宗昭儀吳氏、趙氏、婕妤柳氏。懿宗淑妃郭氏（生同昌公主…）。婕妤崔氏、王氏。

雜錄

正觀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八座議曰：謹按王者正位，作範人極，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嬪御之序，內政脩而家理，外教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豁寢賢才，博采淑令，非唯德洽宮壺，抑亦慶流邦國。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憤充積。而濫吹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竊未爲得。臣等伏請自今已後，後宮及東宮內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者。若內無其人，則旁求於外，采擇良家，以禮聘納。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號爲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切以爲不可，乃止。正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縱奏：謹按司封令及六典，王母爲太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爲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爲越國太妃。今諸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其月，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臣謹約文：凡義公主母，既因公主而貴，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勅旨依。元和四年，德宗皇帝妃韋氏卒，輟朝三日。妃祖濯，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衛尉少卿，父會，昌中爲義王府司馬。妃少入宮，性敬順，善於承奉，德宗重之，遂冊爲妃。六宮伏其德行。崇陵復土畢，於園寢終三年之制。至是卒。寶曆元年四月，禮院奏：贈梁國夫人尚宮宋氏葬，奉勅令所司供鹵簿，準故事只合給儀仗，詔以鼓吹賜之。宋氏姊妹五人，皆有文學。正元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眞表至闕下，德宗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文義，深加賞歎。自後皇太子及諸王公主等，多從受學。姊妹中尚宮尤通達人事。自憲宗、穆宗

呼為先生其石氏根本具在高宗實錄　其年七月勅殿中上衣奉御郭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贈工部尚書曾祖母唐氏可贈晉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人父故右威衛將軍義可贈禮部尚書以環妹才人有寵故也未為妃后一旦褒贈榮及祖禰前例無之　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義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乳母王聖曰野王君當時朝議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尚食高氏為蒲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福聖君第二王氏康聖君從之　其年十二月勅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　五代會要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　後唐太祖妃劉氏明宗元年四月冊為皇太妃莊宗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並明宗二年十二月冊以帝且皇室卑章犹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東由濟北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東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寢殿冊於內文殿百官立班稱賀。昭儀侯氏封濟國夫人昭

容夏氏封號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郭氏封汝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拱滄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高平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明宗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封妃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元年十三日冊為太妃昭儀王氏封郯國夫人昭容葛氏封楚國夫人昭媛劉氏封燕國夫人孫氏封魯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晉國夫人司寶郭氏封號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鄆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號國夫人司記崔氏封秦國夫人司膳雷氏封梁國夫人司醞吳氏封常山郡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天水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通樂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撫筧張氏封清河郡夫人衣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撫筧傳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進封濟陽郡夫人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擬六典內職紀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成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據前代

內職合宮之名以一時之制　晉高祖潁川郡夫人秦氏天福三年八月封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未宮夫人追皇后宮南宮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追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追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魏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鄴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豫國夫人魯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國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熏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賜封本郡夫人寶省姚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授奉宮天福八年十二月封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縣夫人劉氏並太后宮司贊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周太祖貴妃張氏廣順元年二月追冊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月追冊德妃董氏廣順元年四月封冊尚儀趙氏封濟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商氏封汾國夫人司賓高氏封渤海郡夫人司賓蔡氏封平陽郡夫人司賓茹氏封潁州郡夫人司記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劉氏封彭城郡夫人與寶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封扶風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

司正王氏封扶風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譙縣君司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下邳縣君司藥翟氏封南陽縣君並廣順元年八月勅宋會要宋朝承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亦有寶林御女采女國朝不置太祖置司簿司賓並封縣君樂使並賜裙帔太宗置尚宮及大監並知內省事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與司簿並封國夫人郡夫人寶省尚食封縣君司寶司儀司給封郡君縣君樂使之下增副使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大監並號尚書改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副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宜仗針線院為裁縫院仝司簿兼掌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仙韶使副使封縣君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皆賜以君號真宗置宮正司籍司樂司贊司珍司膳典寶典言典贊尚儀尚功尚服尚食尚寢司闈司仗司醞司饎司正司設司與司苑司製司綵樂長引客御侍行首押班殿直散直行首都行首筆頭知書省之名景德二年增置太儀大中祥符二年特置貴人六年增置淑儀淑容順儀

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之上，司宮令一員在尚宮之上。仁宗乾興元年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凡內命婦品：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夫人正一品、太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貴人無視品。宮人女官品：六尚書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無品。凡宮人女官職員：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掌宮內諸司文書入出目錄，為記，審付行、監印等事。其佐有典記、掌記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掌宣傳啟奏事。其佐有典言、掌言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其佐有典簿、掌簿各二人，女史六人。司闈。六人，掌宮闈管籥之事。其佐有典闈、掌闈各六人，女史四人。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類。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司樂。四人，掌音樂之事。其佐有典樂、掌樂各四人，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賓客來見、朝會引導之事。其佐有典賓、掌賓，女史各二人。司贊。二人，掌禮儀班序、設版贊拜之事。其佐有典贊、掌贊，女史各二人。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掌琮寶符契圖籍之事。其佐有典寶、掌寶各二人，女史四人。司衣。二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其佐有典衣、掌衣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其佐有典飾、掌飾，女史各二人。司仗。二人，掌仗衛戎器之事。其佐有典仗、掌仗，女史各二人。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二人，掌膳羞割烹之事。其佐有典膳、掌膳，女史各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醴之事。其佐有典醞、掌醞，女史各二人。司藥。二人，掌醫藥之事。其佐有典藥、掌藥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掌宮人飲食及柴炭之事。其佐有典饎、掌饎各二人，女史四人。尚寢二人。掌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掌帷帳牀褥、灑掃鋪設之事。其佐有典設、掌設各二人，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掌輿輦扇羽儀之事。其佐有典輿、掌輿，女史各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其佐有典苑、掌苑，女史各二人。司燈。二人，掌燈油火燭之事。其佐有典燈、掌燈，女史各二人。尚功二人。掌女工，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事。司製。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其佐有典製、掌製各二人，女史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珠寶財貨之事。其佐有典珍、掌珍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錦文縑綵絲枲之事。其佐有典綵、掌綵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記。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其佐有典計、掌計各二人，女史共四人。宮正一人，掌糾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掌同宮正。其佐有典正，女史各四人。

內職雜錄：真宗景德二年七月三日，以雍王元份疾，帝親視之，問以母氏早亡，得無永感。元份頓首泣謝。翌日，詔置太儀，以贈王份母任氏。舊制，親王母為太妃，公主母為太儀，時不欲有妃號故也。　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曰：朕以祗嗣慶基，爰修茂則，眷言壺教，實繫國風。辨彤管之等威，既存於舊制；益紫庭之位號，亦著於前聞。爰考典章，用新班秩，垂茲憲度，屬在隆平。今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可著之甲令，以為永式。時將加恩太宗高昭儀、臧昭儀故也。　二月一日，詔曰：朕以宮壺之間，各分事任；班序之際，夙著等威。爰按舊章，肇新明制，增其常秩，副以佳名。所冀彤管永榮，聿彰於茂渥；紫庭蒞職，彌振於宏綱。令特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班在尚宮之上，著于令式，以為永規。時以宮正邵氏久在宮掖，掌事故，特增置於加恩也。　七年六月十八日，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帝不欲藩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宰臣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賀。帝勉從之。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四月三日，詔曰：朕仰紹鴻基，均章漢號，眷惟宮掖，建事先朝，茂渥方行，徽章溥及，其有恭勤顯著，位秩已崇，所宜別建嘉名，用旌懿行。令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時以加恩太宗臧淑儀故也。　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朕祇紹慶基，務敦靜治，每遵勤儉，用洽沖寧。至於宮掖之中，嬪侍之列，雖僅充於儀職，而靡厚於寵私。頃以中闈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尚通禁宸，未叶彝制。郭氏宜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昨由下陳，列於近侍，素非令善，但肆驕矜，特貸刑章，令於洞真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自居左右，靡蹈彝規，宜令出內，別宅安置。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顧厥位以難虛，亦惟賢而是擇。當求德閥，以攝坤儀。屬於勳舊之家，兼資冠甲之族，將行聘納，式助烝嘗。冀者母后垂簾，廣示慈愛，遂有臣僚咸屬進獻女口入宮，留處掖庭，頗彰物論，宜並放出。朕常思恬素，動守端莊，固於聲色之間，絕無溺惑之意。每觀古昔，備鑒前修，上或恣於耽荒，下必爭於寵幸，虧德敗度，莫甚於茲。固深念於防閑，弗暫忘於規戒。自此八月之末，無事於訪求九御之班，庶臻於肅雍。咨爾宰府，克輔善猷。　皇祐二年十月十九日，昭容苗氏特授淑儀。舊例，內命婦官告並稱宜特進封，至是中書門下議改稱特授，後遂著例。　神宗熙寧四年六月十八日，岐國賢壽夫人朱氏奏：昨以老病，恩許於開聖尼寺養病，今得安

瘥後見宮省本位使臣祗應人等乞賜推恩從之上語宰院曰此真宗皇
帝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先之者可特聽許宮人有疾
甚者出之北丘尼寺十七八九上閔其然著為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計
其全失而誅賞之是所全活者多矣宋氏乃其一也　七年四月三日詔
婕妤宋氏遇同天節賜親屬霞帔三道自今為例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
乞無定法故立此制　九年九月十六日詔壽氏特封掌綵劉氏特封掌
設　以給侍太皇太后四十餘年最為勤舊故有是詔　十年六月一日
詔典言李氏追封華原郡夫人　以李氏入宮七十餘年給事章懿太后
洎仁宗誕生而供奉之勤著聞宮掖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平昌郡夫人
周氏先朝選置東宮保視朕躬凡十餘年勤謹小心久而不懈令以壽終
贈楚國夫人　元豐元年五月十五日詔賜婕妤賢妃親屬霞帔各五道
美人二道仍著為例先是侍妃苗氏賢妃周氏美人張氏乞遇同天節比
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四年五月十七日詔洞真宮女道士楊
易行特補充本宮法正仍賜號志靜大師以元繫仁宗皇帝嬪御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司設吳氏特授尚宮以景祐初承事章惠皇太后繼

事太皇太后垂五十年故有是命　五年正月九日詔典贊吳氏典記李
氏典綵張氏各特進位一等以給事太皇太后歲久故也　十一月十一
日詔故淑妃董氏與恩澤四人令本家具名以聞以逮事仁宗主莊夷大
長公主故也　八年四月十二日詔咸寧郡夫人任氏特授京兆郡夫人
典寶李氏特授司記任氏以神宗皇帝隨龍李氏嘗在藩邸日侍從太皇
太后故也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九日詔典寶夫人龐氏特授司贊夫人
龐氏以英宗皇帝隨龍保養荆王有勞故有是命　八月十七日詔內人
張氏特授典贊夫人以伴哲宗讀書于藩邸勤謹不懈故也　三年九月
十一日詔聽宣胡氏董氏並特授掌簿夫人管幹尚書內省公事以宜業
累年謹密無闕故也　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聽宣夫人李氏特授掌簿
夫人以管幹內庫有勞故也　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詔東陽郡夫人柳
氏特追贈崇國夫人以入侍宮掖服勤勞累朝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皇
太后殿典寶朱氏為司寶掌闈董氏為司正掌籍閻氏為典言掌設丁氏
為典寶聽宣李氏為掌飾宮人薛氏為掌珍李氏為掌膳吳氏為掌醞皇
太妃殿宮人平氏為掌賓張氏為掌製以御批兩殿宮人久在左右可特
與遷補故也　二年四月十九日詔今後諸妃嬪陳乞本位使臣申入內

侍省契勘保明申尚書省　先是吏部請妃嬪陳乞有服親差遣者委本
位使臣申朝廷下內侍省再行保明方得施行故有是詔　三年四月三
日詔美人武氏追封婕妤充儀陳氏追贈貴儀以大寧郡王及上出閣故
也　五年三月二日詔才人引用妃嬪條陳乞有服親差遣今後依條施
行先是三省言諸妃嬪三年許陳乞有服親差遣一次吏部已用近例施
行天聖內命婦品職合才人不在妃嬪品內合行改正故有是詔　元符
二年五月二日詔宮人景氏等特與遷補景氏掌言袁氏掌贊張氏掌設
句氏籍吳氏掌綵蕭氏掌樂劉氏掌與以久侍皇太后故特命之　二
十九日詔華王俁睦王偲幼喪所生母才人馮氏乃王之所養母實自繈
褓悉心撫養還以並建王爵出來外朝例令改封少報勤劬可特進封婕
妤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哲宗皇帝乳母親國福康惠祐夫人竇氏為
扶風郡夫人樂安郡夫人李氏為隴西郡君永嘉郡夫人陳氏為穎川郡
君司闈馬氏為掌闈司正白氏為典正司贊王氏為典贊才人韓氏為紅
霞帔以哲宗皇帝彌留衹疾無狀及蔽匿不以聞故也　四月一日贈仁宗
司正曹氏為華原郡夫人神宗尚宮楊氏為榮國夫人京兆郡夫人任氏
為咸國夫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內命婦降生皇子許依大禮奏有服

親三品以上三人著為令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詔宮人孫氏
特授掌闈王氏特授掌賓　六月八日詔尚儀楊氏特授安康郡夫人掌
設張氏特授典賓任氏特授掌記郭氏特授掌書並以隨龍推恩　十二
月二日詔咸安郡夫人李氏特授溫國夫人仁壽郡夫人王氏特授成國
夫人典闈夏氏特授安定郡君掌賓王氏特授典言掌闈孫氏特授典記
宮人王氏特授掌賓崔氏特授掌贊並以隨龍初遇大禮推恩　崇寧元
年五月十三日詔以尚服張氏為景國夫人司正白氏為尚儀司記孟氏
為尚服典闈馬氏為尚功隨龍曹氏為掌設花氏為掌珍王氏為掌綵張
氏為文安郡君魏氏為安定郡君高氏為信安郡君劉氏為普安郡君紅
霞帔張氏為永嘉郡君張氏為仁壽郡君以昔在哲宗朝翊贊保護侍御
服勤今徽几筵故加恩獎　二年正月十四日詔魏國夫人步氏特授吳
國崇壽夫人安定郡夫人董氏特授儀國夫人司言閻氏特授司宮典飾
李氏特授司贊典言景氏特授司飾並以欽聖憲肅太后宮人執事服勤
困大祥推恩　三年三月十七日詔宮人王氏特授掌籍　九月五日詔
宮人孫氏特授仁壽郡君　二十三日詔掌賓王氏特授永嘉郡夫人郭
氏特授掌書　二十四日詔聽宣劉氏特授典記　十一月十八日詔典

記劉氏特從旬義並以隨龍推恩。　四年八月，詔楊氏追贈賢妃，以及事禧陵潛藩故也。　政和元年二月十六日，詔以司言張氏爲尚義，典記徐氏爲尚服，典籍王氏爲司簿，典賓王氏爲司飾，宮人劉氏爲掌闈，喬氏爲掌製，李氏爲掌言，張氏爲掌贊，楊氏爲掌賓，王氏爲掌記，陳氏爲掌樂，鄧氏爲掌輿，任氏爲掌鑄，皆以皇后受冊禮畢推恩，本閤宮人故也。　四月二十五日，詔才人喬氏進封，合得親屬恩澤，可特與親兄白身進士昇補三班借職。　五月二十日，詔宮人魯國安人、惠和夫人李氏昨遇冬祀大禮，特與依魏國惠和康祐夫人薛氏例，封贈三代。　十五日，詔隨龍宮人故濟陽郡夫人王氏可特贈國夫人。　六月二十四日，詔安定郡君夏氏封才人，同安郡君張氏封安康郡夫人，皆隨龍人，以正婦官換封故也。　七月十六日，詔美人楊氏以降誕皇子，特進封修容。　十一月十日，詔婕妤韓氏以誕育帝姬，可封修容，其親屬及本位使臣諸色人推恩有差。　二十六日，詔婕妤勾氏、美人魏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並回授遜位使臣。　二年二月十九日，詔婉容崔氏降誕皇子，其親屬並祗應使臣等推恩有差。　四月五日，詔修容楊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依所乞回授與本位使臣。　十月二十八日，詔壽昌郡君韓氏以降誕皇子，

可進封爲美人。　三年四月三日，詔宮人典贊劉氏爲司言，以哲宗隨龍宮人故也。　五月二十八日，手詔曰：先王之政，自家刑國，自內及外。惟我祖考董正治官，分建百職，總核萬事，然秉五代之亂，循襲舊制，名不稱實。惟我神考，外設六聯，分職三省，各有常守，而宮闈內官尚或沿襲，有所未暇。朝夕惟念，內外家國，理當一體，則有條而不紊。機政之暇，因考古籑攷，俾各遵承，永爲定制。尚書內省內宰二人，副宰四人，（視正六品）以總內治，事外有六尚所上之事。都事六人，主事六人，錄事十二人，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四人，書史二十四人。內省六司：司治（視吏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教（視戶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儀（視禮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政（視兵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憲（視刑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膳（視工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　四年正月四日，詔依禮制局擬定諸妃告身綾紙：四妃用雲龍，貴儀至婉容用鸞鵲，昭儀至充媛用蘭燕，婕妤至美人用荷魚，內命

婦告身綾紙，內宰、副宰用遍地雲鳳，宮正、尚宮、內史、都夫人、治中用雲朵鳳，國夫人用遍地雲鶴，寶林至掌樂、管幹仙韶公事用朵。　七月四日，詔於宮城西北隅創建館宇，專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以保壽粹和爲名，仍差同知入內內侍省事李毅提舉，所有差置官屬，各使選醫治療，與掌湯劑，立考覈殿最之格，稽存亡勸沮之法，並抑提舉所條具聞奏。先是宮人疾患，例於妙法廣福之寺醫治，凡至鮮有生者，蓋尼徒上下幸其物故，長葬賻贈及其私財，上知其弊，故有是詔。　九月二十六日，手詔：創建保壽粹和館已設官置吏，肇新條式，可自今年十月一日奉行新法，更不往廣福妙法等院，其見在逐院者，仰一面結絕，不候度奏。十一月七日，手詔：比者創修保壽粹和館，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建官設屬，一新條法，革去尼寺宿弊，又選擇良醫治其沉痾，仍置典掌劑藥人，以供藥餌，庶無夭枉之患。尚以管幹養病使臣未能革心，利於災死，覬有學利，未副仁政之本意。可自今第六等已下差養病使臣，若病人亡歿，即時申入內內侍省，并提舉保壽粹和館所別差官管幹殯葬。　五年五月一日，詔修容韓氏父武節郎中立特依初遇大禮例，贈右武衛將軍。　六月十三日，婕妤劉氏以降誕皇子，其父及親屬推恩有差。　六年三月十六日，詔宮人魯國安仁

惠和夫人李氏乞歸道宇修養，可依所請。（特賜號真沖道先生，法名君堅。）　八月四日，婕妤勾氏特贈昭儀，以熙豐嬪御故也。　七年三月四日，詔隨龍宮人楚國仁壽夫人王氏加號仁壽惠和夫人。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內出手詔曰：神考嬪御貴妃宋氏，自熙寧初誕育皇嗣，年德彌邵，譽藹掖庭，遷屬淪謝，殊用傷惻，可依例賜二字謚，並依貴妃苗氏合得恩澤七人，外更添三人，以稱朕思親眷舊之意。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岳陽軍節度使王舜臣乞致仕，手詔獎諭王貴妃。　七年八月四日，詔婕妤王氏降誕親屬可依下項推恩：親叔起復朝散大夫、試殿中監王義叔，親姊之夫武節郎、開德府兵馬鈐轄士清，承節郎、鄢陵縣廻檢郝誦，各與轉行一官；親叔迪功郎、新授守大理司直王義叟迪功郎、新授清州司儀曹事義佐，親兄從事郎、監登聞檢院瑄，迪功郎、沂州司刑曹事璘，親弟從事郎、汝州司刑曹事球，並與改合入官；親弟白身瓊、琚、璹，並與補迪功郎。　十二月二十一日，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往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　欽宗靖康元年六月一日，詔道君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爲稱。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潘氏可進封賢妃。　九月四日，詔榮國柔惠夫人郭氏、永嘉郡夫人王氏、宜春郡夫人孫氏位祗候使臣諸色祗應

人等依和國王夫人例支破身分驛募諸般請給以邑從隆佑皇太后故也。 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才人張氏可封婕妤。 十一月二十四日詔月供賢妃以下月料炭九百八十秤一半支本色餘折支價錢 十二月十六日詔永嘉郡夫人王氏可特賜名從恭咸安郡夫人蘇氏賜名從溫並轉國夫人除知尚書內省事諸般請給依祿式支破。 同日紅霞帔李氏馬氏與轉掌字殿直王氏文氏刑氏吳氏李氏王氏並與轉聽宣魏氏趙氏張氏王氏解氏李氏董氏王氏並與殿直。 紹興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嘉國懿康惠徽夫人朱氏遺表乞依例推恩官吏并諸色人。詔各特與轉一官資內白身人俟有名目收使。 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哲宗皇帝房院美人慕氏魏氏並特轉婕妤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昭慈聖獻皇后祥除故有此詔典飾郭氏特轉尚字典寶蘇氏典衣宋氏並轉司字紅霞帔宋氏轉掌字紫霞帔張氏王氏並轉紅霞帔張氏特與紅霞帔曹氏與轉殿直。 五年閏二月五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潤國莊淑惠徽夫人張從義與轉兩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兼提舉十閤分榮國夫人王從恭與轉四字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同日司飾張氏與轉宮字典賓馬氏與轉尚寢紅霞帔楊氏與轉典字紫霞帔王氏紅霞帔趙氏李氏並與轉掌字司設何氏與轉尚字紫霞帔宋氏與轉紅霞帔。 五月二十六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仁可特授儀國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 同日紅霞帔李氏特授典籍司賓張氏特授宮正。 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詔紅霞帔李氏特轉掌字。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詔紅霞帔黃氏轉掌字紅霞帔黃氏郭氏特轉典字五月二十八日詔紅霞帔居氏特轉典字紅霞帔王氏轉掌字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紅霞帔陳氏特與封永嘉郡夫人十八年七月三日詔紅霞帔鄭氏李氏並轉典字。 九月十三日詔典寶東氏與轉尚儀紅霞帔王氏與轉典賓紅霞帔趙氏與轉掌寢。十二月二日詔張氏與轉掌字九日詔掌記黃氏特授典樂掌衣李氏特授典醞紅霞帔張氏特授典綵。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典飾唐氏特與轉尚儀紅霞帔李氏特與轉掌珍 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詔司記宋氏特與轉宮記典籍郭氏與轉司籍。掌綵王氏與轉典綵掌言李氏與轉典言尚衣王氏與轉典衣紅霞帔劉氏與轉典綵紅霞帔周氏與轉典與。 七月十八日詔典賓王氏與轉尚儀紅霞帔張氏與轉典記王氏與轉典寶。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詔

典賓張氏與轉宮字 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詔紅霞帔崔氏特轉典製張氏特轉典珍四日詔典字黃氏特轉司記紅霞帔楊氏特轉典寶馮氏特轉典薄鄭氏特轉典闈王氏特轉典籍董氏特轉典樂紫霞帔王氏特轉掌贊張氏特轉掌言 三十二年詔書省張氏特與轉聽宣 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詔婕妤張氏可特轉婉儀 十二年二月六日卒十五日詔特贈賢妃十七日詔本位官可特各轉兩官內邵鄂趙鞦梁瓊並階官遙郡上各轉行一官張去爲觀並遙郡上轉行黎瑺官上轉行陳誠之妻鉞各轉兩官內合寄資者依舊寄資親弟張華與轉三官姪張子晉張子晉各補承信郎主管文字使臣并諸色祗應人各與轉兩官資繳止法之人依條支賜令戶部支本色 十三年六月九日詔宮正韓氏進封才人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爲紅霞帔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轉宮正。 十四年九月七日詔先降指揮封才人可更不施行 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制婉儀慕容氏可特進賢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上宣諭輔臣曰婉儀慕容氏頗有賢德年餘七十兄娛侍太后可進位賢妃故降制焉辭不受冊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詔特贈貴妃 十六年五月十日詔典籍馮氏進封美人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典籍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自便本閤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人李氏從謹與轉國夫人直筆宮正何氏賜名從信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 閏八月七日詔直筆尚儀楊氏特授信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 十二月二日詔何從信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與轉國夫人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敏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信安郡夫人楊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司字呂氏除知尚書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禮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南昌郡夫人王從敏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典字李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貞 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尚儀東氏可特授宜春郡夫人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新興郡夫人吳氏進封才人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爲紫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封新興郡夫人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逐便本閣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吏部言賢妃慕容氏上遺表姪孫宗與乞與使臣內安排依格合補承信郎從之 十二月三日詔才人劉氏祖母

耿氏特封郡夫人 同日詔才人吴氏母裴氏特封齊安國夫人 二十三年九月四日詔婉容劉氏母故永嘉郡夫人李氏特贈榮國夫人 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制婉容劉氏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不受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司記十六年五月十日封才人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進封婕妤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進封親屬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進封親屬并本位官吏依例合行推恩叔保義郎閤門祗候懋與轉兩官忠翊郎顧特除閤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録弟允升特於從郡上轉行兩官候服闋日收使堂弟永節郎允中承信郎允恭各與轉兩官允迪與補承信郎堂妹夫張文中與補承信郎本位官吏等兩趕進封各特與轉兩官資合寄資者依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詔該遇大禮依格合得蔭補恩澤二人自紹興二十五年為始特與放行 六月二十日詔自今後宮人陞轉掌字至宮正更不命詞給告止降宣命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詔才人劉氏弟弁卿音卿堂叔侭倩偁並特與補承信郎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宮正張氏與轉郡夫人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才人劉氏進封婕妤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轉宜春郡夫人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封才人三十一年八月詔可令歸家逐便 二十九年二月六日詔慈寧殿夫人尚儀王氏與轉郡夫人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日詔宜華典衣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吴氏可封才人 六月十五日乙[illegible]孝宗未即位先改也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柔明淑美元犯御名改作美字和懿夫人王從恭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李從信元犯御名改作信字並令改正別出告命 八月七日詔司字刑氏知內庫封宜春郡夫人賜名從美 二十七日詔張氏封平樂郡夫人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和國夫人郭氏加封和國淑懿靖順夫人 乾道二年十月七日詔贈和國淑懿靖順端恪惠和雍穆夫人 乾道元年七月九日詔壽聖太上皇后殿永嘉郡夫人張氏加封和國夫人典字馮氏封信安郡夫人並各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月十二日詔隨龍平樂郡夫人張氏加封信國夫人 二年五月十二日詔紅霞帔夫人韓氏封宜春郡夫人 九月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和義郡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夫人兼主管大內公事司字直筆王氏宜春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各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詔紅霞帔陳氏封信安郡夫人蔡氏封和義郡夫人鄭氏與轉宮字 六年正月八日詔崇國柔明淑美和懿夫人王從恭加封崇國柔明淑美和懿順穆夫人儀國柔惠夫人朱從仁加封儀國柔惠嘉淑靜懿夫人並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王從恭年八十七歲朱從仁年八十九歲並掌文字有勞故有是詔 閏五月十一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榮國夫人王從敬加封崇國惠和夫人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李從信加封慶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直筆尚字張氏知尚書內省事封齊安郡夫人賜名從善 八月四日詔宮字鄭氏封新定郡夫人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八日詔永嘉郡夫人張氏侍奉太上皇帝日與特封婉儀 九月八日詔本位官吏等各特與轉一官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合寄資人依舊寄資願回授者聽白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諸色供御輩官廚子翰林司供內儀鸞入內院子各特與轉一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三十日詔德壽宮和國夫人張氏加封和國柔嘉夫人御前隨龍信國夫人張氏加封信國明順夫人並各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年十一月九日詔德壽宮典字趙氏封信安郡夫人並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和國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恭順夫人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王從義加封惠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直筆尚字王氏封永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誠並各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十四日詔隨龍尚字于氏封新興郡夫人隨龍尚字張氏封順政郡夫人 九年六月三十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慶國夫人李從信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齊安郡夫人張從善主管大內公事加封惠國夫人尚字直筆劉氏知尚書內省事封安成郡夫人賜名從惠並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內李從信止係遷職兼領合換宣命 十月一日詔紅霞帔魏氏知內庫特與封新安郡夫人賜名從正依禄式支破諸般請給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正月十二日詔隨龍信國明順夫人張氏特與轉信國明順柔靚淑貞夫人 四月二日詔和國柔嘉夫人張氏轉和國柔嘉肅懿夫人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特加贈和國柔嘉肅懿雍僖莊靖正夫人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慶國夫人李從信特加封淑懿夫人三年正月四日以夫既捨加恩類此降換慶國夫人是年五月復[illegible]淑懿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

等東提舉十閤分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上遺表三將來住官史改應人等水改惠國夫人張氏遺表例各與轉一官資賤止法人特與轉行內白身人特與諸進武副尉至條散改乙將賤止法人依條回授其白身人例轉一官候有名目日收使施之。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德壽宫內人蘭氏特封咸寧郡夫人。三年正月四日。詔直筆司字吳氏差誤加恩錄院降紫霞帔。十一月十九日。詔和義郡夫人蔡氏可進封婉容。十年十月八日進封貴妃親屬主官史推恩有差。十二月四日。詔內人李氏封同安郡夫人。劉氏封永寧郡夫人。典字李氏封通義郡夫人。四年四月七日。詔故宫字徐氏特贈新安郡夫人。以上太子乳母故也。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故信安郡夫人馮氏特贈嘉國夫人。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詔德壽宫內人王氏特封平樂郡夫人。郭氏特封咸寧郡夫人。五月二十一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興郡夫人房從柔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同日。詔直筆司字梁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溫十年閏十一月十五日轉成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詔內人吳從善除主管大內公事轉信國夫人直筆司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咸安郡夫人賜名從順。十月二十四日。詔

德壽宫內人陳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張氏特封高平郡夫人。李氏特封齊安郡夫人。黃氏特封和義郡夫人。二十五日。詔內人黃氏特封新平郡夫人。七年十二月二日。詔通義郡夫人李氏同安郡夫人張氏並進封婕妤太住親屬官史推恩有差。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嘉國夫人王從誠特授嘉國惠淑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成國夫人劉從惠特授咸國柔穆夫人。四月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姜氏特轉咸寧郡夫人。七月三日。詔隨龍榮國夫人張氏特轉榮國婉靚夫人。十年。八月二日。詔婕妤李氏贈貴妃。八日上遺表乙親屬主官史依故來旦夫人周氏遺表例從之。九月十五日。詔恭奉太上皇后聖旨齊安郡夫人李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有勞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十月八日。詔婕妤張氏進封婉容親屬并大住官史推恩有差。閏十一月十五日。詔直筆司字朱氏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謙知尚書內省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平樂郡夫人王氏封成國夫人。咸安郡夫人郭氏封榮國夫人。徐氏封信安郡夫人。黃氏封咸寧郡夫人。聳氏封和義郡夫人。十一年正月八日。詔德壽宫內人孫氏封高平郡

夫人。蔡氏封縉雲郡夫人。王氏封順政郡夫人。張氏封南平郡夫人。張氏封齊安郡夫人。二月三日。詔隨龍榮國婉靚夫人張氏特轉榮國婉靚柔惠夫人。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夫人房從柔特轉崇國和惠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崇國和惠淑敬賢禧夫人九月二十八日詔內人關氏轉南平郡夫人王氏轉永陽郡夫人。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詔新平郡夫人陳氏特與封美夫人。十四年三月一日進封婉容親屬并官史推恩有差。十二月二十二日。詔主管大內公事信國夫人吳從善除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十四年六月六日轉信國順懿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信國順懿賢惠夫人。同日詔咸安郡夫人王從順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寧國夫人。直筆司字朱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禮。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詔德壽宫內人紅霞帔李氏轉安定郡夫人。三月二日。詔內人盛氏特封南陽郡夫人。黃氏封平原郡夫人。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詔嘉國夫人謝氏轉嘉國淑惠夫人。永嘉郡夫人劉氏轉崇國夫人。八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謙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司字陳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順政郡夫

人。賜名從信。五月二十二日。詔德壽宫順政郡夫人王氏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十五年八月一日。詔皇太后殿內人成國夫人王氏轉成國靚穆夫人。十六年二月一日。詔司字吳氏轉縉雲郡夫人。以上孝宗會要。淳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詔紅霞帔張氏進封婉儀。六月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朱從禮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和國夫人。典字直筆馮巧巧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齊安郡夫人賜名從順。十一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指揮國郡夫人各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候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近鄭夫人馮夫人位各差主管文字并代筆分充主管文字及手分三人緣逐位各已承降指揮蒙朝廷給降付身了當不敢申請裁損竊慮日後更有國郡夫人指例從舊差破三人難以阻遏乞檢會已降裁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施行。詔令照應已降裁減指揮將增置人並罷。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詔成國靚穆夫人王氏特授成國靚穆柔正夫人。信安郡夫人徐氏特授信國夫人。鄭氏特授清河郡夫人。方氏特授安化郡夫人。高氏特授彭原郡夫人。三十日。詔重華宮內人梁氏封新安郡夫人。三月十日。詔壽成殿內人崇國夫人劉氏封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封感義郡夫

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日詔宮人潘氏封新興郡夫人朱氏趙氏並與破宮字請給　五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宋氏特與封高平郡夫人　八月十二日詔壽成殿內人張氏特與轉永嘉郡夫人　九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傅氏特封信安郡夫人吳氏特封新安郡夫人韓氏特封齊安郡夫人吳氏特封咸安郡夫人　同日詔至尊壽皇聖帝隨龍人吳氏郭氏並封淑人　十二月十五日詔壽皇聖帝隨龍人信安郡夫人胡氏特與依宮人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正月十二日詔重華宮內人朱氏特與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二十八日詔隨龍內人張氏封高平郡夫人依祿格支破請給（五月改封永嘉郡夫人）　二十一日詔重華宮內人張氏特與破與字依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張氏可特封郡夫人請給特與依宮人祿式支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大內女道吳仲修特與補左街鑒義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詔宮人符氏與轉永寧郡夫人李氏與轉通義郡夫人　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三月十二日詔宮人張氏與封同安郡夫人（以上光宗會要）慶元元年正月七日詔宮人劉氏特封國夫人袁氏錢氏特封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二月十四日詔壽康宮內人鍾氏朱氏並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月十五日詔宮人王氏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月二十一日詔隨龍信國淑明慈懿夫人袁氏特轉信國淑明慈懿端靖夫人溫國柔惠莊順夫人戚氏特轉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三年四月袁氏加封信國淑明慈懿端靖柔嘉恢肅夫人戚氏加封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和懿英淑夫人）　八月十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平樂郡夫人楊從慧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直筆尚字衛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感義郡夫人賜名從正　三年二月十二日詔宮人劉氏特封郡夫人新安郡夫人張氏特轉國夫人　三月二十八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潤國和順夫人朱從穰特轉潤國和順端肅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和國夫人朱從禮特轉和國順懿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六日詔壽康宮宜春郡夫人宋氏新興郡夫人潘氏並特轉國夫人宮字陶氏特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壽康宮小殿直孫氏特轉齊安郡夫人于氏特轉新定郡夫人吳氏特轉感義郡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支破　十二月十二日詔壽康宮隨龍信安郡夫人閤氏特轉和國夫人宮字趙氏特封寧國夫人依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十三日詔壽慈皇太后殿內人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轉崇國柔惠端肅夫人感義郡夫人劉氏特轉信國夫人宮字俞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朱氏特封齊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劉氏特封榮陽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月十三日詔婕妤楊氏進封婉儀　同日詔宮人李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是月改封新定郡夫人六年二月改封和國夫人）　八月二十六日詔壽康宮內人安國夫人鍾氏特轉安國柔嘉恭懿夫人冉氏特封新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一日詔壽康宮宮人尚字張氏特封清河郡夫人尚字周氏特封高平郡夫人尚字馬氏特封安化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日詔壽康宮內人紅霞帔孫氏特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永寧郡夫人符氏進封婕妤　二十日詔宮人齊安郡夫人王氏特封吉國夫人通義郡夫人曹氏特封榮國夫人司字李氏特封通義郡夫人典字潘氏特封通化郡夫人曹氏特封永嘉郡夫人黃氏特封順政郡夫人紅霞帔周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宮人駱氏特封宜春郡夫人周氏特封和義郡夫人童氏特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一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感義郡夫人吳氏特封美人　五月二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才人武氏進封婉容　七月七日詔宮人曹氏特封和政郡夫人紅霞帔俞氏特轉咸寧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七日詔宮人掌字賈氏紅霞帔李氏並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嘉泰元年三月九日詔宮人通義郡夫人李氏特轉咸國夫人紅霞帔王氏特封新定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六月十三日詔知內庫新安郡夫人魏從正特與轉和國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則例支破　三年三月三日詔美人曹氏進封婕妤高平郡夫人閻氏封美人　四月二十七日詔皇后閤榮國夫人曹氏與陞兩字國夫人咸寧郡夫人俞氏新興郡夫人周氏宜春郡夫人駱氏和義郡夫人周氏司字李氏典字蔡氏各特與陞轉國夫人典字徐氏紅霞帔鄧氏董氏張氏各特與陞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同日詔崇國夫人韓氏可陞兩國夫人　嘉定元年正月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惠國莊順夫人馮從順與轉四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

書內省事崇國夫人楊從懸除兼提舉十閤分事與轉兩字知尚書內省事咸義郡夫人斷從正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尚字阿氏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讜　五年八月十五日詔宮人楊氏除知內庫轉信安郡夫人賜名從蔺包氏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般請給。　九年閏七月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咸寧郡夫人王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轉獨國夫人直筆尚字呂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智直筆司字王氏與轉尚字實奏與字張氏與轉司字書省紅霞帔李氏馮氏並與轉掌字聽宣王氏吳氏未出請受官身王氏張氏內藏庫識字王氏並與轉紫霞帔未出請受官身楊氏張氏史氏並與轉聽宣寶閤紫霞帔張氏管殿紫霞帔王氏未出請受官身田氏並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年九月十二日詔宮人吳氏可封新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安郡夫人何從謹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吉國夫人直筆尚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信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詔宮人吳氏可特與封咸寧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六年正月七日詔宮人紅霞帔楊氏特與封咸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上寧宗會要

金史百官志宮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在內諸文書出入目錄為記審記付行牓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職文簿司言二人典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啓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簿廪賜之事司闈六人典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司賓二人典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寶符契圖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司饎二人典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并柴炭之事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酒掃鋪設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縑綵帛之事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皇后位下女職司閨一員八品掌宮內諸并給散宮人俸給食料承儀一員八品承徽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直閣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床褥輿繖酒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秉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縑綵之事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閤職

山堂考索知閤門事宋朝橫班有內客省使崇政殿受朝而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則物回詔之事引進使四方館使四方館以通事舍人判隸中書省石晉始有為卿監專判館者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淳熙四年改置使名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月旦正至章表郊祀朝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致仕官道釋父老陪位之事會要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群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承受之舍人以下但通班贊唱而已會要其供職于內者多用國戚世族號為華要禮均侍從政和官制横班使副之名既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內外官知焉[illegible]其後所除總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焉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先是御史臺六察所隸官司有因一時申明免隸臺察去處至是殿中侍御史常同乞依舊制施行所貴百司庶務有所按察不敢違戾故也中興會要四年詔依祖宗舊制隸中書省不隸臺察中興會要五年詔右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知同兼序在知閤門之下同上

同知閤門事　宋朝東西上閤門副使雖無定員然選任不及疎遠而所置常少於正使之數政和官制以左武右武

郎易二閤副使而閤門事乃命横行知馬則同知之職乃昔時之所謂副使也宋史 閤門宣賛舍人 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舊制也天禧中閤門二字政和六年改為宣賛舍人政和六年御筆閤門制自隷中書省如抽赴閤門並稱閤門祗候其後直授閤門通事舍人非通事舍人名稱鄙俗可改為宣賛舍人詔旨 閤門祗候 國朝舊以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二等謂之閤職盖武臣之清選也 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二等比館職清流為進取之基非熟於朝儀不在此選又有看班祗候以命世家新進及擢閤門熟檢使臣為之而熟檢官乃知班使之長者二年無過遂改看班政和間改通事作宣賛且不復選人才而濫處不知其數人不以為貴也官制書共書土三五員 天禧初上與輔臣語及減吏員而欽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賛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上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省之熙寧四年閤門請擇武臣子弟六人前後殿日祗應以閤門看班祗候為祗候五年熟識儀數乃除閤門祗候 閤門舍人 乾道中孝宗初置 慶元告詞云我朝重閤門之職乾道置舍人之員 帶御器械 帶御器械宋初以來嘗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櫜鞬御劔或以內臣為之令令初是職止右御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曆元年詔遇闕員以歷邊任有功者補之舊制外任帶御器械遇闕朝見不宿衛熙寧六年向寶移真定府路總管過京師特命宿直中會要中興因乃 四廂 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四廂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 宋朝太平興國二年詔改控鶴曰天武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騎曰集日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虎捷太平興國二年詔改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上四軍 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虎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三軍宋會要

貼職

石林燕語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爲直館直院謂職之館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宋編年備要徽宗政和六年增貼職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并舊為九等清波雜志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秘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秘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秘閣例遇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八

育二集英聊集賢也江少虞類苑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

亡在館請書自陳裁久請以貼職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大宮

詮叙侯三年與試因詔龍館閣讀書者皆罷之王伯虎柄之自編修官得

吁嵗章子厚爲相堂中諸人云誰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思也章

遂默

然

職

牙職

宋會要 太祖開寶四年十月知邕州范旻言嶺外十州風土甚惡縣鎮津口稅賦失額州主令佐沓是衙前職名及土人補置因無廪祿非此色人不易久住慮言事者或請遍除職官廣屯兵士未知嶺外所入則少朝廷所費則多制置之時別有宜便詔依舊例差衙前勾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以諸州所籍送當隸牙校者凡百人具九十五人補殿前承旨五人老病遣還先是方鎮侯伯得自補子弟為軍中校既死其子弟因父兄財力率豪橫奢縱民間患之太宗在晉邸悉知其事故即位之始盡命諸州籍其名部送至闕下以賤職羈縻之八年五月詔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客司通引官多是知州通判臨替徇情額外添人騫越遷補自今並須依次轉補及不得額外別置名目添人如日前已有此類並須改正如違許諸色人論正犯人當行配決吉事人支賞錢二百千犯事人家財充賞其千繫官吏等並當除名新官到任

後不舉覺亦連坐之　真宗景德四年三月詔開封府職員孔目官勾押官至前後行自來元不定遷轉年限今後並五年一遷逐度具功過以聞六月詔諸州軍解奏牙校守職年深已班行者自來例補借職若係藩方者即人員數多計其歷職久而方遷今後可特補奉職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詔開封府使院職員前後行等特因轉補職名如有見闕更不轉補候逐司都及舊管職名人數內有員闕即依舊例施行　八年正月詔三京及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職員等有受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見充散押衙者今後經恩特與降等收係或定額已足即令守闕如有闕亦依例遷轉內有元犯枉法贓并勒充衙前散職後再犯入己贓並依舊名目收管經恩不得收係應三司開封府過犯公人自來赦文該叙理者除犯入己贓及徒刑外餘並許於刑部投狀送所屬處勘會元犯因依以聞當與量所犯等第收叙　八月詔開封府應管牙職將佐都押衙左知客押衙左番通引官行首並壹處遷補仍具新定資級以聞　舊例叙遷至牙職之首即府以聞補充班行至是本府以押衙知客權行首各奏歲滿出職故有是命　九年九月開封府言定衙吏為三等左右都押衙為第一等以五年出職客司左右知客押衙為第二等六年通引同左右番

行首為第三等七年並出職其職員不立等第有闕即本司次補從之天禧二年十月詔逐路轉運司奏諸州軍都知兵馬使供職年限看詳有一二年或二年一替之處例各不同自今並二年一替　三年十二月詔諸路府州軍監自今都知兵馬使年滿並先申本路轉運司委使副看驗人材書堪任班行差使即得發遣赴闕如選懦不習書劄及老疾不任差使者却送逐處與攝長史司馬　五年七月詔廣南州軍都知兵馬使除廣邕桂州每及三年無過即試驗送闕下自餘滿日並試驗具入仕件析奏裁　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詔宜州最處邊陲接西南蕃南丹州控帶豐洞其衙前職員累經差使甚有勤績自今都知兵馬使三年滿依例赴闕與班行諸處不得援例　四年正月詔應諸州軍州院勾押官已下係節級名目者如犯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該赦叙理者比類使院勾押官已下體例與衙前散押衙名目不得隨例遷轉　七月三省言夔州路轉運司運轄下十二州軍使院都孔目官勾押官職滿安排勾當名目內十一州軍已有舊例難議改更外有俞州使院都孔目官年滿取便歸農自今於本州守闕教練使安排更不歸農從之　十月樞密直學士薛田言益州見管職員文帳內有歸明軍將後行四十餘人即今只有十餘

人乞與除落歸明二字從之　六年七月開封府言在府使院十一案每日行遣錢穀稅賦及刑獄諸般文書不少欲乞添置守闕勾押官壹名已後為額與都孔目官同共繫書點檢諸司公事從之　十月臣僚上言伏覩豪民於防團刺史以上武臣門館希求牒帖補充教練使衙內指揮使或內知客子城使以至押衙廂團軍將者竊緣並是元隨之人止可供身驅使而外道豪民求此名目淩駕州鄉兼并縱肆官吏至有措接者欲乞自今武臣品秩合該補置牙校者止得於隨行人內收補更不得以豪民充從之　八年二月南京言當京自來並無長入衙前轉遷體例昨自建京後未牒西京會問留府兩衙分析到衙前所管職員都知兵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練使一人左右教練使各一人守闕教練使一人押衙二人並三年一轉至都知兵馬使三年滿出職如願在班行即押赴闕如不願者與攝長史司馬遷轉之時如闕職名人數將舊管長入軍將從二名排連資序轉充押衙守闕都教練使左右教練使都教練使左右都押衙都知兵馬使乞依此體例從之四月知濱州崔有方言欲乞應諸州軍年滿得替理正押司錄事如差充衙前年滿願永充衙前者並依見在職承引客司等例據入仕年月次第相對遷轉所貴願充衙前人見此

還轉職名體例漸次別為招誘從之 景祐元年二月十五日權三司使
范諷等言准敕詳定衙前人已除川陝廣南福建兩浙等路且依舊外餘
路招召不曾犯徒刑有戶貫人充候及三周年不犯徒罪無官物棺繫顧
上京充三司軍將令本州申三司抽填差使詔三司軍將如不至闕人且
仰住招候招到人額內數足即更不得抽差鄉縣人充餘從之十月九日
詔州府都知兵馬使令後年滿合得奉職者與借職借職者與三班差使
殿侍並三年滿無贓罪轉一資 五年二月十七日詔衙前軍將身死並
依客司承引官名闕許本家骨肉承填 寶元二年八月十二日以府州
都孔目官勾當府谷縣折諫為借職是州境皆党項部落堡人戶稀少朝
廷但以孔目吏掌縣事教練使為獄官時知州折繼宣蒞事不法罷去諫
常依倚為姦轉運使奏罷縣事授借職羈縻之司理院許選牙職不犯徒
者充 皇祐四年十二月詔諸州衙前在緣邊應役者止令主管官物毋
使管勾公廚茶酒帳設司違者以違制坐之 嘉祐三年十一月詔諸路
轉運司開封府界及府界提點司體量衙前差配主持買納官物及押綱
之類有害民者條奏之 五年二月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來與
雄州探刺事宜令事覺挈家來歸請補外州一教練使給良田數項仍給

月俸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州言使
院都孔目官已依太原府都孔目官例年滿赴闕與下班殿侍本州指使
一年轉三班差使詔太原府年滿推恩指揮令後更不施行 哲宗元符
三年六月十七日試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黃裳等言契勘諸路
都知兵馬使年滿轉補三班差使借差在元豐條到部應副短使足日收
入住程指射差遣元祐立法乃許歸本州或本路管押綱運仍依召募得
替官員支給路費係短使者即理短使係住程者即理在職月日令看詳
在部人合應副短使一年以上無闕方許收入住程若願許衙職出身之
人就使出外管押綱運理當短使願勇撓律令設已依元豐條路施行諸
差從之其元祐指揮更不施行 徽宗政和三年二月八日中書省言契
勘今天下諸州軍因仍五代藩鎮之弊胥徒府吏有子城使教練使都教
練使左右押衙左右都押衙中軍使兵馬使都知兵馬使名稱鄙俗令董
正治官革去因襲擬蘆攺作都史副史介史公皂衙皂散皂上隸中隸下
隸從之其請給遷補出職之類並依逐州軍見行條法施行以上續國朝
會要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八日詔應殘破去處監司州縣人吏並減半
不經殘破去處減三分之一自今移文務從簡省者 十月一日臣僚言諸

縣吏人自有定額比年以軍興為名多自添置百姓因事到官則群肆乞
覓少不如意則舞文巧詆無所不至欲望行下逐路轉運司諸縣額外人
數並限日下罷免妄作名目占留者許諸色人越訴詔行下諸路依近降
裁定人數施行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詔應換授班直親從官差充諸州
軍縣指使依已降指揮於今之任候任滿日更不差人 十月二十四日
樞密院言諸班直親從親事官已降指揮保義郎已下差諸州軍指使未
曾立定人額詔每州各以五員為額內已過數人任滿日更不差人仍以
先到任為額 紹興元年八月六日戶部言吉州申昨來衙前舊法係稱
都知兵馬使等名目及本州人吏係稱都孔目官等名目後准指揮衙職
改都吏人吏改典吏等契勘建炎元年六月十六日敕開封府官並依舊
制諸州軍府准此竊恐都孔目官等并衙職等名稱亦合依舊詔諸路監
司州縣衙職人吏並依舊制稱呼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言
建炎三年四月八日敕應殘破去處人吏並減半不經殘破去處裁減三
分之一今來文移減少民訟未多欲乞淮西州縣已減上更減三分之一
如將來民戶歸業事務繁冗許從州縣申請乞行添置其州縣如有更願
減者聽其減併從之 八年三月六日詔監司州縣等處吏人犯罪但已

曾編配或於法本不合編配而情重法輕有司酌情特行編配之人雖會
恩或依條放還或改正過名並不許收叙亦不得投充他處名役從之
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州縣吏人各有定額中昨三分減一而官吏循習
務為容庇往往過數存留望申嚴法禁今後專委提舉常平司覺察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詔諸路監司州軍人吏見帶校尉以上名目之人不自
陳解罷依舊充役者徒一年官司容庇杖一百 以臣僚言州郡舊制人
吏每遇考課推其年額最高無罪犯者補攝參軍號為出職未有得為品
官者唯節鎮衙前每歲解發一名補承信郎近歲以來寖失舊制監司州
郡執役人吏實緣軍興之際奏功推賞冒名其間例蒙授以品官一州不
下數人高者至保義郎下者進武校尉且以近地數州論之平江府尤甚
為役吏而帶行階官固非舊制而又仍舊掌行文案未嘗罷役參選故有
是命 十二年九月八日臣僚言州縣往往擅自增添人數額外收補充
手分貼司鄉書手并存着私名貼寫之類及收叙犯罪勒罷吏人入役并
有斷配他州者輒敢不往配所依前家居或存留在案充私名貼司恣其
作過伏望令戶部檢坐敕條行下諸路專責通判先自本州軍及逐諸管
下點檢將額外增置及斷罷不應充役之人并存着私名貼寫之類並日

下狱罷所有斷配之人如尚留本家即收捕依法施行訖嚴切押往配所交管其州縣違戾之罪乞權貸免自後有犯論如常法仍令部使者常切覺察詔令戶部檢坐見行條法行下仰諸路監司按察如失舉劾令御史臺彈奏　十三日赦勘會監司州縣公吏自有裁定人額後因泛濫收係及令頂犯人冒名充役蠹害百姓累加約束近臣僚奏陳又降指揮令戶部檢坐條令申嚴仍委監司按察尚慮上下容庇奉行滅裂限赦到應貟犯及額外收係如私名貼書家人之類並放罷鎮寨場務依此當職官失覺察並行竄責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欲固邦本在寬民力在省人吏今之州縣胥徒最冗為民之害最甚且如既有正額又添守闕既有習學又收私名創立事端則謂之專行分受優輕則謂之兼案率置一局則三四人共之貼司又不可勝計比年以來朝廷屢行告戒赦文累有約束或減省吏額或禁止冒役丁寧備至率皆巧作名目或云見行理雪而所屬公文未下乞先次權案或云已經赦宥而叙復合得元名乞先次收補於案牘公移則避罪而不繫書於監司巡案則匿名而暫逃避凡此之類未易槩舉緣此州縣本無事也以人吏衆多紛擾而生事居民本無訟也以人吏姦猾教唆而興訟追呼逮捕文移騷然第見吏

日益富民日益貧比年守令監司恬不加䘏朝廷豈可不為之立法乎伏覩建炎三年赦文內一項具載減罷人吏最詳而一時奉行不虔至今徒為空文乞下戶部委逐路常平官躬親出巡量立期限參照見行條令視州縣繁簡分為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如逐處已是足用則不須增置如或過額則自當裁減內有曾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叙稍有違戾於額外收補委監司守令常切覺察如不遵守以違制論詔依令逐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　十二月十二日宰執進呈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趙公稱奏一路人吏共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罷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上曰一路人吏乃有許多減得極是蝬蠹此輩在官役錢固不足惜唯是姦猾侵欺大為民害二千餘人衣食皆取於民便是供養二千餘家民力極不易沈該曰兼此輩蓋是黠胥教唆詞訴尤為民患上曰若諸路依此措置減罷不唯州縣省事百姓亦受賜無窮也　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大理評事蔡洸言伏覩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勅契勘昨緣州縣監司公吏猥冗已降指揮裁減及犯罪停罷之人訪聞往往循習積弊別作名目收係既無吏祿則取給百姓至於教唆詞訟變亂曲直擾害公私並日下罷逐與免科罪仍仰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

聞切見近日諸州縣監司吏額之外略已去矣獨有諸縣未能恪意奉行頻革此弊除吏人定額之外依前潛置私名號為貼書敎司其徒尚繁每一劇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縣官利其便於使令一切不問朝入縣門百十為群散之吏舍行遣公事操切百姓乞取無厭抵暮無有垂手而歸者使鄉民日贍一二百人自然膏血盡矣何為而不困耶且有老姦巨蠹累犯斷停置身無所專務剝探縣道持其短長苟或不容則假托姓名妄興詞訟官吏畏之無敢不留公事一入其手則舞文弄法擾害公私正如詔旨之所謂者可不逐乎伏望申嚴行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即依赦勑指揮按劾施行私名冒役之人一例依條斷罪詔令戶部申嚴行下其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參照裁定吏額至今未見申到去處仰本部限一月催督如依前違慢具監司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　十二月七日臣僚言州縣公吏每月請受從長官給暴按月以支不許借請不許以次官書判乞備坐見行條法及節次承降指揮下諸路監司并所部州縣常切遵守令後公吏借請一歲通不得過兩月如過數借請其借請之人及判狀幇書官吏並計贓斷罪及乞從戶部不時取索驅磨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二年五月

十七日戶部言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庚奏令後吏人陳理身役雖有叙法更令本州縣保明申常平司具錄元犯重行覆實本部契勘緣已有見行條法指揮該載應州縣奉行不虔欲行下諸路常平司鈐束所部州縣常切遵守毋致違戾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乞嚴行禁戢監司州縣公吏非因差出不許借請令諸路監司互察從之　六年八月二日試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王佐言乞令提舉常平司委州主官官限兩月取索屬縣額內公吏看詳如委有違條冒役人即行勒罷如收叙應法聽令在役仍將各縣公吏姓名揭於板榜其稱再入役者略其所叙之因俾民通知歲終一易詐冒役者必須指其元犯刑名與收叙不當因依如根究得實監司守令當職官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指揮坐違制之罪或姦民挾私妄訴亦科反坐從之　九年閏正月七日詳定一司勅令所言契勘諸州衙職解發補官乾道令稱孔目官每州補一名年滿解發赴闕補官緣政和二年二月九日指揮都知兵馬使改為都吏昨修書日照都吏二字作都吏字改移為孔目官今看詳合將上條內孔目官三字依舊作都知兵馬使為文從之　七月十七日兩浙西路安撫司言本司人吏年勞補進義副尉存留充主管文字三年稱緣本司係掌

行一路事務其主管文字實歷三年應辦委是繁重乞欲將人吏補充充主管文字三年為任年滿無遺闕許轉一官離司從之 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十一月七日詔將吏職副尉職名依舊法錄都官 二年二月十日福建提刑葉南仲言郡縣獄吏推行重祿令職級押錄之下有推司髮司之下有代書貼司自推款司以上行重祿代書貼司無祿之是以每有獄事則推款司主行之而縣路公行則在乎代書貼司也獄成而無詞訴則衆分其賂有詞訴則貼司當之又相與營救止抵徽罪乞詔有司立定郡縣獄吏額數應在獄者並行重祿如敢額外增置無祿人吏並以違制論令監司按察以聞從之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乾道七年太府寺丞王全福申請乞將州縣吏人就提刑司試中方許補充近來州軍循習久例皆不試補乞令諸州軍法司習學并知曉法律不係習學人解赴提刑司令撿法官依條收試逐州不限所取人數將試中人籍記姓名行下本州元習學人外其餘人數如諸州無合格人及日後闕少諸司許指名申提刑司選差紹諸路州軍每歲專委通判試補將試中人籍記以備差補 五年四月八日詔諸路提刑司行下所屬應州縣承勘人吏並從上名選差諳曉鞫獄人從大理評事周郊請也紹熙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伏覩法文應州縣分為等降許置吏額皆有定數近者所至多於額外巧作名色添置乞行下監司守令照應見行條制額外一人不許存留揭示姓名使民通知捨是許人越訴庶幾民不被其侵漁之害從之 慶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州府吏人資級自正額手分遞遷都孔目官及點撿文字其衙前職員資級自客司客將遞遷押衙等非來臨安府陳乞本府係車駕駐驛之地事務不一委是勤勞竊見兩浙轉運司人吏年滿已降指揮補承信郎緣本府與外郡不同比漕司尤重乞比附關封府格法上降二等補承信郎欲乞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自依見行條法指揮外今後諸路監司州軍人吏并衙職等並不許解發所有已保明在部之人亦不許補授庶免攀援僥濫之弊仍乞令敕令所修立成法從之

館職

祖宗舊制館職有三等所謂直昭文館直史館直集賢院直秘閣號正館職其次集賢校理秘閣校理為初除職名若選人入館則除秘閣校勘又有校勘黄本之名為館職之基也國朝選除館職若三人及第并制科或經筵臺諫官方得之自餘須宰執被詔各兼所知方召試賦論各一篇但文理粗通無犯者皆不落式上知名而付召試者亦然乃為仕途之榮遇故號登瀛而卿相之責鮮有不出此途者逮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喜用新進少年主行新法遂不由召試而直除館職由是闒茸輕薄之士得以濫厠儒館時已不知貴况崇寧而後乃增為九等職以為賞功之格自是俗冗不學之徒及嬰兒孺子或胥吏之後叨竊館閣之名孰為貴哉至元豐更官制以著作秘書郎為 等其次佐郎校書郎又其次以正字待未 朝官及選人皆取時學名士無復召試矣至于崇寧後多處恩倖至於伎術之子戎狄四裔皆預此除豈止闒茸不學之徒耶由是儒館養賢之名掃地矣 詳見此于黃氏日抄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或月疇勞石林燕語晁某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再歲當召試館職某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某公誦之不遺一字某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五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閣官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大兩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吏從中書采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臨時取旨麟臺故事宋明道年間武寧軍節度使兼傳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頡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仁宗以謂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時大臣所舉多浮薄之人蓋欲以立私恩爾朕甚不取也於是頡等送審官院與記姓名而已然士遜之子友直竟為秘閣校勘與或度之子申甫皆賜同進士出身後陳升之為諫官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也請約自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衆所推者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求試補親屬上曰自今大臣舉館職中書籍其名即員闕選其文行卓然者取旨召試學士院考校毋得假借等第自是近臣無復以恩求試職者至至和元年十月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先是沆以監護溫成皇后園陵畢固辭恩賚而為其子請之嘉祐二年遂除館閣校勘景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明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

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者卒不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爲史館檢討嘉祐元年環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英宗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參知政事歐陽脩曰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材當試其所長而用之上曰公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宰相曾公亮曰使臣等自薦而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上固使薦之於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凡十餘人上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大常博士劉攽王汾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須後試已而召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轉運判官惇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劉邠王存爲館閣校勘張公裕李常爲秘閣校理胡宗愈爲集賢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吳申言先召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論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通新法考試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試詩賦如申言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至元祐中復舉試館職則試策一道而已　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奏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青箱雜記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朵并賜南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誌之魏泰東軒雜錄宋朝赤縣莞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經慶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冥踞於旁睥睨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經欲捕之爲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騾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後見冥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後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即爲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駕出館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衛顧同列而歎曰頃年迎駕于此服看凍倒掌禹錫候忽已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居注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

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疏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俾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邵博編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爲詩賦乃持詔試論二篇宋史王安石擢進士僉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試館職安石獨不獻文遂再調知鄞縣列傳王居安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容齋五筆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爲額做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司非郎官郎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從越府太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爲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爲將作軍器少監旋遷爲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爲欲經擠清要者則由著廷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再遷寺監丞薄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單靈亟除郎令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馮六部朱代范選子功謝館職表　恩光至厚盡出於天心職任兼優實形於望表俯循僥冒重集競惶中謝臣文匪出於天資學不通於世務早預三雍之盛會遽歷群俊之名科退愳迂疎思見原本聖經堂奧之所在治道川途之可行見稱過求歟輕於衒鬻不龜非望誤置於等差人言劇而靡當天禍生於非據念自須臧敢期書興久之試效於天襲尋亦召臨於帝衷親奉堯言之溫厚與聞漢法之更張持分使權凡在宸斷俾接刑於江表尋易地於漢中蔑著事功仰酬覆載力中途而不足迹故步以思還私誠未通俊命先及况三館清華之地皆一朝英俊之游文章三代之餘風禮樂百王之舊貫首此圖治要先得人獨聖神最重於東求雖輔相不忝於擬議宜茲盛選猥及微臣且人情樂近於鄉枌而地望素稱於東梓渙然華劇被此荒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造化獨運於天生成無私於物念臣以一日顧問之舊察臣以四方奔走之勞患然早矜全以終始期有狀於未効俾漸致於榮途敢不奉承寬條安慰遠俗盡斷斷之一節少區區於萬分筆硯家傳

固不忘於舊學江湖身遠思有補於盛時廢成老髮之勤上荅乾坤之施
趙清獻公集奏乞罷掾召試館職狀　臣竊聞召周掾試充館職掾豪
之時才薦無士譽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
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凡預選者號為登瀛苟
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宸斷罷掾恩命以破邪倖之黨漸知
耻之風宋劉元城盡言集論館職乞依舊召試狀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
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俊之地而屬其名
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
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
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
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
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
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庶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狀　右臣近
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
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裨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
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推是搢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

藩欲示優恩方今貼職令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
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
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
特降指揮依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
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楊傑無為集賀吳司諫館職　竊審光奉寵書
榮陞秘館伏惟慶慰某官修誠端本造道資深擢自賢科任當諫列盡忠
補闕增帝衮之文章執節彈邪聳王朝之綱紀聰明眷注中外樂趨會芸
閣之論才廣蓬山之得路牙籤鈿軸緝唐室之遺經金馬石渠理漢儒之
故事豈圖謙德先辱珠函裹屬居憂久稽馳賀感慊之至併集所懷　回
賀王教甫學士館職啓　竊審光被寵恩進膺華秩自聞成命彌切抃心
伏以圖籙秘藏上帝名之冊府賢能叢聚前古謂之蓬山豈徒收較籍之
勤蓋所重育材之地文章翰墨得士為多輔弼公卿由此其選時髦顯擢
與論僉歸恭惟判院學士國器宏深天資茂粹綵衣就養業詩禮以趨庭
青雲致身角英雄而入彀識高衆譽名重上知方挺秀於相門再假途於
儒館金匱石室雖千載之遺文鈿軸牙籤傳一家之舊物經綸有素步武
曷量圖冝自貢以軒昂敢謂不遺於鄙賤連城至寶過僻陋以暗投萬里

守衛知扶搖之遠到銘深肺腑留示子孫張舜民畫墁集代賀河州通判
鮮于師中授館職啓　伏審進秩書林易官河右伏惟慶慰國家偃稜土
宇遴選才良惟茲智者之慮能克協明王之賜資湟中遠俗暫貸於六
條藩省清游玢趣承於二節翟忠惠先生集謝除館職啓　蒙恩授前件
職荷奉對丙清禁天威之咫尺寘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顏
以奇唯石渠天祿之府祕金匱玉版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
典訓怪如齊諧之所志徵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於方言其流及於瑣語
[illegible]壚竹簡發羽陵汲冢之編科斗漆書解魯壁淹中之蠹蓋古人遺求諸
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與利推亡古昔仲尼之博借馬猶及闕文夏禹
之尚遺鏤以存追蠡自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
洞九流之領略則孰能删除繁穢訪失舊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
闕取武成二三策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晚切婦之微文釋皿蟲之訓纂討
論窮識辯岐周拘鼎之銘義證古文述東漢顯陵之策唯時遴選益嘆才
難固將廣豪傑之儲須以待朝廷之用必如前哲增重兆名而况切近禁
嚴雍容甯諾建章鳳闕望帝極之太微巢府玉山應星躔之東壁欲論材
於人物卿養望於歲時某意廣才疏心勞志大空懷憂國兄謂狂生中指

未路之差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掾入造書林汗青簡於表牽絕章
編於卒歲初無聞於是正獨能問於何如恭惟司空僕射相公德盛阿衡
師惟尚父服袞衣繡裳之命數寵冠上公偉龍章鳳姿之儀刑照映群辟
略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妄庸不忘教育孰云晚出得與
斯文乃勝蓬山世惟舊物慨流波之未遠愴風木之纏悲再命維新相望
建武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修卒父業優總群書敢期故實永言陟岵
之感終發蓼莪之篇然而以先儒之熟訓詁而誤爾雅之彭蜞大夫之識
具敖而名先君之獻武况如淺陋無乃闕疑庶執豪馬之專可與魚蟲之
注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頌聖主之得賢臣武能論著韓駒陵陽集
謝館職啓　右某啓召聞西垣無裨善政校書東觀有玷明恩上愧訓詞
下慚公議始周置圖籍之史至漢增讎正之官必取長才以參妙選洪惟
治世益重儒生地接昇龍陋諸司之編迫榜開四鳳主三館之光輝備鑾
輅以親臨寵上公而兼領然而覽昔人之政事詢前輩之遺風授職尚輕
加東海釣客之號禮賢未備有步行學士之稱空存稽古之名豈盡育才
之意簡編朽脫難分寫虎之訛俸祿酸寒不免騎驢之誚自元豐更制之
後及主上崇學以來待遇頗隆英髦相繼未有朝脫身於草野暮投跡於

蘭臺初下詔除極靦面目何則世皆談道而某獨守於舊聞士貴通經而某粗明於大義爲己之學博而不精自好之言華而少實歷觀秉筆之士罕遇好文之時故賡載之歌止聞於前世而離騷之作每出於覊臣方今聖謨協於兩儀敵藻窮於六義有君如此士胥分於山林奏論何功詔俾躋於仕版已銓材於吏部更試藝於中書竊語易工對從臣而思拙野謀則獲縋禁省以神驚虛忝淮南之食時終愧江都之條對權公孫於下等錫以殊科取逆旅於新豐處之延閣念素迷於青簡必著謀於金根始終皆自於聖知推借實資於公舉某官識高絕俗德厚鎮浮學貫九流最遠通於儒術身兼數器尤擅美於文章黼黻帝猷眷龜國是義先推轂韓退之題僧孺之門論可吹生皇甫謐序左思之賦陰情長物張賜餘光欲酬國士之知惟厲匹夫之志伏惟某官陳禹謨而協舜躬尹德以暨湯四海九州識周公之制作群工庶尹誦夫子之文章謂立功全在於得賢而軟國莫先於論士已大分於邪正猶雜進於妍媸念某志切彈冠義或難於自衒察其器無他用少惟善於觀書起於徒步之中寘諸無競之地夫施而望報固君子之所不爲而受則懷恩亦鄙夫之所深恥謹當廣所未見益其不能莫侵並游僅少依於日月華研淺書踈奥補於蓬臺謹啓陸佃

陶山集除館職謝丞相判公啓　秉槿問漢戢妄意於英躔入館登瀛遠叩名於仙籍載備蹇淺徧切兢慚國家秉有赫之炎圖紹無疆之寶曆寫生睿主登用真儒壯武烈於文謨貢唐文於皇質恭以宮使相公先生道承三聖德冠群倫既流膏澤以下民更翼詩書而造士至言不出賜也僅聞其文章大象無形參乎才見其忠恕成功弗處秉義甚高將集聖人之清恕靜天下之任而某西蒙獎育最號迂愚早聞咳唾之音晚在鏞錚之內回瞻目乎其後每望車塵躡攘臂於其間更縻廩賜比登詞館實出師門纔三年而爲儒竊嘗承學烏九寫而成馬猥預校文熙樂甚功銜珠爲報狄陽以纍緬懷淶漢之清眷服既成遐想浴沂之樂仕欲行義退思盡忠庶無負於初心庸少償於至德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謝試館職啓　以奔走道涂之餘冀荒廢筆硯之久致其辭藝固無可觀實在校讎蓋非稱併爲僥冒徒有競懟國家放唐漢之遺文修祖宗故事恢復儒館養成人材複詔而舉者皆執政巨公操脈以應者多知名君子奉玉堂之大對參金馬之俊游常患欲專心務學則奪之以衣食之謀欲盡力從事則妨其爲文字之習今則坐享大官之膳縱觀廣內之書以甲乙編次爲工程以黃墨精謹爲職業莫優此局宜得其人某生於早薄之鄉長於冗散之吏

時之所汰志亦自灰流落四方優尋半世況顏且老年已抱膝投跡僕隸官當任子豈期末路亦繼清涂躋章貢之劇邦陟蓬萊之秘府一門兄弟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爲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例被就狀諒由汲引此蓋伏遇某官推至誠樂與之厚廓大度并容之公援衛寒生推轂晚輩采葑菲之賤體蠹虹蜺之末光借豕之褒獎以丹霄之價遂令淺鄙亦不棄捐重念勢有屈信之殊時有淹速之異故士之於欲進也或難於拔山或易於拾芥而人之於所知也或成之於遲暮或達之於須臾方某之爲諸生遇執事之爲祭酒屢聞教誨常辱提攜解褐踰二十年隨牒既六七任聲迹湮沒不復登門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逮於今日播在洪鈞雖台輔之柄執事可以必致而患難之身某實不自意其及此永惟孤臣孼子操心之苦竊慕匹夫賤婦致命之忠方衆人之所不收而乎時之所無望蒙恩既厚報德云何惟有捐軀以爲知己葛勝仲丹陽集

謝除館職啓　芝檢涎頒猥荷褒遷之寵蘭臺入直獲從英雋之遊退揣冥煩仰慙推擇竊以登延冊府號第一官紬繹秘文非具員之歷觀前日率付可人爲右流待用之途不華姓起家之選故凡青錢學士不愧赤衣諸賢或由少訖老而手不置書或自甲至丁而卷能談事或聚七千帙而考隸或課五十紙而校求衛環奇者旬日而了秘閣異篇自標置者三年而陽同舍共語圖形東觀蔚爲經術之宗奏賦南郛爵若辭華之美以岑文本之材而始願止此如張伯緒之望而固求不違矧昭代之恢儒幸聖皇之崇學顯帝堯文章而飾萬物體周王壽考而奔眾材稗市交興蓬山尤重肇新寶宇申揭雲章老人出投於神書童子不憂於朋字荀錄虞志擁藏帶之紛紜任筆沈詩萃神棲而商略間猶訛謬特重校讎言豕渡河者三實資是正書馬并尾而五更在研窮豈容素飧以累清議伏念某人門具下乎位並輕雖問學勉企於前修而聲望不高於時輩覦覦求志蹈踦固窮偶屢竊於詞科因數移於宦牒主青衿之學校久困鳌壇對黃卷之聖賢益勤鉛槧俄嬰疑牀深自屏藏擢場甫逮於丧除拔召俾承於官乏預清臺之較曆佐廠郎之司宗坐賊鐵糧了微功閥何言此段猜霑稠人狄裴商編覺芸香之消蠹夜窺墳籍鷺苶杖之分光顧惟久衆多難之姿豈圖偶得儻來之幸此蓋伏遇某官朝廷元老學者宗師以獻可替否贊時雍以激濁揚清昭人望顧致掄材之助仰裨序爵之公謂半鼎烹鑊用器固難於通稱然議蟻封試馬歷久始見於非常當求未見之書更輸多聞之友措諸事業庶能酬教戴之仁作爲文詞或可頌泰平之盛周南

山房集服除再除館職謝啓　銜哀去國絕望清時申命起家復塵舊著
痛永辜於親養忍再竊於身榮割牘之歸撫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進寧
無底滯以求通然金爲物之至堅攻煎猶懼其耗木已拔而再植得地弗
能爲良故天不能靳乎材之易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極人之
鄙陋嘗爲世所記憐一作發蘂於黨錮之初覲杖於禁解之後試府縣右
於文部書林接迹於役躔雖未霑塗轍之清華已屢費朝廷之拔擢而某
始求外祿席未煖而歸旋迫內艱舟遇風而引去蓋無地以承其資澤
非造物不與之流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闖闖
以及親仰視爰烏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何躋弊人舉舉百此身
而莫贖閱餘陰變人事復常禮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灌園以
老返稅於耕使國人曰幸有子哉雖飯蔬食而無憾矣矧彤弓之遺綦搆
奇迹以踟躕孰引手於斷綆之淵援濫吹於英游之後莫知稱塞但劇凌
兢茲蓋某官懋建大中博延髦士執度以成宮室概念才難亦庸而視生
枯尚圖嗟種曲憐孤迹不置它岐但某積困煨塵未窺墳素深惟先朝祕
府之重屢幾豐芑數世之仁皆懷耶種之珍後類蓋田之園於皇得士然
及無種今精儲麟閣之英已度越瀛州之盛采及最品恐馬孛類鈆槧者

書生之常爲敢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更冀兼收周益公大全集謝
除館職啓　從國子先生之後六見月書蓮集賢小職之間再承天詔未
厭璧池之浴德已容玉海之觀珍茲惟造化之功深夫豈凡庸之夢到竊
以置圖書之府歷代所同號英髦之躔明時尤重蓋彼徒誇於典籍而此
兼貯於人材雖預宴詩賦待遇幾同於兩禁而遵階儼職愛惜或出於一
時綠居官不責其有爲知流俗竊疑其無用豈知封植拱把者所以備明
堂之棟寶藏璠璵者所以成清廟之器但觀累朝傑出之資可見三館養
成之效欽惟上聖懋啓中興臺計十金未嘗責飾府模群玉乃獨鼎新隆
樓傑宇之干霄隱映奎扁之神架上追淳化大書開秘閣之碑遠契皇唐
南向對靈臺之戶聳髦斯士宏達爲群必翰林墨客之後亦識竹簡漆書
之奇字焉書五尾能辨其非亥有六身默通其數迺宜當於清望且不愧
於素餐如某者少日百罹長耳弟一悲衆鍾之弗洎圖當畢跡於民壟恨
菊徑之就荒乃復萌心於仕籍試吏未更於州縣入官鄰近於都畿何有
聲稱謬沿大夫之深獎居然號召綴百執事之下陳雖晨焉之智卑曾犬
雞之效乏所憂被譴反辱見治矧臺家授古之秋正館類闕員之日必使
上北門之對乃令窺東壁之光甫下新書封武都之泥紫遽辱舊習忙寒

子之槐黃裹章服以宵興抱槧鉛而晨入餐錢供張罔無露素之持涵恩
蕪薛幾有倒綳之笑粗殫薄技僅列委屬疑擁心愬其空疎當路面稱其
拙直河東賦就吹噓力致於上天冥北風高尖起遠逃於控地以凡骨而
預飛騰之數以寡聞而黜是正之曹僥倖既多恒怔亦甚昔劉晏能識於
朋比而耀卿善屬於文詞皆以奇童振茲清職慨漸衰於蓬鬢難遠勵於
芳風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鑪治鑄積雲雷濟物奉行故事方將據執於轄
翁刊落陳言每欲網羅於韓愈善類願忠而望賜誠心校短以量長何取
讇涼使參咬文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州者十八人近其步武
王唯褰納莫叙感藏某敢不稍究六書因推九寫願李邕之一見肯吝近
功友孔子之多聞妄希遠器或因涵養之力粗報生成之恩許翰襄陵集
謝館職啓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拔擢倫比來陪英俊之遊吊稱所
蒙更以爲愧切以國家作稽於古訓館閣遴商於時材紬繹人文精符奎
壁彌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禁嚴世爲寶袟非揚雄之沉鬱莫挹其奇有
劉向之辯章屢究其博曾是群於大雅蓋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譽遂
定宜得俊賢之望益爲盛世之華柱史靖深窮四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
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窘淵源文之琢璞一丘一壑若有天資三沐三薰

殆非世器獨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願以即安忘歲年之易暮
被明月而佩寶璐思舫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英恐脩誠之未絜睽折
彭澤之末目送瀛州之雲悠然一官營在三徑弗圖召節忽至窮城察于
炳階不見庸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乏智略以軼前夫何甄錄之優亦竊
校讎之寄繙象藏於四部究馬粟於千齡神氣清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
奧衍盡窺王府之珎於粲龍休是謂褒顯此蓋伏遇某官荒包吟域博洽
群倫亮皇極於五三兼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權衡之制石鈞養類衆材
若羲阿之保草木曾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微某敢不益强其所不能
究觀其所未至　又回章邦老賀館職啓　威鳳回翔下恩書於禁闕扑
藍巔巇登仙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愧伏念某非巧則學老矣何施
人逐利於馳驅吾爲之苑衆爭榮於蹶蹬獨某于枯志意凜乎猶存歲月
忽其已晚一班一級益無味於少年之間三沐三薰復何能於多士之日
得夫聽塞翁之馬沉浮隨海客之槎孰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畔
穆獲游冊府之高明冠彈半世之塵屢接群英之武遂容濩落一慰蹉跎此
蓋伏遇某官游夏淵源卿雲黼黻不謂吳蓋嘗博我以獨文惟其有之
乃能立人於餘論致茲孤陋竊世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神志願期不移

於素守。以母友朋。林李仲竹軒雜著謝拔賦啓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冐寵榮之逾分。積兢惕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羇孤少與。妄意淵源之學。耻從章句之儒。寒窗短檠。兄弟自為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蘄志業之內修。豈聲華之外慕。偶塵末第。遂理常選。實不副於師言。名輒詒於吏議。咎由已致。悲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帥臣。節康安在。託火災而違原廟。夷戮何傷。矜宥罪之深仁。從鐫職之薄罰。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冢幸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欽素履。祗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李大隱先生集荅館職啓　龍膺明命。鶚按秘文。詔旨初傳。士倫胥慶。竊以國家舉久曠之典。所以明試於人材。修已廢之官。所以儲養於英俊。待以歲時之久。須其望實之孚。取而用之。有可觀者。惟茲首選。宜得異材。某官文備四科。學該九變。韜千將而未試。懷良玉以自珍。落筆變坡。論治明乎大體。表為翩展。構善發乎至言。累府反席之求。遂冠登瀛之舉。蓬山曼阻。歎夢寐於舊遊。某府載開。喜典刑之尚在。重煩左顧。兼沐長牋。愧感之私。敦宣罔既。

黃公度知稼翁集謝館職啓　稅軑南州。初離冗職。書東觀誤玷清流。辭恐近名。受慙非據。竊惟治道之隆替。常繫人材之盛衰。苟養於閒暇之時。而須其成。則至於緩急之際。而收其用。故皇朝大開儒館。列承明著作之庭。遴選時髦。典圖籍藝文之事。一無吏責。每號英遊。非獨究聞編之斷殘。抑將持器業之成就。或以淹該而持從橐。或以詞藻而代王言。或經術淵源而師表諸生。或識度宏遠而參陪大政。凡旋登於要路。率多由於此塗。矧夫康聖中興。典章大備。追述祖宗養賢之制。式符堯舜稽古之心。珍館一新。掩天祿石渠之壯麗。遺書盡獲。軼開元正觀之盛多。自非博物洽聞。欲才偉議。苦心熾子雲之奇字。強記誦安世之亡書。則何以接蓬萊方丈之游。紬金匱石室之秘。如某者趁時獨拙。賦分最奇。鈍遲無倚馬之才。涉獵之夢熊之對。少壯努力。初欲無愧於古人。長大苦飢。豈敢有意乎當世。徒以家聲之墜地。要須儒術以謀身。不圖叢爾之才。乃中褒然之舉。一行作吏。百不如人。自決科雖閱於八年。而涖事纔更於二考。汲汲乎升斗之祿。區區為口腹之謀。忽被優遷。實踰素望。人皆歆艷。目曰登瀛之榮。己獨凌兢。心懷臨谷之懼。重念寒門之先世。蓋嘗廁迹於英躔。坐使青氈。慙無歆向父子之學。自量素業。難居傳班伯仲之間。何取孫踵。亦陪俊髦。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羽翼斯文。雖巍巍勳業之無前。尚切切人物之為意。提攜晚進。不遺下體之菲。對收拾寸長。盡搜孟門之桃李。遂令頑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奮發遠圖。溫尋舊習。力死而後已之學。讀生而未見之書。誓竭微軀。仰酬洪造。雖大臣務得人而報國。不容謝私。然志士為知己而致身。豈敢忘德。

朱松韋齋集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聯素名於藏室。脫真煩之冗役。廁清切之英游。祗荷甄收。良深震愧。竊以上聖御歷。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爰夷僭亂。允資文德之助。叶齊艱難。慕遠與以宣猷。闢英躔而儲秀。庶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繫歷世彌文之咸在。圖書彙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靈。聿稽於詁訓。緒正六書之變革。精竅於聲形。冀因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探酉陽之秘文。搜蘊葉於名山。訂金根於往牒。則何以刊讎四庫。訂正九品。如某者名實不揚。人門俱下。抱孤經而干澤。始脫名場。遵三尺以在公。亟麋吏役。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取勢以不堪。雖侵滑耕而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錦里以深藏。被檄行臺。算商瀕海。為親而喜。忘兄瘠之早捿。援上何階。固崇高之絕致。已分甘於遠屏。誤叅簡於旁招。貝齒長飢。空羨公車之粟。屢蹤易隔。阻趨重室之庭。姑自信於奇屯。方日須於羅遣。將改隸於下澤。遂掃軌於館門。戚被恩言。俾程薄技。追暖姝之舊學。取笑大方。緝散敗之蕪辭。深慚少作。尊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群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聖學之高明。內省寡聞而隕越。敢期睿獎。加錫俞音。追飛群玉之逵。獲肩於衆彥。討繹曲奎之畫傳。攷於前言。望不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經濟。望重衡諧。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群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妄庸。濫塵東掖。咸池在御。不遺曹鄶之詩。華袞所褒。遂略春秋之貴。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未見之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崔敦詩舍人集謝館職啓　給尚方札。誤塵清燕之觀。閱中秘書。遽冐咬遊之選。目眩文章之盛。神驚光景之嚴。輪桷登收。天淵遙育。歷攷古人事業之宏。隘咸繫乎時。問學之淺深。積泓渟之素者。斯有光明之功。負單膚之累者。必無遠大之績。究觀國家設館閣之意。豈求士夫尋鉛槧之工。上窮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初。下逮六藝九種七略四錄之別。微至占相方伎之學。詳及凡將急就之書。山負海含。極羅絡包并之富。天旋地縮。震輝煌汗漫之觀。儲其才能。利澤斯世。假以歲月。優游其間。而況東壁睹深。西崑邃密。昭回在上。逮天潢左界

之章咫尺不違近帝極紫宮之坐日費大官之餽時承清問之臨實斯文在茲手宜東觀有人矣如某者迂疎散質荒陋淺聞臨文未解於撐犁識字罔知於雌霓閉門孜古殫思慮於炙青仰屋著書萃朝評於南白問關祿養躓蹶塵途品凡自合於寵官才短終虞於冗役學行失步皆自取之轉衣爲業未忍爲此敢意姓名之公歷遂聞旒冕之深嚴雖刻畫之難工倍勞於餘論諒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頒召命以趣前即詞坡而奉對中堂落筆駭學士之環觀乙夜奏篇愧君王之稱善方期報羅忽玷選除望蓬萊五色雲氣之中常恨溟波之隔聽洞庭九奏鈞天之樂始知帝所之遊晬華閣以朝趨占明廬而夜直睨豕埃之地迹淺而尚疑嘯靈臺之居魂迷而自失永言僥冒實有貴緣茲蓋某遇大丞相運動國鈞翼宣王度念文物彫零之不振扶持以敎其微知人才成就之至難封殖以待其長致茲東擢及此妄庸然而人實難知世常通患覽呂言論而嘆追古必有取其淵源之初誦鵬鶚賦而期佐王亦足占於辭氣之際顧念遭逢之異益難報塞之圖某敢不專厥所聞求其未見鉛黃小技顧莫稱於明思精白一心惟永堅於素履

汪藻浮溪集謝館職啓

延閣崇嚴莫先求士寒鄉曉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書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闢三館而修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詳及於凡將急就之學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瞀縵之遠大然自臺閣興於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今藝文至於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寢更五厄之餘悠悠眞贋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宇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某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甄忌與世以相違乃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既以稀逢比銜恤於江湖幾揭生於溝壑閭闕至此不自意全及漫思之有如蒲宅尚以闔門之百指托於謀祿之孫蹤無尺寸之膏不變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慵處之中綴顯扶清資之末列昔陪修於盛典蓋嘗寓直於英躔劉郎何止於重來應氏遂榮於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勳塞兩儀湯用尹以格天益咸有德揚杜裴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孫進不塹上聞某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唯衆鳳去來之何補誓盡息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巳負事觀之志爲知巳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又四館職啓

某伏審光來詔除遷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躋於所見異人皆出於此塗自書厄於五胡忽時更於再閏簡編歸地鉛槧無人逮修文舊之官皆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群書之譽考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証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聽時中頒擢處群英之光俾求中祕之遺未遑馳問首尋縢牘悚荷兼源數陳罔既

劉行簡苕溪集謝館職啓

給札鑾坡初乏治安之策濫巾大祿蔚爲遷暮之榮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躔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秘錄關百王盛衰之緒爲四海風化之原雖後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秘之文多關不聞外吏之職弗修蹕事增華於今爲盛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爲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燕語使其習次揚榷吞太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於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侵尋且老不圖宗至獲並俊遊訪簡編於煨燼之餘攬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蓄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穀叙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實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顚迍見規模之遠肆令凡琑尋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補三藩之散亡終慙前哲冀稍彈於歲月用仰報於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文同丹淵集謝館職啓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程文禁林幸被詔寵列職秘館謬叨恩榮慶衷捫孱攄已慙懼伏念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閻逢時之文從事于學性自樸鄙才非淹長唫磨簡編力不逮古撰綴辭語強無由高名閒寂寥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園皆荒進于榮途道地遐遠罔跡選藝闈里偶塵薦書外名殿廷謬中科級是後更佐兩郡行司十年近緣公章入敗朝序尚茲借妄敢爾僥希攀援前人引列著令愚悃上達宸音下俞妄之者儒較以舊學並取者衆獨知寂寥泊試淵題加多凡思小巫未進靈氣已銷大匠在前汗顏不止飛景將入蕪音僅成穢杼不工瘢疵固滿猥當奏覽常待報聞敢期清流亦用微品竊謂圖書之府英髦所躔亡似而居有醜其面靜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獎育微才推揚介善言辯臧否人爲重輕眷茲單平陰所提振是致慵品亦外華階惟精乃心以辨厥職庶酬巳目無玷恩陶早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王安石臨川

集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之臣願陛下采衆家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又當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弊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唯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其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長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故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大小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為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又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唯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為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為三館祗候親可試其才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壞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贊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唯有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洪文安公小隱集館職策問

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材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瀛洲為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於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為以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曰兵曰吏曰財兵自比年狃於無事閱習之不以時豢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變敕則驕弛困惰不足以致一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疲弱革冒濫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

虞在所應吏員猥并文武官在選逼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歟則淹滯失職非足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抳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思變古之譏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於愛民歟則養兵贍國不訾以為卒歲之計議者或欲謹適斂嚴征榷榷以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不寐當饋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願聞至當之說將以優于上衛從樂先生集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視晝長策思救武功綜核庶政盡革平世具文之習將以恢王略而飭戎備歟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庤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薦舉之詔首加於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傳盡群材否乎或謂介冑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淹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遐遺則將何以闢掄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隸起戎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儆單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於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肄習適戍征行動為民擾安邸使之備紀律而用命則它何以為整兵之計歟單須供億支費寖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鬻爵度牒之數以為糴置之冀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乏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姦恩命優於舊屯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數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補不能以足既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甸糴數太多商賈輻湊逐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書與而有適用之實王師精鋭而有必勝之形餉計周裕而源流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裨今日濟時之略其詳陳之將以優于上

朱晦庵大全集荅石子重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緘黙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它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故不可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黙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胡文恭公集贈梅聖俞試館職得賜進士出身　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向秋風抽毫同列三英座換骨才爭第一功暫看靈鼇居水下恍聞仙犬吠雲中嫦娥應有憐才意唯許詩人到月宮 出古齊虞録 王十朋梅溪集劉韶美辭試館職　學問稱博洽向後無此劉太乙然青藜遇君天祿游給札試玉堂故事久不修遴選先實才聞之輒掉頭我廼行祕書肯隨鉛槧汎三日掃廬室佇想心悠悠張羅君不顧竊食吾懷羞西風吹蒹葭脩玉嗟無由趙蕃淳熙稾賀吳仲權召試館職　重為胡外别離寄日邊書巨敕陳風義欣聞有詔除圖書天祿閣文陳玉堂廬祕記資讎挍人材務養儲端如粟兎董不比召嚴徐惟我高曾世曾仍位序居永懷元祐始賜數建炎初表謝今如此婁京實在予 高祖書為秘閣挍理曾祖為秘書少監

幕職

為政措置幕官之職衙門大小事務無不干係實六曹之領袖一署之喉襟也一應文案該吏書僚之後方赴幕司自下而上圓簽然後堂上呈押前或稟議未定逐憑下筆不唯不可施行抑且失於專擅凡遇吏者赴幕僉書文字必先檢視於理可否然問其堂上曾無稟說定體若已稟定又須慮及長官如何纔方下筆庶無差誤其或堂上主議而中間事件有妨碍不可行者必須拉同寮詣堂判析利害長官定奪衙門事務有遲錯者隨即檢舉施行各房吏有弊者隨即量事究治此幕官之職也朝野類要僉判司理司法司戶録參節推察推節判察判之類幕者本以主帥出塞從權安營立帳而得此名如衛青幕府是也書林事類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字杲之泛緑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戴石屏上蕭推節詩歲舉幕職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八月甲寅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臣僚歲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今待制觀察使以上舉三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侍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勘劉攽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我國家以仁柔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掔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覩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祖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鬭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攽言邊防事云兩河間虜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鄰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蒞至裹糧持刕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為耻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達

迎不見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爲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爲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官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馬山者獸獲存馬爲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爲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移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姦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慮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志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單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爲具腰舟設獸檴者笑之歐陽公集送歐陽南陽赴廬陵幕職　翁冠叜緗棄芳年擬倨簪幕比使章府蜂盡良吏林深期書判撲倦去懷南琛回翔學吏隱蹤蹭守官歲十載重沿牒交遊辰與參思親悵慇緬遇舊老侵尋翅披諸鳳書輪飛貽好音騎騎白鷺翩翩翩青江蔣雁鶩蔽洲渚秔稌卧秋霖修翎頻俛咏搜翮有遐心　我思陸義齋堂堂偉男子綉衣所經行綱滂不專美及茲諒非羞胡乃又不起傷哉不可識吾道良已矣我思王東巖爲政終宰邑剛腸觸強禦是使儒者立百里滄士元公論非所憾惜哉不可識寒雨短景急書林事類蕭推節詩擬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誇書判居遼幕要把文章入集林文獻通考宋朝祖宗以來重之有集賢殿修撰（復改名文殿）直龍圖閣直秘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因忽爲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爲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直閣與舊爲六等曰直龍圖閣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秘閣朝廷除授自此溢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因增置乃定爲雜壓（奉紱曰文外補）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直煥章閣淳熙令自集撰至直秘閣爲貼職中興後直閣爲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三班借職

事物紀原談苑云舊制有借職承旨太宗雍熙中改曰三班借職會要以謂淳化二年正月也談苑又云自供奉至借職其員無數亦濮三署郎比也按今自崇班以上曰大使臣供奉以下至借職爲小使臣也職官分紀國朝元祐令三班借職從九品宋類苑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勑牒靴服數人皆嗚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談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絶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直須走馬東西南（辛侯）劉攽彭城集延州潘落都虞侯俄干男仲玫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壯士戰死勇於報國義莫可嘉恩用不遺由乃父之盡力俾徙孫之蒙祉古之道也爾其勉之可又三班奉職孫軫男忠臣可三班借職制勑孫軫男忠臣永樂之戰爾父沒于敵場狥義忘身其可嘉也邮孤置後吾何愛（一作吝）焉爰疏茂恩以勸勇士可　又冀州助教鍾迪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山澤之利三三而有連錫是地不愛寶以爲邦用然必因人而發其勤不可不勸之賞有定格汝是膺之早以新命是爲殊寵可　又蕃官息遒移厥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具在種落皆爲酋豪相率款邊是明歸義重譯而膺綸綍解辮而褁簪蒙恩賞不管圖所爲報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裴渠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執事長樂敘勤官書廷辰推恩厥有前例始命受服異謂寵光釐而犬馬之誠以冀涓塵之報可　又李佛郎與右班殿直梁仲文李春並與三班借職制　勑某人等朝廷惟延盜強國恭奪良民名捕魁首厚設爵賞而佛郎等用志協力罪人斯得賜金既以差予懋官亦宜溥及各踐茂恩以報成效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朱宗懿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執事宮省效力文墨歲月之勤良可省錄尊屬誕辰厥有前例錫茲初命惠于仕版可　鄒道鄉先生集黃持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所以待曹氏甚厚故偕之逝也嘗俾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爲爾請焉寵遷爾官勉思飭勵　又李濟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是爲忠報　又李昌本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朕惟風化之本肇于中宮故推異恩以賁其父其家所欲授者朕則審而從之爾既入官勿忘祇飭　又孟勝轉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以忠濟勇數有戰功回厥寵遷用陞爾秩勉從訓令相與致身尚有官常待爾自効　又孫志雄等補借職制　某等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以爲忠報往其奮勵茂對恩寵　又章定男晟補借

職制　爾父服在邊陲質于虜廷倒其忠奮績以官榮宜思無忝之言往
勵酬恩之志爾能自効尚有褒陞　又胡舜臣補借職制　具官某朕於
死事之孫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往續官聯勿忘忠報　嘉祿彥
遠撿文堂集故淑妃張氏姪張琬張瑾可並補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故
妃遺言祈恩近屬錫爾一命往其欽哉可　婕妤張氏姪孫張永可借職
制　勅具官某宮闈進封以恩回授令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故駙馬都
尉曹詩女夫進士時　徽可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為倩於尚主之家獲
補官使無忘勉恪以報恩意可　醫官周道隆任景量揚處厚夫特獻遺
淳韓中立書藝局藝學許成吳成翟易韓忠曾成趙永圖陳德之張友王
從志蹇仲恭韓球圖畫局藝學元方下士端元遇尚從吉杜宗範郭惟商
可各轉一官　皇城使榮州刺史宋渙姪男揆皇城使俞隨男德左藏庫使
壯公才兩姨弟劉溫已上三人各回授補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即英
祖舊邸崇建實坊爾等或祇奉之勞或胥回授之典錫茲寵命往其懋承
可　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楊戩親堂姪茂實可借職制　勅具官某姪
某爾之諸父率職禁廷有勞當遷許其回授用錫爾秩時乃異恩宜懋忠
勤往圖報稱可　程植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勇敢効用充有

戰功錫茲官榮往加勵勉可　故三班借職紀育弟紀震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弟某爾兄奮武戎行委身殉國嘉其忠節悼念不忘錫爾以官
往惟祗服可　兩朝佑聖太夫人重姪孫仲康仲鄒可並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追懷恭懿褒郵其家錫汝恩章列于命秩往服事任無忘
恪勤可　太后殿掌牋奏耿茂直劉豫可並特授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
某等爾等職在牋奏預茲慶恩命以官榮往祗乃事可　勅具官某等爾
父以成書來上宜有褒陞乞移恩章屬于子姪進官一等時維寵嘉圖稱
所蒙無忘忠孝可　楚州解發到呈試武藝人劉夬可借職制　勅具官
某爾試藝殿廷武勇可獎錫之命秩俾服事勞往克懋承尚有褒擢可
百姓滑永全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敏於章扎祗奉有勞擢自
民編錫茲命秩仍加鹽廩併示勸能往懋恪勤以稱恩典可　故右侍禁
尚清男均坦可並特授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孫以
勸忠義錫爾命秩其往欽承可　左知客押衙秉知進奏事崔通可借職
勅具官某爾以勞能達於朕聽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故右班殿直馬
宣男宜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父死於行陣臣節可嘉優郵其孫
雄以示勸授之命秩仍錫美名往服恩章勿忘忠孝可　故內殿承制李

仙長男咬次男咬孫志履可並與三班借職　勅具官某等爾父效職邊
陲死於金革肆推恩典優郵其孫服茲官榮無忘忠孝可　故太中大夫
魏漢津親女夫張清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漢津之家祈恩于爾錫
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左班殿直邊壽可右侍禁大將宋諒史叙可並三
班借職制 係大理寺拯慝人 勅具官某等以爾捕事有勞宜加獎激錫茲
恩典往其欽承可　皇后三從伯王子約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
以戚屬之良預茲慶典官于武列往涖事功圖稱所蒙莫知恪可　故
右侍禁張安民男思賢思忠可並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奮不
顧身死於金革推恩子姪惟以勸忠服茲命書無替厥紹可　舊官三班
奉職李琮男永誼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孫寵以官使雄忠
雄孝迺稱所蒙汝往欽哉勿替朕命　故三班借職紀育男荅特與三班
借職制仍賜名紹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奮身播場效死戎行有司以聞
朕所悼念錄爾命秩并賜美名移孝為忠茲為克紹可　潭州都知兵馬
使張繼隆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帥臣上言爾有勞効命以官使往
其欽承可　茶酒班殿侍鄭永立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父監督
有勞宜加甄獎以貴回授時乃特恩錫爾官榮益思所稱可　虎翼右第

一單都指揮使秀州刺史陳輿男寶文御龍直長行李謹可並三班借職
制　勅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家以勸忠義命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三班差使房從壽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久服事勞宜有褒叙命
以品秩往其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女夫薛安靖可三班借職制　勅
具官某爾之外舅以身徇忠推恩其家爾名來上錫茲命秩往務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男仲錫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父奮不顧身
死於金革宜推恩典優郵其孫錫爾官榮往圖報稱可　睿思殿御前文
字外庫書寫文字郭景倩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書扎之勞宜
加甄獎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大將發運司前行徐楷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久服吏勤克有勞利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陸佃陶山集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朕雖不急之官而宣徽院
歷以爾祗事以此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可　罰葉元豈類稾為正
符借職制　勅某西南夷背德歛心敢闘邊陲爾能宣通兩誼協助軍謀
宜進官榮屬之守護勉思奮厲無替前功可　王瑛楊宗立三班借職制
勅某爾等備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從爾之請錫之命秩往惟祗飭
以稱朕恩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勅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獎進

爾覺又嘗職等是用加茲寵遷列惟命扶桂惟祗服以覲收可 鄱陽集 故榮州刺史張世矩男天錫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知府州折克行言爾父甚並有力能自奮忠義富良之役身荷戟馳不測之旱用是有功始終邊陲能效邑著不幸以死公私悼歎已推恩禮以勸師役夫爵祿爲才能者設朕不敢有愛肆命爾官茲非常典爾且長壯尚知所報哉可 故三班奉職趙進男忠三班借職制 勑某朕念爾考克隤身于王事是用錫汝一命將汝名忠建汝長壯尚知無忘可 故三班奉職李安兄商三班借職制 勑某汝弟安沒于戎事朕靡忒忘肆命汝官以勸忠義

三班奉職

事物紀原 談苑曰皇朝建國之初承舊制有殿前承旨雍熙四年改爲三班奉職國朝會要則其事在淳化二年正月改也職官分紀國朝淳化二年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蘇耆續翰林志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升翰林承旨上以其稱乎不別又惡其清貴殺亂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 舊聞證誤 按實錄淳化二年五月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時宋文安白爲承旨又失九月宋公既蘇文簡始爲承旨學士者鄧矣元祐令三班奉職從九品祖宗官制舊典三班奉職借職國初無此官太宗朝欲增使臣等級遂置此名 舊聞證誤 按實錄太宗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者增之文子所增乃宋班帥筆云 此選人其差遣同供奉官以下注爲其後又有三班差使借差不入品假其名而已政和初以承節易奉職以承信易借職云裴容彥達攜文堂集故三班奉職梁推兄覺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惟汝天倫死於金革罔推恩與優䘏厥家用錫官榮汝其祗服可 開封府職級李滿可奉職開封府顯內守關府典事于士明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畢器建局爾與有勞錫茲官榮往其祗服可 三班借職孫案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爾請棣獄事推鞫有勞擢進一官以示嘉獎欽予時命尚加勉務可 故如京副使石福男堅可三班奉職姪男珪保姪孫成可並持授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死事之臣朕所閔惻肆推恩典以䘏其家命爾官榮往思報稱可 劉攽彭城集 一班殿侍衛消可特授三班奉職制√ 勑某人䘏孫錄嗣朝有著令矧乃父膺隨龍之遇寘厥子家世祿之榮粵孫茂恩俾從新命可 √蕃官吃移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吃鏧覩弟吃移朝廷錄死事之孫所以閔忠而勸能也吃鏧果敢有功沒於戰陳而無子息可被任用茲及周虔使庇核屬服我優䘏恩者來職可 √蕃官京吃結京吃腳鑼捗並可三班奉職制 勑某等其父爲國克敵敵壁力寡恪關而死勇壯可嘉錄其孫兒以示懋䘏可 殿前東西班弓箭手劉密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以挽強射逐勇力出衆試之集教亦能無過宜可 使以責來效可 故御前忠佐步軍副都頭成宗男京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男某陳力奉上得親殿陛之嚴哀死䘏孤宜有惟蓋之報詳推往績宜示賞延粵跡渥恩用光存沒可 √李貴男遵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男某乃父殁身行陳以死效力雖其微品忠可嘉也哀死䘏孤錫有常憲錫爾一命以勸來者可 鄖道鄉先生集 曹曄妹婿劉優特與三班奉職制 勑某朕以曹曄乃賢懿大長公主之子仁宗帝皇帝之外孫也閔其不壽特推異恩而曄又詩以爾爲請勉自脩飭毋愧官榮 揚文翰弟文真補三班奉職制 文翰既殁推厥承襲而光爾等咸曰汝宜逢吏以閔在所褒錄往圖報効益勵忠勤 彭汝礪鄱陽集 散指揮右第一班長行李清三班奉職制 勑某爾父貴服勤積年靡陷罪戾今其歸矣何以慰之錫汝一官俾嗣祿食尚執廉謹以圖攸終可 宋鑑王震撰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制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顧死者已矣殆祿其近屬尚爲之旌勸 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以有祿不可忽哉 梅聖俞宛陵集 送王景憲奉職詩 清羸將家子苦節自寒儒四壁我何有一錢君亦無下瀨船自急鬭屬日將曛行變青山口人理事綱界 李直講集 送杜奉職詩 青紫皆同道孫曾到薛蘿感君非我輩無事每來過此別當貧病何平共醉歌人主有後會爭柰鬢雙皤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九

積

大寶積經十

淨居天子會第四之二　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自見被縛將殺此菩薩魔業增盛非業障彼應修無礙定修於慈心以此淨除業障此菩薩是見六地初地若夢見被繫在死屍中是見五地若被縛至親里國遠是六地是魔業不勤修初地麤劣爲無上道應修增上進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自知在刀中此菩薩是初地五地多惡知識多艱難應靜無忿怒無障礙心一向勤利他人以此淨除業障前曾在上位惱亂持戒人見人持種種刀自見在中此菩薩初地見若見人持一刀在中是第二地見捉杖在中是見三地若見捉石在中此見四地見在空手衆中住是五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夢自見在空中此菩薩在信地得無生法忍此菩薩諸天所念應修好威儀應常修精進勤發衆生求無上道不應常住一處如是清淨此菩薩是初地七地見處處地若見虛空中行捷此是初地若空中見仙人此見第二地若見沙門此見第三地若見龍第四地若見天第五地若見梵天是第六地若見菩薩如來是第七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自見捉炬應勤修明慧此菩薩是初地五地此菩薩應不顧身命不顧飲食應行禪不生疑悔如是趣向住初地樂修對治住二地樂修禪住三地樂修慈住四地樂修悲住五地樂修捨住初地應修念佛爲明見住二地應修放解住三地應修聞住四地應修持住五地應修空如是應得明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菩薩踰宮出此菩薩初地六地處處見增加精進得不退轉在菩提記界疾近無上道若見步出是見初地見乘牛車出是見二地見乘馬車出是見三地見乘象車出是見四地若見乘人車出是見五地若見乘空中車出是見六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經此菩薩是初地三地處處地見此人多諸因緣多諸謗毀數數多諸艱難應一心修悔過常修精進若夢得世俗典籍聲聞經法此是初地夢得擅相應經是見二地夢得甚深相應是見三地不勤修乃至七地若諸天與若菩薩與如來與法藏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聞得法功德聲此菩薩是初地六地見處處地見前得佛捴持此菩薩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施於辯才不求人過如是清淨聞出香陀羅尼聲此菩薩是初地聞文字陀羅尼是第二地聞書寫陀羅尼是八地初地見處處地此不應愛著三界勤修獨處彼少於業障少於魔業煩惱增盛應聽種種法應修多觀如是相應有覺觀三昧是初住地無覺少觀是三住地無覺無觀是四住地梵處空處三昧是五住地現一身三昧是六住地大通三昧是七住地出生佛莊嚴三昧是第八住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方廣經聲此菩薩是六地初地應修信解法決定忍此菩薩少於障緩趣無上道勤問持戒之相應尊重師長如是趣向菩提聞檀波羅蜜經聲是初地聞戒經聲是二地聞忍經聲是三地聞精進經聲是四地聞禪經聲是五地聞般若波羅蜜聲是六地除不勤修人佛所持善心成就者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說法比丘字聲此菩薩是四地初地此應依止善知識此菩薩多諸艱難多諸疑悔少於智慧應修無礙心應方便勸一切衆生修無疑悔心如是清淨若見前所聞法師名此初地若聞不見法師名是第二地若聞他異世界法師名是第三地若聞一生補處菩薩若聞樂上地聲是第四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信辯此菩薩是初地三地此菩薩是辯器若遠離三法疾得明何等三見他得利心生嫉妬爲利養故奸詐親近如是三法當遠離然後趣向說少偈頌是初地能說種種偈是二地說甚深偈是三地多說上地偈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得經辯是初地八地見此有多功德因緣當勤依修戒當修勝供養供養淨行人不應修智慢如是夢中當受業障少受苦報彼出初地四辯說方等經是說二地說種種經是三地說前因緣是四地說三世是五地說波羅蜜是六地說甚深經是七地說一切決定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聞陀羅尼聲彼是七地此菩薩受諸煩惱少業障應問智者修靜默處趣解脫如是趣向夢在村中是初地在房中是二地在僧房中是三地在阿練若處坐是四地若夢坐是五地若園觀中是六地夢在山頂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聞他方世界未曾聞如來名此菩薩是受記初地八地憍慢自在故不趣向道多魔業爲供養故修不淨威儀然後趣向修慢是初地夢戒慢是二地聞慢是三地方便慢是四地疑慢是五地智慢是六地所說慢是七地受持慢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其世界其菩薩聲此菩薩是五地初地此菩薩爲菩薩所憶念少煩惱應離憍慢勸多人修智如是相應得陀羅尼是聞初地夢出家是聞二地夢苦行是三地夢道場降魔是四地夢覺道是五地聞見上多聞見不定麤劣善心是見初地住於疑心是二地退心放逸是三地增上放逸是四地多定是五地復次金剛摧菩薩夢在海中此菩薩精進是八地見處

處地應修多聞精進慧解若夢中無所依止是初地若在海際是二地若在船乘是三地夢往去是四地夢上船是五地夢水中坐是六地在船中坐是七地夢船中滿寶在上坐欲出海是八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集寶此菩薩是初地三地見處處地此菩薩多逢苦惱應樂修淨業不求人短於說法者知恩知是趣向夢掘地中得寶初地雜土得寶是見二地雜草得寶是見三地是不勤進相是魔業若六地若四地不勤方便魔業業障復次金剛權菩薩夢中有須彌山頂此人不退轉是見初地五地彼有少功德親近惡友因緣奸詐無信親近善知識今應修不奸詐多修信解如是趣向若夢在須彌山當知上六住夢住須彌山是七地夢四顧望是八地夢坐者是九地夢山動是十地此初地乃至見五地勤進修善心在善知識手是魔業復次金剛權菩薩夢中自見上山此菩薩是初地五地害一切煩惱業障於說法人不生恭敬應修不諂曲淨除業障如是趣向菩提初地增長三時勤進二地勤修念佛三地修空四地修大悲五地修慧夢自上山是初地在山中是二地在山上是三地夢觀看是四地坐者是五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上山此菩薩見是七地初地此菩薩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捨一切所愛物供養智慧者於智慧人邊應自伏憍慢若夢度七大山乃至須彌山是七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夢上樹此菩薩是初地四地處處地見應覺業障魔業應親近依止善知識得於慧明時時當決斷法義覺知如是趣向見樹枝葉具足陰涼是初地見香樹是二地見華樹是三地見果樹是四地是勤進相若不勤進是魔業若見高處樹枝葉華果具足除業報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見龍象此菩薩是初地六地處處地見此菩薩行施不行慧因乏善根應當修信當修善念如是相應彼初地見不清淨龍象二地見白龍象三地見六牙白龍象四地見莊嚴龍象五地見捉幡蓋龍象六地見歡戲龍象是七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自夢上龍象此菩薩是見初地七地一生當得如來應供有入法智多希望應修恭敬勸發菩薩離於幻偽奸詐應處處知足修適意施如是清淨夢上象是初地夢自著白衣上象是二地若夢染衣是三地若夢種種色衣是四地若夢香染衣具足莊嚴是五地若夢著冠是六地若夢捉莊嚴蓋是七地除魔業不勤進上地相見一切具足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上馬此菩薩是初地四地此應修依止戒波羅蜜度彼魔業增盛少於業障當多修空慧勤修生信如是清淨自夢上住馬是初地夢上行馬是二地夢上走馬是三地上莊嚴馬第四地除上地魔業此菩薩增上慢魔業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作成實誓此菩薩一切地十地處處地見彼於業障多增盛魔業多諸方術行善修出生三昧應正修威儀不多積聚如是淨業障作成實施誓此是初地為解繫縛是二地為解病是三地為城池是四地為王是五地為閻浮提是六地為四天下是七地為千世界是八地為三千世界是九地日出時地遊雨天花是十地除魔業初地六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菩薩夢中見樂樹是菩薩是見初地七地滿足成就受記法應修不望報施正直不求人過如是清淨夢見少果樹是初地若見多果樹是二地若見苦果樹是四地見樂樹是五地若見天樹是六地若見甘果樹是七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菩薩夢中見花樹此菩薩是七地初地應作種種善根不親近四衆如是趣向見多花樹無香是初地見香花樹是二地夢見多香花樹是三地見雜花果樹是四地見無葉花樹是五地見天花樹是六地若見菩提樹是七地除在惡知識手慢緩不勤精進魔業上地一切成就見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中見未曾有城此是六地初地此菩薩有業障此無生法忍先修堅固三昧空三昧無礙心極苦行如是清淨夢見初起城是初地見作竟城是二地見城中街市成就是三地見遊戲處成就是四地見池水成就是六地除在惡知識手慢緩不精進魔業上地具足見復次金剛權菩薩若菩薩夢中見阿耨龍王池此是八地初地少衆煩惱彼疾出生明若無奸詐勤修進行不顧身命一切所須滿適他意如是清淨若見阿耨龍池岸除此是初地若見池中是二地若一切見是三地若手觸水是四地若洗是五地若岸除坐是六地若見阿耨龍王是七地若入龍宮增與氣力是八地除魔業九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菩薩夢見天子此菩薩上地五地見處處地彼少業障少魔業循如微滴應三月勤修寂靜除業障得明淨如是人應念十方佛應修不慈惱彼若見四大天王衆是見六地見三十三天是七地見梵率天是八地見梵天衆是九地見淨居天是十地初地相應一切見魔業成就善心見一切十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見龍此是見八地處處見當成就順忍雖勤精進數數廢稍勤修方便數復放捨彼所有財封當以供給法師乃至所愛之物悉以捨與然後趣向若山上見龍是見初地若曠野見是二地若池岸上見是三地若林中見是四地若人衆中見是五地若王城中見是六地若多人衆圍遶見是七地若空中見是八地除魔業業障初地六地復次金剛權菩薩若夢自見向餘方閻浮提是初地六地若得忍彼少於障若不勤修不得於明若懈怠奸詐親近彼若生信如是

清淨若不樂見閻浮提是初地若樂見是二地若見村落城邑可愛是三
地若見園觀雜花是四地若見大衆喜樂是第五地若相娛樂是六地除
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夢著白衣此菩薩是見八地初地此業障清淨魔
業增盛彼生樂法心數復退滅功德多諸艱難一切物不應慳惜如是清
淨若自見一切所須一切數具人所喜者不惜身命多聞修善根若著久
故好衣是初地若見長領新衣是一地若見長領衣是三地若見打治衣
是四地若見打治摩衣是五地若見染衣是六地若見象色衣是七地若
見天衣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得寶鬘此是初地九地彼無業障
無魔業當自責己過不責於他求修聞法不作鬪訟如是清淨若一種寶
鬘是初地如是二種乃至七種寶鬘是七地若得轉輪王摩尼寶鬘是八
地若見天寶鬘是九地除魔業是見初地起業相若戲笑懈息親近戲笑
懈怠不省錄人應當覺知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見頭著華鬘是八地初地
此寶有業障若初中復生定善心捨一切物不生愁惱如是清淨若得一
色鬘是初地若得惡色鬘是二地若得種種色鬘是三地若得一切華鬘
是四地若得龍華鬘是五地若得天華鬘是六地若得天種種華鬘是七
地若得雜天人華鬘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取得亂華此菩薩是見

六地初地此菩薩應勸化菩薩若有自在力執不侵枉餘人若取有色無
香華是初地若取有色香華是二地若取金色華是三地若種種色華是四地若
取水陸華是五地若水陸種種雜華是見六地如是相勤修精進若魔業若
上地若四地一切適意龍所持來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打鼓作技彼是
九地見處處業障魔業增盛此應勤修多聞精進於一切衆生生平等心如
是清淨若夢空中打鼓是初地若平地見是二地若村中見是三地若大城
中見是四地若大衆中見是五地若屋上見是六地若山中見是七地若須
彌山頂見是八地若虛空中見是九地除勤修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
夢中見日月蝕是菩薩初地六地毀滅善法多諸煩惱成就惡業應以一切
物施不望業報如是清淨見日月初出是見初地二地見雲三地見黳雲四地見
散雲五地見無塵露六地見日月中時除魔業業障復次金剛摧菩薩夢
中見不淨塗身是菩薩見初地三地於前身毀罵賢聖修惡行菩薩此菩薩
應三年中晝夜三時勤修懺悔自後更不於餘人生輕慢心應多修信解如
是清淨以青淤泥自塗身者是初地若塗半身是二地若處處被塗是三地
乃至六地應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見作王此菩薩一切十地
見處處地有厚善根亦有厚艱難不應於他希望供養於他不起奸詐修

質直施所有持戒與他共不自讚不毀於他如是以覺道若在村中恐怖
者是初地若在僧房中是二地若在園觀中是三地若天祀中是四地若
在大城中是五地若在山中是六地若作閻浮提王是七地若作轉輪王
是八地若在海中是九地若在須彌山頂是十地除魔業不勤精進應念
諸佛菩薩也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王前若輔相前若大衆中是菩薩是
八地見此雜煩惱彼應教化衆生應修供養自修清淨如是清淨彼初地
施雜衆煩惱二地戒三地聞四地定五地持六地通七地說法八地眷屬
成就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騎乘在園林中此菩薩是九地初地見此菩
薩不知是世間利養飲食為魔所牽縛少於業障應供給法師供養所須
應習寂默如是趣向彼初地無智行二地無慧三地無決定智四地無禪
智五地無無礙智七地無出生智八地無莊嚴智九地無願智復次金剛
摧菩薩若見所未見有村落僧坊人衆此菩薩是初地六地彼多艱難應
修念佛如是清淨修信心施修一切信解見如是行相者是初地若卒有
所作是二地若莊嚴是三地若見莊嚴竟是四地若見四衆聚會是五地
若見天衆是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蓋是初地七地見佛所持
多艱難不為所屈彼於說法人不應起惡意如是清淨若見華蓋是初地

若見琉璃蓋是二地若見華及蓋是三地若見物蓋是四地若見畫蓮蓋
是五地若鈴網蓋是六地若見寶網蓋寶網垂覆是七地除魔業不勤精
進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自夢與多人說法此菩薩一切十地見彼地
地應覺知魔業業障欲得決定辯當出推求於一切物不應愛著於求法
人生清淨信心修六和敬戒如是清淨若夢說云何修行施此是初地云
何十善法是二地云何聞是三地云何頭陀德是四地云何說空是五地
云何說可責習是六地云何說無染著是七地云何說莊嚴定是八地云
何說莊嚴佛是九地云何說妙時是十地初地施財二地戒財三地方便
財四地具七財五地奉給財是六地決斷財七地決定財八地通無礙財
九地行財十地得財彼初地善根增上二地戒增上三地方便增上四地
所作增上五地十二因緣增上六地甚深忍增上七地壞智增上八地壞
教化衆生增上九地調伏增上十地壞淨國土增上復次金剛摧菩薩若
自夢見初立城郭此菩薩是八地受不退轉記應親近供養甚深信解人
多決定疑悔法障彼應供養法師得除疑悔如是清淨彼中住初地疑道
為得佛為不得佛是二地教化衆生智疑是三地出生定疑是四地應作
智疑是五地道果疑是六地出生疑是七地遊戲疑是八地復次金剛摧

菩薩若夢縛筏濁水中過彼是七地初地業障魔業增盛應生增上欲心堅固不壞和合相應無生明淨若智方便艱難是初地若欲修勤善身懈怠是二地若心非時是三地或時明是四地若少無畏是五地若教化艱難是六地若佛法艱難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乘船此菩薩是六地若平等行六波羅蜜有艱難當行無依六波羅蜜如是清淨若夢作船未竟是初地作船竟是二地若夢二船並是三地若並縛二船是四地見大衆上船是五地見入船去是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見雲雷放電是菩薩五地初地彼魔業增上少於業障當多思善念捨所受物集陀羅尼如是清淨若見雲雨電驚怖是初地若不驚怖是二地若憶念法是三地若住山頂憶念是四地若空中念是五地除魔業若上地龍來集會奉事所作不生驚怖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莊嚴得刀此菩薩是初地三地此魔業業障增盛彼應親近忍波羅蜜毗棃耶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如是清淨若是垢膩刀是初地得無垢刀是二地得利刀是三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器物此菩薩是七地如是相應當修行彼不定有魔業業障應勤行四攝法如是清淨應淨除六地退法得增上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示衆生道此是一切十地相此如是初相應覺業障煩

惱障應供養親近法師捨一切物勤修精進如是趣向若見乘在道轉動是初地示趣園觀道是二地示趣城道是三地示阿練若道是四地示山道是五地示趣海道是六地示天道是七地示聲聞道是八地示菩薩道是九地示佛道是十地說示道竟示地初地覺魔業覺煩惱業此前六地無過也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入園林中此菩薩八地初地彼夢中受魔業煩惱業夢驚怖悟已生愁苦此應當修空聽甚深法應當默然離於睡眠應親近決定說道法者如是清淨若自夢退失王位心生驚怖是初地夢破戒驚怖是二地夢法沒盡驚怖是三地夢法師無常驚怖是四地若夢為火所燒驚怖是五地夢被驚怖是六地夢墮山驚怖是七地夢見世尊入涅槃驚怖是八地不勤進六地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五穀聚此菩薩是八地上地住初地第二地如是見不勤進見魔業不要訣說前身曾供養諸佛多諸艱難不依一切世間不觀於捨守護三業如是清淨夢見聚穀是七地夢聚三千大千世界穀是八地若夢五穀聚熟是九地若夢刈穀是十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治衆生病此菩薩是八地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修大悲勤勸化不生疑悔如是相應夢治小兒是初地若夢治女人是二地若夢治大人是三地若夢治熱病是

四地若夢治白癩病是五地若夢治自殘病是六地若夢治乾痟病是七地若夢治鬼病是八地除魔業應修集忍行成就菩薩大悲善心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聞授菩提記此菩薩是見十地此受記魔業業障應覺知受十地記初地受道記二地受菩薩行記三地受忍記四地受領記五地受三昧記六地受慧記七地受方便記八地受出過聲聞辟支佛地一切智記九地受一生補處記十地受佛灌頂記彼修大悲般若波羅蜜善權方便親近如是趣向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覺道此菩薩是初地應覺大悲應勤修精進應信善心如是趣向覺知是八地動三千大千世界是九地夢放光諸天大聲歌頌喜笑是十地初地十地不勤進魔業如是相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滿鉢此菩薩見一切十地當如是知若村中得是初地若門中得是二地若道中得是三地若樹下得是四地若住得是五地若坐得是六地若山頂頭得是七地若空中得是八地若食時得是九地若莊嚴乘騎若園觀是十地此地地魔業業障應覺知是清淨趣向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是相所得　決定無有疑　大士應如是　莫見他少短　人德難可量　大海可熾火　火中可生水　此一一有相　若退於菩提　終無有是處　若以於兩肩　頂戴於須彌　遊至於十方　恒河沙世界　如是之相貌　此事猶可作　如此菩提心　終無有退轉　大地可反覆　菩提心退轉　終無有是處　此中少功德　若有善心人　以向無上道　有四法無量　世間無智者　虛空界難知　如是衆生界　佛知菩提心　過者應當知　諸菩薩所行　不應生輕蔑　可以一小草　測量於大海　衆生之所行　不可得思議　假使大海水　盡甌為洋銅　為己身命故　猶尚可飲盡　於諸菩薩行　終不可輕毀　如飲洋銅苦　其苦不可數　或有業障礙　或為魔所亂　彼人受生處　終無有憂悔　若人為雜故　於惡已愚癡　破戒可歎惡　不可恭敬者　如是等人所　不應生輕慢　衆生之所行　甚難可得知　猶如舍利弗　寂默入禪定　能於一心中　唯知五十心　猶如諸世尊　一念知無量　不應於諸佛　而生於疑心　猶如阿羅漢　不知自境界　況復當能知　衆生之境界　是故一切人　不應作是言　我能知衆生　心中之所念　我見染服人　須臾著白衣　如是念念間　念念有變異　況誰能復知　真實者愚患　譬如阿闍世　殺害於己父　父於如來所　而生惡逆心　還於一念中　深悔過罪心　即能除罪報　脫於惡道苦　況有能自生　清淨善心者　此心或時縛　此心或時解　此身是無記　亦無有所知　云何令此身　而有於過惡　是身亦不應　親近於己已　亦復所不應　殺害他人身　譬如真淨金　墮於不淨中　本性常清淨　不能損彼人　雖貪樂行於　世間法彼人

實功德善心無損減王子長者子於衆中作戲笑一切諸大王見者悉善樂此衆生中行或在天人中或食毒不死或投火不燒況於知覺者世間愚癡人不能斈癡行緣覺及聲聞不如施菩薩清淨心福田平等猶如佛菩薩等如像見善心甚深譬如恒河沙諸佛世界中滿中七寶施若書持此經欲比其功德倍數無比喻善得於大利菩提心不失若人為財故入於大海中必當獲大利若持一切經能為多人說不聞於此經不知衆生行以是因緣故應當知勝如不自讚已德不應謗毀他善心行淨行若欲速覺悟第一菩提道樂阿練若處常護諸情根勤修於精進遠離於親里修第一義慈如是當速疾得於菩提道。　爾時世尊說此經時六萬天人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十八那由他天人未發心者令發菩提之心聞此經故除捨八十劫生死之罪是故若欲不捨菩提者當受持此經讀誦通利善思念之勤於方便忍受歡喜奉行爾時衆中十千菩薩欲退菩提心生於疑悔欲還歸家不知障及魔業過聞說此經捨除罪過於世尊前生少信心於此世界當與彌勒菩薩一時成佛淨除二十劫魔業不起此生住一生補處當生他方世界彌勒成佛時當一時成佛彼除二十劫魔業及煩惱故若菩薩但聞此經尚能多作利益況受持讀誦顯說佛

說此經已天人阿修羅歡喜奉行

無量壽如來會第五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諸大聲聞衆所知識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陳如馬勝大名有賢無垢須跋陀羅善稱圓滿憍梵鉢提優樓頻蠡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摩訶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旃延摩訶劫賓那摩訶注那滿慈子阿尼樓馱離波多上首正住彼岸摩俱羅難陀有光善來羅睺羅阿難陀等而為上首復有菩薩摩訶薩衆所謂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及賢劫中諸菩薩摩訶薩衆前後圍遶又與賢護等十六丈夫衆俱所謂善思惟義菩薩慧辯才菩薩觀無住菩薩善華神通菩薩光幢菩薩智上菩薩寂根菩薩慧願菩薩香象菩薩寶幢菩薩等而為上首咸共遵修普賢之道滿足菩薩一切行願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到諸佛法究竟彼岸願於一切世界之中成等正覺又願生彼兜率陀天於彼壽終降生右脅見行七步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六種震動而自唱言我於一切世間最為尊貴釋梵諸天咸來親奉又現習學書計曆數聲明技巧醫方養生符印及餘博戲擅美過人身處王宮厭諸欲境見老病死悟世非常捐捨國位踰城學道解諸纓絡及迦尸迦被服袈裟六年苦行能

於五濁刹中作斯示現順世間故浴尼連河行趣道場龍王迎讚諸菩薩衆右遶稱揚菩薩爾時受草自敷菩提樹下結加趺坐又現魔衆合圍將加危害菩薩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成無上覺梵王勸請轉於法輪勇猛無畏佛音震吼擊法鼓吹法螺建大法幢然正法炬攝受正法及諸禪定雨大法雨澤潤含生震大法雷開悟一切諸佛刹土普照大光世界之中地皆震動魔宮摧毀驚怖波旬破煩惱賊壞諸見網遠離黑法生諸白法於信施食能受能消為調衆生宣揚妙理或現微笑放百千光昇灌頂階受菩提記或成佛道現入涅槃使無量有情皆得漏盡成熟菩薩無邊善根如是諸佛刹中皆能示現譬如幻師善知幻術而能示現男女等相於彼相中實無可得如是如是諸菩薩等善學無邊幻術功德故能示現變化相應能善了知變化之道故示諸佛土現大慈悲一切群生普皆饒益菩薩願行成就無礙無量義門通達平等一切善法具足修成諸佛刹中平等趣入常為諸佛勸進加威一切如來識知印可為教菩薩作阿闍梨常習相應無邊諸行通達一切法界所行能善了知有情及土亦常發趣供諸如來現種種身猶如影象善學因陀羅網能破魔網壞諸見網入有情網能超煩惱眷屬及魔侶魔人遠出聲聞辟支佛地入空無相無願法門

而能安住方便善巧初不樂入二乘涅槃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羅尼門廣大諸根辯才決定於菩薩藏法善能了知佛華三昧隨時悟入具一切種甚深禪定一切諸佛皆悉現前於一念中遍遊佛土周旋往返不異其時於難非難遠能了諸邊敷演實際差別善知得佛辯才住普賢行善能分別衆生語言超過世間一切之法善知一切出世間法得資具自在波羅蜜多荷擔有情為不請友能持一切如來法藏安住不斷一切佛種哀愍有情能開法眼閉諸惡趣開善趣門普觀有情能作父母兄弟之想又觀衆生如己身想證得一切讚歎功德波羅蜜多能善了知讚歎如來一切功德及餘稱讚諸功德法如是菩薩摩訶薩衆無量無邊皆來集會爾時尊者阿難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大德世尊身色諸根悉皆清淨威光赫奕如融金聚又如明鏡凝照光輝從昔已來初未曾見喜得瞻仰生希有心世尊今者入大寂定行如來行皆悉圓滿善能建立大丈夫行思惟去來現在諸佛世尊何故住斯念耶爾時佛告阿難汝今云何能知此義為有諸天來告汝耶為以見我及自知耶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見如來光瑞希有故發斯念非因天等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汝今快問善能觀察微妙辯才能問如來如是之

義汝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安住大悲利益群生如優曇華希有大士出現世間故問斯義又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阿難如來應正等覺善能開示無量知見何以故如來知見無有障礙阿難如來應正等覺欲樂住世能於念頃住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若復增過如上數量而如來身及以諸根無有增減何以故如來得三昧自在到於彼岸於一切法最勝自在是故阿難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爾時佛告阿難往昔過阿僧祇無數大劫有佛出現號曰然燈於彼佛前極過數量有苦行佛出興于世若行佛前復有如來號為月面月面佛前過於數量有旃檀香佛於彼佛前有蘇迷盧積佛盧積佛前復有妙高劫佛如是展轉有離垢面佛不染汙佛龍天佛山聲王佛蘇迷盧積佛金藏佛照曜光佛光帝佛大地種性佛光明熾盛琉璃金光佛月像佛開敷華莊嚴光佛妙海勝覺遊戲神通佛金剛光佛大阿伽陀香光佛捨離煩惱心佛寶增長佛勇猛積佛勝積佛持大功德法施神通佛映蔽日月光佛照曜琉璃佛心覺華佛月光佛日光佛華瓔珞色王開敷神通佛水月光佛破無明暗佛真珠珊瑚蓋佛底沙佛勝華佛法慧吼佛有師子吼鶖鷺聲佛梵音龍吼佛如是等佛出現於世相去劫數皆過數量彼龍吼佛未出世前無央數劫有世主佛世主佛前無邊劫數有佛出世號世間自在王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阿難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法處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堅固不動福智殊勝人相端嚴阿難彼法處比丘往詣世間自在王如來所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向佛合掌以偈讚曰　如來無量無邊光舉世無光可能喻一切日月摩尼寶佛之光威皆映蔽世尊能演一音聲有情各各隨類解又能現一妙色身普使眾生隨類見戒定慧進及多聞一切有情無與等心流覺慧如大海善能了知甚深法惑盡過亡應受供如是聖德唯世尊佛有殊勝大威光普照十方無量剎我今稱讚諸功德冀希福慧等如來能救一切諸世間生老病死眾苦惱願當安住三摩地演說施戒諸法門忍辱精勤及定慧庶當成佛濟群生為求無上大菩提供養十方諸妙覺百千俱胝那由他極彼恒沙之數量又願當獲大神光倍照恒沙億佛剎及以無邊勝進力感得殊勝廣淨居如是無等佛剎中安處群生當利益十方最勝之大士彼皆當往生喜心唯佛聖智能證知我今希求堅固力縱沉無間諸地獄如是願心終不退一切世間無礙智應當了知如是心　復次阿難法處比丘讚佛德已白言世尊我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惟願如來為我演說如是等法令於世間得無等等成大菩提具攝清淨莊嚴佛土佛告比丘汝應自攝清淨佛國法處白佛言世尊我無威力堪能攝受惟願如來說餘佛土清淨莊嚴我等聞已誓當圓滿爾時世尊為其廣說二十一億清淨佛土具足莊嚴說是法時經于億歲阿難法處比丘於彼二十一億諸佛土中所有嚴淨之事悉皆攝受既攝受已滿足五劫思惟修習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世間自在王如來壽量幾何世尊告曰彼佛壽量滿四十劫阿難彼二十一俱胝佛剎法處比丘所攝佛國超過於彼既攝受已往指世間自在王如來所頂禮雙足右遶七帀卻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已攝受具足功德嚴淨佛土佛言今正是時汝應具說令眾歡喜亦令大眾皆當攝受圓滿佛土法處白言唯願世尊大慈留聽我今將說殊勝之願若我證得無上菩提國中有地獄餓鬼畜生趣者我終不取無上正覺若我成佛國中眾生有墮三惡趣者我終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不皆同真金色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形貌差別有好醜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得宿命乃至不知億那由他百千劫事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無天眼乃至不見億那由他百千佛國土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獲天耳乃至不聞億那由他百千踰繕那外佛說法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無他心智乃至不知億那由他百千佛國土中有情心行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獲神通自在波羅蜜多於一念頃不能超過億那由他百千佛剎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起於少分我我所想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光明有限下至不照億那由他百千及算數佛剎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壽量有限乃至俱胝那由他百千及算數劫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聲聞無有知其數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有情及諸緣覺於百千歲盡其智算亦不能知若有知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壽量有限齊者不取菩提唯除願力而受生者若我成佛國中眾生若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彼無量剎中無數諸佛不共咨嗟稱歎我國者不取正覺若我證得無上覺時餘佛剎中諸有情類聞我名已所有善根心心迴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菩提唯除造無間惡業誹謗正法及諸聖人若我成佛於他剎土有諸眾生發菩提心及於我所起清淨念復以善根迴向願生極樂彼人臨命終時我與諸比丘眾現其人前若不爾者不取正

覺若我成佛無量國中所有衆生聞說我名以己善根迴向極樂若不生
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皆不成就三十二相者不取菩提若我
成佛於彼國中所有菩薩於大菩提咸悉位皆一生補處唯除大願諸菩
薩等為諸衆生被精進甲勤行利益修大涅槃遍諸佛國行菩薩行供養
一切諸佛如來安立恒沙衆生住無上覺所修諸行復勝於前行普賢道
而得出離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每於晨朝供養他方
乃至無量億那由他百千諸佛以佛威力即以食前還到本國若不爾者
不取菩提若我成佛於彼剎中諸菩薩衆所須種種供具於諸佛所植諸
善根如是色類不圓滿者不取菩提若我當成佛時國中菩薩說諸法要不
善順入一切智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彼國所生諸菩薩等若無那羅延
堅固力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周遍國中諸莊嚴具無有衆生能摠演說
乃至有天眼者不能了知所有雜類形色光相若有能知及摠宣說者不取
菩提若我成佛國中具有無量色樹高百千由旬諸菩薩中有善根劣者
若不能了知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衆生讀誦經典教授敷演若不獲
得勝辯才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有不成就無邊辯才者不取
菩提若我成佛國土光淨遍無與等徹照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

如明鏡中現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界之內地及虛空
有無量種香復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衆寶香爐香氣普熏遍虛空界其香
殊勝超過人天珍奉如來及菩薩衆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周遍
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界衆生之輩蒙佛威光所照觸者身心安
樂超過人天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無量不可思議無等界諸佛
剎中菩薩之輩聞我名已若不證得離生獲陀羅尼者不取正覺若我成
佛周遍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量諸佛國中所有女人聞我名已得清淨
信發菩提心厭患女身若於來世不捨女人身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無量
無數不可思議無等佛剎菩薩之衆聞我名已得離生法若不修行殊勝
梵行乃至到於大菩提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周遍十方無有等量諸佛
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五體投地以清淨心修菩薩行若諸天人不禮
敬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衆生所須衣服隨念即至如佛命善來比
丘法服自然在體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諸衆生類纔生我國中
若不皆獲資具心淨安樂如得漏盡諸比丘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
群生隨心欲見諸佛淨國殊勝莊嚴於寶樹間悉皆出現猶如明鏡見其
面像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衆生聞我名已乃至

菩提諸根有闕德用非廣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菩薩聞
我名已若不皆善分別勝三摩地名字語言菩薩住彼三摩地中於一剎
那言說之頃不能供養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諸佛又不現證六三摩
地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餘佛土中有諸菩薩聞我名已壽終之後若不
得生豪貴家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若不
應時修菩薩行清淨歡喜得平等住具諸善根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他
方菩薩聞我名已皆得平等三摩地門住是定中常供無量無等諸佛乃
至菩提終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
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證得無上菩提餘佛剎中所
有菩薩聞我名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退轉者不取正覺若我成
佛餘佛國中所有菩薩若聞我名應時不獲一二三忍於諸佛法不能現
證不退轉者不取菩提爾時佛告阿難彼法處比丘於世間自在王如來
前發此願已承佛威神而說頌曰　今對如來發弘誓當證無上菩提日
若不滿足諸上願不取十力無等尊心或不堪常行施廣濟貧窮免諸苦
利益世間使安樂不成救世之法王我證菩提坐道場名聞不遍十方界
無量無邊異佛剎不取十力世中尊方趣無上大菩提出家為求捨欲境

於彼念慧行無有不作調御天人師願獲如來無量光普照十方諸佛土
能滅一切貪恚癡亦斷世間諸惡趣願得光開淨慧眼於諸有中破冥暗
除滅諸難使無餘安處天人大威者修習本行已清淨獲得無量勝威光
日月諸天摩尼火所有光暉皆映蔽最勝丈夫修行已於彼貧窮為伏藏
圓滿善法無等倫於大衆中師子吼往昔供養自然智多劫勤修諸苦行
為求最勝諸慧蘊滿足本願天人尊如來知見無所礙一切有為皆能了
願我當成無與等最勝智者真導師我若當證大菩提如斯弘誓實圓滿
願動三千大千界天衆空中皆雨華是時大地咸震動天華鼓樂滿虛空
并雨栴檀細末香唱言未來當作佛　佛告阿難彼法處比丘於世間自
在王如來及諸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前廣發如是大弘誓願皆已成
就世間希有發是願已如實安住種種功德具足莊嚴威德廣大清淨佛
土修習如是菩薩行時經於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億那由他百
千劫內初未曾起貪瞋及癡欲害恚想不起色聲香味觸想於諸衆生常
樂愛敬猶如親屬其性溫和易可同處有來求者不逆其意善言勸諭無
不從心資養所須取支身命少欲知足常樂虛閑稟識聰明而無矯妄其
性調順無有暴惡於諸有情常懷慈忍心不詐諂亦無懈怠善言策進求

諸白法善為群生勇猛無退利益世間大願圓滿奉事師長敬佛法僧於菩薩行常被甲冑志樂寂靜離諸染著為令衆生常修白法於善法中而為上首住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不起不滅無有憍慢而彼正士行菩薩道時常護語言不以語言害他及已常以語業利已及人若入王城及諸村落雖見諸色心無所染以清淨心不愛不恚菩薩爾時於檀波羅蜜起自行已又能令他行於惠施於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起前二行皆悉圓滿由成如是諸善根故所生之處有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伏藏自然涌出復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無邊諸衆生類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無邊諸菩薩衆起諸妙行供養奉事諸佛世尊乃至成佛皆不可以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或作輪王帝釋蘇酸摩天兜率陀天善化天他化自在天大梵天王皆能奉事供養諸佛及能請佛轉於法輪若作閻浮提王及諸長者宰官婆羅門剎帝利等諸種姓中皆能尊重供養諸佛又能演說無量法門從此永棄世間成無上覺然彼菩薩能以上妙衣服卧具飲食醫藥盡形供養一切如來得安樂住如是種種圓滿善根非以語言能盡邊際口中常出栴檀妙香其香普熏無量無數乃至億那由他百千世界復從一切毛孔出過人天優鉢羅華上妙香氣隨所生處相好端嚴殊勝圓滿又得諸資具自在波羅蜜多一切服用周遍無乏所謂諸寶香華幢幡繒蓋上妙衣服飲食湯藥及諸伏藏珍玩所須皆從菩薩掌中自然流出身諸毛孔流出一切人天音樂由是因緣能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衆生等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我今已說法處菩薩本所修行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彼法處菩薩成菩提者為過去耶為未來耶為今現在他方世界耶佛告阿難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處比丘在彼成佛號無量壽今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恭敬圍遶阿難彼佛光明普照佛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我今略說光照東方如恒河沙等國土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唯除諸佛本願威神所加悉皆照燭是諸佛光或有加一尋者或有加一由旬乃至億那由他百千由旬光者或普照佛刹者阿難以是義故無量壽佛復有異名謂無量光無邊光無著光無礙光光照王端嚴光愛光喜光可觀光不思議光無等光不可稱量光映蔽日光映蔽月光掩奪日月光彼之光明清淨廣大普令衆生身心歡樂復令一切餘佛刹中天龍夜叉阿修羅等皆得悅悅阿難我今開示彼佛光明滿足一劫說不能盡復次阿難彼無量壽如來諸聲聞衆不可稱量知其邊際假使比丘滿億那由他百千數量

皆如大目揵連神通自在於晨朝時周歷大千世界須臾之頃還至本處彼經億那由他百千歲數欲供計算無量壽佛初會之中諸聲聞衆盡其神力乃至滅度於百千分中不知其一於千分百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中亦不知其一阿難譬如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以目極觀不知邊際若有丈夫析一毛端為五十分以其一分於大海中霑取一滴阿難彼之水滴比於大海何者為多阿難白言假使取千由旬水猶以為少況以毛端一分而可方之佛告阿難假使比丘滿億那由他百千數量皆如大目揵連經百千億那由他歲皆共算數彼無量壽如來初會聲聞所知數量如彼毛端一滴之水餘不測者猶如大海諸菩薩摩訶薩衆亦復如是非以算計之所能知阿難彼佛壽命無量無邊不可知其劫數多少聲聞菩薩及諸天人壽量亦爾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佛出世于今幾時能得如是無量壽命佛告阿難彼佛受生經今十劫復次阿難彼極樂界無量功德具足莊嚴國土豐稔天人熾盛志意和適常得安隱無有地獄畜生及琰魔王界有種種香周遍芬馥種種妙華亦皆充滿有七寶幢周布行列其寶幢上懸諸幡蓋及衆寶鈴具足百千諸妙雜色阿難彼如來國多諸寶樹或純黃金白銀琉璃頗梨赤珠碼碯玉樹唯一寶成不雜餘寶或以二寶乃至七寶莊嚴阿難彼金為樹者以金為根莖白銀為葉及以華果白銀之樹銀為根莖黃金為葉及以華果碼碯之樹碼碯根莖美玉為葉及以華果美玉樹者玉為根莖七寶為葉及諸華果或有金樹黃金為根白銀為莖琉璃為枝頗梨為條赤珠為葉碼碯為華美玉為果或有銀樹以銀為根黃金為莖餘枝果等飾同金樹琉璃樹者琉璃為根黃金為莖白銀為枝玻瓈為條赤珠為葉碼碯為華美玉為果玻瓈真珠碼碯等樹諸寶轉飾皆若琉璃復有玉樹玉為其根黃金為莖白銀為枝琉璃為條玻瓈為葉赤珠為華碼碯為果無有無量摩尼珠等寶莊嚴樹周遍其國是諸寶樹光耀赫奕世無能比以七寶羅網而覆其上其網柔輭如兜羅綿復次阿難無量壽佛有菩提樹高十六億由旬枝葉垂布八億由旬樹本隆起高五千由旬周圓亦爾其條葉華果常有無量百千種種妙色及諸珍寶殊勝莊嚴謂月光摩尼寶釋迦毗楞伽寶心王摩尼寶海乘流注摩尼寶光耀遍照超過人天於其樹上有諸金鎖垂寶瓔珞周遍莊嚴謂盧遮迦寶末瑳寶及赤白青色真珠等寶以為瓔珞有師子雲聚寶等以為其鎖飾諸寶柱又以純金真珠雜寶鈴鐸以為其網莊嚴寶鎖彌覆其上以玻瓈萬字半月寶等互相映飾微風吹動出種種聲令千世界諸衆生等

隨樂差別於甚深法證無生忍阿難彼千世界諸有情等聞此音已住不退轉無上菩提及無量無數有情得無生法忍復次阿難若有衆生見菩提樹聞聲嗅香嘗其果味觸其光影念樹功德由此因緣乃至涅槃五根無患心無散亂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由見彼菩提樹故獲三種忍何等為三一者隨聲忍二者隨順忍三者無生法忍此皆無量壽佛本願威神見所加及往修靜慮無比喻故無缺減故善修習故善攝受故善成就故

無量壽會第五之二

復次阿難彼極樂界無諸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妙高山等阿難白佛言世尊其四天王天三十三天既無諸山依何而住佛告阿難於汝意云何妙高已上有夜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及色界諸天等依何而住阿難白佛言世尊不可思議業力所致佛語阿難不思議業汝可知耶答言不可也佛告阿難諸佛及衆生善根業力汝可知耶答言不也世尊我今於此法中實無所惑為破未來疑網故發斯問佛告阿難彼極樂界其地無海而有諸河河之狹者滿十由旬水之淺者十二由旬如是諸河深廣之量或二十三十乃至百數或有極深廣者至千由旬其水清冷具八功德濬流恒激出微妙音譬若諸天百千妓樂安樂世界其聲普聞有諸名華沿流而下和風微動出種種香居兩岸邊多栴檀樹修條密葉交覆於河結實開華芳輝可玩群生遊樂隨意往來或有涉河濯流嬉戲感諸天水善順物宜深淺寒溫曲從人好阿難大河之下地布金沙有諸天香世無能喻隨風散馥雜水流芬天曼陀羅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勿頭華芬陀利華彌覆其上復次阿難彼國人衆或時遊覽同萃河濱有不願聞激流之響雖獲天耳終竟不聞或有願聞即時領悟百千萬種喜愛之聲所謂佛法僧聲止息之聲無性聲波羅蜜聲十力四無所畏聲神通聲無作聲無生無滅聲寂靜聲邊寂靜聲極寂靜聲大慈大悲聲無生法忍聲灌頂受位聲得聞如是種種聲已獲得廣大愛樂歡悅而與觀察相應厭離相應滅壞相應寂靜相應邊寂靜相應極寂靜相應義味相應佛法僧相應力無畏相應神通相應止息相應菩提相應聲聞相應涅槃相應復次阿難彼極樂世界不聞諸惡趣名邊無障礙煩惱覆蔽名無有地獄琰摩畜生名邊無八難名亦無苦受不苦不樂受名尚無假設何況實苦是故彼國名為極樂阿難我今略說極樂因緣若廣說者窮劫不盡復次阿難彼極樂世界所有衆生或已生或現生或當生皆得如是諸妙色身形貌端正神通自在福力具足受用種種宮殿園林衣服飲

原闕第十八葉

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乃至無上正等菩提除五無間誹謗正法及謗聖者阿難若有衆生於他佛刹發菩提心專念無量壽佛及恒種殖衆多善根發心迴向願生彼國是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比丘衆前後圍遶現其人前即隨如來往生彼國得不退轉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願生極樂世界欲見無量壽佛者應發無上菩提心復當專念極樂國土積集善根應持迴向由此見佛生彼國中得不退轉乃至無上菩提阿難若他國衆生發菩提心雖不專念無量壽佛亦非恒種衆多善根隨已修行諸善功德迴向彼佛願欲往生此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即遣化身與比丘衆前後圍遶其所化佛光明相好與真無異現其人前攝受導引即隨化佛往生其國得不退轉無上菩提阿難若有衆生住大乘者以清淨心向無量壽如來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聞甚深法即生信解心無疑惑乃至獲得一念淨心發一念心念無量壽佛此人臨命終時如在夢中見無量壽佛定生彼國得不退轉無上菩提阿難以此義利故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皆共稱讚無量壽佛所有功德佛告阿難東方如恒河沙界一一界中有如恒沙菩薩為欲瞻禮供養無量壽佛及諸聖衆來詣佛所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東方諸佛刹數如恒河沙如是佛土中恒沙菩薩衆皆現神通來禮無量壽佛三方諸聖衆禮覲亦同歸彼於沙界中道光諸辯論住深禪定樂四無所畏心各齎衆妙華名香皆可悅并奏諸天樂百千和雅音以獻天人師名聞十方者究竟威神力善學諸法門種種供養中勤修無懈怠功德智慧景能破諸幽冥咸以尊重心奉諸珍妙供彼觀殊勝刹菩薩衆無邊願速成菩提淨界如安樂世尊知欲樂廣大不思議微笑見金容告成如所願了諸法如幻佛國如夢響恒發誓莊嚴當成微妙土菩薩以願力修勝菩提行知土如影像發諸弘誓心若求遍清淨殊勝無邊刹聞佛聖德名願生安樂國若有諸菩薩志求清淨土了知法無我願生安樂國

復次阿難極樂世界所有菩薩於無上菩提皆悉安住一生補處唯除大願能師子吼擐大甲胄摩訶薩衆為度群生修大涅槃者復次阿難彼佛刹中諸聲聞衆皆有身光能照一尋菩薩光照極百千尋除二菩薩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二菩薩名為何等佛告阿難汝今諦聽彼二菩薩一名觀自在二名大勢至阿難此二菩薩從娑婆世界捨壽量已往生彼國阿難彼極樂界所生菩薩皆具三十

二相。廣體柔軟諸根聰利智慧善巧於差別法無不了知禪定神通善能
遊戲皆非薄德鈍根之流彼菩薩中有得初忍或第二忍者無量無邊或
有證得無生法忍阿難彼國菩薩乃至菩提不墮惡趣生生之處能了宿
命唯除五濁刹中出現於世阿難彼國菩薩皆於晨朝供養他方無量百
千諸佛隨所希求種種華鬘塗香末香幢幡繒蓋及諸音樂以佛神力皆
現手中供養諸佛如是供具廣大甚多無數無邊不可思議若復樂求種
種名華華有無量百千光色皆現手中奉散諸佛阿難其所散華即於空
中變成華蓋蓋之小者滿十由旬若不更以新華重散前所散華終不墮
落阿難或有華蓋滿二十由旬如是三十四十乃至千由旬或等四洲或
遍小千中千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此諸菩薩生希有心得大喜愛於晨朝
時奉事供養尊重讚歎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種諸善根已即於晨朝
還到本國此皆由無量壽佛本願加威及曾供養如來善根相續無缺減
故善修習故善攝取故善成就故復次阿難彼極樂界諸菩薩眾所說語
言與一切智相應於所受用皆無攝取遍遊佛刹無愛無厭亦無希求不
希求想無自想無煩惱想無我想無鬪諍相違怨嫉之想何以故彼諸菩
薩於一切眾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有柔軟無障礙心不濁心無忿恨心

有平等調伏寂靜之心愍心思調伏心有等引澄淨無散亂心無覆蔽心
淨心極淨心照曜心無塵心大威德心善心廣大心無比心甚深心愛法
心喜心法善意心捨離一切執著心斷一切眾生煩惱心閉一切惡趣心
故行智慧行已成就無量功德於禪定覺分善能演說而常遊戲無上菩
提勤修敷演肉眼發生能有簡擇天眼出現鑒諸佛土法眼清淨能離諸
著慧眼通達到於彼岸佛眼成就覺悟開示生無礙慧為他廣說於三界
中平等勤修既自調伏亦能調伏一切有情能令獲得勝奢摩他於一切
法證無所得善能說法言辭巧妙勤修供養一切諸佛摧伏有情一切煩
惱為諸如來之所悅可而能如是如是思惟作是思惟時能集能見一切
諸法皆無所得以方便智修行滅法善知取捨理非理趣於理趣非理趣
中皆得善巧於世語言心不愛樂出世經典誠信勤修善巧尋求一切諸
法求一切法增長了知知法本無實不可得於所行處亦無取捨解脫老
病住諸功德從本已來安住神通勤修深法於甚深法而無退轉於難解
法悉能通達得一乘道無有疑惑於佛教法不由他悟其智宏深譬之巨
海菩提高廣喻若須彌自身威光超於日月凡所思擇與慧相應猶如雪
山其心潔白光明普照無邊功德燒煩惱薪方之於火不為善惡之所動

搖心靜常安猶如大地洗滌煩惑如清淨水心無所主猶如火不著世間
猶如風養諸有情猶如地觀諸世界如虛空荷載眾生猶如良乘不染世
法譬之蓮華遠暢法音猶如雷震雨一切法方之大雨光蔽賢聖猶彼大
仙善能調伏如大龍象勇猛無畏如師子王覆護眾生如尼拘陀樹他論
不動如鐵圍山修慈無量如彼恒河諸善法王能為前導如大梵天無所
聚積猶如飛鳥摧伏他論如金翅王難遇希有如優曇華最勝丈夫其心
正直無有懈怠能善修行於諸見中善巧決定柔和忍辱無嫉妬心論法
無厭求法不倦常勤演說利益眾生戒若琉璃內外明潔善聞諸法而為
勝寶其所說言令眾悅伏以智慧力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常樂
勤修建諸法表由智慧光心無疑惑遠眾過失亦無損害以淳淨心離諸
穢染常行惠施永捨慳貪稟性溫和常懷慙恥其心寂定智慧明察作世
間燈破眾生暗堪受供養殊勝福田為大道師周濟群物遠離憎愛心淨
無憂勇進無怖為大法將了知地獄調伏自他利益有情拔諸毒箭為世
間解為世間師引導群生捨諸愛著永離三垢遊戲神通因力緣力願力
發起力世俗力出生力善根力三摩地力聞力捨力戒力忍力精進力定
力慧力奢摩他力毗鉢舍那力神通力念力覺力摧伏一切大魔軍力并

他論法力能破一切煩惱怨力及殊勝大力威神具足相好端嚴智慧辯
才善根圓滿目淨修廣人所愛樂其身清潔遠離貢高以尊重心奉事諸
佛於諸佛所植眾善本拔除憍慢離貪瞋癡殊勝吉祥應供中最住勝智
境赫奕慧光心生歡喜雄猛無畏福智具足無有滯限但說所聞開示群
物隨所聞法皆能解了於菩提分法勇猛勤修空無相願而常安住及不
生不滅諸三摩地行遍道場遠二乘境阿難我今略說彼極樂界所生菩
薩摩訶薩眾真實功德悉皆如是阿難假令我身住壽百千億那由他劫
以無礙辯欲具稱揚彼諸菩薩摩訶薩等真實功德不可窮盡阿難彼諸
菩薩摩訶薩等盡其壽量亦不能知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此是無量壽佛
極樂世界汝應從座而起合掌恭敬五體投地為佛作禮彼佛名稱遍滿
十方彼一一方恒沙諸佛皆共稱讚無礙無斷是時阿難即從座起偏袒
右肩西面合掌五體投地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見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
并供養奉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菩薩眾種諸善根時無量壽佛即
於掌中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俱胝那由他刹彼諸佛刹所有大小諸山黑
山寶山須彌盧山迷盧山大迷盧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
山大鐵圍山叢薄園林及諸宮殿天人等物以佛光明皆悉照見譬如有

人以淨天眼觀一尋地見諸所有又如日光出現萬物斯觀彼諸國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悉見無量壽如來如須彌山王照諸佛刹時諸佛國皆悉明現如處一尋以無量壽如來殊勝光明極清淨故見彼高座及諸聲聞菩薩等衆譬如大地洪水盈滿樹林山河皆沒不現唯有大水如是阿難彼佛刹中無有他論及異形類唯除一切大聲聞衆一尋光明及彼菩薩摩訶薩踰繕那等百千尋光彼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光明映蔽一切聲聞及諸菩薩令諸有情悉皆得見彼極樂界菩薩聲聞人天衆等一切皆覩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及比丘衆圍遶說法爾時佛告彌勒菩薩言汝頗見具足清淨威德莊嚴佛刹及見空中樹林園苑涌泉池沼不耶汝見大地乃至色究竟天於虛空中散華樹林以為莊嚴復有衆鳥住虛空界出種種音猶如佛聲普聞世界是諸衆鳥皆是化作非實畜生汝見是耶彌勒白佛言唯然已見佛復告彌勒菩薩言汝見此諸衆生入踰繕那百千宮殿已遊行虛空無著無礙遍諸刹土供養諸佛及見彼有情於晝夜分念佛相續不耶彌勒白言唯然盡見佛復告言汝見他化自在天與極樂諸人受用資具有差別不彌勒白言我不見彼有少差別佛告彌勒汝見極樂世界人住胎不彌勒白言世尊譬如三十三天夜摩天等入百由旬若五百由旬宮殿之內遊戲歡樂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處於宮殿又見衆生於蓮華內結加趺坐自然化生時彌勒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國衆生有胎生者化生者佛告彌勒若有衆生墮於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不思議智無等智威德智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以此因緣於五百歲住宮殿中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若有衆生斷除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廣大智信己善根此人於蓮華內結加趺坐忽然化生瞬息而出譬如他國有人來至而此菩薩亦復如是餘國發心來生極樂見無量壽佛奉祀供養及諸菩薩聲聞之衆阿逸多汝觀殊勝智者彼因廣慧力故受彼化生於蓮華中結加趺坐汝觀下劣之輩於五百歲中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不知菩薩威儀法則不能修習諸功德故無因奉事無量壽佛是諸人等皆為昔緣疑悔所致譬如刹帝利王其子犯法幽之內宮處以華觀層樓綺殿妙飾奇珍寶帳金牀重敷茵褥名花布地燒大寶香服御所資悉皆豐備而以閻浮金鎖繫其兩足佛告彌勒於意云何彼王子心寧樂此不答言不也世尊彼幽縶時常思解脫求諸親識居士宰官長者近臣王之太子雖希出離終不從心乃至刹帝利王心生歡喜方得解脫佛告彌勒如是如是若有墮於疑悔種諸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由聞佛名起信心故雖生彼國於蓮華中不得出現彼等衆生處華胎中猶如園苑宮殿之想何以故彼中清淨無諸穢惡一切無有不可樂者然彼衆生於五百歲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不得供養奉事諸佛不得問於菩薩法藏遠離一切殊勝善根彼等於中不生欣樂不能出現修習善法往昔世中過失盡已然後乃出彼於出時心迷上下四方之所若五百歲無疑惑者即當供養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并種無量無邊善根汝阿逸多當知疑惑與諸菩薩為大損害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於此國界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其數幾何佛告彌勒此佛土中有七十二億菩薩彼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佛所種諸善根成不退轉當生彼國況餘菩薩由少善根生彼國者不可稱計阿逸多從難忍如來佛國有十八億不退菩薩當生極樂世界東北方寶藏佛國中有九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無量聲如來國中有二十二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光明如來國中有三十二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龍天如來國中有十四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天力如來國中有十二千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師子如來國中有五百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離塵如來國中有八十一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世天如來國中有六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積如來國中有六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人王如來國中有十俱胝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華如來國中有五百菩薩具大精進發趣一乘於七日中能令衆生離百千億那由他劫生死流轉彼等亦當生極樂界從發起精進如來國中有六十九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到彼國已供養禮拜無量壽如來及菩薩衆阿逸多我若具說諸方菩薩生極樂界若已到今到當到為供養禮拜瞻仰無量壽佛等者但說其名窮劫不盡阿逸多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若有聞彼佛名能生一念喜愛之心當獲如上所說功德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阿逸多是故告汝及天人世間阿修羅等令此法門付囑於汝應當愛樂修習乃至經一晝夜受持讀誦生希望心於大衆中為他開示當令書寫執持經卷於此經中生導師想阿逸多是故菩薩摩訶薩欲令無量諸衆生等速疾安住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欲見彼廣大莊嚴攝受殊勝佛刹圓滿功德者應當起精進而聽此法門假使經過大千世界滿中猛火為求法故不生退屈諂僞之心讀誦受持書寫經卷乃至於須臾頃為他開示勸令聽聞不生憂惱設入大火不應疑

悔何以故彼無量億諸菩薩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不生違背是故汝等應求此法阿逸多彼諸衆生獲大善利若於未世乃至正法滅時當有衆生植諸善本已曾供養無量諸佛由彼如來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廣大法門一切如來稱讃悅可若於彼法攝取受持當獲廣大一切智智隨意所樂種諸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彼法中廣大勝解之者當能聽聞獲大歡喜受持讀誦廣爲他說常樂修行阿逸多無量億數諸菩薩等求請此法不曾厭背是故汝等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於今來世能於是法若已求現求當求者皆獲善利阿逸多如來所應作者皆已作之汝等應當安住無疑種諸善本應常修學使無疑滯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阿逸多如是等類大威德者能生廣大佛法異門由於此法不聽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逸多佛出世難離八難身亦爲難得諸佛如來無上之法十力無畏無礙無着甚深之法及波羅蜜等菩薩之法能說法人亦難開示阿逸多善說法人非易可遇堅固深信時亦難遭是故我今如理宣說汝等修習應如教住汝阿逸多我以此法門及諸佛法囑累於汝汝當修行無令滅沒如是廣大微妙法門一切諸佛之所稱讃勿違佛教而棄捨之當令汝等獲不善利淪沒長夜備衆危苦是故我今爲大囑累當令是法久住不滅應勤修行隨順我教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於福德初未修　終不聞斯微妙法
勇猛能成諸善利　當聞如是甚深經
彼人曾見諸世尊　能作大光拯濁世
多聞總持如巨海　彼獲聖賢喜愛心
懈怠邪見下劣人　不信如來斯正法
若曾於佛植衆善　救世之行彼能修
譬如盲人恒處闇　不能開導於他路
聲聞於佛智亦然　況餘有情而悟解
如來功德佛自知　唯有世尊能開示
天龍夜叉所不及　二乘自絶於名言
若諸有情當作佛　行超普賢登彼岸
敷演一佛之功德　時踰多劫不思議
於是中間身滅度　佛之勝慧莫能量
是故具足於信聞　及諸善友之攝受
得聞如是深妙法　當獲愛重諸聖尊
如來勝智遍虛空　所說義言唯佛悟
是故博聞諸智士　應信我教如實言
人趣之身得甚難　如來出世遇亦難
信慧多時方乃獲　是故修者應精進
如是妙法已聽聞　常念諸佛而生喜
彼人往昔眞吾友　善能樂欲佛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天人世間有萬二千那由他億衆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十億衆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四十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被大甲冑當成正覺有二十五億衆生得不退忍有四萬億那由他百千衆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今始初發種諸善根願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皆當往生彼如來土各於異方次第成佛同名姓音有八萬億那由他衆生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彼無量壽佛昔行菩薩道時成熟有情悉皆當生極樂世界憶念嚮昔所發思願皆得成滿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并現種種希有神變放大光明普照世界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天人同時音樂不鼓自鳴雨天曼陀羅華沒至于膝乃至阿迦膩吒天皆作種種微妙供養佛說經已彌勒菩薩等及尊者阿難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二質

積　大寶積經八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一　拔紇莊嚴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衆所知識。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慧解脫。自在無礙。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教通達。到於彼岸。唯有阿難。住於學地。爾時尊者舍利弗。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往昔。諸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修行遍清淨行。被精進甲。功德莊嚴。是諸菩薩。由被甲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世尊。如是行願。及以發心。惟尊大慈。開示演說。世尊彼諸菩薩摩訶薩。為利益安樂天人世間。精勤修習。遍清淨行。被精進甲。由是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及為現在未來菩薩。當作佛法光明。讚揚功德。登發善根。故使諸菩薩。聞此法已。於真如法性。精勤修學。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能問過去未來。菩薩摩訶薩。淨行光明。廣大甲冑。闡揚功德。為攝受未

來。菩薩摩訶薩故。諦聽諦聽。如理思惟。當為汝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從是東方。過千世界。彼有佛剎。名曰妙喜。昔廣目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彼。與諸菩薩摩訶薩。說微妙法。從六波羅蜜為首。舍利弗。彼時有一比丘。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法教。志願修行。佛言善男子。汝今當知。菩薩教法。難可修習。何以故。菩薩於諸衆生。不生瞋害心故。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無諂無誑實語。不異語。求一切智智。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瞋害心者。則為違背。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中。現在說法。諸佛如來。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於其中間。若發聲聞。獨覺心者。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愛欲瞋癡之心。並與惛沉貢高。惡作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生疑惑心。如是或起殺害。不與取心。或起邪見。及非梵行。妄語兩舌。麤語相應。或與損害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有異比丘。作如是念。此菩薩摩訶薩。由初發心。被精進甲。於一切衆生。不為瞋等之所搖動。舍利弗。時彼菩薩。因此念故。妙喜國中。號為不動。時廣目如來。

應正等覺。見彼菩薩。得不動名。隨喜嘆善。四大天王。釋梵世主。聞彼名已。亦皆隨喜。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前。作如是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未證。無上正覺。所修行業。或違此言者。則為欺誑。無量無數。世界諸佛。如來安住說法者。世尊。我今發此大心。如是迴向。乃至未證菩提。若於一一語言。不與念佛。及一切智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迴向。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生生在家。不出家者。則為違背。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生生出家若不乞食。不一坐食。不節滅食。再食不飲。不持三衣。不著糞掃衣。不隨所而坐。不常坐。不住阿蘭若。不安止樹下。不露坐。不住塚間。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菩提心。如是迴向。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若不成就。無得辯才。說諸妙法。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不住三威儀。或立或坐。或役經行。則為欺誑。無量諸佛。世尊。我今發如上心。乃至未得一切智智。或於衆生。起根本罪。或作妄語。及餘世俗。憒閙之言。或起摧伏他論相應之心。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與婦人說法。若不起無常苦空無我之想。而取彼相。及露齒而

笑。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說法時。顧指輕躁。或見餘菩薩。不生大師之想。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坐聽法。及禮外道。沙門婆羅門。唯除諸佛。沙門弟子。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心。至無上覺。若行財法施時。情有彼此。應供養所生簡異心。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一切智心。乃至無上菩提。若我見諸罪人將被刑罰。不捨身命。而救護彼。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彼菩薩。修此大行。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無一衆生。將被刑罰。不救護者。舍利弗。爾時有一比丘。作如是念。如來於此行者。當為作證。彼天人阿修羅等。亦為證見。舍利弗。時廣目如來。應正等覺。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之所證見。彼諸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亦為證見比丘。若復有菩薩摩訶薩。被如是等。大精進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皆當成無上正覺。舍利弗。時不動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證。無上菩提。於其中間。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諸罪釁。若說其所犯。則為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願。成無上正等菩提。彼我剎中。廣大清淨。諸聲聞衆。悉無過失。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若未證

得無上菩提乃至夢中若生欲想而有所泄則為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證無上覺使彼國中出家菩薩彼於夢間亦無漏泄世尊若我證此一切智心乃至證得無上菩提我佛剎中若諸女人有女過失如餘土者終不取正覺若取正覺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若菩薩以此大願種子成就者念隨出生如是諸法能為衆生說種種教舍利弗時有比丘白不動菩薩言大士若此誠心不退至言無妄者願以足指按動大地時不動菩薩以佛威神及本願善根力故令彼大地六種振動所謂動大動遍動振大振遍振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如昔所願今已成辦是故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學不動菩薩摩訶薩若有菩薩善修其行當獲如彼佛剎及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菩薩初發心時幾何天子而來集會佛告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天王及與帝釋魔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等皆歡喜合掌作如是言今此所聞彼功德甲我等昔未曾聞世尊彼不動菩薩當成佛時於彼剎中所有衆生不以下劣善根而得成就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動菩薩被甲功德諸餘菩薩所未曾有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諸餘菩薩被大甲冑發趣無上菩提無有如不動菩薩摩

訶薩者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成就功德於賢劫中一切菩薩皆悉無有舍利弗爾時廣目如來授不動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如然燈佛與我授記舍利弗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大光明普照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如我往昔證一切智時此大千界六種震動復次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卉木叢林皆向菩薩傾靡亦如我昔證菩提時一切草木傾向於我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受佛記時彼大千界所有天龍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皆悉合掌頂禮菩薩如我於此證大菩提娑婆世界所有天龍等皆悉合掌頂禮於我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授記時彼世界中所有女人懷孕皆得安和分釋無諸苦惱盲者得視聾者能聞如我成佛時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廣目如來應正等覺授菩提記於彼二時一切衆生無橫死者亦如我證一切智時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悅意香普熏世界亦如我昔證大菩提妙香遍聞適意無異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廣大功德佛告舍利弗言彼不動

菩薩蒙佛授記非唯有此功德又能到無邊功德彼岸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由廣目如來與授佛記彼時天人世間阿修羅等心皆悅慶柔順調善亦如我證無上菩提諸天人等皆同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獲授記時有大夜叉手持金剛侍衛菩薩如我無異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蒙佛記時諸天及人散諸名華塗香末香於菩薩上亦如我證大菩提時散諸香華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諸天人各二十億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廣目如來授佛菩提記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受佛記時優鉢羅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遍滿大地亦如我道場諸華遍覆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異量諸天在虛空中散諸天衣覆菩薩上咸作是言願此菩薩速證無上正等菩提亦如我昔得一切智諸天散衣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見不動菩薩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皆大歡喜甚於世間父母生子猶如我證一切智時諸天人等皆大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人以佛神力皆聞不動菩薩授菩提記各施種種上服名衣珍奇美膳譬如比丘如提月滿一切諸人悉皆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欲界衆生持諸上味并奏天樂而以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

授記已有如是等功德成就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甚為希有善說諸佛境界不可思議如是禪定境界及諸龍境界不可思議諸業果報不可思議世尊彼不動菩薩住初發心攝受如是殊勝功德得如來記又成此等不可思議諸大功德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爾時尊者阿難白舍利弗言大德彼初發心菩薩被精進甲冑世尊略說少分功德猶故未盡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來略說何以故彼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成就不可思議無量功德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今已略讚不動菩薩被甲精進殊勝功德惟願世尊為攝受現在未來諸菩薩故廣為宣說佛告舍利弗不動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如是功德不可思議吾今為汝說其少分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彼不動菩薩發如是願鎧使虛空而有變異我之弘誓於無退轉由此願故不動菩薩所有功德皆速成就舍利弗我不見有於賢劫中諸菩薩等被精進甲如不動菩薩者舍利弗賢護菩薩所修之行比於不動菩薩於少分中乃至歌羅分亦不及一舍利弗不動菩薩所被精進甲冑無量千菩薩悉無與等舍利弗不動菩薩摩訶薩以此堅固誓願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現住於妙喜世界號為不動如來應正等覺

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諸有乞求頭目髓腦手足支節，不逆其意，悉皆施與。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從初發心，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由此因緣，無風黃痰及頭痛等和合諸病。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時，得如是等未曾有法。舍利弗，彼由往昔於生生處，供養承事諸佛如來，於彼佛所常修梵行，由是因緣，生生之處，還復本名，號爲不動。從一佛刹至一佛刹，生有佛世，常見如來。舍利弗，譬如刹利灌頂大王，於世間中得勝自在，從一宮殿至一宮殿，足不履地，受五欲樂。彼不動菩薩往昔行菩薩行時，生生之處，常修梵行，供養諸佛，隨所說法，示教利喜，皆與波羅蜜相應，少與聲聞地相應，能令諸菩薩地入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此發心，於無上菩提故，以此廣大功德利益，又以法施善根迴向菩提。發如是願：我成佛時，於彼刹中一切菩薩以佛威力聞我說法，受持讀誦，及能歷事諸佛如來，從一佛刹至一佛刹，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常不遠離諸佛世尊。譬如於我，唯除至兜率天宮補處之位。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法介如是。若從兜率天中降神母胎，右脅生時，大地震動。舍利弗，最後身菩薩摩訶薩有如是瑞相。舍利弗，譬如比丘具諸神足，入宮殿内，猶處虛空，住諸威儀，皆無障礙。彼後身菩薩亦復如是，雖在母胎而住虛空。

一切胎垢不淨，不能汙染，臭穢之氣，彼亦不聞。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發如是願：若我當證無上菩提，於彼佛刹，行菩薩乘及聲聞乘者，皆斷諸魔業。諸衆生類於一切種、於一切時，令諸魔衆不得其便，亦猶於我，行菩薩行時，斷一切魔業，而彼諸菩薩乃至未成，諸大功德常勤稱受，修菩提行。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演說諸法及聽聞時，身之與心，不生疲倦。何以故？彼初發心，修菩薩行，持得法身威力故。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時，作如是願：我佛刹中所有菩薩摩訶薩，皆得法身圓滿，如我無異。

佛刹功德莊嚴品第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已說不動如來修菩薩行時所有功德，復願世尊開示廣說不動如來見今刹土功德嚴勝。何以故？使諸補特伽羅行菩薩乘者，聞彼功德，生愛樂心，欲見彼佛，禮拜供養，住聲聞地補特伽羅，證無學者，聞彼刹土功德莊嚴，亦希瞻禮供養承事。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問如是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爲汝分別解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彼世界中所有衆生，如不動如來，證無上覺，經七晝夜，無有食想。

無饑渴想，亦無疲倦，宴處睡眠之想，唯有安隱歡喜愛樂善心，而於彼時世界之中，所有衆生及以欲界天，無有婬欲。何以故？由彼如來本願力故。彼諸衆生，現世攝受此諸功德。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彼世界中所有衆生，皆至誠合掌，向不動如來，由渴仰如來故，能於現世攝受如是無量功德。復次舍利弗，彼佛世界功德莊嚴，無量佛剎悉無與等。舍利弗，由彼如來修菩薩行時，發斯弘誓，願此佛剎殊勝莊嚴，如我於今本願成就。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無上菩提時，於其剎那或須臾頃，三千世界所有衆生，若有天眼，若無天眼，彼皆得見不動如來。舍利弗，此亦如來本願成就，令諸有情，獲此功德。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坐菩提道場，證無上覺時，天魔波旬不生障礙之想，復有無數百千諸天，以諸香華及天妓樂，供養如來，各持細末栴檀而散佛上。是諸香末及彼華鬘，於虛空中合而成蓋。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之力，今得成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得菩提時，大光普遍三千世界，日月諸天光悉不現，此亦不動如來昔願圓滿，今獲斯瑞。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昔行菩薩道，誠有廣大精進甲冑，能發如是弘誓之心，由彼性修菩薩行願，能令無數百千衆生植諸善本，於無上菩提，又以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清淨佛刹，如是如是迴向願力，悉皆圓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有菩提樹，成以七寶，高一由旬，樹身周圍半拘盧舍，條葉垂蔭，周一由旬，下有基陛，周四由旬，佛坐其上，證菩提道。道樹四邊，有多羅樹及蘇漫那樹，周遍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世間音樂所不能及。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惡趣。何等爲三？所謂地獄、畜生、剡魔王界。一切衆生，成就十善，地平如掌，而作金色，無有溝坑、荊棘、瓦礫，其地柔軟，如兜羅綿，足所履時，其地即下，隨舉其足，還復如初。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種病。云何爲三？謂風、黃、痰所起之病。舍利弗，彼佛土中，一切有情，無虛妄語，亦無醜陋，身無臭穢，於貪瞋癡皆悉微薄，亦無牢獄，因縶衆生。舍利弗，彼佛剎中，無有外道異學之衆。所生諸樹，常有華果，復有奇樹，時現劫波，上出名衣，皆備五色，光華鮮潔，異香芬芳，於一切時，常無變易。譬如天衆，種種芬馥，彼衣香氣，亦復如是。諸服用者，身所出香，與衣無異。譬如此界富貴之人，名衣自豐，服用如意。舍利弗，彼土衆生，所須飲食，如三十三天，應念而至，無有便利，穢惡不淨。舍利弗，彼國所居宮殿樓閣，皆以七寶而嚴飾之，於其四邊多諸池沼，八功德水，受用隨心，園觀又多，悉皆清淨。諸衆生輩，多以法樂而居。舍利弗，彼刹人倫，無有嫉妬，一切女人，超諸女寶，獲天功德，比無醜

比。假喻況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算數譬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舍利弗。彼刹諸人。隨其意欲。諸林處。皆七寶成。嚴麗具足。其所經息。以究羅綿被。此皆由不動如來。往昔願力成就。如是種種嚴好。舍利弗。彼刹諸人。所資飲食。色香味等。不異諸天。譬如欝單越人。無別王者。彼妙善國。亦復如是。唯有不動如來。以為法主。又如三十三天。奉事帝釋。彼諸人等。咸事如來。舍利弗。汝應知彼。不動佛刹。功德莊嚴。舍利弗。彼土衆生。心無放逸。何以故。亦由不動如來。本願力故。時一比丘。聞佛稱揚。不動如來。佛刹功德。心生貪著。而白佛言世尊。我今願生。不動佛刹。佛告比丘。汝之愚迷。豈得生彼。何以故。不以愛著之心。而得往生。唯有種諸善本。修諸梵行。得生彼故。復次舍利弗。彼土衆生。隨其所需。有清淨池。歷念而現。八功德水。充滿其中。飲漱洗浴。皆適人意。有不需者。即使不見。舍利弗。彼佛刹中。香風和暢。悅可衆心。而彼香風為諸天人。作諸香雲。由從人心。有至不至。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女人衣服。及莊嚴具。從樹而生。隨意受用。彼國女人。無女過失。不如此界。諸女等心。多嫉妬兩舌惡口。又彼懷孕之時。至於誕育。母子安適。亦無穢汙。何以故。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

舍利弗。彼佛刹中。有如是等。安隱快樂。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佛刹土中。無有市易商賈。亦無田業農作。常得快樂。舍利弗彼佛刹中歌詠遊戲。無有婬欲相應。彼諸人等。唯受法樂。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蘇漫那樹。及多羅樹。而為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假使天人音樂。不如彼樹。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攝佛土者。應當攝受。如是功德。及淨妙佛國。如不動如來。行菩薩行。攝受佛刹。功德莊嚴。舍利弗。彼佛土中。無諸黑闇。雖有日月。不現暉光。何以故。不動如來。常有光明。普照佛刹故。舍利弗。譬如高大樓閣。窓閉戶牖。以摩尼寶。置於室中。其內有情。雖經晝夜。常覩光曜。彼佛刹中。諸衆生類。見如來光。亦復如是。舍利弗。大樓閣者。比方妙善世界。摩尼寶者。比喻不動如來。摩尼寶光者。喻佛光明。閣中有情。譬妙國土諸群生等。舍利弗。不動如來。隨所行住。有千葉蓮華。自然承足。是華金色。世無可喻。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正等覺。殊勝願力。之所成就。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若入室中。金色蓮華。為承足不。佛告舍利弗言。斯事微淺。何勞致問。彼佛世尊。若入村坊舍宅。其千葉華。即隨而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念。若如來降尊。入此室者。足下蓮華。應聚一處。隨其所念。華則為聚。若復有人。願華住空。即如彼念。在空中住。由彼如來。

威神力故。舍利弗。彼承足蓮花。與諸人等。為欲供養。舍利弗。彼佛世尊。為演法故。遍遊三千大千世界。隨所行處。其華即現。又彼如來。隨所化現。他方刹土。其金色華。亦現於彼。以佛威力故。三千大千世界。皆以金色千葉蓮華。莊嚴其土。

聲聞衆品第三　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說法時。能善調伏。無量衆生。皆令見證。阿羅漢果。安住靜慮。八解脫者。其數甚多。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有無量無數。諸聲聞衆。我不見若算師算師弟子。有能算數彼聲聞衆。圖矜頻波羅。殑伽羅。減頭摩。阿羅吒。若干阿頞婆。阿部多。舍利弗。如此算數。無有能知。彼聲聞衆。定其數量。若千名者。舍利弗。如我此刹諸善男子。獲預流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則無其數。於彼刹中。證阿羅漢。亦復如是。舍利弗。譬如獮急。預流果人。七返受生。為其說法。方獲勝果。我說名為。七返生人。舍利弗。若有於不動如來。初說法時。獲預流果。第二說法。證斯陀含。第三說法。證阿那含。第四說法。證阿羅漢者。此諸人等。非一生定。得盡諸漏。名懈怠人。舍利弗。彼佛刹中。得預流者。於此現身。而得漏盡。非如此界。經七返生斯陀含者。即於現生能盡苦際。非如此界。經一往來。名斯陀含。阿那含者彼於現身。成阿羅漢。非如此界。往上地生。不還來

此。名阿那含。舍利弗。不動如來。於彼刹中。說諸聲聞。行住差別。乃至安立。如是聖果。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了此法。不住諸識。及於學地。而身證之。住無學地。方取滅度。舍利弗。無學地者。是阿羅漢地。假名建立。言無學者。是阿羅漢。假名建立。舍利弗。彼不動如來。諸聲聞衆。清淨具足。安住堅固。舍利子。此是不動如來。諸聲聞衆。假名建立。所謂大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教解脫。是諸羅漢。多住靜慮。八解脫中。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有如是等。諸聲聞衆。具足功德之所莊嚴。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以金銀琉璃。三寶為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舍利弗。三十三天。若欲禮見不動如來。禮拜供彼諸天衆。從寶階下。至於佛所。時彼諸天。見閻浮提人。富盛具足。使生愛樂。作如是言。我等諸天。有天福報。彼閻浮提人。有人福報。我今所見。殊勝之福。與我無異。然閻浮提。復有勝福。過於天者。謂不動如來。演說正法。是故天衆。常樂人間。舍利弗。閻浮提人。若望天者。了無愛樂。何以故。不動如來。在於人間。常演正法。饒益我等。然我之福報。不異諸天。是故。王十三天。所不能及。舍利弗。彼界人天。以佛神力。互得相見。譬如此界。閻浮提人。見諸星月。舍利弗。彼諸人衆。仰觀上界。諸天宮殿。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亦是不動如來。本修菩薩行時。願力成

說舍利弗彼佛說法之聲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聽法四衆閒無空缺舍利
弗彼聲聞衆唯希法食無餘食想於聽法時一心寂靜若坐若立身心無
倦舍利弗不動如來住虛空中為衆說法彼聲聞衆若得神通及不得者
以佛威力皆住虛空以三威儀而聽法要何等為三謂行住坐是聲聞衆
若欲涅槃結加趺坐而使滅度尒時大地為之震動既滅度已一切天人
皆來供養或有阿羅漢將欲滅度身中出火而自闍維或有自然化滅無
遺舍利或有於滅度時遊行空中如五色雲須臾消散滅無遺迹或住虛
空如降時雨至地消盡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本修菩薩行時
作如是願若我得證無上菩提諸聲聞衆以三威儀而取滅度復次舍利
弗彼佛國中諸聲聞衆多獲四無所畏得四神足者復多於此舍利弗彼
剎土中諸聲聞衆咸就如是具足功德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
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功德熾盛廣大成就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二　菩薩衆品第四　尒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
世尊今者已說聲聞功德復願說諸菩薩具足功德何以故一切功德從
此出生尒時世尊知其所念告舍利弗彼佛剎中有無量百千億諸菩薩
衆皆來集會所有出家菩薩以佛神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

利弗我於此界說法至少比不動如來所說法藏百分千分百千分億百
千分算分數分迦羅分鄔波尼殺曇分亦所不及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
應正等覺修菩薩行時發如是願願我成佛彼剎土中所有菩薩以我威
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利弗是諸菩薩由彼如來本願神力
於佛所聞悉能領受諷誦通利復次舍利弗若彼菩薩自心欲樂往異佛
土舉心便至形服言音善同方俗於彼如來禮拜供養聽聞正法善為問
難能事已周還歸佛所舍利弗此賢劫中有九百九十六佛當出於世若
有菩薩畢見此如來者應願生彼不動佛剎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從
此佛剎及餘佛剎於命終後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不動如來佛剎中者
必不信住諸聲聞地何以故彼行佛道常遇如來天魔波旬不得其便於
二乘地永斷相續必定當得無上菩提常在如來諸大集會舍利弗汝應
當知若住不動如來清淨佛剎者彼諸衆生終不退墮不可引攝亦不退
還住無上菩提有大勢力不可搖動永無退轉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於此世界或他世界若命終後生於彼土即於生時得如是念我已入
如來室住無畏城舍利弗彼諸菩薩所有言議皆與般若波羅蜜相應互
相遵敬起導師想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諸菩薩衆在家者少出家者多

皆以佛神力隨所聽聞即能領悟受持諷誦舍利弗若在家菩薩摩訶薩
雖不樂念於法會中隨在方所若坐若立以佛神力皆能聽聞領悟受持
讀誦通利彼出家菩薩亦復如是諸在異方乃至諷誦無別是諸菩薩捨
身受身於所聞經終不忘失於諸佛土隨願受生舍利弗彼亦是不動如
來本願功德之所莊嚴舍利弗若菩薩於一生中欲見無量百千億那由
他諸佛者應當願生不動如來之所若菩薩於彼生已即見無量諸佛種
諸善根復能為無數百千衆生演說法要令諸衆生增長善根舍利弗此
賢劫中諸佛世尊當出於世若諸菩薩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種種資具
供養如來便即出家既出家已於諸佛所淨修梵行以此善根方餘菩薩
於不動如來之所於一生中與波羅蜜相應所有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
不及一算分迦羅分數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能及合世界此亦不
動如來清淨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若有菩薩從此世界或餘世界於壽
終後若已生現生當生不動如來佛剎者一切皆得不退轉位何以故彼
佛剎中天魔波旬不為障礙亦無魔業之所嬈亂舍利弗譬如毒蛇神呪
所伏不能為害一切諸蟲見彼毒蛇亦無憂懼然此毒蛇雖無毒害由本
業故受此蛇身故名毒蛇舍利弗彼魔波旬亦復如是由不動如來往修

菩薩行時本願善根如是迴向願我當證無上菩提調伏諸魔不為障惱
彼諸菩薩聲聞凡夫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不為障惱然由先業所感受
此魔身生彼天中而自悔責無始故業獲此身名雖得自在常生厭患於
彼如來說法之時諸魔眷屬常預聽聞聞已心樂於聲聞衆而生愛樂云
何當得住於寂靜少欲知足彼諸魔衆常起出家之心而無障礙之想故
彼國中聲聞菩薩及凡夫衆皆由彼佛往昔精勤弘誓威力得安樂住舍
利弗此亦不動佛剎殊勝莊嚴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願生彼國由茲行願此善男子善
女人終不退墮聲聞辟支佛地從一佛剎至一佛剎歷事供養諸佛如來
於諸佛所聽聞正法雖未證得無上菩提而能見彼無量百千乃至億那
由他百千諸佛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由此方便以
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茲善根往生彼國佛告舍利弗如是
如是彼善生善住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滿彼剎中舍利弗譬如金鑛精加
鍛鍊除去砂礫唯有真金造諸飾好嚴身之具舍利弗彼佛剎中菩薩摩
訶薩住於其處亦復如是然彼菩薩摩訶薩清淨集會汝今應知復次舍
利弗彼佛剎中所有菩薩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如是菩薩皆行一行所

謂住如來行。舍利弗。云何如來行。所謂超過。聲聞辟支佛地。言行一行者。是彼假名。是故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樂行一行者。應當願生。彼佛刹土。舍利弗。我所授記。得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此草悉生。不動佛所。舍利弗。是諸菩薩。生彼佛刹者。我不捨離。譬如刹利。灌頂大王。有敵國來。欲使財位。王既聞已。作是思惟。我之妃后受子。不堪禦敵。及諸財寶。收入宮城。不為怨敵之所侵害。王之國祚。安靜無虞。威震強敵。不憂叉羅。舍利弗。我不捨離。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如彼王之寶物。受子妃后。修菩薩行者。應如是知。彼佛刹中。無有畏懼。猶如功成。彼敵王者。即魔波旬。於菩薩行人。雖為障礙。如彼灌頂大王。不被怨敵之所侵擾。如來亦復如是。不為天魔之所侵惱。舍利弗。譬如有人。畏於債主。速適邊國。不為債主。及於他人之所陵奪。何以故。由路遠險絕。債主家人。不能追彼。彼諸菩薩。生妙喜國者。波旬路絕。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天魔波旬。常為菩薩聲聞。作諸障礙。妙喜刹中。諸天魔衆。不為魔業。彼諸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常無恐怖。何以故。由彼如來。本行菩薩道時。所有善根。如是迴向。我證無上正等覺時。彼天魔衆。不為障惱。及作魔事。舍利弗。譬如丈夫。善服柔藥。能使消化。方為食事。無有諸毒。彼刹天魔。亦復如是。常加利益。不為損害。舍利弗。彼

佛刹土。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尒時舍利弗。作是思惟。我今欲見。彼佛世界。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及聲聞衆。尒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則以神力。不起于座。皆令得見。告舍利弗。言汝今見不。答言已見。佛告舍利弗。汝見彼諸天人。微有勝劣。殊異相不。答言不見。何以故。我見妙喜國人。衣服飲食。及諸珍玩。皆是諸天。喜具。彼不動如來。處衆說法。猶若金山。光明赫弈。諸聲聞衆。無量無邊。譬如有人。游於大海。中流四望。涯際莫知。觀彼聲聞。亦復如是。是諸聲聞。隨所聽法。身心不動。如入禪定。甚如此界。入定之人。時或搖動。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證善根。彼諸菩薩。善得往生。妙喜世界。何以故。彼亦如是。得不退轉。世尊。譬如王使。速適他國。執持符印。經達來往。關防主司。莫能為礙。何以故。以王印力。人無退止。彼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我從此界。若他世界。壽命終後。於彼佛刹。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皆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刹。至一佛刹。常不遠離。諸佛世尊。皆當速證。無上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彼界所生。菩薩摩訶薩。與此世界。預流果人。無有差別。何以故。如預流果人。不墮惡趣。彼界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亦皆斷諸惡趣。及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刹。至一佛刹。不離諸佛。及聲聞衆。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是諸菩薩摩訶薩。受生彼國。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土。至一佛土。常得親覲。供養諸佛。及當證得。佛菩提果。舍利弗。譬如預流果人。決定當得。聲聞菩提。終不墮惡趣。是諸菩薩。亦復如是。我從此世。及以他世。命終之後。受生彼刹。從皆決定。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刹。至一佛刹。於諸佛所。常不遠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於此世界。所有一來向。及一來果。乃至住阿羅漢向。及羅漢果。與彼佛刹。所生菩薩摩訶薩。等無有異。佛告舍利弗。汝勿作此言。何以故。於此佛刹。菩薩摩訶薩。佛授記者。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於此世界。坐道場。菩薩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何以故。彼諸菩薩。行如來行。不為天魔之所得便。於二乘地。永斷相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常能供養。一切如來。乃至證得。無上正覺。尒時阿難。作如是念。我今應察。長老須菩提。辯才之力。作是念已。白須菩提言。我等應觀。不動如來。及聲聞衆。兼彼佛土。時須菩提。告阿難言。汝欲見彼如來者。今應且觀上方。尒時阿難。觀上方已。白須菩提言。我極觀上方。皆空寂靜。須菩提言。彼不動如來。諸聲聞衆。及彼佛土。亦復如是。如見上方。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此世授記。菩薩與彼所

生菩薩。等無有異。世尊我今不知。以何為等。佛告舍利弗。以法界等故。得無有異

涅槃功德莊嚴品第五　尒時尊者舍利弗。復作是念。世尊已說。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修菩薩道。功德無邊。又說彼土。及聲聞菩薩。殊勝德業。廣大莊嚴。復願世尊。於茲開示。彼佛滅度。化迹如何。尒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告言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日。化身分布。一切世界。於地獄中。說諸妙法。以法調伏。無量有情。皆當證得。阿羅漢果。然此時證果方滅度。前證無學人。轉增其數。即於此日。授香象菩薩摩訶薩記云。汝於我滅度後。當得作佛。號曰金蓮如來。應正等覺。復次舍利弗。彼金蓮如來佛刹功德。聲聞衆數。與不動如來。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入般涅槃。是時大地。普皆震動。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震吼發聲。其聲上徹。乃至阿迦尼吒天。諸天聞已。即如彼佛。入於涅槃。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叢林。及諸藥草。皆悉傾向。不動如來。涅槃之處。是時天人。悉以華鬘。雜香。及諸衣服而散佛上。所散香華。周帀圍遶。高一由旬。復次舍利弗。彼涅槃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向不動如來。合掌作禮。地方諸天。以佛神力。悉皆得見。入般涅槃。是諸天人。

經七晝夜。心懷悲惱。不受人天。娛戲妓樂。亦無戲想。互相謂言。不動如來。為世光明。作衆生眼。今取滅度。一何速哉。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從此世界。或餘世界。於命終後。生彼佛剎。若現生彼。皆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非可以百數。而數彼以千數。及百千數。舍利弗。是百千菩薩摩訶薩數者。應知入如來數。皆入佛數。皆入佛數。入一切智性數。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剎者。亦皆得入如來等數。舍利弗。除彼不退菩薩摩訶薩。所餘菩薩。於此世界。若不聞稱讚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者。皆為惡魔之所攝受。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後。乃至正法住世。彼佛剎中。所生菩薩摩訶薩。亦當入其數。所以者何。由彼如來。本願力故。是諸菩薩。若於後時。受生彼者。應當讚頌百八法門。讚頌並已。方能受持。彼一切法。不動如來之所安立。一百八法門本性。我滅度後。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剎者。亦當讚頌一百八法門。及能受持一切法門。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善能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佛雖滅度。其說法聲。及莊嚴功德。與佛在世。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從身出火。而自闍維。舍利遺形。皆作金色。譬如彼瀕羅樹。隨分斷處。皆有卍吉為字之文。如來舍利。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所有舍利。分分周圓。表裏皆有吉祥之相。相表

之文。其狀如下卍。舍利弗。譬如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彼佛舍利。亦復如是。舍利弗。彼國衆生。為供舍利。起七寶塔。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以金色千葉蓮華。而為供養。其大千世界。即以塔華。而為嚴飾。復次舍利弗。若諸菩薩。於不動佛國。將滅度者。臨壽終時。曾不失念。而見如是種種瑞相。或有菩薩見當生土。無有如來自方作佛。或見彼有佛當即奉事。或見菩薩入於母胎。或見菩薩彼大甲冑。或見捨家趣於非家。或見坐於道場。降伏魔軍。或見菩薩證一切智智。或見菩薩於某世界成等正覺。轉於法輪。或有菩薩。住虛空中。自身漸滅。不遺少分。譬然濕草煙氣上騰。漸以消散。至于滅盡。舍利弗。是諸菩薩。既滅度已。一切天人。備修供養。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以大涅槃。般涅槃已。正法住世。經百千劫。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如來。正法所住。是何等劫。佛告舍利弗。二十小劫以為一劫。彼住如是百千劫數。舍利弗。正法滅已。有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皆震動。發大音聲。然彼非天魔之所能壞。亦非如來及聲聞衆。而自沉隱。但由彼時人。少有聽聞。多無欲樂。能說法者。皆悉遠亢。既於正法寡聞。轉增不信。不信增長。則無精勤。如法比丘。自當退靜。觀無樂欲。不復弘宣。彼佛微言。漸當隱沒

性生因緣品第六　尒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以何因緣。善根之力。於彼佛剎。而得受生。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生妙喜世界者。應學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發弘誓心。願生其國。如是行願能作因緣。生彼佛剎。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以此相應善根迴向。無上菩提。願與不動如來。共相會遇。舍利弗。以此因緣。當生彼界。如是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佛之剎土。願於來世。當見此光。證無上覺。因見光已。成大菩提。復以身光。遍滿世界。舍利弗。菩薩以是因緣。當生彼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無量無邊。願我當見。見已起如是行。證佛菩提。證菩提時。亦有如是無量無數諸聲聞衆。舍利弗。以是因緣故。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剎。而得受生。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我當欲見。此諸菩薩。行禪定行。願當隨學。與諸菩薩。處處結集。同學同來。同俱究竟。願當會遇。欲求圓滿。大慈悲者。欲求菩提。及沙門者。捨離二乘心者。安住真實空性者。於佛如來。一切智性。及法僧名號。念住相續者。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已。稱菩薩名者。於彼佛剎。當得受生。何況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善根迴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舍

之文。其狀如下卍。舍利弗。譬如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彼佛舍利。亦復如是。舍利弗。彼國衆生。為供舍利。起七寶塔。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以金色千葉蓮華。而為供養。其大千世界。即以塔華。而為嚴飾。復次舍利弗。若諸菩薩。於不動佛國。將滅度者。臨壽終時。曾不失念。而見如是種種瑞相。或有菩薩見當生土。無有如來自方作佛。或見彼有佛當即奉事。或見菩薩入於母胎。或見菩薩彼大甲冑。或見捨家趣於非家。或見坐於道場。降伏魔軍。或見菩薩證一切智智。或見菩薩於某世界成等正覺。轉於法輪。或有菩薩。住虛空中。自身漸滅。不遺少分。譬然濕草煙氣上騰。漸以消散。至于滅盡。舍利弗。是諸菩薩。既滅度已。一切天人。備修供養。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以大涅槃。般涅槃已。正法住世。經百千劫。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如來。正法所住。是何等劫。佛告舍利弗。二十小劫以為一劫。彼住如是百千劫數。舍利弗。正法滅已。有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皆震動。發大音聲。然彼非天魔之所能壞。亦非如來及聲聞衆。而自沉隱。但由彼時人。少有聽聞。多無欲樂。能說法者。皆悉遠亢。既於正法寡聞。轉增不信。不信增長。則無精勤。如法比丘。自當退靜。觀無樂欲。不復弘宣。彼佛微言。漸當隱沒

於彼佛刹。而得受生。舍利弗。譬如有城。無有樓閣。園林池沼。亦無衆為遊行之處。彼城之王。雖有力安處。而城無樓閣。諸功德故。則非莊嚴。舍利弗。我此佛刹。亦復如是。無彼功德故。則非嚴飾。舍利弗。我此刹中。若有如是功德莊嚴。則如不動如來佛刹嚴勝。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願當攝受清淨佛刹者。應如不動如來。往修菩薩行。植衆德本。嚴淨佛刹已。及當如是攝取功德。復次舍利弗。如我今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調伏無量衆生。於二乘道。皆獲果證。及我聲聞。所調伏者。悉皆積聚。方彼如來。諸聲聞衆。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分數分。算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由數無量故。若言解脫。則無有異。且止斯事。舍利弗。彼彌勒如來。當出於世。諸聲聞衆。及彼調伏。所餘聲聞。以方不動如來。聲聞之數。不及之分。如上應知。舍利弗。由彼如來。於一說法。善能調伏無量有情。然彼世尊。之所攝受。無有能知。其數量者。舍利弗。我之聲聞。及彌勒如來。諸聲聞衆。乃至賢劫。諸佛世尊。所有聲聞。及彼聲聞。當所調伏餘聲聞衆。彼皆獲證。比不動如來。諸聲聞衆。百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其數多故。解脫無異故。舍利弗。白佛所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知彼阿羅漢刹。非悉夫刹。何以故。彼佛刹中。阿羅漢

多漏盡阿羅漢故。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佛刹中。多漏盡阿羅漢故。復次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數量。不如彼佛聲聞衆多。由彼如來。於一說法。無量有情。得阿羅漢。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猶有數量。彼一一會。無量有情。得阿羅漢故。諸會聲聞。無有數量。復次舍利弗。彼刹天人。植衆善本。餘界人天。縱以天眼。亦不能見。舍利弗。假令餘界。諸天及人。往彼刹中。善男子善女人。所盡其天眼。亦不得見。若人聞此功德。稱揚法門。聞已受持。讀誦通利。彼善男子等。皆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皆已見聞。是故聞此法門。即得信心清淨。舍利弗。東方一切世界。諸刹土中。若菩薩來人。或聲聞來人。於此法門。讀誦通利者。其數甚多。彼諸菩薩。及聲聞人。由願力故。於不動刹中。若已生現生當生。唯除不退菩薩。由彼菩薩。於諸刹中。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妙喜世界。及他方刹土。在菩薩爭來中而為上首。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願生彼刹者。乃至命終。不動如來。常為護念。不使諸魔。及魔眷屬。退轉其心。舍利弗。應知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無上菩提。無有退轉之怖。亦無水火刀杖。惡獸毒蟲之所損害。亦不為人非人等之所怖畏。何以故。由不

動如來。常加護念。於彼佛刹。當受生故。舍利弗。譬如日輪。雖復遠逝。與閻浮提衆生。而作光明。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雖在遠逝。能與他界。諸菩薩衆。而作光明。舍利弗。譬如比丘。有天眼者。能見遠方。諸善惡色。不動如來。雖在彼刹。餘世界中。諸菩薩衆。所有形類等色。皆悉能見。舍利弗。又如比丘。得心自在。獲彼神通。波羅蜜者。雖在遠逝。了知一切有情之心。不動如來。亦復如是。能知餘界。諸菩薩心。舍利弗。譬如比丘。證得天耳。身雖在遠。能聞諸聲。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餘世界中。所住衆生。作如是言。我於彼刹。願當生者。彼佛皆聞。舍利弗。如是已顯。善男子善女人。所有姓名。不動如來。皆悉了知。若有受持。讀誦通利。此功德法門者。此諸人等。皆為不動如來之所知見。及已護念。時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彼佛世尊護念。彼諸菩薩摩訶薩。如是白已。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彼菩薩摩訶薩。如來之所護念。何以故。由護念菩薩故。一切衆生。皆得護念。舍利弗。譬如刹利。灌頂大王。多有倉庫。盈儲斂豆。嚴飾主司。善令監守。何以故。於饑饉世。當濟群生。舍利弗。是諸菩薩。於彼如來。滅度之後。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於正法。饑饉之時。作大豐稔。如來亦復如是。善能覆護。此諸菩薩。舍利弗。於此世界。有諸菩薩。當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能善受持。讀誦通利。舍

於彼佛刹。願欲受生。應知此人。得不退轉。舍利弗。若餘菩薩。於此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量無數。百千衆生。開示演說。亦令諸有情。如是植衆善本。使當親近。無上菩提。舍利弗。若菩薩願速證無上菩提者。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如是法門。為諸衆生。開示演說。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演說。此功德門。大智慧業。當如是如是。發起積集。彼諸人等。由發起積集故。於其現身。諸漏當盡。舍利子。是故聲聞乘者。若聞彼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廣為衆生。開示演說。何以故。此善男子善女人。由受持如是正法。於其現身。當證無學。舍利弗。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為他。於時演說。彼諸人等。不越而生。當於現身。得盡諸漏。復次舍利弗。此不動如來。所有功德。稱讚法門。非愚淺者之所能受。其有智慧深廣。方能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當見諸佛。於此功德。稱讚法門。必當身得。舍利弗。譬若無價寶珠。從海持來。於意云何。此無價寶。何人先得。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諸國王。王子大臣。此人先得。佛告舍利弗。彼佛功德法門。亦復如是。菩薩先得。是諸菩薩。當不退轉。若聞此法。必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上菩提。於真如性。當勤修學。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欲住不退地者。聞此稱讚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住此

法門。於法性中。當不退轉。佛告舍利弗。假使有人。純以金寶滿閻浮提。持用布施。與聞此法。終亦不聞。何以故。此功德法。非薄福衆生。當執持故。復次舍利弗。若聲聞乘人。聞此功德法門。受持讀誦。爲無上菩提。及與如相應故。精勤修習。彼於後身。當得成就。或於二生補處。或復三生。終不超過。當成正覺。彼若聞此稱讚法門。讀誦通利。復爲無量百千衆生。開示演說。舍利弗。如轉輪王。以先業感。七寶現前。不動如來。亦復如是。以本願力。或今說此功德法門。舍利弗。若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稱讚法門。若已聞。若當聞者。彼皆由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慈悲願力。或當於賢劫中。諸佛世尊。之所預聞。開示此之法門。如我於今。演說開示。不增不減。名數若干。舍利弗。是故菩薩摩訶薩。欲速證無上菩提者。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爲他廣說。復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爲求此法門故。於彼村落城邑。聽聞受持。讀誦通利。雖出家菩薩。居白衣家。我說無過。亦隨聽往。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命終後。欲令此法。當不隱沒。舍利弗。若彼村邑。在於遙遠。是諸菩薩。亦當應往。及住彼中。受持讀誦。開示演說。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己流布。稱讚法門。或於他人。有是經卷。應可詣彼。而書寫之。彼人若有顧求。汝當斷貪。或使經行。若坐若立。汝等應由

隨教命書寫是經。若於彼村。求不能得。應詣餘境。書寫受持。讀誦通利。復爲他人。開示演說。若往餘方。勤求不獲。彼人應發如是誓心。我於無上菩提。不應生於退轉之想。由我已聞。不動如來法門名號。是人於我。欲爲利益。令我聽聞。舍利弗。如是稱讚法門。有能演說。及預聞者。皆由如來。威神之力。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由誰威力。而當得聞。舍利弗。我滅度後。由不動如來。威神之力。當復得聞。或由四大天王。釋提桓因等。當勸加護。令諸法師。宣揚此法。及彼菩薩。本業成熟。四天王等。咸加衆護。令諸菩薩。而得聽聞。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此法門。能成就廣大功德。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若於國中。兩雹爲災。非時霹靂。及餘種種可怖之事。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專念。不動如來。及稱名號。是諸災害。皆得消除。由彼如來。往昔弘誓。百千諸龍。解脫衆苦。又由慈悲本願。伏諸不虔。迴向善根。要期圓滿故。稱彼名號。是悉自消。唯除有情。宿業成熟。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現身。欲證無上菩提者。應如不動如來往修願行。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少有菩薩摩訶薩。已能如是具修淨剎。及當淨修如不動如來者。舍利弗。彼諸菩薩。皆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於佛性。及一切智。攝受佛國。悉皆同等。菩薩聲聞。

食香華瓔珞。隨意所須。悉皆如念。譬如他化自天諸天。復次阿難。彼佛國中。有微細食。諸有情類。靡無欲者。如第六天。隨所思念。如是飲食。即同食已。色力增長。而無便穢。復有無量。如意妙香塗香末香。其香普熏。彼佛國界。及散華帷幔。亦皆遍滿。其有欲聞香者。隨願即聞。或不樂者。終無所受。復有無量。上妙衣服。寶冠環釧。耳璫瓔珞。華鬘帶鎖。諸寶莊嚴。無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復有金銀。真珠妙寶之網。懸諸寶鈴。周遍嚴飾。若諸有情。所須宮殿樓閣等。隨所樂欲。高下長短。廣狹方圓。及諸床座。妙衣敷上。以種種寶。而嚴飾之。於衆生前。自然出現。人皆自謂。各處其宮。復次阿難。極樂國土。所有衆生。無差別相。順餘方俗。有天人名。阿難。譬如下賤。半挓迦人。對於輪王。則無可喻。威光德業。悉皆無有。又如帝釋。方第六天。威光等類。皆所不及。園苑宮殿。衣服雜飾。尊貴自在。階位神通。及以變化。不可爲比。唯受法樂。則無差別。阿難應知。彼國有情。猶如他化自在天王。阿難。彼極樂界。於晨朝時。周遍四方。和風微動。不逆不亂。吹諸雜華。種種香氣。其香普熏。周遍國界。一切有情。爲風觸身。安和調適。猶如比丘。得滅盡定。其風吹動七寶樹林。華飄成聚。高七人量。種種色光。照曜佛土。譬如有人。以華布地。手按令平。隨雜色華。間錯分布。彼諸華聚。亦復如

是。其華微妙。廣大柔軟。如兜羅綿。若諸有情。足蹈彼華。沒深四指。隨其舉足。還復如初。過晨朝已。其華自然。沒入於地。舊華既沒。大地清淨。更雨新華。還復周遍。如是中時。晡時初中後夜。飄華成聚。亦復如是。阿難。一切廣大珍奇之寶。無有不生。極樂界者。阿難彼佛國中。有七寶蓮華。一一蓮華。有無量百千億葉。其葉有無量百千珍奇異色。以百千摩尼妙寶莊嚴。覆以寶網。轉相映飾。阿難。彼蓮華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者。是一一華。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諸佛。身如金色。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殊勝莊嚴。放百千光。普照世界。是諸佛等。現往東方。爲衆說法。皆爲安立。無量有情。於佛法中。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阿難。極樂世界。無有昏闇。亦無火光。涌泉陂湖。彼皆非有。亦無住處。家室林苑之名。及表示之像。幼童色類。亦無日月。晝夜之像。於一切處。標式既無。亦無名號。唯除如來。所加威者。阿難。彼國衆生。若當生者。皆悉究竟。無上菩提。到涅槃處。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阿難。東方如恒沙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彼諸佛等。各各稱歎。阿彌陀佛。無量功德。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稱讚。亦復如是。何以故。他方佛國。所有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

非無優劣而於腳蹠則無有異尒時欲界諸天及梵衆天等皆向彼如來
合掌頂禮而三唱言南無不動如來應正等覺甚爲希有又歸命此忍界釋
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彼攝積法門尒時欲界諸天以曼陀羅華
及諸天香以散佛上所散香華於虛空中合而成蓋復以諸天華香遶散
彼佛以爲供養時天帝釋作如是念我此四衆及欲界諸天皆欲見彼不
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世尊如彼釋天心之所念結加趺坐安庠虛空是
諸大衆以佛神力亦住空中皆遥見彼妙喜世界不動如來及聲聞衆衆
皆見已右膝着地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此界衆人皆作是念豈非
三十三天爲見彼佛而來集會禮拜供養是時帝釋作如是念彼界諸天
以人押而住我見彼諸人等服玩資具與彼諸天無少優劣尒時世尊攝
神通已告天帝言彼諸人民皆受天樂汝應受樂是諸人等見彼如來及
受樂彼受天資具者彼諸衆生從餘世界命終以後皆得往生不動佛剎
尒時舍利弗告帝釋言汝見釋迦牟尼佛及不動如來由此緣故汝於此
衆得大善利況汝已得過人之法時天帝釋作如是念彼諸衆生聞此法
門亦得善利何況得生不動佛剎尒時佛告天帝釋言彼菩薩來人當生
彼佛剎者亦得善利何以故彼諸善利皆應得住不退轉故若餘菩薩於

其現身願生彼佛國者應如皆是住不退轉佛說此法門時五百比丘於
無漏法心得解脫五千菩薩六千比丘尼八千優婆塞十千優婆夷及欲
界中無量天子於彼佛剎皆願受生如來是時皆與授記於彼佛剎當獲
往生若餘有情當願生者如來亦當與記生彼佛剎是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搖遍搖等遍搖震遍震等遍震由此法門
所加持故佛說此經已舍利弗等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
緊那羅摩睺羅伽聞佛所
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二質

易

易書九十二

項安世家說太玄潛虛之法　易之準日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則多十
八日減四正卦則又少五日及四分日之一故言準日者必以每卦增
七分六十卦凡增四百二十分日法以八十分爲率則其四百分可當
五日其二十分可當四分日之一而後始與星度合然作易者初不以
星度之多而增吾之六爻而爲六爻七分亦不以星度之少而減吾之
震兌坎離四卦而爲六十卦吾知爲吾易而已至於太玄則八十一首
每首九贊爲七百二十九贊以兩贊準一晝一夜七百二十九贊當三
百六十四日零一晝矣而尚少一夜及四分日之一作太玄者於是即
八十一首之外別增踦嬴二贊其一以當一夜其一以當四分日之一
凡以求合於星度而已而不卹吾贊之無首也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
玄之作也有人焉此易與玄之辨也易之畫卦也一奇一耦三之則
爲八卦雖欲增其一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又以八卦相重

爲六十四卦雖欲增其一亦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蓋皆自
然而然非強然也至於潛虛則以五行生數爲原熒本卝基之五象又
以五行成數爲委𡧍末刃冢之五象五生五成共成十象十十相合其
數爲百不可增減也而作潛虛者乃每行以本數除之一者存其一而
去其九二者存其二而去其八自是而上去七去六去五去四去三去
二去一惟十則盡存而不去積所去者凡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
爲潛虛曰此天地之數也則其爲術亦盡勞矣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
虛之作也有人焉此易與虛之辨也　潛虛減法　原減五委減四
共減其九熒減五𡧍減四共減其九本減五末減四共減其九卝減五
刃減四共減其九基減五冢減四共減其九以上五九共減四十五行
以五行生數配生數者惟原左得全配原熒本　基至熒左則減一委
本左則減二原熒卝左則減三原熒本基左則減四原熒本卝凡減其
十止用十五　以五行成數配成數者惟委左則全配委𡧍末刃冢五
𡧍左則減一委末左則減二委𡧍刃左則減三委𡧍末冢左則減四委
𡧍末刃亦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生數配成數者惟基左得全配委𡧍
末刃冢至卝左則減一冢本左則減二刃冢熒左則減三末刃冢原左

則減四。反月木反亦減其十。止用十五。以成數配生數無全配者。家減一。奉月減二。奉未減三。本奉森減四。奚本奉妾則全減五。示奚本奉凡減十五。止用其十。呂爵平崖澤論說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覆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猶得。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趍乎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達衷卻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伊川易都不偏踏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究。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危。頻復厲 陸象山語錄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三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見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揚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讃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

入富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爲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蒙辭卦有鶻突處。 陸象山集易數 爲張耀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衷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爲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陰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爲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耦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耦一奇。則四八八爲震之象。八四八爲坎之象。八八四爲艮之象。兩奇一耦。則八四四爲巽之象。四八四爲離之象。四四八爲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爲老陽變 三耦八 爲老陰變 兩耦八一奇四 爲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耦八 爲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二四六八十五材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

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理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必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有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一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一三五七九此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耦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耦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交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異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三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廢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黃勉齋

集易說 警學謂用患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爲〻〻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實之萬事一理〻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爲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猶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義也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脩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爲明內明身脩也風在外卦爲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之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雖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謀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

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爲長　困言致命請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黄勉齋年譜問易上六爻　這是陰陽奇耦做成世間事變都從這裏出若只作人事上看便不是如乾卦六爻聖人便說六箇龍與人去占初九潛龍勿用占得這爻一切人都未好做事九二見龍在田占得這爻出得一步利見大人上面遇陽剛九五之君故好出來用事這是隨人占象所值即是爻象中間依舊有箇道理如潛龍之時聖人不教人出都教人勿用這便是道理史子朴語史子曰易者象而已矣凡事猶器也象猶器之模也冶金陶土同脫一模形雖同而質則異是故乾坤之象可以爲天地可以爲君臣可以爲父母可以爲夫婦可以爲首腹可以爲馬牛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亦莫不然苟以一象爲一事安能包羅萬事哉張無垢先生心傳錄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於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康熙堂集

答邦美叔書　承諭讀易已兩終親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羨欽羨淵在了翁及龜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輙問今衰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質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唯蚤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爲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醸成毒藥之喻以證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視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當謂聖人立象以盡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惟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今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嗜炙之喻嘗見之否因書略及所聞儻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　答陳了翁右司書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連辱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貞至順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貫串郷又以孔子之教人曾參之不忍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爲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參錯其間事理互験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獨措意圖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備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淵之初學特辱教之淵安能受之而不慚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後日於此或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狄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蓴梗廓然不爲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焰然不有其大勞謙以終之然後不爲小人之歸淵既粗聞其槩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爲要體之於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積維絕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維絕而後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維又曰舍我之身何也舍身而不易維可乎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何也豈此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之謂也以是爲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爲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易於無用之地是以涉有者滯已而入無者憤空而易之道息矣然則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而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貞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爲體而柔以文之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爲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文也其亨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

舍車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乘顧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賁之所以亨者以剛勝也故賁其趾爲賁之初焉未之能行唯恐有間其行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定色耶四教之所先聖人施教於人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爲己之學也故宜先内而後外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爲然者也其疑者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原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管中窺豹特見一班耳安能聞之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所寄語錄序已領淨土觀音二記於師祖處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爲望百川學海晁氏客語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宋魏鶴山集答丁太監書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蕭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爲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遣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卑庚不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無以蒙稱歉不益加懋勉哉丈

李詩傳在成都圖見之。皆不曾得參。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俟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發之牀跳。此之為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羲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嘗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卻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遂旋抄說。因溫尋諸經一過。然後為之。旣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抱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未敢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賖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耶。書樓欲榜以執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樓。姑作六字。以備未擇。若供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荊門張僉判九萬書　先天廬吟。益欲追配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旣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否。程易明白充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兢之為象數。則俾其難知。嘗欲為之發明。令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庶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鋼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衆稱大過。向待生時精求燁燁。今來詩多有衆病之語。豈詩家常詞耶。其信然耶。　答真侍郎書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楊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横渠之與濂康節之因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講求。才月餘。聞讀者聽人人自謂有益。考近郡亦有來

者。萬一中間間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智古人曾見之否。　跋秦泊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遊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泊鎮鄭楊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宇宇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溥。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旣不足以語此。邵子文元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溥。亦知汙者也。　答劉司令辛書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是言。詳味朱文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平園以為如何。　答知常德袁提刑中甫書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竊意游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屬水。火為外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暑。而無寒大。此可以見內外之辨矣。若更以耳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看之。尤為親切。魏鶴山渠陽雜抄　漢上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彖辭附于文下。乾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為卜筮之書。而所作不遠矣。　說卦　余曰。自經秦火。易書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蓋說卦者。陳說變卦之義。與夫象數所自出。爾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該而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千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八十一。文王衍而繫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後世謂之範圍圖。文王序而衍之。即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焉。孔子推明作說卦。子夏注圖而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有白雲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傅分為二派。傳至康節。以範圍圖說目曰觀物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儒學警悟學易無大過。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

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易數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何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而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踦嬴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或以曆象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余家藏朱易有太極銘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既不容言曷名太極極訓為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即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太極關前其冥濛濛一氣既判昭昭融融昭昭即冥冥融融即濛濛此易之有也何有於易哉何有於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索何曰於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空即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

妙矣太極易何以有於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有何斯昭昭之多

乾坤易之門銘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闔闢日昱晝月昱夜闔闢之春而生秋而殺闔闢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寤而息出吸而息入闔闢也其在物也舒而為華斂而為實撞之而鳴嘿然而息闔闢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索何曰千變萬化孰為變化是變化者即非變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即不易不易即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為易為乾為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二闔一闢闔闢皆易於此乎入於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來無

朱起巖東塘集　講易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於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以盡天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關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為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夫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緼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夫君子常用小人常斥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然逆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材知周萬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夫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夫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淵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

乾元坤元　元者何大也欲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形容而聖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在在皆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為大也先儒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三五之中所以為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也龍德而正中也謂九二也

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為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為見龍自五言之則為飛龍飛龍之中即見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二五自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餘卦皆然也六二之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當屯之時不敢苟合寧舒徐以要諸久不可大有為寧收歛而畜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之道其周公遭變之際乎六五童蒙之君賴剛中之臣乃濟其成王之謂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需九二曰衍在中衍之一字妙矣哉處需之時苟不能寬綽厥心以俟天命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寬衍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裕也九五一無所為需于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時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兄弟燕朋友故隨時當然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已也九二之不克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枉直惟其中正是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無往而不在其可

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為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曰在師中吉六五為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後以弟子分其權則失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時無阿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也乃吾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屯至比或上體或下體皆有坎焉履險而不失其道豈足以驗中之可比通行而無疑也至小畜則免乎險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我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宜九五有孚于衆陽以中正而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牽攣而復于上蓋不止乎獨善而已履之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五履帝位之尊剛中之上九為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為乾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中以為天下準為萬世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興賢與子皆中也揖遜征伐皆中也誅管蔡釋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簞瓢皆中也父師則去為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為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矣至於拘儒則又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者無它故焉不壞於執一之拘儒則壞於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之未畫安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安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非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名之何耶名為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噫甚矣人之難悟也吳詠鶴林集某閑居寡侍時豢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錄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鋪指條達如以子半為復之初黃鍾為復之候仁為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闢諸儒動靜之說此為未瑩耳蓋陰陽易也動靜易也易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

物寔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密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於物五陰方剝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萌蘗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較為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說識破此心真善觀物者也況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為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說歸宿處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動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蘊奥義至此復大明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為復耶蓋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還得子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後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擬未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雪積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說橫說無不可觀只看入

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卻要吾人喫緊用工。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遊心常吳，必欲窮極，其靜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為言哉。一日之間，雞鳴而起，讀經東窻下。飯罷臨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復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晝之後有山，有梅園竹塢，非風雨日暖不出。夜則青燈下方徧閱史冊。率至子之半乃寢。尚中以為易乎否也。雨寒迫節，草草占答，不敢餘俟後訊。其自中川龍宇，復回茗溪，獨居林木之間，粗安其拙，雖曰道而實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赴真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所亦疑之。何天之不慭，使吾鄉耶。戕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羣婦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謗傳耳。南窻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諭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確，日月相斛，晝夜相承，死生相摎，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戴神墨，復棄或，式以玄測，或以後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紀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通看，若見理，則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博之學也。尚中以為何如。近設夫看論語，嘗寄序引來，然好惟命名曰衍究，卻又侶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擢其年之老也。況為日夜孜孜，斃而後已。因答來教，輒僭及此。亡弟撰誌一本，就納過目，必為惻然。香和功堅梓小艇訪我於花外，嘗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筆以斯文斯道，珍淡韓流潤泉日記。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明三才之道，是以立天道以氣，曰陰陽；立地道以形，曰柔剛；立人道以形氣而兼之以知識，曰仁義。是三才之道，皆稱一而為二也。亦其所見如此，或有所本也。　晁子止云：易之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常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而終以坎離，下篇始以夫婦，終以未濟也。又晁子止以先說易似類昔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為之說者。如曰乾為馬一章設卦者，遠原諸物也。乾為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於萬物，無非身，是以神心包乎萬方，近取則八卦具於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虛，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

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有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疑。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為物，遊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朝異之，則至賾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死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　余克忠正肅記嘗見方孝嘉說穆伯長之孫云：伯長有易書，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孫行，易道復晦。又云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體，理則昭然。又六子即是乾坤破體之畫，卦取象本為時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此麻衣道者易說也。　又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太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歟。易是衆聖人之作，有子曰者，孔氏言也。李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大小戴禮博士。注謂嚴彭祖、顏安樂。本是初四平紹陸登讀易三年，不曉文義。　又晁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為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為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邵子和易書，其所長所見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神支離則有功，發衆論則過矣。程可大解易卻不美，蓋變不失時，易道也。質易與體易殊異。　易無所不備，垂世明道之書也。書出治以紀變，詩治效之著於人心不自已之書，禮教人為學，春秋明王道之散。易自前以及於後，春秋由後以及於前。周官一書為成王作也，周公輔文武，文武用周公，何待於書焉。　呂麗澤說易多疑程而少質。朱晦菴說易多祖邵而少通。　伊川所解易未足以盡易，亦足以盡見其學也。　程正叔解易云：位極而無適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張平子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則易亦未為全書。　希夷消息麻衣易云：山自天之二而墜於乎，未有人言及此。當更詳究諸家之說。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俞文豹吹劍錄：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畏則識長。史蓮峯先生家集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孰而為卜筮者，孰當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弊蓋起於世之儒者

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為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而聖人百度修明。庶政和務。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為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庸君暗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於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為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於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為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於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遠於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劃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為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

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艱。險阻艱難。備嘗知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遂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絕。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聖人慮患之心。恐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謂妙用者幾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於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泯沒於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昇其臆說妄儀。上古遂以為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為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謂春秋之說。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典籍之阨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雷霈。水火之沉燼。亦

屢矣。西漢之興。雖間出於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缺者。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書為詳。而是書亦不載於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於近古。遺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能然而載見一卷。需于血出自穴。與夫係辭所謂子曰之辭。後世之議者。未免致疑於其間。況是書娃紀皇策政典之篇。又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焉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使世莫不以為夏后氏為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為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顧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於詩書。隱而難知。略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泯。非特辯辯不伸。又入於卜筮之學。殊豈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於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歟。噫。所不可知之事闕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責誣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為偽妄。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然而敢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稔之窮思數萬之眾辯。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所敢議也。若夫止於名之所繫。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

夫取而為卜筮。下及諸儒之辭。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與性命之至理。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復得是道。以物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比陽。是書復出於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敘書。以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三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為首。歸藏之書以坤為首。坤乾以乾為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為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數。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為。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爭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而殊塗同歸而已矣。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

其間與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爲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爲後世濡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說。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之說。不足信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爲詳悉。以周易爲占者十有六。以連山歸藏爲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策者也。遇坤之比。其繇黃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宮。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也。然而咸以爲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爲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醇爲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爲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汩沒于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爲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振。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粲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汩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其端緒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元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遺編餘論亦與草木而俱壞矣。是數

子者尚不過論五霸之大略。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爲黃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橫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得炳燿以傳誦於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吾與執事者論之。經濟編司農卿兼尹京　淳熙丙申。臨安府擇尹。大臣啓擬公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參李椿於人無妻曲。　王音曰。正欲得如此人。被旨兼權。　轉對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比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漸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

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右十六卦。九居五。六居二。皆當其位。而屯否同人觀無妄咸遯蹇萃既濟十卦。二五中正相應。而皆有戒懼之爲卦。九居尊位。餘爻皆順。一陽有艮之止。坎之體。而無震之動。所以吉也。隨乃動而說。天下隨時變泰之卦。故九五嘉吉。而二猶有所失焉。家人女正之卦。二五位當而相應。故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可不正也。益二五相應皆吉。蓋損上益下之卦也。革之時。文明以說。有元亨利貞之德。已日而後革之。當之至也。故悔亡。二五皆吉。漸之進也。如女歸焉。故二五皆吉。亦有三歲不孕之艱焉。　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咸知之言易而無備也。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臨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大畜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恒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睽九二，遇主于巷，無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損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歸妹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右十六卦，九居二，六居五，皆非當位，而二五相應，俱吉。惟大畜雖說輹而無由，損雖有征凶之戒，而能中以為志也。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夫婦之道，非君臣之事也。大壯六五一爻，有喪羊之象，而亦無悔者，喪羊謂不成兌，而有兌體，故無悔，終歸于成乾也。臣竊嘗讀易，觀聖人立象，明君臣之道，別君子小人之分，垂教萬世，深切著明，非空言也。乾，陽物也，其體剛健，為君之象；坤，陰物也，其體柔順，為臣之象。六爻之位，以五為君之位，以二為臣之位。王弼以謂初上無定位，係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謂二三四五爻也。故凡六居二，九居三，六居四，九居五，為位當；九居二，六居三，九居四，六居五，為位不當。六十四卦皆然也。故九五為君之位當，六二為臣之位當。又凡位當則曰正也，二五皆謂之中也。其吉凶悔吝，皆取于當位正中與否，又應與不應耳。二五一陽一陰，則謂之應；俱陰俱陽，則謂之

無應。是皆有據者也。然則六十四卦二五相應者三十二，九居五、六居二，當位相應，宜乎吉無不利，而考之比、否、同人、隨、觀、無妄、咸、遯、家人、蹇、益、萃、革、漸、既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位皆不當，宜乎不利，而考之蒙、師、泰、大有、蠱、臨、大畜、恒、大壯、睽、解、損、升、鼎、歸妹、未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吉。何哉？此聖人之教，必然之理也。蓋乾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坤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虛中而行其剛健也，用剛中而守其柔順也。故乾，天也，在上；坤，地也，在下。而乾下坤上則為泰，乾上坤下則為否。是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乾坤也，陰陽也，剛柔也，健順也，互相為用，不可須臾離，離則非道也。故乾陽剛健，象君子；坤陰柔順，象小人。是故乾在下則君子內，坤在上則小人外，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人之事泰矣。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天人之事否矣。此所以有取于六五九二之相應，無取于九五六二之相應也。六五虛中之君，能用剛中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濟之理；九五剛中之君，惟用柔順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委靡矣。有如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臨二剛浸長，將泰之時也，九二剛得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君，苟不知四陰尚衆，天道未究，臣區以委曲順命下隊其民，而急于求合以圖進用，六五應之，則變而為也。夫將泰之道，有七貴之凶矣。惟未順命，安其位為君保民，以待三陽交泰，上下志同，然後初應四，二應五，則成咸感之吉。故初二二爻皆曰咸臨。象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三變然後成乾，故也。六五知臨，謂能委任九二剛中之臣，不急責其順命，故能成泰之時。九二允之，中有信而無悔，故辭曰：孚兌吉，悔亡。象曰：信志也。六五知其可信而行之，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彼區區謏佞之臣，常萌覬進之心，或覬望，或有所進獻者，曰：我能承順君命，是烏知咸臨之義哉。夫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待乾體成，天道究，而上下交耳，非用剛中而守柔順者，烏足以語此。遯之為卦，於臨之象，聖人已豫言八月有凶，為二陰浸長，將否之時，為君子之戒。故六二之辭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不言中正，不言位當，不言利吉無咎，但曰固志而已。蓋柔佞因位之象，如黃牛之革，牢不可破，莫之勝說，言其能盡也。此爻所以獨不言遯，成否剝之凶，皆由此爻。聖人垂戒，豈不深切著明乎。至如咸九五、六二，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恒六五、九二，位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聖人之情，又可見矣。詳味諸卦意旨相符，仰惟陛下虛己待物，至如臣輩微

賤。亦受其蠱言。可謂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深合易旨之妙矣。然則未見有剛中而守柔順之臣。上副陛下焦勞求治之意者。臣愚慮未以剛中求之。而姑取柔順之士。故士夫從風之化。皆柔順以固寵祿而已。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蓋皆取于順。而臣輒以柔順爲不然者。若不以剛中而守其柔順。則將無所不至。故聖人戒履霜堅冰之義。曰。蓋言順也。言順之極。則必至於是也。故六二之辭曰。直方大。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不專取于順也。臣願陛下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使究其義無虧。則信而任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無所守而挾情。則絕而外之。君子小人之分既別。必得盡臣道之士。仰副陛下恢圖之志。可以端拱而天下化成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自然之理也。若使君子同小人。非國家之福。或指善類爲黨或專交結爲謀辯之宜早辯也。內君子外小人。永泰之道。伏惟陛下聖明。必能察之而不失也。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不任惶懼待罪。金正叔

集六日七分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其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配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若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來居坤之初位。是爲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于乾之九二。來居坤之二位。是爲臨。䷒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爲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來居坤之四位。是爲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來居坤之五位。是爲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也。及夫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陰爲五陽決去。故六位純陽。復居於乾。䷀乾純陽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陽極則陰生。故坤之初六。來居乾之初位。是爲姤。䷫此乾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于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爲遯。䷠此坤之二陰用事。六月卦也。又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爲否。䷋此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乾之四位。是爲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爲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位。是一陽剝落也。故六位純陰。復居于坤。䷁坤之上六用事者。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

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二陰之來。小人之道長。故變復而爲姤。遯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臨而爲遯。夬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衆陽之盛。君子之道長。以剛決柔。故變剝而云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衆陰之盛。小人之道長。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故變夬爲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謂日當爲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以云。來復者七日。諸儒妄爲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夫六日七分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足。餘七分耳。即當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況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即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八分。得五日餘四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朞之數。繆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云震離兌坎爲四方之卦。獨不繫於日。又妄云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日。既云用事之日豈得不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爲父母。爲天地萬物之祖。何爲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爾。乾坤二卦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乾坤用事。坤卦有六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也。如穎達所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矣。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之說爲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溫。言災變之術。固已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初上無陰陽定位　輔嗣略例云。按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異功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無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乾之上九不得云貴而無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

無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其位而云無者也歷觀衆卦皆亦知之初上無陰陽定位亦以明矣足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以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卦之終始位無常分非可以陰陽定也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不及初上之定位也君卿謂乾之初九亦陽之位陽德未彰藏其用潛故謂之潛上九亦陽之位但以亢極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復非君位而爲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之位輔嗣但以乾需二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輔嗣辨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爲陰卦上之爻爲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耦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式動而之變得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體各乘其時而來居有其位得居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爲之主而非君位者或得君位而非爲一卦之主者故爻有失位得位之爻惟物上是卦體之始末非居中得正之位爾若下繫之三章云其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次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已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無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若只以居中四爻爲有位耶則三材之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位之說而困云無位未知其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二質

易

易言九十三

趙善譽易說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太玄用九亦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充以待績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極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太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之與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於復者一陽之生也元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元之以咸者亦七日來遇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太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遇繼咸之義孔子賛言之矣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准之豈妄也哉

林陸佃陶山集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擇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効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禮於天官言懸治象於地官言懸教象此有掛者有象之證也禮言效馬有左牽之效犬者右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夫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於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於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大

夫上之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並爲二二物相敵爲兩於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爲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洊而至爲洊於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故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才而才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於父言體則於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於長女言用則於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於中男言才於中女而闕於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之者用天者也坤之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說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才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莫亦若此而已呂淨德先生集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於數而成於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自然或以爲無補於教畧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於占術方伎之事而後已夫畧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於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緼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以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於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行有三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於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揲之於渾淪之先發

之於成蓍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於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於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此九六之數抑又合於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然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蓍之意而繫之於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於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蓍之奇而歸與扐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於此而不兆於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之何如也蓋道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扐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六大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誨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本於數不感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先而本至於象也以氣而言者得於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於八卦之先而本於數故謂坎離兌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感乎氣故爲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目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於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

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義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前賢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叙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說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

四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坤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得之於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紜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緼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賓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或易而無所考信夫物之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名者衆始乎天地地化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悉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祇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於卦而揭之於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所倚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

書而互書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而未及於下雷未宣於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於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於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天柔而明居於外天剛而高處於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有大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於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柔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說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盡事也上以剛德止節於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於衆而可觀望觀也天地晉顯也地大明光隱也山下出泉蒙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蹇非其地蹇之澤性處乎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夫夷而上山止而下謙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咸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无妄上有大烹鼎也風自火出而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於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雖始於艮又其鼓動

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體剛居中而正內孚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於外以及於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也木上有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大下澤睽也澤居上大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於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居於上號令不及於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於上雷動於下有必合之理故大雷爲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於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長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常也風散雷動百物皆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於澤畜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屯言乎體蒙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邪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是

景迂集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

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三才。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於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而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使之學者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穎禾嘉獨有得於此，何街陽猶晏排之。況他人乎。穎云過此以往，于欲無言，則所感不淺矣。況之初聞康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斷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惟楊子雲準易而為三玄二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乎不知其何以也。係辭言卦之象，皆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於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言凶悔吝無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

畜、履、同人、大有、謙、臨、无妄、咸、恒、遯、睽、損、革、升、未濟，十有六卦之象以應為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既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則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象，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象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邪。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為無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又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為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吉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允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為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

亦玉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為得，又從何邪。由是言之，為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獨偏之傳，弼專以斷為術，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於易論世致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責其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審於卦，變而變不以位為應矣。況其不為變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為體。遠公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辭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位之應，不亦未乎。　位　繫辭捷於爻，而要於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言凶悔吝無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無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

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為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梅楮之微。不肆象兕之惟。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謂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為善，則無過邪。何必用柔中而補過也。學者不以四為中，則六四永不能用柔中而補過矣。豫六四無不利，揭豫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為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為虛，而仁為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言。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於蹇而已。何也。解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於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邪。困之九四號為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為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為

夫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既為得位。而旅焚其次。失其
童僕。九四既為失位。而旅於處。得其資斧。噬嗑彖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至六五象則言貞厲无咎得當也。既濟彖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彖言雖
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有失。初不繫於位之當否。果何
足論哉。借如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者十有三。豫
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革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
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
也。不知果何謂也。嗚呼。聖人之合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象爻位
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彖在
卦者。則又亦兼卦旨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无交害之類是也。顧
弗明乎。學者仍倡之。害於自昧。 承乘 學者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
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譬如狡兔三窟顧必一安其說
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陰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於帝君
李氏分女媧婚忠得忠失。臣區卦旅為觀觀會通於自然行典禮而不作
所流廣大者哉。是雖皆得於上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豈其然
乎。且易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係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夫彖以情言。吉凶
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會下。志在內志在外者。
從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為言也。其言乘剛
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
未之或值。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无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
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
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
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解之離了者。自王弼而
來一口曰。初。祖也。君。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
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指帝特為馭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
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
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爲氏亦頗行於世。然則承應之學自荀
爽而盛歟。 中正 中者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不
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
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
則李氏不特冒於周公。亦且貿於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凡六

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
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為者。又
使何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為失位
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
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家初六之正法
離上九之正邦。又使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九四
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也。而九二九四六五何
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也。家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象之六
五不得為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象之所謂中正者。自
因卦而為言。又安得以爻卦為一體哉。嘗卦爻之不辨也。悉矣。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
爻以情言。又其為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
猶贅也。聖人何喜多端而縕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
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胃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固
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
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為之辭曰。成卦則可。為
爻則不可。乎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豢龍不其難乎。又彼謂
履虎尾咥人者。正為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撓本
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
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求炭有。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之。何
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卑
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
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
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未其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
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嘵嘵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
盡言也。不亦悖乎。何晏賊意之。乃為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
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
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嘵嘵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
輩巧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
何必乾乃為馬。斯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之託興於草木鳥獸乎。孫
盛之譏弼宜哉。盛為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動變故表圓

應於蓍龜圖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議託象而慶吝交著蘩吾則失之矣八卦者圖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影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象未形之形故畫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妹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猶假與之該必也豫安圖書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於五不知孔子贊遂據何乃為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曹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為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求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為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於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於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於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為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

為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象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知為一之於德則有泰而無否常使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能見而睹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然亦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為咸恒咸恒變而為損益坤之上六下震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為損乾之九三下震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為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為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上而為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貴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爻變通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豈未知思乎孫盛譏弼以傅會之辯到於浮義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効互體相攝皆積落多所不關率証也今之學者滔滔

又皆易之下走也 訓詁 古人之訓詁質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用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王隋居閒何晏二劉畢好異務華訓巧而遂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剝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竜變經更審於商者之治卷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質而簡晉易為豈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輔象曰以正中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拼此六字同異學知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 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千在古亦據猶之資而及于簪 則一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通與今日寄寄之學不知古者冠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豈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為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於中古者乎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夫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合人知此參何使之人謂於穿寄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升斗稱篆隸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援受之不同則其存則錄羅泌路史發揮易之花 哉曰夫子以易象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試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以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凄言易之說

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陽為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盡繼之反類反類不盡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嚮生則陰天

上而逆復。陰自不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恆，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為剛，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變生以往，或逆交而來，或互以交，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噫！天之交易之道乎，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艮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蓋之日月，而於文正為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故於日上為冒，相對為明，對而麗為昒。易有朔也，所謂朔易，冒者晦也，明者望也，物有望而食者也。是故西四昒，蒼明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易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特旦忽暮，比夜忽起，行之易也。然剝而雹，寒剝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洌雨積草，矣悴，勢之易也。地化而驚，驚化而地，形之易也。魚化而為鳥，化而沉，性之易也。積黍為日，游魂為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終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為曰，日月相逮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使交者，微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總微死。蘇此喻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丈夫鍾雲房而與之論哉。以進肯鼎令文與■進

明易象象。易者明象之書也，晉者聖人之作易也。順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徵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易，蓋聖人之大患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畸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畫故為是象哉。天廢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驟，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无自而明。內外上不遠邇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缺發，而使理无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象，曰象是亦一象已。易者迻也，日月更遞而相貿者也。逮也，度古歷逮而逮焉者也。至於象

則象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為者也。進與進同。進猶待也。如立之有測條猶恐也。如立之有礙曰進甲，者是數成良法也，然之數者一，起人而有隱士之意。蓋形也，有象之著，而象也，有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象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象取於象。何謂也？易者蜥蜴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蜥易蝘蜓是也。亦曰石蜴，曰蛘宮，曰龍子，曰蝾螈，曰蜥蜴，曰蝘蜓，曰蝎虎，曰守宮。又曰蚵蚾，木蠹，曰蠑螈，蓋治此疾，俗呼地卵，一曰地蚓，一曰十二時，每時一變也。故又名曰易。緣以本爲則，其漢武用之宮闈，乃為守宮之術，與龍通矣。旋倖而者尋之。又能變色，以無合云。象者茅犀之名，雜神是矣。犀形動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象亦曰矛犀，狀如牛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腜有成倍膌應四時而已。猪子云。人卒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數之形一本白刻，非象凡所加意窮相類。又進視之，與遠无異，是故謂之象。身長十二尺，而非真其本而，非隨四季移於四足，五采蟠跪，三千一歲。不能知吉凶。不淳死中上天。斟象天上个取其晴，不復同之，城欲得之貴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豬羸之豕，虎豹見狗羊鼠豚狐，牲禽具，蚓隼雉鴻雞鳴鶴鳳鳳，咸取而象之。鳳凡見羽去之是。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純，于舟，于車，于琴，于輿，于膏，于輻，于輪，于轅，于匕，鬯，于資斧，于餅，冤窗，于匡，鼎簋樽甁，弟茀缶，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黃，于圭，于衣，于端，于裳，于褚，于御，于紱，于書，赤紱，黃裳，于布，于筆，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庭，于蒲，于牖，于倉，于廬，于郵，居，王居，于次，于巢，棟，橘，門，戶。於郡，則取于邑，于國，于宗，于衢，于塗，于陛，于閘，于處，于廟，于巷，于比，鄰郊野。於物，則取于棘，于葦，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叢，于杏，于茅，于茹，于薺，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莧陸，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昃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載，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年，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陵，於陸，於沙，於干，於穴，於陰，於莽，於磐，於苔會，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泥，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麓，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頂，於趾，於頄，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耳，於齒，於股，於腓，於尾，手足，耳目，頰，面，須，髮，腹，背，膂，拇，腓，倚，汙，血，股肱，心，背，眇，跛，孕，育，天，劓，刖，削，荷，校，桎，梏，刑，逕，尸，疾，婚，娶，慶

賓。齊咨涕洟。歌嘯笑號。嗟嗟嗟諮。感僕志意。遇僕關聲。笑來焚弃。靡不佸
之。猶各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晁方周人弟子康侯大君。士
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奎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
夫小子。女須娣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人。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先
主配主。金夫使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無人丈人。錫命好爵。笑
言號咷。戰征耕獲。患涉弋獲。望篤言倫。元筮夫征。南狩納約。以至帛足。默
喙翰音。翠韋果飛。鴻躅角積羽翼。會臭甘苦。玄黄朱白。浮膏公餗。乾胏臘
肉。飲食享餽。勿藥遇毒之類。一字比配。曾無遺者。謂不知是。不足盡其意
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艱深之有。而代之學者。殯荒辭溺
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殊而諸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乾非惟
乾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
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求之。則
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
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求之。徒執代
之人執象以述易。而皆伏羲之實。畫以爲文王病。乃不免明於象象而欲
深求於易。此買茶者之妄人也。舍肆而求羔。舍枕而窮海。吾今豈有是哉

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鄭樵學二先生編數　龍馬負圖。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與四爲肩。六與八爲足。五爲腹心。是天地自然之數也。亦謂之九
宮。縱橫皆十五數。總四十有五。（陳摶孔傳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或者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既減其五。又
虛其一何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之氣通於萬物。故減
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故嘗爲之說曰。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
於北。地二上駕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
地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
生者成以耦。以耦生者成以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奇耦
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大衍之數減其五。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
之本也。（姚康曹過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其用四十九。）易之遺書　姜若愚纂疏以千罡經解以爲易。可爲進

（來方州皆云。）而易則元之。同僕于父敬。如君所。左氏以爲易而易則元之
正其參萬事理社欽以爲易而易則元之。元變僕貫知言之選。武帝以爲
易而易則元之。按顔師古注司馬傳。（若世豊之才）引裴駰言。元乃亦猶
是也。漢儒明經執易緯以爲經。置不秘哉。嘗觀左氏所載占筮之辭。比類
甚多。竊意其謂易以爲特卜筮之流。決其所占。否則連山歸藏。如今不同。
故繫以爲經。漢焦延壽作易林。如乾之九三。則曰適涉多路。故言述寒亦
猶是也。　諸儒重卦之說。　王弼以爲宓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
禹。史遷以爲文王。以經考之。隨之上九曰。王用亨於岐山。明夷之六五曰。
箕子利貞。皆商周時事。然則以爲神農伏羲夏禹皆非也。或以爲文王武
王時始建王。此已言王。於非文王時重。然則爻辭孰作之歟。宣子適魯見
易象而言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是爻辭意亦周公作
也。然此之論易者以爲人更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而不數周公。蓋父統
子業也。（此說始見孔穎達正義。）孔穎復釋宣子之言以驗曰。卦辭文王。爻
辭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今依用之。）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四。則六十四之體已具久矣。　孔穎達正義云。重卦之人諸
儒不同。凡有四說。王弼以爲伏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

以爲文王。其言尚及文王者。按繫辭神農時已有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
之。不攻而破。其言神農亦未爲得易緯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
神農。時神農見取諸益不重卦矣。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
於六十四。爲得其實。　孔子彖象用夏正。　或曰易彖非孔子作也。當在
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
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岳
觀。恐大象非孔子作。殊不知周正雖建子。而孔子彖象皆建寅。故以復爲
十一月。遯爲五月。此正孔子行夏時也。　文言　穆姜襄公九年。占有文
言之辭。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之
辭。因取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易考之。所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以有是言。孔
子特文之爾。　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其義。（伊川）　易繫
京房之學尊守名教。王弼之學高談理致。繫辭文言序卦。或以爲非孔子
作。其間每更一章。必稱子曰。若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歐公亦以爲然。
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文辭與今易不同。然則今之序卦等。恐非夫

于全文。或出於經師。未可知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二質

○

檄 洪武正韻。刑狄切。說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以撽召也。後漢紀高封長檄。猶今長牒也。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雞羽。謂之羽檄。言如雞之疾也。許慎說文。檄。二尺書。以木。敫聲。胡狄切。徐鍇通釋。按。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也。顏狄切。爾雅。無枝爲檄。叫有所擊者也。檄。削擢也。有木無枝。檄擢上上長而殺者也。劉熙釋名。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顧野王玉篇。戶狄切。符檄。郭忠恕佩觿集。檄。檄。上工益翻。孟莊子。下胡狄翻。羽檄。其撽韻補。叶音奚約切。郭璞蜜蜂賦。誅蔑蝮於鐵鉞。括檄逮于羽檄。集不謀而圖期。動不安而齊約。釋行均龍龕手鑑。檄古。撽今。檄。又苦弔反。旁擊也。揚榷六書故。匣母。檄亦作撽。熊忠韻會舉要。羽。洶音。一曰。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一曰。皎也。明言此使令皎然而識也。司馬相如有諭巴蜀檄。趙謙聲音文字通。檄。又借遑實作撽。非。爾雅。的。鼓俗字。韻會定正匣丘切。喻告之書。字

切匣丑。匣形貨檄。

篆書 檄 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檄 徐鉉篆韻 檄 六書統

隸書 檄 六書統 真書 檄 虞世南書 草書 檄 章草 檄 檄 檄 並狀聯溪 檄 鮮于樞

總叙 劉熙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司馬長卿諭巴蜀檄注。李周翰曰。檄。皎也。喻彼皎然知我情也。周穆王令祭公爲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蘇鶚演義。檄者。告譬之源。史記注云。檄者。皎也。辭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頗思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爲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宋歐陽公集與陳員外書。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惟有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珊瑚鉤詩話。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太平御覽。周穆王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苞茅之闕貢。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

術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為毅亦屬詞為
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搶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
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
之城顛墜于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意切事
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實
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實然抗詞書釁皦然暴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
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叙否剝指天時審
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
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
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
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王海檄軍書也東萊先
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
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
之名戰國時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春付建為書句矣貴服時本射
陀書檄前通記見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李
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使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楊雄曰軍旅

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謂其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檄漢河
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齊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
六然散文為得體如東萊漢文喻莎車諸國是也東萊先生曰檄書頒誥
某官告某將士蓋間說封授賜禱之意說一段云云惟爾某處將士說為
賊拘脅而不能自歸又喻說賊之罪暴虐說受命討賊中兵之盛叙當時
形勢賊將敗滅須自歸王工說有逆人大度之意開其自新之路末以歸
附則有厚賞悖戾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之末云凡所以賞其如令
周益公檄諭隗囂檄云一書其首毀忠貫裂長沙之業田橫亡命身臨滄島
之虜顯逆順之約分僭智愚之審擇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
責歸陳利害感動人意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討使傳州縣檄
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借但所疑者
一題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
須六四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
袁豹代劉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檄潞鎮
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唐說齋擬檄題唐建東
道大總管諭高麗百濟郭孫幽鎮招撫使諭朱克融右衛率府長史屬西

域兵討中大並幕府元龜三代而上重于文告春秋之際尚于辭令其後
司戎旅而專討伐者乃有馳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
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喪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
轍轉禍為福開其自新之路感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振告士民使
知其不獲已而用兵
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文檄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不為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索隱曰檄許慎
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千唐書舒元輿傳裴度表李興元書記文檄
雄健一時推許度抱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元史趙壁傳世祖欲作文
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壁為之文成
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歟樞密副使

羽檄

西漢書高帝紀上曰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
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
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
檄十明歷矣淮南王傳持羽檄從東方來董仲舒云羽檄不行中國息
大將傳將上頭歷試公卿大臣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之

頭曰押音狎甲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謂檄羽之押者也小
夫決臣之使憤此不知所為李翀日聞錄魏武奏事云今邊有急則以雞
羽插木檄謂之羽檄魏志孫權為書檄三祖詔命招諭多被所為李充
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本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誣而檄
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詐則
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也

長檄

西漢傳聞安帝紀民訛言相驚
長檄甲州之也長檄猶言長棄因道路欲歸本郡所在為封
牒欲時者早以於大檄為警

書檄

晉書孫惠傳惠為東海王越軍諮
祭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
命立成皆有文采魏書劉枚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被所為太
平御覽稱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檄書集含不起草北齊書高祖
西討命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
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隋書孔德紹傳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
景城縣令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陸游南唐
書高遠李憲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美髯沖淡而通事有奇節杜
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遷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

專典符檄

唐書岑文本傳。河間王孝恭平荆州。以文本為別駕。從擊輔公祏。專典符檄。

食檄

高似孫緯略。弘君舉食檄。有所謂羹熊。千膝。炙鴨。臚鳧。熊白。麞脯。糖蟹。車螯。如何嗣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且粗腩。糖蟹。使門入議之。鍾屺曰。粗之就腩。騾於歷仲璧之將糖。躁提擷甚。仁人用意。深誡如恒。至於車螯。蚶蠣。肴目內闕。獲設外饌。無香無美。與元碑何異。宜元應厲。永為口實。喬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袁文公紀筆詩。宣又有玉兵可學。鍾岷州縣吏無米。其視所謂赤米白鹽。野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口占檄

西漢書朱博傳。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陳書顧野王博識洽聞。侯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唐書李夷簡傳。元和中。夷簡帥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顒積奸黷。屬釁怒畔去。夷簡逐顒。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草檄

南史江淹傳。齊高帝以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喜。罄盡。觴夫杯盡。進酒數斗。文誥亦就。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新唐書孔述睿傳。高祖德紹。事竇建德。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墮樓下。新唐書李密傳。祖君彥。博學。強記。屬辭贍速。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犬可使吠由。但恨不主耳。世充令撲之。既困。臥樹下。世充已自欲篡隋。中傳命晉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擬杖曰。此筆生有餘罪。乃斃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唐書元萬頃傳。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李勣率兵伐高麗。萬頃從。管書記。使草檄責之。五代史廣南西路轉運使諭交州檄。　太平興國五年。交州丁璿幼。大校黎桓專制交七月。侯仁寶討之。六年三月。賊詐降。仁寶被害。轉運使許仲宣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桓懼。遣使入貢。　虞允文宣撫川陝。辟王質偕行。一日令草檄。與丹文。授筆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實錄。廣南轉運使諭交州渠帥檄。　許仲宣為轉運使。會征交州。師不習水土。以便宜罷其軍。分屯諸郡。太宗嘉之。仲宣遂草檄以諭交州渠帥。即送款內附。遣使修貢。宋史狄咏傳。咏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郎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咏所進者。播之四方。蘇易簡筆錯。陳書蔡景歷。陳武帝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便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謀。景歷不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授筆立成。辭義感激。

爲檄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自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又言於上。上曰。汝第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決。勒史今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晉書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趙誘。周訪等。擊杜弢于尋春。安豐太守孫惠。斯衆應之。使謝檢為檄。檢綴之。故將彼見檄流涕曰。必謝檢之辭。檢聞之。遂毀草。旬日發衆潰。

作檄

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永嘉五年。洛陽傾覆。王澄不遣。詹騰檄。揮淚涕。顧陳大義。澄令作檄。下筆即成。辭既壯麗。見者咸以是稱之。太平御覽。梁書曰。元帝檄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既權且建。早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毀。湘東帝知僧辯購炯。獲之。賜錢十萬。炯既不欲竭見逆。辭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于炯。　又曰。偉玉。洛陽人也。李通周易。嘗在淮陽獻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秋存亡。楚漢方龍鬪。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之于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論。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湘東不顧。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腹。抽其腸出。乃斬之。北史潁川荀濟。初與梁武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大丈夫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也。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舊唐書郭正一傳。李勣征高麗。嘗令元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淥。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後會赦得還。

傳檄

史記高祖紀。韓信拜大將軍。乃謂帝曰。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惟邯欣翳三人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淮陰

侯韓信曰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毫秋毛也秋乃成王道法見詳之嚴乞為毫盡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檄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陳餘傳武信君引兵擊范陽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東漢書耿弇傳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以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光武大悅乃拜弇為大將軍　劉表傳初平元年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盛袁術阻兵屯魯陽蒯越曰威德既行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續後漢書孫韶傳韶年十七收伯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歡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使諭乃止新唐書王勃傳駱賓王素宦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帝于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唐書李巨川為華州韓建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將餉同力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唐書夏侯端傳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節招諭乃拜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楼淮二十餘州皆順附　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時杲卿在平原起兵討賊既擒將高邈等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餘萬入土門復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謂大將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圍饒陽棄甲走

移檄

史記南越傳秦二世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州令趙佗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太平御覽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梁州大族讖

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為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諫軌然然從之東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李固傳固為荊州刺史時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路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固從為太山太守千里移檄者言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新唐書王弘義傳王弘義以飛變遷左臺侍御史嘗移檄州縣所至震慴之涉切懼也弘義輒託之立切告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　張士貴傳士貴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宋史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蠻入叛上以白諭習南方事除轉運使便宜行事諭移檄屬郡募土人翹悍敢戰者甚衆又精衆以守要害

馳檄

西京雜記枚皐文思敏捷長卿淹遲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堂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皆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也續漢書孔融傳時黃巾寇數州北海最為賊衝董卓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州郡唐書馮元常傳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扐州縣詔元常討之乃先馳檄示禍福賊黨多降晉書易雄長沙人也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為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見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露檄

晉書甘卓傳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以義兵動王室卓乃與巴東將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焉甘卓傳

飛檄

唐書裴寂傳武德二年留撫河東飛檄郡縣促入營壘相保唐實錄長慶元年八月以鎮州殺節度使弘正下詔曰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害忠良恣為殘賊毀舟楫於鯨鯢唶股肱於豺豕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誅夷用伸寃痛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其諭朝旨開遷復之門廣自新之路

騰檄

唐書河間王孝恭傳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

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夫架破之由巴勝檄遠近所致檄下

摻檄 唐書溫庭皓傳龐勛反以月爲庭皓使爲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具述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常無一人摻檄乎囚之

被檄 朝野類要帥臣監司州郡遣有官吏侍闕人攜檄謂之檄局本官自謂之被檄是也

陳琳草檄 續後漢書陳琳傳琳爲曹操作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檄翕然而起曰此能愈疾病也及平鄴謂琳曰卿昔爲本初作檄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而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太祖愛其才遂捨之

一日百檄 東觀漢記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閑講經藝

毛義奉檄 聖賢言行政事後漢廬江毛義少清節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其時義爲安陽尉府檄到升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而仕者也章帝建初中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

吏門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心恥奉檄 北堂書鈔後漢謝承書字君長會稽山陰令少常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求辭心恥斯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詩宋景文集奉檄漢上和兄長廷評喜于邂逅　彌年賓隙嘆離居始得還家奉板輿出沐思深湯餅讌校文官冷字成烏三杯旅棗簪盃切百木凝酣獻壽餘鍾鏐空石壘自笑又隨船爲越移書漫游集奉檄南遊廬百端遠期辛苦換微官方言異俗初難解白日青天正一般盡暖霧消山隱隱夜寒風起海漫漫未顯其向愁中改要看班衣奉母儀竹溪陳夢庚詩　日月孔篤至履坎中興韓合於三尺法行矣一分寬大傘不遮熱水壺獨耗寒平反了無幾足跡略高安江湖後集文衡卿抒檄家山　閒居悞未能准擬冷於冰家檄官無倖山吟客有僧池篁眠鷺石掛折飲猱藤寥落誰相問孤明雨夜燈曹彥約昌谷集楊伯洪風有經濟心捧蜀帥之檄議經費於光範其行甚勇使道不郵尚能訪死生於湖莊柚出古體詩八章格高不可及又見示總郎諸文所作送行篇意可見也託奥味不薄不敢以不能爲解勉賦五十六字以見鄙誠可資一笑嘉定癸未春分後一日　扁舟下峽七經年猶憶西民困儒遭已病一夫空有議誤謀元帥本非賢公朝處蜀天常近之子憂

時大未然過合卸留經濟用此行慮不愧登仙釋渡潤果果劉淳檄自安仁回泊天寧　玉石村前捧檄來冰溪簡君小徘徊因借定可了禪悅與俗何能事雅俳秋到山林風未脫涼生郊郭雨須催送知有句曾吟不想表章來更急哉

曹寅詐檄 續後漢書孫堅傳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以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爲堅前使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資直爾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進及下樓叡見堅驚曰兵自受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封胡降檄 東漢書鮑昱傳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功曹懷檄 西漢侍閣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於檄板書請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避淺事也

登屏窺檄 訓女蒙求晉何

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而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雪矣

以半紙檄 梁書蕭銑曰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情後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

劉訏掛檄 南史劉訏傳刺史張稷辟訏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掛檄於樹而逃

監軍別檄 新唐書鄭珣瑜列傳珣瑜鄭州滎澤人爲河南尹時韓全義將兵代蔡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者珣瑜輒拄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患公可不報珣瑜曰武王就戎事情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

文昌下檄 唐書段文昌傳太和四年以檢校左僕射升京南時南詔相襲帝以文昌持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日解去

弘宣下檄 唐書盧弘宣傳拜東川節度時歲飢盜賊酋豪自王聯蓬瀘嘉榮諸州詠蠻落摇聚弘宣下檄諭賊黨多降

駐馬成檄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年常典記室每軍符府檄或駐馬立成文約理

盡初不舉業。

爲鬬雞檄

唐書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諸王鬬雞，勃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搆。斥出府。

留囊中檄

葉邦郁和李翰家求唐楊再思第明經，初調元武尉，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至于囊中檄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

馬上爲檄

唐書薛收傳收爲記室，判陝東行臺金部郎中。時方討王世充，收爲書檄，塞有，或馬上占辭，嘗如夙搆。

詩文

册府元龜魯仲連遺燕將文

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日早攻聊城，本長千復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弃時而背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兒事七長十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言士曰小利淮海公然春之間，言奴曰臧，言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下曰：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周公，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天鳳四年大風毀王莽路室，又拔其四單金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事聞僮圍，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漢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置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使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告天以求救，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諡。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曆。言身當盡此
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
無窮之數。是以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
析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
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則名山大澤。采得極衆。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
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
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
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
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冢河東。攻劫
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
奔馳。續漢志曰。大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也。法冠晨夜。冤繫無
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
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行順時之令
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列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

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
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
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
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
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統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
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苛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稱將
軍。分縣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使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
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人鑄錢。人化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
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
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帥州
郡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猶挑也。西羌龐恬
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驪兵
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
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
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
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及妻王氏以莽數
殺其子。涕泣失明而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
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
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
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嶽。中嶽。嵩高也。
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
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改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
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驪。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
周禮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猶
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負子流亡。責在君上。既安
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
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
者。囂乃移書於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

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
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爲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
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內。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蕭穎胄爲
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侯使誅戮群公。雍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
位於江陵。遂廢東昏侯爲涪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
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
有時而陂。數無常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效
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
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
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
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宏仁義之至蹊。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
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乃經禮緝樂之文。定鼎作洛
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
綱。窮肆陵暴。十佩平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戚而有嘉容。酣酒嗜
音。罔懲其侮。暱比狂邪。是與凡周。遂令新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

幾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武外威毓親武皇室令德武將
之宗望武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申呂袁釣貨巽咎遺先朝咸以名
重見疑正信貽釁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殲
落之痛信則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豈惠景內逼淫刑外不
堪命驅士分之民爲先死之計倒戈起君遂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
賴蕭令君忠濟宗祏業振蒼昊四海蒙一平之德億兆息再造之基江夏
王拘迫威強牽制臣凶逆屈當時延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顧加鴆毒
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主誠若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疎
疑浸潤成災卷部慈賢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列人之身以鸞澄灌台輔既
誅姦小鏡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忌懸度窮凶醜恣敗鬻王威以爲家勢災
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緊服宣淫孽臣數十粗裼相逐暢欽寀肆之
聞實游街陌之上提挈群臣以爲歡笑劉山陽借史尚言貌肆狂逆天謗
其衆即就梟剪夫天生烝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夫其性豈有尊臨
寓縣毒過黔首起覿威之患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
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憂慢游
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蝕告沴七

廟阽危三才其紀天惟我四海之命永洽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祖天挺
英雋睿叡乘之微著於爻辭當壁之祥兆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
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寄幕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受深責
重誓清時難令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
朔將軍領中參軍軍主王法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
電邁遄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
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輔國將軍中直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武中直兵參軍軍主宋水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
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
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起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
侯詳寧朔將軍諮議軍主沈忱寧朔將軍領中軍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
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萬騎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源
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洞以之奔沸幕府親貫中胄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荊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
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謀概志
刀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
猛指景風馳舟艫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千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
戈之衆威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
惟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
道消之運受迫群竪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
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
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賀蘭祥
爲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
遣其軍司檄吐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
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喋喋黔黎
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龕南剪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
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國國則神皐西岳隆則百二猶在髦士師群
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于西垂作藩於偃
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時事敦

往之以牌娉甲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優還明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
是故往年致寇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猶毒入我姑臧侵我河縣莫不
我族參處對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
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
戈擐甲同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福廟堂元戎啓
路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接旌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
貴早播威聲奇無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克厥興國睦親同亟反道驅
引支之民總穹廬之衆解發成山雲蒸霧合柱藏王師西伐成都不守將
皷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
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櫬稽顙則爵寄優隆永藩西
服如其排徊危邦逋延時漏覆宗淫祀良爲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違
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
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宋袁豹爲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夫仁與義雖以求安憑阻負
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昔王室
多故天昇遘紛波振塵驚覃及遐裔蓑爾誰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驅反噬於州樹。稱妻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雷靡。天兄畔反。非斷舊物。猶擬臣守。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溝恩伺隙。摇衆遺殘。共相封殖。被據我壘。發搖藩我種。會我長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尺馬無遺。種誅折首。攜福為遊。今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壯秋寒。降。南鼉哭狩。朔風黃肆。庶積其巢。康戰之歌日。燕兆屋之陰。可誅。狄職是經略。思一九有。春被高蹤。顧言戴豫承命西狩。逆虜判羯。睹望已漢。憤假交深。清江原於灃。騰逕承校於井。峪誅叛。亲遠。今之其時。即令河間太守蒯恩。下丕太守劉忠。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青師三萬。重耀外水。建鋒國將軍宗愨。總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兵。扶寧川之戰。彼瀘而入。神兵四臨。尺網密掩。衢里千里。金鼓萬張。組甲具震。素濟波。瑞草莫百變。害會務殊。以此攻戰。誰與為敵。況又本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在我境內。非有本彭荆門之險。攜入其限。于衛四逵貫無幣叉緯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論。四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盾。與劉禪不敢寅命於南。有荆部析諸。貊勍狃餞。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惡已戴如盧循

猶如客越凌威南海。跨制北伐。樓船萬艘。掩江蓋漢。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葬。右里之戰。水靡全艦。戎類殲京。鯨鯢傳首萬里。故如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為明王化。非此遠于將來。非其主從之滋。晝日月增擒。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時命延譽之致。崎嶇豺狼之吻。豈不遐誠。南凱延首。東望喜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徯于之恐。王者之師。以仁為本。捨逆取順。處自三驅。眷斧所加。衆身而已。其有於中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當桴告而。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孫邪。守愚不悛。大勝孟諸芝艾同燼。湍決金隄。淵立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已東王休若為鎮東將軍。明帝即位。為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覬與吳郡太守顧琛。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為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崇基有兆。福至無門。倚伏之參。寔惟人致。故囂迷貪亂。絳修宗祀。昌恩搆參。旋淵斧鉞。斯劉媼本紀。勝鑒成古今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欲靈嬗。暮業緩綴。皇

上。二儀集瑞。應厭運歷。屬僞燎弁。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終牧之譽。淑政中寓。不非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載紀。探配斯光。而群孟恣虐。協扇黃孺。蠶爾東垂。復淪醜跡。即回伏惡。蜂動蟻附。聖國定發神威四臨。羽驛所扇。義旅雲屬。枕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効。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標厲。中陳武飛霜江蘇。威勝荻荊河。金甲瑪大庭。萬弩震海。清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龍騰虎步。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船千艘。復川蓋河。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穴伏僕射全景文。負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很承入之。總司戎統。勢劍東雲。馳憤海國。歆氣則白日晝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動。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先幾。拒轍之臂。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飈之墜。尺豎所為寒心。匹婦所為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為成前識不忌。後事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平枯。慶霑來裔。孰知身隳宗屠。冤酷寃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會孔覬。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禽顧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實(將士多是東人。又見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軍不相忌疑。順同逆者。一以所犯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帝又以吳喜為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壽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賊戎殊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實。(喜報書曰。前驛之人。忠奉本朝。被身社稷。良深快欲。聖上以神武撥亂。德威無高。群逆假命。誠此專制。君等氣長之然甘荷日忠。事復爲鶴。不懷食苟。今緣動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覺多陳。)　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隋書作檄郡縣書)自元氣肇(一作)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庶。(一作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一作春)冰而為(一作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升平。驅之仁壽。所(一作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國(一作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久。(一作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肚篋

而一作以取神器及續戎一作承負黍狼虎其心始瞪明兩之暉於千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羣一作禍深於莒僕羣酷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一作天地不容人神共憤加以州吁安忍闕伯日尋欲篇作尋戈釖閣所以懷爲晉陽於焉起亂一作所以興亂司人爲螢禮記作螢法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先大况乃一作復慘兼盤石翦絕微篇作戚網維蕭巳蓋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會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一作體别於内外而蘭陵公主逼章告終誰謂穀會損首穿女弟名取貫之賢翻見蕣蒙之耻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一作邪飛鵢服藏陳侯之謝穹廬同冐頓之寢爵賞之揆篇作不出女謁遍一作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具暮忘一作不食是以大禹不重一作貴於天璧光武無一作不陽於反支體此一作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最湎微篇作耽於一作于酒俾晝作夜或號或呼一作式號且呼蹔一作甘嗜聲伎常居宸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是一作此不行敦奏於焉一作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酒一作飲酩酊無知一作名衆陽三罪之

盡留連翫此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邇一作妻逆旅殷紂一作辛之謎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内外驚心邇遐失望其罪三也工棟下宇著于一作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錦繡之麗故璦宮一作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族以之一作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一作章廣立池臺多爲一作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殫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知一作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籍一作賦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一作頗通月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不藏府庫亦作無藏於府而頻一作科抗繁徭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一作損千金之用一作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一作戶則城郭空虛千室一作里則煙火斷絕一作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引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俗一作採乃復廣積薪芻多乘一作備襄輜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一作先驅單徽爲戲一作路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

之意郭窮宴西母以一作而歌雲浮東海以一作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采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異率作内是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一作技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版築更興廣營一作築其基址延袤萬里遂使屍骸遍一作蔽野血流成川一作河積怨比於丘山一作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彼弩末矢不能一作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一作力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一作棄而何用而恃衆怙禮一作力窮一作恃兵黷武務在吞併二時作唯在吞不思被篇作聚長蒙夫兵猶火也不戢則一作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只輪莫返夫差長國實爲黄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陽一作春之役欲擒鳴蟬於前不知黄雀於後一作狀非本後從矢相顧望帝成後篇作建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一作鞀待聽箴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姤一作嫉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一作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武文昌上柱或細柳功臣皆吐良藥之言翻加屠戮之賜龍逄無罪遂一

作伎逮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鉗一作緘口指白日而爲一作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一作貨賄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黄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一作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一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一作承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於一作如浩亹陪躡東都國守一作守國關鄉野戰鴈門被一作解圍自外征伐一作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爵賞一作官爵而志懷靳吝行浮說臨危一作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賚一作頒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一作人死力走丸逆坂譬一作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一作誰不譬惋至於匹夫蓋有宿諾不虧况一作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空三空見微漢隙著博聽華一作三靈懲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濱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一作

為計一作發用一而已蒼生凜凜一作慄慄成憂杞國之崩赤縣一作十
收數俱愁歷陽之附且因杵將改必有常期六百表厥一作厥三之年
三十終姬之數一作姬數之世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厥
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中謂
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以朱雀門烧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
竭山崩並是宗廟為丘墟之狀刑措是庭旅之事一作宗廟為墟之故則
林林是之事夏后一作八則災害非多殺人則皆徵吏少牽牛入漢方知
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革之會令者順人將華先天不違夫擊孟津
陳盟一作令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誰伏不謀而同辭不居而自至羲森陵
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文一作神
武齊聖廣淵懋七德而在躬包九有一作功而挺秀一作出周太保魏國
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
嗣元皇其業作皇室之業寫生白水日角之相更一作使新載誕膺天
實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讖一作年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焉
一作所以啟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
不道赤伏至自長安後為作安十世鋒鏑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飛龍

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猷彌勇上柱國可汗東郡公翟讓功宣
締構業光經綸伊尹之賛一作佐成湯蕭何之奉一作翼高帝上柱國搜
管齊國公王誰柱國彝郡公裴行儼上大將軍左長史邢元真等並運籌
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斬蛟截犢二作截兕斬蛟學弧則帶一作令徐落
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吾馮奉蕭王之業後有蒙輪扶輪之吉狀
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二作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後當作拯
新德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一作起西伯之師
將問南巢之罪百萬軍一作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
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二作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
灌殘螢其軍作滑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二作進百道俱進一作前
以四一作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啓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吉
悉徐飛厲好偽而一作又違天數執非義師一作六驅率醜徒東有十萬
廻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兩一作其倒戈之心來
我破竹之勢曾未浹辰兒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少建等
助紂一作桀為虐嬰城自固揮御亂舞徒設九非之謀鼓角潛一作時鳴
空兇一作逃百樓之險鸞巢衛幕魚遊宋沱殄滅之期匪朝伊夕一作恭

然興後為作既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一作已先據為日久矣又一作既
得廻落後一作又取黎陽天下食廩後為作倉儲一作之倉盡非隋有四
方起後為作處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
一作將受勝東一作事征避遁飲懸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遠慶後為作
敵事夏衰謀擒於一作自藍水須陀獲在梁陽實慶戰殁於睢陽一作雎
南郭絢梭首於河北隋之卜珍一作伏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運策戎
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潁一作南則隨機蕩寇淮安濟
陽其華作淮南潛北則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上柱國東平王濟公
久一作又破濟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氏嬖取平原之境郝孝德
據黎陽之倉李士才一作舉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淯郡公李
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榆一作渝劉興祖起於北一作白朔崔白駒
自一作本潁川起房一作方獻伯以熊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
會滄溟之右函谷之後為作以東半酒隨一作獻於軍前壺漿迎一作盈
於道左諸君等並來冠華一作世胄杞梓良才歆神靈澤一作神晶靈輝
之秋翼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蜀鳴驪一作鳥應見機而作各
罝鵝率子弟共建功名欽余後為作門之赴先我蕭何一作赤之奉高雲

當以一作生金章紫綬軒一作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壯璋一作志真
以傳榮苞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一作同吠堯之犬尚何王
莽之患仍懷劉璝之操其年作昔審取死於衰氏不如張郃歸曹袁曾
當作聞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
一作令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共將其主彭寵之僕
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暗後為作情於成事守迷不返見同歷
大王石俱焚義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礪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
我勤勤之意二一作意布告天下二作海內咸使聞知、房彥藻為李密檄
實建德文公遂象緻積鷹揚河渭引蘭山之駛騎驅爭水之壯士跨躡燕
齊牢籠趙魏好遂成狀胼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羽之據
彭城非不強也然而復無所恃躬運處數逆使楚挾款秋於垓下秦況不
封於函谷既身待地實歆保西河之功僞與非人劉表長漢南之業魏
公英犀電逝穎表風之拂北林牽土星奔甚消溟之赴東海今隋主昫日
於世先身剗於未聚白旗之首已懸馬江之船木艤去月二十日想晉兵
爲會同黎陽其不投蓋豪輪實勇求敵遂悚歸義分封不虞公能觀大底
臺柱道無報戒以其方猶授顧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卷公之遠度宏規高魚茂績將備將伊呂各併韓彭自餘驍驍獲何足數舜涯尚譬于戈木戟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縱之勞無爽於明鏡也內懷惆悵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遏。孔德紹為竇建德檄秦王文建德師旅渡河與王世充相援紹運軍糧溯河而上紬紕相繼首尾不絕水陸並進累營星於成皋之東見旗三十餘里陰令人與王世充相約方道秦王書夏王致問唐秦王僕朝發滁大原春有關內鄭氏先啓伊洛崇建宗社乎則剗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討源陳國存不悍濡足方今十宗審勁萬騎雲屯投石搜距蒙輪掣劍三燕之義勇驍六齊之俾儻衛扣效如拾遺珍高墉若摧朽鄭都翻旅譬泉當鍛我師躍為鷹戈光蕩氛祲使剗外無殺捿內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嶠陵之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修前好不亦休請。魏徵為李密檄滎陽未郡王慶文見隋書郡王慶傳密既已華洛東得滎陽河南郡縣莫不響應唯滎陽不下王即隋之宗室故密使為此以一城之地不足以當大兵先令行人間陳禍福羊把芳猷未諳披展其為勉佇冀敦增榮寒姊轉展弘得清言及庭厄域無乃憂懷自猜隋書作多狂尉倍多屋歲年刑罰無然隋書作生民塗炭一作夷天下壞室塗臺之累未極驕奢積

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一作良夕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異文共舉義旗同隋書作我翦孟屢令者也嘗華洛開發太倉縣郭飢藏咸從虎健吳戈電照雄首算而無窮冀為雲也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隋書作日也萬里俱來莫不關入關以已秦事度河而滅村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隋書作人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陽隋書作會陽兵一作聲臨灞岸三秦父老千里攜師叶義同心共為將帥元資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未蘇咸詠惟黎陽一郡仍隋書作王獨守迷愚以宗盟尚疑衡壁救陳鉞藥冀愈膏肓夫撥子紂之長隋書作元兄親隋書作獄寔為重項伯霜之季父咸乃非骨然其隋書作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為識寶鼎之遷隋書作侍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塞樹顛不可維所謂玄覽通神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隋書作止為宿與隋朝頻隋書作也有勳爵遂得預沾盤石遂隋書作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天王之昏主心若虎狼儻念同胞乃甚隋書作有逸況鬩惟勇及誅戮戕贅從記作參句邯鄲之壽任城漢之鴆河獻假使宗枝是一

耿不間親況乃歡頗為非有何敦阻隋書作何能自保王之為臣無所獻納不能固安從折除煩去暴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離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先大責其可得也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善開門送款識機知變足為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十六字隋書作安為又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酒剗段違守東郡密迫自救無聊隋書作今王世充屢被摧擊自救無聊偷存晷刻都能久久段違事牢東都自守何敢國人世充朝亡夕陵隋書作遠便夕死又東都叢醜酒已大守隋書作江都叢醜遠宕思歸內外崩離人情隋書作神忿憤上江米艦皆被抄截士卒飢餓上下不充事切析骸義旬變節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來聚啓封鋭師百萬以破東陽趣此熊羆沿流東下赴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隋書作絕援千里饑種之計僅有月餘鼻卒之多才隋書作化盈數百何以隋書作有何侍頗欲相排抗隋書作求枯魚於市肆即是未遑晉國歸馬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之僕隋書作衆懷王之腹心思殺長史將為內應隋書作咎只恐禍生七首釁起隋書作發蕭牆枉隋書作生以乞人之形隋書作狀隋

書作睡賞千金之購可以寒心可為酸鼻者也今鏡豹百萬為首秋東唯待王世充破了即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潜鳴哭號叔之死為檄作為左傳劉豪邑也號叔死焉劉永隋書作滎陽郡集衆陽使作武渡書嬰城無生類之憐類南陽首鼓作寺疇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獲臨刑之歎何嗟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康時書相文老莊乃出符寄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為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諭蜀郡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為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粥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秉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息去蛇豕尋生遇此非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頹邊保遐隅而自大蓋僞昭宗皇帝方資播越正切撫綏先俊戮竄潤之雨露斷紅撩碧幢之貢獻辱池雞樹之榮狂兇遂山漸展橫行之志梟鳴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兇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曾絕卻為僭僞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惆夫見之裸臂泊茲餘裔益畜殘梧閣

堅攫樓。魚貫驍吞。不務不稽。脅俘者何啻千門。內溪外蠻塗炭者已餘萬室。而吏納其姐。見係我大朝撫攜非撒之賤。擬畢投罪之巢。我皇帝仰膺玄謀。吾遣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故隔朝風。遠屢虧郵奉之恩。比屢因頻背之故。每聞殘酷。深所惻傷。是命單旌。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軍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腦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郤慮高低士庶。遠近封疆。不早翻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偽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偽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竄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枝。咸稱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尺如偽梁狀我皇威。竊吾大寶。為四十年之巨蠹。

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尺誅元惡。列藩微伯。咸不暫移。閩境生靈。一無撓擾。卿蜀中避遯。亦合傳聞。各宜審其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特以控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諭。各宜知悉。時排陣斬砍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人賫檄以諭蜀郡。史記蕭何傳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沛公為漢王。何諫曰。願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為丞相。還韓信為大將軍。說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韓信傳漢左丞相韓信諭燕檄　高祖三年冬十月。信既破趙。斬成安君。問計於廣武君。李左車曰。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為齊計矣。是時燕王臧荼項羽所立。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西漢書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上聞之。乃遣相

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執禮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今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越攻之。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感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興衆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野同。古野字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跡也。終以愚死稱恭傳。故謂之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不在前日。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衆之也已新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曉諭之矣故爲檄文欲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勿忽師古曰忽怠忽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檄 文二

東漢書漢大司馬移邊郡挐邯鄲檄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朔趙繆王子林說光武不荅林於是立王郎爲天子都邯鄲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二月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十人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劉植耿純據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史始二年二月　伏隆諭青徐檄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剬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

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續後漢書呂凱荅雍闓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當躬聚黨屬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昔舜勤民事殞于蒼梧史記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禮記舜勤民而野死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漢書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置酒封雍齒自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上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

日。於鄉拉抗為伯。越獄可以為實回。日。所天。天事未成。二虐之所 也。是且
璧州。二虐凡之。表幼必可加也。乃先會人。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稱惟古
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
惟將軍察焉。魏書。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尋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劍閣。會
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率土之濟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
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
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羽而有苗服。周武有發財散廩表閭之義。今鎮西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
朝之政。故暴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材。興兵朔野
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救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
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
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安。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
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
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
賢所親見也。蜀相牧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
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
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
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
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
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
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選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善曰。魏志曰。
周翰注。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大
穢不惜休。所以置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
其才不責之。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守。善曰。蜀志曰
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曰。刺
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
常之功。善曰。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翰曰。圖。慮權勢也。言古明君皆慮其危亡。忠其除患
國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
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
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殺二世。二世自殺。張晏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
平觀道旁。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五代淩夷。群下莫敢正
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之人能為之。曩。昔也。弱主。二世也。趙
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下畏趙高之威。皆
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
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
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善曰。漢書曰。呂后崩。呂祿為趙王
升曰。呂后。呂產。呂祿。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周勃。以呂祿子曰為
呂王。呂產為梁王。是謂侯。擇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
政。專國權。故諸呂日。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居賤
日寒心。酸鼻。良曰。臻。及。季年。末年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呂祿拜將軍。封
趙王。擅。專也。萬機。謂專斷於己。陵。犯。替。廢也。海內之國皆心寒。謂痛心也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本作融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謀作亂。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
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又曰。諸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
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
興盛而明長者。是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翰此言曹操為權道以匡漢
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
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
嶧。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悺

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鉤吾之山有獸焉羊身人面其目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氏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鴞音囂向曰騰操祖也中常侍時與加將進冀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歟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嵩字巨高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謂乞也贓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之家中時貴官言嵩以車載錢寶以輸權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三公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五臣本作令德善曰贅謂綴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縣疣然贅疣乃之贅之說切疣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贅附齊高宦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

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鷹揚猶鷹之先發帝說弁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操狡猾疾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揚鷹鳥之言紹督理驚為掃除閹宦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并州牧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殊卓左氏傳欒鍼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逐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引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自拜紹勃海太守紹乃勃海起兵以攻卓良曰提攜鼓音也東夏即勃海也收羅謂求訪賢才棄瑕舋而取其能者銑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將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從者凡人謝承後漢書陳蕃表曰臣蒙世荷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裨謂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故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我欲與漢室者謂其有犬鷹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性淺少有法度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向曰夷

傷也衄縮也師徒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五臣本有太守二字領兗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濟曰輯聚也銳精兵也命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身以精兵輯聚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善曰侯以虎文謂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或問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助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且助蹙以成威福之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大敗秦師穆公不棄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内懷反偪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注曰忒惡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跋扈猶強梁也肆縱也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也曾君書曰衆屬推行

傷賢害善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侵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予則孥戮汝濟曰俊偉奇偉也新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滅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衆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奮其臂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怨奮舉也言士人怨恨舉手同聲欲誅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攻拔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失地奪也彷徨驚懼也蹈踐也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鄭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幹本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黨也故復援

旌擁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沮，慈與切。善曰：鄭玄論語注曰：史不義，美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說題辭曰：諸侯求救，席卷各中悉兵。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文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擐，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集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敗，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敗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害賢者也。造，至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善曰：都長安，使歸還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使人于郡長安，使楊奉歸還以天子還洛陽也。群虜，謂董卓餘黨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欲共襲破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軍也。渠門，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盡驚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迎至洛陽，衛京都。魯連謂追魯天子而遷從之。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曰：家語曰：夫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李奇曰：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而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其功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恣如此也。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雖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群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寮，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皆以目相

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皆畏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充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其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榜捶也。五毒，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其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善曰：迷，惑；奪，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從立即從考，不得待奏報聞獻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裸作躶。漢書曰：文帝實生梁孝王，景帝。梁孝王，武帝曾祖。傳曰：曾孫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兄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弟也。樹猶合恭敬，而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寶。裸，露；尸，屍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五臣作墮突。善曰：隳，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五臣本作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作人。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愁，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害；施，布也。殘害平人，鬼謂發冢露骸骨也。苛，煩碎。科，罪；罾，網也；繳，箭繫繩，可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謂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兗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急；烈，毒害也。詰，問也。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國家除姦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加緒含容，冀可彌縫。五臣作復。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

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曰：其聲豺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乎。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用計謀也。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翰曰：樑。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遼單至洛陽，遷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猛也。言操如惡鳥之猛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焚。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圖之。操因詐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爾，五臣作背。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善曰：魏中興書曰：胡種，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恆為單于，號領諸種。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降也。質，以物相質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見滅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渠也，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翰曰：震慴，驚懼。逋遁，竄逃也。屯，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倉，猶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善曰：莊子，遽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螳蜋，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狀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忠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奮。騁良弓勁弩之勢。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濟曰：戟，叉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群，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展。良善勁彊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部曲也。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漯，他答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五臣本作掎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戎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執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翰曰：汎，濟，橫，爾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五臣本有濟字。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乃[illegible]，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其赴必矣。蒼頡曰：焫，燒也。說文曰：熛，火飛也。向曰：焫，燒。沃，灌也。熛，火飛。言舉炎熾之火而燒枯蓬，傾滄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

流涕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刺；曠，久也。言皆怨刺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會布投之。又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獻帝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投固。尚書曰：大師曰：君敵無畏。廣雅曰：徹，情也。徹與揮古通用。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楊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楊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楊以應曹操，楊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楊之眾皆敗亡，懼曹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

山擊鼓吹角，衆曰[?]以聞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言曰
揮，憎也。上崩瓦解，謂崩離供待之。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
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秦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
肱，臣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陵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陵綱紀，無一
介之臣以爲輔佐也。股，脚。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御侮之權勢也。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
虐之臣，焉能展其節。翰曰：天子境内千里曰畿。内，簡練謂選擇才能。搨，斂。暴
依，青偪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持五
臣作行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内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向曰：宮闕，
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勗，勉也。蜀志曰：肝腦
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
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爲助。良曰：矯
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資寇賊而弱天
下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
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翰曰：舉謂舉兵
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
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稍遷至建
忠將軍，與劉表合。　銑曰：張繡爲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
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
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韋
按律者，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蕭何所制曰令。漢書者中令，承吏者。始
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憲度如律令也。濟
曰：部曲，謂隊伍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不與罪也。廣，
遠。宣，通也。布揚舉符書，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爲操所
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
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年月朔日，子尚書

令彧。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迎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
翰曰：子，荀彧，時爲尚書令。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銑曰：
孫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其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機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
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曰：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五臣作制。日[?]：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不能通，是智者之思
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下五臣本有下字。患之萌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
謂醉實也。言漸浸廢置，不思廻復，是下患之萌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
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
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
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五臣本
作異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向曰：孫權
豎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
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資斧，鉞也。以
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
斧，故曰齊斧也。　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
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污刑書也。譬猶鷇卵五臣作卵
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
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西京賦曰：怪
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良曰：鷇卵，鳥子
也。翰，羽也。陸梁，跳踉縱肆貌也。此論權如鳥獸始生而欲縱逸，視以吠其
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刁跖之犬可使吠堯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
湖可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
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既布天網，而權以在網目之中
也。爨，炊。鑊，鼎也。言將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
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
苗氏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
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善注言此者，以權於山水之國

也。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上臣本有也乎。善曰，史記曰，天子許涉何爲遼東部都尉，朝鮮發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下横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爲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横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壁也。刋，除也。朝鮮國，越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爲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死者據險而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爲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萇詩注曰，衡，平也。鄭玄周禮注曰，操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居蠻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屠，壞。罄，盡也。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猖猾始亂。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爲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縱也。屈彊，不順貌。猖狂貌。始亂，謂爲亂首也。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擊楚，既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首，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東桑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濞之爲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紿音殆。向曰，焉，惡言也。陷，入也。刃入於胷，謂鏦殺。餘注同。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無而字。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濞皆爲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五臣作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横，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翰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良曰，迄，至也。豪傑縱横，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跱，立也。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便捍，亦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五臣本有者字。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善曰，淮南子曰，鴟視虎顧。鶚，雕屬。翰曰，鋒捍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爲之鶚，鷙鳥，狼，鷙獸也。梟，鳥也。雄長之小賊如此爲數多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銑曰，鈇，椹質也。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伏椹斧之誅，如火燎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善曰，魏志曰，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堪成宜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次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因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遂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爲無敵，兵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威，大火兵未及鼓，而賊以破亡也。傳曰，將帥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伏尸千五臣本作屍。十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良曰，漂，浮也。櫓，大楯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逃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本涼州人，生兵馬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逃，走。迸，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

爲伐韓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善曰：魏志曰：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凉州
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作亂，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輔
爲。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侵之。　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
固，不恭帝命。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
年，公征孫權，及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
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濟曰：皆討韓宋等，當加重先誅也。
觀兵旋旆，謂先攝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
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五臣作旌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奔
顯親，夏侯淵欲襲氐之，遂走。復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又曰：宋建自稱河
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凉州。　良曰：偏將謂夏侯
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梟人之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
里，謂自凉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翰曰：散關，關名。同善注。自是氐羌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進臨漢
中，則陽平五臣本作平陽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
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　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
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亡奈何？魚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奚曰：策名委質。　向曰：十萬之師，
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逋，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illegible]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巴七姓夷王朴
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巴西
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賨，皆地名。朴胡、
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
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
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良曰：鉦，鐃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
鋒，言不用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
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暴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
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者
誠信於文德。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
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史藏示見也。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又民皆安堵如故。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帥也。皆爲列
侯將軍，已下亦念小官十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
農工商。反，還也。而建約之五臣作之屬，皆爲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
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　良曰：之屬，謂鯢黨也。鯨鯢，謂
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
有金城郡。翰曰：孥，子。焚，炬也。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毛詩傳
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有都市。非國家
鍾禍五臣作禍於彼，降福五臣作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
消息曰：善錯逆順之理。　良曰：禍，衆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之令戮也。
夫摯五臣作鷙鳥五臣本有之摯字先高攫，然後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
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
受戰于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會同，乃退以示
弱。　濟曰：攫，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以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
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今者，枳
棘翦扞五臣作刊，戎夏以清。善曰：枳棘喻賊也。翦扞，喻除而防衛之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汗。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扞，翦除
刈也。言殘賊斬刈，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
師百萬之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翰曰：六師，
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
令屠各，湟中羌僰，潘暑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
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廣書曰：諸羌言頷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在
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司奴，北服丁令也。晉中興書曰：胡人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　銑曰：並戎狄也。[illegible]

廬卷自尋春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尋春邑向曰尋春廬之舊也廬卷謂孟
發其兵也尋春邑名言如霄廬之志自尋春入攻兵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
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善曰魏志曰
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巴漢更
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搤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
為吳之援也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
曰漢書曰東越反以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擊於越良曰江夏襄
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為五
道而入也萬里馳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
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善曰大率大師至壽春而南以遣也使征西中平五萬二
道也及武都至庸為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尚書成王曰
元惡大憝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謂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
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傷殘其實故曰枝附葉從
未足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從孫權者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助權實
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
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

君曰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
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為後勞使將取才謂
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至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曰
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濟曰兩善注曰
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
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良曰曹公
破呂布張遼率衆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還討眭固薛
洪繆尚開城就化善曰魏志曰眭固屯射犬公進軍臨
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
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
列侯繆音謬　翰曰眭固將居袁紹留薛洪繆尚自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
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官渡五臣本有之之役則張郃高
奐舉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袁紹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五臣有二名　銑曰官渡地名後征
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名也後討

袁尚則五臣本有尚字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
陣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
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良注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
游與由同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進擊至洹水而游逆降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
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配斬之　良曰袁譚
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內操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
逐袁熙舉事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三郡烏丸觸
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攻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
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
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
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銑曰凡此之輩謂總指前降服之類也魁亂曰衆圖
謀策除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易舉措哉言必破也審
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
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

也善曰公羊傳曰所救而傳功者丘山言建國諸侯曰不訾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
禍為福報怨以德　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乎
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
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實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五臣作煙俱
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滯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
不覺悟者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也昔歲君在漢中東西懸
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
軍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
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
可拔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也時善江言當時
小軍猶且破散今欲禦我大軍當之難必難冀其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從兄吳郡太守賁弟輔將兵謀曰惡
字孝章與權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書

權乃運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使輔主東兵。魏曰。昔權無懷信之道。不行仁義也。或者章為其郡太守。權其人。故士君也。孫輔權兄。衙書請使輔王東。今言純者。蓋欲非之賊義殘。行其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向曰。賊殘傷害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實謂於權也。乃神霊之遺罪。下民王良作人所同讎。事讎之人。謂之山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言道亡也。言權走神霊之中道亡非人。言雖悲懾而為人之山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盛衰有主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世亂識理。是知事主也。丞相謀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黃籍。迎魏叔其秀出高峙者。名海內。度文續風。攜清覽。王良作詩。孝婦古周泰明當世為秀。德行修明。皆宜膺史多稱。係入予。得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人王家。孫曰。永揚。謂曾公也。福惠也。言膺樂謂先世賢德也。戴稱。國史也。膺當之。秦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史多稱。安泰子孫。所而周盛門戶。無事。故王良作史。戢遵頗遠。離渥浸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鄭庶仲翔各稱宜橫。王良作見廣。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剖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魏曰。周泰明武孝書此內家皆為權所誅殺。遺類謂子孫也。淚離謂逃散也。浸伎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周聚叔父子也。虞仲翔父鄙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也。翰曰。言顧陸其之著姓。皆累世漢賴。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而並見驅迸。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濟曰。迸逃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所以喻也。言並被驅迸。不得却還。猶如有斧無柯。無以施用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王良本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哉也。比山之言。賢聖去暴亂獨鳳鳴高山以避羅網也。鷦鷯決之。為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鴟鴞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鷦鷯。鷦上乃丁切。下古堯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完。所繫者然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葦華也

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苕之上。强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勝於漢。是同鷦鷯之危也。苕葦華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翰曰。諸賢謂權叔父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欲誅權。不忌眾人。故設重賞以待之功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王命。下作膺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兆也。持兆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發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善曰。未能猶如上之計。算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善曰。漢書鄭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說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濟曰。算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音煩。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是故聖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蹄食獸之絆也。蹯足也。猛虎著絆則絕蹯而去。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蠚音釋。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王良本無以字。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將被先誅。公手足之累。亦可速弃。未降也。軍安復反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忽遺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背上鳥高岡之安。樂巢葦苕之危。日至一日。謂易暮朝夕也。玉石俱碎謂眷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謂宋元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欲救之。無能禁止也。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王良本作如詔如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理之言。晉書。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眾。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

逸詐誘惠，時積歛，令遣軍騎將軍張郡王衆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
挫遣賊帥，受逆節度，有殺衆李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
邑二千戶，又賊黨能衆送李龍首者，封賞亦如之。南史彭城內史劉裕步
都下。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與何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萬，推裕為
盟主。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逆臣桓玄，阻兵荊郢，肆暴都邑，雖夏后之罹
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未足為喻。大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
明。自我大晉，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
口。逆臣桓玄，敢肆陵侮，阻兵荊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
間，逆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殪，
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其逆於今，歷載彌年，元元黎人不聊
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
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
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
宵興，援獎忠烈，潛謀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
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
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

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
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
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蜂
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
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藉義
夫之節，翦馘逆濫，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
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
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
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廷。晉書載記，馮翊郭黁起兵，廣
鄉以應登，宣檄二精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
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御侯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禁
尸為林，痛結幽泉，山陵無松檟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
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被人神於國
識，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
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風漸神化，有懷義方，含
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于衆威然之。藝文類聚，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爭自遂古，以
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
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為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
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泰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
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闡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彼虜遊魂，不
式王命。朕謂其君雖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
吞噬，重以亢旱頻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修刑，
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磬猶制東海以注熒爝，倒崑崙以壓螻蟻，
其身康闕，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轄大姓，蒙犯俛首，有自來矣，謹身明
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辛對七葉，為有其才，豈無
大位。　梁任孝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罹梟剪之誅，先啓遊
陵，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俠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
業。故市燿臍燈，府傳飲器，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然黎，事喻平
杞。爾朱榮胡豹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悍醜類，茹血飧腥，本非人品，
依隨水草，取賴馬牛，而包藏禍心，竊懷反噬，遂長驅禮落，用襲我周南，幸
彼首豪，扶覆我河縣，所以漂離猶越，垂淹星紀，仰冀園陵，俯傷黎庶，遂得

式仰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軒，平章百姓，
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司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鼓討，光啟清
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
響怨，必各懷歸，民思父母，來襄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
所載，事勿再染。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
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雎，殺活由己，疾諫好諛，小人滿側，官以
賄成，位以錢獲，因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崇穎之罪，書記
未有，禍甚叔帶，逆隆曹植，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
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俟。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
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雖文王聖而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
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衰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逆陵跨
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後虎窮凶襲
其餘業，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義之民，而
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遘逼於逆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
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　郗鑒檄巴蜀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奇明代
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肯滅亡以致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

兆禪勤窮凶肆暴神州幸劉啓逆竊連岷川冀以不才任符分陝不能仰
宣皇恩招禍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劇於犬羊之虐億兆之命懸於豺狼之
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疚如首者也凡百黎岷秋毫不犯檄到宛思良圖自
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爲檄石虎文
曰石勒因蒙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厥汲之酷王室有黍
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胙舊物朔師石虎僭
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靡其禍
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冀高旗建雲紐
棟映日運珠吳之奇挾尚父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以此衆戰其
猶烈火之燎秋蓬衝飆掃落葉也　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
夏齊民塗炭煎同譬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
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將望華嵩智
咸楚越登丘悽止征夫憤慨普叔採旄粒義不同懸集生守鄖馳存莽鬱
歷既遣偕二朝蕩定極擬黎民即安大本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
蓋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敘敘此之風範
想所聞也來書沱似之傳齊王出頓新亭勉檄數似之罪惡曰夫擧方射
天未見能全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
是以遠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
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斷島之功諸葛誕矜
其侍士受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宗傾業爲豎子
笑況乎行陣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
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
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衛誅首
又攸之與譚金童太一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
親昵情過管鮑遣仰華運凶當三權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既
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
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異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
險貶其矜嘆故得附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灌湖崩柱本
非己力反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郢一鼓而進再鄴王師又應肆法
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敗冀收曲墻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
宗顯内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遺顧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
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躁禍幸災大逆之罪一

也又攸之暴登藩岳自郢遷荊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
情變悔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
不遺一專擅略虜因顏國興止其包藏禍心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
攸之踐荊以來恒用奸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憑迫群蠻騷擾山谷
揚聲討伐盡戶發上竭聚郡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
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時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
逆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猋起京師内奠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
彊地廣救援顚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裁遣弱卒三千並皆羸
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何其平日輸扶貢輕周
郤爾時恭謹虛重皇威此其伏患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
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程獲往者咸納竊誘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
不得歸其鄉商人卑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
窮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情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
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
偏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漬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弁死道路號
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賴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
凌上大逆之罪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著禍日西顧留其長息
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積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過戮攸之掾幕心
靈宜同歡幸遂違慝顛倒深相嗟惜樂言家祿揚聲吹光此其不辨是非
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廢昏立明光代盛典交廣光劉梁泰
早及而攸之密遣内藏川塗弗通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末遣章表淹積旬
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罪八也昇明肇曆息深驛遣中兵父
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
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家部之患不荷試德反生讐害此其大逆之
罪九也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梟鴟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况乃舉兵内
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
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
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
舉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罴爪
蓋攫烈之心虎豹磨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
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横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彼
山之崩使土士民催毒日久進寬無路常所惆然今復相通赴接鋒刃交

戰之日。蘭艾雖分。玉石俱焚。宜為早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五

律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　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序（道宣隋朝人。其祖湖州人。父為陳朝吏部尚書。後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錢氏中之子也。）原夫大雄御寓。意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總歸為顯一理。但由群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為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為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進前修。妙宗斯詰。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月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眾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弘之在人。人戒頹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覈其宗緒。略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掛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昔之迷。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良由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慧詰若此。妄指寔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其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為機務相訓。卒尋難了。故略舉羯磨一色。別標銓題。若料釋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關諸部。攝略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蹤。述夫羯磨雖多。要分為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致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眾。豈今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集法緣成篇第一（事法兼通大小齊降。故前舉綱領。未張毛目。又緣通成壞。教相須張。並如後例。義無紊亂也。）僧法羯磨略有一百三十四。佛言。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單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單白羯磨三十九法。三十中。二十七受懺悔行缽法。餘語法。觸惱法。與剃髮法。與出家法。差教授法。喚入眾法。對眾問難法。說戒和法。僧發露法。非時和合法。諍滅說戒法。自恣和合法。難事略自恣法。修道增自恣法。諍事增自恣法第二。諍增自恣法。受功德衣和法。捨功德衣法第一。增說戒法第二。增說戒法

簡集智人法斷事遣不誦戒毗尼者出二諍遣捨正義者出二法草覆地法差往王城結集法迦葉論法毗尼法問優波離法毗尼法憂波離答法問阿難法毗尼法阿難答法七百中論法白差比丘論法白正論法毗尼法問一切法上座白上座答曰行舍羅應有白白二羯磨五十七法作小房法作大房法差分卧具法差說麁罪法二十七還衣法離衣法式六年卧具法護鉢法差教授尼師法制不往學家法并解畜衆法尼差求教授法尼差自恣人往大僧中法與外道住法結受戒小界法并解結說戒堂法并解結大界法并解結戒場法結不失衣界法并解結說戒小界法并解結二同界法結一同界法結食同法上三並有解與狂癡法并解受日法差受自恣人法結自恣中界法并解分四方僧物法賞看病人法分亡人輕物法結庫藏法差人守藏法結淨地法并解差人守功德衣法付功德衣法差人懺白衣法差人行籌法遣信受戒差使法尼與僧作不禮法并解差比丘料理房法持故房與道俗經營二法與覆鉢法差使告覆鉢家法解覆鉢法杖絡囊法律文具出如上應有差分粥分小食分佉闍尼差請數卧具分洛衣分衣可取與差比丘沙彌使白四羯磨三十八法諫破僧法諫助破僧法諫擯謗法諫惡性法諫惡邪法諫擯惡邪沙彌二法

諫隨舉比丘尼法諫習近法諫勸習近住法諫嗔捨三寶法諫發諍法諫習近居士子法式叉學戒法受具戒法學悔法呵責法并解擯出法并解依止法并解遮不至白衣家法并解不見擧法并解不懺法并解不捨法并與覆藏法本日治法摩那埵法出罪法憶念法不癡法罪處所法對首羯磨略有三十三佛言三語受戒已名善作羯磨說戒法中亦爾十誦律云對首心念分衣已名作羯磨後來比丘不與分義分二別一但對首法二衆法對首法文通諸部並如下列但對首法二十八受三衣法并捨受鉢法并捨受已師壇法并捨受百一衣物法并捨捨請法捨戒法受請依止法衣說淨法鉢說淨法藥說淨法受三藥法受七日法安居法與欲法懺波逸提法懺提舍尼法懺偷蘭遮法懺重突吉羅法首露六聚法露地重罪法捨僧殘行法白行人法白僧殘諸行法白入聚法尼白入僧持法尼請教授法作餘食法衆法對首有五捨墮法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衆物法心念羯磨略有十四義分三別一但心念法二對首心念法三衆法心念法並通諸部至文自須准僧法羯磨獨四分一律但心念法有三懺輕突吉羅法六念法說戒座中發露諸罪法對首心念法有七安居法說淨法受藥法受七日藥法受持三衣法捨三衣法受持鉢法

衆法心念法有四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衆衣物法已前略明緣集已後辯緣成壞前明僧法律中佛言有四種僧一者四人僧除受戒自恣出罪餘一切羯磨應作二者五人僧除中國受戒出罪三者十人僧除出罪四者二十人僧一切羯磨應作況復過二十若少一人非法非毗尼不成一稱量前事毗尼母論云事謂人法也律云稱量比丘及白衣稱量羯磨及犯事也然所為之緣不出三種謂人法事也如受戒懺悔差使治擯等為人故作如說戒自恣等為法故作如結界攝衣淨地庫藏等為事故作或具或單時離時合並先須量據使成應法之緣示也二法起託處僧祇律云非羯磨地不得受欲行僧事律中若作羯磨必先結界然託處有二種若自然界中唯結界羯磨一法自餘僧法並作法界中若對首心念二法則通二界三集僧方法律云佛言當數座打揵搥盡共集一處五分律云隨有木瓦銅鐵鳴者令淨人沙彌打之無沙彌者比丘亦得不得過三通付法藏傳中令有長打之法三千威儀中具明杵下之數薩婆多論云夫集僧揵搥必有常準不得互易四僧集約法夫界有二若作法界則准三種謂大界戒場小界若論小界無外可集若戒場大界並須盡唱則限集之若自然界則分四別謂聚落蘭若道行水界初言聚落則

有二種若聚落界分不可分別者准僧祇七樹之量通計六間六十三步若無異衆得戒羯磨若可分別聚落者准十誦律盡聚落集之二言蘭若亦有二種若無難者諸部多云一俱盧舍案雜寶藏云五里是也相傳以此為定若難事蘭若如善見論云七槃陀之量相去五十八步四尺八寸得作羯磨三明道行界准薩婆多十誦律縱廣六百步四明水界如五分律船上衆中有力人以水若沙四面擲所及處此之六相皆謂身面所向方隅齊限之內集僧無人方可應法也五應法和合律云應來者來應與欲者與欲來現前得呵人不呵是名和合反上三成別衆者僉六簡衆是非律云未受具戒者出等又云有四滿數一者有人得滿數不應呵若為作呵責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羯磨如是四人者是也二者有人不得滿數應呵謂若欲受大戒人三者不得滿數不得呵者若為比丘作羯磨以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足數若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若被三舉若滅擯若應滅擯若別住若戒場上若神足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所為作羯磨人如是等二十八種不足數又云行覆藏本日治摩那埵出罪人十誦云行覆藏竟本日治竟六夜竟此上七人佛言不相足數十誦又云睡眠人亂語人憒閙人入定人瘂人聾人狂人亂心人病壞心

人樹上比丘白衣如是等十二人不成受戒足數摩德勒伽論云重病人邊地人癡鈍人如是等三人不成滿衆僧祇律云若與欲入若隔障若半覆露中間隔障若半覆露中手不相及若一切露地坐中手不相及又云若衆僧行作羯磨坐則非法乃至住坐卧互作亦爾四分云我住說戒處不坐為作別衆佛言非法五分云病人皆羯磨說戒佛言別衆義如醉人等或自語前人不解心境不相稱等並名非法故律中受戒捨戒法内云若眠醉狂恚不相領解如前緣者並不成故又須知別衆不足數等四句差別臨機明練成壞兩緣四者有人得滿數亦得呵若善比丘同一界住不離見聞處乃至語傍人如是等人具兼二法七說欲清淨一律云諸比丘不來者說欲及清淨於中有三謂與欲受欲說欲等法若有佛法僧事病人看病事者並聽與欲唯除結界一法有五種與欲若言與汝欲若言我說欲若言為我說欲若現身相若廣說欲成與欲若不現身相不口說者不成應更與餘者欲又云欲與清淨一時俱說不得單說若欲廣說者應具修威儀至可傳欲者所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某甲比丘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二說便止佛言若能憶性相名類者隨意多少受之若不能記者但云衆多比丘為欲清淨亦得二明受欲法佛言若受欲者受欲已便命

過若出界外去若罷道入外道衆別部衆至戒場上若明相出等七緣若自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三舉二滅擯在空隱沒離見聞處如是等通前二十八緣並不成受欲若至中道若在僧中亦爾應更與餘者欲僧祇云五種失欲如不足數中說又云在界外受欲持欲者出界外與欲人出界與欲已自至僧中還此衆第五持欲在僧中因難驚起無一人住者如是等並名失欲十誦云與覆藏等三人失欲五分云與尼等四人狂等三人或倒出衆人皆不成欲十誦云取欲清淨人若取時若取竟自言非比丘者不成清淨欲律云持欲比丘自有事起不及詣僧聽轉授與餘比丘應作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與衆多比丘受欲清淨彼及我身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三明說欲法僧祇云不得趣爾與人欲應與堪能持欲僧中說者若有說者羯磨人如上問已彼持欲者應答是也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我受彼欲清淨彼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若自恣時應言與欲自恣餘詞同上佛言若受欲人若睡眠若入定若忘若不故作並成若故不說得突吉羅若病重者應舉至僧中恐病增動者僧就病者所或出界作不合別衆故若中道逢難界外持欲來得成八正陳本意請僧私兩緣僧中或創立法處則堅標唱相或常所集用則行籌告白等私事亦二若違情

治罰則作舉乞罪若順情請許多須乞詞並呈文具顯九問事端緒律云僧令和合何所作為事合通別臨時准一下通問十答所成法律云應答作某羯磨然事有先後法緣通別說戒自恣應在後作受戒捨墮義兼通別若結界捨界理無雙答並先須詳委然後答問中明衆多人法若作但對首法如持衣說淨等通二界人唯是別若作衆法對首法如捨墮說戒等二界盡集只非別衆法則兩異並前須明識義無雜亂後明一人法若但心念法事通二界人唯獨來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界通二處有人不得並如前集法中列三相應然下容臨機致有乖殊法式不成已前略辯成法具緣後明非法之相僧法羯磨具七非佛言有七羯磨非法不應作之一者非法非毗尼羯磨謂一人舉一人乃至僧舉僧一白衆多白一羯磨衆多羯磨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交絡互作若有病無藥有藥無病有事有法施不相當毗尼母云若說羯磨言不明了如是等人法事相並非所攝也二者非法別衆羯磨謂白此事為彼事作羯磨名為非法應來者不來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得呵人呵者是名別衆三者非法和合衆羯磨非法同前和合反上四者如法別衆羯磨如法及非法別衆同前五者法相似別衆羯磨謂先作羯磨後作白名法相似別衆同前六者法相似

和合衆羯磨法相似如上和合同前七者呵不止羯磨謂如法羯磨須僧同秉令得呵人呵若住應法違呵不止即名非法義立七非謂律據事隨事分七今已義求狀非斯盡謂單白羯磨二十九種各有非相義同過別白二白四類亦同之若不別明成非莫顯今且就單白說戒具解七非餘之三種例之可曉一者人非謂識過不識疑罪不識界內別衆人非應法等二者法非謂三人以下單白說戒顛倒錯脫有呵不止說不明了等三者事非謂時非正教廣略無緣衆具有闕界非聖制四者人法非謂具二非准事依法五者人事非法雖應教人事乖越六者法事非人雖應律二乖名壞七者人法事非三相並非如前類取理須條貫諸緣明曉成敗故佛在世一事五處作之並成非法況今像末焉可輕哉義無怠慢對首羯磨亦具七非就中分二若但對首法准取持衣一法以顯非相餘說淨等法類解於緣有異一人非謂受對之人犯重遮難有可者可或對僧俗而作作二法非謂持法錯脫說非明曉三事非謂犯捨異財不合聖教或五大上色受持不成四者人法非五人事非六事法非七具三非並如上例知交絡識相若衆法對首亦具七非今摘取捨墮一法條然具解餘者例同有異也一人非謂界內別衆人非應法呵人設呵且止即非二法非捨

識還財諸法中正三事非犯過衣財如律所斷必非聖制理無識捨並識
相而加法非有疑而過分有遣加無知罪四者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
顯相如上心念羯磨亦具七非就中有三初但心念法唯取識輕突吉羅
罪其解餘異例同一人非謂對人識悔體非佛教也二法非謂但心念而
口不言雖言而非明了或增減錯妄三事非由事緣故侯犯則輕重或境
通衆多未了前相四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
各具七非八通別衆界緣兩處並須准例隨事曉知之

諸界結解篇第二

界別有三攝僧界攝人以同處令無別衆罪攝衣界
攝衣以備人令無離宿罪攝食界攝食以障僧令無宿煑罪宗意如此僧
界結解法第一有三種僧界一者大界二者戒場三者小界今就大界內
又有三種謂人法二同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初准本制後隨緣別開結初
大界法時四方僧集會疲極佛言聽隨所住處結界應盡集不得受欲是
中舊住比丘應唱大界四方相若有山樹林池城塹村舍隨有稱之應須
義設方法如前僧法中具七緣已一比丘告僧云大德僧聽我舊住比丘
為僧唱四方大界相從東南角某處標至西南角某處標從此至西北角
某處標從此至東北角某處標從此還至東南角某處標此是大界外相
一周記必有屈曲隨事稱之並須別指分齊尺寸處所由不知制限結既
不成羯磨虛設受戒等法俱是空作故須如上分明唱相三遍已佛言衆
中應差羯磨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誦律堪能作羯磨者問答已如是白大
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
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
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今
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
於此四方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解大界法時諸比丘意欲廣作者狹作者佛言欲改作者先解前界然後
廣狹作從意當如是解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
時到僧忍聽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
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
忍聽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一羯磨通
解有戒場大界者由文無偏局故得結同法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
戒別利養欲得共說戒同利養佛言聽各自解界應盡集一處不得受欲
當唱方相結之結文與前略同唯有僧於此彼二處結大界同說戒利養

異結同法別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同說戒別利養佛
言當各解適結文略同前又有二住處欲別說戒同利養為守護住處故
佛言聽之此四方僧物和合結戒場法時諸比丘有須四人衆羯磨事起
五比丘衆十人衆二十人衆羯磨事起是中大衆集會疲極佛言聽結戒
場稱四方界相若安撅若石若標畔作齊限已毗尼母云必以大界圍遶
五分等律須在大界前結若欲作者先安三重標相內裏一重名戒場外
相中間一重名大界內相最外一重名大界外相立三相已盡自然界內
僧集在戒場標內先令一比丘唱戒場外相應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此
住處比丘為僧稱四方小界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標至西南角某標從
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
某標此是戒場外相一周記三說已若有曲斜隨事稱之羯磨者如上應
知已白言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
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作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
界相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戒場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
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竟僧忍默然故
是事如是持結已牓示顯處令後來者知諸界分齊餘條准此也解戒場法
律無正文准諸解界翻結即得今亦例出理通文順應作是言大德僧聽
僧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若僧時到僧忍聽解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今集
此住處解戒場誰諸長老忍僧集此住處解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
已忍僧集解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有戒場大界法佛言不
得合河水結除常有船橋梁又不得二界相接應留中間五分云不唱方
相結界不成律文少略應如是唱相也大德僧聽我比丘為僧唱四方大
界內外相先唱內相從戒場外相東南角標外二尺許某標者此約當時
有者言之不必誦文此是大界內相東南角某標從此西迴至西南角某
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
南角某標次唱外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處標西迴至西南角某標從此
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
標彼為內相此為外相此是大界內外相一周記三唱已若欲唱相應將
四五比丘出戒場外盡標相內集僧然後唱二重標相已僧中方加羯磨
其文如初結大界法無異故不出之結三小界法此三小界並為難事故
與律云不同意者未出界聽在界外疾一處集結小界受戒又言若布薩
日於無村曠野中行衆僧不得和合者隨同師善友下道各集一處結小

界說戒又言若自恣日於非村阿蘭若道路行若不得和合者隨同師親
友移異處結小界自恣故知非乘無緣輒結類諸難開若違制犯又皆無
外相即身所坐處以爲界體故受戒中云此僧一處集結小界說戒中云
今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自恣中云諸比丘坐處已滿齊如是比丘坐處僧
於中結小界等故知俱無外相爲遮呵人即小界受戒法云界外呵不成
呵也此文釋成無外相明矣今有立界相房院於中結者羯磨不成以大
界立相不唱非法小界無相若立非法故大界別人唱相羯磨文中牒之
小界既無唱法羯磨自顯標相故重委明示庶無疑濫脫隨而結則成多
犯一非是開緣二輒立拒三處留久固文云不應不解而去等四妄通餘
法即非制而制其羯磨文如常之結解衣界法第二有三種僧伽藍若大
界共伽藍等或界小於伽藍並不須結若界大於伽藍者依法結之則隨
界攝衣也然有羯磨立無村結者若准律文先結衣界村內攝衣後因事
起方乃除村今通立一法不問有村無村法爾須除薩婆多論正立此義
以有村來五意故除若先無村作法結已淨人住處外村來入隨所及處
皆非衣界若本村還出衣界仍攝若先有村在非攝村去空地衣界還滿
由村來去非結解故五分律中咸有斯意結攝衣界法時有獸離比丘見

阿蘭若處有一好窟自念言我若得離衣宿者可即依此窟住佛言聽結
不失衣除駛流水白云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
忍聽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
戒今僧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誰諸長老忍僧於此處同一住處同一
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此處同一住
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已
准上牓示顯處解攝衣界法佛言應先解不失衣界卻解大界應作如是
解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不失
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僧今解不失衣界誰
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
忍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解食
界法佛言有四種淨地一者檀越淨若爲僧作伽藍未施與僧二者院
相不周淨若僧住處半有籬障多無籬障都無籬障若垣若墻若塹若柵
亦如是三者處分淨初作僧伽藍時檀越若經營人分處如是言某處爲
僧作淨地四者作白二羯磨疑結若疑先有淨地應解已更結結攝食界
法時有吐下病比丘不及得粥便死佛言聽在伽藍內邊房靜處結淨廚

應唱房若溫室若經行堂處若出家五衆房得作除去比丘五分云若於
一房一角半房半角或中庭或通結僧坊內作淨地並得律令唱相令結
法時僧在院外遙唱遙結應唱相言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淨地處所
此僧伽藍內東廂廚院中若諸菓樹下並作淨地如是三唱若更唱餘處
住時隨量隨事通局羯磨處作是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
結東廂廚院中若諸菓樹下作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結東廂廚院
中及諸菓樹下作淨地誰諸長老忍僧結東廂廚院中及諸菓樹下作淨
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結東廂廚院及菓樹下作淨地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解淨地法律云若有緣者解已便結不出解文例准解
法應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某處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
僧今解某處淨地誰諸長老忍僧解某處淨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
忍解某處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戒受法篇第三　戒法理通義該道俗以五戒有犯則具戒成難故須
條貫始終體相明緣七衆所受次如下列　受三歸法薩婆多論云以三
寶爲所歸欲令救護不得侵凌故也歸依佛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
功德五分所成歸依法者歸於自他盡或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歸依僧
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善見論云並須師授
言音相順若言不出或不具足不稱名不解故不成應云我某甲盡形壽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得翳法已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
依法竟歸依僧竟三結已律無受法諸論文具出此但受歸法無有戒法
故論云三歸已下有所加得歸及戒若無加者有歸無戒也　受五戒法
經云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衆生四事供養盡於百年不如一日一夜
持戒功德以戒法類通情非情境故也論云由戒故施得清淨也當於受
戒前具問遮難故善生經云汝不盜現前僧物不於六親所比丘比丘尼
所行不淨行不父母師長有病棄去不救發菩提心衆生不如是等具問
已若無者應語言此戒甚難能爲聲聞菩薩戒而作根本善男子戒有五
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具持五戒名爲滿
分優婆塞汝今欲受何分之戒當隨意受爾時智者應隨語爲受阿含等
經云於受前懺罪已然後受法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二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
我世尊三授已告云向授三歸正是戒體今又三結示戒所歸之我某甲
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

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告言今當示汝戒相汝諦聽受之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盜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妄語若飲酒並准上具問答已餘有六重二十八輕諸雜行相廣如善生經及行事鈔中說發願同行八戒　受八戒法善生經增一阿含云佛告優婆塞當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諸長老比丘所一一受八戒二一受之勿令失次論中令五衆授之成實云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成受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前受戒者下心合掌隨施戒人語勿前勿俱若違不成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莫使與終身戒相亂成實云五戒八戒隨日月長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重受減受並得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如是三授之也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竟三結已次授戒相言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盜某甲一日一夜不盜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婬某甲一日一夜不婬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某甲一日一夜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高勝牀上坐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某甲一日一夜離高勝牀上座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非時食某甲一日一夜離非時食能持不答言能持阿含經云如上次第授已當教發願言我今以此八關齋功德不墮惡趣八難邊地持此功德攝取一切衆生之惡所有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亦使將來彌勒佛世三會得度生老病死經云設有善男子善女人不發此願而持八齋者得少許福田引古證云　出家授受戒法七分明之二明出家功由菩薩二明有益超世三明障出大損四明既出家已行於罪行五明旣出家行凡福行六明出家修道要業七明大小正行三學爲本廣如鈔中已度人法時諸比丘輙便度人不知教授已急疾捨彼不教授不業威儀著衣不齊整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鉢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聽僧與授具足戒者白二羯磨彼欲度人者當往衆中偏露右肩脫革屣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應作如是乞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衆僧

乞度人授具足戒願僧聽我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慈愍故三乞律中准羯磨文爲授具足戒者須乞畜衆法若衆受戒揵度中前具列和上德已總結文云如是畜依止畜沙彌亦令知並須以無德不合故也與度人法佛言當觀察此人若不堪教授僕不以二事攝取一者法二者衣食當語言大德止勿度人若有智慧堪能教授又以二事攝者應與羯磨作是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度沙彌法律中度羅睺羅爲最初僧祇云若年七歲解知好惡與出家過七十卧起須人不得度若能修習諸業聽出家若初欲出家者爲說苦事一食一住一眠多學問答能作者度與剃髮法時諸比丘輙度人故衆僧不知佛言汝若欲僧伽藍中剃髮當白一切僧若不得和合房房語令知已與剃髮若和合作白已剃髮作是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欲求某甲比丘剃髮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剃髮白如是作白已與入衆中與剃髮度人法式廣如鈔中五分云先與受五戒已後受十戒授十戒法佛言若在僧伽藍中度令出家者當白一切僧已聽與出家應作如是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某甲比丘求出家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出家如是白受戒體法善見云阿闍梨吾言汝隨我語教汝受三歸答言爾又應問某遮難發戒緣起准如經律例須具問方乃授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爲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已便得戒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我今隨佛出家已某甲爲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與戒相盡形壽不殺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偷盜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婬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妄語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飲酒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著花鬘香油塗身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歌儛倡伎及故往觀聽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高大床上坐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非時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捉生像金銀錢寶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此是沙彌十戒盡形壽不得犯如請僧福田經沙彌應知五德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永割親愛無適莫

謂四者安弃身命尊崇道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依如僧祇律應為說十數一者一切衆生皆依飲食二者名色三者弃痛想四者四諦五者五陰六者六入七者七覺意八者八正道九者九衆生居十者十一切入其列數釋相對治顯正並廣如行事鈔說比丘受戒法佛言善來比丘破結使比丘三語比丘邊地持律五人受戒比丘第五中國十人受戒比丘上列五受並正律文善來三語唯局佛在餘三通於滅後也授比丘戒緣戒是生死舟航正法根本必須緣集相應有違難授不得今解二種羯磨具足五緣方成一能受之人有五種一是人道故律云天子阿修羅非人畜生不得戒故說云三歸五戒唯人有餘道所無二諸根具足律云若狂若聾若瘂身相不具百遮等人一切能污衆僧者皆不得故三身器清淨薩婆多云先受五戒八戒曾破重者更受十戒不得故律云先受戒破於重戒還來受者名邊罪難又白衣沙彌造諸重業並十三難攝故四出家相具律云應剃鬚髮著袈裟與出家人同若著俗服外道服衆莊嚴具裸形等不名受具故五得少狀法律云不與沙彌戒而受具戒衆僧得罪故第二所對有七一結界成就以結不成羯磨無所依故二有能秉法僧以白四六教非法衆者不合衆故三僧數滿足非謂頭數滿十比尼母云和

上二阿闍梨並須如法七僧為證皆清淨明曉故律云若無和上若十衆不滿如不滿數中所明皆不成就故四界內盡集和合律云更無方便得別衆羯磨故五有白四教法毗尼母云羯磨如法故六資緣具足律云若無衣鉢若借他衣鉢並非法故七佛法時中毗曇論云若至法滅一切結界受戒皆失沒故第三發心乞戒律云若受戒人不自稱名不稱和上名教已而不乞若眠醉嗔恚若無心受皆不得戒故第四心境相應或心不當境或境不稱心或心境俱不相應並非法故第五事成究竟始從請師終于受竟前後無違得各辯事正秉戒體前具八法初明請師法律云弟子無師教授故造作非法佛言當立和上弟子看和上當如父母想敬重相瞻視又病比丘無人看故便買命終佛言當立弟子應共相敬重瞻視便得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和上看弟子當如兒想善見云以初衆請故從使進教佛制令請也若休本律請法不在僧中今依十誦僧祇令受戒人先中僧中教使次第一一頭面禮僧足然後請之當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教如是請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請大德為和上願大德為我作和上我依大德故得受具足戒慈愍故三請已僧祇云衆中請已和上應諮發彼意心律本言可令教授汝清淨莫放逸依佛阿毗曇中二阿

闍梨亦有請法師既在上文餘師義例二受受者所在佛言受戒之人不得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在界外其和上及足數人亦不得在空乃至界外佛言當立受戒者眼見耳不聞處立也三差人問緣時有欲受戒者將至界外脫衣看稽留受戒事佛言不應令自今已去聽於先問十三難事然後受戒師當問云衆中誰能與某甲作教授師若有者答言我某甲能戒師應和僧索欲已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為教授師白如是四出衆問法五分云應安慰言汝莫恐懼須臾持汝著高勝處等已取其衣鉢示語之言此是安多會此是鬱多羅僧此是僧伽梨薩婆多云此三衣名九十六種外道所無唯佛法中有今故示汝也此是鉢多羅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也此衣鉢是汝有不答言是諸部中亦即加受法者也應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當問汝汝隨我問應答若不實者當言不實若實言實汝不犯邊罪耶答言無者應語言汝應不識此罪名謂曾受佛戒已犯於四重耶是佛法海外人故名邊罪汝不有邪義決云凡問難有無意在相解故中邊不相領解尚不成犯戒捨戒今雖問而不識者與不問無別律云不成受戒故以下類此可知之汝不污比丘尼耶僧祇律云謂白衣時污

淨戒尼梵行汝非賊住耶謂白衣沙彌時盜聽說戒羯磨同僧法事汝不破內外道耶謂曾作外道來受具戒後復入外道今又重來受具足戒者汝非黃門耶謂非生揵妒變半月自截等六種者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僧祇云此二難佛滅後無佛久涅槃依舊文問汝非是非人耶謂諸天鬼神等變為人形而受戒者汝非畜生耶謂有龍畜能變形為人而來受戒者汝非二形耶謂此身中具男女根正當道器汝今無不應一一具解問已若答無者汝今字誰和上字誰年歲滿不此三事及十三難並須一一問答以不具故不得戒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非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律本云年滿二十者能耐寒熱風雨飢渴持戒一食忍惡言及毒虫十事是丈夫相僧祇云二十已上七十已下有所堪能是丈夫位得與受戒若過若減有所堪及是應法而無所堪者並不得與受戒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白癩乾痟癲狂汝無如此諸病不並依有無具答如我今問汝僧中亦當如是問如汝向者答我僧中亦當如是答教授師應正理威儀已便告言待至僧中召命當來五白召入衆法佛言彼教授師問已還來衆中如常威儀相去舒手相及處立當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

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某甲已問竟聽將來白如是作此白已應喚言汝來來已當爲捉衣鉢在戒師前右膝着地合掌當教如是已六明乞戒法彼教授師如前教已應語言計乞戒法汝應自陳但以不解故我教汝應言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願僧慈愍故拔濟我三乞已教師復坐七戒師和上問法應作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八正問法應言此安多會欝多羅僧僧伽梨鉢多羅此衣鉢是汝有不彼答言是又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今隨所問汝當隨實答僧祇云汝若不實答便欺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亦欺誑如來及以衆僧自得大罪之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尼耶汝非賊心受戒耶汝非破內外道耶汝非黃門耶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人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形耶若隨答言無者汝字何等和上字誰年滿二十未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乾痟癲狂病汝今有如是病無耶並依問已有無具答詞義相領同前教授二正授戒體法薩婆多論云凡欲受戒先與說法引導開解令於一切境上起慈悲心便得增上戒應語彼言六道衆生多是戒障唯人得受猶含遮難不必並堪汝無遮難定得受戒汝當依論文發增上心所謂救攝一切衆生以法度彼又戒是諸善根本能作三乘正因又戒是佛法中寶餘道所無又能護持佛正法久住又羯磨威勢衆僧大力能舉法界勝法置汝身心中汝當一心諦受應作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白如是僧祇云作白已問僧成就不乃至羯磨第一第二第三亦如是十誦云羯磨受戒時當一心聽莫餘覺餘思惟應敬重當正思惟心心相憶念應分別之違者突吉羅罪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授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上次第問答無違者得僧已忍與某甲授具足戒竟某甲爲和上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見論中

及律並云受具足已和上阿闍梨等爲當記春夏冬時某月某日乃至量影等時受具足戒次說隨相時有比丘受具足已衆僧捨去既不識犯便造重罪佛言自今已去作羯磨已當先與說四波羅夷法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波羅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門非釋子汝一切不得犯婬作不淨行若比丘犯不淨行受婬欲法乃至共畜生非沙門非釋子爾時世尊與說譬喻猶如有人截其頭終不能還活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已不能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盜下至草葉若比丘盜人五錢若過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破教人破若自斫教人斫若自燒教人燒若埋若壞色者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如斷多羅樹心終不復更生長比丘犯波羅夷法亦如是終不更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故斷衆生命下至蟻子若比丘故自手斷人命持刀授與人教死歎死與人非藥若墮胎若厭禱殺自作方便若教人作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言猶如鍼鼻缺不堪復用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不復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非真實非己有自說言我得上人法得禪得解脫得定得四空定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天龍來鬼神來供養我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譬如大石破爲二分終不可還合比丘如是犯此波羅夷法不可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授四依法時世飢儉乞求難得有外道輒自出家受戒後僧無食便即休道佛言先與四依然後受戒復有外道求僧出家先說四依彼即報言我堪二依若納衣腐藥不堪此二便即休道佛言此外道大有所失自今已去後授四依應如是授言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依法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比丘依糞掃衣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檀越衣割壞衣得受比丘依乞食比丘依是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僧差食檀越若送食月八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若僧常食檀越請食得受依樹下坐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別房尖頭屋小房石室兩房一戶得受依腐爛藥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得受汝已受戒已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和上如法阿闍梨如法衆僧具足滿汝當善受教法應當勸化作福治塔供

下缺

佛言長衣長如來八指廣四指應淨施不者犯墮除波利迦羅衣不現前
菩薩婆多云不應量者過十日捨作突吉羅僧乃至錢寶穀米等亦令佛
指而廣二寸也請施主法佛言有二種淨法真實淨展轉淨法薩婆多云
應求持戒多聞者爲作施主若無請者如請法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
甲今請大德爲衣藥鉢展轉淨施主願大德爲我作衣藥鉢展轉淨施主
慈愍故三說真實淨者及錢寶穀米等得人爲主至中請之正說淨法
善見云若衣物數多跛跛說疲欲總說者並時相著如重法云矣大德
一心念此是我某甲長衣未作淨今爲淨故施與大德爲展轉淨故欲受
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爲淨故施與我我今受之汝施與
誰彼當言施與某甲受淨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爲淨故
與我我已受之汝與某甲是衣某甲已有汝爲某甲故善護持著用隨因
緣長鉢殘藥文並同準心念說淨法五分云應偏袒右肩胡跪手捉衣心
生口言我比丘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於五衆中隨意與之隨彼取用
得至十一日復如前威儀言我某甲此長衣從某甲取還至十日復也
初言我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隨彼取用如是捨故受新十日一易金
粟淨法薩婆多云錢寶穀米並同長衣十日說淨伴本云當持至可信優

婆塞所若守園人所如是告言此是我所不應汝當知之論云除錢及寶
等一切長財並五衆爲長主若說淨錢寶希得衣物施不須說僧祇云施
主若先等不得過十日便覓施主說淨毗尼母云若衣物未說淨然淨縱
衣著已淨者則名衣和合淨若色非法縱著如法者是名色衣和合淨更
不須別淨

諸說戒法篇第五摩得勒伽論云云何布薩捨諸惡不善法證得白法究
竟梵行半月自觀犯與不犯清淨身口也善見云何得知正法久住毗尼
毋清淨者名布薩義僧說戒法若四人已上當白已說戒於十四十五十
六日說戒聽上座於布薩日白僧言大德僧聽今白月十五日布薩白衆
僧集某處說戒如是白已上座應教年少比丘具淨水燈火舍羅籌作時
若打揵稚及餘時法若告言諸大德布薩說戒時到僧集已比座共相檢
校知來者不來者其諸莊嚴說戒衆具廣如鈔中僧同犯識罪懺白法佛
言若僧集說戒犯罪不得說戒不得聞戒不得向犯者懺悔犯者不得受
他懺悔彼比丘白已當懺悔應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此一切衆僧犯罪
若僧時到僧忍聽此一切僧懺悔白如是如是白已然後說戒律本曳不
悔本罪僧同犯疑罪發露白法佛言若說戒時一切僧於罪有疑者應作

緣急廣說之律中則有三五略說隨緣遠近文冊明了今依毗尼母論云
若序說問清淨訖應告言之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僧常聞十三僧伽婆
尸沙乃至衆學並云諸大德是衆學法僧常聞諸大德是七滅諍法半月
半月說戒經中來已上依文廣說若難命至應隨到處云已說至某處餘
者僧常聞若難緣遠近不得說序者僧祇云諸大德今十五日布薩時各
正身口意莫放逸便各各隨意去律本至布薩日不得不說若無者應說
法請經亦得也對首說戒法佛言若一比丘住處於說戒日當詣說戒堂
掃洒令淨敷坐具辦澡水瓶然燈火具舍羅若客比丘來若四人以上應
白說若有四人應集白說戒若有三人不得受欲應各三語說戒如是言
二大德憶念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餘二人亦如是三說若二人
共住亦准此若犯罪者向清淨者發露若識悔已方得加法若有罪不發
露者不應清淨法也心念說戒法佛言一比丘於說戒日如前辦衆具待
客比丘若無應言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三說五百問事云如上
加法已有罪者向四方僧懺悔已獨坐誦戒乃至竟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

諸衆安居法篇第六時諸比丘一切時遊行蹋殺生草木斷衆生命根世

入譏訶並爲羣佛言不應一切時遊行聽三月夏安居有過訶制出
在尼律也安居法如佛言有三種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後安居前安居者
住前三月後安居者住後三月十誦律佛制五衆並令安居律云尼不安
居波逸提僧等四衆突吉羅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在中安居一大遠聚
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行道三多蚊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人
具五德一未聞令聞二已聞令清淨三能決疑網四通達無滯四正見五
無施主供給藥食並不可安居律本云安居有四種一對首二心念三忘
成四及界並有據緣如下具列對首安居法律本云應白所依人言我於
此處安居已口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依某伽藍某聚落前三月
夏安居房舍破修治故三說五分十誦云彼八言所白者言知莫放逸答
言受持律本云夏中當依第五律師廣誦二部律者若違得波逸提春冬
依四種律師違者突吉羅理准律意應問彼言依誰持律者答言依某甲
律師律師告言有疑當往問五分云佛言當於持律者安居若夏所近闕
者應七日得往返處必令達條若檀越村野林樹山巖房舍等安居者並
同上文唯改伽藍爲異若修治破壞之語與僧住處隨事量度其四衆作
法唯改言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也後安居法律

中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前安居不至所在十七日乃到佛言後安居應准上文言後三月夏安居餘文並如上如是乃至五月十六日後安居法並准前心念安居法佛言若無所依人可自心念安居文言我某甲比丘依某僧伽藍前三月夏安居餘詞同上忘結便成法時諸比丘來至所住處安居忘不結佛言若安居故來便成安居律中為客比丘本有要期外來託處有忘聞結必有住人不在通限若本有方便通客主也及界與園成安居法時有比丘往餘處安居一腳入園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腳入園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腳入園及界便經明相佛言並成安居若准人解後二種法應在前後十六日若在中安居隨日得結受日法時有佛僧塔事及父母檀越請受戒懺悔等緣并病求藥問疑請法如是諸事不知云何佛言不及即日還聽受七日去不及七日還聽受十五日去不及十五日還聽受一月日及一月日應還其三種受日並不通夜不同他律又所為之緣但是破戒非法事並非正緣不成受日及破安居十誦云應五眾安居五眾受日若往赴在道事盡即須返界以無法故明了論中有重受七日法僧祇律云比丘尼無羯磨受日法若有緣聞七日事訖

羯磨受日法僧祇律第四十卷云路遠緣長為塔事僧事應作求聽羯磨

事訖應還有人加僧忍聽此安僧聖教假羯磨例同之也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受日法佛法東流數本羯磨已受日法全缺不同皆自意言未吾正教今學所宗但依律本本既無已不可妄加又搜諸部並無如已應告情已羯磨者如是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對首受日法中論但聽受七日並無正法傳羯磨白中義亦無文十誦云若無比丘當從四衆受應告言長老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受七日法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長老知三說十誦律云閑獨住比丘心念受日應准上文唯除所對之言為別命共二難出界法律中若安居中本二大童女婬女伏藏欲來誘調比丘又有惡

惡怨賊毒蟲惡獸不得如意醫藥使人比丘住必為我淨行又令作留難佛言聽法准毗尼母論云結夏不破安居諸部無文開受日出界遣難法律中比丘受七日出界為父母兄姊等至意留過日或水陸道斷還期過限佛言不失歲僧祇云若受日在道不得過期當日若了即還本處也

諸衆自恣法篇第七時諸比丘共住受持啞法佛種種呵責言此是白羊外道法自今已去聽共相檢校如有罪無罪有十利故便得正法久住應安居竟自恣僧自恣法佛言應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自恣餘辦具如說戒中比丘不知何時佛言聽小食大食上下座應唱令白云之也大德僧聽今曰月十四日如日准此衆僧集某處自恣差受自恣人法佛言聽作時若打揵椎若告言諸大德自恣時到僧集已應先差人應具兩種五德一自恣五德不愛不恚不怖不癡知自恣未自恣二具舉罪五德知時如實利益柔軟慈心也十誦云五分並差二人以上若衆止五人前後單差若有六人一時雙牒而作羯磨應和問答已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誰諸長老忍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作此法已兩五德者方從座起至上座前禮僧足已然後互跪和白僧自恣法佛言自恣時應如比丘有來不來者聽先白已然後自恣作是言也大德僧聽今日衆僧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和合自恣白如是佛言比丘應十四日自恣比丘尼應十五日自恣此謂二衆相依住法若無緣者三日俱得自恣正自恣法佛言應偏袒右肩脫革屣互跪合掌應一一從上座作次第應離坐自恣五分云取草敷地今在上自恣老病者隨本座處對前五德者言大德衆僧今日自恣我比丘某甲亦自恣若有見聞疑罪願大德長老哀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律本云若說錯忘一一授之其二五德准僧祇云各至本座處自恣不得待僧竟其衆僧自恣已五德至上座前告云僧一心自恣竟便如常禮退出十誦律略自恣法佛言若有八難及餘緣如說戒中事者略說自恣但對首有二略單白已有三略如鈔所明若難事可得廣說便廣說若再說若一說若不者應如法治四人以下對首法佛言若有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更互自恣應盡集自恣若有四人應更互自恣如是白言三大德一心念今日衆僧自恣我某甲比丘清淨三說已若有三人二人亦准此法唯改對首人數為異又不得別衆及以有犯並不應此法一人心念法佛言若

自恣日往說戒堂掃灑敷座具盛水器洗脚器然燈火具舍羅等行客比丘若無來者應心生口言今日衆僧自恣我比丘某甲清淨三說

尼差人自恣法佛言比丘尼夏安居見聞疑一比丘尼為尼僧故往大僧中說自恣若僧尼二衆各不滿五至自恣日比丘尼往至比丘所禮拜問訊若衆滿者應索欲問緣答云差人自恣羯磨應云大姊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白如是大姊僧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誰諸大姊忍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德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彼僧行無謹者應差二三人為伴往大僧中禮僧足已由身低頭合掌作如是語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僧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罪大德僧慈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已長久僧上座普言彼衆上下各某默默者實由尼等內懷三業外無三事故不見佗雖然上座有勑勑諸尼衆如法自恣謹慎莫放逸使尼禮僧足辭退至本寺已集尼衆普傳僧教勑如說戒法所明也此自恣說戒略教授法律本大致義明前檢而點傳必須理不容點故且略標一句以表常式待時行用求必依文也

諸分衣法篇第八於中得施有二初謂七衆所施為僧得二謂道俗所施為現前若約緣就時不出六種一二部僧得施法時有住處二部僧多得可分衣物時比丘僧多比丘尼少佛言分作二分無比丘尼純式叉摩那亦分作二分若純沙彌尼亦分作二分若無二衆比丘僧應分若比丘尼多僧少若無應分作二分若乃至無沙彌者比丘尼應分得物已至僧部乞皆須作羯磨分所以名僧得者以施主心普均一化物遍通十方但有僧尼皆沾其分故名僧得還須僧法羯磨遍約十方來者既作法已現前自分羯磨如後二二部現前得施法爾時世尊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時有六十頭陀比丘往至佛所為佛所讚諸非頭陀比丘捨衣成大積佛言應布施僧衆若與一人總與比丘尼糞掃衣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分與分七羯磨人應置地與若使人與若沙彌應等與若三分與一守僧伽藍人應等與若至四分與一分若不與不應分若分應如法治三時現前得施法時有比丘在異處結夏安居已復於異住處不知何處取物分佛言聽住日多處取若二處俱等聽各取半若大得可分應隨數人分或隨等分乃至一人直攝取不作心念法四非時現前得施法時現前僧

大得可分衣物佛言聽數人多少若十人為十分乃至百人為百分若好惡相參應使不得者擲籌分之不合羯磨也五時僧得施法時有比丘來分夏衣便去後分衣而不得來又忘不出行者分不如戒分來佛言識分衣應相待亦應出彼分羯磨分之如非時僧得施法佛言有一比丘安居大德僧夏安居衣應心念口受言此是我物三說已若受不受更有餘比丘來不應與分也六非時僧得施法彼施有二若道俗作僧越欲以施物者並通十方客與施福故律云時有異住處現前僧大得可分衣物不衣時有客比丘數數來分衣疲極佛言應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與異正法如後分已人輕物中說二者若己五衆所有衣物佛言應一切屬僧然僧四方現前不同故物別重輕兩別有約輕重物中分處非唯一轍且如後十種初明五衆死物之所屬十誦有比丘死衣物衆多王家親屬欲共取物佛言王說不合僧應得之乃至今時難依三寶出家財法必緣僧攝佛法非分故入二僧廣如鈔中說之二分法十種一者冥攝取如五分律水漂死者二者現前取如十誦學悔人守戒人共住至死者三同見取如律此般二部至死者四功能取如律云三衆人共同羯磨衆僧五二部僧取如律無住處死薩婆多二界中間死六面所向取如論二衆中死七入同羯入和上僧祇云沙彌死衣物令和上知八入所親白衣薩婆多云戒擯人物九適所在得如十誦寄人不寄處等十在衆中死羯磨取廣亦如鈔說三同活共財法律無正斷若取分別共財則除隨身之物已外中分入僧同活則任在者商量出處多少但取實情生死同志則無有犯若涉私懷具招兩過四負債法佛言應問言誰負病者物病人負誰物知已患索取若負他者聽持衣償若無賣三衣隨有餘與瞻病人僧祇云當深察前人可信可憑明者與之反此不得五明屬授佛言僧問瞻病人言病人有屬授不若云病人臨終時言此物與佛與法與僧與塔與人若我終後與者佛言應索取現前僧分五分若生時與人不持去者僧應白二羯磨與之六分物時僧祇言若病者死不可信應持戶鉤付僧知事人然後供養舍利毗尼母云先持亡者去藏殯已送喪僧還來至寺取亡人物著僧前然後依法集僧分之也七斷輕重物十誦病人死無有病者取衣物浣洗曝養擁除擔入衆中律云彼持亡者衣物來在衆中當作是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彼比住處命過所有衣物此住處現前僧應分如是三說毗尼母云並取衣物在僧前著已遣一人處分物可分物不可分物各別一處也正明處分佛言若比丘死若多知識若無知識一切屬僧若有圖

四業樹刺房及廣刺多物鋼甎同瓦斧鑿燈臺繩床坐簿外養櫃瓶車輿守僧伽藍人水瓶澡灌錫杖扇鐵作器木作器陶作器皮作器竹作器及諸種種重物並不應分屬四方僧櫃篋長三肘廣五肘毛長三指剃刀衣鉢坐具針筒俱夜羅器現前僧應分之律文正斷如此餘有不出者當於諸部律論類斷判當觀律本判意不容緩急自欺必欲廣知具如量處重輕物儀中八重德賞物佛言五法成就應與病人衣物欲知不具則不得賞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應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五能為病者說法己身於善法增益僧祇律有四種皆作若僧差作自樂福作邪念作並不合賞若為說益病者訖令速差下至然一燈還命終者便得此物五分云多人看病與究竟者律云當與受持衣若不如者當極與有病與上三衣隨看中下與衣亦令十誦云若不信者與不好不足六物五分十誦云比丘病二衆合得比丘尼病三衆得摩得勒伽云白衣看病應與少許尼三衆同之十誦云看病人為病有出外乞食衣藥者留時還付之五分外界看病者依法賞之之正明賞法佛言應與瞻病者六物謂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應如是與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隨當時有者隨入此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水貯器此現前僧應分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衣鉢坐具時器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看病比丘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律本具明有德不賞若無德者理非悅伴必知事勞無有法益者可入亡物作法然後和僧准論隨以賞贈九分輕物法此尼母云五人共住二人死不得作展轉分律中出法少不具足今准非時僧得於獨處具有展轉之言則五人已上須用此法律文當差一人令分自己二獨處如是與之有人存三番作法此恐文未之亦有存二番法者今准獨處文中具含付分二法餘無故不出准律獨處云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諸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此法已隨人多少取其衣物依數與之不宜列也。更

招謗非佛制故五分云若不過者和僧與一無衣比丘善見云若一衣極好不須割破衆並有者從上行之須者直付之四人分法此尼母云若但四人應作直分獨處其賞看病物表準三人口和以衣付言諸大德憶念今持亡比丘某甲衣鉢坐具等隨有言之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自餘輕物處准作直分獨處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誰諸長老忍僧今分是衣物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分是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捨衣若分衣若衆來並准上衆多人分法此尼母云四人共住一人死應展轉分捨衣己賞勞法住二人口和付言大德僧聽我等持是亡某甲比丘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己其輕物者准本律云應彼此三語受共分應言二大德僧聽此亡比丘某甲衣物應屬我等三說餘人亦爾有二人亦須准上具賞勞直付三語竟分物未入手客來須一與分一人心念法此尼母云一相應法者二人共住一人死在者取衣口言此某甲亡比丘物應屬我作此三說己手執物故後來不得十得受衣法僧祇云若為病人求醫藥衣食及為塔事僧事雖當時不在並應與分善見云若界外比丘入亦須與分謂在獨處時律中有比丘無想別衆不成分衣又現前祇中得與沙彌淨人分簀或半如前分別十誦云比丘有衣鉢寄尼者若死比丘亦取先見者分之若在白衣家死輕物隨五衆現前分重物任意遠近有僧法寺付之若無五衆者律令信樂檀越應守掌若無五衆來者應送與近處僧伽藍僧餘如鈔中也

懺六聚法篇第九

懺悔法律云有二種人一者愚癡謂不見犯雖見犯不能如法懺悔二者智人即返上句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故經律俱明懺悔然懺法乃種若作事懺但能伏業易參若作理懺則能燋業滅業先論利根依理斷業如涅槃云若有修習身戒心慧能觀諸法由如虛空設作惡業思惟觀察能轉地獄重報現世輕受若於小罪不能自出心初無懺不能習善覆藏瑕疵雖有善業為罪垢污現世輕報轉為地獄極重惡果是為愚癡若犯四重五逆謗法名為破戒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披法服常懷慚愧生護法心建立正法我說是人不名破戒成實論云有我心者則業煩惱集若無我者則諸業不能得報以不具故未曾有經云夫人修福須近明師修習智慧悔重惡業花嚴經云譬如幻師能幻人目諸業如是知是名清淨真實悔過二者鈍根依

事懺者若依大乘則佛名方等具列行儀依法懺悔要須相現准教驗心若依律宗必須識於罪名種相隨有㬋懺若疑不識不合加法唯除不學者隨犯結根本此但滅犯戒罪也故智論云戒律中雖復微細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懺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犯諸性戒等懺波羅夷法佛言若比丘比丘尼犯波羅夷已都無覆藏心當如法懺悔與學戒羯磨奪三十五事盡形行之若衆僧說戒羯磨時來與不來無犯若更犯重應滅擯僧祇云犯重已啼泣不欲離袈裟者又深樂佛法應與學戒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得與比丘過食除大淨五生種及金銀自從沙彌受食十誦云佛所結戒一切受行在大比丘下坐不得與大僧過三夜自不得與未受具過二夜得與僧作自恣布薩二種羯磨不得足數餘衆法不得作得受歲律云不得衆中誦律無者聽之毗尼母云與學悔法已名清淨持戒但此一身不得超生離死障不入地獄懺僧伽婆尸沙法佛言若犯僧殘已覆藏者隨覆藏日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已當二十僧中出罪若犯罪不覆藏僧應與六夜摩那埵行此法已便二十僧中與出罪羯磨若二種行法中間重犯隨所犯者與本日治行此法已然後出罪若行波利婆沙者得羯磨已奪三十五事在僧下行八事失夜白僧發露供給衆僧盡覆日行之其摩那埵法與別住法並同唯在僧中宿為異懺偷蘭遮法罪緣兩種初明獨頭偷蘭有二差別如破法輪僧為四錢盜僧食等名上品若破羯磨僧盜三錢以下至有衣相類等名中品若惡心罵僧盜一錢用人髮食生肉血裸身著外道衣等名下品二明從生者十誦云從初篇生重應一切僧中悔若初篇生輕二篇生重應界外四比丘衆中悔若僧殘生輕一比丘前悔薩婆多云懺法與波逸提同前獨頭偷蘭懺法亦准從生上中下懺應知已前三懺罪事非輕悔法繁密理須精練自可持律行用是常餘者博尋終成虛托必欲清濤即是智人觀緣執法固無有失縱舒撰次非學不知徒費時功未辯前務故闕而不載必臨機秉御大鈔詳委懺波逸提法悔通僧別故前列三十唯據對首後列九十由貪侵時事輕重二心故分二位懺捨兩據之前懺捨墮佛言犯捨墮衣不得還與人作三衣作波利迦羅衣若數數著用衣若淨施應捨已然後作淨此尼薩耆衣當捨與僧若衆多人若一人不得別衆捨若捨不成捨得突吉羅故知三種懺法又犯通僧別界分二所並委詳思僧中懺法要須五人以上為受懺者僧中捨墮有於三種初明捨財謂離罪緣中明捨心謂斷罪因後明捨罪除

生死業此之三捨懺法宗途義須通曉初明捨財三十捨中已辯作衣言實三寶此之三戒不對於僧餘者皆並通三說分擅數犯者以為標首捨法有三初五長之物二離受衣鉢雜捨等辦定三說時往僧中佛言捨與僧時往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向上座禮互跪合掌應作如是捨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一三五八事長衣犯捨墮故離僧伽棃宿犯捨墮自買得一事衣犯捨墮我今捨與僧一說若知數者隨多少言之若衣財衆多乃云不憶數也唯除三衣一種以必有數若衣財多應並隨處捨已然後懺罪由通染犯故也乃至罪名多少具明標准律如此不可疑作中明捨心薩婆多云衣已捨罪已懺悔畜心不斷當日明日得本財異財主犯由心深故三者依捨罪本悔畜心斷者若即日得本財異財犯吉羅以衆諸律論捨墮是財並由僧量不自專已或永棄捨或永入僧或還本道俗或消施七衆如律本斷壞八康之例等是也故捨心決背無顧綠若還本時事同新得如法說淨淨應本白法入此律宗言非虛設據捨與僧心亦無繫故律本云若不還衣若著用破壞受作三衣但犯吉羅止是失法之罪捨罪法佛言彼捨衣竟即於僧中懺悔已懺悔法此律本後文出當作是乙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是衣已捨與僧今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從僧乞懺悔願僧聽我某甲比丘懺悔慈愍故三說請懺悔主法佛言若一住處一切僧並犯罪者不得向犯者懺悔有犯者不得與他解罪若有客比丘來清淨無犯者當一一往彼所懺悔若無來者當詣比近清淨衆中懺此比丘當還本住處餘比丘向此比丘說犯名懺悔如是者名清淨五分律云若有命難因緣佛聽同犯不同犯並得受懺若無緣者不得故律云有二種癡謂不見犯從犯者懺悔律開請法今准義應須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波逸提懺悔主願大德為我作波逸提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未得答其不可和白法應索欲問和已答云受波逸提懺悔羯磨大德僧聽其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是中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從衆僧乞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比丘某甲受某甲比丘懺悔白如是作是白已告知言可令正捨罪法其常途雜論多有業濫徵過則無不可妄情藏罪著用隨犯方言希故則除有則如後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懺悔則安樂不懺悔不安樂憶念犯發露知而不敢覆藏願大德憶我清淨戒身具足清淨布薩三說已應語言自責汝心

生厭離各言令還衣法佛言彼捨墮衣應還比丘若不還者犯罪還法有三謂五衆等有緣者展轉還非五長者即應即座還若無緣五長者明日還明了論中令一宿開故若須分識初即座轉付法佛言若衆僧多難集此比丘有因緣事欲遠行者應問言汝此衣物與誰隨彼說使與是中有一月衣急施衣過後富長鉢殘藥長衣比五長戒依此法還之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祇云如識比丘僧中持此衣已屏處分付後明即座直付法若非五長並依此法若是五長等經宿者准此文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梨宿除二衣乃至迦僧物並准者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者默然

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還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對四人已下對首法若向四人懺者捨財文同於上懺罪須口和三人不得背單白還財得作互付屬唐如上佛言若欲在三比丘前懺悔者應至三清淨比丘所如前威法具修威儀作如是捨言諸大德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長衣犯捨墮我今捨與諸大德作如是捨已應懺本罪先請懺悔主其請文如上僧中無異是中懺主應問餘二比丘言二長老若長老聽我受某甲比丘懺悔者我當受彼二比丘答言可爾方言告懺罪者言可還衣對二人亦令對一人捨墮法佛言若在一比丘前捨者至一清淨比丘所應如法懺令時行事對首識多故須明立定式使彼易曉捨衣法應持一比丘至自然界中或在戒場並須盡集持所犯財並來一處已具修威儀如是捨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長衣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今捨與大德二說請懺悔主法其文如上所說懺悔主應為分別罪名及種與相也名為六聚差別種謂畜長離衣三十事異相謂一多不同故律云一名多種住別異佛言若犯僧殘罪乃至突吉羅知覆藏應先教作突吉羅懺後如法懺故知前須委問然後教悔明藏罪法若葉捨墮具足八品突吉羅二品根本從生如後所列覆藏合有六品枌二品覆

本隨生中二覆者用不淨衣生後二覆僧說戒默然生並經初夜二夜以吉為率先懺從生罪其八品小小罪應總胡一懺悔主文同波逸提唯以突吉羅懺悔主為異以五懺悔覆藏罪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故畜衆多長衣犯衆多波逸提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并着用犯捨衣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經僧說戒默妄語犯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並據有言之並犯突吉羅罪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治罪主並如上懺悔二根本小罪法善見云犯捨墮衣不捨而着隨着再突吉羅律云僧說戒時乃至三問憶念罪不不發露者突吉羅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着用不淨衣及經僧說戒默妄語並犯突吉羅罪各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詞向上此並據有犯者言之上來從生根本律分前後兩處不出正文今長准諸識理例可解故立正儀無使溢之也懺根本罪法應對前懺主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長衣不說淨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大德有衆多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文如上中乃至可治主答還衣請法並准前除其犯捨財已用壞盡必妄煙悟及九十事多同懺悔懺波墮法大同三十中唯無財捨並其者懺前品從生

八種或有或無如折衣過量着用並犯理須准識如妄語抵他無因而犯亦不必並通宜隨犯多少稱實前懺不得在根本後以佛判在前若懺根本別衆得開不同三十其請懺悔主文如上說若心正懺悔本罪大少有別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故妄語波逸提罪餘有隨稱不憶數但犯單墮多不憶數自有有者隨有言之實而非證令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詞如上乃至可責立誓亦令懺波羅提提舍尼法請律村卷中從非親尼自手受食或食尼指授食等請律令請人為主說罪名種一說使止其詞曰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食比丘尼指授食犯波羅提提舍尼罪不憶數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今向大德悔過僧祇云前人應問言汝見罪不答言見應呵責言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懺突吉羅法佛言若故作者犯應懺突吉羅又犯非威儀突吉羅若不故作但犯突吉羅律本具明故悞二心昌言兩罪條別諸師不披律部但以五懺為宗遂即當同一聚輕重共同懺蕩且五懺明長止是別時偷蘭及墮有無多少立法非一理須顯明凡語難依聖言易信故毗尼母云若故作者對一人說懺悔作者責心懺此則與律扶同何得故執如律訶責揵度及明了論薩婆多等各有明據非唯抑度義須謹依餘有從生根本九品不同並如上

(諸不至所爲家或爲主白衣家乃更至庫藏處尼寺中若即白衣家還出如是等皆失前爲授若欲往者當更爲授除施衣時者謂迦提一月五月除此已除時中勸化作食并施衣者若迦提時通開)白非時入聚法(佛言若入聚落當與同住比丘而不出爲法前餘亦爾僧祇云食雖早竟若入即名非時既無正文應義設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十誦律云)至某城邑聚落某甲舍(前人答言)可爾作餘食法(佛言若比丘食有二種一者不正食謂食枝葉華菓食油胡麻黑石蜜磨細末若蒸出釜持草畫之無處非食非請非足食二者正食謂飯麨乾飯魚肉等是請是食是足若於正食中若食飽足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若依僧祇但前食悉足飽食咽咽已捨威儀者若更食即名犯足又依律本諸比丘受

不作餘食法者見上座來告云我受不作餘食法便不須起而得食竟故知前境是足若起須作餘食法又尼欲僧戒中亦爾故知尼亦有餘食法若犯足者持食至未足者前白言)大德我已足食汝知是看是(波取少食已還與彼若不食者亦得與言)長老我已食已止汝貪心(彼便取食之律云一足食比尼作法已通一切足食者同食也)呵責弟子法(爾時諸弟子不順弟子法不承事和上阿闍梨無慚無愧不受教授作非威儀行不恭敬難與語與惡人爲友好往婬女家婦女家大童女家黃門家比丘尼精舍式叉摩那精舍沙彌尼精舍好往看龜鼈佛言和上阿闍梨應作呵責有三種一者與弟子現前二者出過令伏三量過設呵又自量喜怒非分暢志並反欺負呵詞五種應言)我今呵責汝汝去(若言)汝莫入我房汝莫爲我作使(若言)汝莫至我所(若言)不與汝語(是謂和上呵責弟子法阿闍梨呵責詞亦同唯改第四呵詞言)汝莫依止我(弟子被呵責已應日三時朝中日暮向和上阿闍梨懺悔當如是懺悔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作是懺言)大德和上我某甲今懺悔更不敢作(若聽者善不聽當更日三時如上懺悔猶不許者當下意隨順承方便脫其所犯若下意隨順而師不受其懺者如法治亦令餘比丘爲將順故令共至和上阿闍梨所調和令早受懺悔彼和上若盡形壽呵責竟安居呵責又呵責病者不出過不現前並名非法反治其師若弟子被治罰未相懺悔而受供給及以依止者非法須治其師若弟子被輕呵責而不爲和上阿闍梨又餘比丘執事勞役者佛言得罪應如法治之也)弟子辭和上白謝法(佛言若弟子見和尚五種非法應懺謝而去白和上言)我如法和上不知若言我不如法和上不知若言我犯戒和上捨不教訶(若弟子犯過和上捨者得令擯)

准酌例取正明懺儀(律並無文准用前法理通除滅前明故作者先請懺主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請大德爲突吉羅懺悔主願大德爲我作突吉羅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捨罪法(從生根今明須兩識種相多少並委審丹應對前人作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不齊整著僧伽棃餘(有准者)犯一突吉羅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二說可責五替如前)誤作懺法(具修威儀心生慚愧口言)我某甲比丘誤不齊整著僧伽棃犯突吉羅罪我今自責心悔過(一說)

雜法住持篇第十

六念法(律中並有其事而文意散落今本出摩僧祇而彼言略意廣又當世盛行故須義加文云)第一念日月數(僧祇云念知月一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悉應知之五分云諸比丘應知半月數知布薩日悔過清淨律云念知黑月白月兩種數法若入聚落先須知之此則具含道俗兩法應作念言今朝黑月小一日乃至十四日言之若大言大也其白月者以純大故但言今朝白月一日乃至十五日)第二念知食處(僧祇云清旦當作施食念等今以諸部會通隨實作念言)我常乞食若言我常自食已食(若言)我常食僧食(若不常定者應作是念言)我無請處今已食(若食已食若檀越及僧常食等例知)若言今有請處今依(請)

緣(佛言若迦提月中若施衣若病等並開皆請)若言我有請處今捨與人(佛言若一日受衆多請自受一請餘者施與人言長老我應往彼今布施汝僧祇云我今得食施與某甲比丘乃至沙彌尼)若言某甲比丘今朝檀越施與正食迴施比丘某甲檀越於我不禁我當食(三說十誦云此念法唯三種人得作謂阿蘭若獨住遊行長病飢時依親里住人如此得行心念)第三念知受戒時夏數(僧祇云日日自憶若干臘諸部律論皆爾應言)我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若干影)受具戒今無夏(後若有夏隨多少稱)第四念知衣鉢受持(僧祇云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持作淨施者)我今三衣鉢見並受持長財並說淨(後有不受持不說者隨有念持念說念多少業)第五念念食同別(僧祇云念別衆食又應念言)我不別衆食(若准佛言別衆食有八緣開者應白入若無別緣者應白出若有者白言)我有別衆緣(作此白已得食)第六念身強羸(僧祇云念若病不病)應言我今不病堪行道(若有病者應言)我有病念須療治白同利食前後入聚法(爾時畢閑城中衆僧大有請處皆畏慎不敢入城受請佛言聽諸比丘相屬授入聚應言同請比丘如是言已)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先受某甲請今有某緣事欲入某處聚落至某家白大德知(佛言若屬授已欲至村而中道還或

合呵而癡故不責不問若有犯亦不知若言若犯而識者亦不知僧祇云
癡默語諫師若不受者和上應捨遠去依止師者持衣鉢出界宿明日當
還更依止比丘十誦云有四種和上若法食俱與名樂住若與法不與食
者餘處覓食名為苦住若與食不與法識謝而去若不與法食不問晝夜
即應捨去由出家本意志存道業俗懷圍遶縛結生死故成實言添著眷
屬愛樂住處故墮迦陵伽等餓鬼中生餘廣如鈔諫作犯法時有比丘欲
犯波羅夷乃至惡說佛言諸比丘應如法諫作如是言大德莫作是不應
爾大德所作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此比丘言我今始知是法是戒經半
月說戒經中來者餘比丘復應如是諫長老汝曾經二三說戒中坐何況
多汝今無利不善得何以故汝說戒時不用心念不一心攝耳聽法故然
此比丘自知所作是謂也所諫非故作犯根本不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所
作非謂他諫者是故作犯根本不從語波逸提比丘無知無解隨所犯罪
如法治重增無知罪波逸提若為無知人諫應反語言也汝可問汝師和
上阿闍梨更學問誦經知諫法已然後訶諫薩婆多云若前所諫者有六
種人一心有愛憎二鈍根無知三若少聞見四為利養名聞五為現法樂
但欲自攝六若折出家受戀妻子如是六人諫則有損若發教諫出言無
摘應反語但自觀身善不善行亦不觀他作以不作若反上六者則應長
時相諍也諫止犯法時有比丘不學戒不讚嘆戒佛言餘比丘應如法諫
彼作是言大德當學戒讚嘆戒不自破壞不犯罪不為智者呵責受福無
量長夜安樂若彼比丘言長老何用此雜碎戒為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
餘智慧持律比丘餘比丘復應重諫言大德欲滅法故作是語耶大德既
不學戒不讚戒法故亦不自破壞多犯衆罪為智者訶責長夜受苦不得
安樂若彼諫比丘癡不解者此所不諫比丘應報彼言汝還問汝和上依
止如上如法諫已諫若為知學者應當諮問佛言五種持律若誦戒序乃
至三十是初持律若誦戒序乃至九十事是第二持律若廣誦戒毗尼是
第三持律若廣誦二部戒毗尼是第四持律若廣誦毗尼是第五持律是
中春冬依止四持律若違突吉羅夏安居應依第五若違波逸提佛言持
律人得五功德一者戒品牢固二者善勝諸怨三者於衆決斷無畏四者
有疑悔開解五者善持毗尼令正法久住佛言有四種斷事人若寡聞無
斷無愧若多聞無慙者在僧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苦切可責令無慙者
不復更作若有斷者多聞若無斷者寡聞衆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佐助
開示若隨彼所說讚言善哉佛言有五種疾滅正法有比丘不諦受誦律

喜忘文句後教他人文既不具其義有闕二為僧中勝人上座而多不持
戒但修不善後生做習故捨戒行三為有比丘持法持律持摩夷不教道
俗即便命終令法斷滅四有比丘難可教授不受善言餘善比丘便即捨
置互相罵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佛言若上座既不學戒亦不讚歎戒
若有餘比丘樂學戒歎戒者亦復不能以時勸勉讚歎我不讚歎如是上
座何以故若我讚歎者令諸比丘親近習學其法長夜受苦我見如是上
座過失是故不讚歎戒若中座下座亦如上作句次有上中下座能讚歎
如此上座作句文反上即是佛言毗尼有五答一序答二制答三重制答
四者修多羅答五者隨順修多羅答僧祇律言欲得五事利當應持律一
建立佛法二令正法久住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四僧尼犯罪恐怖者
為作依怙五欲遊化諸方而無有閡是為篤信持律者五利十誦律諸比
丘癡學毗尼多便讚修多羅阿毗曇世尊種種訶責已讚歎毗尼比丘就
優波離學律佛告比丘有十種法住世令正法疾滅有比丘無欲鈍根難
誦句義不能正受又不解了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威儀乃至不樂阿練若
法又不隨法教不敬上座無威儀者令後生不學毗尼致令放逸失諸善
法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樂世法故正法疾滅甚可怖畏諸比丘應如是知
善見毗婆沙云佛語阿難我滅度後有五種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
大師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三若有中國十人邊地五人如法受戒四乃
至二十人出罪五以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薩婆多論云毗尼有
四義餘經所無一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
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具斯
四義功強於彼佛言有四種廣說若比丘如是語諸長老我於某村城親
從佛聞受持此是法是毗尼是佛所教若聞彼比丘所說不應生嫌疑亦
不應呵應審定文句已應尋究修多羅毗尼檢校法律若驗彼比丘所說
修多羅毗尼法律相應違背於法應語彼比丘汝所說者非佛所說或是
長老不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不與相應違背於法
長老不復須誦習亦莫教餘比丘令應捨棄若聞彼比丘所說尋究修多
羅若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者應語言長老所說是佛所說審得佛語何以
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而不違背長老應善持誦習教餘
比丘勿令忘失此是初廣說第二句從和合僧上座前聞第三句從知法
毗尼持摩夷三比丘前聞第四句從一知法毗尼摩夷比丘所聞作句違
順受者亦如是是謂四廣說是故諸比丘汝等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

法時尼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歡喜信樂受持　老病比丘畜杖絡囊乞羯磨文大德僧聽我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願聽我比丘某甲畜杖絡囊慈愍故如是三說　僧與老病比丘畜杖絡囊羯磨法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僧今聽此比丘畜杖絡囊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右道宣比丘以唐貞觀中遊諸律肆博求異訣但見誦文信語部秩咸宗及至討論赴要曾未撰正乃頗命筆墨依宗本撰次雖不窮源究末庶得決事行用顧以塵露山海照于萬代志之所及乃為遠矣十誦律受三十九夜羯磨文大德僧聽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十誦律受殘夜法　若比丘受七佛未盡而還事未竟佛言聽受殘夜法　我受七夜法若干夜在受彼出一說　僧祇律二十七事記羯磨文　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去者要有所得如是訖夜還凡諸部律受日又各不同後來諸師用事者各執一部不用餘部此亦是一家今詳此諸部律文及以前互用皆得所以然者如其定知前事須一夜即用十誦受一夜法乃至七夜亦如是或須三十九夜亦用十誦羯磨受法若須七日十五日一月日即用四分律文受日法若不定如前事幾日當了即用僧祇律文受日法後有人不解即誦四分羯磨文為他受僧祇事了十誦三十九夜此皆非法不成何以知羯磨文中牒事各各不同故知不成之今畏諸人謬用悤抄諸部律正羯磨文呈簡諸賢任見作法隨事所用也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白如是大德僧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誰諸長老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解只改結字作解字與諸文如前小界自恣圍座大德僧聽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誰諸長者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竟僧忍[illegible]故是事如是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二十六　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三術

律　沙彌尼戒經　舍利弗問經

沙彌尼戒經。夫擇人名。沙彌尼。初戒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衆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物蚑行喘息之類。而不手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伏殺快。某肥某瘦。某肉多好。某肉少也。意亦不念。嘗有所賊殺。於某快乎。某畜肥某瘦。衆諸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特。普等一心。常志大乘。是爲沙彌尼始事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盜竊一錢以上。單葉毛米。不得取也。主不手與。不得取。口不言取。心不念取。目不愛色。耳不愛聲。鼻不盜香。舌不偷味。身不貪衣。心不竊欲。六情無著。常立權慧。則曰不盜。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婬妷。何謂不婬。其一清淨。潔心不婬妷。口不說婬。心不念婬。執己鮮明。如虛空風。無所倚著。身不行婬。目不婬視。耳不婬聽。鼻不婬香。口不婬言。心不存欲。觀身四大。本無所有。計地水火風。無我無人。無壽無命。何所婬妷。何所着乎。

志空無相願。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兩舌惡言。言語妄詳。不見莫言見。不聞莫言聞。見惡不傳。聞惡不宣。惡言真譽。常行四等。無有非言。言辭說道。不得論說俗事。不講王者臣吏賊事。常數經法。菩薩正戒。志于大乘。不爲小學。行四等心。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持香華。自熏飾衣被履屧。不得五色。不得以衆寶自瓔珞。不得着錦繡綾羅綺縠。不得綺視。當着麤服。青黑木蘭。及泥洹衆衣。低頭而行。欲除六衰。以戒爲香。求誦深法。以爲真實。三十二相以爲瓔珞。得捨衆好。以爲被服。願六神通無礙。六度導人。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坐金銀高牀。綺繡錦被。衆寶繞綖。不得念之。不得教求好牀褥。五色畫屛。上好氍毹。不得着臂釧指鐶。直信戒慈。泥洹傳聞智慧。一心精專。常求三昧。以爲牀褥。心不動搖。衆慧自然。以爲坐具。七覺不轉。志於道心。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聽歌伎音樂。聲拍手鼓節。不得自爲。亦不教人。常自修意。順行正法。不爲邪行。一心歸佛。誦經行

正。以爲法樂。不爲俗樂。誦經思惟。深入大義。自不有疾。不得乘車馬象。當念經乘。八不思議。神通之速。以爲車乘。度脫八難。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積聚珍寶。不得手取。不得教人。常自專精。以道爲寶。以經爲上。以義爲智。解空無相。無願爲本。至於三脫。不求貪欲。欲離九惱。住道甚久。無窮無極。無有邊際。亦無所住。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食不失時。常以時食。不得失度。過日中後。不得復食。雖有甘美無極之味。終不復食。亦不教人犯。心亦不念。飯使無上自然食來。亦不得食也。若長者國王過日中後。施亦不食。終死不犯。常思禪定。一切飲食。雖有所食。裁自支命。欲令一切解深遠願。得十種力。以爲飲食。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已受十戒。原道思能行是十事。五百戒自然具足。譬如人頭手足。眼耳鼻口。身意腹背不毀。諸根具足。腸胃肺肝。五臟諸節。筋脉悉具。譬如樹根。安穩具足。不枯腐朽。莖節枝葉華實。自然弘茂。沙彌尼。如是能備十戒之本。其五百戒。皆悉周滿。可逮神通。無所不達。譬如好田。種不腐敗。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民得活。沙彌尼。如是能尊十戒。五百戒則爲衆矣。譬如國君風化普平。萬民安寧。沙彌尼如是。若能具十戒者。五百之戒。自然普備。若父母慈和。子孫恭順。奴客婢使。自然率從。又沙彌尼常尊三寶。敬師和尚。過於父

母百千萬倍。父母一世。和尚度無極無限。念報逆復。不違反逆。常慚愧是如人閉獄。墮墜溷廁。不貪女色。不覺色欲。如於大火。譬若劇賊。心念一切。如父如母。如子如身。常懸本行。懷懸不快。乃獲斯息。當解本無。猶如幻化。無男無女。從行得之。本無五道。死男女乎。求大乘者。了一切空。如幻化夢影響。野馬芭蕉。深山之響。緣對而生。本無所有。信色如影。痛痒如芭蕉。思想如野馬。生死如泡。識如幻。非我。因緣合成。無緣則無。獨來獨去。無一隨者。欲爲道者。權慧爲父母。樂法爲兄弟。不離深義。以爲和尚。慈悲喜護。諦住正法。以爲男女。六度無極。以爲伴黨。神通之慧。以爲車乘。不違經戒。思惟空義。以爲屋宅。又沙彌尼不得獨行。同類爲伴。二人若三人。若無沙彌尼。當與清信女俱行。若婢使不得與大沙彌男子同牀座坐。不妄語。又不得犯等居止。自不疾病。不得數往返。禮越請讀經。乃說不得自用。等輩相教。隨年恭順。不得慢恣。轉相道說。若有過失。屛處相諫。莫於衆中說。聞善見善。乃可宣揚。聞惡見惡。不得傳說。唯可白和尚。不得語餘人。常自剋責。見善思及。見惡自察。悲哀彼人。意不及故。若作沙彌尼。求和尚者。當得好聰明智慧。奉順法者。世世能度人。譬若有船。完具牢堅。在所能度。至於彼岸。若師不聰明。行不應法。非是大師。持作和尚。譬如漏船。來欲度海。中路

而次親前衆人。師亦并命。無有遺餘。其初持法授人經戒。正則為師。聞大
師欲以為和尚。本作沙彌尼。不得彼者。還稱名禮之以為師。未必面見。心
近則近。心遠則遠。身雖相近。心乖不同。相去億里。沙彌尼行路。不得與男
子共行。同道相隨。不得與男子沙門比房同寺。各各別異。法之大節為

舍利弗問經未曾失譯人名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羅閱祇音樂樹下與大
比丘衆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各聞十方。結盡解脫八部鬼神等願聞法要。
舍利弗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佛是法王。隨衆生欲。敎說法教令諸天
人恭敬奉持。或聞傳聞。或行不行。云何名行法者。云何名不行法者。佛言
善哉善哉。汝能為諸衆生作如是問。諦聽諦聽。吾為汝說。夫行法者。有聞
而持。有傳聞而持。皆名曰僧。如實事比丘。聞佛所說語行無常。即觀生滅。
斷諸有漏。真吾弟子。是行法者。其得聞者。如觀身比丘。聞汝說迦留陀夷
說飲酒者。開放逸門。於行道者。作大留難。即入無諍三昧。得見道斷集行
我法者。不行非法。行非法者。是名非法人。非吾弟子。入邪見稠林。舍利弗
白佛言。云何世尊為諸比丘所說戒律。或開或閉。如為忽起長春設供斷
諸比丘不聽朝食。如為村人請。復聽食麵飯粿魚肉。如為頻富村人請。復
不聽食飯。但令薄粥。如為頻婆娑羅王請。復聽飽食飯食。如為闍陀師利
請。復聽多家數數食。皆不得飽。諸如此語。後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云何奉持。佛言。如我言者。是名隨時。在此時中。應行此語。在彼時中。應
行彼語。以利行故。皆應奉持。我壽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
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得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
那婆私。舍那婆私付優婆笈多。優婆笈多後。有孔雀輸柯王。世弘經律。
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上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
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
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
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
鷄雀寺。寺有二石師子。哮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
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遣兵將。乍行死害。暫令勤與。呼攝七衆。比丘比
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出家出家尼。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
好不。衆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厲曰。云何不可。因遂害
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寺塔。八百餘所。諸請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
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險。軍甲不能至。故
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償金錢三千。君徒鉢數阿羅漢及佛所

囑累流通人化作無量人。殺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
切空竭。王大忿怒。君徒鉢數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
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飇飄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
天。又至牙齒塔。塔神曰。有女行神。先索我女。我護不與。今奉令護法。以女
與之。使王心伏。女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兵衆。一時皆死。王家
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
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
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
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
丞立諍論。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名曰大衆律。外採綜所遺。誑諸
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決。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
衆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
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多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
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他俾羅部
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
曇摩尉多別迦部。跋陀羅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薩婆多部。復
生彌沙塞部。目揵羅優婆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
復生迦葉維部。修多蘭婆提那部。四百年中。更生僧伽蘭提迦部。摩訶僧
祇部。我滅度時。二百年中。因於異論。生起婆訶羅部。盧迦尉多羅部。拘
拘羅部。婆收婁多柯部。鉢蠟若帝婆耶那部。三百年中。因諸異學。於此五
部。復生摩訶提婆部。質多羅部。末多利部。如是衆多。久後流傳。若是若非。
唯餘五部。各舉所長。名其服色。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真義。以處本
居中。應著黃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殊勝。應著赤色
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化。應著皁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
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汝羅旬喻比
丘。分衛不能得食。復以五種律衣。更互而著。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
執性多慳。見沙門來。急閉門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數喜攝念。發心願
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羇拌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帶帛。及死人衣。因
羅旬喻。故受種種衣也。舍利弗言。如來正法。云何少時分散。如是既失本
味。云何奉持。佛言。摩訶僧祇。其味純正。其餘部中。如被添甘露。諸天飲之。
但飲甘露。棄於水去。人門飲之。水露俱進。或時消疾。或時結病。其讀誦者。
亦復如是。多智慧人。能取能捨。諸愚癡人。不能分別。舍利弗言。如來先云

若寒國土。聽諸比丘。身著俗服。及覆頭蓋。逆邪比丘。行夫林聚落值天大寒。鳥獸死盡。村人與其俗衣。世尊令其懺悔。何耶佛言聽著衆色。置在衣裏耳。舍利弗言。云何世尊。常言諸比丘。不得以鉢市也。當掌以淨物若無淨物。當以草葉木葉。若餚何比丘。與其眷屬。受日葬王請。行淨取掌鉢。云何世尊。而焉之言。是惡魔詐來行法者。我言以清淨物不受。若淨無者。乃用草木之葉。一用即棄。不得用不度木肉。以其體中。本有膠故。若膠若漆。以受塵故。若已拈膿。本是有故。濕熱更損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聽諸比丘。受施王請食。及僧家常食。云何蘭若提比丘。受無畏長者請食。如來焉云。是上本人。不應食人食也。佛言以破壞威儀。行食之時。但以眼視。不以手牧。外道覺悉。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何況於食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實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投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刑施。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寧塵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尼萬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尊重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師言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已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愧。稱犯律往至佛所。懸愧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寧塵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者。非先所斷。舍利弗又白佛言。云何如來常言不得殺衆生。乃至蟻子。而以臘月八日。於舍衛國長水河邊。與輸麗外道。捔術。先遣以神力。令隨貢屬。其生懸蓋。投水自盡。眼視沉沒。而不拯救。不亦救乎。方復害衆。言輸麗持此惡法。惑亂衆生。前世善熟。滅此惡見。轉生善見。不亦快乎。我諸弟子。當於此日。設清淨浴。洗浣身垢。念除倒見。身若清淨。心亦清淨。飲結使人。無有慈悲。佛言大智。汝飯為諸未道達者。聞斯誠要。輸麗外道。於無量世中。積習邪見。瞥障正法。往昔燈明佛時。我行菩薩道。遊一村落。人多癘病。死者衆積。我採良藥。隨宜救濟。皆得除愈。其中一人。名曰不義是先忠學。自負多能。不肯信服。臨欲終時。方復求我。我語之云。汝先可治。與藥不取。今將氣盡。方復有求。如汝即時。非藥能治。不哉曰。我今不能復對優究。願未來世。共決勝負。我若負者。當救身求害。為汝弟子。汝若不如。為我走使。時我報云。善哉善哉。故今生此。生與我相值。勝終善熟。共契所會。發事夬振。舉其眷屬。投水自害。身雖死亡。心發善故。生我法中。有勝進故。我不救也。舍利弗言。云何於訓戒中。令弟子偏袒右肩。又為迎害村人。說

戒偷經云。我諸弟子。當正披衆裟。俱覆兩肩。勿露肌肉。使上下齊平。現福田相。行步庠序。又言勿現胷臆。於此二言。云何奉持。佛言修供養時。應須偏袒。以便作事。作福田時。應覆兩肩。現田文相。云何修供養。如見佛時。問訊師僧時。應隨事相。若拂牀。若掃地。若卷衣裳。若周正牀席。若泥地作華。若提高足下。若灑若移。種種供養。云何作福田時。國王請食。入里乞食。坐禪誦經。巡行樹下。人見端嚴。有可觀也。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多受快樂。又問善惡二異。可得聞耶。佛言亦可得耳。是以八部鬼神。皆曰人非人也。天神者。其文先身。以車舉舍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勝之人。猶懷悭悋。諂慕妬者。故受天神身。如香光淨勝天神等。虛空龍神者。修建德本。廣行種波羅蜜。不依正念。急性好瞋。故受人非人身。如摩尼光龍王等。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地下。乾闥婆者。前生亦少瞋恚。常好布施。以青蓮自嚴。作衆伎樂。今為此神。常為諸天奏諸伎樂。阿修羅神者。恚強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偽之人。作諸邪福。傍於邪師。甚好布施。又樂觀他鬭訟。故受今身。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常有高心。以凌於物。故受今身。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菩提心。來正其志。遂諸邪行。故得今身。摩睺羅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受今身。人非人等。皆由依附邪師。行諂惡道。以邪亂正。俱謂是道。以自建立。夫出世道者。不離魔邪諂悅之語。非出生死。是入惡道。諂悅邪人所可言說。大觀似道。細則殊隸。當依正法。及行正法者。當得佛法僧。乃解脫無為。若依相似法。依行邪導師。繫縛生死。永淪惡趣。是無知人。非求出世。八邪見網。邪導師者。雖讀衆經。以邪事業。矯製邪科。出邪諂法。誑惑凡人。以求敬仰。非人所知。非人所得。說云我得。或人難曰。邪知邪得。答曰。空界天神。幽中知識。密以語我。或云某年某月。有利有害。遮相開示。應防應救。此滅彼興。我得汝失。如是欺誑薄俗之人。不能深思德本。隨逐邪末。失其正見。與造邪業。生領钁帛。死入惡道。拔舌吞銅。百千萬歲。後作畜生。亦無量歲。復生為鬼。或在山林曠野。河海舍宅。蓋懷諂誑。無有休息。或迷謗行人。使失道徑。或示語邪巫。言先亡形服。恐動百端。甚可惡賤。求人飲食。無有終極。值我弟子。心懷正直。不失正念者。聞即訶叱。終不敢復為。若我弟子。心懷怯弱。易失心者。從其求覓。隨得其便。千端萬緒。求索無厭。如是之人。無丈夫相。為邪所動。死隨惡趣。甚可悲念。舍利弗復白佛言。八部鬼神。依空為空神。依地為地神耶。佛言則有地神。如淨

華光等過去世時，好修布施，多瞋難滿，嗜酒喜歌舞，故作此神，著純白之衣，潔淨無垢。舍利弗復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大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到，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其極懈至，無復二向，汝為發信，隨事厚薄，為現佛像僧像，若空中言，若作光明，乃至夢想，令其堅固。彌勒下生，聽汝泥洹。舍利弗復白佛言：如來現世二十年前，度諸弟子，無有常施，隨有便施，自二十年後，施多定制，是義云何？佛言：有長者子，名曰分若多羅，宿有善根，生婆羅門家，樂欲捨家修無上道，隨大目揵連於巴連弗邑天王精舍，求受具戒。目連語云：汝可七日七夜，悔汝先罪，會使清淨，無諸妨障者，我當為汝從僧乞。分若多羅言：云何得知妨障已滅？云何得知我受得戒？仰願諸佛加我威神，令我罪滅，得見得戒之相。佛告：汝但勤誠，誠至自見。分若白佛，謹奉尊教，慇慎日夜，到第五夕，於其空中雨種種物，若巾若帊，若拂若幕，若刀若斧，若鉢若鐶，次第分別，隨其目前。分若多羅生歡喜心，生得果心。滿七日已，具白目連。目連聞我，我語之曰：是離塵相，拂割之物也，當以觀師，師其緣也。夫受戒者，隨其力辨，可以為施，不限於此，不必備此。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人，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若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非時輒與，是典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病人，棄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剃着無法人，盜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死隨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豬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復生餓鬼，還伽藍中，處都圊內，聚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所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劫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舍利弗復白佛言：如來宗親，多有出家，為自發心，為佛神力耶？佛言：諸釋憍慢，著樂何

欲，願樂持是。父王宣勅宗室，生二子者，一人隨我。阿那律人積善根深，樂正法，勞率釋子，跋提、難提、金毗羅、難陀、跋難陀、阿難陀、提婆達多、優波離，澡浴清淨，來至我所，欲求出家。時有上座名毗羅荼，剃度阿難、阿難陀，次一上座名婆脩，剃度提婆達多、跋難陀。唯阿難修不忘禪，宿習總持。於少時中，得佛覺三昧，積百萬川水，攬以為雨，雨水會流，入于大海。阿難手從海中取以分別，色味不雜，還置本源，無有漏失。文殊師利曰：佛言世尊，舍利弗者，如來常言其於聲聞中智慧第一，不謂小心能問要義。佛言：其久種明悟，發揚我法，以福塵刹刹衆生故。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言當何名斯經？佛言：當名善塵問難，以廣大故，又名舍利弗問。爾時四衆聞說是已，五十新學比丘，信根成立，法眼清淨，舊德天人八部等，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三術

律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五僞事品第
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是時目連從坐而起白佛
言世尊我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為我演說佛言善哉汝所問者饒大利
益無量衆生恣汝所問目連白佛言世尊末世比丘輕慢佛語犯衆學戒
雜用三寶物當隨何處尒時佛告目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若比丘無慙
愧輕慢佛語犯衆學戒如四天王壽五百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九百十
歲犯波羅提提舍尼如三十三天壽千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三億六十
千歲犯波夜提如夜摩天壽二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十億千歲犯
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犯僧
伽婆尸沙如不憍樂天壽八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百三十億四十
千歲犯波羅夷如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五百二
十一億六十千歲

問佛事品第二　問佛物先在一處有比丘賞至餘處作佛事犯何事答
犯棄一切佛物都不得移動若有事難衆僧盡去當白衆若衆聽得賞至
餘處無罪問佛物得買供養具不答得問佛物造堂與直可貸不答一切
佛物得買不得貸問比丘作佛事得佛奴牛驢馬得借使不答若知本是
佛物不得不知得以非法得故問僧地起塔用佛物作蘿蘂囊可住不答
若知而故入犯墮不知不犯若知故住過三諫犯决斷過四諫轉犯重問
先佛堂衆主人更出私財作堂用故財施比丘比丘可取不答言不得問
僧地佛物用作蘿蘂囊先有并果菜可食不答不得若是檀越物作佛
事先要以果并菜施僧得食不要不得食若買五倍價若知不買而食計
錢多少犯罪問欠負佛物物云何償答直償本物以佛不出入故不加償
雖尒故入地獄昔佛泥洹後二比丘精進聰明有一婆羅門見比丘精進
聰明持女施比丘作比丘尼比丘即受其女妹好比丘復生染意作不淨
行共生活用佛法僧物各一千萬錢用衣食而此比丘極聰明能說法使
人得四道果自惟罪深重便欲償之即詣沙法國乞大得錢物還欲償之
道路山中為七步蛇所螫比丘知七步當死云步囊使向弟子言何處償
物遣還本國言汝償物已還我住此待汝弟子償物訖還報之即起七步

便死墮阿鼻地獄中初入溫暖來至大熱稍是溫室使衆大聲經唄咒願
獄中諸罪人死聞經唄者數千人得度獄卒大瞋便舉鐵杖打之即命終
生三十三天以此驗之佛法僧物不可不償雖復少罪放得時出笑問佛
塔上神得土藁之有罪不答得棄不得餘用問佛物出與人取子息用犯
罪不答與佛物用體供犯重出入合子與佛由故無福以來法身而為形
放問佛畜主遣佛奴小兒給比丘可使不答不得使以是佛物故問比丘
要與佛作得食佛食不答不得比丘無容作之理何况取佛物衣食用耶
問白衣與佛作得佛物用此物作食請僧得食不答不得食聞佛事法
事得捉金銀錢不答不得捉犯捨墮罪問人施牛驢馬奴造佛事法事可
受不答得受使用但不得賣弓刀軍器一不得受問人施佛屋宅來用可
寄住不答不得便是佛物問續佛光明畫可滅不答不得若滅犯墮雖云
佛無明闇施者得福故滅有罪問非佛屋佛像在中可在前食卧不答得
若佛在世猶於前食卧况像不得但卧須障若有燈光明不得足光中過
住若自有燈得問上佛畜佛塔佛幡遠望犯何等事答不知不犯若必急
難事上求不犯知而上犯捨墮過三諫犯决斷過四諫故上犯棄問精物
遺佛經更得他物不用前物得介不答不得以許使是問得買佛上幡作

衣不答不得問形相佛像犯何事答一切佛像不問好惡不得形相甚衆
甚重必不可為問人作佛像算不作孔後人得作不答不得問佛幡得持
物倚不答不得犯捨墮昔有一比丘入寺禮佛有婆羅門知相相比丘有
天子相便語比丘我有一女嫁與比丘比丘言須我禮佛還比丘便持錫
杖倚佛畫幡入寺禮佛已還出婆羅門便不復與婿比丘問故與我女不
婆羅門言不與婆羅門言向見比丘有貴相故與今無復此相是故不與
所以介者消其功德故以是佛幡及塔壁不可持物倚既犯戒又消其無
量功德問佛物得作天人世人畜生像不答佛邊得作問比丘度人不知
本末後度知是佛奴而不發遣犯何事答知而度犯重若先不知之便發
遣若不發遣犯重問其人是大道不答非問自有私財贖比丘作佛像作
者得取物不答不得問先上佛幡得取用作佛事不答佛事得用檀越不
聽不得問得通禮過去七佛不答得以法身同故問若人先許佛王會然
後作一會或三行香三布施得了不答言不得自違言有罪問比丘犯决
斷得佛地中懺悔不答不得問久遠故寺都無垣障不知佛地遠近若欲
作者云何得知齋畔答不知當以意作齋畔以不知故增損無罪問佛物
作恩子母屋及作像有罪不答問以佛物施人問佛塔前得種比丘不答

不得。犯捨墮。問比丘賣佛像有何罪。答。同賣父母。問比丘自手斷樹掘地。作佛塔寺。及造形像有福不。答。尚不免地獄受大罪苦。有何福耶。以故犯戒故。

問法事品第三。 問高座說法前人著俗服可與說去不。答。聽法說者二俱犯。衆多過三諫不改。犯突吉羅。問復過三諫犯墮。復過三諫犯決斷。復過三諫至棄。若便不諫。經三說戒轉增。問為說法者如法。餘聽者不如法。得說不。答同上。問請人說法。先高座一有幰蓋是供養佛物。得於下坐不。答都不知不犯。知不得。問僧坐先寄佛在上。後可於上坐說法不。答。佛坐得先是僧坐不得。問若人請比丘讀經及說法施物得受不。答。若有希望心受犯捨墮。若無貪心受不犯。若無衣鉢受不犯。問僧中說法高座一得備机提塵毛尾不。答。病得備机提塵毛尾犯墮。非毛得。問秘經及戒律有事不。答。犯捨墮。問師具著俗服向說法得禮不。答。得不病不得為說法。問白衣頭上有帽得為說法不。答。除有病必須覆頭。餘悉不得。問經上有塵土草穢得吹去不。答不得。問比丘得書經取物不。答不得。取犯捨墮。問經上有飯食犯何事。答。有慢意故。為犯決斷。不慢意犯墮。問戒律不周流落可燒不。答不得。不知有罪燒捨墮。若知燒有罪故燒。犯決斷與方便破僧

問。亦如燒父母。

結戒法品第四。 問結界為云何。答。結界法若山澤無人處。隨意遠近。若在城邑聚落。不得遠結。亦不得夜結。結時要須比丘在四角頭立。不得使外人入。外人入則戒不成。先結戒場。僧家白衣奴子。盡著界場上。然後視度四方結界時。除四處。一者聚落。二者聚落外俗人田地。常作事處。三者若有阿練若。獨處山澤。恐說戒羯磨時。有種種事難。不得求白衆求別結小界。衆若聽可。彼無五人衆。當遣僧與結別界。此謂阿練若坐處。四者受戒場。先結界文。均除結戒場。除是結界。以是其事。或先結大界。後結戒場於中受戒。如平公所云。恐無所據。然云不知。問於取對顯通此路。可以使律。其入云。若有病比丘。不能得往僧中求索。別一屋中結界。僧亦應聽。先解大界。與結別界訖。然後結大界。一切比丘不持衣。夜中得入中。有一住處有界。一比丘亦可打揵槌。廣說戒。先向四方僧懺悔。然後說亦可三語。三語者。謂三說。問結界得遍佛地結不。答。不得於中受戒。若先不知法。已受得戒。師僧若知故違有罪。問行船上得結界不。答得。若有沙彌白衣馭著岸上。然後結界。若不驅出。當障隔著一處。然後結界。結界後。比丘夜不持衣。不得入中。問大僧盡行。唯有沙彌在界。為得不。答。但有一清信士界使不壞。況沙彌。盡無一宿界壞。若僧盡去不還。亦不須解。問賊來界裏殺比丘。界壞不。答不壞。問一人三四人行遊。或在白衣家。得結界不。不得。五人以上得結界。問結界得通流水池水結不。答一切亭水盡得分流不得。以不知齊畔故。問結界後不打揵槌。界壞不。答不壞。問結界得通王路結界不。答。得當結界時遣人兩頭斷行人。然後結界。問無主地可得結界不。答得。便知贊單曰法。問先結界。後有大水。或掘坑長十五步。或復於中行欲。此界壞不。答。盡不壞。其人云。假使掘大坑深廣一由旬。界猶不壞。況小小坑耶。問比丘得比丘尼界裏宿不。答。得亦不得失衣。但不得入其房內耳。問僧結界竟。後來僧共住。不持衣失衣不。答不失。當結時已通三世僧故。問僧不盡集得結界不。答。若有事難投得。無事不得。問一結界得幾時。答。不限年數。若檀主要增地更結耳。問先僧結界不解而去。後來僧得於中結界不。答得。問結戒場時。要須集一切僧為隨意多少。答。五人以上得。以無大界。故衆不集無犯。問結界場要須至場上。亦得遙結耶。答要須至場上乃得結耳。問二衆結界。得互相入結不。答不得相入。得共通結耳。問一界裏得為二揵槌不。答得。但不得二處說戒。及以羯磨種種僧事。唯得燒香飯食而已。問大僧得與尼通結界不。答得。

問歲坐事品第五。 問夏中幾日得結坐。答。從四月十六日盡五月十五日日日可結。此謂坐初有事難不得結。或五三四日。乃至一月盡不失前坐。此各三十日結坐。一日受歲。後坐人唯得一日結坐。過七月十五日有事難。日日可受歲。盡八月十五日。此各一日結坐。三十日受歲。問結坐受七日法。為坐初受。為臨行時受。答。若坐初受者好。坐初不受亦可臨行時受。夫受七日法行不滿十日還。復行不復更受。計滿七日乃復更受。若慮忘亦可日日受。問夏坐中不受牀坐房舍十二物得坐不。答不須受。問結坐而不坐得歲不。答。若先不知坐法受歲得。若知故違不得。問都不結不坐受歲得不。答。若先不知有結不知有坐法受臘得。有結知便處向僧悔。若先知法故違不得。問不結而坐得歲不。答同上事。問夏坐中得入渡水池水谷不。答。界內盡得。答受七日行過水亦得。問夏中犯決斷不悔受歲得不。答。雖有罪得歲。所以介者。故是比丘故。問受歲不和合得歲不。答要先懺悔。然後受歲。若其人不悔擯出得受。若不擯出衆當三諫。過三諫不受犯決斷。過四諫犯重。若力能驅遣出界好。若其不出當牢閉著一房中。然後受歲無若。以其非復比丘故。若惡人多衆所不敵當避出界。若共受不得歲。問夏坐中得為亡師造福不。答得。但不得手自造事。問夏中得捉病

拂不答。一切毛不得捉。竹扇得。問。後坐人得七月十五日受歲。起去不答。不得。若先不知已受得歲。若知法故為不得。若已和合僧就受籌而已。若後坐人受歲時前坐人亦尒。問。前二人同臘。小者前坐。大者後坐。前坐者已受歲。後者未受。於一月中。何者應大。答。先大故大。計本日故。問。夏中不受七日法。暫小小出界。故得坐不。答。懺悔得。問。夏中一因緣得三受七日不。答。言得。問。夏中不坐。或十人至十五人。欲寄寄住共受歲。得共住。共受歲不。答。若及後坐。當緣。若不及後坐。不得。此人若全不知有坐法。得容。若知有故違。不得。問。夏中坐。若為三寶事。若疾病。種種衆難。得移坐不。答。得坐。當白衆中。受三十九日法。三十九法已。有事使出界。三十九日法。三十九日滿。得還好。若不得。亦可彼處受歲無犯。若坐初不受。臨行時亦得受。若坐已滿三十九日者。事使出界。不須復受。若不還。亦得於彼處受歲。問。不結坐。或不受七日已。受臘得不。答。不知法已受得臘。不得夏。若已夏。僧一諫取好。過三諫不取。犯庆語。決斷。懺還取得。當取時白衆。然可得。問。比丘不受歲。犯何事。答。若一比丘不受歲。衆諫使受。一諫至三受。好。若過三不受犯。決斷。過四不受。非沙門。以不肯受法故。問。夏坐新受戒人。日中後結坐。得歲不。答。得。唯後夜不得。問。夏中坐。忘不受七日法。一出行得坐不。答。懺即悔得。一坐中不過二三悔。過二三悔。不得歲。問。受歲時。若天雨。得屋下受歲不。答。得。問。既至某方結坐。有緣不違。得進還結坐不。答。不得。正可到彼結後坐。若道路有僧住處。便應就坐。住二三日。治房室。然後受三十九日。去若無僧住處。五人以上共結界坐。然後坐。留一二人守界。滿三十九日。乃可去。若後人不滿三十九日去者。前去人不知不失坐。後人失。問。一人至四人得白衣家結坐不。答。不得。五人以上得。問。一人靜處得結坐不。答。先有結界。二人以上得。一人以不得。無人共受坐故。無界盡不得。若欲別坐。當更請僧結界坐。然後得。問。比丘夏坐中。得受請他櫬及受他寄物。或經十月至三月。得尒不。答。作不貪受。不限時節。問。夏坐中界內作有為事。得應坐不。答。損事得。指教餘不得。問。受夏坐文云。何房舍。破當補治。為謂始坐。坐訖時耶。答。三月中破即治。問。受歲時。尼來界內。求索受歲。應與受不。答。一尼以上得。一不得。所以尒者。以尼獨出界犯重故。

度人事品第六。　問。一人得度沙彌不。答。二人得。問。度沙彌得還請和上不。答。不得。問。未滿五臘度人。犯何事。其弟子為得戒不。答。若知非法而度。犯捨隨。過三諫不止。犯決斷。若弟子不知是非法得戒。若知不得。問。比丘都不誦戒。又不知法。種種僧事。而多度人。或作三師。有所犯不。答。此人尚

不應食人信施。况復度人。問。若人父母王法不聽。比丘盜將去度。犯何事。答。犯重。若官人走奴。投比丘為道。比丘若知而受上未度。亦犯重。問。若先前出家。父母後出家。來投其兒。其兒得度不。答。得。問。犯戒比丘。得度人不。答。若犯重無復度人之理。若犯决斷同上。未滿五臘者。若犯餘輕戒。要須懺悔。然後得度。問。白衣投一比丘。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為請和上戒師所投比丘。故依師非。答。非師。若後從受法者。可為法師。若二隨者。可為依止師。問。比丘多度弟子。或作二師。都不教戒。犯何事。答。犯捨墮。昔迦葉佛時。有比丘。度弟子不教戒。多作非法。命終生龍中。龍法七日。一受對時。火燒其身。肉盡骨在。尋復還復。則復燒。不能堪苦。便自思惟。我宿何罪。致如此苦耶。便觀宿命。自見本作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便作毒念。憶其本師。念欲傷害。會後其師與五百人。共乘船渡海。龍便出水捉船。衆人即問。汝是誰。答。我是龍。問。汝何以捉船。答。汝若下此比丘。放汝使去。問此比丘何謀汝事。都不索餘人。而獨索此比丘者何。龍曰。本是我師。不教戒我。今受苦痛。是故索之。衆人事不得止。便欲捉此比丘著水中。比丘曰。我自入水。不須見捉。即便投水喪命。以此驗之。度人不可不教戒。

問受戒事品第七。　問。沙彌犯十戒。一二三不悔。受大戒得不。答。若憶而不悔不得。都不憶。若不知法受得。夫受戒法。師應問沙彌。汝不犯戒不。答。若言犯。即教懺悔。若本師不問。壇上師應問。若都不問。師犯捨墮。問。以受大戒。得悔沙彌時所犯不。答。得懺悔法。同沙彌時悔法。問。沙彌壇上。欲受大戒。或著俗服。師著屐屧。或衣鉢不具。假借。當時為得戒不。答。唯俗服師不問不得。其餘盡得。師僧犯捨墮。問。若有比丘不捨戒。作沙彌。或即大遣人而更受戒不。答。不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後師故是師不。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請一人為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戒不。答。無此理。問。沙彌更受大戒。請一比丘為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法。及受戒法。更與請一人與受戒。以何當為師。答。與受戒者是師。無戒法與者非師。問。壇上師僧。或著俗服。或犯禁戒。受戒者得戒不。答。若受戒人知是非法。不得。不知。得。問。受戒時衆僧不和合。或相打罵。為得戒不。答。若壇上僧和合。使得。不和。不得。問。受戒為有時節不。答。唯後夜不得。初夜中夜無燈燭。亦不得。要須相覩形色。乃得。問。受戒時。或值天雨。更移場屋下受戒得戒不。答。若欲移戒場。當先解大界。更結界場。乃得受戒。不尒者不得。問。受戒時。或有事難。不得究竟。是大比丘不。答。但三羯磨訖。便是。問。受戒盡十三事後。請戒師和上。不續教戒。得戒其不。答。若師不教誡。至十五日說

戒身心聽受便是具足問受戒三衣不具有持衣直或麤不染或截不截得當衣不答盡不得問受戒時衆僧難得限齊幾僧得受大戒答除三師五僧以上得問沙彌曾作稱為大道人受大比丘禮彼得受大戒不答不得問沙彌辭師行事難不得還輒於彼處請依上師受戒得戒不答得戒問若比丘謗他沙彌將至異衆與受大戒犯何事彼衆知應聽不答若其師有非法事沙彌及將去者無罪若無非法將去者犯重墮上師僧犯捨墮嘗有一長老比丘唯有一沙彌瞻視有一比丘輒謗將沙彌去此老比丘無人看視不久命終因此制戒不得謗他沙彌謗他沙彌犯重若有一比丘見他沙彌瞻視老病人教使捨去沙彌若去此比丘犯重

受施事品第八　問比丘受禮越請四事供養所受物得分施人不答得問以受四事長請小小緣事出行得食外食得服外藥不答施主聽得問他人欲施比丘物先問比丘有無比丘實自有以貪心故彼言無他即施物犯何事答貪取犯捨墮妄語犯墮問若衆僧食偏與上座上座得食不答上座貪心犯捨墮問比丘不病稱有患苦求索好食既得食之犯何事答犯事問不著三衣受食犯何事答犯捨墮問禮越適請二人三人須衆唱不答須唱問大比丘羯磨分物時尼來界內應得分不答應得問有人

寄物施一處僧物至後更有比丘來分時在坐應得分不答打揵搥應得不打不得問比丘行道中婦人施物得受不答親里若相識得取問比丘行道中比丘尼施物得受不答施僧得受非衆不得問供僧齋米僧去齋主得供後人得食不答打揵搥得食若不打食一飽犯棄問四月八日觀沏七月十五日本僧已去寺主取與後僧後僧分取者犯何事答打揵搥現在僧共分無罪若不打揵搥分者犯盜問白衣有貫觀物本道人去與後人後人得受不答應取問主人本道人當來不答言永不來咒願取若言或來不得取取犯捨墮知取犯棄是僧物故犯問比丘治生得物施比丘衣食得受不答取衣犯捨墮窮厄無食處彼使白衣作可食治生道人若白無言此物非我物是使人物若尒可食若主不白衆食犯墮二三人亦可白若道人施他人他人言是我物可食問比丘得出物不答不得犯捨墮問長受百日請中問得受他一食二食不答施主聽得不聽不得問比丘食或唸一口飲吐之取一持飯棄之犯事不答犯捨墮問乞食長得與人不答先無貪心取長得施衆生若無衆生與著樹頭有衆生啖好若無明日還自受水取食不得棄以信施重故所以還得自取者以更無主然如聲單曰取食法問主人慇懃得長受請不答若其處得行道然難無

短乏得供得問主人請食得遣人代不若主人意無在得若主人嫌代去犯捨墮問兒子毋食可食不答咒願然後可食問主人施比丘牛馬奴供食直得取不答得取用不得賣弓刀一切凶器仗皆不得受問人自出物供齋齋竟去餘物僧來得食不答打揵搥得不打犯盜問比丘共盤食他分犯何事答若問聽無罪不聽取食犯墮若不問亦犯墮所以不犯者以共御手故受問比丘乞前人問好比丘非答是得物主犯何事答實好言好犯墮不好言好犯棄問比丘一切長物施人言我後須還自取得尒不答得與可信者然後更語一人我物施某比丘若取還語不得輒取

疾病事品第九　問比丘病得離鉢食不答重病得小病不得問比丘疾病三衣不持犯何事答大因無所識知得有覺知不得問看病人不語病者私用錢與他病人作食湯藥犯何事答若用五錢犯棄若後語病者歡喜不犯若病人恚不償犯棄問為病故主人日供一百錢至十便足餘者得與餘病者作食不答病者自與便得問病比丘無人看比丘得與作食不答山野無人處日中不得往還得作七日先淨薪米受取得作問病人須酒一升二升下藥可與不答若師言必差得和藥服不得空服問比丘病得服氣不答不得同外道故問比丘腫病得使人墮兒不答得問比丘

病因或闕衣鉢施衆或賣用作福德犯何事答若更得弊故即受得無有犯捨墮

死亡事品第十　問亡比丘物都不打揵搥不羯磨而分犯何事答界裏一人以上盡得打揵搥羯磨若不羯磨而打揵搥亦不羯磨盡犯棄所以尒者亡比丘物盡屬四方僧故不得輒分若界外五人以上得羯磨分不打揵搥以無界故四人以下不得羯磨分若分犯棄當賣諸僧中若自取賣去至異衆初入界不犯出則犯棄如是後至餘衆一出界一犯棄弟子持師物去亦尒問比丘亡弟子不持師物與衆輒自分處供養僧可食不答其弟子先知法者有罪僧不打揵不羯磨而食犯捨墮問若師亡僧羯磨分物弟子應得分不答應得即是僧故問師亡更無餘僧唯有弟子或五戒十戒得羯磨分此物不答即是僧故得分但打揵搥羯磨不打不羯磨不得問病者無常供病餘物後人得與餘病者不答此是僧物不得輒與直五錢犯棄問師徒父母兄弟死得哭不答不得一舉聲犯捨墮可小小泣涕而已問或比丘死時在羯磨時不在或死時不在羯磨時在答應得分不答及羯磨盡得死時在羯磨時不在不得問比丘死後人與買棺木衣服埋與者犯何事答曰白僧與泥洹僧祇支自覆自餘應入

僧師物，一切不得埋。埋過五錢，犯棄。若弟子私物，得亡者知法已，得分處分者無罪。問：父母諸親死，比丘與辦衣棺木埋不？答：不得。若父母亡日若病無人供養，乞食與半。若自龍繩線，不得與食，犯捨墮。與衣，犯捨墮。死，復棺木埋埋耶？問：病者無常，衣鉢先與看病者，竟不羯磨，看病者賣為飯僧，得食不？答：衆未得羯磨，食衆犯捨墮。若看病者不知法已，作羯磨得食。若未作衆當語法。問：比丘借人物，前人死，得還自取不？答：一切不得自取。取犯突吉羅。白衆，衆還得取。衆不還，犯突吉羅。若衆不與，強取犯捨墮。問：比丘得與亡師起塔不？答：自物得用，師物作不得。問：比丘得向師冢禮不？答：得。雖同生，是我師。已死，尚非比丘，唯枯骨而已，何由向禮？答：若佛在世，應供養恭敬。泥洹後，亦是枯骨，何以供養耶？師生以法益人，後亦應恭敬禮拜。有何過也？問：分物時羯磨已訖，更有僧來得分不？答：若羯磨訖，不與，無答。若及後羯磨，猶故得分。

問三衣事品第十一。　問：三衣事浣要須捨不？答：須捨。若不捨，犯捨墮。當施與人，還乃得更受。問：三衣盡得條成不？答：大衣得，中衣、小衣不得。問：小衣得着燒香上講不？答：無中衣，得。若不近身體，淨潔亦得。問：浣衣出界得用米粘不？答：不得，犯捨墮。日日從沙彌白衣受，乃得着。問：三衣應施棄不？答：裏施不施亦得。問：大衣得着上講禮拜不？答：無中衣，得。問：三衣得用生絹作不？答：一切生絹衣不見身者得着。問：比丘瞋忿，自壞衣、錫杖，犯何事？答：瞋恚自壞三衣鉢，犯捨墮。壞錫杖，犯捨墮。壞他物，計錢犯事。問：三衣得借人不？答：不得出界經宿。若同界內，得不限日數。問：入聚落中，不被大衣，犯何事？答：着肩上去不犯。若僧使，或為病人持去，不犯。問：三衣破，補便得受，須復施他人耶？答：破容猶子脚，便應施人，人還乃得。補受若先補，後施人亦得。

鉢事品第十二。　問：鉢云何失？答：若緣鉄，若穿穴，若裂，若油不捨，盡是失。緣鉄，穿穴不可復持。裂者綴已，施人，人還更受。油不捨亦尔。若棄出界，經宿不失。問：鉢得令覆着壁上不？答：若巾裹得。令淨處著，若囊，或懸壁，好。不得覆着壁上。昔六群比丘覆鉢壁上，墮地即破。佛因此制戒。自今已後，不得覆鉢壁上，若犯捨墮。地者犯捨墮。問：比丘早起得用鉢食不？用有何咎耶？答：一切食皆應用鉢。若一日都不用鉢，犯墮。問：比丘食飯欲盡，得側鉢指取飯不？答：得。問：食後已訖，更敢餘果子，得離鉢不？答：得。若食未訖，亦得曾離。問：比丘食鉢要當擎，得放地不？答：要當擎。若放地，亦不犯戒。問：比丘以器盛飯，停着鉢中，得互用鉢食不？答：不得，犯捨墮。問：鉢得吹作食不？答：不得，炊犯捨墮。

問雜事品第十三。　問：比丘或被劫盜物，未出界，主見本物，不知諸物。得取不？答：得取。即取即用。九十事中，實相似者，當先作念，若有人認者，不得取。無認者，白衆得取。若無衆，作界內物，取不以為己，取物問衆僧打揵食而限，好僧來不與食，犯何事？答：使是失利，得突吉羅。問：凡比丘教化，作百人齋，長一人以上，應受。不教化，比丘有犯不？答：打揵椎食，應受教化者，無犯。所以尔者，打揵椎，請僧多過失。揵椎法要作意請四方僧，僧來若多若少。一切分財飲食，其於無咎。問：比丘教化，白不供養衆僧。若有外人來乞索，得與一升五升不？答：不得。若知非法故與，過五錢犯棄。若白衆聽，得。問：主人供養請僧，長請一日百錢，用五十自供，殘者得餘用不？答：打揵椎得。若無衣鉢，不打揵椎，衆和合得減用。若自損施客僧最善。問：主人請比丘一日供十日食，殘用作五三日好食，犯何事？答：不犯。但不得更索，索犯捨墮。若不滿十日去，亦犯捨墮。問：主人請供十日食，自裁作一月食，得不？答：打揵椎得。若不打揵椎，僧有出去者，若不施後人食，後人食已分盡，食他分，一飽犯棄，不飽犯捨墮。問：父母兄弟破壞，得乞物贖不？答：得，但不得稱己，須乞父母兄弟得。若用訖有長，不得自入，還屬所贖者。若語聽用，犯墮。不聽用而用，犯棄。問：至酤酒家得乞財不？無事得坐語不？答：酤酒門一切不得入。若入犯墮，更有餘門得入。若請比丘會，當問能受一日戒不？若言能與受，得住。若不受，但能一日不酤酒，得住。屠家亦爾。問：勸人飲酒犯何事？答：按勸不飲，犯突吉羅。若飲，犯墮。問：道人寄白衣物，此人過期不來，與餘比丘得取不？答：不得取。若活是有主物，若死是僧物。問：比丘暮得捉大行不？答曰：不得，是然燭亦得。若把大犯墮。問：本物直一匹，因行至他方，賣得五三匹，可取不？答：不得，犯捨墮。問：一切藏負他物不償，犯何事？答：藏取物及與盡，犯捨墮。問：比丘嘗食得食不？答：不得。知而食，犯捨墮。前嘗食人亦犯墮。若不即懺，其罪日增。昔有一執事比丘，恒知處分，當作飲食，常手拄器言，取是用是。日日常爾，不懺。命終後墮餓鬼中。有一比丘，無着，於夜上廁，聞呻喚聲。問：汝是誰？答：我言是餓鬼。問：本作何得墮餓鬼中？答：於此寺中為僧執事。問：汝本精進，何由墮餓鬼中？答：不淨食與衆僧。無着問：云何不淨？答：衆僧有種種笔器，器盛食見，以指拄器教取，是月是物，犯墮。三說誡不悔轉，至重，以是故墮餓鬼中。兩手擘胃裂皮破肉，持帙吹喉。問：何以擘胃？答：重數身痛，故問：何以持帙吹喉？以口中垂哉。復問：何以中哭？答：餓極欲死故。問：欲食何物？答：意欲食糞，而不能得。問：何故不得？答：以諸

餓鬼推排不能前無看言我知柰何鬼言願衆僧見爲咒願答可令無看即還何叔說彼人墮餓鬼衆僧問本行精進何墮惡趣答不以不淨食與僧而不悔故願與咒願使得食㸑不復中與以是證故知大比丘不得手達飲食及住觸僧器物若非僧器手受得行與僧無犯問師令弟子販賣作諸非法得違離師不答得捨去有四因緣應住一者與法與食不與衣鉢應住二者與法與衣鉢不與食應住三者與法衣鉢與食應住四者與法不與衣鉢不與食應住若師都不與法不與衣鉢食應云問夫淨何者須淨淨有幾事答菜菓須刀手火淨唯救木須大淨果已淨子無苦問檀拜得看靴鞋履不答淨者得問畫作播華賣得物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教他販賣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畜奴牛驢馬犯何事答犯捨墮不悔轉增問比丘教人爲道未度得食僧食不答白僧得不白犯墮問爲僧乞食道路已身得食不答若去時先白僧僧聽好若不白還白聽亦好若不聽還償若不償犯重問若他人持食具寄屋中經宿有犯不答不犯問續明油一升二升得著自房中不答得問藥酒得著自房中不答病得七日問都不用楊枝有犯不答犯捨墮問未曉得用楊枝不答明星出後得用問中食後口得用楊枝不答得用若不用純灰皂莢汁都不用犯墮通

中亦犯墮中後除藥一切草本有形之味不得入口犯捨墮問若無楊枝口得用一切餘木不答盡得問貧乏得入市乞不答中前得中後不得亦不得乞錢若欲乞錢當得一白衣沙彌亦不得問人捉比丘賣得走不答初時得經主不得問比丘戲得物得作食請比丘得食不答不得犯捨墮問比丘尼不精進可勸罷道不答無此理問合藥撻人而不知裁節服者死犯何事答好心與無犯惡心與犯重問比丘或十臘五臘竟不誦戒犯何事答若不誦戒食人信施日日犯盜若先不知猶得懺悔問一切鬼神屋可寄宿不答在路得宿有願據意住犯墮問比丘噉生肉犯何事答犯墮問二男行欲不竟犯何事答犯決斷問二男欲口戲撥使止犯何事答犯墮成者犯決斷問牀席他人於上行欲其處可住不答見處淨洗可住問以唱僧跋上座未食下座先食犯何事答聞唱便食不犯問比丘不具六物犯何事答不乞作犯捨墮若乞不能得不犯問比丘大寒得通衣卧不答著衣得問比丘自稱貴姓及持戒撥刀乞得犯何事答犯捨墮問姉妹有腫病或有痛處比丘手按此處可治犯何事答若起心犯決斷不起犯捨墮問妹姉無兒息語比丘教我方術比丘即教犯何事答犯決斷問寄比丘物與人竟不與犯何事答自取不過犯重着故壞還計直輕重問

聚落中都不著衣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唯犯何事答若聚落衆中一作犯捨墮三諫不休犯決斷問聚落中持刀著犯何事答先不知法無犯知突吉羅罪問比丘騎乘犯何事雖者一住犯過三諫不止犯決斷雖者一截犯決斷問聚落中比丘看白衣鬬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暫捉蒸子五本而戲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三歲小兒抱嗚口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合白衣相撲犯何事答犯突吉羅問聚落中看白衣合畜生犯何事答知非法故看犯捨墮不知不犯內起媱心口有染汙言犯決斷問比丘食不足得囑未具戒者不答得唯除婆羅門問山中曠野中見一無主器物可取用不答得用要須語王若王家之人若語餘人得用不得持去犯捨墮問道人作醫得取物不答若慈心持得作惡心不得無衣鉢前人與得取若有衣鉢前人強與爲福事得取若人不與亦不得爲福乞犯捨墮問食中或小多斷菜飯爰墮上要須浣不答不汙亦須日浣若有沙彌白衣付之日從受不犯若已付著室中無著若不付有不浣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小小出不閉戶有犯不答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內拍手笑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得跳過小水小坑不答不得犯墮昔有一優婆塞請一比丘欲與作一領好衣比丘即隨去中道有一小水比丘便跳度此

優婆塞使嫌心念我謂是好比丘欲與一領好衣而更跳踯溝坑我歸當與半領衣此是無著知其人念前行見水復故踯過賢者復念我歸當與一張㲲前行見水復踯過賢者復念我當歸與一頓食無苦復知其念前行見水便舉衣涉渡賢者問比丘何以不踯渡比丘言卿前與我一領衣已一踯過水正得半領復一踯正得一張㲲復一踯正得一頓食我令所不踯者恐復失食賢者乃知是得道人便向懺悔將歸大供養以此驗之知比丘不得踯過坑水問比丘走犯何事答犯墮有急事不犯問有人出家之後還來盜本家物犯何事犯棄所以尒者初出家時一切盡捨非己物故問比丘本在俗時共父母兄弟藏物出家後家人盡死比丘還自來取物犯何事答若自取犯棄若有所親白衣可說使取作福應分半與官所以尒者此物無主應屬官不得全取取犯重問師更受戒小弟子弟子得不臘下戒及在下行不若不下得爲作禮不答都無此理問比丘行他田地中或有苗或無苗有事不答有苗犯墮煞事不犯無苗盡得問大悔人已發露或五三日或有難衆僧分散罪得決不答更求衆分布問王者問比丘吉凶事比丘爲說然後供養犯何事答若得食犯墮得衣犯捨墮若說征伐得供養犯重問比丘有緣事俗田行不答得問比丘未滿

五臘不依止。犯何事。荅。不依止師若飲水食飯。日日犯盗。若先不知法。猶得懺悔。問若比丘或十臘不誦戒。荅。問上依止。問比丘市貴自譽己物過價前人信。貴買。犯何事。荅。犯盗。問比丘行道路。有食無人受。云何得食。荅。正得舒一手。下向一捉食便止。過犯捨墮。問比丘船行水升不得下。得水中使利。不。荅。得。問比丘書經竹木上。誦訖拭去。犯事不。荅。犯捨墮。問未滿五臘。得並入誦律。不。荅。不得。為可粗教誡而已。若誦。犯捨墮。犬戒不滅沙彌戒故。是沙彌非。荅。非。問比丘晝眠。犯何事。荅。閉戶不得。犯墮。問比丘得倚壁伏地。不。荅。私房得。衆中不得。犯墮。問比丘舍內都不著三衣。犯何事荅。坐禪誦經。不著。犯墮。問比丘行道著泥洹僧得繫腳。不。荅。大寒得。問比丘畜漆器。犯何事。荅。漆木器盡不得用。犯墮。問比丘已食手。或擠飲食污手。更得受食。不。荅。得。問比丘至上房中。不坐輒坐。犯何事。荅。犯墮。問比丘旋塔。或比丘尼。優婆夷隨後從有犯。不。荅。若有優婆塞不犯。問比丘生菜已淨有根。得食。不。荅。得。問弟子遠行寄師物。或師寄弟子。過期不還。或經年歲可取用。不。荅。若去時無言。不得用。若知在。是有主物。若死是四方僧物。問比丘教白衣不殺一切亡人。為是理。不。荅。非。假使父母不食。敬心供養亦得其福。問衆中得共師並坐。不。荅。不得。得共盤食。問比丘不褻三衣

禮佛。犯何事。荅。衆多。問比丘得手自合藥。不。荅。被淨草得。問比丘休道意已著俗服。經時向其尊禮拜。然後來投衆。求復本位。為應聽。不。荅。若不捨戒者。應聽。問比丘知其父母兄弟。破落屬人。而不贖。贖有罪。不。荅。若為行道不贖無罪。問若人白僧。稱言聖衆。得。然可。不。荅。不得。然可。問若人持物施僧。言。施聖衆。應受。不。荅。若不言。得分得取。以衆通有俗故。問行道過水。使人負渡。犯何事。荅。若不老病。犯墮。問衆僧家奴。比丘得小小僧使。不。荅。小小取與得。大事不得。問比丘養爪甲長。犯何事。荅。犯墮。問上座比丘未浴。下坐於前浴。有犯。不。荅。犯墮。問比丘器中。忽有異物。或復蟲。故不知誰許。可取用。不復可棄。不。荅。與僧。不得私用。問。有一住處。多去來僧。所有道亡。或是袍。或是舉衣。衣無取用者。可取。不。荅。與衆僧。衆僧停一月一歲後得用。若復主來。償物價。若是貴亦賣與。後不敢償者勿用。問比丘有知舊以衣來遺己。得語上座。維那。持僧食與。不。荅。僧先令得。不令不得。問比丘捨道還俗。後更出家。前師故是師。不。荅。非。是問臨壇諸師。僧可呼言師。不。荅。然。此理。不從受法者。盡不得為師。問一切師得呼為和上。不。稱為弟子不。荅。不得。正可敬重如俗中之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律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二

三自歸事品第十四。問三自歸趣得人受復有不應受者。答除五逆罪得。問三自歸斯行何事。答身口意不行邪事。及不隨邪見師。問云何犯三歸。答歸邪見隨外道師。問若犯三自歸云何悔。答向本師悔。若無本師。向餘比丘亦得。問若不能持得還不。答得。問若還還云何。何本師若一比丘言。我從今日已復不復能歸佛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若不滿三。故成就三歸。問頗人受三自歸乃悔宿命惡逆。爲是理非。答無此理。問三歸正得從一人受。復得從三人各得受一歸不。答不得。問受三歸法要終身。復何得一年半年十日五日不。答隨意多少。問若從師受一年半年自歸。日滿復故是歸非。答二從受法終身是歸。問三自歸得但受一二歸不。答不得。問受三歸現前無師。得達從文受不。答不得。問先受三歸犯不悔得更受不。答不得。要當悔。若欲當受捨先所受。若不捨更受者不得。

五戒事品第十五。問不受三歸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若受三歸犯而

不悔者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受五戒法可得但受五日十日。一年二年不。答隨意多少。問受五戒不悔。得更受不。答不捨不得更受。不悔亦不得捨。問五戒盡得悔不。答若殺人。婬其所尊及比丘尼。盜三尊財者。不得悔餘得悔。問五戒若不能持。得中還不。答得還。若欲都還五戒者。合三自歸還。言從今日佛非我尊。我非佛弟子。如是至三法亦尒。若還一二三四者。但言我從今日。不敢復持某戒。如是至三。若不滿三。戒猶成就。問五戒可從五師各一戒不。答不得。問既受五戒適所重可。但分還一二不。答得。問五戒可但受一二三不。答得。隨意多少。問比丘犯重戒或犯酒戒得不。答不得。問頗有八戒白衣不。答無。唯有八關齋。

十戒事品第十六。問不受五戒得受十戒不。答若先三自歸得以十戒中耶有五戒亦不復受。問犯五戒不悔。得受十戒不。答不得。若先不知悔已受而不悔不得。問若師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若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沙彌犯十戒盡得悔不。答同上五戒。

問沙彌品第十七。問悔須衆不。答不須衆。但向本師得了。若現在無師向餘一比丘亦得。問沙彌半月一說戒不。答無此理。所以尒者。以沙彌戒不成。俗人然終已可說。須十五日一集。問沙彌犯戒得還向沙彌悔不。答不得。問沙彌得著俗服不。答不得。問師有種種違法事。沙彌得捨求師不。答得。問沙彌被師以白衣師綜習俗。竟不捨。或經年月。還來投師。故是沙彌非。但悔過而已。不須更受戒耶。答故是沙彌。但向師懺。本不捨戒不得更受。受亦不得戒。問沙彌爲賊所抄。經歷年月。或轉經主。得逃不。答轉經主不得。問沙彌犯禁。師僧已擯擲。得更出家不。答若不捨戒。故是沙彌。可懺而已。問白衣時從沙彌受五戒。然後出家受大戒。本師故是沙彌。得呼爲師不。答得呼爲師。但不得爲禮。沙彌應作禮。白衣時從尼受五戒。然後出家亦尒。問比丘貪資之物。其罪甚重。昔有一比丘貪著一鉢。死後作餓鬼。衆分物竟。使來現其身。絕大熱。雖如純黑雲。諸比丘驚怖。此是何物。衆中有得道者言。是死比丘貪著鉢故。墮餓鬼中。今故貪惜。來欲索之。諸比丘即以鉢還。既得便捉舌舐。擲地而去。諸比丘還取之。而絕臭不可近。復使人更鑄作器。猶臭不可用。以此驗之。知貪爲大患。比丘貪著衣服。乃有自焚之酷。昔有一比丘。憙作衣。晝夜恭著得病困篤。自知當死。使擧頭視衣。內起毒想。言我死後。誰敢著我此服者。不久便命終。作化生蛇。還來纏衣。衆與死比丘出燒葬訖。遣人往取衣物。見蛇纏衣。近則吐毒。不敢近。即還白衆。具說所見。諸比丘便共往看之。都無敢近者。有一比丘得道。便

入四等觀。四等觀毒不中。便往近之。語言。此本是汝衣。今非汝有。何以護之。便即捨去。不遠入一草。毒大出然草。還自燒身。命終即入地獄。地獄一日之中。三過被燒。皆由貪害。　藏坐竟懺悔文。若僧聽多薩阿竭所受藏坐。比丘應尒。我從歲始至今歲竟六月中。多所違失。常失者戒事除二異貳事。餘不除。是世尊集和僧所教勅。令我是思念。共諸君發露說。所違失事。君各忍受我。若九十日無世尊定。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多犯。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犯無世尊智。故多失。教事無世尊定。故多犯亂意。或念欲法不行欲事。或念盜法不行盜事。或念殺法不行殺事。或念欺法不行欺事。或念僧伽婆尸沙法不行僧伽婆尸沙事。比丘十日中所犯事通威儀。問白衣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爲請師不。故是師非。答非師。若從受法者可爲師。若依隨者可爲依止師。問若有比丘不捨作沙彌戒即大道人而更受戒爲僧不。答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復師是非。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諸一人爲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不。答無此理。門沙彌受大戒。請一比丘爲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及受戒法。受轉請一人與受。以何者爲師。答與戒者爲師。是無法非師授立戒比丘唯得授婆羅門。於餘者尼授比丘。比丘不得問中問事。問者犯僧殘。問

一切所有王者不全施得不答王者不樂使得問凡人行欲不可犯事不答盲人可諫不諫犯捨墮若不可諫向一比丘好發露問比丘先犯事更受戒得共住不答犯重不得更受戒決斷議通得更作不悔亦不得死得共住問有急事比丘持弓箭上船可隨去不答主犯重幷截犯捨墮問比丘官逼作非法犯何事不得作問二男共戲使止犯何事答成犯決斷問比丘淫發二男行欲犯何事答無欲心聽犯捨墮有欲心聽身不失犯突吉罪問比丘病不能行得乘車馬不答作者盡得雖者無想犯捨墮有想犯決斷不知是非無罪問比丘燃經不好賣去更作好者犯何事答賣經如賣父母罪問問二男挾力犯何事答犯墮問畜主行欲比丘驗令令刑戮犯何事答犯捨墮問着小衣行留大衣得受人趣不答言得問比丘夏中得受禮物不答若趣禮物即應分不得停問比丘有好如家餘事委任之更與比丘使乞得物犯何事答觀主人意恚不得犯捨墮如主意好得取問鳩雀於人舍內作窠比丘破戒塞鼠孔犯何事答鳩雀未有子得去有子不得鼠完唯有一孔不得塞若有內外孔得塞內者問比丘得與師及同學得作書不答在他方情通異國不得問人出家王法父母不聽爲得戒不答不得爾時目連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快說毘尼於如來滅度後誰受持如是毘尼佛言目連恐學毘尼者當知是人能修行如是毘尼佛告目連吾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誹謗如是毘尼者當知是人是魔朋侶非吾弟子如是人輩世世學道不成不出三界吾今懸慈諸衆生輩是時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譯 梵語求那跋摩華言功德鎧罽賓王之少子

殺戒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淨飯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所請求以自濟度唯願世尊哀訓我志佛言可得之願隨王所求王白佛言世尊已爲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爲我等優婆塞分別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塗故爾時佛爲淨飯王種種說已王聞法竟前禮佛足遶佛而去佛以是因緣告諸比丘我今欲爲諸優婆塞說犯戒輕重可悔不可悔者諸比丘僉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者自作二者教人三者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

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色內色者優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餘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不內色者若人以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鉛錫段遙擲彼人作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內非內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鉛錫段木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爲殺人故合諸毒藥若著眼耳鼻身上瘡中若著諸食中若被褥中車輿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作核殺撥殺作穽殺撥殺毗陀羅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火中水中推著坑中殺若遣令去就道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無煙火坑殺者若優婆塞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煙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此坑若是人因是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爲人作無煙火坑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爲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若爲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若人墮死若非人墮死皆犯下罪可悔若優婆塞不定爲一事作坑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犯不可悔罪非人死者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無煙火坑殺也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咒屍令起水洗著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爲某甲故作此毗陀羅即讀咒術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或天神所護或大咒師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是名毗陀羅殺也半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作鐵人召鬼咒鐵人令起水洒著衣令鐵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爲某甲讀是咒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諸天神所護若咒師所救解不成死者是中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羅殺斷命者二十九日牛屎塗地以酒食著中然火已尋便著水中若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大水中滅若大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盡作所欲殺人像作像已尋還撥

誦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此像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此針出彼命隨出是名斷命若用禮禮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又復墮胎者與有胎女人吐下藥及灌一切處藥若針血脉乃至出眼淚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若爲殺母故墮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罪若胎死者是罪可悔若俱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俱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爲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母死者是中罪可悔俱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墮胎殺法按腹者使懷妊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殺欲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爲胎者如上說是名按腹殺也道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惡獸飢餓道令往至惡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者犯不可悔餘者亦犯問如上說是名惡道中殺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邏時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者犯不可悔罪餘犯同如上說讀殺殺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惡戒人者殺牛羊養豬犢放鷹捕魚獵師圍兎射麞鹿等偷賊魁膾咒龍守獄若到是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惡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語不因是死犯中可悔罪若讚歎是人令死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其語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善戒人者如來四衆是也若到諸善人所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奪命是人因是自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殺者中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語自殺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教他死已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故受福益多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老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往語是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奪命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人語自奪命若語病人已心生悔我不是何以語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藥善看病人隨病飲食病可得瘥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餘上七種殺說犯與不犯同如上火坑若人作人想殺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殺人中生疑殺皆

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殺非人中生疑殺是中罪可悔又一人被截手足置者城壍中又衆女人來入城中聞是啼哭聲便往就觀共相謂言若有能與是人藥漿飲使得時死則不久受苦中有惡直女人使與藥漿即死諸女言汝犯戒不可悔即白佛佛言汝與藥漿時死者犯戒不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是中罪可悔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是犯中罪可悔非逆若居士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是中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者犯小可悔罪若人懷畜生胎墮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懷人胎者墮此胎死者犯不可悔若居士作殺人方便居士先死後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若居士欲殺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耶若定知是父母殺者是逆罪不可悔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殺落力追尋是賊若居士逆道來逢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者犯不可悔若人將衆多賊欲殺是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居士逆道來逢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賊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暱者言我見在是處若教非所暱者是罪可悔餘如上說若居士母想殺非母犯不可悔非逆罪若戲笑打他若死者是罪可悔若狂不自憶念殺者無罪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皆犯罪若有蟲無蟲想用亦犯若無蟲有蟲想用者亦犯有居士起新舍在屋上住手中失墼墮木師頭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爲可悔不問佛佛言無罪屋上梁人力少不禁故梁墮木師頭上殺木師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殺人又一居士屋上作凡墼中有蝦蟆異跳下墮木師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好用心作勿令殺人又一居士暮入險道值賊賊欲取之捨賊而走墮岸下織衣人上織師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不放人生疑佛言無罪若欲推石時當先唱石下令人知又一人病癰瘡未熟居士爲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癰瘡未熟若破者令死是中罪可悔若破熟癰瘡死者無罪又一小兒喜笑居士捉擊攊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戲笑故不犯殺罪從今不應復擊攊人令笑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與言起是人言勿喚我起便死復與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中罪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盜戒第二　佛言諸比丘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用心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爲偷盜用身者用身分等取他物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復有三種取人重

物犯不可悔罪一者自取二者教他取三者遣使取自取者自手舉離本處教他取者若優婆塞教人言盜他物是人隨意取離本處時遣使者語使人言汝知彼重物處不答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取離本處時彼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若切取二者輕慢取三者許稱他名字取四者強奪取五者受寄取重物者若五錢若直五錢物犯不可悔若居士知他有五寶若似五寶以偷心選擇而未離處犯不可悔罪若選擇已取離本處直五錢者犯不可悔離本處者若纖物異綖名異處若皮若衣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皮衣狀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毛等者一重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名諸處居士爲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右手著左手如是身分名爲異處車則輪軸衡軛船則兩舷前後屋則梁椽椽桁四隔及其背名異處以盜心移物著諸異處者皆犯不可悔盜水中物者人筏材木隨水流下居士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若以盜心捉木令住復流至前際及以盜心沈著水底若舉離水時皆犯不可悔復次有主池中養鳥居士以盜心捉著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若舉離池水犯不可悔若人家養鳥飛入野池以盜心舉離水及沈著水底皆犯不可悔又有居士內外莊嚴之具在樓觀上諸有主鳥銜此物去以

盜心奪此鳥者犯不可悔若見鳥銜寶而飛以盜心逆待之時犯中可悔若以咒力令鳥隨意所欲至處犯不可悔若至餘處犯中可悔若有野鳥銜寶而去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待野鳥時犯小可悔又諸野鳥銜寶而去諸有主鳥奪野鳥取居士以盜心奪有主鳥取犯不可悔若待鳥時犯中可悔餘如上說又諸有主鳥銜寶物去爲野鳥所奪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若待鳥時亦犯中可悔餘亦如上若居士摴博以盜心轉齒勝他得五錢者犯不可悔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犯中可悔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者無犯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犯不可悔計直輕重亦盜田者有二因緣奪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若居士爲地故言他得勝若作異相過分得地直五錢者犯不可悔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至五錢者犯不可悔復有居士至關稅處語諸居士汝爲我過此物與汝半稅爲持過者違稅五錢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異道使令失稅物直五錢犯中可悔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故示異道令免斯害不犯又有居士與賊共謀破諸村落得物共分直五錢者犯不可悔盜無足衆生者蛭蟲于牧羅蟲等人取來著器中居士發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選擇如上盜一足三足衆生者人及鵝鴈鸚鵡鳥等是

諸鳥在籠檻中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盜人有二種一者擔去二者共期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人兩足離地犯不可悔若共期行過二雙步犯不可悔餘皆如上說盜四足者象馬牛羊也人以繩繫著一處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犯不可悔若在一處臥以盜心驅起過四雙步犯不可悔多足亦同若在牆壁籬障內以盜心驅出過犀四雙步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若在外放之居士以爲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時我當盜取發念之幾犯中可悔若牧者自同殺罪殺已取五錢肉犯不可悔復有七種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輕物犯中可悔又有七種一者己想二者同意三者暫用四者謂無主五狂六心亂七病壞心此七者取物無犯有一居士種植蘿蔔又有一人來至園所語居士言與我蘿蔔居士問言汝有價耶爲當直索答言我無價也居士曰若須蘿蔔當持價來我若但與汝者何以供親久之錯耶客言汝定不與我耶主曰吾豈得與汝客便以咒術令菜乾枯還自生疑將無犯不可悔耶往決如來佛言計直所犯可悔不可悔莖葉華實皆與根同有一人在祗洹間耕墾脫衣著田一面時有居士四望無人便持衣去時耕者遥見語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入

闍猶謂無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隨後捉之語居士言汝法應不與取耶居士答言我謂無主故取之耳豈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將無犯不可悔耶即往佛所諮質此事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之居士白言謂言無主佛言無犯自今以後取物者善加籌量或自有物雖無人守而實有主者耶若各心欲偷求取者犯不可悔取而不滿五錢者犯中可悔取而滿五錢犯不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婬戒第三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不應生欲想欲覺尚不應生心何況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是中犯邪婬有四處男女黃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亦同於上類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邪淫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婬未和合者犯不可悔若二身和合止不婬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婢使已配嫁有主於中行邪婬者犯不可悔餘輕犯如上說三處者口處大便小便處除是三處餘處行欲皆可悔若優婆塞婢使未配嫁於中非道行婬者犯可悔罪後生受報罪重若優婆塞有男子使使人等共彼行婬二處犯不可悔罪餘輕犯罪同上說若優婆塞共銜女行婬不與直者犯邪婬不可悔

與直無犯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共彼行邪婬女者三處犯不可悔經犯周上說若優婆塞自受八支行婬者犯不可悔八支無復邪正一切皆犯若優婆塞雖都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具足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尉之其罪尚有可悔尉五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龍王

優婆塞五戒相經妄語戒第四　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羅漢向羅漢者犯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斯陀含若須陀洹乃至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定虛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薜荔毗舍闍鳩槃茶羅剎來到我所彼問我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皆犯不可悔若本欲言羅漢誤言阿那含者犯中可悔餘亦如是犯若優婆塞人問言汝得道耶若默然若以相示者皆犯中可悔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實聞而言不聞實見而言不見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

妄語皆犯可悔若發心欲妄語未言者犯不可悔言而不了意者犯中可悔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使犯不可悔若狂若心亂不覺語者無犯

優婆塞五戒相經酒戒第五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長老莎伽陀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是夜已過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聞已乞食訖到菴婆羅提陀龍住處泉邊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沙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雨雹作釋俱餅髓餅波波羅餅龍復放霹靂沙伽陀即變作種種歡喜丸餅龍復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牟陀華時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膽蔔華瓔珞婆師華瓔珞阿提目多伽華瓔珞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如是現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長老莎伽陀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已從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尒時龍見如是事心即大驚怖身毛竪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所歸依佛龍言我從今歸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其所秋穀熟時不復傷破于是名聲流布諸國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人及鳥獸得到龍宮秋穀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諸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黙然受已是女人為辦名蘇乳糜受而食之母人思惟是沙門或是名蘇乳糜或當令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飲已為說法便去還向寺中尒時聞酒勢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等漉水囊鉢杖油囊革屣鍼筒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尒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坐牀辦水集僧阿難受教即敷坐牀辦水集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牀辦水集僧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問諸比丘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到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善男子莎伽陀能折伏令善令諸人及鳥獸得到泉上是

騎衆中有見者言見世尊聞者言聞世尊佛語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世尊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夫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訶責飲酒過失已告諸比丘優婆塞不得飲酒者有二種穀酒木酒木酒者或用根莖葉華果用種種子諸藥草雜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為酒若優婆塞嘗咽者亦名為飲犯罪若飲穀酒咽咽犯罪若飲醋酒隨咽咽犯若飲甜酒隨咽咽犯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犯若噉酒糟隨咽咽犯若飲酒澱隨咽咽犯若飲似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皆不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一

先聖殿廡昔加崇飾室回廊靡不更理…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于殿壁兗公鄒…贊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後於禮為未協通遵愛式分繪于左右　以今年五月吉成致遇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丕祖訓嘉惠學校…風以興慈勉勵宣明部使者之職也蓋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予為是敢有請某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闕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其道者蓋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予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今…化也等俾雖下邑居君若是其近世者是其未遠而孫君文嘗於科舉…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之教儒崇化州縣之為政知本…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

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令…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群士友以書來溪上曰吾邑空乏之素學於劬令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強起鎮吾閩撫諸邑之急煎寬其征而去其害　之持心荷而號呼於吏舍者痛絕之於是為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恩…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之空乏之累剔吏之蠹一念懷懷而刑應之類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

之衆以飽以進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予紛鼓誦之地蹤槃入籍入之田援熙後秋隊之誹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為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則以俸繼之邑吾而俞令以自廣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輪使正殿論堂戟門柱間若廚若庫皆撤樣更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闈之後闢為堂充侁好鄰之役地必復雖強禦不憚工費大半出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華也更立乎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今夫邑之難曰難矣曰賤矣格令所限危殆百状視簿書如仇計砦剝求殘其身之寂寞苟求無愧於萌蒙之人也一庶趣流俗千百而況懨懨切切於困窘愁戚之中勤約以足人勞費以迪衆此其蘊積必有所自來者前脅執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之不立焉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憲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吾邑之當像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考成必且扶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生以觀禮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遣其歲月志可是役也始某月迄某日也

福州建江縣新學記　長樂居海南張視中州為支郡建江又居郡之隅余之先寔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于學顧基宇庠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宇木支鳥鼠下可游跣莫既除趁而出懼將壓焉日嘖然曰人之於窮達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平之盛頌於魯僖而後世王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哉…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承平熙至于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横槊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為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況於遐方遠服乎岳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蔡如雕朽能起民瘼屏吏姦已是據良善暇議此哉是可嘆也紹興戊午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可不溺於近事之囊勝者剔抉之新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則書學之發將次作焉議卜于□□求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南雲居前紫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讖可基焉又叶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范林享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去于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為記視其基高以周度其宇深以崇重門修廊殿居中峙翼蔽有堂繕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墻蔭以嘉樹閎壯之觀煥若在目嗟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肩

陋詎知今日之壯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至見於事業發為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之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尋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玩歲愒日盡心於彫篆筆恍之習以求干祿記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絕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今邑之士游息於黌宇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蹟賢科發聯士見於有行以聖賢為師而不為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憲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興廢治亂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建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為之記而書之趙彥□逢萊館集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十餘人揭予請記寓居太博盧君鉞助其請者屢述陳生而告之曰予知邑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予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聽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為不以其道得。然
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富
於貧賤也。厭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為君子也。故繼
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
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
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
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
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庶尚潛扶漢鼎。異
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據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惟人言而衛王氏。光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遣之實識者
之一笑。喜王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
名節。歧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初秦檜羅
相去。檜再相。黃富雲漢。乃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吳公元美多憤世
嫉邪之作。仇家讖以媚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
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言。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
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
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謬謬蹇蹇者不蹇。
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
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陳默堂集。邵武軍光
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脩文德。中外晏然。人用
體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
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為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
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奬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
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為急務。竭力
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呈君漳。適寓茲邑。以
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狀。願有紀焉。余為光澤得邑。介於江
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書財居貨之地。他日
為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政葺鄉校。抵上之德先

之。凡事而民不以為病。是可嘉也已。故為叙其目。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
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為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為信。充之
而為美。擴之而為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
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為不足為。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
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
求及前人也。求世寡矣。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善惡哀
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嘗其入乎無間而行乎
本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為之哉。純乎善而
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為舜也。使學者毋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
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為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
中。閨已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
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
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
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材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先王北代之後。方有
事於變判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後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
王君為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又樊弟葺學
徒難衆。而藏修游息之所。嘗苦隘陋。以故圜冠方屨之士動以千數。而進
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是為力而新之。峩其棟
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為盛世之用。此亦為人上
者惻怛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為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
誘人為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
王君樂育之識。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
意。亦可知其為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劉將孫養吾集建寧縣
重修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
之也。蓋為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
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為郡國。崇文藝為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
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卑邑。謂不必
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營。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
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衛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
也。皇朝造士。遠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賢。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
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勸相交自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屢比觀相望。

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趨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徹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道始遷之南門溯水前横鳳岡後踞為邑勝處暨嘉定己巳錢令衛道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肅七十三年為至元辛巳燬於寇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偬中念鄉校若此無以見先聖廼捐家貲度巨材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荊墻立存綿蕞誦師說過者俛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侯魁來為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歲入幾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似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籌李侯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蒸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爲堂五十楹縦横十丈扶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甍如式及於門垣墉周廬嘉樹時植一日森然臨川鄭君某來為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杉陽馮瑄孫賁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之紀也余曰顧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嘉鄭君盛年初筮言不浸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之次第工載書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爲以爲名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爲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脩身孰非己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傳周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無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爲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禹稷之道顧乃自菲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道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服賜皆附庸也思昔鞭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令也美之宮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資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脩升堂扶束名爲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通陸賈抱遺經勞諸生轉側兵間抄說爲上事難力倍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責矍言渠木回首荒墟歲月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圜質大夫絃歌之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光於兵革之餘安居優游詠歌聖人之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達式謨將仕燕人錢侯字魁卿余掾臺府長建安總幕有能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咸續可考

今教諭鄭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謝權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王直講集邵武軍建寧縣學記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而歎也曰嗟乎先王之法何其詳且至也蓋天子之畿其鄉六其間容黨百有五十其遂六其間容鄙亦然由記者之言則是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其鄉遂各三則學與庠序蓋亦半之矣門側之塾猶未與其數乎夫其建也多則容者廣近則趨者易小大有序則處者宜以廣容易趨宜處之勢而又有渾深博正之業以充其肄有和樂愷悌博讓之禮以嚴其講有開導耄艾之師以成其智而詔其六諭有明察確善之法以進其賢而紬其不肖其詳且至如此則人材安得不成而天下之事安得不熙哉今也自京師至於郡縣徒各存其一學而縣猶有拘於法而未嘗立者藉令任其事者嘗使一學之興則所肄之業所講之禮與夫師法已非其正矧其興者十徒一二而已非重可歎也歟昔魯不告朔而子貢欲去其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誠以謂羊者所以告朔也以一羊屑屑爲可去則告朔之禮將便尋而不存矣廣是意也則學者亦所以崇教也以一學之區區爲可廢則崇教之意亦將依違而不立矣然則吏有任令之事而猶能惓惓於斯者豈非有志於崇教而賢於世之吏者邪君南城李君山甫興建寧之學是也建寧舊有孔子廟天聖中令危佑增屋於其旁以為學迨今三十年而李君至又為徙於縣南之江上而以其高曠易址之庳隘以其堅完易屋之傾撓以其鮮堅易像之昏剝而使縣之士使肄業於其中建寧閩縣也今之縣蓋古者諸侯之國古以一國之地為學百六十有餘而常興以盛今以一國之地徒存其一學而廢且壞者相望也迹其所以豈獨令之法度皆不具哉亦縣任其事者牽於時之習而因循偷惰無奮然崇教之意爾用是以觀則以李君為賢於世之吏者非邪嘉祐六年九月晦日記袁絜齋集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泰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爲二者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索奧之蘊若揭日月而

人心其有不存者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後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寔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肯學者漶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厲俗此學校之脩所以亦不可緩也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辭林之傑作牧于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涖其役役於官者日與之廩寓於官者隨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于諸生所居傾欹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亢斷絶者撤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爲凡與祭與鄉飲百餘託既脩其祭器又爲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躋閱也築圃及亭數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粗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廪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於是數詣焉延諸生敎習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於躬行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飭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强弗久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率然交鬭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染還革延及齊民厥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驁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觀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宮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髙躅然則今日學校之脩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其爲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於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宇正甫吳興人涖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鄞君僃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建安志王遂撰

重建府學記　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豈但地大物繁褰舉輩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後然而學不能以家習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不能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澤既久而一日之功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劉始涛則致堂胡公爲之記寶慶更新時則西山眞公爲之記涛胡並記則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咸記之當元時游胡祖述周程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湊雲集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

孔顔曾孟之後千七百年晦而不明絶而無統者如日月開霽並斗朋櫝無復難知難行之患矣然而國家之盛今方新學術之源流尚遠其有不潤於時王之制者鮮矣是以民安於性之欲而不肯足事於陰呼親炙之勝士急其習之偏而未必眞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知識高廣則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平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經學古之益其號意燈寬者憤書挾字以志科舉之得而脫迹場屋者計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爲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以騈儷詩歌爲一技而謬用其心又其甚也竊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曾知愚賢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脩道之教無與於士民故也本朝表孔顔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服念有差所爲孳孳汲汲者豈特政事之美觀哉所以開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燬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庳不稱求學太守姚公垢即以爲堂他未皇及王公伯大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己責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大宗代爲漕與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京邑制也爲圖以授博士趙君陸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爲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以次而舉大帥徐公漕史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昂英趙公綸蔡公籥太守王公埜聞之捐金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齋東列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致知格物誠意脩身正心爲名而扁之中則爲堂榜曰明倫後植閣以煥奎章之美下爲先賢之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建宿儒其不咸在又北爲藏書之樓前設重門脩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圃無以異合於頖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臒之功環佩井然無所益乎弦歌之盛他日陸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共理乎願一言以爲之教遂避席不皇逡巡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郡判吏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趙君之掃地更新亦甚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是也新非宮墻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歛就平實則約已靠裏不爲高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舊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顔孟相授之密指而周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與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驚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

自此而不容已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爲教。抑末矣。陸夫曰。亡則陸夫顧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淳祐三年六月朔旦記　王遂又撰重修建陽縣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習樂。讀法飲酒。獻囚獻馘。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爲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捨此不足以爲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禁之。而禁士之學。孔孟而訖六經者幸使千七百年之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習聞聖賢之教。有不待憤然而興起。更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裒其流。而朱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比屋之盛。而建陽今齊魯也。去聖賢之居若此其近。則傳聖賢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興而無仆。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之。至於毀其祩獻講讀之廬。以爲鍾魚梵唄之地。不然。邑令不年遣其門人。不止士至於恥以其學自名。大書廬居之禍。未有酷於此者也。不塞不張。不梨不全。以聖賢之鄉。而禁錮有甚於他郡縣者。是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持加臨饗。表章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倫奏請寺復

爲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爲之規摹一新。而方右史大琮。尤極其意。趙君與迪爲令也。叔高明而築沮洳。闢隘陋而固藩墻。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斥於縣之贊禮殿。宇嚴重廊外設復濂洛關閩之祠。爲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補之爲五於右。以章其化之所由盛。宋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文清。朱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君九言。少所共學。老猶不與時共好者也。劉龜二聘君室在西序。益以蔡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趙君扶之。其遊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與之議所由起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隅室。言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之匾。崇樓屹立。以嚴建炎御筆之藏。廣亭靜處。以本周氏爲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書籍之所亦三。建固多士。建陽之未遊者亦衆。左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冠。今猶昔也。會諸生而課試之。董其役者主簿謝德星。其亦庶乎不廢其舊矣。一日與迪以圖授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于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繼。得因其成而記其顛末。今建陽之宮。熊君堯記之。文公自爲之記。陳君孔碩。真君德秀又記之。豐碑巨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

廢興。實關道之顯晦。顧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初辭不可。又念己爲二建犯不韙。其又何辭。則作而言曰。遂志學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既冠。脫棄場屋。讀其書而悅焉。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之悔。不願諸君之悔。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王四代之事。無所質正。幸而固其地。新其學。諸君試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自能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所拂亂乎。夫理之窮。至精之所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孜孜。必無至於遂之悔。而其所自得。必有甚於遂者。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昔者文公嘗以示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來之雖其執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因爲之書。淳祐三年九月朔旦記　真西山集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理。顧瞻學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隸慶元後。牘弗克修。垂三十祀。乃奉天子命。寔來圖將爲國縣材。以族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持綱惟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從於條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太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肩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

以先長者。請圖辭而端肩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寔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像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闒茸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惟此宇之本。閎且嚴也。私欲汩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浸濕於蛤鼠。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惡泯。又知圯陋者之可以復完。闒茸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滿。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楹梁可施。楹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蓋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吾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邪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

賦役之冗。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手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記。胡寅斐然集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綵伻來以書抵示寅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歷歲續廢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遍。縣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蕃大典也。宜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不乎。寅曰。吾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攻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隘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于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聳動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于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圍城。懼學潦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三公繼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爲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時闕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興洙泗之風。昭回薰擩。作新多士。

抵衣負笈來游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閩粤。是可記已。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爲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詩。則瞠莫置對。蓋不作於事師之名。而歎夫爲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爲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乎。是道邪。一日聞爲邪。聖人遂參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祛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蒸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逕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質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爾。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効。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何出罔畚則必經營中國而入千大海矣。實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二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三也。用於覓舉干

祿而已矣。四也。不得之或數儒冠誤身棄而佗從。五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兔蹄埒蛻焉。六也。効官充職。以柱後惠文丈括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七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數。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典。則取適辭小道。凡焉而宅心。八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歸顏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是師。而吾志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爲侯紀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于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紹興十有六年秋八月一日記。元張西巖集崇安縣重修縣學記　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通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因盛衰相尋。廢興不常。未有終泯而無復者。蓋關乎天地。繫乎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宋將識爲群不逞撤毀殆盡。至元己卯。孫君茂求爲邑令。政知後先。首建禮殿。修講堂。前以三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祠宇。諸生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辛巳秋。李宏嚴遂深教亞郡學。後一年。集取道是邑。邑士趙若箒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橫有楊墨。有申韓。有黃老。有群儒之學。間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禁於傳解。自我作古。蠱惑世人。死而弗悟。胥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

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於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當求於諸儒無說之際。要先正其心。脩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爲文辭。措諸事業。教人爲良師。臨民爲循吏。事君爲賢臣。又豈特尋事虛文空言。誇多鬪靡而已令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絕利祿之念。正學者爲己之時。果能不爲浮辭詖行之所汨。徒聞偏見之所蔽。雖溫嶺去聖門數千里。安知他日不有會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洙泗之上者矣。今本東魯人。盍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林宇之備。竹石木瓦之費。學有能文者自紀於碑陰。茲略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黃文獻公集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覩文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民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昔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急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

爲己任。即命鉤考簿書。斂理歷年贍學甲租在亳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貲以召匠市材。擇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楠肘事業弘道。暨教諭李𧽒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爲。自禮殿明倫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墉。端其術道。塈茨缹甓。黝堊髹彤。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奚神有禮。祀侑在列。籩鉶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遂其所。佩衿來集。絃誦相聞。讀鐥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菜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焱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濆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昔人之頌傳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昔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刻以妙爲末學。衰朽誇眊。猥令載筆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貽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覆興之歲月云爾。侯名鋭。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宋真德秀集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職驚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踏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詭爲漢之經生。雕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做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今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圮壞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輝煥。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脩息游。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種儲之入。吏不得乾沒者。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履庠序焉然哉。鷄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散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跡禎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徐樸登集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其學不知贍才不逮。忝守此邦。動息懍懍。罔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爲憚。然爲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主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爲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日挚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爲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倣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爲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至。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爲然。及扣交代。則知泮宮生員尚且增育。堂職陸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急於教事之爲不善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舉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宮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惟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己。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主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人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爲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將閭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梟。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屬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

末流之弊前日勝論決防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廣失業之衆
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因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
近後遠豈不切切究心除己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爲講經一
職合與備勝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爲日習常式 一早上文公四書輪
日自爲掌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
釋與經解參看 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 一午後本經論策
輪日自爲程 一晚下通鑑綱目須每日爲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
然 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一學職與堂職隆然必關守倅

宋朱晦庵集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𡼖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目㮣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𡼖始至而病焉顧以數學之初未皇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廡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惟殿爲因其舊然亦緣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麾金錢且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熹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𡼖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

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規規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君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所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黃裳演山集順興學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百數無預貢者溫陵宋君適來爲順興令因謂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爲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興南劍之支邑而此有預計偕者不見錄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令歲史無預貢者是宜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咸其廉隅之界度量之跡環衛之繁其修之廢不足以壯嚴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望降覿前揖後攘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掐數之學得以小說實其屋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廉隅周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攘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恭者十有四人請爲儀倡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宋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學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爲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貴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閒者有處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嘆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遂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學者無志於仕有如曾晳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表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儀履蹈之時如草亞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丈夫之界居

販之仵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可丈胥屠販之仵儓隸寇盜之類。其名不實。而廢其，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主。不知義者不可與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勝下之布衣。興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無窮之欲。與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嘗乎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仵之賤。寇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恠也。昔術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枝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枝也害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枝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奚以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長司馬。昔時鄉校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質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橫之畫。會乘之筭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況德行之學。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卒特其人之衆也。特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綫。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刑。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叱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乎書。

鄧栟櫚先生集沙陽重脩縣學記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豈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有所懼。未嘗有須臾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禍人於天。可以栽福於式外。故食者恭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始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為冢宰。辟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正付於魚肉錙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為美觀耳。部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斥吒所及。官吏膽落。故士大夫懼焉。以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今古。可以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食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淒淒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其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為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

建安郭侯侍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置。置而弗顧。非為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秀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官祭器。無不備具。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秋歎閩閬。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秀者。懼使者之督而為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為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秀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狂妄。謫自左掖。今居里閈。蓋將束書負笈。日遠庠序。以洗前日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摧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蜚聞于時。牛刀割雞。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為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志誠。則有憚乎其不可易者。顧豈勤於今日。而急於後日者乎。異時郭侯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七樂

學　郡縣學三十

莆陽志黄公度撰興化府學記　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士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廣蠧漫漶摧壓咯盡紹興十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郡庠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吉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飭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廷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閏月六吉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今兹東廟西學俾祇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閟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甃石瀦水約諸侯頖宫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倚以廪藏庖湢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從推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縣士負笈日迎賓淶僎介首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公度以識

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富而無媿者以斯文所托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群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焉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己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睎逍張巢黄輩乎盜賊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君今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知文翁詎可量哉淳熙四年丰燹於大五年知軍事汪作礪因其舊而加葺之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脩有記　王遴撰重脩學記　毗陵張侯之治莆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莆壤壁褊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韵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宫養士多而廪稍少實不黔者累月吾將爲莆士續食爲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來告藉既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濟其乏已而曰是苟紓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剎曰崇福歲租餘二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祠學吏閒三朔莅學見諸生有擧子列者曰充主學既給孫屋矣亦知十三齋旁風上雨之不可居乎盍諸往

下缺一頁

計。令又一戊戌矣。而復大修之。宜亦有關於氣數乎。侯名友文。靖之元孫儒齋之孫。耆學好修。趨向近正。刋文軒儒齋文集以惠邦人。凡事關雅道者。爲之忘倦。諸生肖侯之像而祠之。申告後人。有引勿替。嘉熙己亥正月上元日記。

林選撰仙遊縣軍學錢粮記 趙侯茲來。家縣其邦。予弟視其民。民不忍欺。訟以衰息。既乃月一詣學。登諸生課其所業以勸獎之。又爲繕其居之宮室。飾其祭之器服以新之。爰有廢寺。計田園凡三十八頃九十九畝有奇。歲入爲租穀九十餘。較麥一千六百有二碩。遂悉以歸學。而官爲代其輸賦。財計既充。百廢具舉。文物改觀。三邑人士風動。以不得升堂揖遜爲恥矣。追惟曩時。春秋以試補弟子員。新舊相仍之交。較庖膳者彌月。鼓篋未游。驟合忽離。弗寧于居。青青子衿。在彼城闕。夫誰執其咎。而爲政者漫不經意。間有自好。不過掯郡帑以補昉紓一時。財可矣。而不可繼。患矣。而非政也。厥今緇徒如林。在在占膏腴以自奉。而郡養數百士。猶不能自給。僧廚積香苾芬撲鼻。而士不厭薺鹽。嘗竊爲有位者羞之。縱未能易彼而從此也。姑因彼之廢。贊此之興。曷不可乎。君子謂是舉也。率學於目前文法之議。則却而不能爲。震搖於身後禍福之說。則躡而不敢爲。明足以見之。義足以行之。推此心也。用夏變夷。昌吾道於天下不爲難也。

莆之來學者。今當益感侯之仁。學者亦益以無窮游息而脩藏。川泳而雲飛。可不知所自哉。選遞分教是邦。樂侯育士之誠。且大懼弗稱。屬諸生謀刻石紀事。以其意來曰。選曰。是不可不書也。今惟閩端之陋易。非有以垂不朽。歲月深長。漫無所考。馴致欺奬。使侯之大惠不沾方來。將誰諉耶。此一宜書。有如他時主負轉盛。歲入不增。復以匱告。苟有意於爲善。誠考其顛末。祖侯之遺意而推廣之。不亦懿乎。此二宜書。侯於此邦若興梁以濟涉。水門以利灌溉。亭傳以便往來。興廢補敝。以次脩飭。而關名教。繫政體則未有重於是學者。選與學者之榮也。此三宜書。用是不敢以固陋辭。侯名彥勵。字懋訓。歷官所至有聲。諸司再以治行聞于朝矣。所有學司歲入之數。詳具于后

又張邦用撰記 皇朝長育人材。由成均達于侯泮。制有等差。而崇勵之義一也。然成均月有試。歲有升。繇累而上。則告于朝。爵命之。是以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肄業其中。星霜屢易而不肯捨。故教法爲易行。若侯泮。自三舍之法廢。仕進之塗埋。已難格以紀律。矧莆爲衣冠俊秀之藪。後進之士。如川方增。而學計反艱於昔。教官雖以私淑爲心。拘於庖廩之不繼。則學政有所不盡舉。故教法之行也爲難。今寺丞天台王公。奮自天子之學。甞擢客省。爲列昕庭。天子召而領袖成均。其惠天下士多矣。無何晉武晨庵出守是邦。以經術儒雅整齊吏事。未幾而政成。慨然以學校爲風教之本。凡昔人所未能行者。必爲之經理。堂殿門廡。年深毀損。首捐金以葺之。觀瞻煥然一新。夫際先生鄭公、艾軒先生林公。高風往躅。可敬可尊。乃訪厥後得其遺像。創祠于學。繪而祀之。俾數十年廢缺之典。森然在人耳目。邦用一日承公命以學無大小。而法教則一。郡泮之班執。雖循習滋久。獨不可倣成均而修之乎。退而詢諸生徒。僉曰。雖莆士豢養舊矣。而義江魏穎日茂。歲敗由廩膳未裕。則升堂横講之外。蔑其時游息往往雖盡拘以成均之制。邦用恐虛公之美意。遂畧舉其梗槩。晨入學。則書其門籍。傾止宿。則優其考選。由是衿佩鏘如。絃誦紛如。未歌未游。漸洗其故習。公知教法可以次行也。遂斥浮圖之不濟者。額曰永寧。有田一十頃有奇。歲入租穀千斛。以濟學計之不足。

鄭子充撰記 莆學比年以來。生員日眾。而歲屢不登。主計者以匱告。事事有嗇。庖廩猶不繼。使人寬裕容博之意不得少施。是豈初心然哉。雖然。昔者曰教曰養。各有所司。財用之豐耗。廩餼之出入。曾非教士者之責。移其訓導之心。而皇皇然爲終歲不給之慮。吁可歎也已。秋樟莫禮乎。通守王公時攝郡事。從容語及學計。知無贏餘。慨然曰。是非所宜緩者。隨以仙遊因果廢剎之田二頃四十七

畝三十七步有奇。園四十五畝二步有奇。山九頃六十三畝二角三步。産錢五百三百八十三文三分。歲收租穀三百斛。贍之。語傳士氣斯奮。津津相告。謂公之攝事不閒月。而能爲學校千百年之地。計其歲入。輸于郡。不足以損公帑之毫芒。推之學。而使教士者得以盡其職。其益宏矣。

張如愚撰記 莆學養士甚盛。而學稍甚倫。淳熙以來。郡輟四廢剎之租以贍斤斤如也。況侵削之蠹乎。矧有大備使令也。彼不憚於役者。利吾有以給之也。初郡遺禁兵剝貧充之。身役于學。廩給于郡。彼此俱便。久而轉移於他役之抽差。或更代之不時。與疲老之不勝任。學舍悍於陳乞之數。遂聽其去而自顧募馬募之議便矣。抑有大不便者。仰給于郡。其給也不常。將取辦於學。欲辦而安出。處之無策。議曰。置若輩將爲士子役。無已。分其所以養士者養之。循襲浸久。旬日之內。裁削一半。彼不得不取。此不得不與。駸駸乎賦權輿之嗟。前後屢議輙寢。郡侯宗丞温陵曾公用虎。舊游上庠董教。每語如愚學校事有當爲者。盡言之。一日偕諸生以前事請。許。慨然垂聽。通守永嘉趙公汝駉贊其決。初議捐金以助。慮非久計。再議增廢剎租。又不可。乃議籍其見執役者一十三名。補廂軍剩員。不許抽差。有缺。聽學自易置。其贍給已久廢。今漸復舊規。而區處尤嘉善。自此侵盡可

少集。其時有推廣是意而增益之。又將并公志於無窮矣。　顧君愚撰記
肖為郡帶山附海陂叟漢以溉舄鹵之田。釃為六十泄。以注諸海。壕塘
其一也。其後史為五斗門以較水。諸泄漸埋而為田。乾淳間悉以歸諸豪
然夏潦之浸溢。秋濤之冒汶。蟻穴弗塞。陂潰莫支。濠塘實受衆流。去海尤
近。潮汐往來。蕩嚙衝射。日積一日。補苴之力弗加。歲在癸未。秋潦驟至。一
夕盡決。風潮乘之。匯而為淵。水失其性。農廢其業。三數年間。陂防蕩然。吞
歸屢興。公私為之俱困。丁亥之秋。守丞龍圖陳公宓。乃以所歸体錢八十
萬為之倡。通守陳侯振孫贊之。涉冬而內隄成。始議築抵海長圍。更擇淳
畧氏之有智計者任其事。然役鉅費夥。不獲已聽其稱貸。約後五年妝其
租入。以三分之一歸于學。則與巨室共之矣。夫郡之厚。君之薄也。不可以
不復顧學廩僅足。安得餘力及此乎。會盧陵楊侯夢信。繇國子監丞來
守是邦。鞭朴不試。與民並生。其知教化先務矣。一日鈴閣從容語及學政
者愚避席曰。莫非政也。惟濠塘之田未盡復。學諸先疇為他人有。其子孫
亘能食息安乎。侯慨然曰。郡計雖有限。且百費方殷。然於學校不富靳遂
出公帑錢三十萬。諸生復請于出納之司存。郡充養士錢三十萬以益之
而田乃歸。然捉衿肘見不虞。廩之弗繼也。侯聞之。又捐三十萬而周益
焉。惟侯天資豈弟。待僚屬如子弟。右禮下士。户庭埴夷。有前輩風。蔺澄清
者。未嘗一毫妄取妄費。而獨拳拳為廩士計如此。諸生德侯之深。屬君愚
誌顛末。君愚聞諸耆老。肅學有田舊矣。諸水泄隸焉。則自太守潘公時。始
然隄之中潰也。微陳公首捐金錢以倡。是役則雖以復其舊。迨隄之既成
也。非楊侯再斥郡帑以償其貸。則雖以復其金。况昔之守肅。輟公府之
儲以佐學。稍者多矣。其惠止於一時。孰與是舉遺肅士無窮之仁耶。陳選
江湖長翁集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
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為門為齋。庖庫井垣。甚
備。而固。巨湖映帶。軒豁爽塏。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
之慕。民不知其勞。又藉羨田為養士之食。馳書吴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
為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遠乎下也。蓋深民治於人
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為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欺犯。果
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為公卿大
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援服銷救其奇衰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
師為太學。諸侯為頖宫。國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
下。未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

人。刺子衿純逹。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杖孫鄰大邦。其民愛
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
以文治。凡山陬海澨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
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皆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恪易治。豈
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彥未多。
民關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為
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遇。請于郡。時守趙公
皆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邦使者亦嘉其意。賛
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為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
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
用小邑作久廢時無義。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
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充賢哉。事以賢立
而多賢不易。遇故。于樂為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
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是侯之望。侯名耆宗。進卿。盖石林先生之孫
云。元陳旅安雅堂集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
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
不足苟蒙寵也。則夙夜所以盡吾心焉。乃展謁宣聖廟。顧屋室凋敝。仲
物故閣。下視廊門。暨師拳于舍。皆缺懸墜漏。弗安弗嚴。蓋日備不葺二十
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觸之為。是官者乎。即
以修興事白郡侯怯未。侯瞿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
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教以壽費。既又曰。士廩薄。不
可以大給也。民力疲不可以重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其
等咸欣。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
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雘之。作靈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
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葺。茨地為堂。塗闕齋所為廣
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吉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
侯能以是為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己所當為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
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
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
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生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
隨亦喜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有苟
為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

後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偶。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嘗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于斯者。盖亦因脩泮宮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書以移日。而今家益久。故老之存者益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詒同志。

清漳志。溫革撰漳州府重建學記　國朝恢人文以化成天下。盖自祖宗以來。而臨漳有學在昭陵之世。于時重熙累洽。風化淳美。聲名文物之盛。比隆成周。禮樂興行。極治之辰。然天子方且食賢育材。益培太平不拔之基。乃詔天下郡國皆置學。實慶曆二年歲在壬午也。學擴州治之巽隅。是惟文明之地。溪流自丁以朝焉。卜之云吉。多士宜之。厥後崇寧癸未。徽廟詔推行三舍之法於天下。諸生益衆。為郡者乃載講堂為二齋。而以貢院隸事為講堂。至大觀間。增養士至五百員。則又以迎恩驛分為四齋。政和癸巳。移學州治之左。至宣和辛丑。罷舍法以科舉取士。率遵祖宗之舊。則學之遷。盖九年矣。自後連五榜。與鄉貢者輙皆不中春官之選。於是士子病之。謀復舊焉。時戶部貳卿李公彌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州事。教官令新安倅范侯津。率諸生以請。公忻然允之。乃以緡錢貳萬付士之有材幹者。自為經營。基址仍慶曆之舊。規模惟政和之新。盖建議

於紹興己未。經始於庚申。落成於辛酉也。由是累榜始復有登科甲者。華攝承州事之乏。范侯自是年來。始興學之職事。請記其事。華聞陰陽家者流。拘而多忌。儒生每恥言之。然自有龜筮以來。則有相方面勢之宜。盤庚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奚獨於漳學而疑之。抑嘗聞之。唐有周匡物先生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後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第山。然則漳之儒學。蟬聯不絕。盖有端緒。夫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而我朝累葉崇儒興學之盛。歷覽江山之勝。探夫地勢之雄。將見異才間出。為時髦傑者。肩摩踵接也。學之復舊。歲餘一紀。殿堂屋宇之宏敞。雖煥然在目。而土木之役以工計。與修建月日所當謹者。皆不可考。姑書其興廢之所以。儒學之源流。俾後之人識其梗槩焉。學之肇建。至是一百一十有四年。則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也。三月一日記。

趙與[illegible]撰漳浦縣新學記　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之有學。倣古制也。曩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迫。不足為士子藏修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識登第之後。未有續遺。鄉者士子病之。載謀載惟。欲遷焉而未果。歲在紹定癸巳。邑有寓公李萬言調漳鄉尉。葉惟寅調番禺丞。今戊未及。與陰陽家者相方面勢。得

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鍾其秀。峯巒㬎然。若蛟龍之蹕躍。祥鳳之飛舞。是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邑宰清源陳公純仁。公俞其請。白之于郡。朝謁夕報。遂與邑之士友相與并力叶贊。命匠鳩工。拓基肇址。礎峻而夷。檄蔽而通。繩迂而直。廼斲廼陶。廼塈廼墣。大成有殿。講肄有堂。入宣有廡。肄業有齋。中以蔡門。面以欞星。庖湢垣牆。靡不具林。肇脩朔望。繪事從祀。百爾文物。應列一新。釋菜而衿佩襜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之季春。考室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遂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中來試邑令。又於門外鑿之以池。中累石為梁。以其池水。舊傳古龍湲出泉之語。邑人爭取汲之。歲率過秋。話殿庭之中常雨桂子。自擊者莫不以為祥異。且曰是學之風水。必有盛事驗於一紀。未而淳祐甲辰。郡之捷南宮者三人。邑居其二。陳君夢立巍占甲科。吳君遇聘聯名擢第。積年天荒。一朝而破。由癸巳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學內舍貢廊擢名罷。待欵休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闕於昔而獨盛於今耶。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謂非學宮改建地靈人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篆。葛修庠序之教。一日肅廊職事貢士許興龍等。言於予曰。新建斯學。今餘一十五年矣。邑之士行將與今之長子孟鍊同

遊斯者。所望以趾美嗣芳。科名踵踵相接也。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為記。余曰。與理學製此邑。簿書之暇。凡可以加惠邑民者。無不留念。顧今邑學有此盛美。烏得泛其實耶。雖然。建學之制。新學之政。諸公已習及之矣。如曰以此為言。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抑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盖文章特末技耳。科第亦假途耳。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入是學也。盡思夫若至闕里。若覲孔牆。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為顏為曾者何人。歸而求之。為伋為軻者何人。必家為而親其親。官為而民其民。國為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肅。降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余邑宰之所顧望也。庶幾是學。不為徒建云。故泚筆而為之書。

宋朱晦菴集。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𥙿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列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畢。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顧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揆茂之姿。而莫有聞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數

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
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
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已之
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
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
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
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
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責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
求也。二三子脩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
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
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
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
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矣。
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敎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
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元程雪樓集漳州路重
建學記　粤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爲文公過化之地。學宮禮樂他郡則

之。按宋慶曆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
慶曆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孑然於草莽瓦礫中。畢
庠苟且。過者不知其爲夫子之宮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
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
一出郡博士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涖來。時廟之東西各
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蓄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爲學。白
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度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
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脩高廣深。翼翼嚴嚴。廊塾垣墉。內外有截。
凡席次當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煒造漳浦班剸
以參觀者感泣。是譽是度。捐俸爲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效焉。余
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
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修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爲校官。逐滂歲月。忽
不省存。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据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
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歲脩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而行精
而業爲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毋參
參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恥以維之。

求放心。然隨見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
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柳文公記
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爲職。惟自仁義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
任不苟之心爲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鄭君蓋非苟然者。其
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士第。
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宋劉後村集汀州重修學記　汀學凡
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脩廢者非一
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
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釁金。蹙
踖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
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葺諸齋祭器
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圬墁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累若干緡
石。於是汀士祠公于學。以配鄭公。而正錄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余
紀其事。余謝曰。歌僑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也。爲蜀守作中和樂職
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柰何謙巽屬筆於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
莆相去非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曰。古者

一鄉一國。必有善士。脩於家。游於校。舉選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
卿。齊之浮丘伯。伏生。魯之申公。一國之善士也。脩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
天下之善士焉。贈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擢紹聖乙科。崇寧詞科。主上書入元
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八行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
歷館閣郎省。剛介不苟合。爲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此三數公之立
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丘乎。吏部公之崇儒歎學。非今日之鄭家乎。諸君
盍聲於是。肄業於是。矜式前脩。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曩余
與公並游三館。議者患士馳騖。罷遣京庠游學。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
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衆皆竦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
動難安。公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多孝。又勤拊
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
廟禁卒給。全廩平糴。佑厚鹽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下
車積俐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民也。不知其薄於己也。
諸君併記之學宮何如。衆曰唯唯。公名大初。南海志蔣之奇撰廣州州學
記　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
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廷戺。顧瞻學宮。多歷年

所堂廡庠陋隅與側陋師生所處曹其攸處講肄之次寖以毀廢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會得鄉亭餘材悉肇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悅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眈如還顧夫子之殿益早圮不稱議道之宜亦復摧撓乃規廣其舊而大新其構然計費甚鉅遂以謀於漕司欣然聽許增與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三邑令貫分董其事尋精畢力日督月趣過斷過治過塗過塈勞徠勸飭功緒就畢越明年夏學成爲殿南嚮橫六楹縱四楹講堂議道堂及于兩序總四百二十有四楹於是典學之官與其正錄及凡在學之有職事者膽主而進曰學已完矣願有紀述以詔于後余曰此固學士大夫之職也其何敢辭然愚嘗竊觀古今綴文之士紀郡縣之學者蓋亦多矣其言率未嘗及於夫子之道以開學者之聰明而止敘其營作之近功與夫教學之淺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謂因事以陳辭者庶幾以是寄余之言焉余以謂夫子之道廣而大致極天地而不能以盡載夫子之道變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終窮彼其妙體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測蓋自體而出焉則始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其應也至於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則見於有爲有行開焉以言而其極也至於不行而至化而哉之存乎變則一闔一闢之謂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則往來不窮之謂也積焉而不已以至於日新是之謂盛德運焉而不窮以至於富有是之謂大業是以其言則爲詩書其行則爲禮樂其法則爲春秋其燕閒談說造次踐履則爲孝經論語而其妙則總之於易焉自子貢門人之高弟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可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顏淵幾於聖者也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則卓爾而難從奔軼絶塵則瞠若乎其後矣彼顏淵子貢之徒親見聖人而猶若是又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沒學而得其傳傳而得其意者孟軻氏楊雄氏而止耳至於荀況氏韓愈氏則擇焉而不精遠焉而不醇吾未見其無疵也抑余又聞之有教無類立賢無方蓋上之行教也無華蠻之限天之生賢也無遠近之閒韶之曲江越在荒服愛之日南介於外夷而猶有張九齡姜公輔之儔出焉豈以番禺之盛而獨無昂霄聳壑之材見於世哉殆所以教養之道未盡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會也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群峯擁于後氣象雄偉非它州比蓋漢以來實爲南越倔強一方最爲強國自高后武帝時雖力征經營而兵鋒之出常輒挫衂漢之名臣如陸賈嚴助終軍之徒皆嘗奉使而諭意焉彼椎結之尉佗方以蠻

夷大長老夫自處傳國五世九十餘年終以滅亡逮唐季之亂劉氏陟珍盛鉞四世竊據亦五十餘年窮奢侈酷刑罰誅近世戮群弟以至失國其治蹇淺不足稱列夫豈暇遑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歷年之久而未有魁偉卓越之士聞於時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固育材之地爲政者舍此而不務非知治者也夫謹簿書弊獄訟趣辦於目前而收功淺榮師儒興學校初雖若迂遠闊疏而其效嘗見於千百年之後雖至於衰亂之世而餘風遺烈猶未泯也務其近小而忽其遠大不可謂智是以衛颯下車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彼蓋知所本云自斯學之成會朝廷通除教官專誨導之佳隆棟挺楠屹其山立褒衣峨冠望其雲至錄今以往將見人倫益以明禮義益以起而士之秀異者亦益以出則豈惟中州之人哉雖升豪罰衣胡夷舞蠻猶將渴慕而趨風鼓舞而嚮化永綏南邦同底大道然後爲斯學之成也余既爲之記又繫以詩曰諸侯之學是謂泮水詩人所頌魯侯戾止獻馘於是采芹則美飲酒維旨淮夷來服獻予搜夫其摯維何元龜象齒區區魯邦陋無足紀維泮之興功烈如彼下逮鄭國學校不修青青子衿莫肯來游誹議毀之僑言疵猶視其所否藥之則廢我得吾師實獲所求首善于京其逮置郵引在守長宣化承流德音不昭維職之憂番禺之學莫原所作歲月其綿棟楹腐惡藩級板夷虚垣圮剥圖像之威弗丹弗雘聖經不誤未寘高閣講席其虚維塵漠漠譬彼弗殖萎其將落于茲斯民誰營誰覺釋老二氏尚能尊師豈伊吾儒曾是弗爲道廢若此其武恥之振而起諸豈不在茲爰命鳩材僝工以時肇新兩序奠如翬飛載闢祠庭奐其輪而順指而化思設神施乃延師生來燕來處亞怒伊教載笑載語遠近有踐縱核維扐以安以循禮儀具舉濟濟多士進退規矩夏絃春誦各得其所相彼錯薪有摧維楚迷不作人成是才諝在漢循吏時則文翁修起學宮成都市中常苞在閣講導從容士比內州歲貢以充質不夭我有養自家誰謂越遠齊魯同風懷彼夷蠻來順來從南交底寧持學之功

章楶撰廣州府移學記

我宋統一海寓百有三十七年于茲矣崇文嚮儒聖聖相繼其禮義之教道德之化薰陶漸染寰里一俗雖在窮荒之裔僻邦陋邑吠畝閭閻之人皆知誦詩書窮義理潔身砥礪以待鄉里之選躐高科取顯名者比比有之嗚呼盛矣哉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爲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擢第及第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並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

王者貔貅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之道四達而番商海舶之所湊也。群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鬬。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爲非也。嫁娶聞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衆所以日夜責躬自咎。又痛爲廣人惜之也。古者鄉黨郡邵。莫不有學。學者賢人之所止。而禮義之所自出也。故余始領職。即以庠序爲先。思與學士講論六經之言。修飭五典之教。明人倫。親小民。以風示境內。漸摩礲錯。期以歲月。顧學舍在中城之西。與尼寺相比。迫近市廛。喧譁冗雜。殆非弦誦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而轉運使傅公志康轉運判官馮公彥信。亦嘗以是爲言。一日諸生百有五十一人以狀來請。極道郡學遷置非宜。條其所以然之狀。願輸金於官擇地而徙焉。總會所輸之錢。凡百有二十餘萬。漕臺所助者半之。於是爲之相攸經畫。參攷陰陽家之說。咸曰。牙城東南隅。有駐泊都監官廨。直番山之前。而風水且順。建學聚徒。此其吉地也。若夫三代之學。其略不可得而見。孟軻氏去聖未遠。止能道其命名之意爾。禮記著四代養老之學。有東西左右之辨。而賈誼亦陳五學之說。然所言者天子之學。不及諸侯之制也。是說殆漢儒穿鑿。無所考證。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於是爲之請於部使者。既得報。迺揆日聚土。且辟且築。募工分領而新之。規摹無所變更也。廣輸無所益損也。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義道之堂。兩廡及門。先後有序。講堂最後。爲其渠秩未具爾。舊門之外。隙地猶廣。因作重門焉。兩門之間。又增建屋十四楹。東西相向以爲客次。小學直學之廬舍。以乙亥十一月丁巳鳩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諸生求爲文以紀始末。余勉從其請云。嘗稽考載籍。自晉唐以來。守茲土者。名臣鉅公。不爲少矣。治效偉蹟。班班見於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稱。至於勸學育材。作新人物。則寂然無聞。考尋學校之迹。宜其無覩也。惟西城番市有夫子廟址。慶曆中。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廟以爲之。而其制度迫隘。不足以容生徒。皇祐二年。知州

事田瑜徙于州之東南。始斥大之。熙寧元年。張田爲州。懲艾儂知高之寇。請增築東城。而學爲城所侵。因徙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其後郡人劉富納貲獻材。殫力以自效。殿堂廊序。始將完矣。轉運陳安道鄙其庳隘。止富勿修。盡以官錢市良材而樸斲焉。始搆東屋四十楹有畸。以爲生員廬舍。太守程師孟繼成其在西者。今開封尹蔣公穎叔初下車。謁先聖憫棟宇之化壞。懼廟貌之不嚴。而議道講堂。反卑於廊廡。規圖經畫。銳意於興作。於是兩廡翼然植其旁。大殿巍然起其中。工告休。而穎叔領六路漕輓之寄。覼爲撰記。又系之以詩。而二堂未甚宏偉。乃以遺執政右丞蔡公。公至未閱歲。又改鎮東之命。議道既建。而講堂獨弗克就。將去。屬憲于鮮廟之梁大諉後人以成其緒。自庚午迄今七年矣。歲月不謂不遠。竟未如公之志。甚哉事之難成也如此。始余欲從諸生之請。或者曰。前日欲構一堂。淹久尚爾。今築基徙學。成無期矣。余以謂天下之事無難易。顧爲之何如爾。萬鈞之重。可以并力舉也。九仞之山。可以累土成也。不合衆智。不能資聞見之廣。不因人心。豈足建長久之利哉。是舉也。微外臺倡其端。別乘楳其策。賓幕僚佐集事而赴功。則區區白髮之太守。安能致其力哉。雖然。太守之於廣人。可謂無負矣。其欲成就諸生之才。亦以勤矣。因學之成。告於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充擴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輕富貴。則何足以謂之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巍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得也。此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誠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修身。不修其身不足以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若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惑。徇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爲乎哉。惑可久乎哉。前日穎叔爲記。論夫子之道以開諸生之聰明。余今又陳正心誠意之方。以破重外之惑。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寧心以明善。琢磨言行使之內外如一。暇日還家。其長者當以是諄諄告于子弟。其少者當以是反復陳於父兄之前。日切月劘。使廣之風俗丕變如齊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也。雖然豈止於是而已哉。異日諸生有能傑然獨立。不以富貴介於心。都高位。擁顯塗。推廣所學以及天下之生靈。使薦紳大夫傾心詠嘆曰。此番禺郡國之人也。如是。則太守亦有餘榮。諸生其勉焉。而無忘譚公經始之勤。蔣丈初前運判此州紹聖丙子七月六日記。

程矩撰學田記

熙寧四年春

三月。廣平程公以光祿卿直祕文館知州事。兼經略安撫市舶勸農等使。六月詔寵治效。遷右諫議大夫。再居是任。不奪民恵已。初公下車。延問諸生。謀究風俗所宜去取者。然而可否之。教條警勸。若區指而掌表領也。公識略精給。舉無遺畫。以控制荒服。廣爲都會。治府西偏。異俗雜處。貿積不可督計。而無城郭以居。且創賊儂之毒。血肉煨燼。殆無孑遺。廼經始栽築。而上可其奏。周環二十里。五十六日而土工畢。人繇安處焉。昔不遑華備集劉蔡。益急於捕索。則泛諸海而遁矣。故有封裂之利。期於懲止。公晏若鎮靜。拿攘衆息。此經畧安撫得其任也。遠人貿易琛貨之歸。舶艫相銜接舟姣舊爲歲計之倍。此又市舶得其職也。公建議計丁出粟。不以貧富爲差。是用胥游手。牢趣南畝。室廬避之後穴。國安上之常業。此又勸農得其理也。况復宣諭內忘。使殊絕之域。知有聖人之化。以是注華國商長來新天慶道館。無慮數百楹。用祝天子壽。然則屬歲以制人。而閭門有遺者。况其遺者乎。懋德以從政。而禁驚有倫者。况其柔良者乎。習尚美惡。由教之廢興也。一人爲善則及於家。而至於鄉。豈以提封而止焉。故曰俗之不利。師帥之過也。公之聽斷。雖訟饒紛委。唯一言折之。而日不移數刻。庭間以家狀便游多暇。闕視事之堂。中卷在列。切劇講解其弗帥者視之。而知鄉道也。郡人鉞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庠下曰。富有負郡不貲之上。而庠廢居舍辛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爲錢百五十萬。乞資于學官懐化將軍辛押陀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且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哉之人。雖刀之末何嘗憚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罪福令說脅誘則胠篋探囊。未嘗爲之憾。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歟。然於是也。非狃陶教化而輒竊者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胷中。必待食以生。始公以圭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傾贍其用。是可語於善也。憲于產爲郡三年。與人以田疇之殖。子弟之誨誦之。然其初也。忠恕亦至公則不然蘇庚止而父之。民畏民愛。一之而已矣。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耶。矩竊承之恭書判官事。實詳其所謂。目得以記之。若頃畝場畔租賦之訣。志識諸碑陰。七年四月十六日記。王十朋梅溪集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遐邇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爲己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運。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于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慨然欲居九夷。賤人不知其

志。誠以爲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生杏壇之上。化椎結爲冠裳。變鴃舌爲絃誦。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爲群。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書。王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爲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爲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每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成者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褒衣博帶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俗。爲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徙于西。紹聖初守臣章楶改創新學。然規摹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爲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公喟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卽番山之趾以爲堂。閣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楹。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仍於化所門以櫺星。緣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出激賞公庫撙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歛不民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請守臣王某曰。公爲我記其略。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知其爲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爲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儉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曰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台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爲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爲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記。廣州府圖經志

揭傒斯撰增城縣重修儒學記

入其邑。人民衆。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也。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邑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之家。鄭遂徙其宅爲學。歷五十餘歲。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郎江左祥錄廣州香山令。潮州路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首謁學。視湫隘傾圮。遶東莞陳元謙掌教是學。賢士也。合謀遷之。得故址

於城西沖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肩龜山。水縈廻如帶。於是列士輸財。群工効能。願濟陸復買其材。顏宗與張侯道。李觀壽。李惟祐。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為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延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延有八尺。堂十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延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八延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延二尺有五寸。左右為廡。皆十有二楹。崇一仞有一尺。深二延有二尺。堂之西偏祠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延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其巔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釋菜禮告成于先聖先師。崇儒師使中其教。復諸生使脩其業。和人民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邑士南雄路教授李顧求刻石之文京師。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聖人之道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慧智遠通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其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其民。棄其民者也。棄其身者殃。棄其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為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不知二邑之士。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董

為吉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為聖矣。而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為賢乎。賢如崔公則祠之。況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日記。連桂州志陳晋撰連州遷學記　溫陵留侯。守連州之明年。民歌于塗。士誦于校。迺遷學于治城南。因邦人之請也。將迄役。以書與圖來白。連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風日振。為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白所為書堂記。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辟一隅。氣象弗偉為言。城南有列秀亭。廼丞相獻巖先生張公嘗所游憩之地。而扁牓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衍。一水縈廻。四山環拱。究然古頖宮規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亟發帑廩為之倡。邦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唯恐後。稅使李公華書為是邦決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帥彭公錢常平使者黃公義聞而韙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有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湢。靡所不具。又祠先賢于學之左。仍亭其前。以有列秀之舊。風氣宣暢。人心作興。詵詵成材。或者其昉乎是歟。願為我識歲月。且有以惠告于連之人。晋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

隸湖南。湖南學者宗南軒。而此地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生之學。得之五峯。以仁為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為求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有立不同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藏而人誦。誠能力探精索。繇五峯之門。遡伊洛之庭。上有以闚見洙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修游息之間。必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為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為是乎在。侯尚且見之。惟爾連之士勉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寇為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煩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是役也。學職蔡之武。高子儀。廖挺。陳濟特。陳用中。黃甲。劉令祖。陳自信。分任程督。攝司理連山簿尉顏純。顧掌出納。凡傭工市材。率祇私直。吏一不得與。而經理規畫。則郡博士范會之之力云。端平三年。夏五月甲申記。循陽志宋李仲著撰古循重修儒學記　大哉乾元。孔子之道集其大成。至哉坤元。孔子之聖並其至。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孔子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維持三綱五常。所以明人倫者也。其流傳斯道。亘萬世而無窮者。皆儒而誰歸。自古帝王

作成人材。旁求儒雅。無非自學校中來。學校乃風化之本原。其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先務也。欽惟皇元。德配乾坤。明並日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建國之初。首重儒道。加封先聖以大成之號。立萬世為治之本根。內而國學。外而郡庠書院學校。設官分職。教養生徒。化民成俗。迄今已有年矣。日降德音。宣諭憲司郡守。勉勵學校。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路府州縣。應有學校去處。無不畢舉。惟循州學廟昔在郡之北隅。螯山蟠其後。龍川横其前。其興也。肇於宋之嘉泰。其圮也。在至元之季。已。重罹凶悖。遂成廢土。後市李守舊宅權為廟學。經今四十禩。郡侯徐公震來守於此。始至。進謁堂下。視其屋宇編狹。不稱廟學制度。俯仰太息。而有志焉。期年政成。公私事簡。民裕財足。侯乃闢故址於淺埋衰草之間。倩工師於江左嶺表之外。度村鳩匠。復其舊地而一新之。以延祐戊午冬始事。越己未秋落成。殿庭崇邃。堂宇廣深。神位清嚴。廊廡宏敞。翼夫展門。樓宿師生齋房。無一不備。既而文籍定。堂僕給田而養贍之。圖為經久之計。郡之士民父兄。相與聚觀而嘆。言曰。侯之興學。所以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相率立石而為記。吾故曰。昔者文翁守蜀而興學。天下郡國做效之。晏殊守南京

興學。而天下學校自珠戚。田錫知陸州。下車建孔子祠。民皆務學。俛若水爲下州刺史。增修孔子廟。風化興行。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揚名於世。侯與諸公。世之相後數百餘載。地之相去數千餘里。其官同。志同。而道同。若合符節。豈非千載一人也耶。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所以酌古准今者。賢方伯也。別侯大興循學。非徒誇壯觀。飾游聲而已。正所以布宣聖天子之命教者也。實斯土斯文之幸歟。愚故特序其本末而志書之。然非特明侯之志以勵循民。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守令者。皆以侯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教。聖人之化。不憂其不明於世矣。延祐陸年。歲在己未。良月九日記。

耶律淵撰古循修學復田記。皇元崇學右文以教養人材爲急務。世祖皇帝以來。累詔天下郡邑贍學田土。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祭祀。修造廟宇。與夫師生廩餼。貧寒老病之士。皆有所養。惟慮有司奉行。不能仰體德意。視學校爲虛文。教養爲餘事。莫之究心焉。別循爲瓊海僻壤。去天萬里。聲教所暨。無遠弗屆。前守東陽徐公奉議。改剏學宇。規模宏壯。繼今十有四年。而士類晨星。文風不振。探厥所由。學廩缺支。脩教無養。其何以勉勵作興焉。若稽簿書元額較今所收。十不存一。往往爲豪黠所有。重以貪汙嗜利。私其損結。頑乃巧爲之証據。以遂其姦欺。致使贍士田土。皆歸于強有力之家矣。其天相斯文。否極必泰。郡侯幹羅思奉議。涖政以來。謂學校乃風化之樞機。綱常之根本。思有以鼓舞而作新之。於是附郭佃居學地之民三百餘戶。若有所感發興起。不待號召。咸願倍蓰增其租入。佃耕者亦如之。乃若豪民郡士達者。聞風攝畏。亦自首于公。以所據龍川地售于濟源堂之直。悉償學而歸其侵擅。及徵排年所侵之入。鈔以中統計者。二千二百一十三兩。併今歲佃租三百八十五兩。倘非我侯崇篤道義。至公無私。使其下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詎能至是哉。嗟夫。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爲政者皆能以侯之心爲心。將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而攘竊侵奪之風。何自而生乎。侯又以所增計其贏餘。凡器之簠簋籩豆罍爵之用。編竹陶瓦者則銅而鑄之。殿之門窓柱石神龕之既樸斷而丹雘者。則漆而新之。大成扁榜。金而飾之。增埤垣墻。覺而完之。先賢有祠。教授有廳。且爲酌量教官儒職之廩俸。大小生員之行供。則士有養而教日興矣。予忝貳政是邦。故嘗樂成其志。士友請記于石。愚不能文。姑摭其實而書之。無讓辭。且爲言曰。予聞是邦先賢有二羅者。乃祖若孫。相繼而作。一拜翰林。一擢探花。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其餘光明俊偉。代不乏人。循之士由是作興。其必有接武翰林探花者出。亦必曰。我侯敦教育材之力也。侯爲政廉明。興利除害。具有偉績。百姓歌之。然記爲學作。故且畧。若夫新增田地之租。續置器物之數。具列于碑陰。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八月朔日記。

陳次升撰循州興寧縣學記　上御極之十九年。壺山方公帥東廣。爲屬郡循之興寧擇令。聞吏籍見封川尉陳君湯抶將滿。曰此吾端平初程士列頭所取進士也。薦負及格宜爲令。辟之未幾拜命音。越二年。令祗邑事一之日。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殿宇湫溢。齋館頹圮。士無所肄其業。方有意教道。以厲士俗。而已經兵火。財一星周。燒痕方補。主意未回。不敢亟議土木之役。首於弊事。苗耨髮櫛。呈呈然膏枯醒暍。加惠田里。二考甫報政。適當大比興賢之年。爰進諸生而經畫之。先是學宮在縣治之左。去公廨百餘步。嘉定初從于闤闠之中。與安王易地而居。庚寅燬于兵。衿佩絃誦之地。鞠爲兵燼。曾趙二令尹僅綿蕞數畝之宮。姑以存學之云耳。至是鼎新大成殿于舊學之基。復武安王于故廣。令割俸金二十萬。米五百斗爲之倡。士旅翕然和之。崇門大殿。屹乎其高。旁列齋舍。明靚閒敞。冠蓋雲集。倍屣前時。爲之講說以誘其衷。爲之課試以王其成。初塑夫子之像。有淵湘蕃識。所謂素王容津津津喜之兆。是詔果有聯名貢南宮者。士相率以賀曰。賢令尹之衣鉢。庶其有傳乎。令亦自賀曰。幸而歲薦有人。庶其無負詩書元帥之所托乎。職事鍾梠等。持書請識顛末。余曰。令之所望於循之士者豈特進取而已。鄒魯之門以言行寡悔尤爲祿。而深詆其徒之干祿。以仁義忠信爲天爵。而弗許夫人之要爵。豈非以身並三材。有不位之貴。心涵萬善。有不貲之富。無所願乎其外歟。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有志於致君澤民者。非科目不足以自見。予程子固嘗許人從事科舉。特戒之以絕利之一源。子朱子未嘗不業進士。不失爲傳聖賢之正統。士之藏修息游者要無出於言行之祿。仁義忠信之爵。知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而已矣。謂余不信。則有是郡所刊令之先世諫議公讜論一書在

何民先撰興寧縣儒學復田記　昔之善治者務教化。教化必自學校始。漢文翁唐歐陽詹。是以教必有養。苟無其養。教爲施矣。趙以來應郡邑學各實以田。嶺海雖僻遠。亦如之。興寧爲廣東著邑。邑故有學。學故有田。泰定丙寅二月朔邑長進義田當令尹張承務綺。簿尉李從仕崇高。率其屬祇謁學宮。禮畢升堂。見學舍弗理。訊諸生學廩幾何。教諭陳帝旦等揖而進曰。若稽古田計一十有六號。山泊塘俱與焉。至元丙子後。海濱未寧。章蓮散逸前教諭陳米護其籍器。貯而藏于土中。遂出之。邊幅微腐。幸未漸滅。乃陳

縣易之以撥。又不幸奪于強有力。時攝學事朱文富。直學羅漢南。嘱于當塗。尋得教諭黎子春力復之。所存纔十號爾。歲收米僅二十四石五斗。山增租鈔七十緡。未復者過半。皆良田也。第仕于此邦者。往往搆積豪黠。畏勢忽義。漫不之省。職教者又屢其中傷。噤莫敢言。亦莫克伸。以故祭祀。教養。修造。常不給焉。三大夫聞其言。憮然曰。是非吾儕責歟。聖朝崇學校。育人材。興科目。贍學地土。諸人無得侵奪。明詔如日。孰敢千之。所以畀付者謂何而可後乎。閱籍竟。即以恭資參授商之。君曰然。是誠在官不在學。遂下令悉力經理。惟明惟果。仍詰其衷由。是豪民肅全輿。肅克文等。既懼且悔。自晉于公。盡歸侵疆。是歲冬。除元數外。米之增石。一百三十有餘。鈔之增貫。二百二十有五。倍蓰於前。倘非諸君崇道篤。為義勇。存心公。疑力定。安能至是哉。寧一邑且如是。他日推而一路一道可知已。青花公尹袁縣。為學買田。熊君作江山縣尉。倡建縣學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嗟夫。好義之心。人所同也。聞風者可以勸矣。使後之士者擴而充之。何患人心之不化。學校之不興歟。始予至五羊。聞泉司為廣學復茶山。嘖嘖嘆羨。今復見興寧此事。為彼易。為此難。諸公能其所難。偉哉。所以惠邑學者至矣。抑田未復時務在於養田。既復時務在於教學之士友。自今克飫乎仁義。涵濡乎道德。日講明乎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理。養其大者無養其小者。是乃邦大夫學道愛人之初意。國家作養人材之深望也。尚懋之哉。鄉友邑涛李象明書來屬予記。予嘉乃事。故為書之。若夫田若干畝。塘若干所。某號某至某都某村。碑陰悉已。不書。新昌志。危元撰重修州學記　皇元一統。車書之同。聲名文物之盛。詩書禮樂之富。所以經緯天地。綱維人紀。陶斯民於泰和之域。開萬世太平之基。實吾夫子在天之靈。赫赫然相之。其六經方策之施於用。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則萬代之有宮墻。可不備宗廟之富。百官之美。今郡邑之有學校。其尊隆於祀典。崇尚於禮文。春秋俎豆之薦陳。朔望班儀之致敬。炳烈乎圭瓚之像。鏗鏘乎金石之音。由乎肅恭。禮無不備。可謂集大成於今日矣。新州為廣東之屬郡。文廟獘於歲月之悠久。禮殿傾於風雨之震凌。廊廡荒涼。齋舍蕪穢。累政藐然過之而不經意者無他。治郡非文翁。修泮宮之未遇魯侯耳。彼豈不知夫學校風化之原。政治之本。詩書禮樂之所由興。文章政事之所由出。口孔孟而心管商者。胸中無國子監也。鍾山同知武畧李公漢傑。下車而知為政之先務。皇皇乎學宮之是修。不踰年。而禮殿之廢者與兩楹之仆者舉。黃廉朱戶。儼然供帳服御之居。畫棟丹

楹。炯乎彩色施彰之麗。匠不告勞於工役。士爭快覩於落成。輪奐一新規模雄壯。非為觀美。端係化源。起心上之經綸。見眼前之突兀。向也學粮以通貿吉之。今則增羨四百六十餘石而有奇。祭器之缺略弗完。今則鑄就二百二十餘件而具備。將使絃歌之聲接乎郡境。木鐸之教振於南邦。備盡行六經之言。誠可觀一州之政。士熏陶於禮義。農鼓舞於耕桑。化徭徭於貴刃貿積之場。肅官府施偃武修文之治。民改過而遷善。俗反古以還淳。以是而作州。誠有德於新民者也。昔漢之文翁興學校而蜀郡化鄒魯之風。魯之僖侯修泮宮而魯人賦詩歌之美。李侯今之用心。當不遜二子下。而又學正陳漢孫相與成之。是可嘉尚。每嘆夫今之從者皆承望之與曹錢穀之與訟。日與胥吏較得失。顧昂首佯目於不附己者之側以顛倒是非角勝負。競爭以取贏。奚暇論得失於政治。理興廢於學校哉。大抵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深造乎道義之源。役心於貨科之徒者。僅有於申韓之事。士大夫之得位。能以詩書禮樂之澤施於事。及於物。罔不為孔孟之章舌。使學者游詠於聖門。造其庭如至鄒魯。升其堂若聞韶濩。禮行於揖遜。教成於漸摩。士之以明經進士者。由於州達於邦國。以師範明身教。以文雅經邦政。力行乎致君澤民之事。以成治功。能知是。謂李侯之教育可乎。老書生牧乎侯之鄰邦嘉侯有修泮宮之能。由友人鄭康斗之有請也。致魯人之歌詠。將以風天下而為之記。泰定丁卯良月日　又聖詔加封大成之號。天曆二年。本州命工雕刊詔旨志諸石。建亭於郡庠泮水橋門之前。豎碑其中。亭廢乃遷碑于大成殿之側立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皇上即位之初。未遑他務。汲汲以尚文為第一義。首明教化之本。特發玉音。加封孔聖。猗歟盛哉。廼者重臣入奏。宜令天下學院起立碑石。俾後來知勸。用心儒業。是舉也。不惟闕里榮之。天下榮之。不惟天下榮之。後世榮之。臣等忝守新昌。恭承明詔。謹率郡僚嘉與邦人。鐫之堅珉。樹于郡學。以是方來。傳之不朽。贊曰。大哉元乎。混一疆宇。至哉聖乎。斯文宗主。大成加封。可謂全美。孔道彰彰。文風振起。天下士民莫不鼓舞。宸奎炳煥。照耀千古。億萬斯年。永延丕祚。陽江縣忠平志丁廸撰移建州學記　古之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出於上之風化。然其本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八

陌 洪武正韻莫白切。田間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又市中街亦曰陌。亦作佰。顔野王玉篇莫百切。阡陌也。吴棫韻補叶音末各切。瘟筴傳收牧人民爲之城郭。内經閭術外爲阡陌。又莫筆切。路也。蘇内翰九日湖上詩。娟然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華閒閒筝音。雲表已飛霰。揚桓六書統 明毋百畝間路也。从自从百。又千井爲阡。百井爲陌。莊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佰。前志秦孝公開阡陌。前匠衢傳。南以閩佰爲界。師古曰。佰者田東西界閒者。佰之名也。倪鏜六書類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陌矣。廣韻莫北切。字滲傳義通作百。韻會定正明格切。注見阡字。字切明格。明民眠陌。千家姓又姓。

篆 陌 說文見杜从古 陌 徐鉉書 陌 集篆古文韻海 陌 篆韻

隷 陌 丁魴碑見漢隷字源 草書 陌 張錦溪 陌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阡陌 事物紀原史記秦紀曰。孝公十二年開阡陌東地渡洛。又商君傳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始皇紀。太史公曰。昭襄已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史記蔡澤傳。澤曰。商君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注索隱曰。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縣爲田開阡陌。朱子語類陳仲亨問阡陌。先生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個橫得在。一個直得在。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有陌。若十個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是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使人無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却說寬鄉爲 爲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從那 意上去。又曰。或問井田阡陌。先生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 [illegible]陌者百 阡者千也。井田之夫。一夫百畝。則爲遂。遂上有徑。此是 爲陌。十夫爲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爲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畝則 洫上有 又爲陌。千夫十萬畝則爲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爲阡 開之。乃是 於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爲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 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爲阡陌也。又曰。商君廢井田開 皆謂廢古井田。開今阡陌也。阡陌乃是井田中許多溝洫澮道路。而商君壞之耳。蔡澤傳云。廢壞井田。決裂阡陌。此其證也。魔牖閑評漢書項羽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冕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錢陌之陌。然顔師古不音。又史記只作阡佰。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借爲阡陌。只合作如字讀也。朱晦庵集開阡陌辨。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

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揚炎疾浮戶之 且廥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盡矣。故 以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 阡陌以靜 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

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 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
置矣。所 者以為 心竊據之蕪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
捘取予之 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
先王疆理 予以為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
井捘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
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
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
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
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
仲舒言富者田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
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
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
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可不惜也哉。

畢陌

程大昌雍錄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
岐周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害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
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
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
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
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
以為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
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
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為地。亘
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着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
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
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
向傳臣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為渭南甚明。安陵
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為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陽。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為周
文而為秦 可據矣。又唐令狐亘跡曰。周武葬於畢陌。無丘壠之處。則
武王所葬 陌。又可據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難究的。安陵有程地者。
伯林父於山得姓焉。或以孟子之畢郢為安陵之畢程。故人多信之。然其
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illegible]聚。蓋伯林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隨平王遷洛。而
聚居此地也。則程自為程。不為郢。安得謂畢為程耶。設使程可名郢。郢
在渭北。不與渭南鎬聚相屬。自無由兼稱畢郢也。至於畢原也者。語出左
氏曰。畢原 八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為四侯者也。畢之與
原既非一國。見畢原之語。必因其地有原名畢。故名之以為畢原。而未原
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為之。而周公之墓亦遂
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
殊異。可以見其不的矣。予故知其
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

陝陌

東漢書郡國志。陝有陝陌。博物記。二伯所分。

五城陌

東漢書郡國志。常山國高邑有千秋亭。五城陌。光武即位於此
矣。元一統志。陌在柏鄉縣北十八里。漢光武即位處。有二石翁
仲尚在。至今真
定府趙州境內。

黃亭陌

河南志。鞏縣西南有
黃亭。又有黃亭陌。

鳴條陌

太平寰宇
記。鳴條陌。在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按地理志云。鳴條陌在安邑西北。尚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
桀逆拒湯。陑在河曲之南。
其地在縣北二十里是也。

郏鄏陌

洛陽名園記。苗帥園有郏
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

宮槐陌

莊季裕雞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宮槐陌。唐王維詩宮
槐陌。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膺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裴迪
詩。宮槐陌。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
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閩陌

漢書匡衡傳。南以閩陌為界。
陌者。伯之名。伯與陌同。

錢陌

事物紀原。自古用錢貫皆以千。百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領以
東八十為陌。名東錢。江郢以上七十名西錢。京師九十名長錢。
大同元年。詔通用足。而人不從。錢陌亦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錢以八
十為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河
南府以八百為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為
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迄今四方。民間市易所用尤為八品。不可
勝述也。類數唐史。憲宗元和二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後吳元濟王承宗
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
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復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
金銀十 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
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
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以八十為百云。五代史周太

祖用兵西方。王章供饋軍旅以濟其之。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二斗為省耗。緡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遂為七十七陌。珍席放談唐末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代皆以八十為陌。漢王章建談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猶用八十。乃餘制也。溫革瑣碎錄今之數錢百錢謂之百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開元錢重二銖四絫。今蜀郡亦以十絫為一銖。絫乃古絫字。傳之誤耳。

除陌 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四年。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筭二十。益加筭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筭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貨。法既行。時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新唐書盧杞傳趙贊術窮。於是間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筭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莫候切）易。舊法率千錢筭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會合市人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即就切）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化以召怨挻（尸連切又市連切）亂。皆盧杞為之。

伍陌 韓書注。行杖者曰五百。本作五陌。伍者當也。陌者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驅除者。

紫陌 唐音賈至詩。銀燭朝天紫陌長。　劉禹錫詩。紫陌紅塵拂面來。趙書佛圖澄建武末年。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

綺陌 韓同宿詩。鵷行參綺陌。

填接街陌 續後漢書袁紹傳。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登台輔。豪傑歸作。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車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掾屬以下。莫不善之。

填塞街陌 東漢書蔡邕傳。靈帝時。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引車入陌 東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八街九陌 三輔黃圖。長安八街九陌。有香室夕陰街。尚冠前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縣藁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

詩文

唐李翰林詩洛陽陌。上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齊賢曰。楚辭。䛐白玉以為面兮。俠琬琰以為心。士贊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水洛陽洛水之北。韋莊詩春陌二首。　滿街芳草卓香車。仙子門前白日斜。腸斷東風各回首。一枝春雪凍梅花。　嫩煙輕染柳絲黃。勾引花枝笑憑墻。馬上王孫莫回首。好風偏逐羽林郎。宋陸游渭南集陌上。　陌上長歌任笑狂。此生得喪略相當。天將耄齒償貧悴。身坐虛名掇謗傷。　溪水漸生朱舫活。野梅半落綠苔香。新晴快上蘭亭路。莫待春殘始一觴。史蓮峯先生集柔桑陌。　姑待三年來。聊為卒歲謀。可憐齊魯俗。乃欲比封侯。曾文清公集柔桑陌。　南陌綠成陰。園林正春老。能令蠶事辦。更遣雞音好。僧文珦潛山集陌頭。　陌頭遊子矜年少。爭把夭桃比貌紅。老眼看來渾似夢。閑時使與落時同。楊誠齋朝天集柔桑陌。　繭館三眠老。桑村獨樹春。坐看黃吏隕。應有一寒人。許綸涉齋集沃桑陌。　種桑思米桑。蠶飢那可忍。日莫寒女心。無衣猶反本。張紫微先生集柳陌。　含風皆有態。夾路自成行。馴鴉朝暮集。接葉得深藏。洪适盤州集沃桑陌。　植桑非一日。斬伐良不忍。亦欲後人知。愛奇仍務本。張鎡湖南集登春陌。只問名花柳破通津。幽居日日春。門前往來者。同是華封人。蘇仲滋雙溪集柳陌。　輞川題作浪。武昌栽屬官。愛思如孔楷。茸鬖擺奇觀。張仲容集和宋顯夫南陌四十韻。　仙籍冠邯鄲。汹編笑買錢。戲塵飄屬重。抹鞭挿犀偏。燕勝窺蛾翠。鸞箆壓鬢蟬。積車珠絡腦。騎襜繡侵韉。芳思瑤琴軫。柔情錦瑟絃。歌殘郢市雪。魂繞峽中天。夢別行雲遠。嬌啼急雨翩。擁衾渾似醉。面壁久無言。露砌湘蘭紫。風簾紫竹斑。病餘羅帶緩。坐久鎖窗閑。謝豹哀啼血。狸奴睡舐涎。屏遮百子帳。灯暗九枝蓮。轉盼迴秋水。含顰接遠山。隔帷聞玉勒。移鼎抱金環。寶篆縈

春意。銅壺滴夜眠。迴文機上剪。尺素珮間聯。玉骨堪為食。金釵可贖寒。曉亭慵悵望。春沼自瀰漫。聲急腰頻折。身輕骨欲仙。丁香空結怨。豆蔻與爭妍。織女清池畔。牽牛碧漢邊。瑶臺青鳥迥。珠樹雪衣懸。新草龍睛駿。殘紅過雨霽。濺裙潭水月。湯漿石城烟。下蔡紆春眷。東阿忌夕飡。熊肪凝體白。猩血注唇丹。袖向文園拂。衣羞楚客牽。簟舒窓葉膩。鬢落菊花圓。麈尾紅絲綰。罣囊綠繡縈。花環薰獸錦。柳暗拂魚軒。仙客才芳節。王郎正妙年。彈棊敧瘦笄。鬭草得芳荃。翠羽張飛蓋。青油列綺筵。清防雲母瑩。步障日絲鮮。琥珀鮫綃薄。珊瑚鐵網穿。酬情明月珮。抒思白雲篇。留鏡閑心事。傾盃續恨端。銀樓紅桂滿。璇宇白榆殘。別緒憑鶯語。佳音待鴈傳。絲鶯成永約。今古共悽然。元董嗣杲英溪集陌上二首。水花粘稚蛙。野菜戀殘蝶。麥岐苦薄收。青黃正不接。恨鴿啼桑顛。婦醜淚如洗。手中捻銀絲。階頭情紅米。陳景仁詩陌上。銅駞陌上柳。繚繞舞東風。游冶誰家女。輕匀兩臉紅。

佰

洪武正韻莫白切。漢志秦孝公開阡陌。古阡陌字也。又云有什佰之得。注什謂千錢。佰謂百錢。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佰。或作陌者非。又見下。陸法言廣韻一百為一佰也。丁度集韻說文相什佰也。司馬光類篇博陌切。百人之長。韓道昭五音類聚莫伯切。漢書食貨志云而有什佰之得。楊桓六書統明毋陌切。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陌。字滌傳義漢志仟佰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言數多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作陌非。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俗字。又市中街亦曰陌。三輔舊事。長安八街九陌。俗字並得从人。意百聲借千錢曰仟。百錢曰佰。雙音見樹音。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眠佰。篆書 佰 六書統。隸書 佰 丁紡碑。見洪邁隸韻。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北方國。豸種。又安靜也。定也。本作貊。亦作貉。貉。顧野王玉篇亡百切。蠻貊也。吳棫韻補貊叶音末各切。夷也。皇矣詩貊其德音。左氏傳禮記皆作莫。張載七命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婁機廣干祿字貊。貃。顏氏云蠻貊字上通下正。其獸名者字作貘。戴侗六書故。又摸各切。又作貘。貘貊。爾雅曰貘白豹。說文曰貊似熊。黃黑色。出蜀中。字林曰。似熊而白。出蜀郡南中。郡志曰。貊大如驢。頗似熊。所觸無不摧。廣志曰。色蒼白。其皮溫煖。郭氏曰。貘似熊。庳脚黑白駁。骨節強直。中實少髓。能舐食銅鐵及竹骨。其皮辟濕。音陌。用為狄名。詩云其追其貊。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矣。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本作貉。从豸各聲。孟子大貉小貉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一

曰縮綸也。即綸繩也。謂牽絲貉之。又周禮凡祭表貉則為位。注師祭也。於立表之處祭造軍法者。其神蚩蚘。或曰黃帝。今文作貊。或作貉。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平水韻增別出貉字誤。字滌傳義貊。同上。韻會定正明格切。北裔種。字切明格明民眠貊。篆書 貊 古論語。貊 義雲章。貊 古尚書。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草書 貊 張錦溪。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追貊

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貊。注。追貊。夷狄之國也。

穢貊

西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貊。注。國名也。

小水貊

東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俗過蠻貊

資治通鑑元和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以示衆。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蠻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信威蠻貊

宋歐陽公集司勳員外郎周陵差充荊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朕顧惟荊楚之俗。雜於諸蠻。而獷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殆日未平。夫惟蠻貊雖不通於禮義。而輕剽之性。惟信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忌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

忠信行蠻貊

密齋筆記。施宜生北走降虜。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燾子公同舍。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問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對云。宜生以忠信行蠻貊矣。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孟子大貉小貉。又禡樂二韻。許慎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徐鍇通釋古音鶴也。沒白反。爾雅。貉。靜也。又定也。國貉蟲蠁。邢昺疏釋曰。此蟜蟲也。今俗呼蚼蟉。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說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蟲是也。顧野王玉篇莫格切。蠻貉。又貊同。陸法言廣韻北方獸。張參五經文字貉貊二同。上經典借為貊字。下經典借為蠻貊字。丁度集韻一曰縮綸也。即綸繩也。謂牽持貉之。郭璞說或

从百張有度古編从豸各別作貊。从百非。婁機廣千祿字又曰恶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北方獸名。又胡各反。楊桓六書統明毋貊北方國名。統眷貊。或從百眷貉。趙謙聲音文字通明格切作貉貊非。今書華夏蠻貊合正史天官書胡貉月氏。俗字。又凡祭於立表之處造軍法者謂之表貉。又同蕃貉。貉獸名。貘父牛毋作貊狛非。

篆書 貉 貊 並古論語。貊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貊

徐鉉篆韻。貊 六書統。隸書 貉 朱龜碑。貉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又藥韻。

總敘

太平御覽說文曰。貉。似狐。善睡。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土氣然也。爾雅曰。貉子貆。張華博物志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鵒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玄貉

太平御覽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玄貉以祭河宗。

白貉

稽瑞錄晉起居注曰。咸寧時獲白貉。

南貉

太平御覽後秦記曰。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狄。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貆貉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貆貉得埵防弗去而緣。貆。貉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非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詩貊其德音。本亦作貉。又作莫。劉熙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顏元孫千祿字貊狛蠻狛字。上通下正。

其獸名者字作貘。

莫

洪武正韻莫白切。安靜也。定也。左傳說詩德正應和曰莫。詩君婦莫莫。又暮藥二韻。丁度集韻德正應和曰莫。鄭康成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陌。郭守正紫雲韻按詩貊其德音。下注莫然清靜。左引此詩貊作莫。此是孫氏字說樂記詩云。莫其德音。莫武白反。臣工維莫之春。楊桓六書統明毋。余見暮藥二韻。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一曰靜也。詩君婦莫莫。注言清靜而敬也。又左傳曰。德正應和曰莫。杜預注。莫然清靜也。通作貊。字涉詩義莫莫。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固韻。此亦轉注。或借貉非。今詩貊其德音。合正春秋傳樂記作莫其德音。韻會定正明格切。清靜也。詩莫其德音謂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字切明格。明民眂莫。

篆書 莫 六書統 眞書 莫 虞世南

⿰馬百

洪武正韻莫白切。馲⿰馬百。驢父牛母。顧野王玉篇莫百切。陸法言廣韻馲⿰馬百。俗亦作馲⿰馬百。丁度集韻⿰馬百獸名。說文馲⿰馬百。似驢而小。釋行均龍龕手鑑⿰馬百。俗⿰馬百。正。楊桓六書統明毋⿰馬百。統眷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五千先生韻寶駱⿰馬百。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眂⿰馬百。

篆書 ⿰馬百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馬百 ⿰馬百 並六書統 草書 ⿰馬百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貘

洪武正韻莫白切。郭璞曰。獸似熊。庳腳銳鬐。骨無髓。食銅鐵。白居易貘屏贊序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許慎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从豸莫聲。爾雅貘。白豹。邢昺疏釋曰。貘。一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郭云。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顧野王玉篇莫格切。陸法言廣韻食鐵獸。徐鍇通釋茂白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獸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楊桓六書統明毋貘。統眷貘。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俗謂之白澤。陸佃云。皮為坐毯臥褥。則消貘外之氣。或作貘前相如傳貘聲通作貊。漢哀牢夷傳貊獸。趙謙聲音文字通貘作貘貊非。周書王會不令支玄貘。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眂貘。

篆書 貘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貘 徐鉉篆韻 隸書 貘 六書統。

草書 貘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貘獸

山海經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

太平御覽說文曰。貘。似熊。黃色。出蜀。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抱朴子曰。劉子知二員之尸。東方生識吠鐵之獸。實賴鳥禹之書。大荒之稽矣。爾雅貘曰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駮。能㭊食銅鐵及竹骨蛇。神異經。西荒之中有人焉。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曰貘𩤯。寺偶伺人獨自。輙往就人欲。先自捕虱。得卧而舌出。繁地丈餘。燒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埤雅貘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鋭鑿骨實無髓。皮辟濕。以爲坐毯卧褥。則消膜外之氣。字从膜省。蓋以此也。舊云。貘糞爲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爲水。事類備要貘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破落。火亦不能燒。人得詐爲佛骨。佛骨以誑俚俗。白氏六帖白貘似熊。十頭。群黑腳白。能食蛇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也。釋氏通鑑金熙宗召衛州大一悟真人蕭元升赴闕。時武庫有獸耕損甲器。委師除之。其狀尾似牛。首耳類師子。犀目象鼻。牙齒虎足。嗤銅鐵如肉。元升曰。此貘也。能食妖。乃令見形曰。汝前身歸可備吾使。唐白居易長慶集貘屏贊并序。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

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云。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羡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驀

洪武正韻莫白切。上馬。又越也。許愼說文驀从馬莫聲。陸法言廣韻驀騎驀。徐鍇通釋曰。左思賦曰。驀六駮。役白反。戴侗六書故超越也。今人猶言驀越驀忽。又莫駕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莫百反。騎也。又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明白切。楊桓六書統明母驀。統牟。趙謙聲音文字通又駱驀驛又牛毋。作騙狛非。俗音駱。驀如蚝猛。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眡驀。篆書 驀 徐鉉說文。驀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 驀 六書統。草書 驀 驀 並張錦溪。驀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百

洪武正韻莫白切。勵也。左傳距躍三百。後漢書注。五百字爲伍佰。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又謂五百。又謂之問事。音陌。又見下。郭守正紫雲韻按信二十八年。距躍超越。曲踊跳踊。鄭之旁精明韻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又唐謂行杖人曰五百。後漢書曹節傳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績志伍伯赤幘縕鞲。即今行鞭杖者。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紺音。此特注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眡百。篆書 百 百 並徐鉉篆韻。隸書 百 洪邁隸韻。老子銘。見 百 孟郁碑。百 何君碑。百 夏承碑。百 陳球碑。百 石經殘碑。百 劉寬碑並漢隸字源。真書 百 智永。百 歐陽詢。百 虞世南。百 顏真卿。行書 百 顏真卿。百 蘇軾。百 米芾。草書 百 智永。百 米芾。百 鮮于樞。百 趙子昂。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麥 洪武正韻莫白切。說文曰。來麰也。麥者。芒也。受四時之氣故性之溫涼隨用而變。白虎通云。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姓。許慎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从來有穗者从夊。凡麥之屬皆从麥。徐鉉等曰。夊足也。周受瑞麥來麰。如行來。故从夊。莫獲切。徐鍇通釋。麥之言幕也。理之意。又芒穗。自後蹦之也。顧野王玉篇莫革切。有芒穀。秋種夏熟。麦俗。郭忠恕佩觿集。麦麥。上力升翻。高也。下莫責翻。來牟也。唐玄度九經字樣音脈。來麰之麥。自天而來。故從來。其下從夊。行來之貌也。宋重修廣韻又姓。隋有將軍麥鐵杖。嶺南人。丁度集韻俗作麦非是。又古歷切。鄭樵六書畧麥从來象其實也。从夊象其根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訖力切。白虎通。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災匿章鋌叙志賦。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逆能辨于菽麥。又莫故切。晉太康中童謠曰。㹀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裴樸廣千祿字麥。麦。夂。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麥有大有小。說文曰。从來有穗者从夂。侗疑爲夕聲。夕譌爲夂也。伯曰。禾生於春。成於秋。麥生於秋。成於春。稻晝吐華而夜合。麥夜吐華而晝合。北寒宜麥。南溫

宜稻。陰陽之義也。楊桓六書統。明毋麥來麰之總名。從來從夊。夊。後也。後於來也。饒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爾雅。蘪麥者。繼絕續乏之穀也。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麥比他穀隔歲種。故號宿麥。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糵可爲餳。又瞿麥藥名。通志曰。大菊曰燕麥。蘥麥雀麥歐陽氏曰。从來不从夂。周伯琦六書正譌。麥从來象穗。又名來牟。以其繼續穀米。故名麥者續民命脉也。俗作麥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麥歷冬春而夏收。从來下指其米有距形。凡从者皆然。韻會定正字切明揩明氏脈麥。

篆書 麥 義雲章 麥 古孝經 麥 汗簡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麥 徐鉉篆韻 麥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麦 樊毅碑見洪邁

漢隸分韻 麦 僕氏祖碑 麦 西狭頌並漢隸字源 麥 六書統 真書 麦 虞世南 行書 麦 蘇軾

草書 麦 章草 麦 麦 並張錦漢 麦 鮮于樞

總敘 溫革瑣碎錄。麥屬陽。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麥經霜雪。南方少雪。故麪有毒也。又曰。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又曰。

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說文曰。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麧音紇。堅麥也。麵音現。小麥也。屑覆也。䴰磨麥也。麴麥覆屑也。十斤爲三斗。從商麩。䴬麦麥也。麩麥白黄也。麶麥莖也。麫子𪎊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小麥

本草小麥圖

廣雅小麥秣也。小滿前熟曰蚕白麥。曰松蒲麥。充芒如松房曰娜麥。穗如大麥而米則小麥也。皆小麥之别。農書王禎數譜小麥磨麪可作餅餌。飽而有力。若用厨工造之。尤爲珍味。充食所用甚多。故春秋惟麥禾不收則書之。蓋重其閥也。廣志磨小麥其實大麥。形有二縫亦。小麥赤而肥。出鄭縣。語曰。湖猪肉。鄭稀熟。山陡小麥至黏弱以貢御。又有半夏小麥。番陽志小麥有赤白二種。其別有青稈。有白蒲。有大青。有齋頭黄。又有僧頭。本浙種。皮厚而無芒。台州府志小麥。有赤麥白麥。旱齋蜀猴黄之名。保寧府圖經志本府所產小麥。不及淮浙之美。其成麪而色黑。太平志小麥五種。春二月可種。短芒。赤殼。白殼。和尚。以穗无芒名濡須志小麥四種。蚕白中白晚白和尚。新安志小麥則有長穗麥。麩厚而麪多。王惲玉堂嘉話馬雲漢說大廣麥無芒。國大謂之和尚麥。本草名醫別錄。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麴溫消穀。止痢。以作麪溫不能消熱止煩。陶隱居云。小麥合湯皆完用之。熱家療也。作麪則溫明。穬麥亦當如此。今服食家噉麪不及大穬麥。猶勝於米爾。唐本註云。小麥湯用不許皮拆。云拆則溫明。麪不能消熱止煩也。小麥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消食痔。又有女麴黄蒸。女麴完小麥爲之。一名䴷。音拉子黄

蒸磨小麥爲之。一名黃衣。並消食。止泄痢。下胎破冷血也。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溫。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已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氣使之然也。　嘉祐本按蜀本云。以作麨。微寒。主消渴止煩。以作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食痔。　蕭炳云。麥醬和鯉魚食之。令人口瘡。　藥性論云。小麥臣有小毒。能殺腸中蛔蟲。熬末服。　陳藏器云。麩味甘寒無毒。和麪作餅。止泄痢。調中去熱。健人。蒸熱袋盛。熨人馬冷失腰脚。和醋蒸。抱所傷折處。止痛散血。人作麪第三磨者涼。爲近麩也。小麥皮寒。肉熱。又云。麥苗味辛寒無毒。主酒疸目黃。消酒毒暴熱。麥苗上黑黴。名麥奴。主熱煩。解丹石天行熱毒。又云。麪味甘溫補虛。實人膚體。厚腸胃。強氣力。性擁熱。小動風氣。又云。女麴。一名䴵子。按䴵子與黃蒸不殊。黃蒸溫補。消諸生物。北人以小麥。南人以秔米。皆六七月作之。餘又曰。磨破之謂。當完作之。亦呼爲黃衣。塵綠者佳。孟詵云。小麥平。服之止渴。又作麪。有熱毒。多是陳裹之色。作粉。補中益氣。和五臟。調脉。又炒粉一合。和服。斷下痢。又性主傷折。和醋蒸之。裹所傷處。便定。重者再蒸裹之甚良。　日華子云。麪養氣補不足。助五臟。久食實人。又云。麥黃煖溫中下氣。消食除煩。麩涼。治時疾熱瘡。湯火瘡爛。撲損傷折。瘀血。醋炒貼。晉麥苗。涼。除煩悶。解時疾狂熱。消酒毒。退胷膈熱。患黃疸人絞汁服。并利小腸。作虀喫甚益顏色。　圖經曰。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舊並不著所出州土。蘇恭云。大麥出關中。今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屑之作麪。平胃止渴消食。水漬之生芽。爲蘗。化宿食。破冷氣。止心腹脹滿。今醫方用之最多。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大小麥地煖處亦可春種之。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小麥性寒。作麪則溫而有毒。作麴則平胃止痢。其皮爲麩。性復寒。調中去熱。亦猶大豆作醬豉。性便不同也。蕎麥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此藥品不甚用之。　政和本食療云。平。養肝氣。煑飲服之良。又云。麪有熱毒者。爲多是陳黦之色。又爲磨中石末在內。所以有毒。但杵食之即良。又宜作粉食之。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續氣脉。　聖惠方。治煩熱少睡多渴。用小麥作飯。水淘食之。　又方。主婦人乳癰不消。右用白麪半斤。炒令黃色。用醋煑爲糊。塗於乳上即消。　外臺秘要。治痢色白不消者。爲末十分好麪。炒。右一味。搗篩。煑米粥內麪方寸匕。又云。此療法。百行師不救者。　千金方。治黃疸。取小麥苗杵絞。取汁飲六七合。晝夜三四飲之。三四日便愈。　又方。

治大瘡。熱麪入梔子人末。和油傅。已成瘡者。篩白糖灰粉之。即燥差。　肘後方。主食過飽煩悶。但欲卧而腹脹。熬麪令微香。杵服方寸匕。以大麥生麪佳。無麪以蘗亦得。　又方。治一切傷折。寒食蒸餅不限多少。末。酒服之驗。　經驗方。治鼻衄。以冷水調麪漿服之立差。　又方。吹奶。以水調麪煑如糊。欲熟。即投無灰酒一盞。共攪之。極熱。令如稀粥。可飲即熱喫。仍令人徐徐按之。藥行即差也。　梅師方。治頭上皮虛腫。薄如蒸餅。狀如裹水。以口嚼麪傅之差。　孫真人食忌。麥。心之穀也。心痛宜食。主除熱止渴。利小便。心氣。　又方。治酒黃。取小麥三升。杵。和少水。取汁。服五合。　又方。治黃疸。皮膚眼睛如金色。小便赤。取小麥杵。取汁服一合。　食醫心鏡。主消渴口乾。小麥用炊作飯。及煑粥食之。　兵部手集。治噎噦。麪醋和作彈丸二三十箇。以沸湯煑。別盛漿水二斗。將彈丸湯內漉出於漿中。看外熱氣稍減。乘熱吞三兩箇。噦定即止吞。餘者加至七八丸。尚未定。晚後飯前再作吞之。　鬼遺方。治金瘡腹腸出不能納之。小麥五升。水九升。煑取四升。去滓。綿濾。使極冷。冷人含噀之。瘡腸漸漸入。冷噀其背。不宜多。人見不欲傍人語。又不須令病人知。腸不即入。取病人卧席四角。令病人舉搖。須臾腸自入。十日中食不飽。數食須使少。勿使驚。即殺人。　別說云。謹按小麥。即今人所磨爲麪日常食者。八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麪不及經年者良。大麥。今以粒皮似稻者爲之。作飯滑。飼馬良。穬麥。今以似小麥而大粒。色青黃。作麪脆韌。食多脹人。京東西。河北。近京。又呼黃穬。關中又有一種青顆。比近道者力微小。色微青。專以飼馬。未見入藥用。然大麥穬麥二種。其名差互。今之穬麥。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其皮穬脆。宜謂之穬麥。用此恐傳記因俗而差之爾。不可不審之。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小麥暴淋煎湯飲。爲麪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灌愈。生嚼成筋。可以粘禽蟲。紹興本草。小麥乃世之常食之物。然皮涼而作麪性熱。固顯然矣。但取皮用之者罕。惟麪世所用多矣。然經大煑而食之。其性壅熱。善動風氣。此甚驗也。若生食頗利大腸。然本經及諸方雖各分主治之宜。即非起疾之物。亦可作蘗入藥爲用。其麥當云味甘平微涼無毒是矣。處處種產之。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味甘平微寒。肉熱。全粒微寒有小毒。讀說云。楊氏方。治盜汗異功散。以浮小麥炒焦爲末。每服二三錢。臨睡白湯點下。凡欲盜汗自汗。諸湯劑中。並入浮小麥煎服。　金王好古湯液本草青蒿散有小麥百粒。治大人小兒骨蒸諸熱。婦人勞熱。元尚從善本草元

命苞小麥味甘微寒爲臣性有小毒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爲繼絶續乏之穀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除燥熱治躁渴咽乾養肝氣止漏血唾血殺腸中蚘蟲療下痢作麴消穀氣止洩痢磨麩助五臓補不足麥奴苗上黑黴名奴解丹石治天行熱毒麥黄除煩悶下氣消食麥苗消酒毒退胃腸熱患麩麸治撲損除瘀血傷折 胡仕可本草歌括小麥養肝除熱燥撲瘡用醋和麩調一般大麥攻消渴作蘗温中食可消 三元延壽參贊書小麥性壅熱小動風氣治麪後覺中毒以酒蒸漢椒三五粒不爲疾麥蘗久食消腎不可多 癸辛雜抄小麥具四時氣故性微寒爲麴則温爲麪則熱爲麸則冷 方仁聲旧宅編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温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游震旦見食麪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見萊菔曰賴有此耳蓋萊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繼進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東平董汲嘗著論戒人煑麪須設二鍋湯煑及半則易鍋煑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黎瑛樂府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謡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凉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

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宋洪龜父清非集小麥青青歌 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城邊守茅蒲不妨執熱餉婦姑奄觀銍艾相喧呼黄雲好在玄雲起雨如車輪未渠已 繡衣使者問麥秋今年麥秋又如此

大麥

廣雅大麥麰也立夏前熟新穀未登民胥麥作飯類以濟民饑曰𥝬大麥穗芒而子多與小麥齊熟曰六稜麥曰中番麥曰紅黏稉麥堪作酒皆大麥之别 農書王禎穀譜大麥北方所種極廣可作粥飯甚爲出息故春秋書無麥禾重其闕也 廣志有禿芒大麥新安志大麥則有早麥中期麥青光麥又有高䅘麥亦呼高頭麥採之則粒出然難爲地方有糯麥宜爲飯台州府志大麥有早黄紅了白𥝬麥䅘麥之名 維揚志大麥四種䵃短稃𥝬準穤須志大麥四種白粉多紫又名糯可釀米微赤番舊有此種來自北方 太平志大麥三種六稜中番紅黏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録大麥味鹹温微寒無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又云令人多熱爲五穀長 蜜爲之使 陶隱居云今稞麥一名麰麥似穬麥惟皮薄爾麰音牟 唐本註大麥出關中即青稞麥是形似小麥而大皮厚故謂之大麥殊不似穬麥也大麥麪平胃止渴

消食療脹 宋嘉祐本捗藥性論云大麥藥使味甘無毒能消化宿食破冷氣去心腹脹滿 孟詵云大麥久食之頭髮不白和針沙没石子等染髮黑色暴食之亦稍似脚弱爲下氣及養腎故久服甚宜人熟即益人帶生即冷損人 陳士良云大麥補虛劣壯血脉益顔色實五臓思穀食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麪勝小麥無燥熱 又云蘗微暖久食消腎不可多食 日華子云麥蘗温中下氣開胃止霍亂除煩消痰破癥結能催生落胎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政和本陳藏器云不動風氣調中止泄令人肥健大麥穬麥本經前後兩出蘇云稻是穀之通名則穬是麥之皮號麥之穬猶米之與稻本經於米麥條中重出皮殼兩件者但爲有殼之與無殼也蘇云大麥是青稞穬麥是大麥如此則與米注不同自相矛盾憑謂大麥是麥米穬麥是麥穀與青稞種子不同青稞似大麥天生皮肉相離秦隴已西種之今人將當本麥米糶之不能分也 聖惠方治妊娠欲去胎以麥蘗二兩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分温三服 外臺秘要治妊娠得病去胎方麥蘗一升和蜜一升服之即下神驗 孫眞人麥芒入目煑大麥汁洗之 兵部手集治産後秘結𪔞脹不通轉氣急坐卧不安供奉轉太初與崔家方以麥蘗末一合和酒服食良久通轉崔郎中云神効 傷寒

類要治諸黄杵苗汁服之 又方嬰孾屎瘡對大麥以傳之日三二 寇宗奭本草衍義大麥性平凉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麪作稀糊令嚥之既滑膩容易下嚥以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麪以賜臣下作蘗造餳 紹興本草大麥本經云温後云微寒主除熱後云令多熱此顯無據矣即非性寒除熱之物當云味鹹微温無毒是矣惟作蘗諸方用之頗衆處處種産之 金李東垣試效方藥象麥蘗炒黄色取麪補脾胃虛寛腸胃 王好古湯液本草氣温味甘微酸無毒能消化宿食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開胃止霍亂除煩去痰治産後腹中𪔞脹不通二藥并神曲氣虛人宜服以代戊己腐熟水穀與豆蔻砂仁木瓜芍藥五味子烏梅爲使 元朱丹溪本草大麥蘗化宿食消癖結氣虛人宜服師曰行上焦滯血尚從善本草元命苞大麥蘗爲使味甘温無毒戊己腐熟水穀温中焦消化宿食開胃止霍亂除煩袪痰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落胎孕催生水漬生芽爲蘗久服令人消腎 唐杜工部詩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黄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大麥行 大麥半枯自浮沉小麥判水鏽緑針山邊老農望麥熟出門見不敢聲哭

去年洽洽九月雨秋苗不收一粒穀只今未償貴如玉併日乘家炊食粥
小兒索飯門前啼大兒郎度把鋤犂晴時種麥耕荒隴正好下秋無稻嗤
李莊簡公集晝午食大麥　麥米斗米欲過千麥熟家家賽有煙午磨旋
作雲子落腳鐺深黃蚌胎圓香聞五舍兒童喜劫餘奇方買海使信是書
生飯說食杜陵
饞客湮流涎

瑞麥

嘉麥附太平御覽埤蒼曰秾麰之麥一麥二稃
周受此瑞麥　漢書章帝元和中嘉麥生郡國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梁書本
紀元帝大寶元年江安侯圓正侍中張綰等表曰甦麥兩穗出於南平
之郊　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唐書武德元年五月
隴州獻嘉麥六月廣州獻嘉麥一莖六穗開元八年五月平原麥一莖兩
岐分秀九年五月絳州奏瑞麥七莖兩穗一莖四穗十二年六月乙巳河
南告成縣瑞麥生穗分岐一莖三秀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麥生河南之壽
安貞元五年五月戊辰宋州麥一莖九岐者百餘本十三年閏五月戊午
陜號李泌獻瑞麥一莖五穗文苑英華任璩瑞麥賦　建極惟皇昭鑠于
光出豫考卜來時省方西自酆鎬東廻洛陽順天遊而有度協日敎之云
長徵賢宣室布政明堂風兩時序黎庶其康盡物稱瑞窮靈奧祥明含日

月則階蓂恒秀澤及草木一作芥而隴麥登芳於是閶闔宮通禁苑都茲
瑞之所應實皇恩之燭遠朝任得人時偉賢相九流分職三旗協亮稱堯
舜之允數同益贊而禹唱曰珍瑞麥生我王國凌寒而秀彰聖之德頌載
觀之書以歌南薰之則既而帝曰欽哉天符聿來俾予光于四表惟爾翼
於中台念幽芳之遂性知樸樕之當材且夫麥之爲瑞其德又至矣居寒
自土當着薦美含實珠淨耀芒鋒起既摽詠於詩人亦稱奇於緣史嘗其
芃芃于野漸漸其秀將嗣穀以登年豈凌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育
昭彼周王天人斯稱今惟聖帝此爲攸叙涵之如春也及冬而繁榮就之
以日也米春而紛郁則有小儒怡然鼓腹照水鏡之光鑒參歷選之題目
未登高而賦成庶陳美於金竹者也　高歆庭瑞麥賦　聖人順動文思
欽明天地貞觀品物咸亨去憑虛而就安處面周洛而背咸京雲旗電發
霜戟林行大陰用事其日在斗萬國來庭百神奔走衆潛動而荄落水益
壯而冰厚冠異氣於縹垣吐嘉甦於寒藪不忌風雪全抽兩穗遇日月之
光華得雲雨之攸利芒纖纖而擢隴葉青青而聳翠同黍谷之移暄類揄
林之因地瑞紀增換嘉苗異植出天苑之稱奇訪人一作之案而未識爰
玉霜而來動挺金莖而孫直顧耀穎於年和望生成於帝力俾彼藩翰其

代天工卽漢庭之想風類晉室之清通拜殊祥而北首列圖史於南宮紓
粹容於有穆冠鴻業而無窮實穎實栗是崇是奉可以爲瑚璉之姿可以
爲種稑之種偉長至之馭虞同少陽之在候成粒貴於烏街慶苗期於韓
劭夫瑞也百王之珍事其生也二儀之大德道泰則稱物呈形政平則群
方皆成伊小草之何幸逢大人之允塞願均照於離明祈作禎於王國
崔融皇太子賀嘉麥表　臣某言伏見雍州司馬徐慶稱所部有嘉麥一
莖六穗　纖芒濯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穗搖風若吐黃金之色豈非靈呈
昭應睿德感通降之自天何必來甦之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
含生相趨動色臣謬當居守膺奉宗祧一穗兩岐徒說張君之詠十畝千
石方輕汜氏之書仰天意而增歡顧人心而載躍無任喜抃之至謹附起
居使某官某奉表陳賀以聞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　開平四年宋州節
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省之不懌曰今宋州大水百姓不足
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爲宋
州留後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五代史後唐明宗紀　天成二年華州邢
州進兩岐麥　晉高祖紀天福五年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岐宋史太
祖開寶八年五月鄜州陳州合州巴州縣並獻瑞麥　太宗淳化五年四

月永州縣獻瑞麥　至道二年五月泗州獻瑞麥　三年四月唐州遂州
磐石縣並獻瑞麥玉海乾德四年五月五日己巳耀州貢兩岐麥乙亥開
封府貢庚辰單州貢壬午澶州貢麥兩岐至六岐者凡一百七十五本製
瑞麥讚　雍熙二年五月壬戌亳州獻兩岐秀麥　五年五月壬子亳州
獻瑞麥圖有分四岐三岐兩岐者　淳化元年十月丙寅閬州言麥兩岐
至道二年七月己亥綿州言麥秀兩岐　至道三年眞宗即位五月
甲戌壽州獻瑞麥一本百枝五穗圖丙戌合州獻麥兩穗圖丁亥黃州獻
麥兩岐圖　咸平四年五月己亥亳州言麥一莖兩穗六月戊午益州言
麥秀兩岐　祥符二年七月乙丑梓州言麥五岐七月癸未原州言麥四
岐　四年七月己亥光州言麥八岐　九年五月辛未施州言麥兩岐
天禧三年四月壬寅製玉宸殿觀瑞麥作七言詩賜近臣五月辛巳開封
府言麥一莖兩穗　天聖六年六月陳州獻瑞麥圖兩岐共秀命兩制館
閣賦詩五月陳州言瑞麥一莖二十穗宋景文公集陳州進瑞麥表　臣
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藩以穀俱來吉我年之紀瑞事昭邦牒
美溢農書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茂擁蕃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勸嗇
揉神耒以訓勤庀有九官務盡耕耘之法兆辨五種深防水旱之虞屢敕

攸司勸登宿麥王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為兩岐吉成八政田祖有神而僕
應守邦作繪以來圖厖穗孔蕃天心為豫並詔儒館交揆頌章良史必書
無謝歸禾之命升歌大備遂高多稌之詩臣庠忝冗閑辭流溢訥備從臣
之品無預秊囊效游童之謠亦均嬉壤胃聞黼几集懼嚴淵謹夙夜齋戒
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隨表上進　賦曰冠三輔之上者莫道於陳揆五
穀之之者孰先於麥當來牟之令序挺降難之瑞殖盛氣雲鬱浣餘隰之
初霽密穗金繁勤星田之露色兩岐青秀六穗牙出厥華芃芃厥穎栗栗
田唆奔告守臣駭觀伻來以圖悉上送官他穀弗書視麥禾之最重吾王
攸助知稼穡之惟艱詠北爰來雨紹于力農闔中並種無閑於錫祉詎若
天極歸貺明神效異偕蕃撤之並升配命禾而合穗迎層宙之休氣冠中
田之嘉穀續我於瑞圖辨我於凡藪豢至尊之涯惠播頌聲於絃次上可
以薦清廟之馨品下可以助外饔之食劑宋元憲公集陳州獻瑞麥圖奉
詔作詩　先壤環中甸周疇冠百昌時均十兩潤天報兩岐祥善氣滋繁
粒薰風擢翠芒初疑禾異畝更覺黍非香獻狀褒襟悅披圖國頌颺史臣
誰汗簡休應詳斯箱　瑞麥圖賦　天聖之六載也陪京近地宛丘奥封
厥有瑞麥飛驛聞上是時邦英臺彥鴻儒碩生被歡誦以蹈臻樂千齡之

希遇鄙臣不敏敢揚言而賦之曰何聖辰之有感兮見造物之派形伊嘉
生之育粹兮亦稱珍而效靈蓋茂昭於豐兆故絕出於祥經是月也候司
爍燃節紀朱明周氏謹土宜之法遂人勤時政之程畎畝鱗接田疇砥平
非滅裂之攸繼竟蹤遊兮資生青青交秀芃芃向榮或散穎兮共幹或連
岐而並莖顧我疆兮我理悉如坻兮如京民相歡而動色士覩奇而震驚
伐具載於繪事兮丞傳聞於禁庭寔惟天之輔德彰有年而屢成若夫曆
草標祥朱英薦異芽三脊以儲社芝九莖而表瑞信使假於書稱亦為足
以擬議請言瑞麥之可嘉也協氣交生大鈞封植表天祐之孔昭顯坤珍
之有艳究彼神區契茲景則嘉種孳靈芬稍數色浸潤兮芬澤之和鼓動
兮薰風之力餘粻雲委滯穗山積故陳陳而相因亦穰穰而叵測宜乎允
膺帝賚紹隆皇極豐功大業日躋兮著明濫美遠休月書兮不息顧菲陋
之微才曷揄揚於盛德至和皇祐三年五月辛亥眉州彭山縣生瑞麥圖
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比禁四方無獻瑞麥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
真瑞矣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唐仲友說齋集西川麥秀圖贊　臣恭聞仁
宗皇帝誕膺駿命嗣無疆大曆服天縱上聖克知稼穡之艱難敦本務農
澤切膺意親屈帝尊躬耒千畝歎移清蹕臨觀刈穫稷於後苑創寶岐殿

歲命種麥以無忘稼事之勤天瑞應誠昭假紹至兩岐合穎史不絕書雖
遐方下邑去皇都千萬里之遠者均被和氣是生珍物粵皇祐五祀仲夏
之月井絡奥區曰眉之彭山以瑞麥圖來上一莖五穗者凡數本為瓌異卓
絕前古未有聖心懼愉發于音容顧謂群臣曰朕嘗禁四方獻瑞物今得
西川秀麥圖可謂真瑞矣臣聞天生神物錫賚聖萬世其發祥隤祉雜見
乎穹壤之間者雖不一而足然而兆南畝之豐為農夫之慶未有若瑞麥之
為尤懿也是以書紀同穎之獻詩頌來牟之貽著在簡策為億世美談恭
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乾符坤珍充衍盈溢其於草木蟲魚之類皆抑而
不實乃獨有取於麥秀之圖則聖人愛民之意豈不甚深遠哉是圖也祕
諸金匱藏在禁嚴以傳罔極以貽後昆使之披文而會意撫謀而興思則
七月之艱難公劉之民事當有不待周召之詩而自知者顧不偉歟是宜
儒學之士被飾厥文欽贊盛德臣愚不自揆度謹昧自竭贊曰　於皇
仁宗慕有丕基稼穡艱難不虞而知敦本務農念茲在茲眾邦來蘇躬耕
帝籍是刈是穫歡移清蹕殿創寶岐言觀其麥天瑞應誠十雨五風物無
疵癘歲則屢豐黃雲亘野其苗芃芃協氣積流蒸為善祥迺獲瑞麥于眉
之陽一莖五穗芒穎穰穰維時農夫式舞且蹈吏民來觀欣欣相告我皇

聖明地不愛寶敢託丹青獻諸天子披圖九重縣映黼扆齊種周視龍顏
則喜顧謂群臣可謂真瑞實達合躅嘉爾同薦作會雖古效珍已細豐年
之兆天實予畀受言藏之祕諸金匱傳示後昆毋忘稼事詩頌來牟歸功
后稷書紀嘉禾成王之德若昔稱隆于今拚迹惟我太宗治盛雍熙內郡
獻圖九穗兩岐祖武可繼于今適追猗歟珍物天錫聖皇靈慶既昭藻繪
斯彰小臣欽贊萬世無疆玉海皇祐三年五月滁州進瑞麥一莖五穗至
和元年六月應天府貢瑞麥一本七十穗一本二百穗五年六月資州言
麥秀兩岐　嘉祐三年六月綿州言麥一穗兩岐七月秦州進瑞麥一本
百穗伊闕之野有麥穗合幹上飛白瑞麥字賜守臣　泰山獻瑞麥凡五
本五百一穗　熙寧九年猥縣有瑞麥一本三穗尉氏湖陽彭城並有瑞
麥一本兩穗　元豐八年亳州有瑞麥一莖二穗一莖三穗一莖四穗
元祐四年泰寧軍瑞麥異畝同穎六年汝陽縣美原縣兗州鄆縣有瑞麥
一莖數穗　元符元年安平縣生瑞麥二年建水軍瑞麥合穗十一月岷
州宕昌砦生瑞麥宋史徽宗政和元年蔡州瑞麥連野　魏忠憲王愷淳
熙元年徙判明州報屬邑田租以聞李得兩岐麥圖以獻孝宗賜手詔曰
汝勤恤農隱不游情宜獲瑞麥之應加僅荊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

尹宋會要淳熙二年東淮旱甚詔諸州勸種麦郡守張仲以麦種振業之貧民明年麦大稔清流野人得異麦於南門外一莖雙穗以獻于郡郡圖其狀以聞時適建堂於小廳之西因扁以瑞麦今參政何公澹爲記刻石堂中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詔明州解到麦連兩岐判明州皇子魏王愷令學士院降詔奬諭仍宣付史館既而皇子判明州魏王愷奏伏見明州管下兩縣連歲有麦秀兩岐之瑞竊見知鄞縣姚枱知象山縣高子莫職事修舉勸課種麦委有勞効欲望特賜旌賞各得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

合肥新志淳熙三年合肥縣境獻瑞麦雙穗至三穗四穗 瑞麦賛 淳熙九年夔州麦大熟西門進士陳謙亨獻其近郊之秀將以頌聲數其穗三十有六其中一岐而爲三羣目翔見相與歎異命工圖之工欲顯三岐之瑞而遺六六之數守臣林某以爲不可俾具見爲圖成僅足其數而不會諸苞乃知化工之妙有非人爲所能逮者謹採毫而志之系之以詩曰

淳熙天子御圖三七協氣所鍾嘉禾乃出巴夔之山亘連阡陌或兩其岐或六其脊惟是西門近郊所植六六同穎函三爲一茲誠翔見圖寫遍逸乃知人爲不逮天力上方寅畏擯華務實臣不敢獻私志于室系詩之官汗青之筆編諸詩書示此其實 太平州圖經嘉泰元年州民獻瑞麦有岐而兩者有岐而四者 宋史寧宗紀嘉泰三年夏四月壬寅福州瑞麦生

溫州志嘉定二年夏瑞安麦雙穗因立雙穗壟場 樂清縣麦生雙穗嘉香里頴遂改其處曰瑞應鄉 赤城志嘉定四年産兩岐麦 台州志嘉定四年野人有獻麦兩岐粟一莖九穗者黄守普遷於郡圃建雙瑞軒至十七年又有以兩岐者獻之王守挺是歲二麦大稔姜郡教容爲之頌并序云嘉定十六年冬十有一月上命軍器監丞王公挺出守臨海郡越明年夏四月二麦大稔有一本而兩岐者野夫奔獻邦人歡欣泚卜嘉祥謹匪虛應殆協氣所感也維侯布宣德意神比天同善政致和實猶抱鼓肖昔同頴之禾有書連理之木有頌矧思文詠周漁陽歌漢前貽牟呈瑞紀載尚矣容忝掾文學宜有稱述詎敢以淺陋辭即事實録庶傳示無極云詞曰

聖賢相逢綱舉目張矜念邦國選侯惟良猗歟霞城案拱帝鄉膏澤時下江瀸沛滂侯承君令政罔不臧明矣弗察勤而有常吏立春冰民田康莊王稣薰洽嘉生效祥來明盛長芃芃阜昌斂華就實隴畝相望一枝挺秀雙穗聯芳天休聿至侯不敢當亟獻瑞揆歸功廟堂揆拜稽首天子之光蕭勺萬類陶鈞八荒聖恩天大穆穆當陽臣職奉命恪恭甫將中和效頌賡詩載揚自今以始時雨時暘氣調玉燭歲格金穰永同贊佐輔弼賛襄

皇帝萬壽傳世無疆次冬復有麦生土墻上王守挺自記云寶慶元年仲冬有麦生於台城州治使廳西新築土墻之中四穗秀實挺然可觀其麦又有續發生者姑命工圖之以紀其異是月上澣日郡守濡須王挺書祠納志紹定元年四月瑞麦生於縣境一莖四穗郡守表君儒圖而上之因刻石寘于縣治 上元志景定二年惟政鄉獻瑞麦有旨奬諭新定續志景定壬戌夏四月九日郡民孔文桂等言麦秀兩岐在東郊公田中知州錢可則遣視良實就未之得岐穗餘一百繪圖狀實以獻天子有旨宣付史館會皇弟太師嗣榮王亦以所得函活寫圖以進王音報曰祥非偶至應必有先躲禪聯華萼以陶和致秀啓麦岐而薦瑞兆王師之不用慶農扈之告登上協天心美鍾地産繪圖來進嘉意良勤報聞邦人鼓舞歡悅願托琬琰以詔將來太守不能遏也爲刻石寘郡治之高風堂唐仲友說齋集代臨安府進瑞麦表

仁育含靈滋格三登之治瑞呈宿麦挺生千里之饑並興擊壤之謡敢效得禾之獻臣某中賀竊以牟貽嘉種詩嘗頌於周王穗有兩岐民尚歌於漢吏蓋珍符之滋至在粒食以尤先獨揆前聞莫如今日盈疇㩲㩲産近甸之神皐垂穎芃芃協純乾之陽數念適躬耕之地遠踰異畝之祥清廟薦新行講烝嘗之禮靈臺觀象已騰斗霞之輝豈謂鴻禧固非虛應恭惟皇帝陛下至誠贊化善政養民載耒耜於御闈率先千耦鑄劍戟爲農器罔奪三時調璿璣而五穀登和玉燭而四氣叙祥風甘雨物無疵癘之傷翠粱豐盛神有馨香之感果蒙景貺來表昌期效貢亳都上掄太宗之迹作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臣無補涓埃繆司華轂稱萬年而稽首幸覩宏休陳五瑞而作歌願追故實恭觀淮海集代蔡州進瑞麦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以來屢得兩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麦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麦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麦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以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至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書成圖于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任德翁得得慧草言衛州進瑞麦奏狀

右臣訪聞衛州近進瑞麦有一莖數穗者仁祖之時眉州彭山縣嘗貢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真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帛以勸賞之臣竊見近年以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遺民相食河北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麦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下之焦思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曆旨庶使天

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爲永久生靈之福。遼史聖宗紀。
統和二十年。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金史熙
宗紀。　天眷三年。　月辛巳。京兆進瑞麥。七月太原路進瑞麥。　皇統三
年。五月丁巳。朔。京兆進瑞麥。又七月庚辰。太原路進瑞麥。又進獬豸。并瑞
麥。　興定元年四月。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進瑞麥一莖三
穗。二莖四穗。元史世祖皇帝。至元七年。瑞麥生東平。東平府進瑞麥一幹
五穗。及三穗者。并爲圖具表稱賀。省臣以聞。上若曰。是素所無耶。對曰臣
嘗聞有一莖二穗。未嘗有五穗者。遂命藏之大府云。　至元十一年七月。
興元鳳州。民獻麥一莖四穗。至七穗。二莖三穗。　至元十八年。閏八月壬辰。
汴州屯田進瑞麥一莖五穗。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廣元路閬州。麥秀兩
岐。　至元二十四年。八月癸亥。濟州進瑞麥一莖九穗。宣城志至元丙戌。
旌德縣民以瑞麥來獻。其莖有五。其穗三十有二。時雲中高可庸。爲寧國
路總管。教授昌士氣。爲文以記之。旌德志瑞麥記　雲中高侯來守宣城。
政洽化行。吏信民愛。境內廓清無事。乃一以力穡勸耕爲務。歲乙酉夏。出
郊登父老而告之曰。嘔喻翔佯。若父兄之語子弟。民是用勸。其秋書大熟。
越明年。循故實說于桑田。枝分戶裂。釐爲十七條。髣髴豳風遺意。家傳人
誦。溢爲頌聲。曰良二千石。其又有以淑我民也。何其辭愈詳。而意愈惻惻
也。乃次旌邑閒甿。未幾野人以瑞麥來獻。其幹有五。其穗三十有二。邦之
人士。嘖嘖稱贊爲盛德事。曰。勸耕冠蓋無歲無之。未有能獲嘉瑞如此麥之
薿薿煌煌。連縈並秀者。其殆地不愛寶。以是顯邦侯牧養之政歟。乃相與
圖其狀鑱之石。謂士氣宜記。士氣聞之。后稷配天立極。詩人獨以貽牟頌
之。春秋於無麥則書之。重民食也。合浦不孟嘗。則珠不還。穎川不黃霸。則
鳳不集。吳興不柳惲。則嘉禾不同穎。漁陽不張堪。則麥秀不兩岐。天地間
感應之理。各以類應。氣協則嘉禾生。心和則天地之和應。蓋有莫之爲而
爲者。自侯之治宣也。以詩書爲治本。以禮義獨教條。白髮丹心。勤恤兩都
循吏之政。庶幾見之。衛多君子。同寅協恭。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吾見其
和氣洽於僚友矣。明倫析理。誦詩讀書。泮水思樂。風雩詠歸。吾見其和氣
襲於庠序矣。嚮化興謳。力本務農。雨暘維時。年穀屢豐。吾見其和氣孚於
田里矣。以和召和。是宜瑞應之來。如引鑑對形。援桴鳴鼓之不可揜。見其
圖。思其人。觀其墨。知其政。千載而下。固將與合浦之珠。穎川之鳳。吳興之
嘉禾。漁陽之秀麥。爰濱津然弟之矣。不其盛歟。上方選用循良。以治行第
一入爲三公。夙有次公故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使泰和薰蒸。躋一世於

太平既醉之盛。其瑞應又豈止於麥而已。醴泉出。甘露降。鳳凰來於丹丘。
朱草生於郊藪。皆侯所宜得。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焉。侯記之。公名可庸。
字用之。自號敬齋。熟文物於故家。著功名於治郡。今受嘉議大夫寧國路
總管云。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望日。郡文學昌士氣記。郝經陵川集瑞麥頌。
歲壬辰。王師濟河。河南亡。群孽餘樹。狡狡蜎興。兵鋒遺黎。虔劉殆盡。而
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閒。突蹂汴洛。披攘亳宋。至于徐揚。亙上下。千有餘
里。姦宄抵隙。扇跨兩境。依險首鼠。血入于手。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
求瘼。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於宋。必先事於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
固。藩墻不冗。資糧鎧馬。靡擾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分陝東河南諸道
有金故地。置經略司於汴。命萬戶史公。行臺趙公。及中貴蒞焉。公等既至。
乃議事典。約法制。鉏桀驁。去蠹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扶索利
本。掊抳弊萌。進用老成。設施比次。井井以進。春年報政。帑有餘資。庾有餘
粟。四鄙不驚。民狎於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夏五月。旬人進麥一莖八
穗。馳驛上聞。洞洞屬屬。歡聲四布。夫黃龍白麟。赤芝朱草。爲獸草木之異。
無益於時者。猶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
兩岐。猶美於漢。炳燿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在草莽。不能騁望清
光。拜手稱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
河流湯湯。金源故墟。羽龍乾飛。千麾萬旗。蹈屬靡前。飲河長驅。河流不
洋。曾不爲濡。汴履恭傾。遂伐荊吳。千里搶攘。鞠爲萊蕪。白骨撐拄。枯血揉
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蒙劉抑元。巢貍窟狐。殆二十年。憤而不蘇。皇帝踐
祚。丙丙當宁。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爲冠
場。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旂常。爾爲朕行。兼彼夷傷。分陝建
臺。固吾圉疆。汝修汝戈。汝峙汝糧。乃拜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
羞。帝曰汝嘉。汝違朕憂。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濯其馬。鉏夷棘
荊。扶拄壞廈。顛羅躓蹠。崩屬解瓦。山通藪開。漸出單寡。髫童耇叟。傴僂罷
亞。失喜驚呀。悲集淚寫。載中王度。載宣王化。民具萃止。饗饗茂舍。乃斧其
桑。乃樹其積。乃聚乃育。乃室乃稼。務畜勸分。墾荒闢野。惟是怙安。莫敢侈
哆。惟是信義。莫敢狙詐。清以益燕。簡以益暇。緩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
油。兼我中夏。我庾既億。我倉既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改色。乾坤夷
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瀰瀰。汪洋濛溟。惠風不鳴。震雷不驚。雨暘燠
寒。弗竣弗乘。人和天和。年穀屢登。靈祉迭逮。瑞麥乃生。岐岐薿薿。八穗一
莖。旬人進只。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看乃襲。獻諸天子。以益鴻

休。以肄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揚志行霜月齋集
集慶路瑞麥頌　至元二年丙子。集慶路總管通議完伕在官之初年也。
率作統紀。宜衆交宜。令洽惠行。民用寧嘉。儲和揚熙。中暢旁溢。治德陰感。
物禎顯乎。維時溧水等州。皆以瑞來。及年。同時而馳獻者。禪兩岐而增秀。
來合莖而分榮。於是合州之黃髮黟髮。屋居壁處。抃蹈呼舞。相率而稱曰。
異哉。是其仰分而俯遂合者。是以表侯之善承。本盛而末乃豐者。又足以
表侯之厚下。至於曰來曰年之生。爲種不同。爲獲不同。而鍾祥顯異。適聚
爲無不同者。便足以表侯理化之所被。歟小大精粗。先後而一之也。非侯
之績。耿耿徽烏。於規爲矩度。充而不匱有餘。則何以玄通神達。而適暢宜。
嘉植充茂。並隆休徵。爲之貲豐康而彰社美者。能盛哉。如是乎。是宜有以
播宣備能。鼓著聲烈。以華衍久。合詞同忻。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惟德發祥。
厥盛惟族。神草靈芝。嗟如嘉穀。呴田油油。瑞邦章休。吁嗟乎來牟。斯德之
酬。惟蘇感物。上顧惟隆。合分會貳。孰異非同。彼顯之特。儷偶于一。吁嗟乎
來牟。斯蘇之積。惟愛育民。本充末茂。聯培無勤。顛靡穟秀。彼聚之紓。豈分
抽孫。吁嗟乎來牟。斯愛之孚。惟治周方。何粗何精。靡有後先。與時登成。彼
植之盛。小大胥慶。吁嗟乎來牟。斯治之應。侯膺殊禎。秩登禧至。均和弘乎。
願躋侯于鈞衡。民列侯德。以嚴金石。香朝夕。永侯休于千億。元史順帝
至元四年。夏五月辛酉。彰德獻瑞麥一莖三穗。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壬
午朔。洛陽瑞麥生一莖四穗。雙穗三穗者甚衆。陸子方集瑞麥圖序　大
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恤貧。議貸寬
傜。陽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通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悅。先是江
浙。歲比不登。旱澇爲災。有司體要未能如式。元元懷憂。青澤隨下。所以孚
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矣。夏五月。麥大熟。句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暨
陽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處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
侈張其事。請聞于上。惟漢之漁陽。夫善爲政。兩岐之歌。流詠至今。蓋生物
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爲奇爲瑞。今茲奇瑞。視漢有加。豈年之豐凶雖
係于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臣
不敢自以爲力。謹摭民謠。列之篇次。自附於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
之休
命。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八陌

麥

句容新志
國朝吳元年。麥兩岐者二。產縣境。知縣王成。奉以獻中書省。欽奉
聖旨。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司奏民人李文興。施仁獻瑞麥兩幹四岐。以爲予
之禎祥。故捧而來朝。予且悅且慮。何也。昔者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舜
之功德感於天。致鳳之來儀故也。文王治岐山。聞鳳有聲。亦文王功德之
所感。此二君當治天下之時。民乃和平。故鳳依時而至。當春秋麒麟至。夫
子惟之。蓋出非其時。當羣雄爭鬬之秋。民人塗炭。其禎祥之應。豈不致夫
子之感也。予身本布衣。起兵淮句。來渡江左。十有三年。四征不庭。科斂繁
重。治頑惡者。法律甚嚴。所任非賢。己身不德。日夜憂懼。不能自善。其禎祥
瑞麥。豈在予感而至。莫非新任有司得人。或者農民自勤而格天地。故生
瑞麥以祥有司。及勸農者也。然此天地造化。人豈能知。今後令李文興。施
仁等。慎心以奉天勿怠。欽此。　趙權瑞麥詩序。
有吳建元之始年夏四月。麥兩岐見於句容之近郊。如是者二焉。郊之氓走
欵之庭言於邑大夫王侯曰。聞諸鄉之老成人。是麥之祥也。祥必有所繇
致。惟我侯來令吾邑。公而勤。廉而愛人。是其應也。夫公而勤。則於事上也
忠。廉而愛人。則於字下也惠。而無傷。公勤廉愛之所感召。叶氣横流。天降
祥福。宜哉。矧茲祥也。不于其他。必於帝命率育之貽者發之。豈非惠養之
徵乎。我弗敢匿。敢告。侯聞之慨然曰。噫。有是哉。若知其一。未知其二邪。今
上以英武之資。拓遼闢統。建萬世無疆之業。句容實惟漢豐沛南陽比。又介乎輦
轂之下。上天眷顧。儲祥委祉。滂湃漫衍昭晰。傳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茲其爲祥也。豈臣子所得私邪。不然。何獨於茲一邑見之。在宋開禧初。其
祥若是。邑人刻石具在。今
有吳之建元也。其祥亦復有是焉。天既時運。昭然脗合。豈偶然哉。以天之眷
於爾邑。吾知
聖心之不忘爾民也。遂表其實以聞。樸惟休徵之應。德化之感。古若今一也。昔漢
張堪守漁陽。麥兩岐。實生其壤。民之頌之。紀於史氏。竟未聞歸美其君者
侯者。今侯不作謙抑。弗有歸德于上。且稍歸化原。昭揭德本。明著章徵。若
是。非尊君親上。公爾忘私。孰能然哉。推是心也。上可以獲乎君。下可以得

于氏纘自今璽書褒嘉恩顏兼至寵黃霸於潁川卓茂於密縣使吾民
得以涵詠
聖化沐浴膏澤其不兆於斯乎邑士氏既鋪棻盛美播諸歌頌推拙訥不能以聲
成文也為之序云 趙推瑞麥記 邑大夫王侯下車之明年夏四月民有
以麥一莖三穗獻者二以為侯德所感云侯受之謂其僚屬曰吾何以堪
之惟吾
王者定區宇肇啓洪業而句容密邇
王室基本攸在况今立號建國之始而祉祥若斯天其豈無意吾隱而不彰是蔽
王家之美而貪天功也其可哉遂表其實獻大府以
于
聞既以播告中外
綸言撝謙推美歸下澂屬勸勉嚴是有加匪頌下建恩禮優渥於是吏慶民抃
上下歡洽膏澤布懋戩用大稔邑士氏乃相與謀曰昔在宋開禧初麥有
祥如是文載於石具在今而不刻金石將何以昭揭盛美垂示永久遂用礱
石謁辭而以命予擬竊惟和氣致祥天地之常經也今侯嘉寵斯麥以昭
有吳受命之符下歸美其

上上推功於下君臣同德以和召和斯氏蓋將益被其澤豈不重可貴哉是足以
記矣侯名成字國用蘄春人其為治也果毅以立事廉公而愛人縣丞劉
名復仁字克禮揚州人主簿任名允字執中桃源縣人典史汪名宏字守
道泗州人同寅協恭駸駸政績固當大書特書茲未暇詳者特記瑞麥云
犂眉公劉伯溫集瑞麥頌并序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并作黎氏悝
悝莽走無路
皇帝徒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閒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眾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浙江
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來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來稱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
帝心謙抑每謙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
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鳳翔李思齊張思道據
秦燕晉趙齊梁之閒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
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
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翔漢掃清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茲爲嘉瑞和氣致祥下亦
招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王
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是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
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不可詞也頌曰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建平露其實
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財之資者哉元失其鹿
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清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遂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
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滂彼原田蔚若雲煙望
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
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答祿與權集進嘉麥頌并序 帝王應曆澤
被羣生天降禎祥以彰休德故詠於詩紀於書載之史冊傳之將來凡所
以見諸文章以爲美談者抑亦詞臣有其人焉
大明御極赤精承運八埏九有罔不來庭乃洪武六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壬午
中立守臣采獻嘉麥奇根瑞穗穎栗堅好禮部以聞

天顏悅懌翼日癸未薦之
宗廟越三日甲申召御史中丞臣陳寧率其屬十有七人見于
西苑悉出有司所獻嘉麥圖以示諸臣蓋自渡江之初以至今日二穗三
穗以至五穗者數十本命監察御史臣與權等十有五人各爲詩文以進臣
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斯嘉麥也其禎祥哉是宜銘之彝鼎播之雅頌書
之竹帛昭示後昆臣與權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
皇明赤符降精篤生
聖人應運而興維此
聖人天錫勇智武以安民文以圖治飛潛咸若動植蕃滋羣生既遂禎祥以時
雙穗有穀同帶有瓜貽我嘉禾來牟孔多守臣司牧撫綏
帝鄉天產嘉祥入貢于庭
皇帝曰咨匪台之績兆民奠安
祖宗之德乃召宗伯乃召工祝致告
皇靈荷天百祿穆穆皇皇本固支彊厥德無愆壽考不忘小臣司詠稽首進言
國朝永樂二年正月總兵官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宋晟進到甘州
中衛瑞麥大麥三本二穗一本三穗一本五穗一本小麥二穗一十三本

永樂三年六月。秦府長史司進興平鳳翔等縣民人陳子和等所種大麥一莖二穗至五穗者一十二本。十一月。山東青州莒州日照縣知縣戴原霄進大麥有一莖三四穗者。永樂四年六月。南陽中護衛差百戶周貞。進瑞麥四十七本。內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六月。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差訓導鄧玉。進民人賈義等地內所產瑞麥一百八本。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東漢書張堪傳。堪拜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北史齊王晞傳。晞皇建二年遷太常。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龍。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魏蘭根傳。蘭根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强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隋書令狐熙傳。熙為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宋史張禹珪傳。禹珪知澶州時。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進詔嘉獎。部

州曲江志。宋鄧酢侍。酢字賓禮。始興南城人。從家曲江。少穎悟。杜門讀書。紹興初。詣闕下上書。召試。授官。遷攻守三略。上嘉納之。知虔州。虔化縣夏秋二賦。自為書與民。吏不及門而集。歲以大穰。麥一莖數穗。閭里歌之。太平州圖經志。宋乾道二年。當塗宰韓琳。行野勞農。得雙穗之麥。獻于郡。州民余氏。又得一本六穗者以獻。洪邁因以瑞麥名亭。句容新志。宋開禧元年。麥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產縣境。邑令江公亮刻之石。徐筠為記。紹定元年。靈芝兩岐麥。同本竹。並蒂瓜。雙頭蓮。五瑞並產縣境。邑令張偘刻之石。漫塘劉宰跋之曰。有一於此。足為上瑞。況五者來備乎。然則邑大夫與其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處州志。鄭滁孫。字景歐。青田人。知樂清縣。敦崇教化。建宗晦書院。以淑邑後學。囹圄空虛。有嘉禾瑞麥之應。異政不泯。至今遺愛在人。傳頌未已。宋宇溪陽先生集。紹慶府教職瑞麥。淳祐庚戌。越麥向秋於學圃得兩岐者二。三岐者一。前此未之見也。先是平地漢。細民牛產二犢。嘉瑞送至。厥有攸自。具以告州長。金華王公。先主曰。是乃閫帥從漢中之休證。麥以卜坻京之豐。牛以兆田萊之闢。天地顧助。安和而發祥矣。扐興感先主之至言。欲鋪張揚厲。而材末之逮。敢撰成古體三十韻以紀事實。且獻且賀。幸恕其狂斐而垂覽焉。 耕稼間黔

貲。木黍憔培壤。秀實佳有之。嘉祥競爲楮。府主金華仙。晨毫躬紬縷。暖律哭吹鄒。長府育爲靈。節用寓封殖。寬征從字撫。去年民病獲。公把漏天補。今年趁春耕。公有月額雨。至和麥來牟。兩岐分藝圃。雙穗可奇觀。三穎駢珍吐。一如荀氏龍。頭角森踽踽。一如賈氏虎。偉彪稱最怒。友于好弟兄。長時支便僂。芒穎乍崢嶸。搖搖壯嫣嫵。苗脉共根株。萬物本乎祖。見說西家牛。二犢同一乳。碎啄眾難雛。異聞沓前古。歸功貳千石。為言物有主。憶昔辛丑間。紅塵飛白羽。陸海況坎壈。原田沒榛莽。厥角深顛憂。宅西命山虜。太平登九年。魚鳧鵠生聚。長嘯孫雲端。漢中我翰宇。片心天地通。助頃知已許。書業田不蕪。麥瑞冨高庾。萬寶飽穰黍。目中已無虞。坐待長橋紋。行郤九關虎。翠還天子地。醉言執童羖。衮衣遂歸來。上瑞此爲取。擁儒喜聞言。中夜常起舞。欲補嘉禾篇。徑訴驚尾鯉。來起巖詩仲。春勸耕。有獻兩岐麥者。和丁端叔茶使韻。 周原膴膴佯歌頌。我訪春郊屆義仲。市橋曲屋古招提。媚日韶風傳鶻鴒。布宣德意父老喜。醉飽盤餐兒女共。眼看秀色壟頭多。風落輕花枝穗重。來皇生意滿阡陌。不待池塘春草夢。道傳瑞麥獻者謹。秀出雙枝駿羣衆。春風和氣下披拂。產出禎祥呈妙用。我思昔歲旱爲虐。幾度枕天旨火共。懸知政拙謾心勞。助然弗稱甘眾從。今年春到一

犁雨。是處壽腴飽耕種。衆趾于邦競來作。剩粟烹葵羽田謳。三農慓遂富庶樂。四體如忘痾痒痛。只今胎此來年喜。大手鋪張頌屢宋。崆峒有詠拾遺語。茂陵作頌相如諷。司馬相如居茂陵。作頌曰。嘉穀六穗。詩成豈待擊鉢催。句思自惭撚管弄。與君拍手訪豐年。姑置剩離傾酒甕。吳泳鶴林集瑞麥歎 淺來麥夫哦之陽。麥秀漸漸兮登我場。岐岐而生自天產。兩兩而並維星祥。我行其野逢鄰長。鄰長忻然持穗往。自言此穗實秀時。六稔俱金惟麥仰。晉之四雄唐六岐。雖有其物無其時。我君聖武綏萬邦。我侯駿德為藩維。君臣允舜禹。十風五日雨。干戈偃息將兆和。拍手齊唱崆峒歌。李曾伯可齋集。戊申和嘉興守瑞麥行。 瑞麥歌懷安。三岐及六穗。嘉祥不虛出。良以氣和致。人言一草木。華枯且爲異。況茲一日食。有是三足記。此邦今扶風。中興號佳地。去年歲干厄。求懼憂莫弭。入春兩暘時。嘉驗應期至。賢侯政事師。其清一杯水。孜孜布上德。念念在民事。東都循吏瀕源陽史君似。一麥露雙穎。異世風同軌。華黍績新推。嘉禾繼前瑞。老夫卧陋巷。聞此躍而起。一塵猴受賂。二天幸托冀。誰謂大慶蕃。俯亦及憔悴。自今豐年兆。不若力田匱。當知太守心。根源自宮闕。務農且重穀。感召自茲厚。昔禱今五稔。千里共衣被。相逢二三叟。相慶更相慰。不圖田里歎。特作謳

歌喜耽頳溢鄉老。歡聲洽鄰比。餘波賸沾丐。罔功有餘愧。撫耄頌公德。拜手及公賜。長安咫尺天。政聲籍聞易。嘉汝襲黃績。寬予兒湯備。歸家陳歸柔。經綸展斯志。吳爺湖山集和管大老瑞麥什。　別來長恨見無時。不謂相逢總泣岐。愧我滯留身已老。憐君偃蹇官猶卑。思歸正續孤松賦。溢美空傳瑞麥詩。萬事從今休更問。秖知痛飲是吾師。吳縣志袁起巖麥三岐詩。　用過其才愧弗宜。但於牧養要弦誦。未應拙政才綦月。森出來年過兩岐。長短異形垂美穗。青黃間色識新枝。懸知瑞應由明主。自是豐年屬聖時。范石湖大全集次韻袁起巖瑞麥詩。此麥兩岐已黃熟。其間又出一青枝。亦已秀實。傳記所未載也。　民和神福固其宜。況有仁先四者施。吳稍即看收再熟。周年先已秀雙岐。蕙風半老黃金瑞。梅雨重春綠玉枝。樂不可支聊發詠。田間日月是芳時。　南康志至元丙子陳暫諮任內瑞麥記

余備守南康之明年。四月望日。屬邑都昌令師宜中。以瑞麥獻。且述父老之辭曰。雙岐一莖。南北一統之兆。弗産于他邑。而産于都昌。都者總會之名。昌者熾盛之謂。又豈非五穀皆熟。爲有年之占乎。儂不有賢太守以奉行天子之仁。斯瑞何從來哉。請上之朝。刻之石。以彰天瑞顯治績。諾永父訓今祈也。余俾其歸而語父老曰。自河圖授義祺祥之事。代不絕書。自來年胎稷。麥之爲利。萬古一日。至於登麥嘗麥。呂令特重其事。無麥之書春秋亦舉舉焉。麥之不可忽如此。今一梢特起。兩穗翼結。以人占天。即物明理。信有如父老之言者。然自昔芝草嘉禾甘露醴泉之瑞。有抑而不欲宣者。有諍而張且大者。要終而論。抑者或至今不容泯。諍者或隨以湮沒。得無以和致和。則爲祥。以乖致和。則爲異。此傳不傳之所由別歟。茲麥之祥。余固莫知夫所以致之者何自。若上之朝。則獻於諍夫爾。父老以爲一統之兆。有年之徵。則此非太守之所得私。而不可以不記。盍刻之石以俟夫觀民風采史筆者之採擇。詢之於衆。皆曰諾。遂刻之。耕列大夫江東西大都督府諮議知南康軍陳炎酉立石。句容新志句容縣瑞麥記。春秋書無麥禾。范曄書麥穗兩岐。經記異。史記祥也。江大夫以名家子爲句容宰。甫數月。政化決孚。犴獄空閑。叶氣薰蒸。震于異麥。有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厥芒慘密。厥實累好。句人曰。茲大夫之仁。大夫不敢以自功。獻之督率牧伯。督率牧伯曰。茲大夫之徵。復以歸之。乃論事秀穎。玉昭嘉應。是年麥大有秋。以經史所登載如彼。是宜特書。昔曹恭爲中牟。嘉禾生於使坐庭中。州郡交舉致身三吏。句容惡知不中牟哉。詩云。靡不有初。大夫其勉旃將見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大夫名公亮。常山人。今官通直郎。樊燕集瑞麥

頌并序。蘄水王侯爲句容之六年。夏有麥一本而岐實者兩。句人告祥。請美侯政。侯不自有。本諸王明。諸生燕。敢拜手稽首以作頌曰。　於皇來牟。厥明民受。自天降祥。于彼南畝。㚇其祥矣。兩兩並秀。岐然而實。或左或右。野夫族談。斯祥斯覩。誰其着之。侯我父母。繫侯來斯。我財我阜。殖我良穀。撫我稂莠。瑞應遝集。天寔民牖。視侯頌侯。願壽不朽。侯曰咈哉。乃言勿苟。本本原原。惜莫是究。聖人龍飛。百祥奔湊。洪業所基。此邦日舊。方古豐沛。畀瑛先後。神斯贊襄。胡不單厚。別茲體元。德禩伊胥。帝命率育。兆固非偶。念丕靈承。詎曰官守。敢竊天休。私以自取。目擊心祚。獻之王后。王后曰俞。爾予足手。是邦于懷。爾弗予負。今茲之禎。其亦而輔。宇爾民人。俾庶俾富。矢予膏澤。以洽孫幼。侯拜稽首。天子萬壽。永錫祚祜。邦家之有。小子作頌。爰愧古甫。式歌且舞。庶傳悠久。通州志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中統三年。授太原路總管。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撙度尺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凡六出其境。元許有壬至治集瑞麥賦。大名爲河北大郡。聞又屬州之大者也。皇上新守令之法。於是哈荅吉月魯元臣白守忠公嚴。皆以郎官慎選出守是州。未幾。政化大行。瑞麥駢生。或一稃而二實。或一莖而兩岐。二君寄圖。徵言於有壬。乃爲之賦曰。　靈芝兮三秀。珍木兮連理。邃蒲兮叢生。嘉蓮兮共帶。是雖委祥疊貺之可書。嘗不足以彌稃腹之殼霤。故粒米之狼戾。縢茲潼淵。芃芃大田。臝漾寖生。細莖神煙。四運周歷。六陽氣全。冷霧兔漬。赫兮實堅。方翠浪兮漲陸。條黃雲兮際天。乃䴱我穡。懌䉤電旋。京坻善收。中有異焉。金芒蝟磔。珠實蟬聯。一稃二粒。若子之孿。一莖兩岐。若首之駢。耋倪駭矚。奔走喧闐。念休徵之允叶。蓋有開而必先。即影而求其形。非根我黃堂之二賢乎。二賢設施。知所先後。既基化於庠序。尤盡力乎畎畝。習福感其至誠。坤靈獻其美秀。漁陽張堪。壽安劉懷之美。寥寥乎無聞。乃一旦而我有。歸之二賢。確不敢受。歸之天子。天子萬壽。昔聞緣史。茲應昌期。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歌曰。天人邊邈兮。理則一機。天不自爲兮。假人而爲。焉得九州兮。皆若人斯。俾我黎民兮。永不阻饑。陰子方詩題萬戶府瑞麥圖。　河中之野木連理。文人作頌何所美。醴湖之水蓮雙花。史臣紀異不足誇。木葉饑來豈堪食。蓮花雖觀空有色。由來上瑞是豐年。芙蓉城外麥連天。一莖三穗攢秀穎。好事畢中萬口傳。聞武堂咸政多暇。刀劍不如牛犢價。老農散飯香昇平。奇祥異産從天下。昔僩先收夏臘雲。雲題可卜秋田稼。絕隣西蜀杜參謀。困饑空懷當世憂。岐岡麥熟無人穫。且聞王師休未休。句容志元江東之瑞麥謠。

君不聞張堪作守漁陽時當時麥秀歌兩岐至今一千三百有餘歲漁陽
之地田父野老猶歌之至正十四年句容瑞麥復產城東田民持瑞麥獻
縣令縣令復似張堪賢所願今年多穀更多黍五日一風十日雨更有嘉
禾獻明府 樊淵詠兩岐麥寄陳清溪縣尹詩 紅湖蓮幹雙函德芝莖
九古來天地間嘉瑞亦云有芝蓮信異異未必可種粳如何貽來牟待哺
說衆口不見春秋時筆削若聾叟有瑞皆不書無麥乃深咨麥登已足喜
何况兩岐秀寶詔出秘珍此事夫豈偶向來瑞漁陽歌詠鏗宇宙自從絕
響後何人繼其右句容本山邑田少草木茂去歲罹旱裁民食炊飼首冬
雪兆宜麥大齊覡田畝今年春雨多尚恐雷車乳豈意漁陽歌復歌千載
後此歌賢令尹彼歌賢太守固知天人應政出造化手今君不爲功並以
謙自守但云麥雖瑞未必禾瑞否民間病已多一瑞未足救願言推君仁
溥作八荒壽舜風妙長養侍霖澤枯朽豐年多黍稌三四錢米斗飽飯山
中人黃雞酌白酒 程端禮畏齋集倪侯守濠州泰定四年夏產瑞麥自一
莖兩穗至五穗侯名頤字廷商君不見貞觀十二歲濠州野蠶成繭爲唐
瑞距今爲歲六百八十九復產瑞麥一莖二穗至五穗泰定聖神方御極
愼選守令司撫字茲州承宣寔倪侯庶富而教心戶至田里熙熙致氣和

亦此嘉祥見天意治先使民不饑寒甞麥爲瑞固同此不數朱草與靈芝
育北醴泉及連理漁陽之歌未足多陜號所進差可擬唐叔得禾書所紀
旣云書所紀倪侯何不獻天子只恐功大心轉小却退祥瑞書災異王惲
秋澗集瑞麥農使荀正甫過鄴鄲得麥一莖九穗蓋未之見也作詩以紀
其祥是年司農司復立一依已行條格丁亥歲夏五月也 麥秀從來說
兩岐連枝九穗若爲奇物關極數知陽盛人飲天和鬯歲宜同穎並歌唐
叔稼駢莖休頌漢房芝天心似嘉農司復一孔恩光總舊規釋大圻淸室
集題完者篤總管瑞麥詩 白下民登麥民歌秀兩岐攀邪原辭辭化日
景熙熙青澤均千里薰蒸是四時舜琴方日奏鄒律恊期吹玄渊猶存象
休徵不待龜誠通天自應氣感物無疵紀瑞農司書摸圖太史知聯纓珠
的皪雙珮玉葳蕤宿雨含芳膩鮮飈動綠漪烏嬰金羽盍蜂卿景雲披充
市邀湯餅比隣餉粳粢丙丁先薦祖庚癸免呼師肴飽夫願睦兕開鼓鼙
婦不須秦代泉無復魯憂葵子產多遺愛張堪匪溢辭頌愁連理木歌黍
九莖芝仙李猶蕃衍甘棠願永思登庸期燮理布治侍綱維庚也風雲會
偉哉雨露滋思文尊配稷洪範遠傳箕王道惟歸極民心貴未舜來年存
古典貽訓可無詩 蕭勤齋集瑞麥詩 休因瑞麥關詩工指有枝駢理亦

同聖代災祥都不論只憑人瑞作年豐 曹伯啓漢泉集題王仲通瑞麥卷
吳興賢倅政無疵功比漁陽更倍蓰賴有石塘文翰老霜毫寫出路人碑

蕎麥

廣雅蕎麥七月種九月熟然畏霜得霜輒枯秋無霜則蕎麥熟
凶年民饑有教以寄種蕎麥者於麥隴間雜下蕎子麥苗未長
而蕎已刈是歲霜晚蕎熟民賴以濟然浙東執麥晚有至九月者故土人
亦或刈蕎而種麥本草蕎麥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
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
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麵溫消穀止痢以作麩溫不
飴消渴止頻 味甘平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久食動風令人頭眩和豬
肉食之患熱風脫人眉鬚雖動諸病猶挫丹石能鍊五臟滓穢續精神作
飲與丹石人食之良其飯法可蒸使氣餾於烈日中暴令口開使舂取仁
作飯葉作茹食之下氣利耳目多食即微洩燒其穰爲灰淋洗六畜瘡并
驢馬躁蹄 新補見陳藏器孟詵蕭炳陳士良日華子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政和本 孫真人蕎麥合豬肉食成風癩 兵部手集治小兒油丹赤腫蕎
麥麪醋和傅之良 又方孩子赤丹不止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楊氏產
乳瘡熱油赤腫取蕎麥麪醋和塗之 丹房鏡源蕎麥灰煑粉霜 紹興本

草云蕎麥本經雖具性味主治然世作麵食之者亦衆發痼疾動風氣頻
驗其療病即未聞及云挫丹石續精神未聞驗據西北地多種產彼人亦
甚食之即非性寒之物當云味甘微溫有小毒爲是元尙從善本草元命
苞蕎麥甘平性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鍊五臟續精神久食動風令人頭
眩豬肉同餌脫人鬚眉雖動諸病猶挫丹石新安志蕎麥姿性羽幹赤花
白不類他麥秋種而冬食王禎農譜蕎麥赤莖烏粒種之則易爲工力收
之則不妨農時晚熟故也農桑輯要蕎麥五月耕地經二十五日草爛得
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待霜降收刈恐其子粒焦落乃
用推鐮穫之推鐮見農器圖譜北方山後諸郡多種治去皮殼磨而爲麪
焦作煎餅配蒜而食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如粉亞於麥麪風俗所尙
供爲常食然中土南方農家亦種但晚收磨食接作餅餌以補麪食飽而
有力實農家居冬之日饌也成都志按石泉縣皆深山窮谷土薄地寒無
水田杭稌之利以蕎麥爲生番陽志蕎花白幹赤冬熟畏霜非二麥之類
亦名烏麥或爲粉或煎或蒸而食之宋史高昌國傳 高昌即西州也地
產五穀惟無蕎麥宋胡銓詩夏早至秋田家種蕎麥以補歲事 千里還
經赤地建老農作苦也堪憐來年不復歎豐歲蕎麥猶能救歉年山色淺

深秋潑黛田毛上下曉披錦蕎麥花白天公莫遣霜如雪赤子嗷嗷要斛懸口家相率此麥最為陸放翁詩蕎麥初熟刈者滿野喜而有作 城南城北如鋪雪原野家家種蕎麥霜晴收斂少在家餅餌今冬不憂實湖麻壁油油更香油新餅美爭先嘗獵歸熾火燎雉兎相呼置酒喜欲狂陌上行歌忘惡歲小婦紅粧穗簪髻詔書寬大與天通逆熟江南幾誤計李新野鶩先生集蕎麥 神農播百穀賜羌族麥種下子分苦甘甘賤苦家窮西山律候晚春種夏苗黃秋花深入雲風浪綺霞動渾漲以時節收放遠原隴歲登蝸負歸兎徑行錯總積粱連雲根蔕秸亂墟家赤莖嘽釵股黑實盈筐甕銳首師郭夫騈結友張仲一身多模稜四角腹彰膛春開鐵眉飛磨溜塵粉凍浸和陶甄手灰火助培擁劃堅柢鐵石薄厚擬輕重不問鏡月圓行主壽眉擇拌窪新炒香揉以牛羊湩不托迎炊鍋芥美思貢奉來牟莫我貽枕擲尚珍送犬宛來首蓿與爾俱闕茸中都千貴人侍食嬋環拱流匙滑玉粒雕胡不在供四海會萬珍方丈無點空戎狳犬豕性真可賺粃共有客飯黃粱渾忘夢中夢

穬麥

本草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 穬麥味甘微寒無毒主輕身除熱久服令人多力健行以作糵溫消食和中 唐本註云穬麥做寒陶云性熱非也復云作屑與合散異此皆江東少有故甚酌言之 宋嘉祐本按蕭炳云穬麥補中不動風氣先患冷氣人即不相當大麥之類西川人種食之山東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穬形狀與大麥相似 孟詵云穬麥主輕身補中不動疾 日華子云作餅食不動氣若暴食時聞似動氣多食即益人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三元延壽參贊書穬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患冷氣人不宜食 客語穬麥關中謂之青科麥其皮粗梗如稻穬云彼中麥只就山上堆積經年更不飛為蛾

瞿麥

本草瞿麥圖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瞿麥味苦辛寒無毒主關格諸癃結小便不通出刺決癰腫明目去翳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止霍亂長毛髮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生太山川谷立秋採實陰乾蘘草牡丹爲之使惡螵蛸 陶隱居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合子葉而刈取之子頗似麥故名瞿麥此類乃有兩種一種微大花邊有叉椏未知何者是今市人皆用小者復一種葉廣相似而有毛花晚而甚赤 按經云採實實中子至細燥熱使脫盡今人惟合莖葉用而實正空殼無復子爾 宋嘉祐本按藥性論瞿麥臣味甘主五淋 日華子云瞿麥催生又名杜母草燕麥籥麥又云石竹葉治痔瘻并瀉血作湯粥食並得子治月經不通破血塊排膿葉治小兒蛔蟲痔疾煎湯服并石藥發并眼目腫痛及腫毒搗傅治浸淫瘡并婦人陰瘡 圖經曰瞿麥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高一尺以來葉尖小青色根紫黑色形如細蔓菁花紅紫赤亦似映山紅二月至五月開七月結實作穗子頗似麥故名瞿麥立秋後合子葉收採陰乾用河陽河中府出者苗可用淮甸出者根細村民取作刷箒爾雅謂之大菊廣雅謂之茈萎是也古今方通心經利小腸爲最要張仲景治小便不利有水氣栝樓瞿麥丸主之栝樓根二兩大附子一箇茯苓山芋各三兩瞿麥一分五物杵末蜜丸如梧子大一服三丸日三未知益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也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只用蕊殼不用莖葉若一時使即空心令人氣咽小便不禁凡欲用須以篁竹瀝浸一伏時漉出曬乾使用 外臺秘要治鯁以瞿麥爲末水調方寸匕 又方治石淋取子酒服方寸匕一二日當下石 千金方治產經數日不出或子死腹中母欲死以瞿麥煮濃汁服之 梅師方治竹木刺入肉中不出瞿麥爲末水服方寸匕或煮瞿麥汁飲之日三千金方同 崔氏方治魚臍瘡毒腫燒灰和油傅於腫上甚佳 寇宗奭衍義曰瞿麥八正散用瞿麥今人爲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爲心與小腸爲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止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正散者其意如此綴與本草瞿麥性味主治備載本經雖云採實陰乾今方家入藥莖葉實皆用但去其根矣治諸癃閉有驗味苦辛寒無毒是也又雷公有藥殼莖葉併使令人氣咽小便不禁之說無所據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瞿麥又云生絳州味苦辛寒無毒金撮要古真珠囊瞿麥味苦辛寒陽中微陰利小便爲君去枝用穗山居備用瞿麥只用蕋殼不

用莖葉。都使即令人氣咽及小便不禁。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瞿麥為臣味苦辛寒。主關格癃結治小便不通。逆膀胱。養腎氣利小腸通心經。決癰腫明目去翳。下閉血。墮子破胎。止霍亂。長毛髮。使牡丹惡螵蛸。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花如映山紅。紛葉尖而青。根如細蔓菁。色紫而黑。中夏開花。立秋結作穗似麥。故以名之。胡仕可本草歌括瞿麥主通關格病。小便癃結可宣行。決癰明目能除翳。墮子催生利月經。叶陵志瞿麥一名雀麥。赤名燕麥。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劉禹錫所謂兔葵燕麥者。

雀麥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雀麥味甘平無毒。主女人產不出。煮汁飲之。一名籥。一名燕麥。生故墟野林下。葉似麥。今註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生嶺南。在處亦有之。　外臺秘要治蛊醫并蟲積年不差從少至老方。雀麥一名杜姥草。俗名牛星草。一味苦。瓠葉三十枚淨洗。取草剪長二寸。廣一寸。厚五分。以瓠葉作五裹子。以三年酢漬之。至日中以兩裹火中炮令熱。內口中齒外邊熨之。冷更易。取銅器貯水。水中解裹洗之。即有蟲長三分。老者黃色。少者白色。多即三二十枚。少即一二枚。此一方甚妙　子母秘錄。妊娠胎死腹中。若胞衣不下上搶心。雀麥一把。水五升。煮二升汁服。　冦宗奭衍義曰。雀麥今謂之燕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疎。唐劉夢得所謂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者也。紹興本草雀麥產田野荒處有之。主治性味具載本經。雖古方治胎胞不出及齒䘌等疾。然近世亦稀用之。當從味甘平無毒為正。

燕麥

張華博物志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翻譯名義梵語迦師。後堂云。唐言錯麥。慈和云。北人呼為燕麥。南人呼為雀麥。南泉抄以錯麥為大麥。十誦指迦師為小麥。飯事鈔錯麥與迦師一物也。

青䅘麥

王禎農書世又有謂青稞麥不過名與大小麥頗異爾。種䅘用子八升。與大麥同時熟。好收畝得三四石。每石得麥八斗。堪作餅餌。磨盡無麩。但打時稍難。惟快日用碌碡碾過。亦助二麥不足之用也。

䆉麥

蘇州府志䆉麥有赤白二種。

穡麥

唐書代宗紀永泰元年四月。盩厔生穡麥。

旋麥

廣志旋麥二月種。八月熟。出西方。

稅麥

廣志稅麥似大麥。出涼州。

舜麥

續夷堅志河東縣舜皆出麥穎如常而無鬚。色稍白。每斗得麥十三斤。此地二頃餘。數家主之踰如今歲東家舜麥成。來歲西家舜麥成。熟無定所。終不出二頃之外。

舜歌麥

蘇州府志有舜歌麥者別種。

紫稈麥

蘇州府志有紫稈麥者別種。

火燒麥

蘇州府志火燒麥無芒。名師姑頭。

窋斯兒麥

國朝遣使者王窋斯兒之地。云其國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間古有人種植。今但有雜果木。其所遺小麥種。大如黃豆。常自發生。

碧麥

太平廣記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粟累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縝黑。顏色不老。出杜陽編。宋詠史詩碧麥。　麥名曰碧品為珍。表裏渾然一色新。食此體輕風可禦。頗吻大軫國中人。

金麥

杜陽雜編唐懿宗賜同昌公主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枝國所獻也。

指星麥

王子年拾遺記晉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

昆和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昆和麥。能調暢六腑。

醇和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令人可袒。

翻雞麥

洞冥記玄都有翠水麥。狀如飛雞。謂之翻雞麥。

延精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延精麥。延壽益氣。

輕心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輕心麥。食者體輕。

含露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

極異麥

王子年拾遺記嶺外大答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可審地數十年不壞。

穄麥

曲洧舊聞穄西北人呼為糜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為麥爭場。頗說天子西征。至于赤烏。獻酒千斛。穄麥百載。穄以米而不出太平御覽穆王傳鵜韓之人無鳧。乃獻穄麥三百車。腸之黃金

雨麥

任昉述異記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自生麥

太平御覽穆王傳天子至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唐汝盧宿楚泗濠民田麥自生。天禧五年四月。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

連理麥

宋史本紀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安州臨江軍產芝及連理麥。

種麥

治民書凡麥有大麥有小麥。又名做來牟。田家到麥熟時。正是四月。叫做麥秋。種麥最要及時。

常平白露節可種。下等薄田秋分等可種。中等田秋分後可種。上等田若種得大早。麥苗有節。又多生蟲。種得大遲。穗頭短少。又少結實。當種麥時。若遇天旱無雨。先用柴水并蠶沙漬溼麥種一宿。次早乘露水急種入土。若柴水浸過。使可柰旱。用蠶沙同浸。使可柰寒。到麥苗生時。若有黃色。使是種得太密。必用鋤減方好。　凡種蕎麥要在五月耕翻田地過二十五日。土中草爛。却再耕耩。凡要三徧。到立秋前後十日。並宜下種。假如耕地三徧。必得蕎麥著子三重。但候下兩重子黑色。上重子白色。即須收割。堆積在地。令白子日漸老黑。使是好麥子。若待上一重子黑。方去收割。那下頭兩重黑子都落盡了。北方多食秫子麪。即蕎麥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玄註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宜重之。陰陽書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種瞿麥法。以伏爲時。一名地麪。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田三四升。畝收十石。渾蒸。曝乾。舂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飧。甚滑。細磨下絹簁。作餅亦滑美。然爲性多穢。一種此物。數年不絕。耘鋤之功。更益劬勞。齊民要術種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六月菑麥田也。種大小麥。先時逐犁掩種者佳。再倍省種子而科大。逐犁擲之亦得。然不如作稿柰早。其山田及剛強之地。則耬下之。其種子宜加五省。於下田。凡耬種者。匪直土淺易生。然於鋒鋤亦便。穬麥非良地則不須種。薄田徒勞種而必不收。凡種穬麥高下田皆得用。但必須良熟耳。高田借擬禾豆自可專用下田也。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擲者畝用子二升半。下戊前爲中時。用子三升。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用子三升半。或四升。小麥宜下田。歌曰。高田種小麥。稴䅟不成穗。男兒在他鄉。那得不憔悴。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擲者用子一升半也。中戊前爲中時。用子二升。下戊前爲下時。用子二升半。　氾勝之書曰。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且放反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柰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耬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輂蔺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

去。復雪復如此。則麥柰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氾勝之區種麥。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時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麥凍解。棘柴律之。突絕去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豍豆。盡二月止。　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徧。看乾濕轉之。耕三徧爲度。亦秋社後即種。至春能鋤得兩徧最好。王禎農譜務本直言云。麥種初收時。旋打旋揚。與蠶沙相和。辟蟲傷。資地力。苗又柰旱。大麥非良地則不須種。小麥非下田則不宜。說文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夫八月乃金旺之月。麥於是月而生。五月乃火旺之月。麥於是月而死。是知物之生成。各有其時。種植之日。先後則所擲之子有多寡。種植之地肥磽。則所收之利有厚薄。大抵未種之先。當於五六月暵地。若不暵地而種。其收倍薄。凡種須用耬犁下之。又用砘車碾過。日種數畝。蓋成壟易於鋤治。又有漫種一法。農人左手挾器盛種。右手握而勻擲於地。既遍則用杷勞覆之。又頗省力。耬犁砘車見農器譜。此北方種麥之法。南方惟用撒種。故所種不多。然糞而鋤之。人工既到。所收亦厚。溫革瑣碎錄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最宜江阜烏沙之地。熟耕如粉。然後種之。必盛。黃土地及高山之巔。卻培壅則佳。鎮江志麥有大小之分。大麥之種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種。然又早熟。曰黃稃。小麥之種有三。曰赤殼。曰白殼。曰宣州。晉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暵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尤多。農桑撮要麥田宜熟耕。犂古人云。無灰不種麥。兩經社日佳。白露節後逢上戊日。每畝種子三升。中戊日每畝種子五升。下戊日每畝種子七升。以灰糞勻拌。密種之。若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忌子日。種桃多不蛀。則宜小麥。忌戌日種。　種蕎麥立秋前後。宜稠密撒。蕎麥種。則結實多。稀則結少。古今事通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註。首種宿麥。一曰稷也。以其先種也。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種藝必用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則其收倍。多。又曰。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呂氏春秋得時之麥。稠長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

均姐失時者暑雨未至腑腫均姐而多病其次早以節後時者稍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莊季裕雞肋編陝西緣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粘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膩唯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方為佳遺拔叢黃鶴口紫蕎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宋劉原父詩種麥 禹稷躬稼穡春秋重麥禾勸耕聊及暇稱力為侯多霜風辟凄緊日晏吏清和輕裘頓自娛扶杖勸來遇青青已布隴芃芃在伐柯農功欣嗣歲節物嗟騰波悵然念歸田自顧村婆娑虞儔詩和姜總管喜民間種麥 腰鐮刈晚禾倚鋤種新麥田家競作苦烝豚勞歲久翠浪愜初懷黃雲期後穫晴暖得天時肥磽隨地力賸欲觀風謠未暇發阡陌寧唯餅餌奢庶已粳習責蹤踏青州麴釀酒邀佳客蘇東坡詩鵓鴣麥行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麥青猗猗畦東已作牛尾稀明年麥熟芒攢攢農夫未食鵶先飧徐行俛仰君自矜鼓翅跳跟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為耘(次日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其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又夏禹本紀禹葬會稽注引地理志云山上有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又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先生

下筆漏洩不復檢耳東坡又祖堂澤叢書云世謂舜之在下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望他感召也)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郴州重修圖志種麥行 霜林老鴉尾畢逋田間拾麥擊相呼鴉將不使豕飢腸種在畦西行麥熟郴民智豈叱不如長夏忍飢疲荷鋤穿甘辛苦號饉月誰知他鄉餅餌如土遠村墟蒼顏太守本耕者貽爾來年種秋社明年分數上有司決無浪費令無欺陳肖愚詩種麥 新穀未升陳穀罄窮人托麥以為命今年種麥如去年去年滿屋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當兇歲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東州僅詠絨只今猴食遠如斯豈是造化有米除我無一語活四海對之泣下徒露禱催租官吏如未濕里正打門急倭急安得君眼如月長灼破麥田義與望陸游細雨集種麥 墾地播宿麥歃牛臨野泡未能貪佛日正恐失農時砣砣鋤耰尤勤勤祝史辭嘉平得三白吾飽豈無期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種麥 荒林僻左地時已及來牟頻學鵓種麥可憐人代耒莫言耒耜苦且願甲兵休來歲如旋磨機輪向滏滏

鋤麥

農桑撮要麥地內有草鋤去尤佳不耘鋤者其麥少收道僧利諭耘地苗當耙去草根耙四畔浮土壅於根株之側則添陽土而壯盛又鋤去近畔四圍草 又曰須是五更乘露未乾耕鋤則苗易長

防露傷麥

農桑撮要但有沙霧用麻皮縊長繩上侵晨令兩人對持其繩於麥上牽拽抹去沙霧則不傷麥王禎農書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苗乃茂盛既秀不須再鋤直至收穫註鋤麥倍收皮薄麪多而鋒勞鋤各得再遍為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集　文集名十三

王深父文集

文獻通考王深父文集二十卷。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擧進士中第，爲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持杜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遂盡革，加以五代亂離，先生於干戰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爲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散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情，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貴難、愛人犯闕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深父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父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擧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一作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

文獻通考王向子直，深父之弟。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潁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之有英氣，而能力自嬙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子直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歲，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其文雖遇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

文獻通考王冏容季，子直之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季容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傳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攷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一作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

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則亦足以發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同容季皆吾儕客長於敘事深父爲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今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余嘗敘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回子堅又集容季之遺業屬余序之余惆俗之婾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按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　南豐曾鞏又爲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者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志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陳二家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二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求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胡安定公集

宋胡安定公集

胡寅進先公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它論著其具以進臣寧退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沒十有一載遺文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況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機今主上眷言留學之意久而未懈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爲門次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跡泰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知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口筆家家異乎身踐其書使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轉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咸已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秉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効若夫記誦訓故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奧義微辭

既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迪來今故國家藏遂上　御府斯文不墜殆有榮焉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若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聰聽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弟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　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者眷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夙簡淵深之記遺餘篇翰更蒙清燕之求中謝伏念先臣早捐塵事志希任道謀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廬於三徑人憂已樂甘顏巷於一瓢吟咏情性而無彫蟲篆刻之爲究際往來而之乎損益之智中經擾擾多所散亡晚獲異居僅成編袟精志皎皎每援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關濟時之用進則傾輸於君父退猶關說於公卿往懷扶老而益堅猶晝抱病而彌勵自期有補絲莫一伸丘木成陰綽彰春秋之志裹書奏御倘珠旦暮之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家並惟於一堂繡衣不間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顏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以秩定外號分成門類從舊置進備覽觀函翔有光既徽斗牛之表清味無類合供燕覽之須

祖龍學文集

趙體國識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首典雅醞藉我國朝太平之文獻也茲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饘粥能保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于學其志可嘉尚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本於士美附希克治故書目僅存其名體國懷茲久矣於是謄抄刊補首帙始備庶幾可以傳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既望都文學趙體國敬識于卷末

華陽集

文獻通考　華陽集一百卷晁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群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爲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好爲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爲三旨元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讒賊云宋王珪華陽集許光疑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　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脩等表言曰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輔相神考十有六年晚膺顧托首陳上自有子之言以定儲議不敢自以爲功既沒一紀之餘僉忍諜功架以奇禍賴哲宗皇帝睿明闢門得以全度洎　陛下嗣守大位于其爵秩祿其子孫臣等雖

爲光。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臣承睿旨，宣取光臣遺藁。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謹序次成一百卷，繕寫以進。惟陛下表揚先帝之旨，臣明其誣謗而顯其餘烈，以示天下，不勝幸甚。上覽奏惻然，展讀嘉嘆，既又除罪籍，遷贈謚，使繪像，昇其遺思如故。夫賢者之處世，所可貴於天下者，不過事業文章而已。然鮮或兼之。昔絳侯有誅呂之功，而殆少文之誚；傅陸有立宣之績，而被不學之譏，則事業非不著也。相如以變婁之賦游金門，而無聞宗元擢作者之稱，均司馬而勝元，則文章非不工也。岐國王公拔冠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當熙寧元豐之際，翊戴聖主，光隆先烈。蓋自嘉祐之初，與歐陽永叔、蔡君謨更直北門，肇名振於一時，學者尤所師慕，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後雖當軸處中，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則事業文章可謂兼之矣。公少登顯塗，未嘗遽誦說平生著述，多代言應制之文，而無放逸無聊感憤之作。仁宗嘗稱公文有體。英宗嘗謂輔臣學士惟王珪能草制。神考每有聖作，多令公視草。嘗奉詔述高廉王、衛王碑，天語稱以真大手筆。逮仁英二帝紀，批詔以比班馬。公竟去三十年，後進之士聞公名，想見其風采，思欲誦其遺文而不可得。今裒集既奏，御直鏤板以傳世，將使天下來世知公之受眷累朝，爲時宗工，與古之作者並駕而齊驅，若是忠精結于上心，謀謨著於廟觚，載在信史，播在公議，此不俟書。謹序。

宋王仲修進家集表　臣仲修等言：竊以在冶之金，以自躍而爲駭；韞匵之玉，必待價而更珍。念父書之久藏，當聖世而難隱。臣仲修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英猷天啓，睿學日熙，制規二帝之舉，言合六經之訓。撫櫂臨極，纂承禹績之嘉；肆筆成書，丕紹先章之美。重念先臣某，少緣家學，蚤中甲科，校天祿之文，才稱金馬；視淮南之草，名在玉堂。作新兩漢之文，書潤色三朝之語。命世有儒宗之譽，史多天獎之詞。傳誦一時，並持語言之妙；協成大事，圖多翰墨之功。晚受知於裕陵，久登庸於宰路。當廟廟謨謀之猷，猶國家論撰之燕，單發精忠，仰贊格天之業。逮膺顧託，獨允定策之言，豎陷雖說之誣，但奏東方之牘。方陛下丕揚光烈，追念舊勞，辨銷骨之讒，既昭前董；覽變要之作，恨不同時。悉裒平日之遺文，益恰他年之榮遇。啓全勝之策，不及於生前；上茂陵之書，徒嗟於歿後。今有先臣集文集一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十五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等無任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大觀二年五月日，朝奉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上護軍臣王仲修等上表。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文獻通考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板上之。今光州有集本。溫公傳家集　陳冠序　右司馬文正公文集總八十卷。公平生片文隻字，靡不畢載。然公初意止爲傳家，則天下之士固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淳熙中，嘗板行于泉南，然後其書稍稍間出，歷年浸久，刓缺未可知。嘉定癸未，公四世孫遵出守武攸，復以泉本刊于郡齋，謀工未及五六，一而罷去，事逐中廢。是年冬，寶婺惠侯[illegible]之寔來，宣布之暇，閱其故編，喟然嘆曰：文正一代偉人，方其立朝建明，論議皆有關於治亂安危之大端，微而一話一言，亦足以警衆後進。是書也，雖莫爲前，吾猶將彰之，況既聞其端，其可已乎。於是益鳩木飭匠，嚴其程式，且俾冠訂正其字畫之舛訛。始于春仲，迄于冬孟，工告訖事，視舊本加整。自是以往，凡昔之願見而不可得者，皆可以家藏而人蓄之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子嘗贊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推其景行先哲之心，與天下共之，非好仁之篤，能如是乎。然則是書之成，抑足以見侯之志云。甲申日南至，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謹識。

宋毗陵張守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　臣伏見本路提刑司之得司馬光文集，鏤板已畢。緣光初被遇神祖，爲臺諫侍從，啓沃晝夕，所上章疏，具載文集。臣嘗竊觀其議論忠厚正直，深有補於治道。恭惟陛下聖德日躋，而學不厭。臣愚竊意可以仰資乙夜之觀。欲望聖慈，下提刑司宣取，仍乞以副本藏之秘閣。取進止。

宋薛氏齋書溫公集詩　不用須藏用即行，未分丘壑與朝廷。聲名依侍主來盛，非但潛心醉六經。

范蜀公集

文獻通考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遍，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

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張少愚白雲集

文獻通考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晁氏曰。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丹淵集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善詩文。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文獻通考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者。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　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君堂記。篔簹谷記。皆為同作。司馬溫公稱其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可知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人表出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

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鉤加。銅螭逸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其語意深又驗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今人讀之。隱隱然感慨無已也。宋項安世詩讀文與可嘉致其體。送新邛州范宗丞。蔡子亨邛州官多書。大字宜眵昏。中有與可集。瑤琨貯金篋。王郎以贈我。讀之淚紛紛。每到和蘇作。娃記字亦護。多稱蘇子平。或號胡使君。來使為之譜。其事蓋有云。是時黨禍起。無敢交蘇門。子孫抱遺藁。塗改仍竄焚。至今集中字。舛駁難具論。最憐黃樓賦。一字今不存。哀我誰作傳。見此傷人魂。君今當清時。往為刺史縣為一布宣暇。再三修此文。

玉堂集

吳郡志元絳字厚之。居峯城橋。天聖五年進士。與大簡。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真翰林學士。恐不能用。屬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為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衮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文獻通考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相吳越。本姓危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曰仔倡。兵敗。自臨川奔杭州。易姓元。至今建昌撫州郡武多危姓。絳能文詩。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晁氏曰。絳踐歷中進士第。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工文詩。為流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許應龍東澗集玉堂集序　文章經國之大業。致化之黼黻。其所繫蓋甚重也。然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詩綺靡而頌炳蔚。銘溫潤而箴頓挫。其體固自不侔。延若制誥。則又所以導達德意。使萬民和悅而止。王面言必洪雅。辭必溫麗。坦然明白。不歷厥旨。然後足以鼓天下之動。苟辭尚艱深。意或隱晦。則何以使癃老之夫。扶杖而願觀。武夫悍卒。感泣而思奮哉。翰苑之職。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為。然居其選者最艱其人。必純學明切。知凡體要典麗。如裴度。辭旨豐美。傳中和之氣。如景先。庶可追典誥之風。而當絲綸之任。尹師陳公。其有得於此乎。學廣聞多才高識遠。研精覃思於宏博之科。一發中的。繇是而膺玉堂之選。作為詞章。動合典則。純乎若圭璧之無瑕。鏗然如宮商之中節。播告之修。則深切

著明。曲盡事情。除拜之制。則溫潤典博。然寓規戒。表疏宣答之類。則其事實。其意婉。無不餘而約不失。今觀先皇帝踐祚之初。發號施令。罔有不感鼛動一時之觀聽。而丕應僕志者。豈非斯文之力歟。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蓋有德者必有言。公外寬而內明。氣和而心正。修身踐行。則中而不倚。好賢樂善。則休焉有容。以一念之真誠。結九重之簡眷。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豈非盛德之至者乎。故形諸著述。粹然一出於正。茲又有以見公之全美。殆不止於詞章而已。噫。德盛者其後必大。瑞明元相以典學雄才。得雋詞科。聯輝■華。而代言鼇禁。俾世其官。使兩制之號與文章前後輝映。固足為北門之偉觀。矧基命宥密。協贊廟謨。行將因武修文。以化成天下。功業日新。少師蓋有光焉。某竊疑佛作。如獲拱璧。不敢秘藏。刊于鳳城。俾廣其傳。以為天下之模楷。張方平玉堂集序。其在仁宗朝。嘗習知制誥。時夏戎桀驁。兵難連歲不罷。奏使謀畫。多士西垣。遷除更迭。辭得安其職者。某曰於朝。請得專典辭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濱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除御史中丞。未幾。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邪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閤。翰林故事皆

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辭翰，因俾兩院吏繕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辭語，類次為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為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冊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為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樞，俾子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劉革老序。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張公，謂河間劉某曰：方平知慶曆制詔也，是時王師問罪夏戎，選使命帥，多擬西旅，嘗以病白於朝，家留專典辭命，故當直演潤，視草行為多，踰年入翰林為學士，旋改御史中丞，後以內職充三司使，久之，辭使還職，浩乎中更，自外官召充學士承旨。熙寧某年乃罷。暇日追惟榮遇，凡歷內外制通若干年，斷錄其文為二十卷。昔者太宗皇帝飛白玉堂之署，賜院榜於堂上，方平實居堂之承旨閣，於是做以名集，而予宜為叙其說。某退而讀公之文，稽載籍之傳，而嘆曰：重乎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為事異理，非書弗命，四方異情，非辭弗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為辭而后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逾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理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定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是，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世寖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於於事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効，豈小補哉。自慶曆至於熙寧，雖仁祖恭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至工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聽觀。而於斯時典冊誥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圖目卓越，而述作之妙，良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祝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然，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高也。而公猶曰是為足錄者，顧以國家典章政令，數十年間，錯見是書，因不敢廢焉。嗚呼，是故公之心也。公行事開闔，章章在人，當俗國史，此弗論著，獨記公之言，推廣其意而為之序。元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尚書右司郎中劉某序。

蒲左丞集

文獻通考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公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宗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為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為人酷恭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

文獻通考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盩厔人。少善為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平中為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鮮于諫議集

文獻通考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滅王陶。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為有屈宋風族坎之式，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友屈宋於千載上，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東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頃以諸王子見鮮于諫議，子駿教之為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兮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為酌，無已參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為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

文獻通考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宋汪玉山集呂正獻公集序　應辰頃知成都，始得申國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削，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湮晦，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鍥板，庶幾廣其傳，為應辰方侍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來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又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多哉。乾道五年六月既望，玉山汪某書。

楊元素集

文獻通考楊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為二司使，暴其所為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居無為山，號無為子，為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

集 文獻通考劉狀元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鉛山劉煇之道撰。煇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先舁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澁。歐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煇也。公爲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煇既見出於歐陽公。忿憤造謗爲猥褻之詞。今觀楊傑志煇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獲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學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爲此憸薄之事哉。僚

棣楚集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實幽閒。非人間世。其與胥次丘壑相料理。兼次對趙公不遠子臨江太守善部。心目開明。於峽之險蔡宮以祠公。垦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仙汝濮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惡惟念往嘗陟峽予公。於公之文。惟知王已士爲達州溫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爲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諗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啓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況少壯之相去。渠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溫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崢寸長。識不凡乎。才氣之累。進夫名與時顒。學隨年進。驥龍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之指。又以歎二典光華。蓋萬物而不足。都其他著述。卑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藏起俗既平水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學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撰徒有墊膝歎有康濟早有陵。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爲之激昂悲嘗歎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爲莽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先聯句有曰。濶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訣後。復此洗胸無。壯哉是詩。有爲而發。玉山脈其高義。至𠉀稱其秀。至夫号盡人。良以此歟。音蘇文忠公精勁大節詞詠。善雖武者病之。是欲以小害大。得乎。世人謂士工於文。摩肝琢胃。辭以奇。然故王楊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使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亦頗之徒。頗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爲此邦重。汪之跋。爲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倦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茲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頡相與勉之。

古靈集 文獻通考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

時。紹興初。詔首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綱作。宋李忠定公集古靈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唯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然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綿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綉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而其餘事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諸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怪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刊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學校。卒已之子弟。身爲横經講説。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興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蹇被知遇。歷事三朝。號爲名臣。判部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稱。主闕庭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寶。大羹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餘音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篤平淡。知韋應物。其文辭高古。知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知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書。持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裒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爲之序。集中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哀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遭不極任而秉東朝之春持深謀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圖見屬

士既業所以　寵之者甚厚，嘗敕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顧為一言以發明之。其義不得辭，竊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為之，則將有託儒以為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為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為弄筆主，無足怪也。知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衰崇，士林尊仰，推為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陳古靈集陳公輔跋　公輔為兒童時，聞陳公密學先生名。今四十年，始遇其長嗣中散來守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疏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宣和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宗盛時，邈不可見，推原其咎，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為然，況在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為纖巧浮偽，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充義，復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真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難保，以公之道德才猷，遭遇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著，萬世不可揜，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旦，右司諫陳公輔謹跋。　四世從祖密學公，平日所為文章，不知其幾，厥後裒緝為卷者，僅二十有五，目曰古靈先生文集，以聖天子詔寵之，預有榮焉。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嘗舉刻于家，而其間頗有舛謬，歷歲浙久，且將漫漶，燁竊有意於校正，因仍未遑，每以為恨。竭來章貢，屬數條士參校亥豕，因命仲子燁推次年譜，併致之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紹興三十一年子月既望，孫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燁謹題。

李誠之集

文獻通考：李誠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繇天章閣待制，書子方殿秦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

文獻通考：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海秀，晚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焉。騏陳都官集蔣之奇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取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事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究窮古今，摘索秘幽，爽爽咀華，撫秀哀芳，自有[illegible]有所增，況淵演浩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為儔，而下顧揚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脩起百王之廢典，稽究萬世之閎規，凡微弊者靡不更語，識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判不之所聞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遭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也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爵之所挾，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昔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禹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晉吳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為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為可鳴鼓而攻之。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為不若說以仁義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夫子之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于梁陳之間，緩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觸其擊悅，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為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脩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為之，則不為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奉對於大庭，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屈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illegible]不得以聞直言，為可

情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壻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允誤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允擢爲第一於知哭爲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略云樓鑰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曹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曹公稱公之學曰推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萬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者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備其所未言者嘗竊後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挺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爲言之綦經濟之規撫定夯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

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截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公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倅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驟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亦思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棄斥而不悔方且優游盧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許充又重得罪然其後具傳而得秘丞剡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陳杞曰曾祖都官以慶曆六年貢牓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封識無茂明於體用科實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會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以憑藉先世遺烈叨躐從班惟知兢懼以保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爲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

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郵縣鎮園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孫曹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吳田曹集

宋楊龜山集吳田曹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田曹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固得誦其詩論其世讀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材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風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卒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

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晟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張文叔集

文獻通考張文叔集四十卷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宋曾肇元豐類稾陳文叔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喪得嬰兒充充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以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爲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甚之始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能始讀書就筆硯今儀冠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優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襄又優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序。

濂溪集

文獻通考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錄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并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周濂溪集度正書濂溪目錄後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爭傳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始說同人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遺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欽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本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遺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與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發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防度正記。

程氏文集

文獻通考程氏文集十二卷陳氏曰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歿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紹聖中嘗謫涪陵頤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未嘗著書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輙復條陳以求指諭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輒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準式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之心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一循其舊不容便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得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撰說而後通如遵誤作遵是也今使撰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若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寧食粟是此上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傳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惟務明白其肯故合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撰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墨窯不习不爲難矣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者已悉用舊圖其上以上墨然所未圖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未嘗書不容再聞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論沿沂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之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持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輙之意象又爲如何當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如熹之所以再三日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沂猶子之說以實前議矣改沿爲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去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沂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叔

衆却殊迫悉。似有强採力取之弊。疑先主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天剡象之。注云。剡與沿同。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使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悉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固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意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主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諭。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昔未能普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又使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文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於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敢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

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存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當謝書。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尤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掩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既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闕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主在文義上做窠窟。前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為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偕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并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目得一本作底。以備後使有所稽考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胡宿詩覽海東相公伊川集　將相文章主喬馬風流曹冠玉堂。各夢回方丈傳批鳳。句就伊川止獲麟。洛下勝遊空綠野。郢中高調絕陽春。猶欣正始遺音在。三復能還舊觀神。

張橫渠崇文集

文獻通考。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厚之。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謁告歸。卒。

王直講集

文獻通考。王直講集序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曾肇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為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為之誌墓。曾肇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王直講集南豐曾肇序　補之沒二十有八年。二子絪縕既壯。迺克輯其遺文。以授其舅南豐曾肇。泣而請曰。先君不幸蚤世。文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為二十卷。願有以發明先世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父。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天言。皆以尊聖抑邪異端。闡明先王道德之意。為海內宗之。於時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其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遊最久。不棄官。積年不吉以追於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辨於數公為多。致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

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於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於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措而謹擇之。本茂葉蕃，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穿古今，反復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充補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嗜飲，過酒輒醉，稍醒，雖暮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能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也。補之之葬，王文公爲之誌云。

宋汪應辰跋　南城王補之，世指其爲王荊公之學者也。其鄉人傅次道，又掇取補之之言所以與荊公異者，表而出之，以明其和而不同。余謂荊公所學者仁義，所尊者孔孟，而文章議論又足以潤飾而發揚之。貧富貴賤，不以動其心；進退取舍，必欲行其志。天下之士，其慕望愛說之者，豈特補之哉。及其得志行政，急功利，崇管商，怫人心，侵公論，於是其素所厚善如呂晦叔、韓持國、孫莘老、李公擇，相繼不合，或以得罪。其所暴而友之，以爲同學，如曾子固、孫正之，雖不聞顯有所忤，然亦不用也。補之沒於熙寧二年，使其少須暇之，盡見荊公之所爲，未必相與如初也。補之之孫稙，持其家集之僅存者以示余，即其書以推其心，蓋切切然以聖人爲準，以謀道爲務，忘其位之卑，身之窮也。則其於荊公，豈苟然者哉。隆興二年五月日，玉山汪　書。

按初槀與此不同。其畧云：荊公平日以尊孔孟、學六經自任，士亦往往尊之，以爲孔孟之徒。然而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以彼子爲利而不正，則三仁之評可改矣。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以性爲有善有惡，則性善之訓可廢矣。誠者天之道，以誠爲可以爲善爲惡，則中庸之學廢矣。有欲明乎善以誠其身，則將安所去取於此哉。然則補之名爲從荊公游者也，而荊公名爲尊孔孟者也。次道視補之爲鄉先生，固不可不爲之辨。孔孟爲世師也，則有發其聲而實背之者，門生弟子既不能辨，又從而尊之，是獨何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緝

集　文集名十四

南陽集

文獻通考：南陽集二十卷。陳氏曰：門下侍郎潁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

南陽集潁川韓元吉題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後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未子弟傳錄，輒散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平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喪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主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集遺事曾叔祖留司御史林宋實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編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爾時業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專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亦遂逸，訪於四方，其先盡獲，乃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僅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建，尤爲南豐曾公兄弟所推。嘗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於內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荷而藏，欲俟倫而傳焉。憶有河清之歎，因衰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元孫具位集謹書。

無爲集

文獻通考：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陳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無爲，其號也。

宋趙士彰序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思爲論道者之紀于茲。元詔有司修建太學，益以儒述紛飾治具，新書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爲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醇德懿行得名於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泰山，觀日出於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

於瞿曇氏之道理。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訣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搢紳間，歲餘捜獲不一。公遣辭典麗，立意奥妙，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為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脩文之意，不其韙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啓共分為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請大夫、知無為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彰謹序。

宋王之道序　大梁趙侯端質守無為之明年，距始至才數月，民安清靜，冤學之政，如熱者之得濯，病者之得藥，飢渴者之得飲食，發弊以蘇，流亡以還，境內翕然稱治，游刃恢恢，所向趣解。視一郡若無足為者，因顧其僚屬曰：文翁之於巴蜀，常袞之於閩越，皆汲汲乎庠序之教。是脩今正侯本略，必欲學士俗而助王化，蓋亦感以動之乎。吾聞無為先生楊次公，淮海之望也，以道義文章知名當世，至今學士大夫咸推尊之。其博物洽聞，則有若劉更生，應諧不窮，則有若東方朔，探禮樂之本，而妙於制作，究韜略之微，而達權變，旁通道藏，妙解佛理，蓋古人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者。孟子不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今其文集具在，目之曰無為。吾將使無為之人誦公之書，仰公之名，化公之風，而知所自勉。夫然後修庠序之教，庶幾其不肅而成，則斯集之傳，焉不可緩也。侯以之道於先生，為鄉里後進，以序見託，義不可辭，敢述侯之所以語僚屬者而系之於篇末。

又別集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而道非聖人不行，故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此道維綱四方，扶持萬世，載在方冊，命之曰儒。其後老聃氏得此道而一於清淨無為，是為道教；釋迦氏得此道而一於慈悲方便，是為釋教。三家雖建立不同，語言有異，而其訪求警動吾民，使愚者化而為善，良邪者化而為正直，陰有補於吾教亦多矣。蓋其所以更歷代之廢興，經諸儒之排詆，而終不能以絕也。後之君子以浮虛長而晉亂，齋戒修而梁亡，遂併罪其教。至和言而悉闢之，不知當時君臣之所崇信，誠得夫清淨慈悲之奇，晉雖至今治可也，梁雖至今存可也。悲夫！故侍講楊公，諱傑，字次公，無為人也。少以文學致身觸省，而尤深於釋迦老聃之教。元豐中嘗詔對便殿，問以佛法，繼被旨修道門科儀。平生所著二家詩文最多，得大辯才，適達無礙。當時好談性理之學，如臨川王介甫、眉山蘇子瞻，猶或避路放一頭地，而況餘人乎。今無為集外有別集若干卷，載二家之詩文云。

清江三孔集

文獻通考清江三孔集序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景仁，由此數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萬，多散逸弗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遵少愚守臨江，裒輯刊行。

清江三孔集周必大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武發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修事浸棄，不容矣。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彬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淮官敢事，上忠其行，矣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自諫垣入詞掖，掌歷呼儒字內外制，教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名，號曰三孔。今繞百餘年，而集叢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遵實來，政脩教明，贍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序。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刪直也。謂公兄弟為闖踈，則高古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傳雅具別者，此不備書。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王炎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年少耳，而論事漢廷，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然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季，士方馳騖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以身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臥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為軍師，則其才有以光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高其年嗇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生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兼據荊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朱元成，其同年生也。其為人工為文，書論事，而年止四十，遂賚其志以沒。寔來丞郡，元成沒已二十年矣，從其子遵得君文一編讀之，

力驅馳，意音開闔，可以高視輩流。謝艮齋為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艮齋許與不甚嚴，而評論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于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徒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問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累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益少，故某讀元成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為一同年生之無祿也。　王邁跋　　三孔先生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黃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居鄉則與原父貢父相後先。今雖膚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兄弟俱進士高第，經父舉賢良方正，對策極陳新法之害，直聲尤凜然。至屬名節，傳學工詞章，則有未易伯仲者。若歷官出處，大槩實錄載之為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說、珩璜論、詩戲，凡三集，舊所稱經文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他文，今皆不復傳。邁來清江，浩歌拜祠像，坐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宜搜旁索，日積月累，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成之、新淦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卽幕劉性之、新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撰校定。邁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為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傳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之郡闕畢傳，以粗舉義士君子之立言。其傳與不傳，蓋有幸不幸，未遽以存亡顯晦，為能否工拙也。況三先生名聲卓卓，自不可揜，奚待文而後見，而邁竊有意於此，蓋亦使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醞藉，日以泯沒，凡可扶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輩置之，則未免慨然于中，此邁之所以拳拳之。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者是者，幸先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濡須王邁謹識。　黃文獻公集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矯矯，況乃淵源嘗中裏。適從塵編識吳奏，想見世澤遺忠厚。長公平生二三策，太庭披膽驚群后。風流班班仲與季，茅茨來椽絕丹黝。獨追古昔寓陽秋，稍狀疵瘢到瓊玖。卻牆餘力歸賦木，古硬清圓無不有。炎初人文唇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歷木藝，巨筆侍接須好手。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夜殘，興論微辭頻擊節。追慕政復想捧心，贊美郡刪付鐫，只從遊起死不欺期，黨把殘書注空朽。

西溪集

文獻通考西溪

集沈遘十卷。姚令威二伯卷。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遘文通撰。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官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是為故事。文通吏事精明，敏為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間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庶悉天下業水心集。　西溪集序：初，先顏亮恭冠，舉朝上下無不畏憚，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之，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乙熒惑所落，皆賦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從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眾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處壯不預棄隸，晚始召對殿中，思感風眩而死，悲夫！予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僚同從孫鎔以公西溪集畫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頓挫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為飛遯，引註說文不若是愈，以辨孟子不若怨，尤非予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致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予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長興集

一卷

文獻通考長興集四十一卷。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為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遺誌其伯父振之墓，可考。括坐永樂事敗，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敘甚詳云。　山谷黃氏曰：沈存中博洽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

雲巢集

文獻通考雲巢集。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撰。遘親弟也。以兄任為京官，坐法流，晚事見揮麈錄。自永徙池，築室齊山，號雲巢，竟不復起。以文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雲巢集楊冠卿序　右真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衛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眞有前人典刑，醞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為最深。年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為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飯不相捨。揮為兄，浮沅湘，方舟順流，歷江淮而適吳楚，弔幽弔古，一觴一咏，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為多。乾道初，別公游淮壖，文字散逸兵間，既歸未幾，屬公赴玉樓召，遺藁為好事者取去，求之了不可得。後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詩文若干篇，為十卷。授其子季皋，季皋念其得之之艱，重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真應先生者，庶不辜

所期雲巢公故隱囿以名集云
淳熙改元莫春二十有四日

蘇魏公集

文獻通考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

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陰賊而頌器局閎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爲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哲廟其後元祐遷謫蓋上以爲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死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却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蘇魏公集汪藻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閒陳反覆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奉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章洗浮而已喻薄輿軒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致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周必大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正平本朝極盛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辟專門之學開眾正之路然議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十六年之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傳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若乃上爲人主所信中不爲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爲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宗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藩入從眷獎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爲儒學之宗嗚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舒林汪公彥章爲之序其書得善本於丞相曾孫玭通顯謨閣直學士張侯戭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官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于後淳熙十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必大謹記

輞川集

文獻通考輞川集五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爲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學士三帥秦鳳晉伯博極群書爲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皆視爲文

誠德集

文獻通考誠德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字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義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膺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玉溪集

文獻通考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爭爲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日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

文獻通考傳獻簡集七卷　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傳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

文獻通考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爲吏健敏頗爲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也

西塘集

文獻通考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中甲科小臣劇上古人所不敢言上爲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怨而已既而竟墮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學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視惠卿而跡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之

西塘集黃祖舜序　祖舜爲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預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

和丙中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稱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愚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閒寂，此正祇見昔限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也。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王荆公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為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生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懼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為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斥，顛跌艱阨，初無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徜徉里閈，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簀，了無遺恨，尚能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還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於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於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為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述，類多散逸。公之孫嘉正蒐輯綴緝，僅得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儻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實，誠可為末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俠，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梁山黄祖舜序。

元孫鄭元清跋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行藏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家鄉樞大資黄公為之序，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齋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刪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鋟板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復取斯集親為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黄公所為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備數金陵酒掾，因思盱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疇昔之好，持為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篇帙不紊，顧未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久而遂亡之耶。元清敬取篋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鋟之，並附使郵還寘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浩父及翁跋　士自一命以直官無高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東名委質，臣復歸田已斃，臣育此身本是報國之物。王臣蹇蹇匪躬之節，若自有區區之躬，則必無蹇蹇之節。知乎此，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朝聞道夕死，致命遂志，皆我分之當然爾。介公忝鄭令公之節也。熙寧大臣知公於未仕之時，濂堂寒齋之詩，擊節稱賞，又與已仕，曰：「善縻爾好爵。」公祗如鴟得腐鼠而嚇鵷鶵也。低晉抱關監安直門，會護民圖獻新法，觀權發馬遞通銀臺司，裕陵覽奏，惕然感悟，夜不安枕。翌日，敕罷不便於民者十有八事。公之擯斥至死，寘裕陵之心，我群掄天牖呼。惡欲寘公死地，惠害公，豈畏死者。每直書不曰乞斬臣宣德門外，則曰乞斬臣衆人之前。所謂蹇蹇匪躬之故，非公吾誰與歸。公冠而字曰介，孜而謚曰介。知死必往曰介，非公吾誰與歸。前太學博士林伯常甫生鄭公坊，慕介公節義，與戚配于津也，以公常侍親宦游，撰引古韻，列祠學宮，刻公父養昭示不朽，使津士聞風興起，知勢利鴻毛之輕，道義泰山之重，關繫風化，豈小補哉。伯常甫俾予為之跋，不謝不敏，又念誦與詩讀與書，不知與人可乎。延述介公之所以為介書者，吉同志，咸淳二年夏五月望，古浩父及翁謹跋。

康挺識　先生忠於君，孝於親，仁於民，知為國而不顧其家，知為民而不顧其身，獨立有守，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切直之言，為時蓍龜。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挺晚出，槩聞先生之風，而恨未見其文也。隆興甲申，先生之孫出守盱江，挺承乏泮宮，三日辱寵示家集，挺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於流離困躓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視遺佚則忘，阨窮則憫者，賢否何如也。既而貳車龔侯覽之，謂先生之文渾全博雅，片言單辭，悉存教誡，乃白使君請鋟版以

壽不朽。公從之，屬挺參訂舛訛，仍諭肯鳩工。越三月吉成，命以所刊版寘之學，俾諸生獲觀前輩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十一月朔日，延平康挺謹識。

范忠宣公集

文獻通考：范忠宣集二十卷。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先後有實行，早年病蔡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范忠宣公集擬論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望，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及後終始，足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數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如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請諭曰：忠宣大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祈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輕以見委，謙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

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集是似者歟而論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疆廟謨猷業具載史冊不待贊言惟公本於忠恕傳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過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書恕衰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已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及側蘇黃門謫楊長揮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佳處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持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

尤不可暴躁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而責知隨州再竄永州章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答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王仟纂中下達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觀謗公不遑餘力公不爲動卒貫其死二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傳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真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積衰郎故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遂其所罪亦固持心夫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鄉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復章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平心而從學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汎今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歟聖憲肅皇后與徽皇侍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使迎勞不絕公時在瞀發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嘆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詔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陳宗道跋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世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昉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欽誦肅容起敬起慕摘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崇徽先生充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宜傳可爲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衛再拜謹跋

劉忠肅集

文獻通考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見四舉於鄉試禮部爲第一登嘉

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爲集序述其出處大槩劉忠肅公集劉安世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德府昭河縣丞劉跂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頗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沒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陋自顧不足之羞而其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舉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後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積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觀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邪安石稱御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

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彌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條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遂令分析，是使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寘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發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嘗奏眷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己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經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辟司空府為局，召永壽單領之，未嘗諮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令兩省各遣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稟，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吏當衆議。明日呂相又袖稟屬己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遷官，時忱蘇安靜時，僚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既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狗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讎怨，言章屢聞，過實不足深遣。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及

疏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尤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咎，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鄙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巨庶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主肇除知宿州，言者論肇前在揚州不法，彥若、肇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肇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宰、龍小人為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先專以章邢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邢恕請官至京，罷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為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嘗過見公，間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illegible]如此，置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於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直，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

搜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栢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栢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粹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着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杜罷職知貴州。又分司從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足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悴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主喪。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仕中司。嘗彈疏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誅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駁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爲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侵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致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誣妄明白。具以語致。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叙復。誣謗所生。皆得辯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曾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持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處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學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范子功集

（文獻通考范子功集五十卷。晁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

畫墁集

（文獻通考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晁氏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溫公薦。爲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後竄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乃爲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居士。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陳氏曰。舜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爲諫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主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爲譏謗。坐貶。）

周紫芝大倉稊米集書畫墁集後（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意印張芸叟集。售者至於填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翕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豐間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章。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駐多少。偏照淮南數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焉不止於此也。）

范太史集

（文獻通考范太史集五十五卷。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做時只胡亂寫去。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真西山集跋范太史集後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戴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競華纖巧。極其彫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氏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觀。而上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雠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縱使公平生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月日夜讀公文。不勝嘆仰。書于集之後。以歸于公之孫某

汪王山集書范太史集後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韓休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八年四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槩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論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灌園集

宋史呂南公傳。南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嘗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所著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文獻通考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熈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衮斧。書將成而死。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呂南公灌園集符行中序　劉夢得嘗稱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秉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吾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視瀟湘間焉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於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於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姑山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章。精深浩渺。自成一家。羞同舉子筆。綴緝陳言。氣象萎薾。迎合有司之好。熈寧初。嘗預鄉薦。廷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務古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奚足爲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痛傷。余先君昔與之游。備知其賢。每嘆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泰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寄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早位。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夫。先生姓呂。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問。雖世其家。收拾先生遺藁。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余領漕江右。循行到鄉。郁携見訪。且屬爲序。欲傳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於是乎言。時甲子孟冬旦日。左朝奉郎權發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借紫金魚袋符行中序。　宋崔紹序　宜興蔣公之治建昌。以勤勞率僚屬。以廉平決庶務。取於民有制。曰奉公上而已。未嘗擾也。施於刑有威。曰守法律而已。無所私也。用其至誠。而比歲豐稔。枹鼓稀鳴。圄犴單出。人以樂生。公私富實。爲善之應。詎不信哉。公曰。民既富矣。何以教之。會今天子詔郡國興庠序。公於是剏爲新學。巨宇儀物品式條章。皆法治古。冠嵬峩峩。絃歌洋洋。風化以行。遐邇改觀。既又建唐撫州刺史魯郡顏公祠堂於麻姑。寫鄉先生李泰伯之像于郡學。以厲名節。以敦道義。以崇學業。又以爲未也。則又訪灌園

先生呂次儒之文。編摩校勘。刊定鋟板以傳永久。次儒好學能文。出於天性。苦節自守。不肯妄求。前輩鄉先生。皆愛其文。而服其行。嗚呼。公之刊此文也。豈直爲好事哉。將以勸千里士君子焉。於學。而志於文。周旋於道。而不改其操者。公於政術既如彼。於教化又如此。可謂賢矣。紹興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建昌軍司法參軍崔紹書。　國朝月廷臣序　灌園集者。泰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過佳山水。必託之毫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燹。意其涉艱蹈危。憂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一欣戚。聲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伯餘首。出以示余。諷誦之不啻敲空戛玉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蜀黍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爲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擅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昌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蕩天下之目。聒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璧脫去凡近。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須臾瞬中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別離。無將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互萃獵場觸髏。煙草傷心墮淚之地。覊人之情。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上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盛。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骫骳。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亦擊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伐檀集

文獻通考伐檀集序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爲序。廷堅其子也。世所謂山礀水涯者。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廷堅詩律蓋有自來也。慶曆二年進士。黃庶代檀集。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己。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乙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預。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參常兩廝。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亟棄養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叢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泰。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顛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爲題之曰伐

體集直識其偶然其往者文字若有病痾求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豫章集

文獻通考豫章集序三十卷外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於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戎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朝請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類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天驚以為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公歷觀歔欷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

鬬果為工號稱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翺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無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如承天塔記黃給事行狀毀壁盖其顯顯者也諸孫㽦子耕集而傳之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編局不能汪洋趁赴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 陳氏曰黃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刻 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年譜二卷 陳氏曰山谷詩文其甥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刪去者故任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監丞黃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後重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錄且為之譜今刊板括蒼黃庭堅豫章集跋了翁序 山谷黃公之文元正羅公稱許者眾矣

江湖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書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攷于元民之言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眾賢彙進博文蓄德矣非前比元祐中來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荊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眾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僰侻之所嘆木石之興居閱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躍躍興起也至其閩棊郡屘覓張董上坡則書溢詞端荊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低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為小人承望時好擿摭承天院記語寘之宜陽雖游離險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疵嗚呼以其所養若是故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拜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豈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諫眾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

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生發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于王氏不見章季於邢趙姻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諸無副衣匪娛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復於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元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中余同郡人 陳長方序 立言非君子之本心然古聖賢常由此以見於後故世之士不知其因人而傳也遂謂言為足恃疲精神窮目力為書邀名以榮朽骨敗筆流紙動千萬計而言之有補於人能傳於後者百無一二也亦果何為哉先君豫章公少有經世之意聞一善士千里從之勝己則師類我則友雖不如己者亦各以其長而錄之一有未見又勤勤為記其名氏州里嘗有大匠營室之論謂梁棟杗桷無收早取然後夏屋可成適當道消之時志不克就退歛所有以善其身故事業無見於世者不刻意於文字語言而遇事應用亦時為之其兄弟拾遺業為上下二卷來者儻能觀瀾而知海則公之梗槩亦或於斯見之若夫

負高才。蘊智術不用。而耻為直尋說過之事。急行道。愛斯世。不違而無憤怨悲嘆之辭。盖所學者然也。嗚呼。惟天下吾類。知非父子之私言。 宋張耒序 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也。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學詩。源流甚遠。自以為出於詩與楚詞過矣。盖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彷彿者也。故其往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大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爾。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趍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其詩雖特妙於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害騷雅處。昔柳子厚讀鶡冠子。以貪夫徇利。烈士徇名。誇者死權。品庶每生數語。爲非鶡冠子。何以知之。曰不類。況古語之與今語。其類耶。至其為黃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以屈原。可以潤步古今矣。雖使柳柳州復生。不能出其右也。 宋洪舜俞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詠。不于人物之盛。而于其生。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祐間。其生也類在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

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扶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故為篇章。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莊子。分內外篇。集如韓淮陰侯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內集如諸葛武侯八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奧。衆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進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而化。內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任處士。騏天成。摭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者。嗜欲然以內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竝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予達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眈眈。檢書探研。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卿守蜀。白首矣。惟父書無傳。乃目鮮。求錄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其晚出。未聞其獎。何敢贅。樓攻媿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內外。嘗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能辨

水驛。欲知內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宋陸游跋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彥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錄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 宋林光朝詩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家隱詩讀豫章集成柏梁體 元祐昇平趍治古。誕布人文化寰宇。道山翰苑郡仙處。一代文章繼周魯。斯道盟寒誰是主。眉山二老文章虎。眉山鑒裁高難與。網羅九萬搏風羽。晁張超然鴻鵠舉。秦郎繼作翹翹楚。餘子紛紛謾旁午。韓門籍湜何須數。豫章詩律加嚴苦。洗空萬古塵凡語。後來鮮儷前無伍。真是江西第一祖。錦繡陸離經肺腑。實唾珠璣終日吐。允類煙霏驟如雨。混然天成絶斤斧。騷經抑怨知何補。白雪陽春空媚嫵。囊括鮑謝包徐庾。下視謫仙平揖甫。近時作者宗無許。入社技名仰成矩。殘膏賸馥爭探取。派別枝分已難聚。尊黨同門伐異戶。陳言糟粕棄如土。宗門不絶僅如縷。究竟崎能踵前武。遺編堆案瓊瑶譜。八珍閒列

羅據。姐誦之琅琅中宮呂。心清何止頭風愈。古人純全嗟莫覩。徒味篇章想晉組。鏞張盛美誇才諝。自笑當門持布鼓。徐衡仲詩次韻陳雲巢借余士衡山谷集 一代風騷黃豫章。殘編久矣落書坊。重參要與宣城合。發祕仍須李氏藏。更為不妨知古意。借來寧復嘆今亡。餘燈續日江西出。併仗珠分別正旁。 再次士衡韻 照眼珠璣詩一囊。携持誤入善提坊。笑君才大足進取。如我病多甘退藏。濟濟後生真可畏。紛紛前輩亦云亡。主盟蓮社有公等。圖領掛名靈運傍。宋李莊簡公詩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擁角平來棄短檠。捐書煕生眼方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窻付後生。近日呂居仁令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魯直為宗主也。 熊朋來詩 黃元翁雲間長笑集。 不見雲間長笑今但聞雲間長笑聲。未知長笑笑何事。我亦仰天為絶纓。君家魯直更善笑。出門只見大江橫。何如雲間立腳高。濁世僕爾黃河清。世希仁笑如黃河清言平凡。月來遠想禪僧應。電過曾聞玉女驚。上棚下棚弄傀儡。東樓西樓射明燈。雲間仙人笑句句。下界俗子走營營。我老埋江無笑疾。不看司空贊下錦囊盛。唐杜牧入洛見張好好華今雲來撥日。雲華以錦囊盛其貴。雲生二見逐大笑不言。

柯山集

文獻通考 柯山集序

一百卷。晁氏曰：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穎兖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人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復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　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爲之而不見其爲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斂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斂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宋汪藻浮溪集柯山張文潛集序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殊，异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復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穎兖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少公之客也。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禮制敕贈，音節跌宕，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宣和五年五月日，新安汪某序。

淮海集

文獻通考淮海集三十卷。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類橫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宣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　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坡云：但如公上呂申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己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爲奇也。呂丈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爲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揖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集曰：人人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陳氏曰：秦觀撰。晁無咎言：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秦觀淮海逆旅集自序　余閑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志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乃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惟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惟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畏乎。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邪。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同歸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淮海閑居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目淮海閑居集云。　右學士秦公元豐間自序云耳，故存而不廢。今又采拾遺文而增廣之，合爲四十有六卷。大槩見於後序，覽者悉爲淮海叢編集。宋祁序　詩爲天地醞，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蹶其命而怫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顧於道愁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又沉湘，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踣於野；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衆排迮，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擿，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驗者。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不能阨其數，以無求於世，與道彷徉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資能詩，始來京師，以

高言警章與士大夫相酬謝。士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號
師亦以寵焉。後遂以南方巷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目渤東西山
溟爲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依區。一物一興。觸公之思。不能給而吾
疾焉。可謂取其腴多矣。公又挾患力自任天界不能執之手。故前後所著
踰千篇。分目數集。所謂淮海叢編其第三集也。屬予以叙。公之得講人口
貴人紙者固多。不待僕贊既顯矣。雖然。領一言焉。公之徒若有辨如淨名
者。或呵公以外學自郝。公云何而默其可。使子擇然云　邵輯書　右秦
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缺。讀者病焉。嘗以蜀本校
之。十纔得一二。或者謂初用蜀本入板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榷參考。增滿
事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
真文之不敢臆決者存之。其字之瑣碎。如齊爲齋。群爲群。教而从孝。戲而
从虛。眞不从匕。戚不从戊。此類甚多。不可悉改。乃以其法授同事諸公。俟
他日重刻則正之。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萬點愁如海。以落
爲飛。兩行芙蓉淚不乾。以兩行爲兩打。皆合訂正。又其間有下俚不經語
戕於以筆墨勸淫。疑非學士所作。然又不敢擅刪去。亦併存之。以貽好事
者。紹熙壬子上巳從事郎軍學教授永嘉謝雩跋喻良能詩讀淮海集

五言未數韋應物。八面須還秦少游。
花氣湖光吟鑑水。雷推雨電賦黃樓。

后山集

卷　文獻通考后山集序二十卷。晁氏曰。陳師道無己。
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
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祕書爲正字。以卒焉
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石林葉氏曰　世言陳無己每登覽得句。即
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
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專。不
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絕藝。信未有不
精而能工者也。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
皆斂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
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
字簡潔。極有法度。微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己作文最
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
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復齋謾錄曰。予贈子由門下客
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
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詞

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
君有道舉。化行鄉井淳。張侯公理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
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
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
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
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
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志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
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
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材。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
全也。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
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復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
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
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韙刋於臨川。云未見魏本。仍
其舊十四卷爲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
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

號也。　又曰。陳師道無己撰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亦於正集中錄出入
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
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
闕也。陳後山集謝克家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
之緒餘。而與美者爲文。文之緻練而幼眇者爲詩。儒者以學成德。以德輔
言。未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廣者源必遠。蓋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觀之哉。林
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雖有見於一篇。於吾孔子之意。未大相
遠也。子貢以言語列於四科。其病之也。則宜不曰。皮之不存。虎豹之文安
附哉。余竊意其古之遺言也歟。抑亦有為而言之也歟。彭城後山居士。陳
無己師道。苦節厲志。自其少時。發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
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除太學
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
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東州。入祕書省爲正字。以卒。實建中靖
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富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
此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辮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
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

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
世俠喜誦其詩文乃若其學至行或莫之聞也余於是概見之以詒夫孔
子之言尚俾來者知所先後云爾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
宋陳仁子序文歷遂古之初典謨雅麗盤誥聱屈近古如漢猶難之班揚
而降雲猗濤號擇爲唐豈爲宋唐文倅雜經韓柳也剖義脉奄奄到今猶
衆下人宋文豈異時歐蘇祖左海内士若淫注墮地遲遲不易繁文小技
也抑果關大氣會耶黄峻截泰浩蕩飛張深沈游蜀山門人具一體斕斑
藻太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縝密細膩時人尤未易識履偃息南榮荷風
襲人抽卷讀記序則畫榆古楂偃蹇而蒼秀也眾論則泰宗封登屑然有
景光也跌叢埋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
稱公詩必曰陳黄至妙處不墮杜後獨於公文獻欽思亭記參寥序餘未
覩大方因刊本諗四方操觚士知杜陵公益無之持較蘇門甚矣軒之似
夫子也軒之似夫子也　孫覿跋　蔡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
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秦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
遣撰筆徵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嘗亡兄行述而南豐嘗爲英宗實錄檢
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稾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

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
而卒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
無己於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無已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
豐爲檢討官不逾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已始入
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𢹂括知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編修
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闢也試官
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
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蹙頞南豐雖作者敢加横筆於邢和叔
之文乎會之爲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闢既知尊稱南豐無已而不知二
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鷄唱夜不寐書付填堪余曰幸付填堪若以示識
者則横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倜乎盦齋鈆刀編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
韻　疑疑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斷行已有深闊司法窺唐杜文
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簡仰高山可正平詩甚美元多恐墜公墮此間
真焉四君皆可嚴七年開汴泗空千載飛叔用何斯舉僅一班凄涼大陽
侵埋沒若何山

濟南集

文獻通考濟南集序二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
華山李廌方叔撰又號月巖嘗東坡知貢舉得試
卷以爲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賦詩有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
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李方叔濟南月巖集宋李之儀序吾宗方叔初未
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讀之如泛長江遡秋月直欲挐雲上漢不
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爲之得貽久之而不能釋目東坡笑相謂曰子何諦
觀之不捨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謝安蹈海至於風濤蕩潏而不知返徐
問舟人曰去將何之子豈涉是境界以追謝公乎又曰吾嘗評斯文如大
川滿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未媵所得亦幾然東坡曰闕之歐
陽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價不能異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
多予頗覺乎余曰覺則殆矣惟其不覺其殆所以爲斯文也比從其遊稍
吃至於論事則亹亹不窮而語亦不甚才信乎其吶於言而富於文也從
容既久賦目所更體制不得而一乃雜衆而争長隨定若不出一人之手
偉麗璀璨無異入泰府庫千奇萬騎目焉之眩瞀而不能已又若泛剡溪
交流競秀衆應接不暇退之謂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者渠不諒哉間與之
即席分韻余方點筆挨紙則已爛然滿幅傾坐賞歎爲不可跂及矣求論
其工其致妙絶倫殆天賦也方天下承平講明六藝招來一時人物宜得
過秦哀弊咮崖之議論上林廣成之賦頌以繪藻形容鋪張揚厲爲一代

之所華焕昔王勃當儀具衆集之際五史分授册詞彙然皆爲劉歆下直
且就焉命遽出乃倚馬却座之揮九制此皆方叔之任也不幸不及禄以
卒天下知爲文者莫不惜之柳子厚謫死窮荒獨退之祭之以文曰子之
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嘗有
請其文或至捲卷流涕重歎前人一何幸而退之之言爲不妄發也方叔
沒後八年其子稱秀川集其文爲若干卷號月巖以書抵余曰顧有以序
之余得方叔之文多矣集之成則恨未見也姑道嚮昔之所欣慕與夫聞
之先生長者之言以報之秀川卑持其發甚似其先人蓋駸駸其未已也
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　周紫芝書　月巖集後華逸民
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端叔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
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
知此老之言爲有旨焉然而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爲文
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清臺劉德秀惜本於妙香寮乃書以
還之恣齋筆記李方叔號濟南先生月巖集　晁無咎號濟北先生鷄肋
集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奕恭所藏者小字本余嘗云早起睡小
寢極有味作文必先讀古文今口吻熟奕恭曰二事暗合東坡今閱月巖

集信然余經史之外便列歐蘇黄陳秦晁晁李八集于座右朝夕覽焉

李文叔集

文獻通考李文叔集序四十五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鬯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無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書嘗引之其挽曹直五言八句首云曹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沒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尖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絶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瘧亦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來時欲舜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言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叔筆勢略與淇水相頡頏

鮑吏部集

宋汪藻浮溪集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裒欽止之詩文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遂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叔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大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黄魯直張文潛後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手下帷貫非鮮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止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録欽止之平生大槩而併見之紹興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安汪某序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四

陀羅尼自在菩薩品第二之四爾時世尊舉身顧盼觀諸大衆如象王迴而作是言諸善男子誰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沒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是時會中有一菩薩名諸法神通自在王即從座起胡跪合掌而作是言世尊我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沒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爾時衆中有一魔王名曰神通其所住國名四天下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安置如是供具并及寶坊置何器中而守護之令不毀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凡言器者性是無常而我此身常住無變善男子汝今應當諦觀我身爾時魔王聞是語已如教諦觀見其身中有一世界名水王光有佛世尊號寶便鉢羅其世界中有大寶山如來處中結跏趺坐與諸菩薩宣說正法爾時魔王見是事已心甚奇詫即禮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我今始知汝有妙器堪任護持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滅爾時魔王即白佛言世尊我往來見如是菩薩未聞如是微妙時欲學聲聞入於涅槃我今既見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威神之力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假使我身恒沙劫中受地獄苦然後乃成無上道者亦終不捨菩提之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亦當得如是無量神通之力是時會中復有菩薩名師子幢請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何等陀羅尼門而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無有窮盡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有八陀羅尼菩薩摩訶薩若有得者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何等為八一者淨聲光明陀羅尼二者無盡器陀羅尼三者無量際陀羅尼四者大海陀羅尼五者蓮華陀羅尼六者入無礙門陀羅尼七者四無礙智陀羅尼八者佛莊嚴瓔珞陀羅尼是名為八若有菩薩安住如是八陀羅尼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師子幢菩薩言善哉大士唯願廣說菩薩聞已當得受持一切佛法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淨聲光明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若得住者能於無量無邊佛所具足成就無量功德得淨

四大。以是因緣。其聲微妙。宣說法時。其音遍滿一佛世界。二佛世界。五
佛世界。十佛世界。二十佛世界。三十佛世界。四十佛世界。五十佛世界。百
佛世界。千佛世界。萬佛世界。乃至百千萬佛世界。不可稱不可數。隨所說
法。即得遍聞。其說法時。所坐法座。師子之牀。或一由旬。或如須彌。或如梵
處。坐如是處。說有十方無量諸佛。講宣道化。普得聞之。受持不忘。善解字
句。及其義味。自說法時。及聽佛說。於是二事。各無妨礙。於一字中。說一切
法。一字者。所謂為阿。阿者諸字之初。菩薩摩訶薩說阿字時。即能演說一
切諸法。阿之言無。無者。諸法無根。諸法無生。諸法無初。諸法無邊。諸法無
盡。諸法無作。諸法無來。諸法無去。諸法無住。諸法無性。諸法無出。諸法無
行。諸法無增。諸法無高。諸法無滅。諸法無主。諸法無用。諸法無願。諸法無
戲論。亦無覺觀。無說無聽。無處無入。諸法無我。及無眾生。無淨無命。無名
無主。無有士夫。無內無外。無常無相。無憶無量。無為無跡。無句無字。無礙
無共。無隨他。無隨己。無收無放。無取無捨。無數無身。無淨無織。無縛無使。
無受無聲。無相無結。無汙無狂。無漏無有。無覆無洞。無對無色。無受無想。
無行無識。無因無果。無陰入界。無因緣。無境界。無受無礙。無色。無無色。無
誇導。無黑無白。無渾。無思惟。無時無歸。無淨無雜。無燒無習。無塵無丈。無

動無住。無堅無脆無可見。無可觸。無光無闇。無曲無邪。無實無虛。無疲無
觀。無證無修。無見無聞。無覺無智。無觸無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如
是淨聲光明陀羅尼時。於此一字。說一切法。菩薩於此一字之中。說無量
義。無有錯謬。不壞法界。不失字義。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身口意淨。舉動進
止。眾生樂見。是名身淨。凡所演說。眾生樂聞。是名口淨。修習慈悲喜捨之
心。是名意淨。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能淨二施。財施法施。能淨於戒。見毀戒
者不生惡心。能淨於忍。見害眾生。不生瞋惱。能淨精進。修行善法。無有休
息。能淨禪定。壞憍慢故。能淨智慧。除無明故。能淨於業。壞惡因故。能淨於
眼。得三明故。能淨於耳。獲得天耳。聞佛聲故。能淨於鼻。悉嗅諸佛淨戒香
故。能淨於口。於甘露味。不貪著故。能淨於身。得化身故。能淨於意。善思惟
故。能淨於色。三十二相故。能淨於聲。說妙法故。能淨於香。戒聞施等。得清
淨故。能淨於味。得無上味故。能淨於觸。修習無上諸三昧故。能淨於法。觀
諸法界。無分別故。能淨於念。如所聞法。不忘失故。能淨於意。永不繫屬諸
魔黨故。能淨於行。觀察甚深諸法界故。善男子。菩薩住是陀羅尼已。隨說
音聲。所至之處。身之光明。亦如是照。善男子。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
德。無量器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說色無常。不可窮盡。說色是苦。

亦不可盡。說色無我。說色如沫。如幻。水月。響影。焰。亦不可盡。說色無性。
亦不可盡。說色無相。空不可說。不可願求。不可造作。不生不滅。非是過去。
未來現在。非內非外。非淨非穢。非我我所。非去非來。非對非礙。非一非二。
非是眾生。亦非壽命。亦非丈夫。非貪瞋癡。非有非無。非漏非無漏。非有為。
非無為。非盲非聾。非跛非躄。非狂非亂。非草木石。非樹非地。非水火風。非
捨非宅。非城非郭。非大村落。非山。非園非方。非四大造。非作非受。非聲非
聞。非是可說。十二因緣。不可窮盡。非常非斷。無業無果。非陰入界。非住欲
界。色界。無色界。非同非異。亦非煩惱。非淨非汙。非平非凹。菩薩摩訶薩。說
色如是不可窮盡。善男子。是無盡器陀羅尼者。有無量無邊不可說分。分
此一分以為千分。我於如是千分之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無量際陀羅
尼者。際者。所謂常見斷見。無量者。謂十二因緣。際者。所謂無明行識。乃至
老死。眾苦聚集。又無量者。所謂生死。又復際者。謂無始終。又復際者。謂無
取捨。又復際者。無出無滅。又復際者。無汙無淨。其性淨故。又復際者。所謂
可見。又復際者。所謂名色。又復際者。有為無為。又復際者。所謂三世內外
業果。無業無果。善及不善。有漏無漏。業及煩惱。我以無我。生死涅槃。善男
子。又無量者。所謂微塵。際者。所謂地水火風。是名無量際陀羅尼。菩薩住

是陀羅尼已。無量劫中。為眾說法。而其所說。字句義味。不可窮盡。是陀羅
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大海陀羅尼者。善男子。猶如大海。四天下中。所有
諸色。眾生。卉木。叢樹。林。日月星宿。雲氣雷電。國邑聚落。城郭殿堂。園池
山河。如是一切諸種種色。悉於中現。菩薩住是陀羅尼已。亦復如是。一切
眾生。身口意業。各各於是菩薩身中。一一印現。十方世界。所有眾生。所有
口業。悉於菩薩口中印現。是故菩薩。有所言說。皆悉真實。印者名無所有。
謂諸法無有覺觀。無說無邊。無作無貪。是名第一真實之義。復有遮印。遮
之言眼。眼即無常。可淨可見。復有那印。那之言名。一切諸法流布。故名真
實無名。復有邏印。邏之言世。一切世間屬愛無明。復有陀印。陀之言十。佛
具十力。能化眾生。復有波印。波之言五。如來遠離除滅五欲。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復有殺印。殺之言六。如來真實了知六入。故能調伏一切眾
生。復有殺印。殺之言六。如來具足六念處故。得大自在。復有殺印。殺之言
六。如來具足六神通。故能以神通。教化眾生。復有婆印。婆之言老。如來世
尊離老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多印。多之言實。如來善覺真
實之性。故名正覺。復有那印。那之言彼。如來等知此彼平等。復有婆印。婆
之言結。如來遠離諸煩惱故。名阿梨耶。復有闍印。闍言生老。如來已過生

是之外故名世尊復有墨印墨之言法如來說法清淨無垢復有奢印奢之言奢摩他如來成就修奢摩他復有佉印佉之言虛空如來知見一切諸法同於虛空復有迦印迦言若行如來遠離一切若行復有婆印婆之言實如來所說四真諦者即是真實復有摩印摩之言道如來能說八正之道復有伽印伽之言深如來所說其義甚深復有羼印羼之言忍如來具足忍波羅蜜復有吁印吁之言讚如來常讚十方諸佛復有若印若之言遍知是故如來名一切智復有安印安之言有如來已脫一切諸有復有車印車之言欲如來欲於一切善法復有波印波之言前如來常為一切眾生現前說法復有顛印顛之言果如來常說四沙門果善男子同如是字演說諸法所有諸字悉於菩薩口業印現是名大海陀羅尼也蓮華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所說法處常出七寶淨妙蓮華以為法座菩薩坐上宣說法化又復多雨無量蓮華是諸蓮華亦出種種清淨法音其音深廣多諸方便十二部音清淨之音斷煩惱音爾時菩薩然足而住是諸蓮華皆能演法亦出種種無量光明一切眾生皆見菩薩坐諸華臺施作佛事是名蓮華陀羅尼也入無礙門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說一法時無有罣礙若說二法三法四法乃至百千無量無邊恒沙等法如四大

微塵等法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法乃至恒河沙等諸世界微塵等法於字句義亦無罣礙是名入無礙門陀羅尼也四無礙智陀羅尼者所謂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詞無礙智樂說無礙智東方無量世界眾生有問法者菩薩隨以法無礙答南方無量世界眾生有問義者菩薩隨以義無礙答西方無量世界眾生有問辭者菩薩隨以辭無礙答北方無量世界眾生問樂說者菩薩隨以樂說智答是名四無礙智陀羅尼也佛瓔珞莊嚴陀羅尼者若有菩薩獲得如是七陀羅尼其頂髻上有佛像現其色真金有大光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爾時菩薩身口意等悉作佛業其所思念如佛所念菩薩具足如是佛業能知大眾種種之心知已隨意而為說法若一日若二日乃至無量百千萬歲不能盡其所知法門文字句義入復具足四種智慧何等為四一者知眾生心二者知諸字句三者知所說無盡四者知於真實菩薩具足如是四智能調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佛瓔珞莊嚴陀羅尼也善男子是八陀羅尼其分無量於是分中分其一分以為千分於是分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爾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即說頌曰如來說八陀羅尼若有菩薩具得者能解諸經種種義其餘句義不可盡具足善業得

妙脣能令無量世界間眾生聞已修善法修已獲得於解脫無量劫中說無法因一法根說無盡亦因一字解多義是名如來說際持人中牛王斷二除說中道義無有邊具足智慧平等觀雖成是持無得者四方色等現大海一切字印印菩薩說法之時無障礙成就大海陀羅尼坐寶蓮華演說法亦雨天華散大眾蓮華亦說無量法是名寂靜蓮華持說於一字無障礙無量字中亦如是說無量義無有滯具足如是無礙持說法深義無有盡辭及樂說無有邊能破眾生疑網心獲得無上智總持頂髻常出如來像身口意業佛無異若具如是八持者窮劫讚歎不可盡具足是八陀羅尼處世不汙如蓮華在世最高如須彌猶不可稱計亦如是世邪不動亦復然是人具足如是持能壞世道諸邪見猶如師子獸中吼若得無上陀羅尼能達世間清淨行能增無量諸善法亦能教化多眾生具足如是陀羅尼能壞眾生無明闇作大光明如朝日亦能除破諸黑闇說法無礙如虛空為眾生行如猛風施於法藥壞煩惱如世良醫救病者若得具足無上持有讚功德不能盡能作清涼如秋月增長善法亦如是菩薩成就如是持能化無量諸眾生若具如是陀羅尼獲得自在如天王能化眾生於大眾能施法財破貧窮能降法雨如龍王排滅煩惱如惡雹若得如是陀

羅尼能化眾生於菩提無能說過如帝釋字義無盡如虛空若得成就陀羅尼一切大眾樂見聞其意不散常在定修習無量慈悲心清淨梵行超神通是四皆如大梵天若得成就陀羅尼即能供養十方佛了了觀見十方界於其世界化眾生若具如是陀羅尼即得具足佛功德常為十方佛所念亦如父母念一子若有菩薩得是持能讚功德無量劫具足成就戒念慧能解眾生心所行若得成就陀羅尼無有憍慢及慳貪善知方便調眾生修習慈悲壞煩惱若得成就陀羅尼煩惱不汙如虛空善解眾生隨意語亦能隨意演說法若具如是陀羅尼悉能了知眾生根能解眾生種種解隨其所解而說法隨對治門為說法三十七品調眾生若得如是陀羅尼修奢摩他無有邊若得如是陀羅尼具足六度如諸佛了知一切煩惱界通達寂靜而壞之身口意業悉寂靜行住坐臥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無復煩惱諸習氣得淨法身無有邊非生所生常化生身口意業隨智行所有定念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有讚歎者不能盡爾時世尊讚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得是陀羅尼是故能善方別解說所有無量功德之義不但今日已於過去無量佛所亦作如是分別解說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淨光明世界名淨劫亦

名淨妙。淨瑠璃以為世界。猶如明鏡。地平如掌。所有林樹七寶所成。妙寶蓮華。大如車輪。清淨鮮潔。人所樂見。其土人民。悉處七寶樓殿堂閣如天無異。貪欲恚癡。漸已輕微。土無日月。唯有佛光。青蓮華開則知是夜。赤蓮華敷。則知是晝。時彼佛有六百萬億大菩薩僧。出家之人。不可稱計。悉皆志樂無上大乘世界。乃至無二乘名。一切皆是不退菩薩。其佛壽命。具足半劫。人之與天。無有差別。彼地為人。處空為天。無有王者。除佛法王。其土人民。無有宗事。諸天邪神及歸依者。亦無女身。毀戒之名。具足三戒。何等為三。一從戒戒。二從心戒。三從慧戒。發菩提心。厭悔生死。名從戒戒。修三昧慧。名從心戒。修習智慧。得大智慧。名從慧戒。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光頂。從坐而起。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言陀羅尼者。云何名為陀羅尼耶。菩薩住何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號。為諸眾生。分別解說。佛言。善男子。有陀羅尼。名曰寶炬。菩薩住是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號。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隨諸眾言。種種語言。光頂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分別廣說。我等聞已。當得修持。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爾時世尊。即說頌曰。遠離一切諸煩惱。清淨無垢猶真實。其心能作大光明。是名寶炬陀羅尼。身口意業悉寂靜。猶如秋月之明淨。修習大慈心平等。是名寶炬陀羅尼。其心無有諸覺觀。悉得遠離於二見。亦非有想非無想。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念意慧。能入無上大法門。清淨無垢如虛空。是名寶炬陀羅尼。遠離三種塵勞垢。成就三種清淨慧。已於三有得解脫。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悉破壞貪恚癡。亦得遠離煩惱濁。除滅無明諸邪闇。是名寶炬陀羅尼。眾生青序上中下。一切悉能了了知。能隨眾生意說法。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甚深無量義。亦復具足諸字句。遠離於我及我所。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四依法。亦復具四無礙智。其心常在於四禪。是名寶炬陀羅尼。能廣分別第一義。具足而得四梵行。修習具足五神通。是名寶炬陀羅尼。受持奉憶四念處。精進獲得四正勤。莊嚴成就四如意。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五根及五力。一切邪風不能動。修習無上七覺分。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定慧二翅翼。遊翔平坦八正路。趣向無上智解脫。是名寶炬陀羅尼。能踐菩薩之道地。及住無上真解脫。永斷一切煩惱習。是名寶炬陀羅尼。能作無量大光明。猶如世間之日月。能淨三種清淨眼。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淨一切諸煩惱。亦得遠離諸魔業。觀察五陰味過咎。是名寶炬陀羅尼。善知調伏諸眾生。永離六根之因緣。為眾說法令得念。是名寶炬陀羅尼。住於如是陀羅尼。能

到十方佛世界。見佛至心聽受法。亦能廣說如是法。聞法已至心持。能為眾生說字義。以大念力因緣故。能解諸佛微妙語。能說無常苦無我。諸法悉從緣得果。了了觀察諸法界。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樂說無礙智。三明三慧亦如是。若有住是總持者。乃能得八解脫義。佛說無量陀羅尼。悉來攝在此持中。若得如是陀羅尼。是名成就無量持。若入無量諸禪定。及得無量諸神通。皆由如是總持力。是故名為持中王。如四大海無障礙。一切河泉皆投之。諸法泉源亦如是。皆悉歸趣是持海。得身無邊意無盡。能廣分別說法界。成就無量功德者。乃能獲是陀羅尼。若得如是微妙持。即得三十二相好。其已味勝上種性。多饒財寶得自在。於諸有中得無生。能廣分別諸法義。安住不動不退地。皆由得是陀羅尼。菩薩若欲修菩提。當修如是陀羅尼。得是持已修道場。能演說法調眾生。於無量劫說法時。字義二法不可盡。能淨眾生諸煩惱。以得如是陀羅尼。能轉無上正法輪。能令眾生脫眾苦。能進眾生無上道。以得如是陀羅尼。若有眾生千萬口。一口而有千萬舌。不能宣說成持者。所得無量之功德。善男子。爾時淨光明佛說是法時。光頂菩薩。及與三萬二千菩薩。悉皆獲得是陀羅尼。善男子。汝知爾時光頂菩薩。豈異人乎。即汝身是。是故汝今。能廣分別是陀羅尼。是大眾中。得是持者。汝最第一。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得寶炬陀羅尼。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眾生。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慧根。造作慧業。如是菩薩。能得是持。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眾生。慧聚菩薩復作是言。善哉世尊。唯願演說。云何慧根。云何慧業。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未聞智慧而得聞之。是名為根。聞已廣說。名之為業。始觀諸法。名之為根。觀已廣說。名之為業。初觀善根。名之為根。轉以化人。名之為業。觀不放逸。名之為根。轉以化人。名之為業。調伏自心。名之為根。調伏他心。名之為業。住於寂靜。名之為根。淨身口意。名之為業。知於一乘。名之為根。為眾生說。名之為業。修奢摩他。名之為根。具三種慧。名之為業。修三解脫。名之為根。證得三慧。名之為業。修四念處。名之為根。不念於念。名之為業。修四正勤。名之為根。離煩惱性。名之為業。修四如意。名之為根。知無如意。名之為業。修習信心。名之為根。放捨一切。名之為業。修無所畏。名之為根。能廣說之。名之為業。修習三昧。名之為根。知定次第。名之為業。修習智慧。名之為根。知一切法。名之為業。莊嚴菩提。名之為根。得菩提時。名之為業。證苦集道。名之為根。證盡滅時。名之為業。不休不了義。名之為根。依了義經。名之

為業初聽受法名之為根依止其義名之為業不依於人名之為根依止於法名之為業見法無常名之為根法無生滅名之為業知諸法苦名之為根知法無作名之為業知法無我名之為根知法性淨名之為業知涅槃淨名之為根知法本淨名之為業聞義不畏名之為根依止於義名之為業聞真不怖名之為根依止真法是名慧業知字不畏名之為根知已樂說名之為業聞說如來無礙智力不生怖畏名之為根依止如來無礙智力名之為業生法二緣名之為根無緣之慈名之為業憐愍衆生名之為根能為壞苦名之為業思善得善名之為根心不著法名之為業無受慧捨名之為根無一無二名之為業念佛名根念於法身名之為業念法名根知法性淨名之為業念僧名根知僧無為名之為業念戒名根知無持者名之為業念施名根能捨煩惱名之為業念天名根獲得淨天名之為業聞已思惟名之為根不著世間名之為業知本無今作名之為根無作無受名之為業知於涅槃名之為根得大解脫名之為業自利名根自利利他名之為業受持八萬四千法聚名之為根通達其義名之為業能演說法名之為根解無明等名之為業勸諸衆生於菩提道名之為根勸修智慧方便不退名之為業不畏諸有名之為根願生諸有名之為業從

聞得忍名之為根思惟得者名之為業隨意得忍名之為根因不生得名之為業餘一生在名之為根最後邊身名之為業坐菩提樹名之為根了知諸法名之為業說是慧根慧業之時一切十方諸佛世界及此寶坊六種震動爾時慧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方世界及此虛空七寶坊庭如是震動善男子是慧根慧業亦是過去諸佛所說是故此地為大震動爾時具足四無礙智菩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慧聚菩薩名之為聚佛言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功德藏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善生劫名無垢其土衆生一切純善爾時佛有三萬二千大菩薩衆八萬四千聲聞大衆爾時世尊欲試菩薩以百億事問諸菩薩諸善男子於是衆中誰能解說如是等義其中有言我當思惟經一月日乃能解之或復有言我過半月復有言曰我過七日或言我過一日一夜乃能解之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念意白佛言世尊我今不起此坐能解是義爾時菩薩於大衆中師子吼已其地即時六種震動放大光明勸諸地神乃至阿迦尼吒諸天一切悉來詣如來所爾時大衆所坐之處縱廣滿足百萬由旬念意菩薩見諸大衆悉以集會以神通力智慧念力陀羅尼力四無礙力無所畏力佛神力故於是百億一一事中解百億義不豫思惟無有停滯說是義已是大衆中六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萬衆生得無生忍從地神諸天乃至阿迦尼吒天一切悉聞說法之聲善男子汝知爾時念意菩薩豈異人乎即慧聚是以是因緣名為慧聚爾時世尊即說頌曰聞說法故名為根演說法故名為業思惟諸善名為根解說深義名為業如法而住名為根隨意說法名為業修奢摩他名為根具三種慧名為業四種念處名為根四正勤法名為業信等五根名為根信等五力名為業七菩提分名為根八正道分名為業不依止字名為根依止於義名為業不依於人名為根依止於法名為業不依不了名為根依止了義名為業不依於識名為根依於智慧名為業了知無作名為根通達無生名為業生法二慈名為根無緣之慈名為業無所畏懼名為根能宣正法名為業六思念處名為根六念之義名為業能自利益名為根自利利他名為業受持正法名為根能為人說名為業餘一生在名為根最後邊身名為業若菩薩心得不退即能了知慧根業能得無生之上忍能聞無上菩提門爾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所說法不可思議無上菩提亦不可思義何以故非字說故非字攝故如來所說無量無邊故入無量

無邊法門故十二因緣深難解故若二法者不能知故利智之人漸漸知故非是六情所知見故亦非二乘智境界故世尊如是菩提悉是一切諸法之印不可造作猶如虛空非是屋宅無屋宅故知一切行一切衆生所有因果一切智慧廣大無邊莊嚴一切無量善法能為善法而作應器能以神通顯示於人住二道者示以無二示一切佛平等無差無字無義不可宣說不可聽聞能示衆生三寶正聚及三脫門解脫三界示三種慧金剛定因住於一切諸佛正法悉聞一切諸佛智慧利一切衆生亦能宣說一切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作如是講歎菩提所有功德得聞如是方等經典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名能報諸佛之恩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說得無量功德善男子一切十方諸佛世界滿中七寶以獻如來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書寫讀誦解說其義所得功德無有差別爾時世尊告諸菩薩善男子於此衆中誰能於我滅度之後護持如是無上菩提廣說是義令法久住爾時衆中有諸菩薩及諸天人各六萬億阿摩而言我等能於如來滅後護持如是無上菩提廣說是經令法久住唯願如來加之願力爾時世尊即說偈言若我實周十方佛求度生死大苦海如是功德無上法應當久住無毀滅若我無量世修慈真實為於諸衆生

觀衆平等無有二。是故正法得久住。若我具足二莊嚴。無量世中利衆生
以是二法化衆生。是故正法得久住。若能破壞煩惱結。并及除滅諸邪見。
具足一切諸善法。故能善發是願力。善男子。不獨汝等。一切人天。一切魔
梵。於我滅後。悉能護持。如是正法。善男子。虛空可作色。色可同虛空。我願
神通力。不可得令異。尒時四天王。作如是言。若有人能於佛滅後。受持是
經。讀誦書寫。解說其義。我等常當隨逐守護。諸梵天言。我等當捨禪定妙
樂。守護是人。兜率天言。我等亦當守護如是持經弟子。時魔波旬。復作是
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我於其人。終不造作魔業魔事。功德藏天子
言。世尊。一切諸佛。所得菩提。悉在是經。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
知是人。即得菩提。彌勒菩薩言。世尊。我當於彼兜率天上。廣宣如是無上
經典。大德迦葉。復作是言。世尊。我聲聞人智慧羸微。要當任力。受持讀誦。
宣說其義。阿難復言。世尊。我於此經。真實受持。乃至不失一字一句。如佛
口出。無有異也。若有衆生。發菩提心。我亦能為是人廣說。佛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等悉能於我滅後。護持正法。不令毀滅。善男子。若有衆生。求於
大乘。未得法忍。受持是經。當知是人。不過七佛。便得受記。若聲聞人。有受
持者。彌勒成佛。在初會中。若緣覺人。有受持者。於我滅後。得成道證。說是

法時。無量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衆生。成就忍辱。無量衆
生。得不退心。無量世界。六種震動。十方世界。諸來菩薩。以好香華。妓樂幡
蓋。供養於佛。咸作是言。我等來此七寶坊中。得大善利。若我脫有少福德
力。願以此力。令釋迦如來久住於世。如是正典。流布遍滿十方世界。無有
毀滅。若有優婆塞。優婆夷等。持是經者。令離一切憂愁怖畏。無諸病苦。尒
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世尊。今所說法。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一切邪諍
不能傾動。乃是一切善法之本。三乘根栽。復是一切諸法初門。若有衆生
來問我言。是法何名。云何受持。當云何荅。唯願說之。佛言。善男子。是名大
悲。說大悲法。名如來業。受菩薩記。當如是持。
說是經已。人天大衆。歡喜頂戴。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五

寶女品第三之一　尒時世尊。故在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中。師子座上。
與諸大衆。圍遶說法。尒時會中。有一童女。名曰寶女。即從座起。右手執持
白真珠貫。而作是言。若我真實能於十方。無量世界。受持如是大集正典
讀誦書寫。演說其義。廣流布者。願此珠貫。著佛頂髻。及諸菩薩。說是語已。
即擲珠貫。以佛神力。及以誠言。珠貫即在如來頂上。亦遍一坊諸菩薩頂。
而諸菩薩。各各自於首貫珠中。見其來世。成佛之時。所有世界。菩提之樹。
衆生調伏。及住願力。了了見知。見已。各各生奇特想。白佛言。世尊。是寶女
者。云何乃有如是無量大功德聚。於無量阿僧祇劫。所有誓願。今於一
念。悉見了了。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是寶女者。已於過去九萬
六億那由他佛。種諸善根。發大誓願。所生之處。常得真實。是故是女。凡所
思念。言無虛發。若欲令此大千世界。滿中寶華。即言而有。若言欲令滿此
三千大千世界。種種妙香。言已即有。若欲示現種種形色。轉輪王色。天帝

釋色。梵天王色。或沙門色。婆羅門色。或比丘色。比丘尼色。優婆塞色。優婆
夷色。如言即得。若風災起時。轉為火災。火災起時。轉為水災。水災起時。轉
為風災。如言即轉。若有魔王。將諸兵衆。執持刀杖。弓弩箭矢。鉾矟戈楯。欲
令轉變。成寶華者。如言即成。若於空曠無水。水多乏。為諸衆生。發大誓願。其
中即有城邑聚落。人民大小。漿水無乏。若願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色。如
如來色。即如其言。成佛妙色。若言一切所有大衆。悉住虛空。言已即住。善
男子。若是寶女。欲於此處虛空之中。遍聞十方。諸佛所說。如言即聞。善男
子。寶女童女。成就如是無量無邊諸大功德。尒時寶女。即於佛前。說偈歎
曰。我今成就大寶聚。故能讚歎無上尊。遠離一切諸煩惱。具足大寶助菩
提。如來具足無上寶。大光能照無邊世。無上寶幢佛世尊。我今獻寶以供
養。硨磲碼碯青琉璃。金剛真珠日月寶。以如是寶供養佛。為令衆生成菩
提。世尊身光勝諸寶。衆生樂見無疲厭。處在一方見十方。令衆各見前有
佛。有見如來身行住。或見坐卧及說法。或見默然無所宣。或見入定修智
慧。如來一一毛孔光。能照十方諸世界。光明清淨最無上。猶如秋月淨蓮
華。尒時寶女偈讚佛已。復作是言。世尊。我今於此大集經中。欲少問義。如
來若許。乃敢諮啓。佛言。善哉善哉。寶女。隨意發問。若有疑網。我當為汝而

除滅之。介時寶女即白佛言。世尊。云何實語。云何為法。云何義語。云何毘尼語。云何毘尼義。佛言善哉善哉。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摩訶薩。有三種實。何等為三。一者不誑諸佛。二者不誑己身。三者不誑衆生。云何名為不誑諸佛已竟衆生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貪著聲聞辟支佛乘。是則名為欺誑諸佛。己身衆生。云何不誑。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若在地獄。受大苦惱。若遇魔業。邪見罔止。若生惡國。起惡煩惱。身遇刀稍。所刺燒炙。於如是時。終不捨離菩提之心。不休。不息。不畏不悔。令菩提心。逆更增廣。為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受苦者。心更增廣。勤修精進。欲得菩提不為邪語之所誑惑。一切邪風。不能傾動。是名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寶女。若有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是名菩薩真實之實。寶女。不誑諸佛。復有四事。一者其心堅固。二者住於至處。三者具足勢力。四者勤修精進不誑己身。亦有四事。一者淨心。二者至心。三者不誑。四者不曲。不誑衆生。亦有四事。一者莊嚴。二者修慈。三者修悲。四者攝取。寶女。是名菩薩第一之實。菩薩實者。初發願時。不捨衆生。復次寶女。菩薩實者。不多語。守護語。不麤語。真實語。若在獨處。大衆王邊。發言誠實。非為財貨而故妄語。

非為自在。而故妄語。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尚不為之而生妄語。況餘小事而妄語也。寶女。如是實者。有三十二淨。何等三十二。一者斷語。二者功德語。三者愧語。四者柔軟語。五者不虛語。六者無譏呵語。七者不貪著語。八者不畏語。九者開諸惡道語。十者開諸善道語。十一者聖行語。十二者懸行語。十三者內淨語。十四者外淨語。十五者樂受語。十六者樂聽語。十七者不澀語。十八者微妙語。十九者分別語。二十者妙音語。二十一者純善語。二十二者不誑語。二十三者不執語。二十四者歡喜語。二十五者自勸諭語。二十六者勸諭他語。二十七者不失語。二十八者安隱語。二十九者福田語。三十者如佛語。三十一者實圓達語。三十二者淨口語。復次寶女。菩薩實者。凡所言說。口意相稱。云何名為口意相稱。修習捨故。獲得菩提。非因慳貪。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能施一切。名之為實。修習淨戒。獲得菩提。非因毀戒。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如戒而住。名之為實。修習忍辱。獲得菩提。非因瞋恚。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具足修忍。是名為實。勤行精進。獲得菩提。非因懈怠。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精進故。名之為實。修習禪定。獲得菩提。非因亂心。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習定心。名之為實。修於智慧。獲得菩提。非因愚癡。

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智慧故。名之為實。三十七助菩提之法。四無量心。亦復如是。復次寶女。夫真實者。所謂聖行。聖行者。若無常行。又復聖行。所謂知苦。遠集證滅修道。知於五陰。無出生相。是名知苦。五陰因者。所謂愛結。畢竟遠離。不貪不著。不讚不求。不去不來。是名離集。滅一切相。然其滅時。無一法滅。不平等法。作平等法。是名證滅。觀奢摩他。毘婆舍那。其相平等。無覺無觀。無有平等。無繫無取。無作無變。是名修道。真實了知。如是等諦。又能分別廣說其義。是名菩薩摩訶薩實。說是真實法時。十千菩薩。得真實忍。復次寶女。法語者。凡所演說。依法而語。觀法念法。奉行於法。行至處法。求法欲法。樂法修法。法幢法伏。莊嚴法器。法燈法明。法念法意。法有法所。莊嚴瓔珞。法味法儀。法護法財。法無窮盡。廣大無邊。法事法身。法口法意。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如是等法。是名法語。法語者。真實之語。守護法語。教人供養父母。和尚耆舊。有德讚歎菩提。及菩提道。令人不捨菩提之心。至心繫念。不忘菩提。不離莊嚴。修菩提法。觀近賢聖。善知識等。修習信心。尊念聽法。慕求正法。勤於精進。不貪著法。知恩報恩。樂於寂靜。不斷聖種。教化頭陀。勤行十善。讚歎惠施。一切善法。願向菩提。至心受持清淨戒律。修習忍辱。除去懈怠。修淨禪定。智慧方便。慈悲喜捨。修四

真諦。趣向於諦。四無礙智。得天神通。隨順法施。修四念處。乃至修習八聖道。修定慧二法。得智解脫。如法解說。聲聞緣覺。菩薩諸乘。讚說一切所有福德。當觀十二甚深因緣。分別空門。無相無願。無所畏懼。說五陰如幻如化。說十八界如虛空相。說諸入性。同於空性。常說七財。六念六數。解說具足六波羅蜜。說六常行。修六神通。具足五眼。說第一義。流布世間。成就業語。一切衆生。其心平等。讚歎佛語。寶女。若有菩薩。具足如是法語。口終不說教諍。不說衆生語。不說壽命語。不說士夫語。不說斷語。不說常語。不說有見語。不說無見語。不說兩斷語。不著中語。不說象語。不說滅語。不說諍語。不說偏語。不覺知語。不顛倒語。不增疑心語。不逆法語。觀法界語。破憍慢語。說法菩薩。如法而住。如法而說。實語法語。不斷語。不折語。說法菩薩。一切世間。不能共論。見者怖畏。法語菩薩。能演說空。無相無願。不著三界。及以諸有。則不失生。本性清淨。義在寂寞。不從他乞。寶女。法者則不可蘇。無有文字。而無言說。亦無無能。無色。無見。亦無無所趣。無言誨。亦無所教。無心意識。無有處所。無明無闇。不繫屬他。不繫屬自。無有高下。不雜一切境界因緣。清淨寂靜。無有導首。難知難覺。不可思議。不可思惟。行清淨智者。乃能知之。無受受者。永斷諸受。遠離於三世。不滅無滅相。不生無生相。無有豐

偹無斷無增無減無當有無已有非修非見非麁見非真實見非相非非相非一相而亦一相非有屋宅遠離屋宅非近非遠非離非別非縛非解非有漏非無漏亦非相似非苦非樂非具足非不具足非名非色非著非脫非破非究竟非金剛不可壞相真實如金剛非近非遠無色無因亦非願冥非此非彼非內非外非自非他非見非聞非憶非忘非識非知非識境界非知境界實女是名為法若能廣說如是等法是名說法復次實女法語菩薩不與一切世間諍競不輕不慢於他未學心不輕笑不生高心不自讚歎不謗他說不以飲食為他說法不違他善令生疑惑見他犯罪終不說之於他法中不生輕賤不遮止他所修行法凡所說法不離於空無相無願終不分別一切法界不動法界不動實性不依字識人不了義辯不依止亦不誹謗於自他眾不生分別亦不誹謗十二因緣非在世間淨於世間非法淨法無貪無慳無有毀戒不捨破戒無瞋無諍無有懈怠不失道心不忘菩提為欲莊嚴無上智慧不休不息心不生悔於他法中心無妬嫉不以著於非修多羅謗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亦復如是於正法所終不見非不因於慢而增長慢不謗因果及業果報於正法中心無退轉知恩念恩報之不忘終不懷抱瞋恨之心不著我見不嫌他利於悉親中無有二想侍他供利終不報之不作兩舌關亂彼此不懷諂曲願具戒聚不為他喜受菩薩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式叉摩那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優婆塞戒優婆夷戒住空閑處忍作寂默勤心受讀十二部經不為勝他故受持守護如是等戒不為供養現作知足不為嫌他不知足故自修知足不言諸佛無上菩提他之所作不遮惡業邪惡活命不捨七財不貪於食不斷聖種不誹謗他不自讚歎於佛法中不作妄量讚歎大乘心無厭足是名法語爾時世尊復告實女菩薩義者云何名義所謂信心修莊嚴時無有虛誑為欲莊嚴一切善根至心專念修行善法成眾生疑不求果報施諸眾生安隱快樂護持禁戒不失忍心勤修精進增長善法修寂靜定捨諸散亂具無上智破無明闇修習慈心等諸眾心修習悲心隨眾所作觀往營理修習喜心施眾法喜修習捨心不觀苦樂捨財法已心無悔恪所言柔軟樂眾惡心利益於他具足甚深修行同事勸發大乘以是四攝調伏眾生見一切行皆是無常苦空無我淨諸煩惱依止於義不依於字依止於智不依於識依了義經捨不了義依止於法不依於人說義無礙無有窮盡而於法界無所分別說解無礙獲得解脫說樂說無礙如法而說莊嚴忍施不知厭足莊嚴於戒善願成就莊嚴多聞如法而作莊

嚴功德具足相好莊嚴智慧知諸眾生上中下根差別之相莊嚴於定為心清淨莊嚴於智得三種慧修四念處為心不散亂修四正勤為得善根修四如意往來諸方修習五根辯分別句修習五力為壞煩惱修七覺分為知諸法修八正道不為惡動修習神通為不退失菩薩摩訶薩解如是義是名為義若有菩薩能說是義是名說義復次實女又復義者修習空定壞諸有法修習無相壞諸法相修習無願不求三界若能演說如是三空是名說義一切諸行不可修行是名為義菩薩說是不可修行是名說義斷一切生是名為義菩薩若說諸法無生是名說義諸有無我是名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四真諦者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無我我所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字不可說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真實之義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菩提之法不可稱計是名為義菩薩摩訶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多聞之人如法而住是名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諸乘大乘為最是名為義能如是說是名說義復次實女無所分別名之為義無有眾生亦無壽命一味不動不盡一實不生不出不來不去不滅不二不可觀見無有造作無為無作心不諂曲三世平等三以無差不失不得不熱不冷不淨不穢不行如爾不取不捨非道示道非常非斷亦非中道不瞋不濁不觀於法及以非法非一切字者聲詞語無心意識於貪瞋癡不生分別一切諸法作相有相空無相願是三即空真實入法等與不等皆悉平等因於智慧獲得解脫實女菩薩若能具如是義是名為義說如是義是名為義實女云何菩薩說於毗尼佛說毗尼凡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犯毗尼二者煩惱毗尼云何為犯云何毗尼犯已尋覺不善思惟因於無明顛倒虛妄欺誑煩惱著我眾生疑網之心不得解脫悼悔憍慢故速塞間因如是等是名為犯若破疑心獲得解脫得解脫故是有犯處即是非處亦非非處非身口意不取不捨不可觀見非是身作及心口作若是三作即是滅法若是滅法誰作誰犯如犯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諸法無根無住無處若能破壞如是等疑是名為淨是名不熱隨師教作是名有信是名有定是名毗尼云何煩惱云何毗尼十二有枝所謂無明乃至老死是名煩惱性能調伏一切煩惱是名毘尼何以故空無相願能調諸法若法是空無有性相不可願者云何而有貪恚癡等無作能調一切諸法若一切法不可作者云何而有煩惱諸結一切諸法從因緣生若從緣生云何可見見如是等十二有枝亦知煩惱及煩惱相若是空智能觀菩提即以此空空於煩惱若能觀察如是平等

是名毘尼。若能如是演說義者。是名菩薩能說毘尼。若是毘尼能知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毘尼。云何名爲知我毘尼。謂觀無我。觀於我性。知我淨我實知我分別。我空我修。知我不動。不說不著。不生不滅。若能如是知於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毘尼。若實無我。而作我想。於無煩惱。作煩惱想。亦復如是。若我本無。煩惱亦尒。若有具足。毘婆舍那。則能如是觀察了知。是名知我。煩惱毘尼。煩惱者。非過去未來現在。若能不作不念不求。是名知於煩惱毘尼。毘尼亦非去來現在。如心非色。非內非外。亦非中間。煩惱亦尒。非色非內非外。及以中間。何以故。無覺知故。無諍競故。無清淨故。無造作故若能如是知諸煩惱。不出不滅。是名了知煩惱毘尼。寶女。菩薩若得如是等。知煩惱毘尼。亦爲衆生。說如是法。是名菩薩演說毘尼。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無生忍。尒時寶女。心大歡喜。前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眞實法義。及以毘尼。不可思議。若有菩薩。能如是說。是人則能實知實見。尒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今已具如是等法。能演說不。寶女荅言。大德舍利弗。寶名無貪。無貪即義。如是義者。即不可說。不可說者。即是毘尼。大德若如是者。云何可說。復次舍利弗。實者即滅。滅者即法。法者即淨。淨者即義。義者即毘尼。如是等法。無有文字。若無文字。云何可說。大德。實者即如。如者即法。法即無二。無二即義。夫無二者。亦不可調。若不可調。云何名調。如是等法悉無所有。若無所有。云何可說。舍利弗言。汝今成就何等寶故。立如是名名寶女耶。荅言大德。有三十二菩薩寶心。如是心中。悉無聲聞辟支佛心。何等三十二。一者發心爲度一切諸衆生故。二者發心爲令佛種不斷絕故。三者發心爲持佛法不滅盡故。四者發心守護僧故。五者發心爲施衆生聖法之藥。六者發心爲諸衆生。修習大慈。令衆遠離煩惱諸苦。七者發心修習大悲。捨內外物。八者發心護持禁戒。調毀戒故。九者發心修忍。破瞋不忍。憍慢惡心。顛心。醉心。狂心。放逸自在心故。十者發心精進。爲破懈怠畏退悔心。調伏懈怠諸衆生故。十一者發心修定。爲破亂心。狂心妄念爲令衆生。獲得四禪。及八解脫。調伏欲界諸衆生故。十二者發心修智。破一切闇。眞實知見。入於法界。十三者發心爲知衆生平等無二。皆一味故。十四者發心爲得無貪無瞋。利衰毀譽。其心無二。安住善法。苦樂不動。爲如是等。護衆生故。十五者發心爲得無怖無畏。欲解甚深十二因緣。離一切見。十六者發心爲欲莊嚴智慧。及以功德。無有厭足。十七者發心爲欲不離見佛。常聞法故。十八者發心爲欲如聞而說。十九者發心爲得廣大法聚。心無貪悋。二十者發心爲欲讚歎淨戒。如聞而住。教化慰喻毀禁人

故。二十一者發心爲破一切衆生七種慢故。二十二者發心爲知一切衆生。上中下根。二十三者發心爲破諸魔惡業。二十四者發心爲施衆生安樂。二十五者發心爲欲破壞衆生所有衆苦。心不生悔。二十六者發心爲欲具足成就。得佛法故。二十七者發心爲知有爲之法。一切無常苦無我故。知已不離。心無厭悔。二十八者發心爲樂修習。一切助菩提法。二十九者發心爲見空無相願。以衆生故而不取證。三十者發心爲於那長諸有。亦護諸有。三十一者發心爲於見生死過。而不厭悔。三十二者發心爲於若近菩提。受無上樂。捨是妙樂。爲衆生故。受貧窮苦。舍利弗。是三十二發心之寶。悉無聲聞辟支佛心。是故菩薩。名爲寶聚。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汝眞實說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而菩提心。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稱說三十二事。何以故。非聲聞寶。能得佛寶。非緣覺寶。能得佛寶。以菩薩寶。能得佛寶。得佛寶已。則得聲聞辟支佛寶。菩薩佛寶。是故菩薩。名爲寶聚。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寶女所說。不可思議。我觀其說。是女似得四無礙智。佛告舍利弗。汝今方謂是女。未得四無礙耶。是女久已成就具足。寶女說法。字不可盡。文句義味。亦不可盡。時舍利弗。語寶女言。仁者今當廣分別說。四無礙智。寶女言大德。四無礙智。於一切法。悉成其事。大德。菩提心者。名無礙句。何以故。菩提心中。攝諸義故。是名義無礙智。一切法界。入菩提心。是名法無礙智。實無文字而說文字。是名辭無礙智。不可說法。說不斷絕。是名樂說無礙智。義不可說。名義無礙。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名法無礙。無言說業。名辭無礙。於六入界。無有障礙。名樂說無礙。了達於義。名義無礙。樂於寂靜。名法無礙。字不合法。法不合義。名辭無礙。說即是聲。名樂說無礙。如來正覺。即菩提義。名義無礙。菩提義者。能生於法。名法無礙。法可作句。名辭無礙。說已得義。名樂說無礙。法義者。名義無礙。解脫者。名法無礙。演說法相。非有法性。名辭無礙。分別法界。及非法界。名樂說無礙。僧即無爲。名義無礙。諸僧一味。名法無礙。和合僧故。名辭無礙。說僧功德。名樂說無礙。大德。是四無礙。遍一切法。時舍利弗言。世尊。是女人者。發心已來。爲久近耶。在何佛邊。種諸善根。佛言舍利弗。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尒時有佛。號分別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大淨。如梵率天。與菩薩僧七萬六千。一切皆是清淨梵行。得不退轉。陀羅尼門。尒時有轉輪聖王。名淨德耶王千世界。而得自在。後宮婇女八萬四千。千子具足。其力皆等蓮華力士。尒時聖王。於三萬六千億歲。種種供養。佛及菩薩。所謂房舍卧具。衣服飲食。病瘦

醫樂舍利弗言世尊不審於佛壽命幾時舍利弗其佛壽命滿十中劫時
轉輪王與其後宮眷屬妹女及外人民九萬二千億那由他賫持種種無
量無邊供養之具往至佛所以八千億上妙珍寶而散佛上頭面作禮長
跪合掌口宣是言世尊我今所設供養之具頗復更有殊勝供養勝我者
不時佛答言大王有異供養勝諸供養如是供養於此供養百分千分萬
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王言世尊是何供養願樂欲聞唯願說之尒時世
尊即說偈曰如恒河沙等世界滿中妙寶持用施與有如是無量福不如
憐愍發菩提無量億等恒沙佛淨妙華香以供養如是福德猶不如發菩
提心七不退如是發心即爲持戒忍精進禪智慧若爲憐愍發大心其福
無量不可盡上色力財上族姓是人乃能發菩提王于世界至梵天得大
自在乃能發若樂喜發菩提心如是乃能斷惡有能爲人天開正路能閉
八難邪嶮徑諸根具足不盲聾皆由至心發菩提能見十方諸世尊能聞
天上甘露味若能至心發菩提是人能破疑憍慢無量智慧得自在能爲
衆生說法界衆生見之如父母亦如良醫師友想能療衆生煩惱病教誨
令趣菩提道尒時聖王聞佛說是發菩提心所得功德其心歡喜踊躍無
量與其眷屬内外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佛前而說偈

言我今憐愍於衆生是故發此菩提心若欲獲得大自在不應於此生退
轉生死無量受苦惱而於自他無利益寧發此心受大苦非以不發受安
樂若有衆生發菩提即得人天聖王樂及得無上菩提樂最上慧忍三昧
定具四無量及六度三種淨慧六神通四無礙智大自在無上十方力四
無畏及三念處及大悲成就具足十八法如是皆由發菩提能動十方諸
世界亦知十方衆生心能度無量諸衆生皆由發於菩提心舍利弗說是
偈時四萬天人無量衆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聖王復於
萬億年中供養彼佛供養佛已厭世出家既出家已思惟四句一者實句
二者法句三者義句四者調句於一億年常思如是四句之義舍利弗汝
知尒時轉輪聖王豈異人乎即寶女是也舍利弗言世尊何業緣故受是
女身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薩不以女業而受身也乃以神通智慧之力示
女身耳爲欲調伏諸衆生故舍利弗汝今實謂寶女菩薩是女身耶莫造
斯觀何以故受女身者即是慧力神通之力舍利弗是女久已於無量劫
中離男女身如是身者非是過去亦非未來現在此身即方便身化此世
界九萬二千諸女人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示現是方便身
尒時寶女語舍利弗大德汝今能以女人之身說正法耶舍利弗言我於

男身尚生厭悔況女身乎舍利弗汝於男身生厭悔耶舍利弗言如是如
是大德是故菩薩勝諸聲聞辟支佛等何以故汝諸聲聞所厭悔處菩薩
於中受樂不悔聲聞之人不求諸有菩薩於中甘樂受之聲聞之人於諸
功德生知足想菩薩之人無有厭足聲聞之人厭離煩惱菩薩之人處而
不懼舍利弗言寶女菩薩之人有何等力以是力故心無厭離寶女答言
大德菩薩摩訶薩有八種力處之無厭何等爲八一者慈力心無礙故二
者悲力爲調伏故三者實力不誑諸佛已身衆生故四者慧力離煩惱故
五者方便力心不悔故六者功德力無所畏故七者智力壞無明故八者
精進力破放逸故是名八力菩薩具足如是八力其心不悔舍利弗言寶
女汝今已具是八力耶答言大德言具足者即是顛倒顛倒者即是二相
二相者即是有爲有爲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平等大德若平等者
云何有力云何無力云何可說一二之數大德一切諸法皆如虛空而是
虛空不可說内不可說外不可說明不可說闇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若一
切法同虛空者云何可說有力無力一二之數大德菩薩摩訶薩亦有力
亦無力云何有力云何無力無煩惱力有智慧力無慳悋力有惠施力無
破戒力有持戒力無瞋恚力有忍辱力無懈怠力有精進力無亂意力有

禪定力無無明力有智慧力是故菩薩無惡法力有善法力尒時世尊讃
寶女言善哉善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說即是實說寶女菩薩說
是法時五百菩
薩成就忍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六

寶女品第三之二　尒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經中說如來具足十神力者為即十力是世尊耶為離十力有世尊乎若即十力是世尊者是名二法若是二者即是無常若離十力有世尊者云何如來說諸法等世尊若一力中具十力者何故如來不說百力若不說百當知一力非十非百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來世尊非一非二若非一二云何言十云何言百菩薩摩訶薩遠離一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世尊非即十力非離十力能說十事故名如來具足十力如來雖說如是十力而一力中具無量力為流布故說言十力寶女復言善哉世尊唯願廣說如是十力佛言寶女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求聲聞乘及造惡業無有是處以是堅心得菩提時成就初力如來成就如是力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能轉法輪如是法輪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知諸業業因緣處及以諸業悉是一業以是力故了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業

非處得菩提時成第二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衆生根知已說法以是力故得菩提時成第三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衆生界觀已隨界而為說法以觀界故得菩提時成第四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諸衆生上中下根觀已隨解而為說法以知解故得菩提時成第五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至處道若有為道若無為道若聲聞道若緣覺道若菩薩道以觀道故得菩提時成第六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尊重修諸禪定為調衆生而說法要以修習故得菩提時成第七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於過去善根不生誹謗成就念心不作放逸不放逸故得菩提時成第八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見未學者不生輕心自既學已不生憍慢能施衆生智慧光明以施明故得菩提時成第九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教諸衆生遠離漏法不令增長讚歎解脫修無漏道亦為衆生說無漏道以修無漏故得菩提時成第十力寶女菩薩修習如是十力能具如來十種之力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得四無畏及十八法佛告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所得妙法不生貪悋不作是念若我教彼彼則勝我於諸衆生其心平等能捨內外施於一切觀察法界無種種相以是因緣

得菩提時成初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諸邊道法了了而知以了知故不行不隨如是邊法亦不稱讚不以教人知邊道已而遠離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二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淨道常說淨法修治莊嚴得淨法故如是莊嚴亦自修治亦教衆生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三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終不起於憍慢之心終不自說我知我見覆藏功德顯露罪過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四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失道衆生示以正道除去道路毛石惡刺津途險絕施作橋梁闇冥之處為設燈明見犯罪者能令調伏能除衆生所有疑悔於非犯者不強言犯除壞衆生疑法之心施法光明勸請說法見說法者稱讚善哉恭敬尊重不生輕心欲解一切衆生言音不正語者心不輕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初無失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實語法語義語時語調伏語不錯語離諸惡語聖人之語若聞法已轉為他說為於自利及利他故說時不輕不生諍訟信佛法僧亦令衆生信佛法僧觀諸法界不可宣說以是因緣得菩提時知一切語得無量門總持方便是故其身一切相好一一毛孔悉出如來微妙音聲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六念亦化衆生令修六念以是因緣得菩提時不失

念心亦得法證總持方便無量衆生於無量劫思惟深義一時來問如來不欲思惟之力而能一時各隨問答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護一切衆生之心不與衆生作亂心因諸苦惱因見諸衆生行善法時不遮不亂善知諸法悉如幻相於諸衆生其心平等知諸法界同於一味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其心常定得無邊閒總持方便得是持已心常在定而作佛事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想不顛倒心不顛倒以不倒故於無我中不作我想衆生命人士夫男女憍慢煩惱常斷有無善惡垢淨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生死涅槃等想一切衆生有顛倒故有如是想若無顛倒則無是想行於中道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一想無有二想修是定故得無盡器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心常修習無想三昧憐愍衆生修習大悲說法不息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修習捨心捨於苦樂不苦不樂不喜不愁不愛不瞋以是因緣利衰毀譽心無有二常觀無常苦無我等亦化衆生修如是捨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大捨得是捨已得大海印總持方便以是持力雖得人天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天梵天恭敬供養不以為欣邪見惡人輕慢罵辱不以為戚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不上不下不動不濁修大慈悲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

道時至心求菩提甚深之法種種善根不求聲聞乘修習大悲如是等心
無有退轉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如來故無增無減得金剛幢總持方便
得大自在知云何說知說何事知何時說知何處說知爲何衆生復次寶
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勤精進於諸善法不知猒足恭敬供養和上善
友亦常親近樂聽正法遠聞而持如是精進爲調衆生爲欲供養無量諸
佛爲令無量無邊衆生得無上道亦令獲得如是精進入於法門以是因
緣得聞佛法總持方便是故菩薩得菩提時成就如來精進無減以精進
故具足神通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具足念心修四念處觀內外
身無常苦無我受心法念亦復如是修空無相無願三昧爲如來身觀身
念處不證解脫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如來念心無減得知心道知諸
衆生根界解業煩惱行習心處善根惡根果報生滅諸有次第諸佛世界
諸乘大衆菩薩諸行得受記莂父母親族師長和尚知如是等心不失念
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智慧利慧疾慧無邊慧甚深慧解慧
淨慧不動慧無礙慧無勝慧了知聲聞緣覺乘慧無上慧不知足慧具足
如是等慧求慧求法持法說法甘樂於法以樂法故於內外物不生貪著
於師和尚能忍衆苦以所須物奉獻貢上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

世界珎寶奉施法主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
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
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佛智
慧無增無減如是等智名爲無礙知衆生心善不善無記有漏無漏世間
出世間垢法淨法生死涅槃一切法門一切菩提事一切菩提道一切世
界一切劫一切微塵去來現在於如是事通達無礙說時無盡以是因緣
如來能於一法之中說無量法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不樂在家
求受五欲樂處空閑修出家法樂修深義及三脫門以是修力得無礙法
門無罣礙智過魔境界莊嚴具足遠離煩惱及諸惡見說甚深義破衆疑
心除去一切諸惡覺觀破於欲界色無色界爲貪衆生演說正法令離貪
心爲喜瞋者演說慈心令離瞋恚爲愚癡者說十二因緣令離無明爲慳
貪者說檀波羅蜜爲破戒者說尸波羅蜜爲瞋恚者說羼提波羅蜜爲懈
怠者說毗梨耶波羅蜜爲亂心者說禪波羅蜜爲無智者說般若波羅蜜
爲凡夫人說四真諦爲顛倒者說無常無淨無樂無我爲結縛者說三十
七助菩提法菩提具足如是等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解脫無增無
減如是解脫無能動者畢竟清淨畢竟解脫能知能見一切聲聞辟支佛

乘亦得清淨總持方便以持力故能說解脫於一切法得大自在復次寶
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智慧得智勢力得智光明知眷屬智知無貪
心知無瞋心知無癡心知無愛心知無垢心知無諍心知無貪心知無貪
心知無上心知無礙心知無記心知善心知不善心知惡心知淨心知不
淨心大心小心狹心廣心遍知心不遍知心貪心捨心持戒心破戒心惡
心不忍心懈怠心精進心定心亂心癡心慧心凡心聖心正定聚心邪定
聚心不定聚心聲聞心緣覺心菩薩心苦諦心集諦心滅諦心道諦心雖
知如是而不取證爲調衆生常說正法謂四真諦十二因緣遠離斷見及
以我見說因緣果從緣而生非因於我衆生命等了知無明因緣於行行
因緣識識因緣名色名色因緣六處六處因緣觸觸因緣受受因緣愛愛
因緣取取因緣有有因緣生生因緣老死憂悲苦聚無明滅故行滅行滅
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
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老死憂悲苦惱滅大苦聚
滅作是觀已復作是念如是等法實非我作非衆生壽命士夫等作非常非
斷若非衆生士夫等作是名爲空如其空者即是無我衆生壽命及以士
夫無常無斷若無常斷即無生無滅無生滅者三世不攝三世不攝即名

爲無如其無者不可算數無算數故即第一義第一義者即如來語如來
語者即無闘諍無闘諍者名沙門法沙門法者即是虛空若能了知如是
等法名真實知若觀思惟諸惡因緣則生無明至大苦聚惡思惟滅則無
明滅乃至大苦聚滅作是觀已不着常見不着斷見知一切法從緣而生
從緣而滅知一切法無我衆生壽命士夫不見此彼及以中間何以故若
無彼此云何有中是故菩薩如是說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解脫智無
增無減亦得無邊總持方便以得持故依於法界觀虛空界說是處非處
至漏盡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宣說甚深祕密之藏義以是法化於衆生
是名不與二乘共之身口意業具足神通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
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不欺衆生而作妨礙不貪不慳無有害心梵行清淨
勤修精進集助道法不惜身命爲諸衆生起大慈悲以是因緣得菩提時
名爲如來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得一切光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作種種
方便之身所謂天身龍身阿脩羅身迦樓羅身乾闥婆身緊那羅身摩睺
羅伽身梵身釋身四天王身刹利身婆羅門身毗舍身首陀身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身示現如是種種身已爲諸大衆隨意說法說法既竟
即滅不現令一切衆不知所在或身滅已而故說法一切衆生六情諧對

而無厭足。若不見時。心常緣念。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不欺衆生。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常安隱語。法語。毗尼語。不熱語。佛語。義語。喜聞語。樂見語。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一切口業隨智慧行。獲得三分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善解一切衆生語言。說諸衆生所有之業。佛所出言。是真實語。十二因緣語。隨解脫語。不貪語。寂靜語。因緣語。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意業隨智慧行。不欺衆生。不如不害。不作邪見。修於正見。起大慈悲。於諸衆生。其心平等。終不忘失菩提之心。具足智慧。捐除憒惱。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一切意業隨智慧行。獲得無垢總持方便。以是持力。住一心中。能知一切衆生諸心。觀衆生心。悉皆平等。如幻化相。本性清淨。觀諸衆生身業平等。皆如水月。見諸衆生。悉在己身。己身亦在衆生身中。猶如影現。能令衆生悉作佛身。亦令己身作衆生身。一切無有能動轉者。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過去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過去佛世界衆生。已得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衆生言語。隨其種種而爲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過去。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衆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衆生。令同已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知過去世。智慧無礙。因往修習。勇健三昧。獲得健行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過去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過去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衆生。業果神通。亦知過去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麁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未來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生驚怖。信未來佛世界衆生。悉當調伏。信於如來。遊十方世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衆生語言。隨其種種而爲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未來。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衆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衆生。令同己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知未來世。智慧無礙。因修悲定。得師子吼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未來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未來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衆生。業果神通。亦知未來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麁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現在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現在佛世界衆生。悉當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

礙。能解一切衆生言語。隨其種種而爲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現在。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衆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事。心信無疑。亦化衆生。令同己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知現在世。智慧無礙。因修淨定。獲得金剛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現在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現在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衆生業果神通。亦知現在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麁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能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寶女。是名十八不共之法。如來復有不共之法。謂無見頂。何以故。無邊身故。無能勝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事具故。見者除惱。名不共法。何以故。身如藥樹故。處衆無畏。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清淨故。處衆無怯。名不共法。何以故。四無畏故。知衆生心。名不共法。何以故。隨意說法故。從衆寂靜。名不共法。何以故。隨師教故。出言清淨。名不共法。何以故。不說無義語故。凡所宣說。聞者歡喜。名不共法。何以故。離怨親想故。說法之膺。眷衆而聞。名不共法。何以故。餘無利益故。各各見佛。正在己前。瞻對之時。目未曾瞬。名不共法。何以故。身不可思議故。聞佛所說。要生善芽。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無量諸功德故。見者無厭。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舉身迴顧。如象王視。名不共法。何以故。威儀清淨故。大師子吼。名不共法。何以故。具足大力故。威儀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身業隨智行故。口業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口業。隨智行故。一切眼目。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意業。隨智行故。衆生樂聞。名不共法。何以故。語微妙故。受上供養。名不共法。何以故。無上福田故。無盡功德。名不共法。何以故。不求果報故。無能壞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一節中。有那羅延力故。說事不虛。名不共法。何以故。知諸根故。爲一切師。名不共法。何以故。通達一切故。壽命無盡。名不共法。何以故。得法身故。有親近者。得大利益。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法故。所得智慧無能測者。名不共法。何以故。知三世智。性清淨故。出身血者。得五逆罪。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根故。煩惱習盡。名不共法。何以故。了知一切煩惱因故。知一切行。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故。寶女。是名如來不共之法。爾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得三十二相。是何業因之所成就。佛告寶女。如來成就無量功德。是故得成三十二相。我今於是無量事中。當略說之。如來至心護持淨戒。得足下平相。修行種種惠施業故。得千輻輪相。不欺一切諸衆生故。得足跟臃相。護正法故。得指纖長相。不壞他衆故。得網縵相。妙服奉施故。得手足軟相。淨飲食施故。得七處滿相。喜聞佛法

故得鹿王腨相覆藏他過故得陰藏修善法故得上身如師子王相常以善法化衆生故得缺骨平滿相攝護怖畏故得臂肘𦟛相見他事業樂佐助故得手摩膝相常修十善故得清淨身相常施病藥故所食之物至咽悉現相常發莊嚴修善法故得師子頰相於諸衆生其心平等故得四十齒相和合諍訟故得齒密相珍寶施故得齒齊相身口意淨故得二牙白相護口四過故得廣長舌相成就無量功德故得味中上味相於衆生中常柔輭語故得梵音相修習慈心故得紺色目相至心求於無上菩提故得牛王睫相讚歎他人所有功德故得白毫相恭敬父母師長和尚故得肉髻相樂說深法故得身柔輭相施敷具故得金光相遠離衆說世間事故得一一孔一毛生相樂受善友師長教勅故得身毛上靡相不以惡事加衆生故得髮色金精相常勸衆生修三昧故得身圓滿如尼拘陀相生生之處作佛像故得那羅延力相寶女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獲得如是三十二相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快哉如來善說佛法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一切衆生聞是義者即得具足無量功德聞已信者亦得成就無量功德說是法時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六種震動無量衆生發菩提心五千菩薩得無生忍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鼓衆伎樂以供養佛若有衆生已於無量無邊佛所植衆德本乃得聞是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不共之法三十二相是人聞已能生深信信已能於大衆之中作師子吼說如是法何以故下劣之人不能得聞如是正法假使得聞未必能信上人持戒智慧具足乃能得聞聞已敬信信已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寶女復言世尊佛不可思議法僧亦尒不可思議聞信是經亦不可思議若有信者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法行寶女菩薩摩訶薩不捨親舊知恩報恩憐愍一切有歸依者終不捨棄至心念於菩提之道修於忍辱難施能施攝取衆生慈心護戒思惟善義護持正法樂法念法持法樂靜獨處空閑心無悔退善護衆生淨身口意爲四無量發大莊嚴常勸衆生於菩提道凡所講論先讚大乘不先許人後生悔心清淨其行知足少欲不慳不妒不斷聖種心無諍訟了知因果信聞戒施慚愧智慧親近善友隨師長教心無憍慢恭敬禮拜長老有德離貪恚癡我及我所常念佛法僧施戒天得供養時其心不高常勤修行六波羅蜜空無相願諸善方便不見我常衆生壽命士夫之相修四念處乃至八正道是名菩薩修行法行入法行者無眼無色無色想行無耳無聲無聲想行無鼻無香無香想行無舌無味

無味想行無身無觸無觸想行無意無法無法想行非色行非色非非色行非色苦行非色非非色苦行非色我行非色非非色我行非色空行非色非非色空行非色無相行非色無願行非色無行行非色性行非色實行非色寂行非色生行非色出行非色因緣行非色聚行是名法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寶女若無如是陰入界行是名法行無欲界行色界行無色界行無住無脫是名法行無去無來無有住處無心意識無見無聞無知無識無有身業口業意業非法非非法非一非二非去來現在非垢非淨非聚非散非我衆生壽命士夫非常非斷非我非我所非始非終是名法行是名我法是名住處是名法性是名法處是名空處非處名畢竟處不動不住無有相貌無出無滅無所修行無取無捨無受無捉若能知見如是等法是名真知是名實知是名法知若有菩薩能作是學爲諸衆生行於生死而於涅槃無所動轉是名菩薩真實法行說是法時八千菩薩成就忍辱尒時寶女復以種種珍寶雜物供養於佛而作是言世尊若有菩薩行是法行即是修行一切佛行即得受記坐菩提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知菩薩不退印耶尒時寶女即說偈言

諸衆生界及法界　若能平等觀無異　不生分別一二數　是名菩薩不退印
過去未來及現在　十方世界諸世尊　皆悉平等觀法界　是名菩薩不退印
觀有爲界皆無常　有漏無漏亦如是　知一切法本性淨　是名菩薩不退印
觀於生死無有量　不可稱計知其數　若能一念通達知　是名菩薩不退印
一切世間諸法界　及以出世諸聖法　若能平等悉真實　是名菩薩不退印
若能了知諸法界　及以諸魔波旬界　通達是二無差別　是名菩薩不退印
貪欲瞋恚愚癡等　一切衆生諸煩惱　知從顛倒因緣生　是名菩薩不退印
生死之法及涅槃　無上正道及菩提　觀察是法無差別　是名菩薩不退印
知見五陰如菩提　如菩提性入界然　觀是諸法無有二　是名菩薩不退印
地水火風及造色　觀之猶如虛空等　如是即得真實印　亦如十方諸佛印
如眼界等菩提然　是二平等無差別　自能受持爲他說　是名菩薩不退印
知諸衆生所有心　能爲一切心因緣　如是因緣無障礙　是名菩薩不退印
能遍觀察諸衆生　所有諸根上中下　能觀生死盡彼岸　是名菩薩不退印
所有字義句無盡　於無量劫而演說　無能破壞作障礙　是名菩薩不退印
虛空邊際尚可盡　世間猛風可繫縛　菩薩所有不退心　一切世間不能轉
成就無量陀羅尼　於諸法中不失念　次第演說諸法義　如佛口出無有異
十方世界佛世尊　爲度衆生說無量　悉能受持解深義　是名菩薩不

退印。無量劫中所聞法。猶如現聞而演說。無量世學陀羅尼。獲得如是無盡印。成就具足如是持。及以無上真智慧。若得菩薩不退印。則能宣說如是法。若觀一切諸法空。亦不親近不遠離。若有成就不退心。當知是人有空印。一切諸法虛空印。其性本來無生滅。若能了知是法界。是名菩薩不退印。諸法皆從因緣有。離於衆緣無法界。若能了知如是者。當知是有不退印。所有威儀諸色聲。能於一念悉示現。爲欲教化諸衆生。即是菩薩不退印。意樂之心如虛空。無量劫中不可盡。成就無量諸功德。即是菩薩不退印。修習淨戒爲佛戒。獲得佛戒如虛空。成就如是無上戒。即是菩薩不退印。一切衆生所有戒。及以學戒無學戒。雖有如是無量戒。不及不退十六一。若得最上無生忍。成就無量無有邊。若得如是無生忍。如過去佛之所得。爲衆生故善莊嚴。無量世中不休息。當勤修習精進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常樂修習諸禪定。亦爲衆生宣說法。雖復示現諸威儀。而其內心不離定。具足無上正知見。遠離一切煩惱習。若有成就不退心。則能近於佛境界。具足三種之神通。及其如來善方便。若有成就不退心。是人破得正覺印。一切衆生不能知。是人心行及境界。爲諸衆生無量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其實未得無上道。而能示現如來身。生及成道轉法輪。處衆示現大

涅槃。未捨菩薩不退印。亦能獲得如是印。猶如虛空無有邊。所得佛印亦如是。說是偈時。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六種震動。五千菩薩。得不退印。爾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快說菩薩。不退轉印。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寶女定得不退轉印。是故能作如是宣說。若不證者。何能如是。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寶女久已得不退印。忍辱成就。已盡大乘甚深邊底。爾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故名大乘。佛言。其乘廣大。故名大乘。於諸衆生無罣礙故。故名大乘。是一切智善根根本。故名大乘。無有煩惱諸結黑闇故。名大乘所有光明無處不遍。故名大乘周遍其邊。有眼目故。故名大乘。本性常淨。初無玷汙。故名大乘。斷諸煩惱。一切習氣。故名大乘。護持禁戒。故名清淨。修習定故。名爲安住。修習慧故。名爲無漏。修解脫故。名無繫縛。示一切法等無二故。名解脫智。攝十力故。名無能動。具四無畏故。名無怖懼。攝取十八不共法故。名爲無礙。修習大慈故。名平等。破壞一切諸魔衆故。名爲最勝。摧煩惱魔故。名寂靜。壞陰魔故名不可欺。破死魔故。名爲常住。具足檀那波羅蜜故。名爲富足。具足尸羅波羅蜜故。名爲無熱。具足羼提波羅蜜故。名爲無恚。具足精進波羅蜜故。名爲無動。具足禪那波羅蜜故。名無漏無轉。具足般若波羅蜜故。名勝一切世間出世間。具足方便

波羅蜜故。名爲攝取。一切諸來斷諸有故。名無有有。因八道故。得名爲安具定慧。莫所往無礙。調諸根故。名大神通。修正勤故。能見一切諸佛世界。修念處故。遠離惡法。親近善法。修七覺分。遠離一切諸煩惱結。無爲無漏無勝無上。無能見頂。無能知者。無有遮障。無有聽聞。無入出處。大衆大堂。一味不作。不作數量。平等無二。得大名稱。十方無礙。一切人天之所恭敬。成就無量無邊功德。永斷一切慳恪破戒害心。懈怠亂心無明。能令衆生。獲得多聞。爲作安樂。斷一切苦。令作善業。佛智。無礙智。無上智。平等智。一切智。是名大乘。說是法時。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發心已。復作是言。若有衆生。能發如是大乘心者。即得無量善法利益。爾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障礙故。不令衆生。疾得大乘。佛告寶女。有三十二事。以是因緣。爲作障礙。何等三十二。一者樂聲聞乘。二者樂緣覺乘。三者樂釋身故。四者樂梵身故。五者樂爲世樂受持禁戒。六者樂修一善。七者常懷嫉妬。八者多財貪者慳恪。九者不樂勸化衆生。令修善法。十者心憍慢故。十一者不求菩提心故。十二者是菩提心故。十三者於一法中生著心故。十四者不喜思惟故。十五者不能親近師長和上善知識故。十六者誹謗餘部故。十七者不能淨於身口意業故。十八者不能護持無上法故。十

九者得少法味。恪不說故。二十者少解法義。生大慢故。二十一者遠離四攝故。二十二者不能恭敬同師同學故。二十三者不樂念於六波羅蜜故。二十四者遠離三聚故。二十五者不發願故。二十六者少善根故。二十七者倒解義故。二十八者不歎三寶故。二十九者誹謗大乘菩提事故。三十者自不解義。誹他說故。三十一者不覺了知諸魔事故。三十二者樂生死故。是名三十二事。障礙大乘。不令衆生。疾得大乘。寶女。如是障礙。其事無量。我於今者。但略說耳。大乘所有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如是。亦如涅槃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無量。如生死過無量無邊。即是大乘之障礙也。寶女。若有人能遠離如是無量惡法。當知是人。即得大乘。寶女。若有菩薩能得淨心。是人即能獲得大乘世尊。衆生云何速得成就。無上大乘。寶女有三十二事。衆生修習。能速得之。何等三十二。一者衆生不請而往親附。二者見他福德。不生妬心。三者至心修習。無量善根。四者營他事業。不生愁惱。五者其心不濁。身口意淨。六者不爲利養故。四威儀。七者如說而住。八者於諸衆生。其心清淨。九者終不放捨菩提之心。十者清淨莊嚴。檀波羅蜜。十一者清淨尸波羅蜜。憐愍毀禁故。十二者淨忍波羅蜜。不惜身命故。十三者淨精進波羅蜜。得十力無畏故。十四者淨禪波羅蜜。遠離煩

惱故。十五者淨斂若波羅蜜。除煩惱習故。十六者修勇健定。壞諸魔業故。十七者至心度脫諸衆生故。十八者修四攝故。十九者心平等故。二十者不捨一切諸衆生故。二十一者知恩報恩故。二十二者護持正法故。二十三者修助道法。不休息故。二十四者於諸善法無猒足故。二十五者破憍慢故。二十六者供養三寶故。二十七者於一切法不生謗故。二十八者善解十二深因緣故。二十九者具七財故。三十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三十一者修六神通故。三十二者修習定慧故。是名三十二事。衆生修習。疾得菩提。說是法時。七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一切諸天以諸華香。種種伎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若有得聞如是等經。當知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介時梵天釋天四天王天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演說如是無限量義。了了之義。壞煩惱義。摧諸魔業。破諸邪見。能持一切無上正法。我等亦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佛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廣說之者。我等亦當為作衛護。若有惡鬼。欲為是人作嬈害事。我當遮止。不令成就。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介時。若能護我諸弟子者。即是護持我之正法。如是護者。法則久住。介時世尊告阿難言。阿難。汝當受持擁護。演說如是經典。若有菩薩。於無

量劫樂修慈悲。復有菩薩受持是經。讀誦書寫。為人廣說。修大慈悲。為以此義。勸人令學。其人所得福多於彼。亦能速疾獲得大乘。阿難白佛言。世尊。是經何名。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真實法義。陁尼方便。成就發心。無量寶聚。無量陀羅尼。十力四無所畏。不共法聚。菩薩摩訶薩不退轉印。廣說大乘。寶女所問。如是等名。汝當奉持。

介時阿難及諸人天。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九屑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三。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有二法利益大乘。一者樂念佛法。二者樂離聲聞。復有二法。一者擁護解脫。二者能演說法。復有二法。一者求菩提心。二者調伏衆生。復有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觀諸衆生悉無有我。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菩提之心。二者觀法平等。復有二法。一者淨於善根。二者無作無淨。復有二法。一者為善法故。而修莊嚴。二者畢竟。復有二法。一者自身畢竟。二者衆生畢竟。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淨。復有二法。一不作罪。二作已悔。復有二法。一能布施。二不求報。復有二法。一平等施。二能迴向。復有二法。一者持戒。二者不求善果。復有二法。一不自譽。二不毀他。復有二法。一者忍辱。二者濡語。復有二法。一者於貪不貪。二者於瞋不瞋。復有二法。一者為於善法勤行精進。二者不輕懈怠。復有二法。一身寂靜。二心寂靜。復有二法。一求禪枝。二調伏心。復有二法。一者樂在禪定。二者不猒欲界。復有二法。一者求

法。二者樂法。復有二法。一者觀法。二者欲法。復有二法。一者樂求善友。二者恭敬供養。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數諮問。二如法住。復有二法。一者知法。二者知義。復有二法。一者聞已無猒。二者知已無猒。復有二法。一者修善。二者離惡。復有二法。一者樂說正法。二者於受法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於法無慳悋心。二者說時無有貪想。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離五蓋。二修七覺。復有二法。一者喜二者樂。復有二法。一者知己。二者知時。復有二法。一信果報。二作善業。復有二法。一者不斷聖性。二者實語。復有二法。一者如說而住。二者不藏如來功德。復有二法。一者淨身。二者遠離三不善根。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猶如草木。二者為淨心故修行善法。復有二法。一者淨口。二者遠離四過。復有二法。一者觀一切法悉不可說。二者觀聲如響。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遠離無明。嫉妬邪見。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無行處。復有二法。一者修慈。二者遠離瞋恚之想。復有二法。一觀衆生猶如虛空。二者修慈。復有二法。一者不捨悲心。二者求善不悔。復有二法。一者能調不調。二者調時不悔。復有二法。一者持法。二者護持法者。復有二法。一者樂法。二者護法。復有二法。一者稱揚人善。二者樂藏他過。復有二法。一者離貪。二者離

順。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衆生。二者修捨。復有二法。一者念佛。二者知無分
別。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無常。二者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念法。二者
化諸衆生令住法中。復有二法。一者觀無所受。二者於會者生於悲心。復
有二法。一者念菩薩僧。二者依無退僧。復有二法。一者觀於無僧。二者擁
護四沙門果。復有二法。一者念戒。二者知菩提心不可宣說。復有二法。一
者觀戒無作。二者護毀禁者。復有二法。一者念施。二者施已無悔。復有二
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離煩惱故演說正法。復有二法。一者念天。二樂寂
靜。復有二法。一者具足念心。二者擁護亂心。復有二法。一者功德莊嚴。二
者智慧莊嚴。復有二法。一者觀無造作。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無
猗。二者猗著解脫。復有二法。一者遠離亂心。二者至心修淨。復有二法。一
者知息。二者念息。復有二法。一者說一切過。二者而遠離之。復有二法。一
者自修聖行。二者化他令行。復有二法。一者願求善法。二者心無猒足。復
有二法。一者遠離惡法。二者親近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請佛說法。二者至
心聽受。復有二法。一者知一切法不生不滅。二者說字句義。復有二法。一
者知無衆生。二者以己善根與衆生共。復有二法。一者遠離諸相。二者深
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觀空。二者將護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習無

願。二者願及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一切善。二者願諸衆生同修善根。復
有二法。一者智慧無礙。二者受諸有身。復有二法。一者不動。二者不悔。復
有二法。一者斷。二者悕。復有二法。一樂寂靜。二求靜法。復有二法。一者修
習無諍三昧。二者觀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復有二法。一
者覆藏他罪。二者顯露己過。復有二法。一者觀十二因緣。二者深信。復有
二法。一者無我。二者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防自煩惱。二者壞他煩惱。復
有二法。一者觀無作無受。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觀生死過。二者
不斷生死。復有二法。一者自樂生死。二者化諸衆生令度生死。復有二法。
一者求波羅蜜。二者求已無厭。復有二法。一者求知。二者化他令同己知。
復有二法。一者不求供養。二者爲供養故。造作諸業。復有二法。一者於有
恩處常欲報之。二者於恩無恩等而報之。復有二法。一者修不放逸。二者
修無緣慈。復有二法。一者入於出家。二者既出家已心生愛樂。復有二法。
一者自成功德。二者於無德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修於身念。二者
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受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
心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法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
一者遠離不善之法。二者親近能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遠離已生惡法

二者護持已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爲令未生善法得生。二者爲令增廣
而擁護之。復有二法。一者獲大神通。二者得已教化衆生。復有二法。一者
安住法界。二者遍見諸佛世界。復有二法。一者信心不動。二者化不信者
令同己信。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教化狂亂之人。復有二法。一勤精進。
二化懈怠。復有二法。一者具足無礙智慧。二者化彼無明衆生。復有二法。
一者觀界。二者觀緣。復有二法。一者求智莊嚴。二者其心不悔。復有二法。
一者觀諸煩惱。二者出煩惱已。了知解脫。復有二法。一者一切法解脫。二
者煩惱不合三界。復有二法。一者莊嚴菩提。二者修學菩提。復有二法。一
者盡智。二無生智。復有二法。一者觀聖道方便。二者觀生死方便。復有二
法。一者畢竟道。二者知退轉道。復有二法。一者如法而住。二者於諸法中
不生著見。復有二法。一者從緣生滅。二者從緣解脫。復有二法。一知魔業。
二知己罪。復有二法。一者於恚生忍。二者於忍生愛。復有二法。一者爲菩
提故而修莊嚴。二者雖修莊嚴心無貪著。復有二法。一者不捨煩惱。二者
不捨修善莊嚴。復有二法。一者知處非處。二者以諸善根迴向菩提。復有
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修向無上菩提莊嚴。復有二法。一者
觀諸衆生。及以菩提等無差別。二者知諸衆生因緣菩提而得解脫。復有

二法。一者知法無生。二者爲生善法而修莊嚴。復有二法。一者不可說法
而能宣說。二者一切衆生悲同一乘。復有三法。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
親近善友心不生悔。三者修習大悲心不退轉。復有三法。一者破壞慳悋
二者惠施一切。三者攝取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具足淨戒。二者調毀禁者。
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心無瞋恨。二者調瞋恚者。三者迴向菩提
復有三法。一者於生死中心無悔退。二者甘樂營他所作事業。三者迴向
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得三昧定。二者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
一者求於多聞。二者得已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生緣
二者法緣。三者無緣。復有三法。一者自悲。二者悲他。三者離自他悲。復有
三法。一者爲於自利修習智慧。二者以是智慧轉化衆生。三者自利利他。
復有三法。一者知過去已盡。二者知未來無生。三者知現在無住。復有三
法。一者爲正定者修習慈心。二者爲邪定者修習悲心。三者爲不定者修
習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淨身。二者淨口。三者淨意。復有三法。一者修不淨
觀。爲壞貪欲。二者修慈。爲壞瞋恚。三者觀十二因緣。爲壞無明。復有三法。
一者安。二者樂。三者知足。復有三法。一者聞已能持。二者能廣分別文字
向義。三者觀察罪過。復有三法。一者具足七財。二者能大法施。三者能施

衆生。復有三法。一者實義。二者真義。三不誑義。復有三法一者自知。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復有三法。一者五陰法陰平等。二者諸界。法界平等。三者諸入。法入平等。復有三法。一者修空。二者無相。三者無願。復有三法。一者不謗因果。二者方便生法皆從因緣。三者和合因緣。而得名字。復有三法。一者信佛不可思議。二者信法不生誹謗。三者信僧良祐福田。復有三法。一者遠離貪欲。二者遠離瞋恚。三者遠離愚癡。復有三法。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三者不著二諦。復有三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遠離憍慢。三者於福田所禮拜供養。復有三法。一者不染欲界。二者不著色界。三者於無色界不生憍慢。復有三法。一者供養不喜。二者毀辱不恚。三者離世八法。復有三法。一者藏覆諸根。二者解了諸根。三者寂靜諸根。復有三法。一者趣向善地。二者離善地障。三者觀善地德。復有三法。一者至心。二者淨心。三者淨莊嚴。復有三法。一者學戒戒。二者學心戒。三者學慧戒。復有三法。一者受樂不生貪著。二者受苦不生惱恚。三者不苦不樂修習於捨。復有三法。一者轉因不造作故。二者轉於煩惱不觀相故。三者轉於三世無願求故。復有三法。一者眼空。二者色寂靜。三者受無作處。復有三法。一者藏戒。二者護定。三者觀慧。復有三法。一者憶持念法。二者思惟觀法。三者如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音聲因緣。聲聞解脫。二者十二因緣。緣覺解脫。三者六度因緣。菩薩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畢竟施。復有三法。一者護法。二者護持法者。三者護持大乘。復有三法一者行於生死。二者觀其罪過。三者知已遠離。復有三法。一者至心聽法破除五蓋。二者常樂寂靜。三者如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依義。二者依法。三者依智。復有三法。一者求多聞已。樂於寂靜。二者樂寂靜已思惟善法。三者善思惟已。知法平等。復有三法。一者親近智者。二者諮問多聞。三者護於善人。復有三法。一無貪心為人說法。二見聽者慈心視之。三者一心觀於菩提。復有三法。一者視諸衆生其心平等。二者觀心平等。三者觀佛平等。復有三法。一者過去不盡。二者未來不念。三者現在不住。復有三法。一者觀苦無常。二者諸法無我。三者涅槃寂靜。復有三法。一者聞已堅持。二者三昧堅持。三者智慧堅持。復有三法。一者犯已不覆。二者悔先所犯。三者至心護戒。復有三法。一者破壞疑心。二者破壞悔心。三者破障礙心。復有三法。一者善欲。二者離說世事。三者樂於寂靜。復有三法。一者忍甚深法。二者說甚深義。三者解釋釋義。復有三法。一者具足聲忍。二者具思惟忍。三者具於順忍。復有三法。一者智慧方便。二者大慈。三者精進堅牢。善男子。菩薩具足

如是等法。能利大乘。善男子。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者聽不應聽。二者不欲聽受菩薩法藏。三者行諸魔業。四者誹謗正法。復有四法。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不樂求法。復有四法。一者嫉他得利。二者於財慳貪。三者樂誑法師。四者不樂親近見善知識。復有四法。一者於善知識生惡友想。二者於惡知識生善友想。三者非法法想。四者法非法想。復有四法。一者不樂惠施。二者施已生悔。三者施已觀過。四者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者為欲而施。二者為瞋而施。三者為癡而施。四者為畏而施。復有四法。一者為名字施。二者為本而施。三者為善友施。四者為勝故施。復有四法。一者不至心施。二者不自手施。三者不現見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下物施。二少物施。三不至心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者妄施。二者刀施。三者不淨施。四者無利益施。復有四法。一者見持戒者生瞋恚心。二者見毀禁者生愛念心。三者隨惡友語。四者不念施戒。復有四法。一者非法求利。二者如法得財不與人共。三者斷他供養。四者心不知足。復有四法。一者為利養故攝持威儀。二者為利養故下聲而語。三者其心諂曲。四者邪命自活。復有四法。一者於同學所生瞋恚心。二者於同乘者生瞋恚心。三者不知魔業。四者樂說他過。復有四法。一者憍慢不聽正法。二者不能恭敬法師。三者不能禮拜父母師長善友。四者意隨惡業。復有四法。一者覆他功德。二者廣說他過。三者增長憍慢。四者瞋恚堅固。復有四法。一者懈怠。二者不樂聽聞善語。三者不隨順語。四者住於非法。復有四法。一者不調。二者不淨。三者不藏。四者不忍。復有四法。一者不喜聞受無上善法。二者樂在城邑聚落村營。三者毀破禁戒樂受供養。四者不能調伏根門。復有四法。一者不能攝取衆生。二者不能調伏衆生。三者不能護持正法。四者樂說法師過罪。復有四法。一者不修信心。二者不能觀察生死罪過。二者不觀惡知識過。四者不觀疑心罪過。復有四法。一不觀內。二不觀外。三者無慚。四者無愧。復有四法。一不知恩。二不報恩。三者背恩。四樂邪見。復有四法。一者誹謗聖人。二者將護世人。三者不信福田。四者可毀施法。復有四法。一者不淨身業。二者不護口業。三者不捨意業。四者歌悔大乘。復有四法。一者為破和合而作兩舌。二者於師和尚出瞋恚語。三者為壞利益作無義語。四者欺誑人天而生妄語。復有四法。一者不護戒因。二者亂禪定因。三者不信後世。四者樂著世事。復有四法。一者篾攢。二者憍慢。三者樂說世事。四者常樂睡眠。復有四法。一者欺菩薩名而受供養。二者不能瞻視病苦之人。三者不種善子。四者不向菩提。復有四

法一者自輕二者輕法三者輕福四者數念聲聞辟支佛乘復有四法一者貪身二者貪心三者貪命四者貪戒復有四法一貪房舍二貪檀越三貪邪見四貪破戒復有四法一者多作二者多語三者多受四者多視復有四法一者我見二者邪見三者斷見四者常見復有四法一者不作二者作已轉三者心悔四者不樂復有四法一者不向道地二者不修禪定三者退失智慧四者不樂方便復有四法一者障礙於法二者障礙善業三者煩惱障礙四者魔業障礙善男子如是等法名障大乘說是法時四萬四千人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二萬八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虛空之中無量天人異口同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世尊今日如來大師子吼憐愍衆生開大乘門世尊若有衆生於是法中得少分者即得斷除三惡道苦漸漸當得無量法寶世尊譬如有人於村邑外見太寶聚見已憐愍即還入村告語衆人誰欲斷貧當與我俱是人說時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其中信者即與相隨俱至寶所隨意探取即破貧苦而是寶聚亦無增減亦不念言聽是人取不聽彼人彼是人貧不取彼人聽是持去不聽彼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於無量世勤求如是無上法寶求已得見生大悲愍以大梵音語諸衆生若有欲壞生死貧窮當至心聽有諸衆生薄福不信則不能壞生死貧窮其中信者隨任智力取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大乘是大寶聚亦無增減若有至此寶聚之中乃至不能取一寶者是人常住三惡道中若有能取一字一偈乃至一念受持之者是人能壞生死貧窮何況取是大乘經典一品二品又其具足聽受讀誦為人解說爾時世尊讚諸天人善哉善哉諸天子若有受持如是經典是人則具一切善法頂戴如來無上佛智是大智聚能大利益無量衆生爾時世尊即說頌曰諸乘之中大乘最猶如虛空無邊際遠離一切生死有趣菩提樹無障礙若能清淨其心意所有惠施於一切至心受持清淨戒趣菩提樹無障礙於諸衆生心平等常觀煩惱諸過罪能勝一切下劣乘調伏衆生於大乘若有至心受讀誦具足寂靜戒忍辱具足智慧壞魔衆憐愍衆生趣道樹莊嚴慈悲乘四禪智慧利刀摧魔衆道樹下觀十二緣起已愍衆記大乘十方衆生乘大乘乘無增減如虛空大乘神力叵思議是故如來修習之安住念處厥正勤如意為足根勢力遊八正路探覺寶是故如來趣道樹其心寂靜離煩惱壞破諸闇獲智光是故梵天及帝釋故禮如來乘大乘具足六度六神通具善方便修三昧能壞諸魔及邪見是故如來乘大乘若有具足諸善根及以成就不善根有信

則得破煩惱是故大乘難思議所有一切世間法及以無上出世法若有學法無學法一切攝在大乘中若有衆生行惡道親近邪見惡知識憐愍是畢修方便為調伏故說大乘下劣不樂於大乘心近不能壞人結常求自樂捨餘人聞說大乘生恐怖若有智者具力勢憐愍衆生作利益聞說大乘心歡喜壞衆苦惱心不悔若欲了知衆生行一切衆生諸界根菩薩一念能通達是故大乘難思議得身寂靜相莊嚴得口寂靜衆樂聞得心寂靜具神通如是皆因趣大乘若有人能行大乘是則不斷三寶種能為衆生作利益破壞貧窮諸苦惱能到十方諸世界現見無量佛世尊如是趣向大乘者是人即得無量福一切世間無能勝趣向無上大乘者具足大力壞魔衆是故大乘難思議得已得力大自在梵釋轉輪聖王身若有乘此大乘者是人受於三界樂施已終不生悔心所重之物不悋着捨身自施修慈悲是故大乘難思議持戒精進樂梵行能以通力障日月不貪着身善果報修如是乘調衆生說法有受不受者於是不生瞋愛心身心勤修大精進為得難得之大乘能得無上大法王亦得難忍之忍辱無量劫中受苦惱為得大乘勝一切勤作利益多衆生身口意業悉柔濡修習慈悲及神通為住大乘大利益了知法界生滅性無我無諍調諸根若能安住於大乘即受安樂如先佛具足念心及精進四如意足神通力依止正法及真義皆由果住於大乘具足無上無所畏能師子吼無上尊微妙相好自莊嚴皆由樂住於大乘具足三種之神通調伏教化諸衆生其心寂靜無憍慢若行大乘具忍辱具足梵音聲微妙一切衆生甚樂聞若樂修習大乘者是人善解衆生語所作諸業為淨土不久當得無邊身若有至心聽是經當受無邊無上樂能遊虛空盡邊際能如大海水熱濟不能演說大乘德是故是乘難思議　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若欲受持如是等經欲自寂靜其深心者應當受持門句法句金剛句至心觀察門句者一切法中而作門戶所謂阿字一切法門阿者言無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波亦一切法門波者即第一義那亦一切法門那者諸法無礙陀亦一切法門陀者性能調伏一切法性沙亦一切法門沙者遠離一切諸法多亦一切法門多者一切法如迦亦一切法門迦者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娑亦一切法門娑者一切諸法無有分別伽亦一切法門伽者如來正法甚深無底闍亦一切法門闍者遠離生相婆亦一切法門婆者於法界中不生分別奢亦一切法門奢者具奢摩他得八正道佉亦一切法門佉者一切諸法猶如虛空叉亦一切法門叉者一切法盡若亦一切法

門。若者諸法無礙。吔亦一切法門。吔者一切諸法。是處非處。盡亦一切法
門。盡者觀五陰已。得大利益。荼亦一切法門。荼者一切諸法。無有畢竟。遮
亦一切法門。遮者身寂靜故。得大利益。至亦一切法門。至者心寂靜故。離
一切惡。優亦一切法門。優者受持擁護清淨禁戒。吔亦一切法門。吔者言
善思惟。誓亦一切法門。誓者住一切法。修亦一切法門。修者一切諸法性
是解脫。呲亦一切法門。呲者一切諸法悉是呲尼。呲尼者調伏已身。時亦
一切法門。時者一切諸法性不染汙。阿亦一切法門。阿者一切諸法性是
光明。婆亦一切法門。婆者修八正道。娑亦一切法門。娑者一切諸法非內
非外。善男子。是名門句。能淨念心。能淨其心。知衆生根。法句者。一切諸法
解脫印。一切諸法無二印。一切諸法無常斷印。一切諸法無增減印。一切
法等如虛空印。一切諸法五眼通印。一切法如虛空印。一切諸法無有分
別如虛空印。一切諸法八法界印。一切法如印。一切諸法無去來現在如
印。一切諸法本性淨印。一切法空印。一切法無相印。一切法無願印。一切
法無處無非處印。一切法苦印。一切法無我印。一切法寂靜印。一切法性
無過咎印。一切諸法第一義攝取印。一切諸法如法性住印。一切諸法畢
竟解脫印。一切諸法無時印。一切諸法過三世印。一切諸法味同一印。一
切諸法性無礙印。一切諸法性無生印。一切諸法性無諍印。一切諸法性
無覺觀印。一切諸法非色。不可見印。一切諸法無屋宅印。一切諸法無對
治印。一切諸法無業果印。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印。一切諸法無出滅印。善
男子。是名法句。如是法句。即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菩提。如是法印句。攝
取八萬四千法聚。善男子。若能如是觀法聚者。即能獲得無生法忍。善男
子。若有未種善根之人。聞是法已即得種之。壞於魔業。善男子。若如是觀。
即能獲得無盡器陀羅尼。如是等法。悉能攝取八萬四千三昧。八萬四千
衆生行性。是名法句。金剛句者。其身不壞猶如金剛。何以故。法性不壞故。
智慧之性能破無明。是故智慧名金剛句。五逆之罪壞一切善。是故五逆
名金剛句。不淨之觀能壞貪欲。是故不淨名金剛句。慈心之觀能壞瞋恚。
是故慈心名金剛句。觀十二因緣能壞愚癡。是故觀緣名金剛句。一衆生
心。攝取一切衆生之心名金剛句。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金
剛句。一佛。一切佛。皆悉平等名金剛句。一福田。一切福田。無盡平等名
金剛句。一切諸法如虛空等名金剛句。一切諸法等同一味名金剛句。一
切諸法及以佛法。平等無二名金剛句。金剛三昧能壞一切諸魔惡業名
金剛句。如來如音。壞諸惡聲名金剛句。觀無生滅。過生老死名金剛句。善

男子。如是等法名金剛句。名堅牢句。名不壞句。名不破句。名平等句。名為
實句。名無二句。不退轉句。大淨寂靜句。無能作過句。不增不減句。無有有
句。無有法句。真句。有句。不諍佛句。依法句。共僧句。如余句。分別三世句。勇
健句。梵句。慈句。心句。虛空句。菩提句。不依句。法相句。無相句。心意識無住
句。破魔句。無上句。無勝句。廣句。行已境界句。入佛境界句。無覺觀句。於法
界所不分別句。無句句。善男子。若有菩薩能解如是等句義者。必當坐於
菩提樹下。金剛師子法座之上。說是法時。八千菩提得入法門陀羅尼。亦
獲一切衆生平等三昧。爾時十方諸來菩薩。以妙香華。種種妓樂。供養於
佛。說偈讃曰。我今敬禮無上尊。能知一切衆生聲。說相無相實一相。而得
妙相三十二。若有衆生一一心。平等攝諸衆生心。說行無行實一行。是故
我讃無上尊。一切衆生無覺觀。其心本淨無有貪。從因緣故生貪欲。是故
我禮無上尊。如來真實知因果。故為衆生說業報。真如法界非有無。是故
我禮真智因。我見佛身種種色。而如來身實無色。愍衆故現無色色。我禮
人中師子王。一切福田入一田。而是一田無增減。不動法界不轉移。是故
我禮人衆王。觀諸衆生心如幻。諸法菩提亦復然。知一切法皆平等。是故
我禮無平等。觀諸法界悉平等。故說諸法無一二。非有非無是解脫。是故
我禮斷二見。日月可說墜落地。猛風可說索繫縛。須彌可說口吹動。不可
說佛有二語。實語真語及淨語。身心清淨如虛空。世法不染如蓮華。是故
我禮無上尊。若有能讃如是德。即獲如是之功德。我為如是諸功德。敬禮
如是功德聚。時諸菩薩既讃歎已。白佛言。世尊。求大寶者所謂佛也。佛
出世者即是樂出。佛出世者即是信出。佛出世者即是念出。佛出世者即
是智出。佛出世者即是施出。戒忍精進禪定慧出。佛出世者即是慈出。悲
喜捨出。佛出世者即是十二因緣法義智出。佛出世者即是念處正勤如
意根力覺道。一切善法出。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生
老病死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恚癡出。即是佛出。一
切煩惱出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緣出
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爾時淨慧菩薩言。世尊。若有不
見如是等法。是時如來為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時。
真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故我為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
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處。
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而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具足一切善法。
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

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
智慧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淨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
見如來善男子我昔如是見燃燈佛見已即得無生法忍亦能了了知得
無得得已即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處空住已了了得知一切法界了
了知已心無所住無所住已得六萬三昧門時燃燈佛即授我記摩納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爾時都不聞是授記音聲亦無佛想及授
記想我於爾時三種淨慧不見我想不見佛想及授記想復有三淨不見
於我不見眾生及以正法復有三淨不見名不見色不見因復有三淨見
一切陰悉入法陰見一切界悉入法界見一切入悉入法入復有三淨過
去已盡未來不生現在不住復有三淨觀身如水月觀聲不可說觀心不
可見復有三淨空無相願若如是見即是真實見於受記善男子若有菩
薩作如是見
者是名實見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一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四 爾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若有
具足如是等見發何等願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如本發願菩薩摩訶薩
若心在定若不在定為眾生故如本發願善男子譬如人有甘蔗稻田具
滿一頃其地平正欲溉灌時開其水口縱之令去更不施工自然周遍善
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在定中繫心思惟若不在定不思惟時為
眾生故如本發願所作善根悉皆願與眾生共之共已迴向無上佛法菩
薩心淨戒忍定慧亦復清淨觀於佛法及諸眾生平等無二雖有是願初
無有心是故菩薩雖復無心於諸眾生而誓願力未常不及所有善根悉
與共之共已迴向無上菩提善男子如安羅樹有人所伐根既斷已隨所
而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三昧常向菩提假使有人唱言
是樹莫所處墮是樹猶故隨所處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所修善法欲令
不向無上菩提則無是處何以故法性爾故菩薩摩訶薩所修善法唯為

不斷三寶種性為淨佛土為莊嚴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為莊嚴口說法
之時眾生樂聞為莊嚴心觀諸眾生平等無二為得佛法諸佛三昧菩薩
雖不貪如是法而能自然得如是法何以故誓願力故善男子譬如陶師
泥在輪時不得物名既成器已名隨物立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
則不能得波羅蜜名是故菩薩一切善法要當發願善男子譬如金師金
未成器亦不得名及其成已得瓔珞名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則
不能得波羅蜜名善男子譬如比丘欲入滅定先立誓願我今入定若揵
椎鳴乃當起出而是定中無揵椎音以願力故鳴揵椎時則使出定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眾生作如是願諸未度者我當度之諸未
脫者我當脫之修菩提時入深三昧以大悲力故念諸眾生不證聲聞辟
支佛乘是故菩薩雖復修習三十七品而不得果善男子菩薩所行不可
思議雖入深定亦不證得沙門道果善男子譬如二人欲過猛火其一人
者著金剛鎧即能過之其一人者身被乾草為火所焚何以故草則易燒
金剛堅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眾生專念菩提莊嚴甚深無量三
昧以三昧力能過聲聞緣覺正位不取果證從定起已得正覺道如來三
昧被乾草者喻於聲聞聲聞之人厭悔生死於諸眾生無慈悲心是故不

能過於聲聞緣覺正位。何以故。二乘之人。於福德中生知足想。菩薩之人。於福德中心無猒足。金剛璧喻空無相願。大猛大者喻諸行法。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無相願而能不證沙門道果。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是事。不可思議。修是三昧而不取證。行生死火。不為所燒。菩薩摩訶薩成就方便。入一切定。亦不為定之所誑惑。具方便故。雖行諸行。心無染著。雖為邪見說沙門果。亦自不證沙門道果。佛言。善哉善哉。實如汝說。善男子。如三染汁。盛以一器。所謂羅若鬱金青紫染三種物。所謂㲽氎及憍奢耶衣。㲽以器浸則成青色。氎淨浣故。成於黃色。憍奢耶衣。先以灰浸則成赤色。如是三物雖同一器。受色各異。善男子。三乘之人亦復如是。器者喻於空無相願。三種色者。喻於聲聞緣覺菩薩。隨衣受色。喻三種菩提。空無相願亦不生念與如是果不與是果。善男子。㲽喻聲聞。氎喻緣覺。憍奢耶衣喻菩薩乘。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如聾如盲。無有衆生。如是見時。心無染著。無有悔退。是時心中。其實了知。我於衆生非有利益。非無利益。亦為衆生。修習大悲。善男子。譬如微妙淨琉璃寶。雖復在泥。經歷百年。其性常淨。出已如本。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了知心相。本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障汙。而客煩惱。實不能汙清淨之心。猶珠在泥。不為泥汙。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若我心性。煩惱汙者。我當云何能化衆生。是故菩薩。常樂修習福德莊嚴。樂在諸有供養三寶。樂為衆生趨走供使。於生貪處。不起貪心。護持正法。樂行惠施。具足淨戒。莊嚴忍辱。勤行精進。莊嚴禪定。修習智慧。多聞無猒。清淨梵行。修大神通。三十七品。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如是法。不為煩惱之所染汙。不著三界。菩薩摩訶薩。行善方便功德力故。雖行三界。身心不汙。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甚愛念。其子遊戲。誤墮圊廁。時母見已。嫌惡不淨。父後見之。呵責其母。即便入廁。牽之令出。出已淨洗。愛因緣故。忘其見穢。善男子。長者父母。喻於聲聞緣覺菩薩。廁喻三界。子喻衆生。母不能拔。喻聲聞緣覺。父能拔濟。喻諸菩薩。愛因緣者。喻於大悲。菩薩摩訶薩。具善方便。入於三界。不為三界之所染汙。是故道有二種。一者聲聞。二者菩薩。聲聞道者。猒於三界。菩薩道者。不猒三界。善男子。菩薩修習空無相願。雖行諸有。不墮於有。既不墮有。復不取證。行三界者。是名方便。不取證者。是名智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有二相。若觀法等。衆生亦等。如是等者。涅槃亦等。是名智慧。若能如是等觀衆生。不證涅槃。是名方便。清淨惠施。是名為慧。發願迴向。是名方便。世尊。云何施名為清淨智慧。清淨方便。善男子。菩薩若見無我衆生壽命士夫。是名為慧。若修習空

無相無願。以諸善根。願及衆生。迴向菩提。是名方便。復次善男子。知諸衆生下中上根。是名為慧。知已隨意而為說法。是名方便。淨智慧故。雖行諸有。心無染著。淨方便故。雖修二乘。不證其果。善男子。若能不為一切煩惱之所染汙。是名為慧。能調衆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菩薩發願。悉令衆生。得無盡財。無盡福德。增長善根。諸學無學。聲聞緣覺。一切菩薩。隨意得法。名淨方便。若能受持一切佛法。廣分別說。無窮盡說。無障礙說。不空而說。隨樂而說。是名淨慧。菩薩摩訶薩。生生之處。不失無上菩提之心。是名淨慧。生生之處。所作善法。願及衆生。名淨方便。淨慧因緣。知菩提心。無住無根。淨方便故。化諸衆生。趣於菩提。世尊。菩薩摩訶薩。若具如是二淨。所作諸業。無非菩提。何以故。一切法中。悉有閡障。緣閡障故。即是菩提。是故菩薩。常不遠離於菩提已。菩薩若作如是念言。我離菩提。當知是人不得菩提。若念我今有菩提者。是人菩提有淨不淨。若能如是觀諸法者。即得菩提。即是淨智方便也。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邊光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不眴。劫名光味。爾時世尊。初坐道場菩提樹下。未成佛時。十方世界。一生補處不退菩薩。悉共觀見。來至其所。以種種華而供養之。華處空中。高七多羅樹。成佛道已。放大光明。遍照十方。十方世界。多有諸天。見佛光已。各作是言。無邊光佛。真實出世。彼佛世界。莊嚴嚴飾。如彼他化自在天宮。彼劫初時。過十千年。有佛出世。號曰光味。是故此劫。名曰光味。善男子。光味劫中。有十四億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其佛世界。有九萬六千小國。一一國土。縱廣八萬四千由旬。一一國有八萬四千城。其城縱廣滿一由旬。一一城中。居止人民八萬四千。彼土具足如是等事。其土純以四寶校飾。所謂金銀琉璃玻瓈。多饒飲食。無所乏少。其土人民。無我我所。猶如北方鬱單越土。其佛壽命滿十中劫。聲聞大衆九萬六千億。菩薩大衆萬二千億。土有二城。一名樂。二名淨。其佛世尊。生於淨城。住於樂城。其土有王。名曰淨聲。七寶具足。統領三千大千世界。後宮綵女。三萬六千。姿顏端嚴。如天無別。有十萬子。雄猛勇健。悉皆具半那羅延力。各各成就二十八相。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八萬女。清淨無穢。形容瓌異。如天無差。一切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王爾時經二劫中。供養如來及聲聞菩薩大衆。為如來故。造作寶坊。滿五由旬。是寶坊中。復有寶樓。其數十萬。為供養僧。爾時聖王與其眷屬。一切皆修清淨梵行。時佛教化無量衆生。於大乘法。復化無數於聲聞乘。爾時其王。供養佛

已與諸眷屬俱至佛所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云何菩薩生得畢竟云何菩薩得無所住云何菩薩得無動慧云何菩薩得清淨慧云何菩薩力能遠見云何菩薩諸根猛利云何菩薩具足佛土云何菩薩行不放逸云何菩薩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云何菩薩得名菩薩佛言大王有四事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何等為四一者具足聖信出於世界二者具足智慧觀諸法性三者具諸神通四者修淨精進為化衆生大王菩薩具足如是四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復有四法生得畢竟何等為四一者知於善法為調伏心二者不貪已樂三者為諸衆生修習慈悲四者常樂大乘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得無所住何等為四一淨於心二淨莊嚴三離塵語四修堅慧為具福德是名四法大王復有四法得淨智慧何等為四一者淨眼二者以四攝法攝取衆生三者淨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四淨佛土觀淨法界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能得遠見諸根猛利何等為四一者念菩提樹下不捨菩提心二者念佛智慧亦不著智三念法身修習於空無相無願四者念佛涅槃於生死中心無厭悔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具足佛土行不放逸何等為四一者受帝釋身為化諸天令不放逸二者受梵天身為化諸梵令不放逸三者受轉輪王身為化衆生令不放逸四者受於大臣長者之身具足珍寶為化衆生令不放逸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何等為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善友為說甚深佛法三者善能思惟四者如法而住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得菩薩名何等為四一者求波羅蜜二者為諸衆生修習悲心三者樂求佛法四者化衆生時心不厭悔是名為四善男子時淨聲王從彼如來聞是法已及諸眷屬一切皆得無生法忍捨其國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大王汝今出家即是報佛若能如是生信捨離是名大報是大功德多所利益大王菩薩出家有二十四利益之事何等為二十四一者捨於世事得大自在二者捨於煩惱獲得解脫三者身服染衣得無染道四者具足四事得四聖種五者樂於頭陀遠離一切大欲惡欲六者不捨戒聚受人天樂七者不捨菩提復得佛法八者常樂寂靜離世談語九者不著法故得大淨心十者具足禪杖得禪定故十一者求於多聞得智慧故十二者破壞憍慢得智慧故十三者破除邪見得正見故十四者不生覺觀為真實知諸法界故十五者等觀衆生得大慈故十六者化諸衆生心無疲倦得大悲故十七者不惜身命為護法故十八者寂靜其心為得神通故十九者念於如來

為見佛故二十者修善思惟為得十二緣深智慧故二十一者得於順忍二十二者得無生忍二十三者信一切功德二十四者得佛智慧是名二十四善男子爾時聖王聞是法已轉以教化一切男女眷屬臣民時彼國中有九萬九千億衆生悉共出家善男子淨聲比丘既出家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云何得名出家佛言比丘汝名淨聲當淨自界自界既淨則名比丘則名出家爾時比丘聞佛說已心樂寂靜作是思惟界者即眼觀眼空者即是淨界是淨界者即是佛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意者即界若觀意空即是淨界是淨界者即是佛土即是一界即是空界即衆生界即無相界即無願界即無作界即無為界善男子淨聲比丘如是觀已即時獲得身輕心輕身心輕已得無量神通得神通已得樂說無礙陀羅尼門善男子汝知爾時淨聲比丘豈異人乎即汝身是男女眷屬即汝所將來菩薩聽法衆是說是伊帝目多伽時萬八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千衆生得無生忍善男子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如法說如說而住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不能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微妙經典不能護持清淨禁戒勤修精進不修知足於善法中少得知足是名欺誑不如法說不如說住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受持讀誦演說護持禁戒勤修精進少欲知足多得善法不生足想是名不誑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譬如國王多請賓客請已不設供養之具賓客既至方云未辦於是賓客各作是言昨受王請家不設食令赴王信復無所得可責愁恚怨歎啼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請諸衆生許以法食不求多聞持戒精進不修三十七助道法衆聖可責人天涕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作應如作說不應欺誑一切衆生復次善男子復有衆生請求菩薩為我說法菩薩許言當為汝說許已放逸衆生既見菩薩放逸即便勸喻既勸喻已方為說法說時或問甚深之義以放逸故而不能答不能答故心生慚愧護於身心誑於衆生而使捨離善男子菩薩若欲如說而住無惜身心以護衆生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利見師子王眠即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我今啓請大鷲王唯願至心受我語幸見

為故捨之莫令失信生慚恥、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若必護是二子者為我故應捨是身 師子王言我今
為護是二子捨身不惜如枯草若我護身而妄說云何得稱如說行 說
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若為他故捨身命是人
即受無上樂我今放汝獼猴子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時師子王即
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即今阿
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善男子菩薩為護是依止者不惜身
命善男子云何名為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當惠施即使大施是名菩薩
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能持戒即化一切同已護戒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忍辱即化眾生同修忍辱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
我勤精進為於佛法即化眾生同修精進為於佛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禪定即化眾生除去亂心修習禪定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智慧如法分別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菩薩若言我
當壞破一切惡法即便修習一切善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能莊
嚴者名為如說能畢竟者名為如住能發心者名為如說得果證者名為
如住能淨心者名為如說能至心者名為如住能發心者名為如說不退
心者名為如住至心聽法名為如說聞已如住名為如住能淨口者名為
如說能淨身者名為如住初受戒者名為如說至心護持名為如住發菩
提心名為如說行菩薩道是名如住得住忍地名為如說住不退地名為
如住得一生身名為如說得後邊身名為如住趣菩提樹名為如說得菩
提果名為如住善男子是名菩薩如法而說如說而住說是法時五百菩
薩住無生忍地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蓮華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
說如住不可思議如佛所住即是如說即是如住善男子汝於是事能了
知不已知世尊若知正法是真實者名如法住山王菩薩言世尊無所住
法名如法住何以故見一切法無有覺故以無覺故不見一法名之為覺
若無一法云何有住若如是見名如法住福德王菩薩言世尊若隨心者
非如法住若有菩薩觀意如幻名為無住若無住者名如法住燃燈菩薩
言世尊無有貪心名如法住云何貪心謂於法中有損有益若無貪心名
如法住日子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有所著者是名為動若於法中心無
所著是名無動若無有動名如法住勇健菩薩言世尊一切世間皆隨心
行若知心行名如法住樂見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因受受苦若能不受
諸受則斷若能不取諸取則斷雖不受受不捨眾生名如法住香象王菩

薩言世尊一切眾生悉有重擔所謂五陰若有雖知五陰真實為壞陰見
業捐重擔而於諸法亦無擔想名如法住持世菩薩言世尊若行世間非
如法住若正莊嚴名如法住正莊嚴者見一切法等如虛空堅意菩薩言
世尊若有菩薩不生於生不滅於滅亦復不見生滅之性名如法住光明
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若能知見真實涅槃見法是滅及無生滅一切眾
生悉有佛性為趣菩提而修莊嚴名如法住光無礙菩薩言世尊若有行
處即是魔業非如法住若無行處則壞魔業若壞魔業名如法住淨進菩
薩言世尊若作念言我當得法為是淨法勤行精進如是精進是空精進
若能觀察諸法不定以是不定勤修精進名如法住過三惡道菩薩言世
尊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觀者名為心性若見眾生心性本
淨名如法住不可思惟菩薩言世尊知諸眾生一切心性不作心想名不
可思惟而思惟也若能於是不思惟中而思惟者名如法住樂寂靜菩薩
言世尊若有菩薩淨諸心界是則能離一切諸漏若能遠離一切漏者是
名正行若正行者名如法住商主菩薩言世尊菩薩若有清淨善法福德
莊嚴智慧莊嚴觀二莊嚴平等無二以功德等觀智慧等以智慧等觀功
德等無差別者名如法住維摩詰菩薩言世尊不觀於二名如法住若於
法界不壞不別名如法住依義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依於正義不依於
字為正義故受持讀誦廣說八萬四千法聚無失無動名如法住淨意菩
薩言世尊若有菩薩發菩提心至心擁護是菩提心修菩提時知諸法性
夫法性者非處非非處名如法住畢竟淨意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遠離
垢穢如洗去垢能令煩惱不汙其心名畢竟淨其心淨已隨菩提行名如
法住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親近惡知識者非如法住不修聖法非如法
住若近惡友則行魔業墮於魔處世尊若有欲離一切魔業諸魔行處諸
惡法者當近善友佛言善男子汝今真知魔業行不已知世尊善男子汝
今當為無量菩薩大眾而說世尊夫魔業者即是眼色若人見色生貪著
心即是魔業乃至意法亦復如是復次世尊菩薩修行檀波羅蜜時不愛
之物持用惠施所愛財貨貪恪不捨受者則施惠者不與分別受者及以
財物若有分別如是二者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尸波羅蜜時護
持禁戒近持戒者讚嘆已身毀皆破戒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忍
波羅蜜時於大力者能生忍辱於少力者不能生忍見大力者輭語謙下
見少力者麤語輕慢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時說聲
聞乘說緣覺乘說菩薩乘修菩提時輕慢聲聞辟支佛乘口不宣說乘於

世件不樂供養恭敬三寶所謂華香旛蓋妓樂尊重讚歎不求多聞是多
聞者不能親近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禪波羅蜜時獲得禪定不
能調伏一切衆生心生悔猒貪著禪樂呵說法者不樂諍論讚歎寂靜貪
著禪味呵毀二界愛無色界壽命極長不見諸佛不聞正法遠離善友不
知方便受捨修捨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時知於因
果不以四攝攝取衆生而調伏之不知衆生上中下根是名魔業復次世
尊菩薩若樂空閑寂靜樂寂靜已受寂靜樂不樂聽法說法問疑以寂靜
故煩惱不起以不起故不知知想不離離想不證證想不修修想不得實
義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若有修習多聞好語樂語微妙之語軟語喜
語若爲衣食財具利養而演說法若有信解能至心聽而不爲說若有欲
退敗供養者便爲說之可爲說者而不爲說不可說者反爲說之是名魔
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說法之時秘藏深義有諸天人得他心智知己不
悅即作是念我爲如來真正法器不爲世間淺近語耒是人欲毀如來正
法不能增長若人有毀佛正法者我不樂見聞其所說即便捨去是名魔
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於惡知識作善友想惡知識者不以四攝攝取衆
生不修多聞不化衆生不說出法樂說世語不知法不知時不知義是名

魔業復次世尊惡知識者不能開示分別解說聲聞緣覺菩薩佛法不化
衆生令修慈悲遠離八難修行施戒柔軟語言親近平等教忍無力說言
佛道甚爲難得無量世中勤苦乃獲是名惡友名爲魔業復次世尊菩薩
若有憍慢之心以憍慢故不能供養佛法衆僧師長和上父母長宿同學
同師若見勝己不能親近聽法問疑是故雖聞聞已便失見己下者親近
受念是故惡法漸漸增長惡法增故遠離善法世尊譬如大海漸漸深故
一切諸流悉共歸之菩薩壞憍慢亦復如是漸漸增長一切善法菩薩若
不壞憍慢者是名魔業世尊譬如有人高原陸地種贍波樹水常行處復
作堤壅地既高燥又不得水漸漸枯黃不能增長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
如是憍慢增故不親善友不聞正法雖聞復失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身
色具足端正自在多有眷屬福德莊嚴未能具足智慧莊嚴以是因緣生
於憍慢以憍慢故若有菩薩具智莊嚴思惟正法身體羸瘠見已輕慢不
能供養以是因緣復增憍慢無明放逸不調魔業如是菩薩爲色生慢是
名魔業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分別宣說魔業
善男子至心諦聽吾今當說壞魔業道善男子一切諸法其性空寂若知
諸法其性空已亦知一切衆生皆空既知空已而修慈心調伏自身是名

菩薩破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相而爲衆生修習慈心是名菩薩破壞
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願爲諸衆生至心求有既求有已隨而調伏是名
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無貪衆生之性亦復無貪爲調伏貪而攝
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恚衆生之性亦復無恚爲調
伏恚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癡衆生之性亦復
無癡爲調伏癡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諸法性無生無滅壞生
滅故宣說正法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平等雖說三乘不捨
大乘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不貪著心意識等亦能遠離一切因緣爲諸
衆生得解脫故修治莊嚴雖通諸行終不捨離菩薩所行是名菩薩能壞
魔業說是法時天魔波旬莊嚴四兵來趣寶坊如先趣向菩提樹時如來
見已告海慧言汝說魔業我說壞魔以是因緣魔王波旬莊嚴四兵而來
至此欲設何計以當衛之海慧菩薩言世尊我今欲持魔王波旬及其眷
屬置莊嚴國我身當住魔所住處爾時舍利弗言善男子莊嚴世界去此
遠近佛說何等舍利弗在此東方過於十二恒河沙等世界其土有佛號
破疑淨光今現在世爲諸菩薩說淨菩薩行彼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億
魔一一魔王有十千億人兵眷屬其佛初坐菩提樹時如是諸魔悉共莊

嚴至菩薩所爾時菩薩先爲諸魔講宣正典令其得住不退轉地然後乃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正法輪彼佛世尊其大弟子及侍使者亦悉
是魔如是等魔悉能教化調伏衆生是故我今取魔波旬安置彼土爲欲
壞其所行魔業莊嚴如來無上正法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心生恐怖四望
顧視欲求退處四方障礙不得從意復欲滅身亦不能得方計不立借復
生懷白佛言世尊唯願大慈少見救護佛言波旬我於此事不得自在汝
當歸向海慧菩薩求哀懺悔時魔波旬即向海慧合掌而言善男子我從
今日不敢復作如是魔業唯願仁者聽我懺悔海慧菩薩言我於汝所都
無瞋心菩薩之法常應忍辱一切衆生波旬汝可往彼禮覲彼佛汝身當
得無量利益爾時菩薩即以右手摩其頂上作如是言若諸菩薩於諸法
中無貪悋者以我神通令汝必至彼佛世界言已波旬即至彼土既至彼
土見佛敬禮却住一面彼諸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國土有如是等不淨
之人而來至此佛言善男子西方過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彼有世界
名曰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爲過數量諸菩薩等說大集經彼有菩薩名曰
海慧說魔業時是魔莊嚴四種兵衆來至會所海慧菩薩以神通力移來
至此彼世界中諸菩薩等語波旬言善男子汝今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速離魔業。我當與汝共為同學。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菩薩。即請波旬。昇師子座。聞波旬言。承彼如來。為諸大衆。說大集經。斯有何事。唯仁說之。時魔波旬。以海慧菩薩神通力故。宣說所聞。乃至不失一句一字。彼諸菩薩。即白佛言。我等願樂欲見彼佛釋迦牟尼。及衆菩薩。彼佛即告諸菩薩言。且待須臾。自當得見。此實坊中。諸菩薩等。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見魔王波旬。於彼世界為何所作。爾時世尊。觀此彼界衆生心已。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今當以此佛世界。示彼菩薩。爾時海慧菩薩。即於十指。放大光明。其光即遍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遍照彼土。此間大衆。悉見彼土佛及菩薩。魔王波旬。處師子座。說大集經。時諸菩薩。即從座起。向彼如來。頭面敬禮。敬禮禮畢。而以供養。所散諸花。當彼佛上。變成華臺。彼諸菩薩。見是華臺。即白佛言。世尊。如是華臺。從何處來。佛言。善男子。娑婆世界。諸菩薩衆。所散供養。諸菩薩言。世尊云何。令我得見彼土娑婆世界。佛言。善男子。汝等今當敬禮是光。至心念持。日當得見彼佛世界。時彼菩薩。如佛所言。敬禮光明。至心念持。即得見此娑婆世界。見已即起。禮釋迦牟尼佛。以諸香華。進供養之。又見三千大千世界。淨水澄滿。猶如大海。彼所散華。至此世界。大寶坊中。當如來上。變成寶蓋。時魔波旬白彼佛言。世尊。我當云何還彼世界。佛言。善男子。若欲還者。應當至心。念於海慧。時魔波旬。至心念於海慧菩薩。念已。即得還此世界。時舍利弗。見魔波旬。即作是言。波旬。汝得見彼佛世界不。波旬言。舍利弗。我已見之。及見彼土。清淨菩薩所住之處。舍利弗言。汝於彼土作魔事不。大德。我至彼土。至心勸求無上菩提。何緣復得造作魔業。若有至心求菩提者。是人則得勤修精進。此界大衆。見魔波旬。還來至此。六萬衆生。十千魔衆。同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言。願我等業。所受身形。如彼菩薩身形無異。海慧菩薩言。世尊。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多有惡獻。善哉世尊。為護法故。是立神通。以神通力故。是經當得久住於世。佛言。善男子。我今所立善願神通。為諸衆生體於善根。爾時世尊。告四天王。汝等當知。若我弟子。比丘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廣說。如是等經。汝等四王。當深護助。無為欲樂而作放逸。吾今出世。為衆救護正法故。而說呪曰。所謂三咩一 乞尒叨三摩三咩二 沫唎禰三 婆羅䟦坻四 陀禰五 陀耶䟦坻六 技禰陀耶䟦坻七 阿婆歎提八 阿摩除九 毗摩除十 闍毗羅提十一 迦羅提十二 迦羅耶十三 阿梨十四 阿羅䟦坻十五 阿羅婆歎根十六 涅伽旦尼十七 阿䟦坻十八 沫提十九 摩呼沫提二十 摩羅叐提二十一 毗首提二十二 毗首提䟦坻二十三 尼薩餘二十四 莫罕泥二十五 善男子。是名四天王呪。若有法師受持是經。當誦是呪。誦已。修慈。緣念十方。至心念於四天王等。爾時四王。當示其夢。或自往護。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我等四王。聞是呪已。即與眷屬。至法師所。擁護侍衛。若是法師。所須資生。我當方便。令其得之。遠離病苦。身受安樂。

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至心。聽帝釋呪。所謂闍耶一 闍耶木坻二 阿䟦坻三 毗䟦坻四 摩拘餘五 斯陀䟦坻六 輸泥七 薩帝羯餘八 檀提曇摩尼九 多迦跡十 叉耶叉耶目佉十一 阿䟦蒂耶十二 涅伽蒂耶十三 莎坻十四 莎坻散提十五 未憍尸迦。訶修羅壞。諸天則勝。諸天勝故。佛法增長。憍尸迦。欲受安樂。當護正法。善男子。是名釋呪。善男子。若有法師。欲說法時。當先洗浴。令身淨潔。持妙香華。正東而禮。一心憶念十方諸佛。至心普及一切衆生。然後乃昇師子法座。誦如是呪。而作是言。憍尸迦來。四天王來。為諸大衆。除卻障礙。消除煩惱。爾時帝釋。及四天王。念法師故。即使共來。是故大衆。樂聞說法。善男子。汝今復聽。十方諸魔。及眷屬呪。所謂香咩一 香摩䟦坻二 香摩富蒂三 阿浮跡四 摩羅歎坻五 耆嗢餘六 婆羅婦七 迦由帮八 坻祁䟦坻九 阿盧迦尼十 比舍荼尼十一 尼末坻十二 阿䟦持十三 嘔嘔餘十四 伽羅薩尼十五 憂目企十六 耆寠坻十七 波羅目企十八 槃檀耶涅伽熈坻十九 耆摩婎二十 如是呪者。力能繫縛一切論師。一切魔衆。是名佛印。不可破壞魔眷屬怨。善男子。若有法師。受持讀誦如是等呪。昇師子座。專念諸佛。慈及衆生。自於己身。生醫師想。於所說法生良藥想。於聽法者生疾苦想。於如來所生善友想。於正法中生常恒想。若能如是說正法時。其處四邊。各一由旬。魔不能到。時魔波旬。白佛言。世尊。若佛弟子。有能讀誦如是神呪。其身清淨。我當擁護。不作魔業。我以海慧神通力故。捨於魔業。隨有國土。城邑村落。說是法處。我當化身。親往聽受。佛言。善哉善哉。波旬。汝若能得如是心者。則壞魔業。亦當獲得如是等法。善男子。復當至心。聽梵天呪。所謂迷歹伽餘一 迦摟耶伽餘二 無經多伽餘三 憂比叉伽餘四 佛陀伽餘五 曇摩伽餘六 僧伽伽餘七 蘇羯多毗闍耶八 摩訶毗檀尼九 毗歎提目企十 尼波餘陀耶十一 烏闍䟦坻十二 烏闍厥禰十三 㮏檀尼十四 曇摩波坻吒䟦尼十五 薩遮坻憂波䟦坻十六 毗歎坻十七 莎折多憂波舍禰十八 烏盧迦耶梵摩十九 毗盧迦耶梵摩二十 若欲具足受持如是梵天呪者。當行梵行。清淨持戒。讀誦是呪。請召梵天。梵天汝來。擁護如是大衆。令其至心。樂聽正法。念於三寶。轉正法輪。

復持法故。若有法師。能調諸根。至心淨潔身口意等。勤修戒忍。精進多聞。發菩提心。修四無量。昇於法座。誦如是咒。誦是咒已。梵天王等。與諸眷屬。悉來集會。是講法所。爾時梵王。白佛言世尊。若有法師。讀誦是咒。我在初禪聞是咒已。當捨定樂。而往其所。當施八法。何等為八。一者施念。持所聞故。二者施慧。思惟深法故。三者施解。分別深義故。四者施樂說無礙。為壞疑心故。五者施辭無礙。為解一切衆生語故。六者施無所畏。為衆無勝故。七者施法光明。為不謬說故。八者施其不謬授記。世尊。我等亦能廣宣是法。善男子。我涅槃後。如是等天。當護正法。海慧菩薩言。世尊。如來正覺涅槃之後。若有信者。應以此法付囑其人。令得久住。尒時世尊。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如來化身充滿其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莊嚴。猶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卉木叢節枝葉。是諸化佛。同作是言。十方諸佛。釋迦如來。同願正法久住於世。何以故。雖有一切惡魔眷屬。不能破壞如是等法。大地可壞。大海可竭。須彌山王可碎如塵。衆生諸心可令是一。虛空可盡。四大可轉。諸佛誓願。不可變易。尒時世尊。即告阿難。汝當受持。如是等經。讀誦廣說。海慧菩薩言。世尊。今此會中。多有無量諸大菩薩。如來何緣獨命阿難。令受持之。時諸大衆。咸有疑心。海慧阿難。誰念心

多。尒時世尊。如衆會疑。告大迦葉。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數為多不。甚多世尊。迦葉。假使如是無量衆生。悉得人身。常聞如來。如來所說不可窮盡。無有障礙。善男子。如天降雨。無有障礙。一切衆流歸集大海。而是大海無增無減。海慧菩薩所可受持十方佛法。亦復如是。迦葉。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具足總持。如阿難等。欲比海慧所受持法。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說是語時。百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妙華香而上供養。海慧菩薩。尒時蓮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能信順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供養恭敬。如是經者。得幾所福。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滿三千大千界。七寶奉施十方佛。不如信順是經典。受持讀誦福多彼。四法所成諸功德。佛說無量無邊數。發菩提心常法施。如法而住修習慈。佛說四法無邊量。智者聞已不怖畏。虛空之性衆生界。如來正智菩提心。說如是等法寶聚。

時十方所來諸菩薩等。以妙香華。種種伎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是等經。所得功德。不可稱量。十方諸佛。說不能盡。何以故。世尊。衆生若聞如是等經。無有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故此經名大寶聚。尒時一切大衆人天。一切聲聞。及阿難等。迦樓羅。乾闥婆等。及世間人。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二

虚空藏菩薩所問品第六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遊如來行處妙
寶莊嚴堂上如來威神大功德莊嚴眾相具足因於本行佛地得報菩薩
宫宅稱無量讃如來神力之所建立入無礙智行處生勝喜悅思念進智
分別巧說眾徳具足未世所歎世尊正覺善轉法輪善能調順無量眾生
於諸法中皆得自在知諸眾生心所趣向善能分別一切諸根彼岸善斷
結習永盡無餘所施佛事自然成辦與大比丘衆六百萬人俱其心調柔
結習已斷皆是如來法王之　行其深法善能解了無所有法殊妙端正
威儀具足是大福田止住如來所教法中復與大菩薩僧俱度一切諸行
不捨菩薩所行得無生忍於諸衆生不捨大悲通諸世間而順世法勸化
衆生亦能善入如來行地又復不離菩薩行地其名曰普明菩薩摩訶薩
無礙眼菩薩於一切法自在王菩薩無礙行處菩薩分別辯覺菩薩淨無
量網明燈王菩薩不染行處菩薩壞魔兒故光明菩薩如是等不可計阿

僧祇不可思不可稱不可量無齊限不可說菩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說
諸菩薩出要之行名無礙法門莊嚴菩薩道成說佛法諸力無畏得知諸
法自在入陀羅尼印門入分別諸辯門入大神通門入說不退轉輪諸來
平等門入一相法界無分別門入說隨衆生根所解差別門入堅法分別
壞諸魔界善順思惟門入斷諸結及見無礙智慧門入無等顧方便智門
入諸佛等智門入諸法無滯礙如實分別門入無變異平等法門入甚深
十二因緣門入功德智慧莊嚴佛身口意堅固思進念慧無盡門入四聖
諦門為調伏聲聞故入遠離身心行門為調伏辟支佛故入教一切智記
門為調伏菩薩故入諸法自在門為顯佛功德故所謂開示解說顯現令
解教誨施設次序門依分別令易隨順正說爾時世尊如是善分別大法
方便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色像若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王
及諸黒山四天下及閻浮提聚落城邑舍宅大海江河衆源陂池藥草樹
木及諸叢林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宫殿
地神宫殿虚空中諸神宫殿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
天他化自在天及梵天宫殿上至阿迦膩吒天宫殿一切大地及欲界色
身衆生悉皆隱蔽眼所不見喻如劫盡大灾起後大地焦盡大水未出當

爾之時乃無一色與眼作對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亦復如是亦無少色是
欲色界所攝唯除妙寶莊嚴堂中所見色像爾時於妙寶莊嚴堂上虚空
中無所依著自然而有無量百千那由他寶臺微妙莊嚴世所樂見喻如
大妙莊嚴世界一寶莊嚴佛土菩薩所住寶臺此諸寶臺亦復如是見諸
大衆坐寶臺中於妙寶莊嚴堂內自然踊出淨妙真金師子之座高十千
由旬此師子座出妙淨光明普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映諸菩薩光明令不
明顯爾時大衆歡喜踊躍心情悅豫歎未曾有合掌向佛作如是言今者
如來必說大法現此瑞應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從寶臺起更整衣服偏
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有如是等生勝喜
悅現大神變世尊此諸大衆皆生疑惑願如來說何因何緣現此未曾有
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東方去此過八佛世界微塵數等佛土有世界名大
莊嚴彼國有佛號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以何因緣世界名大莊嚴若廣
說彼世界莊嚴事者一劫不盡是故彼土名大莊嚴何因緣故彼佛名為
一寶莊嚴舍利弗彼如來因一寶說法所謂無上大乘之寶是故彼佛名
一寶莊嚴彼佛與諸菩薩衆各昇師子座踊在空中高八十億多羅樹為

諸菩薩說虚空印法門何謂虚空印法門如一切法以虚空為門無住處
故一切法無住處門無形相故一切法無形相門過諸行處故一切法無
行處門內外淨故一切法淨門性無染故一切法無染門自性寂靜故一
切法寂靜門心意識本無故一切法本無門離物非物故一切法無物門
無教相故一切法無教門無形段故一切法無形段門離因緣境界故一
切法無因緣境界門寂滅相故一切法寂滅門離二相故一切法無二門
捨別異故一切法無別異門入一相故一切法一相門自相淨故一切法
自相淨門過三世故一切法過三世門不離平等故一切法不離平等門
幻化相非相故一切法幻化相門體不實故一切法無體門無作相故一
切法無作門身心遠離故一切法遠離門離相無相故一切法無相門相
不動故一切法不動相門無依處故一切法無依處門住無際故一切法
無際門無標窟故一切法無標窟門無我無我所故一切法無我無我所
門無主故一切法無主門性無我故一切法無我門內清淨故舍利弗彼
一寶莊嚴如來為諸菩薩廣說如是虚空印法門彼如來說是法時無量
阿僧祇諸菩薩解知諸法性與虚空等於諸法中得無生忍舍利弗彼大
莊嚴剎土一寶莊嚴佛所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虚空藏以大莊嚴而自莊

嚴於諸不可思議願最為殊勝得一切功德中之威德無礙知見不可思
議菩薩功德以自莊嚴以諸相好莊嚴其身以善說法隨所應度莊嚴其
口不退於定莊嚴其心以諸想待莊嚴其念入諸微細法莊嚴其意順觀
法性莊嚴於進以堅固誓莊嚴淨土以必成辦莊嚴所作以從一地至一
地莊嚴畢竟捨諸所有莊嚴於施以淨心善語莊嚴於戒於諸衆生心無
有礙莊嚴忍辱衆事備足莊嚴精進入定游戲神通莊嚴於禪善知煩惱
習莊嚴般若為救護衆生莊嚴於慈住不捨衆生莊嚴於悲心無猶豫莊
嚴於喜離於憎愛莊嚴於捨游戲諸定莊嚴神通得無盡寶手莊嚴功德
分别諸衆生心行莊嚴於智教衆生善法莊嚴於覺得慧明淨莊嚴慧明
得義法辭應莊嚴諸辯壞魔外道莊嚴諸無畏得佛無量功德而自莊嚴
常以諸毛孔說法莊嚴於法見諸佛法明莊嚴自明能照諸佛國莊嚴光
明說不錯謬莊嚴所說神通隨所樂說莊嚴教授神通到四神足彼岸莊
嚴變化神通入佛密處莊嚴諸如來神通自悟正智莊嚴法自在如說而
行無能壞者莊嚴一切善法堅固彼虚空藏菩薩成就如是等無量功德
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俱發意欲來詣此娑婆世界見我禮拜供養恭敬
圍遶亦為此大香集經分别少法門分故又為此十方諸來會菩薩生大

法明故又為增益聞大乘法故又為受持如來法故又為無量衆生善根
出生故又為以善法調伏諸魔外道故又為示現菩薩師子游戲神通故
彼虚空藏菩薩欲來至此是其瑞應爾時世尊說此事已即時虚空藏菩
薩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恭敬圍遶詣一寶莊嚴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欲
詣娑婆世界見釋迦牟尼佛禮拜供養彼佛報言欲往隨意宜知是時即
頂禮一寶莊嚴如來足下已右遶七帀承佛游戲無作神足於彼大莊嚴
國土忽然不現以一念頃與諸菩薩衆俱來至此娑婆世界寶莊嚴堂妙
寶臺上爾時虚空藏菩薩雨妙華香供養世尊及此大香集經所謂曼陀
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波梨質多羅華摩訶波梨質多羅華曼殊沙華摩訶
曼殊沙華盧遮那華摩訶盧遮那華水陸諸華大如車輪百葉千葉百千
萬葉皆出光明香氣普熏妙香適意聞敎鮮淨雜色光耀眼所樂見如
是等種種無量妙華滿妙寶堂中高一多羅樹作諸天樂其音皆出無量
百千法門之聲與檀波羅蜜相應聲尸羅羼提毗梨耶禪那般若波羅蜜
相應聲與四無量相應聲與四攝法相應聲與助道法相應聲與三脫門
相應聲與四聖諦相應聲與十二因緣相應聲爾時虚空藏菩薩供養世
尊頂禮佛足遶七匝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

遍知致問無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彼一寶莊嚴如來又言有
十二億菩薩與虚空藏菩薩俱往至彼娑婆世界願世尊說如是如是法
使諸菩薩得自然智亦使成就大法光明已還來至此所以者何以世尊
昔來已曾化此善男子等發菩提心爾時虚空藏菩薩當世尊頂上化作
大寶蓋廣十千由旬以青琉璃為軒真珊瑚寶為子以琉璃及閻浮檀金
為斗垂雜妙真珠綖網瓔珞寶鈴和鳴其蓋光明普照十方與諸妙華互
相綺錯爾時虚空藏菩薩於如來不思議功德深生敬重合掌向佛以偈
讚曰法義智慧最勝尊本淨無垢無所著喻如虚空無染汙我禮不動聖
足下行無與等無涯底現法嚴身最殊勝佛真法身如虚空普生大悲而
濟度人中師子能示現百福莊嚴世尊身斷諸言語無音聲離諸言說無
戲論雖知如是而現說無性衆生令悅豫諸心非心得此心能知非心幻
化性善知衆生心行性而能不住彼我心示現威儀濟衆故善逝身無作
不作佛知衆生隨所樂即能示現如是形世尊於法不計我不生憶想著
於法能知以何法受教而隨所悟應時說大衆渴仰贍世尊世所希有最
無比世尊無心於示現然能令諸大衆悅此等諸法從緣生虚無寂寞非
真實世尊善知如是法得至清涼泥洹道去離二邊不著中知虚非真無

自性此等諸法無作者善說業報非斷常法無衆生命及人寂靜無名如
虚空如實分别無衆生而安多衆生甘露昔行多劫不思議求進勢力勝
菩提所為妙行今已成至無上義覺無餘一切諸法上中下悉知平等常
無異智者所知知不著是故世尊定不亂陰入諸界如幻化三界皆如水
中月衆生虚僞性如夢以智分别說是法世人假稱名得道實無有得無
得相如道無得輪無轉如轉無轉無度者故能度衆於四流自度度彼繫
顛倒善能安慰苦惱者自滅滅彼至無為衆生無生無涅槃衆生本淨不
可得道及衆生猶如幻自覺此際覺多衆如虚空中不見色一切群生色
亦爾諸法離色及色相能知此色則得離以諸妙喻讚歎佛執見而謂是
其跡佛德如空無差别無所限量是讚佛故禮淨尊淨他者無緣無心入
微心如佛功德世尊知如佛功德我今禮能知衆生無我者知諸法際離
欲者見法身者則見佛即為供養十方佛　虚空藏菩薩說此偈已即時
妙寶莊嚴堂及虚空中諸寶臺六種震動一切大衆心淨悅豫踊躍歡喜
歎未曾有皆言虚空藏菩薩善能說此妙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行此
法者乃至夢中不見有法以漸皆當得師子吼如虚空藏菩薩爾時虚空
藏菩薩以如斯妙偈讚如來已白佛言世尊欲少所問唯願聽許若聽問

者爾乃敢問所以者何。世尊有無量知見。能知衆生諸根有淳熟未淳熟
者。世尊明達去諸闇冥故。世尊了義。善說分別諸句義故。世尊知時不過
限故。世尊所說不謬如說不錯故。世尊知時隨諸衆生行說法故。世尊善
遊戲通達諸神足故。世尊善觀衆生心行故。世尊最無衆於諸法中得
自在故。世尊自悟覺了諸法故。世尊正御邪趣衆生教令入正故。世尊是
大醫王能令無始世界衆生諸病永斷故。世尊大力成就十力故。世尊無
畏成就四無畏故。世尊無勝。成就十八不共法故。世尊大慈行救一切衆
生心無礙故。世尊大悲行知見無我拔一切衆生苦故。世尊大喜行禪定
解脫三昧到彼岸故。世尊大捨。行斷一切憎愛心如虛空故。世尊得平等
覺了諸佛法無礙故。世尊無憎愛心畢竟清淨毀譽不動故。世尊無悕望
百慧滿足於利養讚嘆無欲求故。世尊一切知見一切佛行處到彼岸故。
我知見世尊有如是等無量無邊功德成就。是故我欲於法門中少有所
問虛空藏菩薩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我當聽汝
問隨汝欲問恣汝所問。吾當隨汝所問悅可爾心。爾時功德光明王菩薩
問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汝為誰故欲問如來。即時虛空藏菩薩以偈報
功德光明王菩薩言　一切等心諸衆生平等能至彼岸者遊戲無垢悲心

中。我為是等問世尊能到正見無垢穢已無偏黨斷彼疑自得了達利衆
生。我為是等問世尊知我無我無與等。為衆發心不著衆能脫衆生計我
見。我為是等問世尊能護威儀順所行。其心清淨如虛空堅固不動如須
彌。我為是等問世尊進心無涯慧無等勇健能害煩惱怨已結已斷斷彼
結。我為是等問世尊樂施威儀調伏心常住閑遠離忍力禪定諸通勝慧
明。我為是等問世尊樂空無相無願法而現受形處生死無生無終達甘
露。我為是等問世尊知見甚深無涯際聲聞緣覺所不及而知一切衆生
行。我為是等問世尊善能了達衆正行於法非法繫已斷常處正定心不
亂。我為是等問世尊不斷佛種諸賢士能護正法及與僧右聞三世諸佛
讚我為是等問世尊　爾時虛空藏菩薩以此妙偈答功德光明王菩薩
已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尸波羅蜜羼提
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功德與
虛空等云何行智與虛空等云何菩薩不離如如如來所許念佛念法念
僧念施念戒念天云何菩薩修行諸法平等如泥洹云何菩薩善分別行
相。云何菩薩持諸佛法寶藏隨如來所覺法相性如實知諸法相性已不
取不捨。云何菩薩分別衆生從始已來清淨而教化衆生云何菩薩善順

發行成就佛法。云何菩薩不退諸通於諸佛法悉得自在。云何菩薩入甚
深法門。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入。云何菩薩於十二因緣善得勝智方便
離二邊諸見。云何菩薩為如來印所印如如不分別智方便。云何菩薩入
法界性門見一切法平等性。云何菩薩淨土堅固猶如金剛於此大乘心
住不動。云何菩薩自淨其界如諸佛界。云何菩薩得陀羅尼終不失念。云
何菩薩得無障礙如來加持辯。云何菩薩得自在示現受生死。云何菩薩
破諸怨敵去離四魔。云何菩薩利益衆生莊嚴功德。云何菩薩世無佛時
能作佛事。云何菩薩得海印三昧善能得知衆生心行。云何菩薩能得知
諸塵界無礙。云何菩薩威儀行成就離諸闇冥得勝光明於諸法中得自
然智速得成就一切智行。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善能分別問於如來如斯妙義。如汝已曾供養過去無量諸佛種諸善
根心行平等喻如虛空禮敬諸佛至慧明處發勤精進欲度一切諸佛妙
法。不捨一切衆生度大慈悲彼岸及過諸魔行不離世法以虛空同量之
心。成就此無上大乘妙法虛空藏汝之功德無有邊際難可校量。汝已曾
於過去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問如此事。自亦能說虛空藏諦聽諦聽善
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所問諸菩薩事復過於此能得無上大乘如

來自然智。一切種智。虛空藏菩薩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虛空藏善
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若菩薩於
一切處無障礙不分別行檀波羅蜜。以我淨故於施亦淨。以施淨故於願
亦淨。以願淨故於菩提亦淨。以菩提淨故於一切法亦淨。善男子。是為菩
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
羅蜜。何等為八。離我能施離為我施離愛結施離無明見施離彼我菩提
相施。離種種想施離希望報施離慳嫉施。其心平等如虛空等施。是為菩
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羅蜜。離此八法。是為淨施。喻如虛空無所不主。善
薩慈心行施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色叵見。菩薩所行諸施不依於色亦
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受苦樂。菩薩所行諸施離一切受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無有想知。菩薩所行諸施離諸想結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是無為相。菩
薩所行諸施無為無作亦復如是。喻如虛空假無相。菩薩所行諸施不
依識想亦復如是。喻如虛空增益一切衆生。菩薩所行諸施利益衆生亦
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可窮盡。菩薩所行諸施於生死中無有窮盡亦復如
是。善男子。喻如化人給施化人無有分別無所戲論不求果報。菩薩亦復
如是。如化人相去離二邊而行諸施不分別戲論希望果報。善男子。菩薩以

智慧捨一切結使以方便智不捨一切衆生是為菩薩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燈手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何等菩薩能行如是檀波羅蜜佛言善男子菩薩若過諸世間得出世間法非色無體無行知見清淨非闇非明離一切諸相至無相智際成就無盡忍近如來知見已紹菩薩決定界分已得受記為不退轉印所印已得灌頂正位已行善行知衆生行相至一切處亦無所至如是菩薩能行是檀波羅蜜說此法時萬八千菩薩見諸法性猶如虛空得無生法忍佛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菩薩知身如鏡中像知聲如響知心如幻知諸法性猶如虛空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八法能護淨戒何等為八善男子諸菩薩不忘菩提心能護於戒不求聲聞辟支佛地能護於戒持戒不限於戒能護於戒不恃諸戒能護於戒不捨本願能護於戒不依一切生處能護於戒成就大願能護於戒善攝諸根為滅煩惱能護於戒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護淨戒善男子喻如虛空離諸希望菩薩以無求心能護於戒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清淨菩薩持戒清淨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垢汙菩薩持戒無垢亦復如是喻如

虛空無有熱惱菩薩持戒無惱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高下菩薩持戒無高無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巢窟菩薩持戒而無所依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生無滅畢竟無變菩薩持戒無生無滅畢竟無變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衆生菩薩持戒普能運載亦復如是為利益衆生能護正戒善男子如水中月無持戒破戒菩薩亦復如是了知一切諸法猶如月影無持戒破戒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他罵不報以分別無我想故他打不報以無彼想故他瞋不報以離有想故他恐不報以去離二見故是謂菩薩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羼提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菩薩善淨內外至修羼提波羅蜜善淨外不希望修羼提波羅蜜於上中下畢竟無障礙修羼提波羅蜜隨順法性無所染著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諸見應空修羼提波羅蜜斷一切諸覺應無相修羼提波羅蜜捨一切諸願應無願修羼提波羅蜜除一切諸行應無行修羼提波羅蜜是謂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能淨羼提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憎無愛菩薩修羼提波羅蜜無憎無愛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畢竟心無變易修羼提波羅蜜

亦復如是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虧損菩薩畢竟修羼提波羅蜜心無虧損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生無起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生起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戲論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戲論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望恩報菩薩修羼提波羅蜜於一切衆生不望果報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漏無繫菩薩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漏不繫三界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行羼提波羅蜜時不作是念彼來罵我我能忍受亦不見罵者受罵者及所罵法不作是觀不作是戲論言彼空我亦空亦不作是思惟音聲如響何由而出亦復不作是觀我是彼非人復不作是見彼無常我亦無常亦復不作是念彼愚我智亦不作是想我等應行忍辱善男子譬如有人求娑羅枝為娑羅枝故賫持利斧入娑羅林中至一大樹下斫其一枝餘枝不作是念彼已被斫不斫我等其被斫者亦不作是念我已被斫餘者不斫二俱相於不生憎愛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羼提波羅蜜時觀知一切法性如草木墻壁瓦石等而示現割截身體為教化衆故無憎無愛無憶想分別善男子是為菩薩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若菩薩勤求一切善法而知一切

法自性不成就以一切最勝供具給侍供養諸佛世尊然不見如來及所供侍之法能受持一切諸佛所說妙法亦不見文字而可受持亦能成就無量衆生見衆生性即是泥洹畢竟無生無起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菩薩為淨身故發勤精進知身如影不著於身為淨口故發勤精進知口聲如響不著於口為淨意故發勤精進知意如幻無所分別不著於意為具足諸波羅蜜故發勤精進知諸法無自性因緣所攝不可戲論為得助菩提分法故發勤精進覺了一切法真實性故無所礙著為淨一切佛土故發勤精進知諸國土如虛空故不恃所淨為得一切陀羅尼故發勤精進知一切法無念無非念故不作二相為成就一切佛法故發勤精進知諸法入一相平等故而不壞法性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疲倦菩薩於無量劫發勤精進無有疲厭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諸色然此虛空無有覆障菩薩為容受一切衆生發勤精進平等無礙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能生一切藥草叢林然此虛空無有住處菩薩為增益一切衆生諸善根故　發勤精進無所依著無有住處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主一切處

然無有去菩薩發勤精進為主一切法故而無至無不至亦復如是喩如虛空非色而於中見種種色菩薩為一乘故發勤精進而為成就地至故示諸乘差別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本性清淨不為客塵所汙菩薩發勤精進本性清淨為衆生故現受生死不為塵累所染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是常法無有無常菩薩究竟為不斷三寶故發勤精進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無始無終不取不捨菩薩發勤精進無始無終不取不捨亦復如是善男子精進有二種始發精進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唯所集善根見是平等所見平等亦非平等善男子喩如工匠刻作木人身相備具所作事業皆能成辦於作不作不生二想菩薩為成就莊嚴本願故發勤精進修一切業於作不作不生二想去離二邊亦復如是善男子是為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專其內心亦不見內心遠緣外界諸心亦不見外心行處以己心平等故知一切衆生心平等亦不依二法心及平等思惟法界定性無覊無亂知一切法性無有戲論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禪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若菩薩不依諸陰修禪不依諸界修禪不依諸入修禪不依三界修禪不依現世修禪不依後世修禪不依道修禪不依果修禪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禪波羅蜜喩如虛空無所依著菩薩修禪無所依止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無所愛戀菩薩修禪離諸染著亦復如是喩如虛空不著諸見菩薩修禪捨離諸見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無有諸慢菩薩修禪離諸憍慢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究竟無滅菩薩修禪善入法性究竟不退亦復如是喩如虛空不可破壞菩薩修禪不壞本際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修禪不變如如亦復如是喩如虛空非心離心菩薩修禪離心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以平等心修禪非不平等心云何心平等若心不高不下無求無非求無作無非作無分別無非分別無行無非行無取無捨無闇無明無知無非知無念無非念不一不異非二非不二無動無不動無去無不去無修無非修心不緣於一切境界是謂平等心以菩薩心平等故不取於色去離眼色二法而修於禪以心平等故不取聲香味觸法去離意等二法而修於禪善男子喩如虛空火災起時不能焚燒水災起時不為所漂菩薩不為諸煩惱火之所焚燒不為諸禪解脫三昧所漂受生自無定亂亂心衆生能令得定自

行已淨不捨精進與平等等示現差別而不見平等及不平等之相善能遍觀智慧真性其心不為愛見所覆於諸行中行無所著與虛空等善男子是為菩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以我淨故知衆生亦淨以智淨故知識亦淨以義淨故知文字亦淨以法界淨故知一切法亦淨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若菩薩精勤欲斷一切不善法而不著斷見精勤欲生一切善法而不著常見知一切有為法皆從緣生而不動於無生法忍善分別說一切字句而常平等無有言說善能辨一切有為無常苦法於無我法界寂靜不動能善分別諸所作業而知一切法無業無報善能分別垢法淨法而知一切法性常淨善能籌量三世諸法而知諸法無去來今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喩如虛空非行無行菩薩行般若離一切行亦復如是喩如虛空無能破壞菩薩行般若一切諸魔無能壞者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常寂靜菩薩行般若覺見寂靜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常無我菩薩行般若了知無我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非衆生菩薩行般若離一切衆生見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無有命菩薩行般若離一切命見亦復如是喩如虛空性無有人菩薩行般若離一切人見亦復如是喩如虛空非物非非物不可名字菩薩行般若離物非物見亦復如是善男子般若是寂靜句義無微覺故是不作句義自相淨故是無變句義無行相故是真實句義不發動故是不誑句義無有異故是了達句義入一相故是通明句義斷習氣故是滿足句義無欲求故是通達句義能正見故是第一句義無所得故是平等句義無高無下故是牢固句義不可壞故是不動句義無所依故是金剛句義不可摧故是已度句義所作辦故是真淨句義本性淨故是無闇句義不恃明故是無二句義不積聚故是盡句義究竟盡相故是無盡句義無為相故是無為句義離生滅故是虛空句義無障礙故是無所有句義真清淨故是無處句義無行跡故是無巢窟句義無所倚故是智句義無識別故是無降伏句義無群匹故是無體句義不受形故是知見句義知若不生故是斷句義知集無和合故是滅句義究竟無生故是道句義無二覺故是覺句義覺平等故是法句義究竟不變故善男子此般若不從他得自證知見如性行故知一切文字句義其猶如響於語言音隨應而報其辯不斷亦不執著文字言說善

薩摩訶薩。如是能於一切言說中。善能報答。如諸音聲言說如響。解不可得故。不生執著。亦不戲論。善男子。是爲菩薩行般若波羅密與虛空等。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離著而行施。普及遍衆生。於已無礙心。亦不生分別。我淨故施淨。施淨故願淨。願淨菩提淨。道淨一切淨。無我我所想。離受及諸見。捨除彼我想。施心如虛空。去離諸想施。無有望報心。捨嫉妬心結。施心如虛空。空非色無行。無受想分別。亦無行及識。施時心亦然。如空益一切。始終無窮盡。解法施無盡。利益一切衆。如化人相施。不望所施報。慧者施亦爾。終不望其報。以慧斷結習。方便不捨衆。不見結及衆。如是施如空。如身如鏡像。如聲猶如響。如心如幻化。法性如虛空。不捨勝菩提。不求於二乘。於過去諸佛。常敬慎護戒。不捨本願故。能於諸趣中。善成說本願攝意護淨戒。如空無希望。無熱惱高下。無濁無變易。淨戒者亦爾。如空受一切。水月不持戒。護戒者如是。淨戒如虛空。罵打瞋怒等。忍刀故不瞋。無我及彼見。以去離二想。內純主善淨。外行亦清淨。純主故無瞋。譬如法能忍。離諸見忍空。捨覺而離想。無願無希望。捨諸行所取。無受如虛空。不戲不懷恨。無戲不求報。無漏忍者爾。無忍無罵者。彼人聲如響。雖是及無常。無如是戲論。彼忍及我習。無生而示生。亦無是分別。是修無生忍。

如所安羅枝餘枝不分別。斷身無分別。此忍淨如空。勤修無所依。供佛無佛想。持法不著文。度衆無衆想。淨身淨法身。淨口無言說。淨心無意行。具諸波羅密。具助菩提法。淨土如虛空。成就辯總持。求如是佛法。如空度無倦。故能生叢林。遍至無形色。精進亦如空。常淨如虛空。無始亦無終。人精進亦爾。無始無終成。如機關木人。所作無分別。行者無二想。其進如虛空。如止住內心。攝外境界心。自心依心等。依止無心禪。諸法性常空。以無漏智。知不依陰界入。亦不依三界。不依於三世。不依界道果。如空常無依。修禪者亦爾。空無受見使。修禪者亦爾。空無退壞變。修禪者亦爾。平等寂解脫。智者不緣界。無結無禪等。是故禪如空。我淨衆生淨。智淨識亦淨。義淨文字淨。法淨界亦淨。斷不善及習。大士集諸善。知有爲緣生。無生不著滅。善分別文字。說無常苦法。示現受業報。言有垢及淨。知法性常淨。而籌量三世。空無得非得。慧無行亦爾。如空無能壞。無我人壽者。非物非無物。拔斷二邊見。知句假不染。不變真實句。滿足通達句。達義慧等句。等不動牢句。金剛度淨句。明盡無盡句。無爲虛空句。聚集識別句。降伏嬈智句。斷集滅道句。法覺智慧句。如響隨聲應。無盡辯亦爾。說法無所依。此慧淨如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劄 劉雲錦棠仕慶賀三

啓劉雲錦棠仕宦慶賀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坐調元化，鎮撫華夷。上契
天心，下慰人望。
鈞候動止萬福。某跧違
衮綉，荐易星霜。岱岳高明，辰昏
瞻仰。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參決政事，翼佐元良。惟
時介休，與國無極。
鈞候動止萬福。某睽間
符采，歷日彌長。倚慕聲華，寸心引
注。

賀丞相

某茲者共遇渙號颺宸，晉登槐
位。新朝廷之儀表，爲邦國之棟
梁。兌左右厥辟宅師，丕贊具僚
之望。惟圖任舊人共政，允符爰
立之期。矜外裘休，民物生意。

賀樞使

某茲者共遇號恩丹禁，冠位
紫極。班序近於上台，權實事
於右府。惟帷決勝千里，運籌
有類於子房；文武爲憲萬邦，
受祉執先於吉甫。精神折衝，
宮府如一。

賀參政

肅奉宸綸，參秉國柄。共政叶股
肱之寄，運籌資心腹之謀。忠叶
弼諧，贊一日萬幾之細務；職稱宥
密，總三軍五兵之大權。行正台
階，坐持魁柄。

賀僉書

榮陞端殿，僉贊宥庭。宗右府
以登賢，拱北辰而經武。典貳
夜宥密之命，允屬宰工。及國
家閑暇之時，預嚴戎事。行正
上公之位，進司台宿之杓。

某遐瞻賓贊，陞拜下風。謹勒短箋，
上承簽覔，不勝惶懼。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知院

誕敷龍綍，登冠鴻樞。合文武
以兼資，佩安危而注意。表懿
德而肆時夏，方永保於棗弓。
惟吉士以相我家，乃獨鑒於
院事。即調元化，以慰民心。

賀同知

顯膺宸綍，光副元樞。肆籌體
國之勳，晉貳本兵之柄。股肱
在忠力，少殫夙夜宥密之勳；
道德成安強，旋收乾清坤夷
之效。行司鼎軸，坐鎮華夷。

某敬條稟目，詞候記曹，僭犯
尊威，伏深戰慄。仰祈　鈞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羽儀道山，彌綸省闥。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侍　衮舄。
屢易星躔，仰尊勤拳，寸忱傾注。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冠冕禁林，德業光大。
台候起居萬福。某不奉函丈，久歷
月琯。山斗傾慕，晨夕彌勤。

賀執宰

某茲者伏遇寵君郎曹，職參
揆路。敍中臺之綱紀，裨上衮
之經綸。議論宏深，國論尤資
於審訂；智謀高遠，政謀有取
於恢張。智煩董正之功，行拜
寵光之命。

賀樞屬

某茲者恭遇宸陞演綸，樞庭
東屬。佐上府甲兵之問，總宣
頭綱要之煩。職典適歷，爲朝
家之高選；地居周密，亦機事
之預聞。精神回可折衝，獻納
即膺持橐。

賀臺官

鳳闕演綸，烏臺就蔚。敢言吐
氣，正色立朝。風采素高，辨官
府元條之邪正；威稜遠振，措
邦基國勢於安強。少爲肅物
之風霜，即展濟時之霖雨。

賀諫官

渙恩宸宬，晉長言曹。首立戎
冠，鶴飛諫紙。風生白筆，振朝
綱於吏化之餘；日奏皂囊，納
君德於無過之地。始畫藏規
而入獻，即膺鈞軸之攸司。

賀翰苑

拜恩中禁，正位北門。秉歸院
之金蓮，吟翻階之紅藥。形容
王度，神化麗乎丹青；紛澤典
章，盛美充乎天地。是亦爲鈠
途之任，行即膺秉國之鈞。

賀尚書

秪奉贊書，峻擢常伯。遐從途
而紀綱，宰銓以平躋。臧否所
司，觀象暫符於北斗；股肱是
寄，占祥即驗於中台。始聯八
座之班，即懋三階之選。

某敬憑箋史，少寄　賀忱，瀆
尊爲事，尚祈
原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後省

楓宸錫命，鑾省代言。持紫橐
以朝昕，入青瑣而拜夕。侍玉
皇之香案，說顧清華；紬金匱
之圖書，有光論撰。顧奉王音
而摛藻，即專金鼎以調元。

賀侍郎

大昕號寵，小宰陞班。爲政事
之本原，作朝廷之羽翼。禮樂
自天子出，正資獻納之嘉猷；
籩豆則有司存，尤賴總持之
定力。顧從禁路，即秉國鈞。

某敢布柔緘，少伸
賀典。帥越有咎，仰乞
云云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經世王民賢望偉矣
台候興居萬福其茲遣
台範履易星纏道德傾心所企至念

賀郎官

某茲者恭遇奐號頒恩望朗
帝寵上有司於列宿名壽含
於丰芝墀丞紫省躬廷之清
選典樹省闥為廊廟之真才
何勞為出峯之官佇進以侍
郎之值

賀常卿

渙恩宸宸握典秩宗班聯九秩
之尊服修七旗之飭東介圭而
覲帝所秀受宣室之釐可締施
以為卿位爰任曲臺之長望風
胥慶即日來休

賀理卿

䟽榮楓陛晉長棘庭載榮踐
於九卿憲實司於三尺獄者
係生民之命允賴持平刑為
盡君子之心正資審克暫試
圜扉𥳑草行慶面授判花

賀時卿

寵貳列卿光司外府掌九賦
受藏之地為四時出納之司
貨若泉流謹泥沙之耗用幣
如山積公天地之珍儲暫勞
內帑之司即領中臺之選

某亟紓泓穎敬豢柔毫少效
賀忱伏冀
台炤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經世譽望隆重德顯德扶
台候興居萬福其伏自判遣
台表不覺興後歲星常深
瞻仰

賀秘省

某茲者伏遇寵陞秘府仕登蓬
瀛給札玉堂陳天下久安之策
藏珍石室觀人間未見之書照
夜青藜比日作群英之領袖清
風黃閣異時展大用之經綸

賀宗卿

鳳掖演綸麟宗率屬階六聯
之華選換九列之清班紆族
敘司實賴親賢之重宗盟是
主允資耆壽之尊既權為磐
石之師宜佇俟鈞衡之選

賀農卿

恩綸跡寵農扈陞華遙躋
列棘之班居自種蘭之直九
年之蓄必有掌兵民邊食
之司一歲所入幾何對錢穀內
史之問用裨國計佇進朝班

賀學官

親膺綸命光奉承均作吾道
之棟梁為國人之矜式橋門
冠帶道仰慕於尊嚴壁水衣
儀善允資於教育自此作群
儒之倡行而為帝者之師

某謹昉管翰傾敘
賀忱隨略有誅尚祈
原貸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儒學業詔功崇天棐人賢
台候興止萬福某睽違
棐虔屢易歲華
山斗增依朝夕勤切

賀經筵官

某茲者恭遇恩渙綸闈道尊
經幄承咨訪討論之益於從
容閒暇之時聖學緝熙光明允
賴見聞之益經筵簡嚴易具式
資論責之功兔盡箴規即膺擢
用

賀東宮官

光膺帝命贊奉春之位遍正於
東宮教有明於南國太子正而
天下定允資翊衛之賢有德進
而朝廷尊增重元良之貧人茲
仰望佇矣登庸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儒學帝眷忠嘉寵命優渥
台候興止萬福某一間
台符幾更月琯
杓明岳峻夢想神馳

賀史館官

某茲者伏遇疏渥帝宸躋榮史
局歷刪修之清選居檢討之要
官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
文詞雅正帝續式賴於恭成鋪
張績紀實功業貽權尊寀稱

賀王府官

昕朝選重宗邸得師士林夙重
於典刑帝胄發親於模範金枝
穎秀允資論教之功玉歷從容
克稱親尊之任所賴作成宗裔
更觀侍謹經筵

賀將作監

顯拜寵恩擢升雖監俾然疑於
庶績膺掌領於百工分土木之
技能更咨董正勤梓材之削斲
式謹繕修暫從踐政於奐輪佇
見王朝之柱石

賀受六院

九重錫命六院躋榮內傳告成
之獻外領凡兵之寄班高事簡
司路藏於畿門平除歲遷掌緣
綸於內禁當屆長才而為用行
觀法從以超升

某敬憑墨卿肅馳介中閱箋史以
賀頌祈
台察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軍都監

疏渥宸廷擢綱軍監俾掌司於
器械明閑暇之政刑萬人弩首
辟刃典司必謹九石弓二屬甲
制度惟精少資修兵政之能即聽
顯相材之用

賀交四對

明綸疏寵內籍躋榮釆熱製鎮
之邪提領離珠之肩百貨聚日
中之市所賴總司一貨制天下
之財允符遴選暫假大才經畫
行膺顯用登庸

某謹脩尺楮申　賀上瀆
中消仰冀　高明特賜
垂炤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瑞節輝煌。列城傾顒。
台候神相萬福。某遜遠
旌麾。倏更璇曆。
山斗仕望。朝夕不忘。

賀受督府

某茲者伏遇晉專國柔。併董戎韜。震萬里而揚聲。塡百蠻而褫魄。運奇決惟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有制兵權之總。行觀楣揆之登。

賀受宣撫

宜威玉帳。遷位二樞。慰兩河塗炭之民。重數路飛輓之旅。機庭紓武。夙勤霖雨之思。邊閫宣威。坐震雪山之重。即路車而遣送。宜袞繡以促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制閫崇嚴。威惠孚暢。
台候神相萬福。某拜違
履舄。屢轉斗杓。
岱岳尊高。惟切敬仰。

賀受制置

某茲者伏遇鎮臨荊楚。督護蕭桐。仗制閫以崇嚴。塡外臺而登肅。允華秩節。已聳動於臣民。鎮重元戎。壯蓄宣於軍國。肅上關中之計。即諧道石之迎。

賀受總領

承詔斯庭。峙粮天塹。內總大農之政。外司中垩之權。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寄。從節邦中之財用。正爾問津。小頃足兵食之觀。佇嵩謀猷之益。

賀受發運

踈寵楓宸。餉軍榆塞。千里命汎舟之役。一陶均飯之恩。民自樂輸。尉無勞於捜粟。士皆宿飽。適何有於脫巾。暫為給饋之勞。行見超迁之峻。

賀受留守

光膺明綍。出守留都。顧草木之威名。增金湯之形勢。瑶幢紅旆。總江淮表裏之權。紫蓋黃旗。據吳楚東南之會。允賴石城之險。即還鼎鉉之司。

某謹悉泓爲微聲　賀屏上瀆
棠巖。等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京尹

恩奉絲綸。榮司輦轂。振朝廷之威重。權天府之聲名。廣漢稱神明。不足伸於遠業。蕭何善塡撫。庶丕紹於前聞。行趣命以佐君。宜自尹而入相。

賀受經略

毅班近侍。分閫師連。聳威重於列城。沸歡聲於一路。玉參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戶行千里之地。寵畀已加錫命。袞衣行促歸期。

某敬具柔尺。申柰　聽衛。少寓
賀私。伏冀
亮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帥閫崇嚴。天棐人慕。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睇臺城。不啻
荃陽。誠傾誠仰。星北水東。

賀受安撫

某茲者伏遇光奉宸綸。榮分制閫。粟外臺之霜節。聳列郡之風聲。部位訓齊。總五兵之宥密。旌旄持重。倚六纛以蕃宣。楚少安宅牧之權。行即拜典樞之命。

賀受提刑

寅奉綸音。申敷憲節。列城震悚。一道澄清。春色滿江皐。送皇華之禮。樂仁風翔海表。慶畫象之衣冠。暫施繡衣持斧之威。即聽袞衣正席之命。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對越龍光。戒嚴旌旆。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
星階。屢移月琯。久睽
參省。實切瞻依。

賀轉運使

某茲者恭遇光奉制書。榮持漕節。建一臺而率屬。總列郡以餉屯。峙粟於倉。永遺千百年之利。出緡於帑。代輸十萬戶之租。暫資儒術之宗。行對寵光之突。

賀受提舉

中宸出綸。外臺司庾。福民生而胥慶。掌邦計之得人。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裕財足食。聿修平準之書。即膺命以秉樞。敢馳情於賀牘。

賀受坑冶

玉殿疏恩。治臺陟命。利卓通於五府。職總攝於三官。紅旆拂丕奏安邊之要策。青錢流地。新富國之良圖。暫司寶冶之充饒。即見綸音之促召。

賀受茶馬

奏最蕃宣。易司榷牧。爰俾摘山而市駿。誠宜運海以搏鵬。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燗如雲錦。取月團三百片之美。柔以湘奩。暫假轉輸。即膺迁擢。

某僭越申　賀。不任勤拳。塵瀆
主籖。伏丐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市舶

寵膺制命。榮領船臺。通上國之海航。溢王府之琛貨。飛艎逐浪。珠隨合浦之還。黃寶充庭。珍侈南蠻之貢。少就運輸而宣力。即膺迁擢以超朝。

賀受太守

疏榮嚴陛。出典名藩。馳傳檄以星飛。慶歡聲之雷動。朱幡皂蓋新凝晝戟之香。紫綬金章光照青春之貴。愧莫下賓墀之拜。肅先陳記室之恭。

某敬裁　賀箋。仰瀆
籖史。筆幸有隨。幸乞
賃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對揚天寵。備有后皇。
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腆
榮哉屢易幾銜。
喬岳明星。勤承一念。

賀受通判

某茲者恭遇光膺宸綍。榮貳郡條。半居刺史之權。任重監州之選。清風明月。添別乘以平分。高蓋華軒。偕使君而並駕。佇見策勛於銅印。即歸接武於玉堂。

賀受幹官

疏恩印綍。使事外臺。暫勞上府之英。密贊皇華之使。機謀參決。榮分帥節之嚴。帷幄論思。爰作輶車之佐。會見文章於鵠表。即聆布武於鵷行。

賀受幕官

疏渥嚴宸。贊籌大府。佐賓筵而裨政。得從事之名流。駕冊柱之梯風。闖香譽。依紅蓮之幕。茲屈英游。蕃翰地雄。暫淹事業。文章日省。行布名聲。

賀受書記

渙恩朝陛。載筆侯藩。爰司參畫之筵。乃位奏記之任。精於簡牘。參裨府幕之條。進以文章。推任賓賢之重。暫就蓮池而馳檄。即陞蘭省以寒香。

某敢奉陳言少伸　賀臆。塵瀆為懼。
原亮是祈　等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縉紳屬望。神物後先。
台候動止萬福。某違拜
蜀嶺浸越星躔。
岳贇杓明。朝瞻夕睇。

賀受參議

某茲者恭遇祭奉宸恩。肅參帥閫。神司牧之妙手。總贊畫之良圖。嚴武鎮川幕下。類杜陵之佐。孔明鎮蜀營中。資蔣琬之贇。少勞叶議兵機。將見銘功天府。

賀受教官

顯奉塗芝。榮司采藻。俾宣明於教化。肅正於衣冠。君子所樂三在。得英材教育。天下達道五。正資師席講磨。少由泮水栖遲。將見紫垣步武。

賀受僉判

疏榮宸眷。贊畫侯邦。作盛府之元僚。有佐治之才業。察論因之過。力為持平。懲把積之欺。肯詳僉擬。紀綱上郡。暫屈壯圖。步武中朝。佇膺殊渥。

賀受推官

疏檢宸庭。贊除蕃府。式借清油之重。上連綠水之行。參珽琄之賓賢。採琳琅之風譽。大府叢委。正須從事之才。獻當路吹噓。行接華塗之步武。

某祇飭柔訓膚功　賀誠僭瀆懷華
尚祈　原宥。伏幸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新渥脊來。靈修簡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由是自違
風度。無從一趨。塵隔寸忱。深切
瞻仰。

賀受知錄

某恭審光膺宸命。榮糾郡曹。以廊廟之儲才。為紀綱之上掾。京兆錄因之問。治者幾何。曾相越裝之言。哉在勿用。即交進鶚書之薦。宜上聯鵷序之班。

賀受司法

疏榮宸陛。議讞侯藩。職參法律之曹。民繫寬申之政。議事守正。與太尹而決是非。斷獄台情。對刺史而辯疑誤。宜久司於法椽。行入拜於理函。

賀受知縣

光膺帝綍。榮領宰章。來司製錦之邦。咸俟鳴琴之化。牛刀初試。無盤根錯節之難。鳧舄雙飛。有萬里青雲之望。暫爾栖遲百里。行將促奉九芝。

賀受主簿

光被宸恩。榮膺簿領。乃屈丹鉛之照。暫為朱筆之句。以栖鳳之大賢。偕從棘路。展掣鰲之巨手。糾正花城。寧久居符徽之司。行趣奉絲綸之命。

某未展慶於　墀庭。膚修試於
竿牘。不及盡申。切丐
省察。不宣。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渥寵臨。神休然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拜違
朗範。浸越歲華。
岱岳層依。朝夕欽敬。

賀受司理

某恭審疏榮宸眷。可憲侯藩。佐大府之上僚。負高才而作掾。察因稱職。爰擢任於強明。治獄得情。有過人之氣節。脩祇圜扉而詳讞。即膺棘闈之論思。

賀受司戶

命自王庭。椽于藩府。慶光生於戶版。聽喜溢於輿情。佼清要官有政。仁而相成。號孝塵手宜司訓於不行。暫茲著判於南山。行矣捧尺於北闕。

賀受縣丞

爾膺芝檢。榮貳花城。俯為涉筆之遊。來賀鳴琴之化。深林翠竹。久覩停峙之風。古縣老槐。良貴吟哦之句。寧久趨行於鴈鶩。行將接武於夔龍。

賀受縣尉

疏恩楓陛。試吏梅仙。以文學之大才。居少府之要職。花村無犬吠。暨百里絕鳴桴之虞。茅舍聽雞鳴。展萬室有安枕之樂。暫從華徑。行步亨衢。

某未皇詣　賀。徒切神馳。謹專
柔削之恭。上瀆
主書之聽。不宣。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譽望隆重，隱顯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間別
道山，荏苒歲月，無從修敬，第切傾心。

賀受主學

某茲者共審顯奉宸恩，榮司鄉校，文治興而習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教化明倫，樂育賢才之地，仁證化邑，作新庠序之風，寧為廣文令官，特歷華塗顯用。

賀受監鎮

膺命中宸，司征華鎮，振廉勤之美譽，掌會計之大權，筭組賦於庶民，惟公其取，課奇贏於闤市，必立之平，佇聯鵷表之交馳，即慶駕行之接武。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筦庫宣勞，寫示協力。
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
誨藥，幾度韶華，山斗傾心，朝夕起敬。

賀受監稅

某茲者共審光奉綸綍，榮膺征輅，乃任均輸之責，爰司會計之權，審百貨之重輕，俾充歲入，下九戎之助徹，以奉邦常，暫勞心畫之勤，佇聽最聞之奏。

賀受監鹽

寵奉宸綸，榮膺鹺務，爰領均輸之寄，以供調度之需，築捍海堤，任煎和之重責，推求池鹵，宜生息之倍稱，暫煩謹衛石之勞，行奉作鹽梅之命。

賀受監倉

絲綸錫寵，倉庾榮司，伊出納之得人，舉公私之蒙利，錙銖而校，國當謹於司存，陳陳相因，將有裨於國用，寧久任留藏之責，行即膺嗟美之除。

賀受監場

顯承寵命，榮典鹺征，圳經畫之有方，慶歡欣之載路，鑿山出寶，思裕國以裕民，逵嶺為場，大通財而通貨，佇有蹤思於中禁，即膺美任以調鈞。

某未遑面　賀，先叙冊柬，仰冀
高明，俯垂
炤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監酒

自天錫命，寄徑推酤，掠麴糵之惟時，伊水泉之必潔，辯名從法，俯從董正於糟丘，課最升功，寧困薰蒸於酒局，行有濟時之業，即擅作醴之才。

賀受都監

錫命楓宸，護兵藩府，職爰司於訓練，事兼掌於警巡，智略深沉，久仰將軍之好武，才猷敏邵，不孤烈士之壯行，姑少聲於中權，即榮升於內閣。

某愧　賀莫前，飭箋申敬，上瀆
穹聽，等告
炤鑒。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戎律嚴明，清寧叶贊。
台候起居萬福。某自違
台表，幾易星霜，瞻仰彌深，斯須不替。

賀受統制

某茲審渙號中朝，持兵外閫，才貫萬人之傑，望居百將之先，安邊境而立功，名為古名帥，戢干戈而衛社稷，號真將軍，暫司中護之權，即奉內宣之命。

賀受鈐轄

顯膺朝命，出總州兵，爰參委於戎鈐，用控持於軍政，兩拖金鏤，鎮安虎帳之閫，威閃朱旗，星弭龍編之警，姑爾淹兵於藩府，行將設壇於齋壇。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光奉贊書，榮膺華次。
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判違
星風，不覺幾易梅萁，下情深切瞻慕。

賀受路分

某茲審欽承詔旨，進司軍律，賴藩維之倚重，合士卒以知名，總一道之虎戎，乃宣號令，統三軍之熊士，大振威聲，暫勞持節以忱帥，行矣建旄而仗鉞。

賀受將領

宸命寵頒，戎韶榮領，慶威聲之所至，勤營伍以生輝，韜略縱橫，廣奮揚於威武，才猷傑特，宜效著於熏膺，佇聞褒詔之蹤，榮入衛周廬而秉鉞。

賀受巡檢

命拜中宸，職司外禁，爰總戎行之寄，載嚴兵戍之屯，十室相依，何敢患文以治，四郊無警，尹資威武之功，行將榮捧於鶴書，即見顯升於虎衛。

賀受兵官

榮被殊恩，司董戎政，抱全才之文武，為當世之英豪，任元帥之謀，首尚詩書禮樂，持兵事之重，有歸韜畧權綱，管須談笑封侯，即聽躋升要路。

某敬飭墨卿，上干
籤史，賀私莫既，
候面以陳，伏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巡轄

鼎膺寵錫，晉領傳郵，成命既頒，遞卒胥慶，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姑類於警巡，萬人曰傑，千人曰英，旨資於扶役，行有褒遷之命，即期亨奮之階。

賀受借補

寵膺錫命，榮歷仕途，以量能而授官，俾攝職於從政，名不可假，休哉孔氏之格言，職稱為真，自有從人之故事，是乃講之奇徑，行即步於要津。

某敢修訥翰，申寫　賀誠，簡師是憑，
原貸為禱，伏丐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寵鼎來。神休咸介。
台候動履萬福。某違拜
儀範。父歷星躔。尋常無謂之緘。不
敢為下款瀆惟
山斗之仰每寘諸心。

賀受文蔭

某茲審顯膺賞澤。峻陟華階。蓋
將大振於家聲。益見增崇於慶
閥。行膺異擢。允紹前猷。

賀受武蔭

寵錫自天。賞延於世。不徒光答
於後嗣。亦將時報於忠功。佇觀
建旋。即聽受鉞。

賀中銓試

得俊銓衡。晉登仕版。厘朝伊夕。
遡紫凌青。遂宜益振於前猷。行
即大德於素蘊。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詩禮餘閒。清寧孫介。
台候興居萬福。某遯遠
英標。倏更歲籥。緬杓在望。珍汗
倚臨。剝封莊誦之餘。私情悚感者
至。某入事。

答

叨承祖緒。誤被賞延。自慚弗振
之蹤。實借餘休之庇。未修謝悃。
先辱慶緘。

答

偎被賞延。致身右選。自慚庸屠
何以克承。乃蒙慶問之厘。益重
赧顏之愧。

答

不量淺學。忝試銓程。偶幸中衡。
實由巨庇。方深惶而增感。辱褒
美之過情。

賀中法科

程能辟府。擢冠闈科。豈惟平允
於九章。抑且具明於三尺。其為
贊慶。實倍等倫。

賀中教官

藝優蘭省。職宅璣宮。詞章經術
之該通。政事文學之兼備。士林
欽服。吾道有光。

賀中曆官

深推天道。榮被國恩。共惟曆學
之素明。爰列日官之清廠。即登
令正。以究設施。

某敬紡手箋。肅代面慶。
台仁不外。采矚為榮。併告
炤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依經論辟。幸中闈司。雖占詳之
得宜。實獎提之有自。捫心知愧。
拜教尤慚。

答

綴名仕籍。促較微能。自愧樸樕
之才。豈預師儒之選。靖惟俛冒。
實出獎提。

答

粗諳曆學。幸中臺司。深虞運算
非精。尤恐推測失度。尚頼垂訓。
甚愧褒嘉。

某謹修短劄。申謝
司箋。百千其懷。再三莫既。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寵惟新。神休咸集。
台候起居萬福。某奉別
龍章。倏更鳳曆。切喬雲之託蔭。仰
韓斗之清高。尊慕惟勤。斯須不替。

賀慶恩官

某茲審天錫耆齡。朝頒異數。指
南山而同久。對北闕以疏榮。未
及遄賓墀。蒙先馳賀牘。

賀中醫官

學優盧扁。職列醫林。活人有方。
自天錫命。會見居榮於丞判。不
勝賀喜於親朋。

賀進納官

自天錫檢拜命入官。令名已繼
於釋之。有位可期於卜式。實惟
舊典。初匪訛言。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燕處夷猶。神物交贊。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芝範。倏改榆陰。
北斗益老。每勤詹仰。西風益寒。莫
訴寢興。伏拜藻緘。如侍玉峙。

答

某駸駸暮景。六六膚才。幸際慶
壽之朝。叨受踰恩之寵。未皇具
謝。首辱賀緘。

答

粗習方書。愁非國手。蒙恩收録。
實切炙靦。更祈訓誨之來。庶免
殊庸之譏。

答

不量事力。妄意入貲。賜爵叨榮
深慚弗稱。仰荷吹噓之力。豈勝
懷感之情。

賀軍功官

緯著戎勳。晉登仕版。行見宣威
於沙漠。即膺落膽於旃裘。萬里
侯封。此時發軔。

賀綱運官

光被渙恩。榮增華秩。實自究心
於輦運。故宜疏寵以優褒。更乞
勉旃。以待殊寵。

賀班直官

著績內班。登名宦籍。豈特快士途
之踐。抑將增閭里之榮。行遂美
除。以前考奮。

某謹研墨濡毫。布露忱悃。以為侍
書者之　賀。伏乞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側跡戎行。挂名赤籍。但知効力
殊乏寸長。叨承恩寵之榮。實
自斷提之賜。

答

部運微勞。濫膺進秩。靖惟俛倖
實出提攜。伏蒙嘉獎之詞。殊有
忸怩之色。

答

效廝役於禁嚴。幸苟逃於汰斥。
誤沾恩沛。俾廁宦途。雖足為榮
實逾所望。

某憑毫楮。布心聲。膺帥悚惕。
馳炤是章。伏告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寵遷方新，顯幽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台表，兩易星周。仰詹
雲漢之昭回，徒切
泰嵩之喬峙。心旌所向，食息靡忘。

賀堂史官
某茲審翊贊掞庭，著昭偉績。光被宸恩之贊，數程躋仕版之恩。榮慶忭良深，數宜周旣。

賀部史官
才能久著於文昌，優賞特加於偉績。誕膺明命，榮陟華階。贊善之餘，染笔以賀。

賀公史官
宣力公庭，登名仕版。有來盛事，實出陰功。未遑展慶於台墀，先此寓忱於記室。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燕居中和，神明秀千。
台候起處萬福。某不奉
竹梧之表，正懷
岱嶽之情。恩屢專使之臨，寵示
華緘之貴。披封莊誦，如對
高風。

答
某久炙掞庭，僑負奔走。今爲仕版，被命虛名。

答
有曾承之官路，叨榮自惟刀笔之卑，獲預簪紳之末。有類則靦，掞分奚宜。

答
效能皂隸，苟逭譴尤。偶引用於年勞，獲叠登於宦簿。惟愧倖實自將獎。

賀受官歸
晉拜新除，榮歸舊里。蓋自才宏而用博，故宜秩美而職清。歡抃之深，數宜周旣。

賀赴新任
吉涓穀旦，榮赴瓜期。政令一新，吏民胥悅。會見顯膺於綸綍，即應入侍於冕旒。

賀人交割
朋甸叶吉，視篆惟新。吏民聳觀，江山增重。行矣促歸於禁近，壯哉大展於經綸。

某謹滌泚瀨，少叙　賀忱。伏惟
台慈俯賜
采矚。不宣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效官無慮，隨例參選，獲廁班聯之末。實懷曠敗之虞，尚賴箴規，有以訓飭。

答
往祇賤役，偶及瓜期。雖指日以拂庸，深叔賴於使鶴。政虞瘵曠，尚賴扶持。

答
已祇賤職，猶闕告新。深懷曠廢之虞，時賴箴規之益。俾免于戾，敢昧所歸。

原本缺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紫宸東注，蒼示贊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阻奉
台躔，紆周星紀。
蓬萊弱水，兩地懸思。
北斗泰山，一忱詹仰。

賀人權攝
某茲者共審鼎膺公擧，晉攝重權。智勞經濟之大才，來試循良之美任。休聲所至，異龍交馳。

賀人辟差
辟書交上，詔旨肆頒。蠟紅蓮綠水之英，副皂蓋朱轓之望。鼎來騎氣，歡動輿情。

賀人轉官
顯膺涣渥，峻陟華資。英規流傳，善類胥悅。行即縉紳之交薦，宜淹州縣之徒勞。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德盛業隆，天畀人敬。
台候動止萬福。某闊歲睽違，阻修尺
素，遡風
詹仰，第切寸丹。緩吏鼎臨，
寶翰謙貴。

答
某叱聞有命，擬以代庖。自愧不才，豈能勝任。荷褒辭之盈幅，覺愧汗之滿懷。

答
叢爾不才，冒膺辟。雖若寵榮之異，方君驚喜之間。荷問甚勤，懷惭惟厚。

答
滿歲爲真，敢希近比。自天錫寵，忽拜殊遷。昭循徽胄之由，端有愉揚之賜。

賀人改差
光膺綸命，榮易治封。徒馭所臨，棠陰布滿。竟未遂鳧趁之願，且聊伸鴈贊之忝。

賀人書考
莅事待次，榮書上考。能聲治最，當路總聞。行即膺迅召之榮，宜不俟改戍之後。

賀待舉刻
薦剡駢榮，采褒特美。既已獲吹噓之力，宜立登華要之津。拜手勒箋，伐誠稱賀。

某快趾龍門，阻馳燕
賀。輒憑采牘，少叙慶誠。尚幾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遂祿爲貧，換差及戍。自愧西走，又復東馳。未知淑後之規，敢辱過情之譽。

答
跃膺治政，初無寸長。恍俾及春，已書下考。尚賴挈提之力，何勞嘉獎之榮。

答
效職周功，誤膺論薦。情惟使俾，實出獎提。未修一札之恭，先辱五雲之寵。

某淩遽占言，未殫謝悃。膚率之罪，容
俟　面祈。伏幸
實詧。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道高德重，神人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遲
元宇，積月遲遲，瞻仰
魯岩，倖雲藹藹，未獲面承於君子，莫
勝心畫於猗人。

賀人改官
某茲審金閨通籍，畫錦還鄉，不
煩施化於琴堂，旋見召還於蓬
島。其為領望，罔既柒濡。

賀老誠歸
公待文柄，還莅治封，取乎當而
士論歸，英茂騰而當路重，為書
交薦，指日可歸。

賀人赴召
光膺芝檢，趣覲楓宸，諒惟治最
之升聞，宜簡帝心之簡在，行膺
不次，式展壯猷。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進德修業，天相人依。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違
犀表，京繹爾思，有牛馬不及之風，
無鱗羽便來之日，政瞻
韓斗，款拜郇雲。

答
某仰席恬憺之芘，載沾河潤之
卑，遂以微勞，因而脫選，幸甚逾
望，張辱貽書之問。

答
祓徹校文，面供賤職，不明是諳，
疲勛良多，願安承教之期，光辱
貽書之問。

答
叨被宸恩，召還闕下，雖若寵榮
之至，方君驚喜之間，重辱貽緘，
豈勝懷感。

賀人再任
晉膺新命，復涖舊封，屬茲久任
之親，受衆借留之典。政成效著，
欲為執事艷之。

賀人復官
紫詔頒新，青纏復舊，玉既就磨
而不磷，金雖在鍊以愈精。公道
大明，縉紳胥慶。

賀人兼局
榮捧徽書，倩才尊職，實自見知
於臺府，啟頌塱紐於清華。行即
中除，式符輿頌。

某辱知惟舊，聞 命方新，敬紡素箋，
少伸慶典，伏祈
丙在。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叨捧渙恩，再令再任，恐吏民之
已玩，致治理之罔功，雖足為榮，
尤深懷懼。

答
叨胄倖恩，已獲收敘，不為明主
終棄，實自故人獎持，荷問甚勤，
慚愧惟厚。

答
還閱無堪，濫膺數職，雖上官之
委眷，僅綿力以難勝，欲免曠瘝，
正賴提誨。

某愧謝牘之未修，辱
慶函之先遣，占復膚率，伏告
炤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顯膺天寵，陰介神休。
台候起居萬福。某靖言詎月，幾見
霜飛，
岳峻杓明，瞻依莫近，
天長水遠，悟嘆奚勞。

賀美任歸
某茲審象龜甫解，琴鶴言旋，民
皆去後之思，日有超升之寵，光生
閭里，喜動輿情。

賀改章服
顯被宸恩，榮加服色，慶增榮於賞
秩，喜換授於腰魚，欣躍之私，敷宣
無已。

賀受宮祠
光膺玉檢，均佚琳宮，雖良懷於雅
懷，實未符於公論，行看環召，入侍
宸嚴。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農居優暇，神物後先。
台候起居萬福。某睽間
半儀之久，倏驚梅朔之臨，
山斗之高，方勤渴仰，琳琅之墜，深慰
眷思。

答
某尸素無庸，文承有幸，實出芘
休之及，俾令善解而歸，未拜謝
緘，先勤賀牘。

答
假恩易服，即命方真，皆由垂芘
之休，乃辱華章之遺，褒美過溢，
感佩無窮。

答
才極迂拙，分當欽休，技老許閑，
奉祠待請，乃遽承於慶幅，益增
愧於私懷。

賀人致仕
引年抗牘，得謝挂冠，僧優老之典
章，隆尊賢之禮，覩當朝儀矩，有識
典刑。

賀封父母
加寵楓宸，疏封芝檢，不負義方之
訓，宜膺錫類之恩，公衮重褒，綸
疊拜。

賀人封妻
顯膺鸞誥，疏寵魚軒，命既錫於
中宸，道益聞於內助，度惇勤喜
閭里生輝。

某未遑躬 慶，敬裁短劄，申涸司
箋，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凋落暮年，試宜請老，漢音賜允，
賤迹生還，方茲問舍之初，辱惠
柔雲之寵。

答
誤沐宸恩，濫叨散秩，徒胄雖因
於子，省循見哂於人，伏辱
華褒，愈增顏汗。

答
叨承綸渙，疏寵禮秩，雖慶典
之常，尤積微躬之愧，過蒙褒諭，
益重赧顏。

某尚稽詣 謝，敬勤禀劄，仰復中消，
伏乞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餽鐘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請違
風度。巳隔雲泥。膚慕
彌深。興寢不替。即辰
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自別
台顏。久闊星曆。岩膚方
切。
琢梁俯臨。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逖遠
英標。屢移月琯。方茲
仰丰。伏辱貽緘。共審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銓中

茲審鶴列銓闈。雄躋脫仕。縉紳交慶。里閈生輝。某物申獻。聊充旁掟之需。倘辱笑存。不勝幸甚。

答受

妄試銓衡。偶叨中選。榮逾意外。辱拄齒問。伏勤禱禮之領。充仍眷慶之篤。祗領不勝惶汗。

答不受

隨例赴銓。僥倖木綴。實出望外。奚以榮為。乃辱慶禮之頒。仰佩愛私之厚。無謂不敢祗受。

送賀出官

光被宸恩。榮登仕版。里閭增慶。親黨有光。聊以某物。少寓贊慶之忱。輕瀆懷慚。判入是荷。

答受

叨被天恩。幸玷縉紳之末。過蒙寵貺。尤深眷愛之厘。引卻恐獲不恭。祗急拜嘉。感與愧併。

答不受

誤蒙恩寵。俯逮屠庸。皆出庇休之力。伏蒙寵貺之頒。不敢冒昧祗承。謹授差來使者肅納。

送賀受蔭

顯膺賞澤。榮陟華階。伏惟歡愜。仰恃眷私。敢以某物。若干。聊伸燕賀之禮。幸乞判入為榮。

答受

茲忝賞延。濫登仕版。皆出台庇之及。未遑報謝。遽辱寵頒。卻之不恭。登拜以還。愈增顏甲。

答不受

碌碌無庸。濫叨世賞。何足上厘齒錄。乃蒙眷愛。特有多品見頒。惟是不敢領此。謹用返璧。

敬飭毫牋。上干
主記。輕瀆為懼。
炤亮是祈。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亟憑手墨。申復
主書。輸囷謝私。伏
面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崖畧沾 謝。未究下忱
餘儲 嗣竒。伏丐
台察。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違
几格之侍。倏驚絃朔之
更。 景仰高標。拳拳
中抱。時令
台候萬福。某

某逖遠
龍門之久。家厘燕生之
思。天風忽來。
實墨飛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不啻
挹竹之標。屢易蓂莢
之葉。 仰尊方甚。飛翰
俯臨。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注差

茲審頃膺美調。得意榮歸。未克參詣台屏。申賀。偕有某物馳獻。少見區區。非敢言禮。幸丐判存。

答受

調官而歸。奔走千里。方茲拭含。首荷芘休。政圖造控。謝私。直辱珍貺下遺。拜領不勝皇恐。

答不受

碌碌庸才。隨資選部。力歸任吏。方恐不勝。多品見頒。仰見愛篤。惟是不敢冒昧而受此賜。

送賀到任

消剛視篆。輿頌歡傳。共惟歡愜。不腆某物若干。馳獻。少見區區之忱。甚愧瀆褻。判入為感。

答受

斂官此來。亦叨小恩。忽蒙餽禮。均灣忸怩。不敢崖實。而外華觴。已勉祗茲。至意不勝惶汗。

答不受

到官之初。未知做濟。方茲渠寨。珍饋鼎來。無謂不敢冒昧登嘉。謹授來使肅納。拜賜均矣。

送賀任滿

解龜美管。未駟榮歸。里閈增光。親朋交慶。某物申獻。聊為洗史之搞。祿覺輕瀆。判存為幸。

答受

淳宦言還。莫非大芘。方圖趍謝。遽沐寵頒。禮厘意重。不敢自外。較下茲嘉之拜。第增感耳。

答不受

空食無補。解篆來歸。實賴芘及。盛禮下頒。非所宜蒙。三瀆以乞來使。功告復兄毋煩再人。

送賀改官

榮換宦途。顯躋要任。伏惟慶抃。師易某物若干。獻聊見一縷之忱。幸與矜存。毋勝祀拒。

答受

隨資換官。實出巨芘。方圖鳴謝。伏辱寵頒。禮優意厚。不敢不拜。謹三肅登嘉。愧感交併。

答不受

茲為換職。便庇選途。何足稱賀。有來盛禮。難以祇承。謹授來价爾回。幸勿再遣。拜賜均矣。

敬此以瀆下執。未究
賀忱。尚餘
嗣布。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姑此以復。未既
謝私。餘存
面待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亟此以復 拧命。百千
謝識。餘俟
面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劄
風儀之遠。浸更月籥之
多。展
謁無路。膺依宋切。時令
台候萬福。某

某久違
誇襮。屢覯更賓。不勝落
月之思。伏拜
飛雲之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遠既久。馳慕方深。
忽屢專使之臨。遠拜
尺紙之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銓

茲審銓闈較藝。杖騎
戒途。亟登要津。由茲
發軔。輒有某物。馳獻
聊備行庖之需。尚辱
判留爲感。

答受

才圖膚淺。隨例就
銓。行將首途。資藉
休芘。乃蒙眷愛。特
有寵饋。下拜登受。
不勝多感之至。

答不受

冒試銓闈。求卜得失。
何足上塵齡記。伏蒙
盛禮見贐。自惟非所
宜蒙。敬用肅回。切告
寢免。

送贐赴部

消吉剛辰。調官輦
轂。行膺異擢。以副輿
情。某物中獻。少見區
區。非敢言贐。得蒙
首留。幸甚。

答受

汨沒宦途。每爲就
事之援。茲爲赴調。
復辱寵貺。實厚意
所臨。安敢見外。尊
賜。秪領惶恐。

答不受

茲爲隨序赴部注擬
正賴芘佑。伏蒙愛厚
且有見貺。何足以當
此盛意。謹使之來差
肅納。

送贐赴任

戍瓜及期。差穀就道。
未聲所至。美譽交騰。
某物少効芹誠。瀆辱
爲慚。憑寓告不外。特賜
判留。

答受

跬跬之違。秪赴官
期。方懷遠別之思。
贐禮俯加。愈增依
戀。不敢引卻。下拜
秪受。愧感不勝。

答不受

不才之官。冒忝秪赴。
正恐不能勝職。伏蒙
寵貺。安敢秪承。謹用
返璧。其與拜領尊賜
均矣。

送贐赴召

光膺芝檢。促覲楓宸。
載嚴大旆之行。即拜
華途之寵。輒有微禮。
少見區區之忱。判存
是幸。

答受

叨膺召命。且悅就
道。無非吹噓之賜。
乃蒙人要。贐以厚
禮。下拜肅入以還。
不勝惶汗之至。

答不受

濫沐君恩。幸爾趣召。
正賴教誨之賜。伏承
嘉禮見遺。幸惟不敢
冒受此賜。敬用肅回
來价。

先趨于墨。申候　典籤。
趨　賀有期。尚容面侍。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使人鶴立。治報弗莊。百
千　謝忱。悉儲
嗣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憑短削。申復　主書。
餘儲　嗣音。以究
謝悃。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一劄
英標丈新。鳳曆。拳拳仰
止。不替寸心。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違
星風之久。候驚
飛翰忽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侍
誨藥。幾換蓂莢。
高山企仰。
華緘倏遺。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歸送物

赴銓來歸。百凡紛集。
未遑督會。輒有京都
某物。番勝新樣可取。
聊充一芹之獻。幸賜
旨留。未遑進侍。

答受

銓闈慊意。已遂榮
歸。未及展慶。先蒙
須貺。新巧既出盛
意。焉敢不承肯昧
發嘉。惶愧之至。

答不受

決勝銓衡。榮歸舊
里。共惟歡抃。未敢
進見。伏辱寵頒。自
顧蔑効芹悃。豈宜
迓受尊長之賜。

到官送物

秪承此來。密邇棫藩。
莫効贄見之禮。輒有
某物。少見土宜。輕鮮
瀆尊。幸與笑留。不勝
多感。

答受

消剛視篆。與頌歡
傳。喜有依來之便。
須貺土宜。尤佩眷
愛。三肅下拜登嘉。
宜勝愧悚之至。

答不受

龜吉剛辰。榮諧禮
上。幸獲依憑治下。
未及展賀。伏辱土
物見惠。豈敢無謂
受賜。謹用返璧。

任滿送物

煌衆于外。幸爾善還。
無非大芘之及。敢以
土物若干。馳獻。少寓
千里鵝毛之意。幸與
旨留。

答受

報政榮歸。光生都
里。未遑展賀。且有
列珍之貺。卻之不
恭。黽勉拜嘉之餘。
一味一感激也。

答不受

榮諧美任。己遂歸逸。
政團諧賀。伏辱佳
品見遺。寒微。禮出
創置。不容秪承。茲
敢肅回尊賜。

送過客酒

遠惕朝旆。寄住郡城。
帥易餘牲一牽。魯醖
二壺。專人馳納。少薦
慰鞍肥酌之需。萬告
勿外。

答受

跬跬之遺。道出治
封。禮合晉拜揮扈。
伏蒙台慈。特有上
尊柔毛之貺。下拜
秪領。不勝愧感。

答不受

假道治封。僭爾晉
見。方懇進瀆。伏蒙
饌待見貺。尤重汗
顏。不敢當厚禮。茲
用還授使者。

敬憑尺箋。上干
崇聽。伏乞　台亮。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勒此以復來　命之辱。
尚圖他日　面謝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略此以　謝萬一。
崖率是愿。尚乃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

劄

啓劄雲錦裳四

啓劄雲錦裳　宴召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待字某適進
賓墀重壓
主禮屏對之際如生春
風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孫字某　蒙
貺訪不及款延方此悚
怒伏象
賜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孫字某適承
寵貴遥廣生耀方以不
欵為恨伏承
賜書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中請人

胃昧銓衡偶叨中
選無非吹噓之力
敢謀危酒少叙謝
悰併延誨論少刻
即乞迂臨為感

答赴

銓衡得意晝錦榮歸
未及奉賀忽先勤戒
食之寵仰感眷愛敢
不趨侍即刻容摳衣
以進

答不赴

竊列銓衡雄躋膴
仕特壓寵召下及
微賤宜即趨承適
有假幹有方嚴命
其與拜賜等矣

受差請人

祿稍小才循序注
擬僕僕來歸皆出
巨芘略具小酌奉
屈少舒從容之誨
萬乞肯臨為幸

答赴

顯被美除榮歸故里
未遑詣拂光辱佳招
仰辱矜存烏敢不拜
少刻即容趨侍以謝
來命

答不赴

榮膺新遷已領異
除宴及肯人仰見
不外自合趨侍偶
爾感寒弗果進拜
座末恨切懷感

赴上請人

跧伏茅宇偶促往
期行矣問途遂睽
誨論略具小酌少
抒慕戀之情得辱
惠然不勝多感

答赴

候騎盈門拂蟲有日
未及叢觴少寓祖餞
之意光辱佳召敢不
趨赴少刻即容晉侍
座末

答不赴

遠次久需爪期已
熟乃蒙開宴何感
如之實值拙恙未
瘳難於侍誨坐是
甚愧有方來命

敬削柔箋申瀆
崇聽坐邀有谷尚冀賜
臨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匆匆再此申復來
命尚容　面侍以既謝
私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治　報深懼不雅
他有所懷別日
面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還
台墀重蒙溫接獲拜竹
梧之表欽聆
金玉之音判袂方新仰
德如昨某入事

某昨辱
寵臨繼寄誨
謝自奉縈霏之論
增懷仰之私復拜
藤鸞如承謦欬某入事

某頃承
賜訪獲奉　笑談遐懷
感德之私隨沐
飛緘之墜再三披讀一味
感藏某入事

交薦請人

自愧跡庸誤蒙采
錄得逾所望慚甚
於榮望午略具草
酌攀挽崇重少欸
片時萬望垂顧

答赴

政聲洋溢薦墨琳瑯
立登要津引領以俟
伏承寵召仰佩眷存
敢不趨承以拜台命
之辱

答不赴

政譽蔼騰剡章交
薦晉登要任指日
可期拜賀未果伏
辱敦招適以小冗
他之拜命不及

轉官請人

隨資換秩仰荷庇
休未遑進謝午刻
絜一觴為尊長壽
非有禮具但圖求
教耳伏幸貴臨

答赴

榮增美秩行歷要途
共惟慶悵未及詣台
墀進賀光辱寵命仰
見不外我之意少刻
拜命

答不赴

顯奉宸綸進遷朝
序賜金加秩人所
共慶方圖進拜伏
承佳招恰光有某
人命不及拜赴

改官請人

庸瑣不才備爾換職
仰蒙休庇之及少刻
具卮酒攀屈崇重略
奉從容幸不外貴臨
為感

答赴

換官要職歷任華
途不日高遷諒惟
欣慶伏承佳命尤
感眷隆不敢自外
少刻敬當趨赴

答不赴

榮膺遷階進登朝任
親朋交慶閭里歡騰
未及進賀台墀特承
召命恰值小冗拜侍
不前

任滿請人

仰席餘輝幸獲解印
久跡談笑弟切詹依
帥易一觴以聽別後
之誨萬告不外特賜
寵臨

答赴

解紱榮還方欲薄
延觀從以行久別
向慕之情光辱佳
招尤重感激少刻
敬當拜侍座末

答不赴

報政還朝榮歸故里
未及為長者酒拂光
辱佳召適為感寒所
拘弗及趨侍其拜賜
一也

敬此僭
屈不合坐激仰祈
涖貸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餘存　面侍以究
謝悰仰干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此申　復來既
謝誠尚遲
面控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辱
騎從貴臨。隨詣
賓墀稟謝。不過而退。仰
尊愈勤。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錢人赴銓

榮赴銓闈。顯膺甄擢。吉消穀旦。將遂介途。敢申祖餞之忱。望允斯須之請。賁然惠肯幸甚。

錢人赴部

榮赴吏銓。喜覲天陛。中除有命。貲慶無涯。輒具巵酒。少為行李之餞。俯辱惠然。幸甚幸甚。

錢人赴任

榮赴瓜期。行膺芝檢。促裝在旦。送史盈門。介侍眷私。敬潔一觴。少叙別懷。伏望賁臨為禱。

錢人隨侍

綵衣榮侍。鞭箠遠役。未即遂承教之期。敬滌一觴。餞易話別。初無治具耳。切望肯顧是幸。

謹裁短剳。申悃
主書。仰祈
台炤。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某非造
台階。重塵
尊降。方茲仰德。忽沐賜
緘。披味欣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赴

才蔑才長。濫膺世賞。隨例勉軏銓衡。何足往念。乃蒙酌以餞盃。仰見愛念之篤。安敢自外。

答赴

碌碌無庸。貪嗜早秩。奔馳道路。深自忸怩。過蒙祖餞。爲禮甚優甚腆。敢不仰承眷愛之意。

答赴

瓜戍及期。萍蹤如寄。未知攸濟。皆藉芘休。寵餞之招。自非眷愛。何以有此。敢不祇拜台命。

答赴

侍親遠行。于職當然耳。況及朋契闊。豈無離索之懷。乃蒙宴餞。何足當此。祇承台命。皇恐。

稟報弗莊。即容侍
謝。伏乞
台答。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某頃舍伏諾繼辱
寵臨。方此仰尊。伏蒙
賜札。跪讀良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赴

叨承祖澤。浪試銓闈。政此戒途。伏承宴餞之命。適與某人坐約。隨即起行。不及進拜座末。

答不赴

庸才之人。濫爾調部。政恐不如素願。伏承宴命。合即趍承。以臨行有撥置之冗。不能陪侍。

答不赴

祇赴官期。已將問道。伏屋契愛。特有寵呼。所合進承。以諸送卒蒲前有少遣冗。拜命不前。

答不赴

隨侍親命。往赴官所。求違進詣台墀。下稟還拜。伏辱宴餞之呼。恰先諾某人命。趍侍不及。

姑此稟　復。餘存
嗣真。伏乞
台炤。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某比詣
台墀進賀。伏辱延遇。逆
令銘感。
仰尊性切拳拳。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請中銓歸

榮中銓闈。晉登仕版。伏深慶慣。輒具小酌。聊拂征塵。拜屈崇嚴。切幸不外。惠然肯臨為禱。

請選部歸

光膺新命。榮歸故鄉。敬具湔拂之盃。少叙闊踈之誚。倘蒙不外。特賜惠然。不勝榮幸之至。

請任滿歸

解龜美替。乘駟來歸。忝惟欣懌。仰侍眷私。輒具小酌。擬聽清誨。庁時切乞玄訪。為幸為榮。

敬飭柔箋。上干
典記。仰丐
台察不宣。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某比承見訪。未及伏謁。
方勤
手仰。忽墜
瑤緘。披讀慰懌。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赴

不才誤入銓鑒。方此言歸。未及辦一盃以為契闊之懷。顧以口腹為新舊之擾。愧悚多矣。

答赴

才不逮人。循序受職。方茲抵家。乃蒙親愛。拔寘芳筵。佩意甚厚。少刻敬當趍侍。以聽誨論。

答赴

為貧折腰。契闊數載。抵舍後。方欲具雞黍之款。乃為執事先之。匪免再拜趍承。汗顏如甲。

輒憑尺素。申
復寸忱。併丐
穹炤不宣。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某日外伏承
寵顧。隨即控謝。不遇而
退。茲辱
賜書。跪誦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赴

濫試銓衡。幸叨不綴。今茲抵舍。實出芘休。伏辱佳招。仰荷厚意。恰以小冗所絆。拜命不前。

答不赴

茲爲參部。隨例注擬。政愧不能稱職。方此還舍。伏辱寵呼。自盍拜命。恰以拙恙。不及趍承。

答不赴

解章得替。方爾善還。皆荷休芘。抵舍之頃。伏承寵招。禮出倒置。偶有猥幹。他之。不及拜命。

亟呼孚瀨。申控
謝忱。等祈
台亮不宣。
右謹具
具位姓某代剳

賀問簡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亨衢得志。新渥照人。
台候神相萬福。某一詹
台範。屢易月華。鶯鴒美姿。舞形中
夢。鱗鴻罕便。莫貢尺箋。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盲探六藝。心達百篇。
台候神介萬福。某別日易久。舞形永
壺玉鑑之思。仰斗方歷。怨墜
寶墨猥函之況。况如覿面。益起感心。

賀中狀元

某茲者共審射策龍墀。冠名虎榜。光生朝野。歡動搢紳。共惟慶作。閣下百世儒宗。一時人物。奏策方陳於乙覽。决科巍占於甲魁。行展經綸。運施事業。

荅

某旅對彤庭。叨恩首選。自慚齷齪。實出提撕。謝惱未修。慶緘先辱。足下珪璋令望。杞梓良材。第一手文章。姑為韞玉。三千字禮樂。行對宸旒。有懷莫既。佚面以陳。

賀中榜眼

名傳鴻唱。位亞鰲頭。士論交歸。輿情稱允。共惟慶作。閣下元精毓粹。名世惟奇。宜縱積禮樂之陳。用引領神仙之步。佇陪近侍。即遂美除。

荅

進兼彤庭。亞名黃甲。雖為榮遇。亦賴庇休。馳謝未遑。貽慶先辱。足下挺龍駿之秀。為鳳穴之英。文出自然。學為有用。行飛一鶚。即跨六鰲。

賀中探花

某射天庭。名魁台極。士林增賁。吾道有光。共惟慶作。閣下筆掃雲烟。胸羅星斗。對龍墀三千之字。屬臚傳一二之聲。式展鵬程。佇膺鴻渥。

荅

誤恩賜第。濫玷上流。實出使錢。皆由提誨。未脩謝懇。先辱慶緘。足下學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如翻水。思若湧泉。進身有期。指日可俟。

某捧賤剳以未遑修慶緘而敢後。尚
蚙待日。更冀　順時精加茵鼎之調。
即見芝函之召。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更冀律呂此辰。金玉遠業。寵光有赫
度禱式符。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代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青鼎來。神職環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遯逷
犀表。屢轉駒陰。尺紙闕修。寸心緇
仰。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皇若燕適。文充豹韜。
台候神介萬福。某嫡角空縈。塵談久
渴。政塵　手仰。怨奉
寶函。

賀中釋褐

某茲者共審解褐拜華。蒙恩賜第。共惟歡慶。足下儒林翹楚。學海鷲瀾。曲禮三千。富春誦夏絃之學。圜橋億萬。高月書李孜之功。果擢巍科。即膺殊寵。

荅

某躭迹賢關。綴名仕版。以半生之黃卷。易一命之青衫。正賴提撕。延歷獎異。足下胸羅星斗。筆掃雲烟。行將射策於三千。即聽臚傳之第一。

賀中特科

蒙膺特命。高擢巍科。歡洽輿情。光生閭里。共惟歡慶。足下望藹圭璋。操堅松栢。刻朝家寵遇。政有望於老成。砥曉節久。看行即膺於擢用。

荅

南廊賜對。前列濫升。景已過於桑榆。心何期於霄漢。伏承褒誨。第切包羞。足下山斗巨儒。淵深富學。曾經濟時之才業。遂施異日之工夫。

賀中童科

夙鍾天性。早擬童科。今古所難。見聞稱服。共惟歡慶。足下挺不凡之姿。有非常之遇。倘求事業。繼揚晏之芳慶。大展經綸。究伊周之素學。

荅

粗知幼學。妄試童科。偶爾僥覦。實由獎拔。謝牘未修。於籤書褒辭先及於齒髮。足下氣質不凡。才華無敵。預陪程於鵬路。即對影於龍墀。

賀武狀元

名登甲第。魁占右科。共惟歡慶。足下胄中兵甲。紙上干戈。富六韜之才。飽三略之學。齋壇肅拜。特佐治於中興。玉柄任專。行總戎於外閫。

荅

濫叨賜對。偽忝右科。自愧荒疎。實由提獎。足下才瑞一國。心醉六經。筆掃千軍。詞傾三峽。秋風騰鶚表。少待吹嘘。春日步蟾宮。即膺亨奮。

某捧賤剳以未遑修
慶緘而敢後。崖略有否。
原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凡未遑於躬　謝。愧先辱於齒懷
占報弗莊。
炤亮為禱。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毒至。神職參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扮鄉搢遷
梧韻。岩磨斗仰風韶辰輿。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天相斯文。神偶速業。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别
貫犀之表。幾圜烏兎之輝。
仰斗方動。飛雲忽墜。

賀中宏詞

某竊有共審久推儁學。榮擢大科。捷音甫傳。輿論允愜。共惟歡慶。足下名世之大才。當朝之英物。呈能角試。宜脫穎於露蕓。蘭注淵衷。特立登於津要。

答

某妄試詞科。幸叨言選。實出提撕之力。不勝感激之情。未貢寸箋。先勤尺牘。足下負材俊碩。蓄學洪深。留心姑待於黃扉。唾手即攀於丹桂。

賀八中有

得意蘭宮。登名桂籍。斯文增重。吾道有光。共惟歡喜。足下抱尊主芘民之學。富經天緯地之才。獨步蟾宮。特其餘事。連班龍陛。行矣唱名。

答

妄試南宮。濫塵前列。有自提撕之誨。豈勝銘篆之私。鼎拜慶緘。益增顏汗。足下多文為富。尺雅不群。揮毫叙陳局之聲。唾手舉連鰲之釣。

賀武及第

榮登上第。魏占右科。英俊歸心。縉紳動色。共惟歡慶。足下筆扛龔鼎。義徹孫書。行看戎幕之運籌。即慶齋壇之受鉞。僉言所屬。非敢薦諛。

答

猥能武觀。騰第嚴宸。當國家崇武之數。廣尚之齊時之韜畧。伏蒙褒諭。第覺汗顏。足下懷瑾握瑜。滋蘭植蕙。乎久埋於韞櫝。行即播於芳名。

賀武學舉

學冨龍韜。名表鶚祿。金鈴奏喜。珂里生輝。共惟歡慶。足下齒頰風霜。論兵獨步。筆端風雨。種學尤精。八面却敵之不難。一鳴驚人之可必。

答

文經譾薄。武畧空疎。幸忝薦名。尚資提誨。足下春月鄉之懸度。秋水骨之精神。當吐鳳文袖拔鯨手。韞玉豈終於埋鏟。沖天將一見於蜚鳴。

某素出撫存。未遑
慶拜。先憑子墨中闕
主書。伏乞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不責謝緘。先蒙
慶語。敬裁短削。中復
消曹。仰祈　穹在。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仙籍浮香。神天送喜。
台候動止萬福。某間别
鶯樓瀾倚魚素其於興寢。徒切傾依。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席珍待聘。穹不介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久别
霞裾。屢移月琯。方聲琢庭之仰。悉屢
實墨之頒。

賀太學舉

某竊有共審得儁賢關。登英真籍。儒林增貫。里黨生輝。共惟歡慶。足下久育辟雍。素推珪璧。水橋門。奮奉天顏於咫尺。雲梯桂斧。從月殿以躋升。

答

某久困儒官。幸叨薦選。尚賴片言之鑒誨。庶臻寸進於有成。足下才氣瑰奇。天資俊逸。富淵源之學問。燦星斗之文章。前掇巍科。特其餘事。

賀國子舉

得志秋闈。揚名胄貢。蜚聲所至。輿頌交欣。共惟歡慶。足下天資超邁。地望穹華。學博而用宏。文雅而體正。多仿登於虎榜。慶益侈於龍門。

答

冒膺胄舉。自愧非才。荷蒙慶語之寵頒。尚賴大賢之提誨。足下材獻天授。學業淵深。元主為希世珍。實劍試明時用。功名榮遂。朝夕可期。

賀中漕舉

較藝漕臺。登名天府。英聲居列郡之最。儒術擅一時之榮。共惟歡慶。足下學問淵源。詞章粹美。秋風薦鶚。已副僉期。春浪化龍。行膺大用。

答

旅進漕闈。濫膺末薦。待逾平望。過辱褒辭。足下望聳儒林。學探聖閫。筆端激三江五湖之水。胸次飽九經五子之言。行即奮揚。以究施設。

賀領鄉舉

秋闈鏖戰。天府登名。共惟慶。足下辭高貫組。學富青箱。逐桂風高。已奮九秋之鵬翼。隨桃浪暖。行翻三級之龍鱗。非我私諛。乃君餘事。

答

濫充賓詔。偶中有司。尤歉在蘭望洋。知畏正資誨。遽辱褒辭。足下天上麒麟兒。人間鸑鷟種。最錚脫穎。藹着鄉評。韜筆飛鸞。即瑞王國。

某得受甚深。未遑馳
慶。爾憑濡削。申候興居。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敬飭麟蹤。仰謝箋章。有懷莫既。伏
面以陳。等祈
穹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訊奏文閣。紬環神職。
台候興居萬福。某伏自
犀表一違。鴻賓兩見。有稽
貢問。常若負芒。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味道春容。有神添護。
台候興居萬福。某不覯
高標。又逢素節。
雲箋飛墜。重復感藏。

賀再發舉

某茲審吐鳳高才。射鵰妙手。復取青氈之舊物。重增梓里之光輝。共惟歡慶。執事筆掃千里。試誇五總。行矣對三千之禮樂。郎將搏九萬之扶搖。

答

某學非濟用。才不過人。未能一戰而成功。乃至再生於舊物。執事一鄉善士。五福吉人。蘭馥爭芳。椿齡未老。佇見門閭光大。益增里閈光華。

賀三人薦

楊葉巧穿。棘闈首冠。真謂萬人之敵。連收三捷之功。共惟歡慶。執事學問淵源。文章粹美。所冀兔傾詞峽。高湧文瀾。直上龍門。榮題鴈塔。

答

近都之鷗。無意高飛。射鵰之候。幸茲三貢。當免此行之覆鍊。或能少効於蜚鳴。執事氣質不群。才華無敵。佇作陵雲之賦。行高步月之游。

父子同薦

擒梓齊芳。鄉閭增喜。共惟歡慶。執事一經教子。萬卷蟠胸。思若湧河。文如翻水。聯名天府。並為周室之賢。能接武月宮。更作董家之父子。

答

浪試文闈。愧非才品。偶同兒輩。忝預計偕。正資提誨之塵。乃辱褒稱之寵。執事道傳姬孔。心慕顏曾。積中玉雪。久韜光席上珍。行將鍾彩。

兄弟同薦

棘闈校藝。■薦聯輝。共惟歡慶。執事學得家傳。文由己出。崑山藏美玉。滄海養明珠。萬里秋風。看鴈行之齊舉。三層春浪。更龍榜之同登。

答

弟兄偕試。幸獲連名。朋舊貽褒。特其溢美。傳聞所望。愧甚於榮。執事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襟浩博。筆力縱橫。行展敵歸名。以稱燕許手。

某適涸俗慶。莫克躬
賀。亟憑毫楮。少布心欵。徑率懷慙。馳
炤是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未即披雲。徒勞望斗。廣修納翰。
申復　記曹。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亨衢得志。神物參扶。
台候起居萬福。某困林泉之身。迹邈
霄漢之聲華。方寸一忱。咫尺千里。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遺原深遠。神物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跧遠
圭璋之表。瞻依
珠璧之躔。政切懷人。忽塵飛汗。

賀中待補

茲審較藝秋闈。聖英乙榜。共惟歡慶。執事雄文劍峽。奧學泳涯。暫淹大才。屈居小捷。然成均育化之地。正宜資學。來春此行首膺青選可必矣。

答

某攜已小才。綴名亞榜。方慶貽笑。乃辱見褒。揣己過情。有懷愧我。執事天姿粹美。學問洪深。掞經笥之奇。洗詞江之彩。行登高第。克壯家聲。

賀人升舍

得儁膠庠。榮升上列。共惟歡慶。足下價等琳琅。允為一世之傑。志薄紈綺。被以六藝之文。佇看解褐取青行。即登金步玉。某當拭目以俟。

答

接迹賢關。濫升舍選。正有賴講明之力。茲乃蒙褒飾之辭。執事才擅斗南。群空冀北。獨跨科第。袖手功名。行奏凱於棘闈。即霎英於蘭省。

賀人析分

舍選較優。榮膺陞次。共惟歡慶。尺下負才駿茂。蓄學龐洪。積水乃能成淵。由近始能致遠。況有司之至公。至明文章遇主。解褐在旦暮矣。

答

甘分虀鹽。較能緣粟。正資誨益。乃辱褒辭。雖謙德之所加。亦受我之不淺。執事學該業廣。休溥用宏。佇觀鵬路之翱翔。即向龍池而奮迅。

賀中太學

鼓篋賢關。策名帝學。諒惟慶忭。尺下學術淵源。文詞英發。自此身依日邊。筆妙天下。庶不負聖時育材之意。行將奏名解褐。此特易事耳。

答

茲以凡才。謬膺升學。仰藉提撕之篤。誨且蒙褒美之過情。執事譽望穹隆。姿稟粹異。先儒領袖。後學範模。行首擢於巍科。宜益光於祖業。

某末遑晉謁。徒切忻愉。敢奉魚書。
少伸燕賀。僭瀆為懼。
涸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敬托回翔。馳
謝光厚。要究所蘊。姑俟繼陳。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鼎來，儁稱環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拜違
台範。倏忽數月。翹仰惟切，拳拳。

某伏以時令 敬審
某人稱呼燕居中，如鴻遂介祉。
台候起居萬福。某王
仰德中伏拜
教汛。剝封琅誦，被味感戢。

賀中武學

某茲者共審薦優右序，榮占上游。郎音甫傳，輿論交慶。共惟欣抃。執事志識宏恢，韜鈐洞貫。孔明之兩全，將相李陵之兼備武文。有如大才，可擬前哲。

答

某較能武學，濫綴不名。方圖官謝於中消，遽辱貽褒之溢美。執事詞林根柢，吐作奇芬，學問波瀾，獻為芳潤。行即膺於亨會，宜高擢於巍科。

賀中郡庠

文富珠淵，名登賢洊。共惟欣抃。執事天挺奇才，日新遠業。一經接踵，不難收拾芥之功。萬卷蟠胷，穿久暮采芹之譽。行將大用，豈比小成。

答

才早襏綠名，綴膠庠。正賁唐琢之功，乃辱褒嘉之美。執事挺琳琅之秀，含圭璧之輝。道闡妙宗，文壇雄帥。行擢巍之要，式符與頌之私。

賀中邑庠

欽蘇邑庠，榮膺首選。共惟欣抃。執事儒林翹楚，學海波瀾。智冠百里之英，才自茲以始。卓冠四方之豪傑，行將見之。盛事之來，拭目以俟。

答

偶以庸才，綴名邑學。自顧傀觀之數，實由提誨之深。賀問過情，愧浮于己。足下才涵萬狀，文擅一家。留心姑待於黃槐，唾手即攀於丹桂。

賀中義試

義塾英標，月評推重。共惟欣抃。執事毫端泉湧，胷次水清。茲曹屈於大才，遂擢魁於小試。自此益厲詞鋒，蘭奎就敵，摘髭取第，特餘事耳。

答

區區義試，枚廢而行，本無得失之心。偶預優長之選，何足為道。乃辱慶緘，足下材高天稟，望重月評。行穿鵬鶚於西風，即掣鯨魚於東海。

某未即面晉，徒勤望履。敬憑柔翰，代敘賀私。伏冀炤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未由影附於輝光，尚稽遠貽於青顧。敬祀謝膝以復先施。箋祈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餽饋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自違
星儀，屢更月琯。遡風馳
仰，與日俱新。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不覩
玉塵，又轉金風。正仰詹山
思蒙
鄙汛，共審時令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久疎
誨藻，幾換朔蓂。
睽手惟塵。
飛雲忽墜，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登第

擢第龍墀，登名虎榜。覩朋交慶，井里生輝。某物若干，少伸賀悃。台茲不外，判入為榮。

答受

叨綴末第，辱荷吹噓。方此言歸，未遑走謝。盛儀下逮，尺仞眷隆。拜領以還，愧感交併。

答不受

誤恩賜第，深愧非材。重荷尊慈，寵頒盛禮。第覩戒所賜，例不敢祗承。謹授來差回納。

送賀特奏

榮膺特命，巍綴高科。共惟歡慶。輒有某物，聊為犒餌之需。輕鮮瀆尊，倘辱判存為幸。

答受

叨恩勝對，濫綴晚科。正為少俊所嗤，適蒙盛禮。益重汗顏，勉強下拜，祗承，不勝銘感。

答不受

桑榆晚景，濫玷君恩。何足為親舊擾。伏蒙眷愛，特有盛禮見頒，不敢登嘉。敬用庸納。

送賀中省

禮闈擢桂，蘭省題名。共惟歡慶。率易某物，專人馳獻，聊助慶筵。甚愧非禮，幸乞判存。

答受

濫試春闈，偶叨末綴。是皆教誨之及，豈足為榮。未具謝忱，先辱孚貺，拜領惶恐之甚。

答不受

強顏西笑，僥倖綴名。曲荷眷隆，特頒盛禮。猜惟早賤，非所宜蒙。謹用肅回，幸勿再遣。

敦憑柔削，申瀆司箋。傳蒙領試，榮幸仮侈。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人回，姑此以復。來教甚愧，膺帥伏乞炤原。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匆匆治報，未究謝私。嗣有便風，卻容布露。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不覩
天標滌更寅笑。望風有阻。
仰手惟歷。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發舉

儒林發藻。藝圃穿楊。
鈴報風飛。歡聲雷動。
輒有某物。聊充勞役
之需。俯希笑留幸甚。

送賀上庠

恭覩成均。榮登首選。
行整觀光之計。即收
解褐之功。某物聊表
賀儀。台照判留是幸。

某自遜
芝宇政切。葵心綢僎。寵
貽。悵輸金扆。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

某不敢

答受

叨冲上庠。實出望外。
謝忱未控。盛禮俯頒。
仰荷眷隆。不敢辭卻。
下拜肅入。益重愧怩。

某判劄
鸞標幾赴。蛇整方兹。仰
手。伏辱
貽箋。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受

浪試文闈。冒叨鄉
薦。實由僥倖。何足
累嘉。伏辱仁私。特
頒盛禮。不敢祗拜。
謹用肅還。

答不受

拙善榜才。過逢義
芷。何足上塵賀問。
特蒙腆賜。盛儀不
敢冒昧祗承。謹璧
來差肅納。

送賀侍補

鏖戰文闈。登名亞
榜。聲淹大風。屈就小
成。共惟歡慶。不勝
某物。聊表賀忱。判
存為幸。

送賀郡補

榮領郡庠。巍居首
選。共惟歡慶。略有
某物馳獻。少寓芹
誠。甚愧輕妙瀆尊。
幸乞勿外。

敬載短劄。晉厘
記聯。筆祈
台炤。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答受

益以不才。綴名乙榜。
正虞貽笑。豈足為榮。
盛禮寵頒。仰見愛篤。
肅拜祗領。倍覺汗顏。

答受

獲能泮水。幸綴末名。
何足為賀。伏蒙
賁屋。特有寵頒。禮意
屢腆。百拜祗領。倍切
愧感。

略意箋素。少叙
謝忱。它存　面布。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不受

濫試文場。僅收小
效。初何足當。乃辱
寵頒。自顧寒兹無
謂。不應受賜。敢用
肅回來价。

答不受

膚淺學。收效郡
庠。初不足為輕重。
且承寵惠。尤重汗
顏。自顧難以祗承。
謹用返璧。

敬托回翔。少伸
謝悃。尚遲　嗣真。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某比省進謁
台墀展慶。既沐降
尊。還叙良切。卻頒。即辰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殿

促裝鄉里。入對漢
廷。五色成文。奪魁
可必。餞易某物若
干。聊表贐行之儀。
判存是幸。

送贐赴省

揚鞭西笑。奏捷南宫。
已即驅車。不違舉餞。
聊易某物馳獻。少效
區區。待辱音留為感。

某拜承
台旆寵訪。即已遣謝。方此
岩詹。伏拜
台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

旅進天階。實類雲茫。
乃蒙台慈。特有某物
以旌此行。卻之不恭。
拜領盛賜。尤重汎顏。

答受

偶捧鄉書。冒昧選省。
曲荷眷愛。特有盛禮
寵頒。不敢不拜。登領
以還。一味愧感而已。

某頃當進造
賓墀。瑤聞。重承降對。繼
是方歷
仰尊。伏滌賜教。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受

冒試帝庭。尚未藥
詠。伏承眷念。特有
贐儀。禮意腆甚。難
以祗承。謹用肅回。
與賜均矣。

答不受

冒昧入京。敢叛覊
有。未遑事別。乃辱
寵頒。仰見愛隆。增
惟難以祗拜。謹用
回授來使。

送贐參學

趣裝就道。鼓篋園
橋。異灌暴黍。私情
贊喜。輒有某物。聊
易馳納。少效贐儀。
切告判入。

送贐赴監

泮磯文鋒。問津壁水。
消吉戒途。不能遠餞。
某物帥易馳獻。少供
行廚之需。判留是禱。

亟載尺素。
中寓寸忱。萬告勿外。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受

濫中成均。妄圓參
學。橋門億萬。豈欠
某一人而已。伏蒙
頒況。祗領之餘。深
切負愧耳。

答受

妄試上庠。跋涉之勞。
徒自取爾。曲蒙眷愛。
賜以贐儀。不敢為不
恭之卻。惟是惶愧耳。

中控　謝箋。未究萬一。等
馬台亮。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不受

綴名六館。冒昧參
齋。正賴厎休。特歷
寵遣。實非某所敢
當。敢用肅回。與拜
尊賜等耳。

答不受

躋登不才。冒試儒
館。未及下案遣之
拜。乃先屢寵贐之
儀。揆理有難祗承。
是庸肅納。

匆匆治報。　謝不卑。
伏乞　台炤。
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某判別
星鳳之文。伏深斗岳之瞻。氣屬含煙。尺紙莫寄。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別
芝眉屢移歷日。仰慕寓高之切。伏屢實翰之貽。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問別
壓談。屢移斗柄。方屢瞻仰。伏辱賜緘。披讀感愧。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膳解試

辦嚴行李。榮赴踏槐。鶚表橫飛。鴻禧萃止。帥易某物。少為行色之需。幸乃判留為感。

答受

荒踈不才。勉強就試。乃蒙親愛。特有寵領。仰佩盛意之屢。不敢引却。下拜祇領。

答不受

庸才之人。隨例應舉。政圖求歡。乃辱隆儀。惟是不容冒昧祇領。敬用肅納。拜賜則均。

登第送物

蒙恩賜第。僕僕來歸。皆芘之及。輒有束紅一段。率易馳納。聊見鵠毛之意。幸與省留。

答受

茲審榮登甲第。辰錦吉辰。方圖修賀門牆。詎意先蒙盛禮。下拜祇受之餘。良切愧感。

答不受

茲來名登金榜。都騎榮歸。謀惟慶禮。未遑進賀。先辱寵頒。不敢無謂祇拜。敬用返璧。

試歸送物

比遣試闈。備員就試。方茲抵舍。未及拜見。輒有某物。帥易馳獻。聊表芹誠。判存是荷。

答受

茲審屢戰秋闈。歸途悵意。佇觀高占首選。未及拜見。先辱寵見。拜領不勝汗顏。

答不受

茲承秋闈得意。魁捷榮歸。未遑展賀。先辱寵頒。祓禮非所宜蒙。輒用肅回。幸勿賜責。

遊學送物

妄意遠遊。殊無所得。徒手而歸。猶然無以少效芹獻。偕有某物中潰微薄。幸乃領試。

答受

茲審遠遊來歸。解鞍多暇。未遑走見。先辱寵儀。色色珍奇。拜領以還。一味一感激也。

答不受

茲承遠遊帝學。榮歸。共惟慶祚。意方圖造賀。且蒙寵頒。不敢冒昧祇受。敬用回納。

輕紗漬　毒不寒而慄。等乃　寄任。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惶恐學裘。欽　謝深懼不　稱。併告　台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敬勤回箋。少鳴　謝　聽。乞容　面既。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宴錢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一別奚手。睽經旬浹。有懷德誼。縉紳以之。即辰時令
伏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正比懷人。忽領實汗。下拜莊誦。慰懌叵量。敬審在辱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仰斗方屢。緘雲墜睍。剝封莊誦。甚感眷隆。共審在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登第請人

誤恩賜第。實出維持。日進來歸。光擾殊甚。半刻偕具卮酒。少行感謝之懷。切望榮貴。坐邀有忝。

答赴

茲承擢第楓宸。增光梓里。共惟歡抃慶儀。未展。寵命先臨。敢不敬承。少刻即容趨侍。

答不赴

茲審榮登上第。首占高名。特有佳招。極感厚意。適以拙疾作梗。拜命不前。為愧多矣。

中省請人

浪赴春宮。幸叨末榜。皆荷芘佑。未及詣謝。略具一酌。攀迎崇重。倘辱貴賁。不勝榮幸。

答赴

茲承蜚英蘭省。榮占高科。甡騁言旋。未遑稱賀。且承眷愛。特有寵招。敢不拜命之辱。

答不赴

茲審春榜登名。榮歸故里。未及進賀。伏辱見招。偶以某親相過。未容參出。坊命為恐。

參學請人

盜中賢關。進參帝學。方茲抵舍。未及拜顏。略具一盃。敢求榮重。少圖歡誨。萬乞肯臨。

答赴

茲承參赴上庠。榮歸故里。未遑詣賀。特辱見招。仰荷眷私。不遑孤乎。少選即當趨侍。

答不赴

茲審榮赴上庠。勒回甡馭。未及進賀。伏承寵呼。偶以冗拘。弗及拜命。有辜來戒。為恐。

併圖　面謝。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謹貢忱素。少　謝萬一。伏　錢　孚增。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幸鑒早儲。勿賜見外。是荷是幸。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某比蒙都騎臨貴荒居應酬稍紛尚稽造謝貢愧深矣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昨蒙趨賀重辱降尊正仰德中怨辱真墨捧讀騂顏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嘗晉謁重荷謙光稍踈紫芝之眉思沐郵雲之汗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中補請人

濫試上庠僥倖中選實由提誨之力敢具盃酒少款清誨片時得辱惠然不吝至幸。

答赴

茲承蜚英望水方圓請激飛作乃家不棄特有召命焉敢不承即當趨赴以侍座末。

答不赴

茲承登名學宥伏深賛慶未及進陪賀覆伏蒙見招極荷不棄適有拘拵拜赴不前。

領舉請人

濫溺場屋叨被薦名靖惟僥倖皆作成之賜輒具小酌攀屈高軒伏賜貴臨為感。

答赴

茲承秋闈較藝桂籍登名稱慶未遑先蒙寵命豈勝銘感不敢自外少選詣當趨承。

答不赴

茲承榮捧鄉書共惟歡慶伏辱眷念特有佳招本合趨赴偶以患冒未然有妨來命。

待補請人

才淺學踈濫叨亞選為造物見戲始謀小集陪歡笑言以釋此懐耳萬冀惠肯為荷。

答赴

茲承較藝詞場蜚英亞薦未遑修敬先辱佳招仰仞愛隆不敢不拜即刻敬當趨侍。

答不赴

茲承秋闈較藝亞榜登名特辱寵呼良認至意自合趨侍偶以小冗所拘莫遂廣筵。

郡補請人

才學空踈郡庠僥倖皆琢磨之賜輒感著之誠僭具一盃少延清誨萬乞特賜貴臨。

答赴

茲承文衡金聲名高璜泮未遑致敬先辱寵呼尺仞眷存敢不拜命即容趨侍席末。

答不赴

茲承較藝泮宮榮飛多士猥辱寵招良佩眷存所合拜命偶以小冗他之趨侍不遂。

尚賴熏仁即賜叱馭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稟謝弗莅　丞候為待等于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倘蒙寵免不勝幸甚仰祈　丙在。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某久挹名理之誨極深懐德之私偶獲披雲慰茲仰手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者晉謁重荷謙光稍踈紫芝之眉思沐郵雲之汗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頃嘗進拜嚮仍重蒙降接如立春風伏辱貽緘捧誦感激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餞赴南省

茲審揚鞭西甯奏捷南宮允萬鵬摶翺由茲發軔攀屈都從少款清誨片時勿外為感。

答赴

僥倖薦名隨例春官之赴何必齒錄親受不鄙以榮行禮意俱隆敢不下拜尊棗。

答不赴

冒叨鄉舉直赴春闈正賴提誨之及伏屢盃餞盍即趨承偶以小冗所羈弗克拜侍。

餞赴上庠

茲審鼓篋橋門著鞭雲路兩優解褐好事駢蕃院爾一觴少敘別懐萬祈惠肯為幸。

答赴

綴名亞榜為造物戲勉為上庠之行適塵彩念且有餞盃之招既出厚意謹用趨承。

答不赴

濫叨亞選浪赴賢關伏辱薦盃之呼良佩眷愛之篤悟先諾某人之命拜赴不及。

敬呼泓韻塵涸崇清仰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敬飾赫號塵報籖掌伏乞　[illegible]鑒。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飭箋申謝深愧不虔伏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劉

答劉韓語六

賻贈門　喪紀事要。總叙。薨逝。周雅釋名死者逝也。諸侯曰薨。薨壞聲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言不復食祿也。又以死爲物。故言諸物皆朽敗也。又云二品以上官曰薨背薨逝。五品以上曰棄背。次曰頓逝。

小歛。温公書儀古者死之明日曰小歛。

大歛。同前。又明日曰大歛。夏后氏歛用昏。商人歛用日中。周人歛用日出。今事辦則歛不以時。

成服。大歛之明日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應三年及期喪不數閏。禪月及大功以下並數之。其閏月亡者祥祭及忌日。皆從所附之月。所謂易月者。謂本服期喪者止十二日。大功者九日。小功者五日。緦麻者三日也。

服制。斬衰。用極生布爲之。不緝。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衣長一尺二寸。又背一尺。足以掩裳上際。袖口尺二寸。負方一尺八寸。負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綴於負之兩傍。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前領下。當心。裳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是爲兩袵。垂袵長二尺五寸。掩裳旁際。並綴於衣。衣之兩旁。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爲三輒。

齊衰。若齊衰。則衣外緝。裳內緝。用布則稍細。於衰右縫。並作三輒。輒向右攝。攝之以紙捆爲袜。而以布爲三輒之。兩頭皆反屈於武下而畢於外。狀謂之外畢。適屈一條繩爲武下。垂爲纓。　首絰大圍九寸。左本在下。腰絰大圍七寸三分。是謂五分。首絰而去一。交結處以小繩帶繫定余之。長與絰齊。又有絞帶亦絞苴麻爲繩。以作帶繫於腰絰之下。其帶如繩。管屨已侵爲管。齊衰之首絰。則其大如腰絰。而右本在上。背絰又稍小。圍五寸七分有奇。布帶不用麻爲絞帶也疏。

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狀爲之。爲父杖用竹。爲母杖用桐。皆高齊其心下。本謂根在下也。今之斬衰。則布襴衫布幞頭。去脚布腰帶布屨。婦人亦用極粗生布。爲大袖及長裙。布頭鬚。　笄髽布蓋頭。粗麻屨。衆切以背子代大袖。婦爲姑亦緣其衣實。無子。麻爲絰。餘皆如父與舅。餘親齊衰以布稍粗者爲寬袖襴衫。稍細者爲布四脚。其制如幞巾。前綴二大脚。後綴三小脚。以覆髻自頭前項。後以大脚繫之。大者則屈後小脚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布帶麻屨。婦人以布稍細者爲背子及裙。露髻。生白絹爲頭帶。蓋頭。著白屨。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爲背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絹爲頭帶。蓋頭。小功緦麻勿著華采之服而已。凡緣者皆向外縫之。三年之喪既葬。皆君非饋祭及見賓客。服白布襴衫。白布四脚。白布帶。麻屨亦可也。

朝夕奠。服成之後。朝夕奠。蒸嘗饋蓋湯沐之饌如他日。

朔奠。朔日。則爲殷奠。有薦新如朔奠。

七七。此乃浮屠教。禮文不載。

卒哭。死之百日也。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

祔。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

小祥。十二月一朞也。小祥則易練服。除首絰負及衰。記禮方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黝緣之屬。

大祥。二十有五月。再朞也。白帖冥運特徽律帳一袷。

禫祭。大祥後間一月。禪祭。記服記。既祭乃服禫服

除服。踰月而除服從吉。適二十七月日也。

居喪　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爲男子喪次。寢苫枕塊。既虞寢有席。其爲母同。若餘親齊衰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飲食。三年之喪三日之後食粥。既葬而疏食。期九月之喪蔬食。既葬食肉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堊室。禮宮正職者居堊室。倚廬。記問喪。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泣血。記泣血三年。擊胷。記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徒跣。記親始死。　交手哭。惻怛之心。讀禮。記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寢苫。喪寢父母。主我如勞。易冠。新居喪。惟治葬則出。有急並親知家。則易冠而往。食菜菓。記。既虞卒哭不食菜菓。小祥食菜菓。飲糜粥。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寢苫枕塊。記問喪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稽顙觸地。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哀之至也。哭泣無時。並同上。蔬食飲水。記食肉飲酒。見上注。布衰鞍轡。父母之喪。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布幕革轡。同上。婦人以布幕革轡。不爲外服。身爲屋子而承父後者。不爲外黨服。止爲嫡母黨服。不得撫膺。父母在有兼喪大功。臨喪不得撫膺。荒頓所加。居親喪有疾。親朋相省。荅以荒頓所加。不得言拙於將理。反

服其服。居重喪。便遵禮喪。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服。
憂制。發書。劉書儀云。卒哭後。方發外人書。如未卒哭。則以孫代名。慶賀
問候。固不當發。若事不獲已。豈可不發。持服。有官居喪。居禫。禫服。稽顙。三
年之喪以喪拜。稽顙而後拜。記雜記。泣血。曲禮。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殃罰。陳子昂集。不圖殃罰。老父見背。疇號罔及。匍匐。記問喪
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孤子。父亡自稱。孝子除去稱呼欲之。
哀子。母亡自稱。孤哀子。父母俱亡所稱也。草土臣。居喪上表也。中心制。心
喪。嫡孫承重。男稱孤孫哀孫。女稱孤女哀女。罪大惡極。衡文。酷罰罪苦。居
心喪。母在父亡。偏罰罪深。父在母亡。居心喪云。所怙所恃。詩。無父何怙。無
母何恃。弔答書疏。宜以父云所怙。母云所恃。飲泣茹悲。白居易。哭天。銜哀茹恤。
王元功。柴毀骨立。後兄韓文。苟延殘喘。父喪母亡。謝人書疏。不得言偏侍。
當云即日苟延殘喘。哀侍家慈。母亡父存云。即日哀侍下慕悲。霜露悽愴。
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見圖而泣。金日磾見母畫圖
常拜謁而涕泣。覽人思物。君賜即云。時覽其物。親知即云沾勛。溫公書儀
曰。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襚儀。香酒曰奠儀。不次。凡居五服之喪。書疏皆稱
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謂無次序也。或弔它人。亦言不次者。蓋傳亡者欵
之。其或具慶下不可稱也。無謹封字。於書背上。書孤子姓名疏。或哀疏
並無謹封字。蓋面爲陽吉。背爲陰凶。五情震悼。踊天踏地。謝平原表。
諸喪　喪父。無怙。詩蓼莪。無父何怙。蓼天之痛。喪父。陟岵之望。陟彼岵
兮。瞻望父兮。
喪母　陟屺。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無恃。詩。無母何恃。養親。子欲養而親
不待。剪髮之喪。喪母。
喪夫　曰寡。孟。老而無夫曰寡。從子之戚。婦人夫死從子。變俗之哭。孟。華
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喪妻　炊臼。見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
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鼓盆。莊子妻死。惠
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云云。斷弦。夫婦中道而喪。如琴之斷弦。房空。
白居易悼妻之詩。月冷房空不見人。
喪子　甜犢。楊修死。父曰老牛猶懷甜犢之愛。情鍾。幼子。夫明。子夏喪其
子而失明。嬴博之戚。延陵季子子死之。問葬于嬴博之戚。
兄弟　裒原。詩。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
姊妹　假石。劉宗元云。姊墓誌云。假石書焉。脫纓。庭堅毁墨傷女弟也。天

服其纓。尚右之戚。喪姊。昆娟之戚。喪妹。
通喪　捲笄之戚。喪姊　高位之戚。喪嫂　承諱。門人死之。
居憂。居喪　大斂。　憂中。　制中。同上
壽器。預造棺　素旗。銘旌。　美楨。棺材　秘器。同上
卒官。死於官　縗杖。大服　幽宅。墳墓　壞厦。同上
奔訃。未弔死　既練。小祥　私艱。丁憂　執喪。同上
就木。死入殮　緦縗。緦麻　禮竟。服服　服竟。同上
稅服。追變服　諱辰。忌日　初諱。初忌

夫族服圖

	夫祖 大功	
夫姑 小功	夫父母 三年	夫伯叔 大功
夫姊妹 小功	夫三年	夫兄弟 小功
堂姪 緦麻	夫姪 小功	妯娌 小功
	姪婦 緦麻	

外族服圖

	外祖 小功	
母姨 小功	妻父母 緦麻	母舅 小功
姨子 緦麻	妻周年	舅子 緦麻
姑子 緦麻	女婿 緦麻	甥婦 緦麻
	外孫 緦麻	

內族服圖　五服制度

-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 曾祖姑：緦麻三月姑夫無服
-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 曾伯叔祖：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 堂祖姑：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 祖姑：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 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嫡孫承重祖父周父祖母周母
- 伯叔祖：父母並小功五月服
- 堂伯叔祖：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 從堂姑：在室緦麻出嫁緦麻
- 堂姑：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 親姑：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 父：斬衰三年
- 母：齊衰三年
- 親伯叔：父母並齊衰不杖期
- 堂伯叔：父母並小功五月服
- 從堂伯叔：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 三從姊妹：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 從堂姊妹：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 堂姊妹：在室大功出嫁小功
- 親姊妹：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 己身：謂高人嫡者父斬衰三年祖承重曾如之
- 親兄弟：齊衰不杖期婦大功
- 堂兄弟：大功九月妻緦麻服
- 從堂兄弟：小功五月妻無服
- 三從兄弟：緦麻三月妻無服
- 從堂姪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 堂姪女：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 親姪女：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 子婦：長子斬衰衆子杖期嫡婦杖期衆婦大功
- 親姪男：齊衰不杖期婦大功
- 堂姪男：姪小功五月婦緦麻
- 從堂姪男：緦麻三月妻無服
- 堂姪孫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 姪孫女：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 孫婦：嫡孫杖期孫婦小功庶孫大功婦緦麻服
- 親姪孫：姪孫小功孫婦緦麻
- 堂姪孫：緦麻三月妻無服
- 曾姪孫女：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 曾孫：緦麻三月
- 曾姪孫：緦麻三月妻無服
- 玄孫：緦麻三月

- 同居繼父：齊衰不杖期。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人。所適者子無大功親。
- 不同居繼父：齊衰三月。謂先隨母與繼父同居。後異者。元不同居者則無服。
- 從繼母嫁：齊衰杖期。謂繼母嫁而子從之。寄育者。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
- 養母：齊衰三年。謂養同宗及遺棄之子。同親母。
- 嫡母：齊衰三年。謂妾生子。與父正室曰嫡母。
- 繼母：齊衰三年。服是謂父母娶之母。與親母同。
- 慈母：齊衰三年。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之爲母。
- 嫁母：齊衰杖期。謂父亡而母改嫁適人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 出母：齊衰杖期。謂父在而爲父所棄被出之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 乳母：緦麻三月。謂小年曾乳哺已者。謂之乳母。
- 庶母：緦麻三月。父有子之妾所生子。與曰庶母。

藝術事要　琴　焦桐。蔡邕聞爨桐爆聲。因以製琴尾。號焦尾。綠綺。晉傅玄琴賦序曰。齊威之號鍾。楚莊之繞梁。司馬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皆名器也。李勉之響泉。黃帝之清角。鶯鳴。琴訣。凡彈琴輪指日鶯行。謝輪指曰鶯鳴。鶴舞。史記。師曠援琴再奏而玄鶴舞。白雪。韋應物琴詩。曾逢白雪意。朱絲。杜詩。朱絲有斷弦。琴操。韓文。將歸二猗蘭。三龜山。並孔子作。幽越裳周公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公爲文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雉朝飛。牧犢子作。九別鶴。商陵穆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二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作。琴弄。河間新弄二十一章。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鳳。送遠。幽蘭。長清。短側。清明君。朔笳。廣陵散。白魚嘆。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雅。陽春。綠水。悲風之類。流泉。李白。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王指。居易聽別鶴。孫恐後未離。況吟侍玉指。聽伯牙琴。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山上。曰。峩峩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高山流水。見上注。

棊　棋子。棊訣。貴家以戲。棋心爲棊子。玉蟄。棊天洞覽。周琴玉棊蟄。與偉答相思。手談。世說。支道林以圍棊爲手談。消日。唐李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坐隱。王中郎以棊爲坐隱。賭郡。宋文帝好棊。與羊元保賭郡。元保勝。補

太字。紋楸。棊盤也。杼絲道也。方罫。棊局絲間方目曰方罫。罫，方買切。闘白黑。古詩。圍棊闘白黑。靜中忙。古詩。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蜿龍牙。棊訣。取蜿龍牙一致。路局自然横豎横出。

字　銀鉤。杜詩。洒落若銀鉤。　法草書字勢也。金剪。唐司馬承禎善篆刻爲體。名金剪書。龍走。李白草書歌。時時只見龍蛇走。鸞翔。韓石鼓歌。鸞翔鳳翥衆仙下。草聖。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韋仲將謂草聖。五絶。虞世南書。太宗稱其五絶。五曰書翰。三昧。山谷集。張長史即官藝墨記。唐人王書元出其石。可謂入筆墨三昧。八體。六帖云。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隷書。行書。易鵞字。王羲之。换羊書。談録。曾見戴東坡曰。昔右軍爲换鵞字。韓宗儒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换羊肉數斤。可名三文書爲换羊書矣。後宗儒作簡以圖報書。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畫工　正經。名畫記。晉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唐吳道子爲正經。三史。用前北齊楊子華。隋董伯仁展子虔。唐鄭虔爲三史。百家。用上。餘畫爲百家三祖。談實録。顧陸張所畫通神爲畫家三祖。善丹青。古文。良工善得丹青理。天機所到。王維畫思入神。人云天機所到。達簡意淺。名畫記。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淺。

傳神　不點眼。顧長康每畫人數年不點眼。人問之。答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兼移神。趙縱令韓幹周昉寫照。郭汾陽女曰。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頰上三毛。顧長康圖裴楷於後頰上加三毛。神明殊勝。畫謝鯤石巖裏。人問其故。顧答之曰。鯤嘗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立壑中。寫樂天集賢院。白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畫佛　壽聖寺佛母壁。王琪集。天下良工。畫神形飛動。天聖寺舍那像。張僧繇畫。有光發屋。

鱗毛　包鼎虎。宣州人精於畫虎。惠崇鵝。建陽人。工畫鵝雁鷺鷥。點龍眼。張僧繇在金陵寺畫四龍不點眼。點則飛去。畫馬鳴。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蹴齧長鳴。號爲畫聖。誤點成蠅。吳曹不興誤點屏風。因畫成蠅。孫權以手拂之。誤筆成牛。杜温使工獻之畫扇。筆誤落。因畫一駁牸牛。五龍生霧。後畫品。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天將雨。即生煙霧。六馬裹塵。吳人録。寧王畫六馬裹塵。號明皇最眷。五面花驄。風鬃霧鬣。殊態俱具。滕王蝶。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戴嵩牛。蓮山志。本朝太宗出古畫戴嵩牛。韓幹馬。薛稷鶴。黃筌白兔。東丹王千角鹿。並同上。

山水　畫師。五代李成。字咸熙。妙畫山水。古今一人。其畫家百世師。通神。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賞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其通神佳手。韋偃石。畫斷云。人知其畫馬。不知松石尤工。董羽水。江左人。善畫水。

花木　擇仁松。永嘉僧。擇仁畫松。一日夢有西百條龍。自是臻於神。伯鸞竹。蜀黃筌子居寶。字伯鸞。善畫竹。趙昌花。寫生逼真。日中牡丹。歐公古畫吳正肅公云云。雪裏芭蕉。王維畫袁安卧雪圖。有雪裏芭蕉。

樗蒲　呼白。書叙指南云。賭戲曰呼五白。五木。李翺五木經。樗蒲。五木玄白判入。玩則有稱。博塞。杜。令夕行相與。博塞爲歡娛。一擲百萬。晉劉毅與帝樗蒲。一擲百萬。度支郎才。楊國忠。管中窺豹。晉王獻之嘗觀門生樗蒲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斑。

投壺　樂賓。記。主人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晉齊宴。左。晉侯與齊侯宴投壺。即兩楹。記。主人阼階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雅歌投壺。後祭遵在軍旅對酒設樂。雅歌投壺。

醫　總稱。良醫。神醫。賢醫。上醫。高醫。醫師。侍醫。書叙云。診脈者。女醫。婦人行醫也。瘍醫。外科。孔醫。産科。扁鵲。古之良醫者。

説相　十全貴。術士相王欽若。一尺面。兼堆額。眉過其目。表天綱相岑文本。耳白於面。僧相歐陽公。虎頭燕頷。相者謂班超曰。虎頭燕頷。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伏犀貫腦。袁天綱相馬周。奴有侯相。鉗徒相衛青。當刑而王。客相黥布。鼻氣如龍虎。王庭奏寐於道側。有駱山人熟視之曰。鼻氣如龍虎。龍虎氣交當王。

占卜　決疑。記。龜筮。先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定吉。易。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

星命　一日閲四相。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準。張齊賢。王公隨詣卜肆。卜者驚曰。一日之內閲四相。天貴星臨門。王處訥通星曆。太宗時謂僧贊寧曰。師生時天貴星臨門。

地理　卜地。陳希夷爲种放卜地豹林。世出名將。青囊。郭璞葬書曰。青囊經。佳城。夏侯嬰侯滕公。得石槨一枚。書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吾死其葬於此。伏牛岡。陶侃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老父曰。前岡牛伏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指云。公地出二千石。葬龍角。古文。爲郭璞爲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曰。葬龍角。必滅族。主人曰。璞云。此是龍耳。當有天子至。

工匠　規矩。孟子。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繩墨。記。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梓匠 韓文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 利器 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國工 指南 技藝之妙曰國工 巧工 禮 窺其器而知其工之巧 郢匠 石匠也 莊子郢人匠石運斤成風 追師 玉工也 歐陽詹 巧冶 鐵匠也 王褒頌巧冶鑄干將之璞 金工 金銀匠也 周禮攻金之工 埴工 瓦匠也 周禮摶埴之工 鞔人 鮒工也 出周禮

干借事要 干求 求書 贈河北一書 類苑 元載在中書 有丈人來投載 度其人材不任事 贈河北一書 不得已持去 既至幽州 反拆視之 更無一辭 惟署名而已 大怒 欲回 試謁院吏 斯須有大校持箱請書 書入 館之上舍 留連數日 奉絹千匹 補孫明復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 有孫秀才上謁 文正贈錢十千 明日復謁 又贈十千 曰 老母無以養 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公曰 吾觀子之才非乞客也 吾今補子學職 月得三千以供養 子安於學乎 孫大喜 於是授以春秋 文正去後十年 聞太山有孫先生道德高邁 朝廷召至太學 乃昔日孫秀才 文正嘆曰 貧累大矣 倘索遊至老 雖大材猶將汩沒也

喪事 指麥舟 范淳仁見故人有喪 貧不能葬 借麥舟與之

貧賤 一瓢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 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 喜見寒甫文 劉伯龍貧宴甚 忽一鬼在傍大笑 兒號 韓文 冬煖而兒號寒 年登而妻啼飢 食硯 坡詩 我生無田食破硯 通來枯硯 唐不出 結鶉衣 荀子子夏之結懸鶉如衣 割鷺股 後山詩 我無置錐君立壁 蔡泰作康甘膳宴 劉白鷺股何足難 食鶴鶉肉未為出 窮到骨 杜詩 貧無錐 復 數滴泉 子頓棋泉陽郡大務以書投之曰 分千斛一葉之影 即是濃陰 減四海數滴之餘 乃為膏澤 子公依索數半與之 瓶無儲粟 陶潛 囊空留錢 杜詩 不貴井底泉 無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澀 留得一錢看

知遇 解驂 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遇之途 解左驂贖之 倒屣 蔡邕奇王粲 聞粲至 倒屣迎之 指囷 周瑜求張魯肅 有兩囷米 指囷與之

假借 借書 四瓻 杜預云 有書借人一瓻 借人書二瓻 取書三瓻 送書還人四瓻 三癡 唐陸龜蒙傳 借人書為快 壞借必為三癡 列正

借馬 借乘 論語 有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 華廄 呼人馬說 顏延之 俞騎 引馬人也 大中吳郡賦 騾哄 阿引也 鄭商之 青芻 杜與奴白飯與青芻 騶伍 隨馬從者 廣郎 駿足 驊騮 代步

借轎 蜀輿 籃輿 肩輿 已上並通用 板輿 母車也 潘安仁 魚軒 婦人車也 左閔公 潘輿 太守車也 陳遵 輜車 使者糧車也 文選 箪輅 賈者

車也 出列子 人 左傳 車如雞栖 車至小也 陳湯 駕馬投車 邪車馬也 列子

借船 巨艦 大船 文鷁 犀舟 好船也 張衡 飛廬 船上重屋者 說文 舲船 船有窗也 文選 柎瑰 行艫 青雀舟也 已上通用 青翰之舟 王侯舟也 說苑 萬人 萬工 棹卒 已上皆水手也

歌妓 雪兒 李密之愛姬 每見有佳文章中意者 令付雪兒歌之 紅線 坡詩 聞妾出紅線 樊素 白樂天有二妓 樊素善歌 小蠻善舞 詩云 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 酥香 凡才人所為歌詩 悉能誦之 囀春鶯 王晉卿之歌者 西清詩話云 回首青原雨沉晚 春鶯休轉沁園花 杜韋娘 劉禹錫詩 高髻雲鬟宮樣妝 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閒事 斷盡蘇州刺史腸

書吏 脫腕 唐蘇頲在太極殿 口所占授 功狀百緒 令書吏口手 公論之不然 手脫腕矣 李嶠曰 舍人思若湧泉 吾所不及

借錢 阿堵物 王衍疾妻貪 口不言 嘗曰 舉阿堵物 孔方兄 晉魯褒作神論 親之如兄 字曰孔方 掛紫標 梁武帝弟蕭宏 聚錢百萬一聚 黃榜標之 千萬一庫 掛一紫標 蕭作辨惑論譏之 貸金券 王文正為舍人時 嘗貸金以贈兄弟 過期至王質 以馬償公 得其券示家人曰 前人清風 假五鏹 丁晉公授魏傳 同年白稹為判官 以片紙假五鏹 晉苦王伯青 欣開家屬 晉洪崖打白洪崖 異名 白水真人 青蚨 鏹物 青銅 純眼

借米 戰國策 粒米如玉 長青米也 周急 語 君子周急不繼富 貸粟 莊子貧往貸粟監河侯 侯曰 諾 我將得邑金 貸子三百金可乎 周忿然曰 轍中有鮒魚焉 問之 對曰 我東海之波神也 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乎 曰 激西江之水可乎 魚曰 不如索我於枯魚肆 貸米家 山谷 平生貸米家 十輩來薄責 乞米 顏魯公有乞米帖

慰父類

對喪父三幅 劉子 馮姓

某伏以 梅衣持素 柳眼顰青 緬惟 某人 大孝 陟岵銜哀 居憂讀禮 神以倚禍之福焉 台候介綏 端拂劑藤 敬陟齋疏 禮辯之間 仰祈委鑒

某茲者不圖慶門凶變 先大夫 罕陪香案 經堂 講書之所 疾還 蒼館 舞踊修文無冊者 莫不涙涕 況觀乎函丈者乎 切惟先大夫 有凌雲之志 馮所凡其磨鐵硯 廟堂寔宜 欲馮京之兆 在舉手間 馮京狀元 夫何天不慭遺 金榜之名未揚 而玉樓之識已成矣 嗚呼天乎 斯人而止於斯乎 仰顧揚為孝之大 終身之慕 有不在擗踊哭泣之間 少抑哀情 以襄大事 是所願

望。某至欽詣繐帷，仲一痛之感。適以事拘，使切悵惘。謹呼墨客，代我面慰。
尚希原恕。

某皇恐晉起再拜。啟問 北堂孺人，即日共惟衰疚方新，感候萬福。老妾
欵致起居慰唁之間，衰悶台眷，長稚均祉，有委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 位 姓 某 劄子

時景換易聯

正月 花垂雨淚。柳帶煙愁。 二月 岸柳攀煙。湘桃泣雨。 三月 桃臉淚紅。柳眉攢翠。

四月 鶯咽聲悲。鷓鴣韻慘。 五月 池荷泣露。院竹悲風。 六月 蟬聲號日。燕語悲風。

七月 蟬聲號晚。蟲韻悲風。 八月 風蟬恨冷。雲鴈淒寒。 九月 菊黃泣露。蘆白悲風。

十月 風木聲號。雪山頭白。 仲冬 陽舒陰剝。風慘雲愁。 十二月 嚴華頓暮。雪崖風號。

起居 端居積禮，追慕方深。神護寢苫，孝履支持。萬福
均慶。孝帷瓘聚，自喬松以至立竹，家福無艾。

中幅換易氏族聯 閭嬰 適者不意德門凶變，府嚴遽辭榮養。竟促真
歸。閭訃不勝哽咽。入下總作

泛槎而去張 諒惟府嚴孫堅松竹。張中 清逸尊鱸。張翰 記書三篋。張安世 將謂得時行道，上金鑑之錄。張九齡 搨青錢之選。張鷟 奈何老天無眼，
亟亟使之速銀槎之泛耶。張騫

講學東堂周 諒惟先丈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某夏間相會，常得談論
於羽扇綸巾中。何意靡已，而至於上東堂之講耶。後漢周磐卒，夢與東里
先生講上東堂。

井中生桑丁 諒惟先丈號五經笥直，欲與諸儒講論於白虎。丁鴻 奈何
天不假年，夢松生腹之兆，轉而爲井中之桑矣。丁固夢井中生桑，後四十
八歲卒。所可恨者，堂有皤皤之老也。所不恨者，聚書多必有好學爲吾子
孫也。丁度家貲多以置書。

甑釜生蓮滕 諒惟先大夫，氣吞雲夢，眼空湖海。滕宗諒 其志之所蘊，與
小范甲兵等。天不憖遺，亦已蓮花遽產於釜上之甑耶。滕景直父，釜祭如
常，甑中蓮花生而赤色，俄頃暴景直旬日卒。刲孝如曇恭。滕曇恭。覲滕曇
子。身親嘗之乎。哀慟莫嘗於乾坤之崩也。

玉魚符下李 諒惟先大夫以聚書爲業。李謙出粟貸人。李士謙自合仁
者之義。身陰騭之福也。玉魚符下，遽形於黃彩之報何耶。李卿年少二貴
彩人曰未至須玉魚符下之。

旌旗墮空郡 諒惟先府君，博覽經史。郡封刻廟爲學。郡棄意謂對群玉
殿下，其談論者，時人尤以爲後也。郡尤不知適者何意靡已，隨旌旗鶴
馮自空而下也。郡庸一日畫瞻覺四香步無旗鶴馮自空而下。道士有
亂山中香附然矣。無以築相通之。

一蛇贈鏡來 諒惟先府君，散盈室之積，以此祈禳，固可以見無妻之哭
也。來正爲郡邪一夢，覺與不暇得，非一蛇之贈鏡中耶。來數異遇異人一
日暴起夢將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卒。 來正爲積封盈室
室中嘗有祭如于人以爲妖，翁具數積以祓之。

乘麻南遷呂 諒惟先大夫學術英博，非復吳下阿蒙。呂蒙自謂奇能麻
之兆。呂望何意靡已，遽乘麻而南遷耶。呂蒙 嗚呼天乎，死者誰不死，斯人
乃止斯。

雲山墜峯郡 諒惟先大夫闡道德門，郡士無貴賤皆被推敬。郡蘇自
合天瑞有五色雲矣。郡仁表 夫何雲山之遊方吟，而墜足之峯已識。郡居
中寫五字云：雲山遊已適，平忍墮足而終。嗚呼。今後見廣文者乎。郡虔

受精而老沈 諒惟先丈清癯鶴相，必量其壽，夫何頭匠之識，竟爲槐夢
之遊。沈夔之見。夢人與所死頭。天邪天邪，得非清癯者非鶴相也，乃郊居
賦之恩索也。沈約賦瘦

瑤樹遽摧王 諒惟先大夫渾渾如春月柳，非神仙中人。王恭 乃風塵外
物。王衍 瑤林瓊樹，遽起搗仙忽摧之嘆。李白詩王家瑤林樹二樹忽先摧
嗚呼天乎，逝者如斯夫。雖欲乘一葉之舟，亦不可得乎。王會

无龜何寄任 諒惟嚴府君，擢杏壇之芬芳。年不奇期，桂籍之榮耀。何意
靡已，而使鼓芸筆長吁，昔人之云亡邪。嗚呼无龜何寄，指南何託。任昉无
鼓芸與劉沆書云云。

無三甲相陸 諒惟先府君文章冠世。陸被內相魚裳。陸贄 抽手而待聘
者久矣。奈何有六丁之收拾，而無三甲之主張。皇天不仁，而至於斯邪。三
甲者皆乙。翻公視陸子發詩。主張綠青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

太極編郎莊 諒惟先府君，禮文續學。方將問牛渚而闖瓊宮蝴蝶生夢。
遽有太極圖編郎之去耶。莊周夢蝶

洞蓬蕃嘆劉 諒惟先府君，文章學問，貴人才之器局也。誰謂貴爲竹林

之遊。今蓉酒壚之墳耶。王戎經黃公之酒壚曰。昔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
亡矣。人才為異地。視此雖近。邈若山河。雖欲升升。然鶴在雞群。亦不可得也。
王屋道君 詹 誄惟先府君平生事業。未展驥足。而况何慈靡已。相致如
賓之夫婦。轉而為犧牲之孫鸞耶。逸民詹公。王屋山本為虛靡道君之居。
不解息間。而使之含弃棻養也。嗚呼天乎。詹有先。為王屋山道君。
主芙蓉城 石 誄惟先府君嚴奴視金谷之園。生平徂莱之節。不至於萬石
君不止也。蒼蒼何意。遽使之主芙蓉之城耶。石曼卿夏萬冬寒。朝飯夕蔬
何莫非愁時悲景之悽愴也。吾袭為石曼卿序。夏萬云云。
遊廣桑山 孔 誄惟先府君得玉杖之中庸。孔伋探否壇之妙學。斗大龜
印之未鑄。皇天已無眼也。孔肯常見龍龜貫散濮養。龜中浪左顧者無叫。
又鑄伋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而顧使之廣桑山之遊耶。孔子廣桑山
道君。
地下修文 卜 誄惟先府君嚴。四科巨擘。卜商一代宗師。貫二十八宿於胷
中。為郎宿。為客星。在人間享壽。即地行仙也。何慈不已。遂使之地下修文
郎耶。卜商
九江真人 劉 誄惟先府君文煙蔡吉學。劉向冰柱奇材。劉向猶其歉實先
秘書屏。一揮九制之才也。劉歆既不得志。而起大鈞之門。劉向歸居無何。
而使之為九江之真人耶。劉沈嗚呼。不復見斯人乎。
墨池荒廢 李 誄惟府嚴先丈胷中織錦。筆下生花。李嶠著又老君之裔。
不特長庚星之燦爛也。李白何慈靡已。而至於騎鯨而去耶。抑為錦囊所
崇一至於斯也。李賀九血而死。墨池荒廢草空青。擬畫軒邪太白星。林逋
詩亦無以寫胷中之哽咽也。
擁驢而去 荛 誄惟先大夫胷中所蘊。縱不能到鳳凰池。亦合增麒麟閣。
何慈靡已至於擁驢而去耶。荛年亦毋乃為閻浮提王耶。荛年平生事業。
未究一二。賀者未登門。而吊者紛紛也。
白雞在酉 謝 某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歎起慕。蓮有芝蘭。謝元安
有柳絮。謝道韞謂宜高卧東山。三壽作朋矣。乃今忽有大故。何造物者昔
其後而嗇其壽耶。謂其白雞在酉。而太歲非吳金之年也。謝安曰。吾夢乘
輿行十六里。止見一白雞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在酉。今太歲在酉。吾殆
不起乎。安本欺乎。何為王曇不勝悲戚。而詠子建之詩也。安死。羊曇輟
樂彌年。不由西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靈悲戚以馬策叩扉。詠子建詩。
嗚呼。今古誰不死。聰明去作神。而後有風瀆驅轎者乎。

上帝司料 呂 有自吾處來者。皆謂先大夫椿萱壽耆蘭砌森森。求極費
喜云。胡一旦仙遊天上耶。得非上帝司料未有分付者耶。呂攜亦李長吉
閒欲記玉樓之成也。嗚呼。上界底無人乎。
鶴雛堂上 林 先府嚴身似雲間之鶴。清如雪裏之梅。林逋壽考百年。方
冀永錫難老。而鶴雛堂上月空圓。以鶴而壽者。反以鶴而終耶。不能不重
為鄭立之痛哭也。鄭立哭林傑詩。鶴雛堂上月空圓。林傑年十七。忽有雙
鶴下。傑欣然抱得一隻。吟其一隻放。是夕傑卒。
郵哀撰易聯說第二幅下寫 然先府君可以無身後之慽者。有賢昆玉
吾緻 將見青氈復舊。黃卷衰熟。衣綵既拜於先塋之前。則
人雖云亡。懔有生意。况顏殤彭壽。定數莫逃。又當思破此理。毋屑以戚戚
為也。
活脫散句 志在金華。江淹 身期芸閣。江安撫 南金待價。唐世來
利器塔鸞。唐細 名噎落帽。 志在焚膏。王嘉 畜射石志。熊渠 著匡
金書。熊來 志期豐稿。 孫碧金石。傳
賢伯仲乍失所天。攀號無地。痛當奈何。罔極奈何。然雖無死。如先大夫死
亦不朽矣。何者。有子萬事足。坡仙蓋嘗云耳。 伏想某人乍失所天。悲攀
無地。其為哀慕罔極之情當如何耶。擗踊哭泣者情也。彭殤修短者。數也。
毀不滅性者禮也。父子之間。豈能忘情。亦惟覺之以天數之自然。而寬其
抱。裁之以古禮之當然。而抑其過而已。 閣下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
堪之。然不毀瘠者。至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撫歎泮磨
稍進溫柔。漢之玄成。唐之德裕。世襲台鼎。趾美世德。此某所望於閣下者。
獨泣雖擢。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閣下者。 切惟某人天性純孝。乍罹此
苦。其為哀痛罔極奈何。然先文存詩書之澤。有伯仲以蹶其流。公侯之慶。
有孫枝以昌其後。吾緻 誄亦無憾。 修門天扯。紀聘 上界司料。呂
攜 仙傳靈芝。王子喬 作記玉樓。李長吉 九江水部。
仰惟先季。孝通神明。乍罹凶釁。號靡及。痛悸胡堪。然死生定數。智者莫
逃。達人大觀。又當以理開釋。毀不滅性。有聖門之教在乎。 伏想純孝素
鍾。芳美顯赦。一旦罹此大變。擗慕奈毒。未易堪處。然以一身獨當前人之
責。為甚重切。幸痛自節抑。以襄大事。以畫顯揚之道。先大夫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
未暢撰易聯 不及脈君 某忝居族吾。誼合一遲素帷。致辨香致。未何兄
季。行哉厄之。捏走墨卿。專致唁問。仰觀玉山之高。瞻雲銀海之懸。 某以

山居郫左閩之也。復予之也。覆貧我知已言之恒。況且以老病不得駿奔
會哭。敬遣謁持箕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亟欲請罪
惟。仲一痛之哀。適以事拘。徒切悵惘。謹叮墨客。代我面慰。尚希原恕。　某不
把硯書詞。驚喜未既。忽見訃告先丈奄棄榮養。既久外除。欲弔則已覆。不
弔則已踈。二罪當并按也。若以地近人邇為解。則後之一罪。又浮於前之
二罪矣。朋友道絕之誅。不敢逃遁。敬自歸於大府之司敗。伏希惕若。
某人邇猜琭侍諫。惟賢昆玉乍失所天。罹此荼毒。痛當奈何。罔極奈何。聞
訃之初。哭泣失聲。一味驚悼。茲審扶櫬遠歸。璋 [illegible]

淮歸　朔風號寒。正屬烏之嘶蘆矣。
浙歸　平灘淺瀨。杳帶潮聲之號矣。
湘歸　斑斑淚痕之竹。黯黯湘江之雲矣。
廣歸　嶺梅含淒。未臘而先縞矣。
廣西　哀聲一慟。允黯瘴氣之雲矣。
川蜀　朝慘劍南之雲。暮黯井參之雨。
江西　長江萬古。流盡英雄之淚矣。
江東　江濤洶湧。潮聲為之怒號矣。
湖北　愁帶雲夢之澤。悲滲洞庭之雨。
福建　哀哭號慟。尤帶三十六灘之悲聲矣。
適用　猶燕為之悽愴。畫鶴亦且雪色。

某謹合越渡奔送。面布慰悅。居無何。賤軀失理。河魚作祟。伏枕迨今。敬遣
騎持箕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辱在交遊之舊。托庇
不薄。義合奔赴繐幕。一表出涕。小館經絆。尚尼于行。勢必作假。如可求見。
哉襄期何許。便郵眾得賜報。徑須努往。臨紙馳情。不炎而汗。　某劇欲佚
孝庭試雪之初。俯伏靈筵。以申一瓣之香。適以職事滯縶。盲兄交視。遽與
心違。敬勒此以代　面慰。

親家喪父五幅劉子王姓

某拜展緘。悲淚粉。柳眼悲青。共惟　某人大孝陟岵銜哀。天罔人悼。孝履
支持萬福。某端滌雪泓。敬修號奉几筵之間。仰祈委鑒。
某辱自去秋。頻瀝哀雪。得拜金鑾琳琅之貺。今玉片銀花。又在珠影積斜
矣。猪客見謹。不飫嗣音。簡慢忽略之罪。殆不可以口舌爭。冰壺在上。定賜
原宥。
某茲者不圖厦門凶變。先大夫秦戲綵堂。奪靈芝之宮。王平言德人云亡。知

興不知。貲為淚涕。況在姻黨。又當若何。切惟先大夫玉臺彈風。王何 球蘆
詠雨。王句 歎日飛變鬼之烏。王喬 夫復何憾。所可憾者。三槐前薦。王旦 執
如椽之筆。王珣 佩呂虔之刀。王祥 不使見之於老萊之娛。而乃見之於草
萊之墓。可重人子終天之痛耳。抑聞楊高孝之大。終身之慕。有不盡在擗
踊哭泣之間者。少抑哀情。以襄大事。是所顧望。某忝綴姻婭。久當闢弔
修辦香毅。且寓一哀。旺疾不果。外此惟有行書又隨音阜。懷不自己。謹此
代控。冥儀不腆。敢乞白諸靈而焚之。弗射弗覿。併伏情恕。
某端拜上問。某人稱寸加 覲闈養効而下。即日伏惟均介。倚楊之福。
某借躁中謁。某人稱寸付 總悼列仙實婺。即日伏惟咸集傾否之泰。寒
鄉倘有委。毋惜條示。某人以下竟不此殊。

右謹具申
　月　日親末　姓某　劉子

時景拱易聯

正月　梅衣持素。柳眼凝青。　二月　雨杏啼紅。雪梨裁白。　三月　榆陰翳日。柳色籠煙。
四月　梅肥泣雨。麥熟悲秋。　五月　光燈乎義。楚江哭屈。　六月　六月徂暑。一雨悲秋。
七月　雨悲素節。風怨昔奔。　八月　燕別雕梁。蟬號古木。　九月　西風吹恨。砍葉辭柯。
十月　雨荒院菊。霜殞池荷。　仲冬　冷結冰香。愁添日線。　季冬　景迫凋年。霜號寒日。

第二幅拱易聯大夜

年踰八旬　切惟某人年踰八旬。身備五福。道違塵境。孝子順孫。撒手仙
遊。死亦何憾。所不滿者。庭闈昇縣。不在生前。衷壞焚黃。尚遲身後。可重人
子終天之痛爾

人鑑一亡 亂　有如先丈漢宰相之風流。魏相 唐諫臣之器局。魏徵 事業
未竟。殞星告變。人鑑為之亡矣。所可望者。接祖風烈。尚有魏謩之在後也。
妖逢庚子 稱　夢異戊子。妖逢庚子。稱聖俞
夢蛇之歲 鄭　有如某人推轂馳聲。守節抗志。太歲在巳。竟符知命之讖
遂使鵷頭之筆。鄭明 轉石為王稜之記。重為人子痛天之恨耳。所可望者。
大鄭公之去。尚有小鄭公之在後也。鄭從祖談
叔破雀飛 王　伏惟先大夫忠孝名門。文章偉望。蠻寫事業。自謂績嘉定
之臚傳。在此一舉。叔中之雀。翼然而飛。務展叔。社一身得神。如叔破雀飛。

豈地下修文回肩筆欲俠其代邪抑玉樓之記長吉尤遊其大筆也嗚呼天上雲中白鶴不復見乎(劉存禕稱劉許如半天朱霞劉敞如雲中白鶴)龐前之机不復覩乎(宋祭稱劉敞)井中之蛇(黃) 亦嘗得侍先大夫之側汪汪若千頃波(黃叔度)康健之身一日千里之驥未足為喻(李常稱黃山谷)何患靡已忽至大故豈井裏四蛇之作祟邪(傳云井裏四蛇作令促)嗚呼天乎風雷示信頭角崢嶸不見於庭前之拜綠而見於泉壤之焚黃深重為先大夫之痛乎(南劍州貴裳)二聚噬蘇(蹊) 嘗謂與國咸休箕翼壽壽先大夫傷二聚之噬蘇(學諭曰月促進)劉幽中人不見昔為湘靈之賦者今為命終之讖矣(蹊起)蓋上朝露曰 甚嘗訪先大夫於萬卷之樓(曰弘正)珠履之客不虛席也謂其詩書秋効將為國之珍也(曰子方)未何月明星稀而蓋上朝露之易晞邪(曰稷)嗚呼叢荊之花不復茂乎棄事何託(曰其人死一去何時歸蓋露歌)當首為萬里之哭乎(萬里推家地曰稷事)故衣殘藥(稽) 某昨嘗侍先大夫鯉堂之側(稽家)議論鏗鏘(稽致端是臺)關中人物也何疾靡已而至大故(稽)竟所可痛者故衣猶架上殘藥尚留遺所可望者一家三書昌黎筆之所嚴道(稽後三子登科)尚存於身後之

棠也
兒啼女哭(韓) 某昨嘗謁先大夫於醉石之上精力強健以與運覺不殊何患靡已忽生八翼而飛天上邪(陶侃夢)嗚呼嬌兒索父啼良女撫哉哭(淵明自挽)誰不為之痛惜也重可痛者皤皤之母空垂剪髮之情也
牛炙白酒(杜) 春聞荊識先府如坐武庫得撰黑漆凝脂於談笑間(杜預)不謂人傳訃告驚倒無地昌黎稱家家白酒處處牛炙常人猶為不此元耶嗚呼得非白難之年乎今太歲非酉也得非龍蛇之歲乎今年又非辰巳也斯人乃如此而止耶所可憾者一門三秀才(杜工倫)不使先大夫見於珠庭而乃見焚黃於泉壤重為人子之痛也
卒於八月(司馬) 先大夫文詞藻贍即南豐與史之遺學問淵源得東萊言志之妙云胡一疾竟以不起月沒酉兮八月(司馬卒之讖)又不逃司馬之讖邪抑易簀而去不可得而挽邪先丈死尤不死矣書種留者將復見蓮花之瑞(曾從龍狀元)惜不於珠庭而見拜綠乃於泉壤而見焚黃重為人子罔極之痛爾
夢泰山裂(李) 昨嘗登龍門見先大夫人如玉筍(李泉國)詩如錦囊(李賀)將謂夢筆生花君見金鑾而論事明為玉樓之成而作記邪(李長吉) 李虛中興韓愈曰吾夢泰山裂未幾虛中卒訃告之來意者夢泰山而裂邪
杏花零落(韋) 昨嘗過先大夫之門此時人面桃花同一光輝忽聞訃音黃金之榜尚未掛名而玉樓之記儼歸夢促嗚呼杏花零落矣(張籍哭孟寂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蘭無香氣矣(賈島哭孟郊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畫秋天月不明)斷織之母空垂倚門之望矣嗚呼誰不痛哭也誰不為之流涕也
愁眉稚齒(張) 先大夫嘗與予曰槐黃逼人予意其績淳熙之大儒(張孝祥)躡積浦之芳躅(張九成)必此人也未何以金榜掛名之使遠為玉樓作記之遊嗚呼向壁愁眉無復畫扶床稚齒已能啼(本是張祜哭鹿尹詩有張敵事)誰不為斯人之痛哭乎所可望者有安世之在其後(張湯之孫死尤不死也)
生芻一束(郭) 嘗得侍先大夫之側聆其議論似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倘得明時除過三公服之榮邪(賀邪表當是前身之太白也郭祥正)一旦騎鯨而去風雨悽愴尚遺折角之巾邪其材匪獨乎不能為生芻一束之敬對其靈而白之(郭林宗親喪徐孺子來弔之生芻一束於前而去林宗曰詩云其人如玉吾無德何以堪之)

春聞訃告 花殘泣雨先大夫果以訃告聞竟不知主芙蓉城邪(丁度掌靈芝宮也)(王平甫玉樓之成)時無好手不容李長吉之逍遙也嗚呼痛乎
夏聞訃告 風竹悲鳴忽吹訃音先大父竟以真歸不知為天上修門耶為上帝司斛邪(呂蔣地下修文)則卜商詞學不容人世之稽稽也
秋聞訃告 西風一起天色黯然先大夫竟以仙逝聞不知為廣桑山真官邪為王屋山道君(麓甫)邪玉魚符下昌黎猶扶天樞不容李翱之繼其芳也嗚呼世復有斯人乎
冬聞訃告 朔風號悲壞田萬頃忽聞先大夫訃告乾坤亦且垂白矣不知為太極編郎邪(莊周為元江真人邪劉沉)在天上長吉欲為之侶在地下顏商顧與為之三也
溺死 嗚呼不情河伯作禊先大夫忽以訃告豈靈光之賦不容王延壽之獨擅邪韓愈弔杜甫之詞曰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羅底亦不知為謫仙之騎鯨邪為三閭之汨羅邪要亦非斗天之役使也(杜甫 其實靈光賦之薰心也)(後漢王延壽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
夢功名轉為元夢禊易聯(良叔)
碧天未蒼 槐黃伊邇初謂碧天未蒼乃全為玉堂之兆誰謂上界無人

名作玉樓之記耶。高宇未第夢得詩曰。碧天外外聲。乃高宇也。
吹起鴈行　秋通脹。意謂吹起鴈行。乃鴈塔題名之兆。誰謂萬里無雲
之句。乃天上玉樓之成。不容老筆之在玉堺也。唐必勝得第萬里無雲天
一色。秋風吹起鴈行高。
榴花瑞識　雲路已迫。意謂榴花瑞識。乃祖洽臚傳之兆。誰謂修文地下。
不爲桂葉之發耆。而爲杏花之零落耶。葉祖洽詩。已分桂葉學雲路。不負
榴花時段根。
不行殿下　蟾宮月近。鵬路風高。意謂殿下不須行。乃龍飛不放殿試之
不待問也。何玉樓之成而爲天上之行。則平生五色筆。意竟於此而施耶。袁
根得夢得詩。温黄前役並。殿下不須行。
詞林學海李　初與先大夫交游。觀其議論。則學海之儒龍。觀其詞彙。則
詞林之文豹。意謂一箭定天山。必此人也。夜如何其。夜未艾。忽茁一聲。忽
傳訃音。昌黎哭李虚中。詞林枝葉盡。學海波濤乾。信後有此人。
及第未久萬　嘗讀先大夫廷對策。嘿嘿萬言。意謂壽數之長。亦如是嘿
嘿也。夫何一病不起。竟以蓑歸。嗚呼。中書空藉賢能士。上界遙徵翰墨官。
不復見綵衣之新剪乎。

俗不如古江　秋風鏖戰。吉兆紛繽。俗不如古之夢。端自斯人得之也。江
俞何慧靡已。轉而爲人古耶。嗚呼。公卿無命到。造化大兒嬉。豈五色之筆。
竟以才思穠艷而奪之乎。江淹　江俞泊警律情大龍廟。夢見王者坐於
殿廡。廡退左右者之曰。俗不如古。后斯試。皇上親以皇賢試。故云俗不如
古。皇翔舟淳。
年至五十劉　學易之年。正弩刀功名之秋。先大夫何慧靡已而仙逝耶。
人言方知買臣貴。天命纔知遣父終。劉歃斯人不復見於斯乎。
不容追轉　李翔夢貴本云。必待玉魚符下。先大夫忽以訃聞。得非文窺
姚姒玉魚符下邪。王遠知著周易。上帝攝六丁雷電追取。要亦著書满家。
難以追取。故不容翻追轉步也。
風鬼雪鬼鄭　王延壽作靈光賦。鄭居中作雪山詩。並見前注　誰知皆仙
遊之兆耶。亦先大夫非此而去耶。嗚呼。爲愛詩名吟到此。風鬼雪鬼去難招。
辰年之惡鄭　佳籍未奮。莫是卧龍頭角閑。今年歲在辰。鄭康成以識
合之命。終其始故數頭角。入亨衢之時乎。先大夫反以此而不起。嗚呼。人
皆期大用。天不畀遐齡。果以辰年爲惡乎。歲在龍蛇賢人嗟。竟不虚其應
乎。鄭康成

七九之年李　李晋公夢一老父曰。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爲卷
七九之年。當相見也。後晋公以六十三卒。先大夫竟以此數而逝。其豈非
萬羊懈濤甚壬。李德裕名一僧問休於僧。以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
十六百矣。自日狼武軍節使饋羊四百。公大驚。而平生用度。不敢踰越。要
亦蓬萊海上。不逃劉道仙遊之識乎。道士劉道爲德裕作仙遊子詩。乞時
爲爲遊滄海。問有蓬萊海上。春。后晋公卒。
金昆玉季　其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敬起慕。金昆玉季。競秀一門。
世間罕有。異時𧙊芳壽輝。爭業仕版。堂二老於堂上。拜八士於堂下。燕山
之實風斯下矣。乃今忽有大故。何造物者昌其後而嗇其壽耶。
步健如飛　共惟先大夫舊學耆英。著龜昭代。謂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
以重邦家。亦聞上下。巖壑步健如飛。與客爭棋。申旦不寐。不知適日何慧
靡已。遂至大故。
已領鶚薦　追惟府嚴德醇。鄉履舉望。鄉評早推鶚薦之榮。已近龍墀之
對。嘉會突來。亨衢方啓。况萱庭福壽。綿綿未艾。蘭階事業。蹕蹕相輝。謂宜
仁者而壽。上可以終綵侍之娛。下可以觀義方之効。彼蒼者天。何不慭遺
而使至斯極耶。

心地坦夷　有如先丈。心地坦夷。性天昭徹。仁者之壽。孰不謂宜。豈意天不
慭遺。而使之遽賂九京耶。
六經蕪穢　先大夫吞忽夢猛。棄積獻綵。始得道途之所傳。不敢以信。
山膩抵城。乃聆其真。驚呼熱腸。方食失匕。有如其人。
習春秋　習中褒貶。方欲雄俏斯人。不使鑒孤之光。登何慧靡已。遂至大
故。豈嘗麟獲郊。王伯之辨。竟使之鉗其口。緘其聲耶。
習禮記　孔子枕中之書。曾參得之。今先丈枕中秘書之未傳而地下修
文之已逮。執事孝如曾子。未傳之書。果無人以領之乎。
習周禮　周官三百六十。乃王府之書也。何轉爲玉樓之記邪。以天官一
卷。爲上帝之司糾也。
習尚書　道出羲黄。文窺姚姒。與漢訓詁。蓋謂伏生輩所不及也。夫何學
過於伏生。而伏生年登九十。未得其三之一邪。
習毛詩　以黄鍾大吕之器。而奏清廟朱絃之音。方將對玉堂之大用。何
造物者嗇其壽。而使之作玉樓之記邪。詩始於關雎。終於清廟。有以合其
議也。嗚呼。斯人已矣。風雅不登。
習周易　韓昌黎曰。上帝勑六丁雷電下取。將謂王知微著周易而言也。

先大夫嘆曰漏泄天機。亦合勑雷電而取。將何上帝奪其鼻邪。嗚呼。八卦
不盡。六爻無象。
習聲律　王延壽作靈光賦。未至湘江而卒。先大夫號八叉手。不知何慈
靡已而仙逝邪。豈以詞章如延壽邪。嗚呼玉樓作記。必以摛章大手而後
爲乎。
僉判　先府僉陰德在人。壽一身以壽王家。理也。依王儉綠水之蓮。爲今
孤金燭之蓮亦理也。何天不慭遺。遂轉爲滕景直釜甑之蓮邪。
縣尉　先府猶仙。忠主蓉城。令棄綠奉某初聞傳報。切謂流言。至再至三
審而後知其實。先大夫壽體康健。未嘗坎坷。何慈不已。以借摛瀾淵之飛
轉爲康節屬纊之墜邪。嗚呼射鴨堂之草。不復有生意乎。
知縣　不意名門。變鍾叵測。先大夫知縣郎中。捐棄色養。日月弗居。奄經
換朔。諒惟某人罹此之苦。痛裂心膓。無所忌處。某初聞傳報。切謂訛言。近
得塗傳。將食失匕。先大夫康健如衆。公精力如衞武。不審何慈脫屣之疾。
而爲吳鶴之飛。休休嗚呼。郡堂籍記將馳名。上界樓成不假齡。今樓有新余
長句活脫。聯　牢落貴業之杭。高寒白玉之樓。常所靡居。方喜貫往
之行。天上樓成遽有長吉之厄。名通金閨之籍。夢記玉樓之成。

兵官　嚴細抑之營。高陨星之營。丞　戟庭下之松。使井中之柒。
司法　試墨曹之祿。記白玉之樓。倅　題屏星之篇。高百月之殁。
簿　展冶中之驥。建井衆之雌。教　坐泮水之宮。爲泰山之裂。
教　坐戴馮之席。講周磬之堂。教　得堂上之體。救猶中之崔。
節哀歎聯　不又陳獻
吳隱之過哀　吳隱之執喪哀毀過禮。雖激慈於韓康伯之母。然不得中
道。猶失聖賢之制。所冀少抑哀情。以終大事。是所顒望。
青陽孝子　何汀哭踊無數。雖號青陽孝子。終失聖賢毀瘠滅性之義。顧
言剛制哀情。以副顒揚之望。
誠守孝子　王蛟居喪飲食。每事貶降。雖號誠守孝子。然孝經不輩。毀不
滅性。此乃聖賢之格言。顧言少自抑哀。以副九京之望。
董孝名鄉　董黯之孝。其從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然亦不
在擗踊哭泣之間。顧言遵從古制。以理自遣。以副揚名之望。
劉孝子　劉敦儒居喪毀瘠。號劉孝子。然聖賢立訓。惟欲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正不在號天扣地之間。少抑哀情。以襄大事。乃所顒望。時蹟之儀
剗諸具陳。須告諸靈以白之。

謚米水漿　制間且異爾古人謚米之典戒曾子水漿之悔。況人子之孝
正不在於摧肝裂肺。毀不滅性。格言如丹。敢誦此以告。
江革巨孝　江革巨孝之稱。不在於擗踊哭泣。所祈少抑哀情。勉由中制
遵先聖不滅之訓。全孝子不匱之情。某伏楮馳情。不勝顒望。
牛徽之孝　然人之生死。猶朝與昏。逝者而已矣。空徒追念。牛徽之孝牛蔚
豈盡在裂肝決腸之痛。顧言剛制哀情。以副顒望。
閔騫之孝　死生晝夜。此理之常。毀性傷生。古人所戒。閔騫之孝。一字所
稱。何嘗盡在擗踊哭泣之間。顧言支力扶持。以終大事。乃所顒望。
韋賢有子　先公之賢。此天下公議共情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獨
不朽。況韋賢之後有玄成者乎。顧言撙節哀情。以副時望。
顯揚後世　自古孝子。止以顯揚後世爲緊切。是仲學問如許。功名咄使
騷辭之擇。不如宋玉。奚至爲地下之修文郎邪。
換　使帖字之寫。不猝羊欣。奚至爲天上之作記邪。　寒窓事業。如九經
三史之註述。盡東之高閣。玉樓記始末。使先君不獲剗劃萬象。天何得奪
之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劉 啓劄錦語七

騁贈門　喪母類喪父附

慰人喪父三幅劄子

某伏以露葯萎秋風梧殞黃共惟　直閣大孝𦎥膺陟岵之哀徧攀樹護之養天錫純孝孝復支持萬福某敬上記典藏伏惟財幸

某竊者先丞相茸壽就國奏記尋報切知申甫蓄宣之音奭龍孫施之身請壽百年未艾也近旬浃間遂傳訃告聞聞哀慟一引欲絕仰惟先丞相尊于四朝元勳冠于一代　皇上爲之震悼朝野罔不相吊直閣孝誠至性駭夫所天何以堪之然不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强歠淖糜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之德裕與本朝之呂晦叔范堯夫世襲台鼎趾美名德此某所以望於直閣者哭泣難繼哀不勝喪直某所望於直閣者某老病不克駿奔會哭于終幕之前敬遣某人一行不腆眞儀列之香狀祭文矣敢冀台察

某皇恐晉越再拜致問北堂國太夫人即日共惟哀疚方新懿候萬福老妻敬致起居慰唁之悃哀閣台眷長媳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吊問有委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劄子

慰人喪母三幅劄子

某伏以虞琴悲弦霜筠染淚敬惟　某人至孝忽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孝履萬福某謹布柔削以貢興居之問僭凖皇恐

某竊不虞慶門主變母夫人遽捐色養丞從輿遊悲風始聞方飯失匕不任慘戚重惟夫人賢淑如許彼蒼愁遺足可齊受耆艾昌熾之福何意不已至于大故欽想某人終身之慕移作終天之痛哀楚奈何尚惟以一身係於家國者亦重惟禮制是遵毋致膺以滅性以盡孝誠以期顯揚

某猶自下稟違之拜奇蹤跋覂尚不得安職近方稍定是以修慰稽緩令專遣家僕歸其禁鐉令學生躬詣靈幃代伸奠禮東望門屏但切哀號伏冀垂察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劄子

時令換易句

正月　花露啼紅　蕪烟慘碧
二月　燕調怨語　鶯訴愁聲
三月　苍殘苔雨　参凝愁雲
四月　梅雨助泣　蕙風萌悲
五月　恨浮菖玉　淚滴荷珠
六月　蛙鳴舊恨　蟬噪新悲
七月　鵲淚悲聲　蛩吟苦韻
八月　豆苍泣雨　桂斗悲風
九月　菊慘秋容　楓垂曉淚
十月　十月萬良　一寒作苦
十一月　風梅吹愁　雨竹洒淚
十二月　寒烟悲林　嚴風慘物

風物悽悲　莫救罔極　色慘萬莪　聲酸薪棘　天相
神相悲摧孝履支勝

起居換易句

盧寢體力支持

第二幅換易套

有曾孟訓　先大夫人奄終上壽戴星奔馳既已旬日聞訃以來罔涤悲愴切惟先堂閫範之係於曾不愧義方之訓視孟有光天錫純嘏康寧壽考所以報稱者固不一而足瑤池歸侍神遊莫追夫復何憾然淵騫之思親天地罔極哀痛何有窮已

如曾傳母　恭聞萱堂大夫人壽考康强弟祿無乂如曾傳之母請宜三

壽作朋眉壽無害不害何意弃人間戲綵之養而歸天上瑤池之樂聞訃之初悼心怛然共惟盡孝如曾子驟罹哀疚何以堪之

有陶孟風　壽母國太夫人忽奄棄榮養覽報驚惻恭惟夫人婦德母道不減孟陶淑聞柔儀有光國史訓迪其子爲時名勝魚軒象服衮對壽觴請宜衎萬有千歲之祉而巽丈忽遷閫内温凊定省一變而爲擗踊哭泣愛敬之至何以堪之

松貞玉潤　共惟先太夫人婦道母德松貞玉潤年近期頤益封疊至方以爲慶門盛事益蒙書恩忽聞奄棄榮養不勝悽愴豈金玉滿堂之富貴尤不如瑤池珠室之優游邪

如冀勝仙　金生介在村落如坐井底乃不知有萱堂之戚不獲修主弔之弔令奉尺素訃告乃始聞焉共惟夫人康健之身如冀勝之仙何意不已捨魚軒象服之榮而就西方寂滅之境邪遐想遐想淵騫之痛不能堪此

雙鳳集拳　恭聞先大夫人平生賢德福祿未艾方且坐觀子弟飛騰孚天人之樂未有窮日不謂一朝頓成萬古豈巽丈得雙鳳集拳之夢而然邪嗚呼最憐昔日稱觴慶桂茂蘭芳萱草殘人子之痛裏何以堪　孫氏示宇多雙鳳集拳後母夷

軻母斷機　某惜別雖舊閫變匝測先大夫人奄棄榮養共惟先夫人斷機如軻覩意謂長壽無艾也俟其大夫五鼎而後終邪一疾不起竟以訃聞嗚呼萱草奈何空綠初蟠桃催熟宴瑤池人子之痛奚何以堪

陶母剪髮　先大夫人年齡八十坐享人間富貴豈謂朝露之晞竟爲偃月之返豈以契丈夢生八翅飛到天門而然邪不然瑤池之宴群仙畢集天獨不憖遺剪髮之嬉也

年齡九十　先大夫人考終大耋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長制自五十六七十皆注於經終身之慕不在於號天扣地之間所異折衷從禮

堂前戲綵　共惟先大夫人清凝琛瑟共調不老之春涼微銀床自爰偏長之夏人人皆謂之佛母何悲靡已堂前戲綵之歡轉而爲靈前縞素之哭邪嗟乎玉佩傳聲催母宴歡簫吹悵替人愁淵騫之痛何以自堪

陸績懷橘　欽惟壽堂稟柔順利貞之德享康寧富壽之榮理也何悲靡已景陸績懷橘之奉而從王母蟠桃之遊嗚呼堂前萱草空餘簑匣裹菱花半掩麈日居月諸何以堪處

月殿之遊　某嘗登戲綵堂見萱堂夫人意謂壽考康寧當傳之母載勝之仙不是過也蟠桃催熟致使花誥尤未軸金而竟從月殿之遊邪　母儀天下之式　婦道世閒之師　鬢剪陶閫之月　機緣孟織之霜　相夫之恭有禮　持己之儉無華　令孟母之訓慈　古共姜之誓節　嘉謀壺内之相　懿行女中之師　深居林下之操　節婦傳中之賢

婦儀　共惟壽堂夫人端處壯堂萱綵介無窮之壽安行南澗蘋蘩躬薄采之儀將擬鳳綸大國之封忽報鶴馭神山之返哀痛奈何罔極奈何共惟壽堂夫人挑燈課子剪髮延賓仁人之婦天必相之以九五之福八千之春何瑤池桃熟速歸侍宴不使之見玉堦之萊衣邪嗚呼積晝周詩三百首今人悲看柏舟篇孫惟純孝如顏叔不餘堪處

有子領薦　共惟壽堂夫人如劉映之母不敢自賢如康伯之母見賢不蔽陰德之壽當合洪範之數蒼天何意不使如陳恭肅之母扶輿侍蟠桃之宴陳先生竟黯黯於偃月之遊邪嗚呼旁曾斐鶚薦身不及貢軒寧不爲九京之恨乎

一門盛事　去冬在壽母之旁見其庭前戲綵辟雍名續於弟兄見其慕外孝脩閫範躬行於娣姒是殆嘗傳之母當與之三壽作朋也溘入缺侍遽使之乘鸞而去邪嗟乎女史書彤管詩人詠柏舟萱室之草空黙黙而不章乎

湘妃揮淚　某去歲壽先夫人觴於蘭庭階玉花誥軸金和氣一堂瑞藹蔥鬱近聞訃音未敢爲信山城入城始得其的共惟壽母夫人暫運覺之課訓傳業之軻造物有情盍使之受五鼎之報登八重之榮兩似孟軻何戢雲耶郡竟使之揮湘妃之淚邪嗚呼鸞鏡梨花羞缺月鳳臺萱草恨鸞霜葉砧之痛何以堪之

節哀獻套　不及服慰

謹聞吾母　某辱在與游嘗展升堂之拜謹聞吾母痛悼切至更顧酌古人溢米之典戒曾子水漿之隊以衆大事以寄門户某不腆酒綿已具別紙欸陳台聞孝眷共惟哀痛惟均婦兄列拜慰問

係風捕影　悼念之情固未易拂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則與係風捕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日廣以襄大事某不腆酒綿已具別紙伏乞財幸

感動鄰母　契丈哀毀過禮使韓康伯之母瞰滄攺節吳隱之長母然聖

賢立制中正而止顧言刪制哀情以答覩之所以屬望者乃士大夫之所祈其禮不腆別紙冗聞伏乞財察

感動鄉社　契丈哀痛過傷鄉社即幟然孝經十八章固以節哀言於末者蓋欲全其立身揚名使死之日猶生之年聖賢蓋有意顧言從制少抑哀情不勝至祝

居喪慰人喪母　劉子玉陷

某切以露草泣曉風梢號寒共惟　某人至孝端憂讀禮擧號方深百神起歎孝感天福某扶力參記中侯與戲筆墨渝弊仰乞矜恕

某修詞初置肅嚴前陳暇在隱憂不敢重瀆欽惟孝通幽顯誠格神明允見於動息之間當自有休祥之應更乞聽持倍養撙制節哀既大事之克襄即奪情之有謂歎以輿論私吉淯人

某伏聞慶門大變先大夫人奄棄榮養遽輒其歸仰惟某人誠孝自天叙哀盡道號泰追慕其何以堪居諸迅速已踰齋七兩閒鑒臨若爲感傷地靈啓秘風水勝處佳城已閱土木勞煩良不易此某辱在契家子姪之列聞問驚怛長號失聲侍畫倚廬無從躬致一哀之奠遡風哽咽不任下情

某一介無怙不自投死先君小歿調護遠棄諸孤痛泣號天追從無地伏

蒙尊謙篤叙先契親屈法從下言素情弔死問生哀形辭色悚哉此德何日而忘扶載抵家即憑子墨磬其摧謝之私燕几靖深必蒙電覽自時厥後縱縱喪居冉老山林經營宅兆凶惡娃氏不應數至防閑尊仰道德雖衰痛顛躋不廢之

某姓名厥諱不敢借申總憚大眷之間且屬居喪不兼二事未敢致使令之請伏乞　原宥

慰人喪母三隔劄子

某伏以淒風吹葉哀鳫鳴秋欽惟　某人至孝下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孝履曼福某謹布柔削以貢興居之問僭率皇恐

某自寶祐以至改元凡十餘年每登眉壽堂見萱堂恭人中心自信謂有壽者相文自尊丈化去之後賢伯仲尚小先大夫人一力主持家國富夫亦不能不賁我先大夫人之心力凡人之主管艱難者其壽必長肆自昆仲析烟之後可以坐享三五年間頃成宅世初得舍姪書報傷痛道月頗恨門下其初不使迎侍同往輦下使之覽觀勝概以慰風昔期予之顧靜而思之若從初同爲此行其勢必不免歸大數一盡不可復救道阻且長扛舁顛頓卻不爲使令之所恨但以門下在外不得躬覩湯藥聽臨斂之責使人子有終天之痛良不滿耳然人生遊宦如此者所不能免但在不忘罔極之恩所以圖報者何若孝經所謂棺槨衣衾卜其宅兆此非有巨力者所當慮某敢以爲告

某皇恐拜問哀闕中外由尊及稚即日均介轉否之泰有策已驅使拱聽劄下

右謹具申

服中慰人長母劄子

某伏以松聲號風蓮腮泣雨欽惟　某人至孝風木興悲蓼莪罔極百壹矜憫孝履支持萬福某不意德門禍鍾先大夫人奄棄色養淑德懿範照映閨闈而遽止於斯邪某頃罹荼毒不自生存每觀萱花晝永滕綺春融則爲之起嘆歎羨感激淚下天不憖遺倏爾朝露傷哉痛哉去秋首蒙遺我以書辭卑意苦謝墨未乾其敢從以悽愴之語形諸言牘方圖躬詣弔位寓之一哀第　爲一刺未容易服以出引領雷惟神惪飛去某陟屺之思踰年未艾敢不敢節抑之請鄉進於斜厂痛深之初然顯揚之責萃于一身強加飡粥以從中制豈以是爲常談而弗告尚惟勉之至廬中外四大惟均此有委罔圖以請

慰人喪祖劄子

某伏以燕衎春恨蝶惹花愁共惟　某人省元下罹變故神相悲摧孝履起居萬福某昨拜劄汗審知尊翁致政暫與節宣意謂無妄之災可勿藥而喜問訊東風乃聆燕實晝樁未霜先折可恨可嘆夫以吉德眉壽耋耋偕老賢伯仲磨礲進業着鞭功名之場造物者正當假年使之耳聽走鈴之聲目覩拾青之業且數月以需矣青雲咫尺乃以四親具慶不得大書鳫塔爲凡京恨痛當奈何某雲山癡人弗克以面叙梗塞端便附此臨楮惘惘然未即盡磬所冀痛排無益之悲圖其遠者大者以慰平日抱孫之望同舍之顧也弊里有委伏乞　緣示

時令換易聯

正月　苦雨悽霽　癡雲結陰
二月　野鳥啼春　岸花泣曉
三月　蝶恨花殘　鶯啼春老
四月　梅肥泣雨　麥熟悲秋
五月　荷傾淚雨　槐擁愁雲
六月　涉難泄恨　林暑告殘
七月　草根泣露　蘋不悲風
八月　蘆鳫聲悲　蓴鱸思苦
九月　菊慘秋容　稻委晚淚
十月　蛩音吟苦　鳫陣悽寒
仲冬　飄懸丹旐　梅覩素裝
季冬　凍雲閣淚　臘雪凝愁

起居換易聯

神相　神佑悲悼孝履萬福　一盡孝思　百爾神相　號泰几筵　孝心昭格

均慶　哀闕倚漢寶聚如星雛杜叢梧衰裹均福

凶變　不意道義之門遽倏凶酷之變先祖考奄弃榮養聞訃之初心驚惝怛

曾賀壽來　某昨嘗上令祖之壽此時（小注）　惟見虎丘山上南極老人之光燦也何慝靡已獨不能需令秋蘭桂之香爲終別槐柯之夢邪嗚呼年方曼八八幻已夢三三獨不重慈孫之愴然邪　雖縣占夢　酌兕升堂　祥開夢燕　事紀垂弧　日逢初度　天與修齡　祥開華旦　岳誕真儒　杓璇正午　瑞紀長庚　偉應黃鍾　星明嶽極　列星應昴　嵩岳生申　神崧紀度　星昴標祥　日吉書旦　天佑生申

曾參書　某昨嘗拜令祖書得家四劄見其（小注）　意謂趙充國之康強馬伏波之老健不是過也靈椿一折哀木風號訓孫燈火之勤轉而爲哭祖風霜之慘所可望者蘭庭芬香桂籍書銜祖某詖不仕之

家狀尚可爲天府之登版耳　乞頭土脊　書眼如月　句攢韓愈　字
祗義之　句句金玉　字字精明　句強柳骨　字硬韓筋　筆挽千鈞
句挾九鼎
判秋未久　忽嘗望會稽之山覩老人星之輝耀及登眉壽堂見其令祖
龍算鶴相若參之九老圖中可與文潞公仙貌相似殆未可以數測也西
風吹訊泰山忽裂諸孫拉踊之聲皆轉而爲哭泣號訴之聲誰謂斯人
其數亦不可及於百邪慈孫痛裂何以自堪　傳大純明
端正重厚　年高德邵　觀古心研　剛方靜重　修潔精明　端厚
有容　直方不撓　望實高華　典刑秀整
白髯紅頰　忽嘗過剡溪捐舍見令祖延師訓孫嘗自吟詩曰白髯映紅
頰最宜向上人居無何颼風寂寂忽傳訃告以南極老人之星遽爲西方
淨土之遊墻闌鏤邪獨不見庭楷鬱秀哀情當如何邪
老望成名　忽嘗登化龍書堂見令祖磨礲事業其志不特見孫子拾青
取紫而自期尤欲裘深瀾之衣缽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也天不
慭遺無疾而終床頭周易竟爲哭黃之悵念重可哀邪
無子　去歲先大夫厚夜忽嘗有挽歌一聯可能蘭砌無遺恨爭奈椿萱

有白頭豈謂令祖遽有騎鯨而去邪嗚呼過庭而詩禮鯉也無聞枕上中膚
仍爲可倚獨不爲孫子之痛乎
四親缺一　令祖主爲天下之士死爲地行之仙固無憾也有傳經之名
子又有能賦之耳孫亦無憾也所可憾者前是嚴君後是兒不見於四親
具慶之時而見於雙親未老之日爲令祖之深可憾爾
學道　令祖肘傳丹篆口誦黃庭許遜雞犬同升亦侯王皇勅下也衰風
摵摵遽以訃聞嗟乎半夜寒燁留蛻歎何年遼鶴返鄉閭階庭蘭玉獨不
潸泫者乎
子不修讀　令祖原本缺　造物顯相正當佑令秋
之桂籍目覩蘭孫發茂四親具慶洗關無端之俗眼也虎榜將揭鶴駕遽
飛白袍舉子兩爲吉凶通服慰與賀并喜與憂合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五全箕子之福　三達孟軻之尊　康寧七旬之壽　節儉一生之身
二子徐卿之亞　諸孫竇氏之方　文潞公之器局　趙充國之老成
身似雲間之鶴　心如雪裏之梅
不及臨慰　某忝在葭莩之末亟欲奔走素幃修辦香之敬寓一哀之恸
禮也適以俗事絆身弗克造前謹呼墨卿楮友聊聲萬一之忱耳帶不腆

與之偕行告而焚之乃所願望某人而次雷此咭問
慰人喪祖母劄子
某伏以苦雨悭霧凝雲結陰共惟　某人乍離愛故追慕方深神以轉否
爲泰台候福壽母夫人均膺倚福之祉某適者遠聞令祖母太孺蒙厭
三釜神遊五雲令祖母年高德邵體力康強鶴髮皤皤鶯語翩翩子婦孫
曾扶床坐席膝與綺羅愉愉滫瀡之奉綵衣藍縷績績婆娑之舞享人間
之眞樂一旦以無疾而終所謂佛地中人也不知靡日何慈遂至大故然
修短有數皆以預定傷生之理兄其曉之茲不敢贅某拙疾所拘莫由往
吊遠望長嘆此懷難諭
囪變猝易聯　令祖母瑤女柔儀麻姑瑞相簡庭暢茂孫葉繁禧副笄六
珈如山河而偕老提封萬井衍國邑以疏榮忽慘西風遽告不起其豈非
蟠桃三結子之將終邪其豈非靈椿八千歲之將滿邪
無子可痛　前歲先丈之葬嘗有挽詩一聯云倚門猶望靈車去落葉淒
風不忍看如此酸苦天蓋使之見蘭孫之貴也槐秋遙眼桂籍香飄不
使先丈見之於堂前之戲綵今復使令祖母見於墳前之焚黃翻思無磨
訓孫之時何其痛邪

嘗蒙索藥　前之歲蒙索藥病即愈去之歲蒙索藥病又愈今歲嘗拜珍
字皆謂令祖母勿藥而喜某亦謂三壽作朋從史花誥之疊封也夫何夜
米忽有訃音之報邪嗚呼過火可燒延壽藥有金難買返魂香雨洒蘭堦
何以自堪
劉商之孝　劉商孝於祖母見於思董奘丈之於祖母不減劉商造物相
之當使綵衣之戲轉而爲綠衣之榮何柳神之汁未觴而麻縞之慘先見
邪可恨者此也無可恨者短紫之弁墻角尚懸挑燈之跡邪
守孀極久　有自某處來者皆謂令祖母眷介眉壽二因克家孫枝茁秀
母極賢書云胡一旦辭老萊之戲而仙遊天上眞所謂擺脫便行矣嗚呼
兩茅蘭砌秀方茁一節柏舟盟愈堅翻思守孀之久如之何不重子孫之
感邪
喪妻類兄弟附
慰人喪妻劄子
某伏以柳蟬號日槐翠悲風共惟　省元莊盆伊戚孔室自歌天桀敬恩
尊候動止萬福某判别未久豈謂禍變不測閨政宜人遽弃百年偕老之
誓倏爲五雲長往之遊切惟契丈一力詩書雖由天性且得過庭家訓之

妙然從吏苦學不無裏言之助秋風秋徑鶴路寬展斷在斯舉則修書遂
報鳳樓人豈非　閣下素志遺物小兒乃獨不容　閣政少侍遽息舉案
之鳳氷別畫眉之處可勝痛哉然人之生死尤朝與昏避者已矣空從追
念某欲請素幃中瓣香敬歷冗室集遂尼其行秋莫菩調滄鼎以速大目
期此乃令壺九京之望亦堂上雙親之願也臨書致態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月　日具　位　姓某　劄子

時令換易聯

正月　梅銷宿粉　桃點殘粧
二月　梨雨滴恨　蕙風吹愁
三月　鳥吟春碎　蝶怨花愁
四月　風竹聲悲　雨蕉淚濕
五月　蒲風吹恨　艾扇添愁
六月　柳蟬號日　艳草悲風
七月　荷衣女裙　竹淚双淚
八月　叢花泣雨　猷猿眠雲
九月　滿城風雨　秋意悲悽
十月　玉龍號空　猛虎眠石
仲冬　寒煙悲咏　嚴霜慘物
季冬　梅怨傳粉　柳眠愁青

凶變換易套

悲撫遺奩　某茲不意德風楇伏某人遽奠齊眉之願諒惟伉儷義重續
祀助多乃令懷舉案於既往撫遺奩而興悲奚以堪處然死生不齊皆有
於數門下達人大觀憂樂不足以動其心則豪莊周之歌武侍御之悲必
能適中以自寬
乘鸞奔月　共惟閣政以表儀閨壺之賢吉蠲蘋蘩之孝訓習義方之仁
倏爾乘鸞而奔月宮竟以何疾仰惟起家艱難相叶君子福祿方茂謂宜
享偕老之壽而遽嬰悼亡之戚與齊義膝在饋任重騤失良助何以堪之
夫榮子貴　不謂　台閫福變淑人遺悦金霞游神寶月願如夫榮弁綬
子俶名科方當膺福履富貴之未艾何宰物者殄瘁至此極也婦德為室
家之則山谷於戒丘諒不勝情於此矣觀澗蘋莫助豆籩之疏亦付之無
可柰何
翰林鳳隻　茲不意崇朗變生中閨嗚呼堂廬思其人入室想斯歷如彼
翰林鳳雙飛一朝隻山谷詩諒惟賓敬情鍾歲寒誼重朧朧朗月悲懷奚堪
莊周箕踞　比聞內則安人奄弃魚軒潛翳兔殿鄭音之未畫恐是夢中
語越一日狀學生安問通知觀丈果罹閨閫之變驚呼失聲泪落入沮殊

為賢淑惜也某切惟內則安人婦儀婉愿姆訓宜嚴謂宜終相夫子膺方
來之慶享偕老之年何悉不已遽至大故伏計厚德君子遭此逆境觀蘭
箧之僅遺嘆蕨蔡之非據悽愴柰何
令之女師　惻聞閣下有鼓盆之戚共惟淑人孝慈柔惠之德允為令之
女師敬事尊章輔贊君子閨門昌熾中衣睦姻奄弃厚夜羈旅天涯嗚呼
魚軒方適平生願鸞鏡何期此日孤伉儷之情何以自堪

詩聯換易

留下衣笥　衣笥忍開香未滅　鑑臺永別月空圓
兩手幹蠱　雖有雙珠能繼業　可憐半鏡早分輝
卒於春月　破霜梅萼雖禁晚　帶雨梨花不柰春
徒見夫榮　傳聞有閨門之變忍義至重追慟柰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
前在世締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殁皆可以無恨所可恨者藁砧登第新
剪綵羅襴砌傳家遽披麻服能同短鬃之辛勤而不同長鬃之珠翠耳
自丧其妻　蘋澗不春魚軒飛幰佩環之歷風燭須臾帶圖慶門遽奪賢
儷變故不測何痛如之某方深舉案之悲奚弔漆園之叟嗚呼只愁分嵗
屠酥酒不見雙蛾共飲時伉儷之情兩何以堪

事姑之勤　有自成康之鄉而來遽謂閣政有乘鸞而去某聞之且疑且
信未獲聞冷風吹信果以訃聞有如閣政桃臉新勻享王母蟠桃之樂柳
眉濃畫攬謝姜咏柳之工竟以何疾而弃世邪嗚呼事姑巾櫛依然在不
見難鳴盥淑人況某在表弟之列其情尤其慘邪
能容小妻　閣政宜人人謂女相如我謂女侍中金菊狩觴尤見其秀天
上麒麟也果何疾而庭前遽慘梅花之白邪嗚呼列屋能容花解語起庭
但欲生成叢藁砧之情何以自堪
養　姈子　婦順不嫌姑老病　母慈寧計子親疎
劉氏淑女　共惟閣政孺人　意謂享夫榮張敞之畫
眉得于膺韋賢之緣蚤豈期朝露竟以夜遊諒惟伉儷義重續祀助多乃
令撫新斷之弦覽孤鸞之鏡情奚堪處　沛宮貴胄　天祿名姬　風高
林下　雪咏空中　名家淑女　當代良姬　心地平夷　性天柔淑
長自名門　歸于令族
產子而卒　去賺某家人之貴成歸妹之歡此時衹席鏘環瑤仙翠革獨
閨致淑灑魚軒之飾輝煌鸞鑑之粧竟以何疾遽弃僊月嗚呼生鳳來丹
穴騎鯨上玉都藁砧之痛將何以堪

結髮齊眉 共惟閤政宜人丸脈滋容丹砂入骨自合享長生不老之
春遽結髮之因緣僞畫眉之嬿婉也詎知一疾不起結髮轉而爲斷髮畫
眉遽與於齊眉梁鴻之痛情何以堪
釵幣遺悲 古之稱賢淑者如梁鴻之妻勤儉自將如王歎之婦才學自
任閤政恭人一身兼之詎謂龍蛇歲惡一疾不復起邪嗚呼痛乎荆釵爲
秋風之涕泣荊幣助寒雨之辛酸者乎諒鼓盆之歌不自知其苦也
弦琴遽斷 昔季梓居以白蝙蝠逮庭飛而妻卒閤下遽失賢助亦豈一
蝕之作祟邪嗚呼弦琴遽斷葬尋可調之鸞匣鏡既分安有再圓之影諒
枕上之情無以自釋
慰兄弟由變換易
養疾賊邪 不圖由變遽鍾德閤令弟某人溘先朝露聞訃之日方食失
匕初聞養疾賊邪拉謂小小溫不之疾不久當有瘳豈意騎鯨一去棄世如
遺曾未閱月失此良友可爲於悒也已矧閤下以手足之誼鴒原之變方
切於中其將何以爲懷
哲人萎矣 比者昆玉到邑怡怡愉愉華萼相輝令弟隔別猶諄諄然以
功名爲諉詎謂壽之不百某日某人由仙里而來倏以訃音聞之驚怛遽

惟曩者樓尻之時把臂捉膝如令弟亦古君子之交哲人萎矣詎與論心
言之至此不覺隕涕如雨天倫之情其何以堪
羽翼一折 不意某人以鼎盛之春秋遽棄人間世甘從赤松遊何其忍
邪悲風西來吹以由訃閤之良切悽哽想惟執事手足情鍾友愛素篤下
有鴒原之感過虧羽翼之全傷悼之情何以自遣
才豐齡嗇 茲不圖慶門變啓令兄刋薄以強仕之年專衛折軸悲風西
來殊深悵怏切惟令兄學優而仕將以廉勤當路刮目方當羅致而推轂
之獄關黃扉謂宜達到天朝不仁乃財之豐而齡之嗇謂之何哉欽想執
事在原義重翮緒悲生羽翼乍調肝膂如割痛當奈何
風雨違床 禍變靡測至于大故聞者興傷矧閤下以手足同氣之親動
風雨違床之想能無隱乎然靜觀造物之變直者生仁者壽每每獨於賢
士大夫而忌者何哉豈瑤京玉樓其有取於若人記之邪不然長於才善
於文者天豈不欲福之也抑命有數焉君子不謂原也
均氣同體 平日切慕衰門伯仲塤箎鴈序塈塈非人所及殊以爲喜茲
焉不虞令弟某人偶爾違俗意謂無妄得之旋可勿藥彼蒼者天何其速
於玉樓之記而傷君之手足邪諒閤下懷均氣同體之義悲慟傺戚其將

奚堪
義同嘗衛 共惟令弟省元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往絕人之器揮聯
萼秀出蘭芽方足爲伯仲慶一夕長往天何慘哉緬惟執事義同嘗衛情
鍾手足鴻鴈成列而離其序鶺鴒飛鳴而失其群平日友于之意一變而
爲悲悼何以堪之
顧影惟隻 切惟雪伯霜仲 萼相輝塤箎叶奏杯酒必同酌步武必聯
聯恍死關墻衿臂者多矣人莫不指爲瑞世之珍造物何爲不仁僉辭傷
歎遽促仙遊西風鴈行顧影惟隻想必有大不堪者
鴈行失序 不圖德門禍變至於斯極令弟遽尒長遊聞訃不勝哀但有
如令弟文章倒三峽之瀾筆力挽千鈞之弩搏扶上羊角赤手拔鯨牙近
布朝夕方當勒馬吳山問柳西湖之始乃奄地爲黃粱之夢值行記白玉
之樓聞者莫不酸楚況某託在親盟之末耶目斷文江助爲濺風而隕淚
諒惟鴈行失助手足下睽此情何以堪此
蘇堤問柳 某秋闈全令弟試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掃千人軍
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方將武林問津坡老堤邊詢柳神染絲之濃淡青
衣童子奉玉皇之勅而作玉樓之記不使親身鶯殿鋁瑠貴人捧硯

老蒼何如是之奪鬼邪嗚呼彼紛予由同聽雨常思長言逮歸天手足之
痛奚何以堪
鴻鴈失群 令兄負婁騰英茂之望蘊光明俊偉之才掉鞅華塗跬步雲
漢竟以何疾卷燕公子之手而行背長吉之爪戌邪嗚呼夫妻鏡裏鴛分
影兄弟行中鴈失群在原之痛將何辭以釋其意邪
陰德缺報 某半生尊令弟之德善美不一而足然靡之一字爲最著自
合享廣成子之壽以賞陰德之報何瑤京促召玉床之風雨方新玉樓之
高層聳就遂使鴒原分翼鴈序失群可勝痛哉
露殞荊花 載惟令兄適丁妙年時方秀發意謂聯芳花萼迭奏塤箎胡
爲一旦風摧棠露殞荊花泣瘡失得句之人風雨寒對床之語想手足
夫助呼天鳴悶此情殆不能以一朝居也
上任未久 仰惟令兄以鼎盛春秋振取科第方發軔薄書先聲庾嶺憲
者稱揚香信首露調羹金鼎預有消息以大藍田舊家之聲豈謂孔席不
溫墨突未黔邯鄲一夢竟與不醒蒼天夫何使之此極
慰長叔伯由變換易
抱中郎戹 令叔致政耆德宿望鄉曲典刑而遽止於是邪道路往來聞

者嗟惜捌方器仲容之質指切度之器續劉阮不傳之燈以亨時也以濟
道否天胡不使慰平昔之望而使執事抱中郎之戚交游慨嘆不獨爲一
鄉惜而亦重爲天下惜也
兄死未久　某契闊款時悲歡兩處昨日屬行鶯序鴒原折翼某聞之已
切傷悼亟欲上狀慰唁而未果亦曰否極則泰禍倚於福此人事之所占
而天理之所必至也居無何有客來自鄉里還又以令伯致政訃音
賢嫂以卞　令伯學士懷材抱藝肆著鄉評比自旅邸獲拜荊州譽已釋
溫暑無凝滯夫何別去未久遽何微痾而有幽明之隔嗚呼朝方聞道夕
死矣賢未離門弔唁之猶子之痛奚何以自釋邪
爲呂梅代　有如令伯風髯露頰恬養素充松軿檜身期頤未老造物者
何遽奪之邪得非天上樓成邪有長吉也得非地下修文邪有卜夏也要
想呂梅爲上帝司糾直欲令伯爲之爪成耳嗚呼平生讀盡經和史留與
玉皇別奏聞猶子之情不能自釋
哭姪　前之日與門下握手堦庭之蘭尤青也忽聞摧折豈以安石之恭
未終而謝元遽作殲何之夢邪思昔囊時吐哺之恩誠重爲郗鑒之痛也
雖然痛則痛矣呂黎之哭老成亦自有節

慰賢嗣散套　令似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俊絕人之器貴名日起士友
推表倏焉委世竟以何恙仰惟堦庭驟嬰此蘭摧玉折之戚父子天性何
以堪之　令似容熏何恙奄忽不淑聞之驚吁潸然淚落雖未從阿武談
而夢在與游之後已覺悲不自制而況父子之情服看白玉理黃壤乎
令似以天上玉麟之姿方當氣欲食牛之秋已自俊楚如此等而上之必
可遠到奈何孔釋之抱送未幾而顏冉之切期已速前日之喜適以重今
日之悲邪　令似以岐嶷之資遠萊庭之戲聞訃之初愀膺驚悼不覺淚
流顧惟門下素鍾欲積之愛乍罹悲摧何以爲情　伏自令似宣教訃音
之傳某側聞士大夫論皆謂宜有遠到夫何遽止於斯　令似以春秋之
盛年慕玉樓之長往勝逸動念其何以堪
將嫁之女　漢張芒之女名縣英吳王芮欲聘之其女乘紫雲升天而謂
芮曰我乃金星之精今更厭人間世忽忽游仙得非金星之精不欲人聘邪
節宣散套方名關釋
慰妻　雖然人之不能逃者數也心之所當悟者理也況士大夫仕止時
之泰否關焉長才如公民望攸屬倘不爲廟朝加重而過於戚可乎哉
然合者數也睽者亦數也執事惟無以情處而姑以理處斯可矣　然易

散者彩雲難全者玉笄某求有以相釋者若曰以情從禮以哀從節舍是
不知所以告下執事　然命於兩間而爲人東生西殁尤晝必夜胡蘭孫
桂子芬馥滿庭洪範五福一無所欠何憾之有此蒙莊所以斂泣涕之派
而爲鼓盆之歌也　然翩去矣追悼何及惟當勉親庭以獻綵之歡易鼓
盆之戚
慰兄弟　切慮手足義重桃什孝悲然而有生必有死萬古一理尤望剛
制哀情以禮自遣勿過爲悼痛以保重不貲之　然死生若晝夜之有經
聚散若雲烟之無定但以理自遣況悼亡又不若鄉孤也　然死生猶轉
燭之輕聖賢每以節哀爲重親家必先得我心之同然初不待某之諄諄也
慰子姪　仰惟堦庭驟嬰此蘭摧玉折之戚父子天性何以堪之然彭殤
有數參夏有戒同經有與妙學卓識素所知者必能考屐先王之典以節
至愛之情　然彭殤一理椿菌一數達人大觀一付之天而已戚戚本無
益也　聞有哭子之戚天性所鍾悲惋不已然子夏喪明見譏聖門惟當
恢達人之觀勿留胸次乃所望於門下
不及臨慰散套　某微吳綿深未由即造素幀攄唁問之忱數間釋之請
一筆坦然顧言寬抱勉恭囊渦益昌遠業此先壺安人元原之意抑蘭玉

衰衰之望某愛助款告　某爲門下卑愚之客舊矣誼當躬造穗帷申辦
香致奠館艷繫如困盤車遂成缺典　某無福不得更借二者數年之庇
也亟欲造見爲撫棺之痛其奈歲無多日戶門事緊茲辦小齋聊爲供獻
之助且乞叱留正旦首當詣柩前焚告以盡哀敬　屬縣山居其痛也不
即聞其亡也不即弔負罪何已禮合躬詣申一奠之敬屬有監視公役遂
縈其行已令舍弟候慰謹防沁穎數此衷曲未會顧言患序尊主以昌遠
業　某禮宜匍匐躬致唁忱負薪阻疾執事增哀尚容致越人之弔未聞
敢以順變爲請　某辱在肺腑誼合即趨素帝申致唁恭屬以坐叟身於
百兄之棘左掣右絆未荷此心亟遑于旦元之未見秋乞抑情寬抱厚自
金玉以爲遠者大者之圖某臨楮歉悅　某忝在姻版誼合詣靈帷申辦
香致一觴懸絕心與願違住城何期即當執紼以送靈輀伏乞丙在
謝慰類
謝慰父母劄子
某伏以草茅賤軀職青歸共惟　某人經史余聞神祇森庇台候動止
萬福某罪逆深重歲未一周遽失怙恃向荷義薄雲天遠賜臨慰豐儀賻
奠雅罪兄前衰殘弔存两蹌寵渥瑩室銜荷雖蕞迷中弗替第窮居茹素

之具狀延其衛也又浮于盛矣卒來日至欲率弟草赴謝實以祇奉靈几
弗容遐去況是跡不祥豈容躡迹慶燕用是敢熏核赤蕑代程萬一之悃
顒俟夫次仰弓矜體某姓名凶惡不敢上貢親闈尊幼起居之問倘有委
來顧闕

謝慰長父四六劉子

某酌今月篇啓夏雲參登秋共惟　省元承涵天粹材應時需列神李翼
贊之休尊候集簡稷之福某寄依錦里獲締姻盟睽違星鳳之占屢閱霜
鴻之至雖寒暄寄語未嘗至孟几之前然企仰寸忱每若在曹巖之側忽
而及此亦已憮然頃嘗暈巖之冬遂泣先君之禍乃辱親慈之眷念且承
令器之慰臨辱貺鼎來孝聞貴歸慰生弔死荷意獨深感德佩恩閔日滋
久未敢諳賓揮而謁謝謹先憑子墨以寫誠仰冀高明俯賜馳亮　某人
稱于汕道山列眷　某人太孺汕閬苑群仙某未由參賠弟切尊瞻所冀
加陶和祿粹之功于以副啓後光前之祝有觴踰者願索言之

謝慰長母劉子

某伏以天涼剝棗風冷思尊恭惟　某人燕處怡然鴻休萃只尊候動止
萬福某罪深惡極不自殞滅禍延先妣當此天摧地陷之時一縷余息殘

斷弊續哀乎痛哉未三日而成服禮也某禍變猝至先妣音終[illegible]籌十旬
始克以線經哭奠不孝不致負罪名數伏蒙台慈特在真禮唁瀦奠禮所
以矜矜存殁者恩意稠重某茹痛銜哀正此荒酥本不敢以書尺爲恭滴
血于筆復敬先旋心緒亂絲紙筆縱橫兹謝也祇其所以爲謹瀱戚暴例
尋派門列拜謝忱無起居劄中不敢請委仰祈　台丙

謝慰長祖劉子

某伏以小春綻梅消霜染橘共惟　某人燕居優裕翼相森羅台候動止
萬福某向者特沐高軒貴臨寒門增耀恨無金鼎味可獻玉堂人大人方
圖劈牋以露謝悰萬一不謂先祖遽尒奄棄荒迷中竟成廢禮執事不事
晉遇乃優寵貺劄講慰唁諄諄自非崇爲宗盟疇克至此豈一歲而足也
大人不敢僭拜中消之數令某代中起居婦兒以下併列致即日闕禮或
有委役於山中敢不拱聽行下

謝慰長祖母劉子

某伏以金神發節玉宇生涼共惟　某人圖史春容靈祇拱翼台候動止
萬福某伏自摩袂一違鴻賓兩見清風滿院渴想故人明月異鄉空勞飛
夢涼溆有稽於貢問晨夕常若於負芒所賴貽馳必賜原宥某命與仇諜

未堪多難哭先子之淚未乾而哭祖妣之聲復響兩年遭此凶變悼痛興
嗟司造化者何忍乎至此極邪仰蒙尊慈特賜矜恤唁幅下畀無非開釋
之辭兼辱齋儀非荷眷隆疇克至此祇受不勝哀感之至某屬在孫嫡荒
迷罔知未克端拜謝悃尚容卒哭日專狀控布伏蒙　台諭舉掛之期尚
在此月某日敢不申　稟仰冀　矜照

右謹具申　　月　日承　重姓　某　劉子

閏月時令

正月　歲肇三微　月添一閏
二月　仲春紀閏　積雨留寒
三月　三春告杪　一閏歸餘
四月　月琯歸閏　風弦叅蓂
五月　維夏之中　正時以閏
六月　月臨三伏　斗指兩辰
七月　三秋肇序　一閏正時
八月　素商登平　清曆紀閏
九月　月臨閏位　菊黃又新
十月　三冬肇序　一閏歸餘
仲冬　天開于正　斗指兩辰
季冬　歲華殿晚　月窬歸餘

起居神相孫易　燕處大中　神相多干　里衍優游　格思扶衛　盛
德在躬　靈祇叅翼　閎館燕閑　靈修翼贊
叙別敢歪　一自長亭捸袂之後不知幾更月喬夢寐清標無由合并淵
明之賦停雲杜陵之憶春樹念君之切幾與二君子神交於千載之下也
邈間龍章屢馳駒影參辰不相於區區之忱每於北斗光中仰韓而已
伏自江頭話別之後義城消渡遞更寒暑握膚思君子動竹疑故人獄
狀懷把晨夕如之　自屠前索哭之時此梅花破白之候也今西風吹雪
乃蘆花飛白之景矣一歡一悲僅周歲爾酒淚剝封不覺潸然已上居重
喪下可用

謝人臨慰

謝人慰父母敢歪係重喪不可用時令叙別
卒哭中謝　某捻慕之深天不假宥禍延某人百身莫贖肺摩肝裂傷痛
奈何罔極奈何雖斯方殷廼辱來慰修幕增榮哀感詎易究自僕拘制理
紛弗克言謝諒蒙原照近更卒哭念欲趨謝少叙此誠恐勞延降遂此不
果謹憑尺楮以布區區伏幾尊亮
抆淚撫膺　不孝之罪上徹于天禍不及身而及某人罰之酷矣靡所號

許乃承息庭下憶凡匪莫厲之禮累屬弔傷之意情至非篤親誼詎易至
此寸心悲感旦夕靡忘念圖造請以展謝忱謹抆淚撫膺度修寸劄恭謝
惠弔之厘
存殁受庇　罪逆深重覆載不容降之罰不自殞滅遽失所怙攀號擗
踊無所逮及衰肝縻潰無望生全仰蒙熏仁眉暑漱修存賜臨顧㝷日踰
旬光駐都騎金玉降言以慰其孤宜常經厲以責其殁多品時儀以助其
役親誼如許哀感之至作切下情于時乍乖荼毒荒迷失措至不能盡狀
匪之禮别不能申摧謝之恭迨今思之又重不滿茲託大庇荀延視息奄
踰卒哭禮合躬造屏著跪謝伏乞台察
全幅格式　某稽顙再拜申稟　某人某新寓哀經之中不果事體索斐
關彝敘首祈台恕某乃者受天降罰先君傾逝未由號訴先辱臨慰弔往
矜存奬誼備篤無任哀感卒哭後禮宜躬造賓拜申叙謝懷偶以道阻且
修不容久離几筵坐是行戒厄之書首不敢亦墮齊羣負罪何逭所恃冝
以度外辱賜涵貸並剡此楮又愧厘略并祈台察
罪罰深重登聞于天不自隕滅禍及某人舉慕號絕百身莫贖乃辱台念
親承玉趾三將莫靈禮意厘腆自非親愛詎易臻此

姓名由恩　天降臨罰不在其身而上延所怙肝摧膓裂所欠一死乃辱
眷存慰語丕隆拜淚淚讀情文俱至豈惟施及未亡抑使九京之下俱有
光焉某姓名由恩不敢上貴親關起居之問某居制未敢致使令之請伏
乞原宥
居喪不二　某命蹇數終變生不料某人一旦倏逆衆驅由不孝之負慫
穎何從而赴懇門下貽書慰唁荷意勤渠茹悲礪楚信筆占報簡脫麇麇
猶幸財撫某荒迷中未敢僭瀆申問潭府列仙之起居某居喪不二事人
不敢離次効奔走之役伏乞矜察
荀存視息　茲者罪業丕貫身不自死延禍先子含哀茹苦惟知有死豈
望更生閤下矜憐未忘遠貽現紙唁弔縟禮篤我以傷生之戒迪我以定
數之言由是得以苟存視息皆賜之及哭制初終禮合徑造丈席少叙謝
私竊不克前邁風弟增隕涕用敢重祓楮滕代控萬一之悃顛倒失次仰
乞矜覽
不移白字　某私門禍釁鐘及先子極承令似寵臨持賜慰撫延夫婦之
哭復承馳驚于道中在某愈重不孝之罪念欲造門屏致叙謝忱而百冗
絆身竟莫能進謹裁短劄以代面叙伏冀親仁特垂矜恕　仰荷足下篤

姻親之義曲賜撫存凡筵之奉且承臨慰既而奉襄就緒重辱夯走于道
深恩德誼重厚如許使人愈增感泣　仰荷仁慈俯賜唁問某司寓室
日月遷飛追今遷延弗及詣謝缺與之罪其何以逃　極承發使弔問持
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意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而成
就之顧在私心宜何以報　親洞實輸不遠數十里而弔死問生每一號
誦感極而慟　乃沐撫摛貺賜唁幅抆淚刺封備認眷愛使殁者增陰存
者悲感控謝之私竊不克前惟有哭泣而已
寶壞弃人　先子自夏徂秋忽然抱病療治百端日以憂懼不果奉記室
間一罹大變遂為寶壞閒弃人坐是益踈左右偶然殘生猗廬卧病思念
門墻無任隕涕辱書慰存甚厚然未能一剖也弔客紛遝上狀不詳百千
謝忱姑容續列
亦是一格　某泣血言罪重釁深死有餘譴天假殘息移禍訓庭創巨痛
號殞首何贖日月飛馳倏經卒哭神色荒越百骸攪膓伏蒙仁私遠垂慰
牘深體至意倍激哀誠謹扶力具狀以告迷塞不次伏乞矜察
謝慰妻款全
孤遺滿眼　某茲者私門不天貽禍荆室纏綿一疾竟以不起孤遺滿眼

其將疇依追及念此惟切寒心遽辱親仁貺賜唁幅情文周密開發良多
佩服眷隆何可云喻正坐憂戚治報弗端伏乞台察
抆淚沾襟　某比年厄於貴殤之運釋母喪服纔及朞月而鼓盆之禍薦
至悲憾政不自勝執事矜憐獨無遐心委心唁問禮意渠渠發函伸紙不
覺涕泗之交　顧謹抆淚沾襟來況憂患之餘行墨顛倒伏乞恤照
不受需助　某賤累多故禍延孤長遠尓傾逝過承慰問之逮咨賦三讓
究如見面第以某物之饋我實不敢拜賜況以近喪之故凡朋友需助之
至例不敢受倘於門下獨受而不辭則獲譴於親朋者多矣价旋敬動斯
禱申謝伏冀　台察
謝慰兄弟款全
羽翼摧折　某私門薄佑禍延令弟鴒原之義已虧手足之親未助天之
降割如此其慘遽使羽翼生全一旦摧折雖撲長江為淚莫瞀哀涼歷慕
眷誼天如雲歸吹落弔生傷死靡所不至主後之餘愈增悲感排閣作報
不謹諒必矜恕
露櫬來歸　禍鍾鴒會變起鴒原季弟叠罹乃心如割划惟易簀遽在異
鄉緊露櫬之來歸尤天倫之至慘仰蒙親丈崇篤姻誼曲賜存慱既念我

以傷恒之思復吮我以寬釋之理槃槃慰撫俗極情文感激于中何當可已
備仰哭囊　謂爲數奇遺家多難長弟驟嬰奇疾百試罔功竟成長夜四
十九年兄弟之情萬千萬古死生之訣天乎何罪遽至於斯白髮之親衰
衰天乎無辜之罹呱呱夫怙俯仰之責一向相靠如此逆境允未易堪相
望伍紗無從泣愬乃蒙宣慈遠貽唁幅撫悼俱至悲感何窮
謝慰子姪狀套
豐屍俊異　運蹇之人福輕於羽幼乎抱疾數月救療百端竟至天化追
惟此子頗覺豐屍俊異所期他日或可起家六載恩勤一旦空虛械積之
悲柴不能堪親恒不見達持爲撫閒勁渠義爾襟膺豈空銘刻之地惟是
歲家碎事如髮身賤占謝未見當人之草以情焰之對幸　星運乘微天
不予祐含短以徹慈爸恩弃世辛勤教養一旦成空與念及此心焉盡傷
乃辱台緘貺賜慰問 云云類 自非誼隆豈易臻此　泣誦一
再　開釋惟周　涕零感極　不可窮已　種德關心　大類劉丹　忠
蹇異常　悲况窺集　危坐獨思　百感交集　人非木石　豈無悲傷
慨不萬念　對景莫堪　朝夕慕念　實勞我心　悲愴衰悼　無地寄情
兄弟　手足凝墮　悲悼莫堪　情鍾友愛　傷痛莫堪　對床義重

悲愴何窮
妻嫂　伉儷情重　痛裂五情　悲念號苦　觸物增愴　衰催感塞
苦痛莫階
不敢閒眷撰易套 卑長　某仰企蓬萊五雲之表是爲崇閣玉眷某居制
不敢中閒恐犯清嚴　某仰釣庭列仙容與璇霄之上復此芳辰鼎來洪
社某制中不敢申敬　某姓名不祥人所鄙恩何敢僭蹤申燕社蟬聯之間
請委撰易套　某極眷凡庭無能爲役不敢具文以請尚祈台炤　某制
拘不敢事不情之語以拜委訓之請仰祈台丙
喪紀門　弔慰類
五提頭慰劄
一伏以蟬時孟春共惟　某官孝感神明陰有攸相體力支持台候動止
萬福某遠康康稍未湮多觀禮而記承候下執事
二某切惟先某官道德文章海內宗仰又有賢嗣大名達業光紹家世議者
謂積善之報當見慶門父子同升業近萬鍾五鼎列于家庭孰謂天不愁
遺先德騎箕而去識與不識罔與殄瘁之悲況惟　純孝罹此鉅痛何以
處　某區區之私切謂哀毀過制非聖人中道而揚名顯親乃人子之終

孝願少節抑無損天和下情拳拳至扣
三某遠違門庭閒時浸久向况之悰靡有間斷中間嘗一拜記白復控悃
不獲嗣教必蒙照亮先提拳易節入闈方訖有道之辰遽夫依賴此情痛
悼不可勝言比嘗亟馳慰唁併寓一哀之情致奠草草恨不如儀方此悚
惕迺蒙覩洒教翰累幅勤渠三復足認撫眷之厚憑楮裁謝不究悰悃尚
幸　矜察
四某伏承眷閤扶護靈輀還仙里神明陰護道途無虞此皆純孝所感想
無遺憾聞是營襄奉塋已卜吉壤否添恨官次拘縻不獲躬執紼之役或
有可委便次教　諸
五比堂太夫人即日共惟　尊候安寧緬惟　台眷伏想　中外宴謐并姉
而下並拜　起居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　姓　某　劄子
慰趙先生書方重山
某甲申初夏獲瞻老師之門邂逅于塗得致言笑別來五見拄落難短箋
時登履庭乃不得專候寢興千里一心且愧且

仰某不圖禍變倏興章泉先生蟬蛻緇塵歸遊君落計傳遠邇誰不涕洟
是仲至孝根心遽罹酷烈何可堪勝先生涉濱大老林下一人方以勁節
清風砥礪頹俗高文大冊表倡儒林雖年近期頤難詡天數然顏倅畫獨
見號如仙翔家援漢紋實賜中公之節命禹皓之卑俾南山之秦益隆東
序之言可乞夫何厭人閒世遂乃與造物遊閒苕竹之一軒扶泉扉於千
古嗚呼痛哉斯文不振吾道疇依最是臨終之時附醫屏藥却粒飲泉猶
不忘欽人拘護清現凝神不亂之意雖曾子之啓手足淵明之自祖祭無
以過此誠身之學生死以之天下識與不識益深嘆仰佳城已得吉卜否
化鶴弔門脈牛報穴宜有陰相而黙助某兄弟朋友甚念相率一慟素悼
窮居每事牽制牢墜困循抱愧何極祖載濆刪尚幸無報湯茶香燭聊寓
生芻一束之義兩詩莫畫風節姑以相高薤之歌辱與昭白幸甚
右謹具
呈　　月　日　位　姓　某　劄子
藝術門　薦托類
薦導撰易小劄
某恩濟 未與識面 台聽不敢專東入多

薦人撫琴　建安邵君以詩來訪探近論文又且深得絲桐之雅操非知音莫能聽之是用述知聞人切幸與進

薦人下棊　浙間某人手談高妙近偶至此且有湖湘之行借進錦里有敵手向面投獻得蒙降納尤有它長非尋常棊客也

薦引書生　吾友精勤事業編纂必多筆吏某人借易薦進或可以備謄寫之需

薦人傳神　嘗觀聞元傳信記有吳道玄傳神記容如獻笑言今有某人得道玄之筆法士大夫書之令陪　台屏以聽驅策

薦人燒墨　新安墨士莫其姓者以友人薦書來訪觀其取煤品膠用藥採劑與衆迥別　門下文房萬好可不進見以備使令

薦人醫藥　近聆　貴體微爽實調有某人者明於診視藥術如神特爲推薦進之退之惟命是聽

伏幸　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　劄子

回答

某　拜覆

某久缺承教政切馳情入事

答薦撫琴　邵文秀琴來訪款不青眼即令舍弟館穀之矣當剗紛靜慮少聽清聲幸乞軒過同爲半日之款

答薦下棊　棊士相過留此經月紋楸圍玉時對一枰亦真樂也所患棊勢嫩惡半之不敢有辜　門下之盛意薄賙行橐喜形于色

答薦書生　書齋抄錄政苦無人伏承　鶚武欣謝之甚即令入齋編寫矣想其人淳確可無它虞

答薦畫士　忽承某人挾高藝携　薦緘來訪足仞不鄙如某者神銳而容老何足勞大手刻畫然盛意所臨當斜親舊以賙之

答薦墨士　奚君以誨緘至出示所製者煤清聲光黑異常深恐無器用未必製造聽其所售悉爲收之既出鼎言當禮款而津送

答薦醫士　承薦至名醫深爲病軀之幸即免調理若獲痊安更生之賜感當何如

冗數謝愧不如儀切乞矜體

右謹具　呈

某人　劄子

某　拜覆

薦導術藝小劄

某不敢尋牘首祈冰焰輒有瑣禀入事

薦人地仙　聞先大夫未安幽宅宜卜佳城贛川某人家傳真術得厚風之龍法明郭璞之囊經縉紳之家多信用之萬諸增輝以承要求

薦人命相　浙中某人明人倫之奧言究星數之精微見識甚高議論可取有如足下功名不日試以前程決之

薦人竹匠　里中某人精於竹工籠籥箱笥皆其所長且言使宅有少工夫願備使令之列亦不敢必可否狀聽　指麾

薦人木匠　茲聆鼎新甲第尚木命工匠有某人世業執斲得繩墨三昧借易薦至增輝恐可以奉役使

薦人銀匠　昨承約束以呼銀匠見囑茲有三山某人寓鄰居製作厥藝甚精堪備一驅役如用之即爲遣至

薦人針匠　令有城中針匠徐其姓者善於細衲儘有可觀而衣服裁制尤爲貼體未審足下用之否進退一聽處分

伏乞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　劄子

回答

姓某　拜禀

某正傾斗仰之悦忽拜雲緘之貺跋伏啓誦深感眷存入事

答薦地理　某倚廬卧病欲襄大事宅兆之吉未卜荼茹之苦方增晨夕憂思莫知爲計地仙薦至存殁感恩

答薦命相　某鑿頭鼠目命蹇數奇爲造物所戲政不能自曉高士寵臨一見而談論風生再見而憂疑冰釋然相期以遠者大者吾未之言

答薦竹匠　承遣至竹匠家間適有些少工夫足下推揚必其妙手悉以付之喜希知至

答薦木匠　某妄興土木之工規無震凌之患承推良匠正副鄙懷願俟其至當以都繩任之

答薦銀匠　曩以呼匠爲執事之俛累蒙介念特辱惠緘但所製盤盞務在精巧諒月眼主盟必不誤也

答薦針匠　縫人之薦荷愛良深第恐少粗衣已令某人裁剪矣然又不可虛辱鼎言亦望遣至列有以處之

幸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丁　　某　拜復

呼薦藝術小劉

某闕講甚久啓仰良勤有少悉衷冒瀆神用入事

託請書生　槐黃在目丹桂驚心欲抄寫時務兩冊敢乞訪問得稍吾筆者尤佳此又不以彝禮待之也

託請畫工　比嘗小閣行遂畢工擬欲少佳藻繪聞珂里有丹青妙手頗薦一人勿外是幸

託請醫士　久苦沉痾未能痊愈仙里必有醫之良者敢煩津遣得遂更生皆君之賜

託請地仙　鄙意欲就漢南宗數塚爲游息之地貴里有善以陰陽爲家者敢乞指導此來早欲求一定向

託呼銀匠　息女非久大歸敢爲鼎言呼一巧匠造少酒器香爐之屬所製不多未知其肯來否全希感重

勿勿幸　恕不謹

右謹具　呈

某人稱丁　月　日　某　拜復

回答

某致懷山斗俄拜緘縢入事

答請書生　契友留心事業着意編摩承諭備書某人者老成善札令歲不曾處館容旦夕和之使見

答請畫工　茅閣落成未及一觀輪奐畫人之諭有某人肯山水得摩詰精微花木有趙昌家數敢遣詣前以聽驅策

答請醫士　近聞體履愆和念欲候問恐勞清重不敢以前承諭醫工有某人醫學甚長用藥平穩舊嘗識之敢遣緘約其來也

答請地仙　側文昌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足下天官素善靈府坦夷吉人凶其吉尚何俟乎尅擇令承來諭以某人候見幸察

答呼銀匠　切承閨秀擬封行有來龍之吉伏蒙門下以銀匠見委今有城居某人奇巧鈒鏤一任指使尚須旬日方得候參

敢此以復下執

右謹具　呈

某人稱丁　月　日　某　申復

干求門　謁見類

旅次干求劉子新式

某起敬泰北久矣拜荊未遂慕藿拳拳換易某姓從治封僅合未覲乃蒙朋師紅顧仰仍溫存而尤撥時時今共惟視政優暇有神介扶台候動止萬福某借瀆崇聽

旅中干稅官　歸自天涯些少行李雖無可稅者欲乞旨麾津吏即與放行得不濡滯至感至幸

求書見稅官　擬訪親於武林行李雖無貨物常山例有邀阻而稅官與門下有舊得賜一緘携往見之得無滯濡爲幸

旅中干雇船　賤迹欲孫水道之某處欲乞台旨差雇一小船須得慣事篙師庶水路可無虞也微直即不敢吝

旅中干雇脚　賤累稍衆負荷之人欲干借脚夫數名送至某處切告薫慈特賜矜允

發回脚致謝　昨以脚夫干瀆極荷周旋已次某程用發回凌遽不敢伏謁恐勞降重

換易　餘遲面違以謝通用勤此叙謝莫既萬一發回脚用

仰祈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丁　月　日具位姓某　劉子

回答

某稔服英聲累日如棠每以未及披覲爲慊敢蒙台翰換易過承丘顧是伏諗偶賴隨行軒限僅延佇欽當感仄欣幷方緘共審就辰時令行禮在道循思護持台候動止萬福某

答旅中干稅官　伏承　尊諭良荷　不俟即戒津吏　放行矣

答求書見稅官　聞有省親之役是可喜事常山稅官之書敢不效刀一見即解維矣　行李必無阻滯之憂

答旅中干雇船　雇舟之諭敢不如　戒已差人前去排備矣尚須解纜即得　面違

答旅中干雇脚　下諭夫脚極荷　不外少刻即如　命遣至拱聽　約束

答發回脚致謝　伏承台諭脚夫已令和雇遣前伏幸　台悉它有委令毋靳垂示

右謹具　呈

某人借中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劄子
千浼需求劄子新式
某擬時秋冬之交共惟　台候萬福某一別芝眉屢更蓂莢寸心馳系良
切勤拳撒待愛隆借有槩浼入事
求書見教授　某一介貧儒求試郡庠幸而無黜今來未蒙學官照例書
食欲乞　台慈婉賜一緘某得以執拜府博先生堂下萬一倘如平惆受
賜多矣
千人求學職　某材如樸樕殊之寸長濫就眷補誤歷前列於例合充職
事照得縣庠見有齋長諭闕負欲望　台慈推照先例補充實拜生成之恩
千人治葬事　某不孝罪大所怙弃捐家貧力薄未辦入土之計欲望
台慈惻然興念使先父獲歸安宅庶幾蓼舟之風冥冥之下當不啻某報
千人爲貧計　某斗千不神一貧作祟秉馳西鶩未免啼號秋高矣縷不
蔽膚指熱矣粒不充腹欲望仁人特賜矜憫指廩解衣倘沐周旋衔環吐
珠當圖論報
仰祈　台鑒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劄子
答式
某伏以爽氣送秋共惟尊候萬福某漫去光儀歷時滋久方深仰德候辱
華箋某入事
答求書見教授　伏蒙寵需郡博士之書敢用揮毫來介吾友人物學問
有不待見而知者書食之事幸毋慮焉
答千人求學職　伏辱下喻仰仞不鄙有如先輩茲者高中魁選自合升
補職事第以近制縣學止存六員之例無以奉周旋非有司敢吝也
答千人治葬事　伏承　寵喻先大夫喪事某辱在　鄉契之不自當少
效綿力第以寒舍百冗蝟興日不暇給既辱嚴戒薄有十券少助　襄事
微眇呈休
答千人爲貧計　茲蒙　俯喻良感　不鄙貧者士之常　君貧何慮有
如　賢德又豈無哀　王孫者某雖力薄累重敢不少効區區輕眇可愁
理此以謝先辱切冀台炤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劄子

假借類
假借人物劄子
某邊違玉表屢轉銅儀款詞興居第深瞻遡即日時令共惟台候動止萬
福某少浼聽官入事
問人借書吏　近得一書曰事意淵海纂千萬紙敢就使治借事書吏五
名以助謄寫千冒　崇嚴不寒而慄
問人借歌妓　偶會同僚小集諸公淡飲頗覺無味歌者欲乞借差數名
使得粗不至於冷落實拜大賜
問人借人力　欲作某事偶乏人力指揮之下力事可任者就假數名自
當厚酬不敢虛辱望爲遣至
問人借花園　春光可人不欲虛負擬假　盛苑爲一日遊賞之樂自當
愛護花木無虞毀折幸乞垂允
問人借廨舍　適到鄭鄉未遑請見客舍喧雜早意欲就假一幽僻處爲
數日之寓倘荷俯懷銘感
問人借亭船　小女夫見訪且炎　使宅飛廬華舫以爲非尋常舲船之
比擬欲鄰觀輪與某鄰鄉小酌借乞　左右縱拖款攜切幸不鄙
專人申　稟伏冀　炤鑒
右謹具　呈
某人借寸　即刻　某　代劄
答式
某一別音徽幾經弦晦方深仰斗敍辱賜雲翰省在辰時令台候福以萬
集某入事
答借書吏　不知淵海果何書也簡秩若是之富筆吏之喻謹遣約衆發
去五輩以備使令
答借歌妓　蒙索歌妓敢遵台命即遣一魁五妓更馳十券五轉少助清
歡敢希微笑
答借人力　承需從僕敢聞　命矣如期當遣詣　麾下以聽　指揮
答借花園　伏蒙垂喻敢不遵命小圃何幸增輝即戒園吏迓掃亭館秖
候華軒但有所需毋靳班曉
答借廨舍　喜聆郡騎光賁弊鄉有夫郊迓所喻敢不遵戒即飭小童迓
掃齋亭以爲君子之居即乞訪達
答借亭船　伏承小舟之需敢不如戒欽想玉潤冰精相與輝映于綠波

之上洗盞對酌扣舷浩歌又何侯小子之厠側適以小冗不果趍承
欬䛤來介幸恕弗莊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刻中　某　代劉
假借器用小劉新式
某奉間芝眉倏更信宿緬思藥籠深切勤拳屬時時令敬惟燕居神相尊
候萬福某少事瀆聽入事
間人借蓊乘　賤迹擬酬旦以幹之某處艱於徒行欲就使宅借筍輿兩
日竣歸即得遣納倘蒙允諾續遣人告取毋慮其損汙也
間人借駿足　急有入城之役含間廄馬偶爾傷足不堪代步上駟暫假
數日不至騎很較切幸毋阻回即遣歸盛廄
間人借舟船　翌日適某處覲故欲就假仙舟數日得蒙垂允則泛長江
而杭葦背門下恩波之及也
間人借帳設　某日會賓就假帳設一二副以為陋居之華飭當令戒護
勤視斷無損汙之虞如蒙不外幸荷深矣
間人借雨具　早上天色晴明不以雨具自隨倏爾翻盆歸途泥濘釘鞋

油繖就假片時若蒙允從頂踵受賜
侍愛不合瑣擾伏冀原恕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拜劉
答借不借附
某別德方新仰尊如昨龍汙覊至不啻空谷之聞足音忻審辰中時令天
相吉人台候福以億萃入事
答借蓊乘　下諭肩輿如戒納去方適新造煩丁寧脚夫少加愛護
不借　承需兜子偶舍弟乘之往庄所矣价人徒手而返甚負愧恨何
答借駿足　款段見需但駑蹇下乘不足旋於王良造父之手如命納去
回轍萬乞垂訪　不借　家需小馬偶兩日亦傷足蹇未能行以違尊旨
恐怵之甚
答借舟船　舴艋承見需即辭纜受來使矣歸途能近訪否計未必興盡
也　不借　承需小船棄鄉多時偶不堪用無以應命膚汗顏赧
答借帳設　承需帳具遵命供納紅紫各一副切幸示入　不借　承諭
俗巷偶姻家有花燭之宴昨已遣人舁去矣吉日多同聞命不早徒使人

悵快而已
答借雨具　釘鞋兩繖即授盛綱背宣聖占為畢之兆賫雨具而出吾兄
豈念不及此耶　不借　兩具之需適值某敬往某處迫晚方旋應命不及
值以奎兄占候不差仰乞高明特垂孚宥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申覆
假借器用代劉新式
某睽違英欬倏經時序一誠仰止萬折歸東即辰時令伏惟台候神介萬
福某少意冐稟入事
間人借書籍　文府神架牙籤不減萬軸欲得某書檢閱輒敢就假閱畢
即便納還必無四癡之誚不外是幸
間人借琴撫　偶有親客至深得綠綺金徽之趣欲聞一曲舍間素乏此
輒就盛軒暫假應用　足下知音者能見過同此意否
間人借棊具　親賓相過高於黑白欲試扣之愧無弈具輒欲浼借想不
見斥丁丁對談　足下素得其樂　勿吝垂顧為幸
間人借酒器　偶欲會賓殊闕器用某物輒欲就宅帑暫假兩日即得馳

納不敢久稽得蒙寵借寒舍增光皆　門下之賜也
間人借茶器　適親舊見惠月團數片欲試瀹之器具不俗輒以此為
門下浼用畢即奉還也不外是幸少刻欲賜還訪否
餘留　面覿以罄謝忱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代劉拜覆
答借不借附
某伏蒙揮翰良仞謙撝披味以還祔躬增愧寅審在辰時令神相吉人台
候多福某入事
答借書籍　承諭仰見力學之勤某書之需敢不如戒一覽之餘幸早發
回　不借　承需某書齋中正闕此不及如戒惟宇量能照之否
答借琴撫　承需焦桐若無佳韻謹授來介愧非知音少刻亦當走聽
不借　俗務裝懷不事絲桐久矣已覺徽弦不具難以應命
答借棊具　承需枰局如戒納上足下素非下人者必有高藝少刻或得
竭觀也　不借　訊軀勢迫久與紋楸絕交仰辱見需不及應命無任皇恐
答借酒器　承需酒器謹如數授來介伏幸檢入第恐不甚精雅　不借

蒙需某器第以古舊毀之久矣無可應命切告不外

答借茶器　茶具之需敢不依命供去少刻款當如約一求餘瀝以潤喉

吻　不借　承需茗具良荷不外寒舍所有瓦瓶石磨而已無可應命

鶴立候報不如來儀幸乞孚焰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在刻　某　代劄拜覆

假借錢物小劄新式

某困守衡茅久睽誨藥其爲仰德何可勝情偕有懶伲冒干清聽入事

問人借米穀　倘有在陳之厄敢就盛廪那借玉粒十斛以應目下之用

旦夕外庄搬致即拜納也

送米穀還人　承以玉粒見假濟用良多今專人依數拜還伏幸睬入

問人借錢物　倘有急用擬就使庫稚假雞物百緡倘辱垂濟旬日間即

令庄幹辦納稅延非所慮也

送錢物還人　青見若干緡良荷　見假謹如數納還伏幸　知至

問取借錢穀　昨承假去粒雞物若干欲得支用得蒙飭庄幹早賜撥下

爲望

再取借錢穀　外日所稟粒泉物未蒙遣至不免再此浼聞伏幸撥還良

愧催督非用急不敢尔也

取借物通用　某物昨蒙借去想已用畢鄉還爲幸

還借物通用　某物荷見假爲貪多矣歆用歸還伏幸目至

特此申禀仰覬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上

荅式

某不揆光霽政切傾依忽辱貽緘闓讀慊感

荅借米穀　承需粒物當如來戒供去若干斛幸乞檢至

荅不借　某長腰承命敢不如戒第寒舍支費百出倉窖久虛支應不及非

靳也

荅還米穀　粒物瑣事何必介懷特承支還交領如數甚爲感愧

荅借錢物　方兄見需良用不鄙偶未有見金輒納去楮券若干貫則從

衆伏告悉深　不借　承需雞物寧敢有違值舍間數時設難以應命

荅還錢物　阿堵物何介念之深特承　鄉還敬已領矣

荅還錢穀　玉粒青蚨久假爲濟甚陰方飭庄幹督辨乃承索及專人送

納交入爲幸　未還　重承索及某物久假不歸不勝慊仄更須兩日專

得馳納

荅借錢穀　玉粒　雞物久假不歸深切若負方欲馳上復勞嚴命謹如

數拜納甚愧稽遲

荅催雜物　承以某物見假不合久留忽勞需及皇恐之深　還　敢撥

來人幸檢至　未有　更望寬假兩日毋慮稍汙幸　勿外

荅還借物　某物荷　還回已領何速若是耶

敬此僕下執事焰其畧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翰林院藏本）

明永樂元年七月奉勅撰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總其事者爲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縉同監修而以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以翰林侍讀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覲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爲副總裁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奏進改今名曰永樂大典（案以上俱見明實錄）併命復寫一部鋟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案事見明趙友同存軒集送禮部員外郎劉公復命序）後以工費浩繁而罷（案事見舊京詞林志）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之（案文樓卽今弘義閣）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案事見明實錄）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案事見舊京詞林志）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案事見春明夢餘錄）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燬今貯翰林院庫者卽文淵閣正本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皆佚蓋傳聞不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並合明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悞也考明實錄載成祖諭解縉等稱嘗觀韻府回溪二書（案回溪謂回溪史韻也）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云云故此書以洪武正韻爲綱全如韻府之體其每字之下詳列各種書體亦用顏眞卿韻海鏡源之例惟其書割裂龐雜

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殊乖編纂之體疑其始亦如韻府之體但每條備具始末比韻府加詳今每韻前所載事韻其初稿也繼以急於成書遂不暇逐條採掇而分隸以篇名既而求竣益迫更不暇逐篇分析而分隸以書名故參差無緒至於如此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是殆天佑斯文姑假手於解縉姚廣孝等俾彙存古籍以待

聖朝之表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正不必以濫葺追咎矣今仰蒙

指授裒輯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菁華已採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復道然蒐羅編輯亦不可沒其創始之功故附存其目併具載成書之始末俾來者有考焉